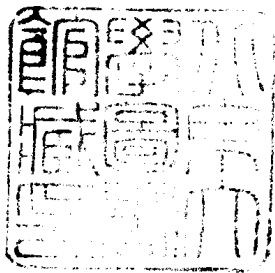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五一冊目次

皇明策衡二十六卷(一)

〔明〕茅維輯
明萬曆刻本

.....
一

皇明策衡二十六卷(一)

〔明〕茅維輯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明策衡序

策之雄者三過于戰國
士與三國之人
才然皆賴機
觸辨以權智相傾軋已耳
而不為組織之篇在漢粹
醇若天人英通若治安漢

黃序一

簡若趙營平刻覈若鼂大
夫輦陳篇矣然各就一代之
變一人之才一事之則而極其
用其出有本源學有積貯
因人際事展用而乘其
時又彼問此對傳答象設

以事成文而非以文據事故
爛焉足述也

明典制科得人最盛而終
之以策真欲網羅于古
苞孕衆智綜錯萬變而又先
之以經義為排偶章句之

黃序二

文書生執理即遺事騁辭
即迷務喜個儻非常即卑
鄙學究一人之身耳而舉天
人治安屯田實塞古人之所
長而以寸晷尺幅兼擅之其
學必無本而其言論必不可

以施于用正怪也一人之筆而可
以羅千古苞衆智與億萬
之變庶幾可施于用者無
如王司馬自爲程策而刊諸錄
者何者其所對之人即所問
之人非其有本而多暇爲生平

黃序三

之所得力而勝乎物其言不
出也故言成文章施于當世
亦成用如弘治山東之澤道
德而舊仁義至矣其次如新
鄭乙丑之溪江陵辛未之悍瑯
琊湖廣之渚雅雲杜陝西之

英奇允寧蕭孔之篇公望騷
雅之作它名公鉅人靈珠隋
璧雲蒸霞燄不可勝紀要皆
傑識正時宏文誌志書
生之所竄俗吏之所竄腐儒
之所拘參伍以度會通其觀

黃序四

古可以適于今今可以程乎古
儀秦失其辨司馬諸葛失
其智皇王之路天文地理人事
之紀具在焉嗚呼此策衡之
不可不讀也孝若風有妙
才文弱登壇乃其志略在

當世黜然未完于用而露一班之識衡鑒茲編領袖末學良亦遠矣雖然子子盡無術之足以辦事而馬服君之子以父書敗夏狐裘越章甫推舟于陸而用與時不

王

相當智有所詘策有所不及則存乎神明之力勿謂中郎帳中之秘勝人也

黃汝亨自父謨并書



皇明策衡序

國家以經術掄士末場乃試策風簷之下士子不盡緒練主司徒代作以貢天府式多士衡策匪繇昉矣不佞嘗謂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垂不朽漢之策唐之詞賦宋之明經班

是鏡

李序一

昭代若兼三季然明經而至舉子業不過腐儒糟粕小兒瓊餘語詒誥表雖沿詞賦之遺無當實際皆朝取青紫夕覆醬醅矣烏足垂世惟是制策所問有不自

黼辰官壺以迨人才禮樂邊陲河渠錢穀刑獄三事之所平章六曹之所

職掌者乎射策所對有不淹古貫今
導利規害識若觀火畫若破的以箴
主德贊國政裒民瘼者乎即非立務
而譚理學子史有不剖一人猷見抉
千古疑奧為木天石渠之秘解乎故
攬一策而一朝時事可稽也攬羣策
而累朝故實可考也蓋視漢策尤鴻

李唐二

鉅與金匱所藏正相表裏不朽之文
要惟此耳豈明經詞賦可彷彿乎然
而亦以時異矣

英

憲已前渾噩闡樸鬱而未宣文成公
為世大儒所尚在眉山父子明白典
顯膾炙士林此一變也王華州出而

刻意摹古授胎子長奪骨益堅令人
始覩漢官威儀又一變也新鄭江陵
力猛才驚且身陟鼎鉉意在揮霍語
多綜核庶幾會昌秉軸之謨又一變
也奔州雲杜以文人之雄信筆飛灑
無言不長袖善舞婁東以經國之手
淪墨縱橫有攄必伐山驚魂又一變

李唐三

也至馮臨朐陸蘭陰曉暢機務燭照
物情鑒髓抽觔聯璣合璧似韓公子
之纒、洋二又一變也雖中間作者
鉅公名流人雕龍而戶繡席更僕未
悉要皆比肩接武此數家盛矣至矣
友人茅孝若氏杰幟秋壇又抱經濟
之略宸湛心衡策嘗斷自

孝廟甲子以至

今上甲辰凡南宮兩畿省闈暨武舉之試無不窮搜博討為歲百有二為春秋開科六十有六為錄有七百為文三千有奇嚴採之得三百二十餘首編年以驗風氣列名以志作者其鴻麗若鱗宮貝室驪珠鮫錦環積璫

李唐四

琛其精揀如天閑上厩駉駉駉盡黜中駟其條整又如建章未央千門萬戶洞達井朗即昭明之卓鑒孝標之苦心何以尚茲余謂此寧忍私之帳中孝若唯：遂板鏤以公四方使經世者可藉此而樹麟閣之勛鳴立者可藉此而脩鳳池之勳固哉

明一代文憲千秋駕時大業也經生

噓矢乎茲經生噓矢乎茲

萬曆乙巳七月既望長水李袁純玄

白甫書於練溪霜鶴堂



李唐五

皇明策術目錄

吳興茅維孝若輯

一卷

弘治甲子科山東

出王守仁筆

風俗

道術

禮樂

志學

時務

嘉靖乙酉科江西

曆法

嘉靖戊子科福建

江以達筆

策術目錄

嘉靖 諫官

嘉靖丁未科會試

張承恩
張治

圖書

嘉靖庚戌科會試

張治
歐陽德

臣鑒

防邊

見王維禎集

嘉靖癸丑科會試

徐階
敖統

治河

三卷

嘉靖癸丑科武錄

王維禎

御將

兵法

嘉靖乙卯科順天

王維禎
袁煒

相體

士節

嘉靖戊午科順天

董份
高拱

災異

建官

嘉靖戊午科福建

兵食

嘉靖辛酉科應天

吳情
胡杰

用才

文字

嘉靖辛酉科浙江

天象

策術目錄

嘉靖壬戌科會試

袁煒
董份

博物

北虜南倭

嘉靖乙丑科會試

高拱
殷士儋

人物

經權

錢鹽

三卷

隆慶丁卯科應天

王希烈
孫鑒

樂律

時務

隆慶戊辰科會試

李春芳
殷士儋

經學

隆慶庚午科順天	宗藩	隆慶庚午科山西	六經	從祀	禦虜	隆慶辛未科會試	交泰	人物	禦虜	策術目錄	四卷	萬曆癸酉科順天	帝鑑	守令	史學	萬曆癸酉科湖廣	創守	虜漕	天文	萬曆甲戌科會試
丁士美 申時行		李 世貞 杖				張居正 呂調陽						王錫爵 陳經邦				出王世貞筆				呂調陽 王希烈
			訓儲	理財			議法	用才		三			聖訓	用才			事功節義	史學		

文質	用人理財	萬曆甲戌科武錄	五卷	萬曆丙子科順天	國勢	萬曆丙子科浙江	弭盜	萬曆丙子科福建	策術目錄	儒將	萬曆丙子科河南	郊祀	守令	萬曆丙子科陝西	聖治	論秦	萬曆丁丑科會試	保治	周禮
爵祿名譽	德法			許國 何洛文		吳從憲 出胡定筆		晏仕翹			趙煥 出吳國倫筆			出李維楨筆			張四維 申時行		
					任事				四		士品				武弁	儒學		治術	

六卷

萬曆己卯科順天陳思奇
周子義

經疑

萬曆己卯科浙江王天策
陳

廟制

用才

孔子傳學

譜牒

萬曆己卯科江西邵世
出王世慈筆

議治

識量

文章

萬曆己卯科山東錢
出

策衛目錄

五

樂律

王會

萬曆己卯科山西

孔子世家

萬曆己卯科山西黃應坤

士習

萬曆己卯科雲南劉維

山海水經

七卷

萬曆庚辰科會試申時行
余有丁

學術

兵制

夷虜

國勢人心

萬曆壬午科順天朱廣
韓世能

初守艱難

萬曆壬午科應天沈鯉
沈慈學

五行

萬曆壬午科浙江張文熙
出方揚筆

樂律

萬曆壬午科湖廣錢岱
出余寅筆

古今人表

萬曆壬午科廣東出郭子章筆

文武

史記

策衛目錄

六

錢法

萬曆壬午科山西馬象乾

律令

萬曆壬午科雲南董裕
出顧憲成筆

詩騷

八卷

萬曆癸未科會試余有丁
許國

君德

治體

曆數

儒臣

禦虜

萬曆乙酉科順天	陳于陛	召封	國語雜錄
萬曆乙酉科應天	于慎行 李長春	取房	水利
萬曆乙酉科浙江	孫繼皋 常居敬	宗藩	留都
萬曆乙酉科福建	黃洪憲 蔡文範	遊俠	和同
萬曆乙酉科湖廣	張應元 李同芳	彈災	策術目錄
九卷	經權	理財	七
萬曆丙戌科會試	王錫爵 周子義	任讓	籌邊
萬曆戊子科順天	黃洪憲 盛訥	五行	幾旬
萬曆戊子科江西	陸可教 陳緯	任人任國	道術
講學勤政			

萬曆戊子科湖廣	馬希禕	詔令	言路
萬曆戊子科山東	邵庶 趙壽祖	兵變	名實
萬曆戊子科河南	張養蒙 張國璽	禮制	廉節
萬曆戊子科四川	王士性 劉突	異端	用才
策術目錄	時務	萬十卷	八
萬曆己丑科會試	許弘誨 王弘誨	儉德	訓儲
紀綱風俗	經學	交誼	兵制
萬曆己丑科武錄	陸可教	弭盜	謀斷
萬曆辛卯科順天	馮琦 曾朝爵	親臣重臣	

理財

議房

萬曆辛卯科應天陸可教
余繼登

國運

用人

納諫

時事

經學

十一卷

萬曆辛卯科浙江李廷機
梅國棟

聖德

風俗

時務

萬曆辛卯科福建孟養浩
姜鏡

文臣武將

事變

策衛目錄

九

經籍

萬曆辛卯科湖廣張應登
唐伯元

改過

萬曆辛卯科河南丁懋遷
陳泰來

游俠

出陳泰來筆

萬曆辛卯科陝西麻溶
千若瀛

材藝

萬曆辛卯科順天武錄馮子履
出沈演筆

御將

防邊

萬曆壬辰科會試陳于陛
盛訥

一德

賈董

才節

廉實

形勢

萬曆壬辰科武錄馮琦
余繼登

戡亂

備倭

十二卷

萬曆甲午科順天蕭良有
劉應秋

朋黨

災異

史學

萬曆甲午科應天李廷機
周應賓

策衛目錄

十

交泰

任事議事

豪傑

性理綱目

十二權財

萬曆甲午科江西黃汝良
彭應捷

國運

任事議事

名法

禮樂

兵制

十三卷

萬曆甲午科福建王鳳
方應選

用人

弭災

史學

井田

倭事

萬曆甲午科廣東 劉曾倬 劉發

武德

萬曆甲午科河南 劉文輝 賈維翰

用才

萬曆甲午科陝西 王嘉謨 葉庶

居功

國是

用將

宋史

策術目錄

萬曆甲午科廣西 蔡宗明 熊宇奇

異材遺書

詩學

二十四卷

萬曆甲午科四川 袁茂英 江中信

經史

起廢

萬曆甲午科山西 朱汝器 金時舒

正論

儒釋

萬曆甲午科雲南 陸夢履 李徽猷

時務

萬曆甲午科貴州 賓子佩 朱思明

曆書

萬曆甲午科山東武錄

兵機

萬曆乙未科會試 張元震 劉元震

明斷

聽言用人

觀人

理學

均民

十五卷

萬曆丁酉科順天 全天敘 焦竑

謀臣

博物

策術目錄

萬曆丁酉科應天 朱國祚 葉向高

災異

文章

學術事功

機權

萬曆丁酉科浙江 楊道賓 戴士衡

攬權

五行

邊才

萬曆丁酉科江西 董其昌 程紹

無逸

災異

史學道學

將畧

奇士

萬曆丁酉科福建

劉日寧

國運

狂狷

名臣

倭虜

十六卷

萬曆丁酉科湖廣

馮有經

災異

攬政弭議

才品

時政

萬曆丁酉科山東

錢養廉

悔過

官人

氣節

毀譽

策術目錄

一三

萬曆丁酉科山西

何俾

君術臣術

萬曆丁酉科廣東

陳嘉訓

詞賦

萬曆丁酉科廣西

張宗孔

奏議

萬曆丁酉科陝西

田立家

樂府

萬曆丁酉科河南

蔣春芳

五行

才德

萬曆丁酉科四川

李應策

用才

萬曆丁酉科貴州

鍾兆斗

知人安民

立德立功立言

宦寺

萬曆丁酉科雲南

王大合

災異

滇中錢法

十七卷

萬曆戊戌科會試

沈一貫

法祖

相度

策術目錄

一四

臣誼

兵饌

邊防

萬曆戊戌科武錄

袁宗道

遠攻

萬曆庚子科順天

楊道賓

知人

國法清議

風習

道運

萬曆庚子科應天

黃汝良

士習

名議

萬曆庚子科浙江

劉生中

大臣

安攘

萬曆庚子科江西楊繼禮姚文蔚

治要

人情

隱俠

十八卷

萬曆庚子科湖廣沈其廉

體勢

臣道

權變

時政

楚變

萬曆庚子科福建朱國禎吳用先

策衛目錄

一五

君德

大臣諫臣

經術

人品

蓄才

萬曆庚子科山東張問達鮑應鰲

經學

才識

萬曆庚子科山西李叔春應汝化

創守

學術

萬曆庚子科河南倪思慈陸應川

安危

知人

十九卷

萬曆庚子科陝西江中楠胡國鑑

任相

人物

萬曆庚子科廣東沈麟祥張嗣成

審機

兵計

萬曆庚子科廣西施爾志柴大發

任相

公論

理財

練兵

萬曆庚子科雲南曹點蔣之秀

馭夷

萬曆庚子科貴州黃士吉王孟震

策衛目錄

一六

士習

萬曆辛丑科會試馮琦曾朝節

總攬

守職

進諫

和衷

國勢

二十卷

萬曆癸卯科順天蕭雲舉翁正春

寬嚴

紀綱

士志

治亂

萬曆癸卯科應天陶望齡周如砥

禮臣

命令

中使

濟難

騷雅

萬曆癸卯科浙江高克正
梁有年

時事

心術

譽實

萬曆癸卯科江西郭渴
陳治則

通塞

士習

理財

二十一卷

策術目錄

萬曆癸卯科福建陳之龍
李之藻

海運

天文

文章

萬曆癸卯科湖廣孫如游
董復亨

人心國勢

文章

理財用人

萬曆癸卯科山東宋一韓
徐鑒

任事

萬曆癸卯科山西王士驥
李作書

屯田

論法

萬曆癸卯科河南趙標
王一慎

通塞

士風

萬曆癸卯科陝西黃光元
馬從龍

將吏

萬曆癸卯科廣東龐時雍
呂圖南

御權

萬曆癸卯科廣西沈光祚
謝廷諒

士風

萬曆癸卯科四川江盈科
崔師訓

圖治

策術目錄

萬曆癸卯科雲南程寶
江克禮

吏治

萬曆癸卯科貴州張國儒
朱化孚

禦夷

萬曆癸卯科浙江武試

兵食

二十二卷

萬曆甲辰科會試朱廣
唐文獻

永命

賞罰

宗藩

衡鑑

萬曆丙午科陝西 <small>孟成已 朱鴻儒</small>	治河	萬曆丙午科山東 <small>彭運古 張汝霖</small>	春秋	萬曆丙午科河南 <small>下承憲 吳亮</small>	世道治道	萬曆丙午科福建 <small>何宗彥 翁憲祥</small>	政體	萬曆丙午科江西 <small>趙用光 曹于沐</small>	視朝	萬曆丙午科浙江 <small>蔣孟育 蕭近高</small>	用人理財	萬曆丙午科應天 <small>馮有經 傅新德</small>	相任	萬曆丙午科順天 <small>吳道南 孫如游</small>	虜情	萬曆甲辰科武錄 <small>吳道南 楊繼禮</small>	理財
			理學		國是		信令		恤民				才德				
									堯								

萬曆丁未科會試 <small>楊道賓 黃汝良</small>	相任	萬曆丙午科貴州 <small>周延光 張孔教</small>	議論	萬曆丙午科雲南 <small>陸錫恩 王宗義</small>	綱紀	萬曆丙午科四川	策衡目錄	萬曆丙午科山西 <small>陳禾 馬天錦</small>	大學衍義	武備	萬曆丙午科廣西 <small>王舜鼎 張鶴騰</small>	二十三卷	時務	萬曆丙午科廣東 <small>張維樞 魏說</small>	禦虜	經術	宦官
國勢			議法				二十		晉才								
	用人																

萬曆已酉科順天蔣孟育
趙用光

出處

萬曆已酉科應天何宗彥
南師仲

士氣

萬曆已酉科浙江黃國鼎
周曰庠

經史

氣節

清靜綜核

萬曆已酉科江西盛以弘
張國儒

馭吏

萬曆已酉科福建雷思齊
王紹徽

策術目錄

三

論天

聖賢豪傑

言路

二十四卷

萬曆已酉科湖廣龔三益
顧士奇

災變

萬曆已酉科山東彭惟成
邵輔忠

積儲

齊魯人物

萬曆已酉科山西魏可簡
曹珍

兼聽總攬

萬曆已酉科廣東鄒元會
趙賢意

辨才真偽

萬曆已酉科廣西劉仲斗
丘懋燁

屯政

萬曆已酉科河南王宗賢
胡思仲

心學

萬曆已酉科陝西袁宏道
朱一鴻

國勢

仁體

兵餉

狂士

萬曆已酉科雲南朱之臣
李成名

君子小人

策術目錄

三

萬曆庚戌科會試蕭雲舉
王國

論性

詩禮

議諡

二十五卷

萬曆壬子科順天郭涓
朱延禧

君道

泰交

儒術

朋黨

隱逸

萬曆壬子科應天趙秉忠
邵景堯

憂樂

萬曆壬子科浙江鄭以偉
李瑾

國是

禦房

萬曆壬子科江西 <small>周如璧 韓光祚</small>	諫術
萬曆壬子科福建 <small>張以誠 徐紹吉</small>	民田
萬曆壬子科湖廣 <small>李胤昌 姚宗文</small>	息爭
萬曆壬子科河南 <small>王紀 徐可行</small>	朋黨
萬曆壬子科山東 <small>梅之煥 楊述中</small>	悔過
策衡目錄	權任
狂愚	王三
萬曆壬子科山西 <small>郭士堃 王世德</small>	兵制
二十六卷	王霸
萬曆壬子科陝西 <small>趙士諤 蕭丁恭</small>	氣運
邊情	知人
萬曆壬子科廣東 <small>洪啟聰 張國維</small>	儲講
萬曆壬子科廣西 <small>來斯行 沈士堃</small>	尚真

萬曆壬子科四川 <small>張應徵 陳向廷</small>	儲訓
學校吏治	藏書
萬曆壬子科雲南 <small>余大成 王尊德</small>	治播
渾事	
萬曆壬子科貴州 <small>王家相 彭際遇</small>	
法古	
萬曆癸丑科會試 <small>葉向高 方從哲</small>	
任權	和衷
政治	曆法
策衡目錄	三丙
虞倭	

風俗

弘治甲子山東

問風俗之美惡天下之治忽關焉自漢以來風俗之變而日下也猶江河之日趨於海也不知其舊可挽而復之古乎將遂往而不返也孔子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而說者以爲二國之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也有難易夫風俗之在三代也不知其幾變矣而始爲漢其在漢也又不知其幾變矣而始爲唐爲宋就使屢變而上焉不過爲漢而止耳爲唐而止耳而何以能遂復於三代乎今之風俗則賈誼之所太息者有之矣皇

上之德過於漢文諸士苟有賈生之談焉固所喜聞而樂道也

天下之患莫大於風俗之頹靡而不覺夫風俗之頹靡而不覺也譬之隙水之赴壑浸淫泛濫其始若無所患而既其末也奔馳潰決忽焉不終朝而就竭是以甲兵

策術一卷

風俗一

一

雖強土地雖廣財賦雖盛邊境雖寧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則風俗之頹靡實有以致之古之善治天下者未嘗不以風俗爲首務武王勝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下車而封王子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間當是時也拯溺救焚之政未暇悉布而先汲汲於爲是者誠以天下風俗之所關而將以作興其篤厚忠貞之氣也故周之富強不如秦廣大不如漢而延世至於八百年者豈其風俗之美致然歟今天下之風俗則誠有可慮者而莫能明言之何者西漢之末其風俗失之懦東漢之末其風俗失之激晉失之虛唐失之靡是皆有

可言者也若夫今之風俗謂之懦則復類於悍也謂之激則復類於同也謂之虛則復類於瑣也謂之靡則復類於鄙也是皆有可慮之實而無可狀之名者也生固亦有見焉而又有所未敢言也雖然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位於此而不直是無所用其直矣請遂言之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閭然媚於世者是鄉愿也蓋今風俗之患在於務流通而薄忠信貴進取而賤廉潔重僥倖而輕朴直議文法而畧道義論形迹

策術一卷

風俗二

二

而遺心術尚和同而鄙狷介若是者其浸淫習染既非一日則天下之人固已相忘於其間而不覺驟而語之若不足以爲患而天下之患終必自此而起泛而觀之若無與於鄉愿而徐而察之則其不相類者幾希矣愚以爲欲變是也則莫若就其所競者而振作之何也今之所薄者忠信也必從而務之所賤者廉潔也必從而貴之所輕者朴直也必從而重之所遺者心術也必從而論之所鄙者狷介也必從而尚之然而今之議者必以爲是數者未嘗不振作之也則亦不思之過矣大抵聞人之言不能平心易氣而先橫不然之念未有能是

其實然者也夫謂是數者之未嘗不振作之也則夫今之所務者果忠信歟果流通歟所貴者果進取歟果廉潔歟其餘者亦皆以是而思之然後見其所謂振作之者蓋有其名而實有不然矣今之議者必且以爲何以能得其忠信廉潔之實而振作之則愚以爲郭隗之事斷亦可見也爲人上者獨患無其誠耳苟誠於振作吾見天下未有不翕然而向風者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夫夷惠之風所以能使人聞於千載之下而興起者誠焉而已耳

策衡一卷

風俗三

三

今日吾將以忠信廉潔振作天下而中心有弗然焉則夫鄉愿之所謂居之似忠信而行之似廉潔者固亦未嘗無也

道術

弘治甲子山東

問佛老爲天下害已非一日天下之訟言攻之者亦非一人矣而卒不能去豈其道之不可去耶抑去之而不得其道耶將遂不去其亦不足以爲天下之患耶夫今之所謂佛老者黜黜漢漢劣其妄初非難見而程子乃以爲比之楊墨尤爲近理豈佛氏之固自有說而今之所習者又其糟粕之餘歟佛氏之傳經傳無所考至于老子則孔子之所從問禮者也孔子與之同時未嘗一言攻其非而後世乃排之不置此又何歟夫楊氏之爲我墨氏之爲愛則誠非道矣比之何歟夫無父無君至於禽獸然不有間乎而孟子以爲無父無君者其將何所比則韓愈以爲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者其將何所比乎抑不知今之時而爲無父無君者其將何所比則其患止於佛老矣不知佛老之外尚有所謂楊墨者乎其無可患者乎夫言其是而不知其所以是議吾甚恥之故願諸君之深辯之也

策衡一卷

道術

四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嗚呼道一也而人有智愚賢不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弊而異端之所由起歟然則天下之攻異端者亦先明吾夫子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將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爲異端彼亦以我爲異端譬之穴中之鬪鼠是非孰從而辨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爲存養慎獨之微而終之以化育參贊之大行之於日用常行之間而達之於天下國家之遠人不得焉不可以爲人而

物不得焉不可以爲物猶之水火菽帛不可一日缺焉者也然而異端者乃至與之抗立而爲三則亦道之不明者之罪矣道之不明苟不過焉卽不及焉過與不及皆不得夫中道者也則亦異端而已矣而何以攻彼爲哉今夫二氏之說其始亦非欲以亂天下也而卒以亂天下則是爲之徒者之罪也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於二氏之惑則亦爲之徒者之罪也何以言之佛氏吾不得而知矣至於老子則以知禮聞而吾夫子所嘗問禮則其爲人要亦非庸下者其脩身養性以求合於道初亦豈甚乖於夫子乎獨其專於爲己

策衡一采

道衡二

五

而無意於天下國家然後與吾夫子之格致誠正而達之於脩齊治平者之不同耳是其爲心也以爲吾仁矣則天下之不仁吾不知可也吾義矣則天下之不義吾不知可也居其實而去其名歛其器而示之用置其心於都無較計之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較計動於其心此其爲念固亦非有害於天下者而亦豈知其弊之一至於此乎今夫子之道過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是誠行之萬世而無弊矣然而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莊周之後有荀况荀况之後爲李斯蓋亦不能以無弊則亦豈吾夫子之道使然哉故夫

善學之則雖老氏之說無益於天下而亦可以無害於天下不善學之則雖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以無弊也今天下之患莫大於貪鄙以爲同冒進而無恥貪鄙以爲同者曰吾夫子固無可無不可也冒進無恥者曰吾夫子固汲汲於行道也嗟乎吾以吾夫子之道以爲奸則彼亦以其師之說而爲奸顧亦奚爲其不可哉今之二氏之徒苦空其行而虛幻其說者旣已不得其原矣然彼以其苦空而吾以其貪鄙彼以其虛幻而吾以其冒進如是攻焉彼旣有所辭矣而何以服其心乎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和慝矣今不皇皇焉自

策衡一采

道衡三

六

攻其弊以求明吾夫子之道而徒以攻二氏爲心亦見其不知本也執事以攻二氏爲問而生切切於自攻者夫豈不喻執事之旨哉春秋之道責已嚴而待人恕吾夫子之訓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夫二氏與楊墨之非則孟子闢之於前韓歐朱子闢之於後而豈復俟予言乎哉執事以爲夫子未嘗攻老氏則夫子蓋嘗攻之矣曰鄉愿德之賊也蓋鄉愿之同乎流俗而合乎汙世卽老氏之所謂和其光而同其塵者也

和光同塵之說蓋老氏之徒爲之者而老氏亦有以啓之故吾夫子之攻鄉愿非攻老氏也攻鄉愿之學老氏而又失之也後世

談老氏者皆出於鄉愿故曰夫子甚愛之也

禮樂

弘治甲子山東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功大者樂備治偏者禮具而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也自漢而下禮樂日衰既不能祖述憲章以復三代之舊制則亦不過苟且因循以承近世陋習而已蓋有位無德固宜其然也惟我太祖太宗以聖人在天子之位故其制作之隆卓然千古誠有不相沿襲者獨其廣大淵微有非世儒所能測識耳夫合九廟而同堂其有倣於古乎一郊社而並祭其有見於經乎聲容之為備而郊祭之舞去千戚以為容雅頌之為美而燕享之樂屬教坊以司頌是皆三代所未聞而創為之者然而治化之隆超然於三代之上則其間固宜自有考諸三王而不謬者而非聖人其孰能知之夫魯吾夫子之鄉而先王之禮樂在焉夫子之言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斯固魯人之所世守也諸士子必能明言之

聖人之制禮樂非直為觀美而已也固將因人情以為

貨衡一卷

禮樂一

八

之文而因以移風易俗也夫禮樂之說亦多端矣而其大意不過因人情以為之節文是以禮樂之制雖有古今之異而禮樂之情則無古今之殊傳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夫鐘鼓管磬羽籥干戚者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者樂之文也籥簋俎豆制度文章者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者禮之文也夫所謂禮樂之情者豈徒在於鍾鼓干戚簋簠制度之間而已哉豈徒在於屈伸綴兆升降周旋之間而已哉後世之言禮樂者不本其情而致詳於形器之末是以論明堂則惑於呂氏考

工之說議郊廟則局於鄭氏王肅之學鍾呂分爭於范
泰而尺一於周天紛紛籍籍卒無一定之見而禮
樂亦因命

為之節文

是豈知禮樂之大端不過因人情而

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
也今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即夫人心之安焉作樂於此
而使聞之者欣欣然有喜色焉則雖義起之禮世俗之
樂其亦何異於古乎使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大拂乎人
之情作樂於此而聞之者疾首蹙額而相告也則雖折
旋周禮而扞擊咸韶其亦何補於治乎卽是說而推之

禮樂一

卷二

九

則執事之所以下詢者雖九廟異制可也合而同堂
亦可也郊社異地可也一而並祭亦可也聲容之備固
善矣而苟有未備焉此亦無傷也雅頌之純固美矣而
苟有未純焉或亦無患也嗚呼此我太祖太宗之
所以為作者之聖而有以深識夫禮樂之情者與竊嘗
伏觀祖宗之治化功德蕩蕩魏魏蟠極天地之外真有
以超越三代而媲美於唐虞者使非禮樂之盡美其亦
何能以致若是乎草莽之臣心亦能知其大而口莫能
言之故嘗以為天下之人苟未能知我祖宗治化功德
之隆則於禮樂之盛固宜有所未識矣雖然先王之制

則亦不可以不講也祭法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益以文武世室而為九廟門皆南向主皆東
向各擅一廟之尊而昭穆不紊焉則周制也郊社之禮
天尊而地卑郊以大報天而社以神地道故燔柴於太
壇祭天也瘞埋於太祈祭地也其不並祭久矣祭天之
用樂則呂氏月令以仲夏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
簫執干戚戈羽調竿笙篳黃飭鍾磬祝嘏而用盛樂以
大雩帝則祭天之樂有干戚戈羽矣子夏告魏文侯以
古樂以為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
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而所謂及優侏

禮樂一

卷三

一

儒者謂之新樂夫國家郊廟之禮雖以義起固亦不
害其為協諸義而協矣雖然豈若協於義而又合於古
之為尤善乎國家祀享之樂雖不效古固亦不害其
為因人情而為之餘矣雖然豈若因人情而又合於古
之為尤善乎昔者成周之禮樂至周公而始備其於文
武之制過者損之不及者益焉而後合於大中正此
周公所以為善繼述而以達孝稱也儒生稽古之談固
未免於拘滯所敢肆其狂言則特有善繼善述之聖
天子在也

志學

弘治甲子山東

以問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諸君皆志伊尹學者請遂以二賢之事而質之夫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也固將終身而矣湯之聘幣三往而始幡然以起是豈苟焉者而後世至以爲割烹要湯斯固孟子已有明辨至於樂則固未嘗以幣聘尹也而自往就之至再至五昔人謂其急於生人而欲速其功也果爾其不類於以割烹要之歟顏淵之學於孔子也其詳且要無有過於四勿之訓茲四言者今之初學之士皆自以爲能知而孔門之徒以千數其最下者宜其猶愈於今之人也何獨惟顏子而後可以語此乎至於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此尤孔子之所深嘉屢歎而稱以爲賢者而昔之人乃以爲哲人之細事將無類於今之初學自謂能知四勿之訓者乎夫尹也以湯之聖則三聘而始往以樂之虐則五說而不辭顏之四勿孔門之徒所未聞而今之初學自以爲能識簞瓢之樂孔子以爲難而昔人以爲易也豈豈無其說乎不然則伊尹之志荒而顏

卷一

子之學淺矣

十一

求古人之志者必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辨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淺深此伊尹之志顏子之學所以未易於窺測也嘗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固將終其身於畝畝雖祿之以天下有弗顧者而其後感成湯三聘之勤而始幡然以起是誠甚不易矣而戰國之士猶以爲割烹要湯向非孟氏之辨則千載而下孰從而知其說之要乎至於五就桀之說則尚有可疑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夫尹以庶人而往役於桀也以行道

而往就於桀不可也尹於成湯之聖猶待其三聘者

以爲身不可辱而道不可枉也使尹不德桀之聘而自枉則其辱身枉道也甚矣而何以爲伊尹乎使尹之心以爲湯雖聖臣也桀雖虐君也而就之則既以爲君矣又何從而伐之乎桀之暴虐天下無不知者彼置成湯之聖而弗用尚何有於伊尹使尹不知而就之是不知也知而就之是不明也就之而復伐之是不忠也三者無一可而謂伊尹爲之乎柳宗元以爲伊尹之五就桀是大人之欲速其功且曰吾觀聖人志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大於五就桀蘇子瞻識之以爲宗元欲

卷一

十二

以此自解其從叔文之非可謂得其心矣然五就之說孟子亦嘗言之而說者以爲尹之就桀湯進之也則尹惟知以湯之心爲心而已是在聖人固必自有以處此而愚以爲雖誠有之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耳不然吾未見其不爲反覆悖亂之歸也至於顏子四勿之訓此蓋聖賢心學之大有未易以言者彼其自謂能知則譬之越南冀北孰不知越之爲南而冀之爲北至其道里之曲折險易自非所嘗經歷莫從而識之也今以四勿而詢諸則誠未始其有不知者及究其所謂非禮則又莫不喑然而無以爲答也夫志氣之學固非

似禮而非禮者矣亦有似非禮而實爲禮者矣其纖悉毫釐至於不可勝記使非盡格天下之物而盡窮天下之理則其疑似幾微之間孰能決然而無所惑哉夫於所謂非禮者既有未辨而斷然欲以之勿視聽言動是亦告子之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耳其何以能克已復禮而爲仁哉夫惟顏子博約之功已盡於平日而其明層所照既已畧無纖芥之疑故於事至物來天理未欲不待擬議而已判然後行之勇決而無疑滯此正所謂有至明以察其幾有至健以致其決者也孔門之徒自子貢之穎悟不能無疑於學貫則四勿之訓宜乎

續衍一朱

本卷三

十三

惟顏子之得聞也若夫簞瓢之樂則顏子之賢盡有於此蓋其所得之深者周子嘗令二程尋之則既知其難矣惟韓退之以爲顏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則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顧以爲哲人之細事初若無所難者是蓋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蓋簞瓢之樂其要在於窮理其功始於慎獨能窮理故能釋乎中庸而復禮以爲仁能慎獨故能克己不貳過而至於三月不違蓋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以爲省不惑而不愧俯不忤而心廣體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德業之學言誠正而弗及格致則窮理慎獨亦格致其理則於顏子之樂宜

其得之淺矣嗟乎志伊尹之志也然後能知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也然後能知顏子之學生亦何能與于此哉顧其平日亦有所不敢自暴自棄而心融神會之餘似亦微有所見而執事今日之問又適有相感發者是以輒妄言之幸執事不以爲僭而教之也

時務

弘治甲子山東

明於當世之務者能舉職然今取士於科舉雖未免於記誦文辭之閑然其意固惟舉是求也非不能鉤深索隱以探諸士之博覽然所以待之淺矣故願相與備論當世之務夫官冗矣而事益不治其將何以盡之賦繁矣而財愈不給其將何以平之建屏藩於天下而賦祿日增勢將不特其將何以處之清戎遠於海內而行伍日耗其將何以籌之理早報飭流離在道其將何以拯之獄訟煩滋盜賊昌熾其將何以息之勢家侵利人情怨咨何以裁之戎胡窺竊邊鄙未寧何以攘之凡此數者皆當今之急務而非迂儒曲士之所及也願聞其說

執事詢當世之務而以豪傑望於諸生誠汗顏悚息懼無以當執事之待然執事之問則不可虛也生敢無辭以對蓋天下之患莫大於紀綱之不振而執事之所問

策一朱

卷一

一五

者未及也夫自古紀綱之不振由於為君者垂拱晏安于上而為臣者玩息懈弛于下今朝廷出片紙以號召天下而百司庶府莫不股慄戰懼不可謂紀綱之不振然而下之所以應其上者不過簿書文墨之間而無有於貞固忠誠之實譬之一人之身言貌動止皆如其常而神氣恍然若不相攝者則於險阻煩難必有不任其勞矣而何以成天下之亶亶哉故愚以為當今之務莫大於振肅紀綱而後天下之治可從而理也是以先進紀綱之說而後執事之問夫官冗而事不治者其弊有三朝廷之所以鼓舞天下而奔走豪傑者名

器而已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者不能慎惜而至或加之於異道儉邪之輩又使列于賢士大夫之上有志之士吾知其不能與之齒矣此豪傑之所以解體而事之所以不治者名器之太濫也至于陞授之際不論其才之堪否而槩以年月名次之先後為序使天下之人皆有必得之心而無不可為之慮又一事特設一官或二人而共理一職于羊九牧徒滋紛擾至於遠疲弊之地宜簡賢能特加撫輯功成績著則優其遷擢以示崇獎有志之士宜無不樂焉者而廼反委之庸劣遂使日益凋廢則是選用太忽之過也天下之治莫

策一朱

卷一

一六

急守令而今之於民尤為切近昔漢文之時為吏者長子孫居官以職為氏今者徒據紙上之功績亟于行取而責效於二三年之間彼為守令者因是亦莫不汲汲于求去而莫有誠確久遠之圖此則求效太速之使然耳賦繁而財不給者此無益之費多而冗食之徒眾也去是二者而又均一天下之賦使每郡各計其所入之數而均之於田不得有官民三則之異則詭射之弊息而賦亦稱平矣至于建屏之議尤為當今之切務而天下之太甚敢言者欲求善後之策則在于朝廷之上心於繼志而不以更改為罪建議之臣心於為國而不以

獲罪自阻然後可以議此不然雖論無益矣蓋昔者漢之諸侯皆封以土地故其患在強大而不分分則易弱矣今之藩國皆給以食祿故其患在衆多而不合合則易辦矣然晁錯一言而首領不保天下雖悲錯之以忠受戮其誰復敢言乎清戎之要在乎因地利而順人情蓋南人之習於南而北人之習於北是謂地利南之不安于北而北之不安於南是謂人情今以其清而巳得者就籍之于其本土而以其清而不得者之糧餽輸之于邊募驍勇以實塞下或亦兩得之矣蝗旱相仍而流離載道者官冗而事益不治之所致也獄訟繁滋而

後漢書

卷三

十七

盜賊昌熾者賦重財愈不給之所起也勢家侵利而人情怨咨則在于制之以禮而一轉移向背之間而巳昔田蚡請考工地以益宅武帝怒曰何不遂取武庫蚡懼而退夫以田蚡之橫而武帝一言不敢復縱况未及蚡者誠有以禁戒整飭之其亦何敢肆無忌憚哉胡戎窺竊而邊鄙未寧則在于備之不預而畏之太深之過也夫虜之患既深且久足可爲鑒矣而當今之士苟遇邊報稍寧則皆以爲不復有事解嚴弛備恬然相安以苟歲月而所謂選將練兵蓄財養士者一切置之度外縱一行焉亦不過取其簿書而已奚有于汲汲皇皇及其

一旦有事則倉皇失措若不能以終日蓋古之善禦戎狄者平居無怠忽苟且之心故臨時無紛張繆戾之患兢惕以備之談笑以處之此所以爲得也若夫制御之術則古今之論詳矣在當事者揆而處之耳不能別爲之說也夫執事之所以求士者不專於記誦文辭之間故諸生之文亦往往出于科舉之外惟其說之或有足取則執事幸採擇之

曆法

嘉靖乙酉江西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曆明時為首務而
和天之法其詳不可得而論矣漢作三統曆始
立歲年日法為推步之準後世因之歷唐及宋作
者無不數十家然行之未久輒復更易其故何歟
究與以國月定四時而後世又有所謂歲差之說
不知助於何人豈置國之外復有所謂歲差之說
朝大統曆法悉用勝國授時曆之制不用積年日
法以歲實加氣應求者至以中積加閏應求經期
行之二百餘年無有改者諸家之曆皆有元額不
能久授時曆不立元乃能久而無弊何歟夫天運
無形而難知所可見者日月之交而已詩書春秋
所載日食俱在朔漢魏以後日食或在晦何歟近
年以來步交食者率多先期不同而不能一一密
合或謂授時曆法久而不能無差建議欲增損之
者不知果真有所見歟古今論曆者或曰有一定
之法或曰無一定之法不過隨時考驗以合於天
而已若果有一定之法則皆可以常數求而考諸
推步之術為不足憑是皆載諸史冊班班可攷諸

策術一

卷一

十九

士子率無究心於此者乎願著於篇毋隱

造曆者有一定之法乎其無一定之法乎日月之運行
星辰之次舍凡可以推步而知之者亘古今而不變者
也而曰無一定之法吾不信也日月之有盈縮朧朧之
不齊焉星辰之有遲留疾伏之不同焉而錯綜往來出
入於二道之間雖竭天下之智巧而不能盡者也而曰
有一定之法吾不信也於不可一定之中而參之隨時
考驗之術是乃所以為一定之法也則於曆也其庶幾
乎杜預有曰治曆者當觀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知
乎此則可與言曆矣請因明簡而陳之曆數之說其

策術一

卷二

二十

者矣有一二年而即改者矣是何也天有不齊之運而
曆拘一定之法不知順天以求合故也元許衡郭守敬
之造授時曆也一以考測為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
中而用之以至元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秒為氣應以
冬至距朔之日為閏應而歷代所謂積年之法俱廢矣
以日為百分分為百秒而歷代所謂日法俱廢矣今以
其法推之以歲實加氣應即來歲之冬至也以歲實加
閏應滿朔實去之即來歲之閏餘也上考往古則每百
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十何其密而備也簡而
明也所謂順天以求合而不為合以驗天者也夫曆法

之所以易於差忒者以宿度之果真以天運之不齊耳何也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分之一言其常數也殊不知天運常有餘而歲運常不足其差甚微人初不覺晉虞喜以爲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倍之而又不及劉焯折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折之近似矣然天有自然之運而以已意斷之可乎故郭守敬始測景驗氣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爲歲差夫古未有閏也至堯而後置閏閏法立則四時之氣候齊矣古未有歲差也至虞喜諸人而後有歲差歲差立則七政之經度明矣二者相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天運之可驗者莫顯於日月之交食而交食之不爽又係乎朔望之有定耳何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言其平行也二十九日有奇而會言其經朔也殊不知日者陽之精也行南陸則盈行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疾遠日則行遲古者止用經縮故月一大一小日食或在朔三月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以後日食多在晦其弊蓋坐此也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道何承天以月行盈縮推定小餘唐李淳風作甲子元曆始立

定朔之法淳風又以晦月頻見乃以朔日小餘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者虛進一日謂之進朔進之誠是也然日纏有自然之度而以已意附之可乎故虞剴嘗曰朔在會同苟纏次既合何疑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拘於間小一行亦曰天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郭守敬祖用其說一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朔夫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矣交會准則天運之先後可驗矣三者相因而不可失一者也我朝大統曆法悉用授時曆之制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節取其法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爲曆元其實因之而未嘗改也迄今百五十餘年行之而無弊近年以來因交食之際有先天後天之不同而不能一一密合議者遂謂其法已久不能無差而欲增損之者愚以爲得其人則可不得其人恐未可輕議也蓋嘗讀元史李謙層議而玩其測驗之法自近日以至遠日自近地以至遠地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不可謂不精矣而又上考往古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脗合不可謂不密矣何所據而增損之乎或者又疑元統有年遠數盈漸差天度之說殊不知歲差一分五十秒指冬至日纏赤道之度耳是故當改者也非謂氣朔也氣朔不可改

也若曰天運難測或有未盡之數久而漸覺則其異又在乎測驗而已今許衡等敬所造簡儀仰儀及諸儀表之制具載於史或可備而行之否乎雖然愚又有說焉戴記有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朱子曰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則月常避日而不食是或一道也君天下者於日月之薄蝕豈可一諉於數哉愚也草茅下士素無師傅姑舉經史所載者云耳而未敢以爲然也惟執事進教之

策衡一卷

言

二十三

諫官

嘉靖戊子福建

問帝王成德致治必資諫臣周官三百六十屬分職職事可謂備悉而諫諍一職獨缺而不講其故何歟或謂諫士掌以綴詔王係氏掌諫王惡即其職也周之聽諫若是不廣厥後世有諫議大夫有補闕有拾遺有司諫有正言起於何時然自漢唐以諫官限天下之言上之人既選擇柔脆易制者以供任使而憤時感事思一寤明于時者亦且拘牽職業顧瞻忌諱而不敢言諫官杜於天下者以范仲淹爲相而猶不敢使爲諫官杜於天下者之變以非建官而作罪言使三代之法尚存其弊何至於此是致堂胡氏嘗謂諫官不必設而歐陽脩司馬光又深言諫官有益於天下豈各有所見歟夫論聽諫之道莫善於賈山賈山論進諫之道莫善於程子蘇洵諸士懷忠貞直以思上助天子之聖久矣於數子之言必有取焉其折衷以告我

策衡一卷

言

二十四

善聽者無擇言善諫者無定術通察廣詢君之道也擇言而聽則於善必有所遺陳善閉邪臣之職也定術而諫則於機或有所失明王不惡誹謗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爲是故耳愚嘗想夫唐虞三代之時君臣道合其相倚也手足腹心通爲一體其相親也家人父子混爲一家君惟恐臣之不言多方以誘之臣恐君之怠肆無事亦警之言斥棄輿而上無怒色詞涉忌諱而下無畏心舜之責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益之告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其氣象何如哉周官師氏掌以嫀詔王而教國子以德則凡守衛而居王之前後左右者皆以德而

詔王也保氏掌諫王惡而教國子以道則凡守衛而備王之顧問應對者皆以道而諫王也夫師氏將順於無事之時保氏匡救於有過之日法亦備矣然又朦瞽以詩諫太史以史諫庶人以謗諫貨物亂常商旅獻議遊畋無節獸臣誦箴飲食荒淫膳夫揚觶川澤失時虞臣斷咎諫無常職而人得以諫降至春秋此意猶有存者諫議大夫之名起于漢補闕拾遺之名起于唐司諫正言之名起于宋歐陽脩曰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司馬光曰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

策衡一卷

諫官二

二十七

是言諫官有益於天下也致堂胡氏曰古者人臣皆得進諫於君後世專設一職旣已乖謬而居是職者又多撓亂政事是言諫官不必設也愚獨以爲官以員定則所任者或非其人諫以職盡則敢言者未必在位石介剛正聞天下以范仲淹爲相恐其牽裾折檻不使爲諫官其餘可知矣杜牧憤藩鎮之變以身非諫官作罪言以私議其餘又可知矣夫人君之尊天也其威雷霆也人臣以卑微之身乃欲犯尊觸威強其難爲之事沮其甚溺之情回其已成之說發其深忌之詞豈易爲哉是故言及君側則有投鼠之忌指摘官闈則有齒馬之嫌

事未露而預發之四有宋人鄭父之疑計十億而偶及之則有鄭臣伐胡之戮直言抗詞則以爲謗訕而不飭旁諭曲說則以爲游說而不實蓋君臣之間堂陛森嚴而誠意難以格心禮節煩多而簡牘難以盡意積日而思蓄銳而發自以爲周旋委曲而咫尺尊嚴往往至于顛倒錯亂自致罪戾勢之所拘威之所劫而才或不能以自達焉耳况臣之進諫於君者智或不足以濟忠德或不足以養節見時事之乖謬悻悻負忿不量可否不度進退而遽欲責備於君剛不足以發奸射佞而粗或至于侵上凌尊直不足以開誠布公而妄或至于臆度

策衡一卷

諫官三

二十八

附會夫面折以忠告相知猶或按劍逆耳以責難父子不免動色而乃欲深望于君臣之間哉夫亦各盡其道而已君之於諫臣愚以爲當取其大節而畧其小過夫慷慨任事艱險不避而以身許國者大節也聞見不審而言或至于失節學術未至而詞或不能達意小過也必求小過則言之可聽者鮮矣賈山曰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人主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是或一道也臣之諫君愚以爲平居當感之以誠意臨事則相度平機宜蓋鞠躬盡力夙夜匪懈而日以忠信道德輔之

所以取信於君也不幸而有過可以諷則諷不觸怒以沽名可以直則直不畏威以縱惡焉善矣程子曰至誠以感動之盡力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蘇子曰理而論之雖蔽必悟勢而禁之雖驕必懼利而誘之雖怠必奮激而怒之雖懦必立隱而諷之雖暴必容即此意也雖然進諫之難臣之仰望於君者也猶在君者不可強而致聽諫之難君之自盡於已者也猶可以勉而為然義之所激臣多甘心于不測之禍而情之未通君常詰責於易從之言豈非尊卑之分迥別難易之勢反異乎此三代而下所以鳴陽之鳳猶聞其繼

策術一策

卷四

三十一

聲止輦之風不可以多見也夫直節壯顏非量不容孤忠臆見非明不察憚言狂態非仁不怒密謀幾疏非剛不斷然則臣子之有志于盡職納忠者惟恃我天子之神聖焉耳若曰我善進諫我善進諫豈不妄哉

圖書

嘉靖丁未會試

圖書以畫卦書以叙喻世儒皆能言之矣然稽之易首言圖書而不詳所始則所謂河圖洛書者其說果何所本漢儒亦何據以分屬易象耶今考之圖書則畫卦其陰陽奇偶之理易具之矣若果成於附會歟而宋儒因是作星極內篇以立範數豈神禹所叙箕子所陳其用止於明數矣乎夫圖書分屬而易象之作用不同時則有謂圖書同出聖人則圖書以畫卦者又豈無見而云世儒不知據經而求之緯侯之說至以九十五言圖書以資異論豈皆穿鑿附會者始之以九十五言圖書以資異論諸士究心理學是必有折衷前聞以定正諸家之說者幸究言之毋自誤曰尊所聞也

大哉象數之理乎理之所始象數之所起乎故理也者

象數之原也達於理斯達於象數達於象數則雖天地

策術一策

圖書一

二十八

可求其初雖萬物可求其紀雖鬼神可知其幽雖動靜可求其端雖陰陽可求其始故曰理一也象以形之數以計之分於至微等於至著出入變化而不可踰者理本自然也聖人者達於天地自然之理以觀象數之原故其始也非有所附麗以矜奇眩異求信於天下後世而後世說家工言象數者率喜為新奇牽合文致好自託以求附於聖人而不知迷波而忘源沿蔓而本實之遠焉則說者之門戶雖多而益晦於多岐矣今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易大傳之言也象數之說昉於此乎然易言河出圖而不明

言圖之故也言洛出書而不明言書之故也列言圖書而不言其象之奇偶也數之多寡也曰聖人則之而不言其因圖以畫卦因書以立範也其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屬洛書者則漢儒孔安國劉向父子始之也其說以爲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負圖出河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出洛其數九因而第之以定九疇至班固五行志復辨歆向之言以爲伏羲則河圖以爲八卦大禹法洛書以開洪範自是而後諸家之言易範者必徵圖書而類以九疇配易八卦謂書之有範猶圖之有易至宋儒蔡九

陳範則其義與數皆不可得而知也何也蓋自一以至十者圖之數也而陰陽奇偶之理存焉故一六居北以水位乎北也一七居前以火位乎南也三八爲木木以陽故居左四九爲金金以陰故居右五十爲土土爲中氣也故居中陽之數奇奇主天故一三五七九屬之天天數也圖之所爲白其文也陰之數偶偶主地故二四六八十屬之地地數也圖之所爲黑其文也是其於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準之於易無不合者以之爲易則然也乃若書之爲範則可疑者蓋自一以至九書之數也而範之疇合焉語其數則同矣然九疇次序一曰五行也而五行何以居下二曰五事矣而五事何以居前右三曰八政何以居左而五紀之四何以居前左耶五爲皇極何以居中而三德之六何以居後右七日稽疑何以居右而庶徵福極何八九而各專一位耶况書之數一三五七九者奇也奇者陽而五行八政皇極稽疑福極何以屬之陽與奇二四六八者偶也偶爲陰而五事五紀三德庶徵何以屬之陰與偶耶則求之於陰陽奇偶方位名數俱不相當若曰舍陰陽奇偶而惟取其數之九也則列而數之不必前後左右之分而一可以居前九可以居後而自一至九皆可直截類推

非若圖之一六可以居北而不可移之南三八可以居左而不可移之右也又奚必縱橫其數黑白其文以待禹第而出之耶況書之數總之爲四十有五而疇之子目乃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則是書之數不足而待圖之數以足之是不惟範出於書而書又出於圖矣豈伏羲河龍負圖之時遂已逆爲神禹洛龜之地也耶其爲牽合附會可知矣故愚以爲圖書皆可以作易而洪範非洛書也若蔡氏皇極內篇之作則又多可論者蓋其書本以明數以數宗乎九遂自附於範之九疇而不知範之所陳者理也蔡氏所衍者數也今夫五行五事五

策衡一卷

圖書四

三十一

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福極者九疇之綱也自五行金木水火土以至五福六極者九疇之目也蓋禹所叙箕子所陳者三才之道聖人治天下之大法也非故縱橫其文錯綜其目必足其數以求合於洛龜所負之文也故皇極以一三德以三而不爲少庶徵以七福極至於十一而不爲多者以疇之爲目列言其理而非取必於數也乃若蔡氏則信以爲疇之目合於書之九也故九行之而爲八十一焉八十一而衍之爲七百二十九焉七百二十九而終之以六千五百六十一焉以爲範之疇猶易之卦也卦以八畫八八而重之則六十四矣因

而重之三百八十四矣而疇以九叙九行之而成數則八十一者若易卦之有六十四也七百二十九者若易爻之有三百八十四也終之以六千五百六十一者若易之有爻辭而通於象占也不知圖雖無文而象數之理已具則易在其中若蔡氏所衍之數期以明範也而自原以至終其橫數之八十有一者果若易之有卦乎其於九疇所第自初一以至次九者果皆數之所能盡乎其八十一圖之縱數果若易之有爻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果若卦之有爻辭否乎其於九疇之目自五行金木水火土至於五福六極之理果皆無所挂漏而吉

策衡一卷

圖書五

三十二

凶災祥休咎之占果足以盡疇乎若曰洛書爲數之原而疇之目定於九數之衍亦宗於九也則是蔡氏之數不特可以明範而直可以上繼洛書矣又何必假神禹之範以衍洛書之文耶其爲穿鑿強附可知矣故愚以爲範有九疇所陳者理而蔡氏範數非九疇也世徒見緯侯之書詳聖人受河圖之始以爲河出天苞洛吐地符河龍圖發洛書龜感謂聖人之受圖書於天其始皆有神物以授之以是爲可以厭服天下與來世也而通人達士莫能討覈世儒因是以信其必然也增長而附益之以成其說譬之律令其始若畫一而巧文以舞之

則千機百弄者出矣是故有以十爲洛書九爲河圖如
劉長民張文饒者矣有以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
爲洛書戴九履一圖爲太一下行九宮數如蔣得之者
矣有謂得圖書於青城山隱者有謂別傳圖書於異人
而爲九十皆河圖洛書非圖之說者有以六十五字爲
洛書本文者遂使聖人明白簡易之理多支離變恠之
說而訛沿詭襲益增說者之蹊徑案夫二經之始也
其作易也不知有書也其叙書也未知有詩也而其道
昭晰並行譬之七曜之懸於天也五氣之布於時也道
固章章在矣後世擬易而易晦矣補書而書亂矣續詩
而詩失矣三傳作而春秋微矣補周禮而禮亡矣此僭
經擬經窮經絕而後世多異論也不知六經未作而
道未嘗不在也象數未盡而理未嘗不明也學者誠達
於象數之原以契傳心之要則可以筌蹄象數註脚六
經矣又何諸家之紛紛哉一得之見止於如此不識可
以折衷先儒之論否也惟執事者進而教之

策衡一卷

圖書六

三十三

臣鑒

嘉靖庚戌會試

問自古明君必得良輔以興治理賢臣必託顯任以
致事功此其相求之志交勤於上下往記所載非
少矣何後代相成之效卒鮮獲與意者人之材術
各異而心之邪正難辨邪我太祖高皇帝肇啓
王業慨然以四方豪俊用集大勳後乃因二史委信
失稱慨然有感遂命儒臣掇漢後乃因二史委信
者類爲賢姦傳以昭示中外宣宗章皇帝重念
古明良相成之義取春秋至元二千年間人臣行
事善惡輯爲臣鑒以賜羣臣夫二書指要聖製
諸序備矣可悉舉其義言之與古今言臣之品無
出孟氏之論後世乃又有爲重臣權臣之說者其
所列述不知於二書之義有相發明否與諸士抱
器業以求施用其必熟於人臣事君之道矧誦繹
聖訓之久得無獨識其深者乎幸悉舉前後臣
事得失推於理亂相成之效反覆究之執事者固
欲觀所嚮往焉

策衡一卷

臣鑒一

三十四

人君以人立政莫先擇臣之術人臣以身任事莫急狗
君之義術不先於擇臣是以失委政之明義不急於狗
君是以忘致身之忠夫惟明君辨邪正於幾微以施擇
臣之術故能有所察於下而臣得自效天下之政可立
矣賢臣推得失於事理以致狗君之義故能有所信於
上而君莫之疑天下之事可任矣此我太祖高皇帝
賢姦傳之纂宣宗章皇帝臣鑒之錄雖專以訓臣義
亦兼以明君術也蓋嘗仰讀聖製諸序而竊敬繹其
義知君臣之道必相待而後成不可以獨競焉則二書
其可爲萬世君臣之訓矣請因執事之間究悉其愚夫
人君能以人立政不知擇臣之術不可以言明人臣能

以身任事不知徇君之義不可以語忠是故古之明君之擇臣也因能而授之官辨材而處之任夷能典禮不容以治樂契能敷教不勤以明刑開心以受其道平志以入其謀權然如父子之相得而不可間翕然如身首之相應而無所彊是以心志通孚之有素而意氣感合之能常即有大姦慝動於其側則聞其聲有以推其形觀其表有以識其裏蓋所以用其明者審矣是故君子有所效以盡其材小人有所懼而不得爲姦愚所謂辨邪正於幾微以施擇臣之術者此也是君之所當察也古之人臣奮勞而不知有身竭忠而不知有家父殲而

策術一卷

卷二

三十五

當罪不敢以親懟也憊舉而合公不敢以私嫉也分定而無所陵志協而無所忌位以讓叙如五官相使而不爭業以和成如四時相宣而不悖是以材智櫛於燁究而職業成於儆恪即有大變患臨於其前則可隕其身而不可詘其節可奪其位而不可易其志蓋所以勵其忠者素矣是故投之以負展六尺之託而不危憚之以橫分九死之禍而不畏愚所謂推得失於事理以急徇君之義者此也是臣之所當厲也夫君之於臣孰不欲擇之顧擇之有術莫要於其始也其始何也邪正之幾微是也不審於幾微則雖有擇臣之明其邪正無由辨

矣臣之於君孰不思徇之顧徇之有義莫難於其終也其終何也成敗之事理是也不觀於事理則雖有徇君之忠其得失無由論矣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後之言者乃曰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似而實不類夫權臣所爲重臣之所深疾重臣所取權臣之所不顧也故權臣天下不可一日有而重臣天下不可一日無也甚哉有味乎其言也由今觀之權臣內固其君之心而外竊其威柄以予奪天下非即孟子之所謂容悅事君者邪我聖祖所傳之姦臣與臣鑒所載田盼而

策術一卷

卷三

三十六

下七十有餘人者固皆其類也此惡可爲戒者也重臣內引其君於道而外謹其法制以齊整百司非即孟子之所謂安社稷之臣者邪我聖祖所傳之賢臣與臣鑒所載子產而下二百有餘人者固皆其類也此善可爲法者也以愚觀之歷代人臣賢姦之辨雖已大備於二書然夷考二聖序列之意所以示章彞於既往垂法戒於方來蓋甚微哉不可以不詳也執事乃欲使承學反覆究之其敢默焉已乎夫二書所古重臣忠君之事也其爲道也有四以敬王事不取冀君之知也以道責難不敢阿君之好也內交可合曰援

黨以比周吾弗爲之矣外譽可致曰這道以要衆吾弗取之矣此四者重臣之所執也然推其忠之所存要在狗君以行義爾故我聖祖於序賢臣稱其智哉忠於君而不變而臣鑒序善可法者亦以爲秉仁循義心天理之公去之千載而有輝光矣則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重臣矣非以其能益於國邪所載姦與惡者皆古權臣蔽君之事也其爲道也亦有四壅主之聽將以得國之柄也動衆之爭將以致已之威也引之以好善之名而陰致其誣善之實欲君之善可惑焉疆之以難從之事而因揣其易從之志欲君之從可易焉此四者權臣

策衡一卷

臣家

三二

之所託也然推其欺之所著要在蔽君以行私爾故我聖祖於序姦臣指其特要持權窺覷人主之意臣鑒序惡可戒者亦斥其挾姦縱私傷人敗德百世聞其姓名猶起人忿憾不平之氣矣則所謂天下不可一日有權臣也非以其能害於政邪夫語其不可無也不能預蓄之以有待知其不可有也不能決去之而無疑斯則人主擇臣之失術徃記所以垂之論戒者也且夫不察其心而求其迹則重臣之直行不顧孰與權臣之恭退有禮也不觀其度而信其才則權臣之敏給便事孰與重臣之質彊少文也慶賞爵予君所以惠下重臣用之

以張公朝權臣亦用之以厚私門而有不知其竊者矣刑罰誅奪君所以威衆重臣取之以行公法權臣亦取之以快私志而有不知其假者矣故處有重臣之朝者君子赴義小人畏法天下之政無一不出於公者國家所以日興於治也處有權臣之朝者小人赴勢君子畏禍天下之政無一不出於私者國家之所以日入於亂也是故人君綜攬萬幾觀化原於物理之著攝御羣臣辨人品於心術之微察事之無形以推其形之所示審幾之欲動以知其動之所由夫然後天下之材可得而知天下之情可得而校而重與權之分賢與姦之判不

策衡一卷

臣家

三二

待數計物索已昭昭乎不可蓋匿矣抑權臣之不可有世皆知之而重臣之不可無非深明於治體者不足與識之也蓋天下有危疑不制之變非重臣孰能定之人君有沮易難持之計非重臣孰能決之故僕固之難六師攻之不克汾陽一出卒著免胄之勲光獻之疑天下憂之莫解稚圭數語迄成撤簾之功彼其德信感人之深故意動而中外咸服威望繫人之久故語出而上下不疑以之靖亂則吳楚之難淮蔡之功不動聲色而定以之寄命則產祿之變思訓之謀無煩指顧而能安後世惟不得重臣用之故帷幪無參決之倚則弘石之

竊得肆筵設之耆舊之託則李鄭之難由作此禍亂所
為相尋於無窮也然所謂重臣者豈可遽得於一旦哉
非君任之素專則其體無由而尊養之素篤則其節無
由而完優寵之素厚則其英毅果敢之氣幾何不至遂
撓屈也故體能使之尊明主之專任也唐文皇之於房
玄齡是已節能使之完明主之篤養也宋太宗之於寇
準是已氣能使之不撓屈明主之素優予也漢文帝之
於申屠嘉是已故曰天下之政舉而脩之在臣天下之
材作而成之在君此明主之獨鑒不以語入者也 二
聖纂錄之深意得無有出於是乎書曰克綏先王之祿
策術一卷 臣六 三十九

永底蒸民之生一德交脩上下允協則有賢公卿輔翼
大聖人之化焉草茅賤士其敢忘帝臣之願乎謹對

防邊

嘉靖庚戌會試

同表 國家建都北平以宣大薊州為肩背以遼東
為左臂謂其外與虜接而內距京師不遠也故
先朝謀臣於此數鎮恒注籌焉正德中北虜突
入宣大寇白羊南逼居庸近矣已而見我軍三面
至勝輒遁去卒無所得于時兵何卒將何卒良
至今人有傳其事者可為訓乎花當之求冠馬蘭
谷也射傷裨將榮矣本兵請使責問求執其于償
其罪以明朝廷之威自是朵顏諸部畏威奉貢
何謀以制之也成化末海西建州諸夷數犯遼東
守臣議主撫本兵議主剿卒用本兵議興師伐之
遼東以寧由是言之則主撫者非矣乃復有言剿
之非者何哉今朵顏諸部海西諸夷往往竊發為
二境患北虜益警悍莫禦故就諸士訊所聞而
知者以裨邊計苟有自獻而足效者即不棄故計
可也

執事以制夷安邊之畧下詢承學愚也何從與知之哉
策術一卷 防邊一 四一

雖然竊亦有聞焉而思以効之也愚聞正德中虜酋駐
牧威寧海子威寧在宣大二鎮間時王恭襄在本兵書
聞乃即選大將一人叅將二人督京營兵練習之又徵
遼東兵赴薊州備之又檄宣大整兵備之既半歲虜不
來申今營兵在練者無得怠諸鎮兵亦不解忽而虜果
入白羊口南嚮而趨居庸書連至告急乃即遣所選將
所練士出擊之遼東兵自左臂至宣大兵隨肩背至諸
軍既合虜很顧駭慄一日輒移去是歲也虜春駐威寧
秋乃始入者伺我懈而異得縱也借使我兵以久待不
至弛焉彼計中矣蓋虜凡大入必招集諸部落以利啗

之不得利不足示信自虜駐威寧卽識其計而備之若恭襄者眞謀臣也又聞正德中朵顏酋長花當之子寇馬蘭谷也恭將陳乾禦之花當子射乾乾死恭襄乃請遣使責問花當卽如花當不知則執其子來歸償罪花當不坐不服則起大兵伐之以遼東兵攻其左以宣大兵攻其右破滅必矣花當懼服如今夫花當夷種也輕生善鬪豈憚我兵哉貪漢財物如啖甘蔗舍而弗忍唾之也恭襄習之故花當寧棄其子竟不絕漢好卽如忍而不問將無忌矣今若此則是爵賞之恩予其降伏誅罰之典咎其犯順威惠並著以革其奸而誘其衷若恭襄者眞謀臣也又聞成化末海西夷之犯遼東也驅掠甚盛我軍半創死本兵馬端肅議曰夫海西夷降虜也今來犯是不降也剿之宜否則長驚而狎中國之恩守臣陳越曰勦必啓釁撫之宜詔從本兵議乃命將出師直臨賊境誅戮俘馘以千百數赫赫燁燁威振殊俗矣夫女直嘗起海西據中土非細物也犯而顧撫之是彼制我也今勦之是我制彼也其時余肅敏譏之曰寧成功于門庭之間勿遠致于敵人之境斯馭夷之恒調非適時之大權也若端肅者眞謀臣也夫謀臣之在事也未事而畫之則爲之計利害籌多少視遠視近校彼

校我若大賈行貨度三五之數而等貴賤之利也其畫定而舉也不可譖奪不可禍怵信往迅邁飄飄乎若鷺鳥之搏也若峽水下舟而放之疾也故始無輕發卒鮮墮事後至者弗可弗稽也夫大匠以日中然未有離繩墨巧者也上醫以意中然未有舍方書神者也兵亦若是而已頃歲以來朵顏諸部恒出兵以撓薊疆不宜置之不問且國家所以懷夷者甚厚而久授爵降印世世弗替乃復和親北虜市外交而恐喝疆場之臣以要賞益貨否則來侵弗可弮也可及其來朝諭之禍福多恩絕好其撓邊甚者按依前事固求其人罪之卒之蒙罪者少被賞者多少不勝多則威不勝德不傷國重不起禍階則朵顏可常服也海西諸夷屋居田作與中國同射獵侵掠與北虜同蓋兼二俗有之兼二俗則易制也夫屋居田作則內顧重內顧重則搗巢之令得懾其奸且彼內附久則信義可責於其來侵時出銳師以逆境上名曰搗巢按且勿進今來歸義兵乃解比旣歸我則要取盟誓文書以持後事夷卽難信結我將兵之有詞也如此則勦存撫情撫寓勦威海西夷可常服也至若北虜制之固有舊筭而効卒罕睹何者庸將先失之懦將後失之也何謂先失之虜將大入其兵非

一日能集也又其性儇黠結營在此所向在彼倏東倏西疾於鳥舉此彼醜恒態也覘者至苟得虜情能即發符徵兵分地據守又於要害之口必從之路多張旗幟盛振金鼓示形以必不可犯示間以必不可乘虜衆望見憚不敢逼守之無何且移去矣而將不早圖遂令穿塞而入肆螫我土故曰先失之也此智不能照謀不能先故曰庸也何謂後失之虜旣入塞或合十萬之衆結爲一營而我軍數萬分爲數虜勢不相當安可進取惟得利歸也則所得有多寡彼醜有喜怒及旣出塞輒各分散不相顧藉苟俟之歸路豁谷之間阨塞之處伏兵

策衡一卷

防遠四

四三

邀擊奪獲畜產卽以其半與之宜大之人習勇好利將奮九死應矣而將不此圖遂令十來十歸窮來富歸虜無遺矢缺戕之勞而安取漢財如索諸寄故曰後失之也此其保爵愛身憚禍求全故曰懦也且彼旣僨事矣而始罪之罪之當也無救于僨也故選將恒談而制虜之術要不出此其若選將則莫如守臣自薦所知本兵因視所宜任之守臣得良將則外有與本兵得良將則內有恃殆無憂制虜之術矣雖然本兵守臣此兩臣者尤要也尤要則尤宜擇也是故天子內擇本兵非有識者弗與也外擇守臣非有識者弗與也兩臣者起而

應擇內者量力未能勝弗敢舉也外者量勢未能運弗敢任也上擇固精下量又審則才者處權才者處權而疆圉之不固者無有也未有他長授以樞管則用非其能用非其能而責疆圉之必固安有也故兩臣先識無識者弗可與也彼王恭襄馬端肅者並以識勝不識其識則不用其謀故國有識者又貴識識者何也百年之計不可以目前効而見在眉睫者謂迂也獨睹之計不可令衆庶見而不得其指者謂詭也持重之計似怯趨時之計似輕勝計佯敗取計佯與凡此皆難識故有識之士恒爲不識者擊之識者一明其指以示無他則謀泄事去與無識同歸矣是故孔子譏不密管仲戒漏言兵且壓境敵國不知其向終日治旅左右不測其爲納之死地猶如用我者置之安利猶如危我者故兵事稱機謂發乎此應乎彼利害迅疾効如去矢胡可泄也胡可漏也此則有識者任兩臣而擇此焉可也愚生自以一得來効如此惟執事裁焉

策衡一卷

防遠五

四四

治河

嘉靖癸丑會試

同黃河爲患所從來久矣其決不常故其策亦靡定
卽如漢世文武衣成之間相去未百年而或塞不
塞何其異歟其時言不塞者或稱之或謂其不便
何歟今徐房之決或言新安可開而諸決口必可
塞或言河乃天變非人力所爲不若舍故道而別
圖之其說孰當歟萬世言治河者莫如神禹其事
有可施于今者否歟明與河之諸道皆已非古
二百年間往往數決能知諸道所從又知決之
故則可與言治河矣今聞徐房之上流有所謂孫
繼口趙皮寨諸河議者以爲必先治此而後又言
當急治安東其說孰是歟夫一時而舉諸役恐非
所以惜財而體國者且罷民不可以重勞災地不
可以虞衆宜如何而可今所以進諸士將實求可行
之道幸毋以陳言對

執事念河決徐房之間發策承學慮當世大計甚盛意
也愚不足奉條對雖然請效其畧焉夫河與海皆天下

策衡一卷

治河一

四十五

之至大海无大百川所歸然海無患者水之流其未殺
而得所容故也惟河出星宿踰崑崙抵積石數千里又
積石至汴至淮數千里其遠且峻而湍悍未有所容
挾山陝河汴之諸流溢霖潦之後其衝激而橫決固其
常也自漢以來明智之君勤勞博咨於上謀議任事之
臣竭思畢力于下然河未有不決治河亦未有定策也
其在漢文武間則務塞如塞酸棗塞宜房是也其在哀
成間則議不塞如賈讓所謂徙民當水衝者不與河爭
地李尋解光所謂因其自決以觀水勢聽河欲居之者
是也後之言治河者大槩不出此二端然河者數變而

不可逆者也使塞之于此而復決于彼是不知河之變

而逆其性者也故丘文莊獨稱賈讓者蓋見河之不易
塞也然地不可以數徙水不可以徐觀卽河所欲居林
莽荒曠之墟待其自定可也卽貫城郭歷郡縣國家所
繫者大其亦可待否也故文莊又以賈讓諸人皆隨時
制宜之策今日未必便者蓋見河之不易議也而在
今日尤有難者河自汴而南則鳳陽淮泗之間 祖陵及
王墳在焉王氣所鍾天下之根本也東則會通河在焉
漕江南數百萬之粟集百貨以克京師天下之咽喉也
皆國家之所甚繫者也河不東則漕不通而河之勢非

策衡一卷

治河二

四十六

會通所能當也故方欲引而東又防其有決會通之患
及其障而南又防其爲 陵寢之患自古治河兩難未
有如今日之甚者使漢人復生亦未知何以措其智也
今徐房之間河既橫決或者徒見天變方甚以爲其道
必不可復不若任其所決而別徙道以屬之于邳獨不
知河之入徐東之以徐呂之洪而當兩涯之險此天之
設奇以濟漕而制河者也尚不能制而至干決況去崇
山之險無兩洪之束而循漫流以通道勢之必不可者
也故議者專意守新安以爲新安淤而徐房決今開淤
以容水而塞其決以制橫流則故道宜復然亦不知徐

房者受上流之輸而建僦于新安者也今不急治其上流而欲開數十里之淤以當潰潰無涯之水則塞者必復決而開者必復淤此亦勢之所不可也故禹之治河自積石鑿龍門關伊闕下砥柱抵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廝爲二渠過澤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方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地則廝之而爲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爲九此所以導其上流而分其支者也導而分之則河雖欲決而不可得也 明興九河之迹既遠然其始自汴而出者河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于淮出滎澤者至壽入淮出祥符者

策衡一卷

治河二

四十七

至懷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汴之南者飛雲橋入漕出徐汴之中鏡山之北者溜溝入漕是其始猶有禹分之遺意也及其後或塞或微或并爲二或合爲一而河之道愈寡其力愈專則其決固宜也愚嘗觀明興以來河九數決矣洪武間決魚臺其後魚臺塞而正統間決沙灣大洪之口沙灣塞而弘治間決金龍口又決張秋當是時沙灣之功成乃作九堰八閘開渠二十里而猶不免於決及張秋之功成乃浚賈魯河孫家渡諸口其法尤備然其後又決曹單及正德間曹單塞

又決豐沛及嘉靖初豐沛塞又復決魚臺及魚臺決乃濬趙皮寨而數年復決夏邑遂徙而入渦奔亳泗而趙皮寨又塞復數年諸河之入漕者皆不來清濟間流幾絕而入渦者溢于泗震驚陵寢於是諸臣皆惶恐待罪開孫繼口而渦河塞漕復得通及孫繼口入徐又有今日之決始孫繼口之役諸臣之受切責懼無以報命也故盡截野雞岡之水以入新口又捲埽築壩橫亘而逼之不容入渦所以爲漕計而護陵寢者非不甚重然河之正派皆歸孫繼而以全力入徐矣是河之所以暴決者以其專而不分故也愚嘗問長老皆言今諸河已

策衡一卷

治河四

四十八

塞惟孫家渡與孫繼口而孫家渡廣不能數丈不足以分孫繼獨趙皮寨廣加數倍河之正派也今誠急濬趙皮寨導河之四以入淮而其六之由孫繼以入徐者開別支以殺其勢又於孫家渡諸口按河脉而時疏之彼其力既分則可以漸制既不至爲陵寢患而漕亦宜通故言當先治上流者此一計也然禹導九河自碭石北放於海及隋鑿汴始南通于淮則淮者非受河之正也故余闕宋學士皆謂以河之大不宜以一淮爲之委者明淮不足當河也今聞淮之安東其淤畧與新安等矣夫以全淮注河而又不能即達于海則河益激而

淮益不能容其與新安之淤相乘而積亦其所必至者故當并治下流者又一計也夫治上流以救其源治下流以疏其委然後徐房之決可塞而新安可開此四役者宜同時而並舉不可闕一者也然察執事之意顧以同時舉天下之四大役非所以惜財而體國者嗟乎愚之爲此議者正恐財之妄費也夫興天下之役而成天下之功此自古用財之道也不得謂之費惟顧惜而功不成則其所用乃所謂費也昔秦皇將伐楚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問李信曰二十萬人然李信以二十萬人而不勝則二十萬人皆費也王翦之勝則六十萬

策術一卷

治河五

四十九

人而不爲費治河亦若是也去年天子閔被水之地蠲郡縣以萬計遣大臣往賑又十萬計失今河不治則他日宜蠲宜賑者又不知其幾也今以蠲與賑者倍其數卽河可成民得其業是愈于蠲與賑者甚遠也宋人防河與防虜等夫虜之可憂未必如中原之可憂惜財之說非所以施于遇變不得已之時者也然執事又以罷民不可以重勞災地不可以處衆斯固慮之深也而愚以爲是則在夫撫之得失而不可以議役之興也何者興四大役法當用數萬人不可謂不勞以數萬人之衆而合處千里竟無之間不可以不備此所謂濬也

大將軍知單于所居自走單于而令廣出東道廣請於
單于曰臣願居前先死單于上不聽廣愠怒引兵趨東道
與大將軍相失大將軍責廣廣不服自殺初廣出鴈
門擊匈奴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後出右北平全軍幾沒
武帝曰廣年老數奇勿使當單于語在廣傳中夫廣號
飛將軍於匈奴武帝豈不欲以虜所憚漢所有者博一
奇哉顧廣好勇而輕趨兵出輒困鴈門之亡北平之敗
殊不厭帝心若曰廣前兩出值匈奴兵多廣何得與戰
令匈奴輕漢故抑制之不令當前固使出東道出東道
與單于相左若當前正與單于遇遇則復敗亡也廣死

策衛二采

御將三

三

以爲漢困我有將如廣武帝豈欲困之謂縱之適亡之
困之實保之也且射虎危道也虎而騰傷廣竟射殺之
與猛獸爭雄兵法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廣安知之
哉當是時漢庭皆推其勇夫冒白刃蹈湯火此一校之
長非大將之器也武帝雄材部署諸將如師涓鼓絃安
社調撥咸適或冷同道或冷異道或令從行或令專趨
悉當其能亦廣之冲與衛青不甚相遠乃今廣軍統於
衛青衛青約廣爲前鋒衛青假權亦善惜權他主不及也故李
牧趙奢西伯不聞其害者也也不當問也所謂聞以
爲將軍制是也漢武帝易當單于者非少廣故抑頓之

也不可制也所謂君將將者也嗟乎爲將者亦難矣
弛張太擅則上疑其志熱伐太顯則衆嫉其能才氣大
殺則君制其命紀律大嚴則衆譏其苛明以其計語人
則機泄而事償不語之則謗起而身危凡此於將爲患
於國弗利人君不可不察也苟察之則諸患皆消不察
之則諸患並集且牧豈反趙者哉王遷用郭開譴卒殺
之信浮淫之說而甘壞于城之將秦兵至而趙遂無類
趙自亡也非秦能亡趙也廣固輕懦然氣蓋諸將其部
下已俱侯廣將兵至白首猶自爲郎廣安能平老而固
請當前者侯心尚未忘也漢卒抑之既死廣三子悉拜

策衛二采

御將四

四

爲郎生而奈何惜一侯哉漢固不殺廣亦苦廣甚矣是
故人君之御將也鑒別誠精則任不謬處置得宜則責
不怨戰守攻圍緩急進退惟將所裁吾不制於前也卒
而論功罪等賞罰天子之威福行焉若曰不制實制之
矣勝敵者賞沒軍者誅功大而罪薄者貸罪重而功微
者謫銖銖絲絲計量分明制之何急也然始而約法中
而調度一自刻決不從中援又何嘗牽綴之也故嬖人
勿將無能制將將與權無復援昔有張子病腫而
命醫治治之張子謂曰非吾背也任子治焉治之遂愈
夫身之與國而猶此也必有所委然後治之奈何立一

將於三軍之上行師萬里之外而不與之便宜也又大
醫今淳於意能診病決人生死文帝問意曰子治病能
全無失乎意對以爲病順者可治逆者不可治不能全
無失夫疾之與兵而猶此也醫無全功將無全勝順逆
之勢不可不參特權而縱則君與之便宜者反大將之
鴻酒也將而知此則稱善將兵者君而知此則稱善將
將者而天下平平無事矣

行二卷

五

兵法

嘉靖癸丑武錄

問古之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以近
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信矣然是三者敵與我
共焉待之固難而知之尤不易也故曰知己知彼
百戰不殆然則所以知之者何道所以待之者何
術或謂避實而擊虛或謂變主而爲客夫如是則
遠近勞逸饑飽勞至不常我以是待之又安知敵
之不待我也惟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斯殆得用兵之要其指意所在亦有可原者歟方
今國家之於醜虜沿邊屯戍來禦而去不追較
之以三者之勢奚啻百倍然而在戎者未見全勝
也在彼者未見全敗也豈勝敗之數無當於兵法歟
抑所以知而待之者有未盡歟至如昔人堅壁禦
士則匈奴遠罷騎屯田則羌虜坐銷其遺論具在
亦可採而行於今歟夫審主客計虛實以全力而
制其敵固籌遠者所樂聞也其爲我畫必勝之策
於篇

策術二卷

六

夫兵也者兩設而互敵者也必知之然後能待之必待

之然後能勝之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言貴知也以
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言貴待也避實而擊虛變
主而爲客言貴勝也然則遠近者何言地里也高壘深
溝據險而守是之謂以近待遠勞佚者何言士馬也敵
來挑戰堅壁不出是之謂以佚待勞饑飽者何言芻餉
也轉輸多蓄積富是之謂以飽待饑虛實者何處乎近
得其佚遂其飽則實否則虛主客者何處乎近得其佚
遂其飽則主否則客虛實主客有常行乎曰水無常勢
兵無常形敵而有智者出攻我要害不得不徙則遠近
易矣應揀煩擾則勞佚易矣絕我餉道則饑飽易矣故

不爲敵撓則我爲主而實敵能撓我則反爲客而虛善戰者避實而擊虛則實者亦虛變主而爲客則客反爲上實者亦虛未有弗敗者也客而爲主未有弗勝者也夫兵皆喜勝而卒或弗勝皆惡敗而竟底於敗者弗知彼也又弗知已也時勝時敗者或知彼而不知已或知己而不知彼也誠知彼又知己則何敗乎將明其說必徵事焉其證在李牧之制匈奴趙克國之平西羌此兩將者明彼已審主客計虛實通於法術合乎勝道當時稱之傳於後世昔者匈奴侵趙而李牧守鴈門匈奴數入寇牧誡士卒勿出戰第曰椎牛與士卒共食士卒日

策衛一卷

卷二

七

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曰吾將何怯也李牧若弗聞匈奴玩之復大入牧勒兵大破之終牧之身匈奴不復來夫牧豈怯虜者哉以爲吾卒弱而虜縱以弱卒當縱虜如以卵投石必無幸矣故且待之待之數年一舉而破之若口中虱焉假令牧搖於唇吻怵於邪說則喪其本謀趙之亭障卒不解甲鼓不停桴永無安枕之期矣昔者漢伐先零以克國往克國引兵至先零見先零或降或叛度其必壞上書請罷騎兵留屯田爲坐勝之策書上乃得報分兵爲九校校各萬人因田致穀撓亂羌衆不得處肥饒之地居數年先零果大困殺其首惡

楊王以降克國書曰臣豈不知引兵遠攻自避嫌疑此人臣不忠之利非社稷之福也嗟乎至言哉假令克國不力爭輒以天子詔討之先零兵強而自據善地軍士困於寒苦之域罹於疲餒戰瘁之患變且不測况望縣首臺街哉法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李趙二子誠有之矣頃歲以來北虜穿塞爲寇大入大利小入小利我軍遇之輒靡屯之輒解此無他故虜兵與法合我兵乖所謂也虜合法云何彼雖千里趨戰於法爲遠然絕澗踰垣遂有其險則奪我之近經涉川谷日夜而馳於法爲勞然既入塞結營如堵晝掠夜歸我軍秣東則擊

策衛二卷

卷三

八

西抹甲則擊乙則奪我之佚不持糧不載芻於法爲饑然一入其地卽食其有困圍我軍餉道轉絕則奪我之飽我乖法云何頽垣壞壁延敵而入不可謂待遠戍卒候望力孤勢弱又不番休不可謂待勞月廩冬衣踰時不給不可謂待饑且欲爲待之云何他邊且勿論論其至切者今國家建都於燕西北以宣大爲蔽東北以薊州爲藩彼宣大邊垣旣已底績而薊州一路顧有遺謀雖稱峻嶺絕攀巉石拒口然地形延袤通胡之孔道尚衆自今作之西接宣府東連山海爲邊千二百里誠使幹濟之臣戮力經營令睥睨緹屬亭障星聯虜騎

見無可奈何患可少止乃所謂近待遠也戊卒所備者多故力孤力孤故勢弱今可徵募新軍填實空缺以今邊千二百里爲準每百里爲一軍每軍五千人析爲十二區每區置一將領之寬則練習急則拒守分番乘障養其精銳乃所謂佚待勞也司計大臣會計內帑若干外儲若干月廩冬衣應時給發賞賜犒予不期而至內帑不足取之外儲又不足令民買爵贖罪務益蓄積虜若臨邊明以宣示以折其氣而伐其謀乃所謂飽待饑也然虜計狡獪閃忽且欲知之云何邊法故有遠哨近探之卒惟遠哨者未至虜營返而給我近探者虜兵已

救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夫人不敢犯則臂揮領招隨所東西何功不可立何事不可興也法太嚴則厲又欲令人親我云何曰厚賞越王欲伐吳而未知人心乃自焚宮室下令曰掠火者比勝敵之賞趨而赴火者六千人因遂伐吳滅之夫利之所在人忘其害皆爲孟賁婦人拾蠶漁者握鱸所利在此也設我欲爲之而人固撓之云何曰堅其志而已始李牧之壁軍也趙王用人言譖讓之已又奪之既代者弗利王是牧計聽焉言者自失克國秦事時廷臣非議者十七人中十五人後計定上詰前非議者皆頓首謝吹竽滿庭孰辨其美一一聽之乃識其音夫難與慮始可與享成自古記之觀於二事則吾志決矣志決則功可就矣雖然士而有志於天下者豈少哉至成功則未焉何也機有所難窺變有所難圖時有所難矯勢有所難移或以敢任而坐鸞權或以周謀而自炫智或以革靈而誣亂法或以振情而誚苛衆流言三至慈母不親况君臣之際乎此有志之士欲爲而懼其撓也彼李趙二子其志誠堅然亦遇主今者聖人御世畢照羣情志士奮袂而作投軀而往其誰撓哉其誰懼哉

相體

嘉靖乙卯順天

問自三代以還其號稱王佐之才者無先於諸葛孔明乃其相蜀之跡率卓然可考有作必與有言必與何第一何事高帝帝常居帷幄中持文墨議論未嘗有汗馬之勞也而史臣至稱之為一代宗臣何以故始孔明遇時嘗自比管樂吾觀孔明之才不謝伊周而顧以管樂自比豈宋人觀其素許如此而事功又如彼乃遂為觀場之見而少之乎且固當是時何寵冠羣臣聲施海內笑意者史臣望其末光以為奇絕遂立號宗臣予之邪若不然者必有說也夫此兩公者皆漢之所稱賢相名大夫也其事功或就或不就天也其大體有得有不得則人爾不可謂之不逮亮遠甚姑舍其才而直以大體校則何為得乎亮為得乎宋人議論好窮本偏才之說不屬孟浪班固撰漢書務在核實其予何絕甚誠有觀其大者諸生其深究之夫論人者譬之

策衡二卷

相體

十一

入貨肆評賈直也一不得當市者遂用以低昂可弗慎與乃若哆口無驗妄施褒抑而輕搖其筆端則今奇文蔚起主司者將眩帝視之則何貴焉

人君以大臣之能為能則心逸而功集大臣以天下之能為能則事治而名高名高則獲在我事治則勞在人功集則獲在上心逸則勞在下在昔明君之所以撫臣賢相之所以獲福皆不出此亦其大體固若此止矣愚蓋嘗讀孔明出師二表焉彼其盡瘁之忠敵愾之氣即鷹揚不過也其詞感憤其文瑰壯即伊訓不過也又嘗考所作木牛流馬之制焉其巧通靈其用利捷即公瑾不過也又嘗觀所畫八陣圖焉分列部署上應天文下

合地理即穰苴不過也孔明奇才也其諸過人者不可勝數然大率類此矣即就三事而論焉則亮之所以登抑羣雄名高當世者此也其奉魚水之歡而不能建一統之業者亦此也何者大體失也今夫人君之於天下也譬之若天馬宰相者斗杓也百官者四時也天運則杓轉杓轉則四時行而杓不化而為四時也譬之於人若心焉宰相者意也百官者手足四肢也意聽於心手足四肢聽於意意不化而為手足四肢也故天道圓地道方君主園臣執方宰相者立於不圓不方之間所以幹旋四序揮使四體者也若乃孔明所為出師表者氣

策衡二卷

相體

十二

既鷹揚而文復瑰壯一出則傲儻之士脩詞之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之制出則伎匠之徒執斤錘而求售其巧者皆攬指退矣八陣之圖出則誦鬼谷之書習黃石之畧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技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為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以故恒自立於矢石之間事無大小悉決于帳前課功程罪不爽毫髮是斗杓化而為四時意化而為手足四肢也事必不可集功必不可就才累之也而大體失也所謂大體者我無能而無不能也我不足而無不足也不操鉛槧而天下之文皆吾文也不事剗剗而天下之巧皆吾巧也

不學兵法而天下之畧皆吾畧也人君執斯道而任相則爵祿不悖宰相執斯道而柄事則福澤無窮何以說也漢高帝之起豐沛而定天下也天下豪傑之士雲附景從日以百輩來乃拜蕭何爲丞相所謂爵祿不悖者也天下既定論功行賞蕭何功第一先封於是封何爲鄴侯食邑八千戶位次居諸將之上賜劔履上殿入朝令勿趨已又封其父母兄弟凡十餘人皆食邑有差此所謂福澤無窮者也自今考鄭侯之爲相也無奇也以運籌決勝不如良之智也以戰克攻取不如信之捷也以揮霍先登不如參之勇也以橫行直下不如噲之敢

策衡二卷

相體三

十三

也其功爲第一者以無智而使智良則良出其智以無捷而使捷信則信見其捷以無勇而使勇參則參奮其勇以無敢而使敢噲則噲施其敢而沛公之帝業成焉故未嘗挽強而曰射取江東者鄭侯也未嘗馳駿而曰踴躍中原者鄭侯也何非能踴躍非能射取諸將之踴躍射取者悉歸之何以何能使之也取亮較何何木驢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爲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冷名寵冠羣臣而慶流苗裔也由此觀之則班固以一代宗臣予何者非以何事功謂

也謂其忘已任人恢恢乎有大臣之體也後世有佩何印綬襲何職事者則撫海內鎮國家無事他求卽此人乃其宗矣宋人目亮爲偏才者非以事功弗就之謂也謂其抱才自用不屬之人也役耳目任聰明屑屑瑟瑟殊異乎混一之規模無內無外之氣象也今夫天下之事一有未治則責之相社稷之功一有未集則責之相卽令相事事而擘畫之人人而譙聒之桴桴然用力益勞而取效益遠求之彌切而得之彌艱故在用人而用人之道又在乎有能而不能有餘而不足蕭何之驅使諸將也似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于不足而足于諸將

策衡二卷

相體三

十四

彼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此奇者不爲用也此兩公之別也竊嘗觀于孔子矣力能舉國門之關而不以力逞懼夫人之有力者不爲我盡也明能見吳門之馬而不以明著懼夫人之有明者不爲我視也博能辨萍實之狀表商羊之異而不以博銜懼夫人之有博者不爲我告也智能決拾塵之誣料結纓之禍而不以智名懼夫人之有智者不爲我察也故其相魯也一月而功集三月而道行不自聖也不自聖乃所以爲聖不自賢乃所以爲賢惜哉亮之不察乎此也夫相臣之於天下也其始而分其任于衆也猶之治絲焉人理一縷人司

一染已而付之機上杆軸既成則貴人衣之不曰某王之所製也但稱曰某貴人之衣錦也猶之乘馬焉伯樂相之王良御之造父馳之貴人乘焉而過于市市人曰貴人之馬良馬也不問相之御之者誰也其事治功集君上悅之而獲有福祿也猶之宴賓焉酒人奉觴饗人奉膳鼓瑟吹竽客心甚樂矣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猶之治宮室焉大匠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方圓既成則規矩無功而主人謝大匠曰巧工也及宮室既成邦人相賀不賀大匠而賀主人主人居之也蕭何有辨于此故竟以帷幄蒙福孔明不察

策術二卷

相體五

二二

乎此故迄用瘁斃此兩公之別也雖然自二表傳而逆臣儒三讀之骨竦而毛豎自陣圖立即江水泛濫而行次不失焉自牛馬之制出歷數百歲未有能解其事者此蓋天地之毓靈孕秀鬼神之託精見異乃生此隆中之龍耳非庸衆人也顧愚所爲扼腕者念其齋志而終令萬世有憐才之嘆耳抑愚又有說焉從古以來號稱才士者不可勝紀然往往不聞道不聞道則才不成不聞道者何也不學也所以學者非他也唯在于忘好惡去巧故釋智術除將進栖志乎無妄之次游意乎自然之塗如是則無以害其真而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

謂知道凡彼羣才得道然後廣故知道則前事畢聚淵大淵深不可測也性情嚴肅無所思慕不可誘也塵垢越絕中情潔白不可汙也靈徹貫通比于著蔡不可欺也動作當務與時變化不可窮也得失成敗先幾炳見不可遁也賢人至前邪夫乘之不可涸也毀玉爲珉譽猶爲荃不可誑也夫惟知道則才乃達才達則無已無人無內無外無已則無難舍已無人則無難任人無內則無醜力不已出無外則無惡功從人立此學之成也孔明講于寧靜之學蓋嘗聞道矣又其治蜀也亦嘗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矣固非用才自見者也而

策術二卷

相體六

十六

所就竟若此何也蓋其才焰閃爍如燈之在帷一開一合時是時藏而不可終遏也以故觀者疑之疑生懼懼則衆不爲使而事功壞然則君子之學也非聞道之難而體道之貴蓋自古記之矣

主節

嘉靖乙卯順天

同聖人之教本以棟時行道為賢而今之君子固
獨行高節獨行之士者此不可長也其故古高節
此二子者可以與顏淵而立德其說似矣乃或有稱
鮑魚之味與段干木何似然其行皆過激非人情
難繼乃亦博萬世之名何也嗟乎此亦後世好奇
之人為之標幟耳不然則四子之行與孔子同時
孔子著魯論其述賢人君子之行與孔子同時
爰鮑下不引段干木豈聖人之論撰於顏淵上立儒
者不若越而亦或其少之也夫高節獨行之士之
甚難能也然而有聖人為之軌則焉聖人之出處
回不若是之必矣乃若段干木之軌則焉聖人之
家之難望足以寢疆敵之謀而志在固藏其視聖
人之道何如邪夫持二子以削四子則四子為小
持聖人以削二子則二子又復小矣夫其趣相不
及者何在平然此四子中且亦有區別尚貴品題
未可以一槩量也諸生其一第其等為方今

策術二卷

士節一

十七

聖明御世山澤之儒苟具一德通一伎者咸來上
謁而誠願自效蓋克滿公車矣然吾所慮者俗行
無名俗事無功將無有好奇如六子者出乎吾且
適古之非以防今之趨耳毋口駢腭而校養矣無
闕世教也

聖人之視天下猶一家也其視天下之人猶一身也故
世有紛難必思批之世有助勦必思定之猶之有家者
顧家有身者顧身也今夫天久雨墻垣圯以為不嚴且
有盜汲汲然不俟明日而連禦者顧家也病五日起
未甚也客有言秦越人者知禁方能已人之疾則裏金
馳使而請之顧身也世有紛難助勦之事而掉臂不顧
高枕不來是視天下不如家視天下之人不如身也聖

策術二卷

士節二

十八

人弗為也是故駕敝車策羸駟軋軋以行於四方而弗
以為憊也千七十二國而弗退乃猶使子貢之徒搖唇
鼓舌游揚於諸侯之間偃偃然冀萬一之聽而弗以為
倦也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而弗
以為誇也及得定公而相焉則即墮三都去正卯而弗
以為橫也既用弗卒則即退栖於杏壇之上與七十子
之徒講道而論治焉以立百王之準而弗以為高也用
則往不用則引而退又復用又復往又復不用又復引
而退聖人不厭其煩者凡以為天下也思欲批紛難定
助勦伸唐虞之志而樂行二周之道也方今海內為一
既異於春秋之世而聖明在御天下抱奇之士畢集
於廷林藪窟宅皆虛而無人何者用之也令孔子而生
當斯世則亦且車馬不疲杏壇無講矣何者遇之也而
世之君子顧乃有稱鮑焦爰旌目荆與顏闔段干木魯
仲連之倫者以為此六子者皆能遁世好隱不沒於利
不牽於勢此高節之士獨行之賢也欣慕之焉嗟乎此
猶之厭梁肉而思藜藿謝淄澠之水而甘行潦也悖之
甚矣夫學也者學為聖人耳聖人出處進退之跡固在
也所謂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也而今之君子離聖而
語行違道而談節出者皆卑則律以六子處者皆高則

附於六子若而人者即非幻民亦屬狂子愚不得不辯故愚嘗謂隱有四術而君子察焉有炯然抱奇而固請不見其名曰石隱欲觀我奇而令我見才一見之而輒復收之其名曰高隱度無所見而託號以覆短其名曰智隱空自以身爲枯木朽株而尺寸無聞其名曰癡隱此四術者君子不可弗察也夫所謂石隱者則段干木其人是已所謂高隱者則魯仲連其人是已所謂智隱者則荆與顏闔其人是已所謂癡隱者則鮑焦爰旌目其人是已夫焦鮑者吾不知其何許人也第聞其衣敝衣持蔬而遇子貢於道也子貢曰吁吾子苦矣衣敝而蔬之持也鮑焦以言擢子貢子貢亦以言擢鮑焦焦愧而立槁於洛水之上焉爰旌目者東方之士也餓於道有狐父之盜曰丘者見而下壺餐以饋之已而知其爲狐父之盜也乃吐之而兩手據地喀喀而不出竟伏地而不起也夫此二子者皆古之所謂高節獨行之士也亦徒聞其能不辱耳而史不著其他奇負可張設施行也夫其不辱也固昔人之所謂枯木朽株耳不亦愚乎若彼鮑子憤世不用蓋與世猶未絕也乃不能忍痛須臾而輕投其身於空虛無用之地此侍人婢子之所爲一不得意輒效於櫛前以爲無復之耳昔卞生三刖其

足矣乃懷璞呱呱而不去彼亦謂須識者耳卞生不肯亡璞竟剖見珍且乃獲賞鮑子不聞斯道而徒以憤斃故曰癡隱聖人所不道君子所不由也荆與者荆人也楚丁使使者齎百金造門曰請先生治河南荆與不許也遂負釜戴經而與其妻去莫知所之顏闔者魯人也魯君將造闔使人以幣先焉使者及門而見闔闔給使者去使者復來闔鑿坯而遁矣夫君子之所爲重進者蓋謂其無禮耳今楚既齎金魯亦攝幣可謂有禮矣乃荆與滅影顏闔竄跡此之不往則又何須也昔宋人有寶燕石以爲玉者襲以十巾藏以華匱人不得觀焉既發藏則乃燕石也觀者俛首掩口而笑焉則此二子者乃亦寶燕石而懼其發藏以賈笑也乃固秘之耳嗟乎兔絲燕麥徒有其名踴鼎烹鷄豈其任乎故引而逃去而且博損金輕幣之譽以遺後世又有高節獨行之風故曰智隱聖人所不道君子所不由也夫既聖人不肯道君子不可由矣而後世轉稱之何也以其賢於貪生而優於競進也於戲吾竊痛後世之爲士者焉較利害於毫毛之微而爭功名於尺寸之間託名千金坐不垂堂何其怯也已觸三面乞以一目見脫何其哀也積澤之火不採而麗水之金顧採何其智也食嗟來之食何

其苟也伏在車下泣血孫陽何其卑也突梯滑稽以明
升斗何其污也貶抑孟陬自前進御何其妬也日置驪
馬請謝賓客唯恐不徧何其周也得近霸王不差牛口
又何辱也四至九卿甘宦若飴又何巧也身處江湖心
懸魏闕又何鄙也懷不得意坐而書空又何隘也若此
類者不能舍生不能遺榮令與立枯吐哺之輩負醜鑿
坏之倫同日而並論則高下相絕奚啻萬里無怪乎後
世之有述也然以聖人處之則不若是然耳自聖人而
降則唯段干木魯仲連之二子者其庶幾焉夫秦將將
四十萬之衆而東圍邯鄲也趙危若累碁存亡在俛仰

策衛二卷

士節五

二十一

之頃矣趙且欲尊秦爲帝以免難也仲連固不肯而語
中有奇殷殷乎有動衆傾秦之術秦將聞之爲引軍去
趙趙得不亡者仲連之力也趙欲封仲連仲連辭不受
壽之金亦辭遂去而逃之海上終身不見也夫却秦存
趙不亦偉乎避爵辭金不亦潔乎故曰仲連高隱言善
見又善藏也魏在春秋爲小國秦視滅魏若搏豚鼠耳
然竟文侯之身不敢加兵於魏者則段干木在焉文侯
嘗欲相干木矣干木不肯也乃日造館而請事焉秦將
攻魏諫者曰夫魏不可攻也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
尚可以加兵乎秦遂輟兵不行夫不就祿位非潔乎跌

坐高談令所居之邦不危非才乎故曰干木石隱言堅
不可移也世之君子賢干木而右仲連者獨稱其讓封
避相以爲高節獨行之士也而不知二子之所以爲賢
者不獨在讓封避相在却敵免難耳不費一領甲不食
一斗粟而置兩國於磐石之上敵人虎視狼顧而莫敢
誰何此其人豈徒沁沁泯泯居無一物者邪故卽不出
出卽犖犖卽不隱隱卽冥冥譬之若神龍然能潛能見
能上能下不可以形跡拘不可以網羅求也然此唯仲
連能當之耳若彼干木者塊處石室彈琴樂道以咏先
王之風而不顧人世有拯溺之事其於聖人之出處同

策衛二卷

士節六

二十二

六三

乎然能抑秦王之虎心不可及也仲連一試而遁秦雖
釋趙螫必中於他若使仲連拜趙之封而以所壽之千
金爲資養賓客以親秦約與國而申普歡樂則相賀患
難則相援亦庶幾哉與桓文之霸業比隆矣而卒乃逃
去爲德不博棄百代之烈而薄收須臾之譽非聖人之
槩也然能以三寸之舌折強秦四十萬之衆不可及也
由此觀之則論士者必投之粹至之難以觀其才焉才
旣明矣又試之非意之榮以觀其操焉操旣得矣又納
之生死之地以觀其志焉才足以批難矣操足以遺榮
矣志足以忘軀矣備斯數道而甘就閒寂終身枯槁乃

稱曰高隱也三者缺一焉猶屬之智隱也夫智隱非傑也痴隱非情也石隱非道也高隱非聖也彼六子者皆非也卽有慕其聲而趨之者又以非蹈非也於乎君臣之義其在天地之間也猶之逃雨焉無之而非是履其土而欲潔其躬非也竊其名而佯棄其名非也謂隱獨高非也謂出獨卑非也謂世莫我知非之又非者也夫人也以身盛心以心盛智一人一心一心一智故一人不能當十人之視而視者不止十人一心不能當十心之疑而疑者不止十人彼六子者千百世以前人也千百世之下且猶揭肺腑而定臧否也矧當其時乎語曰

策衛二卷

二十三

楚璧稱璞腐鼠亦稱璞月旦稱朔車輞亦稱朔名實相溷往往有之然而卒有能辨之者甚矣哉君子之出處不可不審也

災異

嘉靖戊午順天

問天人之際其理甚微而談者顧其詳然則洪範其或寡矣試與諸士論之庶幾之應備於洪範其以五事配五行何所據歟以五行應五事何所驗歟省則或以歲或以月或以日何若是分歟乃孔子作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抑又何歟說者謂其恐有不合反致不信然歟否歟其於洪範之言亦有相符者歟夫和致祥誠動天固矣然竟之九年陽之旱七年所以致之動之者固未至歟乃顧有以無災禱者有以致之動之者有脩德而禱者有言善而災退者其和與誠固有勝於禱者歟胡天無意也則所謂恐懼脩省無致戲豫馳驅者胡為其然謂有意則天固以好生為心者也乃有無如之何者歟彼公孫弘公孫卿之論固不足稱乃如京房翼奉之流所言亦有合道者歟夫其理雖微必有一定之說不可弗知也諸士其虛心以思得其意而言之若徒勦襲舊聞罔窺實際固主司所弗取也

策衛二卷

災異

二十四

天人之際豈不至微難言者哉然在天有實理在人有實事而曲說不與焉何謂實理夫陰陽錯行乖和實勝鬱而為沴雖天不能以自主此實理也何謂實事夫防其未生救其既形備飭慮周務以人勝此實事也至謂天以某災應某事是誣天也謂人以某事致某災是誣人也皆求其理而不得曲為之說者也君子奚取之哉嗟乎非達天人之故通虛而不滯者何足以語此而思非其人也然執事既有問焉則又胡可以無對夫古之言天者曰天垂象見吉凶而已未始推所為也言事天者曰克謹天戒而已未始著所招也乃如庶徵之

說詳於洪範其休徵曰肅時雨若又時暘若若時燠若
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其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
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言感通之靡忒也若曰天
人一理即呼吸動靜皆有所關而不可不謹云耳君子
以是求之得其意焉可也如其辭而已矣則貌何以爲
雨言何以爲暘視何以爲燠聽何以爲寒思何以爲風
矧時雨必有時暘是肅則不必又也時燠必有時寒是
哲則不必謀也而恒暘必無恒雨是有僭應則無狂應
也恒寒必無恒燠是有急應則無豫應也初豈若是膠
固矣乎其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言脩弭之

策衡二卷

災異二

二十五

當豫也若曰君臣一體即大小不同而莫不當謹云耳
君子亦以是求之得其意焉可也如其辭而已矣則王
何分於歲卿士何分於月師尹何分於日矧王省惟歲
則月在其中卿士可無省也卿士惟月則日在其中師
尹可無省也而積日爲月則師尹之省亦卿士也積月
爲歲則卿士之省亦王也初豈若是局滯矣乎至哉孔
子之春秋也書災異不書事應說者謂其恐有不合反
以啓人之不信此又得其似未得其真者也夫聖人之
宅心也至公而其據理也至正如其理即不合而不爲
之拘如非其理即合而不爲之泥彼災異之不可以事

應言也乃其理自如此聖人蓋灼見而實言之非故有
意隱約乎其間也如必符之以箕範則書大雨者必求
何事之狂書大旱者必求何事之僭書無冰者必求何
事之豫書隕霜殺菽者必求何事之急書六鵠退飛者
必求何事之蒙而可乎災於一歲是謂何王災於一月
謂何卿士災於一日謂何師尹而可乎故愚以爲論災
異者必當以春秋爲準其意真其辭直確乎不易者也
而於箕範則取其意不以辭害焉可也甚矣天人之際
未易言也謂和致祥固也然以堯之聖乃有洪水以湯
之聖乃有曠旱何其舛也而楚莊無災至禱於神魯宣

策衡二卷

災異三

二十六

大有至書諸史又何順也豈莊宣之德有加於堯湯者
乎謂誠動天固也然堯必九年始免於水湯必七年始
免於旱何其遲也而大戊脩德祥桑即枯宋景善言榮
感即退又何速也豈戊景之誠有加於堯湯者乎蓋天
地之間惟一氣而已矣氣之行也有時而順有時而舛
而其復也有時而速有時而遲時乎舛也雖堯湯不能
禦其來猶之時乎順也則莊宣可以安享者也不然可
謂舛不爲堯湯而順獨爲莊宣乎復而遲也雖堯湯不
能驅之去猶之復而速也則戊景可以坐值者也不然
可謂遲不爲堯湯而速獨爲戊景乎此其理自有在可

以深思而默會者也奈何談者之紛紛也彼謂不足畏而漫然者無足言也乃必究其所從來則亦非也蓋天有天道而人有入之爲易之沔雷震而恐懼脩省也乃君子之心不容自己焉者猶孔子迅雷烈風而變也詩之敬天怒渝而無敢戲豫馳驅也則亦所謂恐懼脩省者也此皆人事當然不可不盡堯之所謂微予湯之所以禱於桑林固此意也至夫災之所以然則天道運行微乎微者矣而豈夫人可能測識者哉矧天之大德曰生乃使愆厲流行民物凋瘁斯豈天心所忍爲乎蓋亦有無如之何者也而今必曰有意爲之則天其無乃

策術二卷

卷二

二十七

不好生歟此愚所謂誣也自斯義之不明故乃有稱乾封餘烈如公孫卿公孫弘之流者焉乃有旁撫曲證牽附無當如京房翼奉之流者焉蓋惟必謂天爲有意是故陳規者則求其意於此而貢諛者則求其意於彼雖其意有嫩惡然皆不得其故君子所不道也執事云其理雖微必有一定之說而欲愚虛思以對夫既畧言之矣請遂爲之畢其義夫天之災猶夫人之病也病必有徵其血脉乖錯徵於色而發於聲皆元氣之不足爲之也其病不一乃雜出而互見焉者非謂以手足之病致耳目之病以耳目之病致腹心之病也災亦有徵在天

則見於象緯在地則見於山川在物則爲鳥獸草木之妖在人則爲奸宄寇賊之戾皆元氣之不足爲之也其災不一亦雜出而互見焉者非謂以人之變致物之變以人物之變致天地之變也夫災而至於有徵則氣之方舛可知其所底止既難以窺而復之遲速又難以度可畏孰甚焉於是脩人事以勝之庶乎有不爲害不然乃亦不至於太甚而可從容以需其復苟遂不爲之所則有不可者矣是故謹疾者必爲之求醫藥寡嗜慾節飲食慎起居以固一身之元氣謹災者必爲之脩紀綱審法令懲欺罔黜殘虐省刑罰薄稅歛蠲逋負廣儲蓄

策術二卷

卷二

二十八

賑貧窮收攜貳除盜賊慎邊防以固國家之元氣凡皆盡其在我者以俟之而已迨其氣之既復彼者平否者泰而吾亦無所損失敗壞於其間則以有備無患理之固然者耳猶之寒暑者天也而吾爲之裘爲之葛裘葛誠具則寒暑不侵焉備在我也非曰吾有裘葛而天遂不吾寒暑也然而寒暑有時遷也猶之風雨者天也而吾爲之室爲之蓋室蓋誠具則風雨不侵焉備在我也非曰吾有室蓋而天遂不吾風雨也然而風雨有時止也故善論治者不計災與不災但視備與弗備昔堯之宋也平水土教稼穡其備素具是故水以九年而黎民

之雍自若也湯之旱也脩六事舉荒政其備素具是故
早以七年而兆民之殖自若也彼楚莊卽無災固未可
語於堯湯之治也而況於魯宣乎大戊卽退災之速固
未必加於堯湯九年七年之間也而況於宋景乎然則
堯湯以其災愈於人之不災以其退災之遲愈於人之
不遲則夫必已而不必乎天之說也是故聖人之事天
也純乎敬而已非因無災而弛有災而始致也惟其所
大過不及者則爲之裁成輔相焉也其於民也純乎仁
而已非因無災而輟有災而始加也惟其所憾於天地
者則爲之補助焉也處常處變事有不同然而人者盡
策衡二卷 二九

天且賴之固不能以終違也茲所謂實者也達乎是則
所謂惟聖時憲惟臣欽若者可得其意焉則所謂上下
勤恤以受天永命者可得其意焉而以論於天人之際
其庶幾乎不然而徒訛訛爲議迄無指歸則豈惟有蓋
於春秋之旨亦非洪範之意所以示人者矣執事試虛
聽焉定以爲然否

吏官

嘉靖戊午順天

問設官所以建事則宜官多者治隆官少者治替也
乃稽諸古唐虞官百而已周則三百六十然有不
必備者又多兼者又兼宰歲終詔廢置司士歲登
下損益之數則猶有廢而復者何若是少歟勿論
上世卽如漢高帝唐太宗時設官甚約海內皆稱
治乃後增設幾倍之焉而治終不逮何歟將天下
多事而官因以多歟抑天下多官而事因以多歟
有謂省事不如省官者是歟非歟我朝建官設
酌繁簡最爲得宜暨承平久而虛文盛增設則亦
有矣皇上中興悉從釐革又汰郡邑吏數百人
政簡刑清生民樂業致治之美越前代遠甚頃
緣事棘有司復議增設乃未幾多詔罷之又歷
論戒勿得增設此聖主所獨見高出尋常萬
萬者也然議者猶時時有之何歟或謂諸司率務
多事故官卒難減信矣不識其何爲多事若此歟
夫上務省官而下不務省事甚非所以恭承
德意者也茲欲各崇簡易之風以仰贊清寧之
治果何道以致焉其著於篇用觀經濟之學

策衡二卷

吏官一

三十

君之使臣將以乂民而非爲備也臣之事君將以建事
而非爲文也惟無裨於事而爲空文故無裨於民而爲
徒備也而又益官以治則備乃所以擾而文乃所以蠹
譬之以醢祛蚋以肉驅鼠去之愈疾其至愈疾何則以
致之之道去之也若去之而知所以去則幾矣夫上古
之治莫唐虞成周若也其風朴其政醇其庶績咸熙其
萬物咸若乃其設官也教養工虞禮樂刑曆分命而不
以攝也百揆四岳州牧侯伯並建而不以兼也公孤論
獎卿牧率倡相聯若此其密也設參傳伍置輔陳殷相
維稽此其周也則亦若甚詳矣乃稽其數則惟曰唐虞

百官而已周官三百六十而已周視唐虞雖稍增廣然
有不必備者又多兼者又冢宰歲終詔廢置司士歲登
下損益之數則猶有廢而損者非多也且勿論上世卽
如漢高帝時海內不混一乎然以三公統九卿以丞相
史分刺郡國決獄或責廷尉衛屯或至詔罷官之省可
知也後乃加設漸多司農之外復有水衡中尉之外復
有校尉諸如羽林期門繡衣直指之類蓋視昔幾倍之
焉而治則不逮又如唐太宗時海內不治平乎然以六
部繼三省以九寺繼六部臺有御史獨司糾察監有八
監互以相繼官之省可知也後乃加設漸多水陸有使

貨術二卷

建昌二

三十一

矣而租庸又置使度支有使矣而鹽鐵又置使諸如木
炭青苗戶口羣牧之類蓋視昔幾倍之焉而治則不逮
夫官皆前寡而後多治皆前隆而後替此其故何也蓋
以前之事務減而後之事務增減者益務所以減而增
者益務所以增故也夫人恒自淳而趨僞物恒自朴而
趨華禮恒自簡而趨繁俗恒自厚而趨薄匪直近代爲
然卽周視唐虞亦有間矣蓋其勢則然也勢有所必至
治有所必坊是故聖人恒反僞以還淳歛華以復朴約
繁以就簡挽薄以從厚有其損之而莫以益也雖或益
之而意亦損也故其民易從而官亦可無多設非不欲

貨術二卷

建昌二

三十一

設自無用此贅疣爲也乃後不識此意而以僞治僞以
華治華以繁治繁以薄治薄天下遂紛如矣不務反本
而多官以維持之欲以聚財財益耗欲以強兵兵益疲
欲以釐奸奸益滋欲以清刑刑益濫求治愈急而去治
則愈遠矣何者吏議雜而自相亂也載重者恐軸之折
則加輟軸其上以爲備不知輟軸之加重而趣軸折也
佩玦而虞其破則佩兩玦以爲豫不知兩玦相觸而破
愈疾也然則多事因以多官多官益以多事相交散者
也而多事則其源也誠若省官莫若省事其理明甚而
陳彭年乃謂省事不如省官不亦左乎此不必論也我
朝建官斟酌今古密而不煩疎而不漏誠宜世守而不
可損益者也然承平久而虛文盛加設則亦有矣皇
土中興悉皆罷去又汰郡邑吏數百人官少民安事無
不舉公私饒樂海內晏清久矣頃緣事棘有司復議加
設然政無恒格則難以圖成人無恒居則爲慮不熟况
微幸之路啓於前苟免之心持於後於是不顧國家事
體不恤百姓怨咨止務希合以規進取而事之僨者多
矣賴主上神聖旋詔罷之往又申勅所司毋復增擾
淵哉聖心真明見萬里高出尋常萬萬者也顧上務
減官而下不務減事則革於今者未必不復於後汰於

此者未必不添於彼何也官與事相儻者也不可以獨
省也且天下之事本無若是多也惟不當而無實是故
多焉何以明其然也今夫醫之治病察虛實辨陰陽得
其所以病者而投之藥故可隨試而輒効若不知所病
而百藥雜施倖一物之或中則醫不勝勞而病愈不可
治今也舍易於近圖艱於遠非利濟之宜也時合而疑
時去而赴非應機之算也萬全之利以小礙而廢百世
之患以小便而行非權物之度也胡然而行旋復議罷
胡而罷又復議行非經遠之規也則無乃爲百藥雜
試者與是故曰無當也童子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
爲羹以木爲齋然至日晚必歸釀者塵飯塗羹可爲戲
而不可以爲食也今也鈎校簿牒往復支辭非軫瘼之
切也藻績文飾務爲容美非靖共之忱也虛增聲數邀
求官賞非明試之真也瘦惡容奸掇求曲細非詰慝之
要也則無乃爲塵飯塗羹者與是故曰無實也夫事當
則一可以當百不當則百不可以當一實則一爲而一
成不實則百爲而百不成徒使文例叢興姦蠹浩積而
莫可繩檢乃於是糜沸紛拏顛頓倉皇以爲可以救弊
而不知弊之所起寔乃由之非徒無益而又害焉者也
此則百年積習淪胥至斯非一朝一夕之故者及今不

策衡二朱

卷四

三十三

亟反之恐日甚一日有不可勝救者矣夫能必貴當則
釋法爲奇非吾能也計必貴當則參驗不合非吾計也
利必貴當則失得不償非吾利也法必貴當則朝四暮
三非吾法也茲國是所由定也言必貴實則捷給爲佞
者不可飾言也行必貴實則僥利任術者不可飾行也
功必貴實則比周爲譽者不可飾功也罪必貴實則巧
文曲避者不可飾罪也茲人心所由一也國是定人心
一則上下之間崇本尚質急當務而不爲無益撓者息
躁者靜天下自可以省事省則財用寡財用寡則賦
稅薄賦稅薄則民逸民逸則中外靖謐風俗醇美易簡
之化洽而綜核之治成當是時也即官不必備可也多
兼焉可也歲有廢損焉亦可也故額定員且或病其爲
多矣又何增設之足云嗟乎絲之勢也使人理其一累
千不足誠得其緒則一人而已矣夫經綸之事固若絲
焉矣

策衡二朱

卷五

三十四

兵食

嘉靖戊午福建

問世之談海防者至衆竊計之乃無險與食二者而
閩爲難非圖爲難開閩之不便與食而又不便
夫練兵節食之術也頃者島夷猝至其勢不得不
取之客兵夫客兵之往來數千里間所費糧餉固
我坐糜我食即其往來之費亦難言之矣而閩中人
人而怒也即有咫尺之功難言之矣而閩中人
乃亦往往入越位執能持戈却敵即閩之賊數十
夷於海中亦開兵非客兵也諸生則謂客兵閩兵
就便而閩兵者亦何道使之盡勁乎夫天下非無
兵之患而無食之患兵與以來閩之宿儲盡矣其
勢不得不於更繇之外而預收其直或倍其直誠
急之耳而田野之賦遂至憂嗟怨歎仰天而呼是
天可念也士之負戈行營者乃又不可以一日缺
食則何道不病其民而今兵無饑乎或謂兵不貴
多貴精精則不冗不冗則用節節則財省由此
而論竟練兵則所以節食乎諸生月謂時事而心
奮之日久矣其爲我畫之母徒利與竊嘆於草莽
中也

策衡二卷

卷一

三十五

利害者天下之大端也從違者天下之大幾也夫有利
不能無害也惟利之中而擇其大者以從之則天下受
其利而卒不啻其害有害不能無利也惟害之中而擇
其小者以從之則天下雖不能不被其害而亦不失其
爲利惟利之疑於害而害之疑於利也苟非慎擇而審
從之則未得其利而先受其害既不能除其害而且失
其利此固天下之至難而識治者之所當亟爲之圖者
也執事不知愚之不可與言而以海防之計取畫焉愚
則安能知之顧嘗竊議之矣今之談海防者輒曰兵食
兵食非二策也不可一日缺兵則不可一日缺食故今

之最急者不在於策食而在於策兵愚不知其他而覩
於閩則以爲客兵之爲利者一而其爲害者二閩兵之
爲利者三而其爲害者一何以言之方島寇猝至勢至
急也當事者無以爲計則不得不徵之客兵及其披甲
攢纓持戈吹角揚揚而來也使其賊至而能馳之而有
所俘獲以歸亦足以薄收咫尺之功而暫紓斯須之憤
所謂利之一者此也然而客兵者悍而貪不可法馭者
也賊之至也則必先倍其餉呼其酋長而勞之未及負
戈已糜千金矣旣偏賊壘可攻也顧解甲而坐以多索
我金金至起而分金而賊已鼓噪去矣然後卷甲而趨

策衡二卷

卷二

三十六

之卽不獲一賊亦揚揚而回又責我勞也執事謂客兵
豈咸勁可恃哉幸不勁耳使果勁而殺賊卽坐而金盡
何以繼之此其爲害者一也執事又謂其往來數千里
侵掠殘害數千里外遠矣愚不能知卽近而省中繩之
以法猶穢而難制則其持戈野掠又何問之哉無論有
司者懼不敢問卽其酋長亦多匿其餉金一任之矣甚
者又從而令之此其爲害者二也夫客兵之爲害至著
也然而重視客兵輕視閩兵者何哉誠懼夫閩兵之不
足恃也而事有大不然者且今歲至而長樂鎮東興泉
同惠之間危矣乃卒無事者則咸其鄉人共持之賊之

通長樂也其人伐木爲挺伏於莽中賊至輒大呼而逐之無不被靡至嚙指相誠勿犯長樂也長樂人非閩人哉鎮東之圍蓋一月至急矣乃城中人則日日鉅引數十人於城外禦賊賊稍近則握亂石擊之無不捫首而去者雖其肆掠山中固未有一人持戈逼城也當事者慮其急則檄兵數千往援而城中人謝不納曰無慮我弱而不能抗敵恐食盡不能空腹立耳卽鎮東人者非閩人哉是閩兵近而能守者其利一也往歲越警亦嘗徵兵於閩而閩兵之入越也輒能先驅走敵以故吳越人輒稱閩兵閩兵云卽今之賊旣去而要擊之海中至

策術二卷

兵余二

三十七

十之二丞也簿也役其一執牒勾攝譁於道路者咸是人也而當事者輒曰此何足恃而當別募之兵夫旣不足恃則當奪其食矣旣不奪之食又別募之兵而重食之宜百姓之所爲大困也是其一害也然其害也非係之兵而係之練兵者也愚之所謂練兵者非今之所謂練兵也則欲以八府之兵而分責之當事者卽身至各縣而月練焉其兵之役於官者旣精之矣懼其少也則又於二十五家而擇其一人以爲之兵以言乎練之之具也則無踰弓者弩者礮者三者固中國之長技而賊之所最畏焉者也以言乎練之之法也則以此三者而

策術二卷

兵余四

三十八

五日再試焉其有十發而五獲以上者是上兵也宜賞者也其有十發而三獲者是中兵也不賞不罰者也其有十發而僅二獲一獲不獲者是下兵也宜罰者也宜賞者不必別予之則予以五日之食宜罰者不必鞭之則奪之五日之食其所予者卽其所奪者也夫食也人之養其父母妻子而不令餒焉者也日而倍其所入固欣然喜矣日日而奪其所有以與人固怫然怒矣無論其人卽其父母妻子亦不肯一日而使其人之怠於其事也如是而兵未有不精者也旣月練矣去則付諸其縣之令已又間詣而試焉其兵之精

倍之是令之勤也再倍之是令之尤勤也則狀其勤於上而請賞焉如其初或不及其初是令之惰也國之大事在戎此而惰咸情矣則狀其情於上而請罰焉令也蓋無甘於惰者兵益精矣一縣而以精兵稱者五百則一省而以精兵稱者二萬矣豈不赫然威盛哉此練縣兵之法也於是選其精者數千戍之各寨謂之寨兵寨兵者水兵也賊未有不制之水能制之陸者也故最精者戍之則付諸督水兵者如其法練焉選其精者數千戍之省中謂之省兵省兵者陸兵也賊之至也不水則陸故精者戍之則付之督陸兵者如其法練焉郡之在

策術二策

兵食五

三十九

海上者春汛秋汛則調其縣及他郡之縣之兵數千戍之過汛則遣謂之郡兵郡兵者水陸之援兵也且以守其郡也則付諸督郡兵者如其法練焉此練水兵陸兵之法也夫兵之在官者既有定食矣二十五家而一兵者則令二十五家共食之即多直十金耳又計貧富而盈縮焉則富不過一金貧不過十人一金也其費甚省故事軍餉納之官恒什一收之其散也恒什一除之是民常多出而兵常少獲也茲今自收而自給之猶之取之家而與諸其家之人也其法甚便此食縣兵之法也縣兵者食於縣矣其調之寨則寨食之調之省則省食

之調之郡則郡食之三食者安出哉屯田者正成閩之兵而使之自食者也其餘餉併其所入之租是可以請而留焉者也上杭河稅者先南贛督臣留作兵餉者也當是時閩無督臣故歸之贛今設督臣矣則以閩之食食閩之兵理也且南贛者分也閩者專也無他餉也此則可以請而歸焉或分焉者也其他糧剩之餘也各郡練兵之需也咸可佐餉者也此其食水兵陸兵之法也閩故僻在海隅其人類喜爲儒不儒則農終年率其孥息而雜作田隴莖莖焉數其粟芋以給朝夕即更繇亦苦之又預收其直或倍其直而里胥又因之苛征固宜

策術二策

兵食六

四十

其憂嗟怨嘆仰天而呼也兵練則冗兵以裁兵精則冗食可省此急民之至計而萬世之長利也雖然愚又有說焉客有見其隣荒其田而貸粟以克餒者則教之曰何不耕而田然非謂朝耕而夕穫之也既耕之矣且貸粟以需之及其穫也始可以無貸若恃耕可克餒而故不爲貸是益之餒也今夫練兵節食是耕之說也百世之計也客兵而取諸民以養之是貸粟之說也一時之計也客兵可罷矣而兵固未練也賊而猝至孰執其咎乎食固可省矣而客兵固難遽罷也紛然而索我之食何以應之乎此所謂利之疑於害而害之疑於利者也

夫人之保家未有不善者也乃其謀國則不及其家者
 疎之也夫人之愛子未有不盡其心者也乃其爲民謀
 則不及其子者忽之也惟執事者之於閭也不閭視之
 而家視之其於閭之民也不民視之而子視之則其斟
 酌利害之原而委曲從違之幾必有道矣愚則安能知
 哉愚則安能言哉

用才真似

嘉靖辛酉應天

問自昔孔子蓋稱才難其述唐虞以及有周上下數
 千年間十餘人而已夫十餘人者信賢且聖然必
 賴衆助以爲功而十餘人者猶稱才難自漢以來
 異才輩出累可階記亦有彷彿於隆古者歟我
 太祖高皇帝起淮甸而創不業成祖文皇帝舉
 義師而清內難一時英傑之士雲合響應桓桓
 矯矯焉斯亦彛五臣十亂之朋已其勞勩之蹟可
 得聞歟說者謂天造草昧英才乃產今觀往牒以
 及昭代得人而盛大抵皆建國之初也豈光岳
 之氣蓄厚於始而漸靡於後耶國家承熙治之
 後英哲濟濟然盛矣十餘年來海內時登南北用
 兵而當事者輒稱乏才豈其隆替信有時歟夫人
 才難得蓋亦難知昔人所云五觀八徵果人物之
 彙鑒歟迺其事可悉數歟願極言之以觀用世之

嘗謂世之需材也無古今而材之需用於時也有虛實

策術二卷

四十二

虛實之判真似之辨也盛衰興替之所繇至相懸也執
 事留意當世人材欲振師師之風以仰裨聖天子中
 興之治甚盛心也愚請先辨所謂材者而後竟其說焉
 夫天下有真材有似材玉之爲璋瓚環玦不同而均之
 堅良金之鈞鑑銖兩輕重不同而均之適於用真也驪
 牛之黃也似虎幽莠之幼也類禾白骨疑象砒砒混玉
 似也夫人之材亦有真似焉謀必中的戰必摧鋒投必
 如意重必克舉功不以倖成義不靳苟就處劇而目不
 瞬臨難而志不滑或木彊少文而有不可奪之節或言
 不出口而有當大任之勇若此者真材也滑稽似智多

端似通機謫似深矯訐似潔順比悅澤文也而劇實則
誣慷慨扼掣毅也而臨事則愷家起文墨而高議韜鈴
之術身居閭域而指撝九野之圖覈功則百不掩一立
議則實不中窾若此者似材也夫真材不必衆也得數
人焉可以王矣似材舉皆是也即肩摩踵接安所賴之
然真似難辨而似者易售也何則真材有所長容有所
短故瑕瑜不相掩而似者恒匿瑕以眩愚真材能乎此
或不能乎彼故職守不相兼而似者恒并羅以示廣真
材工於臨事而拙乎豫言似者工於豫言而拙於臨事
故相馬以肥而飛兔驟褭漏矣相劍以室而吳干越鈞

策衡二卷

四三

置矣嗚呼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辨之歷觀前代興王之
主莫不各有佐命之英唐虞三代詩禮紀之矣粵若炎
劉初建則蕭曹張陳贊其謀光武中興則馮鄧吳賈宣
其勛李唐受命而房杜英衛之儔興藝祖肇基而趙范
潘曹之佐集及我太祖高皇帝仗劍而起淮甸壯士
景從異才雲集徐常奮於徒隸李沐育於孤孽康廖拔
於降附劉宋錄於舊史章秦起於諸生智者獻其謀勇
者贊其決思發如泉涌兵威如電迅是以高皇帝以一
旅渡江而創丕業也迨成祖文皇帝舉義而靖內難
哲士知幾義夫識至籌畫則金忠廣孝將帥則朱張劉

鄭股肱則丘黃蹇夏謨議則金解三楊抱奇者思奮擇
主者歸心將經百戰之餘士在一時之儔是以文皇
帝以偏師南指而造隆基也自今觀之當時十俊所萃
殆若天授神賚間氣獨鍾有非尋常所能彷彿者何其
盛歟然遡觀往牒以及昭代大抵人物之茂皆特萃
於草昧建國之初而乏材之歎顧每興於重熙累洽之
後若是者何愚竊有以闕其故矣夫天下之人至無算
也其號爲有材者百一而已有材者又不必其皆渠傑
也其號爲標鋒者萬一而已天下治平無事良鴛並羈
猛懦混繫風塵起而銳者脫矣當此之時相使以智而

策衡二卷

四三

四十四

智之中又有智者焉相角以勇而勇之中又有勇者焉
法從人立而人不爲法牽位由才授而人不敢倖取甘
苦別於嘗試利鈍決於剗割彼飾貌僞詞依娜枝拒曾
不足以膏英雄之蕭斧而區區矯情詭故所以罔衆賈
譽者固沛公周勃之所東向而嫚詈之者也是以耳目
無所眩而真材出焉挾拘攣之綱而豪者奮批雌黃之
口而質者顯解牽制之繼而逸者趨樹賞罰之幟而赴
者信名實相核奚爲不成如是卽謂之多材可也及其
久也法紀密矣科條布矣上操積常之勢而下徂一切
之習以耳目從形跡以趨舍從耳目是以有高世之志

者或負遺俗之累信必然之畫者或挂詬訾之咎於是
真者無以自見而疑似淆焉處暗而冀掩其言並坐而
不知其蹇心越也而貌泰質烏也而聲鵲始則以似亂
真繼乃染真爲似本情愈不可知而積習易以生惑上
下相貿奚爲而得成乎如是卽謂之乏材亦可也由是
觀之天之生材固非爲始者之增多而後者減算也而
古之人又非傳翼胼肢殊形詭狀不可肖似也顧識真
悅似時不同耳 明興垂二百年 列聖重光治化汪
濊至我 皇上又以神聖繼統壽考作人英儔之選布
列中外可謂極盛十餘年間南戡北掃率皆 皇上自
復衡二矣 則才四 四十五

發廟謨諸臣罕有橢竒挺任以紆 宵旰之憂者一當
叢劇輒患乏材豈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乃竟無以佐下
風備任使耶亡亦風尚之異習而棟練之未精耶嗟哉
每念至此熟也蓋其弊有四焉試終其說而毋諱可乎
夫所謂四弊者才具莽於素蓄聲實忽於參驗是非聽
於衆口授使限於身格也夫車有輔貳衣有儲笥所以
代匱也今平居不熟人之所宜而咨求於匆迫則措置
草具而不審矣名以賓實實以辨事今豔其虛稱而不
綜覈於積効采其始議而不反覆於稽終則首尾盤戾
而不忌矣賞罰者上之操也 是非者應賞罰者也今或

一人之身朝由而暮跣修潔而忽汚於是賞罰莫可必
而寄權於衆口矣身格者階進者也才器者任官者也
今不惟其材器之所宜而惟論其身格之繇起則擢華
者常躋而抱實者頽首矣夫欲應卒之不匱則莫若因
便而預養之方用其人遽思其代焉可也欲聲實之不
爽則莫若決之於參驗以反覆其聲稱覆之不契誅罰
必加焉可也欲是非之不謬則莫若究橫起之議而破
訾譽之私灼知篤任雖三至不惑焉可也欲才器之當
任則莫若削身格之限操激勵之權其才可使卽輿隸
無擇焉可也如是則人之材具較若白黑信若列眉而

人莫不輸懷畢忱以事其上矣以此建事何事之不成
以此圖功何功之不立又奚必嘉慕往哲借材異代哉
愚所謂棟練之貴精者如此若夫李克所謂五觀劉劭
所謂八徵者槩以觀人爲旨未參風尚所宜固不足爲
執事者道也然愚復有慨焉夫人材之於世也譬之音
也鼓宮而官應叩角而角應非其類不應也世能識真
則人皆剖其真以求售世方悅似則人皆藏其真以俟
時夫至於使人藏真以俟時非國之福也昔者齊伐魯
取饒曼魯以饋應之齊人知其誑也曰必以柳下惠之
言爲信魯人以告柳下惠曰奚不以真者與之曰吾毋

愛也柳下惠辭曰吾亦愛吾鼎由今觀之夫士亦有鼎也
用材者其母使士自愛其鼎也哉

文字

嘉靖辛酉應天

同文字之興與天地並自鳥跡代絕其制日炳代既相沿體亦互異碑之銘範所擬洛有司匠周書云詞尚體要蓋防其濫也夫文至六經尚已迨百氏繼起雜文遞興或典誥或誓問或累覽標引家驥人壁何所宗本往有編爲正宗續爲新體者其嘉惠誠遲矣可悉其指數字至六書備已遷墨士代出體裁互變或刪籀而篆或易隸而楷八分行草幻以飛白其布櫺列何所淵委往有纂爲書法鉤玄字學新編者其用心良勤矣可述其繁敷或者以質文代變一因乎時或者則以聲畫互形一因乎人茲二說者果盡然歟今世文日以繁字日以簡風靡波馳古制莫講議者謂宜考古程今以昭一代同文之盛而未暇其便也予多士習心于茲久矣試盡言之毋讓

執事策士再四不因其未知攻其所未習而以文體字法之變下詢豈以多士故習爲文字者哉夫操千曲之

復衡二卷

卷十一

四十八

引而後可以審音觀千劍之劍而後足以辨器士也鄙何明問之辱試以所習聞者求正焉可乎夫自玄黃色判方圓體分文字之興與天地並是故日月疊璧垂麗天之象山川錯采陳理地之形林籟結響於球隍虎豹凝姿于炳蔚雲霞組綯有踰畫工草木賁妍無資紅女當其時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所謂太璞不斲太羹不調太音希聲者也文字之制于斯殷其端矣沿及中世結繩易而書契迭興鳥跡明而字文日廣置言有區造形有宅外文綺交內義脉注跼躄相衡衡畛各異如繩墨之審直斧斤之斲曲

巧者不得獨合拙者不得獨滿故語文而不於其體之
是求語字而不惟其法之是據則雖玄解之宰獨照之
匠其何以尋形律以定墨闋意象而運斤者哉夫皇王
尚矣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孰非文也代既綿瓞聲采莫
追至夫子刪述六經而大義始炳易張十翼書標七觀
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六經既明百氏繼出諸
所譏著家驥人璧莫不宗本於斯焉故詔造策檄則書
之流也序述論讚則易之流也歌曲賦頌詩之流也哀
誄嗔賻禮之流也書奏箴銘春秋之流也執事曰文以
六經爲尚蓋言體也伏羲氏龍書神農穗書軒之垂雲

策術二策

卷二

四九

禹之鍾鼎孰非字也隨見制象偏滯莫通至周官具載
六書而大寶始耀一曰象形二曰會意三曰諧聲四曰
指事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六書既列墨士颺起諸所染
構樞分基布莫不淵委于斯焉故書肇于形形不可象
則求諸事也事不可指則求諸意也意不可會則求諸
聲也四者不足而後假借轉注行焉執事曰字至六書
而備益言法也暴秦崛起興事不師古虐煇熾而雜文遞
增法吏師而古文遂變漢魏以還濫觴益甚對問肇於
宋玉而曼倩之客難陳思之客問固之賓戲衡之應問
寔之客譏豈之釋誨景純之客傲皆倣而廣之七發製

於枚乘而敷之七激駟之七依瑗之七厲仲宣之七釋
左思之七諷皆踵而繼之連珠演於楊雄而杜預潘劄
之輩擬者疊見雖其窮奇極侈甘意搖骨盛氣於詞場
溢藻於文囿碎之歌聲靡曼而抗墜之節莫聆六經之
體蕩然無復存者然則採歷代之俛響泳先哲之芳潤
選義按部考詞就班真西山正宗之編吳海虞辨體之
續豈非有功於斯文者哉觀其首辭命而王言以尊次
叙事而紀載以具次議論而理奧以昭次詩賦而雅道
以振網羅上下一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而辨體之作
每體自爲一類其稱序原作之意悉本於儒先之成說

策術二策

卷二

五

數千載文體之正變可寓目具睹矣其嘉惠不亦渥乎
小篆作於李斯而李陽冰實祖之益增損大篆異同稱
文而用之鍾鼎符印者也八分作於王次中而梁韓輩
實祖之蓋割隸八分而取其二割篆二分而取其八所
謂小篆之捷者也隸書肇於程邈而刪繁就簡施於徒
隸蓋八分之捷也章草作於黃門令史游草書作於張
微士伯英而章草則隸書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行書
者劉頴川所造卽正書之小僞飛白者蔡邕見聖帝而
作卽楷制之變也雖其含毫濡翰雲瀚風駭罔不取銘
往裁自鑄來冶辟之舞容迴環而綴兆之位莫考六書

之法泯然無復見矣然則剔羣哲之瑕瑜溯六藝之濺
灑陽秋先後袞鉞臧否錄錄玄之纂劉惟志新書摘
抄之集豈非有功於字學者哉觀其始於蔡邕鍾繇之
論繼以右軍隱居之說八訣三十六法之書十法十體
之斷書譜續譜之編米劉蘇黃朱張之評旁收備錄一
以具點書記姓名爲式而摘抄云者每篇括其數義低
昂軒輊之等悉本於古昔之成訓數千載書法之正變
可指掌無疑矣其用心不亦勤乎嗟乎文質之代變也
如時序之代謝然雜文興而經訓漓然經訓不能不漓
而爲雜文雜書出而古文變然古文不能不變而爲雜

文質二象

文字四

五十一

書是故黃唐之文淳而質虞夏之文質而辨商周之文
麗而雅楚漢則侈而豔矣魏晉則淺而綺矣唐而排
宋繁而鑿時也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
行草歲之閏餘也亦時也沿雜文以測經訓執雜書以
希古文是返玉輅於椎輪移江河而行之山也必無幾
矣劉生有言文章與時相高下非通達之論耶若夫體
沿習遷才以質異質生偶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
故理侈而辭溢安仁輕儇故鋒逸而韻流士衡矜重故
情密而詞隱以至晉書流宕唐法謹嚴昌黎性端重而
書跡勁邁安石性偏僻而字勢峻迫觸推以類表裏必

符豈非才性之異區黼藻之懸品哉夫材有天成學慎
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難可翻移楊子曰
文心聲也字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非根極之
見耶方今 聖曆熙明文思克被環海內外漸漬於耳
目鼓躍于心志懷瑾握瑜之士軒翥而欲奮飛騰躑而
羞跼步罔不淵嶽其衷鳳麟其采搖筆散珠動墨橫錦
微言與旨由滿玄席郁思釀華瀟灑藝苑辟之馭神龍
於天衢騁騏驎於萬里煥煥彬彬跨周轡漢蓋千載一
時維新之會矣然而心聲鋒起名實互垂膚業叢萌神
髓淪喪文日以繁字日以簡誠有如執事之所憂者先

文質二象

文字五

五十二

王之制浸浸乎淫淫乎瀾倒而莫之障馳驚而莫之返
矣其何以擇源於涇渭之派按轡於邪正之岐哉則夫
考古程今以昭一代同文之盛搜孔壁之遺循蒼頡之
跡使脩文之哲簪筆之英稟經以裁訓酌雅以宣言神
叅金石之邃冥覽繩契之前而文體復淳字學丕變維
世者誠所不容已於議矣雖然愚嘗習壽之而得其故
焉夫文者從心生者也神理者自天出者也是故太極
立而陰陽分陰陽分而形氣判衣冠人物而揖讓周旋
之體以存蟲魚鳥獸而屈伸飛動之理以寓齒牙角骨
而咀嚙擺拉之勢以昭故精於理者古今不能隔妙於

心者體法不能闕任心而成隨手而變顧盼可以驅辭
力歟唾可以窮文致雖洩秘圖書掩奇科斗衙官騷雅
之選奴隸鍾王之輩可也奚必刻鵠圖龍竟慙直體得
魚守兔猶怯筌蹄者哉嗟乎此執事能事也士也日窘
束於體法之中而廼高論神理之上非瞽則狂執事其
進教之

天象

嘉靖辛酉浙江

同竟命義和推星為星大星虛星昂之象以明時也
後世占候之說雜述機祥無稱論著惟象緯布列
其精銳不遠於人而太史所職曰察天文紀時政
則於天人之際未可謂遠不相謀其所稱會留客
散嚴縮陵乘歷繞鈎獨食犯守遷之象皆所必察
者也使於垣次之所真名稱之所指十二辰十二
土二十八舍之屬或謂不祥其說則雖欲察之而
無從也故察之而處則占驗之說端未可以術數
薄之而漢之所以失者何居察之而不應則天文
之職又非時政所有事也而太史之且以兼之者
何居二任之官分於何代占一之術精於何人茲
欲破其推驗之謬而復有裨於敬畏之實諸士其
詳之於篇以盡天人之蘊

運造化之妙者數也亦理也探造化之妙者心也非迹

也理也者乘乎數者也心也者具乎理者也天道之運

實衍二矣

天象一

五十四

日月之行星辰之旋繞固氣也而非理以存主之則所
以為宿離出沒之度將旦夕不侔而春秋異軌矣惟吾
人者探之以吾心所自具之理則觀象而纏度有紀稽
數而經緯有考審序而盈虛有時可以擬議其始終而
不少紕謬焉矣苟昧其理泥其數按其故迹而不會之
以心粗亦甚矣又何以觀天文而察時變也哉孟子曰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言天莫辨於此也而歸之於已
然之故焉易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氣成
焉言天亦莫辨於此也而歸之於自然之理焉則古人
之所以知天者從可求矣是故仰觀於天俯察於地伏

義之圖也常儀車區大撓黃帝之占也南正司天北正
司地高陽之命也帝嚳式序三辰唐虞義和維軌夏有
昆吾紹德商有巫咸明紀在周則有馮相氏掌歲日月
星之位以辨四時之序保章氏觀星辰日月之變動而
辨吉凶乖別之妖祥如梓慎望氣而知宋鄭之多喪師
曠歌風而知楚師之敗績皆掌著天文各占圖驗而爲
後代所宗矣在漢則有馬遷天官之志張衡靈憲之經
在唐則有淳風法象之志一行覆矩之圖在五代則有
王朴曆畧之制在宋則有沈括宣和之議繼以郭守敬
儀表之著而諸家皆出其下矣蓋嘗邇而論之一元之

策衡三卷

天卷二

五十五

氣周流太虛之間未有天地先有水火此一則神兩故
化之理也惟火極清則爲天爲日星爲風雷惟水極濁
則爲山岳爲雨露爲霜雪所謂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
而不可象爲神是也盈天理間孰有離陰陽而可以爲
造化者哉夫天以輕清之氣而運乎上一晝一夜而過
一周其道左行日月五星亦以輕清之氣而麗乎天日
不及一度月不及十三度隨天而左轉日有中道月有
九行日月相推歲凡十二會方會而月光盡滅而爲晦
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舒遲先後近一遠三則月斜
倚而爲弦相爲對當天之中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

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道南北同度則月掩日而日爲
之食至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元日而月爲之
食日至角牛之方月行青赤之道則爲春爲夏日至婁
井之方月行白黑之道則爲秋爲冬日道欽北去極彌
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欽北去極彌近
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
秋乃分焉日月之光聚而爲星中元爲北極上元爲太
微宮下元爲天市垣二十八宿衆星者言乎其經也金
木水火土五星者言乎其緯也其曰會者言乎日月星
辰之所會也其曰客者言乎辰星之不出太白也其曰

策衡二卷

天卷三

五十六

主者言乎辰星之出乎太白也金來附日一歲而周天
火二歲而周天木十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而周天
故曰有遲有速北極則出地上三十六度常見不隱南
極則入地下三十六度常隱不見故曰有伏有見朝出
曰羸夕出曰縮西行曰迷日月度曰陵不順不逆曰留
芒及曰犯妖變曰孛含譽之射示其喜也格澤之生示
其怒也執法郎官象其官也明堂靈臺象其物也此其
理之精深而存乎物感者也後世之言天者吾惑焉蓋
天之說有其術而無其驗宣夜之言有其名而無其傳
而况謂斷鰲鍊石尤爲不經日月蟻行晉志之妄燭龍

衡火天問之誣也而况謂揮戈棄杖尤爲不稽蟾蜍玉斧未知借光地影之理也支石仙槎未知天演地紀之義也草生木落談風之謬也石牛黑蜺論雨之誕也仙火金門言雷者未確也堯壁漢鼎言雲者無徵也銅駝玉馬言雪者非真也以十二邦係十二次鄭玄之分星失之拘受封之日歲星屬之賈氏之分星失之罔月令作於不韋而所舉中星異於堯典圖籍精於馬續而所論星數異於張衡大角一星也兩朝憲以爲屬亢而中興志則屬角庫樓十星也丹元子以爲屬角而兩朝志則屬軫星官之書迄無定論此無他泥於數而遺其理

策衡二卷

天象四

五十七

執其迹而弗通以心又何足以上達天載之神也哉馬融有言上天之理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璇衡一事則求夫得天之實者惟渾天儀近之矣蓋璇衡之制起於高辛氏而虞舜察之以璿爲璣而用以轉動是之謂璣以玉爲管而橫置其中是之謂衡璣以定天體衡以齊七耀卽今之所謂渾天儀也是故黃帝得之曆起辛卯顓帝得之曆起乙卯曆之所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道之所出非渾天不可也錢藻則以朱黑白而別三家星葛衡則以青白黃而別三家星以考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軫十二度至氐

四度則知爲壽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則知爲大火而其餘莫不皆然是考經度非渾天不可也秦火之後其法蕩然漢洛下閎始經營之鮮於妄人又量度之至耿壽昌始鑄而爲之象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也唐李淳風因之而爲三重儀其在外曰六合其內曰三辰其最內曰四游而一行復益之以黃道儀焉其爲論亦密矣靖康之亂儀象歸於金元人襲之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郭守敬乃創爲簡儀仰儀及諸儀表其說以爲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又當時四方測景之所

策衡二卷

天象五

五十八

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古人所未爲者其法具載元史而儀表至今用之豈天啓中國文明之治而預生是以創爲一代之器乎雖然觀象緯而審機祥者其小也星官曆家之事也因機祥而脩德政者其大也有天下國家之責也方今聖天子建中和之極臻位育之盛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星辰合其軌矣然而幹旋天機贊理化軸之道在聖心固有望而未至者而愚獨可以無芹曝之獻乎是故德有未純謫見於天日爲之食於是大采朝日以昭其德刑有未當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於是少采夕月以

虔其刑仁有未育木星乖次於是生殖象春以施其恩
禮有未節火星乖次於是長養象夏以嘉其會義有未
正金星乖次於是嚴肅象秋以果其行知有未周水星
乖次於是潛藏象冬以藏其用信有未孚土星乖次於
是法四時之均齊七政之常以貞其令殆見天不愛道
地不愛寶日月重華風雨時若皇極建而太微明相道
得而三台麗諫諍開而執法顯刑罰清而貫索空角以
應將帥之良胃以應倉廩之實少徵以應遺逸之求
元以應黎獻之共室以應營造之省斗以應禮樂之彰
五星聚奎以應文運之昌五星聚斗以應武功之兢則
箕衡二卷
五十九

求端於天而奉若其道不徒責之石申甘巫之術而已
故愚嘗爲之言曰以天觀天天而巳以人觀天心而巳
天之宇非大心之宇非小堯有曆象四時所由定而不
知堯之心自具一曆象也舜有璣衡七政所由齊而不
知舜之心自具一璣衡也觀天而觀之以心觀心而觀
之以堯舜之心斯其爲善觀天者矣

博物

嘉靖壬戌會試

問博物洽聞儒者格致之學也昔人謂大人之智懷
非一才高智大故於百家之言無所不包則遊神
玄覽信君子所貴也試舉數事與諸生折之春秋
之世列國多良大夫有著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
府之篇有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可得而陳
之歟有因出使隣國而識實沈臺駘之崇有因龍
見終郊而爲畜龍御龍之說又可得而縷指歟龍
子大聖人也黨人稱之爲博學太宰誅之爲多能
夫六經所刪述炳如日星天下誦習而講廟之無
論已然嘗解商羊之舞割羊質之微悟預羊之秘
決陳人焚華之疑對楚人執骨之問夫此五者非
耳目所濡漆何以能旁通之若是也豈天縱聰明
之書者自無所不知歟抑亦有所考索至漢人雖
誦法孔子其智識之超越何啻百倍然亦有游騁
牙之出者有達重常之奇者有究貳負之詭者有
角觝者數子之見亦通明矣不識與孔子之多能
可庶幾否歟孔門稱好學而傳博文之教者預于
箕衡二卷
六十

夫物燦然示人文矣故周物者存乎智夫道渾然示人
精矣故會道者存乎心文者道之寓也精者物之本也
文有不周則心爲有外無以盡散殊之用精有不會則
智爲徇物無以達貫通之原是故物以道觀智以心運
文以精貫用以原該君子所以究性命之精綜庶類之
紀窮幽深之故而極古今之變也有由矣執事以格物
之學下詢蓋欲觀諸生博聞辨智何如也末學固陋請

以謏聞效之可乎夫君子之學求以致道也而亦貴於
博物者何也吾嘗觀觀道始而知物之原矣形氣未分
太極既立二儀肇判萬化斯彰道爲物主而主者不可
測也物由道生而生者不可窮也依形附氣象聲肖貌
翹翹蠕蠕巍偉譎異大荒絕域昆蟲草木之曠往古來
今寒暑日月之運夏章不能陳其端齊諧不能志其幻
九牧之金不能備其狀隸首之算不能紀其數夫人處
天地之中賦萬形之一自非精心內照通志外周安能
枚舉而縷析之哉嘗觀春秋之世列國之大夫類多閭
深辨博貫淹古今著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之篇則
策術二卷

博物二

六廿

有若管敬仲焉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則有若左
史倚相焉聘晉而識實沈臺駘之祟非子產乎龍見而
爲御龍篆龍之說非蔡墨乎夫管子之書遷史善其詳
矣謹政通商均役盡利一匡之業由此其選也粹羽純
玉殆有得於聚意者歟倚相之博楚國以爲望焉章華
肆侈申公進規祈招之詩由此其誦也式玉式金殆善
陳夫王度者歟原參商之構卻而謂疾非由崇僞也知
鬼神之狀矣辨董劉之世掌而謂非龍寔智墨也達人
官之能矣數子者豈徒以才知之美而遂能博通若此
哉美考其時周典未亡皇覽具在伯益之所紀述外史

策術二卷

博物三

六十二

之所掌達名山秘藏金版玉箱之錄神經怪謀紫臺丹
洞之簡與夫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誠俗之言備矣賢者
學其大不賢者學其小譬之入都多奇觀入市見異貨
總攬而兼蓄之燁然著赫稱於當時流景曜於後代宜
也迨秦火既燔漢籍未著經生學士專門師授斷編殘
簡猶不得其全而猶冥覽詭奇極命庶物斯已難矣然
亦有若東方朔辨騶牙之瑞董仲舒達重常之鳥終軍
別豹文之鼯鼠劉向究䟽屬之貳負類能察象於耳目
之外定名於疆域之表動色縉紳震悚觀聽一何偉耶
夫下韓發憤潛心大業者篤矣文史三冬萬言足用其
自表非誇也條奏秘書博綜羣籍者至矣幼學能文異
材召見其自負不羣也矧去古伊邇遺文稍稍復出庸
心考覈者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者無淺闇之毀卽春
秋諸大夫奚讓哉嗣是若雷煥察斗牛之氣而知豐城
之二劍楚材辨角端之異而明天道之不殺窺豹見其
一斑嘗鼎噲其寸脔亦有足多者執事謂之通明信乎
嗟夫堦鼯不足以語海局於量也夏虫不可以語冰局
於時也人不博覽則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與
堦鼯夏虫又何擇焉故鄒衍旁通五德侈談禪海遂使
梁惠郊迎燕昭擁雪彼核監之不知其官貂蟬之不諳

其義問之則有餘惡矣博物之學固君子所不廢哉古
今所稱大聖人者莫孔子若也使博物而可廢也吾意
孔子當存而不論論而不議矣迺今觀之楚江拾果析
以萍實季井得犬繹以墳羊鳥舞齊也推恒雨之徵隼
止陳也闡桔矢之遺而專車之骨又拮爲防風所遺焉
探賸索隱鈎深致遠總統百家包羅萬代非特漢晉諸
人莫能規其畔岸卽春秋數子亦未足涉其津涯豈誠
資於好問而得於敏求者哉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內聖外王六通四辟天下之道咸該昭曠之原而通濟
哲之鑒是故江海絡於地維寶藏富焉非取足於川瀆

策術二卷

博物四

六十三

日月麗乎天經萬象呈焉非有待於燭火也聖人天
地明之盡萬理渾焉非有俟於問學也所謂大人之胸
懷非一才高智大無所不包者非孔子孰能當之雖然
太宰訝其多能則以不試自解黨人稱其博學則以執
御自居又若不欲以是爲訓者當時及門之士若子貢
之達冉有之藝夫子每不滿焉其所亟許而樂予之者
顏子一人而已夫顏子博文竭力所見卓爾聞一知十
穎悟如賜且遜避以爲不及顧以如愚稱而不以博辨
自見也觀其言曰我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
一學不如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

嗚呼潛心退省入聖室矣造於耿思極窅窅之深矣黜
聰坐忘無待於外矣今夫託契鴻濛而聆鈞天之樂者
不審夫笙鏞祝嘏之聲游精罔象而獲赤水之珠者不
屑夫瑋琬玳瑁之產顏子何嘗不博也而特不以博辨
稱故夫子謂之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是
博約之要授受之微也謂其才智出春秋漢晉諸子之
下可乎蓋諸子者以智觀物周其燦然之文顏子者以
心求道會其渾然之精孔子則兼通器貫本末小大精
粗無乎不運其明是故守一方之術拘耳目之近而無
弘暢開雅之識是面墻之陋也離堅合異汎游廣涉聞

策術二卷

博物五

六十四

見雖殫原本則闕是多岐之惑也之二者失道均矣學
者與其驚於外也寧殉於內何則空器在厨金銀塗之
其中無物饑人不顧餽膳甘醢土釜所式入者嚮之其
所取者有在也夫道管於心該於物辨析既精大原斯
會所貴乎學者豈徒在物耶昔人有言心如九卵爲體
內藏眸子如豆爲身光明蓋見道器之樞具於我矣誠
能周其粲然者於目而會其渾然者於心則顏氏之博
文約禮殆庶幾乎愚不敏竊有志希聖之學焉敢以是
復

北虜南倭

嘉靖壬戌會試

同古今言學者必貴用世嘗覽載記蘇秦起閭巷說六國指其國中既虛實如指掌實謂自洛陽見漢文諸侯強盛當割後世如說言韓信自追所還勒高祖入關取三秦弱項羽卒用信策夫蘇君說客實生於少年韓淮陰武夫固儒者弗道而其言皆售豈其於天下大勢將有可言者歟今在北邊東有朝鮮西有宣大二鎮此三鎮最急昔宣大督臣屢議設垣墻堡壘之險今可擬以拒虜歟又有欲大城京後者亦可行歟經畧薊鎮者以為先捐循三衛內服而後可外禦然歟又有謂薊鎮邊徼多設兵屯可歟曩倭夷實首難漸直間通歲幸漸休息而又千里被水患民無寧居茲寇轉而之閩廣急矣頃江右尤急有司日以警聞此何以又安之歟夫武備日弛而寇思克弁非練兵不可濟茲可舉而行之否歟上明聖詔旨嘗切責諸臣當事者宜訓練有序矣而未臻厥效何歟或言南北勢殊所為練者不同然歟或又言北當責將帥

策術二卷

北虜南倭一

六十五

而南當責守令果若是與歟又別有究極根本之論歟在古聖世未嘗無蠻夷寇賊之患貴制禦有道耳其陳之毋忽

對執事策諸生而欲求濟世之畧經國之儒也故以時務終焉今時之務在西北則患虜宜大薊鎮最急在東南則患寇首南浙直轉入閩廣頃且薄江右矣古稱極治莫過唐虞而猾夏之防奸宄之慮猶自不免庸何損於聖世乎第今之建議者不審其要而煩言以飾聽圖事者不核其實而虛文以飾觀則實竊疑之矣何謂要南北之練兵是也何謂實知練兵要矣力去其弊而嚴責其成是也夫薊鎮宜大密邇畿輔頻年數數告歟

種幕內逼疆事日增武備寢弛戎行半耗即隸於藉者

率多選慎無復勇悍沉鷺漁陽突騎之風乃鍛甲砥劍

矯箭累弦未能創敵而未見休時故曰最急也往者督

臣議設垣墻墩堡議大城京後將重險而預防一勞

而永逸也因以復大寧之戍莫開平之都警諸夷之心

息四郊之燧其見卓矣然而塹山堙谷嫌以絕地畫境

分圻能無棄野異日者叩垣登陴恐貽與共之戚矣矧

物力方虛間左復發豈節民之道耶又儒臣議於幽冀

之域土著之民一切賦役咸與蠲貸惟飼馬而供稅列

屯而置隧也因以固疆圉之守施寬假之恩張制禦之

策術二卷

北虜南倭二

六十六

威成拱翼之勢其見遠矣然而藉民為兵近於保甲月操歲閱能不妨時異日者揭竿挺鋤恐貽腹心之患矣矧公計方殷輸將悉罷豈裕國之謨耶是故兩議者皆非要也夫宜大急矣猶為外戶也若薊鎮則堂奧也東起山海西抵居庸延袤幾二千里而近膺兗鑰之司者懷震驚之慮胡可不審其要哉遠徵延固近檄宣遼在我仰給於客兵在彼實疲於遠戍戎心游啓滋蔓難圖于役靡遑及瓜莫代甲冑苦於蟻風杼軸竭於轉輸非久遠之畫也經畧之臣謂宜先拊循三衛伺彼虛實絕彼鄉導以夷攻夷至善策也夫拊循者惠也而懾服之

者威也威振矣而惠施焉而後弗敢玩也所以振其威者惟練兵之爲要乎至於東南之事亦有然者蓋倭夷竊據海島乘軍吏之弗戒潛窺浙直間羣不逞之徒投機煽構閩廣江右之交多阨塞之墟萑符之數入焉嘯聚出焉剽劫如退鷃如突豕隨撲而輒起少熄而復熾州縣或窘於城守之未備村堡多潰於壁野之未堅亦旣急矣當事者戒心於擊目之危而困智於徒手之搏於是議調遣議召募槍攘紛紜莫知所出今劇寇固在也重以千里被水患往往赤子爲錫蛇而作使爲狙詐剿捕之期胡可緩也問其所以剿捕之者匪調卽募耳

策衡二卷

北唐南漢二

六十七

豈其廢郡縣之兵而乏鄉鄙之民耶西漢時郡國有材官騎士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爲樓船邊郡行障塞有司以羽檄徵發各因其地此郡縣之兵之實也彼役於官而食於民見謂爲兵者非少也胡不以漢制律之也唐李抱真守懷州通籍人戶三丁擇一給以弓矢曹偶習射歲終大校第能否示賞責二年皆爲精兵此鄉鄙之民爲兵之效也彼民猶夫故也胡不以抱真之法施之也夫寇始發而調且募也猶可委也今數載於茲矣三年爲國遂使知方七年教民可俾卽戎賢聖所作爲可不深思而勉効之乎應調之兵非

我族類惟思于賞而蹈利應募之兵率多無藉豈能安制而矜節縱橫睥睨僵良善以爲已功稍逆其意則羣起噪呼比遣之歸則四分鹵掠視薊鎮調兵之害爲尤甚矣乃泄泄焉玩志於蓄艾之圖託言於采薇之役獨何心哉是故南北勢殊而練兵爲要一也愚跼伏草野竊聞 聖天子明燭萬里而心周乎四海屢屢 詔旨切責督撫諸臣念此至熟也諸臣圖方畧奉奔走而厥效未覩毋乃去弊而責成者不核其實耶夫練兵於北將帥事也練兵於南守令事也制之以督撫監之以憲臣請 上之賞罰而鼓舞其下之心志者也自練兵之

策衡二卷

北唐南漢二

六十八

議行以殊能顯績而蒙不次之賞以無能僨事而加不測之罰者誰耶有之而弗能辨愚也匿焉而弗以聞罔也其咎有攸歸矣古者推轂闔外則闔外之事聽其便宜今之待將帥者輕矣有投石超距之士而無以優之有鞭扶貫耳之法而不敢施之奈何欲結其心而作其氣也古者保障一方則一方之賦聽其出入今之待守令者輕矣有父兄子弟之懷而無以恤之有身臂指使之勢而無以制之奈何欲習其教而遂其志也夫使將帥守令而不可任也則是不擇而用之者之過也旣擇其可用之才而恡其得爲之具所謂繫驥驥之足縛孟

責之手者也是故賞罰嚴於上事權重於下而後核實之令可行也夫核實者練兵之要也其在於北調兵漸掣不必言矣而主兵之練也必稽影射革占役禁挑選復通逃務期冗伍而足用焉若邊墻工役卒歲勤勞文吏詰查經時漁擾生計膠於公費口食縮於私求凡此致弊之端實去之可也其在於南官兵宜訓不必言矣而鄉兵之練也必覈里甲明部隊招迭匿時巡行務俾適均而各守焉若繫名公府遂煩應役委權胥史緣以爲奸農業廢於菟田家殖棄於調遣凡此致弊之端實去之可也夫北地禦虜火器最捷而東南制寇短兵爲

策衡二卷

北虜南倭三

六十九

宜武社載火攻之篇光弼創礮飛之制鼂錯條服習之利唐宗耀劍舞之長皆核實以濟用者也今將帥亦知火器之捷也每當視閱傭工以應已而置之矣守令演武莫不肅隊而趨持矛而舞佯呼羣閑若將爲娛者曾何裨於用哉是故實心以練則其技方精而其用可濟也雖然猶未也執事欲聞究極根本之論愚也竊請遂畢其說可乎薊鎮練兵之未效也諸臣憚於振厲而樂於因循倚客兵以充扞禦薄主兵以供役使其心固日夜跋徙官而釋負也東南財賦地也軍興費鉅匪調募無以逞乾沒之能而盈豁壑之欲也嗟乎不實心以體

國而私便其身圖將何所利賴耶 主上神聖向者罪邊帥之不武 天威也 遣部臣給餉於北而下 詔減稅於東南 天恩也此忠臣志士所爲銳意殫力捐軀報國之秋也夫薊鎮有備贖延固宣遼兵可無調西北以寧而東南經理得宜天下皆盡無虞矣是故因機以應變量地以制宜當事者之責也戰國時蘇秦說六國漢韓信計三秦賈誼料諸侯至其言卒驗若持左券而取質也執事慨迂儒不達時宜而姑引此三人者發其端固以俊傑望諸生諸生章句豎子耳何足以辱明問聊述所聞備採擇焉

策衡二卷

北虜南倭六

七十

問有曲之士難與立功利巧之人難與立事自古以來
天下之奇聞非豪傑不能也乃豪傑呼為則有
甚可疑者如周公佐周不克東征之舉孔子相魯
先行兩觀之事何乃遠人情若是此聖人事
不敢後代乃有天下甫定而即為治未火者有
幸君討逆而先試以左右袒者有身處僞朝至與
殘虐之臣者有叛卒投虜報至弗答且以為吾固
遣之者大數子者皆當時所謂豪傑也而所為若
是豈益有疑之者焉然卒以濟事而天下賴之豈
然成敗抑豪傑所見自與常人者歟傳云非常
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夫臻厥成
焉固可自表著矣不知黎民懼焉之際果何以用
之歟曰未用之先出所當試或有侵之者焉抑何
以辨歟夫今茲之舉誠願得豪傑為世用也諸士
無有因而自見者乎其各以意對無徒勦說為也

夫豪傑之士所以能成天下之務者以心為主以才為

策衡二矢

人物

二十一

用而無與乎形迹之間者也豪傑何心也忠可貫金石
可質神明大周弗容虛罔弗受無欲而恒清無著而
恒平斯豪傑之心也其才何才也明足以察治忽之幾
斷足以剖糾結之惑強足以勝艱大之任權足以酌變
通之宜密足以藏機敏足以應卒斯豪傑之才也若夫
人有所為者吾弗敢違人未有所為者吾弗敢起言欲
人皆聞也而使不吾疑事欲人皆見也而使不吾議名
之所繫則周旋而不含嫌之所在則遠避而不居斯世
所謂形迹者也嗟乎事各有迹亦各有情使情之於迹
若符節之相合則事可直行心得徑遂夫人而能之矣

奚侯豪傑為也惟夫正變同塗翕張殊用或類之而非

或不類而是或逆而實順或益而實損或就之而適以
背或避之而適以招猶之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其理難
以執也吾得其是而人謂非吾得其可而人謂否語之
則機露而債事不以語之則事秘而叢疑有可見有弗
可見其意難以明也先合後違則有譽而無成孰與先
違後合有成而無譽事起後救則人有其功已有其患
孰與使事不起則無其患寧無其功或為之而不以為
或不為而乃以為作事在此取效在彼有既事而始可
知者焉有當時不知後世乃知者焉有終古而卒無有

策衡二矢

人物

二十一

知之者焉其實難以究也若此者可為常人言乎豈惟
常人雖有其心苟無其才則亦無以破拘攣之見必且
膠固而不移雖有其才苟無其心則亦無以黜顧忌之
私必且遷就而無定故必心以主才不役於才才以從
心克副其心然後可以時羸時縮隨詘隨伸歷百折而
不回濟萬變而不置者也若昔周公聖人也其相成王
制禮樂所可知者乃管蔡懿親也而東征之舉曾不少
貸此豈人之所能為亦豈所肯為者而周公則為之孔
子聖人也其攝相事強公弱私所可知者也乃少正卯
聞人也而兩觀之事曾不後時此豈人之所能為亦豈

所肯爲者而孔子則爲之蓋大義攸重無寧滅親大僞是除無寧拂衆安有所圖於國故不計其身之危化有所要於終故不恤其始之謗此大聖之作爲眞萬世之師表也而後代諸賢如何如勃如傑如瑋又何足以辱明問哉雖然事變無窮而周孔不常有如必周孔而後可將天下之事終無濟乎則四子者固亦一時之傑胡可少也請各爲之明其意炎祚肇興鄭侯佐命非與民休息時歟乃卽爲之治未央極其壯麗非無說也夫帝居所必建也若草創於今必且改拓於後若田賦既定而取以爲用必且賈怨于民況自我爲則用半而功倍

策衡二卷

人物三

一二三

心而使之知拙也是故不虞其人而亦使之不虞乎我追唐社既還僞僭無據而應下之事付諸張桓等矣是其弗制乃所以制也曹瑋鎮秦州時叛卒數十投虜中宜有以處之矣乃非惟無以處也報至弗答且以爲吾固遣之者豈無討賊之義歟意固以爲彼方未合也使

策衡二卷

人物四

七十四

能就天下之實樂不必享諸已斯能祛天下之憂是故以費爲省以奇爲正以禍爲福以敗爲功當時籍其休而不見後世受其庇而不知者也傳曰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茲四子者豈不亦近之乎向使其循襲故常假託標表徒較計於形迹之末則吾據其易而以難遺於君吾潔其躬而以患貽於國固非志士之所忍爲貞臣之所屑就者也雖然形迹固非豪傑之事天下亦不可以形迹論之夫盜者多富而富者未必盜廉者多貧而貧者未必廉是故降

不可假而章子以降勝秦則取其勝秦可也誕不可爲而弦高以誕存鄭則取其存鄭可也如不察其深而徒執其淺不要諸後而遽斷於初洗垢索其癢痕吹毛求其疵類則雖謂何導侈可也謂勃觀望可也謂傑依阿可也謂瑋縱寇可也計方立而已奪其成事未集而先與其敗心於何白才於何施雖在四子且不能自免于國事奚賴焉豈惟四子向使流言方熾而公旦遽棄於周麀裘且謬而尼父遂擯於魯則雖大聖亦束手遜避之不暇而赤舄碩膚之歌袞衣章甫之誦亦惡得而有之蓋昔樂羊爲將謗書盈篋而文侯不行故有中山之笑術二卷

不務成事可謂忠歟內藏險側外示洵直徵以小信行其大詐可謂誠歟度惡而奸務爲兼納以相比周可謂大欺道聽塗說罔所決擇可謂虛歟惡衣朴躬不受簞豆言不以爲邀名語不以爲激利可謂無欲歟梯突脂韋務持兩端莫肯先事可謂無著歟勦襲往跡虛論高議矜飾慧辯不當事情可謂明歟寡謀好決不設叅伍強所不知違衆獨是可謂斷歟無遜以爲勇不顧以爲敢構隙長爭以爲効力可謂強歟舞智拂經任術棄法可謂權歟峻設城府隱情匿端莫可方物可謂密歟慧而寡思喜動銳進不計失得以國事爲嘗可謂敏歟儼詞滑澤翻覆閃倏出入異言進退爲巧越法禁以爲通裂行檢以爲達可謂不狗形迹歟故豪傑上也非豪傑而安志守舊中也用其才於不善下也不善矣而托之乎善假豪傑之似以眩時俗亂名實下之下也而下之下者恒取類乎上是故不可弗辨也人有得燕石者藏以爲玉或告之曰此燕石非玉也棄之他日見玉則以爲燕石也有聞鬻朴者慕以爲璞或告之曰彼朴非璞也已之他日聞鬻璞則以爲朴也何者似故也故良工之目不可欺以玉石良賈之耳不可亂以朴璞匪耳目也神識在心獨見獨聞難以語人者也斯又傑之傑也

經權

嘉靖乙丑會試

問孔子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則是權者聖人之事而學聖人者所當知也自今言之權者一物也而以之言道何取義歟且聖人直言權耳後儒乃以經權並稱果一事歟抑二事歟彼反經合道之說其謬固不足辨獨謂常則守經而變則行權然歟否歟夫權以達變固也至於居常之時其人倫物理雖至纖細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則然所以各當其則而無過不及之差者果孰使之然歟且善用權者莫若孔子今觀其動靜語默孰非權者果何分於常變歟程子謂權即是經是矣而朱子則云經權亦當有辨果孰為定論歟乃世又有所謂權謀權術者其為害甚大亦可謂之權歟夫權信難言然聖人之權既所當求非聖人之權又所當擇則不可以無言也諸生誦法孔子或有得其說者焉其明著於篇用說所見

學聖人者必知其道之所在而求以至焉可也譬則射然儀的在前躍如而有見也於是運其巧力則有能中者矣苟儀的之不知而漫焉以射則用力愈多而去儀的也愈遠苟知之而力弗至猶弗知也夫學亦有儀的焉孔子云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權也者圓而通者也是聖人之事而學之儀的也聖人圓而學聖人者以方始而方可也終而愈方焉則遂失其圓也聖人通而學聖人者以一隅始而一隅可也終而止一隅焉則遂失其通也夫學不至於聖人非成也不能權非聖人也非圓非通不可以與權也而不知所以求不求所以至非學也請先言

策衡二卷

經權一

二十七

三

策衡二卷

經權二

二十八

權之義夫權者何也稱錘也稱之為物有衡有權衡也者為銖為兩為斤為鈞為石其體無弗具也然不能自為用也權也者銖則為之銖兩則為之兩斤則為之斤鈞則為之鈞石則為之石往來取中至於千億而不窮其用無弗周也然必有衡而後可用也故謂衡即是權權即是衡不可也然使衡離於權權離於衡亦不可也蓋衡以權為用權非用於衡無所用之分之則二物而合之則一事也故有言衡而不言權焉如曰律度量衡是也然而權在其中也有言權而不言衡者焉如曰權然後知輕重是也然而衡在其中也何者二物而一事者也夫權也者既以輕重言則是無常變無巨微而無不為之低昂者也非謂不得已始用之而得已可不用也一時無權必不得其正也非謂鈞石始用之而銖兩可不用也一物無權必不得其正也斯權之義也知權則知聖人矣夫聖人之所以用權者何也試觀之易夫奇之為陽偶之為陰陽以健施陰以順受人所知也然陽或變而之陰陰或化而之陽剛或權而為柔柔或往而從剛其理不可定也是故事以位異則易事以當位法以時遷則更法以趨時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聖人以此神明其德定天下之吉

因而成天下之亶亶者也故曰巽以行權奈何後儒之不達也於是反經合道之說夫物各有則經之謂也稱物而使當其則權之謂也聖人言權不言經非遺之也言權而經在其中也聖人以權行經而漢儒以權反經其謬無足辯也獨謂處常則守經遇變則行權而其說至今因之信斯言也是經權之異用也故程子曰權卽是經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雖然經也者立本者也猶之衡也權也者趨時者也經以權爲用權非用於經無所用之者也故謂權不離經也則可而曰權卽是經是曰權卽是衡也此朱子所以又有經權亦當有辯之

策術二卷

七十九

說也但猶謂權爲處變之物故引孟子嫂溺援之以手爲證夫嫂溺援之以手權之易見者故直謂之權也若夫男女受授不親禮也而亦非離權也何則人之受授未有不親者也而獨男女則不親焉何也嫌也不嫌則授受親嫌則受授不親非權而何是禮之正者亦由權而正也而曰權而得中是爲禮也是徒以權之得中者爲禮而不以禮之得中者爲權乃似又猶有遺說也故程則言其一事然而非一物也朱則言其二物然而非二事也以盡其義合二一而後可者也斯義不明而世之言權者大抵皆稱古人得已之事如舜不告而娶

策術二卷

八十

之類夫不得已而爲之處者易見者也權固也然而天下之事豈皆不得已而後爲處者乎其日用彛倫之際雖至纖至細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則使非權以稱之果能各中其則而無太過不及之差乎否也則安可謂變則用權而常則可不用也且權之說出諸孔子請卽以孔子論其墮三都誅侏儒權也處其變固也若夫可仕而仕可止而止可久而久可速而速非權乎不然將無有可仕而止可久而速者乎此猶其大者也若夫入而鞠躬出而與與上而問問下而侃侃非權乎不然將無有當鞠躬而與與當與與而侃侃者乎此猶可指言者也其曰無意無必無可無不可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時無處無非權也是日用而飲食者也由是觀之權之爲用常耶變耶無不有者耶固可得而識也而世之君子徒曰權者濟一時之急非悠久之用居常無事則置諸空虛之地遂使聖人大中至正之極旁行順應之方虛靈洞達之機精邃淵微之旨晦塞不明於是大道隱曲學與膠柱一偏之說守株一節之行東嚮望不見西嚮南嚮望不見北方而不知其合之圓也從箕子者以比干爲愚從伯夷者以下惠爲褻而不知其會之通也雖稱有道術者亦不過下守局士之軌非不爲貞然

不免於諒也非不爲禮爲義然不免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差之千里謬以無算而大人之事不復見於天下矣雖然權可易言哉察之幽渺定之纖忽非至明弗能也爲一爲兩參伍錯綜非至辨弗能也觸幾而應條彼條此非至熟弗能也效越人游者殘其軀代大匠斲者傷其手是可與下學道乎然越人之游不可效也而遂謂世無越人不可也大匠之斲不可代也而遂謂世無大匠不可也適道難於學非謂學可不適道也立難於適道非謂適道可不立也權難於立非謂立可無權也夫學至於立可不謂有得歟然

策衡二卷

經權五

八一

而成心未化終有翳於鑑空圭角尚存終有礙於圓轉明非先物何以制變於未形智不通方何以當機於猝至以之行已則精義之用窒以之經世則彌綸之道乖聖人之德業謂若是乎哉是故不可以無權也夫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權之至也誠之者明善而誠身者也所以求爲聖人也明善貴乎虛心虛則理融理融則識達誠身在於克己已克則氣順氣順則德弘求之以問學練之以事行會之以深思涵之以積養沓渟既融自圓自通繇是爲仁義之宰攝爲禮樂之宗正無不可矣化不可爲始諸可爲神不可知

始諸可知惟所適者正而不已其功未有不幾者也雖然權亦不同焉有用之於謀也者則爲權謀有用之於術也者則爲權術彼其竊變通之似以濟其揣摩之私而競逐於功利之間則能使天下多事故有惡於權也雖然弓矢戈矛天下之利器也良民以之禦寇而奸民以之爲寇苟徒以良民之禦寇也而遂縱於奸民可乎苟徒以奸民之爲寇也而遂禁於良民可乎顧視所用何如耳奸民之權既任之而不知擇聖人之權又畏之而不敢求是常使禦寇無具而爲寇有資也是故天下鮮通儒而竊之者則肆矣孟子云所惡於智者爲其鑿

策衡二卷

經權六

八二

而取計而辭之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夫所惡於權者爲而不適不長常與禦寇所學之正則權亦大矣是則可

錢鹽

嘉靖乙丑會試

問山澤之儲民生之利用存焉自太公立國法以權
百貨之中管仲煮東海以佐一匡之業而後世之
言鹽筴錢幣者宗之要以經制早民通利上下法
之不可以已也漢唐而下其制益密矣以言鹽
筴則有官給器而募民煮之法有官自貨而總其
利之法有召商入貨中引之法是孰為適宜歟以
言錢幣則有兩錢四錢八錢之異其品亦及比輪
公式之異其名當五當十當千之異其用是孰為
折衷歟我朝參酌往古設鹽運司鹽課司以權
鹽筴設寶源局以鑄錢幣制易而不煩法信而可
守視歷代最稱善矣迨邇者淮甌底滯邊餉告訕
制錢沮塞市闔生疑若是者何故說者謂工本之
鹽增則正課重私鑄之錢盛則制錢消其果然歟
停工本斷私鑄果可使泉貨阜通公私泰濟歟且
鑄錢利重而私鑄則其奸狡故察之為難工本之
增度支專為足邊計也茲而捐之將安所取盈歟
夫按權算而不知纖縷非適用之器也多士於茲
二者諒有成畫試為我陳之

策衡二矢

錢鹽

卷三

經國之道莫先於慎法法者國與民之所同依也國依
於法則令重而體尊民依於法則觀聽不惑有所恃以
殖其業而鼓舞不倦甚矣法之不可以不慎也故立法
者必慎為經久之規而務在法之可常行法者必慎為
通變之權而務不失乎立法之意猶之持衡然鈞錙銖
兩截然不可以毫釐假也至其一低一昂一進一退趣
物制平因變濟務則權之用歸焉耳今夫鹽筴之權也
錢幣之興也先王所以阜國足民兼利上下之大經也
唯操之而不得其權焉斯其弊有不可勝原者矣蓋利
與義相為出入者也經國者導利布民期於兼濟義莫

大焉夫苟見小利而輒易軌焉求法之通行而無害不
可得也則今日之鹽法是已利與害互為輕重者也經
國者導源塞隙守於畫一利莫大焉若見小害而輒自
沮焉求法之必行而民信不可得也則今日之錢法是
已愚嘗通覽古今之故錯綜利害之端而有以得致弊
之原與夫林弊之要矣且鹽筴何昉乎昉于管仲相齊
伐菹薪煮海以啓富疆之基也嗣後元狩脩其術而禁
權遂與古今相為終始其烹煎之制給予之宜法禁之
張弛公私之利弊代有變矣求其適時之宜大有裨司
農之經費者吾唯取夫唐之募商給引宋之入粟實邊

策衡二矢

錢鹽

卷四

之二法者焉錢幣何始乎始于太公佐周立九府圖法
以通泉貨之用也迨于周景更其制而後世遂各因時
之利病以為興廢其名品之異制用之殊輕重之相懸
真層之相錯代有變矣求其折貨之衷雖時有廢興而
不改者吾唯取夫漢五銖唐開元之二錢者焉夫自太
公管仲而來上下數千年矣而法之可稱述者僅僅若
此法之善誠難矣而持法者不可不慎察也我朝于
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鹽課司各有定
額行鹽各有分地而淮浙齊晉之課專給邊餉募商輸
芻粟塞垣領引守支蓋倣唐宋之意而規制為益善矣

然就各運司而論兩淮之課居其十七是以九邊之仰給尤重夫何邇年以來鹽務積滯邊廩告虛使二百年通濟之法一旦廢格牴牾交敝於中外是惡可不深求其故耶蓋鹽雖斯民無日可缺要不過食味之一耳管夷吾計口算賦逮于吾子苛矣然必有是口乃算是賦非漫加也異日者淮鹽額課不過七十萬引有奇已爾迨承平淺久而生齒繁于是每引以餘鹽副之蓋實計一百四十萬有奇矣正課遵舊制入粟關塞以實邊儲餘鹽權時宜入鏹運司以解內帑寬無贏積國有倍利法至善也頃歲額派之外復加以工本鹽三十五萬引

策衡二卷

錢鹽三

六三

亦以餘鹽副之準國初課額固已三倍之矣而羨鹽之割沒不與也夫行貨之地未嘗加關食鹽之口豈能驟倍鹽驟增則壅而不售壅而不售二歲必有一歲積引矣行之十年則有五歲之積而引不勝滯矣引滯則商本虧本虧則不樂輸邊轉而營他利矣籌邊者以開中之無人也必下其估雖下其估而猶有不至焉此邊供之所以益詘也此上下俱困術也夫鹽司之給邊者凡四獨淮利稱饒故兩浙山東長蘆必兩淮帶派而後可通也淮鹽滯則此三方者均病矣是使國家全不獲資海利也然則工本之設增正課乎損正課乎其效

可觀矣而可不求所以通變之耶我朝錢法自聖祖未建極之前即創大中通寶混一之後又鑄洪武通寶迨成祖宣宗孝宗各鑄通寶而冠以年號焉其制一準五銖開元之度與歷代制錢相兼行使令至便也私鑄之科處以極典而又懸發覺之賞格購之法至嚴也是以利孔不分民聽不惑財貨流通而上下俱利矣夫何邇年以來擅巧者工趨利作奸者輕犯法盜鑄雲興鉛錫般雜幾于絕環鵝眼矣我皇上赫然出令悉索浮偽之弊而剋絕之鑄嘉靖通寶以復祖宗之舊典天下更始使數十年沿習之陋廓然大清不啻

策衡二卷

錢鹽四

六六

快矣迺真工大好復擬而私鑄之紛紛然與制錢競流於都市此不可耐也昔漢令郡國鑄五銖錢吏民之坐盜鑄金者衆矣而不能半天下大抵皆鑄金錢矣後罷郡國鑄錢專其事上林三官而盜鑄遂渺以勢重而威行也今自寶源局而外造鑄者南京寶慶已爾環京師而邑者鎔冶之爐相望也此其無忌憚之尤也漢第五倫一督鑄錢橡耳領長安市而市遂無姦巧矧今法令詳密百司其職最有督視之長市有微巡之吏而使偽鑄不惟公行開閭且旁緣爲有司俸入焉而司課不察也此有司不能奉法之過也而非錢之不可鑄也因而

廢之是使盜鑄者操其柄而官爲作止也非所以任長利而杜深奸也而可不思所以振厲之乎是故興廢有道視時之屈伸而已取予有方視勢之向背而已贏縮有宜視機之緩急而已故今欲採鹽法之弊莫若復舊額去工本欲理錢法之弊莫若復公冶禁私鑄夫工本之爲鹽法害也有識固豫言之而人莫之省也今其敗端見矣所以隱忍而不除者以各邊歲例非此無以足其額也而不審其有虛額而無實惠也豈惟無之且並開中之額而失之矣其爲患不細也故無工本則引不壅引不壅則鹽利通矣利通則商不困商不困則樂於

策衡二卷

錢法五

公一

報納矣商樂報納則芻粟叢赴而邊備饒矣時估不下侵而倍有獲矣一舉而四利集焉歲例雖如數省之可也必不可省則此工本之增無幾時也前此必有所以給之者獨不可考其原乎此所謂不以小利知大害也先王錢幣之興將以利民而非以自利也然國計不給則亦取贏焉當今經費廣而蓄積詘也康俗濟用將治鑄有小補焉而何可廢也故莫若復公鑄復公鑄之法在於銅美而工精使私鑄不能擬然其費鉅矣本息不相權由無利也其要在於歛銅不下布宜令郡國俾民得以銅贖罪有貨銅者官以罰錢易之抵歲解額焉則

策衡二卷

錢法六

二八

銅必上湊矣禁私鑄之法在於收僞錢蓋制錢之初興也司市者不稽使僞錢得入焉民家有而戶用之非一日矣卒然斷之則奪民之業而駭且怨彼豪黠者且日蓄而伺禁之弛也宜令民以私錢首者除罪仍以官錢一當三酬之其以車畜販載僞錢者沒其貨不宥則私鑄無所售必可絕矣私鑄絕則公錢當益布此所謂不以小害妨大利也嗟夫財用之在世猶水之在地中也立法者濬其源者也行法者導其流者也水之所以得其性也引而極之則源竭壅而激之則衡溢而奔放而水之害大矣是故治水不可不慎也順其性而已矣制法不可不慎也審其權而已矣權豈易言哉聖人所以經物宜御人情之大端也是在司國計者審之而愚

是與知焉

樂律

隆慶丁卯

同序氣成物助流政教曜德象功樂之爲用甚大聖
英董之制美哉選矣術家制尺較黍之類近世
項姑舉其大者評之宋儒有言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
聲而不當求之器者有言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
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者可指而言與黃
鍾之長九寸其說何所功與其損益相生可得聞
與其果然與又有謂黃鍾爲三寸九分者亦有與
本與其損益相生之論視黃鍾九寸者同與否與
其清濁之辨多少之數果孰爲當與彼作爲通解
鍾律律呂新書者其中亦有相發明者與在昔有
得牛鐸而知爲黃鍾之官得玉磬而識爲黃鍾之
缺者豈以明盛之世而顧無神解其人乎此固
主司者所欲聞也

有作樂之本有作樂之具何謂本恭之造化發之性情
達之倫理驗之風俗以還隆古之盛治者是也何謂具

雙衡三卷

卷二

長短之辨多少之差清濁之判高下之節以求太音之
希聲者是也明於其本矣而不審於其具吾見音韻之
難諧也規度之未備也太和雖存何以成導和之用至
順雖協何以收達順之功哉世之論樂者往往究心於
中和之理致詳於神化之精而於鍾律諸家之說漫置
之不辨曰此器數之小也此節目之微也聽其言非不
美矣大矣而實則不然夫金石不調后夔無以施其智
律呂不具師曠無所寄其聰故雖聖如仲尼賢如季札
使非樂聲之親接於耳何以學之而忘味聆之而審音
抑昔漢有制氏世掌樂官然但能紀其音律而不能言

其義君子固深惜之自漢以後通經學古之士類能因

文以求其義而音律之製載籍亡傳則知之者蓋鮮矣
是以爲論愈多爲法愈淆雖以和峴胡瑗司馬光范鎮
諸賢亦不能以相一也况其他乎古稱議禮之家名爲
聚訟彼議樂者何獨不然在宋徐復氏有言曰聖人寓
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求其器其可用乎此言制律
當先審音也朱子曰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
在於宮而在於黃鍾此言審音當先求諸黃鍾也世爲
黃鍾之說者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
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官各因而三之上生者益一

策衡三卷

卷二

分下生者損一分自是朱子因之以爲清濁之辨曰五
聲之序官最大而獨濁羽最細而獨清商之大次宮徵
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見於通解鍾律者然也是
司馬遷之說也蔡氏因之以爲多少之辨曰黃鍾長九
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
其一二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
陰十者陰之成也見於律呂新書者然也是亦司馬遷
之說也按戴記官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而貴賤因以判焉信如朱子之言也則是濁者貴而清
者賤乎按易傳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以

至於萬所謂太極也信如蔡氏之言也則是多者貴而少者賤乎愚生於此蓋不能無疑矣且以黃鍾九寸上下相生互爲損益者算之其增減之數少自二分多至於四寸三分差池不齊夫律曆一道也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算之不差毫釐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況陽氣自冬至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擬之數而不齊

策衡三卷

與律三

三

求其說而不得於是有半律子聲之議出焉委曲以相符變遷以相就其辨雖工恐非造化自然之妙也愚嘗求之諸書於通鑑外紀得劉恕之言焉曰黃帝命伶倫造律呂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於嶰溪之谷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於隋志得長孫無忌之言焉曰傳稱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近世儒家因取是說以爲元聲而以次推之升陽漸益至於蕤賓得九寸歸陽漸損至於黃鍾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左右對待言之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之雖未必果有得於天地之

元聲然其措意也勤用心也密矣徒以異於先儒之說也并劉恕長孫無忌之言舉不之信焉不知君子之論惟其理而已求之理未必是也雖言之出於聖賢不敢以苟同也求之理未必非也雖言之不出於聖賢不敢以爲異也今姑就劉恕長孫無忌所謂三寸九分者算之由黃鍾至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大簇由大簇至夾鍾由夾鍾至姑洗由姑洗至仲呂由仲呂至蕤賓並增九分由蕤賓至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夷則由夷則至南呂由南呂至無射由無射至應鍾由應鍾復至黃鍾並減九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陽雖進而

策衡三卷

與律四

四

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陽雖退而尚強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驗之清濁焉則黃鍾極清者也大簇以下以漸而濁至蕤賓而極大呂次清者也夾鍾以下以漸而濁至林鍾而極極則以漸而清轉爲黃鍾斯不亦清者貴而濁者賤乎驗之多少焉則宮聲極清者也黃鍾爲正宮其數極少故爲君臣數多於君故商爲臣民數多於臣故角爲民事多於民故徵爲事物多於事故羽爲物不亦少者貴而多者賤乎是故通於清濁多少之辨明於貴賤尊卑之義而黃鍾之律可得而言矣然則司馬遷黃鍾九寸之說非乎曰九寸者

蓋黃鍾之終益之極而為蕤賓之管也非愚之私言也
九寸黃鍾之變章昭嘗言之矣非特章昭言之也司馬
遷亦曰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
是遷亦未敢自以爲神而必有待於聖也朱子亦曰古
聲既不可考姑存之以見聲之彷彿以俟後之知樂者
是朱子亦未敢自以爲知而必有俟於後也今試取所
謂九寸與所謂三寸九分者並試之築室布灰以俟其
氣截竹爲管以求其聲而孰爲正也較之籥合以均其
量實之秬黍以參其度而孰爲準也然後以之比歌聲
以之齊簫聲以之定十六聲其是其非必當有相形而

策術二卷

樂律五

一

不可掩者故程子曰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
有知音者舉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真知言哉雖然所
謂作樂之本者是天地之元聲也作樂之具者是天地
之元數也元數者律呂長短損益之義雖難言也而夫
人固可能也元聲者乃黃鍾律呂之原雖易言也而非
聖人莫之能也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今世古
制弗存明者則何述然而至樂之在天地間固不容以
一日息也竊意聖明之世必將有后夔者出焉神解
於曠世之後以成鳳儀獸舞之化彼區區得牛鐸而知
爲黃鍾之宮得玉磬而識爲黃鍾之缺如荀勗張文收

者蓋不足言已書生之見管窺蠡測蓄疑於中久矣謹
因明問而質之

時務

隆慶丁卯應天

問學者明體貫適用適用貴濟時諸士學成而待用者也如或用爾則何以哉今聖天子御極際中興之運執更化之權君子滿朝圖惟治理欲置民以安固有日不暇給者而議者猶以爲民未安也豈法制之初令行未遍民未受其賜與何天災之不常而水火盜賊之數數見也司農告匱國用不克必取充於民乎且民何以自給也語曰開財源節財流莫民事爲急也無乃冗食者耗之與富與教兩者不相離今時士風所尚有害於農者否與治民者吏也今之吏治亦既振飭乃其弊猶有存而未杜何者爲最甚也夫政繁則民亂當必有易簡之道通於法制之外者茲於收人心弭天災足國儲備兵政釐士習核吏治而後天下之民舉安願悉陳其實求其要歸以觀作用如何諸士其明以復我

策術三卷

時務

七

愚竊聞更化者莫病於重懲乎既往而不虞其遺後來之患安民者莫病於過與以厚望而不察其藏不測之憂夫所語更化者何也傳曰更化善治譬諸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蓋法未有歲久不弊者一旦掃除其舊而與之以新天下之民延頸望治何其幸也顧前人之法不皆不善而今之法未有甚過於前舊弊未祛新患叢生今有所不行民無時休息譬諸調琴瑟者鼓之成聲可使人聽而甕缶箏鞞雜進並奏則聽之者不知其爲美而且惑矣夫琴瑟以易人之聽乃致人之惑法制以令人之喜乃失人之望此其患甚切而其憂益長不可不察也且今天下號極治矣天子仁儉性成令

策術三卷

時務

八

聞方昭公卿大夫百執事布列在位陳謀獻計者畢智之士也採議集事者竭忠之臣也愚生伏在南陬無所聽睹乃亦竊有聞方其詔令初下鄉人父老扶杖往聽感極而涕何異漢詔之下山東唐令之下河朔也思慕德化幸見今日莫不說喜何啻恒饑之子之食大旱之苗之雨也乃後則日異矣又後則月異矣夫人之情望之過而實不至則怨生焉今時之民未怨也其勢則然耳愚生之見以爲安民莫如慎事更化莫如救患今天下民貧矣饑寒切身十人而九流亡轉徙十地而五疾痛號苦之狀啼號之聲不可聞且見也往者賦歛無時費出不經奉行恐後士大夫扼腕而遊談者以爲非盡有司之過乃今則誰使之然也詔許內供之費減矣而侵漁之弊數倍也詔許加派之令止矣而科擾之弊滋甚也江南財賦之富久困徵輸江北河流之衝積苦汜濫日望官庾罄罄待哺未之至也一旦司農告匱持斧之使四出遠邇小民聞者羣然嚙指而相視曰此何以爲也夫撫之則親親則安威之則懾懾則惑小民之常度也卽督償逋負諸路分部盡使職矣如必假之以權則天下之使在外東憲者豈少耶官衆則出令者多權分則任事者鮮州郡趨承昏夜靡遑坊里供具

膏血盡竭傳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馬窮則佚此善喻也故民不可擾也民擾則不寧居不寧居則失其故業漢文帝時最號富庶乃進言者曰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夫農者天下之本也桑盛之所出財用之所殖禮義之所由生也今之時國無陳積家鮮蓋藏不逮漢遠甚農之所獲歲入幾何父母妻孥未飽惟正之供不給而乃以食無用之兵往者東南用兵以爲官兵不足恃呼市人而集之軍未諳行征坐享餽食兵連數省耗穀無算昔人謂一人終歲之食積之可以餉千軍語重穀也今寇患異昔矣此兵非定設也呼而聚者可麾

策術三卷

時鑑

九

而散也集而多者可分而少也乃諸路老弱疲羸之卒安所用之奪農家之口而歲給不休非計也夫一人在官則一夫不耕耕之者寡則食之者益不給漢人嘗有游食之禁矣可踵而行也然非徒如此也今之游食之輩視昔黃冠異流殆甚矣教化不興浮議日作人思以售其詐少藉氣力交通貴人片言肆口禍言隨至乃其文繡被體膏粱厭腹不藉耕耘之入而有阡陌之富此風之競日增月益非細故小害也夫人心未有不慕富而苦貧者乃游食之輩富而民貧也亦未有不喜逸而厭勞者乃游食之輩逸而農勞也則農何以勸也不勸

策術三卷

時鑑

一

農不能安民矣而又有健訟之習以壞其肢體而離其心則酷吏之爲也夫自古制爲官罰失檢於身者罰之輕流毒於民者罪之重蓋莫重於貪與酷兩者今時崇廉去貪奪其官且責之償貪吏亦稍稍懲艾矣而酷吏奮臂興曰不嚴刑不可以得名名之高利之厚也於是多以多訟爲利而健訟者乘之故一事而追求累歲一詞而連及數十百人如寗斯設如寗斯入何其忍也夫十人被逮則十家不寧百夫不耕矣百人被逮則百家不寧千夫不耕矣貪利民之入酷害民之耕貪破民之家酷戕民之命較度輕重酷之罪甚於貪也民焉得安而又有以酷濟其貪者民又焉得安夫民天地所生非一日長育也國門萬里誰與控訴人將效尤害何底止以故上千天和陰陽謬鑿蓋聞都邑之境方春而霾入夏而旱淫雨無節禾黍一空至於漕渠之水禍遼左之火兆諸地告災累牘而至此皆民怨之所致也民猶水也橫流常以覆舟亦猶火也虐焰輒以自焚未有不安其生而能驅之用命暗之使默默不出口者也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是故患在明者憂在近其憂小患在隱者憂在遠其憂大今天下之民非可以賤視而輕慮也饑寒者未忍於自斃流亡者未歸也頃聞中原饑饉之

羣衆間竊發者有矣豐沛蕭瑒之區去地數百里安知無斬竿揭木之流者出乎東南之寇氛未盡滅西北之戎甲不得解釋今弗圖異日廟堂之經營殆十百此也愚竊憂之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故催科之政宜緩也救災恤患與民更生故賑給之惠宜亟也農時不可失故勸課之令宜勤也兵貴精不貴多故坐食之衆宜簡也誣善之人其詞游故游言不可倡也失刑則刑失死則死故健吏可誅也夫此六政者愚生就執事間之所及而明其說小民欲言亦大都若此矣然其道主在行之以斷書曰惟克果斷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故疑者功

資術三卷

月卷五

十一

之廢也斷者謀之決也往代賢臣善謀善斷協心共政無間彼已要在於成國是安民生爾今天下望治何亟也顧今甫出而求勝其說者更進一議明日又一議無少加損輒經旬月始播中外有司以爲未定之論且行且議而民乃惑也夫道旁作室三年不成路岐迴車千里坐失今時之政何以異於此哉若夫在上之人一注念于救民而執機要于其間天下固不難治也

經學

隆慶戊辰會試

同孔子而遺經以垂訓明正學以淑人所以一道同風俗之大本也昔成周小史外史之所掌司其樂正之所典經無異藉學無他岐周禮數之詳甚可禱而所與經無異藉學無他岐周禮數之詳有稱緯以四經授佛老以附儒者其謬妄舛錯無倫已卽以世所崇信者評之三代以上書故佚者多矣乃或謂汲冢書爲周書夏小正爲夏書山墳氣墳形墳爲義農黃帝書何所據歟儒於道最高而人之命儒也往往多妄兩漢書傳儒林唐書傳儒學宋史別傳儒林於道學之後何所見歟夫周典之書與漢唐之儒此猶有易辨者乃三墳出五史顧別之於道學此又何以說也先正方氏嘗謂辨書之法有三程子云今之學者有三弊其說可得聞歟夫後世之書多僞而儒多不絕固矣乃有并疑聖經而訾正學者然則窮經論學將何所折衷歟在稽古尚志者必有概於中也試先論之毋

資術三卷

經學一

十二

經以載道而後世之書多僞也則聖人之經紊矣學以致道而後世之儒多雜也則聖人之學病矣夫僞書者依先王模古昔闕肆新奇使人易信而善失真故曰紊經雜儒者引詭言持異說偏僻幽眇使人易溺而多害正故曰病學經不可使紊也是故惡夫僞也學不可使病也是故惡夫雜也若乃盡疑聖人之經而輕訾聖人之學則又豈知道者哉惟知道則可以齊世意指軌士習尚明教化而同風俗矣今天道者原於天地備於聖人經學之所從出也昔者聖人之作經也樞紐造化陶冶性情綱紀政事宜達中和扶植名分垂恆久之至教

淺神化之真旨其非道也其爲學也微上下會精粗成終始該博約自致知格物至乎平天下一致也自灑掃應對至乎神化性命一貫也莫非道也道無二致故經無二教學無二術也自昔帝王樹風聲流顯號錫皇極而升大猷者曷嘗不表章經籍崇尚儒學乎考之成周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籍如此乎備也樂正以詩書禮樂造士司徒以德行道藝登賢教如此乎純也而異言有禁左道有誅防之如此乎嚴也故其黨庠序之所傳布經生學士之所研究蓋終其身安而不遷焉是以國無異政家無殊俗人無枝言聖人乏經學燦然大明於天下噫何其盛也自秦人燔書坑儒使天下不睹聖人之遺籍不聞聖人之正指於是乎諸書通作百氏叢興意義各殊軌轍益衆其甚者舍經而信讖緯之書去儒而從佛老之教聖人之道又何其厄也然讖緯之書以艱深隱澁之辭飾牽附鉤挾之術人固得以不經斥之如劉勰正緯之說是已佛老之教以謬悠荒僻之論隱虛無寂滅之旨人固得以異學闢之如韓愈原道之篇是已何者緯之於經不可以匹而佛老之於儒不可以混而一也則猶章章易辨者也乃天下固有僞而似真雜而似正使人惑於似是之迹而

忽於毫釐之差者則辨之甚難而不可以不辨也今夫奴氏平水土而巫步多禹屬鸛廬人也而醫多廬此僞僞而假真者也人有姓孔而謬字仲尼者服其服升其堂則仲尼也僞孟學叔敖三日而見楚王王見之則叔敖也此名是而實非者也然則天下之僞書與所謂雜儒者視此奚異哉夫世傳汲冢書爲周書其言文武周公之際似矣然猷魔以億計則非仁人之師積穀以霸言則非王者之治其稱周書者僞也世傳夏小正爲夏書蓋取吾得夏時之言似矣然以爲令善則何以不如時解月令之全以爲書存則何以不列禹貢胤征之次其稱夏書者僞也夫周夏之書猶後出也乃三墳書則左史所讀安國所稱宜爲有徵而足信者然太素太初之說則剽莊列之餘言園丘封策之文則撫周漢之規制蓋是書之亡已久而後世僞爲之者也觀序書斷自唐虞而不及三皇非明證耶兩漢傳儒林無慮數十蓋彬彬盛矣然授書而懷青紫之慕稽古而誇車馬之榮他可知也則聲利雜之也唐傳儒學不下兩漢蓋增增衆矣然南郊建議而詣女后春官侍讀而黨叔文他可知也則巧佞雜之也夫漢唐之儒不必論也乃宋儒林傳所載則服膺聖言究心吾道宜皆淳粹而可宗者然

以金華之學而不免乎傷巧之議以永康之學而猶涉於粗豪之習則得其性之所近而不自知其雜者也觀宋史別傳儒林而不係之道學非定論耶由是言之經亡而後天下有偽書偽書出而經益亡矣學絕而後天下多雜儒雜儒出而學益絕矣此道術分合之幾理學存亡之自胡可忽也然天下固多信而溺焉者何也爲其似也夫佶屈似深淺俚似質誦詭似奇剿襲似據能使誇者炫其博而不知游滯汗漫之無歸誕者樂其異而不知隱曠幽遐之匪實則偽之所以亂真也局曲似忠信矯元似廉潔汎濫似廣大清虛似高明能使惑者

策衡三卷

經學四

十五

任口耳而失精微辟者執意見而離道本則雜之所以害正也故君子任真以祛偽崇正以黜雜不令似是者得參乎其間則窮經有要而論學者有準矣正學方氏之言曰辨偽書之法有三昧其辭以望其世之先後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質諸道以索其旨之淺深而真偽無所眩矣茲其窮經不庶幾乎明道程子之言曰今之學者其弊有三或牽於訓詁或溺於詞章或流於異端惟知道者乃儒者也茲其論學不既當乎故由方氏之說則可以契勸諸書而不迷於聖經由程子之說則可以評騭諸儒而不謬於聖學尚矣偽與雜之患

哉奈何世之不察也其偽之不能辨而并以疑真其雜之不能識而乃以詆正讀易者動謂什翼非仲尼之旨讀周禮者輒詆六官爲戰國之書歌哭一言而洛蜀之黨遽成誠正一疏而偽學之禁遂起吁亦諄甚矣夫噎者創食食終不可廢爲寇者挾弓矢弓矢卒不可禁也乃偽書之紊經雜儒之病學亦偽者雜者之罪耳經與學烏可罪哉嗟夫二帝三王之道載在六經傳自孔氏如日月之麗天而未嘗隱也如江河之行地而未嘗息也苟能察之精合之大而守之篤則經自我會而渾然一出於真學自我明而粹然一歸於正天下無異道而

策衡三卷

經學五

十六

經學無異說矣一道德以同風俗有世道之責者可不加之意哉

宗藩

隆慶庚午順天

古者聖建宗藩，猶王室所以圖磐石之基，為萬世計也。漢初大將功臣，同區三塗，遂有未大不制之患。及建推恩之策，子弟莫不畢王矣。乃諸侯之權，命之強，大農無詔祿之費，其制可得聞歟？唐貞觀中，疏屬王者已降為公，其祿甚簡，無庸論已。及宋徽宗而養之京師，宋臣以為冗費，熙寧一詔，建諸大省，其何術以救弊歟？國家舊古定制，封遲已乃者，熙治既久，又庶日滿，視洪武中不啻百倍，竭天下之賦以奉之，而常不給，則祿將安出？賦今賦歛非益輕，而經費非寡也，欲給之祿，則國愈病，欲裁非損而宗室亦困甚矣。其何以兩利而兼濟？嗚呼！夫莫親於宗藩，莫嚴於祖訓，計臣謀士，蓋日夜籌之，而莫得其便矣。茲欲善推聖祖之意，曲體宗室之情，何施而可？諸士居常則習論議，茲國事之至大而最急者，故相與圖之，有可以明親親之殺，佐元元之急者，毋泛毋諱，俟特國論者采焉。

策術三卷

宗藩一

一七

執事以宗藩日盛，邸祿歲增，圖所以明親親之殺而佐元元之急，慮至遠也。愚生亦深惟其難，而竊圖其便矣。夫衆建支庶，以屏王室，大業也。食租衣稅，世世勿絕，大恩也。載在祖訓，畫一而守之久矣。今更制易法，則有紛亂約束之議，以義斷恩，則有別疏骨肉之罪。忍而坐視，則蠹耗愈甚，卒有土崩之憂。僅而補緝，則苟幸旦夕，不救衡決之禍。故雖計臣謀士，莫為破盈庭之言，而建必然之畫者，難之也。雖然，釋今弗圖，則後世之難且十而此矣。請試言之。漢初諸侯王置吏握兵，同制天子，其患在強大而不掉，自武帝推恩分王，則宗室子弟莫

不受地矣。然王之庶子，間為列侯，侯之庶子，絕無爵土，有去而為民者，有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自是而後，無諸侯王之患。亦無養宗室之費，其經制定也。唐之末也，帝裔王支流，播民間，其患在離渙而不屬，自宋養之京師，則五業之後，騷然煩費矣。其後辨親疎之等，明甄序之法，袒免以下，不復賜名，敦宗之院，散居都邑，故宋雖費於前，而大省於後，其救弊早也。由是言之，勢有所必，極則必通，恩有所必窮，窮則必殺，茲非其明效大驗耶？

策術三卷

宗藩二

一八

高皇帝神武開基，忠厚立國，故利建宗子以疆本，朝明惇睦之誼，以先天下。然是時宗室之衆無幾，可按籍而數也。今熙治二百餘年，麟趾爪趾，綿昌浩衍，麗屬籍者四萬，而存者二萬八千五百有奇，以祿計之，不下八九百萬。設一傳再傳，而後其生齒什倍，其祿又當什倍。此勢之所必極，而恩之所必窮也。故欲竭天下之賦，以奉宗室，則國益病，裁宗室之祿，以紓國計，則宗室亦益病。何者？今賦歛非減，而積貯非盈也。乃水旱為災，迄無寧歲，諸邊轉餉未見休時，財力亦甚詘矣。加以宗室之祿日引月長，則賦安得不竭，而國安得不病？語曰：附枝大者，賊本心也。此善喻也。且宗室至貴，倨也。又非人人能謀生也。今祿既益微，網亦少密，業已困矣，而有司奉

行條例一切以法繩之令播手觸禁資身無策則安所歸命也蓋宗室亦極病已語曰饑寒切於人之肌膚欲其母爲奸邪不可得也此非細故也故雖桑孔握籌晷賈挾策而圖今日之敝終不能兩利而兼得矣愚故曰勢之所必極而恩之所必窮胡不引漢唐宋之事以觀之也夫揚湯止沸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子孫而守先人之廬至於棟折榱傾不得不撤而新之爲其將壓也今承 祖宗之業視國家之敝不思變通安全之則何異以指撓沸以繩維傾乎愚以爲 祖訓至嚴而善推 聖祖之意則猶繼述也宗室至親而曲體宗室

策衡三卷

卷三

十九

之情則所以親親也何以言之 國初親王歲祿五萬他賜予甚盛不數歲而裁爲萬石又以民貧賦少給代肅諸王僅五百石或千石耳夫莫富於海內莫親於天子之子不加賦而奪之祿者以爲寧儉宗室而不可以耗國計疲民力也 祖訓言將軍以下有材能者得改官陞轉如銓選法夫旣富貴之矣猶不絕其仕進者所以興其善行而消其怙侈使外有親賢之重而內有亡費之利也然則 聖祖之意可推也人情孰不欲生全而惡危亡趨富厚而逃貧困然令予之虛名而奪之實惠則三尺童子不願有矣曩者宗室獻議有請試官

自效者有請力田自給者夫田農至拙業也簿書之吏至拙體也猶願爲之彼擁有爵之虛名而棄資生之實惠其情固弗樂也然則宗室之情其當議者有三以正倫分則封爵當議以廣德厚則禁例當議以節浮冗則恩數當議何者天下之法未有莫爲之限制而能世世無弊者也古者五世祖免六世而親屬絕至於祖宗之廟猶限之以七世親盡而迭毀今已絕之屬猶儕於五服之親則無等也忍於親盡之祖而不忍於親盡之子孫則舛也誠宜按諸屬籍別其世次而爲之限制如親王世及矣其次封郡王者可限也郡王世襲矣其次

策衡三卷

卷三

二十

封鎮國將軍者可限也諸將軍中尉以嫡相繼矣其諸子降封之外可已也奉國中尉一子得襲矣其世世承襲之例可已也大抵以位尊卑爲之多寡以世親疎爲之隆殺其不得封者皆如漢列侯庶子之法則坐食可益省而詔祿可繼此封爵之當議者也古者公族得仕於朝非絕之也庶民之家得占田治生非禁之也今宗室特以例見疑是以賢愚同滯而人無聊生矣旣限以封爵則絕封之始宜人予之貲賦之間田以爲永業令家自爲養而盡弛出城諸禁其材者得應舉試外官如常法或懼其縱也則如蘇轍所謂臨以按察持以寮吏

威以刑禁使不材者不至害民賢者有以自效顧不可
乎此禁例之當議者也且夫禮所以爲節而法所以爲
懲今疏庶人有給已猶無罪也已罪黜而猶給之與詔
祿無別非所以爲懲也自郡主至鄉君有祿已猶同姓
也至諸儀賓得聯姻王室貴重矣其祿不省非所以爲
節也愚以爲諸降庶人者宜皆與絕封庶人同法郡王
視郡王之限縣主以下視將軍中尉之限祿皆半給餘
皆量給婚資則恩澤不至冒濫費必大省此恩數之當
議者也如是則可以清蠹耗之原紓待哺之困上無失
聖祖之至意而下能通乎宗室之情大較若此矣然

策術三卷

卷五

二十一

愚聞之救弊者必及其始更化者必虞其終今封爵限
矣得無有怨望而羣譁者乎禁例疏矣得無有恣睢而
爲暴者乎恩數節矣得無有顛連而失所者乎則愚又
以爲盈縮之議在下而操縱之機在上惟 聖天子燭
安危之故恢繼述之圖毅然獨斷而力行之示 諸王
以大義不得不通之法則必有河間東平之賢奉宣德
意而深樂其便者何至於羣譁有爵者制之於王國絕
封者治之以有司何患乎爲暴且齊民非廩於官而固
有比於封君者宗室而有永業世世無有所與設 天
子不忘恩厚舉古賜民粟帛之令以間恤之何憂乎失

所較之歲祿不給而羣奉有司犯禁而不止救死而不
贍者利害相百也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至於勢不
可復及恩無所復施則其害不獨宗室且移之社稷矣
故爲之於可爲則易爲之於不可爲則難今 天子仁
明英斷釐弊剔蠹以興至理賢公卿能矢謨陳力爲國
家任大事以圖大功則何有於草野之言哉姑以復明
問云爾

六經

隆慶庚午山西

同孔子刪述六經垂訓萬世蓋昭昭如日焉自楊雄王通氏始爲法言中說以擬論語而後復有太玄以準易通鑑六經君子非之以爲僭然宋之諸儒亦有太極圖通書定性皇極西銘等篇後宋諸儒儒而自精醇其語寧無意於續也然易繫辭非夫子所撰者乾坤多餘章而毛詩雜詩風周禮秩冬官而大學欽格致禮記雜出漢儒之手春秋如公穀各泥其師說訖未有定不知惟通董何以不敢訂定而敢於續也今論者往往有異議如謂冬官格致本不於大學周易有古本之類其說可盡舉而指衷之否

六經其猶日月乎其體歷萬古而不虧而其用亦時有所不及故夫日有夕而月有晦幽崙薪房之下卻容光而自遠勢不得不假之於燭夫燭者所以佐日月之光

策術三卷

六經一

二十三

於不及者也訓詁之學翼而明之者也立言之學廣而通之者也皆所謂燭也取燭而佐日月之光於不及則可以燭而配日月之光而謂之三不可此楊雄王通氏之所以失也楊氏之爲玄也凡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極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緝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爲其太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難疊數文視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雄之自叙云爾其意則曰此非楊雄氏之玄而楊雄氏之易也要之無易而後可以有玄有易矣玄何所用之

且玄之體方而易之體圓圓則不待擬議而自成方則必待假借而後就故說者謂楊雄僭也王氏之擬經也大抵以漢七制續書以曹劉顏謝之篇續詩其所贊易卽關子明之成筮論其所定禮則叔孫氏之綿蕞儀其筆春秋則止陳仁以配獲麟其要如此而已其意則曰此非六經之經而王氏之經也要之可以言傳而不可以言經有六經矣夫安得而配之且其所謂七制諸篇者何敢望典謨雅頌之藩籬而關朗叔孫不過支離糟粕之近似若元經之帝兩魏出蜀漢而夷江左大旨亦已悖矣故說者謂通亦僭也至於法言中說雖若有出

策術三卷

六經二

二十四

於模擬剽竊而往往能尊正道發微言於千載之後特所謂法言者言多遠而指則近故不免於晦中說者說雖暢而理或支故不免於雜至有謂通與李德明不相及而唐初諸貴臣稱門人者不一舉其名以爲阮逸之僞撰雖未必盡然要之亦有可疑者矣宋興周程氏者出蓋盡屏諸儒之說而澤於道德醇如也周氏之爲太極圖說也標理於極而推功於靜其爲通書也表裏太極之說而加詳於聖賢之學程氏之答定性書謂已性無內外動亦定靜亦定也張氏之作西銘謂理一而分殊人當以事親之道事天也邵氏之皇極經世諸篇明

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與陰陽之度數剛柔之形體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蓋得易之變而推廣之者也要之其爲說雖正大而微妙然豈有出於六經之外哉楊雄王通氏急於得經之名而緩其實周程張邵氏精於得經之實而避其名此所以異也而後之持正論者必欲深文巧詆以中通雄之罪至目之爲僭竊等之爲異類蓋至於莽大夫楊雄死而千秋不傳之統直接之孟氏愚以爲六經至孔子而止矣卽孟氏與宋諸賢亦翼而明之廣而通之者也特所謂燭者其光有大小而佐日月之功有隆殺耳夫陽避其名

笑術三卷

六經三

三十五

而陰紹其統愚不得爲通雄二氏稱屈也執事謂六經自秦火之後不能不有所遺錯以討定之責責雄通氏愚謂非二氏所能辦也今請得而畧言之謂繫辭之十翼有非夫子所撰者序卦之或強也而雜卦之或雜也謂乾坤之二卦自彖象而外夫子所贊皆當屬之於繫辭是一說也謂夫子曰放鄭聲而鄭衛淫奔之詩不廢或曰放者聲耳存其篇以示戒也或云非夫子之舊也周禮缺冬官矣而河間獻王輒以考工記補之其能合於聖人之政否也有謂五官之中如縣師廩人之類皆在所少者惟王一條耳是一說也大學缺格致矣而朱

子輒取程子之意補之其能合於聖人之心否也有謂知止末二條卽格致之一章固不缺也是亦一說也禮記所載大學中庸旣別表爲一書而其它篇多不出於夫子繼衣公孫呢子所撰也月令呂不韋所脩也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也其它檀弓儒行等篇要亦有大醇而小疵者至於春秋一書左氏詳於事而畧於旨公穀守其虛而忘其實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蓋范甯固已言之至於胡安國而始以其說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然聖人之賞罰固已明而聖人之所以

笑術三卷

六經三

三十六

用其賞罰者未免流於刻也夫所謂廣而通之者固不暇論而所謂翼而明之者其亦有人矣乎諸儒生遵高文之訓白首守其師說而不敢廢愚則何敢言愚所謂書之有古文雖稍異其語易大學之有古本雖稍更其序而大旨不甚遠固無可論詩之淫風存者出於夫子之手孰得而議之第在鄭衛則絀它說而附於淫在異國則又絀其淫而附於它說不知可更一裁定否也周禮之冬官或悉取五官之屬者而補之簡斥劉歆之傳會合儀禮禮記而爲一經可乎取月令檀弓繼衣王制儒行之類稍未醇者取家語及魯論之爲門弟子言

者各降而爲傳以與孟氏並傳可乎取左氏之事而絀其浮取公羊之例而絀其鑿取穀梁之旨而絀其偏裁以胡氏之法而絀其刻更定爲一書可乎要之非其急者自強不息而吾心之易在矣允執厥中而吾心之書在矣思無邪而吾心之詩在矣毋不敬而吾心之禮在矣春王正月而吾心之春秋在矣得其要則六經爲吾用而其語皆筌蹄不得其要則吾爲六經役老死而汨汨於章句雖然愚之所甚憂則不在此今世之學者於書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出其上於道未有所得則已力排先儒之詰而閤其統不學則借聖門之策衛三卷

主七

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又宋賢之罪人而楊雄王通氏之所近似而不取者也愚之所甚憂者此也

訓儲

隆慶庚午山西

問太子天下本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而莫詳於賈誼其說果盡出於誼否也三代而下不能參豫教誨其治不古若亦可聞其畧否夫論乎道者則有焉嶠之侍臣王褒之太子二箴示君道者則有唐文皇之帝範十二至我太祖高皇帝及成祖宣憲諸廟皆勸成一書以示皇太子其言與帝範同異否今上之元年即詔立元良以定國本天下欣然謂吾君有子矣夫出閣之期已示而所以輔導匡翼之具未悉諸生其爲我詳言之庶幾備承華實鑑之一二云

自賈誼所稱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有味乎其言之也雖然非自誼始也書尹之誥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蓋言本也易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學也唯禮與左史書大傳亦有之

策衛三卷

訓儲一

主六

其畧曰古者后妊七月而就宴室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師縕瑟而稱不習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所謂胎教也生而接以太牢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而見之南郊所謂襁褓之教也能行立矣道之禮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所謂童穉之教也少長始知色則出齒於太學教之爲人臣焉教之爲人子焉教之爲人幼焉母使異日有一人之肆也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問所不知母使異日有深居之悔也故太子立而置太師太傅太保及乎既冠成人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

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愚竊以爲其備官也非好廉祿也非欲其敵儀於至尊也欲使左右前後皆正人以漸厚其德也鷄鳴而起一日而三朝非故欲勞之欲其習於勤也其與國人齒也非故欲卑之欲其習於恭也自周之末暴秦繼之人主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教者爲教而太子亦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學者爲學其始也子道缺而躍龍之地或危其終也君道缺而飛龍之地或亢是故秦之胡亥受治獄於趙高晨卽位而暮射人而望夷之禍成矣漢之戾園開博望通賓客多以異端進巫蠱起而長安兵而湖陰之禍成矣開皇之際嬖子

策衡王朱

卷三

二十九

竊矯楊素進而房陵之位不終矣德宗之末官案無擇王伾叔文進而永貞之治損矣至於漢靈康僖之季父張讓而母趙忠定策國老而門生天子帝位予奪於左貂人主食息於中涓宦官之勢重而天下之大計移矣故溫嶠之箴侍臣也則曰均士抗禮以卑厥情入學齊齒言稱先生不以賢自藏不以貴爲榮思有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屏彼佞諛納此亮直言太子之職所當盡也王褒之箴太子也則曰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爲慮始無爲事先損之又損全之亦全言太子之地不易居也斯二者皆所以語爲人臣子

之遺也唐文皇製帝範十二則冠之以君體而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之類次焉皆所以語爲人主之道也燦然備矣惜也其言教詳而身教畧也承乾儲而不終高宗帝而不帝有以也明興高皇帝甫立皇太子卽建大本堂居之積武庫七畧之書而聚天下之英俊耆碩從容談說經義賜宴賦詩最後案經傳格言爲書曰儲君昭鑒錄俾日進講曰若等務導之以正他日勝重任也至文皇帝而稍克廣其書益以高帝之謨訓曰文華寶鑑召皇太子授之曰脩己治人之要盡矣若其勉之宣

策衡王朱

卷三

三十

宗之爲帝訓也篇凡二十五始君德而終藥餌也憲宗之爲文華大訓也卷凡四進學也養德也厚倫也明治也要之其命名與帝範同而章軌與唐文異明德隆隆嗣三代矣自青禁之制不講於先朝朱邸之開僅同於藩國海內皇皇然若靡所瞻望上卽位之初元卽下詔立皇太子推恩海內其明年復示出閣之期以十齡奉聞溫文日新岐嶷天縱中外億兆臣庶咸欣欣焉思獲奉盛美開天下萬世太平根本而草莽下臣不勝私憂過計以爲太子之體不患其不崇患其崇而無所接異日君臣之分不患其不辨患其辨

而至於不相通今雖未能粹復古制如所謂拜師而齒學者亦宜少采貞觀至道儀節三師賓客見則必假以殊禮從容燕閒啓沃治道其諸寮案亦聽坐侍講讀反覆開陳以畢所見所講讀諸書自六經四子及先朝謨訓外別命儒臣脩纂六曹職掌今時要務如財用困乏民業艱難武備積弊士風日卑及它一切吏弊國蠹分條附見務令剴切不必宏深勒成一書專備詢覽人主時時考問觀其進否而稍抗法於其左右至於坊局諭贊之官必選清方直亮通明該練者充之勿急才藻以長浮華勿廣遜諂以滋躁競其內而保姆阿監必

策衛三卷

訓四

三十一

委長年母令見少麗以犯未定之戒服御居舍必崇儉朴母令見奇衰以開奢侈之漸率土之臣皆其臣也母以贊御僕從爲私人天下之有皆其有也母請莊田店宅爲私藏太子徧識萬類之情而不見其用尊在

一人之下而不廢其謙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唐虞三代之化端在於此雖然愚之私憂過計猶有不能已者蓋國家雍熙之治莫盛於宣德弘治間而及其後也頗不備於公正之季彼其出而亂二正之治爲振爲瑾者乃宣弘所用以侍青官之人也今六局丞郎而下縱無其人可不預爲之所乎寧伺而母愛其僕寧緩而母愛

其捷寧惟無能而不必其有技寧目不知書而不必其多識此在 人主及輔弼大臣加之意而已

從祀

隆慶庚午山西

同 太廟之時饗也與文廟之得莫也蓋皆有從祀焉豈亦出於報功崇道之意歟其禮始何代而損益何主大較可謂得間否 國家於典禮至明備也先帝蓋憐憫致意焉今 太廟從祀之臣自成祖而後寥寥矣不聞有議增入者文廟之兩廡自元季而後寥寥矣間有議增入者於今未定者抑果難其人耶或懷重其典不輕舉耶 國家熙明累洽之運以崇德右文稱而使 列聖無臣孔門無賢甚愧不取也諸士子熟琬琰之編且事組豆久矣其母曰鄙人之子不知而不以告也

太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主衍斯世之治統也以報功也文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師衍斯世之道統也亦以報功也其典歸之秩宗而其議掌之太常雖德之者不能舉無功之祀怨之者不能廢應祀之功斯禮也

策衡三卷

從祀

二十三

人主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蓋愚嘗讀商盤庚之告曰茲予大饗於先王爾祖其從饗之及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臣也又嘗讀周禮大司樂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師也生而共其祿於朝死而共饗於廟而君臣之體一矣生而以茲地嗣其教沒而以茲地配其饗而師弟子之體一矣夫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禮舉矣而不備於盛世君子之所以爲禮恥也禮備矣而世無其人以應之君子之所以爲盛世恥也 太廟

之有從祀其制見於周而其議詳於高堂隆任茂大抵以一代之臣配一代之君而已至唐而可考者淮安靖王神通梁文昭公房玄齡而下距太尉李愬凡三十二人也至宋而可考者韓忠獻王趙普濟陽忠武王曹彬而下距丞相葛邲凡二十四人也其它固代不絕也夫金裔夷耳而猶能舉斜也粘沒喝兀术張浩輩之祀而况不爲金者乎文廟之有從祀其禮起於漢延光而其議定於唐貞觀大抵以其有功於聖經而已而不必盡論其人也故貞觀之詔自左丘明卜子夏而下距范甯賈逵人蓋二十二也宋至元豐而益者荀況楊雄韓愈

策衡三卷

從祀二

三

也至淳祐而益者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也至景定而益者邵雍司馬光也其它固代不乏也夫元荒虜耳尚能進董仲舒而其人其人有許衡吳澄者應之而况不爲元者乎 明興 高皇帝之初念無以昭宣諸功臣之烈建 太廟首議以李韓公善長等六公及胡越公大海等從饗最後韓公坐嫌死而六公亦間不得與逮永樂而始定自中山開平二王而下距永義侯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十二人從 文皇帝祀者至洪熙而定文武臣惟河間王王東平王能寧國公真榮國公廣孝三王二公而已 先皇帝之世於 宗廟大典蓋憐憫

焉首上 太祖徽號及追上 文皇帝祖號已采禮官
言進誠意伯基從祀 太祖位六王下而以僧故斥廣
孝使祀大興隆寺專用翊國公勛請進其祖管國公英
天下不以私病英而以公快基廣孝謂英功足稱也獨
仁宣而後寥寥無聞者過也夫承平之世先文德而
後武功則 列聖之丕承宣明治道抑何章章著隆也
忍使萬世之後謂 明有君而無臣不得比於唐高宋
真之季耶夫以楊文貞李文達商文毅劉文靖楊文忠
之賢於輔而不得從憲忠定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之
賢於銓而不得從于肅愍之賢於樞而不得從張定興

策術二卷

從祀三

三十五

輔之三下南交朱宣平永之八佩將印皆位太師握環
衛爲心膂牙爪而不得從何也其人縱不能與中山開
平等豈盡出世傑真下耶愚以爲禮官臺臣當一建白
下公卿大夫博議而精覈之進其灼然者不爲過也
高皇帝又念無以表揚我先師之道 詔革天下神號
而獨不以及夫子且謂所封爵及諸從祀者俱如故至
正統而益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吳澄 先皇帝之世
於文廟大禮愈愴愴焉凡再釋奠 幸太學爵改王而
爲師神改像而爲主份數八而爲六蓋前是從祀者奉
楊雄矣已采輔臣言選荀況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

戴聖王肅杜預吳澄而罷其祀抑鄭衆盧植鄭玄服虔
范甯而祀於鄉進王通胡瑗楊時蔡元定最後以濮議
故進歐陽脩天下不以私訾脩而以公許王通等謂脩
學足稱也然此皆先世儒耳至於 明而獨寥寥者過
也夫治統與道統而俱盛卽 列聖之嗣德揚詡教化
抑何孜孜不替也忍使萬世之後謂 明以功而不以
德至不獲比於元馬上之俗耶當嘉靖中言者請進薛
文清瑄從祀會議且定矣一二沮之者謂其鮮著述無
大裨益 天子伸其說而屈其請今 上初言者欲併
合王文安守仁陳檢討獻章而祀之復下羣臣議其許
瑄者十而九其許守仁獻章者十而二三而卒莫定也
豈非以瑄經行淳備篤信守死出處以道有功聖門至
於守仁則因其致知而疑其慧於獻章因其主靜而疑
其寂耶其近於慧與寂者其流之罪也非其師說也是
三人者縱不得與二程朱氏等豈盡出胡瑗楊時下耶
愚以爲禮官臺臣當再一建白下公卿大夫博議而精
覈之進其確然者不爲過也然自 高帝諸功臣而下
尚有說焉李韓公之佐開創固不下鄼侯雖以嫌死
帝尚爲諱之若馮宋公勝之佐大將軍取中原下秦隴
降納哈出二十萬之衆傳賴公友德之從大將軍取山

策術二卷

從祀四

三十六

東其平曷功冠諸微侯而周禮一曰年之地情其終
於帝之末遺董除之變而未有舉也然烈固伯仲岐
陽而子永義矣縱不得從太廟祀亦宜別於其鄉隆
其贈諡而錄其後不宜使子文之勲為若敖氏之餒鬼
也彼於聖門而稱學者若吳聘君與弼之介胡布衣居
仁之敬魏恭簡校之端羅文毅倫文恭洪先之守似亦
可祀於其鄉今恭簡有專祀而諸君子未滿不可一次
第舉乎而愚又有進於此者先朝之黜漢儒漂乎芥
鉞矣夫卑漢者所以尊宋而不知其陷宋儒於背本也
令訓詁之學不傳即明哲如二程朱子亦何所自而釋
康術二卷

從疏五

三七

其義乎愚以為若廬鄭等者復其祀於學而劉向吳澄
輩專其祀於鄉可也斯禮也愚能言之即執事能聽之
而議者未必許也今天下難其典而易其人者何也遠
者不能悉其實而近者有所疑於心也愚故曰斯禮也
人主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

理財

隆慶庚午山西

周太史公有云天下之財產皆為利來固聖門罕言之
然大學稱理財家宰制國用豈非以當世所急也
耶即不敢與諸儒生為雅言夫齊趙燕南國耳管
夷吾計然為之謀而卒以富役天下桑弘羊一貫
人子然當漢疲耗之極而營之使大農有奇羨劉
晏韓奭也以區區十五道之賦而供度支不乏果
何策也今天下雖號全盛然中外恒惴然若果然
之腹不能以月計大同農時時告不支矣豈其源
尚之有可開而其流或有可塞歟願與諸生商
之以觀有用之學且上主計者采焉

執事拳拳以理財之要下詢不佞書生也授之握算不
知縱橫其何以仰佐末議于主計者雖然敢不罄所見
聞以對大抵富國易富天下難富未開利之天下易富
已開利之天下難得人而專聽其法易以法而強授之

康術三卷

理財

三八

人難夫管子者古所稱能富國者也今其書曰錯國於
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所謂倉與府
者五穀桑麻六畜而已其外則官山海所謂負海煮海
負山鑄山籠百姓之利而收之官而已又其外則制罪
大小入以兵甲鈞金束矢而足五兵而已財有餘則借
以使敵如貴賈言楚代衡山之物以疲其上下之力於
物而已故天下弱於齊之富而齊霸所謂能富國者也
其次莫若計然計然之書曰知闢則脩備時用則知物
二者形而萬貨之情得故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
物相貿易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

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行之十年而越大富以其貨傾吳而橫行江淮間所謂能富國者也然此一方耳四封之內皆鄰敵也其流易達而輪易委盈縮易曉也我故得而發我之贏而時中彼之急收彼之無用而爲我之有用母之權長在我而子之息長在彼肥我而不憂彼之瘠損彼而不爲我之累故曰富國易也若夫天下則不然盡四封之內外而皆吾地也其人則皆吾人也肥在左則瘠在右損在遠則累在近管子計然之策有所達而不必盡達也故曰富天下難也漢武帝因文景之遺賢不勝其溢而脩怨於匈奴已脩威於東

臣非諸鯁齷儒者比也雖然謂弘羊能開之則可謂弘羊能生之則不可蓋漢興人主世世守共儉官室之湯沐不以煩大農而悉推山澤關梁之利以予民民得恣取而無禁故農利十一工利十二而商利十九至武帝國家之用始不足而弘羊輩始得以其心計而通利孔執事試屈指而籌今之天下於漢賦財法嚮所稱有一之不備者乎弘羊而在更何所加故曰富未開利之天下易富已開利之天下難也當肅代時戶口之耗十八九人主而下至六師供邊之費悉仰給於劉晏之十五道晏好用廉勤吏先愛民故非弘羊比也然其大旨不過在於捷得四方之物價使食貨輕重之權使司恒爲之掌握利在官而害不在民其所謂愛民者又不過捷得四方之豐歉豐則糴歉則糶以兩利而相濟其所謂理財者不過寬予鹽商之資以收鹽利厚處漕艘之費以收漕實而已故謂晏能整齊之則可謂晏能生之則不可執事試籌今之天下卽有如弘羊晏者在能捐百萬金而不之問乎能聽其自辟召立富貴人乎左右不中制而臺省不外議乎故曰得人而專聽其法易以法而強授之人難也邇年國用乏大司農不能當中有數更易中外士大夫朝夕以用爲憂公車之牘至累

不能竟十道之使旁午而未久輒罷鹽政壞而思復其舊計關中之入更損二十萬緡且中止矣屯政壞而思飭其舊計其美僅足以供本軍行之三年而復廢專官矣欲鑄錢而計鑄之入不能當其損矣欲設官會行鈔法而國家不能出數十萬金以爲之母矣累世之蓄困於先朝之工禱而天府竭矣爰贖之所積困於頻年之徵解而郡邑倉庫竭矣水旱蟲蝗加以無名之賦而閭閻竭矣廣盜起而所費者歲以數十萬計而五嶺之公私貧矣河決而所費者以百萬計而青徐充豫之公私貧矣外有日重而必不可已之邊計內有日益而必不可已之宗藩然則如之何曰此在人主精思之委計於大臣而後可也邊計不可已則加重於主兵而少調客兵使兵得息而食減宗藩不可已則漸限其封爵而聽其從四民之利使人自便而祿減罷不時宣索則六官之用簡而戶部舒停非時工役則將作之用簡而冬官裕清內府工匠力勇之數覈錦衣騰衝府軍之籍則客食省而漕糧有餘毋輕以一人言而遽興毋輕以一人言而遽革則國是定而司農得少展其技嗟夫入利之孔開已盡矣然細而不勝其出利之孔語云涓涓不竭將成江河況若江河之決乎哉故

其德莫大乎節儉夫節儉者明主之所以優爲而左右之所不甚喜者也主慎於賞賜則左右見以爲塞於澤主難於興作則左右見以爲窮於侵主精於搜覈則左右見以爲無所匿其弊故自古中外之臣言及利計毋論其可否也朝上而夕報可至著爲令甲有之言及國憂毋論其重輕也朝上而夕報罷甚且付廷尉矣噫卽管計諸才臣杜口可也

禦虜

隆慶庚午山西

問夷狄之爲中國患也久矣通者蓋益証焉以戰則多緩以守則多瑕孽然聚天下之策而口講求之而卒不得其要領夫我之所以不敵者其故何也虜雖強其視匈奴突厥女直蒙古孰類今縉紳之士或議戰而介胃之士或更議守要必有折衷者明威德薄海內外今縱不能準王庭齒老上而勒石於燕然之顛四郊多壘卽何策以洗其恥乎諸士子之鄉中虜數矣其必有習者明以語我

中國之不能與虜敵也久矣而今爲甚其說凡有八曰聚散之勢不敵也大約中國勝兵與虜控弦之騎校之可各得三十餘萬我散而爲九邊而虜長聚是以九而攻我一也其不敵一也勇怯之實不敵也賊便馬疾鬪耐饑渴上下馳逐若風視死若赴而我於是數者無一

策術三采

禦虜一

四十三

焉其不敵二也勞佚之形不敵也虜因糧於我我裹糧而應之不待三日而自困其不敵三也騎步之力不敵也我雖騎不能疏行突鬪而爲騎陣賊無所不衝而我無所不應其不敵四也攻守之機不敵也賊旣闌入邊扼宣大薊晉之要衝而居之馬首東則東犯西則西犯彼無所不攻而我無所不守其不敵五也客主之變不敵也賊而烽始舉烽舉而兵始出賊顧爲主而我顧爲客彼得從容設伏以誘我其不敵六也專緩之計不敵也虜自春而至秋其上下日以入寇爲計自辰而至夕其事非闕卽獵其所工非騎卽射而我之吏士則營

營焉不憂鬪而憂其妻子爲文武大帥者不憂外而憂內又加以文法簿書之是牽達迎便辟之是熟而望其能膺懲大慙哉其不敵七也上下之情不敵也虜自其主帥以至於閭閻卒無貴賤一也其嗜欲易通而沈憊易達也我士卒之於偏裨偏裨之於大帥武吏之於文吏遑臣之於大臣若隔九閭焉而何以責之效力也爲虜間諜者本我中國之民而以我情予虜爲我烽堠者本我中國之兵而以我情予虜其不敵八也夫所謂八不敵者審矣然而虜卒不能爲我害者何也是匈奴突厥之虜而非女直蒙古之虜也夫所謂女直蒙古之虜何

策術三采

禦虜二

四十四

也自其立國之始而地半已中國矣中國之民安虜而不相鄙也虜安中國之俗而不爲苦也故以中國攻中國而虜得饒於戰以虜供虜而虜得深入而久居也若夫匈奴突厥則不然其嗜欲不合也其居處不便習也其寇也利中國之玉帛貨賄而不必有其地利中國之子女技作而不必有其民置則至贏則出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深入則虜歸久居則虜疾中國之所以獲支吾而稍息肩也夫不求我之所以勝漢唐者而幸虜之尚爲匈奴突厥愚以爲中國之計左也夫薦紳守和親而介冑言征伐自古則然今薦紳之士不習虜者

則曰虜亦人耳此其衆不過當漢一大郡戰不勝則誅帥守不固則誅守臣吾法行而蘭固無衡虜介胃之士習虜者曰不然虜鬪士勇三倍我其馬力十倍我試卽邊兵人校之其見虜而不股栗者十不一也其能角虜而互見其技者百不一也夫士畏敵而不畏將將甘死法而不死敵何以言戰哉愚以爲皆非也愚非能抉穰苴臚起之秘起衛霍於九京而與之策也不過諸邊大夫之所恒知者其畧曰審形勢明賞罰定國是重將權而已夫所謂審形勢者不敢遠及秦諸邊也姑請言其近者宣大之險與虜共矣其法當以戰而爲守山西薊

策術三卷

御馬三

四十五

邊險猶在我也其法當以守而爲戰以戰爲守者非必戰也我棄小堡而併於大堡堡宿銳士栖餼糧擇帥以統之使不可下而簡募精騎如所謂百保鮮卑者分屬諸驍將以爲奇兵或擊其抄卒使不敢散而輕我或襲其輜重使不敢易而近我然後多間諜以離其黨廣招誘以弱其勢十年之內虜庶幾且遠乎以守爲戰者非必守也虜不入則堅墉浚濠宿兵以待之虜入矣清野以疲其騎清野矣堅壁以防其攻壁堅矣設疑而誤其路路疑矣嚴兵而尾其歸此所謂守道也不然而責宣大以守是坐困也責山西薊邊以戰是立敗也所謂明

賞罰者其說非徒調峻罰也賞固當先之夫古將兵而峻於罰者莫過楊素將將而峻於罰者莫過漢武帝然而樂爲素兵者樂微功之見知樂爲漢武帝將者樂萬戶侯千金之易致也故酷罰者人之所欲避也而賞能奪之戰危者人之所易曉也而賞能愚之今國家於失律之法嚴矣獨所謂賞者極於數十金而所謂爵者不及世欲以此而售人之死命何也愚以爲人主精意於此如趙藝祖之別貯帛封樁庫購虜首而又不愛通侯世爵之賞以待天下之負材而自喜者蓋朝奏功而夕報璽書毋使墨吏持文法譏訶之而後嚴儆社

策術三卷

御馬四

四十六

之令使天下有所甚欲者以易其生而有所甚惡者以易其死其不悉謀力而致之於敵者鮮也所謂定國是者縣官下求材之令人得舉所知銓部次第而用之矣其未用也人人皆諸葛亮而其既用也處處皆李元平固所用之材未盡其所以待之之道未盡是也不見形而有所爲則議者得以其形而訾之稍破格而有所請則議者得以其格而繩之愚以爲今用人自督撫而下宜精簡其選既用之後則精專其任而徐待其成一切建白指摘凡屬煩言閣不令下可也所謂重將權者今督帥之委非不重也然陽示之重而陰迫之輕爲之

下者自一命而上卽有與援嘯息噴笑皆懼觸怒然猶
平居言耳賊一入而督帥不能行之大將大將不能行
之偏裨蓋有令下而嚙出而指相目曰此廷尉人耳非
而主也故愚所謂重者居平不爲之中制賊至則聽其
誅賞賊退務覈其情實而已凡愚所以對執事者踈節
濶目不能爲必勝之策也異日倘捐前箸而借我尚當
以根本之說進

策衡三卷

策衡三

四二

交泰

隆慶辛未會試

問易之泰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言泰者固在君臣相與間矣夫泰之時和氣洽而理道昌一有壅闕不足爲泰在昔明君良臣相與開泰於先保泰於後者用何道歟君臣遇合蓋古以爲難而朝以交歟唐虞三代尚矣漢而下有講論經理夜分乃寐者有制諫官隨宰相入議政者有降手詔給筆札者有請輪侍從直宿以待宣召者亦庶幾所謂交泰歟嘗伏讀大誥首君臣同遊聖謨遠矣頌盛德者謂開泰莫如二祖保泰莫如宣孝二朝當時謀臣策士耆舊老成侍帷幄圖國政以佐致昇平者可悉數歟朝講之儀載在令甲備矣乃又不時宣召得無煩且勞歟我皇上臨御以來講學勤政嘉與百執事共登太平之理湛恩威命卽叙遐荒斯亦交泰之驗已抑古人有言行百里者半九十且夫平能憂厥往能思復泰之旨也願推廣其說以爲今日保泰之助

策衡三卷

策衡一

四八

夫君臣之際其天地之交乎是故先天而開泰也相與
定一代之鴻圖後天而保泰也相與建萬世之長策聚
精會神相得而益章顯志弘業相須而共濟盛美益乎
當世聲光流於無窮蓋自唐虞以及昭代致理之原
古今一揆矣愚請繹泰之義先著君臣之所以交然後
鋪張我祖宗休烈可乎易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
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夫泰之言通也后以裁
成輔相爲事蓋身視臣庶而家視寰宇使元首與股肱
弗相聯屬則精神不貫而身病使主伯與亞旅弗相親
比則意氣不洽而家睽故天道下濟地道上行網緼所

合以生萬物交也者天地之所不能違也而况於人乎
人臣懷忠信之心抱匡濟之責孰不欲委質清時結心
明主然而冠履之分嚴而宮庭之地隔其情易渙而其
勢易疎也明主知其然故首出庶物而下躬兼制四
海而先誓御朝而議政坐而論道所以優體也虛懷而
聽造膝而籌所以致親也日晏侍食夜分徹炬所以示
渥也辟左右借顏色披衷懷忘忌諱所以盡情也君資
於內曰爾惟勉爾惟勉惟鹽梅臣順於外曰斯謀惟后斯
猷惟后所以一德也泰九二以剛中應五而六五柔中
虛已以從之此之謂君臣之交故泰之初拔茅彙征與

策術三卷

卷二

四九

共開焉泰之極艱貞無咎與共保焉二言所爲五不害
所爲二臣道也以任事爲忠五君道也以任人爲大二
勝其任則五可無爲故曰以祉元吉而已此之謂君臣
交而爲泰也夫都俞咨命喜起賡歌唐虞尚矣三代相
與載在詩書君臣之情猶可想見由漢而下肇造元勳
中興名佐代固有之然幸外合而中疑文具而情闕建
武數引公卿講論而責以吏事則其體失也貞觀宰相
入閣議事而隨以諫官則其中疑也慶曆龍圖天章閣
降手詔給筆札而固辭不對則臣負其君也治平中同
馬光請命侍從輪直資善堂夜宿崇文院以待宣召而

率未行則君負其臣也何以庶幾於交泰哉愚嘗伏讀

大誥首君臣同遊曰歷代君臣同心一氣立綱陳紀

昭示天下爲民造福是以感格天地時和年豐家給人

足大哉 聖謨我 皇祖 列聖之所以交羣臣而昌

泰運者率用此道矣請陳其畧 高皇帝延攬英賢廓

清華夏所與參密議而贊鴻猷者時則有若基若濂若

安若禕若濫若琛若彥良其人焉 文皇帝親禮儒碩

綏靖邦家所與商幾務而從征討者時則有若縉若廣

若淮若儼若榮若士奇若幼孜其人焉夫天造草昧干

戈不遑家難勛勳創夷初起而 君臣之相與如此是

策術三卷

卷三

五十

以神流氣鬯天地太和延及羣生施於方外而一代之
鴻圖定矣所謂開天地之泰者非邪 列聖相承久安
長治宣弘之際尤稱郅隆 章皇帝心存無逸耆舊不
遺問臣則若榮若士奇若溥部僚則若義若原吉若濬
齊宮便殿召對者數矣至於登山泛舟 賜章給饌
一則曰同心同德兩無嫌猜一則曰以遊以豫庶幾古
昔又何其歡洽也 敬皇帝志大有爲老成具在執政
則若溥若健若東陽若遷臺省則若文升大夏若珊
平臺煖閣 召對者數矣至於 天顏開霽 廟算周
詳疏擬則或更數字或刪數語執奏則或移晷刻或至

累日又何其披豁也夫奕葉承平法守已定庶事循習
玩愒易生而君臣之相與如此是以神流氣宅天地
太和克篤前烈施於后昆而萬世之長策建矣所謂
保天地之泰者非邪當其時主無貳任臣無隱忠歡
忻交通而德威宣暢故論開濟則功軼於姬妣頌熙洽
則治匹乎唐虞而一時名臣碩輔幸逢昌運亦得以
勒勲德於旂常垂功名於竹帛猗歟休哉直千載一時
之遇也今天子光撫鴻圖祇遵成憲講學臨政
寒暑必親嘉言忠謨聽納靡倦公卿百執事相與勵翼
於下而天子恭已南面以聽之內寧外謐時和年豐

策衡三卷

文泰四

五十二

黠虜來庭炎荒秦凱斯亦泰運之再昌已而執事尚欲
聞保泰之說則愚將何詞以獻乎竊以爲欲登太平之
理莫若致隆於上下之交欲隆乎上下之交莫若憲章
乎召對之典夫人情狃於法之所常行而惕於意之
所間舉今辨色而入日出而視之頃刻而退矣習則
玩玩則不可振故不若間一召對之爲益也蓋有六
善焉閱世務一也察材品二也明德意三也密事幾
四也定國是五也激忠悃六也請得實以祖宗故
事熟數於前而執事試垂聽焉夫人主雖神聖睿智而
四方庶務弗能同也錢穀刑獄各有主者召而問之

則幽隱畢達故屯田鹽法欲計其宜而臨淮洛陽得畢
慮於下矣邊備虜情欲定其算而鈞陽華容得決策於
前矣故以閱世務則率作考成可弗眩也夫退而具疏
則詞可飾也思而陳詞則端可匿也惟卒然問之心術
立見能否莫逃故呂震與儀智並對而諛直見楊士奇
與蹇義並對而遲敏見故以察材品則明闇回正可弗
欺也上意猶的也射者爭趨之故諸司奏請必令稽
舊章侍臣以此知上意之在守法召問天下何時
太平朕安得如古帝王大臣以此知上意之在興治
故以明德意則措注嚮往可弗違也夫造膝而密語

策衡三卷

文泰五

五十三

者不可以先傳也從容而納誨者不可以牘盡也假令
議廣詔條而可令多人知乎出厥帖議改命可外
泄乎故以密事幾則轉移變化可弗窺也衆議畢集可
否易清不惟儉夫與正士殊科卽君子意見亦有同異
如移師彰德楊榮以爲是士奇以爲非舉伏伯安爲使
蹇義以爲可原吉以爲不可黎利請立陳氏後張輔蹇
夏曰勿許榮士奇曰許之此其心皆體國而所見各殊
惟折以宸衷則衆論一矣故以定國是則盈庭聚
訟可弗亂也夫人侍帷幄出奉乘輿內寄腹心外
資謀斷人人自以爲親已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

祖宗朝相與盛事藏在 秘府愚不得徧觀卽如泰和
長沙華容之所私錄毗倚 眷顧迄今誦之猶爲感動
况親當其盛者乎故以激忠悃則銜恩幸遇可弗負也
斯六善者皆已事之明驗蓋於法制常行之外而時用
吾鼓舞不測之權故 聖智日益觀聽日新賢才樂爲
之用而天地常泰且初雖似勞久而情誼洽彌見其適
初雖似煩久而要領得彌見其簡又何煩勞之有愚又
聞 二祖諸臣皆從事乎草昧勦間而宣德弘治所
親禮乃其輔導之舊蓋未 登大寶而相與已素矣且
孝宗十載始 召諸臣面對其 召也雖內侍不及
策衡三卷 五十三

知夫 恭嘿思道是惟不言言乃雍 沉幾觀變是惟
不行行乃果 宸衷獨發固不可測也今 上厲精圖
治日臨羣臣益明習 國家事且將舉 祖宗故典以
備 熙朝盛美蓋有待焉草莽愚生傾心拭目於是舉
也久矣若釋此而他求 保泰之道則愚何知焉

議法

隆慶辛未會試

問王者與民信守者法耳古今宜有一定之法而孟
軻前卿皆大儒也一謂法先王一謂法後王何相
左歟我 國家之法鴻纖具備於古制備矣然亦
有在前代則爲敝法任 熙朝則爲善制者豈行
之固有道歟雖然至於今日論綜覈者莫如漢宣帝
或者謂患不綜覈耳古今論綜覈者莫如漢宣帝
然當其時亦五日一視事矣吏不奉宣詔書矣上
計簿者具文矣爲增籍者受賞矣若此者可謂行
法嚴宣優於文豈爲通論而或者其數服抑宣
美元似知大體而或者深刺其非孰爲當激夫欲
綜覈則情僞有不可窮更張則善制有不必變誠
不知所宜從也願熟計其便著於篇

法不可以輕變也亦不可以苟因也苟因則承敝襲舛
有頽靡不振之虞此不事事之過也輕變則厭故喜新
有更張無序之患此泰多事之過也二者法之所禁也

策衡三卷

議法一

五十四

而且犯之又何暇責其能行法哉去二者之過而一求
諸實法斯行矣執事發策考荀孟之異論稽 國家之
舊章審沿革之所宜求綜覈之實效愚嘗伏而思之夫
法制無常近民爲要古今異勢便俗爲宜孟子曰遵先
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欲法先王矣荀卿曰畧先
王而足亂世術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是俗儒者也此
欲法後王矣兩者互異而荀爲近焉何也法無古今惟
其時之所宜與民之所安耳時宜之民安之雖庸衆之
所建立不可廢也戾於時拂於民雖聖哲之所創造可
無從也後王之法其民之耳而目之也久矣久則有司

之籍詳而衆人之智熟道之而易從令之而易喻故曰
法後王便也往代無論已 明興 高皇帝神聖統天
經緯往制傳稽逖采靡善弗登若六卿倣夏公孤紹周
型漢祖之規摹憲唐宗之律令儀有宋之家法采勝國
之曆元而隨時制宜因民立政取之近代者十九稽之
往古者十一又非徒然也卽如算商賈置鹽官則桑孔
之遺意也論停解制年格則崔亮之選除也兩稅三限
則楊炎之田賦也保甲戶馬經義取士則安石之新法
也諸如此類未可悉數固前代所謂陋習敝政也而今
皆用之反以收富疆之效而建昇平之業故善用之則

策衡三卷

五十五

五十五

庸衆之法可使與聖哲同功而況出於聖哲者乎故善
法後王者莫如 高皇帝矣 天府之所藏掌故習之
郡國之所頒有司守之大小相維鴻纖具備自三代以
來法制之善未有過於 昭代者也然今甫二百餘年
耳科條雖具而美意漸荒申令雖勤而實效罔獲屯田
興矣土曠猶故也鹺政舉矣蜚輓猶故也清勾數矣乏
伍猶故也積粟課矣空廩猶故也豈法之敝而不可行
哉故議者謂宜有所更張而後可以新天下之耳目者
愚竊以爲不然也夫 高皇帝之始爲法也 律令三
易而後成官制晚而始定一時名臣英佐相與持籌而

算之其利害審矣後雖有智巧蔑以踰之矣且以 高
皇帝之聖哲猶俯循庸衆之所爲乃以今之庸衆而欲
易 聖哲之所建豈不悖乎車之不前也馬不力也不
策馬而策車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
法何益下流壅則上溢上源窒則下枯決其壅疏其窒
而法行矣今之爲法壅者其病有四愚請頌言而毋諱
可乎夫天下之治始乎嚴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奮
常卒乎怠今固已怠矣幹蠱之道如塞漏卮而今且泄
泄然以爲毋擾耳一令下曰何煩苛也一事興曰何操
切也相與務爲無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嘯書諾

策衡三卷

五十六

五十六

之悖大以此求理不亦難乎此病在積習者一也天下
之勢上常重而下常輕則運之爲易今法之所行常在
於卑寡勢之所阻常在於衆疆下挾其衆而威乎上上
恐見議而畏乎下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此病
在紀綱者二也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言貴定也今或
一事未建而論者盈庭一利未興而議者踵至是以任
事者多却顧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術此病在議論
者三也夫屢省考成所以興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實
昨於始必考其終則人無隱忠而事可底績今一制之
立若曰著爲令矣曾不崇朝而遽聞停罷一令之施若

曰布海內矣而畿輔之內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歸而賞罰莫必其後此病在名實者四也四者之弊熟於人之耳目而入於人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決其壅疏其窒而欲法之行雖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夫漢宣帝綜覈之主也然考其當時所行則固未嘗新一令創一制惟日取其祖宗之法脩飭而振舉之如曰漢家自有制度耳且其所任魏相最爲稱上意者亦未嘗以已意有所論建惟條奏漢家故事及名臣賈誼晁錯等言耳當其時雖五日一視事而上下相維無苟且之意吏不奉宣詔書則有責上計簿徒具文則有

策衡二卷

諸法四

三七

責三公不察吏治則有責其所以振刷綜理者皆未嘗少越於舊法之外惟其實事求是而不采虛聲信賞必罰而真僞無眩是以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下至技巧工匠後世鮮及故崔寔稱其優於孝文而仲長統極其嘆服荀悅論美元帝而李德裕深以爲非良不誣矣然則今之欲求治理者又奚以紛紛多事爲哉 高皇帝畢智竭慮以定一代之制非如漢祖之日不暇給也 列聖相承創守一道非有武帝之紛更中變也百官承式海內嚮風非有許史霍氏之專制撓法也 成憲具存 舊章森列 明

君賢臣相與實圖之而已毋不事事毋泰多事祛積習以作類靡振紀綱以正風俗省議論以定 國是覈名實以行賞罰則法行如流而事功輻湊矣若曰此漢事耳吾且爲唐虞爲三代則荀卿所謂俗儒也

人物英雄豪傑

隆慶辛未會試

同古之君子與建鴻業聲施後世者世必目之曰英雄日豪傑是二名者豈非偉丈夫之通稱歟乃論著家又各析其名義匪直英雄與豪傑有辨即英與雄亦從而分之謂有英而不雄者有雄而不英者其說然歟否歟歷代英雄豪傑見於史冊者不可勝舉然亦有即標題為英雄如蜀之四英周之七雄戰國之四豪漢之三傑其人皆行聲績果皆不愧其名歟將其人品又各有高下歟近世儒者謂真正英雄必自戰兢中來又謂豪傑未必聖賢聖賢必為豪傑而古惟三聖人足以當之則其說豈不尤異歟夫英雄豪傑美名也士以是稱可以為難夫乃儒者猶難黃之不少假則尚友者何所取則歟試言之以觀其志

古瓌偉奇特之士樹鴻業於當時垂鴻稱於後世者豈獨其才之過人哉蓋尤係於養矣養有淺深則其才有

筭術三策

人物一

五元

純駁才有純駁則其建立有鉅細才得於天者也養繇於人者也才欲恢欲宏欲奇欲偶養欲微欲深欲精欲奧兩者若相反焉然微深精奧者所以為恢宏奇偶也故古之善養才者不恃其得天之異而勉其脩己之純闕如虓虎不敢以言勇懼其剛之易摧也鈇如鑊邪不敢以言割懼其鋒之易折也神若耆蔡不敢以言智懼其算之易窮也力若九牛不敢以言任懼其趨之易躓也煉之至精而飲之至密韜之至深而蓄之至厚夫然後其神凝其氣專發之不可禦索之不可窮也人徒觀其事業聲稱照耀今古抑孰測其所以致之者哉冷夫

兩間清淑之氣麗於形象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在

土石為寶玉在飛走為麟鳳在人則為英雄豪傑是英雄豪傑者固均之二氣之間鍾人倫之首出者也然有辨焉劉孔才云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有英而不雄者有雄而不英者智勇並異則英雄兼焉淮南解曰才過千人謂之豪萬人謂之傑此英雄豪傑之辨也總之皆以其智勇殊絕不可以尋常尺度論耳自古迄今所以樹立人紀恢翊世運決大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節必此四人者為之然而品格異焉不可不察也夫人非無才之患有才而能善用之為難四人者其

筭術三策

人物二

六元

機智勇決既與凡民迥異則未免過於自恃而有眇焉輕天下之心紛錯未交而謂幾不足與晰也艱阻未試而謂功不足與圖也考衷叩蘊則固未有灼然先幾之見確然不可奪之守一挫其銳則折北而不振矣是純乎氣者也品之下也夫千鈞之弩不以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為尺挺成響物理有分感應有節不可易也四人者負其才具則不能安於無事往往不勝技癢曲牽於應世之迹而輕試其所長是以見彈求鵠或欲速而不達投珠抵鵠或見小而防大此與虛憍恃氣者固有間矣然而其疆可撓也其躁可激也其驕可乘也其欲

可養也以綜天下之務則得失參焉不可與謀成也是
識不能勝其才者也等而上焉嚴乎內外審於施應既
不沾沾以自喜亦不汲汲以從時自度其智可與幾也
將謂天下之故非已莫能矚耳自度其勇可與斷也將
謂天下之事非已莫能成耳其晰微制決持危定傾能
於轉盼咄嗟之間而堅傲儼不羣之績此四人者之能
事也然而其光外朗其氣內盈尋之不易其方而測之
可窮其際是兼得乎養而未盛者也品之優也等而上
焉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明勇蓋萬夫而不自任其力
隨事而應弗膠于成心循理而行弗牽於功利朕兆未
策衡三卷

人物三

卷一

萌法象未著淵然獨慮而百姓莫見其迹不世之功永
世之澤焉然丕建而百姓莫知其然天下所謂智者勇
者舉莫得而望焉此朱子所謂真正英雄豪傑而聖賢
者也品之上也愚嘗以是汎觀古今之迹總挈人物之
量其英雄豪傑優劣高下之辨大都不越此四者顧更
僕未易數也姑即明問所及者言之周之衰也王綱弛
維諸侯力政於是宇縣分裂稱爲七雄戰國之末貴臣
握柄資賄游談於是列國公子號爲四豪漢高坐屈羣
策以建纂堯之業則張良蕭何韓信三臣者皆人傑也
而漢之得天下由是焉昭烈知人待士以噓炎劉之燼

則諸葛亮董允蔣琬費禪四子者皆英俊也而蜀之存
亡因之焉卽史傳所記固各有英雄豪傑之目矣試執
前四者之等以槩此數子之長則七雄者彼哉無以議
爲也平原卑卑不及格矣孟嘗春申廣交養名背公死
黨奸人之魁耳信陵威信於彊秦義存於弱趙急人之
難不居乎功蓋猶有烈士之風焉惟其挾威震主內疑
外忌則君子所不道者其在三四之間乎三傑遭際興
運各奮才智推轂漢祖卒成帝業信乎爲代寶矣子房
英畧蓋世而貌若處子功成身退超然遠引比之何信
爲最優焉三品之上者乎董允蔣琬費禪端謹節士耳

策衡三卷

人物四

卷二

雖事無過舉然天之所授非特異也有忝英稱矣孔
望重於臣龍力抗乎漢鼎君臣契合投袂匡時至於出
師獻納之言寧靜澹泊之語出處議論庶幾王者之佐
焉蓋入其域而未優者乎之數子者皆以蓋世之才際
功名之會雲蒸龍變鷹揚虎視考其平生之所建植可
謂俊偉卓犖矣然其中或得分有多寡賦才有無偏細
節多疎則不能無負俗之累氣質偏勝則不能無瑕類
之存蓋所謂衆材之尤也非衆尤之尤也必也其大禹
乎鑿龍門排伊闕別九州宅四隩績固偉矣然且不矜
不伐而莫與爭功愚夫愚婦而凜若勝予彼視地平大

成於吾身何有輕重也其周公乎除兇殘驅虎豹立綱紀陳禮樂功莫大焉然且吐哺握髮下白屋之士不驕不吝履赤舄之安彼視勝殷遏劉於吾心何有加損也其孔子乎學殫累世而不以智聞力快門關而不以勇聞在鄉黨而恂恂居朝廷而唯謹固儼然儒者也及其却萊兵反鄆謹墮三都誅正卯卽慷慨奇節之士決臂奮臂極力而不能辨者乃不動聲色徐引而振之既振油然而退無矜容無盛氣此豈世之君子所可與量尺寸哉蓋此三聖人者受之於天旣皆得夫渾淪磅礴之氣修之於已又皆懋夫沉潛純粹之學其所基者宥而

策術三卷

人物五

六三

密而所蓄者完而固也故能決大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節紓徐委蛇而不見其作爲之迹嗟夫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朱子謂真正英雄皆自戰兢中來而聖賢豪傑唯此三聖人足以當之信不誣矣然則世之君子受天地特厚之才而有志於三聖人之事者顧可不慎所養乎養之道無欲其本也慎動其要也析義窮理沉幾察微瑩乎若夜光之內朗洞乎若止水之獨鑑所以養智也抑其疆陽銷其客氣深乎若彊弩之檣機韜乎若寶劔之飲鐔所以養勇也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聖人之事也卽史冊所載環偉奇特之士

猶將姑舍是焉而況其下者乎蓋嘗聞紀渚子之養鷄雞也始也虛憍而恃氣馴之十日則應景嚮矣又十日然後其德全而異雞無敢闕者矣此養德之喻也故英雄豪傑之從事於學也若紀渚子之養雞也則幾矣

用才

隆慶辛未會試

問知人則能官人自古而籌之矣唐虞以九德論官
周家以六成計吏蓋其慎也世之儒者好揚推古
今品藻人物議論紛紛出焉班固古今人表羅數
千載之人物而論次之其于九等之叙聖人智思
之目何詳也夫材實之大較若是而止歟劉劭人
物志稱人而論之其有九等而各係以事其德
甚偉微于任官之大法固有所見歟乃張晏李德裕
之徒猶詆訾之何也豈拘儒臆說無關於君子人之
術歟抑知人寔難儒者不能彈其說歟今國家
取賢欲才采名責實科條非益簡而議論非寡也
乃海內有急率稱乏才何歟議者謂宜廣登賢之
途明器使之適公久任之法發功效之實然歟否
歟夫需材甚亟而理效則疎論人愈嚴而致用則
匱轉移數舞之術將安出也諸士試究言之俟用
人者采焉

夫臧否人物以信萬世儒者之論也甄叙羣材以易海

策衡三卷

用才

六三

內聖王之術也儒者挾冊而談古昔品藻當世親淑慝
之歸而立取舍之極其事貴核而其論貴定何者信萬
世也况君人以天下才任天下事校量羣品而區別之
殿最羣吏而誅賞之所臧否一不當即賢不肖雜矣所
遣舉一不中節即趨舍眩矣而分隔于堂陛情險于山
川明蔽于毫睫聽淆於月旦欲盡知天下之才而究其
用不亦難哉聖王之論人也猶權度然物物而錙銖之
尺寸之無失也故論定而官量能而使推心而任之事
閱實而總其成然後用各適其才才各盡其用庶績咸
熙而天下之治成矣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可不慎歟

是故折衷儒者之論而通于聖王之術則可以語知人

也已愚嘗讀班固古今人表其列九等之叙何其辨也
蓋其說曰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可與爲惡
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
故以聖人爲上上仁人爲上中智人爲上下愚人爲下
下而其餘則皆中人謂其可導而上下也此言才質之
較也然顏淵亞聖與管晏並稱則諄矣伊傅大賢與
叔向同列則舛矣綴公伯寮祝鮀于老聃之後則非倫
矣揭曾參于游夏之末則失次矣其他踳駁張晏蓋嘗
非之則是固之論人未當也又嘗讀劉劭人物志其言

策衡三卷

用才

六六

十二流之業何其詳也蓋其說曰清節之德師氏之任
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三材
純備三公之任也三才而微冢宰之任也臧否之材師
氏之佐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倆之材司空之任
也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辯給
之材行人之任也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是言任官之
大法也然子產遺愛儕于西門則精粗不辯矣樂毅傑
材等于曹丘則忠讒無別矣目趙張爲伎倆則能吏之
績隱矣名子夏之徒爲臧否則洙泗之傳晦矣其諸疵
類李德裕亦嘗非之則是劭之論人未至也甚矣論人

之難而知人之不易也愚竊評之固之書繁瑣蕪蔓使人眩瞀而不知其歸然其論材質之大較則可采已劭之書闡于大道使人摘其疵而議其非然其論任官之大法不可易已君人者會通而推廣之則知人用人之道豈外是哉今天下之需材甚于農之望歲也 明天子村髀而思側席而求公卿特籌而畫計臣謀士扼腕而談非一日矣乃天下有急幸稱乏材何也夫十步之內必有豐草今以宇內之廣環四海之外爲帶而謂無材可乎然而人之負材也異弗可弗辨也夫天下有全材亦有偏材有真材亦有似材并包衆能囊括百行謨

策術三卷

用才三

六二七

謀足以制廟勝設施足以裨王畧指顧而疆圉寧談笑而社稷安靡發不當靡施不効如是者全材也長于辦一官而短于爲一國明于見一方而闇于制萬里守文則工應變則拙任劇務則理持大柄則疎如是者偏材也質純以慈行直以方量弘以深氣剛以塞不銜霍以爲功不矜飾以釣名如是者真材也狡獪佞諂以爲智突梯脂韋以爲通矯飾矜名以爲廉譏時好訕以爲直謾談陳說以爲辯恣睢暴戾以爲強言不顧行實不中聲如是者似材也然全材難能而偏材者恒易失真材難得而似材者恒易眩在慎所用而已今夫梗枿杞梓

皆材也纖者不可使鉅而挺者不能爲屈然匠氏操引而施斲焉則各致其用以相成也物固有似是而實非者魚目雜珠燕石亂玉鮮不易視矣腊鼠混璞車輶疑朝鮮不易聽矣而有識者常謹辨之夫用才亦若是也偏者不以全棄真者不以似眩然後可以致材用而責成功是故廣登籲之途明器使之道公久任之法核功効之實此四者議之所急也何以明之夫世無粹白之猗而有粹白之裘者所求博也今才所繇進直三途耳然貢于學官者以遲暮見摧起于掾史者以刀筆見廢其所以肩鴻鉅而濟緩急者則取諸估畢文詞之薄技

策術三卷

用才四

六二八

耳彼巖穴之夫冗散之吏卽有跼蹐揮霍之才蔑由進也故登籲之途宜廣也語有之騏驥不可以逐鼠殊性也梁麗不可以窒穴殊用也今率以一人更數職通河渠者復責以法律習錢穀者復責以甲兵是故稷卨夔龍之所不能兼唐虞之所不能彊也而以責中世之士一試不效曹起而議之卽有他長不足贖矣故器使之道宜明也古者爲吏長子孫居官爲姓氏無內外尊卑一也今久任之法人人言之然卿寺藩臬所謂尊官大吏者或歲遷月移席不暇暖而以責疆場之臣郡邑之吏夫孰不懷覬覦之私而歧循資之權乎令格于上而

欲法行于下不可得也故久任之法宜公也蓋聞課績者總而積之則無廢也吹竽者一一而聽之則無濫也今愛憎殊途刺舉異意薦墨未乾旋以垢聲斥矣謗書猶騰述以善狀聞矣獵名者以善飾售欺任質者以著瑕蒙詬夫衡石之書一夫之煩不可以爲據也故功效之實宜核也今誠能設辟舉之令開功名之門有跼伏林藪以才薦焉則拔之有沉淪瑣列以才薦焉則拔之無限科條無局常調則羣材畢出而應用不匱矣因材而授之事因事而試之功取其一不責其二錄其所長不訾其所短則功用相得而庶務畢張矣慎簡劑重遷

策術三卷

用才五

六九

擢位通顯者假以歲月而不撓其成績功勞者優以職級而不易其處則人人以誠處官而饗榮躁進者息矣以目正耳以景察形治行有狀不搖于羣誹功善無聞不惑于衆好無以一肯掩其大節無以一事蓋其生平則事皆責實而陳功見僞者阻矣由是偏材有所適于時而似材無所害于治彼九等十二流者若數白黑而廢置焉何患乎知人之難乎愚又聞之三軍之衆一鼓皆作令所驅也一夫善射百人決拾氣所激也故天下之士不叩不鳴不觸不應古之聖王所以轉移世道鼓舞才賢者操二柄以馭之而已施不測之賞以待環偉

連舉之材用不測之罰以懲商宇鬼穢之吏則偏材者皆思繁績鳩功以自効而似材者亦洒心滌行爭自濯磨是中者可上而一流二流者可企而三材也尚何材用之不克理效之不著哉嗟夫庸人之御馬也敝策傷吻而不進使造父駕馭鄰騶乘且則千里一息矣夫善用入者之能致治其效亦若斯焉已

禦虜 戰守和

隆慶辛未會試

同古今言制禦夷狄者不出乎戰守和三策矣試以漢事言之和親遣使中國之利也而或又以爲辱焉南空庭武功盛矣而或又以爲驕矜方濬塞設險固矣而或又以爲勞然則三策果孰善歟實誼憤創奴之桀驁請爲屬國以制之其志壯矣而所謂三表五餌者乃更出於歲禮之下何歟當此名臣盡士如神舒安國相室之流皆當風議於帷幄爭辯於廟堂矣而其論各不相下乃陸氏又謂古今異宜疆場與勢要在隨時觀變毋執一議者然歟否歟虜爲邊患久矣乃今忽欲塞乞封斯寔朝廷威德所及比之前代和議固不侔矣然外寧內憂聖人所戒可忘哉能守不講歟斬馘邪以謝百姓激言也而當時雖之罷邊備以休吏卒便計也而議者非之其言孰當歟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吾所以待虜者果皆備歟制御之策安所出歟諸士懷當世之慮久矣其極言之母有所諱

策術三卷

卷一

三十一

今天下言邊事者豈不甚辯矣哉異日者雲中上谷間歲歲苦虜主上不得怡而謀臣武吏以爲憂議戰議守如救焚拯溺然今其虜則異矣虜歸我叛人款關稱貢且乞封矣朝廷宏覆載之仁帷幄得廟勝之策緣邊之士父兄緩帶稚子咽哺有日矣迺執事猶兢兢過厓內憂求所以隨時觀變計慮長遠者嗟乎此人臣之極忠智士之苦思也而愚何敢無說以對蓋聞治古之世自唐虞首以夷狄猾夏爲憂而當時君臣相告勉稱率服者曰惇德允元焉頌來王者曰克艱無怠焉旣而舜兩階朝萬國格有苗序西戎史書而記之聲施萬世

而聖人不以其故輟憂於叢桂忘警於幾康然則制禦

之術可知已及後世衰德不足以制夷狄談說之士迺各以其意持籌畫計人人殊然大要無出戰守和三策而三者之中利害得失亦各異焉試以漢事籌之文景襲舅敬之策發使約婚救安邊境民得以緣南畝而海內用饒此和之效也然屈中國以奉夷狄則辱矣孝武赫然命將封狼胥禪姑衍匈奴逃北遠塞幕南無王庭此戰之效也然罷士馬以勤遠畧則黷矣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築城通渠稍蠶食北地而虜不敢爭此守之效也然轉漕山東爲費鉅萬戍卒未見省而閭左告

策術三卷

卷二

三十二

病則勞矣賈誼嘗憤匈奴之桀驁流涕漢庭而其所謂三表五餌之策乃欲賜之盛服車乘音樂婦人高堂邃宇倉庫奴婢又反出於歲繒之下則踈矣厥後仲舒陳質子之約安國止馬邑之師魏相陳無名之兵蕭傳申恤禍之義言雖不同要其旨歸則班固所謂縉紳之儒專主和親耳愚嘗總覽當時之事究觀諸臣之言大抵皆以敵之疆弱爲疆弱而非以己之疆弱爲疆弱者也兵法致人不致於人視敵以爲疆弱則致於人矣故利害得失參焉善乎陸贄之言曰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疆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形變

不同胡可專一故雖利用戰弱利用守疆弱適均則和焉斯言也雖復生無以易矣蓋敵有疆弱吾亦有疆弱敵有盛衰吾亦有盛衰惟能使盛疆之勢常在於我則料敵觀變操縱有餘且戎馬之足時去時來禽獸之心乍嗔乍喜堂堂中國不必視以重輕吾將良而兵勁食足而備完則此三策者隨其去來喜怒而應之和可也戰可也守可也寓戰於守寓守於和亦可也不然齋空寨而戰戰可克乎畫空城而守守可固乎抱空約而和可久乎知乎此可以論今日之勢矣 天子明聖方內輯和航浮索引之國日域月窟之民贊方物稱

集衡三卷

卷之三

七十三

外臣者以千百數乃北虜素號驕悍者今亦回面舉踵稱臣款塞而請 命焉蓋古英君猛將所以駘藉生靈殲身百戰而不能得者就事謂 聖德遠被非前代和議之比愚亦以爲然也抑聞道路其言有兩端尚撫綏者則曰夫越裳南獻桔矢東來盛王之遠畧也今外叛者已誅而內降者不聽狎有騷動其曲在我許之便核精僞者則曰夫頡利初盟女直背約前事之殷鑒也夷虜之性叛服不常矧物力方虛既以養兵又以資虜是重國也勿許便夫此二說者愚以爲無全是亦無全非何也今之虜勢蓋在冒頓呼韓之間非甚疆也非甚弱

也雖不如冒頓即一旦渝盟棄好未足爲中國大憂茲持議勿許者逆詐之偏指非通論也弱不如呼韓即一且稽顙屈膝未可謂中國無事故持議許之者應變之權宜非完策也今方鎮之臣與虜接壤通譯而言能審知其嚮義果誠設約果信乎能屈首受戎索無衆入爭市乎縣道饋食及禮賓一接之外無他求乎民無姦閑出物乎如是則 天子何惜階前尋丈之地使者盈尺之紙隔闕夷情狹小皇化愚亦曰許之可矣夫許之可也許之而遂弛吾中國之防不可也何者今虜雖內順而諸邊戍卒非減也司農藏錢要以日月銖兩貢辦錢

集衡三卷

卷之三

七十四

額不能省也近塞磽瘠之地又非能卒卒開種也而兵以益驕吏以益狎則天下之患豈必在虜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此皆憂危之論老成之見也蓋昔者渾邪內附漢武議誅通市賈人而汲黯發憤進諫請收匈奴人以賜從軍死事者家竟寧中單于上書請罷邊備以休天子人民而郎中侯應陳其十害蓋謂邊疆詞主於全護根本而應則爲國家憂將然逆未形自古言和戎利害莫切於此今且之勢雖萬無收國降胡之理亦宜稍儉二臣之意撫安人民以內固其根本而嚴飭將吏以外脩守戰之具脅

屯募農鍛甲厲刃嚴柝遠振增墉浚濠使元氣不泄於
鉞芒河堤不潰於蟻穴儻可少紆執事之憂乎大抵戰
守和三策也而守常居戰與和之中能守則可以以和可
以無和能守則可以戰可以無戰是三策歸之一策也
許與勿許二說也而許之以迹不許之以心脩守戰於
閒暇寓防禦於羈縻是二說歸之一說可也此愚前之
所謂審盛衰疆弱之勢致人而不致於人者也何休曰
王者不治夷狄來者不拒去者勿追而蘇氏非之曰聖
王於夷狄吾欲其來則來之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其去
則拒之不可得而來也今能使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

策衛三卷

策房五

七二五

夷狄則吾之力常有餘而許與不許不足論矣雖然此
邊吏之事也抑聞揆影者植表防川者塞源理身者先
榮衛制勝者在朝廷夫朝廷之事愚何足以知之哉
然竊見比者文墨議論多於功實循習玩愒多於忠計
守令鮮循良之績閭里興愁歎之聲則執事所謂外寧
內憂意其在此夫惟天子當饋拊髀考朝序必徹桑
出於東雨戢衣初終日而公卿百僚相與挈持綱維
脩輔德業無飭文貌無苟目前虞周太平之理可幾而
睹也

帝鑑

萬曆癸酉順天

同明君以務學為急自昔論之然遺編往籍足以
睹覽而章勸誠矣乃又有續圖陳鑒者其義何居
而其制何助與保衡言素王九主之事尼父觀明
堂四牆之容尚矣可謂其鑒與嗣是以來代各有
作有圖前代君臣五十種于御展者有圖尚書君
臣諸事于太液亭者有作觀文鑒古與三朝訓鑒
二圖者有作中興事蹟圖者可具舉其實與不識
數若者之於圖果有得與若夫長夜之屏或指之
而闡諷列女之屏或顧之而致議茲二圖者亦有
開於鑒戒否也我皇上睿學崇文無日不親噴
典而討究之頃復命輔臣撰 帝鑑圖說以進
上心嘉悅時 賜覽觀且 宣付史局以無忘
君臣交脩之義事煌煌乎盛矣茲其書固已勒之
琬琰布聞寓內諸生必快觀而莊誦之試俟諸歷
代之圖以為何如夫將美效忠臣子至願儻能揚
推古今可以仰禪 聖學萬分一尤執事者所願
轉 閱也其悉意陳之無讓

策術四朱

帝鑑一

一

帝王之學也不貴於有崇文之虛迹而貴於有鑒古之
實心是故廣厦細旃左圖右史非徒以侈觀也則理道
資焉爾上嘉三五之隆下悼叔季之敗非徒以閱議也
則法戒繫焉爾夫明鏡之設本以察形古訓之陳亦以
資理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乃忽意於其所
以危亡即日取古人之事而談之其與置鑑而形弗辨
也何異夫惟明主超覽興衰之轍而游意道德之塗典
策不虛論箴誦不虛諷而後天下之治可幾而致矣乎
非 今日之隆其嚮望哉且人主以其一身之微加之
乎兆姓之上芬華盛麗雜爾蕩心側媚巧和紛然投術

故學不可不務也崇居萬乘而憂惕之念忘與處尤重

而睹聽之資寡故上世之事不可不聞也然典謨渾噩
大道存焉而事蓋畧矣紀乘汪洋往迹具焉而籍蓋繁
矣於是乎討羣史而撫故實摹倣惡以示興替而圖作
焉則挹令王於千載若出一時監傾軌於殊年如與身
遇是以明主重之蓋自盤孟載銘几杖勒戒而圖之義
已寓伊尹之見於湯也畫三皇五帝與禹之形而因言
其事孔子之遊於明堂也見四墉之間有堯舜桀紂之
狀而各為之誠說者以為此周公之所以訓成王也於
是圖之制備矣夫湯之聖也覽九主以受規成王之賢

策術四朱

帝鑑二

二

也省四墉以興惕矧下此者乎胤是之君蓋亦各有作
矣顧或藻績雖飾而風戒之義則疎或訓鑒雖章而兢
業之心弗繼成帝嘗指長夜屏而不能用班伯式號式
呼之諷則無益於警心也光武數顧列女屏而致宋弘
好德好色之譏則幾於導慾矣唐憲宗采前代君臣善
惡凡五十種而圖之御展文宗取尚書所載君臣之迹
而圖之太液亭意亦美矣顧志溢于淮西政移於昭慶
君子譏之宋在泰隆觀文鑒古圖以鏡興亡又作三朝
訓鑒圖以資紹述高宗緝歷代中興之事為圖以贊恢
復學非不勤藝而宮帷易序干城自翦則後世有遺論

焉之數君者要皆心未幾於粹白道非協于淳固雖得一時之感勵而卒牽於衆欲之憑陵當其陳圖省誠顧史問箴亦銳然以聖帝明王自待矣乃究其德業之所就往往負愧夫前哲焉然則獵篇籍以博見聞要不過飾弘文之偉儀而脩太平之壯觀爾矣又惡覩其殊尤絕迹可紀於今者乎我 天子德躬 上聖運鍾下武當訪落之年而邁師古之志 講幃日御墳籍日究乃復思歷覽之靡竟思儀監之寡要特 命元宰哀次舊聞上自陶唐下迄炎宋作帝鑑圖說一書以進焉善者取八十一事惡者取三十六事是扶抑之義也善者冠

彙街四朱

帝鑑三

三

之以芳規惡者標之以覆轍是趨背之準也事爲之圖是先民之迹也圖爲之說是後事之師也愚嘗論之列女之屏專於內則中興之圖未及基創長夜之屏獨以表惡太液之圖惟在垂美而此則創守備具淑慝並載軌迹顯設憲度較明遠映明堂邇掩鑒古炳炳哉百王之典刑萬禩之龜鏡不可尚也 天子深嘉其書日取而覽觀之諸儒臣者口不煩畫手不煩搗而聖心每獨晰矣至於是非失得之際未嘗不迥然 色動而欣然有味乎其言且 渙發德音 宣付史局曰使後世無忘焉君臣交脩之誼也此其 論學之勤 望道

彙街四朱

帝鑑四

四

之切殆與殷湯周成較隆論烈而近世不足多矣乃執事猶欲以將美效忠求之草野之鄙生無亦需塵露以益淵嶽乎雖然狂瞽之忱亦竊願有言焉蓋聞行之惟難則書著其訓鮮克有終則詩垂其警況乃人主之心移之者衆金華之講論孰與夫紫庭之遊宴儒彥之咨詢孰與夫便嬖之親就圖史之披對孰與夫聲色之陳接理亂之勸誡孰與夫玩好之惑溺古之帝王所以熙盛德而荷鴻名者豈惟其一勅圖一顧史之爲兢兢哉蓋亦設誠力行而圖終之策令也是故盤盂不必御而齊心大庭卽几杖弗親而丹書之戒固炯然心目也成湯之學曰昧爽不顯曰日新又新則其九主之覽非彌文矣成王不敢康而其學曰日就月將則其四墉之觀非虛具矣是以業冠乎羣后名著于春秋後世莫敢望焉以 天子明哲欲爲此非難也顧聖心何如爾誠念惟難之訓惕鮮終之警遵丕顯之範緝就將之緒絕非僻之慮屏邪枉之流 覽土階瓊宮之跡則思堯桀之所以殊睹求言監謗之事則察禹厲之所以遠觀脫簪之規裂繒之悅而悟宣幽之明闇考石渠之論守尉之燔而戒秦漢之興喪其它致理基亂著在斯圖者率慎其所與而持之有終庶幾哉 洪亮德業登閱古先

而天下萬世翕然稱堯舜主矣於乎自有圖以來作
者非一乃其收效當年垂光來世獨商周兩圖而止此
名實之所為辨也惟明主鑒茲則幸矣

聖訓

萬曆癸酉順天

問王者制俗御世其必縣教矣教之盛者自唐虞以
下考於經可睹也豈聖人不能以忘言歟而或謂
治古之聖人不為而親不嚴而治若果爾則洪範
皇極一嘯敷言錫福何若是諄諄也通其指意則
原本君身有不專事言者可得而具論與夫教衰
則法繁法繁則俗弊後王卑卑無足數於今日
者至如漢建武唐開元宋天禧中一時教令最名
近古不識於洪範所云亦彷彿否也明興
聖重光四維備舉俗化之隆教則使然然其詳于
我太祖高皇帝之大誥三編宣宗章皇帝之
百官箴者其勸懲殊指而化俗同歸何以說也將
所謂不言之教入於人者深與今天子挺資聖
哲啓基天人始踐祚即超然降臨成論文武百執
事遠邇聞之無不震懼變心易慮者當與其嚆
祖訓並權千載無惑已然吾以為循渙望洋則涵
咏不深誦言求指則條貫靡竟爾多士身游
蒙下必有善發聖益於不言之表者請究陳所
見與其所欲言且以轉聞於上

策術四卷

聖訓一

六

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以定創垂之則而秩然與天下
相守者有人紀焉以通感應之機而油然與天下相浹
者有人心焉人紀以言教章之故常明人心以身教帥
之故常信自古帝王察于此二者是以以降階序而遠
方回面羣下諭指天下之治猶泰山而四維之也晚近
世分道德治教為二途而異學繁興王路滋舛祖清淨
者曰德衰於繩契信失於符斗為誕而已矣尚刻核者
曰母變更於號令母疑錯於刑賞為名而已矣夫混元
既闢而遠慕胥庭沕穆之風愚天下以神則天下之人
乘是而惑大寶無為而下襲管商功利之術縻天下以

形則天下之人乘是而巧惑則亂紀巧則亂心明主欲其不亂是所以務立教也夫教何昉乎文中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粲然可見矣其大者如歌時幾以勅天訓岳牧以熙載銘簠簠以勸忠制官刑以防侈堯舜禹湯之盛未有忘言者而史稱其德曰欽曰恭曰祇曰畏統之淳毓化原表樹物軌未有徒言者然蓋尚矣至周而武王受洪範於箕子其皇極一疇於教爲詳而要在使民遵道義去頗僻又其要則在天子躬行三德以建極于上而後敷言錫福於下此言教身教之辨也言教立使天下易聽改觀而人紀係之矣身教立使天下淪

策術四卷

卷二

七

肌浹髓而人心係之矣後世人主得其土苴糟粕而用之猶可以治天下如漢武帝元朔中矯虔有戒欺罔有戒則威福玉食之禁也唐明皇開元中諭俗有詔飭吏有詔則淫朋比德之傲也宋真宗天禧中訓文吏以清心訓武吏以脩身則平康正直之謨也惜也本不至而其君有侈心以刻急責恕以譌僞謀忠以多欲談仁義以羣小亂聰明故其臣主異心而致治之效踏駁不醇千載有遺憾焉我國家風教之隆創守一轍丹書在朝木鐸在野列聖體堯蹈舜臨之於上宛乎三五之遺烈也執事以爲莫詳于太祖高皇帝之大誥三編

宣宗章皇帝之百官箴愚嘗攷其世矣高皇帝闢乾定鼎當經營九服之初時則秦鹿旣逐湯網猶踈其俗羯獍而好亂故大誥主於懲惡而頑民墨吏之戒二百四篇三致意焉此以治爲教者也宣皇帝歌雍詠勺乘禮樂百年之會時則將休于垣吏休于舍其俗惰窳而不飭故官箴主于勸善而敬共精白之訓三十五篇中特加詳焉此以教爲治者也至今讀二書猶使人恣然汗顏蹶然跂踵而矧當時庭趨巷遇之士乎若乃心領德音躬迪敬止神道之教穆乎深遠已而間亦有可窺者大誥之序曰皇皇宵晝思治窮源則宥密之

策術四卷

卷三

八

功豫焉官箴之序曰嘉謨告朕朕所樂聞則交儆之道弘焉故上有孝行圖而後與人子言孝上有觀心亭而後與人臣言誠儒者觀上之誥黃老而知明誠之訓當遵也吏者觀上之卻貢獻而知廉慎之規當守也此皆以身爲教言以章之夫是以勸懲殊指而化俗同歸繇其道雖萬世不易可也而間者承平日久士稍鶩于聲利以煩刑辟會天子新御太寶弘振頽綱以爲更化先于訓俗訓俗先于諭貴乃太集文武羣臣超然降辭與之更始以昵比任情申和枉之鑒以和衷砥節倡正直之風蓋直機箕疇大指而兼大誥

官箴勸懲二義用以澄叙流品至明也矜全頑薄至仁也遵揚風美至順也而愚也何能贊一辭哉第幸遊輦轂下竊伏見天子體行恭儉被服孝慈雨暘不輟憂寒暑不廢學有以知宸衷願治方將化耳目爲精神以風聲爲渙汗而漢唐宋諸君樸遯無足數者敢無說以獻夫有典有則而夏長楸不顯丕承而周道濃商云成憲漢云故事此明法祖之易爲治也所謂法祖者非法其法也而法其所以用法也蓋古之脩身立教者其俗旣成至於牧夫游女山農野士皆忠信樸謹而重犯法可弦可歌夫豈惟書文之撝被侑醕之勞來以至

策術四卷

聖訓四

九

於是亦其世世載德鴻龐淳固上服久而民信深也夫高皇帝不有祖訓乎非即大誥之標表乎而特守篇言戒聲色國政篇言防壅蔽蓋有取于作哲作謀無偏無黨之義焉章皇帝不有帝訓乎非即官箴之策履乎而正家篇言辨愛威體國篇言慎終始蓋有取于剛克柔克歲省月省之義焉斯義也固萬世臣民所當法亦萬世子孫所當法也今聖齡方茂睿學日新愚以爲建用皇極正維其時矧聲色未接而持養之易壅蔽未形而防閑之易田實肺腑之恩鑒於覆轍而謹始之易南北跳梁之警乘其息肩而保終之易

夫惟明主觀于難易之理蚤圖此四者近而憲法祖宗遠而齊和家國則人紀人心不難變也蓋洪範一書高皇帝爲之註章皇帝爲之辭而大要皆推本身教尊皇極於八疇之中愚以爲善發箕子之蘊者無過二聖而善發二聖之蘊者走在今天子一加意焉故因執事之問及也始終以洪範之說進

策術四卷

聖訓五

十

守令

萬曆癸酉順天

問吾黨之董生云郡守縣令所使承流宣化者也任
顧不重與往昔才賢之士緣是奮功名者何哉然
張京兆治膠東嘗自歎遠守劇郡繩墨約結即有
奇無施審則爲吏者必在下重書勞問徵拜公卿
則與號稱極盛天子至爲下重書勞問徵拜公卿
此其人宜有奇政而史之稱之第曰廉平不苛曰
用寬和名曰勞來循行曰好爲民興利若斯止矣
惡觀其所謂奇也錄子長以來傳循吏者多矣然
投至郡水而吏民驚致吏歸而棄堂落或奏成
手中或裝符道傍斯亦奇矣而傳顧弗列何與今
史道視昔稍衰矣耗廢職者無論即有振
之德便吏稱民安其道何難實鮮焉茲欲厲循良
振振卓犖則武健者奔走兩術者將安施而可大
所爲賢能者入治而治長也諸生一借計吏隨有
長治之奇矣試爲我著所以理人者以觀厥志

策衡四卷

十一

國家之張官置吏人臣之奉法守職凡以爲民也故誠
有惠民之心則雖循令而事案法而官泯泯於聲名悶
悶於歲月若無非常可喜之功而民卒賴之藉令意不
在民而政斬炫俗則雖破拘攣之議立卓詭之效非不
赫然稱矣顧民寡象澤而或以滋病焉然則爲吏者亦
何取於見奇標異而必有迹之爲貴也知此則吏治之
得失較然觀矣粵自生民以來樹之君公承之師長所
以總理人羣述宣王德侯牧遠而郡縣興矣凡斯民之
有欲而未遂有爭而未平有疾苦幽憂而靡所控皆守
令責也嗟乎以彼其任豈徒因仍玩愒而苟焉以冒祿
位者之所能盡乎亦豈徒蠶悍踴厲而燁焉以曜視聽

者之所能濟乎蓋必有愛利之念植之于衷其視郡邑
之弗理猶其家敝也蒸庶之弗安猶其身痒也懇懇焉
煦嫗而煥咻之寧遲無亟寧實無華寧我無敏銳之名
而無寧民有銑急之患夫是以澤究人安而阜成之理
得也昔者邵伯之治南國也暴處於遠野聽斷於隴畝
及其沒也流勿翦之歌國子之治鄭也民有田疇爲之
殖民有子孫爲之教及其久也播輿人之誦二君子者
其選已雖然此循良吏之所樂行而求名之吏之所厭
也張敞之相膠東也嘗貽書朱司農以爲遠守劇郡馭
於繩墨胸臆約結卽有奇安施味斯言也詎不薄卑瑣

策衡四卷

十二

憚結束而翹然有願試其奇之心然愚嘗考覽漢史神
爵五鳳之間吏治特盛天子爲下重書勞賜且徵入爲
公卿者往往而是其吏民亦皆信愛懷思至相與尸祝
之迄于今勿絕也則竊意其人必有殊聞詭迹爲當世
所奇而史之稱之曰廉德讓君子而已夷考其事仲
卿廉平不苛次公用寬和爲名勞來循行以富蓄積則
渤海之治也出入阡陌好爲民興利則南陽之理也蓋
早及鰥寡煩及泉渠細及菲糲蒺茨之收賤及牛犢雞
豚之畜屑屑盡心焉他亡奇也若其顯時之吏摧疆抑
暴成不撓之威違衆用已表難測之智此其奇政多矣

而傳循吏者顧無取焉至如敵理劇禁奸卓乎足述而亦弗列于廩廩之流豈非以循良之政第取緩昨化俗而無所事奇也哉是故投巫河水鄴郡震驚禁惡可也然而流諸謫矣教吏銛簡賴川構會擿伏可也然而傷於化矣奏成手中而吏不能知非不稱絕藝也而僂擬於屠伯亦云酷矣裝聚道旁而人莫敢犯非不稱肅禁也而威甚於乳虎亦云震矣嗟乎天之愛民亦甚矣選用賢良固將安之耳而必欲以茲爲奇也不亦過乎蓋古之君子有寧爲保障不爲繭絲寧爲鸞鳳不爲鷹鷂者夫論徵責之勞則保障之負課不若繭絲之治辦校

策術四卷

字令三

一三

摧擊之烈則鳳之縱舍不若鷹鷂之擊斷而君子顧爲此不爲彼何也誠閔夫俗吏之刻深而欲拯之也是故裕俗者不異政安民者無近效急節而繁響非清廟之樂也促轡而疾驅非千里之御也操切而從事非循良之治也太史公曰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諒矣諒矣愚嘗謂吏道固多端而要其實本於爲民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斯言也人牧之要箴而吏道之經範也是故人有怨咨則吏憂之俗不長厚則吏愧之肺石之隄弗申桴鼓之聲未寢則吏傷之何則父母斯民道如是也乃今之吏則容有少繆不然者俯

采謠俗豈其無之不有趾踈草野之間目絕葭屋之下者乎咨求人瘼豈其無之不有慮不動於曠溢顏不顰於孤惻者乎宣布詔條豈其無之不有格渙汗之指壅汪濊之恩者乎若其所汲汲奔走以治迹自表見者不過寘力於簿書期會爲給焉爾矣愉快於柱後惠文爲斷焉爾矣巧希於最章薦剡爲名焉爾矣張急揚沸之事起而破觚斲珣之意微競驚速化之情多而鎮靜寧壹之風耿鳴乎斯於民奚賴也卜式之論牧羊也曰以時起居而謹察其敗羣百里不以秦祿入其心牛乃肥息夫受牛羊而牧之其用心猶必若斯之專且勤

策術四卷

字令四

一四

也而矧於牧人之政哉然則欲率吏治而歸之循良無他夫亦論心責實焉可也戶口歲增則徵必首於賴川治郡不進則讓必加於北地視人如子者勿以斷斷小宰而緩褒所去見思者勿以無赫赫名而遺賞不以苛急先平恕不以辯給上悃悞不以僥利最遲重不以雷同右特立不以筐篋勝大體不以浮厲掩積勞凡尋功簡能必其誠利於民者進之而非是無錄焉如此則吏治庶其烝烝乎不然喜投巫之異則謹身率先者退矣美銛簡之智則推情與下者詘矣尚手奏之技則重厚少文者屏矣獎付裝之嚴則行教化後誅罰者弗效矣

豈所以計安元元而易海內者哉雖然循良固足尚也然文牘盈閣托之乎卧理質訟充庭托之乎思過漫不事事而曰飲醇之治奸軌縱不戢而曰蒲鞭之化是可獎乎癸之則傷憐者藉口而明庶之功隳矣見奇標異固不必貴也然憫窮而擅赦者不為矯賑饑而專發者不為異抱嬰悟愛而亦資拔薤之威父母見稱而亦著神明之號是可槩廢乎廢之則豪傑者掣肘而約結之歎作矣此二端者是非非是不可不辨也夫惟課吏者運參核之明別近似之迹論政俗之理廢察生齒之息耗而一歸之於為民之意則聲實相驗而是非得矣然

養衡四卷

卷八

二二

必 聖人在上躬明德執大象以照臨之化捷風行聲疾雷動天下將灑心遷慮惟 主上之所欲為而漢吏不足致也孝宣厲精為治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故良吏於是為盛世祖雅達情偽觀納風謠則內外匪懈百姓寬息此其化源所繫蓋有不止於課察舉刺之間矣在 願治者加之意焉爾

用才

萬曆癸酉順天

問今天下理平保治之務蓋無急於求才者夫求才與用才二道也故難任人成難任才與奸莫得而並焉此諸士所習聞也迺近代謀臣有請收京東任謀之士者有請開五路豪傑仕進之門者有請用嚴韓二郡奸民者有請招海土豪者夫既名為奸為狂為豪則非才矣且安所用之而又安在為奸之也斯可謂通論歟抑泛駕之馬踟躕之士用各有宜歟自大道既遠而三遊四豪翺起為任俠行權至犯禁也然吳楚不得劇孟而亞夫為之喜唐不用朱克融而河北首亂迄無寧時此兩入自今日論之以為何如也迺其繫國輕重如此豈才與奸固可並用歟我朝用人自科貢二途外雜流異等不得伍立薦紳議功名於世誠重之也然若竊見南北地備伏莽隱淵之奸所在為梗而當事者議所以清邪之術未得本務故吾願以廣用人之說進諸士其以為然否

養衡四卷

卷八

一六

所貴乎臨制海內陶冶人羣者何也天下之情有所挾焉而思展則無務以名羈之有所歧焉而思奮則無務以法窮之有所拂鬱焉而思平則無務以氣折之有所不足焉而思用其所長則無務以全求之故舉囚舉庸舉盜之事使貪使詐使愚之言班班傳記中可考鏡也夫九德三俊之徒嘿成象語成父左執規右蹈矩人主誠盡得斯人而用之豈憂天下哉第世非大庭人罕兼才而機智豪勇之人往往用其一偏一曲各有所至敏田仲之義也而屈穀比之堅歟無用鯨之城桀之无道尤之五兵李斯之字書至於今祖述焉此執事思廣用人之意也而愚請因及弭奸之說夫治古之世天下常

廓然無事而其民不至於奸此何以故哉男子畝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庇其征徭省也四民有業三物有訓朝不混而野不踰國其教化行也蓋世儒所稱大抵然矣而吾則謂三代教養之法可以禦常民不可以禦豪傑可使天下重犯法不可使法必行於天下何者豪傑視常民則異也其氣力足以自致衣食而無求於人其偃仰瞻眄羞與下伍間左爲偶而束縛於區區之禮法是故養之則不恩教之則不馴而聖人知法之不盡行也於是弘薪樵之道疎網羅之目鄉舉里選取之非一途事舉言揚試之非一術奉璋髦士不以介冑輕武夫

策衡四卷

用才二

十七

赤舄大賢不以白屋棄寒峻士知其如此則雖有無聊之志不肖之心誰肯一旦鹵莽自棄者執事曰求才與弭奸異道愚未見其異也何以明之夫奸孰大於爲盜者而周官弭盜之法自脩閭司寤之外鈐桡不書擊也漢渤海廣陵之寇得一良守皆單車片言歸命恐後而崔蒲不久驚也嘗因是而考當時求才之制蓋周詳於建官漢詳於設科長材負俗之士皆弭耳扣心以奉朝廷之奔走而其勢不能爲奸故其時天下有饑寒之盜而無奸民之盜誅之則可定撫之則可下也唐宋以後用人雖間許大臣辟召與諸色人等薦舉然科目常操

其權而章逢下士骯髒曲辭皆得安坐取公卿關天下武夫之口而豪傑始有邪心干城皆爲敵國矣明者憂其然以爲法窮則富變才窮則富惜是故厚招狂謀待以草澤遺逸之禮此富弼爲京東一路言也推擇沈鷟勇悍之人爲吏而重牙校之選此蘇軾爲河北五路言也縻豪右以爵祿而收攬吏權此王質爲嚴贛二郡言也錄用瀕海諸豪以資捍守此鄭剛中爲永嘉諸郡言也夫此四議者與唐虞難壬人威庶頑之訓不义牙刺謬哉而愚嘗攷之矣共工崇伯非溫良絮矩之士也罪狀未形則聖人猶啗濡卵翼而用之不遽絕也蓋才與

策衡四卷

用才三

十八

奸之不相入若水火然有上才則必不可使爲奸有下才則必不能爲奸有小才則善用之爲才不善用之爲奸爲奸而奉奔走於上則上之法行共工崇伯是也爲奸而作氣勢於下則上之法不行唐宋以後匹夫任俠是也夫不求弭奸而求奸人之不犯法此四議之所繇興也今天下之患非虜而盜虜款邊矣盜折北矣南此將吏燕凱之聲日名馳闕下而瓦合白徒散亡驕卒間迺有麾旗嚼棹焚杆叫囂以壓明主內顧之憂者愚以爲此何足憂也然竊有恠焉前代盜賊皆饑民怵迫爲奸今歲比告稔有司奉行恩澤詔書衣食非

志也博徒遊客椎埋鼓鑄裘馬休然非盡有怨家墨吏爲之馭也然而五合六聚所在如響智勇跡弛之人多入其中而朝廷曾不得其疋馬半策之用則豈可不深計哉夫爲奸而至於盜則有誅與撫而已有司之計也奸萌未形迎而折之用不測之恩威以籠致天下之豪傑朝廷之計也夫朝廷之計愚生何敢與知之而豪傑係天下輕重則有一二可舉者劇孟洛陽大俠也吳楚之反鴈行頓刃者半天下而不得一劇孟則亞夫以爲喜朱克融河北名豪也劉總嘗薦之於朝而唐宰相不用既而幽州首亂卒失河朔夫此二人足不

策術四卷

用才四

一九

涉六藝之塗名不挂孝廉賢良之籍而左投左重右投右重豈可謂今之天下無若人乎有若人焉能守恬脩娉如漆園蒙穀乎能稿項黃馘與草木同腐朽乎惟其惟樸少文無媒以自進銅墨小吏得批揆而踰籍之於是拊髀頓足瞋目語難小者豪鄉里大者憑山海而天下春春多事矣愚以爲明主在上海內幸無大奸如古列國豪公乎積席貴盛處闕中原則其他剪剪者皆可以爵祿智計籠而馭也蓋荀悅所稱遊言遊行遊俠今郡國在在有之而遊俠尤甚食肉曳綈設財役貧則厮輿爲之用駢肩結轡背公死黨則鳴盜爲之羣露觀

梨背引繩批根則梟狼爲之使喑鳴咄嗟武斷豪敘則問黨爲之傾夫人與人相處未有能無故而相伏者也力大者搏齒堅者齧爪剛者決彼其以數十百人剝落角距而爲一二人下者此一二人必非常人也夫非常之人使之不爲朝廷用而自用不用之於善而用之於奸愚有感焉請畧做四臣之策令縣道有司博求所部豪猾不得志之人隨才疏舉或推鋒敢死或足智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奸施或談達不羈可使絕域諸如此類皆羅入士伍中一體叙錄使之試其豪舉於職事而耗其雄心於利祿則劇孟朱克融輩人人皆朝廷耳

策術四卷

用才五

二十

目也何奸之能爲蓋祖宗用人自科貢外別有經明行脩才識兼茂賢良方正之科有富戶老人入仕之例所以抽揚小善藏納細流銷亡壯夫義士慷慨邑爵之懷廣勵邪俠小人杖扶嚮往之路何至深遠也今盡屏不行矣雖有武舉一科而拘牽文義豪傑不及格矣愚以爲寸長尺短自古歎之管仲師馬得路隰朋師蟻得水則堯言禹趨未必如草野之專能也受金底安劉之績食馬出陷淖之危則瑕摘毛舉未必如延攬之多效也賁郎牧豎小吏降胡前代或以階牧伯而享茅土聲烈著而不磨則甲乙賢能之書未必勝雜流之得士也

吳訥以醫士起中丞郁新嚴震直以人牙登八座具載
國史至今且二百年則 累禁熙明之日未必遜草
昧之多才也軍志曰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
狙詐咸作敵則書生迂鄙之言未必非山藪藏納之助
也惟執事教之

史學

萬曆癸酉順天

同古記有之仲尼述史者三焉內周以前治亂得失
之故炳如也迺其體裁殊致括之數萬言而七十
子之時口授其傳指不以善見豈當時固無可紀
者與抑因史脩經經之體固與史異與夫劉見變
聞瑣微而實廉厥者於大義固無常也若必謂
聖言要眇試微而施之後世以一舉百其亦無掛
漏否與而昔之良史有以五十餘萬言叙二千四
百年之事者有以百餘萬言叙二百二十五年之
事者以勤若彼就效如此而論者予奪何其戾也
將裁以孔氏之法則唐宋以後作者一代數十家
一家數百卷茲不益覆瓿乎今 天子嗣大業務
丕揚 仁后盛美而操觚之士思罄其所睹聞効
萬有一報未能也舉大綱則闕畧綜細故則猥陋
徵文獻則後時採風謠則失實語曰惠為之者不
必知知之者不得為今諸士所知而欲為之者安
在吾甚願與聞焉

史以事勝以辭勝尚矣事者綜核隨其時或所見或所

策術四卷

史學一

五三

聞或所傳聞蓋疑信參焉而一人之意見不可執也辭
者銓次隨其事或特書或大書或不一書蓋繁簡參焉
而古人之義例不可膠也先儒王通氏曰仲尼述史者
三焉書詩春秋是也書陳政事詩紀風謠春秋歷日月
三史出而二千餘年古人言動大都至今不第廢然其
辭僅數萬言其事則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耳噫何其畧
也嘗伏而深思之以謂古者王朝列國各有左右史內
外史大小史其設官詳甚則其論著不宜獨簡如世所
稱皇三墳帝五典夏圖殷冊周志鄭書之類決不止左
氏國語諸書聖人固不虞其後世之有秦以至於今燔

絕泯泯也乃就加槩括成一家言使與古之作者兩存天地間以待後人之自擇耳若春秋無左氏詩書以外無正史聖人獨聞書之決不爾畧也俗儒腐生求其說而不得乃按籍數策而謂聖經筆削精嚴如此又謂遷固二史繁簡懸殊指以定二氏優劣夫漢承秦後坑焚之禍烈矣收散亡於往牒五十萬言吾猶以爲詳也固承遷後向歆之徒出矣徵文獻於當時八十萬言吾猶以爲畧也故史之不能爲經固之不能爲遷以醇駁論不以繁簡論以繁簡論則李方叔張輔諸人之訛而執事可無問也且非獨於此也漢唐宋年次等耳而唐史

策衡四卷

史學三

三三

結漢宋史倍唐繁簡可偏廢乎稽古錄通鑑一人筆耳而約則爲卷二十豐則爲卷三百優劣可概論乎夫事不斬核實而以一人局曲之見託之乎闕疑是河伯望洋而增井觀天也詞不斬盡意而以古人挹損之文託之乎舉要是鄭賈而朴而棄公好龍也善乎李燾氏之言曰至簡出於至詳至約出於至繁吾取以爲法焉
明興二百年來 列聖功德 累朝文獻鏤金版而書竹素者換天揭日焯乎稱顯懿已今 天子乘五位龍飛之運思 二后燕翼之謀特令儒臣分局計畧勒成大典此孝理之極思弘文之上務也愚生墨守章句

足不涉圖書之府而執事問以所欲爲請對以臆夫一簡有餘味而垂涎者思快意五鼎之間玄黃之用窮而卉服織皮爲貴於天下故自漢以來載籍之目繁也猶江河之不可移山也儒者束於所見而史氏無世官非有子長之雅游固彪胡蔡之庭授也竭蹶求詳猶苦其畧若趨於畧而不止一言詿誤一事漏佚則萬世不復見也蓋聞今之爲史其篇部之豐月月以數萬言計足可當孔氏一經而愚猶妄意其畧者豈更欲增崇文之目侈秦延君之辨哉夫今之爛然爲辭而犁然爲事者臣下之章奏 朝廷之批決已耳而六曹故實居其強

策衡四卷

史學三

三四

半執事者牽於凡例不忍吐而棄也則抑割他事於彼而取盈於此試使觀者抽精騎於什伍探玄珠於罔象則所采存蓋無幾矣愚以爲 本朝會典備載六曹之事如文武之銓資 藩封之祿秩吉凶之儀註行遣之制勅及米鹽兵馬之額數雖沿革小異而要可以隨世代附書不必盡煩 實錄至如 國家有大禮大獄大役大兵 天子動容宰相造膝盡臣爭議闕士敵愾而無翳於文字間失厥要領夸者飾喜怒而歸之上巧者枉曲直而比之法當事建言之互異報功行勩之懸殊此決非單詞片言寂寥倉卒所能具也且代更

一聖歲逾五紀長年博聞之士存者僅如晨星而欲分
滴過於逝水決雖黃於渤石愚不識佯驚之御史屢顧
之安昌情狀可得見乎屏人躡足之談誰爲道說乎密
地酸醃幕中顰笑安所置軒輊乎嗟乎亦難矣夫自起
居職廢而伏前柱下之語其勢不可復詳若其他耳目
可以參驗形影可以推求者是在人加之意耳蓋昔者
周必大脩史每一志一傳成並令在院官互相脩潤然
後敢出而今曹分歲牂動卽抵牾是故視聽宜公也司
馬光六任史官每出入載筆遇有異同卽彙記藁目之
下而今按籍如林止辦披閱是故諏訪宜勤也古者編

史學四卷

史學四

三三

年與列傳並傳故嫗芭山木錄及鄙言書生小兒附名
循吏凡以義存勸戒無論顯微而今止爲大臣立傳堪
巖之士閨闈之女須借譽於名子孫良守令而後重則
日事時功之外不有貞魂未揚諛舌未斬而待紀傳之
續成者乎古者裨官一家聖人不廢故璣語藁說偏記
短部皆足以補苴殘漏鼓吹休明而世或稱野史失真
欲錮之聖世夫人之難知朝野均病如方正學以抗
節爲所哀謝文正以批鱗爲獻諛王新建以倡義爲從
邪則名山大澤之中不有負竿知禮采樵知樂而資
廟堂之聽睹者乎凡愚所論要欲使執事者寧詳毋畧

史學四卷

史學五

三六

寧繁每簡以待千百世後有孔子者出而刪次之斯所
不朽一盛事也雖然此自今日言也又不有先朝未
定之書列聖欲爲之事而明問所未及者乎夫革除
土木間乃乾坤一再變故也然一姓遞承非逐兇爭捷
之際委喪無恙非瞻烏靡定之秋而當時執筆者拘於
忌諱使孫蒙祖號弟襲兄年此關於名義非淺鮮也矧
明主踐祚首詔卹錄效死諸臣而祖宗故恥不蒙
疏雪則豈特三豕傳訛而已大抵天下之事非常所見
則常人相仗莫敢先發愚竊意蘭臺麟閣之彥必有超
然注意於孔子之筆削而不徂故常者故妄言及此願

創守

萬曆癸酉湖廣

問古推功者重開創語德者歸守成殆未有以易也
我高皇帝遂胡元定寓將再闢天地驅一世之
推結而冠裳之不亦功倍克舜哉其良法妙意提
衡畔瀛瀕若畫一益二百有餘調而天下謐如也
文皇戲家難秦陵教身執鞭然聲施其世焉
其後先發承之烈亦能舉其大畧否今上業方
在冲刃而薄海內外奉澤共度稽結黎黎交而
頌聖實以為過周成漢昭萬萬夫萬古莫二之
功我高皇既播之乃今上秉齊聖履大寶
而富春秋萬古嗣盛之德此其時將何脩而
可以比於先皇觀也諸生為精言之不佞將以
聞於上

聖人有先天而創大業者天下歸功焉有後天而弘大
化者天下歸德焉功不在一時而在百世之後者其所
貽者孫謀也德不在一時而在百世之前者其所繩者

策衡四采

創守

三二

祖武也功與德不可岐而二者也故夫創有德而守
有功振廢之謂功垂訏之謂德二者相因以成其盛者
也執事頌國美揚聖哲欲人主上登三下咸五
而先以高皇帝之大功與所以垂治安之道而至今
者為問甚盛至心也愚無似敢以不敏對蓋孔子嘗觀
河洛而歎曰微禹吾其魚乎已又美齊氏之績而曰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禹之功誠大然是時原隰之
膏沃比耦而黍稷者尚有之即不治猶不至盡天下而
不為人至管仲之季北不過山戎跳梁燕薊之末垂南
不過楚蠶食江漢諸姬而已而所謂楚者猶竊中國之

衣冠而談禮樂管仲亦僅能膺懲而扞圉我耳孔子尚
稱服其仁而況於元以荒服奴虜之衆繫我中國而悉
臣之舉一世之豪傑頻首而事椎結之主領耳而聽侏
離之令俗日化於淫哇而不自覺故夫踐元而土者腥
土也臣元而人者行禽也高皇帝起淮右提三尺劍
以與羣雄角而勝之乘勝而北驅虜而置之大漠之外
乾坤闢而再位日月滌而重朗海嶽奠而如故民人復
而冠履夫豈直得聖人之威哉即軒轅遜五兵而大禹
讓玄圭矣高皇帝猶不自聖兢兢焉奉大寶于盤
水馭六馬以朽索雞鳴而起未辨色而視朝不以寒

策衡四采

創守

三八

暑間者戒滋逸也六宮取克位而已無燕趙二八之
奉戒滋蕩也賜租之詔無歲而不下戒盡民也一記
閱江樓幾成而罷之終其身不為離官別館戒游豫
也去嶽瀆神祇之濫封而歸本號戒棄神也滇詔近
卧榻十七年而始克平戒勤兵也朝鮮亂安南阻日本
貳閉關而聽其自服而不之討戒啓釁也廢丞相析中
書省而六之不得相彈壓戒專國也五都督府握兵藉
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戒專戎也六尺之
孤垂拱而不置母后席戒內干也外戚食國租而不
與政戒外移也南面三十年而不改元薄海內外

臣妾而不加 微覽戒修心也 高皇帝雖以 神武
蓋一世而抑其才以下一世之賢士其專在 九重而
洞徹其肺腑以與閭閻之志通其開闢之績足以當
天心是故歷十餘祀而 天眷益厚其深澤膠固於民
志是故歷危疑震撼之際而不動其紀法足以綱維乎
後代是故指鹿訓獄之輩欲竊之而不能久執事之所
稱 高皇帝者功而愚則謂 高皇帝之所長有天下
者不盡以功也繼 高皇而聖者莫若 成祖人見其
聯數十萬之衆垂百戰而再造 區夏 六龍之駕四
出塞而單于請 命餘皇之卒徧海內而越裳重譯凡

策衡四卷

制守三

三九

有血氣莫不尊親以爲是 成祖功乎不知其大指乃
在親近儒臣杜絕女謁表章六經却請封禪而所謂功
者不與也繼 成祖而聖者莫若 恭陵其燬政固不
可更僕數也大要在奉 兩宮睦諸邸 御經筵 親
朝政禮耆輔優言路畏天警悲人窮躬節儉敦仁恕益
十八年如一日焉人以爲 孝皇德乎哉 鼎成之日
而深山遠壑田畯紅女號泣思慕若孺子之於慈父母
故內訌於瑾雄寧彬外踰於鐫濠劉齊藍鄢輩而天下
晏如也是則 孝皇之功所以不朽也我 主上御極
之載距 高帝戊申所二百餘矣天道變而人事應之

煥然鼎革以昭 中興之治是天下之大期也屬者歲
頗登匈奴鮮辨南越授首無兵革之警中外得以精意
而承令是天下之大機也 主上以冲幼握 大寶凝
然不動聲色尊嚴若神委政者碩講明經誼一二元老
相與夾輔內外 官府一體政不旁落卽書史所載周
成漢昭之世何敢望萬一焉是天下之大本也期不可
忽機不可失而本不可不預培而默滋今虎觀諸儒日
橫經而講者無非三代帝王之訓而大臣之所進說圖
解其善惡凜乎萬世龜鑑也第不知燕間蠖濩之際亦
嘗內驗之身心而外驗之事乎 人主一身父母宗子

策衡四卷

制守四

三十

其精神上與天相流通而下與萬姓不隔者也上帝臨
汝無貳爾心一夫不獲恫痍乃身蓋凜乎其可畏而惻
乎其不容已者也故 人主之念不可使少怠懼其日
安於佚也緣識不可使早開懼其旁入於欲實也才不
可使有餘懼其求於治之外也左右不可使便辟懼其
唯言而莫與違也我 二祖一宗之政不下榻而可以
按求至二帝三王之心法又不在簡冊而在方寸耳
人主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公卿大夫日取 祖宗法而
夾持之十年而財不裕民不安夷狄不賓服禮樂教化
不漸興者吾不信也夫以 高皇帝之烈崔魏昭烜與

天地並而後皇以厯厯守成之政仰而思堯不亦註
左失當哉而愚復以厯厯守成之說進得無益其左也
雖然人主薄近代厯舊章以爲非至治之績而必
欲上等於堯舜其志非不恢乎大也然出之以本而
行之不以漸撥拾經史之陳言而施之不相入之俗強
物之情而就我此王安石之所欣然以興而韓富司馬
之所怒然而深憂者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又曰無欲速無見小利無欲速則必求所以寬收其效
者無見小利則必有所以究其大者請更得從容而愚
始敢以文帝之謙讓而未遑者一進

事功節義

萬曆癸酉湖廣

問西漢尚事功不如東漢矜節義固也然事功之於
能立見於國而節義則先養名而後收效也
常綱之禍亦云有以激之夫晉人貴清談六代開
靡詞其驅江左而削弱亡論已未宋之季明理學
者視其人何啻天壤乃入朝而奮袂以備恢復之
居而歛衽以談性命或者謂宋勢之不復振亦與
有力焉何也國家履恒泰之運治平久而弘正
間有倡古文辭者其講履恒泰之運治平久而弘正
抑其卓然欲以節明志者往往抗諫諍而殉封疆
君子稱之天下北學南學後指紳先生投筆而
脩羽檄之業暴起騰貴及至於性命之學與雲合
而景從而一切下視爲土苴爲焦螟也是四者於
諸生有辨志之學否

策術因卷

事功節義一

三三

天下未嘗乏才也人主欲就天下之治故不得不求之
以實天下之所謂才者因而自就其欲故不得不應之
以虛應之以虛虛之久而人主卒無以得其實也不獲
已而相襲以成虛求之以實而竟無得也人主之求亦
虛而天下之材卒無以自見其實上與下交爲虛而名
與實相爲悖如之何其得用人之益也夫豈惟無益且
有大損今夫山雞之於長離也鍤石之於金也砥夫之
於玉也杞柳之於梗梓也君子見而惡之爲其殺名實
也猶之乎可也若夫狂鳥冠而似鳳脩蛇角而似龍則
見者且却避矣何也謂其似之能爲害也執事之策諸
生果取其實乎抑欲得其似而遽已也愚嘗論世而竊
思唐虞之際矣禹稷契咎繇各以其職成天下治歸而

陳謨訓而靡匪心法也亦靡匪至文也凡執事之所謂
事功文章節義理學者固無繇見也三代而後治日以
駁而名始出矣漢高帝不愛真王微侯之印以羶悅天
下而所謂求賢詔曰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其意不過
欲盡一世之才而爲我用而世之應之者毋論其時蕭
曹韓彭之屬而已也輔相則魏弱倭丙少卿將帥則衛
長平霍冠軍趙營平受遺則霍博陸戡難則周絳侯條
侯父子循良則黃穎川龔渤海韓馮翊材幹則趙張二
京兆尹扶風奉使則張博望蘇屬國立功則傅介子甘
陳之屬人主之求材也若探囊而取之所求立至其效

策術四卷

事功節義二

三三

用也若探符而合之所效立驗故終西漢之世人主之
用在下而不在上而天下之權在上而不在下雖以元
成偷而夷狄賓服黎庶愉樂郡國之政脩而國勢疆者
其人才爲國盡也光武感二龔諸賢之事故欲風天下
以節義友莊光而不之臣褒卓太傅俾冠元勳而天下
翕然改觀矣是故安隗托節于堅苦逢周矯志于冥逸
陸戴致躬於府主弘彪昭讓於姻封卽欲出而用世者
靡不束髮自勵羔鴈成羣舒徐而應步武鼎鉉而年且
老矣而李太尉陳太傅又以勁節峻行而鼓舞之李元
禮范滂博之流爲之袂濯纓剔君俊顧及之說興而天

下之賢士君子日與權威倖寺角而漢事變矣當是時
人主與左右之好惡伸於上而天下之是非各伸於下
是故終東漢之世而賢人君子與社稷而俱盡者或以
謂節義激之也晉氏談玄老而王樂爲之倡至於東晉
浸淫極矣建安脩麗辭而曹劉爲之冠至於六代浮靡
極矣夫以五胡索虜日侵尋於干戈而爲之君臣者嬉
嬉焉以清談麗辭而待之社稷幾何而不削且淪廢也
然是數者皆上以是求而下以是應者也至於南渡之
宋其國勢無以大過於東晉六代而一時諸賢各理學
者潔脩其行而高其說意欲一洗千古而空之而上接

策術四卷

事功節義三

三四

三代之緒顧日以恢復之義聞於朝而莫之響應也日
以格致誠正之說聞於朝而莫之響應也日
六經尊其統而正之曰宇宙之在
始大明也藉令玄談麗辭者曰吾不益晉之仁若安
能救宋亡嗚呼宋亡非諸賢罪也蓋下以是待上求而
上顧不以是待下應也至我 高皇帝神武定天下而
一時忠盡石畫之士若徐中山常開平李韓公劉誠意
輩各出其長以就功名之會所謂雲蒸龍變蓋先後無
偶焉而 上甫下金陵賢故元大夫福壽旌之爲予祠
春秋祭已才故元學士危素授之官而爲其失節竄謫

淮不復用微示天下以軌矣而是時方拮据馬上業乃馳書幣而聘宋文憲王忠文陶安魏觀輩俾之司綸綍而所以獎慰恩禮有加蓋彬彬稱多賢焉而亡何忠文與吳忠節能殉滇孫左司能殉閩葉南昌能殉楚熊岐寧能殉虜至於鼎革之際而庥采之列爲方爲鐵爲陳爲卓之流其爭先而就義者何衆也則是高皇帝以實求而天下以實應也夫高皇帝未嘗不言理學也其文辭發於論心論洪範諸書而其事見於尊崇夫子及詔天下先以經術而取士大指欲縉紳士大夫發明心得之學以黼黻皇猷佐理國事無愧夫子之教而已不欲令其標戶別軌以出於所謂功業節義文章之外而創爲尊也列聖益培植之蓋百餘年而諸搢紳大夫往往以實應故楊文貞李文達輩出而爲輔蹇忠定夏忠靖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劉忠宣輩出而握銓樞于肅愍王文成出而戡大難庶幾哉事功有徵矣而李劉章鍾之抗疏是以諫明節也陳劉孫許之殉義是以守明節也所謂以實應者猶故也當弘正間天下不勝其質人文之所蘊崇淳發而爲李何徐薛輩相與脩明騷雅西京之業頗翕然爭言古矣執事乃謂其少伸而多抑何也驟習之而稍怠事則抑驟言之而

裴衡四采

事功節義四

三十五

稍駭然則抑露其華天下以其華而掩其實則抑欲自致於用天下不信其用而信其無可用則抑然文士類多沾沾自喜上者厭薄一切而下者相傾爲競也自喜則途分而不爲黨厭薄一切則多避而無所營相傾爲競則各露其短而不能掩故其爲損淺也事功之臣大者股肱腹心而次亦禦圍干城亡論已德靖之季而天下相率尚通以就功善恣肆諱而爲恢廓善干謁諱而爲敏捷善諛刺諱而能用間善乾沒諱而能用仁甚或竭天下之力之半以內投羈而外就私然舉事一不當而持衡之臣猶得以議其後其爲益與損半也節義之士致命而遂志者尚已其大之批龍鱗抗論展陞之上次亦請尚方搜城社折檻鎖樹而不動天下高其風而願爲之下然亦有因是而遂自謂高恣行冒臆而莫之能挽天下敢議而不敢折顧其介特自好必不忍舍其舊而下之也其爲益大而爲損小也自理學出而三者俱下風矣卽篤行如河汾卓識如新建如新會而疇得而議之彼能見其大者遠者而芥視此數端而亦宜也奈何籠天下之鮮脩黜學者而合之取其最汙最下而謂爲遠且大也黜學則避之聞見之外以爲良鮮脩則避之性命之表以爲卓隨處體認則隨處緣而喻

裴衡四采

事功節義五

三十六

利萬物一體則一體賢不肖而便其私一語合則賢
然而遽謂堯舜一不合則噉噉然而詈其非人稍抑必
借巧而更揚此負必要彼而求勝故夫理學之為益者
大而其為損者亦非小也夫所謂理學者非能外是三
者而創為高者也其矩矱在心而其用在倫常日用之
內出之而業則為事功功成而紀述之則為文章功有
尼而不得遂則為節義而其體固未嘗變也然則執事
者亦務以實求之而已求之而應以實則進之求之而
應以虛則退之而天下自是無虛應矣夫精白一德竭
肺腑而媚其上者應之者責也責行辨志兢兢逐逐以
謙衝四矣

事物類義六

三七

來賢者而不示好尚之隙以為天下窺此非應之者責
也愚生之見乃爾母亦以為虛而弁髦焉

廣漕

萬曆癸酉湖廣

問今天下為邊害者毋如虜為漕害者毋如河即小
夫漕子能言之而今虜已幸款塞矣河幸一切徙
去漕道通矣說者乃尚謂虜款不足恃一旦而解
盟而邊患猶故也河徙不足恃一旦而橫潰而漕
患猶故也即明以待之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彼
桑土綢繆牖戶今所以綢繆者何災也主計之臣
議通海漕以助河業已睹其效矣將遂漕海耶抑
姑為道以俟緩急耶而功名之士尚欲計復河套
未已也夫海漕可暫通而河套似不可復也亦能
明其所以否諸生異日為國家用觀茲二者恐
不宜黜黜也其怨以對

執事以天下大筭試諸生而諸生業鉛槧者見以為計
畫無所之耳雖然不敢不罄一得以對夫所謂天下大
筭者邊防也漕計也國家建都燕蓋北迫虜而南仰

策術四卷

廣漕一

三八

三吳之粟以自給故邊譬之肩背也漕河譬之喉咽也
夫肩背喉咽者人之所恃以為命也奈之何其易言之
也當今為邊害者莫如虜而為漕害者莫如黃河其悍
猛善潰奔突而來若雷霆而莫可禦迅疾若風雨而莫
之控揣為勢同也居數歲輒一潰潰輒入為候同也其
潰而入縱橫汗漫而無所不陷害聽其來聽其息而手
足無所措其不敵同也厚集而禦之乘險而拒之為堤
為牆數千里咫尺之地瑕而是數千里者皆瑕矣其不
易防同也未至而請為備大司農斬金錢弗肯予即予
之而嚴者乘其後既至而備大司農推金錢以予之予

而不必盡用於邊與漕也其積弊同也蓋嘉靖中而虜之雄若俺答者幸其黠弟悍子以數十萬騎牧於雲中上谷之間而與我共不入犯三輔則東躡遼西嚮晉又西而掠秦涼夏朔之境中國罷於奔命者三十年矣天子爲之北顧而興嗟至數四廢 盱食乃隆慶中俺答不勝其孽稚之愛而輸其要領以款我縛中行翕侯於鼎俎之上谷蠡屠耆而下解辦請命者數百人 國家因其人而假以封爵大小羈縻之然不爲給祿食也以漢文之盛猶厘厘稱兄弟國焉而我 明若天之覆被而日益尊彼不能講敵禮也漢供呼韓和歲費四十

策衡四卷

卷三

三九

四億而我市馬不過一二邑之租而已不爲傾左藏也且納款之端在彼而不在我制款之權在我而不在彼卽魏絳楊雄所稱何啻焉或以爲虜詐而款我非也虜不款我何以制之而彼故爲詐且俺答誠老厭兵其孽稚誠感我之厚待而思効順夫焉得爲詐也又謂虜卒解構輕騎闕於互市之下而疾馳叩居庸鹵昌平緩急何以應之又非也夫虜將大舉必先後集諸部祠帶林暴備瞭騎形見勢動而我故得先爲備也大約 中國因款而息肩而得專精於虜則可因款而息肩而遂忘虜則不可夫所謂專精者何也比薊鎮歲益省調各邊

鮮按伏贏金錢當以萬計不可衰而積之近鎮乎秋稍登商賈時集贖鍰爵貲不可捐而平糴以實邊乎鹽筴屯政不可時舉乎冗卒不可汰而驍騎不可益練乎山海而西以至鴈門不可削夷而爲險乎猶未也而虜酋計已老且死耳其貳者必黃台吉而是孽孫故不變也其勢必內猜而不相容降人之在寘顏者因中行翕侯之縛而中恨且自疑也當其時有能兩匈奴其國而中度遼且爲維州其降人乎是一大奇也然而不敢盡言也漕之役當嘉靖末而黃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入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逆歷湖陵以至谷亭四十里其南

策衡四卷

卷三

四一

溢於徐爲巨浸 天子爲之南顧而興嗟亦數四勤宵旰而大司空出計以爲仍故道則河益狎而攻無已強捍之則暫見其利而終釀害謀於捍與徙之間而行求廢趾有河自南陽折而南東至於夏村又東南至於留城而浚之橈櫓版築之役興而謗騰上謂捐天下之財以填無益之壑 天子意不能無動而會輦輔臣言委計視河者乃止前後役夫九萬有奇白金以兩計者四十萬而栗石稱兩歲之間漕道通而大司空再受賞而吏士 賜爵有差或謂河不久復當變胡以費水衡錢萬萬者非也漢武帝之塞轍子避河害耳而至發

卒數萬人自湛曰馬玉壁羣臣從官自將軍而下皆負薪置決口功成而築宮以修之今茲通漕大計胡以費也或謂不當逆拒河也逆之則決而為漕害順之則借以為漕利又非也夫河性能決而不能安為順也言借河利者引冠而入室者也然則為今之計者如之何曰河決有漸也度其來或增築堤以抗之或決其下流而別引之霖溢有時也多集木石以為棧嚴耳目以為偵而已自淮而北則多橫潰而成溢自淮而南則或漲入而成塞皆不可不預計而逆為之所也夫漕河通而海運之說漸紕矣海運之說得之漕河阻而後入其言大

策術四卷

勇澤四

四十一

計二曰歲往返不過四月而艘卒以三之二而自便耗餘可小裁而羨餼可積也曰縣官即萬一以喉咽憂能別於喉咽之外而濟大命誠亦利便哉然而不克如勝國終始之海利者何也勝國業下宋而宋之戈船下瀕之卒嘯聚而不敢歸者無慮數萬此其人皆習風濤躡蹻待命者也朱清張瑄一劇盜耳驟以東南天下之半而委之金虎符萬戶而下聽其自爵賞而不從中命也錢穀聽其自出沒而不從中訾也故清瑄得以畢見其才而為百餘年之利然國紀潰而清瑄亦併族矣今亡論守臣自一嘯笑外斤斤東三尺士亦安能舍燕中贖

而見富貴乎夫艘與卒陽為募而陰則拘攝也別妻子若脫裸見制閭若束濕不待納之鯨鯢之口而稱就死矣吾固笑海漕之不可以久也然亦知創之者之甚難而湮之者之甚易乎哉一旦有緩急鑿空而後思其故則晚矣夫邊計博而悍銳之臣亦或有理先帥之緒而思復河套者乎藉令國家都長安借河套之地以為外屏而益斥遠虜可復也長安今不得言重矣我以十萬之衆逐虜而虜果去也勢必設八衛衛五千人而後成軍何所取調也若移鎮何鎮可移也勢必錯衛所州邑得二萬民戶以配之何戶可徙也勢必築五六城以

策術四卷

勇澤五

四十二

犬牙錯何所取瓦石材木也虜必爭爭當以兵數萬衛之何所取餉也河池饒即可屯虜不能無蹂踐乎何以能且耕且戰也虜既失地獨不能合東大虜而併力我乎大虜即不東獨不能從之而西以取償於京輔乎我竭天下以奉陝而陝不益安乃以京輔委者非策也故曰海運可暫通而河套卒不當復也海縱不暫通吾不可遽而廢其道河套縱可復吾且緩而待數十年之後嗚呼天下之事見以為名美而其實不易舉者固志士才臣所欲追得以為功而元老耆哲之所徘徊而却顧者也虜款而吾日汲焉若有事即虜無款而吾坦焉若

無事漕通而禹
舉以提衡天下
易耳寧獨此二端也

史學

萬曆癸酉湖廣

問史有二家左氏志編年而太史公列傳紀其得失
亦畧相當自荀悅袁宏之流祖左氏班固陳壽范
曄之倫業司馬由陳范而晉南北朝至勝國御宗
之而左氏蓋寥寥也至宋宋水氏始畧法其凡而
著通鑑業以佐人主治道而已明興國大政闕
於全匱石室而不得窺然以餘史者徵之代出人
手其賢否不一也不至無矛盾否國史家東其
亦可信而徵否吾欲用班固蘭臺例盡出國史
之藏而使賢而才者司其事務合於昔賢之所謂
三長者而後成書宋以後事別列爲編年而續速
水氏以備人主乙夜之覽不識有可以當之者
否不佞請因諸君子以觀倚相之緒

愚嘗讀文中子之書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

寡則又未嘗不歎其言之失也夫經有不記而史有

不必志孔子之作春秋也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

笑術四卷

史學一

四上

著焉中國夷狄君子小人之界判焉蓋二百四十二年
而千萬世揆是也故經不敢續也亦無所事續也至於
史則不然一代缺而一代之跡泯如也一郡國缺而一
郡國之跡泯如也賢者不幸而不見德不肖者幸而不
見慝故夫三代非無史也周衰天子之史不在周而寄
於齊晉之盟主盟主衰而又分寄於列國國自爲史人
自爲筆至秦務師史斥百家而史亦隨燼矣五帝之事
若有若無三王之事若有若亡則非史之罪也祖龍爲
之也執事試進操觚之士而質之史其論三代有不尊
稱尚書者乎然自舜禹湯武及桀紂而外有能舉少康

武丁太康孔甲之詳以復者否周之季有不尊稱春秋者乎然自桓文而上有能舉宣平共和之詳者否二漢而下有不裨官晉齊諸六代期唐書無宋史而夷穢遼金元三氏者乎然一展卷而千六百年之人若新而其跡若臚列也則是史之存與不存也愚非謂晉氏六季唐宋而下之能史也謂治史之有地也凡天下之言史者有二家其編年者居其一而左氏爲最紀傳者居其一而司馬氏爲最左氏之始末在事而司馬氏之始末在人重在事則束於事而不能旁及人苦於畧而不能重在人則束於人其事不能無重出則互見苦於繁

策術四卷

史學二

四十五

而不能竟故法左以備一時之覽而法司馬以成一代之業可相有而不可偏廢者也自漢孝獻帝命荀悅約畧班史之文而用左法凡三十篇曰漢紀而袁宏復爲東漢紀亦三十篇其文辭華實畧相當後世頗稱述焉而其它如張璠孫盛于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柳芳崔龜從之流曰春秋曰紀曰畧曰志曰曆大約又因二紀而爲書執事謂寥寥者非也特其書多散佚不傳耳繼司馬而盛者則無如班氏而范曄之後漢陳壽之三國亦其亞焉大約如司馬而小變其凡例或不能備表志如壽耳自是而後以人主之命撰者則房玄

齡等之於晉沈約之於宋蕭子顯之於南齊姚思廉之於梁陳魏收之於魏令狐德棻等之於周魏徵等之於隋劉煦等及歐陽脩宋祁之前後於唐盧多遜等之於五代歐陽玄等之於宋遼金是也其自撰者則伏無忌劉珍蔡邕之爲東觀記謝承之爲書華嶠之爲典張勃之爲錄何法盛之爲說崔鴻之爲十六國春秋何承天徐衍之爲宋鄧彥海之爲代李百藥之爲北齊書是也歐陽脩紀新唐而劉煦寢志五代而盧多遜廢則或以其文哉述左氏者宋涑水司馬光氏故好爲史而當熙豐之際不勝其愛君之念纂資治通鑑以上之起周威烈

策術四卷

史學三

四十六

而迄後周世宗於治體無所係則寧削正史而不書有所裨則旁採異書而不廢雖其繁簡不能超時而自爲法然世主稱良焉夫明興其治統政化人才卓然越百世而於史抑何湮畧弗振也夫金匱石室之閔度非草茅所與聞然往往傳之薦紳云革除靖難之際其筆不能無曲與諱也輪款而美其知義抗節而誣其乞哀乃至英憲孝之際秉如椽者陳廬陵劉博野焦泌陽之輩往往鴟張其臆一人而代各賢否一事而人各是非甚或責闕供於仁孝之里詆掠金於戡定之臣將何所取衷哉野史亡慮數十百家其在朝者脩邨

而滅其公是逞已而欺甘獨非在野者剝一時之耳而遂爲目信他人之舌而爲筆則又不可信也家乘稍具生卒世系遷轉履歷三已要之無非訛纂者改事之非而稱是畧人之美而歸已則又不可信也愚故不自量輒因執事之問而有請夫班氏脩其父業而仇者以私史間之乃章帝益出秘書給筆札於蘭臺之署而俾續成史以獻帝之世天下日尋干戈而猶能命荀悅脩漢紀況於今聖天子秉膺哲履昌運日以文教揆海內而公卿大夫熟於墳典丘索之業者哉有如一且悉出金匱石室之閱而錄其副以授夫載筆之臣

策衡四卷

史學四

四一

而益以郡國志記及向所云野史家乘之可采者使公平該博之士持衡其是非而爾雅道古之才藻潤其辭事會典之所輯星官之所職六尚書之故牘可以書可以志可以表而我明一代之業當無遜於西京矣其事體稍重大而有益於治道者或起自趙宋而至先朝用左氏之體而達涑水氏之忠微益以文而嚴刈其雜合所謂通鑑者而上之虎觀諸儒得進讀於燕間而黼座之表迴清曠於乙夜其爲益非淺鮮也或謂衆力易就也然見錯而辭不馴獨爲不易也然志專而體不雜故夫左氏也司馬班氏也壽興曄也非晉唐與宋

之可候也歐陽氏史五代而傳史新唐而不傳無它衆力與獨之異也夫所謂獨者執事母亦難其人乎愚以天下大矣不敢逆縮焉而謂無人愚故尚欲法司馬氏而竊意其於帝紀孔氏之文訓故尚書家語而節畧之以爲不稱又生不及遇左氏傳故其叙春秋諸世家舛忽而不詳好自發其意故於刺客游俠貨殖伎幸之倫徧採而不忍斥有能刪節其凡例自義黃而下迨於今爲一家言以藏之名山大川愚且願爲之執鞭而終其身也執事母以爲迂否

策衡四卷

史學五

四二

天文

萬曆癸酉湖廣

問天官家言談說災祥禍福若指諸掌其大槩三焉有遠而不變者如日月薄蝕五星躔度正犯之類是也也有卒來而不可究者如彗孛之類是也水旱之類是也然推天以徵人則於法有合有不合推人以徵天則於數有驗有不驗果何也說者以爲三代時人主之精誠微於天天視聽爲一而後不能盡然又謂太史失其官躔野變其度而不盡能一一應然歟否耶當世宗末海內報災異者不虛月而奏其祥者輒上聞然至於今而寓宇寧晏夷狄賓服民心忻如也即往者星異小中而聖主詰輔文相爲微固借此益脩其德以仰承仁愛顧其數有可推而其道有可盡者乎諸生毋以不經對請用以觀異日

執事發策而以上天之運象與災祥之應否爲問諸生鄙人也上之不能窮神知化以契上帝陟降之精而下

黃衡四卷

天文一

四十九

之束於制不能窺見天官推步占候之法母乃以臆問而令諸生以臆對乎雖然竊有以窺問者之旨不在天而在人也蓋執事之問三而人事不與焉其曰陽也百六者自然之運也載於太乙肘後甚詳曰凡四百五十六年而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而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爲陽數窮百六陰數也爲陰數窮皆所謂厄候也攷之羿浞而得陽九七周赧而得陽九八漢延熹光而得陽九九隋大業而得陽九十周厲幽而其間得百六十二敬王而得百六十三六國與秦之際而得百六十四晉爲十六國而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而得百

六之數三其分裂乖散可謂章章應矣然舜禹而得百六之數七小甲雍已而得陽九之數五百六之數九庚乙武丁而得陽九之數六不降而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而得百六之數十周成康而得百六之數十一漢明章而得百六之數十五唐文皇而得百六之數二此於時不大小稱治哉而又胡以蓋戾若此也夫氣運不足言也至於近而可推者日月薄蝕及五星躔度正犯之類是也象見而天下之禍福因之所謂天感人也卒來而不可究者彗孛凌變寒暑霜雹震驚水旱之類是也幾動而天之災祥應之所謂人感天也日月之交月

黃衡四卷

天文二

五十

行黃道而日爲掩則日食是曰陰勝陽其變重月行在望與日衝月入於日暗虛之內則月食是曰陽勝陰其變輕聖人扶陽而尊君曰日君道也於其食謹書而備戒之然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著見不過三十六而已前漢二百一十三年而食者五十三後漢百九十六年而食者七十二豈春秋之際爲能治於漢耶說者謂史佚而不盡載近矣而是所謂日食者其盡能爲災於漢否也自日月而下者毋過五星爲其能盡天之五行也歲星最吉其所居國不可伐能伐人填星次之凡國居久則福厚熒惑最凶所居國受殃太白次之辰星又

次之要之犯道變色則皆足以爲災久伏不出則必化而爲彗彗之所指靡不立禍然亦安能一一而令人應耶夫吉星不能挽之而使留凶曜不能推之而使去則所以感人者亦遂邈也吾姑舉數者以證之夫呂后以日食而逝然此非人主比也歿未幾而真主自代來以二十二年之治而永漢祚於四百日食抑何祥也秦王以太白經天而有天下然此非易姓比也立未幾而仁義行有效以二十三年之治而昌唐曆於三百安在太白之爲天下兵也文帝時一日而裂山者二十九一雨而爲日者二十五壞民居至八千之衆法以爲君道廢

策術四卷

天文三

五十一

壞民失所應也夫君道不壞而民安佚孰有踰文帝者也又其四年六月雨雪法以爲誅殺過應當也君仁而不過誅殺孰有踰文帝者也世治則鳳凰見麒麟遊芝草生鳳一見於漢桓之元嘉再見於靈之光和蒼麟十六驂駕於石虎芝草數萬供養於宣和彼四君者是遵何德哉世之爲解者曰三代而上人主之精誠與上帝相爲流通上帝日卑其視聽而待之是人主與天一也故一遇變而立應一脩德而立改三代而下既不克齋明其德以默與之契而又未嘗中心慄慄以承其變是人主與天二也是以有應有不應也然所謂九年之水

於堯而七年之旱於湯者亦未聞其能逆銷之也則去筮脯蓍莢屈軼離觥之類吾不敢盡以爲和德應也則又曰帝堯之世羲和欽昊天而其仲若叔分殷四時矣夫以杳眇不易測之政冠萬機而推策無可據之人踞四岳九官十二牧之上其事若迂而甚專篤是以職脩而動輒驗漢興太史公之職等於卜筮供奉而今且以一書算白丁克之矣夫安能壘其明天道而察民故也是或一道也則又曰分野非故也夫以益州而遠屬魏以冀州而屬蕞爾之衛燕在北而東配析木曾在東而西配降婁秦西北而鶉首次東南吳越東南而星紀次

策術四卷

天文四

五十二

東北蓋自古猶疑之况於今荆揚二州地半天下而戶口人物實當天十之八夫躔度安得而不下移也且當春秋戰國時國各以地應今廢郡國而盡欲以朝事當之又安能一一驗也是又一道也凡此皆執事之所疑也愚則以爲天地大矣人以其間取吾形氣之似者可推者而模範之以爲天地在是矣其合者固恒而不合者亦恒也當嘉靖時彗若蚩尤之旗無所不犯山陝之間圻地千里摧百萬人之命夏霜冬雹水旱霆火靡歲無之遠方波臣不得盡親脩省之實而宗伯所陳事

非瑞芝即白龜鹿也私心固不勝其憂矣而十載之內歲益登綱紀益振朝野益恬穆無事豈所謂不在天而在人者蓋有道耶抑 高皇帝之功德貽後者與宇宙並而災祥不能撼耶客歲象異特小小耳既非五星之精所化不過周伯王_{之屬}而其在閭道上下者占不過夷狄寇竊伏姦在側耳 聖主詰輔公卿臺諫恐然而交相戒者何也愚有以窺其故矣夫人主之攝下也無所不靡而其於言動也無所不快意蓋天下讓尊焉使非有更尊而為天者以臨之而又出災異以警示之幾何而不日流於驕且怠耶不然徹樂避殿減膳菲服

後衛四余

天文五

五十三

要亦責躬之虛文而所謂求言宥過賜租省刑亦有國之常政又何必待示變而始克舉也是故人主而能祇敬則大戊之桑穀高宗之雉雛為大戊高宗昭德也宋景之榮惑為宋景昭言也人主而汰則含譽孽矣平慮鬼目矣甘露雀餒矣愚故曰執事之旨不在天而在人也

文質

萬曆甲戌會試

問三王之教所祖不同故漢人述忠敬賢文之尚至纖悉矣然四者之不相沿也果自名而自尚之邪抑人以其政窺之乎夫質文代變之端與天地之運故相流通者也乃儒者稱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若不可返者而又有三正循環玉德終始之論其說果孰為當與三代而上歷年長者莫如周三代而下長者莫如漢二季之世天下何其文盛也然勢極致至而天下卒返於質則循環終始之說無亦可徵與我 國家熙平二百餘年其初上下之所謂漸固甚朴也迄于今而聲名文物郁鬱盛矣乃說者顧心憂之以為風教漸澆俗化漸侈論議漸煩文章漸詭是文盛之敝也然與否與聖人能通其變於未窮未窮之原非盡可以法禁防也通變宜民之道必有要焉可指而陳與夫世道汗隆之際士人所宜究心者也願相與揚榘之

後衛四余

文質一

五十四

天地有不可已之運聖人之所順而不違也聖人有不可見之權天下之所用而不知也何也聖人教天下以樸固知其後之必巧也教天下以簡固知其後之必繁也然而不能使之不巧且繁者非聖人之徇天下而天地之運為之也不能使之不巧而能使之朴不能使之不繁而能使之簡則聖人之微權所以移易天下而不可使知之者也運有所必至則聖人不能違天天也亦人也權有所必設則天亦不能違聖人人也亦天也然則世道質文之變可述已夫文質之用吾未之前聞也其義起於三統漢儒所謂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是也而又以殷為尚質夫質之與敬一也而吾以為皆非

聖人之教也世徒見其道之不同而以為聖人之治天下若有所尚而已矣非其自為之名也何也蓋上古聖人脩無為之理而天下熙熙不施忠於民烏有所謂忠不施敬於民烏有所謂敬天下有滯比而忠之名始出天下有悞慢而敬之名始出故夫未有忠與敬之名也謂之質焉可也既有忠與敬之名也謂之文焉可也豈待周而文哉然則三代之教雖不可窺而其無所尚可知也即有所尚而周之所尚非文又可知也雖不尚文而世道之升降必自質而文又可知也儒者見其然遂曰三皇之時如春五帝之時如夏三王之時如秋五伯之時如冬然則五伯而降其將流為長夜而漫漫不旦乎必不然也則冬未嘗不可為春而伯未嘗不可為皇矣故史遷謂三王之正如循環而鄒衍推五德之運相終始烏見其遞降而不返哉而予以為此天地之運而王道之所因也蓋天地之運其未至也有所不可已而其既至也有所不可極何也數基於一至於百千萬億而未嘗不歸於一也聲起於宮至於九成八變而未嘗不相為宮也故質而不能不文也如春之必有冬也不可逆而止也文而可使之質也如冬之復為春也非有強而為也一寒一暑推而歲月時之序順一文一質

變而元會運世之化成是所謂循環終始之說已而談者曰文而欲返之質猶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何其妄哉夫周之始何以明其不文也太羹玄酒則禮之極致焉朱絃洞越則樂之極音焉甚朴而非華矣及其敝也分為十二而諸侯之才臣僇子握衣鳴玉驚其文巧之辭合為六七而天下之策士大俠憑軾鼓舌信其押闔之說道術分而白馬雕龍之辨與六藝爭道而馳文藻流而湘纍郢客之章與大雅分曹而奏故自周至於秦而天下之文極矣然其後不能無漢也不能無漢是至漢而循環也漢承秦敝斷雕為樸內而將相大臣有椎魯少文之風下而吏士元元有清靜寧一之化風風乎古風已及其敝也一變而西京經藝之儒各立家門抱策而爭句讀又變而東都環詭之士私相標植扞罔而博名高又變而建安之才人握管而覃夸麗之聲又變而江左之玄談揮塵而課清虛之理故自漢至於六朝而天下之文又極矣然其後不能無唐也不能無唐是至唐而循環也噫由此而唐宋之末造可推已夫此數代者其始固甚質矣非久而文則何其曼衍不已也嘗想其故一代之初天造草昧其政化風俗皆淳然有太古之風故天下朴也既朴矣培之數十年而公私物力必

克美而有餘故天下盛也既盛矣聲名文物必委汰而不可制故天下文也既文矣根本命脉必有所撓焉而不固故天下敝也嗟乎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董子曰已雕已琢還及其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物極則反豈獨人爲蓋亦天之道也然二代之末無聖人以救之而其勢遂極極而無以制其後聽其自返於質焉則純任乎天而已豈不惜哉 國家當 祖宗時其簡澹無爲之理可考鏡也至故老所道說醇美愿茂之俗又可觀也今俗化常如是 聖主握道而理何憂天下而弘正以來六七十年之間則所謂豐亨豫大之時也拊固陋而

文衡四卷

文質四

三二七

文明擺淳質而華巧上銷日月之光下鑠山川之精天地之氣皆已流而不韞而人之智慧已窮故識者以爲文太盛也試核其大者夫風教嘗淳矣今也繩之以文法而如束濕薪察之以鈎距而能見淵魚銅墨之長日暴其情以中大吏而民日無聊則吏之政澆也俗化常儉矣今也不事本業而務於潘伎曲巧三家之市列雕琢綺畫之觀十金之貲而博玄黃琦瑋之色里兒賈子厭錦綺而不御史卒下走蹈文組而不爲華則民之俗侈也論議嘗簡矣今也一令之布而筐篋紛紜老吏握刀牘而汗沾背一議之興而上書之囊滿道郵卒馳而

不得息則議論多而成之者少也文嘗平正矣今高者窮極玄耿而盡去其藻質不則脩先秦西京之業詰幽元厲而少恬愉不則呈煙雲月露之形以爲纖麗則文章詭而根本撥也夫明月之珍飾之以銀黃百年之本破而爲犧尊見謂失其性矣天下之文致若此也是世道之憂也愚竊以爲返之至亟矣夫吏治澆者名法敝也其道莫如重化使長民之吏常有仁厚化民之志而無嚴切操下之心則上之所爲教者敦矣民之靡侈者本業微也其道莫如明法民遊食則法作無益則法賈難得之貨則法脩奇辟之服而踰冒則法則下之俗儉

文衡四卷

文質五

三二八

而天下有完財矣論議之煩者政不信也其道在斷而畫一一言有當何煩乎累牘之陳單辭可成不必于盈庭之論則議簡而政省壹矣文之以華奇爲工者學不明也其道在尊經而復古學術正而蜚搖之辭遠淳雅復而鈎棘之調息則文正而不跛矣雖然此非法禁之所能止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以身先之而已矣故今禁於已然之後而化漸於未然之前令之所禁由之而可知而化之所漸用之而不可見聖人之爲天下常使之可用而不使之必知故聖人之功常始於不可見而終於不可及無他道也以身先之而已矣樹

應也敦簡靜之理則無敢以靡應也遵平正之軌則無敢以譎應也此所謂聖人之權也嗟乎聖人之權用而終始循環之運在人而不在天矣故謂江河之不可返者妄也

爵祿名譽

萬曆甲戌會試

同士之生也則願析主僭爵而垂名於世矣故爵祿名譽人主御士之轡也至有謂祿肥則士不死與三代而下士惟恐不好名者信斯言也士直用術窮高祖求賢之詔謂吾能尊顯士故時尊顯或起自刀筆或自羊豕之間或與時變化或與人主俱上下至於貢薛章巨類其波而苟祿者相望爵祿安可得士也世祖敦尚名教而士附於名者或令東海致議或使壺山蒙耻或規盛名難副或請讓封非義至於倭厨顧及靡其風而名實大壞名譽又安可得士也周語曰先王之治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享之於兩者豈輕或賤功庸勞力多異其名何殊於漢而得士獨盛也豈先王所以用此有異抑不恃此而有所恃歟由斯而談特爵祿名譽以籠士非義也而士有赴之者於義何似荀卿之議楚子發趙克國之辭浩星賜也非為論歟此可明君臣事使之義也試言其

雙街四卷

樂

二十

聖人所以為治者二爵祿也名譽也置爵祿所以為賤榮也而簡節廉取者世謂之貞重名譽所以為衆使也而晦德不耀者世謂之高然則政之所貴俗之所賤而上下恒相持也此可挾勢用術而詭士以必得哉惟聖王知其然故設禮義忠信以懷之而交泰之象成一體之義合故曰聖人有金城諸此物此志也論者曰若在先王建方畧御倫類因人之欲而立之制民欲富而制之以祿民欲尊而制之以爵民欲勝而制之以名假之以虛至之物而攝之以必從之勢今夫臣出身以事主

析圭償爵懷符詞祿而無令而不從士有說之不入脅
之不下而一旦激於卑辭所言奔命仁義捐糜而不悔
者爲名高也王者握其義可以祿者祿繁之祿之而不
足者設名高以下之蓋制馭人羣之術耳是言也所謂
似之而非者也士爲人主用也爲爵祿乎爵祿者上所
貴以酬士而非士之所貴凡爲爵祿來者非士也爲名
譽乎名譽士所自有奚藉人主藉人主以就其聲非士
也夫士固有志耳耕草茹木鷄居穀食其視鼎珍法膳
曾弗腴於此矣師友造化旦暮古今其視熙鴻錄景曾
弗永於此矣不察其志而徇以兩者勝士是以驅之之

策術四卷

爵祿卷二

六二

道廢之也奚可哉惟彼功利之說倡而論者每下管仲
曰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此
何異操贏竒而乘人之急者君臣之際有市心矣魯仲
連耻之陳垣曰三代而上士惟恐其好名三代而下士
惟恐其不好名彼其意豈不以負氣矜節之夫非名無
以攝之而不知回通者將冥力焉徒見飯牛扣角之朋
非祿不足以役之而不知貪冒者爭奔走焉漢已事而
徵已漢興高祖詔天下賢士失失能從吾游者吾能尊
顯之故士驚於尊顯蕭曹起刀筆史碌碌無竒節叔孫
與時變化道固委蛇公孫弘卜式倪寬其初迹迹羊豕

之間張湯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所謂得人之盛者大都
似此矣自斯以來官事寢廢九卿救過不贍不暇論於
繩墨之外而貢薛偉匡如波斯靡於是有含羞蒙垢羽
翼像貌符命僞作功德競陳如劉歆之流者此亦重祿
之過也建武初首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及周黨嚴
光陛見不屈親詘萬乘以高之蓋天下始驚名也然王
良之來東海友人譏其無忠信竒謀而取大位矣樊英
就聘而應對無深策則壺山蒙其耻聲廣漢楊厚江夏
黃瓊徵李固之戒盛名之下亦難副矣鄧彪劉愷激詭
爲讓使丁鴻而徵悟曷以異茲斯時也士爭依倚道藝

策術四卷

爵祿卷三

六二

以就其聲價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而俊
尉顧及標榜成風於是有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
詒朋友相詐如徐幹所詬者此亦重名之過也由此觀
之始未嘗不匡世振俗而後稍陵夷也然則握竒蘊珍
之士奈何不視名姓爲嚆矢比邱佩於鉗鐵歌紫芝而
不來逃吳市而長往耻知名於女子而羞屈志於功曹
哉夫然後知祿與名之不足恃也先王之治曷嘗不用
茲二者顧所以用之有異焉蓋物莫貴於難得而賤於
妄授衣文繡於倡優則貴人不屑矣飲和羹於厮賤則
上客不啜矣潤毛可以薦王公靈養可以結死士豈謂

物耶亦有所將耳先王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備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橫相內史作策故有賚之頌其官民材也必先論之論辨而後使之任事而後爵之位定而後祿之故祿所以祿有德也德有大小而祿隨之如大材爲棟小材爲桷見其任不問而知其材故其祿足重也先王之世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其紀錄也王功曰勲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故名所以名有德也德有大小而名隨之如長形名長短形名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形隨之故其名足重也方是時也庸人趣跡而

策衡四卷

爵祿名譽四

卷三

賢士畢來山藪非乏珍而侈珩璜之賜以爲佩田畝非儉粟而貴太庾之賦以克庖五兩之綸半通之銅僭食之奉一札之書人莫不德其物而罔敢易之者豈先王有異術出漢二祖上顧漢重祿而先王重祿其德漢重名而先王重名其實羈縻之術無所用之故得士盛也然此猶論於爵祿名譽之內耳乃先王之心雖兩者弗特俟君之歎洗股肱臣之歌先元首君歌鹿鳴以勞臣臣歌沃醪以答君敦朴未散於雕飾而體不撓於兩端直以心任心以德懷德而已故未嘗不命名制祿而誠心信志旁皇周浹於基廟州閭族黨之察德行道藝之

舉亦名取也然而夢可相卜可師不謀父兄而立之羣臣之上不爲過舉也父三老兄五更心替大臣手足羣臣此誠任也然而八法辨治六叙正吏不爲厚防也內諸侯祿外諸侯嗣盛德入輔者兩其食圭田采地世世弗絕祿非不肥也然而營丘見繹儉於百里亦非靳也咏聲詩播管絃百福百祿之頌永譽永辭之稱名非不高也然而貴不聞不見之功圖書之名不著紀年之牒空虛又何稱也蓋惟用而不恃故明哲之附其誠者如矢集的淵不得蟠山不暇棲拱揖指麾而莫不願盡力此所謂以天下爲籠而無所逃矣又奚必昭昭焉揭兩

策衡四卷

爵祿名譽五

卷四

者如日月而要之必從哉惟此意不明而後天下有重爵祿名譽之君有重爵祿名譽之君而後天下有逃爵祿名譽之臣不知上重之上過也下逃之亦下過也楚子發獲蔡侯而辭其賞荀卿以爲固金城之役浩星賜以讓功說趙克國克國不可夫辭賞弗高於逃祿讓功非亢於逃名然二子以爲持小廉守末節廢賞功之典而忽謀國之實棄不取也又况甚焉者乎夫士如自爲計則已矣不能自爲計而欲逃之此逃雨也無之而非是矣嗟夫君臣之義光於穹宇炳於重離而蝕之者常自賢君賢士始宜厘執事之間也

用人理財

萬曆甲戌會試

國書曰任官惟賢才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才與財經國者所急也或謂天下無乏才時又謂天之生才不數者或謂地利無窮人有盡力又謂財貨止有此數者其言有餘不足孰爲近哉之漢唐宋創業時官職歲入甚簡也而用未嘗乏迨其季年不啻數倍於初且有乏人之財之憂何若是相反歟我國家設官經費載在職掌賦有常額官有常員固至足也二百年來品流日衆財計日廣迨一遇緩急並稱缺乏大豈不足而然歟今明主在上留神於人才國計頒訓諭廷臣之勅裁內廷德意其盛也特銓主計之臣思所以仰承萬一長策安在夫士義於進而財廢於侈非獨病不足也茲欲求用人理財之要諸士必有檢於中矣具以時直對

明主所以均一海內垂衣而萬事理者無他故焉以天

支術四矣

用人理財

五三

下才治天下事使各得其職焉耳以天下財制天下用使各得其宜焉耳矣夫天下之大非乏才也名實眩而人有餘是以愈不足也從其有餘者而慎用之才何不足之有天下之大亦非乏財也經費濫而用有餘是以愈不足也從其有餘者而慎節之財何不足之有斯二者明主察之所以庶官無曠六府咸脩不越階序而運天下也執事策士以用人理財斯非經國之大道乎請陳時宜之要竊見今天下教化翔洽誦萬里孰非待使令者守銓之士鱗集輦下何多才也今天下帶孟方夏筐篚萬國孰非輸守藏者歲供之吏接軫道傍何多

財也然而緩急推擇則有拊髀之思非特供億而有潤

澤之應此曷故哉嘗伏而思之天下之事若一室然家

人之治生其始立業艱難也即數人足以任驅使數金

足以致富饒迨其後也家累千指曾不足以當一夫之

用矣箇箱日入曾不足以克一朝之需矣治天下何以

異此請借近事爲喻漢初併官省職損十置一歲漕粟

數十萬石耳其後增置官七千員矣利析秋毫矣唐初

省官七百餘員歲入二十萬耳其後萬八千員矣進奉

鉅萬萬矣宋初設官近萬員內府出貸有司者且三百

萬焉其後三萬餘員矣歲供至六千萬矣始乎簡嘗卒

策術四矣

用人理財

六六

乎兄始乎儉嘗卒乎奢人浮於虛名財浮於虛費取之

愈多用之愈匱有餘不足所以相反此其故歟惟我

祖宗朝墾田征稅歲供有常額京朝外服位置有常員

載在職掌爲萬世規當斯之時樞機綜於上法守信於

下懸不次以待俊英朝諸公車暮登鼎鉉士無所芬華

而上重之誰敢倖進其間者浣濯在御素絲在列軍國

之需寬然有餘屬有舉事程盈縮而燭照之又誰敢漁

穴其間者天下之士靡有伏遺而官常不必備天下事

一切經營創始而有無多寡常不必言豈不至足哉歷

漢二百時易事殊解額倍盈冗列游置輪輶途岐遷叙

太驟士競於趨進而當事歎才難矣鹽菜改折餉邊浩
大內帑難程更需外府權宜補濟靡弗竟盡而持籌詘
策矣積漸之弊已至若斯苟非作新而振起之亦何異
於前代之季世哉仰惟皇上睿明天錫恭儉夙成
卽位之初沛然發勅勵之詔與廷臣更始頃又大計
肆覲之吏召問其廉能異等而治其尤不才者內外
諸臣有不洗心易慮而共職業者乎內廷之供難裁
也竊聞留神裁省矣邊費工料存留通積當覈也竊
見詔旨每下罔弗嚴稽之矣海內有不嚮風敦素而
登殷阜者乎執事謂持銓主計之臣何以仰承萬一則

策衡四卷

用人調劑三

六二

愚竊計之矣蓋天下有不足之弊有有餘之弊今之用
人者豈獨患乏人哉亦患賢不肖雜進餽其有餘者以
罔上之求而上不盡察此所以投之緩急而不足也今
欲治之其唯重士行乎理財者豈獨患乏用哉亦患屑
越於晏閑無益之用恃其有餘莫肯顧惜此所以需之
倉卒而不足也今欲治之其唯重國計乎誠使持銓者
察用人之中而寓重主之意使士皆有以自重而不炫
飾於功名然後真才可得而用也其說有三夫士惟質
直不阿而後能莫欺以事君若人者其執義常固其持
法常嚴則有所不諧恭儉而士之巧宦者或乃脂韋宛

轉以求便於時用於是擔荷之力弱而執評之義微矣
法紀之壞未必不由於此愚以爲用人莫若重質直也
名節士之藩牆未有寡廉鮮恥其中能植者故林樾有
弓旌之賁踈逖有夢卜之求凡以抑浮鎮競而從雅化
耳或乃謂廉節爲拘曲卽清談玄論之士且如夜蛾之
赴燭而人滋不敢信矣愚以爲用人莫若厲廉恥也人
之才故不甚相遠其能肩鉅致遠者類沉涵而不耀乃
衰矣者流則經綸在唇吻耳世或覩其唇吻而任焉功
不可成者倖其成法不當變者輕於變非是則彼無所
售其技而天下滋紛紛矣愚以爲用人又莫若毋急功

策衡四卷

用人調劑四

六八

名也夫養德望礪廉隅遵成法此非上之德意乎誠
奉宣斯意以作新今日之才譬若操斧柯而適鄧林之
野卽勁幹弗勝材也如此則官安得冗而天下豈真少
於才也哉主計者於惜財之日常存惜民之心使所節
者必有寬於國課而上不藉是以爲用然後財可得而
足也其說亦有三前代會計有籍必準於初制以知登
耗之由謂筵籍今之出入一稽於舊貫從其所以約酌
其所以計品式成書官府一體玩好管作皆河防於未
萌而冗濫亦不勝節矣是故制財之出莫若定經費也
凡財之美苟無漁蠹積月累日有時而盈方今主德躬

素疆圉晏如內之供應外之調發必有積餘視嘉隆間
率皆數倍而或乾沒於私橐囊食於豪猾有羨餘之名
無積貯之實諸如此類宜令計臣條上其弊而一清之
庶幾歲課可補物力可寬矣是故稽財之積莫若清弊
源也自古財源出於農畝管晏猶能言之方今江淮南
北所在蕭條宜擇良牧一切與之休息樵採厲禁勾萌
畢達汲綆弗入井渫自清是故養財之源又莫若毋輕
民力也夫躬菲薄重民生清通積此非上之德意乎
誠奉宣斯意以節養天下之財譬若東百川而注溟渤
之區卽涓流皆潤澤也如此則費安得冗而天下豈真

廉衝四卷

周人理財五

六十九

少於財也哉雖然今之用人法未壞也乃指掌而議理
財則難之難矣且宗藩歲祿可九百萬盡天下不足
以供况日益乎各邊歲餉可三百五十餘萬歲入少什
之四况日重乎議者謂事窮宜變請開四業之途而常
患親親之情有未通又謂安邊足食宜復屯鹽之舊入
粟塞下而常患歲額之需有難處今者上下泰交奚情
弗通節約裕人何事難處誠及此時思元極之勢圖長
永之策毅然集議斷以必行豈特省天下財力之大半
已乎夫會簿書樸出納者有司之守也酌經權圖久大
者經國之慮也今天子方虛心慎好以臨天下而或

因循旦暮無以定萬世之長策雖杞霍之徒安敢謂非
公卿大臣之責也

德法

萬曆甲戌會試

同德澤法度二者皆人君保天下之要務乃宋儒謂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唐虞法度最明莫若成周其帝王各稱最者何歟至于人君以二者垂之其為萬世所憑藉一也乃又謂祖宗德澤不可恃法度不可廢何若是軒輊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闡乾御宇光啟鴻圖其敷需為德澤初建為法度者直追唐虞成周而上的今載在聖政記諸書者規燿如日星可得而鋪張其盛歟聖祖又嘗製為祖訓一編舉德與法二者昭示來裔其大指可得聞歟列聖相承宏弘繼述至孝宗敬皇帝以寬厚煦育而德澤益深世宗肅皇帝以英斷馭臨而法度益振其規摹大畧各有所重要一以法祖垂後無異道也我皇上天縱聖資登極一詔隆慈馬仰鐸祖宗之休美又常詢謀羣臣使條上故事續紹之治前烈有光矣而今歲者猶以為德澤未盡洽法度未盡舉則固憂盛危明之意也茲欲培養脩飾益宣昭令緒永登太平何道而可夫古之人臣言則稱烈祖之訓今

策衡四卷

諸士述 本朝德法以對又何讓焉

七十一

帝王之建鴻業也以綏和天下有德焉以整齊天下有法焉然德植于深常卒乎匱法成于肅常卒乎弛又在乎後之人培養而脩飭之培養厚則國家之命脉愈絪絡布濩而不可解脩飭勤則國家之精神愈奮揚融朗而不可翫此所以豐基強幹延祚靈長之道也執事首發策以 祖宗德澤法度及我 皇上續紹之治為詢甚忠志也敢不敬效款款之愚嘗考孔子之言政曰以德以法皆御民之具兩者之不偏廢尚矣唐虞之德光海隅暢庶類至鴻茂也然而府事脩和萬世永賴觀伯

策衡四卷

德法二

七十一

益儆戒之辭則法度又未嘗失焉成周之法如八統八柄五典九職之類至纖密也然周自后稷以來世積仁厚暨于成康天下和同重譯來賀觀雅頌所被則德澤之流又若是其遠焉宋儒羅從彥謂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唐虞法度最明莫若成周者蓋以唐虞之時方垂衣畫象而理而成周則經制大備故各因其時言之耳豈謂唐虞之法度有闕遺而成周之德澤未豐廣乎至於人君以德法兩者垂諸子孫均為萬世所憑藉者也然必後之人益務博恩廣施以宣其豈弟遵制揚功以振其綱維則德與法乃可歷久而彌新故從彥又謂祖宗德澤不可恃法度不可廢夫恃德澤是不庇其本根而尋斧斤也廢法度是更師曠之律而變公輸之矩矱也從彥之意要以培養脩飭責繼體之君耳豈輕德澤而重法度乎由此以觀則德也法也肇初者非斯無以維一統紹述者非斯無以規萬代誠保大持盈之令圖百王未有以易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武天挺躬提三尺而復帝王自立之舉國有乾坤再闢之功焉天下之人得易獉羯為冠裳化戈鋌為衽席其搏心揖志而戴者有泰山四維之固焉而 聖祖不忘厚其德澤以煥休之明其法度以綿綿之皇皇哉今載在 聖政

記諸書者信如日星之布已試舉其闕鉅則中原一檄弘祝網之慈大誥三編廣錫福之惠殿廷露禱秉桑林之虔宮室樸素循采椽之訓器斥雕鏤遵土銅之意衣存澣濯崇卑服之風他如給農器免田租之類又不可殫書焉蓋聖祖之德澤溥濡洽如元氣之在渾濛如江河之演迤而不窮也劉三吾嘗謂聖心拳拳恩德之及民者深非以此歟乃其長念却顧垂之爲畫一之章則飭宮闈而言無踰闕故帷帝之譽宣馭近習而奸無憑社故綴衣之職忝戚晚優以祿入而國典不干故內降之恩節藩封胙以茅土而民事不

筭衡四卷

德法三

一三

預故維城之勢安肅軍政而威柄專故居重之形壯定官制而倖位絕故表著之地清他如決壅蔽覈實效之類又不可縷指焉蓋聖祖之法度震疊彪炳如風霆之鼓動如日月之行而燭極六合也宋濂嘗謂睿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者非以此歟當斯時也薄海內外含甘飲醇既斟酌之不竭謳謠之不倦其範圍于紀律者又皆帖然循守而罔敢越軼天下之勢無鉤繩而不可搗也無關鍵而不可開也萬億年不拔之業實始基之矣然聖祖猶兢兢焉慮長則親製祖訓一編以詒燕來裔愚莊誦而得其槩焉如曰帝王得國

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若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爲心則能永受天之眷顧是欲後聖之樹德以保世者何懇切也又曰凡我子孫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是欲後聖之守法以繼序者何嚴毅也倚歟休哉明明有訓與關石俱垂琬琰並列矣其疇能易之自是列聖循業益光前軌鴻化昭登太平如一日至孝宗敬皇帝以寬厚煦育而聖祖之德澤益浸灌于人肌膚焉觀夫斥遊畋損玉食却四裔之貢獻裁百司之冗冒獻遼東之獄而刑清罷延壽之塔而財省以故十八年間黎甿殷阜海宇懽康可謂與民休息者乎

筭衡四卷

德法四

一古

然而四輔晝接庶政躬裁稟焉泰阿之謹持法何嘗不行也至世宗肅皇帝以英斷馭臨而聖祖之法度益炳耀于人之耳目焉觀夫葺焚綱興曠禮恩威運于立決名實歸于綜練罷鎮藩之使而法自近行杜貴里之謂而政無旁落以故四十五年間羣僚肅又百度脩明可謂體乾剛健者乎然而農桑必軫嘆溢有所曠焉憊懽之廣履德何嘗不溥也夫聖祖紹天闡繹則長育與震曜並行二宗奕世承休則敦大與明作交懋故積善累功益篤也赫聲濯靈益奮也而皇基其丕奠已恭惟皇上躬至聖之資撫蒸隆之運紀元一

詔祗通 先猷既追明創守之同心復盛稱成法之精
備是紹庭肯構之思也頃又時時詢謀羣臣條故事行
之 恩覃四海藹若春膏之霑令飭百司毅若秋霜之
肅繼治之善視 前烈有光焉而執事猶欲求所以宜
昭 今緒永登太平者儻亦效昔賢憂危之至意乎蓋
明興餘二百年于茲矣今方宇寧謐有三登九稔之
樂無賦車籍馬之煩有橐弓卧鼓之安無揭竿持籌之
警是 國家德澤之鴻龐所淪被也而談者曰未盡洽
母乃以時遵熙豫供億滋豐而民生之彫朽莫能堪乎
今政令嚴明有運臂使指之便無腓大股難之憂有車
皇衛四卷

皇上法 孝宗之寬厚以培養 聖祖之德澤法

世宗之英斷以脩飭 聖祖之法度是故蠲浮濫之征
則閭閻實削煩密之網則囹圄行清禁末利而重本業則
服轉者多退貪墨而進廉平則侵漁者息以此撫循于
上而海內之氣味有未清和咸理者也堅渙汗之令則
廢格者不容清蕪穢之塗則荒飽者不售殿虛談而崇
實政則吏事脩滄泮文而考成績則治效著以此提挈

于上而朝廷之衆未有不競功營職者也然寬厚苟也
至于湛靜而後時柔茹而寡執則執法英斷可也至于
苛峭以爲察嚴重以爲威則妨德夫惟 聖天子含靈
體睿執中履衡自能弛張百爲舒卷萬化澤普而不泥
威震而不激包涵而無牽制不決之患總攬而無刻覈
已甚之嫌惠加于窮民而不以養姦回嚴施于私謁而
不以塞忠諫如此則剛柔正直參和不偏而 本朝德
法廓如天地固如金石太平之業將濟萬世無窮極也
夫普覆併包保民長世非至仁弗運也弘馭遠撫恢網
廓絃非至勇弗舉也鏡覽燭照使德法之施無不投機
聖會應變適節非至明弗該也三者孔子之告其君而
司馬光所爲罄其生平之學者也敢拜手爲 當宁獻

國朝名將

萬曆甲戌武錄

問古兵家者流其言戰守攻圍之法具在七書大較則奇正是已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正兵受命於君奇兵將所自出即如斯言正何以不可勝奇何以不可受且所謂奇正者何也豈以先後分合言之與否邪又謂兵無不正無不奇孰為無窮孰為極致可詳言之否自古名將出奇制勝未易遽數第與諸生近談當世如鄱陽之戰敵強我弱乃以偏輕舟深入繞其後勁諸全之圍敵衆我寡乃以偏師獨援陷其中堅敵薄燕京何以弗故而直擣太原敵守金牛何以弗攻而宜走階文北伐抵通州勢方銳矣胡高豐以待之南征取曲靖力已疲矣胡信道以趨之此皆將所自出卒以取勝佐命之烈至今稱焉高皇帝神智獨運料敵如見諸將征伐率受成以行廟謨深固難測識抑有合於奇正可指言者與諸生抱策而來其爲我先著奇正之義實以當世所聞用觀將畧

策衛四卷

國朝名將一

二二七

勝而敵不知吾所以勝者以神運也夫我與敵兩角而互求勝者也而吾何以必勝吾因敵之虛實強弱而參伍之用正出奇惟敵是視因形而應之故曰形夫形可知也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則何正非奇何奇非正倏往倏來獨見獨聞故曰神形而措之舉無遺策神而運之前無橫敵至哉乎英雄之主智勇之將收功於百戰決機於兩陳未有易此者也愚生習古兵法究觀七家之指歸其縱橫闔闢出入變化不可勝詰然其言則皆戰守攻圍之法而大較則奇正是已蓋孫子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李靖曰正兵受命於君奇兵將所自出夫勝

兵先勝而後戰者也必交刃而誓成列而鼓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謂之正兵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合軍聚衆轉戰千里謂之正兵以實待虛以主待客謂之正兵賞罰明申令熟驅士如羣羊與之進與之退謂之正兵正兵者我可以示之敵君可以授之將將可以令之軍故曰以正合曰正兵受命於君也然以正當敵敵脆者勝敵暴而不仁者勝敵亂而不整驕而不備者勝非是弗勝矣是故兵莫善於奇奇兵者以翕爲張以予爲取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使敵曾不得測景而觀動焉或撓其前或覆其後或綴其偏或衝其堅使敵曾不得

策衛四卷

國朝名將二

二二八

并力而爭首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攻所不守趨所不意使敵曾不得奔走而寘力焉地有不爭城有不攻途有不由君命有不受使敵曾不得預謀而乘釁焉蓋我不可以示之敵君不可以命之將將不可以洩之軍故曰以奇勝曰奇兵將所自出也按魏武注以先合爲正後出爲奇似以先後言之又以當敵爲正旁擊爲奇似以分合言之愚謂敵與我無常勢也奇與正無常用也是固不可以先後分合執一而言之也靖又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曰形人而我無形乃奇正之極致此孫子所謂變不可勝窮六韜所謂發於無窮之源者也

今夫以智謀智則不可誘以譎以巧遇巧則不可屈以技以機觸機則不可劫以不意正謂之正奇謂之奇因而誤之則窮窮則敵思乘之矣夫使敵得乘之則危矣善用兵者藏正於奇藏奇於正吾張其勢敵不知吾之勢正而示之奇奇而示之正吾隱其情敵不知吾之情正變而奇奇變而正吾妙其用敵不知吾之用動於九天之上潛於九地之下紛紛紜紜而不亂渾渾沌沌而不敗此之謂極致此之謂無窮夫惟無窮而後可以無敵古之名將關土開疆摧鋒陷陳措之以形運之以神其說止此矣請以 昭代之事故老所傳聞者證之我

策衡四卷

國朝名將三

二十一

聖祖龍興羣雄角逐於時智士如雲猛將如雨紆籌帷幄之間決勝矢石之下颺起而橫驚者不可勝數也試言其大者鄱陽之戰偽漢乘高順流彼強我弱法不曰強而避之乎乃廖永忠輩以六舟深入繞出敵後我師爭奮卒殲勍敵何也兵之所戰者氣也以少嘗之則敵疑以士深入則死鬪我戰自倍敵氣自奪故能破之如摧枯舉之如燎毛此赤壁所以敗曹軍也諸全之圍僞吳水陸並進彼眾我寡法不曰少則能逃之乎乃李文忠以偏師赴鬪陷其中堅敵眾大潰卒保孤城何也先人所以奪人也緩之則彼困我急之則我撓敵及其

未定折其方張彼勇不及鬪智不及謀此關與所以却秦軍也擴廓收兵乘勝進薄燕京其勢亟矣中山弗救而直抵太原竟走擴廓平河東何也夫還兵救燕則彼致我也直擣其虛則我致彼也攻其必救出其不意法曰勝也明昇以精兵固守金牛其形壯矣賴國弗攻而直趨階文竟擒其守將拔其國都何也夫金牛必爭之險也階文不虞之道也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法曰勝也北伐之師席卷而至通州一鼓可平矣乃郭英高壘自固設伏誘之卒以兵三千破虜萬衆何也通州爲燕京之扞蔽攻之則并力固守猝未易拔也誘之戰而

策衡四卷

國朝名將四

八十

破之則挫衄之後難爲堅城故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滇南之役進取曲靖我師已疲矣乃沐英兼程進兵直逼其軍虜驚以爲神遂大潰敗何也曲靖爲雲南之襟喉不先破之則諸城保險猝未易攻也乘其不虞而勝之則敗亡之餘勢如破竹故曰毀人之國而非久也此六將軍者皆能察強弱之勢度衆寡之用審堅瑕虛實之形故役不再籍師不久暴戰必克攻必取鳴張虎視拔山舉鼎之雄不能嬰其鋒封豕長蛇鳴鏑控弦之旅不能挫其銳重關沃野懸厓飛棧之國不能扼其險叢林密箐憑山嘯峒之羣不能遁其辜 聖祖所以芟刈

羣兇混一海宇者大抵開國諸將用正出奇之效也雖然奇正未易言也設鄱陽之戰六舟不出則廬澤之嘗秦軍也諸全之師一戰不捷則睢陽之抗令狐也搗太原而不下則劉鄩之襲晉陽也出階文而有備則吳兵之奔西北也通不攻元師得脩守備則卽墨之老燕師也曲靖之役彼嚴兵設伏徼我疲卒則遼左之蹙唐兵也是在將而已故正而不知奇名曰守將奇而不能正名曰鬪將不知正之爲正奇之爲奇名曰僨軍之將是故擇將不可不慎也蓋聞古之名將受命忘其家援桴鼓忘其身不可間也士未坐弗坐士未食弗食寒暑必同

策術四卷

國朝名將五

八十一

不可驕也觀隙而動不爲難首當幾而應不爲物後不可眩也泰山崩而不變麋鹿興而不瞬不可怵也矢石繁下雍容指揮白刃交合呼吸變化不可擾也勢如彊弩節如發機守如處女應如脫兔不可禦也陰謀石畫深計遠憂難知如陰不動如山不可窺也是故君委而聽之敵望而畏之三軍之士百萬之衆搏心揖志畢力而從之用正而正正不可禦用奇而奇奇不及拒所觸者亡所當者碎此勝之本也雖然此猶將之事也夫將將則君也我 聖祖順天應人除殘討逆伐漢之 諭則曰保全生靈爲國家用爲未附者勸伐吳之 諭則

曰無肆虜掠無妄殺戮伐胡之 諭持重有紀者稱之勇敢輕敵者戒之鄱陽既克姑緩武昌以爲窮寇勿追傳檄北向始自山東以爲機宜當審皆合乎兵法之正彼悉精銳北守金牛我出意外襲蜀門戶則以 諭西伐彼并力曲靖以固襟喉我審察形勢出奇制勝則以 諭南征皆合乎兵法之奇至於謂華雲龍等曰善用兵者逸已勞人先機制勝運陰陽行鬼神使勇失其力智失其謀大哉 言乎其奇正無窮之妙乎是故 獨稟全智獨運神謀以奇正制之 廟堂者莫如 聖祖稟受成算恢揚 廟謨以奇正效之闔外者莫如 開國諸將諸將善將故勝 聖祖善將將故能成諸將之勝 上下一體 君將一心此帝王全勝之道也所以勝於未戰者也

策術四卷

國朝名將六

八十二

國勢

萬曆丙子順天

問周禮惟王建國以爲民極而領邦畿千里肇域四海久矣夫京師之重也國家定鼎燕京北枕大漠前襟漕河左齊魯右秦晉包舉伊洛荆襄轉輸江淮之間旁引閩蜀南盡交廣滇粵輿圖一統前代莫及今海內承平九州無疆歲至朝廷下咫尺之機郡國長吏恐懼奔走無敢後先豈不稱臣已受約束而肅門之戎歲舉繫未已也頃虜一小入頗聞失利頻年練兵實效安在漕渠爲梗議者以爲不可治去而他圖蓋行河者未至而東主駭然矣頃乃併力下流頗聞報效然異時治河何嘗不報效歲復如故而未睹其竟也百官六軍九邊仰給於東南平居無事而民間皇皇若不聊生以爲不在民則在官而國用非有餘以爲加賦而常徵之外多所節省又非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盜賊之擾乃其故何也議者爲根本至計以爲頻海沃壤當募民出近郊輔郡當列兵屯三營土馬當簡四方遊惰當驅此其策可施行否今欲使策術五采

京師無失其重舉天下運於指顧之中而聯合爲一體足以域四海爲民極焉何施而可諸士習于都邑之故其各以所見聞著于篇

夫天下大勢譬人一身京師元首也而朝廷政令出焉則心也四方四體也體戴夫首則外有統而其勢尊心運夫體則內有主而其勢順居尊而達順則重常在我重常在我然後天下不勞而治自古帝王垂拱而天下宴如者凡以能制輕重之勢而加意於本原之地也國家肇基自南而定鼎於北上應北辰以象天極南面而聽天下謹按輿圖以觀其勢前門遼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漢江淮之間腹也齊魯秦

晉左右手也閩蜀腋也交廣滇粵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欲實左右手腋欲彊足無蹊盤相承而奉元首以聽命於心而心與元首則又精神所聚會以運用百體而榮衛灌注焉然後形氣充悅而外邪不奸也太祖開基列聖續緒逾二百年于茲朝廷清明百官守職萬姓安堵四夷嚮風可謂極治矣乃愚所私憂過計不在形體而在精神明問未之及也夫歲簡九邊之銳卒以戍薊門徒罷於奔命而亡益然其始猶曰土兵未練也今練之幾何歲而戍未盡撤是欲背之厚而不恤肩寒也該河渠於不可治而更求便道始猶曰海運可復也今海舟報罷而河渠如故是不急咽喉之塞而求他竅也伊洛湘漢多曠土江淮多游民而洛人苦宗藩淮人苦水潦平居無事常皇皇若不聊生是枵腹旦夕也齊魯南支河渠秦晉北支胡西支羌閩蜀交廣滇粵又西南萬里而支寇寇爾山海民無所號呼頃雖蕩定如棄人羈羈休養無所資又虞復病是手足腋且側懸也總此以爲安蓋愈扁不顧而聖明在御賢公卿在列豈忍內審而忘外憂夫薊門教練取浙寧爲漁陽突騎故用天下豈曰無兵而南取浙居則南兵倍其食急門兵當其鋒南騎北德敗道也頃虜一小入輒

策術五采

國勢二

二

故軍殺將其效可睹已愚以爲不罷浙卒則土兵不成
土兵不成則九邊之戍未得息肩也河故湍悍隄東其
流洲縮其口豪俠貴勢宅菰葦田沮洳以當水道者有
司不敢問以故數治數淤數決往時坐此迄無成
功頃蔬草灣報效矣愚以爲不併力下流則漕渠不通
漕渠不通則徐淮之民未得安枕也新政壹務節約
帑庾不盈水旱盜賊不加於往時而皇皇不聊生者舊
逋雜征而催科急也天子幸哀憐小民不待建白一
旦而下緩征之詔民鼓舞若更生矣諺曰東南熟天
下足東南之粟轉穀贍天下而交廣江淮創夷昏墊之

策銜五卷

國勢三

二

民終歲不復囑囑待澤其它山徼海壖君門萬里民
懸命於有司此尤當念愚以爲不覈實有司則德意
不宣德意不宣則窮陬遐壤之民未得被澤也然此皆
末論非本原至計夫順天八郡於周爲燕趙諸國於唐
爲成德盧龍魏博范陽等軍當是時各阡陌其地什伍
其民無庸外助今其地與民猶昔也而班操上徐豫之
軍漕輓籍江淮之粟旁引百郡以爲助而猶不足乃欲
開京東瀕海菰葦之場用浙人築堤捍水之法聽富民
田其中合衆分地計畝授官此元臣虞集之議也然洪
武中蓋有開荒田王永不起科之令矣其後荆棘未盡

剪而有司者輒履畝而稅之矣抑或田成業定而中貴
外戚輒請爲己業而豪奪之矣如此尚有應令者乎愚
以爲今卽不能如令第募民田以三年起輕科而信守
之豈惟京東將隙地無不可耕者且使粟價無踊游民
有歸萬世之利也又欲倣漢唐置三輔宋四輔郡意東
永平西易州南臨清北宣府各宿重兵二萬而罷直隸
河南山東班軍此先臣丘濬之議也顧安所得兵若募
市人徒益餽餉緩急不可恃若籍民丁前代蓋有名寓
於農而實編於官者矣旣編於官後必勾補又或有調
征移戍者矣是亡辜坐謫也蓋洪武中太平諸郡數蠲

策銜五卷

國勢四

四

田租海內不以爲私若曰此吾湯沐邑緩急共之愚以
爲誠舉四輔赤子付之良有司俾悉心愛養勿撓以貴
勢而又寬其徭賦時加惠焉稍以其間分曹角射課藝
習兵民業旣成皆安土樂生而戴其上雖不設四輔隱
然保障之固亦萬世之利也至若三營精銳國之威也
半雜老弱而敝裝廢馬四方逋逃民之賊也羣萃淵藪
而作奸犯科甚非所以重京師而示天下也今歲時
簡練團營精采固已改觀而市井游惰尚多竊匿鬼而
逐之則傷覆載之仁保而容之則滋奸宄之黨愚以爲
此二事者乃金吾巡徼戎臣開府一有司之事耳而

國家精神不與焉夫齊秦霸臣尚能保伍其民吟無匪
奸李光弼爲將而旌旗壁壘皆變是故精神誠通凡此
類者皆不問而舉今 朝廷下尺檄而中外諸吏恐懼
奔走此乃形體相攝屬而非精神所流貫故法嚴令具
而 輦轂之下且有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者又何以責
四方是故明目達聰開誠廣益時 召公卿坐論治理
間引郡縣親對便宜燭閭閻於衿帶運要荒於几席使
上之情常通於下如星辰之垂象而易知下之情常通
於上如聲響之乘虛而易達然後天下之勢聯合爲一
身無復有壅闕者雖尺寸之膚癰疥之疾心所拊循手
不待命而至首所嚮往足不煩諭而行此所謂不在形
體而在精神者明問未之及也愚何敢畢其說

策衡二卷

國朝文

五

任事

萬曆丙子順天

問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所貴有任事之人夫任事之人
豈易得哉得之或末易知知之未必盡其用用
之或或議其後今在事者指以爲戒此任事之人
所以愈不易得也試借前事籌之夫受命備邊不
能使虜不敢入此入乃反禁捕虜者數入數收保
民得無擾乎何以明非怯也而祖輪募府日饗不
用之士何以明非費也既數歲而一接戰尚未當
虜輒以數千人委焉何以明非敗也羌虜初動上
固老之而問誰可將者既自許無踰老臣宜有定
畫矣顧曰兵難踰度此至馳上方第欲罷騎兵
屯田夫因天時誅不義宜可威此而朝食暨書三
問廷議豈皆非邪何堅持不顧也于時後將軍屯
守破羌疆弩出擊計固兩用虜所以破壞何以明
皆盡屯功也方鎮擅命久最爾三州發諸道兵窮
四年之力未得志焉舉朝爭言罷兵乃獨請督戰
當是時師老財匱矣何以明罷兵之非計也北河
數決岱南疏故道而尚書行河自濟源數千里井
量高下岸測深淺深謂故道必不可復且山東歲侵
事各量所自任以意對

策衡五卷

任事一

六

國家得百議事之臣不若得一任事之臣夫議事之臣
抵掌談天下疑於任矣然發言盈庭貽譏作舍不任也
蓋又有喜事之臣夫喜事之臣攘袂先天下疑於任矣
然進極犀利退易缺折不任也蓋又有畏事之臣夫畏
事之臣藉口持天下疑於任矣然首尾牽制機會坐失
不任也所謂任事之臣者身事親君家事視國本是實

心而輔以才識乃罔不濟甚矣事之不易任也平居而計天下以爲吾盡吾心天下無難爲者及當事變紛綸四出而才力智識有不暇給然後知事之難是故衆非獨是則見懷忤而矜已衆是獨非則見妒媚而沮物倂成而不取則以爲失資倂敗而不棄則以爲買禍利一害百以害掩利則見以爲迂害一利百以利冒害則見以爲拙成不在致期之間未及其成而遽責焉法吏從後持之矣利或在易世之下未及其利而先嘗焉衆口從旁撓之矣不幸而計失曰此固然耳既追論其首事而罪之卽幸而計得曰此適然耳又苛論其細事而罪

策術五宋

卷三

二

之然則天下事終不可爲乎此執事感激太息於任事之人以爲愈不易得也雖然世未嘗無事事未嘗無人今夫北胡至難禦也西羌至難安也逆藩至難取也洪河至難治也然而趙李牧漢趙克國唐裴度元賈魯優爲之此四臣者方其建議豈不落難合而竟成若券彼所以計之者審矣牧之計在一大創虜故不日費饗注則士不樂戰不收保則爲虜資不禁捕則虜戒不來亦有所委以誘之則虜不悉衆來是其縱虜入者乃所以使不敢入也克國計在招降罕罕令先零諸豪瓦解其處故用兵則彼之交合而寇滋留田則我之力省而

威重用兵則人致我而勝負未可知留田則我致人而可坐勝如彼則人臣之利如此則社稷之福是其謂難喻度者乃其度之深也度計在必討賊夫彰義三州元濟小豎子耳攻之四年不下何以示兩河諸鎮諸鎮蹶扈如故則賦擅不供兵連不解何論師老財匱然則罷兵孰與失兩河之害此度所以誓不與賊俱生也魯計在一勞永逸夫故道難復大衆難聚信如尚書成遵言然河歲決歲塞煩費無已時今第起十七萬衆通道二百八十餘里五閱月可成塞北河之害孰與踞南河之利此魯所謂役不大興害不能已也何者計定於先也

策術五宋

卷三

八

蓋不待涉鴈門馳金城臨淮蔡黃陵白茅而是非成敗利害之機已形於胸中矣是故任事之臣其先事而計也循本揣末緣表察裏規畫一室而周四海之外措注旬日而豫千百世之後未萌若睹未習若素非嘗試而漫爲之也其計定而行也見不可外移勢不可中格怨有不可避免有不辭毀譽不驚死生不貳及其成也止下宴如社稷蒙其利而已不有其功斯其爲真任事矣夫矣夫喜事似任任事似畏而喜者生事者也畏者諉事者也任者行所無事者也其重如弩持非畏也其輕如驚發非喜也此不可不察也牧克國雖不先衆議而議

者卒屈焉度若魯雖與衆抗議而議者莫能難焉故好
議非也因而廢議亦非也議而能成何惡於議此又不
可不察也雖然有任事者有任任事者今海內無事
天子垂意四顧不愛高位厚祿懸以待天下若曰今獨
不得牧克國爲將度往視師魯爲河防使耳何憂北胡
西羌東南山海之寇河淮之漕哉愚慙不知忌諱竊以
爲誠出魯之計不爲行河者報罷乎出度之計不爲言
師老財匱者沮乎出克國與牧之計辛武賢不見代乎
縱虜不下廷尉乎卽成功不有以日費市租久留天誅
議其後者乎如此卽令四臣在事掣肘無益也是故披

雙衡二卷

任事四

九

腹心去形迹寬文法假便宜寄以專閫謗書盈篋不視
也授以奇策捐金恣所出不問也責以實效不貲之賞
不次之擢不靳也此任任事者也然要在知人得其人
而專任者成非其人而專任者敗此又不可不察也乃
人臣之自任則有可言者夫臨事而不度理之所當則
謬度理矣而不度勢之所至則迂度勢矣而不度時之
所宜則泥度時矣而不度已之所能則妄懷異懷之私
托之乎慎重則李趙接踵矣覬徽倖之獲托之乎忼慨
則裴賈比肩矣吾所避難以觀望左右而左右者復然
吾所召募以留遺後來而後來者復然天下事誰當任

之者愚未明世務嘗觀前史淮陰武王隆中逸民皆立
談之頃爲世主畫大計終身所就卒如其言傳曰心誠
求之不中不遠患心之不誠豈患不中哉執事幸開承
學各量所自任以意對敢不盡其愚

弭盜

萬曆丙子浙江

東南南海內財貨之所歸土沃物饒民衆煩夥加以
波濤之險舟楫之便故奸究萌生其間即若浙省
會之地防範摘諸亦云人具而法申通郊開桑夜
則有割吏而奪之金者至陸嚴旨督獲雖旋在即
逮繫然亦肆矣夫異者饒夷不靖師旅叢興愛在
四境耳今稱以安矣而猶有此盜殆非盛世所宜
見也豈謂濶濶未復而天食闕歟抑導民之路失歟
古者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大司馬以九伐正邦國
法至詳密後世無聞獨操一切勝之故有以鉤鉅
者有以投端者有以致羣偷者有以知主名者有
以解絕輪者有以設三科者有以單卓而下之者
非無聲施抑亦未矣昔有言平盜非難絕之爲難
吾觀賢于理瑋之論亦爲太息所以清奸萌而保
大業者宜在 今日豈無其術歟幸商推之

聖王疆畫入下犁若土田然民譬則穀也官司者所以
耘鋤非種而佐之植者也寒暑失節雨暘愆期如是而

策術五卷

弭盜一

十一

病天可也若其嘉種而化爲狼莠上田而化爲瘠丘是
天之所以爲鹵莽滅裂報也田者責也而奚責焉故樹
穀者務索草樹民者務索盜束以法禁程以政教先民
而使民有不敢爲盜之意日新所鋤其莠心而不自知
是道民之上務而弭盜之首策自昔之論盜者曰衣食
不足也守令無良也政賦不均也三者之外無他異故
也然有不盡爾者往者鯨鯢失路海波播颺而裁民之
無良者出入島嶼之間以爲之鄉而熾其克於是有瀕
海之盜師旅繁興征發驛騷吏乘機而剝膚庶頑樂
既而弄兵於是有內地之盜探丸借客避仇亡命之徒

以武犯禁於是有鄉里之盜今則異是 天子憂勤萬

民曠然與天下更始而氛霧清明暴豪善良有司斤斤
守法五穀時登海淮之間帖席而晏起焉不可謂非樂
時寧歲也然而曲趾之間尚有馳舫鼓楫隱約于暮夜
而椎剽以爲利者卽如兩浙都會名區豈譏開詰愚之
素迺羣飲之徒邂逅將輪之命乘其弗戒條起而奪之
金至屢 詔書督責長吏或坐以罪遣追求四出然且
不得此尚可謂之治辦哉夫不有饑寒困苦之迫與怨
家墨吏之毆而甘棄其身於盜賊非人之所宜有也而
今有之故曰導民之無策而教化之不先也蓋後世所

策術五卷

弭盜二

十二

以考鏡於先王者莫備於周禮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
民大司徒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而施十有二教鄉大夫
考德行察道藝州長讀法黨正掌教治族師掌政事司
諫糾民德司救誅邪惡日夜整齊其民而納之於善惟
恐不及然而有不勝也於是大司馬以九伐正邦國士
師掌八成聯什伍比追胥司厲辨盜物司寤詔夜禁以
至野廬脩閭之設所以捍禦不虞而遏民狂謀者如此
故雖有奇心妄行無以爲也夫先王非恃其有圍姦之
法而恃其有獵奸之法非恃其民之必相戒不扞吾網
而恃其民無恣睢之心蓋禁於未發則逸而有成禁於

已發則勞而罔功此先王深憂天下而豫爲之隄防者也愚獨悲後世不講於先王防微之意而詳於先王救敗之法故建議畫制日易月更聯之以官司布之以選諜專之以信地課之以賞罰自謂是足以弭盜而不知和恒輯寧之方未講於上徒恃筭榜桎梏禁止于下末矣故趙廣漢之治京兆以鉤鉅王溫舒之治關中以投鉅張敞之治長安以致羣偷尹翁歸之治扶風以知主名龔遂之治渤海以解亂繩虞詡之治朝歌以設三科張綱之治廣陵以驟單車非不足以博稜名於一時而快雄心於小割然車不旋軫坐不敞席而鳴鏑已交於

策術五卷

張綱三

十三

境內矣何也恃其勝之之術以爲已之之術故也善乎秦觀之言曰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今欲絕盜其惟抑遊惰定經制乎夫今之四民非古之四民也古之爲士者羣萃而州處燕閒則服仁義稱先生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今士作無用之文以媒祿利驚寵而炫華矣古之爲工者無剝削之技磨礱之功相材審時成構而已今工刻畫五色金疊玉尊雕文彫漆銀口黃耳箕子之譏始在主上今在匹夫矣古之商者察其四時而監貨知賈牽車牛以遊四方今商粥難得之貨剗山沒淵以市異物矣古者常民衣服溫煖而不靡器質牢

樸以致用車足以自載馬足以代步酒取合懽而不湛樂取理心而不浮行卽負擔止卽鋤耰養生適而不奢送死哀而不華今民間有層梁雕檻飛樓步櫺被服纖麗翫好玄黃塗屏錯跗文杯畫案膳膈之食靡曼之聲葬死殯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藏貧者稱息矣古者君子孳孳思其德小人孜孜思其力故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今豪家惡少商販庸兒黏竿掩鼻逐狗呼雞擁脂曲房探赤通衢宵晏朝歌博塞嘯壺不富家而富身不恥盜而恥貧矣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夫是數者則謂之盜夸何也彼其所以靡麗衍溢

策術五卷

張綱三

十四

者皆足以生民心而荒淫佚樂之後又未有不胥而爲盜者故欲令盜賊不興莫若脩其本曷不引已事觀之高皇帝體國經野設法明禁制度昭於日星典則貽於子孫與周官之意交相表裏至詳密也及夫理道陵夷網亦疏闊民如蜚鳥曾無寧心故遊食多於丁夫漏口什於見戶一人務奢而弗禁衆皆馳騖以爲奢曰此所以爲廣大也彼芟芟胡爲者也一人務逸而不禁衆皆遨遊以爲佚曰此所以爲通適也彼踽踽胡爲者也笑勤恪爲俗吏詆約嗇爲守虜俗尚旣成恬不爲怪夫天之所覆者雖難窮而地之所容者則有限以氣數

之不齊而重以人事之多變於是生民有盛衰生物有多寡以益盛之生民而用益寡之生物然且不操夫樽節之政而猥恣其無已之心此立盡之術也愚請取天下之民不緣南畝者一切繩之以法非已嘗仕者不得服華美非戍卒不得帶劔非大享燕不得舉樂非飲射讀法不得羣留於城市宮室器用輿馬之物婚娶喪葬之儀一稟裁於國典不得有所踰越有司時察其奇袤者法之無赦若是雖未逮夫先王化民成俗之意猶庶幾乎禁奸銷慝之心此所謂朝令而夕至上不勞而下易從之術又何憚而不爲此也賈子有言天下有現政

黃術五卷

強盜五

一五

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智而民愈癡於懸網有瑞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不民衣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益不懼於懸網夫雕文刻鏤之物煩多而纖微苦窳之俗日變民棄完堅而競巧脆宜一日而作者今十日不能成可用一歲者今半歲而敝不耕而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其數不可不知也故語曰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盜者均也化世無盜者順也然陶唐之世比屋可封舜總百揆咎繇作士而冠賊姦尤之命諄諄不忘聖人

豈以平世忘戒備哉天下之患不在於有形而在於無形於不足畏之中而藏深可畏之端常人以其無畏成其可畏聖人以其有畏成其無畏彼其樵牛掘冢鑄山煮海行氣勢於鄉里而使一方爲之下者皆畏人也雖堯舜之世何嘗無之而堯舜能使其帖然以終身故晉用隋會而盜奔秦子大叔用子產之言而萑苻之澤不久驚夫盜何足憂哉君子憂其大者而已矣

黃術五卷

強盜六

一六

儒將

萬曆丙子福建

古稱有文事必有武備故敵國必資禮樂詩書夫上兵伐謀善師不陣此豈徒然之會也地巧所能辦哉東山之師四國是皇夾谷之會從地來歸大儒之效章章矣後之以儒書而兼武畧者可數也然有試之而未盡者有言之而未試者有知之而不言者祁山之出三郡響應矣而不能免街亭箕谷之敗淮蔡之平名震四夷矣而不能計克融廷秦之逆經畧陝西能喪賊膽矣再任而肅公未奏破虜采石能安社稷矣鎮蜀而進取無期皆試之而未盡者也若究厥施其功為孰多行仁義權術無壙果可以制單于中行說之命歟試屬國三表五閔果可以用之無窮乎上中興五論諸儒書衡論機策果能用之無窮乎上中興五論諸儒書言其效為孰著若丘明司馬子長平日未嘗言兵而史傳所記得失成敗撫秦則謀計終始分合權變較然可知豈太官屈良史筆觀者自亮蓋耶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固深于兵者也方今太平

策衡五朱

一

無所事兵然安不忘危事當有備章逢之徒亦有如教君子者乎幸詳言之以觀所蘊

伏櫪而知千里者伯樂之能也韜匣而知龍淵者風胡之技也巖穴而知才俊者觀人之哲也故成與其功敗咎其拙此衆人之觀也未試而獨賞其能已挫而猶原其智此達人之觀也知此則可論人于出處成敗之外而抱才未試者亦可以自解矣執事策諸生而以兵畧下詢豈亦以白面書生有習兵如昔賢者乎而愚非其人也然圖基敗虜請纓繫越固操觚者之餘事也敢以未學為解即嘗聞儒者之道惟事禮樂詩書而羞言戰鬪然戡亂止戈必本于禮樂詩書故曰有文事必有武

備蓋謂此矣請以古昔之事明之古者兵農未分而文武為一大禹徂征而有苗來格周公東征則四國是皇逮其後也則吉甫征玁狁平方叔泄壯猷著皇父用徐方克其來舊矣聖門之教貴德而賤兵故農山之對回也以德故進之由也以兵故退之然夾谷之會以左右司馬却來夷武備何嘗廢哉稷曲之戰冉有用矛入齊師夫子曰義也何則佳兵不祥之器雖在所諱若運謀慮以安國家執干戈以衛社稷固聖門之所與也自兵旅不出于田賦而文武始歧為兩途分閭秉鉞之寄不責以禮樂操觚擲管之士不任以擊刺批擣故推轂而

策衡五朱

一八

鑿凶門者皆衣三屬操六鈞之夫儒生而謀軍旅則世必姍笑之夫道良將之事業于通儒之前譬猶一呷也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高爵重賞而有不為非儒者能之乎執事謂有試之未盡者若孔明負經濟之才而不能免街亭箕谷之敗蓋亮雖天下奇才而天則不欲混一耳亮非短于將畧其所能者人不能者天也裴度著淮西之勲而不能討克融廷奏之逆蓋始則惟斷乃成而終則任用不專耳度非晚節浮沉前遇憲宗而後遇穆宗也范仲淹抱先憂後樂之志龍圖經畧西賊膽喪然宣撫再任而西夏未靖史氏謂

其更張無漸母乃失之疎與屢九文懷慷慨許國之忠
采石破虜功存社稷然受命興復而遲回蜀中史氏謂
其往志未就母乃技止此與執事謂有言之而未試荀
卿之論兵也本之以六術五權三至而行之以恭敬無
墮用其言則通于神明之將有征無戰之兵也若賈誼
憤匈奴嫚侮請試屬國施三表五餌不知中行說之教
單于以勿貪漢物則誼近于疏矣然誼論分封之制策
淮南之迎固通達國體者也其秘計固未嘗言之也蘇
洵之作權書衡論幾策也有審敵御將心術法制有強
弱攻守明間遠慮用其言誠治心養氣之將以靜制動

策衡五卷

儒綱三

一

之兵也若陳同憤女直悖逆上中興五論諸關二書兵
死地也而同易言之則同近于狂矣然同論立國之規
痛積衰之漸誠志存經濟者也其雋才固未嘗試之也
要之大賢莫若諸葛如裴如范如虞皆豪傑之選也通
儒莫若荀卿如賈如蘇如陳皆不羣之才也諸葛有言
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睹則已試者固未可輕議也明
允有言事有可以告人者有告以其端而不可盡者則
未試者亦未可盡測也若左丘明司馬子長平居議論
不及軍旅固未嘗言之也而左氏叙城濮之戰則知晉
之所以霸叙邲之戰則知楚之所以強吳之入楚也先

于肄楚越之衆吳也終以沼吳若成陣以當之易行以
誘之四萃于王族必大敗之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則
蔑有關心彼竭我盈而後可以彼驕我怒而後可克皆
兵法也若左轅右旂前茅慮無中權後勁先驅申驅武
廣大殿左啓右肱爲鵠爲鵠三覆七覆皆陣法也司馬
子長載陳軫兩虎之喻非虎也兵也著孫臏三駟之法
非馬也陣也述穰苴明號令則先戮寵幸之臣叙吳起
布恩澤則拊循最下之卒惜卒廣之不侯以爲數奇論
驃騎之爲將以爲天幸王翦六十萬人伐荆而堅壁休
沐此明于持重善于用衆者也偷合取容以吻身則譏

策衡五卷

儒綱四

二

之項藉以二十八騎困東城而分騎四出此明于分合
善于用寡者也引天亡我爲不寤則詆之不空捲不恃
穢田忌之所以救趙也如處女如脫兔田單之所以復
齊也秦強趙弱則秦敵不可承漢業將成則六國不可
立此紀載之大畧也後之爲史者其紀成敗得失曾有
一言之幾二子者乎亦有謀計終始分合權變較然可
知者乎蓋鍾儀楚秦寢焉越吟此出于自然者也若楚
人齊語則似之而非矣當其時左丘明稱爲好惡得正
而已聖門不言戰伐其不以兵知固也乃武帝之于子
長特以文史星曆過之征伐大計未嘗與謀也後之良

將惟雲長鵬舉獨好左氏兵法其它無聞焉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世豈識之哉由今觀二氏之書論及謀計之
生熟勝算之多寡則咨嗟歎息不能已者遷之律書言
世儒闇于大較猥云不當用兵已見其微矣方今天下
有道守在四夷而執事欲求文武具備之材以為有備
無患之用其慮遠矣竊謂知人之法採其言則馬謖分
聞矣選其貌則皮相可用矣取其勇則穿札不辱矣泥
其地則九江皆神龜泗濱皆浮磬矣夫亦取之以機致
之以意耳故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可以坐論而不可
以處事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
不可以慮變以此推之可也孫叔敖決水以灌雩婁而
莊王知其可相樊佃召客日中不得食而潘棼知其可
擒此以機求以意致者也苟能以機求以意致豈無知
而言之如荀賈數子者乎知而不言如丘明二氏者乎
又豈無見之行事如諸葛數公者乎何乏材之有哉雖
然明刑者期于無刑習兵者期于弭兵故求有用者為
不用之地也若曰我善治賦我善即戎沾沾而求一逞
焉是跳踉之賤儒也謬矣執事何取焉

策術五策

二二

郊祀

萬曆丙子河南

問郊祀大禮自古帝王隆之而其制至於周大備今
考周禮所載冬夏殊時圖方與位與諸器數儀文
莫不有精意存可指而陳之與後世事不謂古若
成陽四時謂陽五帝與夫武德乾封太清景靈其
說不經勿談矣即其間一二英主慕古而與然分
祭合祭並配特配古定制亦先分而後合幸以
與我高皇帝特配古定制亦先分而後合幸以
建宗並配歲惟一舉至肅皇帝復定分祭之禮
簡之由可得聞其與我聖祖歲九四舉其分祭
祭之規並配特配之制與諸器數儀文至詳且悉
矣然謂合祀為便並配為順一舉為宜俱助高
皇帝定制行之而於世廟之禮不嫌異同即周
禮亦有不必盡泥者何與茲祖豆之事也諸士其
執事發策而以郊祀大禮下詢承學甚嘉惠也顧愚生

策術五策

郊祀一

二二

跡未造於駿奔目未睹乎鴻典至於制作之原尤未嘗
涉涯涘而窺毫渺也何以塞明問哉姑以所聞請質記
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敬故事地察郊祀之禮
所以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大報本而反始也祭法有虞
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
郊冥所從來遠矣周公成文武之德而郊祀大禮至為
明備冬至祀天於圜丘大司樂用國鍾於震宮舞雲間
而禮蒼璧所以順陽位而象天也夏至祭地祇於方澤
大司樂用山鍾於坤宮舞咸池而禮黃琮所以順陰位
而象地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於其

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是郊祀之義也此其通天地之故究神明之蘊仁人孝子之極淵乎穆穆而未易窺者也三代而下若秦置四時於咸陽四仲舉祀祀每用駒三年一郊郊則尚白蓋惑於文公獲龍之妖而欲以水德厭之是東海巡遊之餘誕也安在其能享帝漢建五廟於渭陽郊見五帝神氣若人冠冕尚赤火光燭天蓋惑於新垣平望氣之詐而欲以火德王之是宣室受釐之陋習也安在其能事天武德之分郊分配似矣而五行六天其說何盈庭耶乾封之祈穀祀天似矣而上帝五帝其禮可錯舉耶卜禘

策衡五卷

郊祀二

三三

先事於類宮魯行之矣乃天寶之後先朝太清宮而後享廟享天並不卜日稽何典也卜郊受命於祖廟周記之矣乃天聖以來先舉南郊禮而後告景靈宮謂之恭謝遵何說也宜執事以爲不經勿論已其間英君誼辟與夫儒臣耆輔講求異同之故而考證分合之典者不啻備也大都漢唐主合而宋主分其間合而復分者如建武采元始中故事合祀雒陽復命營北郊是也分而復合者泰始中先郊祀北郊後復親祀南郊方澤不別立是也逮至元祐紹聖間集百官議禮卒亦未聞有確然定見可以上契制作之精夫帝王之事天地也昭格

遲遲陟降不違至於視無形而聽無聲於是爲之崇報薦享者其精神素與對越也而後世討論不過儀文度數之間趨踰將事之節亦何以潛通重玄而仰答

靈貺哉其大者既未足以通神明之德則分祀合祀並配特配亦文具焉耳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首命陶安考正祀典酌諸古訓斷自聖衷始制爲分祀之禮建園丘於鍾山之陽建方澤於鍾山之陰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而奉仁祖配焉後因兩賜未若洪休愆應於是感父母之義剛柔之配卒定爲合祀之禮一祀於奉天殿再祀於大祀殿舉以歲首

策衡五卷

郊祀三

三四

卜以上辛而仍奉仁祖配焉宸慮淵微所以凝孚冲漠之精獨觀典禮之興化裁變通而靈承祇順契周公之制作於數千載之上而立聖子神孫千萬世之極者至章章也列聖相承肅將無替成祖合祀則以太祖特配仁宗合祀則以二祖並配百六十餘年未之有改豈非以睿謨玄遠所當世守而不可易者乎至我世宗肅皇帝稽古定禮從國初之制南爲園丘祀天於冬至北爲方澤祀地於夏至配以太祖特崇隆報至孟夏又有所穀之祀季秋又有大享之典歲凡四舉大抵皆周公之舊也後復行祈穀

大享於 大內而園方二祀中世以後多弗親行肆我
皇上誕膺 玄祐光績 洪圖淵衷所達天地爲昭
矣邇者肇舉 禋祀大典輔臣因進祀禮圖考首叙分
合沿革之由 壇壝陳設之畧次列儀註樂章之繁繪
之圖畫繕寫成冊所以議復合祭之舊兼隆並配之典
者蔚乎詳已愚竊謂制作如周公議禮制度如我 高
皇帝至神極聖萬世莫能加焉夫 高皇帝寅若 昊
天朝夕匪怠躬至勤也分祭建於初年更數歲而後定
慮至遠也大經大法悉倣周官而獨於大祀之禮不嫌
異同制至周也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

策衡五卷

三三

欲踈踈則怠怠則忘由我 高皇帝之先分而後合
肅皇帝之四舉而中寢觀之甚矣踈數之不可繼也聖
人蓋慮之矣誠由 肅皇帝之心以求 高皇帝之心
由 高皇帝之心以求周公之心則合祭之爲便也並
配之爲順也一舉之爲宜也雖一時未定之制而實萬
世議禮之權愚嘗及復圖考而知其槩矣其曰古今異
宜適時爲順故舉以歲首卜以時和歲惟一出爲屋而
祭此推 高皇帝之心而言也安見合祭之不便乎其
曰 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開闢一朝而罷之人情大
有不安此推 肅皇帝之心而言也安見並配之不順

乎其曰冬至極寒夏至盛暑六飛再駕時義爲乖此又
體 皇上之心而言也安見一舉之非宜乎何也禮求
其可繼也昔者夫子蓋曰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
親又曰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也者鄉也鄉
之而後能饗也夫所謂如也鄉也是仁孝之實不假壇
壝而肅不待黍稷而馨乎於殷薦之前而通乎於穆之
表者也卽監於周公而損益乎 肅廟之制奚異同哉
我 皇上聰明睿知 天寔縱之敬 天法 祖允出
至性項秉禮大臣方以積誠致潔之義 進 上卽
嘉納之以爲具見忠敬 君臣交儆 上帝如臨蓋所
策衡五卷

三六

三六

目以俟

士品

萬曆丙子河南

問士舍與澤而際風雲則辨志不可後矣儒者論士之品三曰志道德功名志富貴然則三者不相為謀與或謂今之道德即古之功名今之功名即古之富貴信爾安在其為道德與士以周貴以素賤固也漢與若鄭侯絳侯章其人皆貪月富貴則饒無恥而其功名亦赫然稱盛何與東京始建則富春嘖釣太原辭祿嗣是若人會稽淳遼海耽泉石而逃軒冕者不可勝數作史者即為立傳以紀其視功名富貴不啻敝屣亦可謂志道德否與夫道德士所有也至於功名則竹帛常世之稱偉男子者多歸焉而富貴則上之所懸以詔德詔功者亦可併廢與諸子尚志非始今日而藉以行志則自今日始也願聞其撰毋遜毋隱

對許昌靳裁之氏論士而其言曰士之品有三志於道

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

策衡五卷

士品一

三二

其心有味乎其言之也然猶有未盡焉夫士脩之於奧澤而養之於衡茅非以自為也所以為天下也道德所自有也秉而立之功斯立矣載而行之名由彰焉雖欲不富貴已胡可得也是三者非二物也譬之以流水為川止為澤澤通氣為雲非二物也而論士者岐之為三且以是定士品則亦士有以取之也語曰志燕而燕志越而越士固有志可不早辨哉是故周之士也貴上貴之也秦之士也賤上賤之也因上以為貴賤是功名富貴士也非所與議於道德者也先王在於士也於四民之中而特寵異之為其有是道德也道成德尊而功立焉

王功曰勲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

功曰多銘之太常書之竹帛天下後世曾不得攀瞻而望焉名赫然顯矣是功名者世以此視士士固不知有功名也而況於富貴乎彼知有功名富貴者皆不升其堂不嘗其載者也世士德衰徒見阿衡起猷猷而為商家佐尚父出磻溪而為帝者師以為乘時邁會得之而不深求其本於是好名喜功之徒爭致力焉其下焉者不過誇駟馬之榮侈名位之寵都厚貲據崇秩以自豐苟富貴而已矣由是觀之始亦未嘗不相須以致用而其後遂判然離也士亦與有責焉耳矣漢興鄭侯絳侯

策衡五卷

士品二

三三

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關中轉餉以成帝業赫然佐命元勲天下既平絳侯誅諸呂匡復社稷即袁盎亦不得嘗其功是二子者於漢家勲周召而下孰能遠過然治未央王諸呂稱制大率皆阿諛順旨而械繫下獄且覲然不愧其去患得患失無幾耳殆功名富貴之間乎東京始建則富春嘖釣萬乘不能加是所謂泥塗軒冕昭揭日月者太原周黨辭祿食貧亦各行其志也梁鴻傭會稽而義行於妻子冀缺恭敬昭德何以尚焉管寧度遼入海潔身去亂曹氏不能汙斯亦高士之大槩已諸若申屠投傳於河輦德公肥遯於鹿門韓伯休逃名於

藥肆徐孺子高蹈於南州彬彬未易悉數是豈不謂亭
亭物表皎皎塵外度白雪而干青雲者哉雖然謂之能
遺功名富貴則可謂之道德則不可夫所不有於功名
者謂其隨世以就也使建立必本於道德則功名何可
後卽匪功名道德奚自見也所不有於富貴者謂其貪
位以苟也使名寵恒稱乎事業則富貴何可輕卽匪富
貴功名奚自顯也而兩漢之士方且甘於其所慕而仇
於其所棄其下焉者既以爲重器大寶而其高焉者且
以爲腐鼠土苴斯二者皆過也巢許洗耳而論士於唐
虞者不以箕穎之高而薄皐夔稷契伯夷叔齊耻周粟

箕衛五卷

三

二九

而餓首陽而論士於周者不以卑卑散周召何至甘華
麗之悅心望非常之絕世希蹤竹帛而馳情大蒸者哉
亦何至慷慨絕俗滿洒外方厭煩情於飄聲而耻受汙
於名姓者哉蓋嘗論之有功名之功名有道德之功名
有富貴之富貴有道德之富貴用之而道德則功名富
貴亦道德也用之而功名則道德亦功名也用之而富
貴則功名亦富貴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在孟氏
則爲食功在儀秦則爲妾婦子乘之國六七十里之邦
在孔門則爲行義在漢儒則爲宦達亦顧其所志何如
耳是故存乎始辨焉不爲威休不爲利回所以貞介也

寧爲鴟屈不爲尋直所以明守也其文易詩書禮樂春
秋其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德仁義禮智所以
盡性也十年離經辨志又十年知類通達又十年強立
不反所以厚養也不特此耳飽仁義以爲膏粱而蒿目
怵中常有當世之憂令聞廣譽以爲文繡而側身常若
不及師友義皇蜉蝣宇宙一琴一瑟足以自樂而必於
轍環天下席不暇煖巖居川觀侶烟霞而友泉石足以
自適而必於胝無胼膚不毛是豈有藉於人哉凡以爲
道德也士君子固非能遺人倫逃宇宙也非能鳥獸之
爲羣而草木之與同朽也食不求飽而未嘗不食居不

箕衛五卷

三

二九

求安而未嘗不居功名富貴不以爲吾性累而非能外
功名富貴以爲性是皆生民之不可一日無者也無之
是無人類也譬之雲飛川流唐虞事業孔孟述作吾無
容心焉耳矣伊尹之幡然而出也堯舜君民以先知覺
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雖五就湯五就桀而不以爲煩
論者曰是固一介不取與之伊尹也柳士師三黜不去
油油然與之偕齒於後世以爲不恭富貴之人耳孟子
乃稱其不以三公易介由斯以談功名富貴亦何必岐
道德而二之哉嗟夫依乎中庸君子爲難而紛華靡麗
常情易動求士於三代之下何容易哉上之人懸富貴

以待之恐恐然惟懼其不稱也毋論道德即功名不敢以信士下之人望富貴而企之恐恐然惟懼其不得也毋論道德即功名不敢以自信父以詔子兄以詔弟自非卓然自信鮮不駁駁入之矣至謂今之道德即古之功名今之功名即古之富貴不幾於輕天下士而視道德為殊絕耶然則士宜何如曰志伊尹之所志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策衡五卷

十五

三十一

守令

萬曆丙子河南

問自封建既廢語親民者不曰守令哉西京循良為盛班固氏別為傳以紀之夷考其樹功名以自表見多在州若守南陽而勸課農桑守潁川而力行教化尤傑然者乃治平為天下第一者史何力失其名而民不取斯與教吏錮爵者何乃略弗載與國初吏稱其職民樂其業二百年來神聖繼體日以計安元為務非有道德弱職武健愉快之異也而吏治顧日以腐惰何與異時吏苦遷久任不為煇耀目前苟簡歲月之計主議者謂年不得調者而民生猶未阜教化猶未宣亦無以大異於舊何與說者謂明賞罰實功實申按部破恒格亦有可為久任之助者與陸贄氏有言漢武好英風故其時當環偉立名之士漢宣情吏治故其時萃循良數實之能豈吏亦在乎倡之者與頌之天子舉增秩賜金故事且發德音褒勵卓越之績視前世厚書不啻重之茲欲使政平訟理主德宣民風厚化行俗美日以蒸蒸是何所施

策衡五卷

守令

三二

設與願籌之以為計吏者助且以觀所負焉

聖王之所以綱紀吏治者其道有二有整齊之法焉有鼓舞之權焉人情安於其所便而循於其所習不有以整齊之則法守之途斯紊豪傑之士喜於自效而樂乎上之見知不有以鼓舞之則激勸之機易阻人主之藉以為治者莫切於守令而其最親近民者亦莫如守令紀之以法紀申之以德意而遠近之吏莫不竦心滌慮以承休德者此則上之所使也漢宣帝曰庶民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也可不謂深達治本者哉是故

裂百十里而爲縣縣有令環數縣而爲郡郡有守朝有便焉下之民夕達之矣夕有便焉下之民朝達之矣其視四封之內皆其家也其家人子弟之衆與其器用財賄可以耳目習而願指使之也故其膏澤易及而教化易行也而其本則在於上焉司馬遷有言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尚寬和則道德齊禮之俗成崇法網則武健嚴酷之士進循斯以談豈惟士之自靡哉亦其勢使之然也以漢事論之漢初天子加惠元元思與休息尤重守令之選數召見二千石問治效下璽書褒美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用之故三代下

策衡五卷

卷之三

三三

漢治號爲近古夷考其時若河內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而史失其名彼蓋循循悶悶不以名自見也嗣是而京兆渤海表表一時若循吏傳所紀者未易悉數其在中州則黃次公守潁川而力行教化召信臣守南陽而勸課農桑究其所務心不出乎鷄豚米鹽之細而身不越乎阡陌泉渠之間蓋庶乎家視郡邑而子視蒸黎矣當時神爵之集召父之稱豈虛也哉若治鄴授巫民不敢欺智足稱也而近於謫矣教吏錮庸被敝豪傑能足稱也而近於微矣史氏之不傳於循吏者不爲過也嗟夫民之望治於守令也甚矣其親之以父母而尊之

以師帥寒欲其衣饑欲其食勞苦疾困欲其噢咻嗷嗷然一有不得則以爲父母者之棄已况望其殘肌膚以自逞哉倫理欲其教爭奪欲其治姦宄矯虔欲其鋤剪眊眊然一有不遂則以爲師帥者之遺已况望其剝膏髓以自封哉而世之君子顧有慮不動於閭閻情不切於痼癩顛擊搏於鷹鷂而立威名於屠伯者朝廷亦何取於斯人而用之也明興高皇帝生長民間習知民隱尤精察吏治郡縣之吏不十餘年不遷其廉能最著卓有成效者召對稱旨輒超拜卿貳無間資格尤重黜墨之懲不少寬假以故吏稱其職民樂其業二百

策衡五卷

卷之三

三四

年餘道洽方外化被羣生致治之盛有由然也後以士樂速遷銓敘立法調停二千石令長往往三歲一代於是吏多爲烜赫目前苟簡歲月之計溫仁多恕蒲鞭示辱固亦有焉而張急揚沸以爲能者未始無也下車問俗敬老恤孤固亦有焉而察淵竭澤以爲智者未始無也柱後之意勝則甘棠之德衰乳虎之習多則騶虞之化遠其下者逼怵無聊剝民爲利而已夫士君子欲以興利除害化民成俗固非數歲所能也而三載之內業能行其成不有希奇曷所自見薦剝名譽逼於後而伏尊遇誘於前自非學道愛人寵辱不驚之君子亦

安能甘心積薪忘情枳棘鬱龐眉之都尉而挫佞臂之將軍哉則所以驅天下而竄情者亦非獨吏之過也近者廟堂之上燭見弊源力破舊習疏行久任郡縣長吏有五六年不得調者於是士無苟簡之心民有寧一之望矣而民生猶未阜教化猶未宣者何也議者曰是在明賞罰覈功實申按部破恒格斯固一道也亦有不可盡恃者夫功高蒙厚賞故烈士爭趨罪著有顯戮故貪夫改行此賞罰之所宜明者也而巧於掩覆者能保無漏網耶某廉吏以其事知廉故廉非矯飾某能吏以其事知能故能非誣善此功實之所宜覈者也而工於

笑銜五卷

守令四

三五

暴著者能保無匿情耶多指亂視多聽亂聰是故舉劾貴專也而諸道直指理不得不重之事權當事者業已難之矣久試以責其成厚報以勵其志是故恒格宜破也而欲以新進之人加之老成之上人情且有所不堪矣大抵法可以防奸而不可以盡奸激勸行於君子而刑威不能化乎小人況上用目則下飾形上用耳則下飾聲隱微之地能一一而察之哉陸贄氏有言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彙偉立名之士漢宣精吏治故其時萃循良覈實之能夫吏亦在乎倡之而已聖天子舉增秩賜金故事且發德音褒勵卓越之績視前世璽書

不啻重之一時大小臣工莫不改觀易聽惟上所令冀以宣主德爲厚民生蓋凜凜如也執事者猶欲議吏於儒生顧儒生豈有知乎抑有說焉龔遂拜渤海召見請毋拘文法故得以盡生渤海之民近世如益州亦得便宜從事而方面之績稱最令嗣章墨綬之長衆庶所俯伏而敬畏者也而頻息以上不能自主卽欲問疾苦教樹畜而簿書期會有餘功乎欲行阡陌巡郊野而約束要結敢擅越乎况敢置數十萬反側不問也謂宜稍寬其文法使得於篋簞之外有所樹立庶豪傑不困於掣肘而異績可施也士固有輕千乘薄萬鍾而靳於

笑銜五卷

守令五

三十六

吏冊之名者兩漢傳循吏至今猶豔慕焉國朝名臣如楊廉彭惠安所撰述郡守自况蘇州外亦寂寂爾矣謂宜令翰苑儒臣采外乘遺思最著者略倣循吏傳編爲成書播之中外庶循良之績益彰而思齊者爭力也漢文帝諭李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光武褒崇卓傳且詔屬郡國後世觀其君臣相得欣然願生其時人主一言固榮於華袞也請於萬幾之暇上時宣召三輔牧吏問所疾苦而諸長吏考績入覲見者時賜咨詢且以考其材能庶銜恩知報而感遇益奮也聞之故老宣弘間風淳俗厚禁防疎闊吏亦廉潔重

自愛後稱陵夷矣今主上勵精圖治日考百官圖以計安元元爲穆而公卿大臣同心協德明學術正風俗以佐之羔羊素絲之風可復而唐虞三代之治不難見矣

儒學

萬曆丙子陝西

同學者言必稱仲尼推明仲尼之道莫如宋之儒者今其書列在學宮諸士素所誦法也夫自仲尼至宋千有餘年而獨宋儒號爲聞道者何宋以前不暇論論即班固藝文志所載儒道二家其在周秦間者與仲尼相後先豈盡無一言幾於道者與次則西京文學之士業一經以終身見諸行事要非竊言無當者是皆不可以入仲尼之道與仲尼之道繇博以之約使人各得其性之所近以成其材耳或乃舍博而未約是末師而非往古信口說而肯傳記其人要法宋儒而過者也豈仲尼之道則然與道術將爲天下裂古之人有憂之者願與諸士究言之也

蓋嘗觀三代之盛大道爲公上無異教而下無異學迨其後王道德不一風俗乖刺士始各以所長相誇詡而百家之說遂紛然淆亂莫可辯詰於是仲尼坐洙泗之

策衡五卷

儒學一

三十八

上與其章縫弟子揚推而緒正之而斯道炳然如日中天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黃老之徒以其術行中國要歸於虛無寂滅而止於是漢儒奮焉表章六經字比而句櫛之而身心性情之本或語焉而不詳習焉而不察於是宋儒崛起纂承仲尼之緒而光大之救黃老之偏而通於世采漢儒之華而歸諸實自仲尼至宋千有餘年而斯道升降之變具此矣夫其敝而變也亦稱一時之縣解而其屢變屢遷也則或得其似而遺其真至於今其說愈繁而實愈乖其取名愈高而敝愈滋其初欲出諸子漢儒之上而趨愈下欲因宋儒

以見仲尼而不知其失職也。嘗考班固藝文志所述十家黜小說而存其九九者，陰陽法名墨縱橫農雜皆以術藝勝而論學者獨儒與道。儒與道言相出入其書或不盡傳傳者言不盡雅馴其傳稍久而世常目睹者儒則晏嬰荀卿道則管夷吾老聃辛鈺關尹喜莊周列禦寇鶡冠是已。無爲自然以臻化理老氏之指乎其言精而該萬類爲一無然畔岸莊列之致乎其言闕而達鈺喜鶡冠語皆祖述三子而莊列則本老氏老氏則尊黃帝三子之外卿以禮嬰以儉夷吾以法若不相爲謀而蘭陵論君道不以符節契券爲信不以探籌投鉤爲

策衡五卷

儒學二

三九

公不以衡石稱縣爲平不以斗斛敦槩爲噴去就委蛇於齊楚趙三國之間而以令終仲父相齊下令如流水之源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與以爲取以爲政實平仲節儉力行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順命無道卽衡命三者皆老氏家法故史遷作傳以管晏老莊相次而孟堅列夷吾於道家嬰爲儒首黃老之學蓋大行矣漢初曹懿侯用膠西蓋公之言遵職畫一而成賢相而文帝亦好之師河上公爲漢令主二十餘年景帝朝轅固斥黃老爲家人言而身幾爲園豕會武帝卽位崇獎六經

一以仲尼爲師諸子之書不列於學官博士太常文學掌故之屬端弁帶而說經義網綴其器數繁縟其文章矻矻窮年而莫之止楊雄氏所謂非徒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輦輓者矣斯時也人挾靈蛇之寶家抱崑山之玉精廬一啓則執經問難動以百計轉相傳祖甚者累數十代治一經不它涉問所從來必曰某師某師非師說者與衆攻之不止若主父偃張禹彭宣王駿邴丹之於易倪寬龔勝鮑宣周堪之於書王式王吉匡衡蕭望之韋賢父子之於詩董仲舒公孫弘彭祖疏廣貢禹之於春秋童而習之終身用之而不盡謀王斷國抱功脩職斌斌乎稱盛矣大抵諸子之學以清淨無欲爲宗而好奇者因而附益之治其荒唐繆悠之詞滅仁棄禮離形黜智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逃空虛遊溟滓舉而措之天下國家若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漢儒喟然思反其弊而以訓詁註疏爲長其所發明六經之義往往剿其外邪而昧其中局是以宋儒盡取其說而會通之以求聖人微意耿論之所在蓋曰六經孔孟之書知則有行思則有學禮則有文天下之大道也行後於知思後於學禮後於文天下之定序也彼黃老之玄虛漢儒之註釋舉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斯可謂徹始徹終無漏

策衡五卷

儒學三

四一

佚矣諸子漢末之儒其學問得失固如此失與得辟之
瑕瑜不相掩而可以議指竊怪夫今之學者非之無刺
而從之莫由也其言曰聖人全體者也諸子得其一體
者也聖人務本者也漢儒滯於末者也吾收視反聽不
離於宗而已矣玩忽世事吐棄物理索之無何有之鄉
而示人以不可窮之端問之則曰吾心有仲尼也嗟乎
仲尼固若是哉仲尼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無益不如學也好古敏求博問強識大之宇宙曠之事
物遠之六合近之社帶尊之盛帝明王格言大訓而卑
之匹夫匹婦寸長片善罔不攬撫囊括析肌分理掇其

策衡五卷

儒學

四十一

英華而咀其膏腴故能合異以爲同治朴以爲工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今士於前言往行未識也當世之故未
習也則已抗顏而譁性命之學矣夫說性命者莫辯乎
易孟子不言易仲尼晚而喜易曰加我以數年五十以
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哉性命非聖人所雅言也其所雅
言者詩書執禮是也當是時及門之士遍天下而身通
六藝者才七十人卽顏之愚曾之唯二子所得號爲最
深微矣而大學傳格物顏氏之子亦曰博我以文故其
爲學皆切已近人犁然當於實用特不以辯博自名耳
向使回不博文參不格物何以得卓爾一貫者而稱之

也夫天之生人開塞異智也良楮異才也怯勇異志也
喧寂異趨也頓漸異功也聖人知其然揣摩彼已因材
而篤啓憤發排人各爲說教者不凌節學者不失性入
之有尸踐之有跡望之者不驚而傳之者無弊故其成
才也易今不度其可否而槩語之曰此一貫此卓爾也
吾不意子貢之所不得聞者而今三尺之童皆與聞也
跣趺閉目而欠伸則曰得未發之中也褒衣緩帶徐行
闊步僂僂如或不勝則曰主一無適之敬也招邀款密
軋千啗呢條輦條笑條而歌且舞則曰天地萬物一體
之仁也吾不意仲尼之學若此其易造也蓋諸子宗玄

策衡五卷

儒學

四十二

虛而學未嘗不博故所論著皆上下古今極命庶物不
大謬於聖人漢儒專註釋而其中有以自得故以經術
緣飭吏事而不徒託諸空言宋儒取諸子之精而無其
放通漢儒之博而無其固故能超軼絕塵而直與仲尼
之徒相揖讓而世儒則胥失之矣西晉之困於索虜也
以清談議論多而成功少亦宋儒之過也東漢之移於
僭竊也以黨人新法之行吾黨有力焉不願士大夫立
此門戶亦宋儒之過也朱陸之學不可偏廢抑彼揚此
幾於聚訟亦宋儒之過也今之學宋儒者奈何舍其醇
而取其疵拾其咳唾而未窺其要領陰襲老氏之玄而

陽歸其非心畏諸子漢儒之能而口以爲不足道也其
說甚辯而可喜其名甚高而可尊使賢知者入於其中
實冥昏然而喪其所固有愚不肖者苦而無所於歸其
甚者則比周爲私譁衆取寵而已矣吾不敢以宋儒許
之而何有於仲尼無論宋儒令今之時有薛王吳陳六
七公者在吾將北面受業焉而不敢必其然也此豈仲
尼之道與宋儒先進君子之教則然哉竊鉤者誅竊國
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竊仁義天下之事盛
衰倚伏真僞糅雜理勢所必然耳鵠設而人爭射焉餌
設而魚爭趨焉而世方且以是爲鵠與餌上之求者或

雙衡五采

儒學六

四三

以名而下之應者或不以實其能爲宋儒先進君子者
十之一二而竊宋儒先進君子之緒餘者十之七八識
者懲於七與八而因疑其一與二又因而歸咎於宋儒
先進君子夫末學者安所逃其責哉語曰知不知上不
知知病又曰言者不知知者不言吾非以性命爲不當
言也謂其言之未必知也謂其以不可知爲知而至於
病過猶不及也然更有說焉仲尼傷周之末造教化陵
夷而率其徒三千人者羣處轍環爲一世師今天下郡
縣戎道皆有學學皆有師而山林之士與薦紳大夫不
在其位者聚衆而私相授受分官師之權舛也佛教不

自漢興西極化人之道莊列固已言之然其精者六經
孔孟之書具有矣士不求六經孔孟而必曰通佛以爲
名高是庸人賤子奔走香火於二氏之宮而過孔氏之
門則掉臂不顧也僻也談性命者固以政事文學爲駢
拇支指矣其有簿最詳緻期會不爽以闢闢爲精神赴
時如炙輶者則自以爲能政事而視性命文學爲不必
有之物饜班馬李杜之糟粕競片言隻字之華藻放浪
不羈傲睨王侯則自以爲能文學而目性命爲迂談政
事爲粗跡三家遞以名進而不得其實務相勝而不相
下陋也此所心疑而未敢深言者也

雙衡五采

儒學七

四四

聖治

萬曆丙子陝西

問古今稱極治者必曰堯舜然當觀典謨所載無論洪水懷襄即王人未遠寇賊姦宄蠻夷猾夏其時亦多故矣何以稱極治焉三代而降英君詎辟非無治乎可紀乃不得堯舜之萬一何也明神三百餘年世業恬熙主上茂德踐祚獨運神明百司庶府各得其職即今黠虜來庭河流順軌正人滿朝官府一體諸士第言今之天下就與堯舜治即以爲情一之學萬世獨隆主上視學勤政無間寒暑毅然思舉帝王大經大法三論思之臣每以責難陳善爲論此何所不精何所不一乎莘野之夫樞然幸得堯舜之君而事之諸士行且事事矣將何以佐明聖使不啻今日然毋徒慕放勳重華之爲烈也

嘗謂堯舜可爲者惟於今見之以獲其時遇其君耳夫人之常情多貴耳而賤目歆美於既往而缺望於將來

策衡五朱

聖治一

又三二

處尋常都屋之中語以盛世綦隆之會罔不鼓掌而喜謂盛世綦隆之會可以見於尋常都屋之中罔不捫心而駭嗟乎非真全盛之朝不世邁之主吾豈輕言堯舜也哉漢儒董仲舒有言曰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其是天下唐之魏徵亦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若謂古人淳朴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人主安得而治之真知言之君子哉然吾以二子亦止慨慕耳卽彼身致熙皞終慚堯舜之時況其治多可議者夫今之人謂堯舜不可及吾嘗求之有二一則見堯舜之嫩而未見其不足一則知今日之不足而未知其嫩

局觀之書乎堯舜之時稱明良喜起矣稱百姓昭明矣

稱四方風動矣稱格于上下矣然九年之水湯湯湯湯浩浩下民其咨黎民阻饑未見上之盡格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庶頑譏說震驚朕師未見下之盡格天道至悠庶民至夥猶以爲非人所能強堯舜之神聖豈不能盡登僞佞之在位共工鳩僝伯鯀異試驩兜方且黨周相比與夫巧言佞色孔壬蓋自堯至舜而後四凶罪其伏處在事者七十餘載由朝廷以及其國寇賊姦宄劫人曰寇殘人曰賊在內曰姦在外曰宄由之以制刑服就流宅而不能止由國以及天下三苗作亂竄於三危後

策衡五朱

聖治三

又三二

再分北三苗固緣黨與之衆夫聚而爲一則勢大而毒流有限分而爲三則勢散而毒流無窮故曰蠻夷猾夏幾遍寓內夫在堯舜世道方升人心如晨起而振衣猶然如此則彼後世又何怪也吁此其視堯舜亦太懸絕矣謂天高明而無浮雲片翳炊累於蒼蒼之表有是事乎譬之人身豈能保其四肢百骸自頂至尾無一膚一髮之不協于理而後謂之安仲尼曰堯舜其猶病諸莊周曰堯放驩堯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使堯舜而心口自語吾知其中亦必有欲然者矣然在堯舜不以是累帝德而天下後世言至

治者必歸焉蓋堯舜之時君相一心中外十德百揆四
岳總理於上九官十二牧分理於下義和測天而不爲
眇伯禹治水而不爲繁臯陶明刑而不爲粗伯夷典禮
夔典樂而不爲細禹讓於稷契臯陶垂讓於皋伊尹與
益讓於朱虎熊羆伯讓於夔龍雍容揖遜於茅茨土階
樸橐素題之中而無疾言都兪吁咈於黃收純衣彤車
白馬之上而無疵政堯德欽明而不察舜德玄華而無
爲天下一家而猶開四門以廣其氣象四海一身而猶
明四目達四聰以益其精神此心此學是謂極天下之
至精極天下之至一矣夫是以光被之勲協和之治布

策衡卷五

聖治二

三千九

護閭澤離靡廣衍而臻於基隆至盛阻饑不能危從欲
之民泮水不能亂勿壞之治四凶雖在位而不能掩喜
起之明良寇賊雖姦宄而不能變昭明之百姓蠻夷雖
猾夏而不能搖風動之四方何者其大本有在也后世
英君詎辟賢相碩輔非無有嘉唐虞慕堯舜慨然思親
其盛者然而時匪歷運君之純王治止小康化履補塞
雖祥璫璽壽終不勝堯舜之洪水雖賢俊滿朝終不勝
堯舜之四凶雖盜不拾遺外戶不閉終不勝堯舜之姦
宄雖款塞來朝進子入質終不勝堯舜之猾夏蓋在堯
舜如於繼之善者於肌膚相後世則病中膏肓倉公扁

鶴方望之却走矣洪惟我 二祖開天肇統于先其列
賢績大承芳于後得國之正遠邁商周而道統之傳直
接堯舜蓋我有其時矣逮乎 主上茂齡踐祚獨運
神明生知之資天精作類初無物欲之雜 典學之功
心源至純初無頃刻之離管于 文華殿 御書學二
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嘗 御書宅揆保衡同心夾
輔正己率屬責難陳善 敬畏大字 頒賜在廷諸臣
一堯舜君臣告戒之心嘗 御製口誦謹天戒任賢能
親賢臣遠嬖佞明賞罰慎出入慎起居節飲食收放心
存敬畏納忠言樞財用十二句以自銘一堯舜兢業不

策衡五卷

聖治四

又四

進之念晨而 視政晝御 經筵午 覽章奏夕習政
事一日之間自 大廷以至 便殿何處非學何時非
學更何一念之弗精弗一他如 孝養 兩宮一祇載
尚見之誠 勅諭九邊一吞禹徂征之意因熱審而清
玃玃一飲恤好生之德因大計而獨積負一播敷艱食
之仁四載之間六合之外陽德敷也而氣薰蒸掩食悔
禍而款塞之忱堅於大漠東則黠夷授首南則劇蠻伏
誅西則猾番駢戮雖間有小警旋即撲滅此其遄陸晏
然何如堯舜之蠻夷猾夏政平不激之爲益歲豐不迫
之使盜內無鍵閉不可開之局外無鉤結不可解之繩

雖竊伏山澤難保其無而弄兵潢池自不敢肆此其四境寧謐何如堯舜之寇賊姦宄坐而論道者綢繆禮樂起而作事者彪炳功勳立政以務實爲先無虛張譎幻人才以久任爲準無便捷脂韋此其正人滿朝何如堯舜之四凶在位海若效靈河伯肅職此其平成卽敎何如堯舜之猛水爲災自昔董仲舒魏徵之所慮者不遑其君而主上神聖矣雖有其君或雜霸而未純外飾仁義主上純粹矣莘野之夫所憮然自幸者今得身親見之矣廟堂之上皋夔滿前稷契在列愚生方且與擊壤之民相後先何能贊一詞哉然竊有獻焉堯

策衡五采

聖治五

卷一

舜相繼授受一道化磅礴於兩朝之間治的樂於百年之久夫是以浹肌淪髓而浸淫溉溢於人心者深也今上誠堯舜甫四禩耳麗譙之間鶴列少盛則仁義茫然而無餘鎔壇之宮徒驥在陳則禮樂披然而移是講學親政尚勵乾健于天行法祖勤民尚懋日新於鼎盛毋依綽約而銷剛強之氣毋玩雕琢而抗廉劑之風雕題琛獻永作外藩之臣海嶽熙恬永壯金湯之固刑罰歲清而接櫓爲之不用盜賊日息而嚆矢爲之無聲俾人皆有君子之行野真有可封之俗於萬斯年恒如一日是謂眞堯舜之世矣皋陶之謨曰慎厥身修思

永舜亦曰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嗚呼臣進謨而永修其身君俞臣而永賴其治然則自昔堯舜之盛其所願者亦欲其有永矣哉

武弁

萬曆丙子陝西

昔我二祖之定天下也念所與共事諸臣賞賜
於世高者為公侯下不失百夫長則今商所官是
已天下既平戰戈棄久功臣之裔忘其本業多異
稱焉計歲所食祿無慮數十萬若委諸壑耳大都
其弊有二所以處之失其宜者有八識者固當策
之而卒未能得堅決也自昔奮起世胄不墮家聲
者非夫人之子與嗣以西四鎮北維於胡而西華
光胤有發急何賴焉今欲今諸武臣皆可用無坐
糜廩國儲而又不失二祖推恩意指將何道而
後可

今天下名存而實亡者武臣是也勢極重而不可反者

左武臣而右文臣是也挾其不可反之勢而欲存其亡

實之名雖有知者亦莫如之何矣人之言曰世祿之家

後衛五采

武弁一

四一五

鮮克由禮夫已事也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方且厭之而
欲令操矢石犯霜露踐必不可測之途乎是不然良治
之子必學為襄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諸武臣者其勲烈
忠義家聲未泯也張矢之技攻守之畧四方之事耳目
所睹聽至審也禽鹿飽飼養則為人用析圭儋爵國恩
蓋世世靈承之夫獨無奮焉思報者乎西京時顯者周
條侯蘇中郎趙營平辛虎臣皆以將種起為世聞人即
羽林孤兒先世固甚微細而得與所應募飲飛射士發
騎蹶張西破羌而北遇匈奴古今人豈終不相及哉何
大謬不然也蓋其弊有二而其所以弊有八三代而上

民與兵為一三代而下兵與民為二衛所者非兵所從

出乎高皇帝元年自京師達於郡縣之要害皆立衛

所五千六百人為衛千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一十二

人為百戶所按圖而索之天下為衛者四百九十有奇

為守禦千戶所者三百一十有奇儀衛羣牧番夷土司

不與焉約可得兵三百三十餘萬而今有之乎此豈盡

水旱征戍移徙絕滅哉衛所官股之也官世其爵軍世

屬於官視為奇貨然勤苦其身侵牟其財而莫敢言其

計畫無聊之至則散之四方耳已移徙而絕滅也請行

清勾勾者至奪其資斧而縱之去不則齟齬之民以清

後衛五采

武弁二

四一六

軍為擾而彼以逋軍為市問其尺籍伍符如絲棼莫可
解冠至必借兵於外於是有新軍於是有鄉兵而故額
十不得二三夫使國無兵其弊一也國初念諸軍從
征苦擇上腴田以為屯俾為世業富商大賈猶得墾其
餘畝以鹽易粟塞上之庾常滿而軍興不乏歲久法弛
若曹囊橐其間私相貿易民田與屯渾淆漫漶故老所
傳綠水魚鱗圖冊業已化為烏有無可考鏡姦利萬狀
即巧屠莫能得而清屯者至視為不可控揣之物仰屋
嘆矣屯有定數官無常員增一官割一屯官屯日益軍
屯日削歲入無以充常餉師行則千里裹糧不足則需

民運又不足則乞司農而費且十百於屯之所出矣然軍貧不能名一錢食不能人二鬴者猶衆也夫使兵無食其弊一也琴瑟之敝也必更而絃之乃可鼓也今日擊武臣之弊者其亦善所以更之乎愚以爲開國靖難之功當議也何也夫始從二祖定天下有大勲勞者固已爲公侯世奉朝請而此輩多其麾下士耳非有理外奇舉身攻城畧地闕闕功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今不啻十世矣無乃爲泰乎卽以爲勝國時豪傑四起逢涌烏合而不能散二祖得其指名魁宿以爲用而縻之以縷組參之以奉稍寵之以世及以耗磨其雄心

策衛五卷

武弁三

四二

繩約其瓜距慮至深也今天下之平久矣又何患乎卽以爲春二祖功在萬世諸攀鱗附翼者當爲世臣不宜輒捐棄忘所本始然世錄其適子孫可矣兄終弟及猶子疏屬是不可已乎愚又以爲首功死事之例當裁也何也夫徒步特起以首虜拜爵是矣彼故爲官而得首虜者非功也文吏習詩書六藝操觚翰而議論政事武吏操甲冑躍馬提戈而攘寇盜皆本業也何以功爲悍將傾帥奪其部卒之首虜而畀其子壻累功併叙疏爵而貴之曾不數級而拜指揮僉事世金紫矣使用命弩力者扼腕而向隅非計也漢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

首虜八九萬級功最矣以財匱故戰士頗不得祿今襲其墮歸鹵掠其一二旄倪衛霍之諸校固恥談之而儼然受延世之賞非所以明中國強大也如曰抑之是無以風敢戰則當爲之限制小捷與大勝殊科掩取與義征異等級不得數併官不得累世何不可乎敗而與尸曰忠也爲進爵一級以貶其子彼敗者非姦旗鼓則失機宜或北走而爲魚肉耳其以力戰善戰捐其軀者有幾乎殞師辱國一死不足以謝何功而微惠若是將與士死事均也士身後無半通之綸綈婦稚子不厭糠覈而將得與捕虜者同日而論功大逕庭矣如曰舍之是

策衛五卷

武弁四

四三

無以勵死綬則察其所以死而軒輊其品格優卹死者而生者之官或殺或罷是不軌於人情乎愚又以爲比試之法當嚴也何也農服前人之畎畝商循累代之計算工用高曾之規矩先世以馬上得之而不事其事祿養之謂何則有比試法曰一試二試不中者罷歸三試不中者編爲卒伍少者授其職令得食祿之半約期而試試而三失期者罰其祿試不中而授職以殺者罰其半彼自虞其試不中第失期耳寧罰其子耳能甘爲卒伍乎今之失期者多矣其食祿如故也優給而待試者多矣其食祿如故也乎不執乎矢耳不關鉦角目不

應旌節人面疆行者耳日與妻孥餐公家之粟而或慮用其下人不亦悖哉諸不中式試不如期者所司當更嚴其科禁毋使得脫已乃簡覈而汰除之率不合食祿者斷自某歲始悉奪入官捷扼姦冒法不應爾耶愚又以爲懲戒之典當實也何也五年而選軍政能者錄否者黜黜而得食其祿人何病焉文吏一不勝任則視其職而家食荐賄者以柱後惠文彈治之束而詰吏然猶莫之止也今諸武臣居下考者或受金錢有左驗矣或冒禮爲督濫湊有姦狀矣或豪植而懷伎尋曠林之戈矣或上虧溫養反脣而詬誅矣是四者以爲誣邪奈何

策衛五卷

武弁五

四十九

人以難忍之過也以爲實耶不宜置不問也按部使司部司司則志亦姦微至則委諸度閣耳何戒也一受戒則處所形者其其人耳何飭也彼其視上之督過曾無毫髮損而何以爲辱頑頑詐謾寡廉鮮耻點世塵家而助街談巷議之口實有如萬一能改行自新亦誰從而明之今甲曰武臣有犯必以上聞頌繫毋輒逮而武臣遂輕犯法犯者衆法臣以爲是將不勝其案劾而時執法以從事文吏郎以下得逮問比擬其制自某官以下著爲令其軍政以不任黜者必奪其祿歲計吏有以如四事庶得實者必置於理或者其重犯法乎愚又以

爲勞逸之任當均也何也邊方腹裏分而勞者日奔命於荒徼靡蠶或不克果然之腹逸者不識行陣爲何物靡衣媮食以終其身彼其先人所茹荼蓼累同而子孫受享何縣殊也今制京營兵得更出戍重鎮誠倣其意而行之內地材官簡其梟俊赴塞上使習知地理阨塞明號令部署戰鬪之事無驕而墮嫚其久暴露行間者以時番休無使缺望語曰巧者不過伏習者之門豈惟節勞逸其亦貫習之乎愚又以爲教肄之術當豫也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惟魯少文比比而是烏視所謂金板六弢哉有故而推轂之何異毆市人而

策衛五卷

武弁六

五十

使之戰今法有幼學師範取文具耳當如博士弟子故事羣諸將家子與所謂民生武生者特立官師監以憲司廣厲功令布在學官試不合程度者罪其師比試入京師第不第者大司馬以多寡爲殿最論次而行賞罰焉法不得比試者按部使者歲程督而行賞罰焉括鏃則竹箭利礮琢則圭璧潤安知無桓桓熊羆者出乎愚又以爲武科之制當廣也何也武科所取騎射論策耳不足得士也古有不跨馬不穿札而名名將者矣古有手不知書而位大帥者矣刺孟洛陽俠也朱克融河北豪也錯足爲一時輕重燕齊江淮之間今無若人乎宋

蘇軾請推擇河北五路之民沉鷲勇悍者以試吏而重
平校之選其議固可采也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
超踰羽林亭樓以試弁爲期門擊欽闕槊彈丸連弩風
角占測之伎兵家亦何所不用哉是不當各爲一科而
甄叙之乎愚又以爲屬馭之體當優也何也文吏以口
舌勝耳出萬有一生之計以爲國扞圉非武臣誰可與
者天下無事武臣無所用而文吏出其右故所等夷今
皆不得方駕而以陪後乘爲休寵重臣受 璽書專制
一方武臣不奉職得先責問大吏交相爲効而體貌日
衰文罔日密詈譁而榜笞之矣粹胡而係縲之甚且錮
之銀鑕矣無論上官百石之吏有事於其境却行屏氣
惟所指使矣稍飭蕪隅謗且隨之識大體者非不假顏
色寬文法彼懲於得謗而溺於積俗莫之改也武臣取
激昂感槩一當百耳安用此握齷苛禮爲哉夫使強執
爲柔靡而飭言貌以媚人冒詢干進者必此矣自今有
以非禮事其上上以非禮責望者試一創之可乎楚王
伐吳見怒蛙式之從者田奚敬於此曰以其有氣也夫
非作主氣之一道哉斯八者武臣之所以敝也識者固
嘗謀之謀者亦嘗言之而或格不行行或鹵莽滅裂苟
欲以堙之責而已使勞臣徇將之後沉淪於燕僻而墜

雙銜五采

武弁七

五十一

其先緒個儻瑰瑋之雄砥節養名之士漸於舊染而寢
其夙志貪饕險詖之儔處脂膏自潤而墮重寶憤耗驚
怯之夫無所比數徒取克位而蠹膚廩上無濟於 國
事而下資薦紳之詬病是獨諸武臣之過哉處置失宜
而世祿世官不足爲勸也雖然此其小者也世祿之耗
莫甚於 宗藩嘉靖末爲之條例省其秩奉矣然未盡
限其封爵而廣開其四民之業世官之濫莫甚於錦衣
嘉靖初嘗芟柞矣然多行於彬寧之黨而未盡其餘計
關 宗社則言有所不敢盡與援株連則法有所不可
用將遂已乎 明天子在上沛然下 德音令在廷諸
臣熟計其便而力行之有日矣卽開以西四鎮衛所基
置不憂贅也西有羌比有胡不憂辟非也

雙銜五采

武弁八

五十二

論秦

萬曆丙子陝西

問儒者揚權今古至於秦則曰此天地一變也其罪大者在郡縣阡陌焚書坑儒爲萬里塞以殫民財力而已夫舉割判以來所未有之事而秦獨然爲之不顧天下後世之議亦何所恃與豈其時與勢有不得不然者與然秦之後歷數千年郡縣阡陌迄不能改而長城或有藉其利者則何說與士言輒述唐虞三代而荀卿獨曰法後王其徒李斯用其術遂以亡秦議者以卿爲戎首然與否與諸士秦人也必習秦事爲我明其所以適若迷秦劇秦則執事者業聞之矣

秦之所爲不道也賈誼過之揚雄劇之賈山借之以爲諭而後人羣起而詆訶者其辭繁於爰書其嚴威於鈇鉞矣執事實其責而爲之辭而以策諸生將訟言秦無罪乎如賦世何將以舊聞置對乎顧於心未當也試

贊衡五卷

論秦一

三十三

臆言之其一曰郡縣郡縣者廢先王封建之法者也而封建莫詳其自說者謂盛於湯武湯武諸侯也桀紂不君率衆諸侯伐之衆諸侯在二正之季已自私其土地人民睥睨神器而卒歸於二聖人二聖人以其力得天下使各還治其國而又封其同姓與異姓之臣以自爲藩屏蓋聖人一時之微權而未必以立法謂當世世守也必封建然後可則泰伯之吳箕子之朝鮮陸渾山徐之戎赤白之狄近在伊雒遠在淮泗果孰封建之耶大國不過百里周自邵而分而岐而豐累世遷遞止百里耶皆請命於天子而遷封耶封建之法有行有不行自

贊衡五卷

論秦二

三十四

商周已然而秦之時又異乎商周時矣秦取天下於六國六國取之於一百六十五國六國者盡去一百六十五國之宗族黨與而自爲王秦又盡去六國之宗族黨與而自爲帝如將來六國之後而封建之則景駒韓成武臣趙歇田儋韓廣魏公子咎之王也不待陳涉吳廣而後起而酈食其所爲沛公謀撓楚權者不爲失策矣時可以郡縣郡縣不爲過也周官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周書作雒篇曰千里有縣縣有四郡春秋列國而滅以其地爲縣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則縣大而郡小戰國魏納上郡十五縣於秦秦拔韓宜陽大郡三川路始通則郡大而縣小蓋周之世官世祿惟五等諸侯與卿大夫而縣與郡不與焉秦去諸侯卿大夫而以縣隸郡爲置守尉監長佐而官與祿皆不世則郡縣者秦非剗造之而其去封建也在秦之先世不待始皇李斯亦不直秦矣是故郡縣未可以盡罪秦也其二曰阡陌阡陌非秦制與井田俱有者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是周禮遂之徑溝之畛洫之涂澮之道川之路也先王將以正疆界止侵奪時蓄洩備旱澇爲萬世利故阡陌之地幾與田等地不得盡爲田而民不得盡耕自阡陌開而秦田倍徙額矣周末王政不綱諸侯去

其籍官民以田授受者不盡如古法而膏腴督亢豪民或私墾竊據而匿其賦所謂井田者有其名無其實矣秦人一旦決裂而種藝之使地無不可田民占田以爲常業而上按田以爲租入官省授田之擾而竊據者無所匿其賦故傳商鞅者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秦以富強而鞅爲首功鞅蓋值井田已敝之後而更其制而非毀壞於井田大行之日也然阡陌之必開者有二周中國地東不過淮西不踰隴地不皆平曠而爲之貢與助治地莫不善於貢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秦通蜀有隴矣燕晉却胡而斥地曰遠矣吳楚越爲伯矣江海數澤山林沙漠居天下計之五六田可盡井耶當是時攻戰之兵歲無虛日必井田則國用何取給耶故魯稅畝作丘甲用田賦矣魏盡地利矣卽孟氏言井田獨諄諄於滕而不責齊梁以必行齊梁非滕比也秦又非齊梁比也秦四塞之國沃野纔千里而欲以井田所出與六國相角詎可乎三代戶口之數莫得而知秦時魏有廩徒十萬武士奮擊蒼頭各二十萬齊一臨淄耳有衆二十萬秦楚之帶甲皆百萬夫井田寓兵於農者也假令驅之歸農而授以田人各百畝吾恐盡天下之田不足給四國之卒也况

其它乎如以爲遂溝洫滄廢而水利不興魏史起引漳溉鄴而屬鹵稻梁秦鄭國開涇水爲渠溉田肆萬餘頃而畝收一鐘蜀李冰鑿離堆穿二江成都之中以灌諸郡田而蜀稱陸海水利何不可興乎是故阡陌未可以盡罪秦也其三曰焚書坑儒焚書李斯之議也其言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是所焚者天下之人所私藏而博士官所職固無恙也沛公入咸陽諸將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入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夫非秦之遺乎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於四方太史掌六典八灋不信者刑之小行人掌五物每國班異之諸侯無私史國史書國中事以達於王故言出於一而書同文史失其官僞書雜出以秦之禁絕至於漢而董仲舒猶曰今師異道人異論非春秋大等統之義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其道無使並進又何責於秦乎秦所坑儒四百六十餘人則以侯生盧生韓衆徐市林連故也四子爲秦鍊藥求仙者耳儒乎以始皇迷暴刑戮人猶寵上騷除而持口舌與爭是危行言遜者乎居約出人下得志易食人尉繚且知之而諸生獨不知乎李梅冬實紀於春秋何疑於驪山

溫谷之瓜而卒駢首就坑乎孟軻有言聖王不作孟軻橫議比於夷狄猛獸竊以爲諸生橫議之流也使孟氏爲政將不免於刑戮而又何責於秦乎後人不審以爲是皆儒者秦不宜坑諸生自以爲儒而受坑秦亦以爲儒而坑之而莫覺其非也留侯有儒者氣象耳能以楚漢滅秦兩生四皓飛鴻冥冥弋者何慕焉是真儒也秦特去其一時議論不合之人而何嘗盡天下之儒生廢銅不用哉始皇上鄒嶧山與魯諸儒議封禪陳勝起事二世召博士儒生三十餘人問其故皆以春秋對孔甲持禮器而歸陳涉孫通子弟百餘人曹參相齊問事

策衛五卷

論秦五

三十一

於齊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項羽破魯魯絃歌不絕秦之時儒亦既多矣是故焚書坑儒未可以盡罪秦也其四曰長城長城不自秦有也詩曰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又曰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高城深池以明華夷之限在周有之矣第不以長城名耳魏築長城自鄭澠洛以北有上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爲塞燕却東胡千餘里築長城自造陽陘襄平秦昭王伐殘義渠肅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第未延袤萬里耳夫三國一隅被邊而始皇并天下則三面俱虜矣安得晏

然而不備哉於是遣蒙恬擊胡悉收河南海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邊山險塞縣谷可繕者治之起障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終秦之世匈奴不寇秦秦益因其先世與燕趙魏之舊宿周與韓之事而充拓之者也豈塞空無所防戢哉是故長城未可以盡罪秦也秦之罪在巡游無度供億罷勞草菅其民慘礫少恩而不在郡縣在厚斂重役而不在阡陌在未央阿房驪山馳道之工作而不在長城在尚首虜先法令民以吏爲師徵方士求蓬萊之仙神而不在焚私藏之書坑誹謗之儒也古未有力征天下若蠶食而得者

策衛五卷

論秦六

五十八

自秦始未有滌汰暴虐其身不敗亡者而始皇以身免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親則母子貴則將相賢則儒生六國之孽閭左之戌刑徒逋亡贅壻賈人莫不怨秦而秦遂無以自解於天下其爲秦之臣者商鞅李斯萬世之後人猶思得而甘心焉而又因以罪及荀卿非以卿固斯之師歟嗟乎罪秦者將所謂紂之惡不若是之甚而罪卿者無亦獄吏文致之辭乎仲尼之徒有可鳴鼓而攻者而荀卿獨能保斯之不爲亂乎斯以上蔡邕巷布衣之黔首覬覦富貴辭卿而西入說秦既身都丞相勢薰赫人喟然而嘆曰吾聞之荀卿物禁太盛未知

所稅駕也繇斯言之卿所爲教斯者可知已子瞻之論則申韓原於道德之意耳世有以周公孔子之道亂天下者亦何怪於卿乎卿之言曰聖王有百吾執法焉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燦然者矣後王是也誠慨夫拘攣之士不達時宜毛摹細故瑣科條飾文具以爲是修明古之道而卒無益於人國也非欲盡舉先王之法而棄置絕滅之也結繩之政難以治鉅簡之獄千羽之舞難以解白登之圍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孔子從周服冕之外無聞焉法無不敝事在師心則可謂云爾矣設有好古者欲改阡陌郡縣是率箕衡五卷

論秦七

五十九

天下而路矣得乎築塞守望士卒得休養而內自實長城其可廢乎斯之篆恬之筆稱帝稱詔稱制之名計畝而稅什伍連坐之法能易之乎宜於時無害於義君子無論秦不秦可革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故論治者當以荀卿之言爲正嗟乎荀卿之有辭也人且疑之而始皇執斯乃欲追天下後世不可冀之罪生之言悖矣雖然生亦射執事策耳

保治

萬曆丁丑會試

問書稱制治未亂保邦未危傳言圖難於易爲大於細是知清吏腹諒之時幽明幾微之機固明主聖臣之所兢兢焉慮者也虞周之隆君臣皆兢兢戒於敵諒十廟十思兢兢於過計而二主評受千載美稱焉亦可方於古歟我國家崇隆之業迺美前代皇上嗣曆以來憲脩政舉時和物豐三垂晏然重譯交至此其休期昌會即詩書所稱何如焉顧處泰者危域復居豐者戒日中今寧無虞萌微作當益見豫圖以應易書之指者歟皇上上方嘉虞周厲精求理設有深恤遠謀補苴盛治卽敬且過亦宵旰所樂聞也諸士其幸意陳之毋有所讓

策衡五卷

保治一

六十

無危則治安之娛人主可以泰然而長有之而何所事憂抑使治亂安危之相代若寒暑晝夜之必至也則亦委運於適然耳無庸憂也惟夫時之運於天者既相乘相倚而不可知而其機又恒管於人主之一心制之則治忽之則亂持之則安動之則危患可銷於未形而禍常起於微眇於是乎明主之心不得不兢兢惕慮矣故不恃其常治而恃吾有制治之猷不恃其常安而恃吾有持安之術古之帝王所以祈永命而臻上理享鴻業而流榮名者用此道也蓋自繩契以來天下稱極治至安者莫崇乎虞周其在有虞四海聲教兩階干羽斯何

時也而君曰欽亮臣曰儆戒明良言起交口一心方周
邁之郅隆翺翺在周斑斑在周米千玉成在廟四夷九
譯在朝而君曰懋懋臣曰張皇咨殷鑒夏不徐徐焉喬
是而降賈傳當國土幾虛之世焦然蒿目奮其一流涕
六太息之談而文帝亦喑喻受之魏鄭公丁外闔不掩
之時愀然動容納其十漸卡思之誠而太宗每疎意覽
焉是知明哲之主皆不狃盛治以忘憂忠蓋之臣皆不
諱危言以竭慮何若是汲汲歟今天有人於此其精神
容澤起居飲食素疆亡恙也乃因而廢衛生養形之言
越人倉公必挾鍼石而議其後是何也則疆之不足恃

策衡五卷

保治二

六十一

也天下之勢胡以異此愚管玄覽古今追跡興替諸不
暇具論論其章章較著者漢至建始元壽之間席武宣
之遺烈猶赫然臣單于朝昆彌而房閼之葭葦乃拱手
而移其祚唐之天寶編戶百萬非不號太平也而羯獍
之么豎得蠶起而危其國夫黨有啓於無虞而患每生
於所忽此無他故焉大都翫於積安之形疎於却慮之
畫而不虞其天之不足恃以至此也嗚呼斯詎非千世
之明戒哉是故身疆而彌攝者延歷巡奎術也時寧而
彌憂者保祚之長策也明主知其然是以先霜戒冰未
雨徹主天下有波恬塵清寧兮卧鼓而其心恒若杲旦

莫机程之形天下方歲成蟄通室盈廉腐而其心恒若
有暑寒怨咨之聲天下方川岳貢禎郊藪遊靈而其心
恒若有恠異謫告之符卒之家國無瑕命祚滋遠若見
夫明主之過用其憂而不知其有憂者乃其所以無憂
也易不云乎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
有其治者也城復之危日中之警聖人於泰豐屢致意
焉蓋指深矣我國家纂神明之統履熾昌之運幅員
踰於萬里文軌通於四夷九列平衡以錯事而權無旁
落之憂萬國輻輳以歸命而勢無尾大之嫌明天子又
以聖哲照臨之威德旁馳中外具肅五氣式序九

策衡五卷

保治三

六十二

扈存登梓鼓之響稀聞佳符之區靡聚邇歲強胡款塞
叛戎授首諸幽遐僻絕之國上代所不賔者多奉琛執
球竭蹶以趨闕下斯亦恬熙之盛際已卽謂之得天
之時軼漢唐而接虞周夫誰曰不可然執事猶抱深恤
咨遠謨欲爲國家設不必然之慮儻亦儆戒張皇之
意乎敢不畧效其愚蓋聞泰寧旣久則瑕類潛生積習
已成則蠱穢從起今之天下以邊境言之若少罕矣然
武備未周戎心匪測關者增陴繕障已詔固完乃東胡
一小人輒僭師價將矣有如虜酋寒盟率引弓之民復
飲而於長城之下兵志所謂恃吾有以待之者愚未必

國吏之能辦也以 邦用言之若少紆矣然邊需 藩
祿有累歲之逋司農歲入顧縮於經費杆軸殫於下而
握算之臣日糜廩憂不足於上藉令堯水湯旱意外倏
至 國胡以抹之吏治若已烝烝矣然名實未程臧否
相冒失職之氓或有慕樂郊而不獲逝望嘉石而不敢
申者此亦吏之未盡良也士習若已喁喁矣然大道久
蝕頽風猶扇學者希榮競進之志急而薄潛脩仕者養
交安祿之謀多而迂特立此亦士之未盡厲也繇斯以
談則謂 今之非治且安也固不可遂謂其長治久安
可以晏然無煩於 上心斯亦過矣愚以爲 聖心之

笑衡三卷

保治四

六十三

所宜加者其道二夫乘高而噉者其響加遠居尊而倡
者其應加疾人主欲取國家事而悉脩明之顧猶穆然
負宸德意不宣上下之間日以疏隔則人無悚厲之心
而事多苟且之弊即有所注錯改張百司且空文視之
矣是故覽斷不可不親也且夫豐蔀失晝煬竈蔽明人
主寄一身於天下之上事存與澤則耳目不及接幾伏
眈忽則智慮不及周非延羣議擴四聰卽世有禍萌難
端將孰知而戒之是故聽納不可不廣也今 聖主當
春秋之漢盛乘 天步之正夷宜超然發 德音軫
睿慮 游神攬政儲思養壽時時 召見二三大臣計

累朝之故實省當世之闕遺於凡邊事 國計吏道

世風諸如此類咸相與切磋究之而又 垂矜諄之聽

以啓讜議之門 采發恤之忠以恢直士之氣使天下

悚焉知 上意之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如此也則庶幾

羣心濯磨百職競勸而天下之事可次第舉矣雖然尤

有要焉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伯益以之首規見可欲則

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玄成以之先誠蓋人主孰不

利治安而憚亂危者顧逸欲之感一入則儆惕之慮頓

移侈汰之意始形則豐豫之談爭售而治亂安危之機

於斯決矣故古之論治者一本之君心易曰正其本萬

事理此之謂也 聖主誠能 覽昔賢之遺訓鏡理道

之要原抑私嗜之微萌遵慎終之令軌以幸羣生以規

萬代將使當時蒙治後世誦 聖皇皇乎無疆之大歷

天其能違之哉

笑衡五卷

保治五

六十四

治術

萬曆丁丑會試

阿儒者之說專同孔而闢黃老申韓尚矣乃史氏述
二家或以爲合於大道或以爲南面之術或取其
明外職或稱其禮制於儒者則各有利權何其
謬也豈亦有見於斯即以漢事論文帝躬信玄儒其
說出於黃老然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武帝尊儒行
名實大抵申韓術也然號稱中興與周宣帝德元
帝徵用儒生委之政事而孝宣之興衰焉其夫安
在豈儒者之道乃老黃申韓不若歟抑風會日趨
緣法而理即黃老申韓皆適於用而儒者顧無開
於理則將用之有善不善也士貴明道術習治
蓋其以得失之效著於篇

儒者之於百家衆說非闢之難也有以勝之之難也夫
百家衆說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陳功見能於天
下而世之儒者恒驚於虛聲而不睹於本實卒使天下

策衡五

治術一

六三

無善治而百家衆說顧得挾其所長而勝之嗟乎則豈
儒之道端使然哉世無真儒而所用非所重也故人主
之用儒無爲黃老申韓所勝則善矣維昔三代之盛道
德一風俗同人無殊言家無異說粹然一出於正惡睹
所謂黃老申韓者蓋聖學之晦久矣彼見夫堯淳散樸
紛華利巧之爲擾也而絕智棄禮之說出焉彼見夫詭
行飾功浮游夸誕之爲蠹也而明法峻刑之說出焉蓋
可以成一家之言而不可以通萬方之畧可以救一時
之敝而不可以定萬世之經也儒者睹其指而憂其害
則常辭而闢之雖然習之者不知其非而闢之者不得

其術吾未見其能勝也夫天下不患有黃老申韓而患

無儒儒之貴於黃老申韓也非以名勝之而貴其實也
非以末勝之而貴其本也儒者不脩其實不務其本徒
舉而加諸黃老申韓之上曰儒求所以爲儒者而實非
也則是以助之之說勝之也夫惟察黃老申韓之短長
究世儒之得失然後可以明道術而達治體矣今夫黃
老之失使人獨任清虛蕩檢踰節其事難以徧循然而
立俗施事合大道之因秉要執本得兩面之術則百家
不能易也申韓之失使人務於慘刻傷恩薄厚其計不
可長用然而尊主卑臣足以明分職信賞必罰足以輔

策衡五

治術二

六六

禮制則百家不能改也此黃老申韓之所長而史談班
固之所予也乃若博而寡要勞而罔功惑者既失精微
而辟者又離道本則儒者之失而史談班固之所議也
黃老申韓之所長如彼儒者之失若此欲以相勝不亦
難乎愚請畧陳漢事得失之效當于戈甫定庠序未遑
非休養生息時耶文帝乃下寬大之詔脩玄默之化破
觚爲圓斷雕爲樸於是風移俗易庶幾成康刑措之隆
此善用黃老之效也乃武帝之用儒則舛矣承明侍從
持論不根徒步公卿曲學阿世聞力行之言則報罷陳
天人之策而見疏即黜百家尊孔氏特具文耳彼好大

喜功紛更多事則不逮文帝遠矣其弊也海內虛耗繼續秦亡武帝固有以致之歟當官職廢弛閭閻怨咨此非總攬振刷時耶宣帝乃明法寒令循名核實樞機周慎品式詳明卒之吏稱民安庶幾周宣中興之烈此善用申韓之效也乃元帝之用儒則陋矣牢賈五鹿以巧佞求容貢薛韋匡以循默守位師傳自裁於請室權奸得肆於憑城卽徵用儒生委之政事特虛聲耳彼牽制舊文優游寡斷則不及宣帝明矣其弊也政柄潛移終衰漢業元帝固有以取之歟夫以武帝之儒當文帝之黃老其數不勝也以元帝之儒當宣帝之申韓其數不

策衡二卷

治術三

六十七

勝也何者彼無欲自化清靜自正而吾猶利祿之陋習也彼以言責事以事責功而吾猶章句之空談也故黃老申韓之得行其說則世儒之罪也觀者見其然乃曰雖有美種不如莠稗之熟雖有儒術不如他道之成是與羽鈞金之謂耳豈不易之論哉蓋古今之言儒者折衷於周孔周公論教成王歌雍詠勺而天下安致辟管蔡破斧缺斨而天下服孔子勝殘去殺則以稱善人誅邪惡都則以治魯國蓋言仁必言義而萬世之道術祖之言猛必言寬而萬世之治體因之是儒之本統而黃老申韓之所不能抗也後之儒者吾惑焉逢衣淺帶禹

行舜趨慎容節而忽檢柙命之曰賤儒墨守訓故緣飾章采崇論竝議而不睹其指歸命之曰陋儒拘牽局囿抱咫尺之義畧法先王而足亂世術命之曰俗儒飾藝文奸譁衆取寵詭故而不近於情竅言而不中其實命之曰僞儒四儒者出而人主特以名高之議論遽起莫知所定不入於紛亂則入於因循而三代之治終不可復睹則漢之武帝元帝是矣又何以責黃老申韓也然則世無周孔是黃老申韓者終不可勝乎曰明周孔之道以勝之彼以清靜吾當之以仁以寬之說而納之制度名檢以救其偏彼以法術吾當之以義以猛之說而

策衡二卷

治術四

六十八

歸之忠信愛利以維其敝是黃老申韓者能爲吾用而不能爲吾害也時張而張時弛而弛明仁義之用適寬猛之宜以救一時之敝而便於民以定萬世之經而適於治是使天下取足於儒者之道而無待於黃老申韓之說也彼爲其說者如燭火之當大明難爲熾矣是惡能勝儒而亦惡用關之嗟乎非明道術達治體者不足以語此是愚生之所能言而未之逮也

其書不知所從出然
其書之來而為三至王仲淹氏朱仲卿氏蓋
其之失而冬官獨闕人以考工記補之其為不
經之失已過宋元諸儒有謂冬官具在而散見於
五官之中者有謂五官互見而冬官亦未嘗缺者
將安所折衷歟說者以為先聖致太平之書是矣
然或者錄畧或作訓義而施用則外或用其五六
或用其八九而理效則疎抑又何歟程氏曰有闕
雖闕之愈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則今之窮
經者無亦緣其意而求之歟吾願與諸士相質正
焉以觀稽古之學

聖經之不明於天下也談經者晦之也夫聖人之心施
於有政而布在方冊其所可見者治之具也非其所以
治也惟上智之士為能緣法以求心得心而忘象反是

策衡五卷

周禮一

卷一

而索諸儀章度數者下也索諸文字訓詁者又其下也
甚則臆決懸斷取聖人之經而亂之昔人謂漢儒窮經
之害惜於秦火非有所激而云然哉乃今之亂經者又
不止漢儒已也夫自漢惠除挾書之律孝武建藏書之
室齊魯諸儒執經競進傳儀禮者始於高堂生傳六經
者始於瑕丘蕭奮周禮之書未出也河間獻王得諸
李氏而因以止諸祕府維時學官博士顯門持業主其
師說不辨而聲然求所以相勝一有異聞隨聲羣詆漢
武帝以為漢亂不經之書蓋諸儒之說誤之也自劉歆
母之買鄭父子習而宗之其說遂稍傳於世至王仲淹

氏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朱仲晦氏曰周官布漢周審

乃姬公運用天理之書蓋至於是而其論始定矣然大
官之中惟冬官缺焉河間獻王補之以考工記取工匠
器械之事與治教政刑躋而並列遂使其書不信於天
下故世儒議之曰累周禮者劉德也非此之謂耶乃潛
心是經者又網羅遺失探討尋繹各以意見而為之說
宋葉時之補亡元吳澄之考註其最著者也時之言曰
秋官有典瑞夏官有量人天官有染人地官有鼓人以
至巾車司裘司弓矢之職秩然具在蓋謂冬官實未嘗
亡而散見於五官之中也澄之為書麗內史司士於天

策衡五卷

周禮二

卷二

官麗大司樂諸子於地官麗封人牧人於春官麗銜枚
司隸於夏官麗司賦司稽於秋官而縣師屬人等職則
以為冬官之屬蓋謂五官互見而冬官亦未嘗缺也主
葉氏之說則冬官獨尊而五官反湮主吳氏之說則詮
次失倫而意義乖析矧俞廷椿之復古編王次點之訂
義丘吉甫之全書紛紜錯綜莫知所適與之論議其不
為聚訟者幾希矣此愚之所未解也夫詩書六藝之教
必折衷於孔氏矣孔氏之作春秋也終於獲麟距隱桓
之世未甚遠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之訛皆因之而
不改故其言曰多聞闕疑又曰益有不知而作者我無

是也六經自秦火以後書亡四十三篇二雅各亡其六篇於聖人之經則何嘗有所損哉孟氏之言班爵祿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班固之論禮經以爲自孔子時而不具也諸儒生於數千載之下乃欲援已去之籍輯煨燼之餘而以已意爲之傳會是其智有加於孔孟然則聖人之經終不可明乎蓋聖人之經聖人之心爲之也嘗觀周禮一書纖悉具備自天官大宰以逮於雉氏柞氏自八典八則以逮於草木昆蟲品式條貫布濩流衍而淵然盎然者實充塞於其間僭差至瑣也何與於天官鉅細一也內政至密也何與於大宰官府一也馮相

策衡五卷

周禮三

七十一

保章司天也何與於春官天人一也遂師司田野也何與於夏官兵農一也山澤倉庾民所需也何與於司徒富與教一也當姬公制作之日竭心思以通於三王其精神貫徹而無所壅闕其統紀相維而無所隔閡卽五官之篇皆冠之曰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極之爲言中也洪範所謂建其有極者也建極之義宜專屬於教典而奚各冠於五官嗟呼此其義難言矣沉思於度數之外而冥會於義象之表則冬官雖缺無害也固不必強爲之解亦不必更置而互易之也必欲櫛字比句以今人之法而配諸古人則其鉅者已析之而使二

而矧其瑣瑣者也竊恐侵尋不已全書遂亂是昔之周禮亡其一而今之周禮亡其六聖經之不明吾不知其所終矣自是書之出習而用之者何限劉歆著錄畧而六幹五均託名於臬府王介甫訓釋萬餘言而青苗市易藉口於國服蘇綽用其五六而不足以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以治隋彼周與隋循迹用之猶曰無益於治耳劉歆王安石窮年矻矻敝其精神於訓詁而卒以其術禍天下窮經不明之害一至此極乃世之逞其說者猶紛紛而未已也可怪也夫今之言學術者必曰黜百家尊孔氏然莊周斲輪之喻至今學者稱焉顧沿襲口耳輟聖人之糟粕而又以已意亂之上之背闕疑之訓下之蹈斲輪之譏其惑也亦甚矣藉謂愚之言均之臆決然猶就古人之成書而論之也蓋太史公論帝德帝系二紀曰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而申公之授詩也疑者則闕而弗傳是孔氏信而好古之教也

策衡五卷

周禮四

七十二



經義

萬曆己卯

六經遺事火闕佚事其難通而左氏公穀
今學春秋者本太胡二大別稱左氏公穀
先出往往幽微不令一以胡氏公穀
孔氏差近昔人猶有以意增損之疑胡氏去二家
又千餘載其言可盡信歟夫聖人作經之意簡
易明白要以仍人道達王事如斯而已也必若傳
者之說將聖人以微詞深文疑誤後世可乎可畧
剖其事歟說者謂春秋為尊王而作雖失迺又曰
夫子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誅責人也此
何名為尊王哉將其義別有在歟夫六經將與天
地無終極而有其非一人一世之私論也今羣言
紛如今學者奚適而可故願與諸士揚推疑義以
求厥衷焉

甚哉說經之難也非說之難能明聖人之意則難矣非
明聖人之意之難也能不牽於先儒之說則難矣彼以
策術本卷

經義一

為聖人之意有以異於人乎哉是是非非善善而惡
惡雖堯舜與塗人同而儒者之談經則曰此非聖人莫
能脩之自游夏所不能贊一詞者也於是乎平也而詭
求之易也而艱尋之其尊聖人彌甚其說彌長而作者
之志益以漓矣嗟夫獨抱遺經之歎豈非千古之所同
哉執事以春秋疑義策諸生夫說春秋者類古所稱大
儒也愚何敢以末議干之雖然執事固曰六經將與天
地無終極而存非一人一世之私論也敢效其一得而
執事試擇焉夫自秦人滅學六經缺如漢律既除孔壁
始出諸儒掇拾煨燼各名其家源遠而流益分其間悖

策術六卷

經義二

二

理亂真者固不少矣然易詩書之屬皆以理勝理性
吾以理細之其誣可立而辨也春秋以事詞勝事往矣
吾從千載之下踰度之孰微之而孰信之乎是故說經
者宜莫難於春秋也自漢而下說春秋者亡慮數百家
而獨公羊穀梁左氏最著胡氏最晚出亦最著至我
昭代胡氏始得顯立于學官而諸家之說幾盡廢矣夫
左丘明與孔子共觀史記者也公羊穀梁皆受業子夏
者也洙泗之淵源非遠筆削之微旨尚存然而口說流
行事多失實如一盟也而或以為蔑或以為昧一工築
也而或以為郢或以為微一會也而或以為屈銀或以
為厥慙一卒也而或以為君氏或以為尹氏蓋自名氏
土壤已替亂不能盡原况乃雌黃出其唇吻去取憑諸
胷臆如馬端臨以意增損之疑者又焉能玄覽精諸參
合聖人之志乎至安國之作傳也總三家紛紜之說而
錄其似彙諸家後出之論而宋其長義例炳然然鉞斯
備可謂素王之忠臣麟經之鼓吹矣雖然以為不詭於
聖人之教則可以為盡得聖人之意則未也夫經之為
言常也聖人之作經也簡易明白不以微曖難明之詞
眩天下也不以操切繳繞之文誤後世也要以是是而
非非善善而惡惡以仍人道以達王事如斯而已矣通

胡氏一時進御之言意存納約是故不免激焉而偏索聖人之精義於一字筆削之文是故不免覈焉而深名其可通者曰常例而強名其不可通者曰變例是故不免窮焉而鑿如以春王正月爲行夏之時是以周人而改周朔於義則不順以夏時而紀魯事於史則不倫非夫子之志也以王不稱天爲貶夫事干宗國往往諱稱其過舉而尊爲共主輕以小故削奪之非夫子之志也以子滕侯爲懲亂賊之黨夫躬爲篡逆者無誅焉而斥天子之命侯且并其子孫而奪之抑何其撻礮而亡謂也非夫子之志也以止不賞藥而被之以大惡之名是

策衡六卷

經三

三

五

作禮樂斯非孔氏之炯戒乎夫子作春秋以尊周室而擯然攬天子之權以誅賞天下奪人之國貶人之爵去人之氏沒人之族操縱自我而無少顧忌焉則是干紀犯義已爲戎首而顧以履忠效順責僭王之吳楚專魯之三家也豈不整哉然則孟氏所謂天子之事者何曰天子之事者猶云周天子之法耳當是時姬轍雖東典刑猶在春秋而有所刺譏夫子曰非吾奪之也是文武之法之所誅也春秋而有所褒進夫子曰非吾予之也是文武之法之所賞也知我者文武之法明謂我能尊周也罪我者僭亂之罪著則諸侯惡其害已也此亂賊所爲懼也第令夫子以匹夫自爲天子天下不軌之夫羣起而議其後之不暇而又誰能懼之是故學春秋者明於天子之事之一言則孔氏筆削之大義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而彼紛紛者之說可不辨而息矣繇斯以談漢儒之說經也專門名師保殘守缺不相合而相存其失也固宋儒之說經也師心背古揣摩傳會有所合而不必盡合也其失也鑿彼固焉者信滯而不通矣然而非錯陳若蒼素然不可淆而雜也鑿焉者雖辨而可喜矣然而憑私臆決若射覆然不可倖而中也是故三傳立而聖人之教分聖人之志則未失也胡氏之傳

策衡六卷

經四

四

出而聖人之教導其得者闕焉而失者亦不少矣愚竊
 考春秋之作是孔子口授筆述一述而昆言流傳失其
 有無疑似之文蓋不特魯魚亥豕而已惟左丘明論本
 事而作傳於終文爲近自餘百家之說未可定以爲不
 刊之訓也學者誠超然遠覽本之以經翼之以左氏折
 衷之以諸家之論要以會夫子仍人道達王事之意而
 不牽於一曲之議此亦所以恢弘聖緒而俟萬世於無
 窮矣若必強經以從已徇傳以蔑經即使左氏授簡公
 穀操牘愚猶未敢盡信也況其它乎噫此難與拘儒道
 也

策衡六卷

經義五

五

廟制

萬曆己卯浙江

周王者親廟追崇祖考以廣孝思至鉅典也蓋廟有
 時享有大治位祀稱配倫也故崇可不斤斤理順
 易則或我太祖高皇帝廟左廟廟北平
 親廟以壽春諸王成祖文皇帝廟左廟廟北平
 崇明太祖四親廟進如之因親及親位祀稱配
 章明矣太祖列聖繼承誕章軌範憲宗純皇帝時
 已備九廟至世宗肅皇帝特進獻考其時
 裕之禮或推自太祖而上或廟自太祖而下
 有議無祀特享合享庶可得詳與且九廟祀先
 制備矣通時享祀稱間稱八廟六廟五廟
 至已列六廟而猶仍五廟之稱世次名義其
 於何仍歲暮大禘祫主咸升而以壽春十五
 王配享議者謂諸王於太祖爲伯爲兄爲姪而
 樂稱皇高曾伯祖順子今位次就當緒正上
 號就當通列稱諸宜如何頃議下宰故具上
 定之昭夏幽宅垂之千億諸生宜悉著其義而覽
 焉

策衡六卷

廟制一

六

聖王之制禮也時爲大順次之宜於時者不必襲古之
 故而整於今者則當協禮之經時者與世推移之法也
 順者一定不易之分也夫古今異宜損益異制辟若四
 時還相爲今誰能執之使一哉而律數味臭要各有定
 不可得而移也議禮者亦由是矣是故有以疏爲貴者
 有以數爲貴者總之奉神明之統美報答之情順仁孝
 之思爲後世法程其義一也位次有列也版祝有數也
 稱名有物也一不得其理卽陳信愧而怨恫生矣物大
 之謂何蓋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執事以問諸生豈徒有
 所不知審之也顧諸生者目不瞻宗廟之美足不習駸

奔之節其何藉以對雖然試頌言之自昔帝王之興局
 嘗不本始神聖肇嚴廟祀以仁祖考哉虞夏而往無述
 已在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蓋
 準乎商道矣有時享以祀在廟之主而舉於四時有大
 祫以合已祧之主而行於歲暮坐次曰位致詞曰祝揭
 主曰稱侑食曰配雖不皆經見而禮宜具之未聞其有
 九也九廟之制始自唐之玄宗至宋祔獻懿以厭太
 祖而後世因沿遂不可變或者嘗之曰非古也夫禮有
 以多為貴者王者德厚流光自仁率祖即增七為九何
 侈哉我太祖高皇帝受命稽古首建廟闕左以
 享德懿熙仁四親而壽春諸王咸以次而
 侑享焉文皇帝繼統上承先德建廟北平以享
 列祖太祖而壽春諸王以次在侑於時廟數猶
 未定也至憲宗純皇帝以世代既足始備九廟之
 制四列祖一太祖一成祖並仁宣英三
 宗為九而規制於是大定矣於時升祧之禮猶未講也
 至世宗肅皇帝以世數既盈復更九廟之制一
 太祖一成祖六仁宣英憲孝武並
 獻帝升祔為九而典禮於是乎益詳矣春月特享則分
 祭於各室三時合享則共食於前殿而已祧之

不與焉時享之禮則以太祖為尊歲暮之祫則升
 四祖於上而祧廟之主咸出而共享焉當憲廟時
 四祖並列殆體太祖之心乎而九廟未足禮固
 不得而有祧也至世廟之時四祖並祧固尊太
 祖之位乎而廟數已足勢不容於無祧矣其或祧或
 升之次合享分享之儀孰非酌之今而諸揆之古而不
 悖者乎歷世滋久遞相沿襲蓋於名實莫可致詰自今
 言之弘治中時享祀文祧八廟太皇太后皇考
 憲宗純皇帝以廟制而論九廟之數有據也至嘉
 靖中孝宗而上本七廟也而稱六及仁宗奉祧
 猶六廟也而稱五儵損儵益何廟數之不常耶五
 廟之中仁宣並祧惟三廟設祭而祝文猶五是
 祭省而祝增矣自皇高祖憲宗至皇考穆宗既備
 六廟而太祖成英三廟猶仍五廟之稱是
 廟加而祝減矣何位號之無定耶壽春王於太祖
 為伯霍丘七王為兄而寶應七王姪也英廟時
 稱壽春及霍丘七王為皇高伯祖寶應七王
 為皇曾伯祖間有泰矣今世系益遠而槩稱為皇
 高曾伯祖尤無當也何稱名之弗協耶夫禮順人情辨
 尊卑定名分明嫌疑使坐者辨於席也行者辨於途也

而後理得順人心得安焉幽明一也夫祭者察鬼神之情通幽明之交先王用之以禮神而鬼神享人倫明矣故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燕毛所以序齒也烏有處非其位席非其次稱非其名而足以成禮者乎難以享矣我皇上睿哲誠敬通于神明一考典禮而釐正之至篤孝也愚無所識知謹輒以臆決夫 太廟者太祖之廟也我 皇祖開天啓運功德無比 德祖雖尊不得以情掩義固宜世享南面東侑 成祖其餘升遐則祔親盡則遷位止於九而勿之過則升祧定而世次明矣諸廟 帝后並揭 徽稱及時享而謹核之祭

策衡太卷

廟制四

九

必一其祝祝必一其廟使神各有麗則繁簡當而位號秩矣由 太祖而上下之 諸王之分雖百世可知也或者謂詳定爲難惟各稱本爵而勿槩稱 皇高曾伯祖焉則稱謂有經而名言順矣世次明則昭穆定位號秩則享假易名言順則觀聽諸釐此三者庶幾哉盡倫乎嘻猶其疏節爾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言率古也曰恥無其實而有其名言思義也昭穆之制非古乎曷名其爲昭也居祖之左面南而昭已爾曷名其爲穆也居祖之右面北而穆已爾今也 廟分九室室各南向卽 大祫前殿亦南上而旁列本楹也而曰廟本一也

而曰九本同堂異室之制而猶仍昭穆世次之稱其於義何居焉或者曰祭從先祖夫有所受之也蓋自 闕左而已然矣夫 聖祖之然也一時草創之未暇也成祖之然也議者考據之未詳也至於 世廟斯不得已而遷祧之爾語曰禮失求之野今素封之家奉其始祖旁列四親犁然序也安有生臨萬國祀止一楹而屢世並列厯厯然者商周之事豈其泯泯而奈何執拘攣之說而驟闕廓之規躡沿流之蹤以詘 神靈之尊乎草茅王臣雖然猶願有一言者革除之歲削紀錄矣而五載之 正朔何所於頒監 國之君歸邸邸矣而八年之 重器誰與爲守今在事諸臣已蒙曠除 景帝位號旋已議復宜下掌故畧議享祀所宜以補 聖朝禮儀之闕夫 敦孝洽仁以光駿惠之烈有 聖天子陳禮致義以崇繼序之功有賢輔相公卿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於穆清廟廟雍顯相此之謂也諸生所謂綿最者而惡足以知之

策衡六卷

廟制五

一

用才

萬曆己卯浙江

策衡六卷

生究之共由大道也

十一

問 國家之於需才至勤矣今歲大比當計舉吏又進子大夫令與計偕凡以辨材而用之也吾遂與于言辨材之方焉古者稱人之賢通謂之才今考其所數爲才者幸德行也或以德稱而其所列爲德又多材能之號蓋仲尼孟子之說書記所稱高陽高辛氏之類可睹已自才德分之說出而諸儒百家言人人殊矣有云才下而德尊者有曰德易而才難者其說何遵有云以德爲目以材自名者有曰德立則才無殆五見則德無位者其義何稱於是方人者則曰某也德某也才上德者曰與才有餘而德不足也不若才不足而德有餘也而喜才者又曰與其德勝於才也毋寧才勝德一人之身異指殊好豈才德誠兩端乎意者今之所謂才德非古之才德與將後世之衡鏡亦與古異也吾觀今之好惡取舍亦多歧矣若是而胡能無責美之請也又將無有懷璞而不能自明者乎夫儒者持論要於其當固不可膠守舊聞以耳食也吾嘗聞說劍相馬之術而得相人之道焉今當與諸

策衡六卷

用才二

十二

人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才子八人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其所號爲才幸皆德行之稱而窮奇構杞饕餮諸悖德者卽所謂不才者也廼言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類皆與才雜稱之而用之浚明有家亮采有邦者卽九德也故當其時上下咨美功業禹稷咎繇並以德著而仲尼歎才難五臣十亂皆以才稱蓋其指才德一也善夫孟子之言性善也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又曰富歲多賴凶歲多暴非天之降才殊也吾是以明才者性之能也德也昔人蓋並言之後之儒者不喻其指而猥睹其跡於是支離才德科列序述用以剝剝士林考鏡失得其言犁然可喜而本之謬於初指焉元倉子曰賢可以正國才亦可以治國賢者沈運無迹人不知其方才者勤率其事人所於德一賢統衆才而有餘衆才度一賢猶不足此尊德而卑才上德者之所因也而顧未知德亦才也華丘游曰事父母使家人稱孝孰與治官難束帶而教吏民使國人愛之孰與鼓三軍之士以走強敵難故德可勉而才不可彊此難才而易德喜才者之所託也而惡知才卽德耶劉常侍有言偏至之才以才自名兼材之

人以德爲目兼德之人更爲美號兼德而至謂之中庸
具體而微謂之德行一至謂之儒才一微謂之依似一
至一違謂之間雜其指蓋以兼材爲大德一德爲偏材
而因廣其流焉淮南子曰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
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
五者皆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德立則五無殆五見而
德無位其指蓋謂才爲德之施德行乎才之中而原本
於德矣二子之言才德一貫吾猶有取焉自後方人者
乃爲之科曰某也德某也才甲曰寧德勝才乙曰無寧
才勝德彼其稱量或有當乎而才德裂矣以彼其言則

策衡六卷

用才三

十三

抱德者何其不當於用而亡德之人安所取才乎吾不
知德何施而才又何物也吾求其說而不得竊意者其
毋乃後世之所謂才德非古之才德乎管子能脫檻車
合諸侯以齊國富強而內行不脩不能致王孔子小之
吳起能脩法令戰勝攻取以張楚魏而刻覈積怨困於
王錯詘於田文蘇秦張儀用口舌以縱衡之策聲震諸
侯而押闔閭變詐智窮身及儒者羞而不道何者彼所謂
才者權數揣摩之智耳今四子而古之才也安有而卑
卑若是尾生之信也而愚子羔之孝也而愚孟公綽優
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鮑叔牙忠信廉潔而不

可以託國當彼所謂德者顧固曲方之行耳今四子而
古之德也有不可以大受者乎是故有伊尹傳說之德
則必能阿衡商業舟楫大川有周公之德則必能勝殷
遏劉朝委裘而致太平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
有勇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故仕魯三月男女別于
途道不拾遺市不預價魯國大治四方則之夾谷之會
兵萊夷歸侵田折齊奸謀以重魯於天下徒道大春秋
莫能究其用而其門人高弟各能以其道用之諸侯若
子路用蒲而治言游用武城而治不齊用單父而治顏
淵雖不仕而深潛純粹王佐之才已具有其德而無其

策衡六卷

用才四

十四

用者吾未之前聞也夫良劔昆吾冶之越砥礪之清水
淬之鵝鵠之膏則必劔矣否則必惡劔也騏驥直中緹
曲中鈎方中矩圓中規則必馳矣否則必駑馬也相士
者蓋亦若是矣而世之人往往失之則何以故形質不
辨一好惡偏私二毀譽亂真三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氏
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鬣許都相脫投
伐楊相胷脇管青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
相後非一徵也迺九方歟又得之牝牡驪黃之外矣夫
士亦然固不可以淺見一方知也是故秉禮勅躬近乎
傲正靜遠俗近乎迂內辯少言近乎愚虛體謙遜近乎

卑持法不軌近乎武健是非不回近乎許直薄名寡矣
儉於奔走周容近乎疏士之不耦於俗者大都若此矣
剽輕便捷者似敏彈咄多偶者似信炙輶滑稽者似智
乘權隻立者似剛室初自是者似執詼詭踴躍者似豪
脫毛察瑣委者似精明嫗吻悅人者似和愛虛譚隱借
者似高逸敝衣冠設辭讓者似平廉約士之鮮實行者
大都若此矣語曰相馬失之肥相劒失之室是以仲尼
重信於子羽下和垂泣於荆璞故形實不可不辨也人
固難知知人亦不易有味乎其言之也世晚士不聞道
徧中陰賊難以勝數有識鑒卑闇本不足以知之者有

策衡六卷

用才五

十五

好惡偏頗乖其所知者有明知之而倒植臧否者又常
好其從諛而和已者不好其介特而異已者好其柔媚
而下已者不好其莊競而抗已者好其綢繆而親已者
不好其疏節而遠已者見人之長則忌之從而倚摘之
矣聞人譽人之善則妬之隨而巧抵之矣好惡若此可
不爲太息乎於是毀譽紛淫不可方物其譽人也矧方
比周而當之允達之士譎譎嫗嫗而當之亮直之士響
應單至而當之連敏之士伺色窺指而當之警穎之士
累瓦結繩而當之該通之士其毀人也方正醜汗而少
之曰乖盤深監不奪而少之曰愚癡靖恭伏職而少之

曰異懦欲傳人以椎鈍不曰椎鈍而譽之曰天性慝厚
欲傳人以驚擊不曰驚擊而譽之曰峭厲善理欲傳人
以皆窳不曰皆窳而曰政尚寬平昔之傾人者毀之今
之傾人者譽之矣昔之毀人者構誣之今之毀人者歎
息之矣昔也謂貞女爲淫今也以桑中而詆貞女矣昔
也謂鏐鉚爲鈍今也以鉛刀而笑鏐鉚矣毀譽若此安
得無亂真乎夫迷謬好惡者逆蘭茝而悅讎靡者也錯
糅毀譽者刻畫無鹽而黠毛嫵者也信耳者羣犬吠聲
者也信目者見攫煤飯者也重信耳目者膽胥之疑耳
目人終無已者也惑於形似者燕石爲玉之類也惑於

策衡六卷

用才六

十六

聲似者鼠朴爲璞之類也失於似而因疑其真者黎丘
丈人之智懲於崇而失其子者也是數者皆士之害也
而好惡爲尤好惡正而後可與言辨材之道焉夫九方
歎之不失馬也豈獨其技殊絕哉彼無好惡於馬以亂
其視也故鑑之所貴不在乎明而在乎空空則妍醜隨
形而明矣衡之所貴不在乎星而在於權以意行權則
低昂失而星廢矣是以醜女不怨鑑而貪夫服於衡鳴
呼人皆正大不私怨惡則賢不肖白而人心服士不下
敵賢才輻湊而聖君賢臣設燎捉髮之心庶幾哉無
負矣執事所謂共由大道者意在斯乎

孔子博學

萬曆己卯浙江

問傳有之衆言淆亂折諸聖今之世去聖人遠矣家言幸與塗塞耳目後生選相開習愈益滅真將安所折衷乎即如孔子自生民以來未有盛焉者也乃莊列諸家極其詆訾而遷史襲之一何無擇之甚矣試舉其一二商榷焉正考父銘鼎之詞與僖子所謂稱者並著孔子世家胡世不信直信魯人之語耳而其母徵在魯先二女矣胡世不若耶曼父之母也重三都會夾谷信所以存魯設令其所以折衝之策第如左氏所載亦殊不類哉亞見老聃盜鑒之徒輒至自失抑何應也遇少源阿谷之婦不厭與言母乃讀平學琴師襄何以遂見文王登泰山之巔何以望見吳門之馬六尺之杖何以別親疎之倫一假之桃何以定貴賤之等狸歌原壤易弗絕之請許陳恒又奚校量焉以至占恒信之廟災誠始皇以遺識萍實商羊之異與夫黑牛白犢之生何其言盡有徵而土精之積專車之骨與慎氏之矢即又入一物色之是果盡出于孔子與抑亦好事者爲之無足稽也夫李由傳誣于順變

策衡六卷

孔子博學一

十一

色瘠環裴語孟子抗辯諸生誦法孔子不宜黑黑

任其多言無當而已試相與辯難之

天下有寡言則聖人無真詮寡言不作則士不惑真詮不質則聖人益尊故一藝之指必有師焉百家之市必有平焉當治教恭隆之世學術炳炳如日星然藉令其人是非一不當則羣訛而異之攻而斥之矣乃傳沿久遠睹記大盤幸詆訾聖人以爲常一唱羣和誰復詫異哉月旦稱朔車輶亦稱朔五爵六燕飛易其處軒輊豈足馮耶於乎往牒浩繁不可勝辯矣有如孔子者自天地以來一人而已何亦穆穆然行詘于鄉里而名譽當世也彼號爲知道則有莊周列禦寇博物則有左丘明

司馬遷韓嬰劉向傳信則有家語檀弓國語諸書亡慮

數十家矣乃人人詆訾之如一口是遵何說哉蓋其故有三孔子之在春秋恂恂如也不務爲可喜可愕之事以爲名高故當世之人竊嘲笑孔子無足稱也是見枉德義者也不知孔子者也又有鉛槧佔嗶之倫稍欲文采表著于後世則竊以其言託之乎孔子以取信來世彼其書苑雜易以蔑實此所謂賈儂饒鼎之見也蓋知孔子而不恤失其真者也又有異端者流見謂孔子之道病已也而心害之則設爲問答駁論欲以悠繆之言陵駕其上而不自量其不勝此澤地負徙之見也蓋知

策衡六卷

孔子博學二

十八

孔子而故抑之者也此三者雖于孔子無加損然吾不可以無辯夫孔子之稱世家也豈不以宋苗裔哉自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恭於是焉烝彝鼎銘之孟僖子曰聖人有明德者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在孔丘乎蓋孔子聖人之後也胡魯之人呼爲以家丘也夫芝無根醴無源假令孔子起昌平宴人不刈剡埒崇伯子乎至嘗自稱曰吾少也賤則有爲而言之也叔梁紇求婚於顏也顏問三女莫對少女徵在前言曰惟父所制之遂以妻叔梁紇智矣尼丘發祥詎偶然與故孔子生而狗齊長而聖乃防山之藏不遇耶人曼父之母以告將終


不知耶史遷曰其母諱之也甚矣其無據也曾有三桓猶人附喉之瘻也孔子誠欲墮其三都卽計不萬全肯出哉若不能策其必勝而費人襲公公果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覲覲然倉皇避之則謀不已踈乎左氏蓋以趙鞅召晉陽之兵者目之也非所以語孔子也夾谷之會齊人目中無魯矣吾孔子立折其驕麾却萊夷戮其侏儒歸我汶陽田此豈無不戰而屈人者乎使僅如史紀所載歷階而上董董然以口舌爭是叱咤者曹沫藺相如等耳奚足聖也蓋其料齊變詐請兩司馬以從備矣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聖人乎折衝尊俎之間

策衛六卷

孔子傳序三

十九

豈以倉卒虛喝幸哉適周而見老聃蓋問禮也莊子乃謂孔子見聃而歸三日不譚曰吾見老子其猶龍乎丘之於道其猶醯雞與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是何尊之之過也吾意莊周老聃之流欲藉孔子以尊聃耳孔子嘗望季以教其弟蹠矣又安肯往見蹠也而莊子云見蹠泰山之陽出門上車執轡三失曰疾走幾不免虎口哉何聖人而愚若是今觀其所爲蹠語此徒莊周欲詆堯舜孔子之道而託之于蹠者也過泰山逢婦人而問焉歎曰苛政猛于虎此孔子之言也韓詩外傳則稱游于少源見婦人亡簪簪而泣歎曰彼不忘其故矣此非

孔子之言也禮男女有別以明嫌也而田野之間輒從婦人語哉史記載衛南子召見孔子自絺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此誠孔子之事也至韓嬰則稱孔子游于阿谷見處子珮瑱而浣者抽觴與琴授子貢而與之語蓋詩多婦人之詞韓說詩欲託諸婦人而藉孔子爲信顧言何卑卑也學琴師襄傳紀之矣乃謂久之見有人焉黯然而黑頽然而長眼如羊心期四方襄辟席再拜曰此文王之操也何其誕也語曰思之惟精其形乃成豈謂是與登泰山之巔傳載之矣至謂槩見吳閭門外有白馬繫者引顏回問焉回曰見之若一足練也又

策衛六卷

孔子傳序四

二十

誕之誕者也語曰不視之見其見萬里殆不然矣六尺之杖以別親疎之倫其說蓋見諸呂氏春秋及賈誼新書謂子貢自其家來孔子舉杖磬折而問其父母已放杖而問其兄弟已乃曳杖而問其妻子吾意聖人教人自有章程而必爲是狀者母乃勞而不情乎一飯之桃以定貴賤之等其說具家語新序中謂魯公以黍雪桃孔子侍食則先啗黍曰君子不以貴承賤吾謂聖人誠不可則當謝罷不食直告之故耳奚待左右之人掩口而笑而後發其旨也原壤登木而歌大故也乃爲弗聞也者而過之而曰親者母失其爲親故者母失其爲故

信也其友誼之謂何必不然矣陳恒篡齊大變也第聲大義以討之可矣而曰齊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校量于衆寡之間豈聖人之言耶春秋書災異而不書應乃魯廟災謂孔子在陳聞之歎曰其桓僖乎彼其親盡不毀也而其言卒驗夫術數之學聖人不道也子張問十世可知但以因革損益推之奚爲書誠其後曰不知何一男子名秦始皇上我堂恐識緯之書聖人不爲也萍實徵霸商羊占雨奚皆使人問于孔子乎猶亡足異也至宋人黑牛生白犢此何吉祥哉而命以薦上帝則幾于語怪矣母亦東方朔射覆者之

策衡六卷

孔子博學五

二十二

流託言之乎土之怪曰獐羊防風氏之骨車車又奚皆問于孔子知之乎此猶足信也至謂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貫楛矢石磐其長尺有咫曰肅慎氏之矢也抑何不經之甚耶或者多識如張茂先之流爲之也大都尊孔子者欲加以神明多智之稱則爲童謠遺識之說而如孔子者卽又置問發難如小兒辯日之類欲以詘孔子而謂聖人徒有所不知是皆竅言也是皆善亂聖人之真者也距之則息而揚之復焰核其實則悖而聽其言則美恐鄭亂雅屏去其書不觀者實鮮而以雅爲鄭又從而吟嚶之犄角之者則什家而九也亦奚足怪哉故

曰取搏黍與十金以示小兒則小兒必取搏黍矣取十金與道德之言以示庸衆人則庸衆人必取十金矣後之人率持兒子庸衆之見所取彌猶如魯論鄉黨諸篇孔子言語行事之實大中至正之道往往屑越之如遺至於列子稱力拓北門之闢王克論衡稱有百觚之量淮南子稱智過長弘足躡郊苑也則爭引以薦談申申天天之容可習見也而乃亟述其東門墨墨之謂豈無誦其江漢秋陽之盛美也而不多於麤裘無戾之歌日與七十子講藝香壇之上濟濟雍雍弗稱也而商也以假益見疑參也以受杖見斥輒置喙焉故曰天下有疑言則聖人鮮真詮可慨也今人聞人呼其父祖之號然不悅設有詆訾之者且攘臂前矣憂心悄悄羣小無如吾孔子之遭也此非吾徒者之責與昔之見毀於魏而誣孔子以自解子順勃然爲爭諸魏侯之前主侍人瘠環之謗孟子亟辭而斥之生也孔子之徒也執事者不以問二子子固將請之

策衡六卷

孔子博學六

二十三

譜牒

萬曆己卯浙江

周氏族之教遐哉尚矣古者因族立宗因宗系姓重
本之士靡不家牒戶牒繩繩而世守之焉者所稱
譜牒云云近世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司馬氏賢
觀往古始作帝紀述世系而議諸者往往宗馬故
漢諸葛姓並篇氏族譜正家而議諸者往往宗馬故
後魏相崇重百家有譜百家有牒官氏有志至李
唐尤盛矣氏族姓系志錄垂示冠承泰編目繁
後而魏畧譜牒又以聲辨族諸若此類議者多有
所是并非以余所聞諸家言母亦有所祖述乎何
其與古譜牒也若于慨然思古宗法而勢不可行
矣故于譜牒政意焉昔宋世言宗譜者二家曰廬
陵歐陽氏曰眉山蘇氏今其法基然覈也亦可倣
而行之否多士慕古昔而遵本源懷乾躍之思幸
為我言其槩

譜牒者其古道之遺乎其起於古道之廢乎古有之大
宗者收族者也譜牒者其大宗之遺乎雖然有大宗則

策衡六卷

譜牒一

二十三

無譜牒故譜牒者起於大宗之廢也古者因族而立之
宗因宗而示之統握其權於上則聯屬之勢似渙而實
合明其制於下則綱維之法似疎而實詳夫是可以勸
忠可以作孝可以收族亦可以廣仁教化行而庶恥重
愛敬漸而德讓流職此故也晚近世宗法廢而天下無
世家歷世滋蔓子孫至不知先人名行長老倒植視宗
黨乃如路人異時殊勢陵敎墮義賢者傷之於是官有
簿狀以紀民之盛衰家有譜系以紀族之分合保姓鳩
族扶義翼敎使民相親長敦本不忘蓋有宗法之遺焉
且夫姓氏之學諱非易易也雖司馬遷劉知幾博聞良

史猶以周公為姬旦文王為姬伯尚以姬姜羸姁為女

婦之稱而况於愚生乎然嘗聞之矣三代之前姓氏分
為三三代之後姓氏混而為一古者姓氏之權出於上
故族類易明後世姓氏之柄寄於民故枝派難考善乎
東萊呂氏之言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百世而不
變者也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數世而一變者也古
者天子胙諸侯公卿大夫之士則各命之氏諸侯公卿
大夫士之家各按其氏系以宗法行世祿之典其比閭
州黨之民不及以世祿者亦繇口受之業長子孫於其
土而太宰又以九兩之法繫之故其族不散洽叙敦固

策衡六卷

譜牒二

二十四

而俗不滿有以也中世以來諸侯公卿大夫士之世不
及祿支離分散枝蔓于中國又革命之際所當兵燹戰
陳與夫饑饉亡徙者不可勝數州郡之間求如春秋世
家者且不可得而况於古者氏系所出乎此學士大夫
所以歎歎歎息而譜所由作也漢司馬子長採世本世
系而作帝紀摭周譜國語而作世家姓氏之源始著晉
魏而降區區綜核百氏以門第官人雖卑姓雜譜皆藏
有司迄于李唐猶相崇重故應邵則有氏族篇王僧孺
則有百家譜徐勉之則有百官牒河南則有官氏志諸
儒則有氏族志柳沖則有百姓系錄路淳則有衣冠譜

章述則有開元譜柳方則有永泰譜柳榮則有韻畧張
九齡則有韻譜非不粦然列也然槩之有三種焉論字
者以偏旁為主是字書之工也論聲者以四聲為主是
韻聲之資也論地望者以貴賤為主是升沈之恒也其
弊也尚婚嫁者先外族而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而
退嫡長尚冠冕者畧伉儷而慕榮華尚貴戚者徇勢利
而忘禮教人無反本之思而族鮮敦睦之道尚安望其
久安而長治也哉嗚呼譜牒之盛也晉魏氏之失也非
自晉魏氏始也其始於宗法之亡乎至於今譜又不存
學士大夫莫知所自而仁人孝子之心茫乎無所寄於
策衡六卷

譜牒三

三五

是扼腕而嘆抵掌而譚以求復宗法而宗卒不可立其
亦未明於古今之變乎夫宗法不可行於今者有三封
建不復舉矣學校不復脩矣井田不復制矣其不可行
者勢也古者諸侯世其國別子世大夫故宗立而族人
莫不聽焉今之大夫起於白屋非有尺寸之籍也載符
而出受代而旋非有定位可以長子孫也故統禱之後
同於隸廝怙惡之蹤不齒族黨其身之不自淑而又皇
恤其他此其不可行者一也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故師氏正其行保氏授其文而又司過議其宥故其教
易尊而宗可久也漢承秦制破滅世家二千石皆以勳

治疆宗豪右爲政於是景屬諸田之族且下隸編氓夫
况望其績世業而明禮教哉此其不可行者二也三代
之制各有夫田分業定而衣食足然後民依於宗而不
麗於法今者民無常業士鮮固志即使士師議刑憲人
執法尚不能使遊食者外無異謀乃欲假服制聯親屬
抗宗法以復古道豈不謬哉此其不可行者三也然則
有志反本者將聽其宗之離散而不屬乎抑亦外譜牒
而必復古大宗小宗之舊乎夫離散則有所不忍矣泥
古則有所不可矣惟於重譜之中寓所以立宗之意爲
可耳宋世言宗譜者二家曰廬陵歐陽氏曰眉山蘇氏
策衡六卷

譜牒四

三六

三家之法厥各不同歐陽氏則世經人緯取法於史氏
之年表蘇氏則系聯派屬如禮家所謂宗圖者及論所
爲同則皆使人重其本之所自出有尊尊之義焉各詳
其支之所由分有親親之道焉其法具在可攷鏡也愚
以謂民間支派悠邈莫可結者不必強爲之附而諸
所指親可以譜牒行者俾之族名爲譜牒各有表表各
有圖上自始祖下及子孫各以類系屬之系亂畧如
二氏之制仍擇族之長且賢者司之凡歲時伏臘望
之且無少長悉請司牒者相教以孝相率以友相勸以
義相勸以財諸不率者譴讓之并不與齒則雖未嘗強

天下之勢以立之宗而宗法亦未嘗不寓由是尊尊則人知有祖而分自明故曰可以勸忠親親則人知有宗而恩愈篤故曰可以作孝忠孝咸備故曰可以鳩族可以廣仁焉嗚呼世道陵夷民窮而散編戶之昨董董治其家人生產以爲是固慮足仁義之譚久遠之事里巷所誦卽語之未遑也此其風非得世家大族薦紳先生儼然爲齊民倡導安可幾乎夫日月星辰無情也而皆宗於天百穀草木無情也而皆宗於土別生分類無窮也而皆宗於祖宗之義大矣哉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哲王所以達天親之本蓋臣所以明人

策衡六卷

諸儒

三二

道之懿而置天下於雍熙敦睦以庶幾復見三代之治者恃有此也可徒曰宗法之廢也久矣遂聽其人之自相殘賊也而莫爲之所哉而非諸生所知也

議治

萬曆己卯江西

問孔子贊易而稱說道之大蓋自古及今未有上下不相說而可言極治者然觀詩書所稱君有德有言於民上而民有說於王法者豈上下之閒有游俠推素之微而以爲救火揚沸似矣而游俠者當世之文網乃津津道之豈長當獨在上而不在于下歟昔有監謗而劫民以目者寵鶴而不恤其民者卒以致流亡之禍宜也至乃亡徒與上爭衡而諫臣憂爲亂階宿衛士擅殺不問英雄聞之而起則民不畏上之禍等耳由斯以言豈爲治者苟取足於相維而不必於古之所謂說歟今天下雖治而上下之情猶似有不相通者得無畏心之勝而未躋於說道也諸士有志於治其明以告我

天下之治必上下相說而後成而其機未始不得於相畏夫治人之與見治於人也分迥然殊也而相說之與

策衡六卷

諸儒

三八

相畏也情判然別也然而勢固有相待而成而理固有相因而至者上不畏下是以其下爲可侮也侮而不已民且仇上故君子之不可失者在人心也下不畏上是以其上爲可翫也翫而不已君且仇下故小人之不可犯者在紀綱也議者徒見先王熙皞之世百辟萬姓驩所交通以爲狂狂榛榛之俗固然而孰知其所繇來蓋未始不從凜凜兢兢而得也今不謹其所繇始而徒望於說道之成至或師心任愛割去藩籬一切傲懼維持之義廢而不講卽家人父子猶不能以愛勝而以施之上下之際幾何其不潰壞而卒以亂哉請因明問所及

之書聞之易曰說以先民義為其勞說以犯難民忘
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此以言上下之相說也蓋唐虞
三代之治上下之情相通上之視下真如赤子疾病病
瘥必關其身下之視上真如父兄緩急休戚必同其慮
說者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於時往行設而不屑機穽
懸而不入上安所屬其下而下安所猜其上哉然考諸
詩書傳記所稱凜凜乎人心之防而兢兢焉紀綱之飭
若恒見其可畏而不見其可說者書曰民可近不可下
又曰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此上畏下之說也詩云雖桑
與梓必共敬止又云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此下畏上之

策衡六卷

漢書三

二十九

說也夫聖人豈不樂有其皞皞而顧為是以相聳動哉
要以知上下之說不得之於說而得之于畏耳秦不師
古而日斬刈其民漢興破觚為圓居官者長子孫似知
所以聯人心矣而閭巷之雄以武犯禁景武之世是以
有游俠之誅若郭解諸人駢首就戮似知所以振紀綱
矣而鷹擊之吏快意屠割元封之末是以有酷吏之任
太史公以好奇之才而身罹蠶室之禍見酷吏寵遇之
如此而游俠誅死之若彼故其辭多疾首於酷吏而激
贊於游俠類為有概而然要之疾是也而贊非也紀綱
人心相待而為治游俠酷吏相倚而為非下之不得不

畏上猶上之不得不畏下也是故死生制命有受無反
從下言之則為治民從上言之則為教辟虐我則仇其
君實甚從上言之則為誼辟從下言之則為亂民何以
明其然也昔者周厲王川防其口而不為免流彘之菑
衛懿公鶴棄其民而無與共焚澤之難此不畏下之致
也失人心也彼其于民撫劍疾視之不暇而何假於赤
子之視哉山陽亡徒蘇令起漢梅福以為匹夫窺國
家之權輕而與上爭衡羽林虎賁擅殺征西將軍魏主
不問高歡見而散財結客此不畏上之效也失紀綱也
彼其於君揭竿嘯呼之不暇而何暇於父兄之衛哉苟

策衡六卷

漢書三

三十

為上者而亟反之知吾恃人心以安也惕然覆舟朽索
之是戒而不敢過求於下則下必親而就之夫上方其
畏時易感耳不圖吾民之易使至于此也是安得不愈
說其下乎為下者而亟反之知吾賴紀綱以生也惕然
三尺五刑之是懷而不敢責望於上則上必親而安之
夫下方其畏時易德耳不圖吾君之易事至於斯也夫
安得不愈說其上乎即是而古治之所以萃叔世之所
以離其大要可知已我國家重熙累洽之化二百餘
年來而我皇皇汲汲於太平之求七禩於茲矣然貪
夫屠伯之輩不絕於彈事而犯上于紀之刑時挂於司

敗或者以爲太平之未洽而思古說道之難復愚則以爲今日之政不患於上下之間不相說而猶患於相畏之未至夫所謂上者非必於九重負辰之謂也自開府而下凡一命之寄一成之長職在治民者皆得謂之上也所謂下者非必於甕牖繩樞之謂也自齊民而上凡鄉之縉紳學之青衿聽治於長者皆得謂之下也今天下之吏爲天子牧養元元豈無不侮不虐凜凜於四方之上稱任職其人哉然而疏戾恣睢顛倒三尺法日漁獵而草艾之者不可謂無其人也甚者上愚其監司之耳目而下箝其民之吻舌明視而莫敢誰何者黃衛六卷 三十一

有矣天下之民爲國家供賦稅豈無不怨不庸兢兢於當世之網稱醇固其俗哉然而誣上行私把持吏長短日幸其有事而輕重之者不可謂無其俗也甚者陰售其排陷之術而公倡爲譟呼之禍迫逐而使之去者有矣有一於茲是一邑之長終不能有其民而無告之民終不能安其上也夫欲使上之必畏其在重監司之責乎漢宣帝綜核之政本以救武帝酷吏之失也大節如嚴延年猶以酷誅而況其他乎路溫舒之疏可誦已今誠使監司時以此意提撕而覺察之使夫殘民者必不容於堯舜之世然後擇其善者而示賜金露冕之

寵則庶乎吏務循良而下樂有易事之長矣欲使下之必畏其在重守令之權乎漢景武游俠之誅本以救惠文法網之寬也行義如郭解猶以族死而況其下乎公孫弘之請可思已今誠使守令時以其權震攝而摧破之使夫犯上者必不容於堯舜之世然後煦其良者而示以減租賜復之恩則庶乎民重犯法而上樂有易使之民矣行之以畫一需之以久道如是而曰說道之必不可成古治之必不可復則愚未之信也雖然猶有進於此者億萬之人之心萃而注于一人主之一心而所謂紀綱亦卽此心之迹耳故夫一方之饑饉而賢策衛六卷 三十二

主八珍之膳若不下咽臣夫瞑目而扞格九重之榮衛爲不流通毋恃威於鈇鉞毋感富於府庫恭默之思時義之勅不下殿陛間而其精已旁皇周浹於葑屋窮簷之下矣此又吏治所繇察而民俗所繇成也愚敢以是爲言 君獻

識量

萬曆己卯江西

又曰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古之成大功立顯名於世者其於常中處與人相遠惟當天下之至難才技所不能為而後其過人者乃見彼可強及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之言豈不亦論焉然識量何以辨也嘗觀古人行事有量臣陳兵入朝而談笑折之者有回紇傾國入寇而單騎見之者有失印不問而得於故處者有下馬高呼而軍不致譁者或當羅軍方至而圍棋對戲識者即知其辦賊或當草駕渡河而飲博驪呼人主顧特以無憂其處天下之難一何偉歟又有客薦仁傑而反見積於外者有數稱寇準而陰見短於上者誠於所知皆不自此又何汪洋無際也小有可以驗人近有可以明遠故有識寶器于軍中而色不少吝有禍玉杯於座上而神不為動者事雖小固難能矣此其人皆負一代之望當時號為有識量者今以數事觀之果稱其名否歟假令局曲之士當其所處其亦能辨否也然則大受之具信有不

策衡六卷

三三

三三

可及者歟夫大音希聲大圭不琢豪俊不羣之士固不可以才技取也誠慕而效之其必有本焉諸士將志為大人幸明著所由以觀尚友之學

古之所謂大受者有應天下之識有勝天下之量者也識者何高視玄覽創思遠圖撥善敗之端究是非之紀萬物並興莫不響應明不足道也量者何并包兼蓄齊殊軌以靜持躁以重待輕險夷輻輳莫之動搖弘不足道也識而擴之以量然後權疑制變應天下而不窮量而濟之以識然後負大荷艱勝天下而不墮自古及今所以植立人紀恢翊世運撥亂反正排難解紛必此人者為之而非世之所幾矣嗟夫士當其居常無事扼

腕鼓頰天下非難為也卒有意外之變禍福利害亟如

迅震旋轉易形呼吸異狀有不怛顏怖肝悚然而自喪者乎無有矣甚至得失憂喜之微口吻所不道一旦感於心之所易忽而發于情之所難隱有不暴越其底裏而莫之韜匿者乎無有矣若此者固非才之不足也程子有言人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所見卑下者識量不足也而張子韶謂器局欲大識見欲遠宋人議論好窮本原依於道德則所稱引必有說矣請先言其義夫世所謂識者不以其權奇慧辨為察而已乎而寔非也譬之登高登塊阜之丘則十里不能隱登名都之鎮則百

策衡六卷

三十四

三十四

里不能隱登岱華之巔而天下弗能隱也所處高焉耳矣世所謂量者不以其價優迂恢為容而已乎而又非也譬之量物以鍾釜受則升斗不能滿以江河受則鍾釜不能滿以尾閭歸墟受而天下弗能滿也所蓄深焉耳矣是故其豫之有素其徵之有時其持之有故其出之有宜往往以卒然之應而關天下之安危以偶然之感而定終身之優劣是故天下之事有所迫焉而易憚而氣不為之撓有所交焉而易惑而目不為之眩有所發焉而易擾而志不為之亂有所拂焉而易怨而色不為之忤有所觸焉而易驚而神不為之動此所謂識與

量也而明問所指者卽其人矣可得而揚摧之乎夫桓
溫操問鼎之謀而陳兵新亭之下廷臣皆俎上肉耳然
而謝安從容就坐談笑自如辭未及畢而壁後之甲解
矣是大傳以一笑之驩而存晉之宗祊也回紇以傾國
之師侵至涇陽兩京如累卵耳然子儀單騎出見使之
下馬羅拜交臂求和日陰未移而勝負之機決矣是令
公以一騎之任而安唐之社稷也此非當人之所易悞
而不撓者乎以丞相而失印人之所徬徨而急索者而
裴度不問也左右復白果於故處得之此何以故當吏
人之竊急而隘之則其情易敗而匿益堅緩而開之則

策衡六卷

論衡

三十五

其間可乘而跡易解故以不索索之也方大閱而嵩呼
人之所怖懾而急止者而張詠弗駭也亦下馬東北嵩
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譁又何以故當萬衆譁曉之時以
令禁之或反激而爲亂而置之不問且至難以自明故
以不止止之也此非當人之所易惑而不眩者乎魏兵
西下蜀以一旅當之此何時也費禕乃圍棋對戲終日
無倦而識者知其辦賊契丹入寇車駕親幸澶淵此何
時也寇準方飲博歡呼倦而熟寐而人主恃以無憂又
何以故蓋兩國之壘旣陳士而視吾之舉措爲安危也
而吾以動示之則恇怯而不振敵而視吾之淺深爲進

退也而吾以靜示之則恇疑而不前也此非當人之所
易擾而不亂者乎狄仁傑不知婁師德薦已也而欲出
之于外師德不自明也于是仁傑歎曰婁公盛德我爲
所包容久矣寇準不知王旦之薦已也而數短之于上
旦不爲愠也且對真宗曰準對上無所隱益見其忠直
夫二者非奇節也獨以世之論交者當其聲名相藉之
時則異形爲肝膽而至于權位相軋之日則同心爲胡
越況于施德而不知者乎故二公者可謂當人之所易
怨而不忤矣裴行儉以器識論人者也其平都支出所
獲瑪瑙盤以示蕃酋將士忽爲軍士所跌而色不少吝

策衡六卷

論衡

三十六

韓琦以寬厚稱者也其鎮大名有獻玉杯二隻者一日
出以宴客爲侍吏所碎而神色不變夫二者至瑣事也
然常人之情當其志有所持或可以辭千乘而至于情
無所攝不能不失聲于破釜況千金之璧乎故二公者
可謂當人之所易驚而不動矣夫使天下之事皆可以
持筴預計而運之掌握有知者盡能索耳惟其出於卒
然之應而有所不及圖故機之敏鈍懸而識之高下列
矣天下之事皆可以迫性閉欲以號招名聲有足者能
企及也惟其出於偶然之感而有所不能強故體之靜
躁異而量之深淺形矣之數子者有應天下之識有勝

天下之量者也識足以應天下故能當機立斷如迅雷之機敵不及距而又損之以量量足以勝天下故能從容制動如萬仞之壁物不能搖而又濟之以識豪傑之士所以名成而不墮功立而不驕垂鴻光於圖史流景耀于春秋也而孔子之所謂大受者歟嗟夫士何其難論也材有短長器有大小小者不可使大而大亦不可以爲小短者不可使長而長亦不可以爲短是故夏后氏之鼎鑄以九牧之金度之廟堂爲國傳器然以之烹鷄則不能爲金鸞之用吳鉤湛盧陸截犀兕水斷鳬鷖萬戶之都不易而以之宜履則無以效刀錐之能何者

策衛六卷

三十七

大小異分而長短殊宜也故曰有大畧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今夫機智才辯之士下者因時浮沉與波上下參偶比周以準主意見便而捷知難而避不爲禍始不爲禍先其趨會投機非不工也左圖中規右方協矩循令而行按法而治小文細謹白黑不渝其奉官貞度非不當也或好謀喜功見奇賈慧釋結應劇欬如轉圜若如導窳燒其精營以馳騫于世其樹聲進趣非不利也談者察于一辭審于一枝華言煥說縱橫四出辨解連環捷過炙較其晰微研理非不與也然而明於切切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蘆於間間

之智而不知大數之所紀誠使豪傑之士與之絮長於尺寸較量於銖兩則有所不及矣要以定難持傾應卒制決于咄嗟轉瞬之間而樹蓋世絕倫之績則其相懸也豈不甚哉何也大受之才與小節異百司羣吏以用爲才者也故其才在技數將相大臣以不用爲才者也故其才在識量劉邵曰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則明於大小之分而通于長短之宜者矣雖然識有所蔽量有所塞今夫離朱之目天下之至晰也一塵昧之則不見丘山外有所蔽也魏王之瓠可實五石喁然大也堅而無竅則不能受卮水中有所塞

策衛六卷

三十八

也利蔽之外則識易昏私塞之中則量易隘而全才不幾於世矣故程子又謂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則學不可已也而學之要在思誠誠則明明則不可蔽而量益宏誠則虛虛則不可塞而識益遠故能適變無方利用不匱定乎內外之分而辨乎榮辱之境也夫伯昏瞀人之射臨百仞之淵足外垂而神不慄當此之時禍福利害猶浮芥也疴僂丈人之承蜩累丸二而不墜身如槩殊杓當此之時得失憂喜猶飛塵也誠之至也士而論功名于當世若伯昏瞀人之射與丈人之承蜩也則卓矣

文章

萬曆己卯江西

問八音與政相通文章與時高下其說尚矣五帝三
王之文又載在六籍中國之人世守之亦可以高
論不也自春秋秦漢以迄于今其文章具在操觚
之士日刻心焉即其才人人殊而一代之機杼較
若畫一其故何也論者以為三代之文至戰國而
病漢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與復起又
有謂韓文不如漢漢文不如先秦戰國者其遠相
沿以降乎其代有盛衰焉轉移變化之迹其端安
在可得詳究之歟古之論文者其書至不可紀有
為典論者有為文賦者又有文章流別論與文心
雕龍二書其詳可得聞歟我國家以文文化致理
往學士家論者故已富于前代邇年以來作者愈
工大抵馳駕于先秦西京以為復古而日靡于綺
麗雕華則可謂甚盛矣然識者顧以文巧太過為
世道之憂其亦有見否歟彼將以文體之變不可
不亟反耶抑亦有出于文之外者歟夫貴辭觀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封得之喟然而歎聖人固
無樂乎文盛也誠欲返之其道奚由諸士必有心
笑術六卷 文章一 三十九

知其意者尚究言之毋以文應

嘗謂天下之事有可言而不可知者有可知而不可言
者氣之有淳澆也而文因以高下此講藝之士所詳也
然而轉移變化之迹若有朕焉而不得其故此可言而
不可知者也文之有盛衰也而治因以隆汙此識微之
士所憂也然直析而縷陳之則見以為汗漫而無當于
實此可知而不可言者也執事有槩于中而以文策士
令楊權古今文章之變誠意不為文也愚生烏足以知
之然嘗讀易之渙矣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天下之至
文夫風與水相遭而天地之文以著人與世相閱而古

今之變以成故風不能不以地推移而文不能不與時
高下彼風之行于濫觴之淵也泓渟決瀆有龍鱗而霧
殺者焉風之行也及其行于盤渦大峽而湍悍蕩颺起
濤飛沫電激輪轉者亦風之文也及其行於洞庭彭蠡
之澤而汪洋浩渺浮天無岸連山歟雪不可嚮邇者亦
風之文也文之與時高下亦若是而已矣是故五帝之
事若有若無三王之事若存若亡論者猶謂黃唐淳
虞夏質而變商周麗而雅又或稱虞夏之書渾渾商書
灝灝周書噩噩蓋取諸六籍而萬世文藝之淵源肇焉
春秋戰國之文繼六籍而作而其理不及也然而攻奇
笑術六卷 文章二 四

飾說本原百物極窮究閱肆之談使後世工文者雖出
入萬變而本可得易斯已奇矣兩漢之文竊春秋戰國
之意用之而又不不及也然而推雕為朴反華為質善叙
事理能得人情言之精者可以不朽斯已偉矣晉宋六
朝竊漢之詞用之而又不不及也然而善鎔鑄古人之言以
耀光燭采霞駭雲謫如登赤城之嶠炫目動心麗而不
淫者矣唐人竊六朝之體用之而又不不及也然而沈浸
醲郁貫穿百家其詞平易爾雅不為綺辨雖風骨靡而
不振其韞富矣自韓愈氏至于宋變唐人之體而去其
辭而又不不及也然而探頤鉤深咀齟戴道要刊落華藻而

歸之本於雖時有無陋然其淵源正矣劉禹錫曰三代
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
興復起如是則盛衰有時勢極必返矣孰振之哉而朱
子謂韓文不如漢漢文不如先秦戰國則直以古今風
氣日趨于澆薄已耳孰靡之哉此可言而不可知者也
意者文之有高下以氣之淳澆耶氣之淳澆以運之升
降耶合之則古今之升降爲一代而分之則一代之升
降爲古今故觀之風與水之推移而二子之說可互見
也雖然渙之文至矣然而聖人曰渙者離也物不可以
終離故受之以節又何以說也 國家文化宣明與帝

策術六卷

文庫三

四十一

典王風比隆較烈自弘正以來鴻裁哲匠標軼登壇脩
詞之子景合雲起靡然向風家握隨侯人懷和氏口不
掛江左之籍目不涉唐宋之簡直欲極騁逸軌于先秦
兩漢之間而上與六籍按跡豈不其瓌壯哉執事乃憂
其太過有意還淳反朴一與之更始非諸生之所及也
竊嘗頹仰古今而求文之所以高下以爲其相胥而不
察者其過有六而詞不與焉其相推而不可已者其敝
有四而文亦不與焉六過者繳繳然在文之中而四敝
者墨墨然出乎文之外所謂可知而不可言者也嘗言
其似夫文者器也器各有體體方圓也彼莊生論議之

文也故雖微之以寓言而不可謂之史馬遷敘事之史
也故雖濟之以談說而不可謂之文今不思遷之爲史
也而槩模之以爲文是猶慕璧之圓而規璣之卽也失
其裁矣是何也不辨體之過也大塊噫而萬竅皆號比
竹者一一而吹之以裊于天籟則遠矣春氣生而百昌
皆遂雕玉者葉葉而鐫之以稱于天巧則迂矣文而肖
此至陋也是何也不練氣之過也夫握徑寸之珠而衣
褐入市不以爲寒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而過者無不笑
也君子誠有高世之識則辭之所運縱橫曲直無所不
可若必求工于偏辭矜激乎一致而以片語單辭仰模

策術六卷

文庫四

四十二

作者雖精不逮矣是何也不廣識之過也梓慶之爲鐻
也十年而不敢懷非譽巧拙果林父之承蜩不以天地
萬物易蜩之翼彼篤于物者猶若是若乃夫績文之士
逐時以爲工偶世以爲好失已者也是何也不定志之
過也夫五味調鼎而和羹之啜不辨酸鹹五音成文而
咸池之奏如出一管是故古之爲文者沉湎百氏醞釀
千古汙乎泱泱而不知其門若夫學一先生之言讀之
而可辨也則下矣是何也不儲學之過也夫文者以神
會者也得其似而未真是胡寬之營新豐也得其真而
未化是優孟之學叔敖也古有以舞劍而悟書者入神

矣若乃不求其所以言而丹青藻綠惟其色之是肖不亦遠哉是何也不神會之過也是故文有六過而辭之工拙不與焉此世之所習而不察也雖然未足憂也世之所憂者在于類波橫流不知紀極視之若甚緩而其關於世道之升降不啻影響故不可弗之思矣請畢其說夫古之人非不能艷采辨說窮極瑰麗以駭里耳也以爲文而至于夸則太慢而無統元氣漓矣故弗爲也又非不能哀歌愴慨眦裂髮指若彈鋏擊筑之流也以爲文而至于悲非治世之音太和散矣故弗爲也又非不能離析堅白連類要眇若畫工之圖鬼魅也以爲文

黃術六卷

卷五

四十三

而至于怪是陋者之所託雅道流矣故弗爲也又非不能雕鏤刻畫棘喉滯吻以呈其工也以爲文而至巧於言華道隱太朴鑿矣故弗爲也此四者古人之所謂敝也乃今講藝之士盛稱引以爲高舉天下而羣赴之若鵠不知其比于夸與悲而以爲壯麗也不知其近于巧與怪而以爲環奇也得非有所推而不已者乎夫六者之過也過于文之中憂在文而不在世四者之敝也敝于文之外憂在世而不在文此遠識之士所爲察機于微耿而口不得言者也乃執事又舉古著書論文者數家以資諸生射覆此非所以索于文之外矣夫魏文之爲

典論直品第建安名家而陸機文賦備述九變盡其曲折劉勰文心雕龍十卷其詞辨博不可殫述而摯虞爲文章流別論摭撫上下亦無餘蘊然皆藝苑之指南而非世教之砥柱可畧而無談矣愚獨以爲聖明在上誠欲還淳返朴以成一代文明之治則莫若使人務學務學者何以博文強識爲能而不以虛辭籍也又莫若正體正體者何以六經孔孟爲宗而不以百家之說間也又莫若尚實尚實者何以好脩篤行爲賢而不以浮華取也如是則靡巧之敝革淳朴之原啓而治道之隆見矣此易之所謂節也

黃術六卷

卷六

四十四

樂律

萬曆己卯山泉

同大樂以聲詩為主而樂詩有義非苟作者秦漢而下議禮家無慮數十何樂官獨缺而聲詩衰矣或並章部夏漢樂之祖也聲詩往矣其義可得謂漢儒但能以義論詩而不識聲然則聲詩與義果二道抑大衆不在聲詩而在義理則別有指歸三百篇詩之祖也皆得詩而得聲者也再傳至晉魏而詩存者四又傳至太和而詩存者一豈詩在而聲或亡抑聲詩俱在而莫之習歟詩亡而樂府作矣昔人以此上之回諸篇分繫風雅頌果聲詩俱協否歟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卽與陶凱諸臣親製九奏樂歌詩章準之古雅聲調易諸胡靡蓋洋洋盛矣然累黍未明七始未備奉常講禮不第樂博士習詩不習聲論者猶然少之乃今德積踰二百年會我皇上雍和御寓稽古禮文之事意且遂遂衡之適命言官疏下之祠曹頌行學官選置舞生習大成雅樂而海內暗解神解之士卒未有以應諸士齊魯產也夫正樂在魯問

策衡六卷

四五

韶在齊豈無玩遺響而有得者其尚願言之以裨聖天子建中和之功

樂可易言乎明之而疏天地幽之而速鬼神與之而與性靈廣之而作動植自非聖哲孰能窺測何其洪鉅也樂終難言乎節以三調合以七始本乎造化順乎自然妙悟獨得存之一心何其易簡也其理洪鉅故必通天通地通人斯可以談律旨其道簡明故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皆足以成節奏而要之聲詩其本乎仲尼聞韶聞此者也季札觀樂觀此者也舍是而草葭之輕重緹慢之疎密徑圍之廣狹雌雄之應違皆主梗焉耳矣嘗攷之古之達樂有三曰風曰雅曰頌而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皆主此以成樂均者也信乎樂非有外於聲詩也虞

帝命夔典樂敎冑不過曰汝聞音律出納五言而周官大司樂所掌歌奏徵諸虞謨商頌較若畫一然則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自古迄今其義未有改矣義軒以降世代縣邈聲詩不存其義可攷而知也黃帝何以爲咸咸之言皆也謂德皆漸被也韻頌何以爲蕤蕤之言根也謂澤及根芽也堯何以爲章章之言明也謂帝德顯暴也舜何以爲韶韶之言紹也謂繼紹唐堯也禹何以爲夏夏之言大也謂能光大姚姁也湯何以爲濩濩之言救也謂除邪去虐能護民也知六代立樂之義則

策衡六卷

樂律二

四六

雖神農五奏爲天八閔此其推已而曰聲與詩不可緣義以起乎周武作大武公旦作大勺而和之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樂云備矣大司徒以樂防民注大司馬以樂舞敎國子大司樂掌宿縣小胥正樂縣之位春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地官舞師掌敎兵舞旌人掌四夷樂無一人而不知樂無一樂而不設官官云備矣官備而樂益備此後之誦聲詩者必以六典爲宗也周衰雅微溺音騰沸師督工歌奔散四方樂官之缺從此始矣孔子憫而正之列十五國風以辨風土之音分大小二雅以辨朝廷之音陳周魯商三頌以辨僭祭

之音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以辨協歌
之音得詩而得聲者則序之三百篇是也得詩而不得
聲者則置之河水所招之類是也四始既別倡歎有譜
風泚洋洋六代其幾乎秦燔樂經漢襲秦陋詩官不采
言樂官不被律而聲詩之學稱賤業焉故杜氏有曰漢
制氏世業大樂但能紀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言知
聲詩而不知義也齊魯毛韓諸家以序說相雄長以義
理相授受而經生學者始不識詩言知義而不知聲詩
也夫詩爲樂心聲爲樂體義爲樂精得詩則聲有所依
得聲則詩有所被知聲詩而不知義尚可備登歌克庭

策衡六卷

樂律三

四二

萬彼知義而不知聲詩者窮極物情工則工矣而絲黃
弗協將焉用之甚哉聲詩不可不講也曹孟德平劉表
得雅樂郎杜夔問其所業三百篇惟知鹿鳴騶虞伐檀
文王四什而餘皆不傳非無傳也當是時延年以曼聲
協律朱馬以騷體作歌桂華麗而不經赤鴈靡而非典
聲詩俱鄭俗聽飛馳正樂之湮此寔階之矣迨太和末
而左延年所得者惟鹿鳴一篇浸淫至魏晉而鹿鳴亦
復絕唱中和之韻闐焉不還蓋鹿鳴亡而詩亡矣非詩
之亡也詩在而聲譜散逸詩猶亡也所以繼鹿鳴之響
者不在樂府乎樂府之體有行有曲有引有操有吟有

弄而皆可列之樂部然而去三百篇風旨則遠矣述邇
志者病其風頌不分二雅淆雜乃取而彙之君子之作
如上之回聖人出者歸乎雅野人之作如艾如張雉子
班者歸乎風音本幽薊如燕歌行者爲列國之風音本
中華如煌煌京洛行者爲都人之雅品藻良亦當矣然
上之回聖人出詞多取于誇耀燕歌行京洛行名惟泥
於國都大聖刪詩豈若是乎要之曰行曰曲主乎人聲
引操吟弄主乎絲竹主乎人者有辭而必有聲主絲竹
者有聲不必有辭則亦聲詩皆協而足備燕享之樂素
者也我太祖高皇帝應圖受命配天光宅歲在玄

策衡六卷

樂律四

四八

枵之次系承顓頊之後此黃鍾大呂之合而更始之會
也時命陶凱諸臣訂定九奏樂歌自本大初以至品
物亨詩詞準諸雅頌音奏易乎胡元靡靡之曲北鄙之
聲一掃而盡易之固已上躋六代而下卑樂府矣列
聖相承重輝累耀刊訛鋪缺崇古黜今樂典稱大備焉
然鍾律未盡攷正矩黍未盡適合司太常者議禮時如
聚訟而問樂則樂業博士者窮經迫乎白首而審聲則
贖不有以來師涓之歎而興季札之嗟耶我皇上承
太平之緒續無爲之運四夷寧謐百順效靈協氣嘉生
泰和盈盛六代成周在宇宙間矣夫禮樂積德百年而

後興而 皇朝熙洽之積計年且倍則夫延伶倫之侶
取嶠谷之材候中氣之應定黃鍾之均非千載一時乎
頃 俞言官議令禮部劄論天下學官簡置樂舞生習
大成雅樂推 皇上乘時復古之意直欲振興節韶以
仰符 列祖愚將何所獻以少裨 中和之建夫文廟
之樂當正也而舉崇望饗 祖妣悅戎夷奏 臨軒寧
無以鄭衛參之者乎郡國之舞當習也而奉常所統祠
部所掌成均所教博士所肄果皆以詩聲課之者乎蔡
氏新書固樂本也若近代知音如李壁之燕饗樂譜
允薦之大成樂舞圖呂柟之詩圖黃 之樂典不可取

策衡六卷

樂律五

四十九

以互證乎陳王政驗國俗則民庶詭譎不可遺也而走
行人振木鐸采之間巷獻之太師不可舉而復乎象武
功昭文德則當世辭章不可廢也若舞六代以儷神人
設棘任以示賓服如成周故典又不可倣而行乎協律
有郎樂舞有生官亦備矣然古之舞者周用胄子隋用
品子容止端嚴聲歌曉暢而今則類以屠沽寒人克斯
實近世之誤不可變而通乎風律之旋係乎四韻知者
鮮矣若龜茲之七聲胡僧之翻切流入中國大應五均
不可邇而求乎凡此皆求之聲容度數之間而非其本
也凡物皆氣也凡氣皆聲也是聲皆心也心和則聲和

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萬物之美應而樂本立矣故
虞廷元首明股肱良上下咸和而九韶作後世歌于燕
會則失序發于思欲則蕩情乖氣感而淫樂興此太史
公序樂書所爲首致美于有虞而流涕于季代也然則
立樂本以正樂均正樂均以弘樂教不在 明天子乎
禮以節此心樂以養此心省淫哇以開此心明雅頌以
開此心百辟卿士目聳蹈德之容萬方君長耳歆發德
之歌則物情民俗應化而康懼陰呂陽律應時而舒布
天地自然之音應口而成歌天地自然之節應動而成
舞操牛聽鳥駕辨扶犁之樂且從此出而暗解神解之
士有不應運駢集以助成 中和之雅者愚未之聞也

王會

萬曆己卯山東

問蠻夷向化率服以時朝貢惟古聖明主乃能得之顧其所以致此果何道與太古無論已湯命伊尹定朝獻之令今于四方名曰獻令可得聞與帝將四方君長凡幾百部聽其意所欲為可矣乃定著為令萬一令之而不從湯雖聖君亦難臣母窮耶意者固有道以感乎之令非所先與至于周皇風大暢遐邇咸賓周人于是作王會解萬世之下後為美談今其解具在諸士子習古有年可得而悉數之與漢以下逆順不恒然何帝時最為恭順至唐中威遠關地隔廣侈然盛矣其臣遂作王會篇與職貢圖豈固所謂令與解者而模肖之初可與古帝王相媲美與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南驅北逐肅清華夏成祖文皇帝帝犁庭掃穴威震殊俗然二百年間猶尚時時為梗逮我皇上恭和踐祚行方外于是北虜酋答義明關索藩納叛乃諸夷亦疊疊效順真希觀茲茲欲倣古獻令諸書首自鞋靴以及諸夷殊形詭狀封拜寶珠莫不具載勒成一代之典昭示無窮宜亦

策衡六卷

五十二

無弗可與夫戒方盛睹未然嚴衣初謹備戶必于是圖焉取之諸士子將何以領而并著其善後之籌焉

帝王之馭四夷也有威以惕之有惠以懷之何也惠出於威則惠不狎而降心者固威行於惠則威不測而雄心者懾古先聖王所為控制羣醜令其懷我畏我類伏臣妾而長保塞上之安用此道也以觀 今日則豈不稱郅隆矣哉蓋我國家之威四夷也大矣而惟北虜為甚太祖高皇帝責日本討西番殲諸蠻靖五溪而蕩平胡孽凡十有一舉成祖文皇帝詰朝鮮平安南俘錫蘭王而遂親犁北庭凡三大舉虜遂遠遁僅存

餘息三代以來威靈震疊孰是過乎我國家之恩

四夷也厚矣而亦惟北虜為甚太祖高皇帝賜高麗經書免占城權稅定烏思藏爵拜而謚元主封元後比于周之胡滿箕微重書溫慰無慮數十成祖文皇帝復朝鮮印紐陸琉球國相歸暹羅漂船而諭鬼力赤者三諭本雅失里者再貢使縣次登亭無算剽掠細過釋置不問三代以來由弘禔祐孰是過乎夫威則知懼懼則攸心自息恩則知感感則悔心自萌固宜其不旋踵而回心向化也迺必逮我皇上然後得其柔服款塞歸命數百年所未有之事一旦坐而致之

策衡六卷

五十二

夫明王慎德四夷來賓古訓昭然萬世不易也祖宗脩德踰二百年虜人效順已為厚矣今日所親詎非至盛極隆匹敵古先聖王無有二哉乃執事思揚國家之美盛欲倣古所謂王會圖者寄之相設具諸所陳方物比于獻令以垂示世世萬子孫無極甚盛心也夫獻令者湯命伊尹所定以諭四方來貢毋違越也正東將婁等部九夷十蠻則以魚鯉鮫鼈諸物獻正南阮鄒等五部則以菌鶴短狗諸物獻正西昆侖等九域國則以紕屨江歷諸物獻正北戎翟十二則以橐駝駒騊駼與諸物獻令既具四海莫敢不從成湯非以令驅之

也有先之者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蓋頌獻令也迨于成周皇宇又謚八表會同各以其職來貢而王會解作焉當是時天子南面而立唐叔荀叔周公旁天子而立堂上左太公望旁天子而立堂上右唐公虞公殷公夏公則各以次列堂下焉祝史列于阼階之南郭叔掌幣于堂下之東應侯曹叔諸舅伯父以次列于中臺之東西而陳天子之寶幣于外臺于是乎數西向之貢焉自稷慎大塵以下名物蓋十有八焉于是乎數東向之貢焉自義渠茲白以下名物蓋二十焉正東自高夷陳羊以下名物蓋有七焉西自般吾

策衡六卷

五十三

五十三

白虎以下名物蓋十有一焉又西自魚復鼓鍾以下名物蓋有三焉烜乎燿哉五帝之所未聞三王之所未備也周人豈以張皇一時侈示後裔哉無忘無荒四夷來王祖宗致此良不易得安可不一紀也漢以來未暇悉數大抵西漢時莫盛于甘露黃龍間單于及蠻夷君長來朝者萬人東漢時莫盛于建武間封烏桓渠率八十人西域附者五十國特未有圖其事者至唐貞觀間突厥契丹鐵勒及遠夷重譯而至凡置驛六十六所中書侍郎顏師古請集其事爲王會篇闕立本請繪其象爲職貢圖非不侈然大也然太宗賞臣突厥謂爲說

臣之然固臣之也臣之不足而又借香火以要之其後僅而得之也勢焉耳矣非所以論于勢之外也是故前不得與古帝王比隆而後不得與我國家爭烈也我國家威惠乎洽極天所獲悉主悉臣不遠數萬里以時入貢匍匐闕廷東南際海若朝鮮暹羅瓜哇凡十有七國西南夷若婆羅滿刺加凡二十九國其由天方通者又十有六國西域則泥刺朵甘凡七國其由哈密通者又三十八國它如以蜀屬者若烏蒙諸所以粵屬者若龍英諸所以滇屬者若平緬諸所以楚屬者若永順保靖諸所以川陝屬者若番僧番族又百餘計而

策衡六卷

五十四

五十四

迤北三王及朵顏三衛海西女直赤斤蒙古紛不可枚數也暨今俺答把罕台吉祖孫一誠投身款塞奉我明約歸我叛人大漠以北盡奔走之矣是以火珠玉璞車渠鎧甲利劍山海巨麗之珍畢充諸藏麒麟獅象虎豹駝馬火雞白鹿紅猴殊童異質之品畢充諸園絨罽奇錦必布鎖襖堯羅紛綸精鑿之技畢充諸庫不惟遣使臣又親舉踵而朝之又率妻孥而朝之貴之貢人怪之貢佛與舍利子方賄多者至六十種嗚呼何其盛也蓋我祖宗撫運于前稱聖作焉我皇上續緒于今稱明述焉由此循獻令之規脩王繪之典首

自韃靼以及諸夷殊形詭狀并其封拜琛贄莫不具陳則伊尹周公之制作皆國家不刊之鴻表也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爲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覽觀斯圖考鏡前烈豈非我明極盛事哉通思更有陳焉恭之九三其方恭乎而聖人曰陂而復以保泰也既濟之初九其方濟乎而聖人曰曳而濡以弘濟也衣袂之戒戶牖之虞今日不可以無講者夫海氛息矣而倭奴伺隙垂涎浙直則沿海兵防不可弛也南荒靖矣而山魃峽魅出沒不常則百粵撫綏不可忽

策衛六卷

王命五

五十五

也西陲戢矣而哈密棄置無益中土則恢復之圖宜少須也遼陽捷矣而三岔河故地東西防守係焉則截擊之計宜有待也三衛屬矣而交婚北虜陰爲嚮道則戍之變弗可忘也迤邐北來矣而外示惻誠內懷狡結則羈靡之策弗可長也要之諸夷不足虞也今日所當亟爲之慮者宜莫如北虜何也以今日大勢言之冠履首足之分萬不失一而往來報施之間稍或徇假則媒孽召侮或自此始是故體統所當念也漢賜匈奴錦綺至八千絮至三萬此衰世侈汰事無足法也祖宗朝虜賁至三千人則三千賁也猶與貢獻相當也納款以來

其人益不止此則益費厚之則竭我帑藏薄之則已之執詞可監也是故犒賚所當念也虜之陳丐也或邊臣不敢寢而爲之達也却之則拂然怒而得之弗思也犬羊性也然有關於戎機而不可聽有關於國體而不可聽有難繼而不可聽婉意開之彼將自止是故請乞所當念也朝而市暮而竊狼鼠態也甚且毀某墻矣摧某堡矣必申明禁令令其各相鈐轄犯者執送天朝誅勿匿我各邊亦謹備之是故防禦所當念也夫隨宜指畫事緒萬端大約不出此四者四者得則恩加于威之後而貢市久威寓于恩之中而睥睨絕北虜

策衛六卷

王命六

五十六

與諸夷世沐光澤而中國清寧等之天地矣此王會典之不可無作也獻之明廷而天子覽焉下之史館而宰臣閱焉按覆載包容之廣大則思所以保其大按華夷界限之要害則思所以弭其害障孰堅瑕胡以繕之卒孰脆悍胡以簡之將領能韓白乎不者易置之勿後督撫能叔虎乎不者易置之勿後居安而防危兵戰而時動彼帖服也坐受休養之利彼憑陵也徐圖創艾之舉則無事而萬國來同有事而羣兇泥首四夷之外將更有賜炎山汗熱海浮天漠絕冰漠繩繩而至者焉詎今日爾也噫獻令王會解之作不虛也

漕運

萬曆己卯山東

同先子有言七十九代之君俱王天下必國富而粟多則漕艘非邦之重務哉國家定鼎燕京道並倚辦南庫視前代尤亟在勝國漕河濟海三道並設而今獨會通一綫至可虞已二百年米謀國大臣咸謂海運終當經理宜無見歟頃歲黃流於泛試等海道等復報已宜治漕之策宜致力於河而不必漫及海數方今議漕河者或謂宜開河口以避二洪或謂宜改南流以安茶城然葛城諸嶺勢難開鑿老河湮久力難復則計將安出而後永利歟議海運者謂開膠萊河可避成山險道善矣而衆口誼騰漫無歸要或謂宜鑿黃埠嶺以避古沙或謂宜鑿馬家嶺以脩故業然自元迄今屢海屢止嘉靖以來兩事奮興動用不奏豈此河終莫可通抑商之未竟肯窺歟史稱秦人飛輓起自黃陂而山以東東則爲海西則爲河諸生習聞運務非朝夕矣茲欲安漕流以裕公儲鑿膠河以備緩急終何施而可其借賴爲籌勿以虛舊之譚應焉

策衡六卷

五十七

夫謀國大事豈易哉相地宜稽往策采輿議擇獨算必如是而後績可奏利可永也何也天下事有關於軍國至要者夫人而能言之矣然言已事易言未事難親已成易親未成難建奇功易建永利難故淺識多謀易動尚奇非計也屢勑條更罷民詘力非功也籌之於未就驗之於既往雜之於利害斷之於衷臆而收其成於萬全舉非常可駭之鉅役貽萬世無窮之大計工於謀國者類若此彼慎慮者廢好作者僨昧於成考罔竟忍於民者喜功此雖眇小且莫任也況國家大事乎哉方今聖主南睇而憂元衡握機而慮寒士持

籌而算者非漕務耶則漕務固國家大事而目前所

宜尋究者必西之河東之海也養食者莫足知之第嘗觀之主河運者則紕海道曰風情浪楫漂溺叵測未可也主海運者則紕河道曰黃流爲梗歲費億萬不可也噫此誠虛舊之談乎愚請一切捐棄之直以臆對而執事毋讓焉夫會通既成海運告罷民甚便之利也而洪開停留則苦般運河流衝塞則苦推移會通獨無害乎遮洋初試民甚苦之害也而糧無剝損可省耗石舟無停次可舒輓卒海運獨無利乎彼韓非子曰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

策衡六卷

五十八

則爲之如此則天下皆無難之法皆無害之功世之受策者毋亦較利害計難易孰少多耳按秦攻匈奴饋運繁苛飛芻輓粟起自黃腫黃腫古東萊地則東省爲轉轂者之門戶直自秦始而秦運蓋未廣也漢都長安初不過漕山東粟數十萬石已自足用迨後引渭穿渠又通褒斜道非好勞民勢不得不然也唐亦都長安初不過漕關東粟計萬石亦自足用迨後劉晏漕於汴淮李泌增運百萬非好侈費勢不得不然也宋之漕也東南自汴入陝西自黃河入陳蔡自惠民河入京東自廣濟河入益分爲四路英元之漕也始而河繼而陸已而海

蓋分爲三道矣海漕通而運至三百萬石豈得已哉秦漢以上事寡而備簡秦漢以下官冗兵繁輻輳並進且猶不給勢則然也故管子曰七十二代之君俱王天下必國富而粟多言哉言之矣國都定鼎背控長邊平衡以臨三面經費百出倚辦東南漕輓之道僅僅一綫邇復梗塞歲事講求而甲可乙否邇興條罷卒未有能超然建萬世之長策以紓君相之隱憂者何蓋說有僥利而曠於事者言有牴牾而適於用者見其難而釋其業覩其害而捐其利則四海之無成勞也噫冰者尚有棄髮瘍者且無完膚而況謀及大事乎今之談河運

策衡六卷

清道

三十九

者不曰黃淮失道乎不曰徐邳高涸乎不曰崔鎮諸口未塞高竇諸堰未固乎不曰淤田可疏徐南故道可通乎夫高墉固防塞決補潰淮揚之役不日告成前後大臣經畧無遺筴矣加口若濬可遠河患而崇岡漫泊厥功難施姑勿論也若彭城西境達乎夏邑黃河故趾儼然在焉疏而復之以濟洪流以殺河勢南不妨鳳泗皇陵北不逼兗冀運道此其利害彰彰著也何也徐呂二洪資河之利亦受河之害設如河臣之議脩復故道有三利焉河改而南北流漸細秦溝留城之間可免衝塞利一也南流既下建瓴直達勢無紆折湍悍益甚徐

南壅沙漸漸去利二也四野泛濫舉歸故道蕭碭曹單永有寧居利三也夫沼之而有利三也則雖違衆論斷之可也任心膂之能臣假便宜之重寄俟積貯之少舒舉必成之石畫而漕流安矣乃歐陽氏曰河流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信斯言也則以不易辨之鉅費圖不可必之大功非今日所當緩焉者耶此治漕河之大畧也今日之談海道者不曰閩越長樂港乎不曰秣稜龍江關乎不曰太倉劉家港乎不曰自漣口以入海乎不曰由成山以達直沽乎夫浙直大海橫數千里兵艘駁船晝夜相續朱清張瑄所經畧無遺慮矣驚濤而上遠

策衡六卷

清道

六十

歷成山風濤險惡礁石林立誠可畏也若膠口以北海倉以南元運舊河儼然在焉脩而復之以近易遠以夷易險南北商賈可使旱通東省本色可使復故此其利害亦彰彰著也說者謂分水嶺馬家塚難于開鑿大沽河小沽河易于壅沙復欲自黃埠嶺雲河口諸所剗開一道以接之愚則以爲理舊業有三易焉夫馬家塚兩崖阻石舟不可觸近經削治海舶大行不煩人力一易也二沽衝沙爲害良不能免然河廢越一百年積沙僅以尺計冬春水涸歲加撈刷何能爲患二易也分水嶺地勢誠高然河底泉水可瀦河旁支流可引更爲增置

開闢黃河有備何憂淺閣三易也夫治之而果有三易也則排衆議而舉之可也捐東省數萬之存留募沿河郡縣之丁壯督率則責之二三能吏部置則假之方面重臣而膠河辨矣乃歐陽氏曰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利害之輕重信斯言也則海運之有利於國膠河之尤有利於海運非今日所宜究心者耶此治海運之大畧也大抵今昔異勢新故異備達者不期脩古哲士務於知新夫何故勢易乎時備因乎事也則又當以今日之事勢籌之矣彼元世都燕歲省邊供而今則百萬仰哺矣宋處中土四面八饋而今止東南一隅矣

策衡六卷

海運五

六十一

故脩河宜亟而海運不可忽也海運當圖而沁衛不可忘也何也專主漕河便矣而潢池弄鎗咽喉爲梗能無慮乎專主海運當矣而溟渤揚氛烟波阻絕獨無虞乎漕海並治沁衛兼通無事則循守故轍有警則增置篙夫此阻彼通見趨避貴國賦日贏食貨日充以通四塞之要以助軍國之盛非水利歟抑更有疑焉或謂治漕者當以導泉濬淤治洪建閘爲上而弭河次之治海者當以龍關劉港開洋爲上而淮安次之何說也萬里黃流建瓴直下湍悍則決散緩則淤徙突不常自古爲然既欲資之濟漕而病其妨運誠有神禹不能慮其

後者然禹之九道元之四道流漸雖斷故跡豈盡泯耶設能按圖求索分遣屬邑預爲蓄備稍俟歲豐人和偏加疏濬勿逼而南令其由清入海而別引沁水從魏博折而東之以資漕艘是亦一奇也江南之運幾三百萬瓜儀以北河流如帶萬一有阻京庾何恃誠有如丘文莊所慮者說者欲令浙直之運自太倉發三楚之運自龍江發俱由大洋以入膠河每歲試輸三十萬石俾其習熟海道永備不虞雖有小挫勿遽停止是又一奇也夫謀奇者論於衆而後定事奇者斷於獨而後成何也合已則賞異我則棄人情也共謀則良共功則舉亦人

策衡六卷

海運六

六十二

情也王良造父得爲良御者獨擅轡策之用也使王良操左造父操右則一日不能致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得爲善鼓琴者獨擅音徽之用也使田連鼓上成竅撒下則終日不能成一調共故也往策旣合齊論旣孚利害旣析地宜旣適則厲氣於廟堂之主持斷於密勿之間如是而事蕃集矣要之冗冒不節則東南民力何以紓通負不恤則漕卒耗散何以收濫駕不清則兩河輓役何以蘇黃流不復則帆牆壅滯何以通斯雖老生虛舊之談可盡廢耶至決若何塞淤若何通泉若何導工若何分吏若何置則自有司邦計者度之愚安能知焉

孔子世家

萬曆己卯山東

同聖人應世亦大難言矣說者以為聖人無難事豈不曰其真慮審而後策精乎不知聖人乃大有難事多不酬其平日之所取必者又若往往率已漫焉赴之何也吾嘗以是求諸孔子感焉夫孔子攝相事三月魯大治然未可遽用錫重也乃命子路隨三都卒之圍成不克聖人有不發耳碎之庖丁解牛安有不中理解者乃孔子此舉稍頓矣胡不少須史侯之或者以為非孔子之為之也然則孰為之是時孔子年已五十有四矣曾不察孟孫之強非叔季兩家者比也而嘗試為之又何怪乎蚤也解者曰母為諱之夫父既死而猶不識寔所為諱之及微在一旦遽然而又暴之衛路解者曰其慎也然微夫耶人母之言幾遂不得合寔於防何說也夫適齊而為高昭子家臣以通景公也是孔子之於君苟而干也蒲人要之盟曰必無適衛而遂適衛也是孔子之於難苟而免也吾又不知何說也夫孔子之事左傳家語不及詳則史記信

策衡六卷

六十三

夫史記不足信於是通紀編年圖譜雖然各出而鳴其所謂是正而一斷之於理或不足斷之於歲年歲年不叶付之無可奈何矣爾諸士生於聖人之鄉蚤夜所研共繹思必吾夫子為之鵠也而今其紀傳散駁若此則吾安辨進微焉夫理之所自聖人以範萬世而理之所無聖人或以誣萬世故願以平日所滋惑者與諸士究極之毋諉曰吾師至人玄通耳安問厥跡何如乎遂謾焉復我今世尊信史記若聖圖神錄然莫敢少問者何故哉以為其所財擇從世本左傳家國二語戰國策記注未有浮頗不良於正者雖然乎姑無暇他舉試即孔子世家勘之其行事或非我聖人家法去之至或萬里而可馬遷不能裁也蓋嘗辨之其可疑蓋有十焉而其大者則圍城不克也父已葬而疑其墓處也母歿而殯之衢

也為高昭子家臣以通景公也要盟無適衛而遂適衛

也是皆使後世疑於吾夫子者而執事獨以圍成不克

尤疑於夫子夫圍成非夫子事也蓋定公為之也左傳

定公十二年魯墮郈墮費而史記以為十三年是史記

誤也史記年表書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不書月孔子

世家又以為定公十四年去魯是又自為矛盾矣借曰

非史記誤也則定公十三年衛靈公之三十八年也衛

世家書孔子來祿之如魯安得謂十四年孔子始去魯

也孔子之去殆圍成之前也何者定公十二年孔子由

大司寇攝相事於是仲孫何忌協謀墮郈與費三月政

策衡六卷

孔子世家

六十四

行齊人懼遺女樂阻之孔子有去志適值十月上辛魯郊又不致膳俎孔子遂行迨十二月而後有圍成之舉則孔子既去魯矣世家曰十二月公圍成不克獨言公此一左驗也夫郈費之墮必何忌與偕是聖人之微也所以無失舉也然猶命申勿須樂頌伐之而後公山不狃叔孫輒奔也成非郈費比也孟子非叔季兩家比也即子路號為勇定公何君孟大夫何臣而能得之是舉也魯君臣以輕博之叔季兩家以私叶之其不克也何疑乎若夫聖人有弗靜靜即九地矣有弗動動即九天矣其不遽墮成是聖人之需也而惜乎定公智不足以

及此也吾故以爲遷之不覈一矣叔梁紇歿而迷其墓所云母爲諱之則母奚爲而諱也然猶可諉曰童也微在歿而暴之五父之衢是時孔子年十六或曰二十有四矣猶俟夫耶曼父之母之告之而後得合窆也解者曰蓋其慎也則胡不先微在之未歿而謀之也故微在存而孔子不以問孔子長矣而微在不以囑皆其理之不可解者也乃小司馬氏復曲而傳其說曰微在嫌於少寡紇之葬微在不知也吁何誕也彼其殯而暴之衢也幸或告之耳設無復知而告也則客喪之辱安歸哉而耶人之母之說又惡以必其確然而無疑也故不謀

策衡六卷

孔子世家三

六十五

之母未歿之先而問諸衢而取徵於一耶母之口也則吾以爲聖人不若是之疎也此一事耳遷能削何晏王肅夏侯玄之所疑而其餘不爲削之故遷之不覈一事而四矣夫冬日必行陰夏日必行陽是拘攣等耳聖人不爲也有徑輒以徑有實輒以實是脂韋等耳聖人不爲也是故適齊而臣高昭子以通景公也不亦苟干乎何異日者折王孫賈而卻彌子瑕也釋蒲而許之盟而又倍之盟也不亦苟免乎何異日者責微生高而誅蕢武仲也且無論理爲已姑卽其事攷之魯昭之二十年齊景公晏嬰不嘗問禮夫子乎則公乃大說而嬰與夫

子深結矣夫子誠去魯適齊彼其君臣固日望焉而得夫子猶晚者也胡區區乎臣高昭子爲也衛靈公而昏母足與計不待夫子辨之也適之奚爲哉及夫子厄於蒲而弟子公良孺者勇而疾鬪蒲人懼矣卽無盟可脫身行耳故蒲可無盟也衛可無適也而必且背盟以適之則吾以爲非孔子猶不可者何也孔子作春秋而魯叛盟則書鄭逃盟則書聖人之惡負盟也若此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吾道固多闕槩矣故廣而不爲畔者是聖人之弘也吾道固多纖檢矣故矜而不爲罅者是聖人之嚴也是故此兩者皆不覈也大抵不覈之

策衡六卷

孔子世家四

六十六

例二有不覈年有不覈理夫年者非直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二年或二十一年十一月或十月蓋公羊穀梁賈逵服虔杜預司馬貞所互執者也於時適周問禮南宮适年才十歲安能與偕也於時畏匡寧武子老且卒矣安得藉之以脫此圍也不試故藝蓋精乎技矣乃年六十而後學琴師襄也此何以云也攷之家語則徵在之魯於紇父所命也而野合之說又何不經也所不覈于矣夫年胡可不覈也不然者孔子贊臧紇似鼠之對才二歲耳贊子產侵小之對才三歲耳贊邱成子反璧孫林父擊鍾樂喜哀介夫與夫南牆西潦諸事皆不滿十

歲耳可遂據以為當日事邪乃執事之所辯難獨謂夫不敷理耳蓋遷之不敷年者五不敷理者六不敷年不過世次近遠月日前後古有傳疑今有闕殆庸何傷不敷理則將有拂經叛命潰防決律托聖人之身親借大盜以口實此益堅所以有是非頗謬之議也夫亦載籍繁則跡駁途眾年代逸則牴牾過多遷之失蓋坐是乎抑愚又且悉之年固不能盡數也顏子不生於魯昭公之二十一年蓋二十九年也如二十一年其筭當不如斯之促也此一疑也子思年六十二而前及與孔子相問答後及為魯繆公師是壽蓋九十餘也此亦一疑也

策衡六卷

六十二

孟子年八十四然譜謂終於赧王二十六年逆推之至安王十七年又九十七歲也此一疑也夫生於數千載之後而欲追證於數千載之前祇名愚耳故春秋左傳可憑者什之九家語什之五其他若荀况孔叢子猥濫多後儒借之以自便其私者此潘氏通紀季本氏圖譜及編年所以交互考訂以補前人之紕謬者無憚兀兀也嗟夫執事者固敷理耳生也輒亦知有理耳子長固千古良史何煩竟日苛責也

士習

萬曆己卯山西

周教化國家之先務廉耻士人之美節昔譚尚之矣在昔成周盛時學校有教選舉有制考課有章所為陶淑士類共裨行誼老法纂備矣厥科條成矣具在方策可得而指言與抑有不盡於法者與秦漢而降教化寢微廉耻道喪即有稱傑才者憑技用力亦能策勳燦譽補人耳目然考覈度中其節果足稱與明興法周為治首崇教化凡所為廣厲學官計備有司與夫三年大察之典品式周備幸有原本以故士人薰濡其間者爭淬厲濯磨以當上意迹其所樹茂德芳猷彪炳後先者曾不異錙京祥輝之盛若錄在理學名臣者可考而知也爰及今日士學之本原文止藻績言務於訓行關真實甚則陽章徒而陰駁會從經生之名而躬穿窬之行方且目廉耻為曲謹焉茲果教化之不足恃與抑或文具實微不足以風士與夫挽風會之流以追躡古昔當事責也不涸於俗囿然物表者士人責也諸生夙負豪傑說有樂於中矣試言之以下出處事業

策衡六卷

士習一

六十八

夫士之成習繇上勸也而譚者每咎夫士乃士罔應抑或飾其科條明其賞罰峻其防範揅其頹靡謂士當束於功令振於督責幡然改轍惟上所使也而士又罔應此何以故哉蓋教化風俗兩者相待上以名繩下而惡去之嗇於實上以末驅下而惡士之聞於本此源未澄而求其流之潔也無是理已易名以實揅末以本使天下日薰濡其內淬勵濯磨以應乎上而莫知其所自起則惇本尚實之徵也故曰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持此以揆可以端士習矣愚請探古昔之所以盛察近代之所以靡而後陳變易

士習之畧以俟夫執事之裁擇焉蓋語士風之盛者莫如成周當其時免詛干城而棧模歌鼙士豈不謂耶盛哉至其所繇致是者則家塾黨庠序國學章其教也族黨升州鄉司徒升司馬重其選也六計弊羣吏八柄馭羣臣嚴考課也而又闢雕麟趾以式化之鳬鷖既醉以漸涵之士之長本實而薄聲利有以也至秦以坑焚銷士氣而刑餘法律之徒兢矣漢以罵溺折士鋒而販繒屠狗之輩顯矣唐宋以還古道愈邈或致用而非儒或真儒而莫用則當時策勳燦譽之士固亦憑枝用力自效一時而考衷度中終乏完節教化之隆替其關於士習之美惡固若此哉 明興法周爲治首重作人如陳常敷教廣厲學官明經計偕續食勸駕考功課最三年大察品式備矣且永宣成弘之閒理道淳龐太朴未散朝有蹇諤之臣鄉有不貳之老原本端矣當其時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有德者顯榮無德者終身沉滯而毫無覬覦至其慕義好脩之夫特立獨行之士崛起中夏交映後先如河東薛瑄不憚權貴士類襟裾餘于胡居仁雅意靜恬正學矩矱陳獻章抗志於江門羅倫挺節於軒冕莊昶蔡清勢利若遺陳真晟鄒智冲流白適其清風可以激頽俗其大節可以維世教顧不傳

與夫何邇年以來士習漸漓屢屢 皇上 德意嘉納輔臣議者爲 令甲布諸學宮至備也 明詔天下士釐正文體非明 先聖之經習 當世之法者弗錄至切也三年大察簡求卓異之臣 褒美風厲有蕩於桀束者如法至著也士人邁 維新之化動丕變之思卓然樹立用期無負者亦既蒸蒸矣而亦有不盡然者非不崇學術也畔六藝之教而游神老莊舍易簡之理而馳心縱橫則學無統矣非不能文章也締章繪句祇酬道真古字奇篇罔裨實用則文空飾矣述道必孔孟而口耳贅疣敷歎必伊呂而施爲跋扈則曲士之窾言也廉附巢由而蹈攫金之轍直負逢干而甘異牀之陋則鄙夫之裨行也以闕駭爲精神以向背爲通變權之所集奔如歸市勢之既謝去若脫遺執事所謂陽章逢而陰駭僉獵經生之名而躬穿窬之行者誠有之矣士風至此豈教化之不足特耶抑風勵激勸之術尚未盡耶蓋聖人貴中行而思狂狷至無非無刺之鄉愿豈不逼忠信而肖廉潔哉乃仲尼列諸狂狷之下且目爲枵莩目爲鄭聲而不欲其入室豈聖人峻絕人哉爲其似德而亂德曾不若狂狷之志節可抑可策而入堯舜之道故其所取不在彼而在此也孟子亦曰君子反經而已

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惡矣嗚呼狂狷可進
經正可興則章軌幸士之道可知已竊嘗思起敝維風
之術大端有四一曰崇正學蓋康莊坦夷而人趨曲徑
者利其捷也吾道中正而士驚曲學者利其便也善教
者以綱常爲準身先爲範六經爲訓周孔爲鵠舉一切
空虛無實之譚縱橫捭闔之術極力屏絕而勿使之塗
耳目盡心志士有不趨於正者否也二曰重節義蓋商
山四老迹出安劉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節義之士守正
而不阿秉道而不回安車可致而不可屈以勢玄纁可
聘而不可餌以利可貧可賤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邪

策衡六卷

卷四

二十一

故能身綱常而維世道苟舍此不重而取其頑頤奚詬
輒輟易制者以克任使平居無事脈脈然與時浮沉保
其祿位一旦緩急固將利害貳其志死生奪其守矣又
何賴焉此節義之當重也節義重而奔競之風息矣三
曰敦禮敦禮之於人非爵非賞而可以鼓衆志不罰不
刑而可以禁邪僻故法施已然之後而禮禁未然之前
禮以章教教以經風將士皆純德而敗度者無有矣故
禮教不可不敦也四曰重師傅夫有學校則有師傅師
傳者表也士者景也表端則景直表枉則景曲理也師
傳之不擇而徒取衰驚輩克之日歎卑嗟窮握籌計策

策衡六卷

卷五

二十二

無已時借令問程課幾何訓飭幾何彼固茫然莫對也
以此備員士將衙官目之矣安望其樹模範而軌章達
也此非所以令士類化也惟繼今銓除掌教取諸乙榜
而勿徒以衰驚尸位則士有矜式而不敢自底頗僻此
又一術也脩此四者而又飭庠序之規兼選舉之法嚴
考課之典使士人目範於禮度而厭飫乎道真克其所
至上之可以立德次之可以立功下之可以立言將遠
紹成周近淑先進而矜詡藻潰之習舉不足累之矣雖
然有造士者有士之所以自造者商俗披靡無業於樸
薇晉俗清談無改於運甓彼其中素定也士能燭義利
之辨鏡內外之分無眩實以名無移本以末而特之以
固居之以恒舉富貴利達而無一足介其中則執事所
謂不涸於俗嚼然物表者在我矣蓋昔者墨子見素絲
而悲曰入乎黃而黃也入乎蒼而蒼也於乎物繇染異
哉

策衡六卷

卷六

卷六

山海水經

萬曆己卯雲南

問儒者掉首談理道語治曾于從橫家客一談哉始者蘇秦游談六國部各險阨積蓄甲士何嘗與毫忽彼六國談人墨士寧少而倪首讓功有以也今不服遠論姑以在載籍者與爾諸士論之山海經始於唐虞間或云伯益作禹貢有互相發明者與禹貢載九州冀充青徐揚荆豫梁雍山海經言南西北東海內外大荒何也禹貢載土壤貢賦道路山海經言草木禽獸珍怪又何也爾是有作水經者起於何時何人所言水亦與禹貢導水符與乃禹貢首冀州導山兼水二經首南山崑崙何所見也或以山名經水名經豈遂言山無水言水無山與中間可拮摘言者何在天下山起自西南崑崙在焉水越之雲南其首為江河衡華恒岱宗爾諸生生長其間可能考禹貢指勞二經當否以及爾士及今天下疆域所宜否其母曰存而不論也

拘攣之見難與達觀宇宙之游必歸玄曠昔者嘗怵騷

策衡六卷

山海水經

十三

衍天環海之談人指為談天春秋時左史倚相讀九丘之書世咸服其博雅則學固存乎人耳執事以蘇秦之游談六國為詢取其指當世事歷歷如在掌上生非學為秦者第宇宙內事孰非吾人所當學耶請先析諸聖子夏問於仲尼曰商聞易云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焉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丘陵為壯川谷為牝其皆然乎仲尼曰然吾聞諸老聃如子之言也子夏之在聖門是稱篤信謹守者六合之外宜所弗談而稱易稱山書則山海經之在當時固

已隸之講習矣仲尼亦自謂信諸老聃孰謂聃也誕乎

哉夫天有九州地有九道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地分野作焉上通于天矣人有五倫地有五方四嶽四瀆等四方諸侯九州十二牧應十二分野下通於人矣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是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不一其宜延袤涂濫廣輪燥濕寒暑不一其向剛柔輕重長短大小遲速不一其情金木水火土穀不一其用雅俗文明闇習華夷不一其境神農得白阜圖地形黃帝濟東海取錄圖虞舜時王母獻白環白玦益州圖所從來遠矣禹受

策衡六卷

山海水經

十四

舜命代鰥治水始受兆於元夷蒼水使者致齋黃帝嶽崖之下繼得金簡玉字於登宛委山之上已乃勞身焦思穆穆疊疊為綱為紀薄衣食卑官室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以久於外已乃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櫟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開九州以祗勤於事已乃行山表木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傳土從三子以行川益囊共謀大章步東西濡亥步南北暢八極之廣以旋天地之數乃若始自霍山徧集五嶽循行四瀆搏木之地攢木之所播天之山羽人裸民之處飲露吸氣之民共肱一臂三面之鄉積木積石之山莫不勝

手抵足躬歷而罔敢懈情逮其終九州同四囷宅青龍止於郊龜書出於洛祝融之神降於崇山乃則壤成賦受珪錫命而告成功於舜是故禹貢作焉足所履之山身所涉之水目所睹異數異物之倫不知其幾而卒以禹貢名書遵一王之制表惟正之供凡以尊帝而彰厥志也若曰此禹之所貢於天子者耳當其時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伯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與禹貢互相發明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山與水錯陳舟車之所罕到人類之所希睹凡一十八篇或云孔子刪後所出或云漢臣劉歆等多所附益如長沙零陵桂林諸暨後人所屬而其爲唐虞間書則近之矣嗣至漢末水經出焉或云桑欽譔鄺道元注始河水終斤江水末附以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四十卷道元曰山海經周而不備地理志簡而不周尚書與職方俱畧亦各言其志也所注水經脉絡朱子固已採之禹貢中矣禹貢爲地平天成歸告成功而作是已成之書也是故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雍定州以上中下錯綜定賦其詞確山海經爲隨山刊木創造經行而作是未成之書也故止以南西北東中定方隅而州則未定以海內外大荒定梗概以鳥獸草木金玉人物紀珍怪而賦則未定其詞詳焉

貢以尊京師爲主故首冀州充最下故次雍梁最上終雍崑崙最遠故以織皮與三國終之而無他賦山海經治之導之從其所自起天下山起崑崙故山海經首南山水經首崑崙東方爲水所受故二經皆以東終焉禹貢以定賦獻天子崑崙在荒僻外故不列九州止言導河自積石而非以河源自積石也山海水經備載環海內外故得原其所起要其所止獨其中山海經海外與大荒五方與海內詞多類而事複則經度之始原爲未成水經南北江河宜分爲上下兩策母相混淆如昔人兩紀兩戒之說則更明飭矣今天下九州一統四海一區阻深者咸耀爲光明僻陋者咸化爲禮樂無昏墊不安之所無焚溺不拯之民愚生卽有騶衍之談蘇秦之奇而無其施顧獨以天無不覆地無不載今三家之市十里之城人生其間肖形象貌蠕動夫翹已自不倫矧曰宇宙之寥廓陰陽之煦蒸精氣渾淆游靈變化而可曰同而不異大抵君子道其常達人觀其變語其正則盡之禹貢語其變則概之山經禹弼成五服攸同四海其於中國曰旣載旣澤旣蠶旣豬旣道其又其藝底平底績必欲其安而後已聖人之詳於治內也于四夷曰皮服作服卉服旣畧旣宅不敘卽敘暨魚底貢亦必

致之來而後已聖人之周於治外也然綏服者無異要服者不綏荒服者不要又聖人之所以畧於治外而不強其同也今要約者俛首受羈絡而必責其常靜毋動常安毋逸一以中國繩束之則無要服而皆綏矣荒忽者納款稱外藩而必責其佩我禮數若我化誨一以腹裏鈴鐸之則無荒服而皆要矣是故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乃所以成其大言天下之至賸而不可惡乃所以盡其神至若山海經言貳負之臣禹桎之疏屬之山桎其足縛其兩手至漢宣帝時猶驗此可爲貳心之臣戒有域民之國射域是食爲鬼爲域則不可得射而食

策衡六矣

山海經五

七十二

之此可爲邪民戒豐沮玉門日月所入倚天蘇門日月所生義和之國浴日天虞浴月日月君象也而浴之此可爲夾輔日月者勸此卽無是事而理固足信也况經備載之乎通乎此而可以語達觀玄矚矣

學術

萬曆庚辰會試

周天下治學術者多矣人各爲其所蔽以自爲方繩紳先生時或稱而道之有述九家者有非十二家者有論六家指要者有列九家爲志者此不該不備一曲之說也可得聞歟我朝說一聖典士誦法孔氏諸不得正進於是聖道大明若列白黑然胡適來有謂似而亂真者其說大都出釋氏宋儒曰釋老之害甚於楊墨正爲其方易以惑人也卽宋儒亦不免焉然猶陰陽間彼亦不敢漏入吾道今校釋爲一復驅吾道之遠與吾道抗是可惡數數攻之者不過曰異說不勝則反依違其間母怪彼視爲易與而此卒不能離空券以勝彼也其害可言歟茲與二三子剽剽方家裁劃要畧使不得此吾大中至正之道其奚者而是

聖人之道詎不較然貞夫一哉而胡後世學者之岐之也蓋有昧道而背者有似道而非者二者皆足以損吾道也而似是之害爲大焉何者彼以背之之說撓之以似之之說亂之也背之說可以培吾道之粗而似之說乃以蝕吾道之精背之說可以淆庸衆之心而似之說乃以瞽賢知之見背之說則訾賴而易辯而似之說善逃遁而無倪蓋其始也厭聖道爲尋常借異說爲門戶其既也叛吾道入其中其究也又驅吾道佐之而與吾道角立爲教甚使吾道晦而幾絕噫其禍難言哉執事憂之而慨古昔所稱學術者爲說是不足辯也雖然問及之矣詎敢遺乎愚嘗謂道原出于天大明於孔氏孔氏以前有操行而無議論孔氏以來有議論而絕踐

策行七采

學術一

一

經孔氏以後有蹊徑而鮮奇僻秦漢以來有奇僻而短

剽攘譬之絲出於繭而愈引愈焚水決於涯而浸流浸遠有不可以端緒索而隄防止者是故莊周述九家焉自詩書禮樂而外有老聃關尹禽墨者流遵俶詭洗洋以與吾人爲難矯世齊物各得一察以自好而其於道也恣荀卿非十二家焉自子思孟軻而下有它囂魏牟陳史者流指聖人爲僻遠幽隱眩名實歆正不自知其裔宇嵬瑣而其於道也舛馬遷論六家指要班固載九家於藝文志雜儒道於方伎並稱而詆議之曰寡要少功雖其操術輔理百家不易而其於道也離是數者各異術之卷

學術二

二

因其所見以爲言各卽其言以爲道然不能爲道病也蓋聖人之道若日中天陰陽者知爲陰陽墨者知爲墨道德者知爲道德名法者知爲名法農雜者知爲農雜叩分畛列較然蒼素方是時諸子百家尚折衷於吾道以爲準至唐宋而後釋老二家者出竄入於吾道而尤不敢溷至於宋季而釋氏與吾道幾溷而一之然猶陰附陽闢未敢顯然推吾儒而爲之役也乃今有大謬不然者矣愚請得更僕數之今之學者本無定是也而曰當體便是動用卽垂見謂吾儒無私順感之體而不知此卽釋氏不思善惡者也夫中無定體惟道是體安得

妄執之而一無所用本有顯惡也而曰有過即使人知
不煩掩覆見謂吾儒好惡不欺之誠而不知此即釋氏
不碍事障者也夫過而不改是爲過矣又安得怙終而
不悛不顧大閑無事繩檢所存出於爲利也而曰無點
於躬併釋氏出世間法而竊之於吾儒慎脩之道謂何
不惜頂踵以急天下所存出於爲高也而曰太公無我
即托釋氏所謂利他行者乃吾儒推恩之術當不若是
道不可以凌躐進也彼持速之說者曰頓悟在心無法
可碍舉積累之功而皆厭棄焉此釋氏一念證佛之說
爲誕而已矣道不可以多岐爲也彼持紛之說者曰心

實所一矣

學衍三

三

逐事生不可除盡舉天下事無纖鉅而柴其中焉此釋
氏萬法惟心之說爲溺而已矣玩忽世故吐棄物理塊
然自便附釋氏寂空之說而曰吾主靜也此非世之人
枯槁赴淵者之所好與吾儒動靜交脩者大有徑庭爲
悖而已矣已私未淨而謬曰天地萬物俱在掌中此夫
病目而空生華者也已行未脩而妄曰聖賢地位不出
足下此夫標指而幻見月者也知未通也而欲攝宇宙
於毫端是身適越而望冥山者也學未克也而遽委文
字於理障是枵腹而哆爲果然者也夫若是者其曷以
故哉始焉釋術不精既焉執德不同起於毫釐之差卒

於千里之謬彼釋氏竊聖人之緒餘世儒復盜釋氏之
土直聖人曰心性釋氏亦曰心性聖人曰知覺釋氏亦
曰圓覺聖人曰靜虛釋氏亦曰靜定釋氏以圓識爲性
情而欲斷之世儒以義理爲情性而亦欲斷之釋氏以
君臣父子爲假合而欲離之世儒以綱常倫理爲見境
而亦欲離之釋氏以山河大地爲幻妄而欲空之世儒
以中和位育爲能事而亦欲空之微獨聖人之學彼所
情然即釋氏之旨亦未能闡其藩籬究厥奧突不過設
浮游之辭以聳攝其黨與令天下嚙嚙然交臂而拜同
聲而贊彼適然自謂聖人而徒視天下矣而豈知其爲

策衡七卷

學衍四

四

世道蠹也不甚熾哉愚請得名其蠹偶觀一班輒居全
覺獨取隻字自標法門其名爲謫羈較仁義纓環道德
駕言墮黜自決含珠其名爲狂身擁皋比口傳木鐸片
言契合許以證聖其名爲僭見巧若狙赴機如鵠乘人
闕捷不避阮穽其名爲賊與之語大人則傾蓋劇譚目
爲上乘與之語細人則踟躕終日棄爲鈍根人誠賢矣
不入其黨則指之曰未聞道也奚而賢誠不肖矣一及
其門則訾之曰是知嚮道者也不保其往或稍抑必借
巧以更揚或稍負則要彼而求勝至使賢知者聞之駭
然喪其所守而不肖者質質若犬彘而莫之醒且舉天

下姦慝莫不逋數其中此五帝所必赦三王所必赦也
豈明盛之世所宜有哉特以其彌近似而大亂真故欲
名爲異端而實則非異將目爲外道而其道非外譬之
疾然是中內關者也外關之疾攻而藥之可旦夕愈內
關之疾結轡於肺腑着於膏肓鍼砭之所不加湯液之
所不能灑而及也然則如之何其一之孟子曰反經而
已矣經者聖人之道而執事之所謂大中至正者也
明天子在上躬行率先一道德而同風俗游譚有禁劫
學聚徒有禁其設教也本六經而斥百氏其尚賢也先
實行而後虛聲其論才也貴適用而賤竅語將見聖人
實術一采
之經既正則和說之害自息矣詩曰雨雪瀼瀼見睍曰
消則今日之謂哉

六制

萬曆庚辰會試

問司馬法所從來尚已古帝王資有天下取在一人
莫不藉兵以討強暴夷險阻然必有制而不亂是
故簡稽羣牧連其什伍所以定制也國家宋師
置三營邊郡各隸甲士重內取外復調外以備內
鉤中環曲規崇弘遠矣乃今日若有所擬試得籌
之在中部河南山東有班保者廷受軍復入
肅者在遠左有抽添者在廣有招集者或苦番直
或遠戍疲於奔命或羨卒靡有子遺或無藉不足
用茲四者果初制若爾歟抑弊於後歟亦可採歟
今蟻食於稟司羌合於兵簿者非不稱夥也而中
多缺伍在事者慮乏軍帥夫外寧內憂聖人所戒
可遂罷守忘兵不講歟請摘其弊以備經國者裁
焉

管子曰夫兵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
惑也不廢而欲廢之亦惑也古者兵不坐甲車不犯輶
輿術七卷
六

而司馬之職常存後世幸安無虞維弛備解玩替不懲
而緩急無足恃是古無兵名而兵未始廢後不廢兵而
無兵之實弊久矣國家建兵制無不善而今稍一二弛
也請詳言之國初奠極雄據勝勢鳩天下重師宿屯京
師以強幹弱枝而列郡緣邊各有紀率居京者未嘗越
臨邊郡自徹其鉤陳居邊郡者番休直上校聯不絕以
固微垣之衛亦或調郡戍邊邊各相戍如縲屬如碁置
使軍臺常明而不亂邇年以來軍制漸更大都有四曰
更卒曰繇戍曰役羨曰召募亦中古之遺也漢南北軍
調自郡國一歲一更以秋日都試今中都河南山東班

操軍是已往往苦於力作始暫借役縣官後浸淫至巨室雜供役手資課太繁矣以堪此本所謂兩限赴操者將使荷戈角刃也而顧以畚鍤爲哉漢卒直戍邊者各爲更律今延緩寧夏入衛軍是已此非令甲也往時內地被虜以薊兵未練假以張犄角之勢乃于役靡遑及期莫代逆行回遠葬命爲疲此一時權宜也胡久而不復哉在遼左有抽添者亦漢昔老弱未傅者詣軍之意顧其地歲大侵荐罹鋒鏑耕者過半而欲括其餘夫旁及客戶彼所稱羨卒者脩閭氏尚與之國粥矣而忍爲此乎在廣有招集者亦漢選募曰勇敢曰伉健之類無

策衡七卷

卷二

一

賴子未知尺籍伍符賂通兵尉竄入幕府而相辜權爲奸卽欲議徹無不嘯聚發據莽救所在騷然此以禦寇也而反爲寇乎若此四者邇之初制本善而壞於後人因其有變少假而沿爲故事夫牆之崩潰必因其隙劍之毀折舉由於璽今見干戈朽鈍斧鉞混貸却走馬以糞遂指爲不祥而莫之講也幾微于隙璽害大于牆劍可不畏歟主上軫恤班軍詔罷力役盡歸營伍是矣乃郡國伍籍半折丁壯阻消物力方虛杼軸困竭則當倣周禮比居之法詳覈所部悉清勾之而又官助其資斧給其兵械乃若免役而收其直謂之更賦是殆不可

復矣卽故直有所通者令得一切蠲貸可乎入衛者近已議省或三而省一或二而省一稍稍紓已但延緩遠走朔方彫窶旣甚寧夏屯牧河曲困憊未甦且牽馬遠涉行者踣于道至者羸于野而復責之使償吾見人馬俱斃主客胥窘矣今薊鎮已宿重兵而延寧爲西陲重地脫有緩急胡以應之愚以爲盡免焉可也古者國有游倅軍有單所以副其正也今不得已而抽添之無已當厚餉給蓋羨卒旣搜則糗糧育畜疇爲之副宜於常賦之外稍加優厚而猶未給也當廣屯種遠地延袤殆千餘里界山依水可徵常居者室家田作復其繇稅使

策衡七卷

卷三

八

流移漸集生聚日繁而又嚴逋逃之禁重督邏司候微支繇以譏闕出逸海及以賄脫伍者庶幾行伍實而丁可無抽也古者藏兵於民藏食於兵未嘗外索也今不得已而用募曷若召土著高肇惠潮類多矯健籍之行間使家與家相疇人與人相疇卽食其地習其將而將不得人不可也當選將領汰其剗削而貪者張疑竊冒而詐者誠得廉勇不二心之士使提鼓揮枹焉而又嚴憲罰之令毋令倖捷而掩功玩寇而薄譴能討軍實者與首功同賞削軍以逞者與無功同罰以此制募兵兵亦足恃矣若是者皆小補其罅隙者也而未盡也夫軍

能安制矜節而爲國家用者有數以至焉曰制馭之有方也不然拊恤之愛及人深也又不然則簡習而訓練之也語曰陷行亂陣千人盡罰覆軍殺將萬人齊勇則必肅其營部結其團伍與之安與之危可以行可以止所謂用天下之用爲用制天下之制爲制而奚恤乎軍寡語曰畜恩不倦以十取萬必使懼者得歡貪者得豐欲者得使歸者得招庶多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可合不可離可用不可疲而又奚恤乎軍寡語曰習而後用以當百則圓而方之生而死之左而右之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阿刃嬰之者斷銳則若錐鋸當之者碎

策衡七卷

九

而又奚恤乎軍寡古之人將少而能辦將弱而能競惟緩御得宜而卒乘服習故雖匱乏困憊一呼而起無不扶傷涉血而施敵破虜矣然此所以籌邊郡之軍也而內軍尤有可議焉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三營之軍名在官而實在家在家者間役於私門在官者或刻於衛尉貧不能操一錢食不能人二脯而牽露骨馬環立轅門負半石弓載鞬櫜弛檐而赴管陳一菱舍則負趨出市絕不談兵在籍則名選鋒一簡稽則羸弱相參冒稱全勇夫經制百萬之衆使衣吾衣食吾食而懸虛名罕實用奚以備循警之警堅壘標之守嚴營衛而固

根本乎愚謂影射當稽占役當革武胃之侵牟當治文吏之漁獵當懲督理者按籍以徵登耗閱視者決乘以別情銳若周畿兵若漢中壘蒐田視先王之禮軍國飾封塲之容使內以制外若意使臂臂運指而脈絡融通外以衛內若星隨斗斗運杓而法象森列卽畿以外各郡國番土兵不憂擾也西有羌北有胡不憂其疽食也而又奚患焉

夷虜

萬曆庚辰會試

同帝王漢外安內叛則無之柔則絀之而已今聖
德神威北暢南治無疆之虞然有一二可評者
異時獨於內訌至飲馬都城之下議者謂采顏諸
夷爲中調前行無策而諸夷顧屈強猶昔或貢或
也今北虜輸款無貳而諸夷顧屈強猶昔或貢或
否或竊出爲寇豈國家能屈累代難馴之虜而
不能制服屬之夷歟或者務在羈縻置不與校豈
亦有見歟往嶺表多故海島山箐之孽紛如蠅毛
議者謂羅旁實爲通數宜從獨難項大征之後建
治設官稱畧定矣而寇勢不息所司數以問豈
噓囑憑林之衆終不可化海懷服歟或謂更調大
衆再舉盪平然歟否歟諸士究心安撫必有長策
至計可以崇國體神王畧者有司所欲亟聞也

今天下蓋稱泰寧已 主上耀明德暢威靈齊和方內

外方內外揖志搏心漠北則奉藩嶺南則拓地昔之所

策衛七卷

十一

爲憂燧舉而警桴鳴者今第使一象胥道之一田部吏
勞來之耳卽冠軍伏波而在且口不道空庭標柱之勲
而安所效籌策乎乃執事猶兢兢然揣情校勢北議朶
顏諸屬夷南議羅旁諸獫狁此所謂蓋臣之極慮也而
愚何敢無說以對蓋聞建天下之長利者患於失時圖
天下之久安者戒於多事事者時之權也而時者事之
候也是故建利而坐失時者且以之留害圖安而喜多
事者且以之召危就利安去害危審察夫時與事之宜
而弗倒施焉則可矣蓋議北邊者曰薊邊之備虜久矣
朶顏諸夷陽稱邊境之藩籬而陰爲孽胡之鄉導狼馳

躡彼是爲彙四卽非一創艾則禍原未有以塞也然

當虜氛之方熾國家全儲九塞之力以支之而不給故
無遑於此一切急羈縻緩創艾朝貢不責其期而撫賞
每徇其欲豈其示弱如是哉時固未可以爲也而今之
時則異矣虜酋臣附之後釋兵保塞執贄解編彼屬夷
寧無警慄而猶然或貢或否或伺我無備竊出近邊侵
驅行掠蓋幾於傲侮朝廷而議者但欲置之勿問愚以
爲此安可弗問也夫公麼臣畜之小夷非有控弦鳴鏑
之強也疆宇救寧毀弓服矢而需之用非有羽書奔命
之疲也乃猶不務乘時以創艾之而坐視其肆無忌憚

策衛七卷

夷虜 二

三

屈天朝之體長諸胡之嫚必繇於此矣脫屬幾量中國
之莫誰何也逞譎縱驕以誘二方之巨敵換足爲重創
禦滋難譬之養虎徒貽患耳愚也竊爲斯時惜之議南
徼者曰嶺表之被兵久矣羅旁諸獫狁內結山箐嘯聚之
黨而外連海洋突犯之羣烏合蜂屯彼寔爲通藪卽非
一芟薙則亂本未有以除也故當賊勢之方張國家悉
索三廣之賦以誅之而不貸誠有見於此一切先芟薙
後撫安調兵直翦其深巢而奏凱遂俘其渠率豈其奸
武如是哉事固不可以已也而今之事又異矣天戈纔
掃之後建治設官立屯分戍彼徭種業已衰息而頃之

緣浪賊餘黨呼攜撫徭之遺育出沒嶮巇小有寇鈔何足以恫喝、朝廷而議者或欲仍動大兵愚以爲此安可輕動也夫遊寬假息之徒非復列柵稱雄之衆也經畧垂成駸駸比編戶非復椎埋叫囂之區也乃猶不務省事以撫安之而必使其靡有孑遺繹騷初定之邦沮絕自新之路必繇於此矣脫徭人知有司欲屠滅之也蒙死僥倖以逆三軍之顏行閭里驚皇轉而從盜譬之挺鹿愈走險耳愚也竊爲斯事重之蓋嘗察時與事之宜而兩籌之矣夫屬夷之所恃徒以締北虜之姻借東虜之資耳今北虜通市上谷我旣餌之以厚利而東虜

策衡七卷

漢書

卷三

挫兵遼左我又怵之以明威其黨與已默奪矣且薊鎮方宿重兵飽豐餉材官騎士簡練有年寧不可使衝陷折關一當於敵乎誠觀變而動聲罪以討宜鎮出銳兵以掣其右遼鎮移偏師以綴其左而薊鎮統大軍搗其中舉之如振稿耳卽未能驅殲其部落而創巨痛深自當折心震伏帖耳順承可以建數世之利若泄然弗遠慮而苟守羈縻則恐時之一失無幾可復得也故曰患於失時顧表之所急特以浪賊之未平撫徭之間發耳浪賊倏忽去來本無定穴第繕其城墉而謹其防撫徭繁多種類未易盡夷第寬其約束而安其業其攻剽自

潛弭矣且新州方設憲臣理兵務相機度勢厝置有方寧不可使帶牛佩犢一變其俗乎誠慎於經始詳於善後馮大征之餘威以講軍實藉可耕之沃壤以興屯田而又選良吏招懷之以固根本安之如覆孟耳卽未能遽絕其寇數而隨起隨撲漸令頑梗銷亡善良長育可以圖數世之安若紛然無定畫而槩從芟薙竊恐事日滋多憂方大也故曰戒於多事之二者昭若縣寓較若列眉而議猶嚶嚶不能合此何故哉大抵議屬夷則持重者嫌喜功而選懷者憚首禍故時可爲而不爲議徭種則貪冒者幸兵捷而媮惰者苦戍屯故事可已而不

策衡七卷

漢書

卷四

已其不察時事之宜而不籌國家之便等爾且夫屬夷職貢之夷也不貢而盜辟尚焉逃吾宣揚義問以伸中國之威杜外侮之釁何謂喜功諸夷非盡叛也獨二三戎長怙強耳討之而貫其脅從將不戰而屈何懼首禍若往者整旅宣威而花當伏罪設奇購逆而王杲成擒其驗也羅旁之征也輓車奉饗蕭然繁費罷露師徒于蝮蛇猛獸之林中而病死者什二三何幸于捷屯兵非土著金帛子女之欲熾而田廬室家之念輕是以不樂爲戍守若嚴保甲而優餼之何苦于屯如邇者永寧一建而右廣息肩都蠻一平而叙州安堵其驗也繇斯

以觀今南北之議議各兩科而已在北曰羈縻曰創艾然必以創艾行羈縻之術使集羣之首常有所惕懼而後其回面也堅在南曰艾難曰撫安然必以撫安運艾難之方使反復之地常有所感懷而後其革心也易微獨朵顏諸夷羅旁諸徭乃爾進此而談之猶有可指焉朔漠諸酋雖恪守貢市然豺狼貪黷之性能保其盡無違約乎有則無事隱匿特申關市之禁相機遏戢以杜將來則西北諸邊長免軼宕之憂矣蠶焚諸種雖漸訖聲教然螟蟲噬之心能保其盡無竊關乎有則無事張皇稍用鵬勦之法折其萌芽以防滋蔓則西南諸徭

策衡七卷

共第五

十五

永絕騷動之患矣 聖天子在御賢公卿在列相與運廟謨定 國是第觀時以制事而不狃于時揆事以適時而不膠于事衣袂憲易桑土規詩則天下之泰寧將濟萬世無窮極也而藿食者之籌何能裨萬一焉聊以復執事云爾

國勢人心

萬曆庚辰會試

同書稱與治同道則不與與亂同事則不亡歷觀往陳未有易此者也自漢以來事變紛起或以侯王強大成七國之彙或以羌戎內徙致五胡之擾或得卒成主帥而方鎮終於抗衡或亡命起乾符而天祐竟以改步或棄地險資敵國而王業至於偏安斯皆性代所最速也乃其事常橫發於不虞而釀成於所忽其集可得聞歟 國家豐亨泰熙與前代異然是數者亦往往有之乃逆命者誅懷異者伏內有覆孟之固外無叩關之警何前代以之危亂而國家無損於治安也亦有說歟豈理亂安危之故不係於斯而別有所以致之者歟夫未雨徹土未濡成劫謀國之長慮也願極言之毋諱

策衡七卷

國勢人心

十六

天下之有大有大患而卒不能為患者非恃其有濟變之權而恃國有不可拔之勢非恃其有扶危之術而恃人有不忍叛之心夫國勢不可使靡也要於常重已耳人心不可使離也要於常安已耳國勢重則赫聲濯靈形體以強而天下罔敢越軼人心安則含膏飲澤氣脈以壅而天下罔敢背攜即有猝至之變不可測之虞上下怵愕方深以為患而竟帖然無事者其本固也不然勢靡則易傾心離則易玩一旦緩急將焉恃乎蓋自漢而下凡為天下大患者五孝景時吳楚七國連兵內嚮天子為屈意誅謀臣謝過空國都而拒戰僅乃勝之何岌岌也其患在諸侯王強大而不軌魏晉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幸居塞內諸郡剽淵一倡而併雍之胡響臻神州遂陸沉矣其患在華夷雜處而疎於防唐自太和以

後士卒殺主帥邀節鉞若盧龍陝號宣武諸軍比比而
是朝廷莫能誰何而方鎮之勢遂不可復其患在士卒
驕悍而難馴乾符間王僊芝黃巢之徒流劫郡縣剽攻
國都天下騷動而唐遂以改步其患在盜賊蠭起而不
可禁遏宋之立國固已弱矣其後損靈武以界夏割河
東以界遼及靖康之後偏立江左不能復中原尺寸之
地其患在棄險資敵而不能自振此五患者漢晉唐宋
被之矣彼平居無事或疎於却慮或償於倖成迨乎縣
寓多故干戈相尋叱咤徒勤枝柱不逮此皆橫發于不
虞而釀成于所忽者也我國家治臻上理運際休期天
策衛七卷

國勢人心三

十七

下稱至寧矣而於此五者蓋亦有之寘鐻稱兵於寧夏
宸濠構逆於南昌夫非七國之孽乎然而怒臂當車崇
朝翦滅盤石之宗猶故也三輔之內號爲忠順軍者種
族漸夥夫非羌胡雜處之轍乎然而屯衛布列彈壓相
參弭耳伏喙猶故也雲中五堡之卒留都振武之軍磔
殺大臣幾釀重禍鎮兵不驕悍乎然而尺一朝馳譚伍
以定帖服猶故也劉齊鵬守近郊藍鄙狃于蜀漢蹂躪
數省血入于牙盜賊不蠭起乎然而偏師向往隨熾輒
撲按堵猶故也大寧徙而開平棄東勝撤而河套失不
以險資敵乎然而名王請臣元戎素捷幅員猶故也夫

在前代以之危亂而國家無損於治安兼被其患而
終不能爲患此曷故焉愚蓋反覆求之矣農夫之治田
也反土而蓄濬猷而溉荒也難之莠也鋤之故饑饉可
無憂焉何也則圖之者豫也善攝生者郭郭欲強腸胃
欲實一受病不遠千里而求醫師欲辟除而坐愈何也
則慮之者深也人君保入天下之道胡以異此往代罹
患而不能支者非皆天事與人力不勝也無乃國勢不
重乎則偏而不舉漸至積弱將束手待之矣無乃人心
不安乎則渙而不萃遇有急難將掉臂去之矣此之爲
患又將誰咎耶高皇帝總羣策奠八埏博稽述覽創

策衛七卷

國勢人心三

十七

制立法樹藩垣以衛根本辨封域以備羯羗肅軍伍以
震威稜據阨塞以壯形勢軫農桑以敦本業祈曠溢以
拊捐瘠其綰結約束者甚詳而溫飫煦養者又甚溥蓋
尊在九重戴在四海國勢何重也微乎肺腑通乎閭
閻人心何安也二百年來憑藉者厚而封殖者深雖有
逆藩巨寇強胡悍卒冒法而犯科懷奸而伺釁一剗刈
之天下晏如矣蓋前代所以危亂咎在本實先撥無以
待天下之患而國家所以治安要其豐基強幹患至
而有以應之此其大較也抑愚聞之事之適變也若地
形然機漸以徃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弭患於

未形而制變於先事則在國勢常重人心常安而已凡上之所以使下而臂指相運者紀綱正也紀綱若銜轡欲謹操之無令縱弛然命令不審則或扼而不行賞罰不明則或玩而不肅法伸於微弱而詘於貴強則亡徒有以窺權曰黑變於下而取舍不制於上則奸人得以投隙此縱弛之漸也惟惕然振飭有頓網挈裘之體無旁落倒持之嫌有風行雷動之威無拘文牽俗之陋則天下奉法承式就不凜然畏而守之乎紀綱正而國勢有不常重者否矣天下之所以附上而膠結不解者德澤敷也德澤如川滄欲時疏之無令壅閼然征求無藝則

策衡七卷

國勢人心四

十一

有焚林之虞獄訟益繁則有覆盆之歎貪殘佚罰則侵漁之患不除奢僭成風則耗蠹之原不塞此壅闕之漸也誠惻然哀矜念羸衣枵食之艱沛復役蠲租之令嚴束濕烹鮮之禁弘下車祝網之慈則天下响沫仰流孰不油然而悅而懷之乎德澤敷而人心有不常安者否矣國勢誠重人心誠安使天下懼懷震伏周浹旁皇不鈎繩而聯不局鑄而固不衽席而莫是輶車鏃矢不作而跋扈飛揚之志無由萌也脫巾不呼而援鋤棘矜長爲農夫也環四海爲帶而金甌無缺也漢晉唐宋之事且默化而潛消矣惡之有焉雖然輕重無常勢安危無常

心惟明主存不忘亡治不忘亂燕閒恭默之中坐策乎陳澁闇留之地襟帶几席之上洞燭乎樞樞桑戶之情旦暮瞬息之間恒關乎千祀百年之計則聖意所嚮萬務畢脩豐亨泰熙之理可坐而長享矣

策衡七卷

國勢人心五

二

創守艱難

萬曆壬午順天

同自前創業之主未有不得之艱難者商周漢唐宋
之勃是已其締造就為難歟夫創業難矣乃貞觀
間或言創難或言守難其說不同孰為當歟若夫
創而兼守又難之難也古者就有是域我 高皇
帝以神武定天下際天海海悉入版圖而又建制
立法圖惟億萬年之安樞機品式古今罕備創守
兼善無論唐宋即湯武讓烈矣 聖德神功在
大明日曆 聖政記當時儒臣親見其盛而恭序
之一謂其規摹宏遠一謂其綱舉目備創守之績
具矣其前後艱難之慮可指言之歟 皇上慈篤
聖脩願誤 祖德類因 講讀 訓錄而首舉
創業艱難一編循環細繹於十載百戰之勞三紀
經營之累宛在 聖心夙宵圖理益歷歷焉守成
致盛真在 今曰矣諸生亦能揚厲而仰佐萬分
一歎有一可采將以 上聞母畧

夫躬締造之艱而以焦勞餘慮詒萬世之統緒者神聖
之謨也履歷洽之世而以宵旰先憂求開國之精神者
英誼之軌也莫為之前厥基弗昌莫為之後厥澤弗衍
兩者事殊而心合故能奠安四極而繫國祚于苞桑也
知此則我 聖祖創業之心我 皇上保業之道豈非
後先相待而成者哉請恭繹之以復明問夫創守之難
貞觀君臣辯之詳矣謂創難於守者以出百死得一生
顛沛驚撼不若一統之日暇豫圖也玄齡之言欲太宗
不忘得之之難也謂守難於創者以志狃於宴安而患
生於所忽杜微防漸不若兩陣之交俄頃決也魏徵之
言欲太宗思失之之易也夫二者固各有難也而愚以

策衡七卷

策衡七卷

三二

為未若創守兼之尤難也夫起義旗於民間而建無競

之偉烈釋戎衣於馬上而定不顯之訐謨斯豈一人力

所能兼哉而孰有如我 太祖高皇帝之盛者哉今以

創業論之昔成湯起於七十里武王席三分有二之勢

順天應人而諸侯景附皆上世為之地也晉陽千里唐

高坐而擁之實王蕭劉非敵也宋藝祖因業於周孟李

易轍奮獨濶高以亭長起豐沛與西楚百戰平一海內

稱最難耳我 聖祖龍興濠泗起布衣有天下畧與漢

同而功實過之洗九十載胡元之腥穢復自古帝王之

衣冠彼誅無道秦者蔑如矣 張陳走擴廓定閩廣盪

策衡七卷

策衡七卷

三二

梁蜀彼獨一項羽易與矣東盡海島西極玉門南編交

趾北控榆朔彼猶病困越匈奴者弗論矣故創業獨難

而肇基最鉅即漢高讓功也至其創而兼守則又非他

主可望者成湯之世風制簡質武王末受命禮樂之事

微周公相成后弗備也漢高不事詩書正朔服色歷文

景始易也唐高僅除苛政典章文物則貞觀所脩也藝

祖雖右文而少威靈稅役諸法亦與國所定也古今獨

周制不可及矣而 聖祖甫偃兵戈輒屢制作崇 郊

廟祀百神考雅樂脩節文雖周禮不言精矣置職掌定

賦役立兵制申律令雖周官不言密矣廣封建爵功臣

禮名士檢姦忒雖周詰不言飭矣故創守兼備而垂範
尤鴻卽周武讓烈也今攷其大體載在 大明日曆而
宋濂序之曰規摹宏遠者則謂功高萬古也得國正也
獨秉全智也敬天勤民也家法嚴也軍政有統也繹此
而 聖祖開創之勲可畧睹也其政要載在 聖政記
而濂又序之曰綱舉目備者則謂祀事嚴戎政肅也大
本定大分昭也倖位絕民志定也申禁令覈實效育人
才優前代也正禮儀去神號嚴宮壺勵忠節刻宿弊也
繹此而 聖祖守成之績可畧睹也雖然簡編之所紀
錄故老之所傳誦可以知 聖人之偉績而未可以見

策衡七卷

初學錄三

二十三

聖人之心 聖人之心非善守成業而深邇其始事
之難者不易知也我 聖祖自起義以至末命其間十
載百戰之勞三紀經營之慮曷嘗一日知黃屋左纛之
尊玉食瓊宮之樂哉至正末造饑疫相仍薄游汝穎寄
泊荆黃空乏拂亂何弗備也旣入滁陽彭趙外挾德崖
內掩驪頤虎口何弗探也及統大軍鄱陽夜圍岳州晝
襲風櫓雨沐何弗嘗也比正 大寶早朝宴罷焦心勞
慮爲萬民立命何弗周也二百禩於茲蓋嘗變於土木
訂於齊劉藍鄢突起於鐔濠警寇於倭虜而長治久安
如金甌無缺覆盂不搖者寔我 聖祖精神之所攝持

勤勞之所底定蓋滋遠矣愚嘗伏讀 大宴功臣之諭
有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當以艱難守之人情謹愛
患忽宴安不知憂患始於宴安也至哉斯言所望於後
之 嗣服者何深切哉我 皇上凝靈含睿宰敬宅虛
夙夜通追仰稽 先烈頃因 講讀 祖宗訓錄而首
舉創業艱難一編循環紬繹不忍釋卷可謂善繼 聖
祖之志矣是以 郊祭必虔 廟饗必肅穆乎敬天之
範也聞災軫傷占象避 殿惕乎勤民之指也戎王稽
首餘醜屢殲烈乎詰武之勲也虛文必祛冒爲咸杞肅
乎覈實之規也皆法 祖盛事也而執事復欲下採芹
曝顧何以獻哉愚謂輿圖無加廣也禮樂無加脩也制
度無加詳也卽有偏而不舉弊而當飭者二百年 成
憲在焉一補苴之足矣語曰作者心勞因者功半是無
用艱難爲也乃若艱難則有之在 聖心而已矣愚汝
穎荆黃之阨孰與穆清廣大之安而尚謂不邇聲色不
殖貨利爲難乎非難矣思彭趙德崖之急孰與臣妾億
兆之安而尚謂霽威受諫側席待理爲難乎非難矣思
櫛風沐雨之苦孰與父天母地之安而尚謂必勤民
輕徭薄賦爲難乎非難矣思創制立法之勞孰與重熙
累洽之安而尚謂盈縮紀綱整齊法度爲難乎非難矣

策衡七卷

初學錄四

三十四

所謂守成之難者謂不知創業之難故難也知創業之難則弗難矣 聖天子早夜圖難故愚敢以艱難之說進進艱難之說安敢忌諱焉惟執事實重圖之

五行

萬曆壬午應天

問天人相與之際微矣自周武訪維書于箕子乃陳洪範庶徵後世言五行者宗焉兩漢書各本範意作五行志言六汾之應以五事為配維米前古及漢已事者必信之微其說與範合歟然觀漢世所食地家水旱等詔觀相西吉範昱丁鴻諸大臣所言與範者董仲舒劉向之徒之論彼其君臣未嘗不以五行五事為重而精言之也豈漢去古未遠自有此學作史者特志之歟然宋儒研理乃稱孔子作春秋不著事應漢儒著事應者無當于春秋其確論歟姑無論六汾之說即箕子言五事配五行休咎以類至其文明甚視夫應惟影嚮貴若草木之指何如昔有告其君以天變不足懼第當脩人以應之此與公孫僑晏嬰之論何以異而世乃以為譏吾以謂言天不言人誣也知人不知天陋也儒者宜通天人各以所學著其義于篇

夫天人之際蓋若交與然豈不灼然甚近哉而說者謂

黃術七卷

五行一

三六

天道遠人道邇天人一耳遠者不得獨言天也邇者不得獨言人也獨言天不言人其弊之乎幽渺虛曠與人不相徵象其法使人拘而易怠獨言人不言天其弊之乎習玩具文與天不相符契其法使人誕而無忌故天動于上而人應之者不甚切以為直言其理未必遽有其應也人應于下而天監之者亦若甚藐則人之神明不足達其際而天亦未可以虛文動也古聖人通天人一性命後世言天言人皆耽說耳烏足以幾燮理代天之義中和參贊之指乎昔之言天者以為盛衰之數人實召之故曰我不敢知及其人事一定曰應惟影響曰

賁若草木如此其捷也及爾出王上帝臨汝帝命與人
直在爾汝間親亦至矣不愧屋漏神鬼察焉一醕酒淫
刑威怒加焉孰云人近天遠耶故璣衡七政堯實欽若
在察之虞典以爲第一義孔子稱堯則天焉後乃屬之
星官曆師耳裨竈梓慎以天可禳而弭則亦可諂而得
殆非若天之指矣公孫僑晏嬰斥之以爲人主宜脩德
正事務民之義云耳博達如二子要非不知天也至宋
王安石著洪範五行傳論一坊以天行歸之氣數及其
論對遂以天變爲不足畏水旱爲不足恤當時有識者
歎焉然則洪範庶徵之學亦君子所宜紹其遠緒而使

策衡七卷

五行二

二十七

之弗墜者也蓋自天錫禹以洪範叙爲九疇武王首訪
于箕子惟庶徵之疇言之蓋詳其休徵曰肅之時雨又
之時暘哲之時燠謀之時寒聖之時風以類若之其咎
徵曰狂之恒雨僭之時暘預之恒燠急之恒寒蒙之恒
風亦以類若之其文未嘗牽合不明也而儒者乃多諱
言事應夫使盡如卜祝之譚固不足道使盡如箕子本
意一一自吾五事者而考稽脩省則雖精言之奚不可
焉故嘗妄論之曰八卦九疇吐於天地之苞符含有神
理後世皆神而明之設曰貌言視聽思之配金木水火
土而未必然也則乾首坤腹離目坎耳之屬非乎設曰

肅又哲謀聖之配雨暘燠寒風而未必然也則震雷巽
風離日坎雨之屬非乎設曰五徵僅言天人之理非必
一事配一行一事得失配一休咎也則一爻配一象一
象配一占一占應一事非乎故八卦之配德也五行之
配事也曆師之配應也著龜之配占也其揆一也有是
氣則有是應應不應合不合法之密蹊則學之精粗爲
之天地間實理自然豈得謂盡無也孔子作春秋書災
異至衆矣而不書事應寧與洪範異指哉洪範明道之
書故推天人之際爲甚精春秋紀事獨可載其災異耳
或天降災于前人事應于後或人事失于前天降災于

策衡七卷

五行二

二十八

金

後近者旬月遠者數十年聖人以事繁日月安得牽連
而書之既屬其辭比其事必曰某事故某災某應某
事也豈春秋之體哉故春秋事皆於傳中發之非特不
著災應也洪範事應乃箕子明言之又非漢儒之妄也
其法則兩漢之史畧具矣班固氏本劉向之意作五行
志五卷范曄氏踵固之例作五行志六卷而司馬彪成
之皆以五行之沴繫之五事以五事之應合之五行雜
采左國世本兩漢近事發明庶徵要歸人主一心起處
動止靡不有應蘇軾以歆向父子所言互異又以八政
五紀強附于庶徵謂其牽合而譏之未嘗盡以爲非也

夫二子之學雜而不貫則誠有之乃一代所崇重與春
秋洪範之遺法往往而在夫安得而盡廢之如稱田獵
不宿飲食不饗之屬致木不曲直而貌之不恭厥極惡
時則金沴木好攻戰飾城郭之屬攻金不從革而言之
不從厥極憂時則木沴金棄法律逐功臣之屬致火不
炎上而視之不明厥極疾時則水沴火簡宗廟廢祭祀
之屬致水不潤下而聽之不聰厥極貧時則火沴水治
宮室犯親戚之屬致稼穡不成而思之不睿厥極凶時
則金木水火沴土極之不建厥咎眚厥罰恒陰厥極弱
時則有日月星辰孛薄之異其說如此人惟視五行爲

策術七卷

五行四

三九

虛位燮理爲空言于是曲學者有堯湯水旱之對尚通
者有行期適會之言而諛端見矣夫當盛漢君臣之際
不然也文帝日食之詔務省繇費以便民水旱疾疫命
列侯議可佐百姓者宣帝以地震博問經學士律令有
可蠲除者上之光武自以適見日月令有司脩職遵度
章帝以方春生養詔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當是時人主
祇慎天戒責躬思咎曷嘗不兢兢五行之應乎陳平言
相職當輔人主理陰陽順四時內吉不問道傍死人乃
問牛喘魏相條奏明堂月令請正四時之官各舉其事
謂法天順時爲安宗廟之大禮鮑昱舊唐書之對以一人

吁嗟王政爲虧丁鴻請改正匡失以塞天意楊震以地
震戊辰日厥位在中爲近倖持權之象當是時大臣宜
恭贊化省愆進善曷嘗不兢兢五行之應乎時之學士
大夫守其師說精析玄微則董仲舒劉向爲之冠舒治
公羊春秋始推洪範爲儒者宗其言曰天心仁愛出災
害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儆懼之向治穀梁春秋著五
行傳論其言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國安異衆
者國危要以究極天人感動人主二子博極羣書爲漢
儒宗皆學春秋言春秋中災異烏得以其言災異也而
遽割剝之他若洧水爲災京房懼極陰生陽翼奉憂寒

策術二卷

五行五

三十

陰過節郎顗諫東萊黑龍谷永疏三朝日食孔光徵風
雷數發蔡邕對論者不詳擇其言猥以圖讖術數之流
皮傳而弁髦之亦過甚已哉故嘗謂漢近古有洪範泰
秋之緒學上自詔制下而疏議皆有以識達天人知災
稔所自來君臣咨咨動色以爲戒所謂處巖廊之上而
慮四方視千古之前而鏡當代蓋不出戶知天道猶有
此學在焉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又曰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故夫三才之道未易言也其神理乘虛而
相通靈氣旋轉而相薄人居天地之中如龍在天徼內
外無非天也者如魚在水徼內外無非水也者有動必

應有兆必著其幾甚微其效甚徑神明之事可以智巧
得乎聲以同應氣以類感屬鍾鳴而銅山崩瑤樞散而
地維裂柔風至而酒盈蠶絲舍而茲絕物之相物焉可
誣也陽燧在掌太陽火方珠運握少陰水太白輝而雞
夜號介駟動而龜鳴野精之相應無所待也瞽師奏音
風雨暴至庶女顓天雷電下擊拊標而炎霜飛揮戈而
義馭迴專精厲意上通于天也五雲之變可望豐成八
風之朝可考吉祥天臺玉策之占農師賈豎之智其於
觀天行一也古之大聖精神燭萬物動靜諧陰陽與天
地參光鬼神齊靈察幾明物不失纖微況於人乎是故

策術七卷

五行六

三十一

傳圖書以示重襲龜策以待事樹靈臺以觀象陳辭管
以測氣聆鳴絃以審聲順八絃以聽政夫孰非以燮調
在我旁稽于五事之徵哉傳曰春秋舉往以明來視天
下有物與之同其比者通倫論以貫其理則國家之事
燦然可知又曰王者尊天地重陰陽知王治之象名之
曰經考見天心則詩書易春秋禮樂皆是物也故泝水
懷山堯舜疇咨桑穀生庭太戊脩德鼎耳雉雉高宗正
事大風作而成以出郊旱魃甚而宣以側身古人未發
詞陳令天心顧懷者由天人之際素明炳而精與之一
也儻不其然湯之六事六言纔出於口四方之風湊千

里之雨至宋侯片善出乎身妖躔退伏出三言獲三賞
星退三舍子韋得一預知之然則天人之際亦不遠
矣古之人于陰陽五行必有學矣奈何其諱言之也宋
儒陸九淵蔡沈二子以謂纖緯小技不足知天道適以
啓邪說亂常經故言春秋不著事應洪範五行不足一
求其配蓋以杜後世之惑耳陳誼甚正非書生敢議
竊聞之惟天至虛森列萬靈惟大君大聖尤與萬靈相
接精液所朝夕氣息所呼吸天帝所鑒觀而神響所豐
融也焉有一動靜而不關天鑒者乎焉有一譴告而不
由治象者乎昔之儒者憂其鑒吾猶慮夫不知天而不

策術七卷

五行七

三十二

畏也故易之卦氣如閉關施詒作樂育物之屬無不與
天和參配月令之說蓋宗之春秋所書卽一飛鳥昆蟲
之異謹而錄之以明王事詩書言天無時可離無事不
應尤詳於君德若色脉徵而五臟之虛盈無謬焉若呈
貌盡相而鑑中之影先至焉經義之應明白甚矣世儒
言天則曰仁愛人主言災應則拱手稱玄遠而不敢知
邵氏之皇極蔡氏之洪範則醇之箕子之庶徵則疑之
漢史漢儒之論則藩而外之然則天在有無之間耶人
主宜何從焉今天孝子事親起敬起孝不敢問喜怒所
由此自誠理宜爾也及其怒也必曰我罪伊何曰於我

何哉君事天亦子道耳則夫怒所由其安可不知所從而脩之而彌之乎人主誠覽大易之吉凶察洪範之休咎探春秋之災異考詩書之天道深惟仁愛之心法古懼思之意原兩漢君臣之際對時順令以應經義一切政刑非時苛荼傷陰陽之和戕萬物之性者宜以類求而去之使敬天一念不爲減膳撤樂之文而實有燮和補袪之政庶徵福極可使還至立效也雖然禪龜梓慎之術世以爲禁生何敢與聞事乃丙魏事君倦倦之義竊以爲後世儒者所未及而願有言焉

樂律

萬曆壬午浙江

問樂以象成其來尚矣古六代皆有樂非徒作也至部武而盛傳何與韶武傳于何時絕于何時亦可得而半音與樂起于聲成于音束于律呂一也乃聲有倍半音有和謬律有三始七始之別調有六十八十四之殊然與否與五音備而成樂同體大祭獨無有符于曆然與否與五音備而成樂同體大祭獨無商音律止十二以象月也乃議者至取增十六者以爲當土圭之法所以辨方正位也乃布律候氣者必稍偏而後應抑又何與宋儒謂元聲難測欲多截管以候黃鍾亦有據焉否與黃鍾之實歷十二辰而後備是矣乃約十爲九而法至不可行陽律下生陰律上生固也而說者又謂蕤賓以後陽及上生陰及下生果何當與黃鍾之長積分至八十一所從來久矣乃說者又謂三寸九分以爲清聲抑何解與聖朝積德久矣大樂宜與願相與請明之以爲考古者地

策衡七卷

樂律

三四

昔太史公爲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偃兵而於漢之文帝獨加詳焉以爲天下富庶百姓嬉遊此和樂之本也嗚呼若太史公者蓋深達制律之意者哉六代之樂自成池而下靡不由此明問謂非徒作誠然乎漢以來文始之舞卽韶樂也五行之舞卽武樂也二樂終漢世不壞至魏而亂至晉而亡自是而古樂不復存矣樂之用不外乎聲音律呂通典云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如仲呂之管長六寸五分有奇上生黃鍾三分益一不及正律九寸之數但得八寸七分有奇以爲黃鍾之變律半之得四寸三分有奇爲子聲此聲有倍半

之畧也淮南子云姑洗生應鐘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鐘
生蕤賓不比于正音故爲謬蓋五音相生至于角位則
其數六十有四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爲變宮又
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其數五十有六以爲
變徵變者與正比則爲和變者與正不比則爲謬此音
有和謬之畧也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爲七始此
合而言之也又以黃鐘爲天始林鐘爲地始太簇爲人
始此分而言之也蓋黃鐘居子爲天統林鐘居未衝丑
爲地統太簇居寅爲人統故爲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
夏南宮爲秋應鐘爲冬以三合四是謂七始此三始七

策術七卷

樂律一

三三

始之畧也以七音因十二律爲八十四調除二變聲不
得爲調以五因十二則爲六十調然二變不調則冬夏
聲闕四時不備蔡子之說非而鄭譚之議是也此六十
調與八十四調之畧也以徑象言之黃鐘長九寸爲乾
林鐘長六寸爲坤乃邵子皇極經世聲起于多乾之甲
也音起于古乾之子也此理之可通于易者也以娶妻
生子言之黃鐘爲陽大呂爲陰猶甲子之娶乙丑皆同
位者也黃鐘之生林鐘林鐘之生太簇猶甲子金之生
庚辰金皆隔八者也乃沈重鐘律議用京房之術求之
得二百六十律當一暮之日隨日建律依次運行當日

者以天爲宮而商徵以次從焉此義之有符于曆者也
樂必用五音然周三太祭皆無商音說者謂周德木也
故祭鬼神之樂去金開元諸臣建言亦謂唐土德王請
加商調去角調是卽周禮之意云耳我朝以土德王
太祖高皇帝初作洪武正韻聲起于東從角也後見
禮部韻會而遵用之不起于東而起于公此則從宮矣
豈非深達造化者哉律止于十二是矣然十二者律之
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爲父應聲輕清爲
臣爲子故四聲曰清聲卽夾鐘大呂黃鐘太簇之應也
苟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矣我朝冷謙建議用

策術七卷

律曆二

三六

四清聲故編鐘編磬皆爲十六豈非洞達音律者哉詩
稱定之方中謂測日景以辨方也土圭之法祖冲之之
論備矣然候氣者使按日景之子午以布律則氣必不
應何也天氣微偏于左地氣微偏于右所謂不參差則
不能生物者也故土圭測日景常在子午之中此天之
正位也以鍼定南北常在丙午壬子之中此地之正位
也故冬至置黃鐘之律于壬子之中夏至置林鐘之律
于丙午之中然後飛灰應律今元定乃欲一室之中多
截管以候黃鐘夫差之毫釐氣卽不應而顧欲多理律
管豈非臆說哉黃鐘起于子之一以三倍之歷十二辰

而終于亥之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漢志蓋借十二辰以列三因之算位耳故有寸分釐毫絲之法有寸分釐毫絲之數至章明也蔡子不知其假借立法而以爲真有十二辰之數張皇鋪衍而去真益遠矣自黃鐘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蕤賓之管陽反上生陰反下生此非空言也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生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蓋班志隔八相生一下一上則終于仲呂其長止三寸三分有奇京房之法至蕤賓重上生凡五十六上終于仲呂其長六寸六分有奇若仲呂止

策衡七卷

三七

三寸三分有奇雖三分益一不能復生黃鐘之律故用六寸六分則三分益一可以復生黃鐘耳蔡子乃議其陰陽錯亂毋亦未之思乎雖然此猶可也近世儒者乃又倡爲之說曰黃鐘非九寸之管而引外紀呂氏春秋所載舍少之說爲證曰黃鐘音始也象則君也其律宜短其氣宜微其聲宜清者也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夫黃鐘以八十一分爲管而吹三十九分以爲聲故謂之舍少乃遂以三十九分爲黃鐘之律而執舍少以爲清管焉是其言本非誤而所以信其言者誤矣此律一差大呂而下十二律者將無由取正矣何其好爲異

論而不師古哉蓋太史公之言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神而明之雖妙必效彼氣之羸縮聲之清濁固有不在于器數之末者使誠在于器數之末也烏用是聖人神明爲哉雖然審律之道神解爲上得數者次之不求律于心而求律于器最下矣毋論黍之縱橫尺之長短愚直謂俗樂與雅樂亦不甚懸絕者夫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易之爲筆笛此雅樂之變爲俗樂者也黃鐘用合字太呂大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宮用工字此俗樂之可通于雅樂者也微獨此古以俎豆今以盃盂古以莞席今以案榻雖

策衡七卷

三七

聖人復生不能舍盃盂而復俎豆棄案榻而用莞席也是古今音樂之說也雖然比之謂樂器爾數爾非所論于器與數之外也夫有器而無官與無器同知聲而不知音知音而不知樂與無官同舍其本而圖其末沾沾焉鐘律是較非樂之完也本立矣末具矣天造未寧而極音以逞非樂之至也蓋聲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是樂之器也記所謂聽其鏗鏘者也子野歌而南北之風殊伯牙鼓琴而我我洋洋之音著后夔氏典樂八音諧神人和

焉是樂之官也記所謂審音以知樂者也嗣是而後荀
易之識牛鐸阮咸之較玉尺張文收得玉磬而知黃鐘
之缺楊收見古鐘而定姑洗之角之數子者是亦樂之
官也記所謂審聲以知音者也昔者吳公子札聘魯請
觀周樂工爲之舞武曰美哉周之盛也爲之舞濩曰聖
人之弘也猶有慚德爲之舞夏曰美哉勤而不德者也
爲之舞韶曰德至矣哉如天之幃如地之載雖其盛德
茂以加矣此數聖人者如察秋毫如較累黍不少爽焉
豈樂固有本耶何按遺音于數千載後而歷歷如睹也
此樂之完也嘗攷其時數文德舞千羽有苗格而韶作

策衡七卷

律律六

三十九

歸馬放牛示弗服用垂拱無爲而武作蓋聖人治定制
禮功成作樂自六代而已然矣故曰樂以安德義以處
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
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此樂之至也方今承平二百餘
年百官序萬事理榮問邑和氣翔是虞夏之盛也可謂
有其時矣主上仁聖總萬類撫人羣千以調四時宣
八風是伊姚之英也可謂有其本矣及此時而一講明
之庶幾禁暴戢兵保太寔功安民和衆豐財是德之成
也樂之本也籍令陳其數備其器則一伶官事耳審其
聲知其音審其音知其樂則六太師責耳區區之器與

數何足論哉故曰惟天子建中和之極此之謂也語云
大聲不入里耳折楊皇琴則喧然而笑執事之所胥者
大聲也愚生之談折楊皇琴之屬也于執事何啻焉於
國家何當焉

卷之七

策衡七

七

古今人表

萬曆壬午湖廣

班固堅一代良史也。前宗氏賞其大義，然其體不嚴，詳而有體，信哉斯言。宜乎其所聚奪矣。乃其作古今人表，蓋亦極難。且其所謂不稱與有體者，安在乃史通極不滿焉。史通之議孟堅，雖不敢謂盡然，然所糾正此表，即後世甚愛孟堅者，似未能曲諱也。孟堅所稱良一代史耳。至欲盡百代而囊括之，何與夫古今人亦大相懸矣。繁以三科列以九等，豈盡無一二失顧，又取閭閻之流而雜評之，與就中所倚，極又不特一史通也。史通凡四舉張晏凡五舉，其說可得聞與。乃顏師古獨不然。晏語又何與或者謂大家為其元卒成之，則固不宜深攻孟堅矣。顧於何證其為大家筆也。夫論人欲盡不則無以定是非之準，而立勸懲之極。明知其人之必可軒也，然或可稍輕焉。明知其人之必可輕也，然或可稍軒焉。談何容易哉。諸士學古有復於茲，樹議益已素矣。其極著之，即使孟堅再作，唯唯稱謝而不敢抗吾之精辨，亦奚不可。

策衡七卷

卷一

四十二

論一人而欲盡一人之槩也，易論百代之人而欲盡百代之人之槩也，難何者？以一人獨觀，則其呈德有象專才有形，情貌可以洞原顛末，得以旋究如夷。吾有曩浴之恥，許之以仁，展禽有裸程之褻，闡之為介。此謂以一言而蓋一人之生平，不難也。以百代之人並觀，則歲曆綿賡，稽覈難周，派別多端，參伍寡決。上斯人乎，猶有上於斯者；下斯人乎，猶有下於斯者。是故辨二叔非難也，辨十六族難也。然又安知五觀之何如？次乎辨四凶非難也，辨十二牧難也。然又安知十亂之何如？次乎使非稱博雅之極精，綜覈之方協，總會之宜定，銓次之經其

就能進退古今，悉當其則哉。此班孟堅古今人表所以不能無遺論也。夫史之難難在一代良也，史之良良在一代盡也。孟堅不惟欲盡一代，而且欲盡百代，是以此表之作有三科焉。謂上中下也。三科之中，又各有上中下焉。於是九等分矣。自帝皇而侯伯，自師輔而臣僕，自伎巧而隱佚，即閭閻之流，亦靡弗勞肌分理，採撫而並著。有淑者有愚者，有淑淑而愚愚者，有熒熒而有惡者，有熒熒而惡惡者，一等斷自宓義而後，凡一十五人；二等斷自女媧而後，凡一百七十五人；三等斷自倉頡而後，凡二百四人；四等斷自胤廩而後，凡三百二十三人；五

策衡七卷

卷二

四十二

等斷自昌若而後，凡三百三十六人；六等斷自仲康而後，凡三百五十七人；七等斷自玄妻而後，凡二百四十三人；八等斷自虞賓而後，凡二百三十二人；九等斷自蚩尤而後，凡一百二十四人。仰包億載，旁貫百家，竭馳驚之力，以成閎博之規。斯其為籍亦已勤矣。跨畧舊籍，初始新詮，洞性靈之奧區，啓耳目之茫昧，其義例昭乎若日月之光華，其包括森乎若星辰之錯落。蔚宗氏稱其瞻且詳也，豈溢美哉。第一則聖之，三則仁之，五則智之，九則愚之，自四以下，自八以上，即孟堅亦不能揭而號之矣。不能揭而號之也，豈非雄白之名可託，而雌黃之義

難施乎是以劉知幾史通之作每每與慨於斯以爲其
篇列之不類於叙言也胡曾參之役伯牛也冉有之後
仲弓也抑鄧侯而又不果進聘驢諸甥也晉文諸臣若
舟之僑陽處父士會而其班殊并燕丹諸客若高漸離
荆軻秦舞陽而厥次不倫珍瓊瓊而賤璠璣策駑駘而
舍騏驎以是爲監安所取衷哉至張晏氏又以爲老子
與文伯之母奈何四之而不知老子已巍然聖列也田
單魯仲連藺相如奈何五之而不知魯藺二公原以二
之而單又未嘗五也大姬與寺人孟子奈何三之而不
知寺人固已四之嫪毐奈何七之則表所不及吾又不

策衡七采

卷之三

四十三

知安所據而云然若晏者可謂訾讟之語非旦晝之見
也則又何怪弓顏師古之議其後哉夫洪濛之世昊古
之初跡其人若有若無論其事若存若亡繇斯以還上
下千載文獻紛糅心術幽秘夫孰能衡程而鏡照焉吾
以爲姓氏存而行事無所考見與行事可考而有之不
足爲勸無之不足爲戒者卽不錄可也顧頊之世不可
必明孟堅猶且難之孟堅固且以爲備乎何夏禹之時
脫一庚辰老君之時脫一尹喜鄭紇之時脫一微在魯
莊公時曾誅縣貫父而不書荆莊王時曾執珪狄飛而
不書序西乞術而不及白乙丙收江上丈人而不及微

絮女又何也錄倉頡謂其聲字也乃始皇時王次仲傳
隸傳於世胡勿錄也錄奚仲謂其服駕也乃黃帝時胡
曹爲衣伯余爲裳荀始爲冠于則爲扉延鼓爲鍾貨狄
爲舟堯時羽壽爲鏡母句爲琴瑟質以糜爲擊甌胡勿
錄也既有九黎不妨及偃師矣既有長秋僑如不妨及
夸父矣既有醫緩和不妨及桐雷矣孟堅皆畧之又何
也士會非范文子乎夔非后夔章非豕章乎而兩書之
漁父非屈平寓言之稱計然非范蠡著書之名乎而並
列之又何也且一者聖之無庸議也二者仁之無甚相
懸也至於智品則有不可解者矣朱英而得與樂毅同

策衡一采

卷之四

四十四

駕樊遲而得與老彭並鑣至於四則史魚之直也而祝
鮒亦參之賓須無之諒也而優孟亦參之至於五則包
胥不得並於伍員穰苴李牧不得比於白起至於六而
所尤寃者叔梁紇賴考叔也至於九而獨昂桀而置紂
與幽厲於其評意者以其虐猶未甚與然均之失天下
者耳且以毒痛之夫而肩于太康六以下何舛也吾又
且究言之伯禽呂伋何遽不及鄭邠唐應而置之五徐
偃王宋襄公比于諸樊必有分矣而皆置之六樂正子
優于公孫丑辨在其師較若白黑而置克丑下克程嬰
杵臼之懿心也豈不曰誠忠哉克輔果之蚤見也豈不

曰誠智哉然四之則恐泥也巢許下務荷蕢接輿之淳豈不皆高蹈哉而巢許二之下務三之荷蕢接輿四之何也夫史名漢書乃叙曠遠而脫本朝表載女士乃詳通顯而畧幽微則所謂體又安在乎故曰以山澤量者不盡其珍也垢亦受之以鍾釜量者不盡其粲也糲亦納之孟堅之史贍而不免于穢詳而不免于體之紕也則此表之謂也或者謂大家爲其兄卒成之則以孟堅旣下請室而八表多出昭之手故遂意之耳雖然吾無暇質此也所爲孟堅計者寄昂抑于一字如麟經之簡辭以立體上也寓斷決于微言如遷史之卽事以該情

策衡七卷

亥公案五

四十五

次也智不出此而旣立之傳復係之表表而良也且不免於文之駢枝說之疣贅况其舛駁脫漏若是是奚取焉夫聖固無二品也如仁則夷齊是也微箕比干亦是也雖然以方之孔甲伶倫則娉張貌象而失其真也如智則樗里鴟夷是也五殺大夫亦是也雖然以方之方叔召虎則圖寫毫毛而迷其似也夫表之言標也所以標世系詔來許也而綜核名實評騭神理不與焉乃其褒以單辭寵踰爵賞貶以隻字辱過鞭箠則固隱括于紀載間而等列自具矣故先儒謂列傳之中美惡備著足示鑒誠表可無作信然哉遷史嘗作十表以敘剛柔

十日以定歷代系年而百世而下莫之能易亦莫之能議者無它曰探研博而考覈精也曰總會周而銓配當也孟堅之作是表果有得於此否耶嘗攷之孟堅在漢以浮華剽獵稱故肅宗問禮樂而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及諸儒奏記固第取叔孫通十二篇以上無乃探研之未博與史稱孟堅掠人之美竊鍾脩耳自武帝以上凡六世則皆彷彿遷書自昭帝以後凡六世則皆憑藉賈劉無乃考覈之未精與旁行邪上固且未達漢紹堯運談更無稽周秦旣不相因古今斯成間隔無乃統會之未周與帝王儒老方駕並驅人物姓名層出疊

策衡七卷

亥公案六

四十六

見聖賢之詳畧不倫品格之低昂失較無乃銓配之未當與夫是四者旣皆不出遷右而徒欲以矯遷之失舉古今人物疆立差等惡在其不穢與有體焉夫漢孝肅固已窺其疎矣乃其語實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耳而夾漈氏至謂遷之與固猶龍之與豕則固不逮遷遠甚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又不知其何說也愚因得而評之遺親攘美徵賄鬻筆先儒之所以責班史者當矣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宗經以救遷之謬旨豐贍以掩遷之踳落如固者是胡可盡訾哉乃或曰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

書又不能保其身安在其言為天下法意是又以國之
憲古今人者而究固也

文武

萬曆壬午廣東

問文武並用安寧長久之術博君道者類能言之矣
文與武且相須與自古皇王帝者之畧所以經緯
張弛率不外此其道何若漢魏而降文章為盛君
臣上下動以賦頌相輝而周官大閱之典季世踵
行以為故事其於文武何居亦可得而言其畧與
我皇上天縱神聖乃文乃武通來萬幾
之暇時詔近臣按閱圖史抽對章句而暮春
閱深惟先事之備天下欣然顯謨弘烈太平之盛
矣聖學方新聖治方勤抑有可為顯謨弘
烈之助者否伏惟皇上所日授儒臣洞然心性
之語而閱武之日諸所憫念憂勤意至渥也
將以何者可裨萬分之一焉諸士夙抱忠惓行且揚
于大廷必有所以先資自獻者

聖人之所以合神順命則地揆天鴻名昭于天下而常
為稱首者道莫大乎文武夫文靈通虛應煥藻摘菁思

策術七卷

文武一

四十八

馳三玄談揮五際為奕廊廟曄曄寔區其道懿矣盛矣
若乃撥亂夷世睿算雄圖七德有曜羣策是奄委命環
表歸心風海煌煌乎非大武之弘烈歟故文與武非二
物也肄武敷文非二事也薦紳之家委蛇而歌肆夏則
云帝王德化不在用兵而武是用詘介冑之夫攘臂而
議韜畧謂迂步濶武抵掌却敵不能以寸而文事方之
左矣不知象意方先性情未啓希微奧突之中而匪文
則何以恢廓其精神而新天下端委甚都莊辭容與而
陡然當衷甲折衝之會匪武又何以震耀其聽睹而服
天下夫惟上聖之主含吐陰陽彈壓山川吹萬各適得

一以寧蓋嘗隆之仁義禮樂騰茂蜚英以盪文章而新風雅乃又于天下從容之際藏人情之所甚畏而脩其國容以養奇傑之氣至以天子之尊而馳騁于原野親金鼓干戈之事而不爲過吁此其爲文豈徒飾禮詭曼緣設小物賓賓焉以灼于世而其爲武豈匹夫一劍之學沾沾一快而見爲威哉美哉洋洋乎期運之會昌

聖神之芳軌而我 皇上文章之盛與其所以 大閱武承平之際者可得而揚勵其萬一矣蓋自混沌既判黃皇肇基垂衣不足而爲結繩結繩不足而爲書契書契不足而玉龜石馬溱河而沉於洛河洛不足而舜威

策衡七卷

文武二

四一九

軒張賁相望於堂階千戚不足而青丘丹浦鮪水鳳墟相與從鞭弭于中原而夏簫虞箭堯章湯濩雍熙恬愉之歌乃以爲象成告功之具夫然後而知世之不能不文也文之不能不武也勢也聖人所不能違也而文之不可無武也武之不可無文也理也聖人所不可偏廢也其後冥契基圖圖牒愈增抽演闢文網羅遺韻則詩歌賦頌電發于清都岐陽石鼓蒐狩類禡奇正行師方圓布陣則輶琫韞輪動容于童兒要之趣向不同質文亦異建安六代之季君臣上下流連于寶瑟瑤琴沉湎于輕紅濃黛相與置酒迎風賽酬迭和所創音付蕩靡

不就如巫山芳樹朱鷺鳥棲樅陽白紵銅鞮元會相羊誇誕鋪張一時而栢梁之體華林之編至與臣下競短爭長無復雅道而三代禮樂蕩然于斯矣乃若閱武之禮代相沿踵太始咸寧有宣武堂之閱武德有同宮之閱貞觀有城西之閱顯慶有滙水之閱開元有新豐之閱建隆有金明之閱他如甘泉上苑長楊五柞校校射熊凝笳疊鼓不過以供一時之逸興侈千古之雄心而已且也矜文則軍容不耀強武則觚翰爲塵偏雄之技叔伯之風烏足尚哉 天啓 神聖乃文乃武 參神玄造 叶契太虛協氣蒸于八埏太和溢于六宇蓋嘗

策衡七卷

文武三

五十

觀于今之天下海波謐矣邊塵淨矣倭酋達虜之寇昔日所宵旰而憂者今俱解辦而內爲 國家貢賦之士而荆魏之勇士宛洛之俠少悉籍爲戍卒驍騎破的揚威于萬里之外士大夫雍容緩帶相與脩先秦西京之業道路風騷而闔闔左國蓋嘉隆之纂組弘正之講明洪永之謨謀臻厥盛燉集其大成而文恬武熙之象郁郁皇皇輶三軌五於都哉亦可謂泰隆泰隆矣乃 皇上猶聖不自聖本仁祖義搏剛梳柔聿弘安攘之烈躬震夷夏之觀頃來 萬幾之敷 揮灑 宸翰 徧賜羣工而 特勅儒臣分直 內閣校讎圖史敘述賦誦

抽對章句當斯時也軍陶不及廣 明良之歌召公難
於矢鳳凰之雅薄海內外想望風聲快覩 化成之文
有八九十老人相與含哺而謳吟而我 明一代之文
章行將自 皇上而裁成之已然而 皇上方且慨然
南北 特軫先憂不矜承平不娛治康爰當暮春之吉
遂教大閱 召諸五陵三輔六郡良家之子材官蹶長
弘農越騎藹然雲集 勅兵部先期演習十千萬全營
法 上以是日 親試之諸凡前茅者中權者後勁者
鴈魚麗者塞朱旗者擊刁斗者步射者隊射者而騎者
飛驢驕者騏驎蹀躞者爲賢王塞者爲將軍細柳者

策衛七卷

文武四

五十一

上按轡而 親校其高下定其勝負爲推轂受鉞歌之
采薇杖杜饒吹奏凱而歸天下聞之以爲天策神兵芒
星揮電舒雲赭日而遼左諸軍遂以是時斬首虜四百
四十閱之次日露布上 聞始 命太常祀告 太廟
宣示中外輦穀黎民遠方遐裔番鍾鉏耒于節旄之
下吁亦盛矣而執事猶欲詢所以爲芹曝之效愚又將
何說而處於此抑聞 帝王之文與經生二 帝王之
武與武弁二 故丹青追琢特以爲 清閒之助而校
蒐閱武間一行之以壯神氣而已伏覩 皇上所分授
詞調有孝弟忠信仁義禮智之旨 御製聯語有靜裏

收心渾養德性之句大閱之日憫念軍士勞苦倍加
賞賚又察其介冑之制堅利與 御前不類 特發
內帑於工部俾一新之 顯謨弘烈固非區區之所能
窺測者而因得以輸一二之悃焉夫 深宮燕閒之中
而較之正人君子則敬肆異濡毫染翰之際而較之
儲精垂思則華實異 聽朝訪道之頃而較之履盈持
滿則久暫異故亦臨亦保慎獨之要也惟時惟幾身體
之學也慎終如始防微之道也凡此皆 文德之精而
皇上之所謂收心養性者其意蓋不越此也天下之
勢安若覆盂而葡邊黠虜狼貪巨測焱服焱叛則羈靡

策衛七卷

文武五

五十二

之難嶺南諸徭憑林嘯峒新州方設措置未安則約束
之難更卒繇戍役羨召募朽甲鈍戈緩急不足爲用則
練習之難故既濟衣初未雨桑土見以爲迂濶而其機
豫南顧議撫北顧議剿見以爲參商而其謀周將知兵
兵擇將識地形利器用見以爲無奇而其策富凡此皆
兵家之萬全而我 皇上之所以長慮却顧者其慮蓋
周乎此也而又有說焉呂東萊曰聖人之文與天地並
綜以元氣之機軸斷以陰陽之斧斤濯以江漢之波瀾
日月雷霆嵩衡岱華來往毫端輦隅子曰以道德爲疆
場以仁義爲將帥以命令爲陣伍以忠信爲干戈智以

師之禮以戰之則何戰而不克此之謂文武合一之道
長久安寧之術而 今日之所可爲 廟廊獻者書生
之言惟執事擇焉

史記

萬曆壬午廣東

問史自尚書春秋左氏而下世稱太史遷遷之書學
者戶誦之訓詁則若蕭若廣若顧若張若生若伯若莊
若貞若守若節諸家可指言之歟有議其記煩而志
若周若元量諸家可指言之歟有議其記煩而志
寡者有恨其博不足者有知其有激而言之者有
稱其隱而彰直而實簡而明者稱多愛愛奇者博
學善敘事者然與非與後世稱遷史各以其意說
詞不掩其瑜以款啓爲月旦不觀其全至其體裁
其綜覈品騁既錄問是非當否可指摘其一二與
舍遷史而外亦可刪削雪訂正成一家言否與
誠供舉二十一史次第潤色一準於遷史豈非千
古快事而世或難其人也諸士中蓋有博洽爾雅
如遷者幸相與折衷之毋讓

史才之難自古記之若乃品騰旆林楊杞述作豈不充
難矣哉自史遷出而其書彪炳當世熠燿千載諸匠心

贊術二卷

史記一

五十四

之士各以其意揚榘之至今日而闡龍門道路太史
人人能言之矣夫甲可乙否漫無指歸是一開之市也
白首習書索之芒如是女史之授也傳耳和聲不綜終
始是逞書之誤也錯簡斷篇詮次不類是續鳧之譏也
執事慮之而欲諸生折衷其說生也鄙何足以知之蓋
聞之自昔治太史者有二家焉一曰訓故若延篤音義
徐廣音義裴駰集解鄒誕生音義劉伯莊音義司馬貞
索隱張守節正義之類是已指專音釋敘奧未窺然而
錯節衍語昭然揭日月而行不可廢也二曰評騭若
班固之互見瑜瑕劉勰之多所褒貶劉知幾史通備補

試訶蘇子由古史尤多彈射以至譏周古史考諸元
史記至言之類是已家爲同異人各詆悟然其得與失
相兼而不能相掩不可廢也至于片語見褒單詞致貶
不一而足其謂史之失自遷固始記煩而志寡者文中
子也其謂以三千年之史籍而踟躕于七八種之書恨
其博不足者鄭樵也其謂先黃老序游俠述貨殖自感
其所遇有所激而言之者晁無咎也其謂與善隱而彰
懲惡直而寬賤夷狄簡而明者歐洵也其謂多愛愛奇
者秦觀也其謂博學善叙事傳之簡牘千餘年而不磨
滅者范祖禹也諸如此類蓋無慮數百家未可更僕數

策衡七卷

史記二

五十五

愚竊以爲論史多端而大致有三其嚴事史記者高史
遷之名而不敢有所齟齬豈惟順之又從而爲之辭辭
有未通務曲而傳之于意意有未安務曲而證之于事
轉相讀述弗知其非此以意爲尊信者也寶夏后氏之
璜忘其考矣其詆毀史記者以史遷雄跡千古而窺其
所未軌於正以其雄跡千古則務操其說而求勝以其
未軌於正則得乘其間而有所詆訾此以意爲詆訶者
也洗垢索其塵痕吹毛求其瑕類矣其信與疑半者則
又執其片語隻字如觀若講若之分蛟龍交龍之辨謂
滅之字有力謂後期勝後會等語此以款啓爲月旦者

也據大鼎而竊寸爵既非全味執微類而掩夜光亦未
得矣故曰運千仞而後可以飛矚操千曲而後可以聽
聲談何容易哉愚嘗總括諸家參考聞見其可議者有
四而諸委瑣之談不與焉夫史以徵往信來正名定分
至不可紊也遷總之表志分爲紀傳是矣而項羽則紀
呂后則紀正統之義何居陳勝則作世家孔子則作世
家外戚則作世家世繼之意奚取兵法一代之重典也
何以附于律書列傳賢否之衡鑑也何以傳夫龜策序
司馬相如于四夷之後則詮次失宜大宛與南越諸夷
不相序次則分析何以此其體裁之宜議者一也史貴

策衡七卷

史記三

五十六

闕文夫子志之理無足徵寧存而不論乃高辛四妃皆
以神異而生子虞舜見阮遂以匿空而獲出文王之聖
也而獻賄以免辜伐崇以報忿何其誣也周公之聖也
而叔虞之封竟以成人君之戲何其謬也載后稷至文
王卽位凡一千九十餘年則周累世皆百餘歲以卒我
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夷其族則誤於闕止爲聖門
羞此其綜覈之宜議者一也史之詞有褒貶其權與實
罰等而彰瘴失其世將何觀獻聖之篇詩人所以詠武
公也而謂其襲殺共伯后兄之爭降王之對亞夫所以
爲名臣也而謂其守節不遜子貢居言辭之科夫子益

屢稱之而史遂今飾其事如所稱存魯亂齊破吳強晉業已厚誣何乃傳于貨殖使聖門賢者與錙銖齷齪逐時俯仰之徒并列郅都之爲中郎將野彘之爭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爲濟南守中尉道不拾遺貴臣斂手何乃傳于酷吏使忠公之吏與椎埋沈命舞文詆法之儔次比此其品隲之可議者一也史之所重關治道則書禪君德則書若徒以綺篇綉句雕章縟彩故可畧也董仲舒傳不載天人三策賈誼與屈原同傳不載治安等書若長楊羽獵大人子虛卽議亦奏雅詞可刪煩又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錄其本書以爲

世俗所有夫諸子雜家經史外傳棄而不錄微杜博聞此其甄錄之可議者一也大抵持論則易授簡則難史如馬遷千載讓傑焉彼其去古未遠其磅礴淳龐之氣猶蘊崇而未漓故其文沉凝蘊藉渾厚大雅後世淺中之士日規月摩而不能及其覽矚千古感慨當世書無所不窺而神有獨至故其文悲歌莽宕激即悲壯後世塗觀之士刻心滅志而不能及其浮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講業鄒魯名山大川無所不歷故其文窮致極神馳翔變化後世耳觀之士句摘字攻而不能及斯亦千載之閼裁不朽之盛事也 今天下號稱郅隆而學士大夫

夫爭爲古文詞之業其博洽爾雅未必無足當司馬者而又當史學大明前史之醇疵昭然在人睹記得以肆其力于藻飾而增損其事辭且夫從古以來其踏駁可指固不獨一史記也二十一史繁複過半或一事而代有志述名異而詞襲或一人而各爲是非此抑而彼揚則刪削宜嚴也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迴殉身謀國大義凜然而諸史俱以逆書則昭雪宜急也班范荀袁之并紀漢王于之并紀等徐裴之并紀宋而體裁互異范曄以董宣爲酷吏陳壽以諸葛亮非將才舊唐書以李義

甫長孫無忌爲伍而褒貶失真王喬臧履出于風俗通左慈羊鳴傳于抱朴子而引據未雅則訂證宜急也諸如此類宜盡薈最而雅推之成一家言執事謂難其人何也愚以天下未嘗無人顧夫卓犖奇偉之才或沉伏下僚或限於職業而不得當載筆之任則其人難或志在名山沉淪思奮而不得盡窺石渠天祿之藏則其人難或書足謏聞才堪授簡而不能以其力羅四方奇傑之士各以所長見則其人難誠及此時自石渠虎觀而外不靳別開一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俾博學宏詞卓然當世者裁其總而諸稱能染翰績學家悉分局校讎

老年任使母限以職業母拘于顯隱母計以歲月俾上
自義皇迄于本朝傳而雅約而該以續詩書之際亦
古今一快事也而執事以為可否

錢法

萬曆壬午廣東

附孔子有言國家不患寡不患貧貧與寡不足患則
所患者可知已明興二百餘年生養休息間閭
日庶稱夥矣帑藏日積稱富矣顧乘之所聚
食土田土不加益民不加耗將歲竭國計絀
與彼乘靡窮而藏有限何以待之與說者謂歷
性勝金用三品通錢法以增民貲亦裨榮之一策
與上自三代下及漢唐宋籍為國用國家自洪
永迄今阻格不甚行其故何在鼓鑄不得其方流
通不盡其術其弊何在願詳言之俟司計者裁焉

蓋經國理人者有衆與富之患而亦有既衆既富之患

古今所患者曰生齒未繁積藏未豐此二者近慮淺衷

小之乎其爲患者也古之人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何憂

于不衆惟林林種種而衆矣饑之則亂食之則費故衆

災衍二卷

卷

本

之患甚于未衆者在彌亂而經費也一年餘三年之積

三年餘九年之積何憂于不富惟熙熙稼穡而富矣專

之則怨分之則竭故富之患甚于未富者在釋怨而揀

竭也此有天下者之所最忌而豪傑之士所爲愁心積

慮而講者莫如食而分之食而分之云者非朝饔之夕

殮之家給而戶賜之也蓋自有利民之大道在焉而在

今日則錢法所宜亟講者錢法行而處其國于不傾

之壑藏其民于不竭之淵天下之衆可以無饑國家之

富可以長守矣古昔盛時庶人家授田百畝食鹽自丈

夫至嬰兒月有數年七十至九十饋肉有差家三幼以

上至五幼復征子孫凡三等此四者古人所以安衆與富之道今皆不然然則古之民寡今之民衆寡者富在于民而衆者富在于官加之田不能益毛矣海不能益鹹矣而國中之老者幼者遞死遞生以蕃以滋巧歷不能算隸首不能料矣而田賦鹽筴日輸于上徒以實官帑而盈公庾此而不食而分之而短于經計不費則竭司計者之憂也 國家之興二百餘年 高皇帝仁厚植國儉勤訓子孫 列聖培養休息至于今日 主上聖明留神循撫加意節縮可不謂郅隆全盛哉自 玉牒之蕃以及閭閻生齒日息不可謂不衆自太倉之積

策衡一卷

卷三

六十一

以及省直庫藏日盈不可謂不富衆在于下執不得不仰于上富在于上執不得不給于下然必罄 國家之積厚蒼赤之生其生也無涯其積也有涯以有涯待無涯財日以殫而生日益瘠故錢法者不收之田不計之海不出之府庫無大損于 國貯而博利于民生誠今日採焚之急務也考之列星圖曰天錢十星在北落西豈天之所在不可變而治天下者當因之與夏鑄歷山商鑄莊山成周園法泉府其制獨詳則先王所籍也漢自元狩至元始成五銖錢二百八十億萬唐開元中天下七千餘爐歲入錢百萬宋元豐中天下五十三監

歲入錢千萬則后王所貲也 國家百典上稽三代下陋漢唐宋乃獨鑄錢一事自洪永迄今阻格不甚行而欲其富之埒古人乎此愚所未解也鑄之不得其方用之不盡其法一或齟齬輒曰錢法難行吁亦過矣愚請悉言之其說有六一曰收銅之權二曰固銅之源三曰開銅之利四曰精銅之制五曰廢錢之涂六曰崇錢之官古今議鑄無若西漢二賈誼之言曰銅畢歸于上山之言曰民不應與主共柄今天下姦民私鑄陰持主柄以厲公錢果如誼言上收銅勿令布民安所得銅而私鑄之故收銅之說人主持柄息姦之要術也 高皇帝

策衡一卷

卷三

六十二

始定天下令軍民鑄鑑及軍器一切廢銅並聽官收毋令私藏卽二賈意也后寢不行至于今銅布于下極矣浮屠佛像及民間鐘磬盂爐之類比比皆銅今欲收之無故而奪民銅則民亂盡質之以金則國困愚意兩京各設一收銅廠督以司空之屬外省責之藩臣外郡責之府倅每月定期與民市銅每銅若干估直予錢若干其私藏者罰如律大約一歲收盡民銅則民以無用之銅易有用之錢既可爲私家之利而又得免于私藏之罪其誰不欣然而輸之官官以既鑄之錢易未鑄之銅既可爲續鑄之貲而略無費于公帑之金又何憚而不

收之民况藏銅于民銅皆銅也而私鑄有皆銅一入官銅盡錢也而國家日富 聖王所以獨持大柄而利天下者無出于此故銅之權不可不收也銅器收矣銅源未固民得濫取其私鑄猶故也防水者先源後流披木者先根後枝銅山者錢之根源也黃帝封山令十里外乘者行行者趨桓公封山令犯者左足入則左右足入則右禁至嚴矣乃今滇中之銅商得私販盜掘銅錫罪止戍邊則私鑄之賊何慮無銅今欲禁私鑄當先禁私販欲禁私販當先封銅山欲封銅山當先嚴盜掘之律銅源一絕卽有項梁劉濞之徒無自而逞故錢之源不

策衡一奏

卷四

六十三

可不固也或曰天地之利不導之開而反封之何也曰非終銅而不開也公錢未布則閉之以塞姦公錢既流則開之以疏利顧今之銅止路南一隅亦云隘矣山海經曰海內銅山四百六十七漢鄧通鑄于嚴道吳王鑄于豫章唐鑄于陝宣徽信銅冶九十六宋鑄于諸路銅冶百三十六 國初令天下藩司設寶泉局 文皇帝遣官于江浙開廣鑄錢宣德間始罷信饒銅場則亦非止滇南一路也若盡藉天下銅山倣漢唐宋故事隨山掘銅設監鼓鑄見天下之銅盡爲國計故銅之利不可不開也善乎孔頴之言曰民之盜鑄嚴法不敢禁者曰

上惜銅愛工故也上之惜銅愛工者曰鑄錢利國先以耗國錢成之利不足以償工其識未矣王者以四海爲家費百萬以鑄百萬則二百萬費千萬以鑄千萬則二千萬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生生不已鑄鑄無窮何契契乎銖兩之較也第顧之說容有未盡者不惜銅似矣不擇銅而定其衡則難不愛工似矣不擇工而峻其防則疎銅者錢之質也蒼則蒼黃則黃而誰能違之輕重者錢之衡也四銖則太輕六銖則太重而誰能准之工者錢之範而弊之藪也模不模範不範而誰能覈之故惟以錫鑠之銅以虧其肉好而獨留五銖之制以一其

策衡七卷

卷五

六十四

耳目擇二局之良者分布天下以爲之工師而高其垣圍嚴其防檢以稽其私佚故曰錢之制貴精也夫錢泉也流于下而壅于上行于賤而塞于貴卽日肆諸人于市無以爲也今日折俸募役外 朝廷不入賞賚不予是自賤之也自賤之而欲人貴之其執焉得志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此言用錢之涂不可狹也漢隆慮主以錢千萬爲其子贖死今錢獨不可入乎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今民賦獨不可入乎漢募豪民入粟縣官而內錢于都內今時納獨不可入乎漢館陶主爲其子求卽不許賞錢千萬今賞賚貴戚

關尹獨不可予乎漢胡降者贍以少府禁錢今各邊夷市獨不可予乎漢時出內庫錢賜軍士今秦軍獨不可予乎夫錢下而不上則其權在市井上而天下而上則其權在朝廷誠用之如循環行之如流水上闢其出之涂若賞賜若俸薪若雇募之類無不以下下闢其入之涂若軍興若權稅若錢贖之類無不以上銀用其六錢用其四又何不行之足慮乎故曰錢之涂貴廣也雖然治法治人相爲表裏錢法之行原非細故內責之二局外辦之藩司事權不重稽覈未嚴奈之何其卒行之也周公太公管敬仲孫叔敖則宰相王之唐賜爐止

錢法一

錢法

六十五

世民元吉則親王領之晏琦以侍郎領鑄錢使于江淮杜鎬等以祕閣校理封鑄錢故事于禁苑惟其利溥而用鉅耳今宜略倣古制令兩京領于工部侍郎各省添設督鑄司道歲終嚴考成之法差竣正舉刺之典薄惡者黜雍塞者黜自點汗者黜縱民開山葺器者黜縱民盜鑄者黜又何不行之爲慮乎故曰錢之官貴肅也夫收銅之權則利不散之委巷固銅之源則商賈無所牟于山澤開銅之利則地不愛寶精錢之制則民鑄不得亂其形廣錢之涂則下不賤錢崇錢之官則法必行而民重于犯刑蓋雖管賈之餘談而國家之完計何以湯

此嗟乎海內宗室穀食者半百官秩薄執將漁民邊海間左動至脫巾水旱天行民室縣罄當此之時使公錢之貫山積帑藏則以親親重其祿可也以勸百官加其秩可也以養兵增其直可也以存百姓減其筭可也不食之而人飽不分之而家給弭其亂而經其費什其怨而採其竭籍民之衆以爲彊守國之富以爲封則猶所謂霸王之本也哉考之載籍二百餘年不大被兵革未有逾于今日故其衆日蕃錢法之壅而不行亦未有逾于今日故其銅日滋意者其事與時相待以成乎范子曰府倉實民庶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嗟乎使范子生今之時譚今之事其所謂恒制成利者必曰錢法也

錢法一

錢法

六十六

律令

萬曆壬午山西

問帝王馭世之具曰六經大法今學士窮年佔俸於經勤矣至法律則委之卑卑不足道不識二者果若相鑿不相入與且視經於刑法詳哉其言之失試譚其繁三典三罰奚由而設三放三宥奚由而立均之法而有五禁五戒五聽之殊均之正法而有八刑八辟八成之異虞周五刑有無相沿後世六篇九章十二篇以至五百餘條幾千餘條有無可議是皆法之當議者明與酌古準今裁定律令固拘拘漢唐故事不知與虞周之意有同否也我皇上好生德洽通歲分遣理官出獄疑獄復納臺臣之議欲令經生兼習法律其說度可行否夫煨燼六經以吏爲師此秦事之非者乃宋臣蘇軾又謂不讀律則致君無術爾多士將何從焉其爲我言之

世之譚者類曰儒以聖人爲師不以吏爲師聞折衷於六經爾未聞折衷於法家而號儒也嗟嗟爲此說者是

策術七卷

六十七

局井蛙之見而未闢滄海狃夏蟲之識而冬冰之未睹耳道與法非二事也經與律無二道也學者繁神乎術稅之場挾祕於篇章之圃明先聖之道而不習當世之故則誦說雖勤祇供口耳藻績雖飾罔裨世務惡在其爲有用之學與是惟鑄鑄六經游習法律不詡窹言而闇治理不抱空文而缺實用儒斯其至哉愚生占稅一經未習當世固局曲佔俸流耳執事遽與之譚法律豈欲其爲通儒邪敢不杼懷懷以對蓋自司馬氏叙大家班氏因之列九流而儒法之角立也不能相一董子條策於建元則欲尊孔氏而絀雜學勿使並進路溫舒建

言於地節則欲貴文學而賤獄吏以興太平或謂儒與

法不可溷而爲伍也自徒法者言耳若仲舒溫舒之論則均切抹世豈謂法家爲可易耶奈之何拘學不與論廣淺見不以指遠師授遺經見偶窺豹輒自命曰儒而以吏相詬病是徒知法律不伉於詩書未知經術之通於世務也蓋六經帝王垂訓之書法律帝王馭世之具經以道勝法之體立律以法勝經之用行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曾有一之相諄哉今觀周禮一書非周公致太平之具耶乃於刑法詳焉是故三典以刑邦國而新國輕典平國中典亂國重典非斟酌其施與三

策術七卷

律令二

六十八

訊以定服刑而或於羣臣或於羣吏或於萬民非考覈其真與情苟可原則有三赦而幼者老者愚者得以自全矣法或偶觸則有三宥而不識者過失者遺忘者得以自免矣爲之五禁則由官而官而國而野而軍無地非法也爲之五戒則自誓而誥而禁而糾而憲無典非法也爲之五聽則曰辭曰色曰氣曰耳曰目無舉非法也八刑之設非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者乎八辟之設非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賢者乎八成之設非邦內邦賊邦謀與夫犯邦令橋邦令爲邦盜邦朋邦誣者乎夫周禮何嘗不言刑又

何嘗言刑而不諱且懇也若虞之五刑則爲墨爲劓爲剕爲宮爲大辟爾已周之五刑則糾力糾守糾孝糾職糾暴爾已此古之所謂刑也總之上揆天理下揆人情劑寬猛之中益欽恤之意經以議道畫之則爲法律以議法裁之則爲道豈經獨名精法獨名麤若朽鑒不相入哉二代而下法令滋章爲六篇之律者李悝也爲九章之律者蕭何也爲十二章之律者玄齡也若乃因漢律九章而張湯趙禹廣至數千則楊雄所謂不必學者也因唐律十二章而長孫無忌輩廣至五百則叔向所謂不必鑄者也科條不同要皆一代之法也已 明典

策衡一采

律令三

六十九

律令損益千古大都制辟以威則令之爲條一百四十五其法簡以嚴懸法以教則律之爲凡三百其法明以悉 欽恤之德媲美虞舜糾虔之度追躅周官誠羽翼六經而卑視漢唐之制矣邇者 皇上分遣理官出讞重辟頃復 嘉納臺疏凡士占一經者令兼習法律眞足霽雨露勅電雷而開經生菑斗之迷矣執事令諸生度可行否豈非虞拘擊之見難於驟破而局曲之習非責實以課之終罔覩成效耶則嘗覽鏡往昔唐有律學宋有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而胡安定之教國子亦以經義治事揭齋名彼豈無所見而然邪茲欲使佔俾之

策衡七卷

律令

七十

士兼習法律非可嘗試而漫爲之也其機在上不在士焉今律令之書不載學官窮鄉下邑罕所親見謂宜行所在費序廣其梓本童儒出就外傳能受經者卽令受律而又擇精曉者爲之講解布令已定耳目已熟人將視律猶視經且家傳而戶誦之也士於六經窮年矻矻白首不已者以起家在經也今鄉飲讀法矣賓興試判矣然皆習爲故事勦陳言以應誠使必通律理者與明經並進不諳律文者與失經旨同科彼知非律無以起家卽禁之使不律不能也士操觚爲文剗心秦漢一行作吏不啻土苴兩造具備百態微暖高下輕重匪耿故焉謂宜取法呂刑重懲五過治倍律師心之罪嚴失出入之罰士知莅官行法非律不可卽欲空談六籍得乎今世皆軒冕六經糠粃法律有通曉者閭里隸目之無甚炫異士一登仕籍授之大邑於律茫然卽引用不中輒恕之曰固經生態無足過督者夫張鷟以行賞無不射伐鼓以戒士無不奮人情鼓之則動激之則發懲創之則改漸摩之則成教訓之不預賞罰之不嚴如此而欲使天下改弦易轍反視易聽以從事於律吾知其不能也或者曰律非聖人意也勢也上古之時法懸而民不犯刑措而上不用秦不師古以律爲制此惡足法

也嗚呼若是則虞不必象刑周不必呂刑先王讀法之
教周官象魏之懸皆可不用已今士無論爲大吏卽縮
符佩印受寄百里能無法而可治乎士既屈首簿書日
親刑獄訟興如蝟情隱如蟻能曰吾爲經不爲律乎苟
師心自用比擬弗明大吏能不奉三尺以繩之乎如其
不然而曰吾不爲律是渡江河亡舟楫載南畝而舍耒
耜也不預致於先徒責成於後是未稼穡而求穫未蠶
績而求其帛也必不得矣大抵聖人議法以道儒者言
律以經辟之譬然律則其方而審標表之宜者經也辟
之奕然律則其譜而運動靜之機者經也秦取先王六

策衡七卷

符公五

七十一

籍付於煨燼愚黔首以師吏世豈有師吏而可治哉秦
事之失斯悞之也今海內人師孔孟家誦詩書士生斯
時復明習法令折衷六經斯稱通儒矣何秦事之云或
又曰律可使人畏不可使人習人皆習律將倚法爲姦
此其亂將蠶而起也是又不然弓矢戈矛以禦暴而姦
民竊之爲暴因其竊也遂廢之並禁民使不得蓄可乎
典墳經籍世儒竊以行私者何算然則經亦可不讀與
常人蹈夫故習曲士守其舊聞破柯擊之習務變通合
宜是在通達 國體者斷與不斷耳經生何敢贅爲

詩經

萬曆壬午雲南

詩經命義曰詩言志孔子曰興于詩詩之爲教大矣
三百篇而後天子不采風諸侯不貢俗文人墨士
各騁才情以擅一家故變而爲騷騷變而爲五言
最變而爲近體極矣卽以騷談之傳騷者稱其
兼風雅光日月似矣太史公采之入傳無貶詞乃
反騷者譏其不能龍蛇序騷者尤其怨怒沉江抑
何說與辨騷者指其合風雅者四事異經傳者四
事可得詳與夫褒貶任聲抑揚過實非所以論古
人也抑有至當不易之評與後之擬騷者無慮數
家何者爲近與自魏漢逮齊梁馳騁藝苑者無慮
百家固第之爲三品者說者惟何貞觀以迄開
士而又不得不爲韓退之所取何與唐自貞觀以迄開
成世譽詩林者亦無慮數百家有證之爲四唐者
說者惟有取流花之叟而不爲歐陽永叔所喜亦
何說與夫詩體以代異調以人殊茲欲總與歸同
以爲窺作者之致以鳴 國家之盛何所繇與諸
生細繹風騷必有犁然當於心者其詳言之以觀
博雅之學

策衡一卷

卷一

七十一

論古人之詩者取其詞足以據性靈義足以裨風化言
與人不得而相掩也夫詩者言之有律者也六情絨於
中百物盈於外情緣物感物易情遷而言因之揆其要
領惟有關於羣教之大可以導人於善而祓除其邪心
形之歌詠被之管絃可以中律呂而鼓羣動君子取焉
是故列之三經錯之三緯綜之四始釐之五際發乎情
性止乎禮義可攷而知也已運與世移質隨人異格緣
習靡音逐氣滴言人人殊矣所貴談詩者尚論其人不
徒以言也粵自皇娥啓咏堯壤行歌詩教興矣三代盛
時采詩觀風詩爲有用之文三代以下徒騁才情無當

實用而詩之義廢有王者作采而立教詎無可以諧官
商薦郊廟嗣百篇之餘譽者耶曰匪然也夫詩天地之
籟也而人籟生乎其中矣禮曰感物而動故形於聲音
之不足故長言之嗟歎之是詩者天籟之自鳴性術之
所流也教化融徹卽庸孺矢口有老師宿儒所不能道
而亦因政俗以爲汙隆故先王采之爲之示儉示禮以
防其邪而導之正要之頌其所美則善心生以善勸善
不教而成頌其所刺則惡心熄以惡懲惡不肅而嚴是
詩之爲教也聖人刪之爲經也是故詩奏於郊廟天神
格地祇出奏於朝廷羣后德讓鳥獸踴躍奏於閨門肅
雍溫惠玲瓏瑇瑁之節備播於邦國天下以諧萬民以
洽賓旅以鼓動植而乖僻疵厲之氣消故曰感天地動
鬼神莫近於詩季札觀上國而卜德祚盛衰左丘明以
歌詩歷徵大夫善敗詩之義淵乎深矣然觀詩於三百
之中里巷歌謠男女答贈淫蕩鄙俚之什不妨兼收觀
詩於三百之外郊招可以畜君巧笑可以崇質翹車可
以責善清河可以謀國涓水可以防微而不爲聖人所
取彼樂言刪後無詩亦逐場之見非通論也安知當時
歌謠贈答不出於薦紳先生有所託而寄其情夫子刪
之而去其名不可得而見耳後世莊人雅士孤臣屏子

撫忠愛之忱陳感慨之臆發抒志意陶寫情景豈無一
言之幾於道世無尼父評品乖律取舍靡公人各以意
互相排譖無所取衷焉詩再變而爲騷騷變爲五言最
後變爲近體極矣騷於詩爲近以騷言之屈子懷絕代
之才抱貞孤之操不得於君流離放逐而作離騷千載
而下玩其詞探其蘊奧如駕風鞭霆不可得而窺則嘗
考劉勰辯騷謂騷有典誥之體有規諷之旨有比興之
義忠怨之辭四者同於風雅似也至託詭譎怪狷狹荒
淫摘其四事斥其異於經傳斯誠異矣抑豈知原者哉
蓋騷之旨主於規諷而又兼風雅觀者惟察其情出於
忠款而無乖於禮義至其詞之泛濫假記要當以意攝
之譬之用兵貪詐奸醜頑鈍無恥之夫皆編之部曲至
其用之或動於九天之上或潛於九地之下使人莫可
窺測斯用兵之善者也今觀於騷如稱堯舜禹湯雅之
體也假雲龍蘭芷風之遺也稱黨人靈脩之類雅之變
也蛾眉謠詠宓妃豐隆之類風之變也借怪誕不經之
詞以寄幽憂靡訴之衷真如尚父登壇孫吳在列莫測
其攻守之所自而忠君愛國扶微興墜之緒隱然見於
言外則聞者不怒繹之有餘思焉此騷之大旨也胡以
議之蓋三百篇之詩敦厚溫柔隆古之希聲也屈子之

詞環富奇稱文人之杰也聖人無意於文而屈子乃有意於文者組織風雅闡放厥詞三百篇之後一人而已淮南希武皇之意嘉其文而作傳司馬遷拾小山之遺高其人而入記載所謂蟬蛻涸濁之中蜂蟬塵埃之外泥而不滓與日月爭光原之心事曰矣楊子雲譏其不能龍蛇班固議其怨懟沉江二子摹擬騷體如甘泉兩都比之風則詞謝熒婉擬之雅則裁乏雅嚴於司馬氏猶倒影滅沒不可望尚談屈子耶而雄之美新固之黨憲是又原之罪人也嗣後擬騷反騷紛紜迭作所謂無其事而效其言奚取焉漢魏以來河梁贈別實創五言之宗蘇李之高邁曹劉之卓犖鮑謝之清奧作者無慮百十家而說者獨稱柴桑之士豈不以陶潛之爲人不事二姓寄傲於壺觴菊松之間亦屈子之流亞與其詩冲澹蕭散實開韋柳之門而以鍾嶸所擬三品評之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陶子殆以人掩言哉韓昌黎文起八代而詩遜陶韋可輕議陶和栢梁賡詠已開七言之端沈宋之綺麗王岑之壯逸韋之冲澹作者亦無慮百十家而議者獨許浣花之叟豈不以杜甫之爲人間關鳳翔不蹈於廣文輞川之轍亦有屈子之志行與其詩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孤高雜徐庾流麗集唐人

之大成楊仲弘詮爲四唐或謂李杜齊名工部詎可擅美不知杜兼衆體且以人勝耳歐陽子文希山斗而詩則陸沉晚唐奚以議杜爲也嘗試評之浣花之作如祥麟威鳳見者媚焉柴桑之詩悠然孤鶴與其人俱邈矣靈均出入風雅變化不測其猶龍乎大都發於情性止於禮義無愧於三百篇之大旨均之不詭於詩者也藉令離騷非以靈脩哀志則驚采奪色絕酸埋光雖使楊雄息啄班固回嘲亦不號詞賦之祖陶杜非以忠貞鑄詞則晉真無文章唐亦失詩聖雖使昌黎推轂永叔退舍亦不登著作之壇知此可以論詩矣我國家道化淪洽風氣淳龐中和之極建於詩書之澤陶於下其奏之郊廟陳之宴享洋洋乎雅誦之休聲矣而鴻工哲匠繼踵摩肩往往孕杜吞陶卽靈均且奴隸使之執事猶欲總異歸同以鳴國家之盛抑豈有出於三百篇之旨哉蓋詩首二南以風教也風起於上而動於下惟冀朝廷之上本關雎麟趾之心廣菁莪棫樸之化崇緇衣素絲之風黜蟬蛻貝錦之習敦尚爾雅刻絲浮澆則化行俗美歌謠里巷之詩宜有可采而士者又博綜羣籍涵養性靈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太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而

又推之天下國家以驗其實際則詩之養性情達政事者此爲得之是深於詩者也由是而言所志過則風雅及則騷不及亦不失爲陶杜謂之鳴國家之盛疇曰不宜否則牽性情而逐光景工藻繪而鑿天真卽拾香草於江潭獵奇葩於楚畹採東籬之落英襲杜陵之賸馥享其敝帚自謂千金亦優孟之學孫娛姆而處子態也識者見且唾矣奚其詩奚其詩記曰誦詩三百不足以當一獻而不達於政雖多奚爲致用君子詎可徒詩爲也請以是爲明問復

君德

萬曆癸未春

論君德者必考信於六藝詩書尚矣書稱寬仁詩稱豈弟世儒宗之謂柔德理天下而剛濟之是矣或以謂君德以剛為主何歟果若所言洪範又何以有柔克之說也且必上於剛然後可言剛漢又何以與武家之仁就與神功效異致治忽相反何也豈所謂剛者固自說易之乾君德也乾之義健六爻皆陽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自強不息非剛乎然大人利見惟二與五至於上且為元而有悔而用之者必推剛為柔故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是又可一於剛歟蓋易之說似與洪範之說合而詩書所稱固不可廢也則所謂以剛為主者非歟我皇祖本六藝之指隆三五之風一代之德其在誠錄其所以體乾行健者可樓殿而殿之歟請各率乃意推明自強不息之義以不悖於詩書所聞無徒泥洪範而謂主剛者妄也

自昔帝王首出庶物身理萬幾乃其心曷嘗一日不兢
策衡八卷

兢哉夫天下之勢必歸於一人何其重也一人之心常周於天下何其勞也知以其身重於天下然後可以託天下知以其心勞於天下然後可以保天下明主察乎此故心必有所在而無所移必有所用而無所滿攬權綱以獨斷雖虛已謙抑人莫得以竊其操居穆清以深念雖恭已恬愉人莫得以投其隙是以精神恒運而福祚無疆宋儒呂祖謙曰君德以剛為主夫德主於剛則與寬仁豈弟之旨異呂氏誦法詩書何以稱焉書贊寬仁詩咏豈弟非優柔姑息之謂也其道象天之履茲稱剛德非恣睢暴戾之謂也其道象天之行易曰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強者非勝天下也自勝者也不息所以為強強所以為剛天惟其剛故日用一周君惟其剛故心存四海乾六爻具矣初之潛四之躍動而微也一之見五之飛中而盛也三之厲无咎上之元有悔過而極也通則元亨復則利貞規旋轂轉周而復匝大明終始六位時乘自混闢以來至於無窮靡得而易焉故剛健天也自強不息所以法天也要之中正純粹二五尚矣未至有待已過可虞此聖人為戒不於初而於三不於四而於上也其旨微矣洪範所謂柔克者非克剛也克其高明熒友者使無過不及以成其剛耳用九之天

策衡八卷

則蓋如此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慾焉得剛孔子之歎蓋歎君德也惟宋藝祖有言吾心於天下一日再周庶幾近之若漢武內多慾而不知所裁宋神宗外偏信而不知所任故算計見效遠不及文帝仁宗夫文帝仁宗雖以寬仁豈弟柔德理天下乃其能自勝則剛也嗟乎剛德之難非以其威福玉食天下莫敢抗衡而謂之剛也又非以其典禮命討天下莫敢越志而謂之剛也又非以其機智勇辯天下莫敢矯命而謂之剛也又非以其芟刈蕩平天下莫敢角敵而謂之剛也其惟君心乎有所在無所移有所用無所滿獨斷深念如是而已矣夫

帝王之有天下皆所謂天授非人力也然猶不自暇
蚤夜以思若曰天之全畀我以所覆而大奉之者謂何
祖宗之重貽我以所統而明保之者謂何一息不屬則
茫茫區宇總總生靈必有受其蔽者若之何其不日兢
兢也是故身居紫垣華蓋之上而心之乎窮簷蔀屋之
下身游法宮明廷之內而心之乎四海九州之外身主
百神羣后之尊而心之乎鰥寡孤獨休偻椎結之卑身
撫河山社稷之重而心之乎蠛蠓蠕動甲拆勾萌之細
何以明之蓋 皇祖有訓進一膳卽思天下軍民之饑
服一衣卽思天下軍民之寒方春時和而念田土之荒

策衡八卷

卷二

三

蕪初冬風嚴而念邊鄙之勞苦此其積忱發慮惻然而
動隱然而圖何嘗不在於天下是謂心有所在夫臆決
懸度可以抽意不可以操事彌文虛具可以飾觀不可
以責實是故當宁負展以臨臣工顯然莊矣然朝有頃
耳而臣工之所不及接者日十九也臣工退而便辟倖
佞進矣傳之者如咻何廣厦細旃以繙經史心澄然肅
矣然學有頃耳而經史之所不及親者日十九也經史
罷而玩好技巧進矣暴之者如寒何是故朝必求實務
退而有疑則思思而不得則聚童奏而披閱焉披閱而
猶未得則召公卿大臣相與反覆之以咨訪其詳必其

可施行然後已學必求實益罷而有疑則思思而不得
則聚卷帙而披玩焉披玩而猶未得則召侍從儒臣相
與反覆之以講明其要必其可體驗然後已何以明之
皇祖有訓午後從容不倦聽納宮中寒暑不廢書冊
誦孔子卽思節用愛人誦孟子卽思省刑薄賦此其聚
精會神銳然而求渙然而釋何嘗不用於天下是謂心
有所用理欲不並立若持衡然此重則彼輕顧玩好之
爲欲本服御之餘人主每以自珍謂異於聲色矣不曰
貴異物賤用物乎其蕩心等耳技藝之爲欲本游息之
具人主每以自喜謂異於玩好矣不曰作無益害有益

策衡八卷

卷二

四

乎其奪心等耳是故佳冶可欲孰與周南之好逑俳優
侏儒可欲孰與清廟之倡歎麋稌可欲孰與賓筵之令
儀珠璧可欲孰與仁賢之爲寶古法書繪事可欲孰與
天苞地符之自然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名譽必榮
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以馳騁決
拾之勞用才繹志駕馭必良矩矱必中矣以吟咏揮灑
搏拊之能儀式 祖宗之成法律度必協經緯必明更
張必善矣以歲時觀游之樂推而與民同則太和溢而
雍熙洽矣何以明之 皇祖有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
酣歌夜飲之權見陳氏縷金牀曰何以窮天下技巧以

奉其身見元氏水晶宮刻漏曰何不移此心精專以用於天下賦詩曰無益作字曰非要此其克已忘物澹然自處冲然不盈何嘗以天下雜其心是謂心無所移人之情始乎勤常卒乎怠始乎儉常卒乎奢何者晏安易溺而滿假隨生也是故居若集木行若履冰視庶官如孤壘對敵視兆民如朽索馭奔馬聰明蓋天下若顓侗之未開也智慮先天下若諳練之未熟也惠澤被天下若痼瘕之未蘇也雍熙徧天下若草昧之未寧也治定功成法施於後若傾否幹蠱之初苦巖未振焦勞未解也殊方慕義四裔向風回面企踵各思保塞弓矢載

能知其華實苦言甘言能知其藥疾日見之行能知其可否時務之要能知其緩急是不必同非不必異用不必譽舍不必毀賢不必衆好不肖不必衆惡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心必求諸非道出而議政則盈庭之言易淆於衆必親爲折衷入而燕處則附耳之言易蔽於私必時加省察是謂獨斷獨斷則無旁落矣衆庶之見常徂於目前明智之慮每超於四表獨睹之計不可以形迹窺也必然之畫不可以歲月見也是故先天而垂創則心之乎千百載之後後天而紹述則心之乎千百載之前誓苦其煩或久賴其便小收其利或大貽其害近犯其患或遠弭其憂此倖其成或彼當其敗始幾其得或終倍其失上泯其名或下享其實我信其誠或人匿其詐變化萬端微睨千狀昭如鏡別毛髮不淆較若衡分錙銖不爽是謂深念深念則無中悔矣無旁落則我常爲主天下莫得而撓焉無中悔則我常自信天下莫得而亂焉是謂自勝自勝者強強而不息剛德也天之強也健行而不息故其運也大覆而不窮君心兢惕於中故君體渾涵於外施自朝廷延及邦國并包萬類兼濟羣生上及太清下及太寧薄海內外罔不歸德蒸爲太和凝爲嘉瑞蕩蕩無畛域熙熙如春臺寬

五

八

集 151—287

今之有一隆者非規模乎而規模代易不矜於同而矜於治譬則相梨橘柚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也顧後王守而脩之何如爾奈何天下豈無久相游相靡於規模之中而弗察微獨脩之不易抑亦指而名之者之爲難朝歆此慕豔彼臆而談初治方且曰已陳之芻狗以棄之方且曰不調之琴瑟以解之無惟乎治日燭亂而愈遠於初固非初之不足以長治也今夫治之有規模猶農之有畔循畔而力之行無越思則農功日起而歲成則晦弗知而錢鏐漫試即猾惻然蔽其茅蒲終滅裂而報耳愚嘗綜覽古今稽其得失之效鴻荒渺矣夏后氏

策衡八卷

九

損益虞而成治先賞後罰而尚忠少康脩之則夏隆孔甲亂之四世而隕商人損益夏而成治先罰後賞而尚質大戊武丁脩之則商隆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周人損益商而成治賞罰用爵列而尚文宣王脩之則周隆幽王亂之守府二十五世而隕雖列國亦然周公以治周之治治魯而殺也尊尊而親親變俗而從禮定公稍用孔子章禮教墮疆都至哀失禮而魯卑爲小侯矣太公畧法近民之夏以治齊而駁也尊賢而上功簡禮而從俗桓公用管子脩其業以霸至景不振而齊竟徙於田矣雖晚近世亦然漢高帝起馬上治若齊魯恭焉宣帝

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周慎樞機功爛宗於廟祀乃元帝優游儒術牽制文義而漢治衰唐太宗有齊之強而託之乎仁義任賢納諫脩明紀綱玄憲二朝在開元元和則時號清明敦於末年而唐治敝宋藝祖有魯之禮教以忠厚立國仁宗休養生息幾致刑措神宗銳意富強更制變法而宋治驟上下數千年取後王之治以證前王之規模得之治登失之治傾粲然可鏡已 天啓 聖明 高皇帝甄夏陶商型周而創治下無此論也名其規模而象一於三代於誰何代乎通經學古之士睹六官分政動引郁郁之成周斯治之

策衡八卷

十

迹非所以治也睹邇之浸淫於文往往欲損周而用夏亦矯世之激談非初治之規模也愚伏而深思之蓋三代之治商最勝而 明之治於商最符請耦指而鋪觀其事昔禹繼虞華易席也武王臨天下之日淺未成也若夫秉鉞開基多歷年所而備一代創垂之治其唯成湯乎其唯我 高皇帝乎履癸帝之淫蠶也癸酉君之驕黷也天下染焉非一祓除而澡雪之其俗不變故湯之治先罰後賞而 高皇帝法之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使人味食然後食其得味也多 高皇帝曰恩德非汎然醫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其大端兩相絜而

合已嘗因是而臚列其凡其符于商者有五 三誥之
芟和慈剪壬頑凜然而誠世奚翅官刑風愆之訓乎

六令之明天澤正冠履森然以防民奚翅朱軒飛輅文
繡之禁乎 誥天下體欽恤白寃滯孜孜憂蓍草之傷
苗所謂三面解網不恢於此矣 詔天下劬農桑蠲租
賦涖煖則藁席而露禱山澤之利輒弛以便民所謂洛
川祝鼎莊山發金不飭於此矣 詔天下興孝廉訪遺
逸蒲車旌帛貴相望於巖中而偶又之升也親爲臨課
非疏爵而超之則賜金賜醴賜璽書而勞之所謂燿火
燭賢犧猥擢哲以道舉公德舉卿仁舉大夫義舉士不
策衡八卷

十一

懿於此矣之五者其先罰後賞也豈顧右法繩之哉仿
律度振紀綱俾天下奉之府然若渠堰槩括之於已而
仁恩始旁皇周浹於其間云爾然有本焉董仲舒曰湯
主天法質而王故太白在陳昇縞在御愚亦曰 高皇
帝主天法商而王故游詞賡行則詘苛法靡文則罷采
夏之忠納之乎檢柙裁周之文出之乎夷易衡決於忠
文之中命之曰質行其質以立治而先罰後賞焉斧鉞
不上因軒冕不下儼皆質之效也迺二百餘禩於茲若
永宣之鴻龐成弘之確固嘉隆之煥明豈直賢聖六七
作之代哉雖二正已已之訖熾於藍寇已卯之馭遠於

渭畋而懸竦潛消共球永受斯已設驗於商矣商六百
餘年間無昇浞澆殪之繹騷無十二六七之離合下逮
夫標季而抱器者思靖獻叩馬者明君臣皆夏周所難
焉故熊剛大稱商之一代風俗最燾斯知言也顧商何
以燾也蘇轍曰商以剛振愚則曰商不獨以剛振也蓋
乎李華曰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質
而有制制而不煩此商之所繇燾也 明治之燾亦何
以異此第問者耳輿人之誦若願於寬愚以爲非舛重
寬也揆 高皇帝之規模則先罰旣彰而後賞之時也
自異時患治之延愉而尅核太至然爲之多方以制之

策衡八卷

卷五

十二

則亦用多方而蠹之回竈巧文而治卒不得成是制過
煩也制過煩而質愈沒非規模之舊也不睹夫延陵卓
子之馬乎挑之以蒼龍之文而鉤飾在前錯綴在後前
後難於馬馬因旁出天下一馬也制煩而沒質則功令
亦一龍文類也安能止旁出之回竈哉孔子歎商之敝
亦曰蕩而不靜勝而亡恥惟大戊武丁豫燭而亟返之
故詩歌之曰不僭不濫而若先賞然者豈與初治故相
繆哉斯其旨深矣 明主守規模以圖治誠取五治而
證之王鈇有赫檢式炳炳御世非不肅而防民非疎矣
無亦臧癡脂之密罔而示破觥於東溟乎無亦杜焚林

之急征而優保障於繭絲乎無亦佞案忝之苛課而弘
薪標於適軸乎釜鬲上澤者撤焉弗敢闕也葭屋下情
者劃焉弗敢壅也以賤誕貴慈則質以去浮就約則質
以卑奇崇平則質質而有制勿執法以徇之制而不煩
常澍德以濟之昭登萬世之長治端不在茲哉雖然守
規模者其名漸察脩規模者其名又漸泯斯豫之繇也
龐暖言醫越人兄也長兄醫未形名不出於家中兄醫
毫毛名不出於閭越人者鏡血脉而藥耳名聞於諸侯
善繹 高皇帝暨成湯藥食之喻而脩其規模也無兄
越人之兄而弟之則幾矣

東衡八卷

卷六

十三

曆數

萬曆癸未會試

問帝王之躬曆數必曰祈天永命矣是以有周受命
定鼎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授也而召公
稱夏商不可不監乃曰我不敢知則彼豈終父所
傳不足信歟學者多言五德三十五際始終之傳
與德運代轉天地出符七精及初之運終中其子
疑非虛語漢人以太初曆推百六十三十四七之數
唐有千歲曆又有五德之數之論其盡驗歟否歟
宋又有為元會運世之說者極之於開物閉物謂
堯得中數誠符矣果是盡古今之數歟否曆年圖
推上下一千七百餘年意在昭監不為數論豈亦
召公之志歟 昊天以斗精授 皇明貞符億萬
熙皞一日即成康遜烈矣然我亦不可不監也諸
士亦有撫忠烈開蕙贊我 皇上萬曆之治者否歟
昔騶衍睹有國者不能大雅而稱仁義節儉王公
尚以顧化災陳召公之猷者哉其粗奏一篇未必
不稱善也 萬歲也

自古晁藻而王者疇不圖祈天永命哉然無弗以德為

東衡八卷

十四

本也夫體德窮幾之謂聖同風合德之謂君播洪施而
安域寓翼皇極而闡元風則造化在柄萬靈承役億兆
之紀永以疑固自中主以下德不配天則萬靈之為役
而造化之為聽其猶襲珪纂組而不廢者幸而已矣故
敬德之箴誠民之訓雖習耳玩目而聖人之所鑲金版
鐫盤盂書玉諫刻鍾鼎者莫不由斯則祈天永命之大
歸也請因執事之志而遂言之夫上世之傳聞忽之語
非君子恒道者蓋難言之矣至章明顯融監往示來者
其哲王莫如周成王大臣莫如召公奭也周自先王受
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然

圖萬世之彛而師尚父以丹書之說進營五行之宮而周公以脩德之謨陳一以天命爲不足恃一以地形爲不足守而皆本之德聖人之言蓋如此成王定鼎於郊鄒卜世三十七年七百亦猶述武之事也乃召公獻誥於王必曰我不可監於有夏我不可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夏殷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以疾敬德誠小民爲祈天永命之本召公亦猶二師之志也惟成王能神明保傳之語故祐術開業燁耀天地閱世三十六歷年八百過其十數而不墜有以哉夫鑿龜數筮可以兆吉凶不可以爲吉凶何者吉凶可兆不可爲也故曰先筮吉而後名之無福而況亭毒之道蕩邈之數萬寶以之化成感召惟其所至而謂預可以知倚短闇可以識通闕是易簡如乾坤而更爲委瑣煩勞也必不然也古者帝王之興取法五行故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斯吾所嘗聞於夫子者也然亦謂統緒相承猶夫五行相生於是焉建號易色各從其所王之德而已而非以勝論也爲勝論者見於呂覽其言曰凡帝王之興也天必見祥於下民故黃帝以土氣勝禹以木氣勝湯以金氣勝周以火氣勝代火者必將水氣勝斯所謂終始之傳也然猶爲

迭勝之論而非以知來也爲知來者自緯始緯謂伏羲以來以斗精受命者七得間氣而生者二十有八所謂三十五際者也入元三百四歲爲德運七百六十歲爲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爲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七精反初其言甚誕漢儒皆謂孔氏語豈信孔氏哉自有緯而洛下閎始造太初曆以閏統元會得日法而積中之言應以五氣正餘準大統而百六之論明故平帝以三七轉厄光武以四七中興其說頗信然王浚作太乙肘後而推昇浞以來九世驗舜以來八世不驗夫既驗不驗參半而惡乎知來太初曆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自太初不驗而唐王勃有千歲曆言唐得土運宜承漢統不宜承隋統其世當五十年當千而後張說作開元曆論五德大氏皆勃旨然推三代與漢數多寡皆合推唐數當千而不千不合蓋此兩人者皆造非徵之談以佞時主而已焉知天道是又多言矣宋邵雍最稱知曆理其所謂元會運世者以十二與三十相乘而成猶之歲月日時也推天地大數開物於月之寅星之巳閉物於月之戌星之戌堯之時正符中數信有當矣雖然歲以十二月月日之會也月以三十日日月之及也日以十二時時之周天也皆有據也彼元會運世則何據

以爲十二爲三十乎自元會運世而上自歲月日時而下愈久愈暫而愈不可窮此何異朝秀日及而論春秋之變哉天津之兆豈不或中雍亦多言矣大抵乾坤有六子支幹有剛柔陰陽五行豈無前識而實者難設虛者易假是以古者慎言之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則云乃卜瀍澗終難洛食此非卜世卜年之謂謂卜世卜年者卜洛之訛也順妖忌而逆事理召公之所不敢知也後召公者莫如司馬光其所獻曆年圖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具天下離合治亂之迹大歸竦動人主意在昭監與召公之猷合則指紳所道

卷八

七

七

也昔伏羲出天苞吐地符而觀察不輟黃帝得寶鼎拜神策而通變不倦唐堯降五老告河圖而欽明不懈虞舜耕歷山得玉曆而體道不息禹奠玉鼎湯受金符而至於聯胼手足剪斷髮爪以爲萬民下逮後世如漢帝日再中宋宗壽星見而恭儉仁恕終始如一此皆明於性而不脅以恢詭審於德而不惑以符怪知人之天而不恃乎天之天者也若乃郊雲陽之寶鼎祠鴟尾之天書矯誣上天誕慢下民曾不如宋公徙星秦穆夢天之爲重於萬世無愧色也蓋有命在天恃天而不忌則上帝之仁不佑畏天忘已宥密而不寧則神明之力必扶

卷八

七

七

求天命者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已矣而區區假靈乞祈承沐瞽史天何容易哉昊天以斗精受高皇帝赤光啓祥紅羅闡瑞貞符顯祉休於來茲列聖相承靡有數命皇上乘圖合契克膺高皇之業而闡繹之於古則成康之烈矣而皇上方且治恭隆心恭下厲精庶政勞勩夙且敬德不可謂不疾流恩振贍哀矜罪獄小民不可謂不誠是知我萬曆之紀方且權輿而非擇算持籌所能諦諸也執事猶欲受愚所欲言若周之監於二代者輒敢越職而稱近古之事可哉昔建始元延之間海內多言者多談春秋張禹獨言春秋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不可信以誤成帝而漢治分開元天寶之際刑政大煩而徐嶠乃指鵲巢大理爲上瑞以誤玄宗而唐治分熙寧元豐之間三朝日食旱暵踵至安石謂天變不足懼又引祈寒暑雨小民怨咨爲解以誤神宗而宋治分夫人主能順命則權與天齊能造命則天不能制而且聽其制既不能造又不能順而暢然歡虞以貳舊愆謂神器何彼三君之世豈不亦覆盂安瀾無虞孽哉君雖非堯舜臣雖非稷卨豈不亦逼壽執樞願世世享富貴無傾跌哉然不深維否泰之機升降之會而晏安自恃捐棄小民或紛紛無章求治滋擾

不若敬德誠民之訓遂使天地潛移陰陽永判此亦我之不可監者也 明主誠啓天人之故覽古今之際無謂吾德已敬而永懷握鏡之烈無謂吾民已誠而少寬馭朽之念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增嚴 淵淵蠖濩之德謹玩好簡侍御以立 明聖之極益選溫良上德之士平賞罰省繇歛以振元元之急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以厭下心脩正五事懋建大中以承 天休德與元氣游恩從和風翔則 萬曆之紀淳龐淳固三皇讓其景錄五帝遜其寧宇巫咸不能窺其倪禪竈不敢論其際後天地可也而何成周之有夫理無奇舉道有常信俗之

策衡八卷

卷六

十九

小筭無益大計聖人之言不可易也以鄒衍視召公斯逕庭之辭也然譚仁義節儉王公尚以顧化况陳敬德誠民之語而左右不稱善呼 萬歲哉愚日望於 廣厦細旃者以此

儒臣

萬曆癸未會試

問今之儒者豈有遺行歟何不譽之甚也枕籍孔訓薦衮宋言聚族而談自謂聖人之徒然曾不及管晏誦讀之效明矣夫上世之士獨師獨友不學則已學則涉聖源騁王路即若近世所識世不乏也故雖風黃老而有儒者氣象鍾中而而有洙泗典刑數管樂而有伊傅出處起縱橫而有堯舜敷陳彼其初何以不習為儒哉不為儒而不諱于儒用過其學又何也儒之術大明于宋而宋名臣率未始以儒者或不由講學而勲業蔽於三朝或不從孔鑄而人物稱為第一或不通太虛而頌稱滿於四夷談者擬為阿衡至或用經術經世務而更以空機實不及四子百一何也由此觀之章句之徒固不足齒而談儒意無益哉師一陋見乎曠然士冠六經兼百家其各據所懷以觀儒用之備

策衡八卷

儒臣一

二十一

古君子籍甚一日者莫不超與道會卓然自出於正故能輔德之所未備增才之所不足含奇吐精曠千載而流光也夫道何分於儒與百家哉沿流者涉洄而皆從滄游者源遠而流益分管窺筐舉守一不化屈蟠于埴井而昂首于昭曠雖儒何益苟睿知為宰符會大道雖各就所術默成獨應有青於藍寒於水脫釋於師傳之外不可以隅象測故足多也執事謂今之為儒者鄙將發其覆蒙而鑪冶之愚敢不恭教而承德聞之古曰善學擇術此至言也雖然擇術之道微不可以書傳師授也今之言擇術者徒曰儒耳儒耳不得于儒而分儒於百家之外故學常不遂也且古之治方術者多矣語其

凡則曰百家夫百家誠駢浮撇率剝剝誕傲矣而何存其說於談者自遷固之徒稱爲不能易後世依誦不衰雖哲人宗工時昌言排之而復起不廢意亦有不廢者乎且自王道衰聖學息迄春秋至于今數千百年豪傑不世乏所以扶危定傾靜亂庇人紹明帝王之業者豈惟不能剗滅恒從而稟業焉必有以矣張子房漢所謂有道人也夷項定漢通幽洞冥超然羈縻之外世以爲從祀上老人受兵法夫子房往來穀城間鄒魯儒者非乏而由來乃若此矣賈生雖少年天下奇才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推而達之於仁義禮樂無所不可然世以

策衡八卷

儒臣

二十一

爲明申商者也所知吳公吳公亦李斯門人非儒也明王佐才也不求聞達三顧後起居則寧靜澹泊出則鞠躬盡瘁然隆中抱膝慨慕管樂常與諸生習誦不求精熟憚爲博士家言非儒矣魏鄭公唐之蓋臣也房杜雖才任臣已耳魏公恥其君不爲堯舜往復數十萬言前代爭臣所不至然學爲縱橫家又其初固道士非儒甚也夫四子於三代之下猶晨星之嚶嚶耳彼其力能魁壘歛張樞紐乾坤而曷不爲儒夫旣不爲儒矣而又何履道承德數仁炳義未始詭于儒者自有宋大儒操繩墨執衾鉞雌黃千百世之上歸命此四子若推而眞

于儒之林於子房則程正叔稱有儒者氣象於賈生則呂伯恭稱有洙泗典刑於孔明則蘇子瞻稱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於魏公則真希元稱前後諫疏非縱橫家所及迨陳同父推轂四子謂馳騁聖門雖由賜游夏不足進矣夫四子當世未始以儒自命也迨且千載人未有命爲儒者也而至于宋乃稱之若此其自爲豈及此乎宋之儒衆矣而名公卿常出於儒未著之先若韓魏公上蔡所謂學不由講者也范希文則孔鑄不由曾魯未篤者也涑水公又學不通于太虛守人者也當是時豈無濫洛關閩之徒而三君子者不在儒後魏

策衡八卷

儒臣

二十二

公之學沉毅悠逸行其所知非識上起明則不達非定上起廸則不微希文之學有運設有持待有光輝行無襲軌見無介藩涑水之學以誠入而博學足以克其大烈心足以任其運實踐真信可以貫金石此皆世未始數數見也吾故曰不在儒後也乃若儒則有之金陵之學以聖人爲己任以堯舜爲必可爲以經術爲必可行邈然不可浮沉譽然不可遷易儒矣而惛憶紛擾隊爲惡流曾不足望圯上洛陽之塵焉睹所謂儒效哉由是言之吾以爲古豪傑之學固不冥觀超覽自得乎學術之外彼學術者特寄焉以爲朴斲丹漆之資而非其所

以資也何也大道之初渾淪遠與不可方名而保麟蜚走灌莽苞阜無所不貫及模雕而爲器器散而爲事如泥之落乎埏埴惟所爲之有百其門始乃無尋矣故曰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又曰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信無異人術也若夫堯舜在上統一聖真必使鬻李爲老更夷吾主書晏嬰常侍荀卿典禮尸佼執法申不害司隸彭祖主方楊朱奉常墨翟典客孫武司馬尉繚護軍蘇秦張儀轅軒往來隨臬慎到惠施鄒衍之屬咸秩有司終不令其孕情齟齬爭長逢艾之間擅弄矛盾以煩居解又豈分爲儒爲百家若坐蠻夷于門外居櫛

策衡八卷

三

机于域喬乎故儒之道未嘗一日忘于天下雖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唐宋之間而天命民秉不少衰息有離附無漏滌有疑肖無混淆顧人自得何如耳畧其情而觀其似則管蔡華士少正卯之誅不申商乎破斧避東微服過宋不黃老子子貢存魯孟子辯齊不縱橫乎舍其跡而察其心則心韓身漢去就不疑豈黃石之編所有乎制度文章開漢綱紀連語脩政等篇徵言具在豈內外儲之遺乎仗義履仁卓爾不舍數泰教告一輪腹心豈牧民山高及河上丈人語乎十思十漸仁義道德之言豈押闔險鑿之口吻乎偉望英識

勳業蔽于三朝後樂先憂人物稱爲第一忠信正直頌稱滿于四夷固非百家衆子所能型范也然豈囁嚅章句樞趨門牆待瀟洛闔閭而後興起者乎是故善學者心總要術意尋備解飲不渴之泉騁無厓之路則宇宙一貫古今一心會皇帝王伯于共流合道德性命于同術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材官羣有制割大理恢恢罍罍舉孰知其德涓涓紛紛孰測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其兼百家而有之若燕子孫夫豈揭揭然明儒之名以煥燐衆人之耳目哉所以必明爲儒者再教立訓化誘愚俗而已愚俗不知嚮方踰檢蕩制

策衡八卷

三

聖人設六經崇四術以示之趨使不流於踰蕩而愚俗亦恃聖人有所依歸以無恐故教訓生焉若豪傑者當知愚俗之所質乃聖人之所棄騰躍簡編從容神理解結爲融破異爲同總道備物無投不可始無負于聖人而稱儒宗豈宜足已自封閣于太較遂爲濶而不居規聖神而反走孔子曰小辨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小之爲害詎不甚歟有大儒而小家珍說之所尚皆衰矣故天下有非儒之儒有儒之非儒若前七子非儒之儒也金陵儒之非儒也非儒之儒安天下故天下誦功而百家之名益張儒之非儒害天下故天下歸

謗而聖人之道遂病夫不善儒之禍不獨自病而至於病聖人此與逆節何異儒之不宜逐為大儒以此昔魯哀公小儒孔子張之或以為非聖人語以為近誇而不知孔子特為哀公言殊不盡耳試為今人言庸止是乎今之人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澆滑也交手一匡九合之績而攘臂三歸反玷之用迷心致靜守虛之實而搯擊陪禮擊樂之言掩面強國富民之術而瞋目流膏暴骨之事辭古審形揣微之能而厠足登隴乞墦之路此亂世奸人之儒非獨執事所謂不譽也思也寧學大儒而未至即小儒所不屑而況今之儒

策術八卷

第五

三五

策術八卷

萬曆癸未會試

問士抱策而來期以用世顧當世所急者莫如虜項成策士曷嘗不以虜為言乃所急者往往懸度臆斷未必可施於用若九龍形勢八事機宜士益習焉之矣姑置弗論夫時異事異微機代即嘉靖季年以楚之於今且有齟齬焉初欲市言利者十言者十九今十餘年來邊無狀馬其利害可賭已頃順義物故黃圖計且請封何以待之或者過慮尚有隱患謂燕薊患在三衛遼左患在土爾其患在板升河湟患在番夷然乎不敵漢初匈奴強盛而出塞之師或竟絕漠神爵五原間乃不煩征討稍入侍宜適值其弱邪建元以後西羌為寇或乃憂降義請置都謀或又謂宜落後簡易夫舍其短而取長是圖以疎其防檢亦計能為國家建必然之畫貽亡窮之安固執事者所願聞也

今天下仰賴天子神聖戎羌即序莫不交臂受事屈

策術八卷

第五

三六

膝稱臣疆場障徼之間卉服列塗夷歌成均羽檄不馳於近塞胡馬不飲於長城既十有餘年矣頃者順義物故黃酋請嗣凜凜來約東如初豈不謂胡越一家號極治哉而執事者穆然長慮圖所以久而無虞之策甚忠計也蓋古今籌邊者衆矣大都古慮在遠今慮在近古慮在我今慮在敵聰聽無聲明睹無形未雨而桑未病而艾慮在遠者也耽處堂之安忘徙薪之戒取效眉睫不問肩背慮在近者也不為鳴鏑控弦而張不為息烽寢燧而弛無恃不來恃吾有以待其來慮在我者也虜喜亦喜虜嗔亦嗔有事皇然若失無事晏然若忘又有

事又復如是慮在敵者也此相去遠矣不啻霄淵夫款
市以來封疆之臣譚利文學之臣譚害譚利者曰曩也
弓矢今也畚鍤環九塞而營之幾若完室不款市能乎
利一偃兵休卒少壯老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利二邊
以內居者如堵行者如家賈者如市牧者如廐耕者如
雲舉砂磧而桑穀若內地焉利三而譚害者曰氣久而
不運不振器久而不操不習一旦有警其不心駭股栗
者能幾害一虜貪索無厭而我經費有限不與之是棄
前功而爲戎首與之則無力而給之非損內帑則剝軍
膏害二藉口和款縱橫出入不爲限我之情形備嘗之

策衛八卷

二十七

矣第令無動動將不支害三兩者相左亦相當云而愚
則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兵不習戰是練之而已就
與數戰之害虜無厭是節之而已就與徵調之費之害
出入不爲限是禁之而已就與久結難連兵之害其大
較章章也然則固無慮乎曰執事者慮之是矣夫利害
有隱者遠者燕薊之中虜也自三衛始也三衛二心於
虜虜藉其嚮道以爲我害於此撫賞於彼鹵掠百相負
也百相欺也其機變械飾不一日矣遼左三面鄰虜四
時被侵莫不曰土蠻而非一土蠻又非土蠻能自作孽
也在寧前則屬夷勾連東虜海西建州則仰逞二奴及

策衛八卷

三十八

阿台挾讎內訌今勢駸駸熾矣晉惠自板井始也石州
之慘我叛人實爲之雖天誘戎心倏而歸我適膏刃銳
而其子孫與其徒黨依然虜中日長月盛矣河湟絕徼
勢極孤懸異日大酋驅西番胥聽詛約自我張疑稱勦
而豐州所遺部落移帳遠避今大衆雖歸而內免貪松
山水草套虜超忽把兒谷等又西徙延寧垂涎番種勢
益孤而莫支矣至蘭靖中有礦洞扒沙者又且爲遁逃
藪矣此豈可不爲寒心哉胡不以漢事明之也漢初匈
奴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中行說翕侯信又日夜教匈奴
所以圖漢者今年入上郡明年入雲中入漁陽雖衛霍
爲將不少衰止於是降渾邪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關通
西域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自是遠徙幕北稽顙
入侍竟西漢無虜患焉夫神爵五鳳之威不烈於元光
元狩也而匈奴頗弱若此非匈奴之弱弱於漢之得策
也建元中羌寇金城隴西司徒掾彪言涼州郡郡皆有
降羌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故致反叛去蠻夷寇亂
皆爲此請置蠻夷騎都尉護羌校尉理其怨結問所疾
苦數遣使驛通達動靜使羌衆得爲吏耳目永元中超
自西域還曰塞外吏卒本非孝子順孫以罪過徙邊而
蠻夷懷鳥獸性難養易欺宜蕩佚簡易寬其小過夫不

急叛羌急降羌而復縱之欲羌爲我用亦使不得及於
蠻而爲蠻用也夫今者何以異此我三衛屬夷引土蠻
引東虜且爲西國爲南羌板升扒沙爲中行趙信丙兔
超忽等爲蠻寇我屬番且爲涼州降羌而當事者泄泄
焉叛者無以服也合者無以離也携者無以懷也何哉
愚請得臆策之三衛誠當勦矣第恐依山聚谷鋌而走
險况狡悍雖深而藩籬尚在惟我邊塞有警焉猶稱外
戶或猶以虜情輸我也毋滋他族寔逼處此以自撤其
藩籬也至其鼠竊他境當隨地殲之或懸賞格購其道
逆者置之法此所謂服其叛者也土蠻負其衆遮求貢

策衛八卷

禦虜四

三十九

市每弄兵要挾而速把亥王果餘孽懷憤圖報此可以
兵碎非可以恩結也宜聽諸夷小市以携其黨因往來
偵候其有會蹕林者悉兵剿之弗使得志一大治則終
身創矣此所謂離其合者也丙兔超忽既西利水草又
貪羌衆而吾復優撫之是彼一舉而得三利也不惟新
徙松山者忘歸而延寧套虜亦且驚利而西甘肅益不
支矣當酌議撫處亟脩戰備揚兵聲討張疑設間復曉
示番種使招致西行掠番之虜盡歸其羣幟毋使番虜
相結是所謂懷其携也板升扒沙寧無父母室家之願
而從夷而夷久無反心第曰胡俗自便耳彼方樂胡便

也而我且困之以土木重之以煩令肢削之以徵斂令
人人罵焉喪其樂土之心將內之民之不能保而欲守
空令以散逆黨譬之持拳石以召犬也必不至矣此又
當悉計以懷徠者也執事又以黃酋請封而求待之之
說夫九塞諸虜順義爲雄自宣雲抵甘涼寧廬萬里東
足以聲畏土速西足以號召掩把今幸且物故而不以
此時大紛之非得計也法曰親而離之亂而取之今黃
酋無親而諸子弟各擁兵自衛第今儼然而王必且并
諸部役屬盡爲一家是虜勢本離而我合之使強也今
惟按虜俗令諸子漸長各以次第授兵陽封黃酋而陰

策衛八卷

禦虜五

三十九

分其勢諸夷恃衆不相下且慕少婦爭奪板升必內變
叢生自顧不給方求援於我我坐收漁人之功東西諸
虜皆脅息而不敢動此又大離其合而服叛之謀懷携
之策惟我之所欲爲也又奚患哉我天子念邊事甚
殷三歲遣近臣巡九塞上八事殷最狀聽賞罰頃赫然
下詔戒邊臣毋驚虛並邊疆土聽邊民自墾不收責偶
大風則勅大司馬令邊臣毋忘備嗟乎此無忌無荒
之心也而尤重帷幄尊俎之猷選梟俊禽敵之將練材
官蹶張之士示信賞必罰之權以此控虜何不克以此
斥地何不廣將定三革隱五亦漠北空庭昆吾右衽

國家之治猶連四海以爲帶而安於覆盂也

召對

萬曆乙酉順天

問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今之陳忠披條者孰不
欲復召對而弘理哉天召對之名詩書不
概見然考其時君臣協德都俞吁咈於一堂嘉謨
懿訓局奕典策者何其盛也豈有其實而無其名
與秦漢而旋斯意喪矣乃若英詔同作亦畧可
言或數引公卿即將講論夜分或置弘文館命學
士更日入直或開天章閣召韓臣徐對而唐宋諸
臣又有輯爲開成承詔錄兩朝獻替記日記諸編
者果皆無愧於古否與洪惟太祖高皇帝神聖
統天度越百代乃猶光明下濟所延接英賢咨
詢政務者史不絕書今能言其大與列聖紹承
率由斯軌以故明良孚契益恬益熙而惟帷輔
弼之臣亦當感藏知遇恭記爲三朝聖諭錄
燕對錄召對錄以彰景錄示來觀可指陳與我
皇上典學勤政無日不親萬幾而討究之頃
視朝罷御宴閣特召輔臣出御史邊事疏商
確良久乃退在廷大小臣工舉新相慶謂召
對曠典復見矣夫將順效忠臣子至願矧上有
德美而不能宣亦載筆者之過也諸士幸相與揚
厲之儻能援證古今裨萬分一尤當守所亟聞也
其惡意毋違

策衡八卷

三

英君諡辟所以建昌明之業成郅隆之理者曷嘗不兢
兢哉其故其真宰在德意其夾輔在英賢而其本原在
君臣之合德何者持盈保大君運其精而謨明弼諸臣
獻其惓故以九重而勤顧問則於精神注措非矯飾
矣以聖哲而親訪延則於憂盛危明非彌文矣天地
交泰上下志合協心一慮旁皇周浹於其間而登三咸
五之盛將歷萬世無窮極也卽詩書所稱曷以加哉明
乎此而召對之典可敷陳其萬一矣昔帝王之握樞

臨極也淵淵嘆嘆九重不敢自暇逸也太阿親持威福總攬不敢自顯恣也欽明濬哲祗台勇智純一無競不敢自謂神聖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聽於路寢日中而考政日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潔奉案盛若足矣然猶念得無有適已未當者乎則又關四門咨四岳都兪吁咈獻可而替否若足矣然猶念得無有謙退未言者乎則又曰來禹汝亦昌言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匡其不及若足矣然猶念得無有顧望不盡者乎則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而後言臣下不匡其刑墨當是時自常伯常任至於虎賁綴

策衡八卷

卷三

三十三

衣趣馬小尹自公卿至於師賸賸工庶人瞽史無擇人也由衢室總章以及宴寢由明堂丹扆以及卷阿無擇地也起居食息師保在側何俟於召靡政弗詢有懷必吐何止於對益無召對之名而有其實矣以故元首股肱歡訢交暢臣畢其能君成其美後世讀典謨訓誥者誦帝王之盛不衰所謂相得益章者非耶秦漢而後寢失古意堂陛之分愈嚴而荃宰之情彌隔乃容悅調合者復爲之說曰人君法天而已天無言人君亦無言人子稱朕固不聞聲奈何數與臣下接也抱器不言而廟堂既脩奈何與公卿廷決事卽有誤示羣下短也于是

以無聞爲適意以恭默爲得體以簡出爲崇高以朝會爲故事始召對疎而以章疏達矣夫人臣視君如帝視君門如萬里趙趙嚙嚙能慷慨上書言事者幾何言之微耿書不能文能畢露情愫如對面談者又幾何否高胡繇通懇惓惓胡繇見是萬聽而萬不當也雖讀辟盡臣代有作者如漢光武之數引公卿卽將講論夜分唐太宗之置弘文館學士更日入直宋仁宗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非不煥耀一時也然皆心牽於文藝德媿於純王徒粉飾耳如李石之開成承詔錄李德裕之兩朝獻替紀司馬光之日記亦爛然翔實矣顧多言而未從

策衡八卷

卷四

三十四

用而未究識者憾之况望追隆古之懿軌哉我高皇帝應運挺興神聖天授卽俊乂在廷克盈鷁適何能有望下風而禪鴻算者乃視已如無慕善若渴或論治於便殿或籌邊於武樓或講治身於華蓋或議禮樂於東閣一時如劉基宋濂詹同陶凱桂彥良諸臣悉推誠嘉納而緘默不言之馬懿李思迪則斥責不少貸煌煌乎大聖人之作爲其澤流豐芑而詒謀萬世者乎列聖紹庭率繇斯路成祖仁宗宣宗功兼創守日厯諏詢時則縉榮溥義效其猷士奇原吉竭其款鴻謨溢彩於縹緗載在士奇

所輯 三朝聖諭錄者何燦然備也 孝宗 世宗游

神治平躬勤 時則溥健東陽殫其蘊宏時乎敬撫

其衷 駿烈 於橐筆載在東陽所輯 燕對錄時

所輯 召對錄 何犁然詳也是以德威翔洽閭閻澤汪

歲 主享無疆 休臣繹無窮之聞固載籍所希覩已

今 天子德躬上聖 學懋緝熙 憫農憂旱步禱於

郊壇禁酷懲貪屢形於 訓勅邇益 明習庶務信

任耆碩伏蒲而納誨造膝而陳謨者固非草莽所得闕

矣卽近者 視朝罷 御煖閣 召輔臣出御史疏示

之既 諭以撫鎮之時巡復 諭以道府之久任皆洞

中肯竅幽合機宜大小臣工靡不神竦色澤謂 召對

盛典斯其伊始可以近紹 祖宗遠婉三五且心志孚

則忠惻得布討論久則世故益諳接見頻則材品可察

綜核精則百司競勸面議審則壅蔽自除億萬年太平

之原端在乎此而執事猶欲有所陳說得無侈幻浸於

時雨效燭火於羲陽哉豎儒髦髦請畢其愚夫山虛而

雲生谷虛而泉出有所受也人君虛以受人故能聚天

下之善而時出之昔楚莊王朝謀事而羣臣莫能逮退

有憂色魏武侯朝謀事而羣臣莫能逮退有喜色憂喜

形而盈虛判矣盈滿一萌則善言難入如水投石其可

幾乎是故襟度貴虛也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衆

言之情偽易淆事變之微曖難察伐吳之利舉朝以爲

不可伐晉之害舉朝亦以爲不可可是非毫釐成敗霄壤

其可以冥冥決事乎是鑑別貴明也鎮錫弗斷無異鉛

刀臣主謀君主斷也六國之封止於借箸澶淵之役決

於渡河假令築舍無成盈庭誰執雖嘉謀安所用之韓

愈所謂凡此崇功惟斷乃成者得無可繹思乎是施行

貴斷也太陽垂照而葵藿自傾惟其和耳訑訑聲色猶

足拒人矧咫尺天威談何容易惟往復問難而後封禪

之失得以陳惟按轡紆徐而後十事之說得以進韓維

所謂從容降接以盡臣下之情者得無有足採乎是御

下貴和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千人之諾諾不若一士

之諤諤虞舜聖帝而戒以丹朱漢高明君而擬以桀紂

主聖臣直聲光並煜於春秋儻謂面折爲沽名犯顏爲

招過則賈山所謂雷霆之下靡不摧折者得無有足念

乎是慙直貴容也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兼聽生明傳

有明訓長安之都定於輓輅城濮之捷聽及輿人事關

機密固不可以先傳而國有大疑亦何嫌於博訪九卿

長貳固有蹇夏劉馬故事以職從輔臣望 清光贊論

議矣乃唐之史官諫官隨宰相入閣奏事宋之臣僚朝

辭奏對之制得無可漸次舉行乎是延納賁廣也人君
猶北辰然所以役羣動而不爲羣動役也彼喜事者躬
憲因攬權者親除吏即衡石程書衛士傳祭如矢體何
愚謂 國家大政刑大除拜大禮樂征伐固宜面商可
否不厭再三至於泛行章奏各有司存若必事求 召
對定以恒期則接見煩碎將厭心生沿襲故常將怠心
生厭且急難以持久矣孫卿所稱主好要則百事詳主
好詳則百事荒者得無可比弦章乎是聽覽尤貴要也
抑有說焉明良之孚以心不以迹勵精之治以實不以
文惟能 清心寡慾則罕合者爲心交厲精者皆實事
策衡八卷 三七

國語離騷

萬曆乙酉順天

問 國語離騷 春秋道名分孔子所以敷文作訓發
啓牖垂之兩間與二體並者也自春秋出而左氏
著國語爲外傳自詩變而屈原感時事著離騷今
二書固世所共覽觀者之果於詩春秋者有所發明
矣今否與後之詩左屈者言人人殊有謂國語命
世之才離騷可與日月爭光者又有謂左氏浮誇
原過於中離騷不可與日月爭光者又謂國語各
依當與乃離騷元宗作非國語揚雄作反騷獨言
而力稱之矣皆非所當非而反所當反與建述世
又有作非非國語及反騷者則是元雄之所謂非
與反者信不免有遺議矣亦能指其畧與言六藝
者必於於孔子傳稱丘明受經於仲尼原生戰
國蓋不交門焉然今度之二書或孔子所非棄而
離騷後惟離騷最爲近古諸士傳物洽間宜平日所
詳究者其爲我剖判之毋重謬曰吾道一以貫之
詩春秋具是矣左與屈非所及也

策衡八卷

三八

夫經不可一日不明也惟得聖人闡發於前而後經之
秘蘊以洩惟得賢人羽翼於後而後聖人之精意益彰
蓋六經非異道而聖賢無二心也因心以會道緣道以
立言則其作之也固爲載道之器而其述之也亦不失
爲衛道之心尚論者執此以定百家之異同可燭照而
數計之矣不然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後之議今猶
今之議昔卽談天雕龍直駢拇疣贅耳解順折角直覆
龍說鈴耳安可與道古哉昔孔子躬至聖之德志三代
之英非不欲振二難於東周操八柄於當世顧歷聘弗
合始還軫洙泗惘然歎曰吾自衛反魯然後雅頌各得

其所志在春秋託諸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因魯史脩春秋刪詩爲三百篇以垂憲來禋或以道名分或以道性情爛焉與二曜並煜兩間後有作者弗可及已自春秋出而有國語國語者丘明既作左傳翼經復懼典制之湮佚也舊聞之放失也淑璋之靡章也回適之弗逃也故採八國語以爲外傳上徵於七律六開斗柄天竈之遠下逮乎三綱五際忠文仁讓之教鉅包乎千品萬官億醜九畹之衆徵及於鯢鮪麇麋穀卵蜺珠之細幽闔乎回祿夷羊構机驚驚之怪明著於首領股肱手拇毛髮之顯斌斌乎孔子爲素王丘明爲素臣自古記之而韋昭則稱曰因聖經以摠意記王義以流藻可謂命世之才誠篤論矣自詩變而有離騷離騷者屈原既以孤忠見放疾王聽之弗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作離騷以明已志慕帝嚳之芳規述堯舜之耿介懷禹湯之祇敬思齊桓之該輔明道德之廣崇剖治亂之條貫風風乎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怨可謂兼之而司馬遷則稱曰其文約其指大濯淖汙泥之中浮游塵垢之表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非溢美矣自韋昭而後評國語者宜莫如韓愈愈之言曰左氏浮誇夫連城之璧不能無

類丘明歸禍福於機祥合徵應於卜筮誠有如愈所短者然使後世得因傳會經先王之跡不至汶泯者其功不可誣也乃柳宗元作非國語以詆之嗟乎昵比佞文植黨嗜進宗元非左氏之倫矣毛舉細微閤於大較拾富豔之餘談踐膏肓之舊轍故虞槃讀之以國語誠可非而柳說亦非也因著非非國語焉愚以槃之言未能悉姑卽宗元所摘發者議其畧謂藉田存亡皆可爲國則周禮三推之典皆虛文矣號文公之諫未可非也謂三川自震無與於國則春秋梁山之書爲無謂矣伯陽父之說未可非也柯陵之會厲公視遠步高單于譏之而病其迂傳之所謂見乎四體者亦巫史乎語紀之以垂訓未可非也懷羸之嬖文公微利亂倫三臣誤之而予其權古之行一不義得天下者亦可爲乎語載之以示貶未可非也白圭之喻先儒嘗致譏於荀息若遂擬其死爲溝瀆則是里克之中立爲賢矣君子曰不食言未可非也嗜芟之癖屈建嘗見原於蘇軾若蔽其罪爲絕親則是季孫之美疾爲愛矣君子曰違而道未可非也矧宗元以文章埒昌黎實淵源於國語顧矜此一得嗤彼千慮譬之逢門關弓於后羿其誰與我而欲免槃之詬厲也不亦難哉自司馬遷而後評離騷者宜莫如

朱子朱子之言曰原志行過於中庸而不可爲法夫長歌之哀慘於慟哭離騷孤高以嫉俗憤激以沈身誠有如朱子所短者然其纔絕惻怛使所天者幸而聽之足以交相感發其善不容掩也乃楊雄獨作反騷以駁之嗟呼劇秦美新忘漢仕莽雄非原之心矣詆誇節爲機槍鄙捐生爲質難襲衣沙之陳說昧荃宰之大倫故徐禎卿讀之以原含忠憤且復獲謗因著反騷焉愚於禎卿之賦不暇詳姑卽雄所彈射者議其畧謂資珍鬚鬻九戎乎則懷寶迷邦乃宣聖所弗許纍之追傳嚴而思寤戚者何可反也謂椒蘭嗟佞不蚤睹乎則叔孫

策衡八卷

四十一

臧倉亦孔孟所弗免纍之傷蛾眉而歎謠詠者何可反也比干彊諫後世歸其仁雄緊獨不聞之所謂靈脩之不纍改何可反也劉向宗臣後世傷其節雄緊獨不見之所謂反顧而哀高丘何可反也舉仲尼之復魯似矣不知原放逐江南蓋若遷人之不得自便者孰與夫三世黃門依違弗去乎卽湘淵與濤瀨何可反也棄由聃之所珍似矣不知原以身悟主非若婢妾之感慨自殺者孰與夫聞收投閣寂寞輕生乎卽蹠彭咸之所遺何可反也矧雄以詞賦似相如實皆取範於離騷顧陰竊其長陽暴其短譬之紀昌加矢於飛衛其誰與我而欲

道禎卿之疵議也庸可紀哉蓋嘗折衷於孔子矣吾道一以貫之固非以多學爲急者乃他日教門弟子以學詩而慨文獻之無徵也故問禮於老聃問官於邾子卽童謠孺子所嘔吟於道路者亦採之以資博識刪詩錄鄭衛而丘陵龜山諸篇惓惓於王室宗國者千載誦之有餘思焉丘明幸受經於仲尼雖未知其與老聃邾子爲何如然文武成康之舊典章策命之辭視滄浪鶴鵠之歌商羊萍實之語不尤爲文獻足徵乎原不幸後起於戰國雖未敢望丘陵龜山之彷彿然閭風縣圃之章薜荔蘭茝之賦視桑間濮上之音勺藥荷華之咏不猶

策衡八卷

四十二

爲止於禮義乎今丘明旣北面杏壇必已列游夏文學之次採其可筆可削者而著之經使原得北學中國必將蒙商賜言詩之許挽其變風變雅者而歸之正蓋聖門海若也海若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聖門不擇羣言故能成其大而胡雄與元之嘒嘒也大抵士君子立言垂後易而欲後無異議難以我非人易而欲人無非我難論史者不獨一非國語也班固譏馬遷而固見譏於范曄范曄譏班固而曄見譏於子玄論詩者不獨一反騷也唐人軒輊漢賦而唐賦愈卑宋人月旦唐詩而宋詩愈下語云笑前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其謂是歟

曉太上忘言何有於經經且未著何有於傳思無和吾
心之詩在矣春王正月吾心之春秋在矣苟得於此則
六義皆糟粕二百年褒貶皆筌蹄即左氏操觚屈原授
簡且無能為有無而况宗元非之以為奇楊雄反之以
為博者何暇置喙於其間耶雖然雄自謂雕蟲小技壯
夫不為宗元懼學者溺於文采不得由堯舜之道是其
自任重而用力勤非未盡可非反未盡可反也猶然取
姍於來世况後之人傍三傳之籬藩輒斥左國為盲史
拾九歌之咳唾即詬屈宋為衙官享敝帚以千金寶康
孰以周鼎假令雄元有知不聽然笑者幾希管仲曰駁
策術八卷

策術八卷

十三

食虎豹望之伏焉假令澤麋蒙駁革以進則虎豹且寢
處之矣故夫無得於道而議元雄者是澤麋而蒙駁者
也善學者慎毋為元雄所寢處也哉

上庸

萬曆乙酉順天

策術八卷

四四

同之勝算柔勇以款維款以市市易之說何助乎
廷時於晉引其端孔千順於趙津津後戰則云漢
自李父與匈奴通關市景武間尚那經以中云然
賈人與匈奴通關市物輒重冰下貨益其慎也始元之
議文與匈奴通關市亦有無而大夫且之親臨路款
廷處中平建武之議亦云大夫互市荷欲中國貨
幣非為其威德足以朝家外而不內計孰得耶
本朝始於世宗左有馬市待詔屬夷嘉靖間北虜
未合市時法與許之邊漢不尊十五年於此所以
制虜命者安在議者憂虜馬匹濟實用市位日增
徒靡我府帑憤懣士心而彼意詐詎測終不為賴
此固然矣或謂漢之不足恃要以休寧北陲天
奉多矣世一運失之虜患無窮矣而提提以樹
之兵謂是前何且 國家受虜款未嘗罷守塞備
如漢臣所處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疆場之事慎守
其一而儲其不虞市之與否任其去來策不可也
抑更有金石之書足以鎮虜室際系持至安者與
天下有名似和戎而實可以馭戎者此遠慮之士所稱
為未使而疆場之臣尚可惕然深惟而奏功者也何也
有和之實而虜得以刼制我則外禦滋不可試也有和
之名而我乘以控制虜則內治脩不可廢也夫名實之
間利害之相懸遠甚非圖 國者精心熟察其宜擇利
而為無隣其害以仰養 大計論議之一離一合豈得
無眩哉 國家柔虜以款維款以市市何昉乎魏絳云
戎狄貴貨土可賈焉未言其竟也孔子順修談厥利於
趙大畧謂珠玉五絳酒醪五熟我貨無用彼所利也

鈔所饒輕以予人者牛馬旃裘弓矢之器使其用廢於衣食殆可舉樵驅之矣漢自孝文與匈奴通關市景武間尚弗絕以中之然渾邪來降賈人坐闢出財物實重誅五百人禁防之嚴如此始元之議文學稱通關梁交有無未聞善往惡來者而大夫折之曰匈奴百約百叛或潛進市側襲我無備猶親蹠躡扶猛虎也中平應劭之議亦云犬羊不拘信義惟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貨幣非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然則虜市之利害大端可覩也 本朝永樂成化間嘗建馬市遼左待海西朵顏諸屬夷貿易者而北虜

策衛八卷

四十五

求合市汪 肅皇帝時虜方跳踰至躡三輔鳴鏑都城下顧動亦折衄大當而又垂涎我貨易利結約頗堅臣忿其猖獗爭設支關扼腕談出塞事唯 天子亦以爲然故市暫開輒罷而九塞歲歲中虜迄未有摧其輪而笞之背者至 先皇末禩虜因緣孽穉歸命叩關請益力在事諸臣卒排羣議許焉彼其縛叛置質餘憚瘡心從來久矣而備酋復老厭兵諸臣假象胥通諭幸會其成非有他繆巧制虜死命得之也然虜始締約止宣大山西後則延寧套虜松山西海並弭耳柔伏諸引弓之衆混爲一家比黃酋襲號人謂盟且離然弛也乃戢

朕受戎索如初則 明天子聲靈威畧實攝制之非諸臣所逆視也蓋關城晏饒羽檄不馳遐昨脫鋒鏃漢創十五年於此而我以其間休卒繕塞小堡併大堡走集完牢居者如堵耕者如雲易沙磧爲穀土世世昌樂關然更始此非其明效與而議者謂昔也怵於害弗知收其利今徂收其利弗備其害卽翕而有他端未若一切杜塞之爲愈也何也今之虜桀心譎態非可一端縵易其累金物者胡馬銜尾入塞幸匿究善種或以膝折肘潰者售纔給戎伍輒踣耳其黠不可忍也市本故有定額既邀索撫賞日溢蓋三鎮初費不及五萬今三十餘

策衛八卷

四十六

四十六

萬矣其欲不可厭也昔我荷戈者征行有餽首功有賞茲坐食月饒半菽不飽而或乃剝之嚼虜一旦有急惡覩射石飲羽者其弊不可振也虜入鈔邊人人志得齒獲今繒綺美善虜酋率自予其下固狡焉思有所出之矣又羣部擁兵選孺觀望黃酋衰病號令不行瑕隙且游起夫鴟鶚不鳴未爲仁鳥矧殘獫動有形非他時節矣欲抱空約而保其終無貳母幾也此非察士之燭晝盡臣之極思哉而愚竊謂時異事異先是首議者在事恒虞好之敗無以追薄責則啖之非例之購中之難得之貨加間使往來泄我情以外市張彼勢以內喝足啓

戎心而長之慢是制款者虜而今中外煥然遷思易軌持虜款不必堅奉虜求不必饜時有向背露機而聞無暗嗟也瞋目而籌無咄囁也則制款者我虜馬不可用則禁之已耳其欲浸廣則節之已耳我兵疲怨則教練而存卹之已耳至大羊異氣冒沒輕僥喜則鳥集怒則麋散區區市約若鷙鷹擲獸然寧一日忘飛颺猝噬哉設小諱諒如結贊劫盟一戎帥制之必舉落深侵非翽忽而至勢且徙穹廬聚蹄林偵謀而備之未晚也何渠至瓦解魚潰不可收拾乎自古中國禦夷有大窾會焉比如弩機差以米則不發解牛失其腠則刀傷過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得無斤斤少留察耶蓋今之款市非全利亦非全害害在遐眇而利在顯榮故議報罷難試提其名而較臣妾蛾伏之謹孰與驚邊机士之爲虐挈其實而籌幣易儀文之交孰與累糧頓甲之爲前代和親獻納無論已漢文厚爲饋詒厓厓結見弟義月支康居小夷耳孝武至鑿空設利朝之而茲也上世難馴之虜解編樹領於塞垣亦天之奉我 宗社神靈所期望也漢賜匈奴緡絮米糒動至千萬供呼韓邪歲四十四億今即靡費比之懸矣宋北邊通好費厓四十餘萬而西夏地如掌耳澹軍至四百萬奈何言款市

非利而捐之史稱漢過不先堂堂中國而輕於好使彼負我以曲非所以爲信也佐雖者嘗佐閭者傷於一使之任而挑疆胡以樹兵端非所以爲仁也人事弗起不爲之始無故恫擾非所以爲智也貢市之有緒久矣首事者尚不免於齟齬設後構解難紛挐不息何以關羣議之口乎長木之標國狗之渙其有當之者非所以爲計也若是則虜之款可沛然長恃無虞心耶非然也班固曰宋則懲去則備慕義而貢獻則羈縻勿絕使曲在彼今之制虜大抵無慮此其要矣誠以閒暇恆恆慮吾邊事令常勝之具在我虜款心帖服開誠納之捐細故以包容之或信起相牙持明約喻之喻之不從直閉謝之耳卽擱然匪茹胡風南埃必厲吾武節壹大創之之狄固貪憚嗜我財物如含蔗不忍唾賈誼云關市者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而吾且懸之以餌母望而許母迎而距其市也稍饒給之以敦其意母必銖兩一一得當而不市第聽之母設購以爲之要約而謹辦邊臣職耳母醲賞以示之重而或衡決不就母微文以傳之罪時操時縱可去可來還玩於股掌之間百年後之虜在吾目中矣雖然有一焉則不患虜之不弱而患夫繫之生於弱也蓋虜之盛彊不過燬旃罽甘湏酪奔狐逐兔

駭聞中國如中行說所夸示至僑塞肆倨矣譬猛獸無
勃深山謹禦之而已耳比弱而就街馬饗珍膳寧錮被
服錦繡化獷悍為夷脆則牢籍中物已然使習中華繁
麗而企豔之意智或生慮表其產將害大也故令之款
帛捐之未可習實為常亦甚不可乾鵠占歲多風去喬
木巢扶枝卒有探殼攫卵者莫之禦也燕雀處堂矧矧
然樂突決棟燎而顏不變故備遠忽近乾鵠之識也狂
近忘遠燕雀之智也而欲以萬全制虜要在慮險於平
晰害於利規遠於近以款為縻以守戰為駕馭之常以
帛為餌以判隔華戎為控勒之正為勞賜文告以慰薦

策衡八卷

卷八

四二

撫循之亦固關鑄藩籬以遠備閉之為貨賄推易以饒
畜之亦嚴候遮扞衛以謹伺之母使虜淹頓吾地母令
多見可欲毋輕徇假其求而又漂惡民漏逸內事者禁
關市奸闌出物者禁擅予善金良鐵田器者禁於以銷
萌室隙坐伐虜謀儻庶幾乎若曰其備不在邊境而在
朝廷惟佐 廟畧者留意焉

水利

萬曆乙酉順天

問自井田廢而後水利興所以相土宜阜民生計無
便於此者覽觀載籍如鄭國在秦史起在魏文翁
在蜀召信臣在南陽皆功伐懋當時遺跡存後世
可考鏡也仰區家庠度印給於漕運而漕運取足
於東南顧東南民力竭矣於是發憤上書議興
西北水利以廣儲蓄備不虞者西北遠不暇論諸
士少長畿內言京東大京東水利自虞文靖丘
文莊迄言之井鑿空曉說也乃歷日縣長卒未聞
有必然之畫者其故何與今之災水利稱便者什
五稱不便者亦什五其說可悉數於前否語云事
無百利於無百害儻能權利害行之若鮮不濟者
何以宜行而久不行也豈未得其人而時亦有所
待與 聖上深惟古道嘉惠元元 俞言官言
按權議者率 鑒昔閱諸縣熟計便宜具奏
行將 銳意脩舉乃言底可績矣第人臣過計圖
責萬全竊謂此大役也欲上不知費下不知勞民
有永利 國無隱憂必何施而後可諸士明習當
世之務有能贊 廟謨而佐當事者幸悉著於篇

策衡八卷

卷八

五十一

注司藉以規所蘊焉

方今籌民生 國計者大都言西北水利云夫燕秦趙
魏古稱沃饒國也非王侯所自立授井田以貢助者哉
何晚近世竟棄之為萑葦沮洳而不圖一開墾也古無
自藝之田亦無天雨之粟委地利而不收長民者溺其
職矣胡不引載籍徵之鄭國開涇水為渠秦之所以益
富厚輕諸侯也史起導漳水於鄴魏之所以實河內雄
三晉也他如文翁煎澗口於蜀郡召信臣造廬陂於南
陽皆國賴其饒民歌其惠非已事之良規往詰之芳躅
乎我 國家宅鼎燕京歲用率仰給於漕運舳舻千里

行尾而雲集幸取足於東南顧災沴頻仍催科嚴急東南之民力寢竭矣於是體公識遠之臣譚漕運則虞阻譚江南則虞黜譚無事則虞腹膏譚有事則虞扼吭始有發憤上書言西北水利者思深哉非爲國忠謀宜不及此請置西北而論京東虞文靖嘗有言曰京東瀕海數千里宜聽民願得官者合其衆捍水爲田能以萬夫耕者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而後征五年而後命以官十年不廢得世襲丘文莊亦曰譬之富家東南別業也濱海負郭也若能遵用集策可以安享其利而遠近有資兩公之論固今日之嚆矢也第言發盈

策衡八卷

卷三

五十二

庭迹同謀道爲水利左袒者什五而右袒者亦什五其左袒稱便者則謂蓄洩有備也納支流殺河勢也招南人耕北田民均田亦均也漕運漸減賴以寬東南也可以便溝澮代金湯限虜騎也可以使游惰者有歸無盜賊也近邊田壑轉輸不煩也脩水利因舉屯政也人聚則兵足可省募戍停勾補也在各省者可給授以代宗祿也是爲十利夫河流猛悍人力無所施周定王時井田如故也不嘗大決乎虜馬出入溪澗上下山阪周宣王時溝澮未廢也不嘗侵鎬及方乎民性羯羗聚則必爭南北維處能保其無齟齬而民田兩均乎屯田之

使項背相望竟未得其要領水利與果能使屯政舉乎謫戍之條下大辟一等今方募之爲農而遽簡之爲兵人心肯樂從乎姑舉一省如河南八郡荒田幾何荒田而可墾者幾何宗室萬餘果能盡給乎乃所謂蓄洩有備游惰有歸省轉輸而寬東南者其說不可廢也右袒言不便者則謂北方雨澤恒在夏秋暘則曠乾雨則汎溢時難齊也富民安土重遷勢難彊也窰人下戶官給工本費難辦也欲募富民必資官品竊恐章服被於庸奴世爵加於賈豎雖曰虛銜亦關名器其源不可開也千則役萬則供物之理也茲復假名器爲之長小必

策衡八卷

卷三

五十三

武斷於一鄉大將恣睢政虐而抵法禁其流不可忽也招募旣廣則奸人亡命恃爲逋逃萃淵藪其萌不可植也無論難墾卽墾矣而令北民有之則南人必不願將令南人爲世業乎安在其爲利畿內也無論北民卽勲貴外戚將請乞而豪奪之亦安在其爲利南人也借曰水田豈必常稔脫或汙萊方闢凶歉薦臻能使招來者枵腹以待歲乎始欲驅游惰而歸農今將聚流移而爲盜未可知也南方嫻於文學往往入貲以圖進取若應募占籍許試有司則冒百畝而業諸生其貲更省是上本借士以勸農下實假農以售士未可知也是爲十

害夫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富商大賈有不棄家遠遊者乎誠居積饒羨何重遷之足虞王者有分土無分民侯疆侯以古無備耕食力者乎誠處置得宜何北民之不利濟大事者畧小費卽稍給工本庸足愜乎杜禁請乞卽勲貴外戚庸可奪乎富民第加散官不予世爵則名器可無濫矣招募嚴詰所從來則姦宄靡所容矣乃所謂天時不齊武斷占籍豐歉靡常者其說不可不察也大抵言便者其計詳因其計而善用之則可以奏功言不便者其慮遠因其慮而預防之則亦可免於貽患語云事無百利亦無百害天下寧有無害之利哉貴在當

策術八卷

水利四

三十三

事者權輕重斷於害不勝利耳 皇上垂意元元思建萬世之長策頃 俞言官言 特顯擢議者奉 璽書閱視京東諸郡縣熟計便宜而撫按諸臣亦疏言具有端緒行且漸次脩舉 畿輔承賴如重事權勸勸相緩起科嚴考課云者計執事業已飫聞之狂夫之言敢陳一得夫古之興水利者小而邑令大而郡守譬之各治其家外無牽纏今日撫臣以至守令孰非以民事爲職者乎卽此責成自足倚辦且專員無設議者亦首言之如更張官置吏則非惟掣肘因循亦恐徒滋煩擾往歲江北營田可爲明鑒是專官所當省也文翁吳公比肩

策術八卷

五十四

一時並稱循良豈以水利有無爲軒輊哉假令罔別土宜築議殿最則必生事騷擾規免過責妨百姓之生業博一己之功名甚且指荒爲墾詭少爲多民未蒙利而被其害矣往歲各省丈田可爲前轍謂宜著爲令能率民墾闢者受上賞其勢本難行情非推諉者勿加罰焉蓋他郡自有平原自無有者固得勤事而立功無者不至擾民以避咎是有司所當寬也嘗觀稷播百穀立我烝民詩頌豐年多黍多稌則知周雖畫井分田而未必皆水也故因民而利自古記之鄭國因涇史起因鄴文召則因洩口廬陂必有所資以底績今惟於沿海並河之區設法開墾諸水泉遠遠及民有成業弗願改作者從其便毋恃濬塘鑿井取快口前徒以勞民終非永利是又當無拘於地也古之井田歷千百歲而後成儻必捐大費動大衆而計功於歲月藉令就緒尚有隱憂而況未必就乎今日之役第宜爲之創始倡率俾民睹利競趨之而徐收其效是又當無限於時也方言水田請以水喻善治水者惟因就下之勢利導之故宴然安流而歸於壑苟東而彊挽之西西而彊逆之東則必汎溢衝決害至於不可救故民有水也其欲利猶水之就下也傳曰導利而布之下導之一言其萬世利民者之準

的乎彼有水而不能用者國比於不仁不智然仁者不
擾民智者行無事則又安可忽也乃商君之言則不然
民不可慮始而可與樂成而或者遂文以吾儒之說曰
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信斯言也則堯舜之詢謀僉同
為選悞而怠事孔子之信而後勞為迂濶而失時矣故
王道本於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民且未信以為厲
已瞶瞶而胥怨於佚道何有哉蓋諸言便者計效於事
後諸言不便者慮害於事前愚所陳者則懲前慮後所
謂導與信之之說也雖然渠一也鄭國開之則為利息
夫躬開之則為害陂一也翟方進決之則民怨杜預決

集解八卷

平五

之則民悅有治人無治法固非虛語誠使殫忠宣力之
臣奉 上德意以從事行見 神京以東沃野千里載
夏長祥之頌比隆於成周愚生喋喋過計哉噫此言京
京水利復明問耳至於西北則非真意所敢知也

宗藩

萬曆乙酉應天

先王體國莫不象其親藩屏翰王室所以固本
而隆統緒也史記黃帝之子二十五宗而得姓者
十有四人其說何居武王太封同姓兄弟之國十
五可法籍數矣乃其睦族展親之禮見於載記正
可為後世法歟漢興諸侯強大專制權兵買生滋
深言之乃其後食稅不徂徕同封君法何以更
唐初亦大封數十餘國然甫一再傳裁削殆盡則
置十王宅百孫院聚之長安不復出關矣宋因其
法建睦親敦宗諸院分處二京恩禮抑又薄焉其
制善否皆無足論獨其傳世數十宗支著衍而主
王之子孫萬億蓋 宗社無疆之福乃通年藩
日增數倍而費計臣日夜替笑罔知所措即宗人
待哺不贍或亦不能無愁歎矣 皇上深規遠覽
永惟萬世之策特遣法從近臣稱 制臨問與以
便宜條上而臨日彌時未開定議何也殆其中有
所難與議者大率限封定祿開業通籍數說為
一時通變之術不知於 成法何如抑法所不行

策術八卷

三六

天下有情不容已而當優之以恩者聖人不忍弛也天
下有勢不可過而當節之以義者聖人不能違也何則
親不可使疏厚不可使薄情也恩之所必用也顧恩濫
則其勢易窮而恩愈不繼於是乎有變通之法親遠而
不得不降制久而不得不更勢也義之所必用也顧義
勝則其情易鬱而義亦難遂於是乎有曲體之宜蓋以
不忍弛之恩義不可過之勢以不能違之義節不容已

之情如此而藩祿可策矣夫藩祿之議有日矣而未有成畫者非畫之難也知而難於言言而難於任也胡不歷古今之故以明之聞之曰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蓋親賢并建自古然矣司空季子稱黃帝之子二十五宗而賜姓者十有四人蓋以德建也周王光有天下封建親戚而兄弟則十有五國見於富辰所牒蓋以親建也軒轅之歷邈矣難追而成周之法載在載祀可陳焉曰朝於內朝以明親也則外朝以官也曰授事以官以尊賢也則公行在列也曰族食世降一等以著殺也則親盡可推也曰祖廟未毀吉凶必告不忘

年傳八卷

卷五

五十七

親也則祧親不告也曰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則非賢不錄也曰公族之罪雖親不犯有司以正術也則干法無貸也周道親親而隆殺之衰固若斯矣至於後世代有成法又皆因時變易而非膠於一也漢興懲秦之孤大封子弟分天下半賈生指股之喻其言痛矣至武帝之世主父獻其遺策分王子弟畢受爵邑然後終漢四百諸侯奉法則武帝之通其變也且夫衆建諸侯而漢不厭其多者何也王受國而侯其支庶世世侯之以至於盡而漢不益之國也侯受邑而食其支庶世世食之以至於盡而漢不益之邑也故至平帝之世諸

劉屬籍十有餘萬而益戶賜爵者毋過九百斯其効可親矣唐初雖大封宗室四十一國較漢則不及焉先天之後爲十王宅於苑西天寶之後爲百孫院於宅旁而終唐之世不復出閣矣乃其時諸王月賜盡出宮中而有司不問故易給耳宋初宗人散居京邸比之於唐則又儉矣景祐中置贍親院於都下以處近親而又有廣親睦親之宅崇寧中置敦宗院於兩京以處疎屬而定爲南外西外之法厥後食祿之籍止於五百一歲之供止於九萬故易給耳三代以來宗藩班爵之實大較若此而祿賜之費則無有如我朝者蓋我高皇帝光

策衡八卷

五十八

復華夏功軼百王子孫萬億瓜瓞綿衍祚甚豐也乃數十年來宗人之生息無窮而費又日侈國家之貢稅已定而民又日詘今歲漕江南以供京師者四百餘萬而天下宗人之祿乃至八百餘萬昔之稅以十一今之稅以十二奈何民毋困哉至於宗人又非裕也汰者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詘者懸鶉百結日不聊生故有爵列山河四壁如掃有年踰強壯六禮未成有掉臂而門迹同負販有竄籍公府迹混輿臺蓋天潢之困亦極矣當事者何以籌之夫富有萬國而至於靳九族之施恩之所不忍也費以一事而至於空九府之藏義之所

必裁也及今不爲後數十年可若何矣頃 皇上遣法從近臣行兩河秦晉之間稱 制臨問使 諸王宗室各畫便宜亦頗以其議上矣使所未至又下諸宗陳其可否亦頗有至者矣而 廟堂之上未聞定畫何也蓋所議者更制而制不可更所議者節費而費不可節也夫物有虧盈智者弗能預計時有移異聖人不能先圖聖祖開物之初亦豈計萬世之蕃衍至於不給哉故制不可更也制之所不禁而可以適時何迹之可膠費不可省也費之所溢出而至於病國何故之可襲愚生念此亦熟矣以爲遠推 祖宗必爲之志而斟酌於法之外其說有四下體宗人欲達之情而裒益於法之內其說有四請深計而毋誅可哉夫 國家之爵宗人較之前代誠亦侈矣而議者欲限其封則不可不深考也何也 親王之子定其封數則尊卑懸矣 郡王之封裁其世數則爵邑削矣奈何其限之也無已則郡府之庶當封鎮國者可額乎中尉之宗當主丞嘗者可封乎其外皆議減焉雖計效於數世之後而亦足爲萬世之規矣故限封當議也今諸宗衆者通歲之祿僅得二三徒有虛名竟鮮實惠而議者欲限其祿則亦有不可不思其終者何也夫千石之祿其實三百耳十人析之

卷八

七

而人三十又倍而析之而人十石不再傳而比於斗食之秩何以稱侯服焉無亦裁其貴賤而區別之乎藩祿多者府歲二十餘萬誠無以加乃亦有一府不盈數千者何以知世世生息出其中而足也無亦酌其中數而少增之乎蓋必使其盈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其價足以養生而不至於亂然後上下相安而節制成也故限祿當議也自上世以來宗人子弟有不試爲吏者乎今也爲之厲禁使懷奇抱藝之倫不得與寒士並進以光家國而愚智同藏虛糜既廩此陳思所以願辭遠遊而佩朱組也守法如此且謂之膠况非法乎而議者逆憚其難御至不敢通入仕之階則德向不儒於漢而皐勉不吏於唐矣故通籍當議也夫養生之宜束之則不足任之則有餘中人之情勞之則動心逸之則忘善今也以萬指坐食而使之崇欲以百室待哺而無所資身是重敝之也誠開其農賈之業使自擇謀生之資則貧者有所利賴而不至於流離惰者有所愁勞而不至於惰佚矣故開業當議也業既開則不得無弛禁禁既弛則不得無致法自此以往可數計矣夫四者皆世所熟畫而莫能專決也則以 累朝之舊制不敢更而不思二祖之遺謨所未有也體 祖宗之仁而通四者於法

卷八

六

之外生民之困紆矣雖然今者諸宗之困亦極矣寧盡爲祿不給刑抑猶有其故而世難言之乎何也 朝廷親親之恩至周渥也吏之賦祿者徒苦其難而不求其易陽以爲急而陰以爲緩有已徵而他抵有折少以爲多奈何其不諱且怨也故有司之出納當審也夫有

國家者非寡與貧之患而患不均今宗人有爵尊而甚匱者祿非損也有爵卑而富溢者祿非增也而何其相懸甚邪是挹器之喻也貸子錢以食積日累月而息終不可舉故交祿券以質積日累月而祿終不可得今貧宗受金於府者非挈錙銖歸也夫薄待同室以乾猴而

策衡八卷

六十一

厚望 國家以行葦必不行矣故宗人之封殖當裁也今夫宗人名封請自藩府筦事臣吏操其重輕得者累歲之入不償其出失則守株坐槁名不上聞此甚難矣而猶易言也國之黜陟以入奏爲居奇省之主吏以交關爲守故此彌難矣而猶易言也至若金幣之行處乎與受之間關石之權握於機衡之地則法之所無如何也故撫臣之代奏當行也夫漢世郡國歲計上宗人名籍宋自熙寧以後祖免之外不復賜名非疎之也誠取其適而已今至庶宗子女吉凶必請簿書往復徒滋弊竇何如以銀潢之派命名於其宗以家人之禮主婚於

其長生賜之封沒賜之祭以展親親無相遺也不已寬乎故名封之法當議也四者皆世所熟知而莫敢訟言徒欲裁酌鍾釜以紓目前之急顧不知諸此之費豈從天降地出皆縣官財耳安所省乎故下體宗人之情以酌四者於法之內而宗人之困亦紓矣嗟乎天下之弊莫大乎知之而難言言之而難任也然亦有說矣宋臣有云以疎而謀親者忠弊於愛緣始而圖遠者言近乎迂憂國之臣談何容易今夫千金之家有傳器焉而缺以爲上世所遺不敢補苴謂之守器非善守也十仞之木液漏理縵其蠹在內而脩其條幹使中繩尺非善財也伏惟 聖主深覽古今永惟終始遠考周室親親之典遐稽漢宋班爵之法上述 祖宗垂裕之仁下體宗人望澤之念寧以有限之制推無窮之恩毋以有盡之財填無隄之費使 家國兩利民社同庥豈不萬世之訐謨百王之令典哉然非下之所敢言非下之所敢任也愚生草茅之見策止此耳惟執事進而敘之幸甚

策衡八卷

六十二

問記曰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蓋移風易俗之微權也然奢則不遜惟禮可以已之而儉示以儉其說何歟孔子謂禮與其奢寧儉則儉其禮得無出於一歟今觀三吳之俗不謂儉矣然其禮有所由關而奢有所自起可得原其奢歟嘗考禹貢職方所載揚徐二州田賦物產若膏於諸州矣而越絕及遷史盛稱諸閭閻春車之建國也其用物一何泰然其時泗上十二諸侯及楚之下東國諸侯利便其地利關於江左而淮泗間賦漢初吳楚是時分三二州之地皆以富強侯六朝王氣所鍾人文益盛及唐中葉設鹽鐵兩府大使馬南廣交以筆諸道之賦而江淮南北皆號為富庶矣今未改矣夫土壤非益沃而盈轉及後世郡縣定鼎而東南為財賦所出蓋國本根本膏腴地也顧承平既久文物熙熙故四方風俗而馳之如應影響故吳與天下且相衡而衡策衡八卷 六十三

於敵矣欲振而維之當示以儉敵神示以禮敵夫易有節以制民財有履以定民志蓋交相為用者今欲體而施之厥道何由諸士試精言之豈惟吳是為四方將取則焉

執事策士三吳而推其俗之侈儉至深念也乃其指宏博若借吳以問者生吳人第以吳對夫物之生有盡而人之欲無窮以有盡之財而贍無窮之欲則靡散而至於虛故聖人授之以節節以制度裕民財也以無窮之欲而御有盡之財則宕佚而無所止故聖人授之以履履辨上下定民志也而記曰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夫示之以儉所以為節也示之以禮所以為辨也夫曰禮與其奢寧儉儉非禮而何矣是故制國有常而

裕民為本經世有紀而正俗為先有以率之於上則表直而影自端有以維之於下則坊固而流不溢知此而移風易俗之方有可陳矣夫三吳者何 神聖基圖之所創也詩書文藝之所漸也羣財之所鍾百貨之所聚而賢哲之林也盛有日矣其在禹貢則厥土赤埴塗泥厥賦中中下上然而夏狄贗珠織文織綺橘柚篠簜之珍貢於天府則物產亦非纖也其在職方則川以三江寢以五湖然金錫竹箭孔翠犀象列在方物則地利亦非艱也顧其時氣化淳龐民俗朴茂天地之藏有所函而未闢山川之珍有所秘而未吐故號為九州之腴而策衡八卷 六十四

不入列國之紀厥有由矣降是而春秋則闔閭以勾吳舊邦雄視上國越絕書志其城郭宮廷之制如所謂通門二八隔閼寒暑與夫瀕池六尺玉鳬交流何其溢也降是而七國則春申以楚之上相裂土江東司馬史稱其城吳故墟自為都邑至於上客三千皆躡珠履何其汰也然其時淮南十二縣邊齊之南為楚下東國而泗上十二諸侯附麗故宋之旁以介於大國即今淮揚諸郡是已則吳越故壤已擅豐區而淮海舊壤猶稱曠土矣漢初吳楚淮南分王其地疆者即山煮海擅銅鹽之利下亦厚招娛遊以元三尺則故吳益沃而淮南北亦

漸衍矣唐承隋江都之舊天寶以後設鹽鐵租庸大使
開府廣陵以籠諸道貢物達之長安而淮南北之盛畧
與江南等矣夫地利有上下天時有盈虛而吳獨日盛
何也蓋自晉之渡而東也收數十代之衣冠禮樂而生
聚長養其中彼號爲中原者方且淪於戎馬荆秦之域
故相懸也其後宋又渡而南也舉數百年之皇圖帝籍
以保有億萬之命彼號爲二京者方且盛穹廬梅幕之
場故益遠也然則吳之盛久矣俗之弘侈亦匪今矣
聖祖開基淮甸吳諸郡則左右輔也 成祖定鼎燕都
吳諸郡則內外府也豈非根本膏腴之地哉然以叢爾

策術八卷

六十五

之土而當天下財賦之半加以連年水潦之災民多懸
耜野有與草守閭之吏日夜責租民展轉呼號莫所聊
生蓋吳於今日又甚詘矣而執事猶談其盛無乃見其
影而未察其形耶請實其狀夫金陵五方之輻湊萬國
之灌輸三服織作內給尚方衣履天下而器食之用自
水衡少府半取給焉然而游浮之民大都之風非有厚
藏也故其地物畜而功侈自金陵而下控故吳之墟以
跨引閩越則姑蘇一都會也其民利魚稻之饒居果布
之湊造作精靡以綰轂四方其土也慕遊閑之名頌偶
俠之儀故其地實畜而文侈自金陵而北按三楚之舊

苞舉河淮則維揚一都會也其民皆窳輕詵無所積聚
煮海之賈操鉅萬之貲以奔走其間故其地主奢而客
侈自金陵而上至於甌越則宣歙之間一都會也其民
盡仰機利行賈四方喝權轉轂以遊萬貨之所都而握
其奇贏故其地內奢而外侈今執事徒聞其侈而不知
其奢也欲以儉與禮裁之則過計矣然吳之奢則生於
侈者也欲使之無奢而可使之侈乎嗟夫侈則誠侈矣
彼其琛奇溢目則楮丹明璣珠琲磊珂弗爲異也其服
御鮮華則蕉葛升越弱縵羅紈筒中之韜鯁人之獻弗
爲靡也其器用精良則桃笙象簾寶鈇文犀單費百緡

策術八卷

六十六

取直萬戶弗爲詵也其遊藝嗜古則山甫之鼎考父之
銘華山之博番吾之刻弗爲邈也其宴居過從之盛則
海錯陸珍剖纖析靡盤舞隨風悲歌入雲弗爲適也其
百賈之所聚則方舟結駟織陸鱗川飛塵絳天楮汗如
雨弗爲譁也衍平子之賦無以盡其華重士衡之趨無
以極其靡矣而豈知其力之奢哉夫山林不給野火江
海不實漏卮難其繼也是故識微之士見本而揣其末
陳風之史觀盛而防其敝亦有說矣且夫吳者四方之
所觀赴也吳有服而華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則以爲弗
文也吳有器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則以爲弗珍也

服之用彌博而吳益工於服器之用彌廣而吳益精於器是天下之俗皆以吳侈而天下之財皆以吳膏也古人有言奢侈之費甚於天災談非過矣挽之可後時哉請畢其指語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何以實之一日耕而終畝其於以雕鏤不盈握也一日織而盈匹其於以纂組不累寸也如是則損日矣以終歲之所耕而易盈握之器以終歲之所織而買累寸之華如是則傷財矣然則昔本而趣末者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昔者先王之御天下也因其情而爲之防相其宜而導之利阜其財裕而齊之以制厚其利用而

策衛八卷

卷三

六十七

約之以繩是故染非不足於簋而不耕者不以祭帛非不足於杼而不蚕者不以衣玄纁筐篚非不足而納采無過五兩飾車駢馬非不足而不命則不得乘故天下望其服而知貴賤觀其用而明等威今也不縮半通之綸而享溢於珠服玉饌不名一伍之長而室華於結璠構瓊汰流侈靡日新月異是天下之大蠹也則吾之曰嗇此其由矣夫嗇生於侈而吾懼其不能侈也好生於不足而吾懼其不止乎侈也操司牧之權者待其不能侈與不止乎侈而圖之不已後乎故欲民用之不匱非解衣推食而予也示之以儉耳矣欲民志之不淆非裂

衣斷帶而止也示之以禮耳矣何也民之從好也甚於其從令也以身教則由而不知以言教則服而難入故曰璧玉不御於上則玩好棄於下雕刻不納於君則曲巧絕於民以身先之也誠使上面法宮天府不作無益之工外而貴吏巨室不御無用之器則百無雕竒而作者誦矣華既不售則不得毋僕僕以資其財以養其力貴既上極則不得毋賤賤則有餘貲以養其財如此而民可無匱矣此易之所謂節也故曰示之以儉且夫民之服禮也甚於其從法也何也禁於已然之後則費而少功防於未然之前則微而易過也故必申大府之

策衛八卷

卷三

六十八

憲宣畫一之規正車服之等陳器用之則別吉凶之禮裁器食之量使之各處其儉各定其心民志一矣董子所謂使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朴不得無欲蓋易之所謂履也故曰示之以禮伏唯明主留心萬化之原考覽前代之故躬行儉德以率之於上使之有所化而不流宣明禮教以坊之於下使之有所制而不盡躡不下茵旃視不出階序而蕃殖之效成悖靡之俗固皇代讓其淳沕帝籍推其景鑠矣嗟夫天下之事有視之不足慮而其實可憂有按之不可迹而其患甚遠者用與俗是也今夫計國之臣以盈虛多少爲算而不權於

用之輕重守官之吏以刀筆篋篋爲能而不揆於俗之善敗安得長者之問而陳其萬一哉然今天下之俗大都趣於華侈儉禮之所示匪獨吳矣故知執事之借吳以策也

游俠

萬曆乙酉浙江

問治古之世人美君子之行士服先王之化所游以遊不踰庠序所挾而持不離道德用之則維天子使功名著于春秋不用則修其身以厚風俗老而不遷其業不聞有所謂游俠也游俠之名自史遷立傳始彼其人亦皆有所謂與當吳楚用兵天下騷動矣宰相徐僕得劇孟如得一敵國益其重如此至公孫大夫論郭解則謂其救人當之大逆族解無所貸又何以秋毫不相借也國家設學校以養士設科貢以取士而游俠之名守本業出賦稅效力役以供上朝不混市野不踰國盛矣邇年以來生齒日繁而人文亦日益廣乃有抱薄技飾浮華逸國門之外而游于王公大人之間身耽市朝而名挂于巖穴本無所激而慷慨思擊筑論劍之雄烈上有明主而扼腕世無佳公子若平原信陵諸君原夫置心操行藹然卑矣蓋郡國往往有之而吳越間爲甚此宜劇孟郭解所至羞賤而方且爭相誇詡稱爲節俠不知于史遷所稱慕何如也昔班固有云觀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則民知禁而反正苟悅亦云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俗定而化成其指同與否與乃蘇軾又謂區區條理使谷安其處無鋤而去之之理其亦有見與夫民風之淳薄固世道所繇隆汙也諸士寒然爲四民之望世道將有賴焉轉移而繩約之其必有方矣

策衡八卷

七十

治古之世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一時士生其間類皆誦法先王被服儒行身不離庠序而行不踰道德用則流景耀于春秋不用亦終其身老死而不遷業惡覩所云游俠哉漢自惠文續緒政教躋駁閭里之雄以武犯禁他若田仲王公董姑置勿論若失劇孟蹕蹕于洛左則係七國之重輕郭解睚眦于茂陵則動子夫之救護太史公咨嗟嘆美爲之立傳蓋有味哉其言之矣然劇榮

而郭以族何也蓋自吳淠以白首舉事浴以東岌岌非漢有矣而劇孟以不羈之身遨遊其間是卽朱克融之在河東耳則條侯安得不樂得之故溫公不取劇孟而朱子深不滿焉誠慮之也至孝武時業已承平卽漠北越南猶將使無違命而一短小精悍之夫顧欲抗實關之令於輦轂下且令姊子殺人其何以令海內此大將軍雖叩頭而請平津侯充按法誅之非過也太史公身罹蠶室自傷無營朱家輩爲之行游振其急而出之故輒高翁伯之義而不知宣武以來數任酷吏以鋤不義則翁伯等實致之矣然下之任俠行權以抒文罔固非

策衡八卷

七十一

也而上之嚴刑峻法以鋤不義亦非也教導之不先而區處之不當則鋤之適促之亂耳我 國家政教齊一譽髦興于學校齊民安于本業少越尺寸司寇以三尺隨其後故二百年來未嘗有大姦巨豪爲閭左害者制之良得其道也乃比年生齒日煩而人文亦日廣始有舍四民之業而甘游食之陋不藉口曹丘之受金則駕言馮驩之市義不傾心平原之謝蹕則扼腕信陵之虛左身處 盛世本無所感慨也而皆裂髮衝冠以爲雄纖詞相誇亦何所同仇也而引繩批根以爲快蓋郡國往往有之而吳越間尤甚此何故哉蓋此水國也其人嫺

于文而易遷又土窄民稠則游民所四出也自曩者厲學官之禁通都大邑握鉛槧者不下半萬而三歲之內措足庠序者不能一人苟非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亦安能鬱鬱焉皓首黃馘鄉井間而不游大人以成名乎然而遂進之節俠則彼其彈缺長歌亦志在無以爲家者耳視翁伯輩振人之急不矜其能息人之爭羞伐其德者豈可同日語哉故太史公曰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然則欲維世道者將何術而處此蓋班固之傳四豪也則欲維之以好惡而齊之以禮法荀悅之序

策衡八卷

七十二

三游也則欲養之以文惠而文之以禮樂要之意指無甚異同審厥先務則蘇軾所云區處條理使各安其業無鋤而去之之理者得之矣蓋聞古者鄉舉里選行取言揚非一途也孝廉力田賢良吏事非一科也故奉璋髦士不以介冑輕六師議禮諸儒不以劍映鄙行伍雖有跋扈跳梁之志無賴不肖之心亦將幸于技之有所庸而銷其志于不復逞今我 國家科貢之外僅有武舉一途而又牽制于文藝其何足以盡天下士則莫若批雌黃之口寬毛摘之法搜隱逸之遺禮草澤之彥廣學官之額重牙校之選于以陶融壯士慷慨之懷廣厲

姦士嚮往之路而後舉班荀之說後先而申飭之則秉德者得以顯其身而負異者亦得以展其技循雅者得以守其業而恣肆者亦得以逞其能上之長材負俗者固將搏心揖志以奉奔走而下之亡命作姦者亦得牢落羈縻而不知作氣勢以虐人轉移繩約之術意者其在茲乎不然則其他借譽于咳吐之潤而垂涎于聲利之途者誠不足計而或强有力者出于其間其氣勢足以設財役貧而規之以守恬修姘則有所不入其機智足以背公死黨而責之以奉法循理則有所不能其喜怒足以武斷豪猾而導之以遵軌嚮風則有所不逮將

策術八卷

卷八

七十三

以無聊之思肆不逞之志詭曰豪舉以行其私而公家曾不得其尺寸之用是使劇孟售于吳楚而郭解接迹也又烏容以無慮也

和同

萬曆乙酉浙江

夫虞周之盛則何其和之至也九官相讓多士至其精會神一室之上而驩心洽于萬國其效乃事纓繼其言之矣然則帝王之治國莫尚于和與夫和則宜無有弗同矣而聖人之言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彼然若然白黑又何其甚也昔者晏子之斥梁丘據也而用五味五聲之喻以爲調羹梁丘據和同論稱以可齊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其亦于聖人之言有合符與抑猶彷彿其似而未曉其指歸與舉腹已事將相和調乎定顏范雎美其季乃有忌一夫之標榜風謠相靖綽綽其章謀也其資愛開運而後失而其敵乃可恨一策之誤而禍相傾覆則被其害上殿相爭相殺不亦事矣而其害乃有激一詞之海慢門徒相訐國宗家其害甚此言之創承之朝士多和德無洽而後人有爭心也豈亦風會之漸流而不可爲也附和雷同隨聲是非是流于同而尤不

策術八卷

卷八

七十四

自夫世道之夷也矛戟相視心跡相距彼此隔而秦越分形勢殊而嫌隙開迺有各植門戶私結黨與者而於是乎和始著自夫世道之愈夷也毀方瓦合九轉萍流蹲沓翕訛設機置弄迺有便則相附背則相傾者而于是乎君子之和始著和一著而同者入焉而溷和一溷而同者入焉而闔故和同之分世道之不幸也小人之所喜而君子之所悲也攷昔虞周盛際師師濟濟在朝

肥小醜在野太和之氣益溢兩間譚者至稱鳳儀獸
舞天降來麋爲符瑞然而君子猶以野鹿勝騶虞棹枝
勝棹樸雖有虞氏不及秦豆氏豈非以文明日啓混沌
愈彰彰赫赫固不若循循默默者相守乎無爲也哉
代而季也和極而弊憤蓋成風君子者始不得不操其
和以維其後是故迎而許之者和也卽逆而排之者亦
和也安靜而持之者和也卽獨力而創之者亦和也與
衆而羣趨之者和也卽中流而砥柱之者亦和也仰之
則巍然嶽峙而宅之則瑩然淵停望之則凜然秋霜而
挹之則煦然春風蓋主于理不主于欲主于爲天下不
主于爲一身而彋彋者夫每託之乎君子而自附于和

策衡八卷

七十五

非其心能相善也大者聲華勢焰之所集爲蠅營狐媚
之態也不然則親暱足恃也不然則富厚足居也不然
則窺間闕隙思媒孽而攘之也朝爲肝膽暮爲參辰反
覆狙猾莫之端倪而其究也遂與君子相持而角而君
子遂以不勝彼嗟咷囁嚅務中人主之驩而結其心而
君子諤諤不能下則不勝彼不衷不楊偃僂若不勝衣
而君子木彊則不勝彼懷空抱虛有貌無心望影而趨
竊響而應喜則譽言溫于栗帛怒則毀言深于鈎戟而
君子抑者伸之揚者詘之則不勝彼射利如射隼負翥

而居伺便而發無能出其彀中君子寧不獲一母寧與
人比則不勝由是君子日消小人日長和流溢而不可
遏僞塗闢而不可杜而天下事隨以大壞則豈非和同
之致殊哉夫和者愈久而愈覺其親同者愈久而愈覺
其害始未嘗不相類而算計見效不啻倉素故晏子之
斥梁丘據是沿孔子之緒論而述之者也劉梁之著論
是又沿晏子之故說而衍之者也世之君子見其然也
卽又任一時之意氣恥爲同而好爲異往往買天下之
禍而卒以禍天下是故漢以平勃交驩則治而李膺范
滂董標榜相高與宦寺角則駢首就戮而炎祚斬矣唐

策衡八卷

二十六

以房杜交資則治而僧孺德裕以公議洩私憾則亂嗣
流竄而唐亦以不振矣宋以韓范諸人協心謀國則治
而程蘇門人用微辭相排擊章蔡之徒得以乘其間而
宋祚南矣由此言之小人以雷同梯亂而君子亦以詭
激殺身小人以滑比召災而君子亦以好剛激變當其
未也方雍容指麾自以爲萬世一時而不知隱憂深禍
已胚胎醞釀于其中矣然則天下之患豈必在小人而
亦何賴于君子爲哉夫和莫病于流而害莫大于激故
易以包荒馮河明中行之德書以無反無側闢正直之
理君子視躬效主道無踰此者我 皇上卽位以來首

以比暱任情申和枉之戒既以平康正直作協恭之誼
在 朝諸臣聚精會神相得益章此之爲和和可知已
而邇來則有不盡然者知者謀事而愚者聞之賢者規
議而不肖者憾之則非任之專也慷慨敢爲則病于生
事循襲守成則病于怯懦顯撓其所長而陰摘其所短
則非量之宏也同已爲賢異已爲不肖進退不協于輿
情而報復各任夫胸臆一開之市不勝異說焉則非心
之虛也利什而害百則莫與慮後計不便于近而便于
遠則莫與創始趨利疾于趨名而逃嫌重于逃刑則非
心之貞也謂 國是何夫四時合而歲功成八音諧而

策衡八卷

和同四

一一一

簫韶奏五味調而酸醎適凡以相濟耳矣人臣致身殉
國而互爲矛盾不已過乎矧今 聖德日茂豈弟優容
懇直批 鱗 曲賜采擇煩瑣瀆 聽 俯加調護誠
欲使諸臣同寅和衷以臻上理意甚深也有 君如此
奚忍負之夫事君之義無擇崇卑要于盡忠涖官之方
無擇同異要于至正唯其謀之協于是豈必已哉唯其
功之協于成豈必已出道誠足以相資豈必事爲之契
心誠足以相信豈必形迹之投母以浮沉而入于雷同
母以矯厲而入于乖忤母以和光消正直母以偏曲傷
中行以是翊贊 聖明而共襄理道卽虞周之盛能多

讓乎哉若夫嚴和同之辨挽風會之流培養君子之節
氣以陰折小人之萌則唯覈心術之邪正而不以疑似
眩攻學術之從違而不以名寔眩君子小人自莫之淆
吾鑒矣是有賴于柄世者云

策衡八卷

和同五

一一二

殍災

萬曆乙酉福建

自古之言事天者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教其
次脩禋王者脩德于無形而致效之法周禮備焉
後脩禋者謂其說失夫天無心也而實曰天命謂
曰天討待瑞則曰祥祥災異則曰譴告若是乎天
之有心以示人與史記所謂天譴者其政教有素
六事自責顧豈須七年而後禘耶母其政教有素
雖旱不為災耶彼迂愚者曰是見陽止而商
大旱泥事應者曰雩之於雨至明湯要白茅以身
為犧者然歟否歟項者曰雩為天上帝居步禱
為民請命詔天下德澤溥矣免諸旱魃地賦脩
政脩教無違事矣而猶謂為天上帝者不為即成
湯何云聖漢時災異今則異矣其言者于今日
巨不逮前多士正應其言也其具以質對吾將
轉聞焉

天人之際難言也吾謂天變有足信則江都繁露之篇

策衡八卷

二十一

何以啓後世溺災之議吾謂天變不足畏則金陵人事
之說何以蒙千載不墮之機夫天道遠而難知人事近
而易見北山公之善醫也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生之
善筮也先人事而後說卦故論殍災之策者吾以為遠
求諸天誠不若近徵諸民太史公曰太上脩德其次脩
政其次脩教其次脩禋夫德脩于無形政脩于未然救
脩于已患不度德不脩政不詔救而沾沾祈殍祝史矯
舉以禳是有見于天而無見于人也且夫天之視聽
在民民之秉為惟天凡民所曹好鮮不福也即天心之
所降祥者也民所曹惡鮮不禍也即天心之所降殃者

也故以民為鑒者耳可得聞吾得而興置之目可得見

吾得而噢咻之于是乎司救施惠均人省役司關弛征
司市作布大司徒聚萬民遣人掌委積廩人殺國用如
周禮所載皆以為民也是王者所得而與民興置者也
于是乎車不雕幾器不刻鏤甲不組縢食不貳味馬不
常秣皆以為民也是王者所得而與民樽節者也若以
天為徵則圖度于杳冥希覬乎其難必雖聖王之所
詔救不過使保章察祥肆師視畔而已矣祇視觀輝安
宅叙降而已矣吾不能投飛廉而令萍翳吾不能頓羲
和而鞭列缺即欲殍災將安所施乎是故有遇災而懼

策衡八卷

八十

也者則必有見祥而喜也者有陳言災異也者則必有
獻諛符瑞也者彼稱珪薦幣射牛嘗駒侈金泥玉檢之
文夸詡乎七十九代之事皆天之說啓之耳且天何心
哉凡人情之所不能不然理勢之所不得不然者是天
也而天非諱諱然命之也謂天有心命德何不多貽哲
于始然而夷餓顏天是使善類含冤也謂天有心禍淫
何不不少生惡于初然而田侯柳壽是使淫人蒙幸也謂
天有心為民而謹告其君也則水旱凶荒民獨何辜而
君之褻衣玉食猶故也惟澹寵幸猶故也即一時減膳
徹懸何足損其萬一哉君既虐民而獲譴于天天又獲

禍于民而譴告其君是重傷也天之愛民不如是也况堯之水湯之旱亦且何戾于天乎蓋氣之所運雖天不能違氣天之所運雖聖人不能違天吾惟言人不言天斯可以盡人而回天是故堯憂洪水使禹治之而已矣湯憂旱魃自責躬脩政外無他策焉當其時雖有七年之旱金石流土山焦而國無捐瘠者政救脩而蓄備預也彼謂湯嬰白茅以身爲犧者不幾于誣聖人乎嗚呼商羊舞而水災鯨魚死而雪見則謂肥蠶爲旱徵者鄺氏之說未盡誣也宋景善言而榮惑退太戊側身而桑穀枯謂湯政七年而不能消蘊隆之遺烈者公孫弘之

策衡八卷

八二

說何誕也 高皇帝纂曆凝符首諭天下臣民毋言祥瑞其講洪範庶徵之應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又曰欲求事天必先恤民大哉 皇言真萬世聖訓之要矣 皇上敬德格天勤政善治頃憂旱衣布捐本步禱 郊壇爲民請命至虔也慮守令貪殘黔黎愁困前席惺次親發德音至明也減織造釋繫囚諸侵地賦一切蠲免至仁也脩政脩教無餘事矣顧明主不以庸聖忘規蓋臣不以時平替儆成湯大聖人也乃其憂旱自責惟曰政不節民失職官室崇女謁盛苞直行讒夫昌湯之時無此六者湯之時有此六者豈以遇災而省

無災而怠耶今喜起同心 官府一體宜政無不節矣然或一事也朝廷置而夕報罷一人也甲薦書而乙彈章臚言風聽議未定而 詔屢更束帛弓旌采虛名而鮮實用政容有不節者歟獨恤屢行實惠未布無以水旱頻仍蒸黎失業江右之陶型多累三吳之杆軸幾空陸輓水輸不足盈寺人之谿壑而窶戶餒夫往往爲溝中瘠小民容有失職者歟官室非崇也而 慈寧鼎建百堵咸興金棧碧鏘羣飛鳥革繼以壽宮仍以藩邸抹山川林塗膏粱血貂錦戚晚甲第連雲民力容有當節者歟女謁非盛也而余嫗席寵椒掖承恩陳乞多方賞

策衡八卷

八三

奏無節龍陽安陵之屬駿驥爭妍柔曼易惑倖門容有當杜者歟苞苴有禁也而或以閭閻爲精神以趨時爲向背銅臭之夫藉通神以窺徑駟僧之輩招權而雇金錢私竇或有當塞者歟讒言有禁也而縉紳舛午謬戾恣睢毀能鑠金譽欲肉骨分曹樹黨樽杓欲訛數設險危以相傾陷使人心益壞國事日非讒諂容有當殄者歟誠能體春秋垂戒之文法周禮弭災之政儆成湯省咎責躬之意師 高皇帝敬 天恤民之旨信令如四時毋朝更而夕改撫民如嬰兒毋先繭絲而後保障毋侈金碧而時訛舉羸母牽帷廡而啓寵陸 亂蕩蕩懲墨

上絲羔而下懸魚遠佞除讒去驕難而培松栢難歲成
 蟄通而常若旱乾水溢之將至雖民安物阜而常若流
 離瓊尾之可憂如是則內無失德外無失政且不言脩
 教况脩禱乎昔齊景公問貴天而仰視晏子曰天非蒼
 蒼之天也人主而不貴蒼蒼之天則幾矣

八

八

八

經

萬曆乙酉湖廣

天道顯而隱權臣道貴正不貴權非儒者為論
 哉而或謂天爵合於禮或謂士以正立亦以謀濟
 或謂用權之隱權與世之諱權者不稱引伊尹五
 就縶公東宮而君之應不稱之事為口實意三聖
 處此必將有以法義而行之豈委權所與與權
 謀者變其美三代而下以善運機權強其世主有
 假因老人定國卒者有買田宅錢貨貨自完者有
 襲取諸州建舉足之業者有與夢符陸曾迄能取
 日發淵者又若白馬論幸或左道之巧美新孫
 言卑公仰公之世或委而新朝而猶謂成仁漢室
 或之思外濟而尚稱江左名臣之數臣者果能學
 聖人之權而得其勢歸否抑所謂賢者有權依者
 之學人以妙其用平言之權人以濟其以學聖人
 而不學其權未為至也聖為權而正又非所以
 設言也起於天下將何可哉劉鋹之論權韓愈氏
 之解權也而獨不聞之乎是排非是之謂士宰相

策術八卷

其切疏究之

八十四

夫善天下之道者權也而害天下之道者亦權也蓋天
 下有正者有邪者有似邪而正有似正而邪者有始乎
 正卒乎邪又有始乎邪卒乎正者其用不可泥也于此
 毫芒于彼尋丈于此尋丈于彼千里其是非非是幾不
 可不蚤辨也權也者審於幾與用之間而得其妙者也
 故不泥於正之謂權不泥於正之謂權權非聖人之至
 者不能用也亦非小人之尤者不敢竊也權而用之於
 至聖是經中之權也而竊之於小人是經外之權也之
 二者相去遠矣而其迹似也不可不移白也董子之言

曰天顯經而隱權程頤氏曰臣道貴正不貴權此儒者
篤論世教之準的也而馬遷有反經合於權之語蓋本
之公羊高夫道一經耳既反之矣胡能合也自斯言出
而茫昧則謂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焉用之則謂用權
之際禮義可置世之托邪哆以詭正者蓋夢如焉夫正
者君子之善物其體一定而不移視夫抑曲如冰炭鈎
繩之不相容權也者羸縮絀伸無常儀表不離乎正而
亦不泥乎正其用圖轉而難持疾之則脫緩之則激然
以進聖人之所獨親妙運庸眾人莫得而與也故後以
基德而後巽以行權無基而厚墉有不傾圯乎可與立

東衡八卷

八五

而後可與權人未能立而行有不踣躓乎然而權之出
於聖人者亦非輕試之爲悠久之用夫固精思揆度林
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事有一應而不可徧循者也說
者以五就桀謂伊尹能權出處獨不曰有千駟不顧一
介不取者在乎以東征謂公且能權兄弟獨不曰有金
滕身代東居避位者在乎以應不狃謂尼父能權去就
獨不曰有堅不磷曰不緇者在乎益聖人之所難處者
天理人情之變而其所獨得者天理人情之至聖人所
不遑者天下萬世之口而其所自信者天下萬世之心
方其紆延圖迴廣驚不外猶鷹隼高飛層霄而條鉞在

手六馬掣頓蟻封而控縱在心及慮定意白退守其所
猶風雲開闔光景倏變而天體自若江河奔赴塗徑時
反而之海則同故曰泥蟠而淵定較圓而軫方與時幹
流耦變若化而常不出乎可以然之域斯足術也後之
爲權者吾惑焉以么麼淺見不及墨丈之間而欲蹈聖
人難爲之事以聖人躊躇不得已之心而犖焉行其儻
易自恣之私乃始侵定衡涵法度而一以權應之云云
若飛蓬斷梗浮於江湖泛而無根圓而無主之人也澤
麋而蒙雕虎之革鴈鳩而傳鷓鴣之羽以擬聖人之權
蓋竊其皮毛忘其神髓巫步之假禹而醫之托盧也蓋

東衡八卷

八六

自權之道晦蝕於天下是故不爲聖人之所用而或爲
小人之所竊則心迹之辨始淆夫心與迹若形影然係
心於迹者非也以迹而匿其心者亦非也明知其迹之
無所解於天下而謬謂自信此心者尤非之非者也行
權者不可不察也是故天下有有意於權而似之者苟
其心不詭於正君子猶有取焉留侯之招四皓以定國
本納約自牖者也鄼侯之買田宅賤賁貸以自完既明
且哲者也變而不失正者權之美也武侯之取益州捐
小信以就大功梁公之立周朝忍小詢以濟大事雖稍
拂乎正而吾以諒其心謂夫所全者大而所損者小也

天下有類於權而反之者卽其自托於正君子恒致詆焉方諸呂擅王平勃背要以替成之繼之甚易而後制之甚難直憚怯貪生適合其功耳功非此役臣袁綏有定評矣雄親詘體辭不能辟武元罪退不能見微自引至爲符命以塞婦嬖哲煌煌也風雄之道於是疵矣或爲標榜善是兗州比之關中河內守官度比之榮陽成阜寧復知有漢者功就事畢乃欲邀名漢代猶揚濶滔天墮以一簣救盜朕篋而以不同挈自解免也心一迹疑史臣有餘諷矣敦之逆節導心思外濟陰世中立以觀其變賴天奪凶魄尚稱爲桓文勲是道

卷八

八

八

何誼哉蘇武節不如是陶侃面折之矣王克曰賢者有權佞者有權賢人之權爲事爲國張良而下當之佞人之權爲身爲家平勃而下是已而世儒乃始揚聲以相讚詡以平爲無悞勃爲果雄爲似箕子之明夷或爲聖人之徒導爲至忠智者歆豔愚者矜跂遂有謂濡跡任文合於五就桀者謂事四姓九君爲能詘身安人者謂賈誼當深交絳灌而後得志者謂諫君當以儀秦之術行逢干之心者私竇一開舛蔓無極於是進趣之士爭斷觚爲圓撓直爲曲膏其軸以攫世資如驚彼其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可謂適用與鄙賤局曲偈越規渠可謂

奇節與俛仰諸俗飽視功名可謂渾厚與飛揚儼捷智調可喜可謂無著與變幻藏慝不可方物可謂神化與蓋功利之習熟爛紛縷貞信淖離矯稱蠱出智進而德退術勝而道微禮義之藩維幾幾乎不可支矣皆權之一言爲之嚆矢也夫大道如砥本無回曲而權也者則崢嶸嶮卷於狹崕堦垣之中榛葦從而歲寒者也飲食自有正味而必求異吾恐豹胎麟脯之不得而烏啄或以傷人且世之言權者不過剽聖人膏沐自以能投機蹈窾欲有所會其度耳始也以法言儒行文其私比於術窮首尾披倡求爲中人而不得姑猶自詭於成事至

卷八

八

八

其末路反不若硜硜一節者尚有所建立故曰智而用私不若愚而奉公巧而亂法不若拙而守舊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權者造化之所忌也正直者神明之所福也君子言有壇宇視有檜結體正而行動與吉會身端名附而天下之事亦無不濟矣古之人臣挺氷霜之粹質不染潔於滋垢持金石之誼槩不爽信於押闔棟椒蘭以獨芬耻希世而改度守官庭以定性臨熾險而若遺其心光明正大磊磊落落無纖介可疑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爲威雨露爲澤龍虎爲猛鸞鳳爲祥其蹈義不爲利如騶虞不殺竊脂不粟寧方

爲阜母圓爲卿寧拙爲輓母巧爲鳶寧工爲瑟母見好
爲竿寧章章如玉母珣琕如珉終身行未嘗離乎正不
度不執不常不遂猶日怵惕懼蹈於非也而假言權乎
哉或曰所貴聖人者以其龍變也聖人之權本無弊詒
譏於世者非權之至也此則然矣聖人之權惟聖人能
用之亦惟據正者能行之蓋天下有真心而後有達節
有定力而後有員機珠之走盤出其致則墜輪之運地
解其軸則傾初學之子中心未樹不能行也咫而遽有
意乎權所謂學邯鄲者未得國能更失其故匍匐歸耳
劉勰之論權曰道之用衣冠也權猶介冑介冑不可常
服權不可常用韓愈氏解通曰聖人之通蓋百行衆藝
備於身而行之今怵人之通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求
合猶矜堇堇而擬質隋珠也夫學聖人不似其流止於
失已用權不當害且移於天下國家吾所惡於權者誠
不憂其如蝸蟻之丸而憂其如介冑也

無所取之謂讓者夫競于心讓于色恬于勢銳于名則是以不讓者爲讓而君子不爲讓矣有所負無所撓之謂任若夫善于有事疎于料事果于生事昧于成事則是以不任者任之而君子不爲任矣君子之所謂讓者有四所謂任者亦有四有所德不如而讓者有度才不如而讓者有處則同心出則共濟欲以和夜而讓者有進則不足退則有餘善用其短而讓者故辭弓旌之招遜上卿之禮則讓班也惟君之訓惟二三子之力則讓功也治內不如種治外不如蠶則讓事也寧與人以分過不代帥以受名則讓名也四者乃直讓已有度其理當爲而任之者有度其才可以爲而任之者有度其時其勢可爲而任之者則其勢已無可爲猶且不避而任之者故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則無問難易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無問勞逸也恩欲歸已怨將誰歸則無問恩怨也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則無問險夷也四者乃真任已世之治也其君子自以爲不足其敝也自以爲有餘世之治也其君子以天下事爲事其敝也以一身事爲事以天下爲事則任以一身爲事則不任自以爲不足則讓而自以爲有餘則爭爭之始猶曰爭事也爭事不已則併功伐而爭之爭功不已則併權勢而爭之

爭之而得也則據其吭背而奪之爭而不得也則設爲機穽以排之始於事事卒於爭利固勢之必至者也不任之始猶曰畏事也畏始事之難則託爲高曠以避之畏後事之難則假示不專以諉之成與敗未分而恐其屬已也則唱爲異同以阻之成與敗已分而惡其形已也則持其短長以中之始於畏事終於妬能亦勢之必至者也而又右巧於此者則以古人任事之心移之於官以古人讓官之心移之於事將爲名高則讓之將爲厚利則任之陰爲厚利顯爲名高則陰以任而陽讓之始爲名高終爲厚利則始以讓而終任之利大害小則就之利小害大則去之無利無害則漫爲之以塞觀望而曰我無所冀也有利有害則少嘗之以卜可否而曰我無所避也簿書筐篋則曰何足與治吾任其大者而當艱危震撼之衝則蓄縮不敢進也辭受取與則曰何足傷廉吾讓其大者而處去就進退之界則內戰不能斷也嗟乎三代而下士習何其紛紛耶則豈非君臣僚友之間物我町畦欣厭意氣有不能相忘而相信者此任與讓兩無當而兩無佐於國家之急歟茲執事慨然欲矯世勵俗風天下以純臣體國之誼愚以爲純臣之誼辨其爲國與否而已一身之中手持足行無

所不役使而不言任焉一家之中兄弟恭 無所不
揖遜而不言讓焉此無他一體故也今 朝廷之臣孰
非一體何人何我何任何讓乃上下人我之間不勝彼
此形骸之隔而沾沾談任讓之名跡意者其非純臣之
誼乎純臣者其視天下國家猶一身也其視君臣僚友
猶一家也故集眾思廣忠益所以讓也即獨處獨慮細眾
議無所用我處其勞人處其逸亦何必非讓也決大謀
定大議所以任也即弗躬弗親而舉賢者以自代我啓
其端人竟其事亦何必非任也協恭和衷師師濟濟所
以讓也而此章彼弦彼可此否如五味不同而和八音
不同而諧則雖無讓之名可也鞠躬盡瘁埋益執掌所
以任也而老成持重坐鎮雅俗探無事之智貴不可見
之功則雖無任之名亦可也故所貴乎大臣者惟其心
之純然爲國而已其心果純任可也讓可也即不必于
任不必于讓亦無不可者彼其君臣僚友之間合也苟
無是心則讓爲近名任爲近利雖取古人之已事而一
一踐之僞乃滋長矣彼其君臣僚友之間離也故上下
人已合而無間者任與讓所由出於一也有間矣而其
離也不勝其合任與讓所由出於二也間有合焉而不
勝其離不任不讓所以岐而二也離而無復合矣而外

示以合之跡轉移於任讓之間假近似者以濟其私不
任不讓之極所以併而一也故夫離合之端醇僞之首
二載上下可覆說也故愚於執事之間而深有感於古
今君臣僚友之際也

理財

萬曆丙戌會試

財用者天下之大命而國之至計也先王建國制用曷嘗不取給於民乎然考之成周天子之征賦不出王畿千里外而國無乏用亦無侵民且制有九年之蓄何其廉取而足用也今其任官經用之法具在周禮可謂其要旨矣三代以降海內爲一若漢若唐若宋其富且什倍於周然不數傳而上下胥訛國窮以衰豈盛衰之數本然使然乎將人事有利餘也可歷數其變而究其所以然歟或朝二百餘年經制一定上裕而下安可謂盛矣頃族以來帑藏羨溢卽祖宗朝所創見者然主計者苟之往往入不當出失今不國後數十年有不可支之憂夫嘉靖中歲用嘗告訖矣稍一振之而爲今日之盛議者何過憂其終歟或稱一振之經費無若內供餉邊之餉者去泰去甚必自此始顧此兩者皆未可幸然議者又謂何策而可歟其亦有酌浮從約之術不輟俗而可施者歟夫非然矣諸士幸熟數其便以佐主計者之萬一焉

策衡九卷

徒曰此儒者所罕言也

當世之盈成也衆方習於財之有餘而深計之士每總鰓焉而慮其後者何也蓋天地之財止有此數盈於上則縮於下溢於流則窮於源夫使盈者不可復約也則縮者安極使溢者不可復塞也則窮者何繼先王知其然是故量入以爲出甚者寧縮其出以寬其入而後國無乏用亦無匱民蓋周官一書言之詳矣大司徒以辨壤制地爲職而又總其權於冢宰其事自九職九賦以至九式九貢靡弗綜也其任自太府外府以至玉府內府靡弗轄也外得以稽其所入而魚獵侵牟之政不行

內得以禁其所出而城社窺窬之奸自弭故能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而九年之蓄寬然出其中周家所以委重於大臣而綢繆於國計者如此彼以千里之王畿自養而有餘以自養之餘養其民而亦無不足豈非其制之得哉後世私天下以自奉天下之主益廣生齒益衆財益饒而國家之用益詭其故可知也漢承文景之後栗陳貫朽而元朔元符之間庫之以軍興土木之費而漢衰唐初海內富實歲入以鉅萬萬計而自天寶中天子驕於佚樂賜予遊宴之費日益而唐衰宋自藝祖削平諸鎮據其遺貲財亦非乏也一耗於景德之祠祠再

策衡九卷

八

耗於熙寧之變法而契丹之金縢幾於宋終始而宋亦遂以不振由此觀之前代盛衰之效若出一轍矣此乃故焉當國之始造人主方休息乎無爲事每濶畧而財恒積於不用及其久也席已成之業怡然狹小前人之制度嗜欲日廣心志日侈而天下始多事多則用繁而國計詘於是措克心計之臣進爭用一切以盡籠民利而歸之上其卒也民貧而敝且移之國矣足寒心傷枝枯幹萎固其理也明興經制一定而累朝以儉德守之出入相準上下交足蓋二百餘年如一日矣而尤莫盛於今日闢之道路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大農

少府之金錢度而不勝校以爲庶幾九年之蓄則誠盛矣雖然執事亦嘗思其始而圖其終乎往者嘉靖間帑藏嘗竭矣然所在郡國頗有積貯未盡發也奸民隱沒逋租之在下者未盡輸也故其時上誦而下不得稱并困也迨乎繡衣之使出分部檢括而爰贖羨餘悉

上供矣加之有司日夜務急欲以程功避課而百姓之膏髓竭矣然則今之所號爲充溢露積者固昔之所搜求刻責而僅集者也故今之時下誦而上不得稱獨盈也天子方春秋鼎盛而能降心揖志兢兢以恭成業蓋可以去浮崇約返虛爲盈者宜莫如此時而王計之

策衡九卷

九

臣持籌而算之亦已不勝其肩越之憂矣今司度歲入不過三百餘萬而出者歲浮其額至百餘萬且所入之額固已縮矣而計又非必克也脫不意如往者江南之水潦關西之大旱當是時能保其供輸之不後耶守臣之請蠲請賑者能坐視勿惜耶此皆虞其縮於額之內者也所出之數固有定矣而事又未可踰度也脫不意又有如邇者滇蜀之驚騷南北之採辦當是時能無車甲轉漕之費耶能無仰給縣官耶此皆虞其溢於額之外者也語曰山林不給野火江海不實漏卮此善喻也今日之勢胡以異此夫自昔言理財之術無過兩端不

曰生之則曰節之而已善生財者不能生不生之財今天下之財尚有可生者乎山海關市之征網羅殆盡而此者穀日賤金日貴農人終歲勤動曾不得一鏹以自潤民又加貧矣不得已而棄之有節其流而已而不節之大者則內供餉邊其尤也夫內庭之需歲鉅百萬比益以二十萬應廩薪廩之費亦數十百萬而貢稅筐篚之入不與焉大農之輸邊者歲百餘萬郡國輓輸倍之屯田市租之入不與焉浮嘉靖中年故額且數倍日引月息長此安窮夫天子以四海爲匱匱而顧以一人擅天下之利明主之所不忍也議者謂匪頒好用

策衡九卷

十

之式勢不能盡減而非分之資予不時之宜索得微有牽于例昵于情而弗忍割者乎且法宮之服御往往一膳而當十家之產一室而糜百邑之賦此非所以昭德也猶有甚者舉天下之財一籠而致之內府而司農莫敢程其多寡法吏莫能按其奇贏不有窟穴其中以爲奸利者乎是謂虛外以實內非計也天子守在四夷而顧以一隅竭天下之力聖知之所必慮也議者謂主兵益練則客兵可漸撤而餉益省然慮此至熟矣而卒未效也又况多爲之名以糜之若標遊家丁之屬者乎且往者日夜禦虜集創血戰而得一飽今橐弓弛甲

而廩賜如故屬構解而餉有日增屬構不解而不日減非所以慮後也猶有甚者屬以虛名市中國而中國歲以實利中虜虜日益驕而當事者懼傷其意甚乃股削軍實以克犬羊無厭之欲是謂虛內以事外非計也昔宋臣蘇軾之論節用以爲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而況此兩者幾竭海內之力殫大農之藏誠以時什省一二一歲數十萬十歲數百萬又積之不衰而國家之富可以長世於是數布蠲租之澤以煦羣生時舉折筭之威以警殊域而太平全盛之業雖萬世可矣雖然語不云乎貧者語仁賤者語治旁議

策衡九卷

者易是而躬操者難成夫民貧用侈之患世公知之公言之而莫敢任者何也齒及尚方則喉舌之地見以爲內侵而急於操上必不能堅言儉矣談及邊蠹則干城之士見以爲中制而踈於備胡必不能堅言節矣故法有闕焉弗任也習有錮焉弗任也是在明天子超然獨斷采周官之經制監歷代之盛衰念尾

聞才

羣之征難繼

明詔度支設衡立準

以垂萬世之規 官府一體中外同德而後天下之事可圖也若乃除穢剔蠹引繩批根而旁及其細者則有司者饒爲之無爲煩 廟議矣

馭虜

萬曆丙戌會試

今馭虜之計蓋比歲以矢士矢然事固有不可逆睹而豫圖者往德商之功物故也當事之成敗觀然有意外之虞而竟然至今矣蓋聖天子之威德定式臨之非二三吏吏能制其死命也迨今黃西繼領當事者遂復祖而行之以謂是然猶昔也然乎而漢大漢唐之政則效突厥而行之或瓜而分之或構而取之未嘗不因其地而志焉其遺策可覆案而瞻也即今而論其未定諸部擁兵儲亦漢唐一指乎而議者或謂中國之夷狄秋木在伐謀先事後舉常自我而乃爾然其且夕有變則問事也亦幾無幸矣二者之說孰爲得乎夫亦有帝王大道出千三策之外者乎抑亦有今日之策者千三策之內者乎爾多士其備前著

今之籌邊者豈徒勦成說哉抱厝薪之慮則以豫而圖其幾定建本之謀則以全而制其勝圖其機者非以乘

策衡九卷

卷一

十二

瑕而赴隙也動察其形而靜察其影弗徂目前之安而已制其勝者非以威劫而武震也內重其權而外固其威不弛先事之備而已然則北虜之釁執事者無容問也何者先事則示擾過慮則示輕譚之雖中而見以爲未卯而晨也請按往事即執事之所謂三策者而試籌焉夫嶺渠始難而五單于內爭西漢所以樹德於呼韓也是擁而植之之說也莫韃構隙而兩單于角立東漢所以信威于尸逐也是瓜而分之說也渭橋之約就而頡利外疑延陀之隙成而突利內附唐所以收功于突厥也是構而取之之說也是故課甘陳之績而知威

德之必行寬侯應之對而知違備之不弛覈耿實之勳而知將帥之足倚察英衛之畧而知彙會之無失是以患弭于當時而令行于絕域後世功名之士多豔心焉然而國藏虛于供億則非利也腥膻集於內地則非制也婚姻媾于犬羊則非分也都護控于沙漠則非地也統之皆魚兔之筌蹄得則棄之非可常用也而今之譚邊事者猥見黃酋物故則以爲中國一大機欲復取漢唐遺計稍櫟括用之爲鎮靜之說者則曰毋動爲大耳夫以黃酋之桀黠也亦已晏然至今矣今酋種不强於昔而市賞有加於前何變之敢生而愚以爲此其說非也何也鷙獸能使不噬而不能使之無欲噬也彼且爲驕子彼且爲豺狼彼且脩郤而內乖彼且蓄疑而下噬彼且得志而見強彼且分爭而黨附彼且偏弱而借資彼且外援而例乞彼且生釁于東彼且絀難于西而乃直曰無動脫有動焉胡以應也其爲喜功之說者則曰虜衆媾於孽婦再世矣釁淺則爭釁深則亂是亦顯渠屠耆之事也自黃酋已不能盡束其下今酋種加弱而部擁兵是亦莫韃突利之事也善謀國者因其瑕釁而遂忍之無寧一日縱敵而以貽患於數世乎而愚又以爲此其說非也何也鷙獸弭耳而橫挑之非計也欲收

兩虎之利而忘已之非下莊非智也且衛霍之餘威何恃耶西域非內附而匈奴之右臂斷耶三衛屬夷時有向背而渾邪尸逐之屬能爲我耳目捍蔽耶耿實英衛之將安屬耶西能致烏孫之兵北能勒燕然之石耶叛如郅支能取之康居貳如頡利能繫之漠北耶數者無一焉而欲坐收漢唐之功胡可幾矣要之我國家之馭虜與漢唐異彼以力臣之而吾以義臣之彼以利致之而吾以利縻之彼務內之而我務外之彼務乘之而我務靜之彼致其來而不能不虞其去吾聽其去而亦不逆其來彼伺其隙而欲有其功吾不有其功而亦不伺其隙蓋執事所謂帝王大道有出於三策之外者我國家業已行之矣雖然將吏急於市最而敵愾之氣日消羈縻恃爲長策而玩愒之弊滋甚傲入而幕府上之不能振羽而集也令出而本樞下之不能應鏃而弦也首鼠于期會之間觀望於從違之際狼顧脅息以生釁爲解耳故愚竊以爲內權宜假也匈奴獸心叵測得其情則體屈而加親入其數則形張而加踈矧夫離合之情強弱之勢動靜之原低昂倚伏呼吸百變豈可借聽于象胥尉侯之口而以冥冥決事哉故愚又以爲間諜宜精也東隙則奔命而左西隙則奔命而右先事而

彼不應則性擾是虞彼動而我後時則倉皇無及夫護風者以隙避矢者以革夫非定計于先故耶故愚又以爲防禦宜密也苗種繼立宜無他慮其他諸大酋以下人各有心今縱不宜遂爲投骨之計不可就其擁衆自強者陽撫而陰重之以成其相制之勢乎夫外樹德而內離其心計無便此時者故愚又以爲恩賞宜權也板升雜胡皆塞人中行禽侯餘孽也南冠越吟而思內附者乎有思得當報漢以自效者乎及茲時而無惜以尺組單詞縻之俾之內屬而外彌其隙宜必有應我者故愚又以爲招徠宜講也往者僉蒼吉囊分部而牧今

策衛九卷

十三

觀之也又非以構虜而弱之而垂之而撓之也不赴其幾而圖之不可不豫不兢其勝而制之不可不全執事所稱先事伐謀操縱自我者倘亦居一於是乎嗟夫貢市之事蓋難言之矣見以爲害而不能諱其前之利也見以爲利而不能諱其後之害也究利害之源審輕重之勢酌經久之規防濫溢之弊定于今之權重闡出之禁茲非一大機會哉而竊恐當事者之過視以爲迂也又其舛者戰守宜在將帥而決之朝廷撫賞宜關朝廷而擅之將帥市值宜以外募而以內交軍租宜以養士而以啖虜伎力宜給守塞而給私門堅肥宜備營操而

策衛九卷

十六

自延寧松山河套諸虜駸駸役屬之矣合而隙也或其分之虜故臣屬東大虜而跳不肯集龍城會蹕林者強耳分而隙也或其合之是皆事之不可知者故愚又以爲籠駕宜嚴也夫貢市之約猶然前日耳而費浮且十倍此何故也說者見謂封額歲益弗可頓裁也東繚尺帛之請弗可槩拒也市馬來則數齒受值而去創羸駢死累疊然給之士而士不得其用輸之比鎮而比鎮不受也此皆以虛名博實費邊吏重得失噤不盡以上聞而陰借資于客兵之美無乃非實邊初意耶故愚又以爲檢裁宜慎也夫是七策者非有他謬巧可以繫虜而

五行

萬

天

問曰聖人作則以五行爲質文中
治則王者可以制禮是故禹時六
汭陳則有訓威侮則有誅王者開物成務養民
政莫先焉周官法制班班具在可得而陳其
自生克之說於於詩書諸儒采以言易而後德
時命方位之說紛紛雜出其言亦有據歟何不
見也今四方水旱疾疫頻年疊見雷火風霾陰陽
外錯說者謂實政不脩五行失性所致然則將何
以弭之昔人有謂導河南行爲五行之性而欲
使之北者有謂飲五帝之片燧五鼎之火與夫欲
取五木以變國火者有謂山澤之利當歸王者有
謂國軍不以主木崇高影德爲美者有欲行算地
望今之法以富強其國者此皆五行之政其說可
論乎今豈抑則有道與夫王者奉陰陽以出治而
論道窮理亦乘國成古所垂圖也茲欲復先王
和之政開俗備安之說使利用厚生民安物阜
災沴不作和氣致祥安所施而可謂士誠言之以
觀所趨若五行五事之說其害者衆固之矣

箕術九卷

十七

今天下之相生相養而貽萬民無窮之利者惟五行之
爲利也今天下之相沴相薄而貽萬民無窮之害者亦
惟五行之爲害也然其利也實有是利故有政以導之
而利即可興其害也實有是害故有政以銷之而災即
可弭是故金實生水水實生木木實生火火實生土土
實生金吾能知之而曰別有無形之氣相爲胎生旺相
于太虛之中使人陰趨之而陽能爲利者吾不知也水
實克火火實克金金實克木木實克土土實克水吾能
知之而曰別有無形之氣相爲休囚衝犯於太虛之中
使人陰避之而陽不爲害者吾不知也此造化一定之

理爲千古不決之疑明乎此者可以導利可以養民可

以燮理陰陽可以參贊化育執事發策諸生鯁鯁然憂
災異頻仍五行失性而欲舉先王脩和之政闢俗儒誕
妄之談此誠燮理贊化之盛心也愚生無知敢對以臆
今夫五行者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者也其精通于神
化性命而其蘊在于食用事物其大極于八荒九垓而
其細入於堦隙纖微古之聖人不言其精者深者而惟
脩其麤者細者以爲養民之資是故其政利用厚生而
至易至簡其民日用飲食而不識不知如是而已矣後
世王政不行而聖人之精神心術不傳于天下于是襲

箕術九卷

十八

其故不察其宜索諸隱不求諸實利用厚生之政聖人
之顯而易行者至是盡失其初怪迂險僻之談聖人所
存而弗論者今則求多于古故邪說日至于浩煩而王
政日趨于苟簡此養道不備而世之所以無善治也傳
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缺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當時
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
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勾龍春規秋矩夏衡冬權出
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無非以五行爲質是故唐
虞開物大禹陳謨不遺曰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
脩而已武王訪道箕子陳疇首惟曰五行焉至于汭陳

則有罰威侮則有誅周官六典所載阜五材而利民用者靡不纖悉具備故以脩水政則遂人治溝洫稻人設澮防司險掌固雍氏掌禁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痺以鍾其美天下有雲雨雨渠之利而無旱乾水溢之虞以脩火政則司烜以木鐸宣火禁司燿變國火以救時疾出以食心內以食味而又野焚萊則罰國失火則罰天下有烹飪炮烙之功而無赫羲伏明之患以脩金政則職金揭其數量卅人宣其厲禁九府設圜三品致貢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天下有披砂鑄山之利而無折簾取鎔之姦以脩木政則林麓之禁柞氏掌

實錄九卷

十九

之澤之萑蒲雍氏掌之數之薪蒸虞候掌之斧斤以時入山林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而又樸梲不斷素題不斲天下有棟宇器械之用而無槎葉伐天之災以脩土政則以土會辨物生以土宜教樹藝以土均平賦法以土圭正地域中春覲土季夏無起土功暢月毋發蓋天下有蕃植嘉生之休而無曠土遊民之敝蓋先王以其中正和平敬用五事以建維皇之極而又立法創制經綸而燮理之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聚無隳崩散無逆懿三光明而四時序風雨節而寒暑均故無天昏札瘥之憂亦無饑寒匱乏之患以五行之政脩而乖沴不作

策衡九卷

二十

生克之說本于緯書而諸儒采以言易橫議滋起然夫子于翼惟水火爲重允爲澤不言金震爲雷不言木也唐虞曆象授時璣衡齊政不聞其以五行配支干也洪範五行言其性與味而已亦未嘗言生克言方位也蓋天下無一物無陰陽亦無一物無五行蓋有甲乙屬木而四行遂偏廢乎又豈有今日爲水明日爲火又明日爲土爲金爲水而月建歲建又自相矛盾者乎且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至于五方之土剛柔燥濕要未始有定在也水性寒也而有華陽之溫泉火性熱也而有蒲丘之寒澌金性堅也而有佛森之流金木性浮也而有哀牢之沉木至于九州之土墳填壤壚又未始有定質也他若德運時命星緯之屬其言凌雜米鹽莫可方物蓋上世論五行以材用而惟取其養民後世論五行以生克而卒流于邪術視昔之所謂汨陳所謂威侮者其罪殆有甚焉今四方水旱頻仍疾疫交作京師屢災雷火地震迭形奏牘意者五行之性或未適其常歟先王養民之政或絕而不舉或舉之而未盡如古歟是故古者脩隄防以備旱澇而今溝洫旣湮澮防無備西北之河隄屢潰

東南之水利不脩元旱則四郊赤地水澇則千里滔天以至膏腴瀉鹵沃壤汙萊水之政似未脩也古者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而今司烜不設夫燧不共薪勞于爨而誰知火青于鎔而罔辨以至蒸爲疾疫鬱爲蘊隆回祿屢災焚萊不罰火之政似未脩也古者工不費時務木不妨守備而今瑤臺瓊室鏤檻雕楹羅西蜀之地材錮南山以爲羨以至惜薪歲費百倍往昔使工商疲于採辦公私困于轉輸木之政似未脩也古者不作無益不貴難得之貨而今也金棖璧璫充盈于殿陛琉珠錯寶羅列于后宮婦女垂髻戴勝琳宮梵宇金碧輝煌以

策衡九卷

至吹炭冶鎔錢法壅滯金之政似未脩也古者任土以制貢度地以居民而今土均無法地比靡常田畷不勸農游惰不歸業古人所謂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土之政似未脩也夫五行之政不脩則養道不備養道不備則民生不遂民生不遂則和氣不生乖氣致異而水旱疾疫之災童涸崩竭之變所由起矣禮曰聖人作則以五行爲質文中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今天子奉順陰陽于上宰相燮理調和于下考洪範之旨稽月令之宜廢者脩之缺者補之然後可以幹旋造化而康阜生民昔白

公引涇以佐農韋堅堰渭而資運二者兼所重也說者謂自漕會通而逆河濟淮三瀆之性今且無如之何第于東南下濕之地畧倣單諤之論疏支渠開斷巷以通其下流西北高亢之區畧倣賈讓之策按河流鑿溝渠以殺其水勢則水政可脩矣昔管子載五帝之井與五蟲之爨隋王劭請取五木以變國火卽古改燧意也今惟于壇社樹木令司天順四時鑽燧改火內自官闈以達之畿甸外自郡邑官府廚傳以達之間閭而又脩明火禁凡焚萊者失火者罰毋赦則火政可脩矣禹湯水旱各鑄幣以救民周禮國凶荒市無征而作布令公

策衡九卷

私咸曰此其時矣國初設御史郎官督辦礦課而後卒報罷由官自開煎且所遣者內豎耳誠聽民採之而官收其稅有則與下同利無則不取盈焉其何利如之張齊賢所謂山澤之利當歸王者是也晉侯無觀臺榭而稱賢文帝毋飾霸陵而稱儉請于今思茅茨之風罷樵採之令昉因山之制示敦朴之規凡宮室違制者有禁奇技淫巧者有禁則伍舉所謂國君不以土木崇高彫鏤爲美者此也商子算地之篇有曰地六不墾與無地同民衆不用與無民同今江以南賦重而無實丁則司徒之均土地以稽民數者可行也淮以北役煩而無

定私則裁師之任土法以物地事者可行也如是則民無縣野無輿草而土政脩矣此燮理之實功養民之實政而治道所當最先者不此之務而徒言德運言時命襲祈禳之文忘脩和之實將何以回天變而濟時艱也哉愚嘗見輦轂之下守龜握粟之家姑布君平之屬蠅附蟻集抵掌而譚五行甚則紹介權門漁獵邊鎮垂橐而出攜載而歸誕也青烏玉尺假生克之說為王相休囚虛地上以實地下以至縉紳榮惑朝家聚訟囂然若狂舛也符號之握奇遁甲之厭勝囊鈴之布局太乙之移宮背囊丹溪之運氣皆附會五行而其言炎轂

策衡九卷

其書克棟左也蓋惟先王之善政不行故處士之橫議益恣愚謂宜將不經之書盡付咸陽之燼使遊手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此亦養民之一端而于王政左道之禁亦有裨矣若夫肅父哲謀聖之德本于君身而雨暘燠寒風之時應于造化則有箕子洪範在愚生固未敢以為然也

萬曆戊子順天

萬曆戊子順天

問古者王畿千里提封百萬井凡戎馬兵車卒乘一貢甸服載田賦事視外獨詩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其所稱邦甸甸之屬皆畿內地租稅所入自足供費豈非水旱田荒而國無捐者此何道而致然歟國家典鼎神京隸以八府即古王畿千里之制度田非益寡而軍政不加增也乃公家之賦率仰給東南使畿民益困而東南之民日益困故豈古稱天府之國而今遂破瘡賦將地有餘利人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登流粟之民未盡復墾抑或冗食者衆而浮在之虛未盡去歟今水田業已報罷議者謂宜正經界而廣積蓄設四輔脩先王甸服之政以實京師則日者節不能盡廢轉漕或可減什之以應取然則今之所當節者安在邇又有言人主患不廣大人臣患不節儉則人主之所謂儉者或不在藏富與茲欲使王畿充實薄賦歛以蘇東

策衡十卷

三四

今海內梯航玉帛共球駿龐丁男疾耕不足于糧饑紅女紡績不足于帷帟豈不輻輳歸命奠枕于京者哉顧愚聞之王者居重而馭輕則其勢在我而緩急得以自制仰外以給內則其勢在人而變或出于不虞故明君之治國也錯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錯于不傾之地者制國有經內政脩而根本固也積于不涸之倉者生財有道地利關而人功脩也藏于不竭之府者積貯有方本業蕃而經費省也古之王者詳內畧外足國裕民尊王畿而制六合隆此道耳國家定

鼎幽燕畿輔八郡廣袤不啻千里在戰國爲燕趙地西連雲代北鄰鮮卑匈奴當時內交敵國外禦邊寇轉漕調兵未嘗稱乏也在唐爲成德盧龍魏博范陽等軍彼一軍士卒多至十餘萬而衣糧屨履諸費稱是未嘗告匱也在勝國建都嘗決雙塔白浮灤山諸水以濟漕運導渾河疏灤水浚治河障滹沱以拯墊溺又設海口萬戶開京東水田得穀數萬以資國計未嘗言難也乃今一切漕運多仰給東南而議水田者不旋踵而報罷將遂委于莫可爲耶管子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徒輕賦歛則不可與都邑今天下之財賦何如哉議田稅則

卷九

三

頭會箕歛而膏脂罄于誅求議轉漕則陸運水輸而公私竭于蜚輓議河渠則隕林捷石而帑藏匱于隄繇幸而三垂寧謐九扈豐登天子受計于甘泉而萬國灌輸于畿甸習以爲常無足怪者其或災荒荐至鴻鴈哀鳴赤子龍蛇咽喉有梗將坐索于京師則三輔之污萊何所自出而有食玉炊桂之憂欲待哺于東南則四方之輸將何能卒至而有濡髮燎眉之患雖萬全而無害然本非王者居重馭輕之道也昔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制其畿疆而溝封之什一而稅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如禹貢甸服之制百里賦

納總二百里程三百里秭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其賦爲獨詳成周畿內之賦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削縣都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祭祀可供宴饗可給稍秣工事可待朝聘會同匪頒賜予可需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矣待取諸外而足哉蓋王畿千里之廣公田九百萬頃之饒歲入充盈自足供用且其時井地之法寓軍于農國中無養兵之費鄉遂之租止輸都邑甸內無遠漕之勞諸侯之國各守邊陲京軍無戍邊之役而又天子祈穀田畯劭農土不備墾辟在司寇其民無遺力也而又辨土宜教樹藝雜蒔五穀

卷九

三

二

以備災害草必盡墾土必盡闢其地無遺利也而又冢宰以九式節財用雖天子羞服匪頒皆有成式王后世子皆得稽其出入之數而無有浮淫之蠹姦其間者其國無冗食也由此觀之先王甸服之制豈不足以制國用哉國初北平田土五十八萬二千頃有奇夏稅秋糧一百一十七萬有奇較之古制僅存什之一耳弘治間又減其半矣近歲計畝度可四十九萬二千頃有奇夏稅秋糧度可六十萬而猶不足豈古稱天府之國而今遂磽瘠耶抑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遊食之民未盡歸農耶詩曰東人之子職勞不怠西人之

子粲粲衣服今四方原野蕭條道殣相望強者衝擊弱者溝瘠而輦輶浩穰之地乘堅刺肥連車列騎雖蒼頭廬兒靡不踰衣而美食若不知有中澤之哀鳴也四方剝肉醫瘡鬻田質子牂羊墳首葛屨履霜而貂璫戚晚之家比櫛崇墉履絲曳縞彈丸楚鞮漿酒藿肉若不知有下土之耗斂也雖五都之市郊堙之外非無藜藿不糝者而鶩鷺之餘食尚食之而有餘瀝非無鶉結不完者而粉黛之緣飾尚衣之而有餘被以故京師之民日罄厥而東南之民日彫敝以彫敝之民乘罄厥之俗將日削月割至于不可救者此立盡之術也愚謂欲節東

也戰國時韓魏燕趙皆稱饒富粟支數年蘇秦亦曰燕雖不佃作而粟粟之實足富于民由此觀之惟在盡地力不必皆水田也今惟于沿海並河之區濬塘鑿井設法開墾諸水泉遼遠者令多樹粟麥諸種高亢則爲區田以備旱下濕則爲櫃田以備潦則百穀豐蕪三農樂業是樹藝不可不廣也漢以三輔公田振業貧民而京兆馮翊扶風率以治行高第者爲之京師肅然我朝丘文莊欲于永易臨宜各宿重兵而愚欲兼宿重儲今州縣月自豐歉狀豐則責糴歉則賤糴隨時歛散以廣蓄積而又假之重權俾得彈壓豪右清理侵占則戶口日蕃財賦日積是四輔不可不設也夫轉數百萬之漕涉數千里之險危于壘卵難于上天脩先王甸服之制務本業而任地力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壘卵之危走上天之難可不謂大惑矣哉雖然山林不給野火江海不實漏卮不去其蠹其利終不可興也請畢其說周禮以太宰制國用而今倉局場庫率委之鄭侯巷伯之倫蠹食侵漁莫此爲甚外者嘗以什供一內者嘗以一糜三司會不敢問大農不敢訶小民手足胼胝以供上此屬泥沙而用之是獨不可閔乎此蠹在內者也今狐緇之策可思也胥吏

假刀筆之姦縱溪壑之欲賦則侵上匿下役則漏富欺貧一時借辦也而朦朧以爲例累歲逋積也而邪移以報完廉智之吏欲起而革之彼且據法以撓我而吾之說反誅彼且援利害以怵我而吾之氣常沮雞廉而虎噬蟻聚而狼貪此蠹在外者也劉宴委任士人之議可鑒也蘇軾有曰廣取以給用不若節用以廉取今之所當節者固多而二蠹既去則餘可漸而革矣然又有進于是者天子以四海爲家與其藏富于國不若藏富于民漢平津侯之言曰人主患不廣大人臣患不節儉夫人主惟廣大也則其規畫也弘其制度也大長駕遠馭

策衡九卷

三九

志在天下而不殖貨利以自私人臣惟節儉也則其自奉也約其資世也薄竭忠盡智意在公家而不竊脂膏以自潤故三代而下愚以爲度幕封狼之世不困于西園厚藏之時銘山駐蹕之朝不瘠于瓊林大盈之日何也侈者猶流布於海宇而聚者徒紅腐于倉箱侈者猶衣食于民間而聚者徒饕餮于積蠹侈者多入多出有害而亦有利聚者有入無出無利而獨有害譬之人身氣血周流則膚革充盈壅則瘕癭則痺理固然也故大禹卑宮而力溝洫文王菲服而卽康田寧儉其身毋儉天下苟可以公利何必私藏苟可以厚民何憂損上語

云不一勞者不永佚不暫費者不久寧誠能脩先王甸服之制思今日耗蠹之由重本業而任地方節公費而斥私藏則閭閻富庶幾旬克盈數年而後江南之漕可以漸減卽有緩急不患無備矣此王者居重馭輕之道而國家萬世永賴之業也昔齊有東郭氏者猶豫多欲願有萬金其徒請購焉弗與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夫金未必有也而先亡其徒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者也今之議甸服而欲減而漕者其母若東郭氏然則幾矣

策衡九卷

三十

萬曆戊子江西

執事發策而以三霸國君臣爲問也豈有感于任人任

三三

國之難而姑借此以發其端乎乃愚則竊有繫于古也何者古之君臣其視天下猶一身也其視一民一物之失所猶疾痛煩楚之在身雖寐而不忘也故君之于臣非以藉勢而借資也利使圖之害使捍之而後國得安焉若心之任手無所移之也不聞以爲偏也臣之於君非以鶩寵而競勢也利則圖之害則捍之而後君得安焉若手之衛心亦其所自爲也不聞以爲擅也故禹臯稷契各任其職而不相叅而堯舜無事焉是以責任爲委任也治水明刑典禮司教各就其功以相濟而堯舜受成焉是又以任事爲任國也夫三代之君臣大都亦

11
=

五

若此矣然則執事何取於齊桓符堅漢昭烈之爲君哉
彼其舉之仇讎拔之羈旅無或疑也籍之權寵示之肺
腑無或間也以故三子者得盡其才而三君之名榮施
至今是三君者霸君也而所以任三子者則王者任人
之道也執事又何取於管仲王猛諸葛亮之爲臣哉彼
其以國爲家以君爲身無貳計也以亡爲存以弱爲強
無謬策也以故三君者得成其功而三子之名亦榮施
至今是三子者霸臣也而其所以任三國者則王臣自
任之道也嗟嗟欲治之君古與今一也禹臯稷契之位
歷百世而又未嘗一日曠也然而徃徃名實謬戾疑信
策衡九卷

策衡九卷

三五

相反是何盛王之博聽不如霸主之獨計哉故奉天之
難解而陸贄踈淮蔡之功成而裴度退彼豈其臣弗任
乎以是而益思三君者之爲君也安石之得君也而終
以釀亂張浚之用國也而卒以覆師此豈其君弗任乎
以是而益思三子者之爲臣也然則任國非易而任天
下非加難也分曹簡藝則倂爾見奇百堵竝作而跛蹙
競功矣偏博之分殊也艱難助勩之際非易而承平積
厚之時非加難也凌陽侯而遇風則舟師是聽安流平
濟而人爭操柁矣緩急之勢異也竊嘗論之君有六蔽
臣有六失所謂六蔽者何也智欲其自爲知也計欲其

自爲當也於是有所潛調以爲明於是有所容德以爲聰於是有所獨斷以爲是於是有所參用以爲功如此者則格於情而不能任事之所寄而潛附厚薄其權而併恡其事功之所載而利附焉則疑其利而併疑其功彼欲有所匡拂也而見以爲操上不然則又以爲嘗已也彼欲有所解縱也而見以爲附其不然則又以爲賈怨也如此者則眩於跡而不能任端委以聽時無幾也而禮如繁造膝以陳事無幾也而聽如遯意有所從內出也而含吐之間或從其權其實難以中覆也議有所從外入也而啓閉之間或操其柄其委難以徑陳也如此者則懸于勢而不能任人主之左右智非管晏也廉非由夷也與愚論智則分不及而含愚又無所與論智也使貪譽廉則情不能而舍貪又無所與論廉也故桑雍之欲飽而薄蝕之患生釜鬻之蔽成而煬竈之奸作如此者則惑於人而不能任夫人萬其心也萬其智也彼有所欲建者永利也而或以小害怵之彼有所欲刷者積害也而或以小利撓之爲之而功未成也或以功不必成阻之爲之而功已成也又以喜功譽之用人出于已也者或以其私而疑之用人而不出于已也者又以其黨而誹之如此者則亂於聽而不能任謂踈露

爲債事則坦直之形疑謂嘽緩爲後時則沉深之貌疑謂詭激爲好名則侃直之聲疑謂比周爲植黨則茹納之量疑見鏡之背而棄其明覩璞之外而忽其裏如此者則眩於視而不能任此六者明君之所不能免而昏愚猜忌之主無論也六蔽祛而雖使主與堯舜爭量無弗及矣所謂六失者何也是非互設而不能覩其歸利害兩懸而不能見其始邪正並進而不能決其成毀譽雜陳而不能堅其議丘里之言以先入爲主盈庭之訟以後息爲勝是才識之踈也而不能任功欲其出於身而惟恐其分吾譽也議欲其同於已而惟恐其形吾失也已謀之而效則伉而居之人謀之而效則攘而有之已謀之而不效則曲而護之人謀之而不效則推而委之是局量之隘也而不能任知其爲正人也者以逆耳而見踈知其爲壬人也者以狎心而見昵是非有所相成也者則堅持其是而不能併容其非也可否有所相濟也者則偏見其否而不能自抑其可也是懷伎之私也而不能任既虞其國又虞其家成則計其兩榮而不成又恐其偏敗也既慮其君又慮其身得則計其兩福而失則又防其獨禍也三窟營矣虛一隅以自解周防備矣開一目以自脫是便利之圖也而不能任有所激

敏以爲廉有所間間以爲智有所沾沾以爲名有所磴磴以爲介有所矜矜以爲貌有所子子以爲高言則預白其心而惟恐人之逆吾衷也事必預留其跡而惟恐人之議吾後也是伎倆之材也而不能任以嘗試爲審機以依違爲應變以前却爲處中以掩覆爲遵養以首鼠爲調停以推諉爲鎮定禍基於前曰彼有任者吾何知焉害伏於後曰將有任之者吾何知焉是猥巧之智也而不能任此六者才臣所不能尅而傾亂波邪之士無論也六失去而雖世儒與伊呂分任無不勝矣雖然任者似銳銳者未必任諉者似退退者未必諉當時而

策衡九卷

卷八

三五

趨事業不可以意氣之間索之也夫人主取一磊落元爽之士與委靡不勝者較其數不勝取一勇敢頡頏之士與偷懦憚事者較其數不勝取一高視濶步之士與無廉恥而忍諛詬者較其數不勝夫人取三勝之資日焉物揭而書之時舉而飾其自負也當其平居無事被服孔孟而高談伊呂豈惟不一寘喙於三子而卒之情見勢屈危加之愀焉輕省之藐焉譬之烏喙之藥一試而不可再試無論人主爲其所中而斯人亦本末俱喪矣則王安石張浚是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是故迎而無應拒而無兢

山凝嶽峙進退若一者則其靜不可焚也細事若驚大事若承淵渟川赴夷險若一者則其勇不可禦也脂言不喜藥言不怒衡平鑑空順逆若一者則其量不可窺也於身若汎於世若玩機忘德全利鈍若一者則其用不可測也內無所管外無所羨質全璞完蕪劇若一者則其守不可撓也是道也禹稷伊呂而下孔明之澹泊寧靜開誠布公庶幾近之而彼二子者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萬曆戊子江西南

道一而已矣。聖既遠而百家之說興。其最著者。若燕周之敘述。皆街綱之非。十二子司馬談之論。六家並出之氣也。流或置吾儒。與外或列吾儒。皆中其說。則非也。然則自漢戶劫異同。翫起。即吾儒之氏。不復有。然則百家而其名實不著。中間反有出於其下者。又魯論之捕殺失儒者之遺。夫矣。吾儒百家皆出於此。而論其異。其與之有不可棄者。而必欲一以爲之。何其視道之明也。大道行而衆分。於孔孟而下。皆其兩端。非久乎。其受之之意。蓋極其下乎。之於其家。固未嘗以慈欲。視其異之論。及吾儒之實。無足爲此道之。而以盡。執千古者也。之謂也。其下之。其以盡。

今世之言道術者何紛紛也拘士抱咫尺之誼動以開
聖道自命排斥百家而其實不勝焉執事慨然命之曰

策衡九載

三

吾道大矣茲欲總異同之歸收體用之實甚盛心哉愚
鄙不足以知道然而竊意大道之散世儒隘之也何者
道罔不包性罔不具心罔不實學罔不該儒罔不攝決
乎若太虛無適而非是也渾乎若元氣無所不沁入也
蕩乎若中央四面趣而皆至也入焉而皆有得而執之
以見解則非用焉而皆有當而局之以吟域則非鑒焉
而皆有契而錮之以聞見則非辨焉而皆有故而別之
以源派則非行焉而皆有至而離之以蹊徑則非是故
聖人爲教則百家異術皆材也何者曲木有繩埏土有
範鑛金有冶頑石有礪以此知百家異術皆材也聖人

爲學則百家異術皆師也何者師馬得路師轍得水棟
宇師鵲網罟師蛛以此知百家異術皆師也聖人用世
則百家異術皆役也何者跛者踏鏤僂者負土盲者司
聽明者司聞以此知百家異術皆役也聖人爲世用則
百家異術皆功也何者負鼎則調執御則名妄吏而會
計當橐田而牛羊茁以此知百家異術皆功也子思子
曰君子語大則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則天下莫能破焉
彼分吾儒於百家之外者是以吾道爲可載也析吾儒
而自爲百家者是以吾道爲可破也彼亦沾沾然私其
所是非而豈足當大道之一呖哉竊嘗論之吾道者百

策衡九卷

三八

家之源而百家則吾道之委也吾儒者百家之府而百
家則吾儒之用也吾爲之源而輸其委至其末流之弊
吾何預知焉吾爲之府而收其用至其一曲之蔽吾何
偏護焉知此而古今道術之辨可折衷矣今夫外吾儒
而稱百家者莊周之叙道術是也叙百家而列吾儒者
司馬談之論六家是也尊吾儒而猶列于百家者班固
之序九流是也屏百家於吾儒而反擠大儒於百家者
荀卿之非十二子是也盡黜百家而獨奉吾儒置之其
上者則董仲舒之黜百氏韓愈之排二家及有宋諸儒
以至於今日皆是也要之荀卿之論駁矣莊周其猶愈

乎何者彼猶叙詩書禮樂於道術未裂之前也司馬遷之旨謬矣班固其最優乎何者彼亦知九流源本皆上世官守之遺也若夫韓董諸儒之論亦既卓乎其近正矣無復有真象其間者矣雖然隘吾聖人之道者亦此諸儒之論也而說者謂出於孔子之攻異端孟子之闢楊墨夫孟子之闢楊墨蓋欲引而歸之非逐棄而絕之也如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是其證也又當時之闢楊墨者非獨孟子而孟子之論特恕也如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筌又從而招之是其證也且今之稱異端者詎不首黃老哉夫黃帝則聖人之弘矣乃老聃與孔子同時而莫之聞也雖其猶龍之言問禮之事或出於後人所附會而要之無一言相詆牾者彼攻乎異端之言意如所稱玩物喪志之訓耳安在其指百家哉故愚又以爲孟子之欲引而歸之非孔子之言而孔子之指也諸儒之欲屏而絕之雖孟子之言而非孟子之指也彼聖人亦何嘗曰吾自築堂與自開闢域而屏百家於四裔之外哉而彼百家亦何嘗曰吾築一堂與開一闢域以與彼聖人爲難哉故取其用而畧其名則有虞氏之無爲何殊於老殷之先罰後賞何殊於法周之尚文何殊於名是其得者非惟不足以

妨吾治而且足以佐吾治無庸辨也摘其弊而遺其本則禽墨之類卽仁之蔽愚也莊列施鄧之類卽智之蔽蕩也慎到韓非申不害之類卽信之蔽絞也是其失者非惟不足以害吾教而亦非吾教所諱言又無容辨也何也是非等則辨吾爲之源而輸其委是吾爲彼父也其於是非也奚較得失懸則辨吾爲之府而收其用是吾爲彼君也其於得失也奚競是故漢儒異百家矣卒乃違經守傳尊聖人之道而汨之固不足以屈百家之實也宋儒異漢儒矣卒乃存體遺用擅聖人之統而私之亦不足以收百家之功也比至於今而又異矣舉聖人之道而逃之無何有之鄉矣其言愈妙其實愈滿其論彌玄其行彌下吾不謂其不高於百家而懼其浸淫於佛氏也吾又不謂其無當於漢宋而懼其彷彿於晉人也蓋晉談老莊而談其非聖人者今談佛氏而談其似聖人者是其得也晉崇老莊而明齊之聖人之下今外佛氏而陰奉之聖人之上則其失也談老莊者真能忘世遺榮故其弊也至於曠天下之職業而不至壞天下之人才談佛氏者或以希世借資故其弊也將至靡天下之人才而不遽曠天下之職業是又其得失之所同也藉令晉人返其曠蕩之習而收其清淨之功吾何

尤於老莊又令世儒黜其幻妄之談而求之心性之實
吾何譏於佛氏何也佛氏之精者固亦不出於吾道程
子亦嘗言之無容辯也其舛且誕者雖驅天下而從之
不能也吾又無容辯也故愚以爲萬世一道也萬物一
性也萬感一心也千聖一學也百家一儒也彼嘗一嚮
以爲味旨一語以爲朕暖昧妹自爲至足者是見解
之談也譬之飲泉稱甘飲海稱鹹而不知其源之一也
辨於里而稱吾父諱於國而稱吾師拘讎有從益學異
同者是畛域之識也譬之鄰東語西背南稱北而不知
其合之中也以口耳爲徽纆以誦說爲功今專門授受

黃鶴九卷

四十二

罔聞大方者是聞見之牾也譬之莊嶽齊言即謂起步
而不知其會之通也語學必欲契其宗語教必欲標其
目趨雖不合不敢不從心雖不然不敢不譽者是源派
之別也譬之涇渭殊流江河異出而不知其歸之海也
博之則以爲支離約之則以爲禪定一堂之內自爲藩
籬一事之中自爲矛盾者是蹊徑之學也譬之分舟而
棹異轍而驅而不知其要之止也我聞曰聖人之道如
天如天故以心攝之聖人之學如地如地故以身履之
以心攝之以言其無不冒也以身履之一錯趾而皆實
也是故始於跬步終於四極無遠非近也始於一簣終

於千仞無高非卑也其集之也若谷介然之響唯然之
音無不赴之虛之至也其受之也若海與山爭峙與河
爭載無不得之下之至也其守之也若衡錙則爲錙兩
則爲兩無贅言焉無宛物焉一之至也噫此大儒君子
所以總挈萬衆囊括古今揮指百家合符孔孟而稱萬
世道術之宗也愚生未足以語此惟執事進而教之

講學勤政

萬曆戊子江西

問講學勤政人主之責務也唐虞以前朝有其名而無其制至周始大備焉其所稱三朝四朝又朝女觀會宗廟之異制可得而問其與講學之謂於古無稽也其時人主神聖無事於此與然之謂黃帝臨學而天下歸之舜亦無以講學而然與漢外家之學雖盛然亦有可說見於詩書者與自漢以後外戚才力自帝朝而外所以延見羣臣者不一其制而講學之學諸儒臣之所獻替九章之學亦遠矣然則講學之學諸儒臣之所獻替代故其學亦遠矣然則講學之學諸儒臣之所獻替有七年如一日然則講學之學諸儒臣之所獻替

夫王者廣廈細旃左圖右史非徒以崇議也端冕凝旒負屨當寧非徒以榮觀也故講不斬口耳必有切劘潤養之實以啓發乎聰明政不斬粉飾必有咨諏聽納之實以恢張於治理自古帝王察於斯二者而設誠致行之故業與造化侔而名與天壤並也於戲遵隆茂之軌收覈實之效嘉三五之風陋叔季之轍非我 聖天子誰望哉請因明問而敬陳之夫至德之世主與臣一心也政與學一事也故唐虞之朝豈必省方觀岳之謂哉彼其聽合宮問衢室訪總章遊康衢無非事者則亦無非朝也精一不有傳乎幾康不有儆乎怠荒不有戒乎又不必履空同之巔駕襄城之野學於綠圖于州支君疇務成昭之徒而後意其有所講授也若夫成周以治

朝資治以外朝斷獄以庭朝圖嘉事厥制亦云備矣而又有詢事考言宴見私勞之異其禮焉朝見夕見之異其時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之異其制焉夫非唐虞敷奏明試之通耶與則之歌矢於夏伊訓說命陳於殷無逸酒誥詳於周講莫大於是矣而又鳴軺振鐸皆格言也矇諷警誦皆典訓也孟銘几箴皆戒詞也夫非唐虞察言用中之旨耶自漢以來非復三代之制矣然而齋居宣室上之延納無時也排闥叩閤下之請事無禁也入閣便殿之有儀所接非一人也輪對次對轉對候對之有制所陳非一事也彼亦何嘗一日不與廷臣

接哉乃卒不勝其君臣之疎者何也制之徒詳而心不一也自漢以來非復三代之學矣然而朝會敷奏經書則稽古之訐謨也三雍親爲下說則乞言之盛事也內署有更宿之規集賢有輪直之制則親賢之懿軌也說書有官講席有記坐講晚講有儀前代本朝故事有日進則右文之令躅也彼亦何嘗一日不與儒臣接哉乃卒不勝其治理之駁者何也文之徒具而所講非所行也洪惟我 高皇帝稽古定制垂統萬年自 奉天三朝之外多 御左順等門 華蓋 謹身等殿奏對臨決日以爲常則無地非朝也建國之初首 詔諸名

儒詩善心等會食中書省陳說經史而宋濂王偉吳沉諸臣則日侍起居奉顧問尤數數焉則無朝非講也講大學而有固國安人之論講周書而有小人必去之論講易家人而有家國一理之論講舜典而有君臣更相告戒共圖治功之論則又無講非政也

列聖纘承化流奕葉至我皇上神明日茂繼述彌光

視講視朝動循軌轍蓋十有六年於茲矣往者廷

臣過計謂辨色而朝成禮而退非所以盡下也則覲首

而思曰庶幾其召對乎今召對之典已再四舉行

矣講幄諸臣橫經入侍則曰若之何其一厘清問

策衡九卷

也過者進講之暇慨然不足於貞觀君臣因命儒臣分

撰禮經講義以進聖衷英悟洞炳千古一時諸臣頓

首謝不及矢而執事猶欲圖所以仰裨萬一者愚且何

辭以獻愚竊聞高皇帝之諭羣臣也曰自古賢明之

君必與公卿大臣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

幸得預謀者此正所謂君臣一心之說也今御門節

畧瑣事以備傳宣羣臣匍伏交戟間仰穆穆之容而

已如聞先朝大事多於奉天門面取進止其制不

可復乎內朝午朝無容更議如聞先朝間於左順

門引見羣臣隨事奏決其事不可違乎二三輔臣以

一事賜對不數言而畢矣如聞先朝間出諸司疏

議面令擬旨而可否行之不可以防壅塞乎六卿大

臣皆股肱心膂之寄也如聞先朝蹇夏諸臣得以職

事與輔臣偕對不可以重責成乎日講記纂諸臣有大

議則使與之不可以諮故實乎省臣臺臣有大事則使

參之不可以省論奏乎庶官次對卒難舉行內遷卿貳

以上外擢開府以上因其謝辭間賜召問不可以察材

品勵功實乎夫擇事而行則日無幾也併日而御則月

幾也上而持而政加肅下不廢事而情加通不庶

幾乎萬有一二才聖政哉愚又聞高皇帝之諭

策衡九卷

儒臣也曰翰林雖以論思為職然旦夕在朕左右凡國

家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此正所謂政學一事之

說也今日講號親昵矣如聞先朝每於經史之外隨

事詢訪至於間閭疾苦皆得上聞不亦疇諮之義乎

經筵月講法得進規如聞先臣有條舉時政以傳經義

特蒙採納者不亦獻替之實乎先朝儒臣有宴見之

例有輪直之典有侍坐之儀今不敢望以為常如令有

疑而召有幸而從不亦同遊之盛事乎間者詞臣入

直止以詩詞偶儷供燕娛之役宜其厭罷如令博綜典

故抽繹經史以待非時之命不亦顧問之遺意乎政要

入講同於聖經宜其更易如命哀集歷代英賢事蹟

以條進不可為宴閑之傲乎 寶訓 寶錄重錄以進

然浩繁不可遍閱也如今少加節畧月以米進不可為

事脩之助乎漢有輔軒之書唐有處分之語如令儒臣

采輯疆域所宜屯徼所急民情險易賦役重輕輟為要

語而奏之不可以廣萬里之明增九譯之聰乎夫襲故

而行時不加數也舉要而覽視不加煩也言入而無逆

耳之嫌聽卑而收格心之實不庶幾乎萬有一之裨於

聖學哉嗟夫遇 明主難事 明主易事 明主易

輔 明主難何也 明主諳習萬幾躬親聽覽公卿百

執事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曰易愚以為今日廷臣萬

世一時也若夫 主神聖矣而欲裨其所未至時治安

矣而欲戒其所不然諍議而得者十之二三將順而得

者十之六七其外順而內諍得之則難為拂而不得則

難為從者十且四五也故曰難則舍二三輔弼奚望焉

昔 昭皇帝諭諸輔臣有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

所從違而或忌惡諸為今日輔臣易於時輔臣士奇對

曰願不以同異為喜惡願不以喜惡為用舍愚又請為

聖明頌之

詔令

萬曆戊子湖廣

同易曰天下有風始后以施命誥四方蓋甚重也而
說者稱帝王之世口不煩言而治令行禁止見謂
伯者之餘諱于政弗急也然則古之治令行禁止見謂
漢近古有詔書下由東而西又詔書下由西而東
成者有聖書下而後人急於從之見謂里
外者操何術而致是也彼其主勢最尊最貴最
誠以令在必行而不計其難也乎詔書之於世已不
還詔書行而後人急於從之見謂里
亦友行而後人急於從之見謂里
能無升階而後人急於從之見謂里
外也夫以神武定天下無如我 太祖高皇帝而
文治之隆亦如 宣宗章皇帝時洋洋 聖謨載
在 寶訓 聖訓 皇極經世一書其大槓可謂而
其陳敷我 皇上 聖訓 皇極經世一書其大槓可謂而
勞天下 錫福 賜張反諸所與建肇華 諸書
下天下 錫福 賜張反諸所與建肇華 諸書
而德意不盡宣法令不盡行其原安在哉陳
今數下則發既而頓矣微重 詔令何道而可諸

集卷十卷 四十八

惟人主制令于天下而後人主重惟天下一稟于人主
之令而後人主之令重故布令陳詞吹噓鼓舞以震耀
遐邇者聖王之要機也奉憲貞度設誠必行以仰副德
音者盡臣之極忠也蓋上德不令其次能令其次煩令
其次急令其次不能令至于不能令末矣易曰天下有
風始后以施命誥四方令不良重矣哉不觀之風乎風
之發于青蘋之末也宵宵墨墨耳及其披拂四海播揚
萬有也爵者暢結者解困者起其震撼擊撞亦足殺萬
物而不屬蓋物莫不稟于風令也者君之所以風也

日月迭代雨露霜雪遞降而不能一日無風世有升降
道有醇駁而不能一日無令世儒開於大較以爲帝王
不煩言而治惟伯者令行禁止耳則何遽責人以無爲
之理乎夫令必行禁必止誠不足盡治然亦有令不行
禁不止而可以治者乎司馬法曰有虞氏大戒于國以
是知未嘗廢令也商周之誓不從有佚罰不迺有顯戮
以是知未嘗廢法也大治不能廢令令不能廢法則從
古以然矣三代而下惟兩漢最稱近古詔書下山東疲
瘠策杖願見德化之成者孝文也而奉詔不勤勸民不
明則責有司之奉行者怠焉璽書下西河遠人感驚以

策術九卷

四一九

爲天子見萬里外者光武也而千條萬端臨事悖亂則
責將吏之奉行者嚴焉是故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
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無留令也漢宣詔所察遺
詔議詔不如詔各以輕重被法無壅令也有不便則大
臣請之如丞相嘉司徒意封還詔書是也既下則無敢
阻撓也有不當則天子改之如甲子詔書皆蠲除之是
也未革則無敢不承用也彼其意氣藹而不虛視聽一
而不二規模濶而不褊旨嚮簡而不亂主勢最尊國勢
最强固非唐宋所敢望文中子曰漢之制志典冊幾于
典誥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豈不諒哉夫漢事區

者也我太祖高皇帝英謀神斷手闢一代其論
羣臣有曰凡政事施設必欲有利天下可貽后世一令
之善四海之福一令不善亡窮之禍則所以脩令者何
審也宣宗童皇帝深仁厚澤身致太平其諭侍臣
有曰治天下以信爲本朕每詔令必求可行可久而後
發不然徒失信于民耳則所以布令者何慎也皇上
踐帝王之英蹤法祖宗之庥烈詔書每下方內皆
訢訢焉愚生卽託在草莽誠不敢自處漢市錄下竊以
爲皇上天下聖主也蠲租賜賑議獄緩死海內有不
安其所者爲之惻怛于懷皇上于德令可謂渥矣政

策術九卷

五十一

不二門威不錯貸操太阿而制海內之命皇上于
政令可謂斷矣萬方輻輳歸命天子旣表之長稟
正朔受纓縈而稱外臣皇上于威令可謂行矣椒房
之戚尚主之貴一挂議論立見切責崇山幽都何可
偶也皇上于法令可謂無赦矣然有憂勞天下之
心而德意不盡究有獨御區寓之柄而憲令不盡行
威伸于遐遠而玩愒于輦轂法行于貴近而抗弊于奸
巧上布令以名而未嘗課令以實下不敢謾令以文而
敢謾令以意蓋其弊有四請遂正言而無罪可乎國
家急于用言切于求理朝進一言覆而行之暮上一議

覆而行之可否異論則隨可否而應之彼此互執則合彼此而存之如此則上下相徇上下相徇令必不行矣我言之而以必行責人則以爲使人言之而以必行責我則以爲不便使人之說而加詳則以爲有便無不便矯人之說以求勝則又以不便掩其便如此則前後相反前後相反令必不行矣留令者罪壅令者罪令自朝廷下令至于有司幾何時矣未布于畿輔都邑已緩矣彼見都邑之緩則復何急焉未布于他郡國畿輔已緩矣彼見畿輔之緩則復何急焉一令行甲以視乙乙且復然一事敗乙以誣甲甲且復然如此則遠近相仗

卷九

五二

令必不行矣言官申飭矣不逾旬而如故 詔旨詰責矣不逾期而如故問之在內曰郵而置之四方矣問之在外曰牘而徧于羣吏矣問之有司有司未有效問之百姓百姓不知也如此則虛實相冒虛實相冒令必不行矣然令之不行非獨下不行也木之曲者不于其影也又非不行之日而後不行也弓之折者不于其盡也故其端在上其制在始聖王之治天下莫如重令莫如審令議欲廣斷欲獨行欲虛行欲果議之始必以問主者度人情揆事理議不審則主者得而駁正之議既定吾即以責主者綜名寔核功過行不力則 朝廷隨而

東坡全集

三二

賞罰之勿下不可給之令勿操不可繼之政上先見成事而下執符以合焉勿浸淫于繩之外勿屑越于法之內下先具成言而上操券以責焉言之而便行之而始見不便也去不便別議其便者無嫌反汗焉行之不便而其中猶有便也存其便稍更不便者無盡改絃焉大要令之行也必先慮事之所終令之不行必先究弊之所始 詔蠲租稅矣而親隴畝視旱蝗者爲奉令剥民錮以濶私案者爲廢格 詔賑貸矣而發倉庾惠窮民者爲奉令餘梁肉以不恤其所者爲廢格 詔恤刑矣而疑從訊重從輕者爲奉令益情罪以殘無辜者爲廢格 詔減織造矣而規濯濯抑芳靡者爲奉令侵女紅以自絢絲者爲廢格 詔徹邊防矣而嚴斥堠固疆圉與士卒同甘苦者爲奉令腹軍需弛武備及効首虜不寔者爲廢格定服制禁奢侈貴臣無敢侵 令無論庶姓矣重舉劾慎題覆重臣無敢侵 令無論庶僚矣停大農之取伸大府之憲裁九御之恩數省 大內之供奉 天子不自侵 令無論臣下矣 主臣無二心 官府無二體貴賤無二法遠近無二令此 高皇帝所以造區夏 章皇帝所以致上理也彼漢事者何足爲一日之間而覆說于前哉蓋自古稱奉法強則國強奉

力。

萬曆戊子湖廣

玉

集 151—355

孟戶牖皆諫詞也工瞽士庶皆諫職也聽臚言於市辨
奸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此豈有所謂言路
之名哉官之有言路也言路之有通塞也其在中世乎
求直言之詔漢蓋無歲不下矣開言路之說宋蓋無日
不上矣夫朝廷有直言而下詔求之耶忠諫之路坦然
大開而上意以請即旋復開之旋復塞之以直求之旋
復以直棄之故治與亂相尋也蓋及復漢宋之事而咨
咨歎焉西漢之俗尚事功而薄名檢故世祖重節義以
風之重節義不能不獎名高獎名高不能不立臧否立
臧否不能不競標譽名以君宗比諸元凱稱爲顧厨俊

卷九

三

及而黨錮之禍起漢亦且敝矣宋之立國依忠厚而務
優容故天下多議論以應之多議論不能無同異有同
異不能無欣厭有欣厭不能無勝負乃始置邏事之卒
立黨人之籍重遠州安置之法而忠讜之路絕宋亦且
敝矣故天下之事至於靡焉而弊至於矧焉而過至於
極焉而返隨之極也常激激亦且然開之極也嘗塞塞
亦且然微獨漢宋即千古同揆矣我太祖高皇帝諭
侍臣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賴左右盡忠補
過耳無論當時拾遺禁閑之臣即如張工部致中許大
使士哲倪舍人基皆得叩閭闔而盡所欲言故羣策必

舉而大統始肇也我成祖文皇帝諭解縉曰敢爲之
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若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
忤何患不治當時如陳鎮撫恭議侍衛姚知縣弘言議
輸納王政以編氓建言擢諫官文雅舉建文事被重劾
而不問故忠謨畢進而大業再造也蓋創業之主習於
事而揆策之臣熟於計以不失本末之計入不惑一二
之聽故其機相入而言路之開也易守成之主襲安於
已然深計之臣圖患於未至當太平無事之時而陳憂
危不必然之說故其機不相入而言路之開也難以不
相入之言重以相隔之勢不能不稍有摧折天下見以

卷九

三

爲無益於事徒令朝廷有罪直臣名乃始擇地而蹈擇
口而發其究至於以言爲戒而士氣約結不得伸夫使
士氣約結不得伸則其勢不可久也故寒者開之機也
明主固未嘗畢世而怒直臣必且復召或專用過其故
官天下既曉然知上意所向又當蓄積之久驟而發針
乃始扼腕談折檻之事瞋目語踐繩之節其究至於以
氣相激而人主積漸不能平夫使人主積漸不能平則
其勢不可久也故開者塞之機也我國家至仁
宣稱盛際已延見廷臣嘉納讜直間以懲罪尋復其官
洊至崇撫言事者爭爲激切至正統中巨姦憑社紕言

者無所用一鳴輒斥或繫獄或杖於闕下而言路始
噤塞矣孝廟時數詔百官言政事闕失給事中御史
上殿則大臣重足立言事者爭爲激切至正德中大鐺
煬竈首治言官上封事輒不省省輒得罪至論死論鬼
薪城旦而言路又噤塞矣二百年來一通一塞可指數
也蓋水激則旱矢激則遠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
皇上廣合宮之聽納噴室之議信必然之畫開亡諱之
路而羣臣亦且披肝膽抒情悱畢議願知切摩左右章
交公車言滿朝聽豈不稱千載一時哉執事喜其開而
猶虞其漸者何也得無以比者一二憂盛危明之談猶

策衡九卷

三七

有見詰責而至斥逐者耶伏蒲從新之論猶有久始得
報或遂不報者耶意者諸臣論說雖詳而誠意不足感
格耶無亦以堂陛既隔而於羣臣未必信耶夫人臣畫
一策便一事其利小而使人主有不信羣臣之漸其害
大人主有所撓拂而逐諫臣其事顯而留中不報決使
人索之茫昧不可知之地其患深人主惟不信羣臣勢
不能他無所信而所信者且內乘信外乘疑操金扇而
關天下之口此王文恪所謂其逼也乃其所以塞者也
夫誠不足感格而使人主有不信羣臣之漸此在臣子
宜自引以爲過則奈何不講於獻納之體哉蓋古稱諫

有五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所謂諷者何也真誠
婉篤不欲彰君過者也以真誠婉篤不欲彰君過之意
而諫則諷也直在其中矣孔子之與諷蓋與直也而蘇
子曰諷與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嗟呼君臣之間
顧可術也乎哉世固有以蘇秦張儀之術而成其爲比
干龍逢之心者乎蘇子以爲宜機智勇辨如古遊說之
士而吾以爲宜真誠婉篤如古純德不二心之臣純德
不二心之臣善諷與直之用而融激與隨之跡皆也故
意欲其至而不必靡於辭靡於辭則誠意或幾而掩也
理欲其勝而不必元於氣元於氣則事機或幾而偵也

策衡九卷

三六

人主內有所詘以伸其法則無過以急操之以急操之
恐其遂無所詘也人主陰有所避而憚於議則無過以
說暴之以說暴之恐其遂無所憚也軍國要機雖三請
十論不爲煩習談習聞而不必可行者則無煩累牘也
恐其厭而不省也宗社大計雖排闥伏閭不爲憚獨知
獨見而不必僉同者則無煩合詞也恐其不入而莫之
繼也勢有緩急無務說之行也而迫其詞以爲急吾以
爲急而上且意其爲緩疑於其緩則併其急者不信也
事有大小無務說之行也而張其事以爲大吾以爲大
而上且意其爲小疑於其小則併其大者不信也蓋事

中主則第恐其不聽而事明主則聽於此又恐其疑於彼也責中臣第恐其不言而責賢者則不欲隨又不欲激也葉公之使齊也問諸孔子孔子曰傳其信詞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於其出使而在本朝可知也傳咸之拜左司也謂以直致禍當由元厲爲聲安有恠恠忠益而見疾者於其當官而其諫主可知也子之諫父不於衆中而於私室屏處於子事父而事君可知也明王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於君父所以納諫而臣子所以進諫又可知也王沂公謂須純意於國事韓魏公謂諫主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兩公之所謂誠卽孔子與諷之旨也知孔子與諷之旨則知所以用直矣蓋孟子稱人不足適政不足問夫朝廷事孰大於用人行政而勿適勿問也君臣之間諷諭未形籌畫至密幸兄聽納十不得立焉況於操咫尺之牘而逆已行之令救已然之過縱其聽也其與幾何唐太宗將獵畏魏徵而止玄宗遊晏不過輒問韓休知否此兩人所謂大臣格君之非者卽無諫之名可矣

卷九

九

九

守令

萬曆戊子湖廣

問周以六計考事文漢以六條察郡國此於法亦節矣漢足以盡天下事無所遺六條所檢大都二千石事也何以八公今而所稱長二千石者務安全長吏責大指已則何嚴於守而寬於令歟且太守刺史重等官有國計則刺史州牧者有議罷太守任刺史者有政太守爲刺史已使以刺史爲太守者其有不見職國家張置置吏區區周詳固已無周官參議法矣皇上親精大乎詔銓憲大臣簡守令重監司至於數萬頃復責按課上監牧節察治狀而吏治民安之效天下未有以稱上意豈於法無有不詳於官猶有不備者歟抑亦法雖詳官雖備而所以任官用法之意猶有未盡者與諸士行與計吏偕矣願具陳所以興起吏治之略

人主欲計安天下而悉閭閻疾苦道何由哉則惟監牧守若令共此民也民也安惟監牧守若令賢民也不安

卷九

九

惟監牧守若令否顧不重哉蓋天下有吏事有計吏之事吏治民計吏者治吏聖王治吏不治民則操之有要術矣夫考課莫善於周舉刺莫嚴於漢周考課之法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曰善能敬正法辨而已六計之外無苛舉焉漢舉刺之法刺史班宣周行六條問事其一強宗豪右而其五盡檢察二千石事也六條之外無它指焉此六者非謂其足以盡天下吏事也而計吏之事則畧舉之矣事簡則易遵法簡則易從凡世之能立法者必其力能推行之者也其後也力所不能推行者則往往還而爲弊端宋嘗頒舉刺二十九條

唐定舉刺令四十九條矣以二十七最定課法與此皆法詳於故典而治遜於往烈則治天下亦安用此苛煩焉也綜核誠審賞罰誠當卽周六計漢六條足矣綜核不容賞罰不當雖繁科條至於千百猶之亡益故明主任法不如任人而其任人不如聽人自任漢之刺史獨檢察二千石郡國煩細則二千石自治之刺史不代守爲守也其二千石務在安全長吏責大指而已簿書委瑣則令自治之二千石不代令爲令也故上下有體職事不侵不肖者不得行其姦而賢者得行其意漢之良吏所以爲最盛也漢之季也翟方進請罰刺史任

策衡九卷

六十二

州牧矣然中才自守功効陵夷則望息寒帷風寢解綬故未幾復設也夏侯玄議罷太守專任刺史矣然盡罰師帥獨任糾察則佩犢蔑聞烹鮮絕響故其議不施用也唐改太守爲刺史已復以刺史爲太守矣夫不務因能授任綜脩其職而徒取古人官名紛更之所謂不策馬而策車失之彌遠矣吏治之興也爲官擇人以人任官而其後也不得其人而更其法不得其法而更其官不得其官而更其名吏議滋繁官方愈耗斯其效可睹已我國家張官置吏區畫周詳恐吏治之不脩立監牧以董之恐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監牧定其流

品而撫按歲舉奏之撫按上其殿最而主爵三歲黜陟之此固已兼周官參漢法矣皇上凝精吏治嘉與海內臻蕩平之路詔銓部簡守令重監司至於數四項復責撫按課上監司郡縣治狀功令如彼降旨如此庶幾有遵憲崇理釐弊剔蠹如遂如霸如齊如滂者起而稱上意者乎而愚生竊有概於古今之不相及也夫封一卓茂褒一裴俠猶能使羣吏承風舉朝動色今歲所舉刺者幾何人三歲所黜陟者幾何人而天下未見洗心滌慮擴然大變其習者此豈法不詳官不備歟抑亦法太詳官太備而所以任官行法之意猶有未盡

策衡九卷

六十三

者歟畿輔之吏監司一而直指使者以數計郡國之吏使者一而監牧大吏以數計積數歲始遷而所閱使者監司以十數計其他郡之佐比邑之長受使者監司指而來偵事者歲以十數計稟仰於此又復遙制於彼則一縣而百人輿之矣區畫於前又復更端於後則十羊而九人牧之矣不當其意指吾疑其爲官盡伺其意指吾又疑其爲人彼徼其上者厚而所以爲其下者薄矣幸而受知而又不能不虞忌幸而得譽而又不能不虞毀彼憂得失之心合而營職業之念分矣夫官則何嘗不備也以是爲備則不如其省已接事則微情隱隱

不暴陳於政不肖則詳矣而舉賢抑何畧也課能則累牘連篇動以數十於舉賢者則易矣而退不肖抑何難也通綸初縮輒以上考見褒墨緩平遷動以微文見督於當官則恕矣而去任抑何刻也孤逖無援挂於密網根株既固漏於吞舟於下僚則嚴矣而大吏抑何疎也不問功能而問聲望天下乃始翹跂驚於名矣不舉循舉良而舉卓異天下乃始矯虔炫於奇矣舍撫按之公牘而別詢於毀譽之口則守職奉公者後而黨同養交之士進矣禁宵人之私揭而陰用爲殿最之階則摸稜苟容者免而守法任怨之吏絀矣夫法則何嘗不詳也

策衡九卷

卷三

以是爲詳則不如其簡已故陸贄謂黜陟之便宜省官之不急蠲法之撓人荀勗謂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古人之言信有旨哉今法不可盡蠲則莫若寬文罔省議論官未可卒省則莫若明職守正體統夫制吏者必使之寬然有餘而後可以責其効彼其四體之不能展布則未及在民也救過不給則未及興治也長民而使民不測其端則難使民測其端由釁而入我則難有所操舍於法而不便於民則難有所操舍於民而不便於法則又難且漢治累功効唐法參優劣今一言不相應目攝之矣一舉事不當折不復振矣然則陽城拙

催科之政士元非百里之才此人何由而進乎故文罔宜寬也國家成法纖悉具備人臣奉法而治無俟多言矣今一賦役也一邑便之遂欲天下行之一丈量也一人倡之遂欲天下行之以議生事又欲以議息之以事生弊又復以事止之自古及今固有以法強授之人而治者乎爲之而敗上又無以責之則胡不以其言責其事以其事責其功而直爲此擾擾也故議論宜省也守令相循百姓則寧寬勿猛監司肅清百職則寧折勿缺今少年新進喜以強厲爲精神仕路久淹反以含容爲持重且上旣可以定下之臧否下亦可以持上之短

策衡九卷

卷三

李四

長下旣可以參句稽之權上遂不能持激揚之體始末嘗不相伺相察終於上下相遁競爲周容耳愚以爲守令以安民爲職以循理爲賢以政平訟簡爲功効而鷹擊毛鷲猾賊任威者必罪之監司以檢吏爲職以執法爲賢以弊絕風清爲功効而姦邪起不能禁官耗亂不能治則罷之勿使假器亦勿使代庖勿使失於職之內亦勿使求於職之外以縣聽令以郡聽守以糾察聽監司以舉劾聽撫按而吏事舉矣因縣以知令因郡以知守因糾察以知監司因舉劾以知撫按而計吏事舉矣故職守宜明體統宜正也夫惟師周漢之省約祛守唐

之苛煩罷方進夏侯之浮說循陸贄荀勗之篤論以無失祖宗命官立法之初意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天下平而無事矣漢人之頌曰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夫清淨寧一幸天下猶可何論吏事哉

名實

萬曆戊子湖廣

問孔子辨閒達而恥沒世名不稱其古則異矣然名一而已後則有曰名教曰名節曰名法曰名理何其稱名之繁歟夫名非古人所急也而古人固有以名集事者如拾遺禁閑而強藩虞通謀晚拜平章而京兆毀大第為侍中而契丹書諱署名入門下省而此邊戒無生事此四君子者非身請而口諭之也豈不以名欺晉殷浩唐房琯亦皆自居伯王之佐其聲名何必出四君子下而竟以欺則以名欺士者安所憑歟夫聖無名善無近名立名者行之德也而後之君子何名之易欺古人鄉舉里選其得士不過曰有鄉曲之譽然皆實中其聲而後用後乃決之以天下士論猶或終始不酬真偽相冒何古人成名之難而致用之易後人成名之易而致用之難歟彼戒天下勿取名士者誠有激於斯而又謂避奸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然則名者固為善之路歟夫論士必曰砥礪名行論治必曰錄要名實此兩者君子之所務白也故與諸

復術十卷

二六

名者寔之賓也可以徵寔亦或以敗寔寔者名之主也可以成名亦或以名成謂名盡可信乎則人不兢其寔而兢其名不可核也謂名盡不可信乎則人闇於名亦闇於寔不可辨也孔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非疾其不名也疾其無所以成名也是故射則名射御則名御有一物則有一物之名名者所以命物者也無名者聖人不可知之事也無近名者自脩者也立名者行之極也有名者有為者也以之持世曰名教以之闡道曰名理脩士樹之曰名節弼士操之曰名法總之名與寔相為用而不相離也名者古人之所有而不專任也楚以

子玉重輕譽以季友治亂隨會用而晉盜奔段干存而秦兵息此皆望在本朝名施敵國譽豈虛立士豈虛附也彼所以致是者蓋有本矣當漢武時才臣盈庭汲黯位不過九卿至淮南之謀謂守節死義不可說而下者惟黯也卽丞相弘亡敢鴈行矣楊綰拜平章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而一時宿將大吏省騶從撤大第卽郭汾陽且爲徽社矣韓魏公之爲侍中也契丹使來必問安否彼不署名於天子之使而署名於一侍中曰爲侍中在此故也司馬光之赴闕也民遮道留不得去願公遂相天子旣相而契丹戒無生事彼不戒於大將之三軍

策衡九卷

卷三

二十七

而戒於一門下省曰中國相司馬矣此四公者計不下席身不出境而誠立於此望形於彼彼以寔致名以名收寔其所以致是者詎一日之積也而耳視者遂謂四公以名重耳夫名猶火也火之用近而火之光遠然火盡而光無所附以傳寔所被者近名所加者遠然寔亡而名無所著以存昔者殷浩之於晉也房琯之於唐也皆自居伯王之佐而天下亦伺其出處爲時隆替引領望其登用及其用也無毫釐益於人國徒以虛聲爲天下禍始蓋天下乃始嘆盛名之難副矣夫賢者有名僞者亦有名人主得賢人則以治得僞人則以亂天下賢

人少僞人多則以名治天下者常少以名亂天下者常多而以名取天下士者常失不常得也蓋古人貴不見不聞之功如詩人所稱干城腹心顯相髦士之倫皆不著其名不鳴不躍亦復何限而後之君子何名之易也古之成名難也無以名爲者也今之成名易也有以名爲者也無以名爲者積土成山積水成淵寔先立而名隨之故致用易也有以名爲者粹而成粹而毀無故以合無故以離名先立而敗隨之故致用難也古者士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其得名也亦自家而鄉而國漸漬以往未有無階驟得名於

策衡九卷

卷三

二十八

邦國間者也其仕也積日之成而爲要積月之要而爲會積歲之會而奏功其得名也亦自庶人而士而大夫漸漬以往未有無階驟得名於公卿間者也彼四君子者之以名重出之也固有本而得之亦有漸矣長蘧而折廷諍九卿嚴憚出其下公權沉靜寡欲凝塵滿席而人無敢干以私稚圭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天下晏如也君寔居處有法度誠心不妄語卽田夫野老亦交口誦述之矣此皆踐規蹈矩含淳樹朴不離跬步不失尺寸束髮登朝迄於沒齒而後有譽於天下蓋名若斯之難也而後之君子不根本寔不緣積累以善合虛譽爲

能以暴得大名爲福。然若揭鍾鼓而求亡子，且奚以此爲哉？蓋天下趨名久矣，列而言之，其流有五：刻意自飾，詭故不情，離蹤以爲賢，跂訾以爲智，棄千金而不顧，爭壺餐而動色，平津侯之布被，郎中令之敝衣，是曰矯名，其流一也。智如輻輳，辯如飛屑，危冠而稱道，術抵掌以論功，名程其職業，茫如風影，類趙括之譚兵，等馬謖之過寔，是曰譚名，其流二也。庸求以合衆，勤遠以自旌，游大人以成名，指青雲而自附，長鳴驥坂，比價蒲葵，蹄李郭之僊舟，置鄭莊之驛騎，是曰交名，其流三也。事私而託公，行汙而寄治，徼好爵而靡至，籍令名以自通，及

策衡九卷

名實

六十九

魚兔之既收，類遽廬之託宿，母將挫蘆於薊州，孫寶號法於杜穉，是曰借名，其流四也。司馬安之善宦，直塞侯之微巧，欲而如讓，躁而如靜，時有擊斷，亦時有縱舍，時有圓通，亦時有同異，避名以爲高，而亦終於收名，辭榮以爲名，而亦終於獲寔，是曰巧名，其流五也。故寔者有名，僞者亦有名，寔之名一，僞之名五，五者之變，又復不可勝窮，然則孰從而辯之？以今之名，則固不得士之情矣。以今之所以名士者，則又不得士之名矣。世議之愛也，憎也，愛而佯憎，憎而佯愛也，愛而譽也，憎而毀也，一譽而羣和一毀而衆，誹也，士固不能無飾行而傳者又

不能無飾言，聞者旣已信耳而傳者又未必信目，真僞相冒，是非易位，然則孰從而辯之？蓋古者官材於國，取士於鄉，政成於上，論定於下，至賤莫若愚人，而曰輿人誦之，至愚莫若庶人，而曰庶人不議，至拘曲莫如鄉人，而曰鄉人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吾非以輿人庶人鄉人能加於士論，然而此三人者，近也，吾非以此三人者無愛憎毀譽，而其爲愛憎毀譽淺也，今有人於此，日相與也，貌相習也，雖工爲矯飾，而人習其本末，則色沮而退也，雖敢爲夸誕，而人悉其底裏，則報報不能出也，今有人於此，日相與也，貌相習也，雖其所親暱而習見其

策衡九卷

名實

七十

疵類，心終不謂善也，雖其所踈遠而習見其脩潔，心不謂不善也，夫其外所不能飾者，真聞見也，內所不能替者，真好惡也，真好真惡，而口不能無道者，真是非也，出於真是非者，真名也，故處而不愧，友朋不愧，妻子寢不愧，衾行不愧，影若此者，士之寔行也，仕而不愧，編氓不愧，左右上不愧，主下不愧，心若此者，士之寔效也，有譽於遠，不若無愧於近，與其使人譽則不若使人信也，夫四君子信之者也，如浩如瑄，則譽之者也，使人譽之而未必信，則未有不敗者也，瑄之敗也，快快不朝，請而浩咄咄書空，讀曹顏遠詩至涕從橫，不能止，然後二子之

真態始露矣借衣者被借車者馳至於輪摧襟裂盡還
 之主人而後詫曰惜矣惜矣彼不謂其始不宜得而徒
 悲其後之失也豈不悖哉雖然名亦未可盡去也魏詔
 勿取名士曰名如畫餅不可啖也名即不足得士亦何
 至因名逆折天下士耶夫砥礪名行者不以行廢名綜
 核名寔者不以寔廢名以天下熙熙攘攘無名高以分
 其所嚮而獨使利受其必趨之勢其爲害甚於好名也
 名非爲善之路也而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范公
 蓋有激乎其言哉故取士者勿迎而許之亦勿逆而拒
 之士勿有心徇之亦勿有心避之皇甫規之附名也韓
 伯休之避名也杜預之好異代名也張季膺不願有千
 秋名也此其心皆不能忘名而或以趨或以避趨與避
 則有間矣其心爲名所動則一也夫士顧寔至與否耳
 名誠不足徇亦復安足避哉

策衡九卷

十七

兵變

萬曆戊子湖廣

問自古兵變未有如唐之季世者也說者以唐之失
 政始於藩鎮夫藩鎮之亂蓋由重臣之亂而重臣之亂
 之亂一皆智謀之臣方其亂也皆以定於上而相繼逾二
 百年而無救也明與創治立法上下相維逾二
 越前代大效可觀已一二脫市之變稍見嘉靖中
 大同其最甚者也當時經略之得失亦未可詰言歟
 夫言之諸臣吾不敢謂盡失策而無救於嘉靖中
 中諸臣吾不敢謂盡得策而無害於嘉靖中
 頃言鄭陽之事至犯上至亡等也天子第誅二
 三首惡而與更始恩德至深厚矣今雖小定而
 者數起紀廢維弛憂不獨在鄭矣諸士有所以制
 已然防未然者否

策衡九卷

十七

今天下一尉侯家胡越將吏橐弓卧鼓無烽燧之儆而
 士卒往往脫巾而呼譟于浙譟于寧武譟于粵譟于薊
 譟于鄖今神木孤山又見告矣夫于紀亂常命之曰變
 三年之間而變者數起則是以變爲常也非所以習天
 下也生楚人耳目耶事第以鄖對而借唐事爲徵說者
 以爲唐之敗始於藩鎮太強權太重綜其實不然當唐
 之季偏裨凌主帥士卒凌偏裨凡後之矯命雄行與天
 子爲難者皆其故扼主帥吭而奪之位者也強在士卒
 弱在偏裨強在偏裨弱在主帥由此言之吾方以爲輕
 何重之有凡唐之所由敗者不在有事權而在無紀綱
 紀綱之失自乾元始而其後遂陵夷不可振救然其深

謀遠慮之士非乏也定變正傾之畧非無可紀也故有急而定之者有緩而定之者有用甲伸威而定者有不
用甲不伸威而定者李旻之亂韓克以兵入其境藉爲
惡者千餘人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故有急而定
之者韓克是也田希鑒之亂逾年而李晟不弼也僞出
兵援涇州與之並轡行結歡道舊供張三日伏甲而執
之一軍股栗無敢動故有緩而定之者李晟是也楊弁
之亂朝廷且議赦之矣馬元贇爲遊說以沮師李德裕
曰寧舍劉禪無舍弁也卒禽弁而殲其黨故用甲伸威
而定者李德裕是也陝虢之亂李泌請無授節而領轉

策衡九卷

七十三

運使以行賓佐請屏人言事盡謝不聽刑一人械五人
而反側以安故不用甲不伸威而定者李泌是也此四
子者皆智能應卒斷能當機芒刃斧斤譟然立解然而
無救於敗者何也彼能爲一軍而不能爲天下能戡叛
而不能使不叛也我國家脩內攘外綱舉維張兵將
之勢易如使指上下之分順如建瓴故二百年而天下
安于覆盂也嘉靖中蓋嘗一再變矣五堡之變天成之
變說者以爲無重誅故相繼而起而撫臣倣者謂是役
也苛將階之爲禍請一切勿問諸叛卒廷議則固已藉
藉非倣矣督臣源清請濟師意未盡非是顧不深惟所

以綏定匡服之畧而虛張先聲頓師城下諸叛內憑城
而外與虜市卒之智勇俱困無尺寸之功蓋撫臣無論
有罪無罪而撫之督臣無論有罪無罪而剿之當事者
徂于撫徂于剿事機已移而無變計也旁觀者忽言撫
忽言剿情形未覩而鮮成算也一時經畧之跡曾不得
與唐四君子並卒所以帖然定者則肅皇帝宸斷寔
式靈之肅皇帝以尺一之詔賢于十萬之師以一使
之任賢于百將之畧則朝廷威靈振而紀綱肅也夫
唐之諸臣吾不敢謂失策而亡救敗者紀綱廢也嘉靖
中諸臣吾不敢謂得策而不害治者紀綱存也然則鄖

策衡九卷

七十四

陽之事可得而策已夫鄖陽之事非有五堡之役弁以
予虜也又非天城之役筆楚不堪命也其人又非唐之
列鎮坐餉而奉以爲驕子者也而至犯上至亡等天
子卽芟夷蘊崇之亦何辭之與有天子若曰是故吾
爪牙赤子其不戢則叛也其戢則猶吾爪牙赤子也毋
是剪弃而曠然與更始如天之福豈有量哉比者諸軍
亦稍斂而就撫臣之約束卽鄖事無慮已執事之憂不
惟耶策諸生曰制已然救未然愚則以天下之事未有
不制已然而可救未然者也夫治賊非治所發也用法
非治所刑也亂行必誅非爲一卒也姦命必誅非爲一

鎮也法也者用少而怵者衆施近而禁者遠所以觀示天下也今詬撫臣罷撫臣矣辱監司罷監司矣當其亂時當事者不能無遜詞以謝也索金錢不能無予而不敢以聞也夫人情意有所激不憚以死易之利有所昏不憚以死賞之人得其所利而除其所不便以快其意所欲逞及朝廷索首惡然後驅一二鴛下以代之死人亦何憚而不爲者且夫以兵變削籍者十人不一免也以變正法則千人而一耳下操不必罪之心而挾上以必然罷之勢則安能無驕其上而上安能無嫗煦徇之也然則壞國家之紀綱必自此始矣夫所謂紀綱

第卅九卷

卷三

七十五

者何也張弛操縱而有條理是之謂紀綱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遲速之于脣吻正度于胸臆而執節于掌握內得于心外調于馬故能取道致遠而無泛逸蓋治軍亦猶是矣夫上下非素相信也亂者與定亂者又兩相疑也處相疑之勢急之則亂緩之亦亂彼方緩而吾急之是趣之使亂也因其緩而遂忘乎其爲急則又養亂也故緩急之勢不可不審也凡人之情急之則合緩之則離離則易披合則難解今之亂者固向之奔走服役而稱一夫者也合之則可以干國法喪師紀而辱天子命吏既合而離則故一夫也使無罪者自別于有

罪而有罪不得脅無罪者以逞則一獄吏治之足矣故離合之端不可不揆也法行則知恩恩窮則傷法今卽訛言繁興衝風之末也惘疑相恐虛弓之餘也以衝風之末與虛弓之餘而曲徇之後何以訓定矣夫諸卒豈其無悔于厥心兼有虞心而冀自免也乘其悔心與虞心合而稍以法裁之以法裁之而微示以可避也比其既定乃稍以恩結之以恩結之而必使其不得冀也故恩威之用不可不權也夫法一也而以順逆爲差故比諸卒于大同之變則異比唐之亂卒則又異何也彼至于抗朝廷拒詔旨而此則止于辱制官也故其罪

第卅九卷

卷三

七十六

薄也比之于浙于薊于寧武則又異何也彼由于減士伍尅軍餉此則爭細故譟而起也故其情惡也天子固時有非常之恩耳而驕將悍卒則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故法宜明于下恩宜歸于上夫法明于下恩歸于上而紀綱正矣故輕重操縱之用不可不度也彼伯國之師猶曰少長有禮樂糾荀賓之流訓以知禮訓以時使今縱不得若人而用之獨奈何陽喻陰煽躬爲戎首寔生厲階于茲役也彼以一裨將激以片語猶使異軍特起今誠得良將循而拊之以恩信部署其衆而士心有不豫附姦萌有不逆折者乎故將軍偏裨之

任不可不擇也雖然此不獨將卒罪也今天下輕甲冑極矣帥不齒于官紳卒不克其枵腹邊疆死綏箕裘世業其中能帥精卒窮餽相依能不室怒而色思一日酬志隴首者幾何且國家歲儲數百萬豈盡以享士也財殫于上力殫于下然而中飽矣嗟乎法之行也何獨在軍士哉

卷六

二二

萬曆戊子山東

卷九

二八

問昔人有言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仲尼明王道於春秋禮讓之說亦倦焉何也夫人主之所謂禮者非玄黃筐篚登降周旋之謂也恭德發揚謂萬物物理大物博天降而地藏也從古未有不由斯隆者試言唐太宗以武定天下而以文治之英風衛氣上掩哲王貞觀之治愛民納諫虛已用賢而其臣亦取其君不爲堯舜一時治績有謂其庶幾成康者然傳之不二世而唐業中衰其究安在得無禮教之有未逮耶我皇上以堯舜之資隆唐虞之治聖德天縱未易殫述項禮經筵儒臣進講貞觀政要漢書禮記其惟堯舜政要而進禮經洋洋聖謨炳如日星第以唐皇之英武晚年躬行仁義有效何彈而不爲禮讓也彼其君臣亦嘗言禮樂矣且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不知其政治之迹亦有合於禮否較之太宗之上者試索一篇儼有所以爲當守禮教之臣宸猷執事者行藉手用讚

人主所以割割萬類整齊大化能一日去禮也哉顧禮非區區儀章之謂也恭有精意寓焉本之直脩不玄黃而虔不筐篚而恪不登降周旋而肅者禮之實也陳之藝極彰之法制垂之訓典昭之物采者禮之文也得其實則度數不煩鋪張不事而精神之運量自可以範人心於中正而躋斯世於慕隆惟其文則品式徒詳儀章徒盛而綱維無本要不過飾弘文之偉儀而脩太平之壯觀爾矣如禮政何哉知此而我皇上所以上隆堯舜下陋唐太宗者可得而揚厲其萬一矣昔者晏子之告景公曰禮之可爲國久矣與天地並謂夫君令臣

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姑柔婦順皆於禮基之要非飾范之具爾也故曰禮之于正國猶衡之於輕重繩墨規矩之於方圓是故九文六采以奉五色而視止錯衡目蔽旒纓以闕其視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而和鸞武象朱弦洞越以和其聰六音五旌三犧以奉五味而太羹玄酒醴醢醢醢以淡其口寢兕持虎較韞彌龍以養五體而茅屋越席梳房櫪類以節其宜說豫婉澤歌謠諛笑以奉五情而刀劍戶牖几杖盂盤以戒其佚禮通于合莫而百神受職禮行于人鬼而百貨可極禮肅于宮闈而福履可綏禮施于百僚而慈惠可示禮遍於

策衡九卷

七十九

邦國而道德可一自五帝三王以來未之改也比于周末而天王歸鼎索金索車聘問之禮黷矣苑柳慨歎金帛懷音而朝覲之禮廢矣告朔去羊郊牛祀角而祭祀之禮弛矣衛有新臺魯有敝笱齊有南山周有木瓜婚姻之禮淫矣鄭伯克段王朝奔周而兄弟之禮瘡矣荆軻爭衛蒲屈戌晉父子之禮夷矣周鄭交質晉伯召王而君臣之禮亂矣僅一匡周之桓文致胙下拜君臣之禮賴維一綫而內政多闕夫子特與其績而不與其心故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蓋誠慨憶禮教之久壞於春秋也代而下也謙讓未遑者多而秉禮興化者寡矣

策衡九卷

八十

今且置勿論唐太宗以鐵騎金戈南禡北創功弘煉石業壯斷鯨貞觀之治庶幾成康蹇諤之臣期君堯舜其芳蹟懿軌具載貞觀政要一書當其時君未嘗不以禮飾治臣未嘗不以禮進規而治竟雜霸漸不克終者何以故蓋禮制之行始于朝廷而春秋之義先於治已唐之禮制大都詳於下而忽於上密於條教而玩於身脩閨門宮闈之間父子兄弟之際其爲慚德實多誠有如聖諭之所斥者其不再傳而業衰蓋失禮之明驗也間嘗取唐太宗事與禮錯評之夫春誦夏弦秋禮冬書前太傅後少傅入有保出有師禮所以正國本也而太

子諸王未有定分不早用魏徵之言而卒致永乾魏秦之交相構也國本岌岌矣禮乎東寄南象西觀北譯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禮所以賓四夷也而征遼之役頓兵安市城欲一逞雄心而不可得禮乎天子駟虞諸侯貍首卿大夫采蘋士采芣君以君鵠臣以臣鵠禮所以觀德也而校射殿廷無事爲君有事爲將以萬乘之尊下與將校角技禮乎大言入受大祿小言入受小祿禮所以廣聽納也以唐皇之從諫如流而于田舍翁不無後言斌媚之語詭且浪矣則其虛受納言非誠也禮乎上可望而知下可述而志君不疑于臣臣不惑于君禮

所以馭臣工也而張蘊古以執法死廬祖尚以不赴交趾死魏徵以身後仆碑也禮乎貽厥孫謀以燕翼于數世之仁也我躬不閑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禮所以垂澤於不斲也以李世勣許敬宗貽其子自謂知人而竟釀成武氏之亂則何所貽而何所燕也禮乎然則唐皇之所謂禮者小康之效雜霸之氣而非禮之大同也魏徵之所約者出王之愆小德之微而非禮之隆施也古人有言禮樂積德百餘年而後興良有以矣我國家禮陶樂和二百餘禩而皇上以堯舜之資隆唐虞之治聲律身度右架左絕懿猷盛軌齊三五而軼漢唐卽愚生草茅所親聽未易僂指至禮大本蓋已允蹈之矣頃御經筵以儒臣進講貞觀政要斥其匪彝而進禮經神謨膚識卓越千古一時承休見德之臣莫不踴躍鼓舞以爲堯天舜日視彼唐皇不啻太陽之於燭火時雨之於桔槔也而執事猶欲以涓涖而益滄海其何辭之從乎蓋聞無體之謂大禮煩瑣之謂儀文皇上懸銘鐸以待直言敢諫之士異日伏蒲折檻之倫盡起之田間天下想見四門之闢視夫金甕酬讜言鍾乳報藥石者卻步矣顧此者言事不稱旨輒寢閣不報天下莫識上意所在愚以爲禮之命順順命命逆逆命者

不可以廣今日工替之聽乎上測然憫民窮減造停通負視彼割肉致戒藏珠相儆者覲顏矣顧此者土木未盡罷冗食未盡裁冗員未盡稽言事者議及貂璫之濫緹綺之繁而竟不省也禮所謂禁澤梁禁薪羅歲杪制國用而簡左右者不可以備今日九式之法乎比者災沴流行諄諄出出之變至厯宸衷及席而憂之百司庶府曷惠其寧視彼穀溢而疏食蛇見而理冤者文具耳顧內帑之積日盈而少府之數日匱似非王者無外之義也禮所謂不除不懸不租不賦不言有無多寡者不可以廣今日儆予之憂乎虎觀之儒橫經而進講上憑几而聽之冥契之視彼弘文開閣四門廣員者退聽矣顧見之禮經歲而一見啓沃之期多罷而不御侍從之臣希見顏色一暴十寒良可慮也禮所謂爲師弗臣學無北面左圖右史詔嬖諫惡者不可以廣今日顧諟之益乎隆孝思於問安視膳之節而不懈於養志守身崇祇報於郊壇禋祀之時而不替于出王游衍正儀節於大庭臨御之頃而勿替於奧室深宮斯精神流貫禮教休明治何以不迂衡化何以不廣遠而區區政要雖終罷之可也太史公曰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

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厚者禮之積也大者
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高明廣大敦
厚崇禮端有望於 今日

廣節

萬曆戊子山東

尚孔子有言忠信爲寶多文爲富易衣而出并日而
食不問獲于貧賤不充耻于富貴則士貴廉名尚
矣故惡衣菲食不取不與澹泊寧靜率之樹宣朗
龍洪之業而名在天壤者其志固貞也今且置無
論試以齊魯往事言之則有無衣帛之妾無食粟
之馬而人以爲不華國者有敝車羸馬而人以爲
隱君之賜者有處于於陵而人以爲可殺者有夏
食麥冬食橡栗而人以爲慙者有布被而人以爲
不可廢然或孤於表而寡於用或憤于氣而少於
懣或貞於已而諱於時或可貞於譽而靡幹于世
則聖賢不道也諸士將出佐明主而建匡時之
略則動心忍性久矣然豈願爲一節之士已乎若
夫辭魚懸魚酌泉酌水卻金卻錢載石委珠卑帽
莞席生蠶生魚當車當肉皆爾鄉先哲故事且無
等對諸士近聖人之居試取信於聖門之徒則何
如哉願悉以告我

策衡九卷

應一

八四

孔子曰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多積多文
以爲富儒有萑門圭窬蓬戶甕牖上答之不敢以疑上
不答不敢以諂儒有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闢有司則
士之清修而廉名也士之素也然非以爲名高而忍行
爲之也又非忿嫉于世而噉噉如建鼓排下而櫻上也
又非譁衆而堅其行無復適于用而適于道也多慾則
志不明多事則性不忍多求則氣不貞紛華薰心則靈
爽俱清窮約易守則見危可奪志趨不定則建豎不巍
然有苦節之貞而無亨貞之才是屈軼也無履錯之咎
而亦無獨復之勇是困轡也有同人之譽而無中孚之

是屢難也大禹惡衣菲食股無胈脛無毛與露宿寒
替者何異哉而天地可定山澤可通神明可召天下可
家其心無間也有幸之尹一介不苟故負鼎俎而人不
謂誦創夏正而人不謂亂其不取不與者可信也南陽
臥龍有田有桑身歿之日無餘粟無餘財故鼎足之業
矯若龍見托孤之言洞若觀火其澹泊寧靜之功勝也
今且置無論而以執事所疑于齊魯間者一楊杞可乎
季文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以為不華國也里
巷之言也文子所謂未聞以妾與馬為華者也顧國有
大亂而不能討有大故而不能定反為納賂焉則其華

策衡九卷

卷二

八五

國者安在乎晏子敝車羸馬以朝而陳桓子以為隱君
之賜也誣上之言也然危言危行竟不能振景公之懦
而鉏田氏之強竟付之嘯唏嗟嘆而已大臣之義何居
曾不能降心于仲尼又安望其招賢俊納豪傑以強公
室而消亂萌也陳仲子與其妻夷猶于獲縷之間即不
得為中不猶愈于貪財而取懟貪利而取竭者乎獨行
其志聖人所不貴亦所不禁也而趙后以為可殺戰國
功利之言也獨其不能自表見于七雄之間而折節為
寒儉與蟪蛄蚯蚓比也無足述也枉厲叔事昔君夏食
菱菱冬食糲果昔君有難辭其友而往死之曰吾以醜

夫人主而不知臣者懟則懟矣而于吾何補也公孫弘
牧豕海上四十而明經六十而被召垂老而拜要津彼
子梁糲褊褐少而壯壯且老矣安見其詐也而胡為乎
以無求之身曲學而阿人也文子志有餘而才不足晏
子氣有餘而量易淪厲叔怨誹而仲子貞凶公孫忍于
服食之間而不忍于功名之際則其細也蓋嘗因是而
浪言之士之壞簞簋而昌苞苴者不足言矣即好修之
士亦多岐焉有學不足以諛聞勸衆才不足以樹功揚
名而勉飭廉隅以自見者此以廉而為至者也有特其
確確守其經經而不勝其德色勝氣淺衷褊心于是嫉

策衡九卷

卷二

八六

暴而巧詆凌轢而寡合者此以廉而為武者也有以健
羨之心希高世之行而輕言夷由自附曾史諄諄以繞
牖語人者此以廉而為賓者也有見黼黻心鼎鉉在念
實不勝其熱中飲冰之態而勉為矯拂以取捷者此以
廉而為市者也有樹節錙銖而染指釣石矯行際可而
敗名請寄陽謝問遺而陰圖可居者此以廉而為盜者
也有筮仕不苟而官成易節壯年抗厲而白首淪心一
人之身而清濁霄壤者此以廉而為姦者也嗚呼小惑
易方大惑易性為之仁義以矯之則拜仁義而竊之上
之人招廉潔以示天下而天下之人奔命而殉名矣可

書信哉然而貞介之士多不偶于俗而人亦起而培擊之或不揜其短而人亦毛舉而抵毀之或有所不足不能弘恕人以爲訐已而讎之我修其志人修其怨我修其名入修其訕于是乎志士修人若芝田之不可餐而荷裳之不可緝矣是故公儀休辭魚以表節羊續懸魚以杜謁隱之見志于貪泉趙軌勞民于杯水仲連卻金而辭封劉寵辭錢而表恕鍾離委賤平珠璣江革載石于舸艚管寧卓帽以經年孫謙莞席而卒歲范丹甌麈而釜魚顏蠲晚食而安步其苦心抗志流風餘韻並足述也而非其至也吾折衷于聖門而已顏回飭粥簞瓢

策衛九卷

八二

鼓琴譚道農山言志願得明主而事之如姚姒乎有不貧貧而自得有不貴貴而文明矣澹臺犯陽侯而擲明珠何貞且勇也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邑宰彼豈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者乎仲由縕袍不耻負米百里之外以事其親而陳蔡之間執干而舞之不知天之高地之下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由之一言則真誠之人深矣曾子捉衿見肘正冠纓絕曳綬而歌聲滿天地一貫之傳直接夫堯舜以來之統則有道在也非以貧而驕人者也子思卻乘馬而謝東修然其告衛君毀不居之室以賜民奪嬖寵之祿以振困憊不令人有怨愁

而後世有聞見夫豈可貞于譽而無用于世者哉此數子者有可寶之忠信有多文以爲積不疑而不諂安君王而利長上其視貧賤富貴若浮雲也是齊魯之故事士所奉奉服膺者耳

異端

萬曆戊子山東

問者曰：昔者孔子則斥異端而所謂異端者以二氏當之。乃孔子於老氏有猶龍之歎而列子又謂孔子有西方聖人之說。暨化人建德之稱。信有之否？斯則孔子不異哉！顧其時佛未出中國。求之有也。孔子所謂異端者何？居楊朱師老氏而孟子獨揚而不及老何也？夫老氏之說在中國無異論矣。西方之教莫盛於今日。在昔原道本義。正辯諸書至搜臂而仍之矣。迄今千餘年而其德愈揚。至以爲超老儒而上之。而世之儒者雅言而談性命又塞裳而龍之曰儒釋之理一也。其果同與否？與第恐今之徒目聯行者尚未窺釋氏之藩而何以言道諸士試將孔孟之所謂道者一揚於之而後定異同之論。

策衡九卷

二十九

夫道一而已矣。譬之日然旭旭而虞淵曠曠而亭午昧昧而崦嵫中。邑大都見之猶是也。莽蒼郊垌見之猶是也。大荒以外羽民保國見之猶是也。其見日等也。見之不真而自塗其耳目。則所謂捫簪而叩盆之徒不見日。均也。尚安問其中庭大野而大荒乎？故言而見道。即吾儒有以宰六合而見天地之心固也。雖釋氏亦有以助吾儒之不逮。將有取焉。言而不見道。即釋氏爲邪。爲淫。爲詖。而吾儒之勦成言而師其心者。亦前人口中之珠耳。又安所量是非而簞贏詘乎？夫異端之說古未之有也。自吾夫子始。夫子所謂異端者。端倪耳。同路而異岐。同聲而異響。同絲而異染。蓋慎其微也。佛氏未入中國。列子謂西方有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

策衡九卷

九十

而自行。而又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千變萬化不可窮詰。寶物之形。易人之慮。又建德之國。齊國之富。莫與之。言矣。顧是即所謂泥洹之教乎？周末敢必信其然。然而孔子則未嘗逆料夫數百年之後有釋氏者來。而預排之也。孟子闢楊朱無餘力。而不及老氏。老氏未可盡排也。吾夫子問禮焉。楊子受業。老氏而失之。彼不得其所謂。嗇神保身之說。至謂既生則察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于死。既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于盡。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一毫。舜禹爲窮毒而桀紂爲天民之逸。蕩豈老氏之旨乎？楊氏固老氏之異端也。異端之中。又異端焉。子方師子夏而莊子拊擊聖人。莊則子方之異端也。荀卿談王道而李斯焚詩書。李則荀卿之異端也。鬼谷脩清虛而蘇張以其說縱橫。蘇張則鬼谷之異端也。然則吾儒之羶悅其行而擊悅其辭。拘株其見而勝其本外。鞭其目而內襲其心。支離其說而蘆蒹其性。有其爲吾夫子之異端。可勝言哉！夫韓氏之原道也。所謂堯舜周孔之相授受者。皆聖人治世之跡。而精理未之有也。是見華而不見實也。以博愛言仁。是見情而不見性也。語脩齊而遺誠。正是見流而不見源也。道未可原也。歐陽氏之本論。非本也。彼所謂教化之繁文。

二氏之潤節夫聖人于狎狂者有取焉而繁文潤節胡
呶呶也胡氏之崇正辯釋氏之跡而不見釋氏之旨
夫釋之所以與儒同而異異而同者未之及也然則將
纂裳而就之乎蓋嘗約畧而論之以真儒而遇真禪譬
之日升而月微于時儒道明以真儒而遇偽禪譬之
出而雪消于時禪道息以偽儒而遇真禪譬之杯水而
車火于時儒道絀以偽儒而遇偽禪譬之兩瞽之不能
相視而兩聾之不能相爲聽也瓦合蠅聚安見其同而
角戰而舌爭安見其異乎蓋吾道不行不明久矣所以
不行不明而不能勝者曰羶悅之徒熾而靜燥之旨懸
策衡九卷 異端三 九一

彼之微言廣論未嘗一啜其醕而彼之傳心而證道者
未嘗一闢其戶也徒羣起而詆之曰苦空耳寂滅耳夫
苦空寂滅彼自以爲小乘棄而不道而我乃取而闢之
沾沾自喜以爲乘其瑕而攻其昧彼寧不笑而走乎故
參驗之功宜博也曰成說之先入而克離之錮人牢不
可破也夫孔子于六藝三千之徒莫不聞說而所謂一
貫者晚年僅以與曾子子貢耳彼未發而何以位育靜
定而何以明明德于天下朝聞道而何以夕死道果可
以死乎世儒之言曰日用事物道耳是下學而不必上
達也禮樂詩書道耳是有文章而無性道也君臣父子
道耳是見所由而不見所知也是故支離之說宜破也
然則今之儒固非昔之儒而今之釋豈盡昔之釋乎今
之儒固儒之異端而今之釋亦釋之異端也今釋氏論
心卽古聖賢之帝則皇極明命天理皆非也則皆剝心
剔性別有一物以索之焚焚芸芸茫昧不可知之境凡
人之惺惺然覺者盡爲賊而不爲子爲妄而不爲真是
心固人之大祟人亦不幸而有是心矣此迷罔之失也
失在苟難夫語貴實際道有真詮彼所謂辯博者若泛
重溟而之大海令人恍惚而無歸所謂神遇者一偈一
喝令人迷惑而莫之省巧爲無端之問以窮人之辯工

爲無定之論以避人之攻設爲非是之難以啓人之疑此謬悠之失也失在夸毗善之與惡邪之與正理之與欲何啻千里而槩以爲非性槩以爲非心槩以爲非佛雖有詭衒罔駕之徒而向往之曰是知皈依也雖有中庸粹白之士而不顧之曰此終輪轉也毀于道則曰願力有在也敗于成則曰業力未除也從其身于天理民彝之外而以爲妙悟解脫此恣睢之失也失在遺行夫中土多聞道而少行道彼中之錚錚者猶有憾焉而今之釋子籍口大乘法器之語而薄視苦行枯寂之爲哆譚圓通妙用之說而不揜昌披蠶亂之行文以齊世度

策衡九卷

九十三

人之說而實濟其榮競取寵之姦卽其教之所以爲誠爲律者亦敝帚掃之矣此欺罔之失也失在無忌嗚呼今之儒今之釋其不見日均也獨怪夫今之釋陰獵吾儒之旨而陽外之而今之儒顧陽標釋氏之微而陰詘之今之釋固蔑視萬有而陰便其私今之儒亦空談超悟而實縫其短今之釋固迷亂于事而今之儒亦狼狽于用嗚呼以淺見寡聞之人而談性命以齷齪委瑣之流而語道德以譁衆取寵之心而闢異端時籍在儒則趨而爲儒時籍在禪則趨而爲禪此其人卽竺乾氏啞而棄之而仲尼之門有是哉嗚呼義皇而前一畫而旋

乾轉坤堯舜禹之時平地成天定三光若鳥獸而總歸于欽明文思之心法吾夫子坐洙泗之上定萬世之禮樂下而至于桔矢庭隼商羊萍實占周廟之火發靈寶之秘靡弗通曉而曰無知也此聖賢之道何嘗無事何嘗障于事何嘗遺行何嘗墮于行何嘗無用何嘗逐于用嗚呼道如是而止矣乃烏得越義皇堯舜周孔之上而以爲高也吾夫子之言曰好古敏以求之吁人亦敏以求之而已矣

用才

萬曆戊子河南

問士能為可用不能必世之見用蓋自古嘆之譚者乃謂才人類多負氣露奇所恃論不克傷與與蘇軾以是往往不獲盡用若謂論于漢劉蕡于唐斥流落終其身或亦三子有才而不善用之過也嗟嗟無才責士士使首甘之矣才不見用士亦且奈何意必有任其責者耶如使厚責于三子也則當三子時不有稱儒者氣象一代山斗千載真儒其人乎天人三策何如治安一書佛骨抗章何如賢良置對正心數語何如力詆連篇其持論固未嘗偏驕與懣與激也宜所正見容所言收效夫胡為乎不用又胡為乎用之不盡哉錄斯以譚三子何疑也豈才之難合耶將才之售于世與世所指為才別有在耶夫六子皆瑰璋特達之器世不常有者乃令生也以不用舍抑沒也以不用被言主司竊有疑焉古今世道一耳諸士懷才待用必有嘆于中願聞其說

策衡九卷

九十五

人之說曰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此言似矣而實不然才也者能為可用而不能為用者也譬之騏驎但能為騏驎而已而成騏驎之用者御騏驎者也譬之榱梓但能為榱梓而已而成榱梓之用者制榱梓者也故才之不用未可以責才也夫才亦有責養之而有所弗完蓄之而有所弗厚挾而持之而有所弗堅此可以責才也授之而有所弗達試之而有所弗效紛然投之而有所弗理卒然加之而有所弗支此可以責才也才之不用未可以責才也蓋有棄才者焉知而弗舉舉而弗任任而弗終棄才者之責也蓋又有忌才者焉已未能

策衡九卷

九十六

而人能則嫉已能而人偶不能則病門牆之外則薄之而不錄意見之殊則詆之而不置君之所信則務以成其疑君之所疑則務以成其去位出已上則擠之而使下位出已下則抑之而使不上才之不用忌才者之責也未可以責才也漢之賈誼唐之劉蕡宋之蘇軾非千古所稱才人耶之三子者當其時各挾匡濟之畧遭明智之君而以放逐流離困窮零落終其身遇一失而不復合功一試而不復收氣一阻而不復振人見其終之無成而遂嘆恨于始之不善為用夫立談之頃為人勸哭而以為驟誠有似乎驟也廷對之初指切左右而以為驟誠有似乎驟也力詆新法不遺餘論而以為激誠有似乎激也獨不曰治安一書通達國體乎賢良一策漢魏無比乎力詆連篇為國為民乎如謂三子不善為用然亦有抱三子之才而又無其驟與懣與激者所遇亦往往若是則三子者恐未可過責也是故當誼之世則有若董仲舒天人三策淵源純粹視治安一書異矣稱之者曰有儒者氣象當蕡之世則有若韓愈佛骨抗章闢邪崇正視賢良置對異矣尊之者曰一代山斗當軾之世則有若程顥正心數語論辨從容視力詆連篇者異矣贊之者曰千載真儒此皆善用其才者也無所

謂驟與慙與激也若是于君宜有家人父子之歡若是于國宜有轉旋補浴之績而尚論其世概觀其始終舒也一傳江都再傳膠東不為誼者無幾焉愈也一刺潮州再刺袁州不為蕢者無幾焉顯也一不合之京西再不合之扶溝不為軾者無幾焉何也蓋舒所能為者正誼明道耳多欲曲學之君臣非舒所能如何也愈所能為者起衰濟溺耳奉佛從諛之君臣非愈所能如何也顯所能為者稽古定志耳紛更執拗之君臣非顯所能如何也夫以此三子者不為驟與慙與激明甚而猶以不用則何疑于彼三子故絳灌仲則誼屈守澄宗閔進

策衡九卷

九二

九二

則愈退安石惠卿留則軾去其以棄以忌不以驟與慙與激亦明甚也自古才不才未有能並立者也然而不才者常勝何也不才人檢邪回互其計無所不至才人光明坦率其心常無所防不才人淫朋比周其為類常盛才人高亢峻潔其為勢常孤不才人脂韋熾媚常結主之歡才人正直謇諤常觸君之怒理有固然勢有必至也俗士昧于大較乃謂誼當先交軾絳灌以行其志蕢不當齒及君側令章裴不敢收錄軾當緘口如友人畢仲游之戒嗟嗟使三子而若此也何以為三子哉見亦左矣愚獨慨夫今之人逐波望影無所異同托之曰

善藏首鼠模稜無所正故托之曰持重趨炎嗜進無所顧避托之曰達權喬宇昧踪無所測識托之曰妙用一有憂治危明之士抵掌而談國是輒目之為狂矜節砥行之士強項而拂要津或嗤之為愚倘亦謂其不善用才乎夫以露奇為殷鑒是使賢者常結舌以含辱為懿規是使不肖者常借口非所謂至當之論也蓋才者光岳之精也國家之楨也世道人心所賴以維持者也乃令生也以弗用死死也以弗用議才者何不幸若是耶生故因明問而惓惓設論以慰英雄于九原而揭權衡于萬古俾下之人常求為可用而上之人常不失為用

策衡九卷

九六

母令後之慨今亦猶今之慨也則人才幸甚

時務

萬曆戊子四川

問鐵時務者在彼彼不謂必改而更張之
操鉛刀而不效一割者是徒手之人也
互市制虜命邊陲不警二十年矣而當時格其初
議者如駭訟今因成穀然欲終無渝盟則
何道也京東北多曠土辛伍仰食計則已用符
臣策與水利中丞直督而下無不皆曰進者又何
一言而斥耶馬政之弛久矣課駒騰北責民以無
米之炊故議者欲悉馬種而去之去種而責之駒
果人情之所便與一旦之緩急足用否有司以里
甲為奇貨而駁削之則條鞭之法起矣徵法未嘗
不稱善而議不便者又乘之里甲果當復耶得無
因緣為奸世無宣力之臣則事不集有其人矣
多不談其成功即成功矣而彼此甲乙又紛紛干
道傍之見是果獎在法耶在人耶古稱有治人無
治法欲人法並行垂之百禩則將何以籌之

天下無無害之利在善謀國者權其輕重而劑量之害

策衛九卷

時務

九一九

之利十一則舍利而避害利之害十一則舍害而趨利
此庸人孺子能知之若圖其成則利七而害三因緣而
開其端則利未覩而害已縷縷若不能以半敵者此讓
懷之所縮頸而明炳之所燭照也然天下之真才少顧
安所得明炳者而任之則蹀躞輕銳之輩饒于膽而劣
于識者又取天下之事嘗試而漫為以至於潰裂而不
可收拾令讓懷者得以藉口則雖有真才無感乎其以
斯人為戒俾束縛于文罔而不獲展大事于是乎去矣
奕者黑白未判蔓延而趨鎬鋒弗可無較也及夫合圖
決戰以數子決一局之雌雄則舍此取彼要在較其利

害之多寡而已謀國者何以異此今天下所稱為民生

國計之大孰有踰于互市水利馬政鞭法者昔者虞首
以尊雅之愛稽首請互市而廷議羣非之豈非親見
老曾蹂躪之雄謂不足制其死命乎今且世世襲封號
稱不犯矣而談邊事者尚以終不無渝盟為憂東南之
民力竭矣京東北多曠土棄之符荏沮洳可惜也

皇上則已擢首議者假便宜而行墾之玉田豐潤之間
何嘗不以成效疏乎而乃旋即報罷國初給種馬于
戶而歲標之至于今死生代謝即戶不能保其舊而課
之駒猶故也故近議疏其種而去之惟計地為頭匹善

策衛九卷

時務

一百

矣或又以為馬無種則一旦緩急無所恃者國初以
里甲編徭役不才有司浸焉培植剋而實之囊則有發憤
而創于鞭法者總括十年之稅而盈縮之均矣或又以
為利于素封而不利子細窺夫常人溺所聞而既難于
慮始狂者喜多事又甚厭其雷同二者之致遠矣而歸
于廢弛一也豈知沉几遠覽之士所以當食而思借筋
而籌者往往抗是非于衆庶而獨任其安危聯利害于
幾微而取償于歲月豈能拘拘拘耳食者之見悅談夫
者之口哉故今袒互市者左右半之矣豈知昔之當事
者蓋直以身為餌而遺邊民一旦以安非曰能逆觀其

百年無事也夫虜性狡即他日淪盟與否虜亦不自前知若啗以金帛委以子女入關而不問奪堡而不聞徙日以市和則漸不可長也是不徒壞國事而亦墮昔謀臣之苦心近者新平路已見告矣故僕特將幸備戰守曰虜可市不可保毋使非互市者其言幸而中焉則善也水利之待豈非以土俗人情不皆宜乎北乎先臣丘濬曰譬之富家東南別業也瀆海則田也故官官輒舉首議者而用之未嘗不報成效也即如平壤沙澁雨澤不齊人歲而厭耕水漏而不積然今平壤平谷之田何嘗不秔稻連阡乎惟率民開闢者受上賞其勢所難

策衡九卷

四

三

行者不強之而驟以墾田爲種焉則得矣馬之有種法非不善也然人無百年之產而畜無五十年之壽奈何祖父受種而子孫猶冒其名今歲爲賠償無已時故惟執地以均賦量賦以出馬貧富有無可適均矣借曰無種之一旦緩急之備乎乃所謂種者亦數十世之空名何備也矧太僕不失入馬之數而貧民得免種馬之擾情法莫便于此矣里甲以十年之蓄輸而役于一歲是也第官之用一則吏卒之用二里胥之黠之用三害復于村傭而利聚于積猾何如總賦役之成一以田准之而歸于官用之爲愈乎况分賦于十年雖貧而易辨併

力于一旦卽富而難兼借曰利于素封不利于細窶然使孤兒嫠婦咸得執其藉而毋害于胥徒之漁獵此正利于細窶也謂必復里甲者非也大抵謀國者非議之難也又非議之而害不勝利者之難也則聽其議者難之也議者斷似狂議者遠似迂議者未見其成似落落而難合則聽之難議者在人惡其不我自也則聽之難議者其心私以公言而濟之議者其心爲天下國家而以淺劣測度之則聽之難雖知其人與言善而此甲彼乙眩惑于耳目之叢生則聽之難故在聽者如持衡用不用我無與焉而徐權其利害之重輕思過半矣若曰

策衡九卷

五

四

此有害不可行而斷斷乎係吾無害者則祖宗定天下與二三深謀鉅慮之士立一代之制傳之萬紀至今尚不能無變通者謂法有無害之利豈其然哉

儉德

萬曆己丑會試

同漢臣有言人主患不廣大人臣患不節儉然則
主與道而節儉獨不可行於上歟乃書稱儉德
永圖何也即舉漢而論梁紅貫行其為阜紳華
之效明矣而詔減穀食馬省肉食者業何以衰
罷少府技巧官省乘輿廐馬者何以促豈儉而
亡補歟抑猶未為儉歟二祖以儉德先天下
而皇上世德作求然算計見效猶不能無少遜
有儉德之實而未睹儉德之效何項計臣憂歲
出太浮欲上益加意撙節一切復先朝之故
不知沿踵之外能卒復否將復之易而力行獨斷
之難也蓋聞謙富於國不若藏富於民則廣大之
說或亦未盡非儉諸士有正議謹言可為明主
儉德之助者其明著于篇

夫人主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主德之貴儉
也尚矣儉則無惜心無惜心則欲節而祚乃昌儉則無

儉德十卷

儉德

一

浮費無浮費則用節而國乃實儉則無溢取無溢取則
供節而民乃阜故人主操一德而衆美集焉者儉是已
書不云乎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蓋儉所以為永也而公
孫弘告武帝曰人主患不廣大人臣患不節儉夫廣大
誠人主之度而節儉寧獨人臣之操哉人主不廣大則
以已私天下患在屯膏不節儉則以天下適已患在竭
澤斯二者皆患也愚請先言節儉而後及所為廣大者
漢文帝阜絺之衣革鳥之履彼所謂節儉主也當其時
粟紅於庾實朽於帑節儉之效亦章章明甚已元帝詔
大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類用貢禹之言然吹簫

度曲之好固不絕也况委政恭顯乎成帝詔罷少府技
巧官減乘輿廐馬仍責列侯之奢然長樂昭陽之寵固
不衰也况託柄鳳莽子乃議者不稱孝文之殷富為儉
之功而徒指初元之衰建始之促以為儉而亡補則過
矣蓋儉有不治然而治者恒儉也侈有不亂然而亂者
恒侈也我太祖高皇帝得天下於披蓁刈棘之中親
見奢靡之覆轍故鏤金之牀必御水晶之漏必碎也
成祖文皇帝定天下於櫛風沐雨之餘親見補緝之家
法故敝袖之衣不棄五色之石不取也皆所謂作法於
儉者也我皇上踐祚之初即書撙節之一言以自警

儉德一卷

儉德

二

故十有七年之間儉德不可枚舉而其大者如珍異罷
采燈火罷設災則蔬食禱則布袍織文有常需矣念
杼柚之空而輒停陶型有定數矣念苦窳之艱而輒減
至哉帝德與二祖媲美矣然而歲不加稔民不加
殷司農水衡凜凜憂不足於上而田野之民嗷嗷於下
若未睹其效者何哉愚嘗見司馬光勸哲宗以節儉欲
其上自乘輿服御下至賴王公主之需悉加裁損務從
儉薄勿聽主者以舊例為言出六宮冗食之人止諸處
不給之役然後命有司考求在外凡百浮費一切除去
乃知理天下猶理家然理家者必胥其家之人相忍以

滄泊相與以勞苦日求所爲漏卮者而窒塞之非以一人之食疏茹糲爲能豐其家也 天子一人耳其處乎其下名爲 天子之人羣然而衣食 天子者千萬衆也以一人而程千萬衆之用其數詘以千萬衆而仰一人之儉其勢難昔 二祖之以儉德風示天下也寧獨卻牀碎漏服敝袖拒文石而已自 六官以至中常侍外而官職行伍無弗省也自婚封恩幸賞賚無弗節也自 尚方內府一監一局米鹽碎細無弗覈也夫是故積之錙銖成之丘山合之衆庶總之一人而儉德光也執事視今何如哉 內供可損乎寺人巷伯不事事而

笑術一卷

儉德二

三

填庭溢闥可裁乎緩紆之克斥伍符之虛冒可汰乎無名之賚踰制之求可靳弗予乎監局出納之虛實可得問乎若此者皆不可得而 上祇自爲儉也雖儉亦侈然則胡不一切惟 祖之爲稽又胡不一切惟 祖之爲法今一歲之出一事之費倍於成弘間者十四五矣又倍於洪永間者十六七矣請自今一制用一詔出悉視 先朝之故曩所損者今何爲增曩所節者今何爲盈曩所費者今何爲涸要以去泰去浮脩故業而息之顧其沿踵也久而其窟穴也深一旦欲振刷爬梳必有所不便而生怨而愚以爲寧不便在人也毋寧在 國

寧十百人之怨也毋寧斂億兆人之怨且以 天子之尊欲有所爲此如有家焉而自理之有筦鑰焉而自操之有臧獲焉而自約束之耳誠一旦赫然作其精明之意力行果斷而不狃於因循則未見沿踵不可去窟穴不可清而 先廟之舊不可復者也蓋君子不以人廢言公孫弘見武帝長駕遠馭而內多欲特以廣大中之耳要之人主先天下以樸則當懷儉德之圖示天下以公則當存廣大之體何者人主天下之主也財皆其財何必歸之府庫而後爲已有蓄皆其蓄卽布之閭閻而何嘗不爲已饒故瓊林大盈之設陸贄以爲降至尊而

笑術一卷

儉德四

四

代有司之守辱萬乘而爲匹夫之藏誠爲其示人以不廣也愚生無由知 國家之大計然竊聞諸道路歲供百萬又益以十二猶間有 宣索虛外府以實 內帑積有用而置無用倘有如陸敬輿所譏者乎夫人主節儉之術與有家者同而廣大之心與有家者異禮曰天子不言有無夫且不言何求多焉故以四海爲露積祛其所以蠹之者而已矣以九有爲帑藏防其所以洩之者而已矣毋不爲計也而有侈心亦毋過爲計也而有恡心毋謂入之自我也而多藏亦毋謂出之自我也而厚費當節而節卽母輕其毫釐當散而散卽母重其系

鉅要使天下曉然知 明主藏富於天下而爲天下惜
財能儉能廉能約能廣能博而節亦能導而布斯所謂
天子所作與天同方者也昔我 皇祖議宋太宗改
封樁庫爲內藏庫而曰人若四海爲家何有公私之別
故愚生始終所望於我 皇上者法 祖而已矣

訓儲

萬曆己丑會試

問三代有道之長者建元良而早諭教也分不可不早定教不可不早行故有嚴于晏室虞于命名始
于小學大學著于三善防于直史膳室周于飲食
起居選于左右前後所以爲國本計者何詳且盡
也司悉數而言之否自後若漢唐宋英君或迂于
廷議而率心于四老人或不早用遠良之計而倉
皇取決于無忌之一語或號爲堯舜之心而不能
世之以安彼其爲計何謬謬哉 太祖卽位之
二年卽早定儲位建大本堂諸所以 諭官僚飭
左右者無一不爲子孫萬世法頃歲 皇上與德
音以示無私中外人心翕然傾向亦惟我 祖宗
威憲是遵耳抑詩有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所爲
燕翼固非臣下所能窺乃其事宜預講者何以去
初志何以簡正人何以親圖史何以諸幾務恐亦
非臣下所能辨此 宗社生靈至計多士中豈無
通達國體如貢生者其悉心以對

策衡十卷

訓儲一

六

也教先行也分之定也截然而不可易故民志一而神
心暢教之行也油然而不可知故聖功崇而玄德茂蓋
無一而不用豫也三代而下則無一而能豫也何以知
三代而上之豫也有預戒于震風之始者王后就晏室
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着龜
而御堂下辨味審色察聲無有不正好其間者篤慶源
也有預脩于誕彌之日者始生而懸五方之弧帝朝服
升自阼階執禮稱辭太祝以告 太祖太宗社稷太史
以告太宰以及州伯顯宗祧也有預志于童稚之習者
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昭

典則也有預飭夫齒學之禮者父在則禮然君在則禮然長長則禮然去傲志也有預示以詔嬖之誼者司直有史虧膳有宰過則史書工誦三公進讀宰夫減膳以繩愆也有預養于飲食起居之節者鮑魚不登于俎養之以禮抗世子法示之以義不閱淫艷不聞優笑不近庸邪無事而非教也有預選夫左右前後之人者周公立于前太公左召公右史佚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無人而非教也吾是以知其分之定也豫也何二三之有吾是以知其教之行也豫也何怠遑之有夫是以天地感精萬靈協軌九廟用咷九有同心故古者殷周有國

策衡十卷

七

又安皆千餘歲有天下者莫不長久焉用此道也三代而下無論其他即明達如漢高不蚤定國本而以天下爲戲呂后不能請良平周昌叔孫通諸人不能爭而四老人自商山來以微言定之夫以其羽翼之成而後定也即羽翼不成而何爲乎非豫也唐太宗不能蚤諭教太子諸王未有定分褚遂良每言之矣卒之仇讎起于膝下詬怨形于禁闥甚至皇惑亡聊而取決于無忌之一語使無忌而非其人國本殆哉非豫也宋太祖曲詢母后之請而不爲國家慮長久用堯之心而不獲舜之報不知中古而下未有不世及者世及之禮未有不以

長者雖有公天下之心安所用之是亦非所以爲豫也若其他則始而立之如奕綦然惟所置之或掣肘于帷席或溺情于弱小或惑志于讒言甚者移其柄于女主寺人之手繼而教之若置絲然惟所染之或師傳之不置或賓客之妄通或學術之弊端甚者同賢不肖于左右毀譽之口吁可畏也我高皇郤中書令之稱準文王世子之法府寮兼以廷臣大本堂克以圖書傳制立法爲子孫萬世計至詳且悉二百年來繼繼承承上無所播下無所窺則豫之道勝焉耳我皇上光膺圖錄茂衍本支頃歲中外臣工日企冊立大典雖事若有

策衡一卷

訓導三

八

待然德音渙發而倫序孔昭仰聖心之無私占主器之攸屬固已洞然無可疑者惟是教之當嚴而防之當預非左右臣寮所能目覲而心計能無一一煩聖慮乎禮曰知爲人子然後可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肆儀宸承華之地所以爲子爲父爲臣爲君事人使人者安可不預講也是故以去幼志則蒙養之功宜取諸易何也生長于甲觀者不知閭閻之疾苦不會于王后者不知稼穡之艱難及今書史不及窺師保不及御惟所以蒙養之如太祖指隙地而示奢儉之懸殊戒玩遊之無益成祖問

講官而詢君子小人之情狀可法也以簡正人則左右之助宜徵諸書焉何也倖進之門啓則博望之苑開嫌隙之兆萌則鬪雞之檄作卽今內而阿監長年外而坊局贊諭惟所以遴選左右之如太祖諭詹同以府僚輔導在勲德老成宣皇命士奇以內外侍從宜擇賢良廉謹可法也以親圖史則緝熙之誅宜稽于詩焉何也師保廢職則班彪有言戲蝶無常則百藥有賦卽今備置官屬旁通詹問惟所以緝熙之如太祖諭梁貞王儀等以往事成敗當朝夕論說孝皇納吳寬之請以習讀于內不若出就外傳可法也以諸幾務則太

策衡十卷

九

子孟侯之義宜繹于書大傳焉何也學于甘盤者知股肱之惟人起自民間者知守令之當慎卽今朝章之紛沓利弊之瑣屑惟所以啓迪之如成祖作文華寶鑑而示以脩己治人之方憲皇作文華大訓而終以治體之當審可法也是皆所謂豫之道也而要之又有本焉皇上深居法宮一動而子孫步武一言而子孫傳聲一出王而子孫作則一好尚而子孫移志南山有木其名橋北山有木其名梓言父尊而子承也良弓之子學爲箕良冶之子學爲裘言前作而後述也誠淵蝸蟻濩之中穆然不動聲色如見上帝如馭六馬則不

言而教敬矣恬然不言有無制國用而不私罷少府而不御則不言而教儉矣曠然闢四門而鐸韜不虛懸諫鼓謗木不虛設則不言而教之好善矣毅然清城社而近之無所憑以爲叢遠之無所假以爲虎則不言而教之法矣坦然詔天下內無卻座之嫌外無竊垣之釁則不言而教之蕩蕩平平矣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誠詒燕翼之謀正元良之體立天下之本定天下之大計將繼美祖宗比隆三代而漢唐宋以下不足言矣惟上留意焉

策衡十卷

四篇五

十

紀綱風俗

萬曆己丑會試

問紀綱風俗並重於天下而昔人有謂善計天下者
其紀綱之理何不及紀綱詩書禮成周之長短在
其俗又何不及紀綱詩書禮成周之長短在
者漢唐宋紀綱風俗代有可言而無能外仲成周
者何故我聖祖承勝國而後一詩而更之
紀綱風俗至爲率本列聖垂重光二百年餘年
紀綱振風俗淳益比隆成周而遠較漢唐宋矣歷
時既久浸弛浸偷亦勢所必至諸二試諸今之紀
綱風俗視昔何如識者謂弛而不已者五隨之倫
而不返壞且繼之此誠不可不憂也今欲正紀
綱維風俗使常振常淳依然國初之舊何道而

愚聞韓子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
已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

策衡一卷

風俗

十一

已蘇子曰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
之長短在風俗夫紀綱風俗相須而維持者也二子之
言無偏蔽也顧紀綱風俗之所關於天下也大而其爲
變也漸其頹壞放失也易而其欲起而整頓挽回之也
難昔周承殷之弊狎侮荒怠奢靡怙侈之餘武王周公
爲之拯其頹綱而新其汙俗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書曰童善癉惡樹之風聲當其時綱舉而紀張風移而
俗易傳世數十歷年八百至于陵夷衰微不絕如帶而
天下以爲共主疆大弗之敢傾非紀綱風俗之所維不
至於此自周而後雖代有汗隆大都脩法糾職之治少

而絲焚糜沸之政多稗信明義之教衰而風靡波流之
習長漢文帝時未及中葉而指大如股脰大如腰俗流
失世壞敗質生已爲之太息末路可無論也唐至建中
而將之號令不能行之於軍國之典常不能施之於將
若陸贄所陳紀綱何在乎而郡縣之間不時誘訓閭巷
之內多虧禮節言辭鄙褻少長相陵則自天寶玄宗之
一詔而俗已薄矣宋至景祐而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
校將校畏士卒若司馬光所論紀綱何在乎而以珠玉
爲贈禮以絮芬爲詩文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
則至隆興朱元晦之一疏而俗愈下矣蓋惟其時主國

策衡一卷

十一

是者無微知著之明秉國成者無與滯補敝之志必
筐篋者開大體徂眉睫者忽遠圖卽有漆室之憂徙薪
之言而上下相循莫之省改斯紀綱所以不振風俗所
以不淳成周之隆所以不復見乎我太祖高皇帝神
武應期聰明立極挈王綱於幾淪革胡風於既煽自肇
造之日卽以聖書勞參政魏鑑曰自古天下之治亂
在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臣能馭吏則治不
能則亂又詔禮部尚書陶凱曰世之治亂本乎風俗
忠信行則俗淳朴佻巧作則俗詐僞我聖祖之於紀
綱風俗何拳拳也列聖之所綱繆累世之於涵育其

紀綱則相維相制輪運輻集如腹心之役使四體而無有隔閼牽掣之虞其風俗則相漸相靡隨洽膚淪如太和之融液一身而無有壅閉湫底之患更二百餘年赫聲濯靈深根固本詩書泰山之安世游華胥之域卽以方成周奚啻焉而嬉恬日久孽芽其間常張之茲或弛而罔結之紐少解久飲之醇漸澆而未雕之樸浸散紀綱風俗之變月異而歲不同矣內之則庶僚得以操大

卷十

十三

臣之掣肘之則下吏得以制上官之命親蕃之重而宗庶計其私公長之威而豪右扼其吭朋黨非漢也而庶僚有若過乎太學之諸生藩鎮非唐也而士卒

水之日趨而下也不爲之隄防則汨汨然奔放橫溢而不知其所終昔崔寔言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駁委其轡馬駘其銜司馬光言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元祐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今卽未遽如二臣所言而識者已竊慮之矣愚以爲紀綱者操之上而行之下者也風俗者成之下而主之上者也操之自上則整頓之亦自上主之自上則挽回之亦自上詩言綱紀而繫之王書言風聲而繫之樹意可知已故朝廷之命令行則紀綱自振京國之好尚正則風俗自淳欲小無加大則九列之體貌在所優賈誼簾遠堂高之喻可鑒也欲

策衡十卷

紀綱風俗

十四

屬無陵長則監司之委任在所重唐選名臣補刺史臨軒冊命之意可師也母貸越關毋容檢置卽淮南濟北戢矣母惜事權毋輕更調卽劇孟李心畏矣士而犯上雖移之郊移之遂豈爲刻卒而亂行雖鞭七人貫三人耳豈爲苛民而作姦雖令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豈爲擾斯所爲整頓其紀綱而使之振者也欲止躁競何不爲王沂公之一先望實欲省議論何不爲李文靖之一切報罷表揚司徒之素風而撤樂省騶者衆矣重呂文穆之雅量而笑刀腹劒者慚矣談玄者勿與辯也請反經明道以勝之盛氣者勿與爭也請平心和氣以居之

炫奇吊詭者勿使並進也請揭先進之軌登大雅之士
以風之斯所爲挽回其風俗而使之淳者也總之收太
阿於掌上鼓大冶于域中運臂指之權樹韋蕪之酌內
自 官府外達諸司近自郊圻遠及郡國而 人主以
大公至正之心明作惇大之意照臨而表率之母失蕩
平於偏陂毋溺神明於媒近毋忽胚胎於蟻壤毋泄元
氣於鍼芒然後旁落倒懸之釁不生悖理傷化之端不
萌整齊嚴肅於是乎與惇龐純固於是乎成故曰正心
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又曰朝
廷有教化而後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而後天下有
風俗此之謂也

策衡十卷

十五

經學

萬曆己丑會試

同六經之用與天地參世之學者旁搜二氏博綜百
家顧於六經鮮能誦法吾惑焉今士以經術進及
不知他籍之有入豈其精義又有勝於六經者歟
古之論說六經而總其大義固非一家亦非能窮
其妙者然乃六經所以憲萬世者安在亦行而究
而言之歟夫易至周孔粹矣或謂周孔孤行而易
道晦此何說哉書古文傳自孔壁或曰禮也何以
辨其然歟朱子釋詩不泥小序乃又有謂序不可
廢者何歟春秋之爲天子事也果托其權以一字
爲誅賞或又謂七十子共撰所聞以爲禮記即
兩固非孔子定也豈古別有禮經歟今世治經
者不襲博士家言則漫爲臆說以是治經猶弗治
也豈此兩者遠觀聖人之旨其道何難多士
揆策而來宜不以經筭自讓其爲我切實究之
蓋經之可與有立者三士之以多岐離經者三夫經者
性命之奧也士謂是不足以窮微且於二氏焉鈞之經
者政治之樞也士謂是不足以盡變且於諸史焉櫛之
經者文章之祖也士謂是不足以示藻且於諸子百家
焉獵之言性而不要諸經則其學誕也言政而不要諸
經則其治末也言文而不要諸經則其辭支也此不亦
天下之大患與夫士於經蓋自角牴習之也又其所階
以進也夫惟角牴習之也旣以狎焉而翫其階之進也
又以有所嗜而汨彼不如它籍之有入固也夫六經固
未易窺也卽荏苒荀班蘇氏難之矣莊氏知天而不知人
故其稱遺禮荀氏知人而不知天故其稱遺易班氏束
名理者也故舉五常而分隸之蘇氏徂機權者也故一

策衡十卷

十六

以有心求之大要四氏之於經均之未窮其致也夫六經之所以憲萬世者有四宜洩微妙通極幽玄可謂已與矣然而其言近也經緯萬端靡不統紀可謂已博矣然而其術約也包羅天人杼軸今古可謂已備矣然而其文簡也秘思研辭章於雲漢可謂已奇矣然而其裁端也茲其所爲不可及與彼二氏非不高且遠也然以離名教而設說故其說易玄也有能即經之名教而說猶是子史百家非不賅且偉也然以外性道而摘辭故其辭易辨也有能即經之性道而辭猶是乎蓋于今有當深而玩之者有當平而求之者有當正其質而刪之者有當存其故而繹之者有當更定而反之正者伏義氏之易蓋象示也曷嘗涉辭哉惟不涉於辭故目擊而意悟辭非周孔之得已也世豈稟於易辭微復探其託諸象者無言之教其湮乎故當深而玩之者此也春秋爲天子事者非託其權以誅賞之謂聖大權而還之天子也其褒貶又非字而志之也謂錄其事而義自著也世故屑瑟於日月名稱爵號之間聖人之旨病矣故當平而求之者此也書古文稱自孔壁者質也其辭故不類又多刺取也藝文志別古經於尚書蓋猶疑之弗敢蔽焉夫不忍於刊質而忍質者蔽乎故當正而刪之

者此也詩固多辭外意微序雖聖智何從知之執衛宏小序之舛而并廢古者過梁鄭詩爲淫而廢故說者抑又過故當存而繹之者此也記有出呂不韋公孫尼子者其文又不益雅馴然乃列之經何也藝文志故稱儀禮爲經記乃其傳耳試攷記冠昏燕射諸義明甚奈何舍其經而傳是崇非其質矣故當更定而反之正者此也夫經固與天壤相敵者也然更秦炬非得自嘿記則所稱壁藏耳能無佚乎漢經生各自名其師說至有托傳枕股合文行金者能無竄乎字則古變而篆已又變隸書則簡易而緣已又易楮能無訛乎夫以經求經此必不得之數也顧人心未嘗無經焉特在人善求之耳夫經欲其身治之也彼其身無之非經將不煩思而豁然自契者此以視夫誦讀之所得相萬也今元元竟老若祇爲古先哲人辨說漫不省於我謂何則無乃爲還珠之積與夫經欲其心解之也言非貴也必有所以言者焉彼於言也直寄耳今不得其所以寄而規規焉徒於寄之求則無乃爲筌蹄之執與夫經欲其虛研之也經雖聖人之微言要未始不卽諸衆志詎若射覆也顧以師說承之者且以其說掩以已見承之者且以其見掩則無乃爲自竊之蠶與夫經欲其變會之也見龍之

父寧必語學問寬仁丘隅之味寧必語知止學者得其意卽曲學旁通何適不可乃承師者墨守以爲忠好古者膠執以爲解稍異其說輒起而相誚則無乃爲刻劔之才與若必欲達觀聖人之旨非易此四者無繇已益嘗遐觀漢事則亦有艷慕焉者漢世君臣雖不克明經猶克重經武帝東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何其隆也世祖數引公卿郎將講貫夜分乃寐又何勵也肅宗先備弟子儀使張酺講尚書一篇何折節也魏照求事郭泰給酒掃曰經師易邁人師難遭何善擇也黃霸欲從夏侯勝受經自奮朝聞夕死何篤好也鍾興以教太

笑衛一公

錄學而

一

子諸王功受封推師丁恭恭封而辭爵何不忘本也嚴彭祖自以通經誓不委曲苟求富貴抑何正也王式以三百五篇諫至危亡失道之事未嘗不流涕深陳之何惻款也今者經帷雖以進講貢舉雖以程士諸若此者已不可幾於世矣顧欲超漢而窺其所未際庸可冀乎執事雅有意大明經術以易士尚則愚請修復漢典先之也雖然悟性於經無論二氏博叅之以極其微可也第以經質之則弗蕩也悟政於經無論諸史博叅之以盡其變可也第以經裁之則弗雜也悟文於經無論諸子百家博叅之以涉其趣可也第以經本之則弗靡

也若曰株守經術禁無究極天下之觀竊意執事之旨不爾也

葛曆已丑會試

蓋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當謂臯陶箕子之
而南感焉試與多士推之義易稱同人于野
何歟曰解而得又安在乎有密歡豈易周有遺說
也今論交者轉後言說王朱邱以為素交之盛節
然歟否歟乃有因請絕廷為上客者有問辭言呼
小友者有指無書者有以長揖為其人重者有數規
以干行戮其漢者有以長揖為其人重者有數規
諫請備藥物者不已元與有不相能領引自代者
有議論各別顯常和者有素同志懷及政法規以
虛心者何無常操歟夫交遊之隆汙而世風隨之
者也虛則合志出則協恭非友非立矣胡今之滋
蔽也傳焉有事交德交道交又安所別乎爾多士
發正對若祇能說相家即始交在矣他日何真焉

策衡十卷

卷一 二十一

夫交之於人重矣然非貌交之貴貴以心交也又非情
交之貴貴以德交也夫心交不若貌交之甘矣然而敦
久要者必以心是故君子寧淡無甘也德交不若情交
之適矣然而貽命令者必以德是故君子寧拂無適也
乃世不察夫疎之為密也則惟甘我者而昵之不察夫
逆之為順也則惟適我者而比之此交道所繇滋敝歟
今夫事之不理在理之而已民之不輯在輯之而已官
之不治在治之而已彼所為蠹者有狀故其振之也有
方至於交誼伏於無形之中而關乎治亂之本此非深
遠慮之士不能蚤計而默圖之也蓋在臯陶曰百僚
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箕子亦云凡厥庶
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夫庶績之凝而於

師師皇極之錫而於無淫比豈不以交之關於治者大
與愚請徵交道於易易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言曠無
私也比之屯曰有孚盈缶言質也解之訟曰解而拇朋
至斯字言遠邪也睚非不洽也而于野之為亨文非不
蔚也而盈缶之為吉兼容非不廣也而解拇之為孚此
可以權交矣然非必一無密友乃稱曠密而不以私繫
固曠也非必盡去紹贊之文乃稱質文而不以偽飾固
質也非必絕之使不容乃稱遠容焉而不與睚固遠也
易之說何可易也今夫鮑王之薦達朱邱之收卿論交
者類侈說之然是者人情也以爲素交之盛節末也且

策衡一卷

卷一 二十一

管貢惟才也故薦者為忠張毅所屬惟義也故卹者為
烈設人之不類而薦之亦稱忠乎屬之不義而卹之亦
稱烈乎若槩以其薦與卹為盛節無乃非論交之衡與
愚於古所忻慕者請畧而陳之天下交者恩足使人昵
然而能器夫不昵者難也晏嬰於越石父請絕延為上
客是也威足使人諛然而能悅夫不諛者難也張九齡
以李泌之諍呼為小友是也權足使人競然而能進夫
不競者難也司馬光以劉元城無書抵政府而擢之是
也上交者非能報之難能以不報報之者難也韓厥為
趙宣子所舉以車千行戮其僕是也非能尊之難能以

不尊尊之者難也汲黯以不拜重大將軍是也非能諧之難能以不諧諧之者難也元行冲數規諫仁傑請備藥物是也比肩而交者其素故卻也而以相引難矣何與參不相能卒以自代是也其義故異也而以相協難矣琦仲淹彥博議論各別不失和氣是也其交故堅也而以相糾難矣光純仁同志及盡改新法規以虛心是也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茲多醢醢鹽梅以相濟也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古人惟以違之之道愛之以異之道同之斯故足美也今世所爲交者異於是卑疵而前纖趨而言此季主之所羞也世且以爲謙而美之

策衡一

卷三

十三

希世度務與時變化此司馬遷之所薄也世且以爲警而才之送往勞來遊大人以成名此屈平之所憎也世且以爲達而賢之匿怨而友其人此左丘明之所恥也世且以爲容而高之約同要離晉殉荆卿此劉孝標之所鄙也世且以爲誼而親之乃古者吐哺握髮以迎天下士今反嫌爲交私而避之矣古者立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今反訾爲樹父而格之矣古者貴接岩穴隱者不恥下交今反誚爲損重而杜之矣古者推賢達能上臣盛節今反疑爲鬻恩而排之矣古者請釋社稷之衛卒賞之邑今反目爲護黨而譴之矣抑何古

今之懸殊也夫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今之交者皆有求而交也罷去乎世所爲後說鮑王朱邱有以也顧不知能爲鮑王朱邱者乃在不我比之人而類爲市交所餌迨其去也始發孟嘗之歎勒翟公之書何及哉蓋往者嘗以賄交若而年矣已又以譴交若而年矣方今大臣有斷金之雅庶尹多介石之操謂宜三五之治可岐而須也然不無少遜者愚以爲其敝有二和者務爲同而罕出於可否相濟之誼激者務爲異而不本於忠告善道之誠夫人誠心乎爲道則雖論道而睽亦何害爲合志誠心乎爲

策衡一

卷四

二十四

國則雖議政而諍亦何害爲協恭而世區區於異同之較以至同而相徇異而相忤者皆過也顧其機在和者激之激者和之而已夫惟作其氣使不畏於相正平其心使不忍於相齟要以精神默運偕天下於德而已不尸焉斯乃曲成之妙用熒理之微權也非廓然公天下者其孰能與之執事終篇復舉傳記三交之說相參證愚請得而竟言焉蓋天下之以事交者事即已未有不離者也以其涉於事也德交則進乎事矣德之既合未或有或離者也然猶有德在焉則必有不合者矣乃道交則忘乎德者也忘乎德則無合無合故無離此交之至

也要惟臯陶箕子乃協斯義陸氏稱唐虞之際道在臯
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愚於此益信

盜

萬曆己丑武鉞

問昔人有言天下最不可爲名曰治平夫時際治平
治安無事而曰不可爲何歟今天下治平極矣顧
蓬羽靖乎外而抱鼓警於內豈樂業之萌不在外
而在內歟說者謂邊塞之寇封豕長蛇也鄰國之
寇鼠竊狗偷也或又謂邊塞之寇虎狼窺藩也鄰
國之寇戎馬入懷也二者孰足歟上上神聖統
一寰寓其於安內攘外之策無遺矣乃近者粵盜
虔盜湖盜取於僻壤雖非盜盜而取掠而茶
毒吾民亦已慘矣稽之往史有單車而靖渤海之
盜者有抵部而靖冀州之盜者有警會而靖朝歌
之盜者有開營而靖廣陵之盜者當其時諸盜之
勢固甚熾也而數子不煩徵調不待歲月殫之其
易動銀符蠟火胡可以其儼而忽之哉彼徒符風
清瀟湘波靜須何道而可諸士來試司馬以談定
自負而過會泰寧釋戈索矢彈欲馳騁沙磧睥睨
島嶼無踪也其先言弭盜之累爲莫夜勿恤助即
盜之遠者可窺已

葉衡一末

聖鑑

三六

天下之至微易忽以爲不足畏而或釀成不可測之憂
者盜賊是也夫天下泰寧環琛四至青烽無烟赤羽罷
警卽有雀符狐鼠之羣鳥聲獸心私共嗚呼何足以廁
廟堂之遺慮而顧以爲不可測之憂者何也泰寧之
世法弛而網疎上恬而下玩周防獲生事之謗而蚤計
蒙迂遠之譏因循無振刷之期而積習銷豪傑之氣挾
是數蔽而乘之以一旦猝至之虞天下乃始嘖嘖多事
故曰天下之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宜執事之認
認然以盜賊爲慮也夫盜賊之勢亦微細矣乃昔人至
與夷狄軒輊言之察其形者曰夷狄封豕長蛇也盜賊

鼠竊狗偷也是輕重之說也識其勢者曰夷狄之患虎狼窺藩也盜賊之患蜂蠆入懷也是緩急之說也愚竊謂人之禦蛇豕也當固而其防狗鼠也常踈藩外之虎狼可驅而懷中之蜂蠆難避則緩急之慮得其本也雖然吾又慮夫蜂蠆之化而虎狼也吾又慮夫狗鼠之爲蛇豕資也蓋嘗因是推之天下之患有三焉曰虜曰夷曰盜賊而盜賊之患爲最夫虜負戎馬足懷禽獸心順逆因其強弱去來視我踈戒自上世患之矣然得其數可羈而縻也遠在荒服之外可乘而拒也而吾又常以天下之力防虜就令一旦解結內訌而豈其遽爲腹心之虞乎西南諸夷歲時盜竊邊吏常苦患之然大之議征小之議撫未嘗不如志也我雖不以天下之力防夷而夷亦不足以困吾一方之力更患在事諸臣以邀功生事爲計耳至於盜賊其起無地其發無時俄而人俄而默俄而鋤鋪俄而戈鋌俄而城市俄而壁壘營伍置兵所以防之而撫馭一失則營伍化而盜遊徼置卒所以捕之而譏察一失則遊徼化而盜鄰里置保所以詰之而撫字一失則鄰保化而盜而所在牧守以玩愒之心行苟且之政懼科檢之密工掩覆之謀奈何不繁且熾哉故曰盜賊之患最也乃盜賊之等又有三焉曰山

曰水曰山曰里之盜而閭里之盜爲最夫閩粵處楚之交不韋之徒巢高穴幽依林阻薄聚則剽攻散則伏匿內與山獠洞夷形影相射以窺我郡邑守吏之不戒見謂芟夷之難矣然其據有地可衝而虛也其出有途可扼而絕也內無所儲外無所恃可屯而困也至於江洋諸盜隨風鼓掉飄忽去來然雖之則難防之則易取之於水則難勝之於陸則易若吾舩艦組練之卒戒之有素彼豈能以蟻聚萍散之踪與我爭一旦死命哉若乃閭閻之盜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招之則順逆異情誅之則玉石難辨緩之恐其滋蔓而難圖急之懼其徒黨之符合揜於東或熾於西而在職者方以彼此相推彈於今或發於後而蒙罪者竟以去留爲解涓涓成壑堤之流炎炎滋燎原之勢故又曰閭里之盜最也乃閭里之盜又有三焉曰俠曰姦曰饑寒之盜之盜爲最夫三家之豪其氣力足以誘愚蒙其微恩小信足以糾小民衆而有司者或格以一切之法抑以非意之求乃始有攘臂而起者勝國方張二寇是也然俠則靡有無侶而動者可間而解也姓名已結兇籍可構而得也脅使其黨權使其衆可誘而散也姦盜者茶鹽私販之徒左道事魔之衆也或以犯

禁拒命而因恣不肖之心或以妖言讖語而萌非冀之望然其聚有因其合有漸在有司者先事防之耳至於饑寒之盜則以無聊之民爲採死之計連郡跨邑惟食是趨此曹罕有可誅之罪可畏之形而往往奸雄乘之以起故密開洛口之倉而百萬之衆畢集梟捭荆徐之道而江淮之運不至是其左證也故又曰饑寒之盜最也我國家德苞八荒威殫六極邊烟息警滇海無波就如執事所稱粵盜虔盜潮盜不過潢池娛豎揭竿挺鋤以逆兵吏之顏行業已取次腥膏斧鑕無足復慮獨念災祲流行寓內畧遍卽今江南北赤地數千里

策術一朱

刑部

二十九

民嗷嗷待命莫知所終設有一旦不然之慮豈復前數盜之比乎愚嘗私論以謂北盜雖然悍勇難制而合之亦差難南盜雖云剽輕易散而合之亦甚易何也北地自諸城鎮外曠莽極目野無人烟無論嘯呼糾聚之難卽有數百千衆四顧堅城安所得食自非元惡巨豪倡亂不易此所以饑饉累歲而幸帖席至今也乃南土則異是矣鋤鋟之夫比肩而立擔荷之輩躡踵而行一夫大呼千百立聚而豪門富室數爲盜賊所窺者此屋而是矧又陂湖江海足爲遊魂假息之地乎然則二盜等爲可憂而南盜復最當事者安可置之不慮也愚觀兩

漢將吏其以弭盜著者蓋得四人焉冀州盜發不得宣帝起張敞於徒間而用之敞至以耳目發起得其渠帥主名至取之王宮而格殺之而盜賊卒以戢止此以威斷弭之者也朝歌盜攻殺長吏順帝以屬虞詡詡至募召作奸諸惡少爲設會饗悉賁之使相誘捕而賊遂以次悉得此以方畧弭之者也廣陵盜寇亂揚徐積十餘歲梁冀以難張綱綱躬詣賊壘諭以禍福而張嬰遂以泥首歸命此以恩信弭之者也武帝憂渤海盜舉用龔遂遂至所部下令曰持鉤鋤者民也已而弓弩悉鉤鋤矣而潢池弄兵之患遂息此以德化弭之者也然則山海姦俠之盜則宜用敞詡何者徒黨已成則誅鋤不可廢也閭里饑寒之盜則宜用綱遂何者一起於歲饑一迫於食暴故可要約而解散也然則四人者等爲弭盜而龔張又最也雖然饑寒之與姦俠勢相仗也閭里之與山海形相走也盜賊之與夷狄時相輕重也今夫豺豕之能爲患者聚也然使豺豕而虎挾之則人力無復施矣故曰饑寒之與姦俠勢相仗也今者賑濟方行慮在屯聚屯聚則不可無解散之方賑濟不足慮在流徙流徙則不可無緝捕之術拳勇驍捷之徒宜有法以藉之懼其有所挾而爲奸也狂謀落魄之士宜有術以收

策術一朱

刑部

三十

之懼用其才於不善也此二者又所以杜其相伏之謀也猛獸在野爲患雖博然使其負隅而阻穴則捕逐無期矣故曰閭里之與山海形相走也是故鄉有保甲則當嚴其約而勿擾之以追集之煩邑有民勇則當時其餉而勿疲之以送迎之役亭有徵卒孔道有尉司則其人不可不擇也若險有屯守江防有戍卒則其備不可不豫也此二者又所以斷其相走之形也夫蜂蟄在懷則鵬鷃撼賴而不見也夫非心有所分而害有所急邪故曰盜賊之與夷狄時相輕重也今者三方之虜幸且弭耳以就羈馭而議蠲賑者動以邊餉爲解夫邊餉則

策衛十卷

卷五

十一

何可緩而總之皆饑寒之民之膏血也語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明年無魚矧不止無魚已乎故愚竊謂以防外之心慮內則不虞於盜以安內之力防外則不虞於夷此兩得者也今日則緩邊防而急賑貸異日則謂民力以固邊防此又兩濟者也是乃所以權其相輕重之勢也得愚又有繫於衷焉則武臣之失職是已我國家衛所置帥中外蕃錯蓋亦謂緩急有賴焉今其令行禁止不敢望福邑之一悍尉卽亡論所在兵額十九空虛乃其尺籍伍符業已化爲烏有脫有非時之警安所調發邪民兵仰息守令耳一旦舉而授之偏帥能狎習

邪彼其闢葺肺腑自棄於無者誠不足以當下吏之嘖笑寧獨無枕戈撫劒而思自奮者倘一洗濯而拂拭之以作其敵愾之氣不亦建威銷萌之一策乎昔武帝謂龔遂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耳夫安之又弭之本也此則有廟堂之議在非彙韃之士所敢知也

策衛十卷

卷五

十一

兵制

萬曆己丑武錄

開京營之設所以重本強幹不若常示天下壯也漢之南北軍更而為七校府之府兵更而為驍騎此二者皆當承平之世而法意者不如是則無以折耳目焉武備然武備不加飭而一代之制因以遂壞何也我朝自設兵於五府練兵於三大營機輕重強弱皆宜其後至英廟更為十二團營又更為東西兩營以兵部三大營至嘉隆間而議論滋煩大者議汰兵以清節錄者有議募兵以實行伍者有議合三軍而授之一大將者有議倣五府而授之六提督者有議京兵戌邊以習行陳者有議遣兵入衛以強根本者此其說孰得孰失歟夫增與減為兩端分合為兩端出與入為兩端且議增議減議分議合議出議入而一無所著其答安在茲欲使將無玩愒兵有紀律以無幾文二祖立法之初意則何進而可諸士其備前著傳之

夫國所藉於兵者勢也而兵所藉於制者權也制立於

勢之中是故輕重相乘強弱相生虛實相因若寒暑二

至極而必變也權運於勢之外是故輕可使重弱可使

強虛可使實若持斗杓以令四時無不從也是以善謀

國者必審於勢而藉于權權運而勢返則制雖小變而其重實與強可以不失其故則今日京營是已請以漢唐證之漢以太尉統北軍而調之三輔以衛尉統南軍而調之郡國此以相制為勢也至武帝增以七軍總以大將軍其後王氏卒以大將軍坐移國柄而外莫敢問是何也權竊於肘腋迫而不可收也唐置十六衛於京師而兵則分散諸府置六百三十四府於天下而將則

內諸諸衛此以相統為勢也至玄宗一變而驍騎再變

而藩鎮其後河北諸悍臣卒以藩鎮坐仇國權而內莫

敢問是何也權脫於掌握遂巡而不能取也我國家

分府置衛定於太祖抽管練兵始於成祖分府置

衛者成軍之制也成軍之制天子將將而御其權國勢

所以常尊也抽管練兵者行軍之制也行軍之制天子

自將而執其權國勢所以益強也於時將無怙恩士無

罷伍靜若峙岳動若鞭霆緊獨其法之盡善蓋二祖

之威靈實式臨之乃其後選之十二團營而兵加脆也

已再選之東西官廳而兵又加脆也至嘉靖間懲於虜

患乃始一切釐正夙弊復歸三大營額亦以次加增若

三田

團管之故而我肅皇帝又以雷電之威憑之於上宜

其赫然一洗積習之陋以還二祖之舊而其實亦有

不盡然推行於議制之初而有所不行於制立之後

也然則日管制又何藉藉於增減分合出入之間乎

今夫兵之挑選以為精也俄不得精而得削棘刺者必

以召募矣兵之召募以為實也俄不得實而得濫抹濫

者必以簡汰矣合管命帥者欲其重也以重易擅國何

利焉則不得不議分分管置帥者欲其專也以專易擾

兵何賴焉則不得不議合以習戰而議外戍戰未習而

先以見虛俄而議入者至矣以入衛而議內戍內無當而外先撤備俄而議出者又至矣是其言也若刺蜚其勢也若循環聽之洋洋滿耳而迄無益於虛實輕重強弱之數則前事可觀已愚則謂不戰之兵以坐虛國力汰之庸非計乎迺今三營之籍僅餘十萬視國初已耗其七強幹之謂何而可復議減也故事可而名不可者汰兵是也召募之行以清勾之擾耳募而不已將無賴竄籍之日眾是又強之說也故暫可而常不可者募兵是也言分營者以逆駕監矣夫駕以寵敗耳連數萬之衆而北同軌亦以踞也豈其能抗權於國乎然

策衛一

卷三

三三

而分府之初意不可不存也故時可而制不可者合營是也言合營者動以六提督爲口實愚謂分置三帥而以一文臣巡視之初議未甚失也乃以一事頓推六大臣寧免十羊九牧之譏乎故制可而事不可者分營是也成祖初置三營固以備北征用也今弱者力疲於奔鋒役者技分於市販往庚戌之役士至不能受甲驅之乘城而股戰不前也漫可試之鋒鏑戎馬之間乎故昔可而今不可者出戍是也入衛者內則中都河南山東諸班軍外則延寧諸鎮戍卒也夫番上諸校大都寨金至京師募白徒以應役何益於教練之實乎然猶曰

成制不可廢也諸邊之戍戍之京乎是又四外家之事也戍之薊乎不過歲供版築爲本鎮營食資耳刳臂股以爲肩背贅疣將焉用之是內可而外不可者入衛是也愚則謂增減分合出入者制也其說無兩存也制有所變以濟一時之用者勢也其說又無兩廢也可增可減而常處其實可分可合而常處其重可出可入而常處其強者權也兼用之互用之皆可也何謂可增可減而常處其實夫去留必以技力廩食必以技力此令甲也今樹羽而鼓之立程而較之正兵必勁於備兵選鋒必勁於正兵乎翹關超距挽強驅張能必及格乎身

策衛十

卷四

三十六

一而籍二名在公而力在私者可盡覈乎弛檐而趨營望之卒也者若舍而趨市問之非卒也者可盡稽半竊謂正選不必有常籍時而簡其十二焉則濫竿者出矣備兵亦不必有常數時而拔其十二焉則挾才者奮矣此建標法也建標者建之左則人競而左俄而右者空矣建之右則人競而右俄而左者亦空矣此其爲權權在挑閱也何謂可分可合而常處其重夫大將統偏裨偏裨統部曲亦令甲也今自主帥而下人有分兵而各私其所督習不亦舛乎巡視之設欲其討覈軍實彈壓大將也而賞罰下行於士卒不亦侵乎副叅遊佐若

千夫長百夫長業有定額而又技爲之臣事爲之官紛若置碁而黑白不勝其較也不亦濫乎竊謂宜自大帥而下遞以勢相統而不必人私其兵自偏帥而下遞以法相覈而不必人私其事此握筭法也握筭者多寡饒乏各歸其倫而總之不出於指掌此其爲權權在分數也何謂可出可入而常處其強夫兵不可以嘗試出入將可踐而用也 今甲有勲臣隨管赴邊之格則其他可准已今入營諸大校果以功能推轂足裨督習耶在營諸列校果以技力拔擢足勝外禦耶謂者爲定令將非效於邊也者弗得入入則以邊兵之技內習之而京

入軍軍容不入國忌相軋也今 輦轂之下妻非繁興主帥自斤斤期會外不敢一真喙也亡乃以國容入軍而視聽滋玩乎愚竊謂威斷之權不可不假也夫用人者三軍所屬耳目也今部推諸將持樞者業以爲輕而僅付之異懷無當之徒管推諸將又自輕之而酒削屠沽子或可當緣得一愚又謂提挈之權不可盡假也謀帥無他途而必曰勲胄豈不以 國恩世世戴之乃以心營寄哉然於上爲重於下爲輕於身無所跋而思奮於勢又不易以更易也蓋若稍廣其途而均其任俾前可飲以旄鉞之利後可隨以褫奪之威乎愚竊謂督帥之權不可太久也協理大臣夙在行間其於邊情戎事身相習也乃旦夕幕府視爲優閒養資之地需六列之次耳彼其將校耳目之不通而責以軍實之計訓乎愚又謂協帥之權不可不久也夫簡練有格選補有格廩食有格賞罰有格其他尺籍伍符森然具也而侵牟影冒之奸猶得窟穴其間無乃有上蒙而下覆者乎愚竊謂振刷之權不可不使明見也夫兵者國之威神也惠久而褻則宜以不測之賞動之威久而玩則宜以不測之罰警之法久而弛且廢則宜以非時之按劾聳之奈何按日行管及格而止徒以提輦鏡礮譁四遠之聽聞

集衡十卷

卷七

五

大臣

萬曆辛卯順天

蓋官制莫備于周官其大者曰公曰孤曰卿國有六職皆有主者而公孤所職何事欽宗宰之職曰說百官均四海則盡乎事矣而公曰卿國有六職化豈于百官四海之外而別有所謂道與化歟秦漢以來舉三公六卿之職屬之一相六職未嘗不備而論道弘化之責茂如也其得失可補而言歟我太祖高皇帝開中書省而重部官之秩成宗文皇帝設閣臣以弼帷幄之謀神機遠處高皇帝古大旨與周官尚黜否黜宗人之言曰有權臣有重臣又曰有華臣有腹心之臣夫權臣與重臣易知也華臣與腹心之臣易知也獨取重臣與腹心之臣較之亦有可歎且臣何以重何以親豈上下之交親本臣等年在曠諸士其切磋究之

人主不能自爲治則屬之臣羣臣不能以相治則屬之
大臣而大臣亦人臣也均之爲人臣而不爲之制則虞

策衡一策

食

四

其太輕不得不假之以權假之以權而不爲之制則虞其太重不得不分之以職分之以職而不爲之制則虞其太隔不得不通之以情蘇轍曰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操權以爲國則重臣操權以自爲則權臣蘇洵曰有羣臣有腹心之臣羣臣所分理者在政事而腹心之臣所與聞者在政機孟子曰王無親臣矣親臣者腹心之臣也重臣者假之以操柄親臣者委之以腹心假之以操柄權久而疑疑久而亂委之以腹心情久而孚孚久而親假之以操柄操柄將在臣委之以腹心腹心故在君故人主與其使臣重寧使臣親人臣與其爲國重

臣寧爲國親臣也蓋自古建官之詳莫著于周官立三公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立三孤曰貳公弘化貳卿亮天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而冢宰之職曰統百官均四海愚以爲公孤非異官也論道率屬非異事也曰貳公明相同也三公不必備則三孤必設也四海不均平則陰陽不調矣陰陽調則四海固已平矣其所爲異者公孤所重在主德常在事之外于上最親六卿所重在朝政常在事之內于職最專主德脩則朝政自舉此公孤之任所以獨重也故坐而論道謂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行者不必論論者不必行率屬者未始不通于上

策衛一策

四二

而論道者不必行於下吾以知大體不可下侵大權不可專假也傳說之命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著作和羹爾惟鹽梅鹽梅非羹麴蘖非酒非羹非酒而可以爲羹爲酒可以爲而不必自爲也則商之相周之三公是已故明主委人以腹心易而假人以操柄難今夫慶賞刑威人主與天下共者也而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股肱耳目君所獨有也而曰君作股肱耳目汝翼汝爲汝聽汝明以天下公共之刑賞而臣無敢作也以君獨有之股肱耳目而惟臣作之以是知委人以腹心易假人以操柄難也自秦以後始舉三公六卿

之職屬之一相故綜理朝政管多而輔養君德嘗少既已爲麴蘖又復爲酒既以爲鹽梅又復爲羹既已坐論又復作而行之盡總國權則勢或上逼專理外事則情或中格使賢人居之則爲重臣不肖人居之則爲權臣故威福有時作而股肱耳目不盡假也大臣既外重而內不親人主乃始以意向爲親幸而所親者亦以承意觀色爲務主好議則嚴助主父偃之流爲親臣主好法則張湯杜周之流爲親臣主好貨則桑弘羊宇文融之流爲親臣主好藝則王伾王叔文之流爲親臣甚爲踈大臣親小臣踈廷臣親中臣恩以狎生信由恩固蓋未

策衛一策

四二

嘗無親臣而其所親非也夫有重之而未必親有親之而不足以爲重則親與重兩分而以爲治難重臣取重以求親則大臣降而行媚臣之事親臣挾親以爲重則媚臣元而奪大臣之權如此則親與重兩失而以召亂易大約三代以上三公六卿之職分而親臣重臣則常合故主德脩朝政自舉也三代以下三公六卿之職合而親臣重臣則常分故有朝政清而主德闕主德闕而朝政亦卒不脩也蓋自漢唐以至于今其得三代命官遺意者莫如我朝我朝重臣分而親臣專高皇帝罷中書省爲六卿故重臣之勢分也文皇帝設閣

臣衆機務故親上之職專也古之相臣躬自行之今之輔臣代人主言之古之相臣如元首之於股肱今之輔臣如心之於意古之相臣所重在朝政便於督下今之輔臣所重在君德易於格上故閣臣預機務論道弘化之責也六部分中書分職率屬適也論者不必行行者不必論可以爲酒醴爲和羹而不必自爲也故無重臣而有重臣之利有重臣而無重臣之害雖然重臣分矣而情不相通吾懼分者之漸輕也親臣專矣而形不相接吾懼專者之漸疎也蓋臣無常重亦無常親君重之則爲重臣君親之則爲親臣今日堂陛之交愚生

友衡上卷

四十五

何從而知之然朝著之間猶跋而待臨御也旃厦之上猶虛而待獻納也公車之牘猶積而待報決也廷臣踈而近臣不得獨親近臣不得親而廷臣益踈意者其有真誠密契出於耳目形跡之外者矣則非愚所知也自非然者請盡其愚慮蓋君臣不相接其弊有六凡人情日接則親日隔則踈始因隔以爲踈繼因踈而益隔上惟恐片言之誤見短長于下下惟恐一事之忤取譴責于上門既隔于九闔堂遂遠于萬里間事未必得實實事未必得聞故君臣不相接則壅塞之機也章疏之稽留語言之傳奉在人主行之則爲權宜在左右

假之遂爲弊實以緩爲急急可以爲威以急爲緩緩可以爲德緣隙而入其入也必甘而上無從檢察也依形而出其出也必峻而下無從覆覈也故君臣不相接則假借之端也神明之主剛而多斷一不慎則或乘上之斷以爲權共儉之佐順而守法一不慎則或乘下之共以爲利參君臣而居其會環上下以成其私是于鼎鉉之間復有金鬻之隔官與民隔則吏重矣君與臣隔則左右重矣故君臣不相接則旁落之漸也人主賞罰當使人明見之意旨不可使人微測之不得之於公見必或之於微言上以慎密爲營壘下以窺瞰爲機械巧者

友衡上卷

四十四

可以迎逆佞者因而榮惑如寒暑之較然則推測何用如陰晴之未定則占候滋多豈非明則難欺闇則易僞故君臣不相接則窺伺之隙也凡人情從好不從令奉意不奉法彼見上下情意不通精神不貫必且以玩愒爲當然以規避爲得策士風安于惰窳治道壞于因循緩之則廢閣急之則欺謾令屢申而益褻僞成習而益工故君臣不相接則廢弛之階也天下之事近者常信遠者常疑下不悉上之動定則傳聞異詞上未定下之品流則是非互執懿美之德意未宣切摩之苦詞漸格訛久傳而成實議相持而滋煩朝廷之士旣漸分爲

乎遂官府之間益復難爲一體故君臣不相接則議論之鬱也君臣一不相接而六弊滋六弊滋而萬機挫人主欲綜萬機而祛六弊則莫若聯天下之情通天下之志而欲聯天下之情通天下之志必先自親臣始故明主之遇親臣也三旌非尊三錫非寵而其大者乃在言必聽計必從無但與之以操柄而務委之以腹心可以我之心諭于親臣可以使親臣之心諭于我可以因親臣以諭于天下可以使親臣盡以天下心諭于我夫然後可謂有親臣矣親臣之報明主也數馬不稱慎溫樹不稱密而其大者乃在保王躬嚴王闕無但綜理其政

策府十卷

六四六

四十五

移而務輔養以道德故君爲我心不在我我爲君股肱而身不在我集衆思而斷之而事不在我待衆美以公之而名不在我夫然後可以稱爲親臣矣臣言而君聽則壅塞之機通君令而臣共則假借之端塞獨明之而獨斷之則旁落之漸消明聞之而明見之則窺伺之隙杜君執要而臣執詳則廢弛之階絕上道揆而下法守則議論之叢息由前言之則有六弊六者之來君臣隔也由後言之則有六善六者之來君臣親也故爲人士計則莫若有親臣卽爲人臣計與其爲重臣亦寧爲親臣蓋重臣進言於人主常難親臣進言於人主常

易張氏之尊寵何如丞相何何所不敢言而良言之何重臣之親臣也李泌之勲名何如汾陽王子儀子儀所不敢言而泌言之子儀重臣泌親臣也重臣操國之重過激則跡似于要君親臣爲君所親泰切而益見其憂國人主深居九重外廷隔絕上之所爲寄腹心下之所爲屬耳目微二三親臣復誰望乎杜黃裳曰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魏徵曰君臣同心是爲一體若但存形跡則興衰未可知也敢以是爲今日一德交脩之助

策府十卷

六四七

四十六

謀斷

萬曆辛卯順天

問古論治者皆以博詢衆謀咨諏善道爲稱而漢人之言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然則詢謀可廢歟而又謂其盡天下之心者夫使天下各盡心以議是亦多言矣則何以貴力行之效歟自古議論之多者莫如宋而諸儒言路者有欲盡罷利病者有請分官者有小人者又有不欲分別白黑者此四人者皆世所謂賢者其言若初鑿不相入也則相安所秉政令之有議大畧兩端者議論廣思益此二言者皆當其時議論欲省何以使衆思之必集思之欲廣何以使衆言之不淹若事者願其可中持衡之論諸士具以質對

謀欲廣斷欲獨謀不可爲斷而斷者不可不詢謀議欲衆令欲一議論不可撓政令而政令不可不詢議論議論而可以撓政令則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下務交而不策衡十卷 四十二

求合于公法則黨同伐異之論多而成功少矣政令而不詢議論則用未必賢賢未必用上行意而不求合于公論則集思廣益之效少而議論轉多矣故欲興事功當省議論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言省而力行可幾也欲省議論當廣忠益王仲淹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天下之心盡而議論可省也蓋自古議論多成功者少其如宋宋之士大夫隨時論事而爭者三其論人而爭者遂與宋終始所謂三者曰議禮曰議法曰議和戰而所謂與宋始終者則邪正之辨也就邪正言之亦復有四有因議論而明有因議論而生有因議

論而爭有因議論而成何以明其然耶夏竦之罷也韓琦范仲淹之相也前此邪正未明也自歐陽脩蔡襄之論而賢始進不肖始退天下始曉然于邪正之辨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生賈易之攻蘇軾劉陶之攻程頤頤與軾吾知其爲正人也然而彼以此爲邪此亦以彼爲邪是原未嘗有邪正之辨而辨者強生邪正也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生司馬光王安石此兩人者行相若也名相慕也一以爲豐熙一以爲元祐吾終不謂安石爲邪人而力引奸邪之黨以與善類爭則議論爲之也此之爲邪正因議論而爭元祐之黨未必皆君子而人持

策衡一卷

四十八

四十八

四十八

君子之論豐熙之黨未必皆小人而人持小人之論前此邪與正未成也一涉其津涯而遂不能自還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成蓋天下不可無邪正之辨而不可分邪正之黨爭愈疾辨愈強則君子之氣稍薄而小人之術愈工何以明其然耶天下有盛世之君子有叔世之君子落落穆穆如玉在璞盛世之君子也皎皎錚錚如办發劓叔世之君子也故君子有品流而小人有差等有慶曆之君子有元祐之君子有豐熙之小人有宣和之小人君子之氣漸少含蓄而漸薄小人之術愈無忌憚而愈工則亦議論爲之也故邪正之辨因之以明者

議論也邪正之黨因之以生以爭以成者亦議論也使君子有所依小人有所畏者議論也使君子之氣稍薄小人之術愈工者亦議論也故李沆罷言利爲善論利病者也蔡元鼎罷而事理乃見也吾以爲沆之心卽司馬光請開言路之心也韓琦不欲分白黑善分別白黑者也辨言息而邪正乃明也吾以爲琦之心卽趙抃分別君子小人之心也大抵宋之大弊以同異爲好惡而卽以好惡爲邪正以聞見爲議論而卽以議論爲政事不賢者以辨口濟其私心而又加之以巧心賢者以正論濟其公心而未忘其爲成心夫以小人之心伺君子

策衡十卷

四十九

四十九

之成心則君子不能無過而小人不患無辭是以士論愈爭而愈不定人主萬聽而萬不當也嗟乎何獨宋哉今天下議論何其紛紛也朝端未嘗有新舊法士大夫未嘗有甲乙黨而大臣小臣意見分而爲兩言事任事議論分而爲兩迄數年未嘗息者何也蓋天下之事皆起于議之不平而成于心之有已今有法于此未見其便不便也此指爲利則彼指爲害見其害者矯之而不能無過正見其過正者正之而又忘其矯枉枉者矯枉者矯枉者爭而未有已也今有人于此未見其賢不賢也此以爲賢彼以爲不賢此申其說而以爲大賢彼

激其忿而以爲大不肖稱賢者稱不肖者稱大賢大不肖者爭而未有已也此其心皆始于有已既已見已則復有人既已見人則復有同異同復生異異復生同展轉糾纏無有窮已譬之秋蓬從根生株從株生葉及玄霜既落而根株枝葉一無所有執事試觀數年以來士大夫所爲紛紛者爭國家何法何事哉宋人有議論而無成功今人有議論而無議論且天下有大患三而世之所爭不與焉夫事有當然有所以然今一事也無論當否而先指所以爲者云何一言也無論當否而先指所以言者云何中則爲察魚不中則爲竊鈇使天下

策衡一卷

五十一

五十一

之人相伺相疑用其心于杳茫所以然之地愚以爲此世道之憂也漢有南部北部而後中人乘之宋有洛黨蜀黨而後小人乘之君子與君子爭兩敗之道也士大夫爭天下之爭奸人之利也今中外幸而無若人有之士大夫不得安枕臥矣愚以爲此朝紳之憂也夫人臣之通于主惟有章疏而人主虛心委政于士大夫者立以相信相重之一念耳今相攻相毀而未嘗爭國事也一再至而疑三至而厭矣人主所最忌者非專則擅而下適以相詆人主操是心不復信大臣大臣避是名也

不敢復任事矣人主所最忌者非沽則矯而下適以相
詆人主操是心不復信羣臣羣臣避是名也不敢復言
事矣使天下之人避嫌如賦避怨如海汎汎如水中之
木而莫敢自堅愚以爲此國家之憂也然則議論亦可
以省乎曰議論可省也而爲省議論之說者非所以省
議論也衆實有心不可櫻也衆實有口不可壅也爲之
說曰清言路衆遂指清言路爲議端爲之說曰戒越俎
衆遂指戒越俎爲議端且天下議論何常之有有異之
而適以同同之而適以異者有愛之而適以害害之而
適以成者有議雖工而無當亦有用雖無當而不可不

策衡一卷

議所五

五十一

存者事有難而非正亦有明知非正而不得不容者解
紛者不控捲救闕者不搏撻爭不可以息爭議論不可
以勝議論勝之不如息之之易也息之不如用之之易
也救浮之弊當以質救躁之弊當以重救爭之弊當以
平救議論之弊當以政事如以爲議論而已則今之議
論固已多矣如以爲政事則今之議論吾猶以爲少故
錢穀登耗何以釐之甲兵強弱何以振之役煩賦重何
以寬之抗弊巧法何以正之事不及我何以待之事已
及我何以處之上下以此相維僚友以此相質建議者
以此考實聽言者以此責成使衆人謀之而我因以斷

之使衆人議之而我因以令之事不斷則患謀多事至
而斷謀之多不多皆吾用也令不一則患議多令布而
一議之多不多皆吾用也其言非其人是吾用其人言
之當不當置之可也其人非其言是吾用其言心之有
所爲與無所爲置之可也成敗質之事理邪正歸之人
品是非付之公論紀綱握之朝廷羣策輻輳而我爲
之較衆議低昂而我爲之權考言於建言之時則事爲
之的論功於成功之後則言爲之符無所謂同亦無所
謂異無所謂合亦無所謂不合非惟無合不合亦且無
人非惟無人亦且無我不惟不禁其言亦且責之以言

策衡十卷

議所六

五十二

不惟責之以言亦且責之以實責之以實則賢而議者
效賢而議者效則不賢而議者絀矣責之以實則人精
求于職之內精求于職之內則無暇及職之外矣故下
焉者與其以議論爲職業不如以職業成其爲議也上
焉者與其以政事待議論不如酌衆論以成其爲政也
我爲君子又使天下爲君子則吾寧使君子之氣厚無
使其氣薄也無爲小人又使天下無爲小人則吾寧使
小人之術淺無寧使其術工也要之任天下事者以實
心主天下事者以虛心持天下之議者以平心既以平
君子去其成心亦以平小人去其巧心則天下復何事

之有雖然所謂平者賢不肖各得其平之謂也深山大澤咫尺千里而總謂之曰地平也水激波搖高下相臨差以尋常而總謂之曰水平也君子用小人舍賢者進不肖者退而總謂之曰政平也故所謂平者君子小人賢不肖各得其平之謂也若夫賢否並用邪正互攻務以調停其間而謂之平則建中靖國之所謂平而非吾所謂平也

理財

萬曆辛卯順天

爾嘗聞一世之財而足供一世之用不亦足矣哉而漢唐宋之季數數告匱而用不繼者有司其故何歟說者謂窮兵黷武之禍也然則國家後無窮財而內晏然往代弊政高築之然則固無盡藏府庫無蓄積水微大則累卵之危此又何故歟主計者以為三瓦片甚而為之營營且與往代等于是微然建節省之策夫節省之策未幾也藉令一一節之則可遂足否歟以今按之又似乎節節之而仍不足也則財事之弊豈有甚於不節者歟古今理財惟開節一端有如理無可開也而以其貨各府其義何居亦可推其義而救今日之弊否歟執事者願聞其畧

策術一

卷一

五十四

蓋吾讀易至井而重有感於理財之道也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此非聖人飭五材脩六府以養天下之大端哉然必善勿幕而垂射鰒敝漏之戒理財大要居可賄矣夫勿幕公之也去公而私澤不外被談曰射鰒久或有為之窟穴者焉故曰敝漏蓋聖人於是乎有遐思也周禮天官不曰泉貨之府乎而司馬太史之傳貨殖也曰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亦庶幾哉得其遺意矣故惟中外上下遙相往來乃無底滯之虞盈縮出入互有稽察乃無匱調之患而不然者必且壅閼而不流必且偏重而不均必且交無所利之而日入於困則一低一昂相激使然之定勢也古今理財其說大都

二曰開之曰節之顧今自則壞之外若林麓數澤以及關市財源利實其寧有一之不盡者哉主計者高目而持籌則喋喋節省一事而已夫節省之論是也而以爲足以盡理財之道非也何也今日之財議開則無可開議節則其弊不止不節且節省者梗概之論爾所從來久矣陳此於太師之主則投水之石也揭此於好大之朝則固陋之業也進此於瓊林大盈之時則固篋之緘也故節省者固行而異情節省者惜之惜之故有所樽節而不過者若亦惜之惜之故有所繫吝而不果夫其繫吝而不果也泉貨之不流則必繇此矣又况事之戾於

理財
五十五

是貨而節之無可奈何者猶多端哉此其幾正人主之所宜早辨而憂時者之不可不亟圖也蓋嘗取漢唐宋已事揆之建元初府庫不有餘蓄乎其既也財賂衰耗而不賸經用以竭彼其所爲費誠廣也衛霍出塞有轉漕之費建相梁鑿昆明有脩營之費此外又有封禪之費神仙禱祀之費而今固無一於是也建中時兩河用兵蓋府庫所有不支數月可不謂危焉然食貨志謂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藩鎮數叛亦自有不得不耗者矣而今又未嘗有是也宋之財賦姑毋論南渡卽景德非全盛時哉乃王文正一則曰權利至矣一則曰民力竭

矣則其時東封西禱勞費相仍土木之功累年不息如孫奭李廵之所疏者固有以召之然也而今又無是也夫語以三季之耗盡我皆無之語以三季之窘急我又皆有之此其故有不可究詰矣財非費之於窮兵也非費之於神仙禱祀也又非費之於藩鎮封禪土木也而其不足者猶是也財安往哉譬之病者然可得而名狀者其病淺也不可得名狀而病斯深矣故開之節之之法以施之往代常合以施之今日常有所未盡合則今日之受病獨深故其所以理之獨難也或曰宗藩之祿日繁不冗食乎羽林十萬不勝介冑冗兵不可汰

策衛十卷
五十六

乎大官之費不額浮而涯踰乎輦轂之下冗之不可詰者多此類皆今日之所宜議裁也愚亦豈謂裁此之非而省裁要之有甚於此者且藩祿業已變而通之矣羽林之冗冗耳卽令下精簡之令其老弱可汰十萬之數卒不可減故其靡也靡於數以內者也若夫大官之費雖稍稍溢常數乎吾以爲猶有可爲曰其柄則度支大臣握之也而得以尋其端而議節省節省之可施又何難矣所難者謂夫節省之無可施者也故愚願以泉貨之說進夫泉云者內外出入阜通流轉之謂也出者不復入不可以言泉入者不復出不可以言泉入而有

不入不可以言泉出而有不出不可以言泉斯四者今之所未及議而皆出於節省之外者也請得而陳其畧可乎嘗見丘文莊氏論漢金以斤計而其後不復然以爲宋賂契丹之故夫漢而後金之耗且蠹亦多故矣奚獨宋之咎也耗之蠹之行其實而存也中國之人固得而有之惟是金錢賂敵歲鉅萬此鉅萬者遂不復爲中國物矣今市賞待敵而議者獨謂賂省於戰抑或相當焉不知戰非數款然也戰而費之士又中國之有也天地間貨財止有此數非若畜產之可以孳息也以金易馬縱令有濟吾猶以爲虜日腴中國日瘠而

策衡十卷

卷四

五十七

胡馬入漢而輒斃漢金出塞而不返其謂之何吾是以曰出而不復入者此也人有以寶玉獻子罕者子罕拒而不受曰曷若人有其寶然則卿大夫之所寶者惟不寶其寶也況有天下者乎不言有無此真有天下者之寶也 國家之法季進以足武臣之俸也歲浮以備不時之需也有罪之奪以待有功之予也今或鑷繆之儲公未列於匪頒私無當於湯沐也其無乃以有用積於無用歟夫其積之也非必其不以用也而匱詘不以給度支不以請久而莫之稽抑果何時而後用也四海吾囊橐也九州吾篋笥也篋笥之有不用雖有若未嘗有

也吾是以曰入而不復出者此也所謂入而有不入者民之輸納是也蓋有田則有賦有賦則有運水以漕陸以輓歲運有常數雖能運之然方其初賦也催科之令嚴矣而腹削於墨吏之巧索役迫於胥史之叫囂者不少也賦固已倍什二三矣迨其入運也道理之費艱矣而辦給於綱督之常例賠累於兌收之留難者不貲也賦固又倍什八九矣語曰朝廷之一念民間之十金也國未享其一而民耗其十奈之何杼柚之不空也是其不入之病病在民也民貧而無益於國者也所謂出而有不出者官之給發是也蓋費莫太於冒破冒破莫鉅

卷五

五十八

於此者通鎮以急而請 內帑至有 內帑之所不能給而請之各省矣孰非度支所焦心而籌者哉然邊吏不能以濫縮而數炊米亦不盡以金錢而養死士或以媚虜也而復以見賂遺或以交際也而又以自膏潤兵常滿籍按籍而受餉兵幾何也餉常月給積餉以累金餉兵幾何也是內焉常實而給之外焉常虛而糜之于上是上耗其十而下未沾其一所以費國者將益多矣此其不出之病病在兵也兵削而有害於國者也繇斯以談財惟其出而能入也則泉不漫惟其入而能出也則泉不壅入而皆入則入者有餘力出而皆出則出者有

餘用然後中國若一家君民若一體上下有紀名實相
應而血脉融洽彼此衍溢也國孰與不足哉建議者不
言通而言節當事者又不言節而言開夫無入之出天
下弗能給是逝波也無出之入天下弗能盈是尾閭也
無出無入之耗鬼神弗能制是漏澤也區區節省所餘
有幾緩急議開不過鬻爵耳涓滴而求之逝波尾閭漏
澤而瀉之不公私俱罄不止也可為寒心哉夫周禮
九式制用不聞奉夷狄也九貢九賦與天下同之無私
藏焉而太宰制其出司徒制其入所參校鈎稽以防滲
漏者纖悉備具也此其所以為泉貨者乎人謂採奢之
弊莫如以儉夫採今之弊其無如泉貨之說矣端本澄
源賤貨責德軫焚溺之艱追投抵之化廣大公平與海
內共登殷富固所惓惓望於今日者也

策衡十卷

理財六

五十九

議廟

萬曆辛卯順天

問自廟款塞遼人二十年不被兵頃歲渝臨西陲頃
動款之利害居然可睹已當試款時言不可者
半及今日言戰亦不可不半其議安是也廟求款
久矣肅皇帝勿許以增葛累也肅皇帝許之
以脩邊備也惜之而廟是又以前帝之計是
以弛何故也即以其事論之突厥入焉門是時中
國新定廷臣爭請和何以反用戰也反入議謂有
隙可乘覆之天手耳計將爭請戰何以反用和也
卒之戰而收和之效和而收戰之效抑何益也今
之決策亦難矣廟稽向背謂以和也兵勢強弱胡
以和也士氣屈怯胡以和也邊奏虛實胡以和也
朝議易紛胡以和也廟議易搖胡以和也諸士
其志各異其志也惟勸懲舊說無取焉

北虜款貢 莊皇帝實決策受之而議則自 肅皇帝
十九年始先是廟款塞督臣史道翁萬達上其事議未
定而遼人再殺其使為首功廟志而冠澤潞寇宣大已
遂深入薄都城役上書求通貢有 詔勿許明年大將
軍總用事主貢市議廟以屢勝輕邊臣小不如意則開
而起為誅復嚴通廟之禁邊臣不敢復議而時時私與
之市陰以漢物中之大約幸旦夕無事以隣鎮為壑而
已至隆慶中虜以孽孫故執我叛人以款邊氓二十年
不被兵而頃歲乃渝盟以為難于西陲此市事之大畧
也蓋嘗總而論之嘉靖中諸臣拙于戰而巧于款隆慶
以來巧于受款而拙于用款夫既閉關以攬虜又不稍
為之備又斬其使以挑之彼忿我怠乘釁蹈瑕大入大

利小入小利二十年間求一戰勝之功不可得豈不謂
拙然而和戎之議邊臣不能得之廷臣廷臣不能得之
於上數議而見格稍示之利而輒止虜之求款也如
孺子之視鵝鳥踴躍然若將可獲也而卒不可獲夫人
情當其所不能獲則其求滋益堅而一旦得之則久持
而不忍釋然則前之失策乃後之便計也故曰拙于戰
巧于款也虜既稽首稱藩臣我撫而受之其事順其體
尊而歲所省輸將之費以數萬數歲生息塞下生靈以
百萬豈不謂巧然其初議固曰可以圖戰可以圖守今
圖之二十年而戰守一無可恃今日增市明日增賞已

策術上卷

卷三

六十一

如例矣而又求之例外予之則又以爲例如奉驕子有
所索不得則啼哭其啼輒予予益數啼益不止然則前
日之便計異日之隱憂也故曰巧于受款拙于用款也
夫款者邊事之大利大害也智者用之以糜虜而愚者
用之以媚虜智者用之以脩備而愚者用之以弛備智
者用之貽數十年之利而愚者用之貽數百年之害何
者智者能用款而愚者爲款用也請先言虜情虜未得
款則求款我既得款則厚求于我不得則微以不款要
我既得利于款而欲兼得利于掠則借槍番以假道既
假之道則乘不備而侵我已侵矣則陽爲罰服以謝我

我兵力弱則逞志于我我兵稍集則又爲謾詞以緩我
既得志于掠而不能忘情于款乃始遷延而去所以復
厚求于我虜之罪已極而謀已狡矣一時延宕平扼腕
談虜事大約不出戰守和三端而末有所決夫見虜罪
之當誅而不悟我之未有以破虜則外也見今日未有
以制虜而又不爲異日制虜之地則虜終無時制也緩
之則一鎮急急之則七鎮皆急以一鎮之急易七鎮之
急智者不爲也處之則變速而小不處則變遲而大以
今日之變小易異日之變大智者又不爲也夫戰兩相
害也而時有利款兩相利也而大有害守無大利亦無

策術上卷

卷三

六十二

大害而要之虜不利則固已害矣我不敗則固已勝矣
故守常道也而戰與款皆可用之以爲權蓋聖人必有
所誦有所仰有所取有所予而後能用天下之權我將
急之而固緩之緩糜之而急備之我誠號令明士卒奮
于櫓脩守備設虜宜不敢乘即乘亦有以制之而後市
可罷也絕必忿忿必寇我入而收保內憑城外固壘彼
進不得戰退無所掠邀其疲極而後戰可勝也虜嘗漢
財物而攻戰兩無所利既不能坐而得又不能起而索
其勢必復出于款能絕之能予之絕之武予之惠夫然
後款可久也養馬者始末嘗不蹄啣蹄啣而有所苦則

終身創矣賈之欲贏未始不欲急售也然我須之急則其售彌緩物固有急之而緩緩之而急者不可不察也故善馭夷者以守爲經以戰與款爲權以款爲守以守爲戰以戰復爲款以款復爲戰守挾殺而獨運游環于無窮意有所出而謀有所寄何以明之唐高祖時虜入鴈門廷臣爭言和封德彝曰虜輕中國不宜示以弱請與之戰既勝而後和帝從其策而諷利適已而後和親吾以是知古之善用戰者所以爲款也太宗時諷利來餘平諸將爭請戰帝曰戰勝則彼懼難以得志而吾之和以驕之彼驕而後乘之不數年大破突厥以亡之

策卷十

卷四

卷三

是知古之善用款者所以爲戰也故善戰者不輕戰善款者不輕款其戰其款皆有所用之以爲權若夫戰而戰款而款則已下矣至于戰而不能戰款而不得不款則又下矣夫貢幣也 肅皇帝勿許懼虜之雄斷也然虜患所由充斥者失在邊臣不善用戰也 莊皇帝許之制虜之大機也然武備所由廢弛者失在邊臣不善用款也今言款者觀其利于前而昧其害于後言勿款者又不務覈用款之失而反指爲受款之非言罷款者鑒和議之害于宋而忘和親之利于漢唐言款者又徒見漢唐許和之事而不務求漢唐所以用和之策總之

班固所謂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夫款者邊事之大利大害也卽虜今日渝盟而前日之利自在也故虜之款不款無論也而制虜之機請得借箸而籌之夫以利害參虜情則向背可知也以分合揆兵勢則強弱可料也以死生取士力則懼怯可振也以虛實程邊奏則功罪可明也以聞見覈朝議則紛呶可省也以賞罰定 廟謨則權衡可持也夫虜之嗜利蓋其天性月利在款而反敗款者邊臣示之隙而誨之盜也款愈于掠何苦而不款款不如掠何愛而款我能制虜之計吾虜何恃而反我不能制虜之死命虜何畏而不

策卷十

卷五

卷四

反故以利害參虜情而向背可知也虜稱臣以款中國而稱王以長諸部落東結屬夷西掠番番與夷折而入虜而我不能禁也我自諸鎮言之則各鎮已分自一鎮言之則各部將又分薊鎮撫夷而禍移于遼宣大通貢而禍移于陝虜合款與掠而兩收其利我分款與掠而兩受其害故以分合揆兵勢而強弱可料也虜自款貢以來利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憤一旦而變如饑者之趨食也其在邊地利亦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憤一旦而變則挺而走耳則謀而挾其上耳無恩則難以用法無法則難以用兵故平居則宜予之以生臨事則宜予之以

死進而死敵不必且有餘榮退而死法且必有餘辱即
介冑之士不旋踵知死所矣故以死生取士力而惟怯
可振也 朝廷所遇 撫之奏報皆撫所擬將吏之移
文夫豈其建牙專閫而明爲謾然而候尉欺偏裨偏裨
欺大帥則有不及察與不欲察者亦常情也進而致之
而或以爲輸誠尾而送之而或以爲血戰 朝廷既不
得不信士論又不能不疑則胡不執言以爲契考事以
爲徵輸情效實雖大可原張虛駕僞雖小必罪則竅言
不生而功實立見矣故以虛實程遷奏而功罪可明也
兵交于野議戰于朝言則盈廷謀同策舍邊臣之言確

策高十卷

議勇六

五五

矣而未必公廷臣之心公矣而未必確邊臣今得其形
而未必肯盡其情廷臣微聞其情而或者至併失其形
處事其難論事甚易百聞難執一見易憑戰守機宜當
以邊臣爲主功罪情狀乃以廷議相參故以聞見疑朝
議而紛呶可省也兵難險度事難中制故當兩陣而決
機者實也踰千里而請戰者聲也今之邊畧動藉指麾
事成既可以歸功事敗則因而避罪邊疆之事惟戰守
和三策 朝廷之事惟賞罰兩端賞誠信罰誠必駕馭
誠得宜卽三策者虛已而聽操券而責耳故以賞罰定
廟謨而權衡可持也此六者制勝之機也而事不獨

在勇也蓋彼已參焉故勝有機而敗有階握其機杜其
階然後可以不敗夫不脩備而恃款敗道也不訓武而
輕戰敗道也忽言款忽言戰款與戰兩不覩其利而兩
受其害敗道也邊臣意不在戰而朝議趣之戰外畏敵
甚于畏法內畏議甚于畏敵者敗道也戍守擇便利任
用徇請謁外橫而借援于內內輸而取償于外者敗道
也邊臣不以邊事利鈍爲身利害則其爲國必輕淺謀
事深寄禍敗道也邊臣以款事成敗爲身利害則其爲
媾必重陽安邊陰媚虜敗道也邊圉之民出而逆虜小
之爲尉史大之爲中行說情外輸而計內洩敗道也施

策衛十卷

議勇七

五五

表之俗入而習中國小之爲匈奴突厥大之爲羿丹女
真意無極而敢深入敗道也此九者致敗之階也而不
獨在外也蓋亦彼已參焉故擊內外審彼已察六機祛
九敗然後三策者可得而用也雖然用策易耳而用人
難今天下武備疎文周密遷調煩責成寡議事者多任
事者少當事者輕嚴事者重無事則以苟容爲賢盡節
爲愚有事則以輕銳爲勇詳審爲怯警之病者病小則
聽庸醫病劇則聽躁醫醫效而可以爲功不則奪之精
而已耳醫效而可以爲德不則旁立而睨之耳此于醫
無所不利而獨主人受其病即所稱三策者能自用于

而六機九敗誰使審之而誰使戒之夫誠得天下才臣而用之才臣又盡以其才為邊用則夫三策者兼而用之可也

國體

萬曆辛卯應天

問治天下者審所尚所尚一定至於數百年而治亂變歟論遠矣今以三代言之或謂尚德尚質尚文者或謂尚法尚術尚權者其說大抵為得與抑抑此數尚者皆屬時俗之制其為國之大體然與又有所謂流行未尚者其為國之大體則古聖王之所尚也其統運固與時俗之說與夫不有林也則無所尚然則國之大體與於統運可不可也竊謂天地之運與國之大體所尚亦有所言者與夫統運者乃國體之所尚也則人之為也人之所為不文則不扶則傾今欲拯弊而偏尚不失其所尚之大體與天無極適何道而可

天下有大運聖人承之而國勢尊天下有大體聖人維之而國祚永大運者天所以開聖人也有所寄而無所

實術一朱

國體一

六十六

傳大體者聖人所以繼天也有所裒故有所尚而又不可不有所維也譬之家然隆替興衰之數豈不在天然其先世崇尚禮教而為子若孫者又克守厥緒而世脩之則其家必且有盛而無衰有隆而無替而况為天下者乎蘇洵氏有言治天下者審所尚厥論誠避矣然而曰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此雖世儒習言之而愚竊以為非也記曰大圭不琢大音希聲周不尚質乎書曰黼黻絺繡以彰施於五色作服虞亦尚文而况殷與夏乎又曰夏后氏尚齒殷人尚賢周人尚親此雖匪漢儒創言之而愚又以為非也記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

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四代不同厥尚乎爲五德終始之說者曰黃帝乘土色尚黃其事土夏氏乘木色尚青其事木殷氏乘金色尚白其事金周氏乘火色尚赤其事火其說始於鄒衍氏世儒頗傳會焉而愚又以爲非也夫月令所載五行之用何歲弗周而謂各有尚乎爲元會運世之說者曰三皇之時如春故尚道五帝之時如夏故尚德三王之時如秋故尚功五伯之時如冬故尚力此言出於邵雍氏世儒習尊之而愚又以爲非也蓋雍特以世運爲斷耳非謂三王無與於道德也且一歲之運

策衡十卷

四卷二

六九

惟冬爲本而謂五霸足當乎然則夏何所尚有典則以貽子孫而已故其稱後嗣之失曰亂其紀綱使紀綱而無亂雖夏至今存焉可也殷何所尚有風憲以儆有位而已故其數後嗣之過曰顛覆典刑使典刑而無顛覆雖殷至今存焉可也周何所尚建用皇極敷錫厥庶民而已故其申後嗣之戒曰無作聰明亂舊章罔以側言改厥度使舊章無亂而厥度無改雖周至今存焉可也故曰天地有大運而非皇帝王霸之謂也國家有大統而非土木金火之謂也立國有大體而非忠敬質文之謂也愚請姑就載籍之遺談而直推執事之意蓋天地

之大運有四焉由洪荒以迄於黃軒爲一運向之顓蒙沕穆者至是而經制始備也而愚以爲其治乃尚文何者文者所以揀其質之太甚也彼其衣裳禮樂之制日加增而無已以此知其尚文也由唐虞以迄於殷周爲一運向之淳和簡易者至是而變態已極也而愚以爲其治乃尚質何者質者所以揀其文之將弊也彼其奢靡侈麗之戒日諄切而不忘以此知其尚質也至周之季而天地之運又極矣戰國之禍又釀之數百年矣凡所稱禮樂法度上世以來之遺制至秦而盡剗滅之而後天乃挈而付之寬仁豁達之聖人漢高帝是也惟漢

策衡十卷

四卷三

七十

高帝以寬仁豁達起也而一代之治遂尚寬寬者所以揀秦之酷也至宋之季而天地之運又極矣遼金之禍又釀之數百年矣凡所稱綱常倫紀上世以來之遺教至元而盡剗滅之而後天乃挈而付之神明嚴毅之聖人我高皇帝是也惟我高皇帝以神明嚴毅起也而一代之治遂尚肅肅者所以洗元之穢也雖然我高皇帝聖學淵源妙契千古非若漢祖椎樸少文也經營創守三紀不懈又非若漢祖日不暇給也創制立法斟酌百代又非若漢祖規摹僅具也是故貽謀燕翼則有祖訓在焉夏之典則弗懿於此矣懲好彰善則有

大誥在焉商之邦刑弗嚴於此矣關之天常肇脩人紀則有精誠昭鑒禮律諸編在焉周之建極弗粹於此矣然則我國家之運萬年之運也我高皇帝之業萬世之業也卽漢氏何敢希百一焉然漢之人主疎於立法而其人臣工於奉法故法寬而其用之也常嚴是以漢氏之治有廢法而無廢政我祖宗列聖堅於持法而其人臣或巧於避法故法肅而其用之也常寬是以我國家之治無廢政而有廢事蓋愚竊觀於上下之間而求其所謂肅者不能無感也夫高皇帝之令曰猶一日也郡臣內外守微墨而履約繩猶一人也事

衡上卷

國朝

七十一

何以昔簡而今煩今何以昔嚴而今弛昔之所重而今之所輕者何官之吏也昔之所極意經營而今弁髦視之者誰氏之職守也大小自執事之檢相故何視百司有位之遷移黜陟舊何準安所稱畫一也周禮日有月有成歲有會今考成之法詎不自謂綜覈哉而奉行之吏視爲故事按形而問五官之事不可目遍也而又或爲旁竇以匿之批根而尋百年之弊不可勝刷也而又或爲他端以覆之綸綬初綰則委其責於前遷除垂及復遺其難於後安所稱課功也夫言所以資治也而治非所以資言也今百司內外條建疆繁一事而百相

中也一言而百相襲也一疏而百相覆也利害同是非等而百相更也上不斬當於實而漸當於情下不斬中於功而斬中於意之所稱法守也夫賞罰者政之綱也功罪者法之準也是非者事之衡也毀譽者情之蔽也真偽者斷之本也法舉而或蔽之以情聽公而或淆之以偽雌黃鼓於唇吻軒輊生於胸臆安所稱覈實也太以堂臨陞以臂使指匪務相親亦以相成也今也矜一言之同異而區黨橫分持一事之短長而體統衡決權之所在則下侵侵而見隙下或從而挺之矣意之所猜則上伺伺而得間上或從而徇之矣安所稱定分也夫

策衡一朱

國朝

七十二

政以久成行以躁敗今官爲傳令人有競心以例遷者又有所擇於例之中後因以所擇爲準矣以格出者或有所避於格之內後遂以所避爲常矣位同而復較迂徑之途遷等而別求淹速之故安所稱徇職也夫此六弊者害肅之本也然詰之莫知所始縱之莫知所終譬之寒暑二至浸淫以至於極當事者熟視而莫可誰何以積習爲解耳故愚以爲欲祛積弊莫若破因循夫因循之起也起於其過有所推而功有所蔽也是故善爲治者以其言覆其事以其事覆其功譬之百工課能定糈而巧拙無所遁焉則既廩不費而工力日益斯亦爲

功之善喻也故愚以爲欲破因循莫若勵功實夫博學
者易清兼視者易匿此功實所以不得其情也如事必
附其職官必附其事譬之治田者農爲之區區爲之畔
而人知其利入必出於已也彼將矻焉自勤其事之不
暇而暇飾美於視聽乎哉故愚以爲欲勵功實莫若明
分守夫分守之所以不明者令不一也蓋朝廷不尊則
令輕大吏不任則令撓廉察任職之吏各自以其所見
爲指則令分旁視逃聽之臣各自以其所執爲議論則
令回惑而莫知所底斯其所不一之故也譬之柅師之
於衆役令之左不左令之右不右當波濤洄測之際又

策衡十卷

國體六

七三

譁而咻之彼其耳目之不自有而能堅持柅乎故愚以
爲欲明分守莫若一政權夫一政權者非舉國成而聽
之一人之謂也又非威登而勢惕之以強從吾令之謂
也又非屏一切之譚持不撓之柄以與下爭勝之謂也
法有所起制有所始職思其故職思其終而萬事自理
譬之七曜在天而下爲之儀象以準之爽之錙銖而歲
時盈縮不勝其錯矣故愚以爲欲一政權莫若申祖
制申祖制者去其所以害肅之謂也雖然上者下之
表也君者臣之心也心無與於四肢耳目之事而不可
一息不運於四肢耳目之間君無與於郡臣百執事之

職而不可一日不照臨於羣臣百執事之上今九重
萬里下士何敢與知然竊以二言爲丹宸之獻夫君
猶日也日以日照故常明君令猶雷霆也雷霆以時震
故常威聖天子而肯垂意斯言乎則羣臣百執事者
將不令而自肅而高皇帝萬世之業運之一心有餘
矣何弊可補何偏可採而勞執事者之兢兢乎

策衡十卷

國體七

七而

用人

萬曆辛卯應天

余鑒

自古帝王惟是用賢遠小人而天下大治
其後世用人則受之世或以貪受數世而下廣大
是以其德者有謂其小人而略其才者有謂其才
而略其德者此亦其幾矣然則小人與君子之
進或請庸庸人之路或謂君子小人當兼收并
何所不容豈不亦受之世而或以別別是非
為公論兼收並蓄而小人則小人君子則君子
用人之途蓋廣也而動靜之才豈異之乎其所以
於小人其德者有謂其小人而略其才者有謂其才
而略其德者此亦其幾矣然則小人與君子之
進或請庸庸人之路或謂君子小人當兼收并
何所不容豈不亦受之世而或以別別是非
為公論兼收並蓄而小人則小人君子則君子
用人之途蓋廣也而動靜之才豈異之乎其所以

夫操衡鑑而劑量天下者豈一道哉有差別之權而槩
施之則皆有進退之權而兩用之則皆有駕馭之權而

策衡

卷一

用人

又七

偏棄之則隘彼君子小人之分審矣以君子而較小人
其數不勝也以君子進用之心而較小人其數又不勝
也故其勢不得兩用君子小人又不得不以君子而馭
小人何者小人必不能帖然一無所用而又能帖然為
君子用惟能為君子用故可馭之以為用惟不能一無
所用又不可用君子而盡廢小人之用知此而皇極氣
受之說可得而言矣蓋益稱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其辨
君子小人若此其晰也其任君子去小人若此其斷也
而洪範乃曰不協于極皇則受之夫建極之主安所用
于不協而受之嗚呼此帝王所以總羣材舉羣策而各

收其效者也世所稱大君子不常有大小人不常有惟

中人最多中人者可與為小人可與為君子者也世王
用小人不如用君子然與其棄小人又不如以君子馭
小人而并收其用任小人不如棄小人然與其使小人
終為小人又不如化小人為君子而并收其用夫天無
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安有聖人在上而棄天下材使自
底不類者乎舜用皋陶化虞之不仁湯用伊尹化商之
不仁此帝王受敷施示天下以廣大遐哉不可尚矣
三代以還得四君焉寧戚之歌于車下也桓公將任之
從者曰客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之桓公曰問之恐其

策衡

卷二

用人

又七

有小惡以小惡忘人之大美是失天下士也與之歸授
以為卿君子是以知齊桓公之伯也孟明之敗于殺也
即從後師之戮無所辭穆公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任
以國政三敗之辱卒一朝而反之君子謂秦穆公之與
人周也陳平典護軍諸將盡謹謂其為反覆亂人魏無
知曰所舉者能也所問者行也顧其計足利國家否耳
漢王遂厚遇之今盡護諸將卒定天下安劉氏平之謀
居多焉王濬參征南軍事或謂濬奢侈不節難專任羊
祜曰濬有大才足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晉武用之卒
平江南濬之力居多焉夫戚之自售也明之俘囚也平

之汙也濟之侈也四者非君子之操行也然而四王用之功濟一時名流後世愚謂四君非建極之主而所以能用四臣者則猶有皇極之遺意焉夫人有所長亦有所短孟公綽之廉靜而才不可以爲大夫張敞之幹略而器不足以任師傅龐士元社稷器也而責之以百里則不治張柬之宰相才也而處之以司馬則非宜故因其所長則小人皆得以自効責以所短則君子亦有所未能世奈何以常格限天下士哉譬之材有宜規者宜矩者良工割斲無不爲用細至案枘楔椳兼取焉非曰盡得自規自矩之材而後用也藥有爲寒者爲熱者良

策術

二卷

用八

卷二

醫調劑無不爲用卽毒如天雄烏喙兼蓄焉非曰盡得不寒不熱之藥而後用也故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天下未嘗有棄物也戚施直縛蘧篠蒙瓌侏儒扶廬膝修聲天下未嘗有棄人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上理之象也不聞以內遺外也君子大受小人人小知程材之方也不聞以大棄細也故天下不患有小人而患有君子有君子則小人者皆治世之能臣而君子之役矣誠使君子總達衆材而跖跣之夫皆得盡其尺寸之用効功于國見能于官盡力于權衡而莫懷餘力于心彼將奔走承順之不暇何惡之敢爲且天下

之材好之卽至抑之卽衰期之以君子彼猶兢兢自修飾也斥之以不爲君子彼將何冀焉期之以不爲小人彼猶兢兢懼敗露也斥之以真爲小人彼復何忌焉蓋鄙夫慕義何所不勉獨爲君子置人何地故世往往有可用之材而或激于上之不用或激于世之不容遂至恣睢謬戾迷而不返夫使可用之材不爲國家用而用之恣睢謬戾之地此疾惡太嚴陸贄所以爲患而推擇太精人才難進呂公著所以爲戒也此張孝祥所以請廣用人之路而劉涇以君子小人當兼收并蓄無所不容也彼豈漫無區別使賢愚襍進臧否混淆亦以其取

策術

二卷

用八

卷二

彌精其進彌狹其進彌狹其失彌衆寧過而取之無過而棄之愚竊以爲此數子者其時非建極之朝而其稱引當否則亦皇極之遺意焉彼謂區別是非爲公論兼容賢否爲邪說此爲建中調停而發也假使當元祐而能兼容賢否則可以無紹述建中之禍彼蓋論于君子小人已分之後非以論于君子小人未用之先未可以執一論也今聖明在宥開公正之門杜羣枉之路天下曉然知上意所嚮靡不承風仰流自開于光明而展采錯事猶患乏才秉衡執銓猶慮失士則何以說也愚謂聖王常以有用引天下不以無用絕天下使天下

以無用而自絕則可用者無幾矣故投大之材無拘以
瑣細其以開其小者不修并其大者並置之大者
不勝并其小者而廢之也前辭後修無以舊惡求之恐
其失東隅收桑榆無復望也此短彼長無以偏駁之
恐其左畫方右畫圓無兩便也譽言日至無以聲華舉
恐書空可傳與東山之望無以別也毀言日至無以曖
昧棄恐曾史可疑而白晝之攫爲口實也任之以事事
期于治耳無苛責于事之外責于事外恐無事自擾而
事滋多也責之以功功期于成耳無掣肘于功之先撓
之于先恐其收功目前而功不競也夫天下何嘗有不
可用之人顧其所爲用之者何如耳管仲謂趙盾于君子
其失淺失于小人其怨深此巧宦模稜遠惡之術揚雄
謂狙詐可御貪愚可使此霸王寵駕馭之策非下士
所敢知也孔子曰勿取貶勿取健勿取口銳非指健口
銳反出狙詐貪愚之下爲其爲狙詐貪愚之工者也夫
銳已操不肖心而其拊足以飾之其健足以任之其口
銳足以折人而伸其所欲以三僞才凌人而以濟其一
不肖之心天下其誰能當之故所惡于小人者爲其小
人而惡于小人不在于小人而陽託于君子者耳此外
則皆可用之才惟人主之所用之矣雖然用君子易用

小人難用君子以操縱小人可用小人以抗衡君子
不可也小人得以抗衡君子君子失其操縱不得已而
爲通融和解之說則天下事不可爲矣嗚呼舜湯在上
何患乎不仁若猶未也願以伯益之言進

直諫者臣主俱得而其名歸之君諷諭與慫者雖臣能
得之于君而君亦自取其名惟至于死諫而君乃始以
其名盡擠而歸之臣矣夫諫而至于以名盡歸之臣此
豈人臣之幸哉易之坎曰納約自牖終無咎夫坎者險
也勢至于險而後始出于納牖豈其道可直遂而顧以
牖通乎是諷與諷之謂也而其去幾與直也遠矣易之
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蹇者難也難甚于險至于
難而後人臣始不有其躬是慫諫之謂也然其視諷與
諷也又異矣易之明夷曰利艱貞晦其明也箕子以之
夫災者傷也傷又甚于難矣蓋至于傷聖人始悲其死

策衡一朱

納諫

三十七

之無益而訓之以晦夫使人臣而至于如箕子之晦也
又豈人君之利哉竊嘗論之下有四難上有五蔽而上
下之間有六間交淺而言深則見以爲驟地踈而語切
則見以爲訐盟心以論而九重之下或悚惕而不盡拜
疏以陳而九閭之內或壅抑而不通此其爲難難在于
勢隔上有所獨是而或尼之則虞于阻格上有所獨非
而或拂之則虞于沽名上之過未形而意且爲之諱則
虞于招過上之謀未成而欲別見其端則虞于敗謀此
其爲難難在于意忤先事則有窺伺之疑後事則有煩
瀆之懼語同則見黨附之迹意異則起乖刺之咎緩之

策衡一朱

納諫

三十八

則恐事往而後時迫之或至盛氣而不省此其爲難難
在于當機夫貞純抱一之士非有父兄親戚之援左右
近習之助也外無當于盈庭築室之議而欲申其所獨
見內無與于躡足附耳之謀而欲採其所已矣此其爲
難難在于孤立舜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思其所難
者也使人君而思其所難則降情而延納者宜無弗至
矣上所謂可而有否焉下所謂否而有可焉則是非爲
之蔽私其所見惟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惟
恐聞其美也則異同爲之蔽言涉于習故耳愜而意加
親語發于孤貞聽邈而意加踈則愛憎爲之蔽事未兆
而陳曲突徙薪之謀亂未萌而倡厝火積薪之論四維
之國也而懷燕雀處堂之憂累席之安也而稱六馬朽
索之傲則利害爲之蔽勢有所迫也摩切言之而或入
情有所玩也婉篤言之而或棄事逢其適也而或挾中
流一壺之資時際其安也而或貽祀國憂天之誚則緩
急爲之蔽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此思其所
蔽者也使人君而思其所蔽則開誠而聽受者宜無弗
至矣正不勝邪而尤不勝其黨邪者之衆也或有所比
而間之直不勝枉而尤不勝其醜直者之說也或有所
挾而間之弼君之失而導非長惡者懼其不利于已也

或有所忌而間之謫事之違而借資便身者懼其有所阻撓于已也或有所托而間之事隱而必挾其情法軌而必持其紀而夫人者必不能吐情伸法以相就也或有所疑畏而間之一以爲釜高一以爲彘彘彼方求得其所欲而懼吾之矯拂而指陳也或有所媚嫉而間之周公曰無或胥譴張爲幻此思其所間者也使人君而思其所間也則平心而審察者宜無弗至矣是故是非實或指爲誣而明主納焉何者未過請以此趙簡子之所以來諫者也故諫者誣而能納之此正人君之善也指摘過情或指爲狂而明主納焉何者君仁臣直此

策衡十卷

納諫五

七十九

魏文侯所以屈任座也故諫者狂而能納之此又人君之善也諫而下比于民或指爲市恩而明主納焉何者昔楚莊王以宛春言罷臺役也曰春之德非寡人之德與故諫者市恩而能納之此又人君之善也諫而引喻非類或指爲訕上而明主納焉何者昔劉毅謂晉武帝爲桓靈帝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此朕之所以勝也故諫者訕上而能納之此又人君之善也有廷諍而面訾者或指爲揚惡而明主納焉何者昔申綽之諫君也必于衆人之中曰綽也愛君之過而不愛其醜綽之言非其君之所以寡過與故諫者揚惡而能納之此又人

君之善也諫有言是而事非者或指爲挾私而明主納焉何者昔楚昭王之論巫臣也曰其自爲則過其爲先君則忠夫以巫臣之私也乃所以忠于楚之社稷也故諫者挾私而能納之此又人君之善也夫誣上侵君諱謬之行也挾私揚惡誅絕之罪也明主猶且收之以爲益納之以爲名况乎貞誠篤至之士輸肝膽而利社稷者哉故人君而無志于帝王則已如有志于爲帝爲王則亦如古帝王之所以從諫者而已無難爲也雖然海惟下而後萬流歸之使君心如海也則四難者無弗易也鑑惟虛而後萬形入之使君心如鑑也則五蔽者無弗祛也水惟清而後鬚眉燭焉使君心如水也則六間者無弗覺也然而虛爲之本矣彼勝心憍氣則內害之偏見先入則外害之故君德莫大乎虛亦莫難于虛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故虛者受諫之本謙之所由成名而泰之所由成治也故曰觀于易而知古君臣之所以相與也

策衡十卷

納諫六

八十

時事

萬曆辛卯應天一

問夫諸生之於文藝形而盛矣茲不復以經史百家之言相難試以時事為急隨列而彈之今天下不人人扼腕稱任事哉今乃言多寡寡實蹟廉察之法密而吏治益濫學文之教備而士氣益薄利孔盡歸國用未幾而賦不充民生益窮法廢弊屯政久荒宗廟之內而滅祿之制難行邊計莫支而增餉之奏日三而夷勦之策難得西北之虜戰歎之役安在肅清之績歲久廢禦固固京營之練日舉而武備尚虛清多久廢而軍籍空存選用無方而戎蔭滋濫徐海之民日虞唇整何以為治河之上計南北之郡歲罹災祲何以為林麓之奇策大事有繁繁勢有權宜情有異同議有可否計就為得聽就為當爾諸生其盡言以對毋以勦說

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任事之人而特患夫事之害成者眾也夫事無定議而漫為之則害成不議

策衡一

八二

之於始事而議之於中事則害成吾有所與共功也者而可否利害不相得也則害成人各是其所見而非上之所建立也則害成上以為文東下而縻繫其手足也則害成前人為之而勢不能竟後人以非已而遂莫之竟也則害成主者見其一而議者又見其一也則害成功有緒而或以私競之害未見而或以隱禍惕之則害成吾見於尋丈彼見於咫尺而咫尺之利害易見也則害成以一人言而為以一人言而止則害成遠則以為迂近則以為迫已迫焉則以為無及而卒終事相諉也則害成挾名而議人或和之獨見而談人或忽之而

策衡十

八三

卒不能不取正於眾也則害成功必可尋利必可究而行之不能無小失以其小失而後議不可復起也則害成未見其可而付之輕躁喜事之徒既見其可而倚辦於畏懦異與之輩則害成是非足以惑眾毀譽足以移主則害成聽言而不執其券程功而不要其終廢格而不蒙其罰則害成明知其利而懼夫好功之名弗敢起也明知其害而諉之積習之弊弗可破也則害成夫執事所條問者皆當世急務也而愚生先以害成之說進誠恐事之害成者不去雖有才臣智士拱手而觀其成壞耳疇肯以紛紜築舍之議自取曉曉之譏乎傳曰善為政者如治田之有畔焉朝夕而思之動無越思使任事者而皆若此則執事所條問者皆可不勞而自舉無以下詢承學為也執事曰庶察之法密而吏治益偷愚則謂吏治之偷以庶察之法太密也前代郡國守相而下皆得自行其意故其自視所部若其家然興利除害期必得所欲耳令一鑲之費一夫之役惟當事者科指是視及格而止不顧其後矣又何望其吏治之振起乎雖然吾不患其偷而更患其巧也執事曰學校之教備而士風彌薄愚則謂士風之薄所取非所教也古者以德行道藝興天下之士今以虛詞進之已失其本矣乃

者競工剽擬橫驚新奇如賈者之飭物獲售而止
下則醜齷走利同於市人蕩然繩檢之外矣又安望其
士習之歸厚乎雖然吾不患其薄而更患其躁也執事
曰利孔盡闢國用未紓賦歛不增民生益窘愚則謂事
繁而用侈求國用之紓不可得也又况城社之奸統禘
之胤百司無名之役從而侵牟其間蠹食其內乎俗靡
而役重求民生之無害不可得也又况貪殘之吏狡猾
之胥日執事無藝之供股之以充谿壑剝之以市嘖笑
乎執事曰鹽法寢弊屯政久荒 宗藩日衍而減祿之
制難行邊計莫支而增餉之奏日至夫鹽法之蠹有四
錢十朱

卷三

曰估直之太增也餘鹽之多滯也豪右之占中猶昔而
私販之徒難卒禁也夫人能言之矣而愚以為其大在
於輸粟之令廢何也舍粟而輸銀是使戰士枵腹以需
其飽而貪夫債帥得輕齎也倘堅持入粟之令而益募
商人估墾田塞下以自贏其轉輸之費不亦鹽屯兩
利乎屯法之弊亦有四曰地沒於浸冒也軍疲於占沒
也膏壤奪於養廉而見力分於守望也亦夫人能言之
矣愚則謂計賦於國而官無利焉不可行也計入於官
而卒伍無利焉不可行也計利於今日而官遷卒徒無
利焉不可行也儻於士卒常餉之外人益以荒地若田

俾得自利其所入而官無與焉諸將領能以私貨自
關亦得自利其所入而國無與焉且俾卒得以爲世
官得以爲功次則塞下之粟可以大饒而輸粟之商日
益走集不又銀穀兩贏乎 宗祿之難裁或曰勢不可
也愚竊以爲行之無漸耳誠畧定其親疎之等而遞限
之於數世之後不過遲之數十年而法定矣且斬之以
未得之資而開之以自便之利宜亦人情所樂從也邊
計之日增愚生何由知之則請以三言爲問昔何以給
而今何以乏乎何有事則競增而不聞少減於事定之
日乎何書卜技藝遊食之徒人齎重貲而戰士以半菽

卷四

八十四

不飽爲慮乎在事則諱而不言已事又置而不言於已
則內顧而不言於人則前後顧而又不言無事則爲自
恣之謀有事復爲自解之地雖日下清覈之令無益也
執事曰三方之夷勦撫之策孰得西北之虜戰款之便
安在脩邊之績歲聞而備禦罔固京營之練日舉而武
衛尚虛夫西南諸夷順則爲我之藩籬逆則爲我之蠹
蠹撫之或可賴其用迫之適以長其驕勦之而得志且
以重其讎勦之而不得志因以見其短豈無百十劫盜
之輩可以加誅然兵至則鳥舉獸散徒令無知孱弱之
徒膏汗斧質爲將吏之階級耳似宜少申貪功之戒而

勦與撫不必問也逆虜負恩公爲戎首滅此而後朝食
夫誰曰不宜然內度其力外度其時與而取之何必不
言款來而拒之安得不言戰師克在和而何人懷已見
其貴不御而何動曰 廟謨戰則不足守則有餘縱逆
而吾何足慮不招其來不虞其往彼順而我又焉求政
恐恬愉於事後爲異日養疽之悔耳夫脩邊之舉國家
所以設險也然論功則競稱天塹可憑聞警則爭言地
利輕恃夫安取於二十年之間暇因高爲深糜大司農
無已之費乎且以延固精強之卒而供近輔悉鍾之功
非所以培士氣而均勞逸也夫 京營之設國家所以

卷十

六三

居重馭輕也今簡將於貴冑則用之之途大狹選兵於
市廛則取之之法太疎其他訓練之非實又焉足問乎
且以神樞番上之卒而供中貴人陸海之需又非所以
實戎行而備倉卒也執事曰清勾久廢而軍藉空存選
用無方而戎蔭彌濫徐淮之民日虞昏墊何以爲治河
之上計南北之郡歲罹災祲何以爲拯荒之奇策夫軍
政之壞久矣驟而勾之祇以增擾不可爲也無已則調
停於謫戍之律乎夫律有謫戍罪等而情或異焉情等
而人或異焉其捐身赴伍無所復之者無論已若乃富
民巨室願輸金錢贖罪者宜酌其情而可否之情重者

倍徒責之或令得以驍健代行而任其行居之餉所有
級獲亦得與論焉則國無廢法官無費餉而戎伍漸實
或亦一便計也夫武蔭之濫亦久矣驟而汰之祇以賈
怨不可行也無已則嚴慎於選用之科乎今法有比試
爲其所世有事也謂宜少密其法定爲數等大司馬因
以知其能否而預籍之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其尤才者
亟用之其有才而異等者超用之不及格者殿其舉以
俟後試其賦祿亦如之則其能者因有所見而益奮而
關葦驕頑之輩亦不至坐糜既廩或又一便計也今之
言治河者曰以堤束水以水刷沙此善畫也然防築彌

卷十

六六

勤而下流愈壅斯亦沙不勝刷之効矣安可不思其故
乎愚謂下流可潴則潴之不然則度其衝射所至預爲
別道以受其必趨之勢或滙爲陂澤以收其汗漫之流
水盛則逆開之以抹元元旦夕之命水落則旋閉之而
復束之於故渠疑亦權宜之一策也或曰如是則或妨
於漕如是則大費於國愚則謂漕可以復通而民死不
可復活也與其歲費而不貲無寧一勞而永逸也竊恐
當事者以浮議自憊無暇爲永久之計耳今之言抹荒
者曰西北宜賑東南宜蠲此定論也愚竊謂賑則不可
履行而蠲則畧宜有等蓋稽賦則富者萬而貧者一有

策衝
卷

△

萬曆辛卯應天

黃芩下米

48

自唐一家之學者三京房之易得之焦贛其法以世應建積爲之經以飛伏歸遊盡其變於其所起見其所滅於其所形見其所生世或以異學詆之然而於五行消息之理用之可謂巧矣楊雄之易本之易緯其法以卦氣起中孚而坎離震兌各主一方餘卦六爻別主一日於是太玄作焉以中準中孚以周準復以十準升而一歲之氣候罔不應焉人或以強合譏之然而於二氣升降之機探之可謂精矣至告邵子先天之圖世傳得之陳希夷其法以乾坤諸卦爲對待之體則大傳所謂天地定位者也以一二爲生出之序則大傳所謂太極生

策衡十卷

卷二

八

兩儀者也以姤復爲交變之端則大傳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也世或以非羲皇本圖疑之然而於元化分合之端衍之可謂盡其妙矣是三家者世儒之所純疵不同而愚以爲皆有得於易譬之元氣無所不貫求之占筮而占筮在也求之曆律而曆律在也求之象數而象數在也若乃聖人所以作易之旨或未及焉則所謂挈天之權而受之人者是已古今之言春秋者夥矣而其各爲一家之說者亦三杜預之序左氏也徵事必揆諸例標義必舉其凡曰春秋所載皆周典也其所是正皆舊文也此其爲義或嫌於蕪淺然觀夫歲先周正會

者主人則夫子尊周之意未爲失也自傳公羊者有黜周王魯之說而蘇洵氏因之賞也而曰魯賞之罰也而曰魯罰之蓋夫子思周公而遂以其權與周公之後耳此其爲論或涉於頗僻然觀夫內惡多諱外赴始責則夫子重宗國之意未爲過也至若程子謂春秋爲定百王不易之大法而胡安國氏謂聖人自托於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其意皆本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其甚乃至於改正朔貶魯族絕諸侯詞大夫其嚴酷刻深或反過於三氏然而參之知我罪我之言稽之百世可知之論則聖人制作定世符之旨尤未爲無據也是三家

策衡十卷

卷二

九

者世儒之所尊毀不同愚以爲皆有見於春秋變見之化工無所不肖用之一世而一世宜也用之一國而一國宜也用之萬世而萬世宜也然而聖人所以作春秋之旨猶未盡焉則所謂極人之變而還之天者是已夫所謂挈天之權而授之人者何也易言之矣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無咎者善補過也夫得而吉矣失而凶矣而有憂虞補過者在焉則同此吉凶之途有必至有不必至又有易地兩趨而皆至此所謂權之在於人者也今有三人焉其一冥行而遇險則曳踵而陷矣其一臨險而能戒則躡足而不前矣其一先時

而知險則四達之衢惟吾所之矣聖人之作易也所以明示其險而導之四達之衢也是故乾已亢也而有進退存亡之訓泰方亨也而有平陂往復之詞卽一卦而六十四卦可類舉也二五之多功多譽也或以不戒而凶三四之多凶多懼也或以當位而吉卽一爻而三百八十四爻可類舉也復之自剝來也而驟喜其七日之復剝之自臨往也而逆慮其八月之凶卽一變而四千九百六變可類舉也不惟是也均一坤也而西南東北異利焉向背之際嚆握其樞乎均一蹇也而往蹇來譽異戒焉往來之際誰尸其柄乎均一過也而宜上宜下

策論十卷

九

其占焉上下之間誰執其紀乎何也易書之用以虛待有鄉是故亨而或終以冬焉譬之驅車而定坂勢豈不順而有時躓也悔而或終以利焉譬之遇風而成柁勢豈不危而有時定也故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嗟夫使聖人之易而若星官日者射而必中也則彼君子者方且委運順命之爲正而何以懼爲哉懼而後可無咎吾於是知權之果在於人也夫所謂極人之變而還之天者何也夫子言之矣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夫事其事也文其文也而有所謂義者在

焉則同此筆削之詞而善者或以勸惡者或以阻旁觀者忽以思此所謂其理之復於天者也今有一人焉或責之於恣睢狂逞之時必且怫然拒矣或責之於喜怒既定之後必且默然愧矣或姑置其事諒其勢與情而徐斷之於理彼且面頸發赤悔而無地自容矣聖人之作春秋也所以預斷於理而發其愧悔之情也是故日月時地不必爲褒貶推之日月時地之先而褒貶之故可思也氏名爵族不必爲予奪求之氏名爵族之外而予奪之故可思也異同詳畧不必爲輕重察之異同詳畧之中而輕重之故可思也不惟是也一字也而尊君卑臣防僭諱惡之義俱備焉則河陽書符之類是也一字也而君臣夫婦母子順逆之倫俱備焉則魯夫人稱孫之類是也一字也而刺奢崇禮愛名存貢之旨俱備焉則兩觀書始六羽書初朝廟書猶之類是也何也春秋之作以禮爲經以權爲用以禮爲經故其大義易明以權爲用故其疑義難析是故詞有所與而貶之義存焉譬之日出而萬物快覩然而鵲鵲匿矣詞有所否而予之義存焉譬之雷行而魍魎息然而品彙蘇矣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嗟夫使聖人之春秋而若刑官法吏比而無失也則彼亂賊者方且征討鈇鉞

策論十卷

九

之不畏而安能使懼哉書成而莫不知懼吾於是知其理之果復於天也故易始於乾元而終於未濟此始於天而終於人之證也若曰吉凶惟其占之值耳是筮獨信於畢萬陳完而穆姜南蒯可盡廢矣豈天道至是而僭耶春秋始於王正而終於獲麟此始於人而終於天之證也若曰予奪惟其辭之斷耳是罪獨行於趙盾許止而魯桓慶父且逃誅矣豈國法因人而異耶是知天與人一理也而其變則錯出而不齊是相為經緯之說也天之必待於人與人之必復一機也而其理則循環而有定是相為始終之

笑衡十卷

卷一

過陰陽春

秋以道名分莊周之論當定

以為名

分也蓋易其根而春秋其端

之所生枝葉華實

萬有不同而其氣終復於根也說天莫辨於易說理莫辨於春秋楊雄之論是矣而不知理之固然者即天也蓋易其衡而春秋其猶權乎權之所用銖兩斤石萬有不同而其平必反於衡也易以知來春秋以舉往王通之論審矣而不知往者之得失即來者之吉凶也蓋易其律而春秋其猶例乎例之所比輕重出入萬有不同而其公必揆之律也乃世之言易者吾惑焉象必取類詞必據占何其固也卦不足而益以互卦爻不類而比

以他爻何其勞也交易變易必辨其名有位無位必徵其義何其煩也事之疑也而以圖書為証見之昧也而以十翼為偽何其謬也即其言無一不當於易而其視聖人作易之肯綮矣固非所以論易亦非所以論春秋也世之言春秋者吾又惑焉謂一字必為一義何其泥也謂聖人有貶而無褒何其刻也謂一夫弑逆而誅及於與國之臣子何其株連也謂所見異詞謂所聞異詞謂所傳異詞何其遷就也即使其言無一不當於春秋然其視聖人作春秋亦非所以語易也然則學

忠

鑒

參之天心而同也則無務

人心而同也則無務以已

執

吾

之心而同也則無務以高深求之以吾之心參之世儒先正之心而同也則無務以異同錮之其窮經也用其心於經之內而不敢以其見逸於經之外其用經也運其心於經之外而不必以其經橫於心之內昔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而曰周禮在魯夫易象何與於春秋春秋何與於周禮然則古人之於經術其必有所受矣過生何敢以臆說進哉

聖德

萬曆辛卯

周無逸一書儒者曰萬世人生之寶也夫歷代
年之脩短豈故借以素懷警動其君抑其臣固
合與自無逸垂於終而後世則忠之臣在則元
有願出入觀者者長慶中有願以爲元德者會
中有教誨道以勸者皇祐中有請設講殿者乃其
效類不周若何哉我太祖高皇帝以難造區
復成神文皇以就業聖丕基作述刑守歸之無
逸可得而履言與列聖紹休至哉呈上敬
天勤民勵精化理真與二祖同符而比者私憂
過計之臣處美業難終屢有陳說大率不出無逸
之旨不意皇祖深居固爲靜攝而無逸得
無於彌劫茲將無逸所以爲也諸士走場
聖天子保身保民可命之一語否

夫基隆之祚非可以豫忌

以荒寧

策衡十一卷

聖德

迂也故事有言之若逆於日

於身而其究甚

安甚利甚美甚樂舉國家社稷

之計無以易此者

不可不察也夫無逸一書非周公所以戒成王者乎彼

其上下殷周歷選列辟舉其勞逸配以歷年勞之必脩

逸之必促若執契而合操券而責未有爽者此豈牽合

傳會故爲符應之說以震悚警動人主哉人主一身於

天下之欲無所不得致而天下爭持其欲以中人主人

主之身至寡而欲至衆故曰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

不傷故損之又損尚懼肩越其神明也艱之惟艱猶慮

顛覆於末路也夫惟尊而能憂貴而能勤美疾日遠藥

石日近嬰薄日卻恬澹日就而神加王而氣加和故
攝而康不祈而福勞其身而身安後其身而身存詰后
興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以此商周以降願
忠之臣希蹤姬旦誦法無逸亦代有之宋璟之於開元
崔植之於長慶李珣之於會昌或願出入觀省或願以
爲元龜或數稱道以勸詎不諄諄然圖朽而暗乃以山
水圖易之卽宋璟之忠棄不復用矣玄宗且然如穆如
武者又何望焉皇祐則有王洙元祐則有彥博紹興則
有范冲或請置邇英或請飾中禁或請設講殿詎不拳
拳然歲久而敝乃以白傳詩代之 安國之請幾不

策衡一一卷

聖德

復書矣仁宗且然如哲如高者

焉蓋語無逸於

基命之主易語無逸於守文之王難當震業而無逸易

當清夷而無逸難踐序洫昨之初以無逸永治易逮治

定歲久之後而持無逸不變難故庭燎之詩說者謂其

美而有刺一曰夜未央二曰夜未艾三曰夜向晨則視

朝漸晚晏安漸耽也夫刺戒者常迫近而省聽者多怠

忽令德徽業千載亡聲而欲勒崇垂鴻延歷度紀圖登

咸之功擬箕翼之壽不其遠歟我 二祖聖神合德勸

守一心櫛沐不忘乎懷肝旻不輟乎慮一言一動靡匪

無逸蓋 高皇帝嘗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之

心有憊也憊心一生百事皆廢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
文皇帝嘗曰朕慮天下之大庶務之興豈可須臾怠
情一怠情則百度弛故其時有以怡養勲有以過勞諫
高皇却焉而惟早朝晏退至于中夜不寐積三十餘
禩而無逸如一日也蓋不但書殿壁以爲鑒因進講
而益警而身體良多矣或詩少息勤勞或勸簡嘿調養
文皇拒焉而惟昧旦坐思日夕聽納至于秉燭不倦
積二十餘禩而無逸如一日也蓋不但揭粉本以垂
訓舉惜陰以諭臣而身致獨切矣列聖相承率繇
茲義我皇上紹天闡繹雅嗜尚書之學尤加意于無
策衡十一卷

逸十有九年之間日乾夕惕率作省成十無逸所稱矣
趨羨牆而弦韋之真近符烈祖遠駕商周而軼唐宋
諸君於無足數者乃比者暫爾深居寔爲靜攝而一
二漆室杞人見不徹淵蛸蠖濩之中明不窺澄神
合氣之微徒見清蹕希傳威顏難望顧稍稍致疑
於九仞設慮于十寒規規然掇陳言以進也得毋與所
爲攝者戾乎而愚謂正言似反近言似遠是聽者之所
忽而明者之所擇也今夫萬鎰之璞不以緹而襲之爲
愛而磨礱者真愛璞者也干將之劍不以桺而藏之爲
寶而淬礪者善寶劍者也夫人愛寶其精神寧直緹襲

柙藏而已將必有磨礱淬礪之道焉故善尊生者必攝
生善攝生者必不以逸傷生夫無逸者人主之素問也
雖有禁方視之懸矣今皇上自謂攝生乎則請以無
逸爲攝以無逸爲攝乎則愚請得而備言之夫郊廟
至大禮也乃二至四孟漸忽祇承往往委宗子之儀
於有司而攝曾孫之虔於臣下借曰有孚不薦將無
對越之義乖而著存之誠鬱乎則大路而升中禋
冕而烝衎相以辟公裸以膚敏胡言勞也朝講至切
務也乃黼展旃幃久稀臨御往往屬句牘以典謁
之規而資啓沃於日進之曠借曰尸居嘿識將無前後

策衡十一卷

聖德四

四

疑丞之誼疏而左右贊御之情昵乎則求衣而夙興橫
經而晝接會不失時講不衍素胡言勞也情貴下宣事
須面析而堂陛間隔召對闕疏卽心膂密臣曾不得
朝接辭而夕造膝令士大夫視平臺之傳宣以爲曠
典也而可乎愚謂卽不能如巡對轉對故事第不時延
見三九大僚取一二政事幾宜面與商確不爲過也
九重萬里一日萬幾而章奏淹留動逾旬朔卽事關
軍國或屢請而得報聞令士大夫緣一二留中之疏別
有揣摩也而可乎愚謂卽不皇事事關決第先付中書
詳定而後裁許未爲失也凡若此者其節在陟降裸

獻而脉絡榮衛爲之通其事在視聽起居而調護樽節
爲之寓將德日清明身日強固靈長之休浩大之福萃
是矣何也人主之精神不能不用亦不能兩用夫惟執
玉捧盃之懼動於懷則欲不得伐其性矣集木臨谷之
防厓於慮則物不得搯其和矣故曲房邃閣匡牀越席
不如御總章而聽路寢之安也燕息願養茹苓餌木不
如問夜求衣之適也偃仰詘信响噓呼吸不如親耆碩
繙經史省覽臨決之爲節宣也語曰流水不蠹戶樞不
腐故導人主以逸也者人主得焉而於身不便矣規人
主以無逸也者人主不得焉而於身便矣夫攝心與攝

策衡十一卷

聖德五

五

身內外異而非懸指也保身與保民上下異而非岐術
也諸臣不憚劇切日進填規而 上心未加者未有以
養生之說聞於 上者也 皇上誠洞形神之理燭壽
命之源母以逸之者勞之母以靜之者擾之母以攝之
者戕之母以 萬乘之尊而行殆母以 九廟之重而
踐危則左圖右史何必不如葛陽之引年朝嬰夕側何
必不如倉扁之挾石卽形受備勞而躬受備福名受備
號卜世卜年與 天無極雖有無逸之篇藏之巾笥可
也昔先臣楊守陳進說 孝宗朝有曰願 陛下處
乾清宮之時少處 文華殿之時多不識斯語猶可

皇上誦之否

風俗

萬曆辛卯浙江

問古稱聖人治天下去甚去泰夫豈之云者豈非以其過中踰節而難為繼歟而其所由來豈其始而遽爾母亦歷世滋久積漸而盛極而衰而無所復加歟自昔諸士蓋臣諒及世道其風高而扼擊者比比若漢賈誼憂薄惡董仲舒哀漢之衰周微駁德彝李華論質文宋蘇洵極言其弊之發周也武國初時樸醇近古熙治既久積漸斷醇漸流至于今日風俗景象成糜麥汰天地元氣發於於亦可得而無餘不佞竊以甚之一言概之而論之於垂辨還醇反樸於世古初亦必有道矣其明者于篇

夫天下常欲令其有餘而不盡夫有餘而不盡者衆人之所未慊而遠慮知化之士所為總總然愛愜節縮而策衛十一卷

七

必欲留之以俟其後者也夫使不為後計而第取愜於目前則有盡而止耳抑雖盡而猶未止焉惟其一盡而後遂不繼則彼有餘者固所以潛維世道默繫民風胡不愛愜節縮而亟於一盡之為快也昔者聖人作易此意蓋愜倦已小過過而未甚也曰可小事不可大事大過則已過矣曰棟撓賁過乎飾者也而剝繼之曰致飾然後亨則盡矣聖人之不樂於過且盡也如是彼誠炳盈虛之運曙衰益之幾慮其盡而不可加過而無所復入也漢賈誼太息文帝之朝謂俗流失世壞敗月異而歲不同而損周之文用夏之忠則董仲舒以為對唐魏

微深斥德彝之論謂使人漸澆漓今當化為魑魅而前王之禮世茲百家之言世益人不能專一而不為詐則李華以為憂宋蘇洵反覆風俗之變謂江河不可行之山食太牢者不能復茹菽而識其重而亟反之識不早力不易則周敦頤以為訓之數子者其立言持論觀勢審權欲以障川迴瀾枝傾補敝至今以為論世著龜救時之鍼艾越若干禩而其言存也愚嘗繹數子之言覽歷世之變大都天造草昧憲令寬賒文禮簡闊其風率恬泊儉靜少私省事約共而寡營徐乃日引月益飾未飾備未備漸以恢拓而宣暢又其後也而始殷殷屯屯策衛十一卷

八

基豐極熾源發而橫流路通而四開淳澆樸散巧故叢生天下春春多事而勢極矣譬之玄簋蟄蟄伏震融融煦煦未有不以流金鑠石終者也涼風至白露降虹藏木落未有不以堅氷圻地終者也故曰始乎陽常卒乎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故善為治者不以已窮物不以物窮已有所局鑄而未見則毋務銜之也有所蒙飾而未發則毋務牖之也有有所苞函蓄積而未散則毋務宣洩之也母求多其寡母求完其缺母求永飾其陋冲焉若絀退焉若鈍去其甚泰以治天下而天下治矣我國家承百王之敝自神聖啓運曠然壹大變

其俗所謂已彫已琢復歸于樸者也 重熙崇治至于今日二百餘年矣其培植蘊崇深根固本靈長之祚方來而滋至與 天無極巧歷不能得則日升月恒之運也乃世之熙熙登春臺而享太平聰明畢達知慧威臻舉萬物之情布濩流行而不韞韜則日中月盈之期也愚生竊睹天下風俗景象粹不能徧舉其甚蓋有六焉老子曰貧國若有餘今家饑戶饑而俗競以豪溢相高一食萬錢一衣千鍾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減貧者稱貧年急歲促不爲減損則奢甚也士大夫爭驚榮利之塗不厭躍冶而厭積薪患不拾級而登耳終不

策衡十一卷

九

餘力而讓名至于閭里童昏率未卯思晨見彈求炙荀卿所謂天下若焦若燒則躁甚也庭有變色之言士多聚訟之議意見稍左曹爭角立易手而擠貸口而毀睨睨相伺人持勝心則競甚也畫脂鏤冰之吏多而詭術竊響之氓衆故阿大夫以善事譽膠東相以僞增褒胥史隸萌作姦舞文莫可窮詰則巧甚也自昔稱令重君尊今 大府之憲非信尺一之 詔非行也朝下夕格甲遵乙違三五丁寧竟同諧戲凡管子所謂虧令益令留令不行令不從令蓋兼有之有司不得呵三豎不得施則玩甚也二千石之重也而邑構之柱後惠文治

策衡十一卷

風俗

之公也而人得釋憾焉一服青衿輒抗墨綬不聞股劬屢見脫巾大率冠履倒持臂指不相攝其究將筆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則縱甚也之六者其風下其俗弊其去治象浸遠世之所習談而執事之所習聞也乃又有見謂爲美而發露太洩稠縟太盛尅核太至將有不可繼之患其甚亦有六焉人睚立言之業家秉如椽之筆徘徊漁遷固步驟卿雲卽一封事一尺牘無不治安諛諛講德解嘲也卽初學髦草榻管而談無不秦吻漢欬置宋以下語不道也羔鴈成羣汗青克棟是謂甚文士大夫慕尚全才競膺意新建之任居恒講道譚禪抵掌當世間者聞燧舉燧燔投筆請纓願一當虜者比比孫吳兵法研桑心計欲傲之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是謂甚辨避路也而僂僂專席也而循牆鈴轄相司也而煦嫗以相下故叔向攜手未聞駸蔑之言梁統迎門不必孔奮之節卽有先達之傲者梁松必生憎於獨拜范滂必懷恨於公儀矣是謂甚異桑下三宿終身不忘梓曰一交數世猶講案筐襲篋以相獻遺分少絕甘以相存恤殫貲不贍其費劬體不給其勞是謂甚厚自批鱗骨鯁之士用而天下直氣益發舒朝伏蒲而夕請劔卓囊白簡絡繹公車卽懸鐸設韜之求不侈於此矣是謂

甚直自歲儉帑虛士大夫爭言節財于是室實塞孔撝
蘇軾蠹隨色占費量出制入一楮之直必校數夫之溢
必糾執事謂尚有遺秉滯穗美未裁冗未節者乎是謂
甚省之六者非不美也美而盡耳夫美而盡者是廊華
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甚文必浮甚辨必譌甚異必
陵甚厚必紕甚直必激甚省必蹙相因之勢也語曰室
無空虛婦姑勃谿夫天下寧獨不美者不可以甚哉即
美而甚斯不美已今夫善飲者雖有旨酒然而以餘其
量爲適也酒則有側弁之亂善御者雖有良馬然而以
餘其力爲適也窮則有傾軛之敗故寬今綽兮衛武所
策衛十一卷 十一

以頌廢聖敷政優優商家所以適百祿也天中世之所
敦猶爲上世之所薄况又有薄於此者乎昔貢禹勸漢
帝矯復古化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倣古以自節焉愚
謂 聖天子誠鏡廓華之理存側弁傾軛之戒與公卿
大夫共圖寬綽之功脩優優之政倣古以先天下今天
下含弘悠裕猶有少虛不滿之處而斯人常有不竟之
情毋令其後無以加則日中月盈不爲憂而升恒之運
萬世一日可也

時務

萬曆辛卯浙江

問 識時務者在倭倭諸士固以倭倭自命行當出而
受天下事爾諸事不足行寄笑不佞則取天下事
與諸士計之當今 天潢之派口繁而祿苦不給
議不啻詳矣而未定也虜勢驚巨測款業已不
堅而黜又未有不勝之畫河歲滋歲築所恃獨堤
顧竟可恃乎屢飭清屯而屯不加益商不盡輸粟
塞下即賀塞下之粟而輸重爲困爾不可復募種
也馬視 國初不能什之一又幸款段下馴狎然
有急胡所取具乎水田罷矣有謂不宜盡罷者歲
稍珍盜亦稍靖矣顧災沴無常惟荷時有所以救
之彈之又未奇策長算雖然可恃以無恐者也
諸士爲我具析其便有當議者毋諱毋勦令得采
而行焉

執事以後傑望諸生而舉一時要務爲策意甚殷也夫
當事者籌之嚴廊之上而欲諸生踰度于草野之間當
策衛十一卷 十二

事者慮之歲月之久而欲諸子矢口于寸晷之下無乃
迂而無當乎雖然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長
年三老有所不見而水濱之人常見之矣者勝負之形
國手有所不盡而旁觀者常盡之今執事固將問道於
水濱借聽於旁觀而生也烏可以無說而處於此夫諸
宗之困亟矣而不爲之通其變親盡而不裁而不得
以其親受祿是名厚而實薄之也四民之禁不弛而不
得享四民之利是陽尊而陰束之也今議者業纒然具
而莫能堅決何哉晁錯削國既恐發大難之端主父推
恩復恐冒受金之謗天下事將誰爲任乎昔日之虜猶

可羈縻不絕以一二邑之賦中之也今彼逞其狠心而我猶顧其雞肋惟是苞函茹納不欲以生靈校耳比者廟算決矣而猶慮驅之不卽去奪封罷市彼且沸然而益螫吾邊吾欲與之從事於戈矛而勝可必乎而愚以爲虜不必順也邊不必謐無事也戰不必十勝也求其順而逆乃滋矣慮不勝而戰乃縮矣畏事而事乃多矣自漢武雄畧鞭笞匈奴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祖宗朝虜擾邊歲無虛月曾何損於治安之數哉卽寘虜爲外懼無不可卽以市賞養戰士無不足不過以大羊常態疆場常調視之而衛霍耿秉之臣乃得措其手耳

策衡十一卷

時務三

十三

徐邳河勢俯墉臨雉河使者日益堤河伯亦日益水此不有瓠子之憂卽慮有晉陽之事昔人有言隄防省而水患衰愚以爲不并力下流河之患未有已也且勝國時雖有會通不廢海運而今徒恃尺寸之堤障滔天之勢以泛溢靡常之河寄百萬軍民之命能保永無虞乎屯之患患荒也逃也不荒爲荒不逃爲逃也夫亦嚴履畝之覈信起科之約毋以重征責償驅之乎而北則督之耕而資其饑南則聽之佃而較其入是軍與民俱使者也鹽之壞壞於輸不粟而直也粟不種而糴也正供亡幾而私求衆也夫亦復芻粟之舊申募種之令毋以

需索雜沓困之乎而守支之滯必疏頭會之徵必卹是商與竈胥利者也馬政之弊也內則弊於旁費之滋廣而姑息多也外則弊於任用之太輕而展布少也夫患馬不肥而多設廐長則益瘦微塞淵之秉而課牝牝之效難已胡不令郡國馬得直上罔寺一省干歷諸旁費宜可責逸足而母姑息于俵戶亦母姑息于寄戶至于苑牧之吏令與藩臬遞遷間授母以清一之庶幾哉人皆非子而畜皆汙渭乎水田之罷也則以丹沁滹沱之壯瀉不可捍而罷也則以斥鹵沮洳之廣莫不可藝而罷也夫元虞集始有此議時亦以爲難成厥後丞相脫脫竟收其利今胡不令心計臣視可田之處而實力焉廣募而薄征久任而緩課母爲懲羹母爲掣肘縣官第捐一市租一津稅所謂奇業旁入者以委之庶幾哉西北其負郭而東南其別業乎救荒於未荒則在官莫如常平在民莫如義倉而行之無術猶恐常平不平義倉不義也矧待荒而救者惟勸分食餓之爲沾沾又何濟焉弭盜於無盜則勸誘之以鄉約連持之以保甲然而用之不善猶恐商君禍秦安石敝宋也矧待盜而弭者惟督捕發擿之爲兢兢又何及焉大抵事無定形爲無常數故有一爲者有歲爲者有一爲而兩得者有

策衡十一卷

時務三

十四

兩爲而交濟者有豫爲者有矯爲者有不盡可爲而未嘗不可爲者 藩祿一定而世世有所持循則一爲也虜歲入河歲溢則歲爲也荒不害盜不生一爲而兩得者也鹽興屯興屯復鹽復兩爲而交濟者也脩救於其稔脩弭於其靖則豫爲也馬政繁而省之寬而糾之輕而重之則矯爲也水田擇其所便舍其所難惟利是視蓋不盡可爲而未嘗不可爲也此其大凡也其間斟酌調度纖悉曲折更僕未易終也而愚以爲當議者有五天下無全利亦無全害擇利則取大焉擇害則取小焉利百而害十害可辭乎害百而利十利可顧乎故衡事

策衡十一卷

附錄四

十五

宜審也語曰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今或僉同于詢謀而躊躇於臨道圖維于再四而不決于日中徒令養癰遺後噬臍咎前故成事宜斷也夫人當事難言事易痛不切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方且各持其智臆而求伸於頽順可不可然不然茫無定論當事者能手方圖畫而足東西適乎則論事宜省也器之與人猶工之與器易器而操則齟齬而不相得今不能須之歲祀要其成功方傳而咻未樹而拔卽以爲能而徙去者亦徒見傳舍其官而遽廬其職業輿人章甫之譏終不可期於世矣夫則任事宜久也人鮮完行事無全功而

往往密網微文刺舉苛細瑕瑜不相掩也舉瑕而伐其瑜勝敗可相準也蔽勝而記其敗曲逆必棄於受金孟明必誅於析北徒沮志士橫厲之氣墮豪傑投拭之心則課事宜寬也此五議者具而後事乃可爲也雖然韓子有言君若桴臣若鼓枝若車事若馬夫治家者內衣食其家之人而外禦其侮拓畝豐積孳畜固圻以備凶荒遠攘竊則其主人必早作而宴罷勞心而焦思日詔家督以倡臧獲拮据不休而一家之政始絜然各得其理故曰孰知力緩章柔楚亂此善喻也愚以爲不勤勤即不勵不勵不懇懇則功不興夫欲羣工望表而動諸司

策衡十一卷

附錄五

十六

循謹而營處事順軌而治亂勅天之絕業廣康哉之休詠則在我 皇上加之意而已矣

文臣武將

萬曆辛卯福建

問古稱理平保泰之務非一而獨勝矣夫平不愛錢武臣不畏死二言雖今觀之不愛錢止不愛錢理斤斤焉士爾而慷慨捐軀立功名塞上從從勇夫其能之幸是而謂可佐隆平襄泰理也從何易哉我思古人有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者有矣不亦昂焉不食粟者有敬車贏馬以朝者有嚴四知慎一錢辭魚鰕泉酌水者皆文臣之不愛錢者也其願死過野馬還葬者有揮涕上前誓不俱生者有死之氣無生之氣者有單騎免胥入虎穴得虎子者皆武臣之不愛死者也當其時果足定勛勛致泰平歟而譚者六厥四隱五視六驗八觀九徵所責於文吏恭厚九變九地五事七情五職三至四義十守所責於武將恭詳豈一節勇遂稱治辨歟抑廉勇要歟呈上銳意登閱附帶才杰一時將吏嚮風即有奈原原已而待銓吏極者亦往往事謂綱墨之長間計必索索金符之士類蓄纖戈伺何以使文臣無武臣歟又謂皇上方事貪墨之謀而諸臣矜矜以名節自

策衡十一卷

一七

彼奮豈其錢是愛獨愛死爾方重首功之賞而諸將又累累以馳獲奏功名豈其死是愛獨愛錢爾而又或謂文吏不第欲不第死欲其不畏事畏事而至憤事猶畏死也思憤事而至喜事有甚於畏死也武將不第欲不第錢欲其不愛功愛功而至肯功思肯功而至貪功有甚於愛錢也然歟否歟則又何以使文臣殺武臣無歟又何以使殺者不競庶者不躁一以誠心為國而世永登於理歟諸士根極言之

人臣為國家疏附禦侮而開泰平無窮之業者非獨其才文武備也則純忠不二之心愁焉人無二心心無二用不為家即為國不為身即為君故曰目二眇弗明也耳二聽弗聰也左畫圓右畫方弗兩工也彼有所甚愛斯有所不足愛有所甚畏斯有所不足畏而有所不足

愛與不足畏斯可託天下而開天下之泰平古懿士

臣矢志神明秉心天日照昭今其用智之明脩脩今其有統類之行弗為威惕弗為利撓所謂成敗利鈍非敢逆視也彼其心惟國是愛而何暇愛錢所謂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也彼其心惟君是畏而何暇畏死而不然者為貪德為倖生即不畏死而畏事即不畏事而喜事即不愛錢而愛功即不愛功而喜功彼且腹下彼且罔上彼且選囁而觀望彼且輕激而撓成彼且黷貨而厚營彼且虛橋而恃氣舉國家金甌大業瓦注之而何泰平之與有聞之華丘游曰事父母使人家稱孝孰與治官

策衡十一卷

十八

難東帶而立於朝使吏民愛之孰與鼓三軍以赴強敵難此非華子之言也夫子曰為臣不易夫盤錯紛紜惟臣劑量辛甘燥濕惟臣調均震憾助勦惟臣底定大疑大議大功大伐惟臣持成識不足蔑以洞遠而營微智不足蔑以當機而應斷力不足蔑以肩危而致鉅德不足蔑以厭衆而消萌臣道最艱鉅哉豈其一斤斤庶士乞乞勇夫當之而岳忠武對其君泰平之問董董文臣不愛錢武臣不畏死兩言止爾何以故且不見夫古之譚臣術者乎內察於父母兄弟妻子為六戚外察於交友故舊邑里門郭為四隱喜之驗其守樂之驗其僻怒

之驗其節懼之驗其特哀之驗其仁苦之驗其志爲六
驗則呂覽之言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
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爲五視則李克之言奪
救感變志質依似愛敬情機短長聰明爲八觀平陂明
暗勇怯強弱躁靜慘懽哀正態度緩急爲九徵則劉劭
之言如此乎責於文吏厚也匪曰一不愛錢而文吏之
責塞也善戰者動乎九天善守者藏乎九地則孫武之
言一道二天三地四法五將一較天地一較士卒一較
主一較將一較兵衆一較號令一較賞罰則尉繚之言
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法無壙敬衆無壙敬愼無壙而

策衡十一卷

文臣武將三

一九

三至備義便國不負兵義將君不急身義濟難不厚生
義剖疑不避罪而十守專則荀子之言如此乎責於武
將詳也匪曰一不畏死而武將之責塞也蓋嘗爲之參
伍而求其說无注者巧鈎注者拙黃金注者瘠非巧異
也動於外也逐獸在野目不見泰山非目異也動於內
也動於外不能毋念得而苟獲之心專動於內不能毋
念失而貪生之志切故人臣惟愛國斯他無足愛而愛
錢者未有能愛國者也彼其爲國與爲家之心若縣衡
然而相重輕也惟畏君斯他無足畏而畏死者未有知
畏君者也彼其爲君與爲身之心若持量然而相多寡

也若謂廉不足重文吏則文吏可不廉乎天下有愛錢
猶可使吏者乎而武子無一卒之田不備宗器擅三晉
之稱文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芻華國之譽晏嬰敝車
羸馬豎顯君之蹟至於楊震戒四知劉寵慎一錢公儀
辭魚表廉羊續懸魚杜謁隱之酌泉趙軌杯水而具標
表於當年雪煜史冊何也則信乎文吏之致多端廉其
本也廉而飾之衆美臣盡職一不潔他長莫賈已斯論
吏之要領也謂勇不足重武將則將可不勇乎天下有
畏廷猶可稱將者乎而願死邊野裹屍還葬者顯伐空
庭揮涕上前誓不俱生者殲慙淮蔡有死之心無生之

策衡十一卷

文臣武將四

二十

氣者爐燼全齊至於子儀單騎仁貴免胄定遠入虎穴
得虎子而具震耀於當時彪炳將苑何也則信乎武將
之致多端勇其本也勇而兼之衆能將盡職一不振他
長莫效已斯論將之統括也忠武一時有激之言洵千
古人臣之鑑哉而吾以爲莫盛於今日神聖當天
休容在列鴻碩旅進虎臣如林在事臣工廩廩桓桓師
師赳赳高議雲臺之上結綬金馬之庭於都哉熙隆盛
際太平之烈同天之久寧有量哉而執事方認認然觀
其盛而慮其衰卽其始而規其終也愚不敏請以往事
明之常賦賦已而侵漁如故加派止已而剝削猶故積

通免已而影射猶故藉閭閻爲外府輕國法若弁髮蟻聚狼貪難廉虎噬則其病病在愛錢也御將易而御史難也智慮不以應國而內覬圻父之要領神巧不以運武而陰候溫室之秘謀嚮導不以搗穴而介紹劇路之通津精神凋敝於旁伺伉俠披靡於偪伏戎馬一躍邊弁股嘶聲脅息喪膽則其病病在畏死也御史易而御將難也然未足憂也 朝廷方重貪墨之誅而吏亦各洗心被濯矜矜自奮於名教豈其甘自決裂蹈不然之議惟是全軀意重徇赴心輕周章凌遽反走出犇屐及於皇任及於途以爲左右觀者往往而是故求吏於今

於畏死也故吏欲其不畏事易而不喜事尤難也尺籍伍符行棧月餽具有定額誠令填撫諸臣時其耗盈懲其網獵武夫卽至不肖靡自售惟是冒級冒功冒冒賞賄虛谷聲傳日中影獻俘曰千獻民數曰減戶百左賢塞幕剽羊賞部曲而我亦列仗凱歌出金帛無數鎬上功茲其弊最甚而不然者闇彼已昧虛實輕僑躁進坐致輿尸吾以爲蒙者第無功驕者受首禍蒙者罔功猶罔利而驕者貪功有甚於貪利也故將欲其不罔功易而不貪功尤難也然則御史御將之術可策已古相馬者寒風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秦牙相前贊

候備康刻畫無鹽而點毛嬌不知底極也此是非當明
二取蕪清之士與隱飾較數不勝也取方端之士與柔
嫵較數不勝也取淵涵璞遂之士與毛察驚舉較數不
勝也然若輩習窺工鞠脆聲騰月旦薦列公車超然
鴻舉於華要之津而士且計日而遷循資而濯泯泯於
聲名悶悶於歲月胡以使天下為此不為彼也此簡擢
當議三三說以課吏吏砥行立名奉法循理彬彬鸞鳳
比翼出矣樵採屬禁句萌畢達今將材一取之武胄而
教練不克數齒而襲乳臭子不識刁斗何物一上所司
呈府部儼然千夫長百夫長乘睥守障節鉞衝邊比試
策衛十一卷
三三
罷歸習為文具誠令所在撫臣或備兵使籍諸世統十
歲以上嚴加藏練稍稍習得拜官而不能者截祿扣支
或黜罰降革不少貸庶童而習長且安焉而不至如新
豐雞犬駭而走也此預儲養一朽甲千襲不如完衣類
城百雉不如周堞今戰守亡資物力盡耗間櫓器械而
粗糲木亦以色眩我間簡卒伍而更番狎進以習眩我
間畫屯堡而牽林張縵以幻眩我愈督責愈浮謾奚啻
功伐情臯而鹵獲多寡間也此覈虛實二晨風夾鏡而
趨雕鏐羈絡靡不御而躍澗不踰險歷塊不踰捷過都
不踰遠以無御御也誠知其將才將乎推轂而遣上至

天下至地惟是將軍將軍亦不辭而任左援鼓右援旗
中衆而普取其不幸者罪之以令三軍又取其甚者懸
頭於門以令衆由是陳金於廡懸格於外有士從中吐
奇撫劍躍而出賞之不踰時有士從外提戈斬級躍而
入賞之不踰時庶激勸易而敵愾新也此假便宜三三
說行以任將將策焉磨純竭節效誠桓桓虎貌擺指奮
矣龔黃郡邑韓白邊陲折衝與保障同功智勇共清貞
一德太平萬世之業精庶定何憂天下哉而要之握綱
維勵文武朝廷事也矢忠赤衛公家人臣義也士當
其未遇博衣我冠繩趨尺步矜矜以古豪傑自許而一
策衛十一卷
三四
倨人上驚溫蠖溺其身居恒片語合或一飯小惠脫頭
上巾解腰間佩劍誓生死不相負而縮首於君父之難
非情也今明君在上千載一時愚以爲爲純臣於未
太平之天下難爲純臣於已太平之天下易也而孰盛
於今日也

問云智者獨勇勇者難本君子不審議論而務遠
通也今使勇之當預判而本實所當先圖者矣在
賊卒伍僑虛清河湮沮屯鹽耗弊錢幣關於西
去住難期真獨驚靡定而後定情形則數者
咸以為有事形而共憂之而或謂有事形斯易圖
共憂之斯易集唯是近而宣大提封環塞接壤
後京亡論屬不歸歸而貪牧猶前鳴鑼內向隱然
肩背之患又近而畿輔亡命嘯聚鼓鑄自豪
且不退揭竿而呼其間為肘腋之患又近而
宗藩支庶日蕃厚祿歲謝開聚剽往而日是日
引弓思長此安窮為腹心之患然歟否較儼其說
有裨而甚於然無當將不可為縣官深憂極慮
形無備而所關於天下之元氣神氣益重又甚
道遠而後之他無足患焉信情實謂愈推而近
而或病其愈近而遠諸士為矣若其精心志之
務為石畫以永佐 聖天子承平之累若衣御桑
土故說也而執事者業有聞矣

策衛十一卷

三三

三三

嘗謂天下未嘗有變也智者之常愚者之變智者之或
然愚者之卒然智者卒然而卒應愚者卒然而卒不應
也蓋事未有不兆者暴澍怒颶至驟已而鶴鶴操其符
飛電激電至疾已而微羽奏其應鼉擲地圻至佻契已
而勾房垂其隱故君子於不必然之時為或然之戒操
無窮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門歟若轉圓若如導窾得其
環中以應無窮者匪獨才諧茂習聞習見獨往獨來而
制之者豫也於乎眾人間成事君子憂未然非 神哲
之君虛明之宰其孰能聽之今天下所為燃眉之急剝
膚之憂而鰓鰓然終日籌之不為煩者豈不曰行伍虛

策衛十一卷

三六

三六

彭澤洞宵歟屯鹽敞歟錢幣塞歟又豈不曰西虜去生
難期滇蜀驚駭靡定而日本情形叵測歟數者咸以為
有事形而共憂之而館閣之臣見微逆拒淵懿之士察
景求情顧謂有事形斯易圖共憂之則易集卒伍僑虛
詰之而已也漕河湮阻治之而已也屯鹽政弊釐之而
已也錢幣不行疏之而已也緬夷業就薙獮第令撫填
諸臣鼓舞恩威堅我約束而峻彼之隄防滇可數十年
無事日本即內訌而浙直閩廣並海諸郡素宿重兵誠
謹問謀聯柵寨檄海上諸軍夾擊而互攻之猶可驅也
西虜去住洮岷誠不可測而以大軍新集之眾水泉新
捷之氣當遊覓假息之徒客主既形勝負先判乘機俟
會豈其終吝一矢以相加遺譬之症有緩急治有後先
前四者不過腑臟不克榮衛不調一鍼砭而調攝之具
足奏功而滇南疥癬也日本與扯酋肢體也即不可置
而弗憂漠然而弗慮而君子曰猶其遠者也吾近之而
憂宣大宣大提封環塞接壤龍沙 文皇帝時宿重兵
二鎮間以威懾喝虜大漠之南王庭絕而不復幕而今
虜入而雜居於堂之外庭之內毳帳覆野羽騎錯路統
綺債帥日剝軍資以自啖而啖虜而組練駸駸踣鞠自
如奚以備楯櫓之驚靈櫟之守故亡論虜不歸歸而黠

後猶前貪詐如故我師方綴於西彼衆直搗而北鳴鑼
內向誰窺左足而先應者此爲肩背之患然猶在外者
也誠時其鉤餌謹其犢篝嚴其局勒使虜惴惴然受我
梟息而俯首以受戎索猶可支也而吾近之而憂 畿
輔畿輔奸民五合六聚結內亡命鑄山煮海裹馬休休
然報私讎而剽行貨者何渠非蠶螫而又加以征發繹
騷車騎旁午一旦有豪喜亂其人倡之不旬月而數萬
人立受事於麾下不旬日而戈鋌可立抵於都門鼓行
而前誰爲堅者此爲肘腋之患然猶在氓庶也其來難
聚其聚可搗誠令所在官司用招撫行解散一有不輯

策衛十一卷

事類三

三七

速加鵬剿鳴桴直搗其深巢而奏凱盡俘其渠率猶可
撲也而吾近之而憂 宗藩支庶日饒廩穰日匿天下
有益祿而無增賦有增賦而無增田齊楚鄭衛秦晉肅
代之郊突無烟而衣露脰者踵相吊而又其甚有併室
而雉經者有易名姓而爲所不可爲者有拊髀頓足矐
目而語難者縣官方且北備虜東備倭南備諸夷而又
爲之厲其禁而困之一城之內使束手就斃鳥窮則啄
獸窮則攫今固其窮時也窮而不已爲盼盼而不已爲
怨怨而不已爲亂當是時卽有減祿之條入仕寬禁之
令而何以待非常備警急哉故賈生之憂憂在尾太不

掉而愚之憂憂在世窮必變也此爲腹心之患三患者
縉紳大夫明知之明見之而泄泄然未嘗一爲籌策非
智不及明不足良謂事形未著而共安於目前而不知
鍼芒墮隙之萌幽渺幾微之釁每每橫發於不虞而釀
成於所忽故曰未見其形願察其景又曰君子之杆姦
由蚤其除亂謀遠斯邪不前達此三說謂哉雖然猶有
似也有似者成有候應有形吾得據其變之所及而趨
且避於其間而無似者吾之力方加於此而天下之患
將出於彼吾之力方加於彼而天下之患又將出於此
獨奈何而爲計辟夫人元精耗頓神氣萎靡方幸其無

策衛十一卷

事類四

三八

腹心之虞肘腋肩背之患而倉公扁鵲望而驚且走何
則本實撥也今 國家所恃以建威銷萌使天下時有
所威稜震懼而不敢貳者紀綱乎所恃以綰結維繫使
天下時有所房皇周浹而不忍貳者德澤乎二正已已
之訏烈於藍寇已卯之馭遠於渭畋寘鐺宸濠鑠於吳
楚而難竦潛消共球永受 列聖在天之靈實式臨之
亦繇繆局固而膠漆深也而今少謬不然者中州屬邑
制上官西粵疆宗捍大吏吳會諸生持長令三楚惡少
礪私仇而靈武騰永之間多磨旗脫巾之卒紀綱漸弛
已江右之陶刑多累三吳之杆軸幾空公私併竭於堤

完伎力凋亡於繇戍而剿侯屠伯之輩多貪饕餮崇之
求德澤漸離已昔魏羽林燒張彝第不問高歡歸散貲
結豪傑而起事中山以一杯羹亡國以壺漿得士二人
斯紀綱德澤震不震培不培之效而欲震紀綱之解而
使常肅則無務以搏擊傷治體第撤釜鬲却蜚蓬使是
非常懸臧否若判而不混殺於桀舍乎肅名分嚴冠履
使銜轍相維鉤繩相布而不倒置於指臂乎一予奪堅
號令使罰弗阿貴賞弗遺賤而不牽制於文墨議論乎
斯謂明勅天下以形要俾其絃常張其吟膝常周其繩
結常密有所以提挈振舉於上無所以旁落倒持於下

策衡十一卷

事變五

三九

而國體廼日益尊欲萃德澤之渙而使常合則無務以
姑息滋治蠹第滅凝脂之密網而示破觥於東溼乎杜
焚林之急征而優繭絲於保障乎祛繁泰之苛課而弘
薪樞於適軸乎斯謂默宰天下以意要使其瑟常調其
窾會常通其疏鑄常聯有所以綿絡布濩於下無所以
隔閼踈鑿於上而國基廼日益固繇是威殫九垓德苞
八荒人君第端委垂紳不下堂階而尊明若天神閤隱
若雷霆披照若風日煦育若雨露垂尺一之法而遐陬
僻邑畏威惕息縣丈二之組而萬里之外歡欣鼓舞而
莫之敢後行葦歸心荏苒符用命昆吾右社漠北空庭金

既之治萬萬世而無數可也而何外患之與有是猶善
養心者元神內益精氣外周使經絡通腑臟充榮衛調
筋脉和柔骨節堅強而胃腹而肘腋而肩背而毛髮爪
膚自鮮佳而滑澤也語云爲天下者爲之堂上又云事
在四方要在中央斯二說謂哉大都天下事有其說若
遠而其事若近其迹若近而其發若遠昧者不見堵墻
而離婁之日察秋毫識具也涓濁宵行見影且惕而熊
渠射寢石矢沒羽志厲也秦人登舟而怖越丈夫遊三
十仞之淵而不慄神暇也顧有難言者時未發而先嘗
見踈露而債事人未言而過計見懷伎而矜已權未及
而越俎見矜激而近名覩鏡之背而棄其明得璞之表
而忽其裏見無稽而漫試是非互設而不究其歸利害
兩懸而莫必其後見背利而撓成於乎非 神哲之君
虛明之宰其孰能聽之

策衡十一卷

事變五

三十

經籍

萬曆辛卯福建

同載籍極博考信六藝史氏譚之則經籍之重所由
來久遠矣顧古稱六籍今博士家所習獨五耳先
儒有合禮樂為五分禮樂為六者有附以孝經禮
以周官為六者安所折衷哉禮樂為六者六經之
當時所亡失亦有可考故漢儒稱六經之經矣然
北史所志南齊書所載不為六籍而外諸子百
家論汗漫已其得六籍之書者亦多矣蓋歷代
有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有書可歷歷數載
非以上子孫為書者有制之書有書有書有書
畫者當時所藏所傳果何書焉我朝家藏古右
文宗儒重道取士以明經藏書以中經彬彬盛
矣乃譯者猶謂經術鮮實用秘書之府方前代
不及十一焉其說何歟夫士固有窮經不適用世
主耽耽好書無救敗亡者眾也豈經術無益人國
而載籍亦無事徒博歟諸士究言之以觀稽古之

策衡十一卷

三

六經聖人之糟粕也載籍古人之陳迹也不得聖人之
糟粕固無以見聖人之心徒沈湎於糟粕之中或溺焉
而不適於用不覩古人之陳迹固無以見古人之心徒
憑漫於陳迹之內或眩焉而莫知所適執事以經籍策
愚生豈以諸生中亦有究心墳典之興馳驟百氏之林
者乎愚非其人也雖然問及之矣敢無所置對粵自鴻
濛世邈丘索風微孔子與七十之徒譚經洙泗之上而
六籍之學始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故孔子曰入其國
觀其俗禮教可知也溫柔敦厚疏通知遠詩書教也廣
博易良恭儉莊敬禮樂教也潔淨精微比辭屬事易教

春秋教也經固未嘗有五有六也先儒胡氏合禮樂而

一之配四經為五分禮樂而二之配四經為六其於聖
經亦未始有所割裂附會也折衷於此可矣若孝經出
曾子之門人中多淺俚語周官附益劉歆或詆為陰謀
瀆亂之書欲與六籍爭道而馳分曹而列斯已難矣哲
人萎而微言絕羣賢沒而大義乖秦李斯者奮其刻骨
流血之故智導主以非先王之道燔百家之書而六經
始灰於烈燼於時書亡四十三篇大小雅各亡其六逸
禮三十九篇獨易稱全書焉春秋分為五家然書時書
月之疑千古不決則亦知非麟經之舊矣漢除挾書之

策衡十一卷

三

禁而一時譚經之士逕至鱗集田生治易於淄水伏生
授書於濟南高堂讀禮於東魯申培韓傳標風雅之旨
胡毋仲舒測褒貶之義薦紳學士翕然宗之迄於晉魏
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所
謂南人簡約得其精華者此也河洛左傳則服虔子慎
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主毛公禮遵鄭氏所謂北學深
蕪窮其枝葉者此也要之皆能習其師說攷其終始以
垂世立教使聖人之道不致漸滅無傳諸儒與有力焉
昔人謂秦焚經而經存漢解經而經絕愚以為有激之
言也何也子輿氏去周末遠而班爵祿之制已不可考

矣假令非漢室諸儒相與揚其餘波理其遺緒蛟斷蠶餘奈何不朽而胡得苛罪之也嗣是諸書遞出百氏叢興意義各殊軌轍益衆有補經註經者有擬經背經者有攬撫衆說或自立一家言者愈引愈分漸流漸長甚至以深隱澁之辭飾牽附鈎挾之術謬悠荒辟之論隱虛無寂滅之旨使盲者任誦習而迷盲趣拘者持臆說而道真誇者炫其博而不知浮淫漉漫之無歸誕者樂其異而不知隱賸幽遐之匪實則諸子百家之爲害也不超皓旦之燭火時雨之浸灌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漢儒劉歆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有

策衡十一卷

經籍

三十三

味哉其言之矣夫書聖人之心亦天地之心也天地儲精凝神而不能洩故洩之聖人聖人含英咀華而又不洩故洩之圖書獨不觀東壁之宿乎朗然次奎室二星之中爲天地圖書秘府其星溫潤光彩則文明之運開而圖書聚其星隱見失色則文明之運塞而圖書散伏下布寰區上干天象俯關世運仰察璇衡愚故謂書天地之英華也天地之英華間之過則闇而不宣鬱而不發洩之過則漉漫而無所紀極當其間有以宣之當其漫有以節之一厄於秦火之烈而乾符坤苞之秘喪再厄於王莽之禍而天祿石渠之積空三厄於西京之

變四厄於五胡之亂五厄於爾朱氏之播越而蘭臺鴻都三閣秘室之貯平城華林之集蕩然如掃其間澤道潤德羽傳翼經不謂盡無而令之與青鳥白馬之倫同歸湮沒謂非天有意其間不可而豈得已耶降是而唐而五代而宋乍聚乍散條存條亡世之脩短治忽亦若飄風浮雲之過耳目未暇更僕數統之係人主精神耳人主精神有所役而不聚於圖書則禹穴汲冢之奇隱矣人主精神無所役而顯聚於圖書則孔壁西轍之藏出矣故有建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者漢之孝武也維時漢史而外若劉向之經傳諸子詩賦任宏之兵書太史

策衡十一卷

經籍

三十四

令之術數劉歆之七畧光武明章迭重經術四方負帙之士踵趾相錯洛陽遷都載至二千餘輛巨者連帷蓋小者置膝囊漢世圖書之盛浸於復古矣有構索遺經令五品以上子孫爲書者唐之太宗也維時唐史而外若馬懷素之脩撰褚無量之整比宋景蘇頌之參訂經籍子史列爲四庫牙籤錦帙結綠懸黎元載執政鄭覃建議江淮訪括之使冠蓋相望堂標著作庫分十二唐室圖書之盛幾符兩漢矣有置三館藏書棟宇悉自規畫者宋之太宗也維時宋史而外若李龜祥之收攬李至宋秘杜鎬之校理李昉宋琪徐鉉之刪定崇文總目

三萬六百餘卷宣和之詔慘括靡遺白衣校閱之士膏
晷相繼眎崇文所載不啻倍焉琳琅昭文之庫炳耀太
清之樓宋世圖書之盛比隆於唐矣夫六經辟則日月
也諸子百家其衆星乎六經辟則元運也諸子百家其
晝夜寒暑乎日月晦而終古冥非若星辰伏逆之異軌
也然亦以伏之有時而見逆之有時而順也元運更而
乾坤毀非若晝夜寒暑之代謝也然亦以寒之未嘗不
暑而夜之未始不旦也不則天體敝而時序窮矣書之
俄而集集而復散俄而散散而復集亦若此矣豈漠然
無關世道哉故研窮經術以裨化理上務也考鏡古今

策衡十一卷

三五

以潤王猷大烈也我太祖高皇帝投戈講稅息馬論
道成祖文皇帝雅好經術構索遺書列聖紹休彬
彬稽古右文之治制科之設重明經也士通一經以上
舉於鄉以次對公車脩之窮簷蔭屋之中致之廣厦細
旃之上不難以其君爲堯舜不難以其民爲商周蓋聲
教暢乎九垓醇化洽乎于茲得人之盛孰渝我國家
而譚者猶曰經術之鮮實用也則愚生所未知也意者
專經之弊當懲而取士之法當議歟蓋六經之用不同
然其旨則一醇厚者濟以疏通條達者敦以誠確樂易
者範以繩檢沈潛者別以是非理相通而機相貫也故

古之學者六經爲一今之學者六經爲六彼其甫窺一
編卽已儼然被青紫它敝帚視之矣間或旁撿博撫以
爲富鱗次櫛比以爲工辟則剪綠爲花枝茂而根萎也
以此致用寧無有採春華而忘秋實者乎明經可以策
士然不足盡士古有賢良方正之科有鄉舉里選之制
有奇才異行之辟有孝弟力田之舉法相維而用相須
也故古之士經術治行出於一今之士經術治行出於
二彼其甫飾羔鴈已侈然對大廷它土直置之矣甚至
堅白異同騁其辨移山跨海眩其奇辟則虎皮羊質華
外而俚中也以此相習寧無有趣異端而背聖訓者乎

策衡十一卷

經籍六

三六

中秘之藏貯圖帙士負一帙一編者靡不應運邁會
而至收之名山石室之中寶之東壁西崑之上使韓起
見而駭觀左史聞而誦誦益皇乎一代之珍藏赫然人
文之極觀也藏書之盛孰渝我國家而說者猶曰載
籍之博謝前代也則愚生所未解也意者求之或未廣
而校之或未精乎蓋方輿寥邈恨云無尺簡之藏是厚
誣世也漢有陳農之遺唐有牛弘苗發之使宋有李龜
祥之役載在往牒班班可鏡焉彼其垂情藝苑留意縑
囊固已如此我朝二百年來奉旨顯擢者誰乎恐
風雲累牘空腐王闡之笥獨奈何惜進士之虛稱也猥

房遺編徒斥張願之棟獨奈何靳廸功之美秩也夫使
釋官野史供蠹山林竊謂非 熙朝宜有耳方冊浩繁
謬云無金根之誤是厚誣書也漢司馬劉歆世居史職
唐世南師古相繼秘書宋令微德裕三朝脩撰稽之往
冊昭昭可攷焉彼其精專史秩鄭重詞林固已如此我
朝二百年來世侍金馬者誰乎恐以劉歆之銳志而
莫爲之前惡能精覈於方技之末也以班固之雄才而
莫爲之續烏能垂聲於八表十志之詳也且令豕亥魯
魚訛滋記誦竊謂非 昌明盛事耳雖然五穀不熟不
如莠稗之充腸也積錦不御不如寸縷之在躬也夫經

策衡十一卷

經籍

三七

術一耳達士操之以濟世侏儒守之以訓詁圖書一耳
哲旨取之益聰明庸主資之娛耳目故齊絃魯誦明經
稱東漢之儒然董仲舒而外不聞有所短長也豈經義
之無當世用哉士固不盡經術用爾彼起家法律者定
鼎於風雲椎魯少文者安劉於左袒果盡稽古之功耶
錦慢飛僊縹緲遜江都之主然宇文氏之禍不旋踵而
逮躬也豈書之足亡人國哉國之興亡不在書爾彼嫚
罵溺冠者成馬上之業魯論半部者開炎宋之基寧需
毛錐之力耶故誠羹牆堯舜宇宙商周卽標王佐之猷
謝經生之筴可也不則爲叔孫之綿葛爲蘇綽之周官

爲安石之新法其於經術何如矣誠遜覽興亡聿昭勸
戒卽取涉獵之資陋章句之習可也不則爲漢帝之表
章爲魏文之博洽爲宋徽之文雅其於載籍何如矣善
乎申公之告文帝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吳
大夫趙咨曰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不在區區尋章摘
句間真知言哉請以是爲明問復

策衡十一卷

經籍八

三七

君還

萬曆辛卯湖廣

問君德懷永圖尚矣乃書稱君德而必曰改過豈永圖之要無端改過歟又以不吝時湯湯且有過歟彼若辭黃帝之稱高才遠大武又何以殊焉周宣最稱中興穆王尤號英武然書有穆者三而詩顧多宣之稱豈末路與德然書有穆者三而皆以穆過改過鏡實抑有優劣歟夫天祖神聖昭昭警愚至皇上改過尚若焉哉災頃以星象示與立除奸惑引為已過天二言朝夕自新悔過永圖之誠何符聖祖有光前古矣諸上能悉之歟補闕之臣不以明發觀罪已之君不以重臨聽則尚有宜如斯微而勿質者歟諸王願忠有日側聞二言豈不有懷廣益哉有司者待對樂為之

人主之德虔始易厚終難才以挈天下易量以持天下難謂身無過於天下易使天下無過我難唯輕過易積

策衡十一卷

三五

故重盈難持而懷永圖之主不數也何以明之莽蒼千里日月聚糧重繭而失之即不至墮而返與蹠雷何殊是故厚終難也力人扛鼎意色無錯嘗試使捧盈曰必無溢即烏獲如有循非患力也力可以為擊而不可以為持也故曰持天下難也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人之所勝不若其所不勝雖離朱之明慶忌之捷賁荅之敢猶不能見睫察背而舉其身也人則易之故曰使天下無過我難也夫穀猶之玉也考猶之珠也珠玉不以考瑕廢而和之璧隋之珠獨貴於世者并考瑕而無之也故駁而霸粹而主純而天天猶若有過焉日月食四

策衡十一卷

五

四

時千賴天而復於常聖人法天即不能無過過而能復於無如日月之食如四時之干其純粹精者固自無恙也昏主之始過也何必與明王殊乃中非所持而末路彌遠矣顛覆如太甲處仁遷義是稱克終故仲虺稱成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吉甫美宣王不曰無闕而曰補闕過闕人所時有改過則聖賢所擅也舜也而咎繇第曰罔愆禹也而孔子第曰無間文武也而君牙第曰無缺愆耶間耶缺耶愆之則狂更之則聖借令聖人無過則舜奚舍已禹奚泣罪文奚以未見武奚以戒丹書耶且以周宣之中興其見於詩序乃末不勝刺穆滿之爽德其見於周書汲冢文左氏傳乃耄能令終故祈招以誨而鶴鳴以誨而鶴鳴不若祈招之聽也戎夫以規而永巷以規而永巷不若戎夫之親也世猶以車攻蔽宣而不以呂刑贖穆則湮遠不詳之過歟夫賢有悔不肖亦有悔賢之悔悔於有及不肖之悔悔於無及蓋蒙猶可塗玷猶可磨而敗釁不可復也世咸嫺不肖而莫肯企賢亦大惑已漢武侂續亡秦而悔以輪臺唐德胤燔天寶而復以奉天微二詔何及哉然武之悔也肘以霍光而有餘德之悔也肩以陸贄而不足其所悔者未可同日語也合四主言之宣之違非一而女鳩杜伯為甚

德之違非一而翳諫好貨爲甚穆也慈而斷武也剛而明令早自省克何啻補過哉然則終如始者上也繡緣繡素緣素也無初有終者榮也敝篋之棄而珠玉是獲也有初鮮終者辱也雲英之響亂以韎任芝蘭而鮑肆遷之也嗚呼治亂存亡之故亦足以鏡矣我太祖之訓曰車踰於峻仆於平人警於異怠於祥常慮患乃不及患此厚終持盈之炯戒也又曰防閑此身使不妄動自信已能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此檢身省過之峻防也 皇上恭嘿思道惟日不足頃緣 天象示異懷焉疚心發 離照奮 乾斷掃宮鄰之奸下罪已

策衡十一卷

卷十一

四十一

之 勅又 手書二言曰省曰忍與之朝夕比於草莽卽成湯何加焉乃執事猶以仲虺開愚生顧何敢無說而居此蓋人主之過與衆庶異何也爲汗因卑其點幾何尸高流汗勢在必行深憂遠害願指而曾累之可畏也然人主改過亦與衆庶異何也匹夫改玉名不出族里人主祓除粹清馨香通於天福利盡天下榮名施無窮可喜也王者知畏天則莫若自畏其過故威懾於強狄不必心服於柔民百順於慈臣不必一和於法家彌縫於衆見不必無恨於獨念如是者皆天之所寄鑒也鑒厥過則震之以災而臣得拂之而民得謗之而外患

得懼之如是者皆天之所寄愛也昔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反之身則身懼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故明王易過而爲功闇主則不然樓善以自予哀過以予民予民則民怒自予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故過日成而爲罪此夏商之所以勃興而二季之所以忽亡也夫無心之謂過過而不改是爲有心有心則罪矣飄瓦之傷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筆天視人君計亦若斯矣苟知過而凜於罪罪奚從至哉請言過之凡陰陽偏駁身作之身不知何以此過在賦受童而志之神識順澤非踈厲所格此過在貫習倉卒

策衡十一卷

卷十一

四十二

不審曰渠何傷此過在徑情緒近禍遠誰哉逆觀此過在忽微懷所鬱積衡行於一遂此過在乘便適意當前偶乎已不慮簡乎人此過在逞快故志不遠師好舉邇事未得其善而先集之疵如是者過也識不匡欲與接爲違見謂自然矯厲徒苦如是者過也意所夙注中或旌搖岐旁交轂頓轡失御如是者過也聰明強武自顧甚具克於所恃蔑不求濟如是者過也席輪之歡威嚮代用專怙則兩月相疑讒厭則小星不保如是者過也懷在近名惟恐見挫鼓鐘於宮欲人勿聞如是者過也五齊渙激百脉憤張草菅而蘊夷之罪不結聽覆如是

者過也無執之求本謂不再而食言不旋踵猶曰無自
肥如是者過也逆泉上流沛澤坐竭彼已懸磬此方危
漏如是者過也遜於心則望而許逆於心則望而距俗
言通流至言淫滯如是者過也巨利顯害議在道旁曾
不族刀而髀斧之令人得爲庖殆不可味如是者過也
惡聞其情喜聞人之情實信亡幾而黨猜多有如是者
過也此未易更僕數也大要始於無心成於不改悔日
爲虛害日爲實其災天下也不難矣天災之又何異焉
滅裂之耘非棄禾也而禾孰惡之蛾穴之忽非棄防也
而防孰決之謂無心之過不能爲害皆昏肆類也故省

策衡十一卷

君通六

四十三

也者迷之反也忍也者肆之反也大哉 聖言愚請得
申而廣之傳曰知道者謂先生何也曰猶先省也故夢
之覺也必不跡夢事醒之解也必不然醒詞則妄不自
照而徒不資力也是言悔不如言省之精也書曰必有
忍其乃有濟語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故基之敵也持重
則勝兵之抗也如不欲戰則克忍者籌熟而不忍者算
少也是言改不如言忍之切也然孟子常言不忍此何
以殊焉曰當其不忍也有忍之用故不忍一物則忍一
殺機當其忍也有不忍之體故忍一嗜慾則不忍一天
機彼周穆祥刑宣顧枉之是忍於作寃不忍於作仁也

漢武富民德顧居之是忍於就私不忍於就公也此迷
省之辨也必欲求益於二言之外則有 上所習聞而
道必不可易者曰勤學曰勵政學之勤何必效韋布政
之勵何必如被讐惟以理練事以事練心正人益近用
事而奸邪不逐自遠矣湯有言曰去聖人之道而獨居
以思譬之去日於庭就火於室也 上方改過如湯而
朝講希御令天下不知所省所忍者何在無乃非湯意
且非 祖訓意乎故勤勵者二言之本敬勝怠之謂也
人之神一也聽古樂則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挾
策則碎掌博策則日昃忘之敬怠之効居然矣以 上
策衡十一卷

君通六

四十四

之聰明秉一敬踐二言日嚮於政學若 太祖若舜禹
湯文直美堦見之何後世足稱數哉書曰終始慎厥與
唯明明后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君德永圖之說
也敢以是助執事之忠而勸爲之 獻

遊俠

萬曆辛卯河南

問遊俠之風自古有之顧其人有優劣而行有臧否
可集無取賦詩相之俠四豪上矣然不重州印借
故問行其心猶伏竊出上書五日一沐而置驛存
善者亦一時之豪舉也至若破名行於鄉曲者則
有東見汝陰求原壯士登動太尉若得敵國旁邑
賢豪夜半過門者大與南陽西道輩不可同語也
可悉折軀之數人物權衡期於班馬乃子長以功
見言信多俠之義而高至氏非之孰為言欽抑各
有見於方今遊俠端端法守齊一則在庶位者
片言自愛可無戰國以來風尚矣獨怪閭里豪暴
之徒藉其侵凌恣欲自快此俠所望也不問則漸
不可長問之彼且置事者比周羅織公法祇為
私貨耳此豈禁暴戢亂法尚求詳察乎移風易俗
端不在下也散風不忌善教之益高生習於耳目
必有備於中者幸掌書無隱

蓋荀悅稱世有三游云一為游俠一為游說一為游行
策術十一卷

皆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說莫辨於儀秦
軫代行莫詭於騶衍稷下之徒而太史公無稱馬俠之
名不經見于書紀自七雄之世始顯而四豪為首太史
公既為立傳又特著游俠而多激揚之辭猶以儒墨之
排擯不載為恨而悲世俗之不察其意也亟舉而稱之
曰救人于危振人不瞻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
有取焉子長之感慨深哉孟取之曰開國承家有法
有制家不藏甲國不專殺矧乃齊民作威作惠蓋力詆
而嚴疾之苟悅之說寔祖孟也坐自范蔚宗而下不傳游
俠其泐滅不見可勝道哉而士大夫往往喜談之今

論其著者孟嘗號為傾天下士僅以盜狐白出函關脫

身虎狼之秦乃坐視燕之覆其宗國而不發一矢其擊
斫之威在滅趙一縣乎平原貪馮亭邪說而卽聊幾亡
賴一傳舍吏子薄收敢死之効春申顯名徒以上書昭
王與出身歸太子也一舉而却秦存趙再舉而走蒙鰲
河外之軍威震天下孰與信陵其虛左迎侯生數存屠
者及間步從博徒賣漿者游真不耻下文也夫春申有
一朱英而失之若拊手而謝馮驩歎血而相毛先生固
已晚矣數公子者所謂因親屬藉富厚順風而呼者也
功高而得士吾必曰信陵嗟乎以彼雄才遭時遇主管

策術十一卷

樂奚讓焉子長稱其名冠諸侯不虛耳班史槩律之六
國之舉人則信陵獨寬哉以虞卿之料事揣情豈不度
其身之困而捐萬戶侯相印與魏齊間行是窮窘而得
委命者也灌夫與太后家忤魏其豈明不逮其夫人哉
竊出上書固謂義不獨生死且無恨而矧捐侯是已諾
必誠不愛其軀者也鄭莊休沐而置驛馬存諸故人請
謝賓客當其年少官薄耳至為九卿而以其貴下人好
言天下長者其脩行砥名可味也三人皆有勢中廢而
卿以窮愁著書莊內行脩潔故不及禍魏其一失勢而
默然不得志奈何得全首領耶朱家之藏活豪士以百

數其聞名則以買季布而置之田爲見滕公卒脫其阨及布尊貴而終身不見可謂羞伐其德者也吳楚事起條侯以太尉會兵榮陽潁陰弓高諸侯謀士戰將雲集麾下而喜得一劇孟若得敵國聲施天下至此乎郭解布衣至諸公嚴重而爭爲用旁近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其責姊子脫踐更有足稱者千里誦義有以也三人俱家無餘財而解陰賊睚眦竟嬰誅夷孟多少年之戲如朱家之不完采不重味乘不過駒牛庶幾廉潔退讓者矣班史謂郭解之倫殺身亡宗非不幸也是也而子長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嘻此豈可爲訓哉彼南陽

策衡十一卷

遊俠三

聖七

四道之徒盜跖而居民間固子長所勿道也夫抵周之衰也天子虛位諸侯力併公族世家偃然篡奪文武成康之禮樂教化漸滅既盡而陵鑠恣橫之習恬不爲怪宇宙太和遂于鴻濛而殺伐暴厲之氣萃于生人國無常主士無常家而奔走以得食若孟嘗廢而客去信陵在趙而平原門下半歸之寧復知有廉恥者乎夫墮名城殺豪傑而此輩悉歸田畝勝廣耳餘固其雄也而漢將多起于椎埋屠販高祖能御而使之田橫之客五百自殺海中帝亦不能下也魯以絃誦獨稱守禮義之國然朱家已用俠 漢浮于趨之矣是時承戰國餘烈而

文帝未遑禮樂益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于長陵且世世徙二千石高貴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于諸陵五方雜厝風俗不純五陵之豪爲天下劇而俠益衆故田叔烈士而好劍任俠季心兄弟一勇一諾著聞關中孝景雖盡誅矜周之屬而弗能禁也汲黯直諫史亦載其好俠而慕傳柏袁益之爲人常毀儒而疾吏若弘湯之懷詐飾智深文巧詆者也蓋儒與吏與俠分而爲三俠矜氣節儒尚文學吏習法律湯傳古義以附儒而弘甚任俠行權之罪其不相蒙如此自孝武切齒嬰蚡而衛霍改節平津以儒致相位而學士向風永始間

策衡十一卷

遊俠四

聖八

益用法吏嚴延年尹賞等豪大家若兩高氏窮竟誅殺而少年探赤黑白丸者塞桓東俠乃稍衰班史所錄若萬子章之見哀石顯樓護之五侯治喪陳孟公呼號酒肉原巨先自比淫失之婦卑呼齷齪卽趙王孫兒長卿輩羞稱之詎可令朱家見也嘗怪太白翩翩文人而好縱橫擊劍亦以俠聞吳鉤素霓津津道之有甚于身後名何學士大夫之喜談也千載而上豈獨子長以功見言信許之也 國家建藩樹屏大牙錯制奉祿佃地有額非如齊魏諸公子之富厚也徹侯奉朝請而不與政椒房之親予第宅莊田而已非如武安魏其之勢利可

招致賓客也文臣守謹而救過不給武弁祿入薄與齊民埒未有休沐而得置驛者也六合一家聲化四訖卽有犯豈得南走粵北走胡耶無庸與交間行也褒衣太帶者列學官富民以貲爲郎掾史之塗而仕者肩輶海內宜無有豪傑而不得志者也殺人者死盜起輒捕有敢借交報讎薄暮塵起者乎睚眦安可脩也如子長所謂親屬卿相之俠無之矣卽鄉曲布衣之俠無之矣豈非清夷泰寧之世耶而執事所怪閭里豪暴之徒此何等人也李德裕曰俠者非常之人也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今之世豈有義而俠者與太平久

策衡十一卷

遊俠五

四十九

而法禁閭吏治矯而姦先行非朝夕之故也陂池田園家累千萬役使貧民持吏長短命曰土豪藏匿逋逃盜發輒入吏不敢追道路以戒命曰盜藪懷技悍健喧鳴咄嗟陵橫雄張閭黨側目命曰市魁出入公府構連胥史駭弩含沙陰賊良善命曰宿猾輕重律文羅織罪狀隻字片語滅門破家命曰訟師意執事所謂豪暴必此輩也彼其機智足以彌縫氣力足以抵捍朋比足以援助詭變足以規避錢可通神而顯達爲其關說威可壓衆而小民不敢控愬左右其耳目也游徼其爪牙也偵訪之人其所卽舍供張而窩之而托以心膂者也旣以

窮兇大慙而自解脫而芘覆及其徒黨因以中其素所不快意而且受人之賕以報其所私讎甚則以長吏之不便于已或將有所案詰而借偵事之口以雌黃其治行而先制之卽已麗于罪辟而其朋類能走輦轂之下騰飛語擊登聞以陷其長吏而長吏至有受其汗巖傷害而不知所由者則有司之治此輩亦窮矣將誅其首惡而使之震栗乎或擇其可用者受記而令相怨咎以破其黨乎將察其根株窟穴所在而使空舍坐語卽可捕治乎或記其姦黠主名而收案之乎將論其罪而輸作之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乎抑召其長老之爲鄉里

策衡十一卷

遊俠六

五十

信向者以禮接之陳以銷除之路乎夫誅首惡以示警也令其相怨咎恐教之訐也記主名以行罰也其根株窟穴未可察淵魚也輸作不代挫疆銳之術也陳諭長老宣教導之意也斯亦禁姦戢暴之方畧乎而所云移風易俗者當誰任之夫漢之儒吏與俠分而爲三今之儒吏一也若夫義俠也伉俠也俠骨也俠氣也非今之豪暴所得望也而儒者弗道吏法所禁也則今之世其無俠與夫通今學古之謂儒濟時行道之謂儒或者口誦孔孟而慕申韓之慘礪才希董賈而迷蘇張之傾危有之乎明習典章之謂吏程課功能之謂吏或者聲耀

卓魯而效王尊之譎詭績邁龔黃而踵朱博之行詐有之乎恢詡矜飾輶情匿端滑澤翻覆莫可方物閃三流電忽于飄火是弄閣刺木之伎也押闔翕張揣摩傳合堅取其心首尾互擊利若用梟巧若弄丸是犖魚把袖之勢也戈鋌生于談笑網羅發于密眈機微伏于眉睫風雲變于呼吸是曹鼐杯酒而覺讓齊匿也權相角則軌之名相高則濟之利所鄉則馳之勢所倚則伺之是仲孺繩根而君卿唇舌也若此者得無俠心而儒服與俠術而吏貌與此亦荀悅之所謂游行游說者也班史曰非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旨

達兵塢性礦而難馴武清霸州以東遶山一帶多樵採之利而姦人竄焉太行肘翼燕趙土廣俗雜易于呼聚充鄆以北多負貶帶鈴而馳者青濟依山礦徒穴焉而浙之處晉之蔚多有之臨晉之屯卒潞城之逋民往往阻山谷爲暴鳳澠故多回種亡命所萃洮岷西寧錯雜番族歸睢陳賴統轄非一輕姦而潰捕孟津宜陽鑄山獵野強弓利弩之所出徐邳俗驍出鹽徒而浙西私鹽有剽村墟者江陰皖城間以江洋爲潢池池陽在山麓江許寇盜藪焉九江三楚襟帶湖湘乃多湖盜南贛雄韶林谷茂密多山賊袁州長沙之境逋民客戶最難禁察斬黃標輕麗糴而難治福寧以南山谿深邃有逸而嘯者漳泉之民海市妖孽薦興嶺南逐山海礦冶番舶之靡不勸農田雷瓊逋夫惠湖悍客龍水梧簾之界多盜大都水國之利魚鹽盜在舟楫陸國之利行賈盜在騎射濱海之利市舶盜在島嶼依山之利礦冶盜在鑄鑿長江巨湖乘風帆而出沒巖崖叢菁憑險密以棲藏彼其初盡姦民也姦民者亦執事所謂豪暴之徒也固有豪而不盜者而豪之逋二有常爲盜亦有盜而非豪者而盜之渠師必爲豪南冀燕姦者有窮而姦者有蟻而姦者有悍而姦者有青龍隱而姦者有以憤而姦憤

者以三顧而姦悍者以好亂而姦故解衣怒馬走狗鬪
鷄搏蒲擊鞠挾彎弓小則酣號聚奕大則椎牛發冢損
父母棄妻孥結徒成羣而嬉游者非小姦也小姦者大
盜之資而大亂之本也如陝之蒲四河朔之齊劉閭之
鄧茂七浙之王直徐海皆此輩也雖竟至撲滅而地方
荼毒亦甚矣此之謂匹夫羣起之禍也蓋天下之亂必
生于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于其間蓄而不
發以至時有所激勢有可乘潰裂四出而毒流寰宇故
姦民者法紀之所治教化之所先也蘇子曰國之有姦
也猶鳥獸有猛鷲昆蟲有毒螫也區處條理各安其處

策衡十一卷

卷九

五三

可矣非能鋤而去之也又曰智勇辨力民之秀傑也先
王分富貴與四者共之使不失職而民可靖也四者大
俠也大俠無失職而朝廷藉其効小姦各安其處而州
里不被害此豈嚴刑峻罰所能辦哉誠究班氏禮法好
惡之旨推蘇子區處條理之說廣執事移風易俗之意
亦今時要計也嗟呼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匹夫匹
婦天下之所忽也所畏者既驕而不可制所忽者慮其
怨而思亂也天下之民至于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爲志
也遠而甘發怒也深書曰無虐憚獨而畏高明詩曰不
侮鰥寡不畏疆御至言也

材藝

萬曆辛卯陝西

問受命佐旌則需材品書契代繩則藉文詞斯二者
於世顧不重哉然知人則哲惟帝其艱文庫汚隆
與時高下較材譚藝蓋自昔難之矣於魏則散騎
常侍劉邵作人物志卷三篇十二於梁則通事舍
人劉勰作文心雕龍卷十篇四十九皆能縷述而
藻陳之與夫其述性品之上下等材質之兼偏邇
文源之自出要詞流之所歸縱橫今古各萬餘言
可謂縣賢詰之鑄標墳典之的矣其意各有主
果安在也世有躬行君子乃推魯少文亦有言炳
丹青而從身制行踰閑弗顧則信乎品藻鑑賞各
爲用矣不識邵與勰之說亦有相通者與今上
思致綦隆之治首在選臣頃慨於文故詔禮官
亟正文體則不可謂不重矣昔尼父患不知人而
文則諸士童而習之者且斷售故不厭取二子之
書與諸士詳確之

策衡十一卷

卷二

五四

世之以人物稱也謂其含元一之和應休昌之運以理
國也世之以文章顯也謂其洩萬有之精漱六藝之潤
以華國也抱寶懷琛極羣材之富飛文染翰成一家之
言皆有至理焉且情餘於山川而評惑於月旦技深於
剗剗而吻亂於雌黃乃於縣鑑而照俾譴情無以濟蓋
操管而定使篆言無以亂真斯亦至難矣哉古稱知人
惟艱文章與時高下夫其知之艱而時靡定也將遂容
容乎隨衆上下漫無所品騰已乎亦顧其識何如耳語
曰尺表能審璇衡之度寸管能測徃復之晷度與晷至
闇習微渺矣且以尺表寸管審測之矧人與文哉蓋天
地以至靈之氣萃而爲人人受天地至靈之氣宜而爲

策衡十一卷

三十五

文以裊躬龕世則芥藻至德驅轂賢詰之高衢以摘詞
垂訓則雕績與采盱衡篇章之長圖總之斯人析之則
二合之則一皆以神理主之而可以神識之者也得其
神則可通之牝牡驪黃之外失其神則反遺之情味聲
色之內得其神則可悉之玄黃方圓之外失其神則反
惑之網然縹囊之內是未易言也古之人師師濟濟蓋
比屋可封云雖隱鱗卜筮藏器屠保其人無難識何也
古之情真真則平淡易曉故可以夢而卜象而求也已
光獄分士多異行卑卑者勿論已卽好修者家希雋聲
人圖清劬自謂聖風雲靡矣然貌厚中深計以自文外
策衡十一卷

策衡十一卷

三十五

三十五

構較英雄區吞秦滅楚之才咎矜伐嘉辭賞殿奔之識
貴尤之所尤妙不可窮慨難知之難察不能備累累數
萬言更僕未易數所爲述性品等材質者亦詳且悉矣
而其意則一主於平淡曰中和之質平淡無味曰主德
者聰明平淡總達羣材至語材能則曰一官之任以一
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夫無味至淡也以
和五味非無味不可然則士不貴平淡哉孰是以觀人
人品定矣古之文渾渾噩噩惟依類象形云故龍圖授
義龜書昇如其文無難識何也古之言真真則自然易
達故可以易而繩書而竹也已太朴斲辭多繁無庸
者母論已卽立言者家寶駭鷄人握靈蛇自謂吐言如
屑矣然字續句綺計以眩聵誦之若追琢有章而味之
實鑿閱無據評者復撻奇於是乎雅鄭分曹而奏而文
品淆矣梁通事舍人劉勰者有感於涓子琴心王孫巧
心取雕鐫成體作文心雕龍十卷爲四十九篇神理設
教原於道也賡哲惟宰徵乎聖也訓深稽古宗乎經也
榮河溫洛正乎緯也駁才壯志辨乎騷也明詩至書記
分其體也神思至鑒裁詳其格也聲律至練字悉其巧
也隱秀指瑕判純疵也養氣附會和心聲也總術萬變
共彌綸也時序物色感情興也才畧第降別性稟也知

音妙鑒重深識也程務貴修然也其中典籍玄聖
訓述素王諸友四傷數窮八體聖謀卓絕擬於洪鍾伎
數說奇方之蟲葉底頌垂讚取其有爛誌祀祝史貴於
無斷語風則辭宗賦仙論骨則筆韜錫魏定勢類機發
澗曲叶聲如振玉貫珠總萬塗而同歸恨千載而弗化
纏纏數萬言更僕未易數所為遡文源要辭流者亦核
且備矣而其意則一主於自然曰立言而文明自然之
道曰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首論原道則曰雲霞雕色
草木賁華夫豈外飾益自然耳夫雲霞草木至文也無
假於飾成於自然然則文不貴自然哉孰是以論文文

策衡十一卷

林義四

五十七

品定矣此析言之也然世有發藻如林而琢磨令範者
是人與文兩就也世有設險如城而志怪不經者是文
與人兩盤也世有結籍驅墨而行說道義之淵者是文
浮於人也世有拔俗秀世而技拙墳素之圃者是人浮
於文也然合之未始不相通矣故未有游道德之平林
而不本於自然御言辭之芳駕而不根於平淡者觀人
譚藝豈有二術哉邵曰中庸之德文而不績則因人而
知文矣汎濫之辭難與立約則因文而知人矣總曰開
學養正昭明有融則有德者必有言矣人稟五材修短
殊用則有言者未必有德矣取其平淡者謂藝則原道

者進徵聖者收宗經者錄而洗洋繆悠之說幽深怪誕
之語與鉤棘詰曲者失其巧矣取其自然者觀人則中
和者顯淳耀者庸坦夷者售而儇巧險頗之夫突梯絜
樞之侶與翻覆閃倏者失其情矣故曰析之則二合之
則一亦在會其神理耳二子不又云乎曰徵神見貌曰
物生有形形有神精曰神用象通曰文之思也其神遠
矣神易言哉不可目窮不可象索不在聲音笑貌之間
不在點畫簡篇之際心有先動而色有先見機不容執
而妙不容口彼以神露我以神遇則疇真可掩孰偽可
久不然者度表捫骨指色摘理以一毛似驥一斑類豹

策衡十一卷

林義四

三十八

求之鮮無敗術矣今上急求真才布列在位而慨文
之日趨於靡也詔數數正文體誠重之也邇來佐旌
之彥景鸞鸞華世之言雲蒸川湧修翬羽而抗塵容
謝朝華而啓夕秀者彬彬盛矣說者猶謂士鮮平淡文
匪自然策名者恐捐席上之珍操觚者或拾籬間之唾
猥競其偏長矜激乎一致而藻鑑者遂難短長非短長
難也世以似售之我以似收之而竟以似失之彼玄慮
之夫獨照之匠其神未遇且禽息鳥視終於白首而以
脊逢世有幾哉嗚呼內史過之洞晉侯受玉也關伯比
之視莫敖舉趾也滅文仲之善宋辭命也晏桓子之與

歸父言樂也華表之度茂先與雷煥之燭斑狸也皆所謂神識也微二子之書可矣

御將

萬曆辛卯順天武錄

問陸贄有言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取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分閫授鉞由來重矣無暇遠引姑取當世已事而以今償之正統以來諸邊無歲不苦虜當時諸將則有以八百騎當數千之虜而破之於枹枹山者有奉詔西援策虜東掠而設伏胡柴溝以勝者有紀律嚴明轉戰千里而破虜於紫荆冰農之閒者有紀律嚴明轉戰千里而破虜於紫荆斬其蘭者有其人其事皆可指而陳之歟自虜款塞二十年我得以其閒修戰備固宜謀臣武士足以比跡數君子者而聞鼓鼙之聲慨有乏才之嘆豈一將將累盡無當任使歟抑以用之者隔也今將簡而委諸抑亦比而去諸夫用人者與以爲自用者合則其用效矣諸士挾策以來皆欲自用其奇其就以感憤者於篇

策衡十卷

御將

六十

逸也欲用其饑以爲飽也動之而勇怯見策之而巧拙見挺而鼓之而死生存亡見此將之難難於用也夫湛盧不能以自割也蒲且不能以自弋也水搏陸截抉雲破霄雉所用之用之虎則虎用之鼠則鼠振之則上抑之則下申之則剛摧之則脆此用將之難難於使爲用也故世無必能之將亦無必不能之將用之而能用則才請畢呈用之而不能則心力易任用之而爲我用則朽株可以樹功用之而不爲我用則樛櫨不可以當隙彼平世之用將也所求非所用而所覈非所求也用之以名求之以情求之病奇覈之病蔽求愈多而用愈

分則君之任固有所不盡於將而將之能固有所不盡於兵夫既交有所不盡則將安得有兵而君安得有將將之處於此猶寄也上將急之下亦且詎之敵將易之下亦且賣之勢必蓄縮首鼠因緣解免而無實事反不若干戈倥偬中上下張皇急無能擇委責有歸絲粟無所蔽覆而才謂殫效於敵足以樹功而不忘故夫求將才於草昧戡亂常多求將才於承平固圍常少禦夷於夷有事之日常易禦夷於夷無事之日常難國家當夷狄有事之日無如正統景泰中一時將才卽未必如國初權陷廓清之烈而英謀雄略尚有可指數者方沙窩

策衛七卷

御三

六十一

賊之犯朔州也郭定襄以孤軍走七十里猝而遇之士返顧有弱徵矣廼更以輕騎薄營出虜不意呼聲震山谷遂成枵櫓之捷故郭將軍之善用少也斷而行之提疲兵八百當勁敵數千而虜更爲弱法曰轉弱以爲強則郭定襄之爲也方虜入延綏也楊彰武寔奉詔西援撤守兵以往而大同有虛徵矣策虜乘我遂設伏伺之胡柴溝虜至伏發而殲之自是不敢輒入塞故楊將軍之善用伏也潛備而徐發之以逸待勞以虞待不虞而虜更爲虛法曰因虛以爲實則楊彰武之爲也景泰中虜犯京師楊洪出獄中禦虜紫荆涿鹿之間竟用

二萬騎威虜固安之首功爲諸將最者彼其感激戮力奮不顧身紀律嚴而士用命也是故轉戰千里而北邊以寧此賈勇之兵以氣勝者也則楊昌平之爲也弘治初虜入陝西王越起編管任總制竟以輕騎出塞襲斬賀蘭剿紅鹽池之勝稱奇術者彼其慷慨振勵威望風著見事明而謀畫審也是故經制哈密而西鄙不聳此多算之兵以略勝者也則王威寧之爲也之數君子者或起編伍而授事或脫左繫而成功或一擊而立聲或百勝而底績其所自爲用與國家所由用之而效者具可見於前事而以今方之何落落也以虜論則昔習其

策衛十卷

御三

六十二

戰今習其款以邊論則昔當其急今當其緩以士論則昔用其佗今用其全然而東西易置首尾周章將不能自必其任用將者又不能必其不任任當不能驟進不任又不能驟退進不能無遺議退又不能無後言未如是則烏得不扼腕而嘆將難而愚以爲非將難也顧用將與將之自爲用則難耳夫有重之而或以輕用之而或以棄棄其用於無用而委其重於無重若是則安得謂將難也天下之勢物衆地大則體漸生文恬武嬉則士心不競不競於心且競於位不競於敵且競於內外無千里之規而內有不及夕之計計得無虞中敵計

法爲武安則議其怯爲亞夫則議其倨爲夏陽則議其敗爲王將軍請六十萬則議其老爲趙營平屯田則議其費爲甘陳之功則議矯爲伏波之勝則議賄密網易扞巧爲繩削大勢未決動成齟齬姑無論古人卽欲出奇制勝如前諸君子者能乎且夫一鎮之兵也一鎮之將也士馬芻糧無幾何也其帥有鎮有副矣其次有叅遊若守矣其上則有督撫矣按而覈之則有直指若監司矣爲鎮之不足恃也而置撫置督督撫之設本爲特遣久之遂爲額設而一旦有事復置經略矣爲監司之未必覈也而遣直指直指之出本爲特遣久之遂爲例

策衡十卷

御講四

六十三

差而一旦有事復遣閱視矣上不能聽一二而特之以多人多人多議多議多事功相冒而不足以相成罪相蒙而足以相委夫如是則有衆將之名而不得一將之用故將非無機智也三窟營而六奇詘矣非無膂力也拳踞熟而超距之材隱矣非無伎巧也葵足之智殷而趨風射月之良泯矣非無用間也不偵外而偵內止募之烏懸哨之鵠弗察矣非無餽餉也外燁內市中更不勝蹊擊之欲而絕少分甘之資之矣非無軍實也威褻於奪餼而制弛於負擔浚之生則不得復致之死矣彼未嘗無所用之而不任覈也我未嘗無所覈之而不獲

不得亦無須中敵雖有奇才異能強力忍詬者亦殲於陰陽而無所用之故今之世將愈巧而不能自求將愈急而不能得其用非其無可用而所繇致用闕也愚請極言今事而後及用將之術可乎人情振作則奮因循則怠虜未款而上之振作乘其外懼故天下亦乘其振作虜既款而上之因循乘其外寧故天下亦乘其因循乘其振作者勉圖事而已慮不還顧故有智盡能索而天下奇材異謀時亦出於其間乘其因循者苟幸需次商邊鎮而傳舍之需之彌切索之彌殷責之彌煩而天下英偉卓犖之夫卒不爲我用其始也奇傑魁壘

策衡十卷

御講五

六十四

者以名進貪饕險諛者以賄成久之而其數不勝也卽賢雋入之矣其始也決敵致果者以能擢觀觀觀望者以敘遷久之而其數又不勝也卽忠勇入之矣成與敗遞相推而相爲匿內與外遞相詭而相爲制當事者旣以賞罰制之議事者以是非制之非當事言事而旁觀者又以毀譽制之遊談可以爲輕重卽遊士說客能制之呼譟而可以爲易置卽行伍走卒能制之以款之堅不堅爲能否卽外得以和議制之以賄之入不入爲軒輊卽內得以關說制之有功則亦制之有罪則亦制之無功無罪則又制之牽纏束縛微文刺譏輕議事而重議

其用也獨而置之無敵事而有敵人起而易之有更人而無更事易彼而置此此且復然漸前以勵後後且復然將比而去之而不勝去也將簡而委之而又不任簡也幾何而能得其用乎愚以爲善用將者與其易人而使之則不若因其人而用之因其人而用之則不若就其事而反之就其事而反之則不若先示以必爲之意而待之以不得不爲之法夫上者下之表也意者下之趨也師行百萬能左右之者我也分閫置帥而上所制者賞罰也吾意有所決而法有所必行廟算定而明示之則下有常儀的而視聽不亂左投不敢右顧右投不

貨術十二卷

卷六

六三

敢左顧不出於寅緣不出於窺瞰則烏得不出於致果以稱上意事端見而明議之則國有著龜而利害無所隱戰而成爲戰款而成爲款不得輕戰而債成不得視款而忘備不得陽爲戰而陰款以媚虜則烏得繁稱文辭以亂上指功罪定而明核之則上有操柄而人無所希幸賞信不敢幸而冀罰必不敢幸而避進不爲有功退必爲有罪則烏得以其身爲罪媒而杆上法是故外奮然有專慮而內寬然有餘閑獨帥可以當權而聚材可以效議吾以謀聽將而將得用其機吾以法聽將而將得用其寬吾以權聽將而將得用其威三能效而將

材由矣夫將固各有所用也下將用力中將用重而上將用於方之外者也文帝之用信越布也此用之方之外者也文帝之思頗牧也不若其用周將軍也亞夫用重人主亦委重之委重之者所以爲籍也將得其用則我用將者任矣不然必懸度遙控以爲可而調之以爲不可而易之則我亦一將而已

貨術七

卷七

六三

邊防

萬曆辛卯順天武錄

堅邊設候自昔有聞矣而今何懷懷也一方有警或不然何歟且以戰國來已事爲質戰國各自爲守莫相應援燕秦趙三國虜虜迄未聞虜敢深入疾關而重爲難也資糧甲卒不外索未聞憂缺伍也此果强弱有時抑制勢使之然歟國家雄建九邊呈列基置邊爲漸邊宜大三四爲趙邊自榆林寧夏抵固原跨甘肅爲秦邊其初益以一鎮爲一鎮之用各鎮禦各鎮之患也成非寡弱而捍圍動稱不瞻迺至紛紛借兵募兵抑又何也且古有守代鴈門而匈奴不敢近者有居右北平而虜相戒無入者有乘南詔殘寇之後不踰月而桓安者有當豐州要害之郡甫二年而稱雄者此寧有隣鎮相借助哉古分之而強今合之而弱古無援而未嘗不足今藉援而未見有餘多寡殊數勝敗相逆其究安在然欲練土著強鎮兵使諸邊能自爲守庶幾古人制勝遺軌計將安出其反復詳之

策衡十一卷

漢

六十七

頃自虜渝盟而四鄙之羽書日亟也閭外內兢兢唯西顧是厯天下之信臣精卒盡撤而西而陝不以益重方且陰懾虜而陽爲請匿其狡情而宣其甘言以苟旦夕則靡不扼擊而嘆無兵云夫天下所不足者非兵也今至以全盛之天下支一鎮數萬之虜未接刃而形自疑心怯而不敢發日岌岌焉不保是懼而幾幸其無動則是制兵者之計過也制兵有勢錯勢有權勢可以遙助而權不可以兩錯故有分之而反重有合之而反輕有用其分者于其合者而重內消有用其合者于其分者而助外削此不審於權勢之患也且人之急其所寄與

急其父母妻子閭里邑井情可知也授之尺藉而使隸之與素所附循羽翼而共死生者情又可知也倅而驅之當大敵前不見險易而後無所顧藉與生其土習其敵明於扼塞險隘而工避就者情又可知也議者不思合一鎮易齊之權而欲集他鎮不可一之衆此不益重而彼以輕故曰制兵者之計過也是故善制者以分合爲強弱而瑕者亦堅不善制者以強弱爲分合而堅者亦瑕今且夫表裏山河限以長城險其走集荷戟而守則地不假利也秦之銳士三晉之武騎幽并之狹烈慷慨負氣撫膺決脰計不反顧則士不假威也薊之北土

策衡十卷

邊防二

來

馬之所生而長戟勁弩皆從三晉出革挾拔芮無不畢具鄠杜之竹箭爲天下饒則器不假工也是故秦人用之而殲義渠兼河西趙人用之而滅樓煩下林胡燕於戰國處弱焉築長城而胡人不敢南下今之所爲恫喝而不振負敗軍之氣而日虞不支者卽昔所爲偏舉於一隅而全制其死命者也此無他君掃境而屬將不中制不外疑將進而克敵退無所逃責得專其士民之力於戰鬪竭力致死無還心此非強弱適至寔置勢使然也當其時秦禍日中於趙而趙取償於燕豈嘗有一矢半鏃相假助乎哉由斯以觀固國不外索資而智士不

遠寄命審矣 國家環西北置九邊星羅環峙而攝以文武大其令不相統一而其勢相犄角有警則各固其壘自戰其地非有移兵屯戍之勞而獨以攻守為權時其緩急而為內應東擊則西牽彼入則此出有戰國專力之形而無其相左是昔用孤立之燕趙而今用合從之燕趙也是昔用無燕趙之秦而今用有燕趙之秦也然而以戰則不克以守則不堅甘受虜之謾詞空質而曰灌輸之冀得以區區之款自解免者失不在力弱而在權散也權無所操則散操之者眾則散賞罰多所掣肘而愈不得其實則散地無恒將將無恒軍數遷數

策衡十卷

卷四

三九

易而恩信不相習則散故天下有可以驟整之威權而無可以分借之兵力何也所整非一鎮而借者不可為常也是故以一鎮當各鎮之虜難以各鎮禦各鎮之虜易以一鎮應援一鎮之急易而以一鎮奔走各鎮之急難以一鎮守一鎮則有偏齊之勢而又有遙助之形虛他鎮而寔一鎮則有偏重之名而未必有捍圍之實何以明之昔趙鴈門歲苦虜失亡多王挈而授李牧而不以間也費市租又以二千人為餌而不以疑也是故一大創而十餘年安枕用疆國一偏鎮而不憂缺乏者趙固以牧與鴈門而以鴈門當虜也匈奴之入北平敗韓

將軍也李廣方屏野居天子召拜廣右北平太守廣至軍而晝地為陣射濶挾以飲匈奴號飛將竟數歲避之用窮邊一支郡而能以威懾喝虜者漢固以廣子北平而以北平當虜也李德裕之為西川也南詔桀驁尤甚殘且耗矣裕入而練士卒葺保障積糧儲備餘月而虜之梟將輸要害以請邊境以安未聞請紀綱之卒也李端公之為豐州也回鶻將入寇而豐州寔當虜衝民貧土瘠幾於不守公入不二歲而蓄積饒裕攻守繕完北邊稱雄鎮焉未聞調他騎士發科謫為聲援也以一鎮之將用一鎮之兵以一鎮之兵當一鎮之虜兵無外援

策衡十卷

卷四

七十

亦無內避將無顧忌亦無推諉是故將之智萃於軍而軍之力萃於戰其驟彊而驟整數勝而數不敗非幸也數也故本鎮之權欲合合之則易為振而不合則不為用他鎮之兵欲分分之則能為援而合之則反為蠹是何也一鎮合則各鎮皆合其力均足以全制虜而牽其內顧是昔以一今以九也虜自不得并而萃於我是外援也一鎮分則各鎮皆分其兵足以廣額而不足以待關然而益之是重困也中國之銳師無幾矣互重而互移是道敝也議者不務一權而務益兵不事內完而務更調薊未有患而疲關中之兵以戍薊陝一有事而簡

三晉之卒以趨陝損彼以益此虛彼以實此豈彼爲無
虜而此爲無兵也愚以爲天下未嘗無兵所患亦不在
無兵天下所患三言而已一曰權分二曰令疑三曰慮
輕夫將至專閫至貴重矣皆有主者自督撫而藩臬而
郡縣之倖長皆能操短長而誰何之將稍欲自見而不
能不虞忌計必出於蒙欲爲蒙而慮嚴者之持其後計
必出於賄夫將所獲軍租有數矣內交外市其與幾何
于是一鎮之財力散而不復合是謂權分朝廷不能決
戰款之利害則並存以爲衡邊臣不能決朝議之從違
則相持而互踦巧將規兩利名整軍定借寇奸人操兩
權內媾將外構虜人有成心師無成命于是一鎮之材
武渙而不復聚其弊皆起於上無畫一之令是謂令疑
屢更而屢代朝秦而暮燕兵傳舍其將而將傳舍其土
軍慮不動于將之存亡而憂朝夕之需急則不難危將
以自遂將慮不動于地之緩急而憂中山之篋急則不
難危地以自完賂勝功請勝刑安危不關其胃而誅罰
莫必其後於是一鎮之人心弛而不復收是謂慮輕權
分則將不得職令疑則士無關志慮輕則將與士泛泛
焉無所繫其恩威無以相攝而其休戚不足以相死是
故按歲而支其資糧靡屨則有兵一警報則曰無兵按

籍而稽其什伍姓名則有兵一徵發則曰無兵今日調
延緩明日調寧夏計將而數其所轄則有兵兩壘相望
刁斗相聞委將命呼吸之交而不能遺一矢則曰無兵
督府議上曰某所宜增屯按臣議上曰某所宜置將常
輸不給又請馬價佐之招集犒勞日費牛酒則有兵虜
深入散地四出抄鹵詔書切責而莫或應則曰無兵募
府上功簿效首虜據牘而程功計功而遷秩則有兵閱
臣一行按部明什伍列旗幟張弓馬而角騎射則曰無
兵嗚呼以今之法用今之將集今之兵雖家開武而人
授甲徵調過於牂牁夜郎之間兵猶且無也又况近鎮
幾千之選騎邊將數百之家丁乎且使備倣必須選騎
是鎮兵皆木偶也使堪戰唯用家丁是管軍爲象人也
國家何利於象人木偶而歲費永糧以百萬數是諸臣
所歲請而歲增者皆漏卮也洮河重則檄宣大兵往矣
宣重大將又安能無盡銳而東有如九邊之虜蝟起蜂
屯有背肘腋何所不重檄則無從募則無及能無衝決
肘見乎吾第視虜警爲輕重有如狡謀叵測微見形於
西而以精騎蹂躪上谷雲中乘虛疾擊臨陳攻瑕能無
爲所愚乎是故審權勢察分合以本將馭本兵以本兵
衛本鎮重假之便宜而嚴覈其賞罰使一鎮寔強於內

而形固於外各鎮陰助之以勢而不陽借之以兵則屬門北平西川豐州之功不難建也故嘗為之說曰戰國能合其內而不能合其外故僅而自完今日能合其外而不免分其內故動而自削以戰國內合之形用今日外合之勢則制兵無遺計而禦虜得上策儻所稱以分合制強弱者乎執事幸熟籌之

人言一表

達德

二二三

一德

萬曆壬辰會試

問伊尹之訓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而武王之誓曰立定厥功惟克永世自古鴻鉅熙明之業曠不以君臣契合得之乃武言一心兼言一德尹言一德不言一心意豈異也將一德固所以為一心歟三代而下君臣疏為相遇者或歆如魚水或倚如左右手或信如弦韋或和如以水濟水雖微一德乃心豈盡不一歟亦有足與商周繫隆比盛者否歟我太祖高皇帝承天啓緒佐命如雲列聖紹光嗣繼延咨靡替所為一德一心者亦可揚厲其舊一歟我皇上躬上躬上聖之資慮懷接下嘉與天下賢士大夫昭登盛理二紀於茲斯亦萬世一時已乃此者過計之臣既其形未既其實鯁鯁焉於上意未盡宣下情未盡達夫古所謂君臣相得益章者宜必有在也乃大易稱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宋儒又謂無欲之君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可與言王佐意者必兩協而交脩乃可臻一德

策衡十一卷

一德

士高

歟諸士其淵原書義敬效忠規執事者願藉手為丹泉廟

夫國家之保泰凝圖豈不繇上下交哉顧明良遇合自古難之非遇之難一心難非一心之難一德難君臣之分亦懸矣以至尊而就至卑則紆體推赤不勝煩也以至卑而附至尊則叩關據橈不勝格也故曰非遇之難而一心難然心非可強一矣陽燧見日而然陰諸見月而津以氣為一也虎嘯而谷風生龍興而慶雲集以類為一也君臣之際亦然有所以一也不介而自親無所以一也暱之而愈遠故曰非一心之難而一德難執事發策首以君臣一德一心為詢愚生跼伏草茅烏睹所

爲廟堂交孚之實而效之然是否泰之原治亂之
也敢不置對蓋孔子有言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
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夫疑與
惑則上下壅而不交非一心也上不可望而知而斷臣
之不惑下無可述而志而斬上之不疑必不得失何者
非一德也故古之君臣不特有慇懃瞻顧之文而特有
纏綿固結之心不徒求之纏綿固結之心而必求之真
醇粹美之德斯誼也始於唐虞之賡歌起喜而闡發於
伊尹之訓與武王之誓尹言一德不言一心以德一則
心自一也武王一心復言一德以一心必本於一德也
策衡十一卷

一德

七十五

後世主臣不勝異意而間各以一切爲遇合若以水濟
水者則純以私合矣雖合猶不合也信徵如弦韋倚何
如左右手或貌順而衷睽或始親而終間心雖暫合德
未合也魚水之歡伯仲伊呂欲求絜隆商周者此庶幾
近之乎而申韓之尚德亦稱漓焉故求相遇於一心則
和正淺深之情猶異求一心於一德則離合疑信之端
盡泯然則自古君臣之相遇大較可觀已洪惟我 太
祖高皇帝承天啓緒屈羣策以定四方集衆思以規萬
世佐命之彥鱗集雲從禮賢之典綢繆款洽惟德與心
亦有可窺測萬一者嘗諭侍臣曰信心常起於忠厚疑

心常起於偏私君之於臣信而好之雖讒言不入則所
爲聽之心者何密也又曰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
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則所爲孚之德者又
何粹也當是時臣工感奮忠智究殫盛業光於千古休
明浹乎于茲有以矣 列聖纂紹並隆斯軌嘗取先臣
所著 三朝聖諭燕對交泰諸錄伏讀之或以克艱商
大政或以制作歸太平一德一心之誼藹然如覲也至
我 皇上躬上聖之資篤下交之節勵精圖理二紀於
茲優禮耆碩親近儒紳則和衷訓志之契也 煖閣延
諏 郊壇引對則肆覲三接之勤也邊徼有宣諭災沴
策衡十一卷

一德三

七十六

有降勅嚮咨交儆之虔也扈從則命應制齋閣則命獻
箴天保卷阿之音也白駒維於空谷干旄貴於在浚明
農保予之思也殿陛之間洞如廓如何心之不一宸衷
之內淵如穆如何德之不一夫是以振鷺克廷漸鴻遶
跡幽遐之士係心 本朝而闡習獲耀於光明休采之
臣展布四體而事功日底於輻輳益誠法 祖宗軼三
五而後世君臣可無論已乃一二憂治危明之士猶鰓
鰓過計以爲 上意未盡孚下情未盡達毋亦見邇者
彤庭之臨御少稀 金華之勸講少濶而意其有隔
閼之漸乎毋亦見邇者密勿之臣少疎於造膝繩糾之

論少拂於批鱗而意其有否塞之漸乎竊以爲君臣之間不惟文之相親而惟實之相信欲求相信之實於今日則願以一德一心之說進焉大易稱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君與臣合而爲下濟天道也臣與君合而爲上行地道也而善發其蘊者莫若宋儒其言曰無欲之君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可與言王佐君臣以無欲而合此一德一心之實也顧無欲豈易言哉人心不能無用亦不能兩用適意爲便則宵旰者必踈矣走聲利如鶩則靖獻者必雜矣夫所貴於爲君者求治之心不可不專也是故意念則平於權衡渙汗則堅於

策衡十一卷

一德

二十七

金石情有所比也而有繫天下之大命者無以私昵掣意有所習也而有關軍國之大計者毋以他實借母挾威而爲重母以寵而爲寵權附於事母恡權而並恡其事利附於功母疑利而並疑其功寧受逆耳之言毋銷剛正之氣寧顯明其道使人得之聽覩毋寧微露其端使人得之揣摩此君之所當務也所貴於爲臣者事上之忠不可不純也是故功必欲出於已而惟恐分其譽議必欲同於已而惟恐形其短爲私而已矣非忠也懼始事之難托爲鎔以處後虞僥倖成之敗開一目以自完爲巧而已矣非忠也意未必至而競於辭理未必勝而

元於氣爲激而已矣非忠也苛於求人而提躬則畧勇於持論而課職則踈緩於本業而急乃在闕職顯爲名高而究乃在厚實爲飾而已矣非忠也此臣之所當戒也君無欲則德日清明而以心膂委之下臣無欲則衷懷粹白而以肝膽效之上可謂一德一心之實矣鼎鉉不隔於釜鬻而旁落之門杜官府不分於兩途而議論之叢息上下曠然其無疑惑矣君責臣以治平之業臣自任以格心之道同明相照至誠兩協將一日數朝不爲頻非時請見不爲瀆握手前席不爲狎引裾補牘不爲忤誠何難於一晉接一對揚者况精神聚會志意孚

策衡十一卷

一德

七十六

通所爲不晉接而情下輸不對揚而忱上徹者自在也商之咸有一德周之一德一心庶幾身親遇之矣雖然語有之宗匠陶冶而羣材緝熙元首經畧而股肱肆力故天施地承君先臣應猶之桴運而鼓答天球一擊而鼗鼓笙鏞純繹文和也愚生所願效忠規爲明良交脩之助者惟在 主上純一德以先天下則羣工誰敢不敬應哉

齊身立

萬曆壬辰會試

漢儒之卓者惟賈董治安靖天人三策士童而習之者折書繁露亦皆家藏戶聞言試相與商其同異得失新書中疏語十居三四而通泰論分封積蓋銅布之議及保傅傳職胎養又悉無見說者疑後人傳會非本書仲舒傳云以舉子極繁露清日食汎雨雹對之類本書皆不載又疑其漏佚非完書然歟否歟以賈生通達之才而語多憤激且三表五餌之術近於疎董子學術之正而溺於災異又好引經激決恐非聖人之言相襲而議所得孰爲多數治安天人皆忠惻所發而一云化成之文一云通儒之文又稱一深於事一深於理何歟自漢而後許兩子者或比之管晏而又謂得遇孔子可以升堂入室或比之伊呂而又謂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至於嘉功名者則左袒洛陽而譚理學者多推轂廣川其窮奚所折衷哉荊卿氏曰忘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可謂大儒矣果皆足以當之否歟君子誠志伊孺顏安論漢儒然明允聖

之道習當世之務正所求於諸士士錄南宮且洋洋乎以兩子之業敷對大廷有日矣試舉風所尚論者著於篇毋阿所好

夫賈董豈不誠漢世兩大儒哉跡其治安策策漢事如破的如持券天人之對從秦灰既熾之後孔壁未剖之先導明王道元本性命抑何其揭日月而行也他所著有新書繁露各數萬言新書大旨歸於詘諸侯尊朝廷經制易俗毆末歸本通流貨幣控馭匈奴皮日休讀之以爲命世王佐之才者顧如藩傷藩疆等篇大都疏中語而過秦上下遷史載之分封侯國本傳載之積蓄銅布食貨志載之保傳傳職胎教大戴禮載之以此見疑

後人傳會非本書而愚以爲此誼書也古人學問大抵講求於巖穴卽以奏對於公車新書諸篇意誼少年留心當世攷究古先隨筆成集吳公一引薦乃約畧其要疏諸朝不然胷中無成書胡卒起田間立談而條畫國事纒纒乎若斯之詳也繁露大旨歸於尊禮而重信敬賢而重民賤利貴誼奉權歸經體天道明王法歐陽脩讀之以爲深極春秋之旨者顧本傳稱仲舒間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十餘萬言今書但名繁露而以玉杯竹林題其篇乃春秋決獄二百餘事見應劭傳日食祝見周禮注止雨書見輿服志答鮑敞雨雹問見西京

雜記隻辭斷簡尚有雜見於寰宇志諸編者以此見疑
漏佚非完書愚又以爲非也按崔豹稱冕旒以繁露者
謂綴玉下垂如繁露也仲舒豈以飾冕自况與不然意
亦曰吾言如露珠之繁及時採掇其有滋乎獨奈何空
言無補朝日之晞而露終無用也此自完其書總名史
家以書文煩摘著篇題新異者併言之乃上疏條教原
不附書中胡疑佚也二君子者其抱瑰奇之才同其以
布衣動人主闢天下貴人之口同其見抑於東陽絳灌
公孫丞相同其以諸侯相終同其身不顯於當世而後
人推士之冠同而要之誼以才勝仲舒以學勝裴度曰

策衡十一卷

賈誼

八十一

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張帝王之道仲舒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儒術究極天人宋儒謂治安深於事天入深於理此兩子之較歟誼之痛哭流涕誠激三表五餌之策誠疎要於制缺度弛之朝以經制人文爲任斯其志何琦瑋也仲舒之溺於災異誠誕好引經讞決誠鑿要於好大喜功之君以正心設誠爲獻斯其意何惻懇也誼言列侯就國養臣下有節悉見施行其後諸侯王子孫分受地主父偃稱用其畫而漢室以安仲舒推崇孔氏抑黜百家卒啓其主表章六經廣立學校之官尤大有功名教豈與夫寡言無當者哉世之評二子者若

策衡十一卷

賈誼

八十一

董生得聖人之經流而爲迂有其才而不流者惟賈生理學之士推轂廣川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真知學愚又以爲非知兩子者蓋謂誼才勝其學可謂其不知學不可謂仲舒學勝其才可謂其無運量之才不可荀卿氏曰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可謂大儒矣夫賈起疎逖非有鼎輔之寄肺腑之親也而焦然憂國若饑渴董以賢良奉對天子以爲條貫靡竟而固守其學不肯曲意以阿非志安公乎賈雖憾於方正倒植然猶懷神龍於九淵仰鳳皇於千仞終不屑與蛭蠃犬羊伍乃董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及相兩國正身以率下所居而治非行安脩乎建議則美一代之制著書則成一家之言若轉丸掌上造車室中井井乎其有條也綏綏乎其有文章也至釋智遺形之說正誼明道之對尤未易以淺近窺者非知通統類乎故自班書已稱誼爲漢朝之儒一人仲舒爲羣儒首而愚亦以二子者皆大儒也彼守枯竹之說學一先生之言而靡適世用如毛鄭之徒此矻然溝壑之儒也固不及二子之知通統類矣若夏侯勝授書而懷青紫之榮桓榮稽古而誇車馬之寵實則不至而有覬心焉此委積揚揚之儒也視二子之志安公者何啻逕庭至如谷永馬融董綠飾六經爲利祿

之媒覲然集詬亡節此又詩禮發冢之儒也視二子之行安脩者何啻霄壤當今獨不得如二子者用之耳誠以賈生爲大行以仲舒爲宗正吾豈憂匈奴與諸藩哉若曰姑舍是進而有伊志顏樂彼直宅秘於先聖之道迎刃而解當世之務愚雖爲執鞭所欣慕焉

才節

萬曆壬辰會試

策衡十一卷

才節一

八十四

商推任使之宜究析真似之辨官人者將有采焉

天下有全材有偏材有似材唐虞三代之盛也士於肩鴻荷鉅之中有激俗維風之槩才與節兩者合而爲一初未嘗曹分角立不相爲用也是所謂全材者也自純懿中和之德漓而裔宇鬼瑣之徒衆於是世始推才士以爲鋒望節士以爲鵠若曰樹勛植軌非此不可而國家亦恃才爲羽翮之資倚節爲筋幹之具信之如列眉而收效若參取是才雖偏而可適於用惟其真也乃又有非才非節而竊其跡者且跳而越諸兩者之上謂之似才不可不慎辨也宣尼處春秋之際不得中行而思

及狂狷此其意非爲當世用也然而近于取才取節之
指矣孟子則又惡鄉原之亂德而奮然攻之若一敵國
此亦非爲程材慮也然而嚴于真似之判矣至劉劭以
中庸之具體而徵者爲德行一至爲偏材一徵爲依似
其所衡量人物或凌雜非倫然而於孔孟中行狂狷鄉
原之說則有合矣蓋士君子所挾持以自表見者無如
才節兩端而其品流紛錯不可窮詰者亦無如才節兩
端有合節之才有離節之才又有沾沾之小才有合才
之節有無才之節又有硜硜之小節合節之才可與任
艱大離節之才可與應盤錯沾沾之小才可與泰奔走

策衡十一卷

卷三

八

而似才必無益於成敗之數合才之節可與鎮社稷無
才之節可與挽流俗硜硜之小節可以表閭里而似節
必無當於名教之重此才節之大凡也蘇洵氏慨俗儒
之鮮效而豔慕奇傑之人意在惜才然不知有合才之
節未嘗不兼乎才也李贄皇懲功名之馳騖而崇獎名
節之士意在重節然不知有合節之才未嘗不兼乎節
也至所以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者則深憤疾於似
之亂真有激哉言之也夫似材既無當於世用而合節
之才合才之節是即所謂全材非可以數數遇也則世
之所用獨有才節之真者爲足賴耳彼真者處乎才節

離合之間也者何也其才之揮霍有餘而或畧于細謹
之黃鍾大呂不可以從繁奏之舞其節之貞介絕俗而
或滯于應務辟之瑤甕玉甌未必適烹飪之用故謂之
曰合則猶未也然真才非閤于節特抱軼倫之器不可
小節拘耳真節非之于才特堅自守之志不可通才目
耳故謂之曰離則又非也善用才者不得其全無寧取
夫才節之偏者嚼啜其真而用其所長才節之各有長
也如鳥飛魚泳適使矯易不能相爲而其各有短也又
如鳧之與鶴去之而虧置之而全故用才士在善駕馭
之母因以衡輓猶駟馭之駟奔星掣電節之和鑾以遵

策衡十一卷

卷三

八

達路驚駘之足瞠乎後矣用節士在善培植之母折其
鋒銳猶孤松之根輪困離詭納之繩削以爲器用歲楷
之質遜其堅矣惟天下奇才亮節各以偏至者自效而
後國家得兼用以收其利若乃執微非羽建左遺右喜
才具則貞方之士屏若退淵崇孤介則寥廓之英忽若
遺迹於是天下之真才節非擁闕不信則踣缺不具卒
之才者歿其能以隨世節者韞其珍以遜俗隨世日以
遜俗日以拙而鄉原之似者反得窺隙攘臂以承其
權夫似者售則真者沮而治亂從此分矣蓋嘗歷覽古
才才節真似之變抑何愈趨而愈下也其始若水之一

源則唐虞三代之士是已其後分而爲支流則孔孟所稱狂狷之類是已然雖各一其流其清瑩而無所於點一耳又其後則有所點矣而其爲才爲節猶各較然必行其志如玉之有瑕珠之有類雖不能純而無疵乃其本質固在也故西京之得人一盛于高再盛于武販繒吹簫之侶與園綺夏角之倫連鑣而同進牧豕負薪之夫與禁閹屬國之英合響而並奏而天下以治迨及唐宋則汾陽之身係安危而以汰侈稱潞公之名播虜使而以宴遊累韓黃門之規主忠而傷于峭張乖崖之俗貞而近於忤然世主能錄長舍短兼攬而用之而天策衡十一卷

才節

八二

矣甚矣人材真似之難辨也吾於荀悅之論核真取言行之說焉曰言必真而後信之行必真而後貴之於徐幹之論考偽取其名實之說焉曰苟可收名而不必獲實者不去也苟可獲實而不必收名者不居也夫以言行察人什可得其六七而以名實察人什可得其八九何者言行猶微之事名實則係于心也其心謂天下國家之謂實而僅爲其一身者之謂名觀人者必求之心則淄澠判于肺腑日月懸于方寸而真才節見矣或疑世之靡也羶悅之念多弓旌之意少則取才未若取節而辨節難于辨才以爲才之顯焯如九軌之衢之易見而節之隱微變幻如羊腸太行之詰曲也顧使言行與名實並燭則節亦何患乎難辨而駕馭才傑與培植正氣兼用則節亦不至於偏遺大都銓材之道必始於辨真似既得其真則在乎善器使之毋有所觭重故才節之爲國家用也若丹與素相映以成采甘與苦相和以成味雖非全材而可收全材之效其既也才可以振天下使翹然爭赴于功節可以激天下使聳然兢砥於行不惟真者響臻景附而似者亦可化而爲真又其既也天下衆流羣品熙熙然悉歸于型冶才者未嘗無節節者未嘗無才可以名爲合節之才亦可以名爲合才

才節五

八十八

之節然則劉劭所稱國體大雅孔子所思之中行將得而用之而唐虞三代之盛治亦幾可睹已

卷十一

才節六

入下

廉實

萬曆壬辰會試

問士君子所為懿德煥行易嘗不稱焉與實哉周官六計要綜于蕭及訓戒臣工報曰以公滅私無載爾偽官箴爛焉已顧有稱使貪使詐者何也然猶藉鈴家言耳乃記亦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此又何說焉僞記所載有四知自矢以清白遺後者有營家無餘財以報君者有明言利害不嫌伐一時事以欺君者有失智高不取誣朝廷以貪功者斯獨非仁智人歟抑何狡索純誠也乃或當恭儉之朝而金錢受賂廢綜核之代而戶口偽增豈廉實之操固士所自勵非盡可以文法繩耶主上銳意至寧貪墨吏朝掛彈章夕厘訶謫已俞銓臣請察舉公廉風勸天下又嘗遣近臣閱視疆陲隱必燭勅守圉者灑濯舊習務以實簿奏毋敢為隱意甚盛也假罪之而不必戒導之而不必趨法令且窮安所計而幾邊防矣治之成績數古有治單父而民閭不取魚位司寇而人朝不飲羊膾非特法禁令驅胡臻效若斯之神也茲援其道以提衡天下亦可還至而立

策衡十一卷

卷十一

九十

效諸士懷澄清之志抱悁悁之行其素所感奮也必有可以佐國議警官箴者其為我表言之

今天下所患者貪墨之風熾而民不得樂其業也飾偽之習工而不得綜其寔也當事者蒿目刺心總總焉三令而五申之而廉寔之數卒未著也愚以為計之失也在人不在法而法之弊也在密不在疎使不探其本原而徒以一切繩之法令滋嚴奉行滋玩其究將上與下交為蒙名與寔相為諱也則何益之與有益嘗挾策而嘆文武成康之澤何其入人之深也彼所計弊羣吏者曰善能敬正法辨而要綜于廉所訓戒臣工者曰以公滅私無載爾偽兩言耳曾不特深文峻令繩削當世

也然考其時士大夫好脩朴茂羔羊著委蛇之節免置
堪腹心之寄而名不著于史牒非關不書夫人而可書
也此無異故禮教明而經制定廉恥之維重而純醜之
化成何其盛也道不出此而以區區文法把持之旌善
也若揭竿而求羶惡也若洗垢而索則如西京文宣豈
不稱恭儉之朝綜核之代然而受賂之張武僅以金錢
媿心偽增之王成且以治行蒙賞蓋亦任法之窮矣夫
廉寔者士人之大閑也固未有出此而可官使者彼使
貪使詐直賴鈴家言儒者宜擯不道乃記亦稱用仁去
貪用智去詐此草昧籠罩人羣之術耳非平世所用也

策衡十一卷

卷二

九十一

伯起之清白遺後孔明之田桑自約永藥且讓其潔趙
管平之明言利害狄將軍之寧失智高金石可比其誠
夫非仁智人哉乃斤斤純白若此則奈何必索仁于貪
索智于詐與夫徒恃法以格貪詐者過而藉口于貪詐
可使以開奸實者滋過 國家自 聖祖肇造由夏懲
貪之法甚嚴欺罔之誅不赦 列聖稍脩飭而培溉之
以信義融冶君子以刑戮震懾小人成弘間士大夫爭
尚名節一涉貪欺恥若負塗風甚厚也乃今則異是銅
鑿之吏廉計非不精而猶不能無顯一縮通綸即管囊
囊既刑刺焉益兢乃錐蠲卹徒殷而漁獵者是資通貢

未足而豁壑者已滿若抑之錢何多合浦之珠自徙亦
吏治之未盡清也戈鋌之帥簿治非不嚴而猶且不能
無讓邀而款之既以爲輸誠歸而尾之又以爲血戰張
皇而獻捷者或非賊首番橐而捆載者疑于市直王恢
侈馬邑之功李陵諱稽山之敗此亦邊功之未盡覈也
賴 主上銳意至寧思與天下更始一二墨吏偶掛彈
章輒厯訶譴大者遣諫尺籍小者編伍齊民至燁赫也
大計羣吏察舉公廩 詔從優叙至激勸也 遣近臣
分道四出閱視諸陲纖隱洞燭 勅守圉者洒濯舊習
簿奏必寔至振刷也 威德所布雷厲風行公卿百吏

策衡十一卷

卷三

九十二

兢兢恪恭罔敢越志矣而執事乃猶過慮于法令之且
窮請熟籌所以維其法于不窮者可乎夫罪貪獎廉是
矣顧一一而勸懲之而不勝其難徧也不然則又虞掛
漏也無已而補苴其不逮亦慎簡臺察以重其激揚之
權乎分使開邊是矣顧歲歲閱之而不勝其滋擾也不
然則又懼襲謾也無已而經久于責成亦慎簡督撫以
覈其紀綱之寔乎此所議于任人者也人與法不可簡
勝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爲備位夫惟人與
法兩用而後事功可集而猶未也宋臣劉摯曰先王制
法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

李清臣曰古者用人視成不視始貴大不責細優假而待其所施茲所當加意于人與法之外亦善用乎簡直優假之說而已蓋今之求于吏治者急矣急之而不效則莫若濟之以緩其道在重清議以興其媿恥之心何也吏道貴廉當官之首戒人非不狎聞也其用貪敗者視警帶而錡鋹簡墨以慙之園土以苦之而卒不爲沮方且洋洋矜得意于間黨誇身名之俱泰是無所用恥也故褒勵之榮可以勸中人而不可以動不肖賊贖之追可以懲不肖而不可以爲常法則莫若優吏祿以養其操崇素約以澄其源獎恬靜以風其槩重鄉評以厚其俗使人人知清議之爲重不肖者雖赴于官府之嚴憲而不容于薦紳里閭之公責則廉節可奮視得之刑威者似較深也今之察于邊事者嚴矣嚴之而不較則莫若濟之以寬其道在疎文網以通其_之關之情何也邊事之安危重矣邊臣之任事亦難矣祇宜之不可預設經費之不可量固非內地比也而言者太苛操者太急上以一目伺鳥下以衆蔽成帷其勢不得不出于欺始也偏裨謾大帥大帥謾督撫既而督撫知之中朝亦知之以爲情可原而勿問也始以欺爲謾既以謾爲實而欺遂成矣茲欲無從其法莫若先無關其情死士

可募則市租請入輸幕府可恣不問戰功可錄則雲中守上首厲差級可置勿罪鼓敢闕之氣則不當以小劾掩其伐嚴哨敵之禁則不當以挑發撓其成惟能體其情使必達然後嚴其法可必行則邊防脩舉視得之簿責者似尤密也聞之種植者日種之而日澆之朝伺其長夕伺其蕃一日百至而不倦然木乃且稿有人焉旣植而去之行三年而反則木大拱矣山藪之擾羽毛也川澤之擾鱗介也未嘗日省視而孽育盛焉取毛羽而聞之取鱗介而沼之則其類必不滋稍失其制脫然逝矣故事有緩而寔急寬而寔嚴此所濟于人與法之外者也猶未也不曰大臣法小臣廉乎不曰正朝廷以正百官乎三事六列之臣誠矚然以潔白自厲明示天下以廉而天下又孰敢爲貪洞然以誠信相與明示天下以寔而天下又孰敢爲欺蓋宓子治單父而民間不取魚孔子嘆其德至矣誠于此者形于彼子爲魯司寇而沈猶氏朝不飲羊則所謂豫正以待之也夫設誠而豫正以提衡天下未有不環至而立效此本原之要論也而猶未也上有投珠抵璧之風則下有懸魚飲泉之節上之命令信于四時則下之奉法捷于影響矣此又要之要也

形勢

萬曆壬辰會試

策衡十一卷

形勢

九十五

主務藝米糧管而聘太平高日而應 當世所積
其教陳之為 保大之助

嘗謂創天下易守天下難復帝王自立之宇易保祖宗
世守之業難後一統以明得意易規萬全以無罅隙難
何者英武之所籠蓋直可廣施泰寧之所恬習或以叢
疊幾微者不殫精而慮披猖者且束手而觀此憂盛持
安之計所宜精思而豫畫也執事詢歷古提封判合所
繇以及 皇朝幅員廣大形勢控攝之宜愚何足以及
之蓋上世有九丘之書九土山川風氣所養粹今佚不
存而散在山海經爾雅諸書者紀載靡一大都河山兩
戒介隔華夷自鴻濛剖判則然而東限滄海西限流沙

策衡十一卷

形勢

九十六

功也唐之盛長安西境萬三千里後乃失河湟捐維州
宋則燕雲幅割靈武瓜裂大渡各割至元以腥膻汚方
夏無足齒已愚究覽方輿之槩古西北表而後縮戎虜
侵蝕漸逼也古東南蹙而後展蠻夷服屬漸眾也至云
五三之宅甚邇後乃寢廣博綜其實不然記謀稱神農
地過日月之表禹使童亥步四極里各數億計郎詡言
未可盡詰自日南徼外堯時義叔所宅也滇垂黑水玄
禹所導也庸髻百濮武王歌舞之師也歲貊句驪箕子
田蠶之國也蓋古以文教漸遠不盡若後世隸為冠帶
之室必謂古之地陘臻秦漢乃大非通論也要之君德

休明卽殊鄰絕黨不異宇下否則赤縣神鄉判若外域
化隆者閭閻治淺者偏狹可不鑑與我 太祖誕膺寶
命振天維而總坤絡旣 奠基江左盪滌中原一六合
而先宅乃經營四封東北起遼海西盡張掖以要會爲
鎮咸建宗疆南命東甌環海置戍西南委黔寧永綏滇
服東收朝鮮爲守禮之藩蓋開濟維新而萬業之鴻摹
大定兼乎保業矣 成祖法天樞以奠鼎搃天下之吭
而拊其背 親御六飛三犁虜庭至南至斗杓而還處
降夷采衛間聯絡諸塞勢如率然以爲枕蔽封哈密以
控胡羌定交趾復漢唐故壤西南建官府以慰撫稱者

策衡十一卷

形勢三

九十七

犬牙錯而居使臣航海重譯而款殊俗三十六國蓋
纂紹重光而堂構之締固特勞兼乎剏造矣 皇朝興
圖之廣際天匝地書文通被幾將日所出入神農所稱
禹跡所被曷以侈茲顧繼世而後疆事之變亦畧可言
自遼陽之舊委於虜則瓊幙蟠三岔河之中而東西肘
腋不應矣全寧捐於熟夷則潮灤兩口外犬羊聚居而
神京肩臂寒矣開平興和遷大遼五堡棄而上谷雲
中患剝膚矣東勝內徙則千八百墩罷戍而虜家河曲
關輔腹心結轡矣哈密沒於土番則西域朝貢之吭咽
蝕而河西孤懸乎絕股指幾於跌盪矣其在東南者則

交南設藩置吏一旦以昇夷而揚戈三下之勞盡捐矣
諸此非可輕議而愚不敢苛責當事者蓋 祖宗以百
勝之威乘物力之富犁庭闢境易若席捲而世之平也
欲以習安之士當窮獸之攫靡有限之財爭域外之利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勢然也雖然介鱗之俗非可衣
裳易鋒鋌之事非可膏血爭故漢之款五原銘燕然不
以增治業斗辟閉玉關不以貶烈有道之君務耀德以
盛內不敝所恃以事無用則談 今日全盛之烈但當
以九州和理論而邊陲海澨隔閼河山之表者惡足較
論也哉 明興於茲二百二十餘禩 列聖代光涵煦

策衡十一卷

形勢四

九十八

以恩厚藩飾以文物葉熙累洽鏡清砥平薄海內外并
質其剏枝附輻集歸命 朝廷天下之勢攝然安於覆
盂而 明天子在上兼文武臨照之提衡石以運諸華
執樞樞以管四夷二十年來黠虜葆塞稱臣嶺海賣劍
易犢潢池稍動旋即撲滅 皇陵遠抗絃維具整不稱
甚盛隆際乎哉蓋千羽兩階伯益以怠荒徹九夷通道
召公以慎德訓倚泰山履磐石而憂累卵誼辟之軌也
隳日中而徹桑末雨蓋臣之圖也況自昨歲洮河之警
醜虜畔約罪在必討海島之夷潛謀犯順又已見告則
方隅不無事矣保大防微之慮其可忽哉昔荀卿曰兼

策衡十一卷

形勢五

九十九

天下非難惟堅凝之難蘇軾曰天下大器也器久寘諸篋笥與手不相習則杆格而難操故以手習器而不疑則易運以心習天下而不忘則易安夫欲凝而習之有四術焉國之有民猶魚水相依而存今民困極矣膏腴沒於豪右脂髓竭於征科因之以災旱虐之以苛吏其不亂者幸耳必也簡循良流恤弟滌煩苛使德澤浸注縣絡齟然上下相親而不解是曰固其結先霜戒裘未歎儲泉備豫不虞善之大也今承平久矣華戎之防弛於款貢什伍之籍耗於流亡卒有緩急胡以應之宜撻方隅之臣責實脩備峻關箴宿武銳使窺覲者惴懷沮

膽而不敢動是曰重其閉王都如室畿輔如堂中夏如庭戶四裔如藩籬猶之體性以大持小不可易也必也疆幹弱枝攝運一世於掌握無使螽蟴集而有不掉之尾是曰挈其綱蠹豕剖柱飛鳥跼衡蠶生無細不可狎也故荏苒荷偶警戎旅暫譁皆當祭之朕兆之表而豫折之母使鍼芒泄而致元氣之潰是曰翦其萌四者所以凝天下而習之之務也而根抵不在焉惟 聖天子察天全界所覆之重則冕石履冰之戒必殷覽 烈祖蒙霜露沐風雨之勞則岐陽豐水之思必切懸四嶽三塗之不足恃則懋敬以祈 天稽白環碧若所從來則

遠德以閭化 上與下交相倣仁與武交相濟權與幾交相持動則必威守則必固煌煌 聖業絢萬嗣其彌光矣故曰事在四方道在中央爲天下者爲之堂序之二而已釋此而求 保大之謨非所聞也

戰亂

萬曆壬辰武試

問自古名將戰難破敵戰勝攻取其經畫皆有深意非律勝也試舉一二與諸士籌之有司雲夜進而士卒不知所倚以破蔡州者有愛惜士卒緩攻持久而破廣固者有起上山攻城而忽并兵撤圍以敵之者有聽其樵牧而後盡其銳攻以下之者有盛修攻具而反以野戰取勝者有先設長圍俟其食盡而後攻者有不殺間諜而使招降者有殺其使而反降其城者此八人者事勢相反而功烈同符可緩指而明其意與夫兵法攻守勢備而又曰攻有餘守不足今歲寧夏之役攻又非有餘其失安守既已不足今歲寧夏之役攻又非有餘其失安在諸士其詳著于篇用觀方畧

凡兵守易而攻難所謂攻難者勢兩敵力兩敵不然則仗名義以自存不然則借竊之久以私恩自結于其下者也若夫以我之兵攻我之城原非兩敵勢力又兩不

策衡十卷

戰亂一

二百一

敵以順討逆彼無所假以召號其衆而又非藩鎮借竊之久有以自結于民處此四資而稱事難意者六有遺策耶自古談兵者皆曰攻不足守有餘守者主六者客攻者勞守者逸十圍五攻難易可知也然攻者有所不攻而守者無所不守有所不攻則常聚常合無所不守則常分常散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彼勢益寡則此勢益衆故孫子曰守不足攻有餘愚以爲顧用之之術何如耳或以攻爲守或以守爲攻或自守而可以攻人或攻人而反不能自守或以有餘而不足或以不足而有餘或內不足而示之以有餘或外若有餘而蓋見其不

足故善戰者以我制有餘不足之勢其次則聽其有餘不足之勢而以我從之其最下則用強勢反以弱用得策反以失我本有餘而反至於不足敵本不足而使至於有餘往歲虜嘗攻我矣何其易潰也今歲我嘗攻賊矣何其難破也虜爲賊用賊挾虜勢賊已困而未能制其命虜已去而尚復虞其來內未能攻賊而外反憂虜之攻我則愚未敢論有餘不足之所在也吾意古之善用兵者不然古良將破賊有以急攻者有以緩攻者有先急而後緩者有先緩而後急者有攻而反以不攻有不攻而反以攻之者有受降而以降之有不受降而反

策衡十卷

戰亂二

二百二

以降之者以急攻之者李愬是也雪行七十里乘夜以入而蔡州平以緩攻者慕容恪是也愛惜士卒須時日以取之而廣固破先急而後緩者朱儁是也破其外城忽併兵撤圍侯賊出乃擊而韓思禽先緩而後急者司馬懿是也先縱樵牧乃復晝夜合圍以攻之而公孫淵死攻而反以不攻者耿弇是也盛脩攻具以誘之卒以野戰勝敵而張步降不攻而反以攻之者郭威是也按兵不戰俟其食盡然後進衝梯以攻之而李守貞滅受降而以降之者高仁厚是也謀來不殺因遣歸招降而阡能誅不受降而以降之者寇恂是也賊將迎謁就軍

前斬之且令固守而高峻下此八人者急亦勝緩亦勝
先緩後急亦勝先急後緩亦勝攻亦勝不攻亦勝受降
亦勝不受降亦勝方畧相反而成功畧等何也則以我
制有餘不足之勢而勢從之者也夫論軍食則司馬懿
一月之糧比今爲寡論外援則李貞三叛之助比今爲
多論兵力則朱儁耿弇數千之衆比今爲危論賊勢則
段龕吳元濟比今爲劇論將權則寇恂高仁厚比今爲
輕論天下大勢則彼當分裂搶攘之餘與夫叔季陵夷
之後而我乃值海內之全盛仗 天子之威福集滿庭
之羣策簡九鎮之精銳古人操數不足之勢而反以有
策衡七卷

策衡七卷

三三三

餘今人慮數有餘之勢而反以不足意者其有遺策耶
請循其始賊之初起揭各邊通行之例指爲激變欲以
動搖九塞而躬首難以爲倡始一呼而鄰鎮無有應者
而賊始窮矣則又出兵攻左右衛圍平虜徇各城堡不
丁者自謂自河以西可斷而有我兵渡河賊僅守一城
而賊又窮矣賊以我財勾虜以虜自衛賊爲虜導虜爲
賊援可以併力一嚮及虜入而縱兵大掠滿意而去賊
自賊虜自虜而賊又窮矣大約使賊外憂攻內憂應則
我之利也使我內憂賊外憂虜則賊之利也入而誅重
賄于賊出而邀重賞于我持兩端操兩權則虜之利也

虜所掠賊所賄我所賞皆吾財也死於賊死於虜死於
攻賊攻虜皆吾人也於我無不爲害於虜無不爲利賊
於虜猶隸農也不能享爲人而已循我討賊之策始終
有三始而離之已而降之已而攻之賊未始不可離而
離之乃益合未嘗不可降而降之乃益侮未嘗不可攻
而攻之乃益堅九人情同利害則難間也俟其自爲
利害而後說得入焉間之用微間之跡晦受逞而不知
乃可以得志今謀始起黨始合而遽曰使彼圖此使此
圖彼三尺童子皆知其爲間此所謂施之有鳥之處而
駭鳥者也故曰我欲離之而益合也賊之初起奉其部
策衡七卷

策衡七卷

三三三

卒以身下也彼猶懼事不成禍有所歸我亦陽信之而
無盡暴其情異日彼于可死可生之間而求生也則事
必有變而吾可藉之以行其權業已名之爲賊彼無生
理我無受理而始曰招安則是賊明以愚我而我自愚
也故曰我欲降之而益侮也自古破名都大城必藉已
勝之威以氣奪之不則有必勝之策以計取之不則有
必不敗之策以久持之今三者無一焉而驅士卒冒鋒
鏑蟻附而攻堅城死傷蔽野士氣阻喪賊既得計其黨
益合城中望王師者撫襟收淚而無所復冀故曰我欲
攻之而益堅也大抵今日之患用離間之術則太早用

招降之術則太晚始之應變則太緩後之攻城則太急但務多將不務選將但務必進不務必勝但務調兵不務養兵但務增餉不務護餉在軍士則輕進輕退在將吏則一彼一此論賊勢則忽易忽難報虜情則倏來倏去聽朝議則乍佞乍賢奉詔令則且行且止問將權則隨重隨輕行賞罰則忽予忽奪嗟乎此寧可令古人見乎頃者決大壩以灌之而賊勢益蹙矣法曰以火助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不得已而用之未爲非策顧國家二百年雄鎮三十萬生靈以與此五賊者爲殉以是而成功不忍言也以是而猶不成功不忍言也執前

策衡士卷

三

三

八君子之事以律今日之事未必合也據今日之勢而八君子之術可參用也夫賊之計五而已不戰則守不守則走不走則降不降則死今不能戰不能守又不肯安坐而待死計必走虜而其下非世所指名者計必降當其將降將走各操其意必且內猜而相圖譬之同舟遇風則自相救援及船失墮水二人而遇一壺則爭而相擠者前懼于同死而後利于獨生也乘必死之會而微示之以可死可不死以待其自爲計可以離之使貳可以招之使降可以猝入之而使下利害有期成敗有機前之難而後之易者前當其懼同死而後當其利獨

生也自古叛逆戰則勝敗未分守則死亡立見今但以我策之得否爲賊命之短長爲今日計者惟在守強勢用全策而慎防其不必然其最急防虜入其次防賊出其次在士卒不用命其次在將吏不同心比者虜入而我邀擊之亦既挫其鋒矣虜陽有所忿陰有所利勢未必不復來虜即來不能越水與賊合賊不能出粟餉虜我堅壁列陣而勿與戰可饑而走也乘勝而撫之則易爲德且撫且不撫伺間而奮擊之可大勝也必欲害賊無寧利虜利之不可得則因其瑕釁而忍之若不能利不能害虜勢盛而賊勢乘之事之不必然者一也我以

策衡士卷

六

六

水環城以兵環水備多而易分期久而易懈賊千人同心以爭一日之命勢必不獨死我非但防賊兼以防水我可以壅水爲我用賊亦可以決水爲賊用默窮而鬪爲害猶淺川壅而潰其傷必多事之不必然者二也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平居無事時有譟呼死亡在前寧無反側兼以操之大急役之不均將既各私其軍人亦各私其命賞之則驕法之則怨呼之則不爲使不爲使者爲亂之漸也事之不必然者三也師克在和善均從衆今師無成命人有成心功欲已出而尚恐分于利害欲已免而不顧移于國蠶笑各異號令不齊見不同

而生愛憎心不同而生乖阻賊以救死欲圖生則謀深而黨合我以邀功兼避罪則心二而權分相州之潰可為炯戒事之不然者四也夫惟杜意外之變而後可以保意內之勝去不必然之害而後可以全必然之害而後可以全必然之利急攻可以為愬緩攻可以為威先急後緩可為備先緩後急可為懿攻而不攻可為奔不攻而攻可為恪受而降之可為仁厚不受而降之可為恂故曰據今日之勢而八君子之術可參用也而愚尤有說焉兵不厭權法不離正無權則不足定亂無法則復生亂自寧夏兵變以來而陳州連化之卒相繼鼓

策衡十卷

卷七

一百七

譚令蜀中又見告矣大畧以犒賞稍定法非盡行也夫虜去則議戰來則議賞軍餉無事則議減有事則議增是謂指虜使來買軍使叛寧夏即平憂未歇也夫惟去不必然之害而後可以收必然之利亦惟伸必然之法而後可以杜不必然之變使無變可定無賊可破其功乃更出定變破賊之上若區區較難易于攻守抑又末矣

備倭

萬曆壬辰武試

問今天下北苦虜南苦倭邊與海等耳制禦之術同與否與倭患莫如嘉靖中其所蹂躪至慘矣以計之將復然與否與倭破朝鮮其氣甚惡一時諸臣譏議然持籌而計有欲調客兵者有欲募民兵者有欲鴟彼巢穴破之海外者有欲集我舟師禦之海上者其說孰為得與夫以茲瀕島夷事在境外而我應應自操非所以為名也朝鮮既破賊不即歸其意叵測而我晏然不為備其所以為實也茲欲酌于名實之間求之情形之表使無事亦無擾有事即有備則何策而可諸士其各以意言之願籌策足採否耳文之工不工勿論也

策衡十卷

備倭一

百八

中國之于夷狄也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其來來在彼備在我在彼者我不得恃在我者我不得不恃夫不得恃者亡論已即不得不恃之中而亦有足恃有不足恃何者彼未來而我先備則足恃彼能來而我能備則足恃不知彼之來而我猝然應之則不足恃明知彼之來而我猝然無以應則不足恃夫足恃者不敢知已就不足恃者而論之則不知其來而猝然應之者我之于虜也明知其來而猝然無以應者我之于倭也今虜之來非其本志特啗賊貨賄為彼犄角陽作聲援陰圖攻劫而我時以偏師逆而擊之邀而襲之使窺離之虎半傷游釜之魚失恃故曰我不知其來而猝然應之者虜也關曰亡命遺奸么膺海孽一旦提兵朝鮮走其名王入其都邑而我援兵始出全軍報沒行者不返聞者傳

行腥風乍颺海波若立故曰我明知其來而猝然無以應者倭也就兩者而較之倭與虜異就倭而較之今之倭與昔異何以言倭與虜異也虜利賊之金帛而又不利我之罷市利目前之擄掠而又不利我之襲擊利則進不利則退若倭則志在進不在退故有進則無退若嘉靖中肆掠橫行不殲不止畧可睹矣何以言今之倭與昔異也昔之倭志則子女財物禍有屠戮剽焚進隨風濤退無門戶而又以南兵禦南寇性既相習故亦相當然猶搏噬之慘無地不然敗傷之氣頻年不復今關白以中國之人用島夷之衆始用強而兼弱今聚寡以

策衡十卷

倭倭二

二百九

爲多退則朝鮮爲其窟穴進則畿輔爲其毒螫鯨吞無厭豕突可虞故曰今之倭與昔異也今備虜者已有成謀矣而爲備倭之議者約有四端曰調客兵曰募民兵曰搗彼巢穴而破之海外曰集我舟師而禦之海上夫東南被寇昔嘗調兵矣狼兵一戰而鐘富之衆亡桐城再合而河朔之兵沒是客兵未必能創倭也而今又非其時也今叛人未擒黠胡助逆款虜思逞屬夷稱兵左出則右空此顧則彼失况所過之殘虐所在之需求又二倭也客兵未可議調也出邊搗巢今嘗牽虜矣或掩其不虞獲彼老弱或闚其無備驅彼馬牛是搗虜間可

以得利也而倭非其地也我千里襲人而彼適爲主我三月裹糧而彼常待饑險隘未必周知波濤易以爲難况遣掾已成殷鑒而整兵再蹈覆轍是兩敗也海外未可議攻也與其調客兵無寧募民兵乎然募民兵有兩利亦有兩害饑寒流離之衆得藉其資以緩死徙之憂拳勇驍健之徒幸見其奇以銷叫囂之氣此兩利也然藉資者甘俛首以就吾之羈馭即吾以法操之緩急恐無所用見奇者不能俛首以就吾之羈馭而吾又以法操之緩急恐不爲我用此兩害也况有兵則有餉取給于郡邑而郡邑無所得餉借給于內帑不能常給餉兵

策衡十卷

倭倭二

二百十

欲常聚而餉不能常給餉不能常給而兵不得不常聚是民兵之募也憂方始也與其破之海外無寧禦之海上乎然集舟師亦有兩利有兩害倭來必以風帆而吾乘汛以防之彼雖無定嚮而有定期倭人不習水攻而吾阻洋以拒之我雖無餘兵而有餘力此兩利也然以河渠商賈之舟而汎之海洋則舟楫雖具百不當一以燕齊騎射之夫而驅之防汎則徒放雖衆亦百不當一况集舟師必習水戰北兵不經水戰不得不教之戰南兵曾經水戰不得不募以教北兵戰南人負其能勢必以習而欲據其上北兵負其氣勢必不肯以不習而出

其下是舟師之集也憂方大也嗟夫人臣于國家之事亦權其利與害而已天下無事酌其有利無害者行之不然必其多利少害者始行之天下有事不獨多利少害者行之即害與利參者亦間行之出海殲倭此有害無利必不可行者也徵調客兵此利不勝害不可輕行者也募民兵集舟師此行之爲利行之爲害而不得不行者也斯二者今旣已行之矣然以愚計之今所募之民兵市井之子弟也方隸之藉即授之兵是驅市人而使之戰也有如令之不前何以策之況以數千烏合之人而當數萬鴟張之寇即遇倭而強弱不敵也今所謂

策衡士卷

備倭四

二百一

之兵船巡徼之卒也撤東南之備而東北之防是顧肩臂而忘肢體也有如倭轉而南何以禦之況今之兵船非復曩時之兵船即遇倭而利鈍不敵也今所募之沙船漁鹽之夫也奪其所甚欲而予以所甚畏是離衽席而擠之溝壑也有如蓄憤而思亂何以制之况敢于犯濤又未必敢于犯難即遇倭而勇怯不敵也倭之蓄謀在一年之前我之備倭在一年之後乃四議之中僅有兩可行而兩可行之中又有三不敵何所恃而不恐也執事欲諸士酌于名實之間求之情形之表事必有備備不爲擾愚謂合六十六島之夷爲數十百萬之衆此

倭之名也操必行之法驅久練之卒此倭之害也脩其器械積其侍糧休其士卒養其氣力此倭之形也能破人國而又能厚恤其民能覆我師而又不輕洩其忿此倭之情也夫鷲鳥之擊也先伏今之倭吾方懼其伏也而我之爲禦倭計者有備之名無備之實無擾之情有擾之形此四者我皆出倭下而欲恃之以伐其深入之謀遏其方張之勢不可得也今商船之不宜于海者不必言矣兵船雖調來無益也海船即造緩不及也不若精簡諸衛之見卒益以新募之民兵城要害而屯之具千櫓而守之而又以應募之沙船爲海上之徼卒厚其

策衡士卷

備倭五

二百二

衣糧時其偵報使倭之一動一靜我無不知若往若來我無不備不來則田作漁獵以佐軍需來則清野堅壁以資保障蓋倭利于速戰而我之禦倭利于不戰戰則我未必勝即勝亦害不戰則我有何敗不敗即利以舟師禦之則不得不以城守禦之則可以不戰虎之在野也遇人必噬垣中有人而伺之不得則掉尾去矣此善喻也 太祖高皇帝嘗 命南雍侯趙庸募漁丁島人數萬爲水兵以備倭矣又嘗 命信國公湯和視沿海險要築城寨以備倭矣南雍之水兵即所謂集舟師而禦之者也信國之設寨即所謂守城堡而禦之者也

況彼席戰勝之餘其氣正銳而我當新集之始其氣易
懾彼用久蓄之謀其勢必深而我當倉皇之時其勢易
擾以我之懾當彼之銳氣既不敵以我之擾當彼之深
勢人不敵故以戰而爲守不如以守而爲戰戰則我之
不足見于兩陣之間守則我猶有餘不失百全之道戰
則共風濤之險守則無漂溺之虞戰則爲一時僥倖之
謀守則爲海濱久遠之計我外憑堅城內食積粟無所
不利彼進不得戰退無所掠無所得利此坐勝之術也
雖然愚猶有說焉人心服豫則智慮橫生張皇則精神
脅亂人情安靜則心志堅定惟擾則耳目搖惑今不省

策術十卷

備後六

一百三

議而集議人思以議自試而咻之既集議而不審議我
又思以議試人也而收之未見敵而收保人以爲敵至
也而駭之已收保而不見敵人又以爲敵不必至也而
玩之議論紛雜舉動周章是自困其智也軍書往來田
野騷騷是自困其民也倭未來而先困非所以制勝也
故由今之時而微較其利則可守也不可戰也當今之
時而用得其人則守可也戰亦可也募民兵可也調客
兵亦可也禦之海上可也破之海外亦可也永樂中倭
嘗入北海矣都督劉榮一殲之而二百年不敢寇金復
嘉靖中倭嘗入東海矣總兵戚繼光再殲之而數十年

不敢寇閩浙故議之孔多不如專委任也陸贄有言曰
守封未固寇戎未懲其病在于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
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
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財匱
于兵衆力分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遙制知此而
吾之所恃以備倭者過半矣

策術十卷

備後七

二百五

備倭

萬曆壬辰武試

問今天下北苦虜南苦倭邊與海等耳制禦之術同與否與倭思莫如嘉靖中其所蹂躪至慘矣以今計之將復然與否與倭破朝鮮其氣甚惡一時議臣謂倭然持籌而計有欲調客兵者有欲募民兵者有欲修築穴破之海牛者有欲集我舟師禦之海上者其說就為得與夫以嘉靖島夷事在境外而我庫原自倭非所以為名也朝鮮既破賊不即歸其意固測而我晏然不為備非所以為實也茲欲酌于名實之間求之情形之表使無事亦無擾有事即有備則何策而可諸士其各以意言之

執事以備倭策諸生愚未覩其形何知其情請對以臆

按關白本以人奴戕其主而竊其國以詐役屬六十六

洲之君長為封豕長蛇荐食朝鮮朝鮮剪焉傾覆越在

策衛十卷

備倭一

一百五

草莽以赴告于我一時廷臣以為倭破朝鮮力必內犯

有形矣而又或謂未見寇先自擾無為也愚竊以凡所

傳倭形皆未必實吾所疑者其情耳夫以窮海島夷一

且益之以一國金帛子女惟所取其欲有不饜者乎不

焚不掠久留而不歸意何為乎駕長風破巨浪不血刃

而下人數十城此其兵力有不足者乎平壤去義州數

舍而按兵不進嚼以甘詞意何為乎彼攻朝鮮而我以

兵撓之有不忿者乎無損于賊而我偏師不返有不輕

我者乎且忿且輕而漠然不報我為是愛我而弗攻乎

凡倭常情常態皆無足畏欲已盈而不歸兵有餘而不

進且忿且輕而不即入則非常情常態不可測也夫倭

猶鬼蜮也未覩其形未測其所向而恒擾奔驚是自疲

也雖然與虎狼為鄰俟其搏人而始備之則晚也

吾非以一島夷遂足為中國難也顧天下承平久武備

弛一旦有風塵之警猝未有以應民不免于賊則必從

賊不則別去而為盜賊兼之民室九空軍需百出催科

轉急流亡轉多天下嗷嗷易為亂始中國所備豈必在

倭故倭來亦備不來亦備有倭亦備無倭亦備備不為

倭設而可以備倭備倭而可以無所不備則全策也蓋

倭與虜異今之倭與昔異禦倭于北與禦倭于南又異

策衛十卷

備倭二

一百六

虜騎倭步虜聚倭散虜聚于倭倭慘于虜虜疾勝倭倭

狡勝虜虜驟入驟出時出時入倭入既難出亦不易非

聚而殲之則坐而須其蹂躪耳故曰倭與虜異也昔之

倭不過部落今之倭乃其酋長昔之倭乘風以入而奸

民之為役今之倭成師以出而奸民為之主奸民為役

其欲淺奸民為主其謀深昔之備倭以衆擊寡今之備

倭以寡當衆故曰今之倭與昔異也在南則川澤沮洳

為賊三窟且隱且出倏忽無常賊利在盤據我利在攻

在北則平原廣野一望千里內無勾引之奸外無伏兵

之地賊利在速戰我利在守在南則原野富饒餘糧棲

畝縱復嬰城自守彼亦游食自如守者反饑掠者反飽
法當先戰而後守在北則地多斥鹵野無蓋藏我能自
堅彼將立困攻者常勞守者自逸法當先守而後戰故
曰備倭于南與備倭于北異也一時蓋臣謀士持籌借
箸議調兵議募兵議搗彼巢穴破之海外議集我舟師
禦之海上亦庶幾羣策畢舉矣顧未見事而調兵兵至
無所事而罷則是示天下擾也行者暴露居者虞侵
奪屯久則斧斨易缺事苦則庚癸易呼愚以爲與其調
客兵不如增主兵有事而調兵策應則可先事而調兵
戍守非也未事而募兵少募兵而特遣廷臣以出則是

策衛十一卷

備倭三

二百七

示天下輕也來者未必欲欲者未必來今日藉游民而
軍異日驅市人而戰愚以爲與其募新兵不如補舊伍
能練則舊伍亦強不能練則新兵亦敵也簡卒旅以破
之海外以我之全加朝鮮之半此智士所必乘也惟是
少出師則不足以破倭多出師則無兵以禦虜即有兵
吾憂其將即有將吾憂其餉即有餉吾憂其戰即戰吾
憂其勝即勝吾憂其繼以卒予敵一之爲甚矣愚以爲
越境攻倭異於出邊搗虜搗虜巢于塞外易攻倭城于
海外難也集舟師以禦之海上以我之逸待彼之勞亦
守險者所必資也惟是沙舟習水未必習戰北兵習戰

又不習水且以海岸數千里海口數百處竭吾力而造
舟不盈千竭吾兵而防守不踰萬此如乘鳬飛雁翔集
沙際一處瑕而數千里皆虛矣愚以爲沿海以備倭猶
之築牆以禦虜禦虜竊之寇易禦大舉之寇難也夫倭
之來不來未可知也吾不知倭之情而知我之情執事
試觀今之談倭者有不色變者乎海濱大吏有不思釋
負去者乎民有不思挈家走者乎廢閒將吏有不欲借
以爲名而思起者乎調兵募兵吏胥有不緣以爲利者
乎商船沙船有不疾首蹙額欲逃避者乎今講求一年
詔旨數下而各地方守備亦曾有可恃無恐者乎亦

策衛二卷

備倭四

二百八

有舉事而百姓不知擾者乎驟而聞之則急條而不聞
則緩更數日而又聞則又急更數日而又不聞則又緩
急則謂倭必來緩則謂不必來意其來即若有倭見不
即來則若無倭夫倭何足畏吾備倭之情如此乃可畏
耳言戰者多戰者少言守者多守者少假張皇以示其
能任假鎮靜以掩其不能任有言戰而戰言守而守
則竊言止而武備飭矣業已有事方始問兵業已集兵
方始問餉始可爲而以爲不必繼欲爲而業已無及有
如用兵而兵具用餉而餉具則籌策預而應變速矣賊
旣以聲動我我復操響以傳之相驚以強相駭以弱有

如用五間以測其響操九變以逆其來則虛詐窮而民志堅矣下執形以罔上上復執影以覈之相應以文相欺以詐有如邊將以兵力強弱爲賞罰邊吏以守備修否爲殿最則激勸明而軍實修矣旁觀者易而言之主計者易而聽之言事者以議出已而行任事者以議不出已而止有如是言必責事事必責功小過小疑勿易法大利大害勿徇人則令一而視聽不惑矣任事者既非始議之人當難者又非初事之人問之去者已非見任之官問之任者又無首事之罪有如是考成議慎謀始用兵與養兵者共功罪脩城與乘城者同誅賞則法

策衛十一卷

備倭五

二百九

具而規避不生矣人有必死之心而後可以戰有可生之路而後可以守凡城以衝僻堅瑕爲差有如以某人守某城以某城當某口以其兵援某城凡城皆可計日望救以免則經畧定而臨事不怵怯矣人必有利當其前而後有爲有害持其後而後不得不爲凡守以寇至久近爲差有如守三日當小捷五日當中捷十日當大捷望風棄城者殺無赦則功罪明而臨敵不蓄縮矣凡事必務有益而去其擾必務有實而隱其名倭來亦備不來亦備有倭亦備無倭亦備修城垣飾車騎練土著積軍食可以備倭而不獨爲倭設也卽倭不來而吾城

垣亦修車騎亦飾土著亦練軍食亦積也寇未至以必備爲主寇既至以必守爲主郡與邑相援海與陸相接戰與守相權南與北相用而根本之計則莫若倣漢人扶風馮翊之制建河間保定永平以爲三輔三輔皆宿屯重兵取衛所尺籍倍廣其額汰老弱補精銳以一偏將將之取民間變銳爲民兵以農隙講武事無農事願長爲兵者聽以爲佐將之兵主戰陣民主城守兩軍相爲表裏而總其事於備兵使者可以衛京師可以爲沿海聲援可以收俠少亡賴爲我用可以鎮服邊兵驕悍而使之不起其最要則莫如積餉積餉莫如暫留一二

策衛十卷

備倭六

二百二

歲京運令民以本色輸官而貯之倉其次莫如令民輸粟三輔得拜爵免罪三輔皆有額至數十萬而止趙克國欲積粟三百萬斛以破羌鄧艾積粟三千萬斛以謀吳意正如此總而計之其利有八民以粟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輸郡由郡輸京師輸一而費三及至有事又從內帑發金錢召買糧何不令民以粟爲賦官以賦爲餉是國與民兩便也中原夷曠無名山大川一有緩急民必望名城以爲歸旣可以實積貯亦可以食流移避亂者使勿走死而生變計是都與鄙兩利也當無事時兵自兵食自食而一有事則食卽爲兵待哺之民授之以

亦數萬之衆可立而具是食與兵兩足也人情非甚急不肯收保自爲煩擾及其急則寧棄以資敵今以計括民間有餘之粟貯官廩無事不稱厲有事易收歛是堅壁與清野兩益也天下有事調兵策應度道路遠近出粟以餉之兵不憂裹糧餉不煩飛輓是主兵與客餉兩克也嘉靖中設四都御史環京師未幾復罷又募兵督餉使者四出今此制一定一旦有急兵可三日達京師而儲侍亦無不給是備倭與制虜兩宜也比歲不登民食半菽天子發帑金以賑之此制一定可賑可蠲可借以予民可予民而豐歲復收之是備兵與備荒兩當

策衛十二卷

備倭七

三百三

也邊徼僻遠一遇歲侵計無復之今積貯既豐永平可以餉遼左保定可以餉雲中是重內與安邊兩得也所謂備不爲倭設而可以備倭備倭而兼可以無所不備者意在斯乎蓋自古禍亂之興或以不備亂而亂或以備亂而亂從備生擾從擾生困從困生怨從怨生亂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趨也天下大患不在夷狄第使元氣不傷雖有外寇何損正須靜以鎮之整暇以圖之求實心任事之臣而以必有益必無擾程其功效耳夫倭也即使與我互勝互負互利互鈍以兵相弊我故勝之即使與我無勝無負無利無鈍以糧相弊我故勝之我

何所不得乃至凜凜畏一島夷哉

備倭八

朋黨

萬曆甲午順天

問予言之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夫爭黨非古也其叔世之風乎為人臣而至于爭黨豈國家所宜有請微往事甘陵分部浸淫而成鈞黨之禍生李構隙煽以十六子清流之變慘焉各蜀之蒙開夢延無寧歲而國步從之說者謂漢黨多君子唐黨多小人宋或曰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攻小人或以君子攻君子而竟為小人歐也不知抗為君子孰為小人願未可具陳與方今聖明在御忠意見少異畛域遂分不無稍陵許也深計之臣總意然以和衷為請誠有遠心而戾氣未盡消雅道本肅而其咎安在夫使在事者公且明其疇為黨而事者平且寔得而指為黨茲欲藉舉朋黨交當乃心遵何道而可

策衡十二卷

朋黨

一

天下何以治何以亂曰君子進小人退則治君子退小人進則亂君子何以不常進曰小人勝也小人何以不常退曰君子不勝也君子何以常不勝而小人何以常勝曰君子以其自黨故府怨而又以小人之黨故勢不允以敵其怨故常不勝小人以其自黨故滋氛而人以君子之黨故得乘機以逞其氛故常勝夫君子之相締結無亦欲共起而維天下之治乃竟以階之禍也則局若公其心于天下而無以已與之乎蓋世知君子與小人異而不知君子所以為君子者又自異世知小人與君子異而不知小人所以為小人者又自異夫本以樸心特以質行不為名高不為厚利其心冲夷而不畛域其道蕩平而不為警誓氣定而不驚功成而無迹此君

策衡十二卷

朋黨

二

子之最醇者也見善而動聞名而起志有所激不規其後念有所專不顧其成則猶有醇疵之間者也裴衷焉懷悻焉忿恚焉講張焉利在衆是或駕公議以濟其私利在己見或排衆論以行其臆其術足以籠世其智足以順非則疵之疵者矣而疵之疵者宜有所托焉以自標此黨之所由起也以身為市以利為壑其指而無諱甘下流而不恥其臭可逐其垢不摩此小人之最淺者也與時陰陽隨波上下進無闕于世退無聞于後則猶在淺深之間者也險如山川疾如風雨驚如鷹隼幻如鬼域其居處足以振徒取譽其捷給足以惑主亂政舍鈞而竊國以道而為盜則深之深者矣而深之深者恒有所比焉以自固此黨之所由起也夫君子無私如天地可見如日月何黨之與有乃有君子而為黨者其志既合其道未融也有小人而為黨者其味既同其轍自堅也有小人而黨君子者其事可附其心可疑也有君子而黨于小人者其鄉可襲其叢可借也有君子而不與君子黨者其揆誠一其意誠遠也有君子而攻君子者其見相左其氣未降也有小人而攻小人者其聚如蠅其噬可反也總之皆不能公其心于天下而以已與之者請借前事為喻漢之有黨也始於甘陵二部兩家

賓客互相詆訶釀於汝南南陽以法自喜成于顧厨俊
及諸賢議論相高公卿畏避而其究不足以供侯覽曹
節之一逞是君子欲勝而卒不勝也夫小人何厭之有
諸君子以其類與國事爲注也則何益矣彼所謂善善
同清惡惡同汙者不可易也顧以同生憎以憎構爭以
爭取敗則黨之爲禍也是所謂元龍之悔者也唐之有
黨也始則伾文相煽繼則牛李相擊而終則訓注以國
事徵幸不足以塞清流之淵是小人曹起通攻兩敗之
道也夫任文訓注無論已牛李身爲大臣以功名顯而
認認然權相傾也智相軋也致使人主難于河朔之賊

策術十二卷

冊第三

三

國事何賴焉彼所謂正人以邪爲邪邪人亦以正爲邪
者不可易也顧正正邪邪是是非非彼一是非此一是
非孰從而正之是所謂玄黃之傷者也宋之有黨也眉
山洛陽意見偶異互相陵誅始以君子攻君子而卒之
元祐元符或五十餘人或百十餘人或勒之碑或榜之
朝堂或禁錮其子孫是諸君子以身爲膏而爲小人消
也以身爲鏹而屬小人腹也彼所謂今以前爲黨後以
今爲党者不可易也夫前之所是後之所非後之所是
前之所非悠悠之議迄與國步相終始則諸君子之自
闕于墻也是所謂困於蒺藜者也嗟乎使漢之黨人而

皆爲郭林宗申屠蟠也則君宗之名不立而漢祚不移
矣使唐之黨人皆爲李深之裴中立也則十六子之號
不出而唐社不屋矣使宋之黨人皆如呂大防范祖禹
也則三黨之標榜不分而宋鼎不南矣余之爲君子不
能無黨而黨人之不皆君子也誰生焉嗚呼至今爲梗黨
人不足惜也攻黨人者不足惜也如國事何今天下
聖明在御忠蓋滿朝內無節覽之奸外無伾文之
孽大臣無牛李之卻小臣無訓注之譴賢者無洛蜀之
釁而不賢者無京貫之毒然而論事則相甲乙也論人
則相郢越也論迹則眞贋難分也論心則黑白未剖也

策術十二卷

冊第四

四

水火之形已見左右之袒漸成宜乎執事之有深咨也
爲今之策愚以爲上之宅心宜公而下之持論宜平也
愚以爲上之濟事欲明而下之覈事欲實也上不公則
下不服下不平則上不服以不公之心箝不平之口則
愈防而愈潰而黨自上生以不平之論程不公之事則
愈煩而愈支而黨自下生以不明之斷格不寔之說則
欲制其下而下愈不可制而黨自上生以不寔之心眩
不明之聽則欲罔其上而上愈不可罔而黨自下生夫
衆寔有耳不可塗也衆寔有目不可障也我游意于法
之外卽欲庇一人視一人衆不與也我爲惠于法之內

豈必寢一事與一事衆不與也則君子備責而小人因之以爲招因之以爲國何以祛黨自我樹也我不爲將誰藉乎我不爲鵠將誰射乎故上貴公也上誠公而下不可爲黨也事無全是亦無全非論宜平也人有大德亦有小過有顯類亦有微長論人宜平也吾欲摘其瑕併其瑜而拊之而人且不信其瑕吾欲揚其妍併其媸而美之而人且不信其妍人不信則君子相疑而小人因之爲勵階因之爲怨府雖欲爲黨理不勝也繩不能直而枉木可斷乎準不能夷而高科可削乎故下貴平也下誠平而上不得謂黨也偏視生奸視非一目偏

策衡十二卷

國朝五

五

聽成亂聽非一耳一事未興而或詔之旋卽起之或沮之旋卽寢之是見事不定也一人未用而譽言至旋卽錄之毀言至旋卽罷之是見人不定也見不定則我不敢持而君子因之以立名小人因之以市利何以散黨自我固也我知其爲市誰得誑之以爲虎我知其爲蛇誰得誑之以爲神故上貴明也上誠明而下不可爲黨也寔見得是勿務矯之以非寔見得非勿務矯之以是未見其人卽雌黃其人未知其事卽讚毀其事將誰與我可以爲名人皆喋喋不可爲名人皆墨墨將誰與我不不與則我有愧心而君子因之以誅寔小人因之以

構虛雖欲爲黨數不勝也我爲璞而人謂我朴乎我且爲鼎而人謂我厲乎故下眞寔也下誠寔而上不得謂黨也約而論之黨之跡不在上而在下黨之名不起下而起于上上之人毋務勝之而思以已之下之人毋苟避其名而務融其跡方之于漢吾不願今日有俊顧厨及何也有俊顧厨及則必有節覽俊顧厨及可言節覽不可言也方之于唐吾不願今日有牛李吾不願今日有訓注何也爲牛李則必爲訓注清流可濁濁流不可復清也方之于宋吾恐今日未必如眉山而黨于蜀未必如洛陽而黨于洛未必爲祥符之君子而釀成元

策衡十二卷

國朝六

六

佑之小人何也君子未必眞小人未可知也嗚呼眞知其賢何必已之同眞知其賢何必已之不同眞知其不賢何必已之異眞知其不賢何必已之不異眞有當于人心何必爲名何必不爲名眞有益于國家安知其利安知其不利眞知其爲是何必一人是之天下是之眞知其爲非何必一人非之天下非之蓋在易曰朋亡得尚于中行則不爲黨之說也曰渙其羣則使人不爲黨之說也然愚以爲有同人干之心而後朋可亡有顯比之道而後羣可渙愚不勝爲今日獻

萬曆甲午順天

古稱災異之來天心所以仁愛人君也乃漢儒言事應宋儒不言事應其指就當漢儒志五行所爲鑑得失別善惡者舉然備矣如盡泅無常亡論洪範卽周官保章氏與易說卦皆其說而天變盡歸之氣數歟乃春秋不書事應抑又何也蓋曼荷陳象於未遠必有承也宋儒故言人不信天乃太極去古未遠必有承也宋儒故言人不信天乃太極經世兩書又何說歟夫占驗家其數難明其義難明要於初規警德弗可廢也我皇上席熙洽之運誕膺乾顧方內晏寧比者天風地血雷震星弗火孽河溢毛羽爲妖此亦周宣側身帝堯微予時也品有之善言天者必有強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鑒於今諸士其爲我深挾天人之應參之往古稽以聞天銷祲之道執事者將

古今言天人之際有操必然之說者有操不必然之說
策衍十二卷
七

策衍十二卷

七

者曷謂必然之說漢儒言事應是已天固未易測也銖寸而合之寧必無悟乎然吾弗之敢非也曷謂不必然之說宋儒不言事應是已說天固未易辨也執銖寸之不合而繩之寧謂無當乎然吾弗之敢是也夫人見以爲必然者慮無不懼也以其動人之懼心卽誕也猶將存之而況其覈與夫人見以爲不必然者慮無不玩也以其動人之玩心卽覈也猶將寘之而況其誕與何也天人一體也而人者又天地之心也其惠迪也則休徵應之猶心安而體以舒也其從逆也則咎徵應之猶心憤而體以瘡也奈之何其岐言之也班孟堅作五行志

策衡十二卷

卷二

18

仲舒向歆及賈孟夏侯勝之徒所陳行事臚列而吟分之其於天人善敗之符可謂具備乃宋儒訾以爲旁引曲取失聖人之意於是兩說交持以至於今而儒家類多左祖宋者愚攷覽志所稱述大要以金沴木應在不肅木沴金應在不又水沴火應在不哲火沴水應在不謀金木水火沴土應在不聖我不敢知其分隸何如要以明五行之樞紐於人事弗可易也以木不曲直其妖服其孽龜其禍雞金不從革其妖詩其孽介其禍犬火不炎上其妖草其孽羸其禍羊水不潤下其妖鼓其孽魚其禍豕稼穡不成其妖脂夜其孽華其禍牛我不敢知其分隸何如要以明萬變之統括於五行弗可易也茲其說蓋宗本洪範徵獨洪範卽周官志之矣保章氏之以星土辨妖祥雲物辨豐荒十二風察乖和何其微也又徵獨周官卽易志之矣說卦之稱乾首坤腹震足巽股坎耳離目艮手兌口又何辨也乃宋儒直以春秋不言事應爲解則愚請有以折之夫春秋魯史也天變非直爲魯也將以何國應也春秋紀事以年天變之來或應在數十年之後或兆在數十年之前如之何其錯綜而紀之也蓋在春秋傳梓慎徵火於星李伯陽命二於川震師曠占遁於歌風上偃策耨於謠鵲單襄推

亂於步高叔向樸闕於視下彼所稱事應何較著乎乃經特其綱焉耳而槩謂春秋不言事應過夫不證之犁然類著之周官與易而托於春秋之不必類著者以爲據滋益過况聞魯災而決桓僖之廟見提壺童子而卜韶樂之作覩一足鳥而知大雨之行書隕霜殺菽而曰示天刑之戒卽孔子已鑿鑿言之矣夫漢儒寔有所徵而宋億焉者也漢儒寔有所承而宋創焉者也漢儒晰理於數之內而宋儒索理於數之外者也顧徂宋而絀漢也惡乎可大都漢去古未遠儒者頗殫心天人之故跡其抒謨効規達達陳說以儆主聽不盡於孟堅所摠

策衡十二卷

九

別如東方朔陳之爲六符則以泰階六星兩兩相比觀色以知吉凶其說本黃帝其指則主諷君以無後苑岡黷甲兵魏相表之爲四職則以規衡矩權分配四德各居一時其說本易其指則主諷君以廣教化節授民事翼奉徵之爲五際則以陰陽際會之歲時當反易政尚改革以應天心其說本詩其指則主諷君以親親賢賢應天救邪此寧可與依彷彿傳緯雜識數家言者同類而並議哉卽宋儒若周邵所著太極經世兩書綜五殊二實之變化推元會運世之終始非盡師心絀占也彼惟學有源本乃爾亦足以明理之必然矣我 皇上嗣曆

以來天下業已蒸蒸太和乃頃歲災異薦臻如所稱河溢火孽地血天風雷震星茀毛羽爲妖詎可委於數之適然而漫不加省乎竊以爲變不虛生必有所兆惟昭德懲違可以弭之愚非能習五緯之占明四非之數獨爲執事援天以徵人鏡古以方今而執事試垂聽焉春秋書大水凡七舒向謂陰氣勝民愁怨也漢和帝時大水傷稼識曰小人擅制依公結私今淮泗間幾置爲河所壞官民廬舍無算意者釜鬻之勢漸成而蔀屋之愁歎無已乎晉永興時戈戟火光如燭解者曰火鑠金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今潘陽諸衛寧前諸軍高樓爲燼矛

策衡十二卷

十

端生煙比者 西門晝災儻亦豈弟之風未洽而六月朱薇之師未寧乎晉元康時呂縣流血百步解者曰赤祥也于寶謂且僵尸後八載而徐州大亂往者吳越以地血告矣夫赤青赤祥兵象也今緬賊猖獗于滇南長昂繹騷于薊北丙兔狴獬于薊寧倭奴蹂躪于朝鮮戎馬之場將無國殤未反忠魂未昭戰骨未殮而新鬼未歸乎春秋六鵠退蜚風異也占者謂異爲風發屋拔木者怒也傳曰土區霜自用不容臣下厥罰常風今江淮之間怪風漂沒維撤之役半盡而元日異風告警豈其在宥之道未弘而忠直之沉鬱猶多乎晉義熙雷震廟

廷鴟尾占謂不親蒸嘗簡宗廟也陳大建震萬安陵占謂聽讒言害正人也孝陵之栢往以震告故又震殺壇矣無乃七鬯之典弗親而妻非之途未盡絕乎元帝時雌鷄化為雄冠距鳴將唐文明間方內屢奏鷄變劉向曰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占又曰陰乘陽也今延綏以妖告矣無乃煬竈之蔽積而卻坐之規不聞乎魯文時星孛北斗左氏謂應在宋齊魯之君夫宋齊魯何以當北斗說者謂弗在三垣也晉泰始見紫垣而不寤魏建德指帝座而不寤隋太業掃太微而不寤夫彗以除穢布新斯異焉夫去穢德圖新政則其救也聞者彗星

策衡十二卷

卷五

十一

掃華蓋矣無亦驚光竦而禱桑林咨上帝而憂庶正乎夫天地之間何運而非吾神何有而非吾魄何動而非吾氣搖翼得風鑽木得火呵石得水斷蘆止暈定細事且與造化應也而鉅可知也將霽夢火將陰夢水浮則夢飛實則夢沉是茫昧之境真與造化應也而昭昭可知也犀以望而角生蚌以晦而珠藏洛鍾以銅山應商絃以蠶絲絕是庶彙且與造化應也何况於人燕客之白虹齊女之零霜衛先生之蒼隼宋景公之熒惑是一念且與造化應也又况人主之於萬幾乎易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人主致福之道無大恐懼者故昔之賢君

至以災異禱而賢臣且日奏四方水旱豈有謹告若是而不一動震虩之思者乃區區避殿損膳愁飭臣工之其又欲以祈格天銷祲譬猶以塵飯療饑也必不然矣蓋愚綜覽古今陳規者率推其義於顯白而獻諛者率遁其說於虛宵昔劉向感五侯之氛推跡災異張禹乃稱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以禹而權向其指可判也王安石以災異為天數非人事所致富弼乃雜引經傳具陳天人感通之理以安石而權弼其指可判也此兩者人主宜何從焉語曰藥食管於卑藥言獻於尊愚慮上惡切直下多忌諱必有借禹與安石以眩主聰者故推

策衡十二卷

卷五

十二

悉漢儒之指而為臆對儻亦有裨於衮職萬一否

史學

萬曆甲午順天

同昔人稱域中有三大曰天曰君曰史夫史寧渠若斯之重也劉知幾論史有三長良然不知三者中孰要歟吾孔子作春秋經中史外邪今觀其體裁准左氏編年稍類之說以下筆從經傳體何也茲如勿論即諸良史才乃亦多微有失等史有紀二千餘年事用五十餘萬言又有紀二百餘年事用百餘萬言者有願成漢史者又有望不肯任而柳子厚深識之者有撰新唐書十餘年未成志者又有作五代史兩期而終者有志傳傳成五相配潤者又有出入載筆獨為而獨成之者繁與簡俱與遞遞亦同與獨何若是懸歟其就得孰天可指言歟亦間有合春秋之義者否歟頃天泰秋若數子者將誰與歸歟夫玄珠得于象罔國事謀諸藿食爾諸士倘有所敘言者乎第論之毋誤曰不吾以也

蓋聞域中有三大而知史之重也夫史誠重何渠至與

策衡十二卷

史學一

十二

天與君並也匪獨為其徵文比事酌古鑒今微顯闡幽章善輝惡補化工之所未逮佐刑賞之所未周已也無私者天至公者君而史奉之故也奈之何史之溺其職也蓋其弊有二師心者靡所考徵徇私者故為軒輊命曰任已邇流者昧于本原信耳者忘其目睫命曰任人二弊滋而才學識之三長罔攸據焉孔子作春秋而後而史寥寥也無異也我明興垂三百年矣治統道化翔洽八垓風俗人才雄視百代而獨所稱史闕如也歲序更於歷世則載牒日煩長年漸若晨星則諷詢無自識者憾焉頃天子俞重臣議慨然發金匱石室

之藏集虎觀鑾坡之彥分曹啓局計畧程功欲舉昭

代全史而創脩之豈非煌煌乎不朽盛事哉而執事發策舉歷代史事之牴牾者為問愚不敏竊謂史之為職也統之在乎備三長祛二弊以求當於天道君道而體裁之異與夫繁簡諸數者之辨不與焉雖然問及之敢無以對自古衆言淆亂折衷孔氏而春秋孔氏之史也括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於十二公之間筆則筆削則削而無能名其繁與簡也以匹夫托南面之權知我罪我有所不辭而無能名其謙與任也起於哀公獲麟之年計其載筆才兩期月而無能名其遲與速也斷自聖心

策衡十二卷

史學二

一四

即游夏不能贊一辭而無能名其同與獨也其案備乎律令其例炳乎日星其褒過于華袞之榮其貶辱于市朝之撻如是而謂其與天與君而並重也固宜遷固而下所謂千章之蔭得其一枝五鼎之珍嘗其寸鑿者耳乃其槩可畧而言也夫史記以五十餘萬言叙二十四百年之事簡矣而漢書乃以百萬餘言叙二百二十五年之事何繁也遷自洪荒以下簡帙散佚雖五十餘萬言而已奢固叙漢世以來文獻足徵即百餘萬言而不足非才不若其時異耳蔡中郎被收之際願成漢史以自贖任矣而韓退之在唐乃堅不肯任致來柳子厚之

譏何謙也豈臨難而慷慨恥文采之未表故其氣揚愈涉世而湛思懼臧否之失真故其慮慎非志不若其勢異耳宋子京紀新唐書十載而志未成歐陽永叔作五代史再莽而緒已就遲與速懸矣一則念寢荒于修汰而官守已疏一則志雅切于濟時而鑒觀欲備可同日語耶周必大志傳每成互求刪潤司馬光出入載筆少所咨商同與獨異矣天性敏贍者集衆掖以成裘質實自然者戒道傍而築舍可執一論耶而要之固之不能爲遷也論得失不論繁與簡也蔡之不能爲韓也以邪正不以謙與任也宋之不能擬歐而司馬之最賢於周

策衡十二卷

史記三

十五

也較當否亦非較遲與速同與獨也寧獨是也卽紀傳之體其不得不與編年異亦固也夫編年者以一歲而遞爲甲乙者也以一歲而遞爲甲乙則於鈎稽也易可以便一時檢閱之規紀傳者或一事或一人而自爲本末者也或一事或一人而自爲本末則於囊括也周可以備一代大全之志故夫體之必爲紀傳無庸論也至于稽古而證今因凡以立例與其簡也寧繁與其任也寧謙與其遲也寧速與其獨也寧同何以明其然也史之難尚矣剗心于連編之牘披沙而金尚可求藉口于一字之精去皮而毛將焉附使後之君子探玄珠而未

由撫韋編而長歎非太簡其誰爲之是故寧過而存之也固其所也傳聲于燕說郢書猶懼風聞之或誤哆口舌并蛙布虎焉知月旦之不泯使古之君子歷百世而蒙冤起九原而於邑非過任其誰階之是故謙讓而不遑也蓋其慎也驛驪而息不如駑駘之終日也孟賁而輟不如支離之致遠也况以汗牛充棟之籍爛然心目而日斯玩月斯惕欲卒業能乎則速之爲貴焉爾矣清廟之奏五音備而後成聲也太羹之膳五味和而後成饗也况以輻輳鱗次之冊裒然天府而一手足一耳目欲竣役幾乎則同之爲貴焉爾矣此其大較也然而胡

策衡十二卷

史記四

十六

可執也事詞所屬紀實豐腴若乃隱義微文語不煩而自足卽單詞庸畧乎疑似相參義歸退讓苟其真是真非俟諸後而不惑卽直任何嫌乎巧遲之不如拙速固也速而第倥傯塞責罔所發明無爲貴奮迅矣稽衆之足以集事固也同而第隨聲附和漫無可否無爲貴僉謀矣嗟夫二弊皆弊也尤莫弊於任已三長皆長也尤莫長於識史之不可無識譬則輕重之不可無權長短之不可無度而妍媸之不可無鑑也匪直體裁之際與繁簡數者之間而已也蓋孟軻氏之論春秋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竊取之矣然

則今日之所貴於史者義也請臆言之而執事擇焉且夫綱常萬古以爲治弗可易者也議論百年而大定弗可淆者也直道三代而爲行弗可枉者也裒集多聞以爲富弗可隘者也竊聞之中山祚衍小宗尚系于炎劉金匱盟成同氣彌殷于趙宋良以本支既合宗祧非殊而乃遷就於革除之間孫蒙祖號依違於土木之際弟襲兄年踵謬傳說莫此爲甚非所以壹統紀而信來禩也故曰綱常之弗可易也此類是也戎衣一著夷齊不妨忠義之名濮廟羣蠹永叔竟貽偏執之憾良以經權並重典禮宜通而乃弔民躋靖難之兵遂雌黃乎叩馬大禮避獻設之誚渠左袒乎批鱗天理人情漸焉且滅非所以正彝倫而昭國是也故曰議論之弗可淆也此類是也身爲酷吏誠難以後胤而優容名伍俠夫猶得緣然諾而見賞良以材無完品器可兼收而乃清時砥礪之儒或以續用之疎而并疵其大節受遺寄命之佐倘緣末路之類而槩棄其前功甄別未精瑕瑜頓掩非所以審權衡而示勸戒也故曰直道之弗可枉也此類是也 寶錄之脩說者謂 英 孝兩朝爲失當野史之集或者指瑣綴通紀二錄爲多誣良以人品旣卑鑒裁自舛而或懲噎食之弊甚者視往牒如弁髦信謾墓

之譏一切束家乘於高閣枉徇於矯寸遺其長非所以廣搜羅而備參考也故曰裒集之弗可隘也此類是也凡此數者要在執天下之公心以裁天下之公典用天下之大識見以成天下之大議論而已無與焉其權至于與天與君並重而其義則歸諸奉無私于天心體至公于君道所謂祛二弊集三長皆舉之矣不然毛舉細故而弗正其綱是埤官稗史之陋也剽襲前聞而不比諸理是觀場掩耳之愚也絲覈瑕疵而靡覓其大是司空城旦之刻也固守局曲而莫鏡其全是坐井望洋之鄙也卽數子羞之非所幾於今日者也夫 明天子方有意乎獨創之規而羣公卿圖丕振乎無前之蹟聲應類從何患無質直不阿之賢提衡其事博雅不羣之雋斧藻其詞以佐下風哉勒鴻制于無窮緒麟經之餘緒將于是乎在愚也何幸而躬逢其盛

交泰

萬曆甲午應天

周虞以和衷與周以游歌熾故治至泰極矣而其象曰上下交而其志同言泰所自致也然上下之間然各行一意而已乎將所以聯其交者固有通也皇上親者碩任賢俊士大夫思日贊襄成有婦於天子之願庶幾與虞周比隆乃談者以比歲微有異同漸成形迹將來不能無否隔之患不知此其責在下賦在上歟抑上下當交任其責歟管見三代以後泰交寥濶乃其君臣亦有能降心以相從者亦可舉而言歟今災沴未銷兵火不戢未必非不交之應也必欲融疑梗為訴合化垂異為泰和何脩而可

昔仲尼繫泰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說者曰此泰和之休徵而綦隆之治象也夫上下之相恃仰不啻腹心手足然腹心恃手足以為用手足仰腹心

策衡十二卷

交泰一

十九

以為命使腹心疑其手足而手足抗其腹心此不良限即裂寅未有平而無恙者故上不可與下隔也下隔而上孤下亦不可與上隔也上隔則下亦孤兩隔則兩孤兩孤則兩失夫惟上下之交驩然相得而無間而天下事始無足為者執事策士首交泰愚生亦竊謂天下無大此者矣蓋嘗徵和衷於虞廷詠來歌於周室以為方今非虞周而後千載一時乎上嘉與士大夫圖維化理往往推赤置之士大夫儋爵分祿撫臆誓肌亦誰不分猷念以相從者顧側聞道路之言比歲一二臣僚間受督過聯翩擯抑而戇夫淺識亦每據偏守獨不能

幾微婉約以當上心魚水寡殺桷鑿多阻久之將官

府九閣堂簾幕里而欲以調化瑟平泰階是必不可得之數也愚以為在易泰交尚矣坎之六四不曰納約自牖乎睽之九二不曰遇主於巷乎夫明諍之為直而牖納以為通守正之為經而巷遇以為權斯亦下所以交乎上者也同人之九五不曰大師克相遇乎睽之上九不曰匪寇婚媾乎夫莫難祛如成心而克以大師莫難釋如疑心而諒以匪寇斯亦上所以交乎下者也然則交之所由聯可知已今或志存納約而識有乏乎通方見其所蔽迭苦口而攻之知其所嫌屢衡命而進之

策衡十二卷

交泰二

二十

往既玉摧來復攘袂非不懃懃而於自牖之術則疎矣心勸遇主而幾不足以達變方盛氣而胥之而故為犯顏既塞耳而距之而猶然強聒自命如矢永誓匪石非不侃侃也而於于巷之道則左矣人主愛惡喜怒時出不測而衆論所在專欲難成有如適莫恒存熾本不遺寧拂下而難絀尊寧遂非而重反汗控之彌懇持之彌堅則是大師之克猶未勝也人臣摩切違忤志本無它皆職守所關公家是利有如預設猜携時萌芥帶有所匡而以為沽直有所用而以為市恩事盡可疑動不足信則是匪寇之鑒猶未徹也如是則上有心以督下下

亦有心以馮上上與下相迂馮與督相成上終不與下親而下終與上析也上下之交其何日焉執事欲愚生援古爲喻愚見三代以還秦交寥闊乃其君臣勉思大計卽少違異不難降心迴慮以相詘下亦多有之孝文容馮唐之衆辱而用既廢之臣孝章容鍾離意之還詔而寬得過之吏魏徵不肯署勅既怒讓矣聞失信之論錫之金竟謂文皇虛受非耶崔佑甫擬注多親舊有人言矣乃除吏八百莫不諧允謂德宗猜疑可乎綴牘復奏近於嬖而藝祖卒從其請三問三對隣於固而太宗竟用其人夫使爲上者誠不難抑其心以俯而就乎下

策衡十二卷

二十一

則正辭彊諫孰非箴砭力爭抗執皆屬韋弦又何必異以入之善以導之而後可受也以叔孫通之驟諫而卒定大計則賴羽翼之謀以薛廣德之當輿而卒從橋行乃用安危之說擬官密啓使詔旨所向而後顯奏似阿矣而擅選舉之譽者山濤也巡幸不諫第言徐脩葺而後可往似緩矣而止東都之駕者裴度也同列奏對異議者多而呂端獨以罕所建明受知於上顧有中書事必經參酌乃得聞奏之勅熙寧新法詆排者衆而程顥獨以吾黨激成引咎於已至漸不能以誠感上心之愧夫使爲下者誠不難積其忱以仰而事乎上則雲霧之

披卽爲日月震霆之解卽爲雨露又奚必進善有旌敢諫有鼓而後可入也臧孫曰美疾不如惡石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故謀事當者憂計勝怒者彊有違而道有從而逆愛其過則不愛其理愛其醜則不愛其過故和羹濟水之辨不可不察也韓子曰大忠無所拂違悟言無所擊排故請火可以還婦之楚可以入秦或以不言言或以不爭爭有解之而以弗解有急之而以弗急其離路得道之喻不可不存也雖然人主自爲社稷計聽納少異安危立分勢不得不披胃露臆以接下人臣以道事君自當据經守正彼平居所抵掌不引裾

策衡十二卷

策衡

二十一

卽伏閣不則挂冠解組去耳故去就者下之所輕安危者上之所重止輦葦檻萬乘之所易而委蛇其道必欲准主而說適時而行無廷逆之郤則一介之所難益君天也天體圓臣地也地體方君執圓臣處方方難移圓易轉亦其體爾也上能思其所重則下不得行其所輕上能爲其所易則下不必効其所難何天地之不文化理之不洽乎自軒陛否隔而士大夫亦不能無曹分角立戰口懷臂臂凌詬誅蘭蕪寇賈之風衰俊尉牛李之萌啓是以水旱饑饉薦臻賊西訐東東煽兵外動火內焚談者以爲上下不交乖異之應傳曰若其休和遠人

--	--	--

萬曆甲午應天

天下之事何成之難而敗之易也有所任焉而不能任則敗有所議焉而不能議則敗不能任也而自以爲能任不能議也而自以爲能議則益敗况夫任之之中又

笑衡一士卷

及在廷公卿議咸曰擊之便趙將軍克國獨請罷兵留屯田璽書三趣之不動也卒降罕开而先零以平政夫獨任而得者趙克國是也平涼之役吐蕃請盟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力言和親便也卒命渾侍中以往盟血未軟而壇西之鼓噪侍中僅以身免故夫獨任而失者張延賞是也當羌胡之擾西北邊也大將軍以涼州單弱欲棄之郎中虞詡議曰涼州三輔之左臂棄涼州是無三輔也不可於是太尉張禹從之西州無恙故夫采衆議而得者涼州之議是也當悉怛謀以維州降也李德裕業已據之矣牛氏之黨從中齟齬之令以其城歸而中原之右壤卒淪於吐蕃而不復故夫徇衆議而失者維州之議是也大氏其得者任與議爲一心而其失者任與議爲兩心其得者任與議爲公心而其失者任與議爲私心然則天下事槩可知已今國家北挂虜南孽倭非無事也其攘臂而任之與夫交口而議之者又非無人也雖然吾未見任者之真能任而議者之真能議也其任者托爲鐔以處後臨岐路而躊躇思畏首以餘身輒聞聲而膽落此夫不能任者也至其稱能任者又皆剽輕環捷沾沾而私自喜者也是故畏始事之難則聊舉細故以見其奇畏終事之難則

姑秘僂成而遺其禍已成也則伉而張之不成則匿而覆之人能也則讓而居之不能則摘而暴之或明知其前事之必敗而惡夫身當之也乃陽以其功託而加諸前之人其詞在遜功而其意則在規免也或預計其後事之難成而惡夫人議之也乃陰以其柄推而遺諸後之人其詞在讓賢而其意則在觀望也任若此不如無任已在議者矜小辯以破義飾貌言以居華迂濶而無當於事情支離而不中於窾會此夫不能議者也至其稱能議者又皆引繩批根礪礪而好爲名者也是故飛耳以捷得其情而先發以爲功噤口以求信其說而後息以爲勝事不能必其百勝也而厚誅其負以揜之人不能必其全瑜也而毛舉其瑕以攻之彼有所欲而者權也權附於事則以議生事而陰覲其權迨夫權之既集而事終不可責也彼有所欲趨者利也利載於功則以議爲功而暗收其利迨夫利之既歸而功終不可見也議若此不如無議已又如一事也始議之終任之議之之時出於兼聽而任之之時又出於獨持也一人也始議之終任之議之之心出於忼慨而任之之心又出於鎮定也一事而兩任其人說在田成鼓上成說下雜亂而不能調也一人而兩任其事說在左手畫圖右

手畫方並用而不能工也一人而前後異議說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背馳而不能通也一事而彼此異議說在以桡之方內鑿之圓乖迂而不能入也於乎人臣圖事度利國家不耳苟其心之爲國則度其可爲而以爲爲之任也度其不可爲而以不爲爲之亦任也衆人之所未議而以獨見持之議也衆人之所已議而以片言定之亦議也心非爲國於是任者詭其功以塞議者議者深其說以難任者任者之所據議者之所爭也議者之所使任者之所郤也二者交相爲瘡而國家益受其害辟之作室者然一人左運斧右運斤而不中萬燹又

策衡十二卷

任事議事

三七

一人談室規摹甚辯而不能執斧斤迫室委於道旁而迄無成功則主人之室也又辟之治病者然一人朝投之寒暮投之溫而不中脈理又一人談病情形甚具而不知劑之寒溫迫身至於尪困而莫可採藥則主人之身也夫是亦任與議者之患也雖然有任事者有任任事者有議事者有議議事者以今之所以任者任之則不得任者之情矣以今之所以議者議之則又不得議者之情矣談者見夫任者之難也而曰寬文法第文法寬矣并其賞罰而寬之使其功有所蒙而罪有所委是府奸也又曰假便宜第便宜假矣并其情實而假之使

其所以欺公而外以市私是粥權也談者厭夫議者之多也而曰省議論夫人各有心人各有口用之實難止之則易是壅塞之階也又曰明職守夫事各有司見亦互異必盡責主者以獨割指言者爲代庖是偏廢之漸也吾以國家詳於立法而其後踈於用法是以任者反制於不能任者而無人不任也國家迫於求言而其後寬於責言是以議者反格於不能議者而無人不議也有如凡事以機宜聽之外以功賞聽之內勿以一人言而遽行亦勿以一人言而遽罷勿以功而蔽其罪亦勿以罪而棄其功要之不責以任而責以必勝其任

策衡十二卷

任事議事

二六

則拙匠不代斲而踴鼎不烹雞矣凡議因人以考言因言以考事取其知而議者勿取其臆而議者取其議而當者勿取其議而不當者要之不責以議而責以必任其議則課織不虞廢而吹竽不至濫矣是所以任之議之者也或者不出此而爲調停之說以處之欲衡於任與議之間而不使成其偏重之勢夫衡也者平也平之云者非謂任者用其半議者用其半姑委曲焉以相參也事固無俱是無俱非任者是則用任者議者是則用議者斷於集事而止而人與我俱無與焉夫然故任者無所關議者之口而議者無所掣任者之肘此漢宣所

仁孝錄卷六 二二

萬曆甲午應天

策例十一卷

梁

三

集 151—505

合於衆變而猥守株拘以待因此何異以聲音療楊索
觖解結矣語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矺矺小事之戚不
若大事之廢故小忠大忠之殘也小信大信之害也小
蕪大蕪之疾也小謹大謹之賊也是故大蕪似貪大謹
似肆大忠似違大信似詐樂羊攻中山食其子而文侯
忌故曰小忠大忠之殘也荀息不食其言以從奚齊於
難乃蹈白圭之譏故曰小信大信之害也夫以公孫之
布被也而曲學以阿人故曰小蕪大蕪之疾也孔光祕
溫樹而不對可不謂周慎者焉廼望塵而拜何爲者故
曰小謹大謹之賊也立大功者不效小節顯榮名者不

卷一

三

狗細行是以豪傑之士必體於時達於化務諧於至道而不囿于尋常昔者蕭何爲相國多買田宅賤貰貲至令民遮道訴也郭子儀身經百戰還唐社稷乃務窮奢極慾爲時所譏夫二子所處蓋在鳥盡弓藏之際自黜也其所以自完也故曰大蘄似貪曹平陽爲相日飲醇酒不事事聞吏有醉歌者取酒張坐飲讌呼應之狄梁公身事女主周旋不去迺與倖臣陸博賭裘一則清淨持大體一則忍小詢以就大事者也故曰大謹似肆田叔案梁獄有狀而悉燒之汲黯使河內輒以便宜持節發粟賑貧者縱獄矯節則有罪矣然上全太后以無憂

卷三

三十一

人主而不振百姓之急則二子足多也故曰大忠似違
鴻溝之約楚兵業已解矣張良勸高帝背之卒阬羽于
垓下孫權入蜀而先主以義拒之旣而用孔明計取蜀
自王夫盟不肯則漢祚不立去信可也故曰大信似詐
且夫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特者不可與言變故
豪傑之見難爲庸衆道也庸衆之人視其一斑豪傑之
士得其全體庸衆之見猶燭之在圍也上智之照猶日
之鑒地也是故可闢可闢可縱可屈可伸可污可
潔與道委蛇而卒未始與道離於用爲合變與道爲大
權者此數子之行也不唯通人銜爲口實雖儒生法吏
策衛十二卷

卷三

三十三

執繩墨以隨之而莫敢或非者正也嗟乎梁公汾陽皆
以忠誠扶社稷者也子房有道之士也武侯王佐也田
叔長者而汲黯以彊直立名者也蕭何曹參亦皆一代
宗臣也其志圓而其行曷嘗不方其事詭而其心曷嘗
不正故發慮乎朝廷而標幟乎疆圉篤脩乎幽閒而鑒
燭乎神明至於嬰孺婦寺竝登其東楨士逐臣盡安其
措此無他貞一之所致也如使數子者少涉於姦黠於
利而出於恣睢則反庸衆之不若爲後世笑不置矣安
能樹無競之烈流不泯之聲哉吾竊歎夫後之人不砥
行不植節而詭以節行自命及舉數子而非之也厠足

乎登壘乞墦之途而讓簞豆以爲潔瑱曰乎慟張蹠決之行而立畛域以爲脩楹堅乎希世度務之計而叩亦墦以顯節操臂乎賣友食言之事而指白日以誓心其實在此而其名則收之手彼其心在此而其迹則借之手彼而孰知夫讓簞豆者之未始非登壘乞墦也而孰知夫立畛域者之未始非斬張蹠決也而孰知夫叩亦墦者之未始非希世度務也而孰知夫誓白日者之未始非賣友食言也愚詰畢其言而母諱可乎夫人涉世唯此一心而正與邪不兩致也然使正之與邪兩不相入若高山之於深谿也白堊之於黑黝也則奚難辨之

策衡十二卷

家傳四

三三

有唯夫情狀遷移如轉輪轂心術洄洑如根陰陽蹤跡曼漭如圖鬼魅是故心不可假也則借之迹以自家迹不可匿也則又托之心以自信實不可掩也則竊之名以爲竊名不可盜也則又竄之實以爲竄彼所陰圖者厚利也陽若不爲厚利也者而舍之其舍厚利者乃其深於圖厚利者也彼所陰徇者名高也陽若不爲名高也者而逃之其逃名高者乃其巧于徇名高者也所爲趨權勢者也而有時乎謝事以爲高是以避之之術趨之也視之趨權勢者更爲甚矣所爲邀功名者也而有時乎辭榮以爲潔是以辭之之術邀之也視之邀功名

者更爲急矣諸如此類不可勝舉當事者不察而反加之豪傑之上使君子無所暴其衷而小人有所竊其似此豪傑之士所以腐心憤胃而齟齬鬼瑣之徒及交臂而遊於世也嗚呼辨士者蓋亦難矣而吾又歎夫世之觀士者得其似而未得其真也夫觀士者先大廷而後幽室矣吾以爲大廷可欺而幽室不可欺也故察之于大廷不若察之于幽室者之爲真也觀士者先官評而後鄉評矣吾以爲官評可掩而鄉評不可掩也故採之于官評不若採之于鄉評者之爲真也觀士者先才品而後神識矣吾以爲才品可飾而神識不可飾也故考

策衡十二卷

家傳五

三十四

之于才品不若考之于神識者之爲真也如是則何迹非心何心非迹而又何心迹之難辨也何名非實何實非名而又何名實之難辨也抑愚又有說焉入非上士孰能無瑕其次則有瑕矣而不以瑜掩也最下者乃匿其瑕而飾之乎其瑜夫飾瑕以爲瑜此玉工之所掩目而竊笑者也故愚上下古今之間而深有慨于心迹名實之異也愚豈儒耳何敢望豪傑若夫砥行植節則嘗聞教於君子矣微執事無所發愚之狂言敢一吐之以爲明問復

性理綱目

萬曆甲午應天

問士何必微之以其所不知即今家傳人誦不有性理大全與資治通鑑綱目二書乎性理乃成祖命儒臣彙集而通鑑綱目則憲廟命儒臣考訂成之其義理與性理不本易學綱目不本春秋而乃其立言著論與易相發明者何語而千三百餘年衰敗予奉何事何法為纂於春秋也夫既以為本易春秋則無易春秋也特遂無二書又曰有易春秋矣二書可無作歟傳曰六經之遺同歸又曰書理無二義歸有宗然則安見性理之不足發明春秋而易與綱目無相準者與顧相與切實究之

夫籍不必極博期於載道學不必汎覽期於舉要執事策士以二書愚有以知執事者蓋以切問近思望士與夫逃探遠引倣之以其所不知者異已愚生即寡陋無策衛十二卷

性理綱目

三三五

博物洽聞之稱乃二書則童而習之如農之於穀圃之於蔬可隨舉而辨也敢不以所習對夫性理乃宋周程張邵諸儒之書而通鑑綱目則朱元晦氏取涑水之編而以己意為之筆削者也 明興稽古右文 聖祖神宗親人文以化成天下 詔儒臣纂性理大全校訂通鑑綱目并以 御序播之學官所以廣厲之意甚盛海內家傳人誦不習者不得列於童穉童穉之士談性命不稱諸儒評騭古今人物臧否事之善敗而與考亭褒貶相刺謬猶之異言左道徇於路者得而譏之矣彼何所師承而垂世若此執事以為本易春秋是已何也

凡立言者非理則事也言理如易理腐也天下之理無

不出其範圍矣論事如春秋事林也萬世之事更不出其斷案矣故曰潔淨精微易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之二者有宋二三君子所為居安樂玩優柔養佚終日言之不離乎是者也今觀性理所載周程張邵諸儒語何者非易而綱目所書周威烈迄於五代千三百餘年問予事與何者非春秋乎愚因得熟數之於前夫易有太極而後有兩有兩有八有吉凶大業也故太極圖有陰陽五行善惡分萬事出之說而或疑其出於希夷得之穆脩也繆也通書故名易通中言通復言寂感言

策衛十二卷

性理綱目

三十六

損益而終之蒙艮則分明以解易矣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周而道濟也太和所謂道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定性動亦定靜亦定動靜不失其時也張程有功聖門不以言性哉義理以言乎繼善也氣質以言乎成性也此之謂有功於易矣康節之書人以擬太玄不知太玄無是也十六而天地之道畢成象成形變化見矣分至微定至著數其禮之序耶故讀皇極內篇而民志可定也求中聲驗中氣黃鍾其樂之元耶故讀律呂新書而殷薦可舉也若夫三晉之侯冠以初命思深哉猶有東遷迹炮之感乎天王約縱胡可謂也特書曰王命計之嚴哉

凜凜乎與河陽之符爭烈矣表漢年於吳魏抗衡之秋則春王之微指揭魏泰於貞觀貽謀之日則首止之遺意良也而韓人也潛也而晉處士也雄也而莽大夫也所謂原心誅心其謂是耶書房州懷乾侯之志也削光宅滅如齊之醜也五石六鵠蓋聖人護之矣是故書冬華水溢而下以示之戒殿師滑夏則聖人有憂之是故大長秋書以拓拔氏書死以嚴其防諸如此類未易備指然大較可睹也蓋嘗譬之易其聖人之素問乎陰陽脈理備矣至於諸儒如國工所論著起度量立規矩微密詳辨然未有不以素問爲宗者也春秋其孔子之刑

策衡十二卷

卷三

三七

書乎功令法比具矣至於元晦如老吏斷獄所傳致亭平輕重低昂未有不按刑書而臆決者也故曰聖爲天口賢爲聖譯夫二書者非聖譯之謂耶而愚嘗合而觀之則易之所謹在陰陽消長之幾而綱目所書是放於君臣夫婦華夷邪正盛衰之際如莽操窺鼎雉墨化晨左部之帥劉淵平盧之授希逸更生恭顯之親疏九齡林甫之進退分否泰於一言別始復於隻字卽謂之本易何不可也瀟溪稱春秋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堯夫曰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白圭訂元凱之失賣履識遺令之奸羔羊不以與穆伯夷不以擬或推見至隱

欲蓋彌章鼓吹一時鈇鉞千古卽謂之本春秋何不可也然則無易春秋將無二書乎曰安得無也易性命之理而春秋是非之公也以易春秋爲古又有未作易春秋之時故易在畫前而春秋具皮裏彼二三大儒潛思卓詣卽無易吾知其有太極西銘諸編也卽無春秋吾知其有綱目也安得無也然則有易春秋而二書可無作乎曰胡可無也自易微而太玄易林元苞潛虛洞極紛紛藉藉不勝異說而易益晦自春秋絕筆以後而遷之史固摘其謬固之書晬譏其失元經通鑑帝魏紬蜀寇河東夷江左而正統幾爲天下僇幸有如椽之筆司

策衡十二卷

卷四

三八

南之車刈其蕪而繩其表覺其迷而發其蒺日月晦而重朗涇渭淆而復分胡可無也而或以太極之上安得無極是不知極之卽爲無也形而上者非有也或以康節之學專主於數而不知數之卽爲理也河圖洛書皆數也或以圖書有平施無稱物恐其流至於蕪愛而不知亦有平稱物而施能平者也愛而不謂之蕪也乃綱目之不接春秋或曰避續經哉或曰蓋其缺也書終文侯之命而春秋始魯隱缺不滋多乎大抵周轍不東王室猶有復興之望晉大夫不侯世未遽戰國也則夫聖賢之慮深矣故愚以爲世之有二編猶其有布帛菽粟

三十九

萬曆甲午應天

53

集 151—510

分界別臂指之勢絲牽繩聯不可謂無權 國家受四方委輸窮天之產罄地之毛梯山航海而至自 尚方御府至大農水衡太僕金錢悉給縣官若周官關市待膳服四郊待稍林家削待匪頒邦甸待工事亦各有主者正供旁入坻積澤量日引月長傷倉朽貫不可謂無財乃比歲 朝廷有所謀爲論議而牴牾枘鑿常落落而見難成有所征繕調度而展轉枝梧常廩廩而憂不足幾若無權無財然者何哉夫天下未嘗無權也無權則權必有所歸今銓宰論官秩宗據典能持操乎度支握算祈父運籌能堅決乎司寇或搖其三尺冬官每迫於舉羸鳴仗之斥不常絕席之嚴少損卽 九重詔令朝下夕闔亦若有梗而不盡行者然則權安歸哉天下未嘗無財也無財則財必有所在 今太倉一歲之出浮其入者若而緡矣 先朝累世之蘊崇動而出者若而緡矣將作之須輒發而水衡虛棟牝之供頻移而太僕虛郡邑少羨鏹之遺閭閻無兼辰之食卽 九府禁藏甲盈乙虛亦若有絀而不稱裕者然則財安在哉愚嘗妄求其故則權之患二患旁撓患上掣而財之患亦二患外輸患內壅傳有之曰兆云詢多職競作羅今百聞而一見則一不敵百也十樹而一拔則十不敵一也稷

下之談不已公車之章繼之矣噴室之議不勝中山之篋隨之矣百相非也百相持也當事者卽有彊明獨任之氣亦且化爲轅駒摧爲繞指多怯而少奮故曰患旁撓也馬不兩御琴不共鼓右書而左息之無善書者今飭大吏以率屬矣而率屬之舉未必聽也問怒其屬而訶之戒羣僚以樹私矣而無私之請未必從也輒意其私而卻之責之言者防其口付之讞者奪其平上與下爭衡官與府爭治人有爲國任患者不亦難乎故曰患上掣也自貢市以來而虜之款段銜尾而入我之脂膏攬載而出橫賞陰媾日以滋多頃復顧彼外藩殫茲內地倒廩傾囊而捐之窮荒絕徼之表尾閭常虛漏卮難實故曰患外輸也 天子之富寧言有無而過軫唐宗魏博之資豫設宋祖封椿之備泉貨物宇宿鏹克棟知者謂爲天下藏財而不知者至以瓊林大盈爲比持不富之心聚不益之物取不輕反汗與不厭屯膏將九牧萬方盡在桮棊矣故曰患內壅也夫旁撓者宜操而不操則權落上掣者宜縱而不縱則權侵外輸者旣爲無當之洩財一出而不復入內壅者復爲無經之蓄財一入而不能出此天下之所以有權而無權有財而無財也愚以爲旁撓可止也上示以掣使人見其易與而輕

之則適導之繞外輸可圖也內愈以壅侯勢必不得已而決焉則害過於輸夫大小臣工其誰非上之股肱耳目乎誠股肱託之彼將股肱自爲也誠耳目寄之彼將耳目自爲也歐陽脩曰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艱於擇人不可任而不信故上任人則人任事矣如是而後遷不問豆衣不問冠母若司原之隨聲母若子車之伐異卽有竅言胡不問李沆之所爲報國者度而勿省姑而勿譴是亦去薪止沸之道奚不可也垓塹貢賦其孰非上之倉廩篋篋乎積於不涸之源不必私倉廩也藏於不竭之府不必私篋篋也李迪因蝗旱請出內藏

策衡十二卷

雜錄

四三

庫以佐國用而曰天子於財無內外故散小儲卽成大儲矣如是而後申市約卻邀求申許之戍勿重遣京觀之築勿輕言卽有歲出胡不聞魏絳之所爲籌戎者度其所省償其所亡是亦灌爪息事之計奚不可也益權未嘗不在也要在求夫權之所屬而還之銓臣得甄叙樞臣得計畫禮臣得守禮法臣得守法諫臣得繩糾弼臣得秉持而人有其權矣人有其權而後天子之權尊財亦未嘗不在也要在求夫財之所屬而歸之在大農者專庀經費在水衡者專庀將作在大僕者專庀駟戰在郡國者專庀振救而財得其所矣財得其所而後

天子之財阜蓋嘗譬之權猶天也日月職照雷霆職震雨露職濡而以聽命於天故天不窮于選財猶水也疏爲畎澮潏爲沼沚滙爲江湖而以朝宗於海故海不窮于澤向使日月雷霆雨露不得其職則天之用息畎澮沼沚既失其習坎之常海亦何以就其深哉

卷十二

雜錄

四三

國運

萬曆甲午江西

問自古久安長治者鴻荒標鹿之世或或以萬計額
書契以前事難稱三代獨周上曆最長然昭夷
而下陵遲衰微空名耳曉之漢唐稱盛中亦多
離析宋益綿安不足論已獨我明受命自
高皇帝迄今二百二十餘年重熙累洽恒如
一日雖其間震變迭來而泰寧無損說者競稱我
國家法度維結之固典大德澤論被之深固
窺見涯畧抑更有出于是不否玄言亂不極則治
不形即難亦云有十世百世千世萬世之事業我
高皇帝之鴻荒標鹿元固宇宙潭池開闢之會也
所謂龍極治形萬世之事業非即諸生亦能揚厲
其盛歟我皇上續大承麻萬曆之治方與天
無替即選者一二髮學何足以昌明之運而
當時學士大夫往往不勝私憂憂計然於今晏如
也豈非天心眷顧泰運靈長之明驗歟惟是
聖主安不忘危蓋臣頌不忘規諸生尚求所為
識緯符命 獻母以

策衡十二卷

國運

四十五

夫有國家者之熙鑠景而享鴻業也蓋莫不有靈承之
運矣啓之者天也際之者人也啓之者若有所可憑而
際之者實無所可恃今夫宇宙間貞元之氣不能以常
聚常完亦不至于驟涸驟竭有所消鑠斯有所亭育必
消鑠之極斯有亭育之盛故自古應運聖人于極亂積
衰之後而任經綸開創之責弘濟益多肇造功大天則
必爲之禔福延禧卹胤錫羨其後世子孫皆有所憑藉
以底于久安長治而無替此理之必然者也然而聖人
知其然不敢恃其然方盛戒衰居安慮危然後天心永
眷而靈長之運可長保亦猶人稟無疆之算而猶不忘

葆尚愛護斯可天壤相敞彭喬爭年爾矣請因明問所

及先揚厲我國家受命之運而後及永保靈長之

道可乎粵稽太古載籍靡存裨諸所志有謂天皇地皇

各一萬八千歲者有謂九頭氏兄弟分長九州合四萬

五千六百年者其他栢皇中央赫胥尊盧之屬莫可究

詰大率鴻荒標鹿之事若有若亡存而不論可矣自唐

虞以降稱享國長久莫如三代而三代中上世三十上

年八百無如周然吾觀周家天王之尊千八百國之玉

帛稽首雲集者穆王以前或不少損全盛可百年耳自

昭王狩于楚瀕夷王降爲侯服其後與鄭文惡與晉爲

策衡十二卷

國運

四十六

盟政委于共和大不能邾莒安在其爲有道之長哉三

代而下漢四百年唐宋三百年均曰一統之盛然漢甫

二百年而遭新莽竊命高祖之業已墜于地光武中興

如同別構若唐之天下始則牝雞易姓既乃羯胡盜鼎

強藩跋扈廟貌幾于改觀吐藩跳梁鍾簷累至失守貞

觀開元之太平僅僅耳至于有宋則燕雲北析銀夏西

裂比至建炎東南半壁不過與孫吳六朝埒烏覩冠帶

九州之規模乎獨我明啓運自太祖高皇帝受

命之辰以迄我皇上垂拱之治金甌固而無缺

玉燭耀而常調更飲漢醇民含唐醕者二百二十餘年

如一日詎不謂古今未有之盛際耶其間鹿駭鳴張非時竊發如土木之變幾致靖康濬鋒之難有同吳楚劉齊楊趙之徒非弱于龐勛黃巢也也先火節吉囊之倫非怯于淵曜符石也天城振武之逆非小于盧龍陝虢也黎利源義汪徐之輩非下于尚結贊元昊也振直祥瑾之橫非微于曹節王甫仇士良劉季述也凡此皆往代覆轍邁一則震交集則傾而我國家幾發大難卒之羣醜革面凶渠泥首而天下安於覆盂則何也說者競譏我國家法度貽謀之遠與德澤及人之深愚以爲未睹其大也大抵天行之運有衰則有盛有極衰則有極盛自古治亂相尋無百年無事之朝亦無百年淪胥之禍夷狄之難雖與中國相終始然未有胥革爲夷者卽五胡遼金張甚而中原文獻尚有所寄故石虎色憂于受命符堅寢廢于飲江獨元氏一統百年輒圖廣于唐漢脞臊遍于寓縣斯時也天地汶閭山川鬱浮日月晦冥文明清明之氣銷亡殆盡豈非小劫之極而未濟之終耶自高皇帝龍飛淮甸虎步中原百年凶穢一旦廓清而兩儀更爲之位置三光再爲之昭朗八荒重爲之清夷眞與補天柱地較隆比烈者矣以嘗謂渾淪未判以至萬劫歸盡如長舍無常所焉此之謂太

策衡十二卷

四十八

四十八

策衡十二卷

四十八

渾沌大開闢未敢妄論惟夫書契所存則自盤古以來經蚩尤九黎之變至帝摯而亂始極于時洪水滔天十日並出大風九嬰猱獠鑿齒封豨長蛇克伐天壤間而爲一渾沌乃有堯舜出而絕天地殷畧緯播百穀敷五教定九州焚九澤興利除害脩事治而爲一開闢自唐虞傳之三代歷漢唐宋遞興遞廢至胡元而亂始極于時神州板蕩赤縣陸沉紀綱淪斁衣冠殄滅堯離推結左帶沸唇復克仍天壤間而又爲一渾沌乃有我太祖高皇帝出而別華夷滌乾坤正君臣明父子還冠裳復文物恢廓帝紘振舉王綱而又爲一開闢然而唐虞官天下其盛不以世數三代而下治皆其治也我明受命開闢之會實與唐虞並而其中孕夏商蹶周漢漂唐宋亦不可以世數故自古帝王於金木水火土各秉一德而我明之運則當與五德相終始而無所偏乘也皇帝王伯於春夏秋冬各屬一時而我明之運則當與四時相循環而無所偏屬也豈非太玄所謂亂不極則治不形而邵雍所謂萬世事業者耶以故休明之期有引勿替顯懿之祚歷世靡昌夷虜訐之不能以士伍譁之不能害寇賊擾之而卒就繩解藩寺奸之而終膏斧鑕蓋非獨人事亦有氣運矣我皇上

握乾御宇誕隆 駿命 紹芳聞繹鞏固 鴻業二十
 二年於茲乃曩者隍杞之形不無一二萌牙其大者如
 火酋蹂躪于洮岷長昂猖獗于遼薊劉曄煽構于寧夏
 倭奴狂逞于朝鮮當時學士大夫莫不相顧錯愕若將
 有土崩瓦解旦夕不可為計者不知天保孔固誰能害
 之既而逆卒就擒傳奴自遁火酋長昂亦且垂涎漢市
 未敢肆其利背長距此豈真諸臣智力所及哉蓋 高
 皇帝神靈威武所變化也王孫滿曰天祚明德有所底
 止于今昇日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豈其然矣雖然
 外寧內憂自昔所慮今見變故之形如彼底定之易如

此將毋謂 皇祖寶命實式寧之從此可高拱而撫四
 海乎將毋謂人臣言事大類杞人從此憂危之若辭寧
 足聽乎而愚竊謂不然也昔商人頌其祖成湯曰克享
 天心受天明命若可恃矣而繼之曰新服厥命維新厥
 德周人頌其祖文王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若可恃矣
 而繼之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彼詩書所稱豈過計焉
 天之眷德無私而其視下有赫故可憑藉者國運而不
 可盡憑藉者亦國運如人有極永之壽而人自為病則
 病必至縱病終復于安而劍鏢則既多矣國有極盛之
 運而人自為衰則衰必至縱衰終復于盛而琢衣則已

多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豈惟商周嗣王即堯舜圖納
 龍叙玉受昭華而未嘗不兢兢業業惟時惟幾又豈惟
 堯舜即我 高皇帝天剖神符地合靈契而一則曰富
 貴易矯艱難易忽二則曰事微必慮行小必防其得天
 而不恃類若此愚謂 天命之佑 皇上即所以眷
 皇祖而 皇上能常繩 祖武即可以永祈 天命是
 故誠覽 存心省躬之錄而知天變之當畏繹敢言敢
 為之 論而知人材之當惜考 臨御進講之規而知
 政學之當勤鑒 却簾碎漏之風而知玩好之當罷遵
 持守出入之訓而知食御之當節省女寵寺人之戒

而知近習之當嚴諸如此類並率攸行將 內治既固
 外釁自消 帝命常眷 皇圖愈靖丕天景運其曷能
 亘之哉惟是 高皇帝之功德無日不享於 天心其
 龐恩濺澤易衍其赫聲濯靈易奮若頃者 皇上 郊
 壇步禱而甘澍旋應 賜劔一行而堅城自摧賑使方
 出而潢池即散稍加軫念未有不立致顯效者蓋 高
 皇帝之精神常通乎 天故 天之精神常監乎 皇
 上此在設誠力行之而造化且在掌握中矣執事所謂
 祈 天永命之旨意者有在于斯若夫識緯符命則桓
 譚李泌所不敢諛其君者何敢為 明時 獻

任事議事

萬曆甲午江西

問自古國家勸勵待人而任然事變之來時與勞殊非可以一方執一定拘也故有任之者必有議之者往古無論其舉我朝裁難定衡之臣言之如麓川之征或議其勤遠哈客之復或議其邀功已遣廣或議其綴於迎復南昌討逆或議其志在觀望治河北盜而土撫或議其養蠶而受譴討天城逆而主剿或議多殺而蒙罰平田州思恩而羅際納降者或不免姑息之議克舟山乍浦而厚賂用問者或不免玩寇之議此其是非果孰為定衡歟夫事以任成亦以任敗以議集亦以議廢假令以任廢議恐非兼取並觀之理以議妨任恐非鼓舞責成之方欲任與議兩相成而不相病其道何緣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諸生明於當世之務其於先哲故實必素究心者故願相與覆覈之毋徒曰習江右事耳

蓋論者曰任天下之事難議天下之事易夫任信難矣

策衡十二卷

五十一

議亦何容易哉任不為國而為己任則進可倖成退可避難惟己所便耳何難也惟不以己而以國則必審時勢合機宜而死生利鈍不與也斯誠難矣議不為國而為己議則得失不相關利害不相屬矢口而談耳誠易也惟不以己而以國則必揣彼己中默會而愛憎同異不與也斯誠不易矣故真能任者未有惡議者也真能議者未有害任者也惡議害任非真能任能議者也嗟夫使事變之來而若白黑一二之可坐而指數也則一恒人而議之而任之可矣惟其數潛於九天九地之中而其幾變於呼吸咄嗟之頃或是而非或非而是或可

而不可或不可而可是故同一和戎也魏絳以之霸晉汪黃以之悞宋同一納降也在欽永時則伊卯莫演為當拒在德裕時則悉怛謀為當受同一請盟也在尚結贊則李晟以為不可許在趙元昊則范仲淹以為可許同一治盜也龔遂則計在解散而渤海之亂除朱雋則計在殄滅而黃巾之亂亦除同一鎮亂也裴度於淮西則謂元濟在必討於昭義則謂劉悟在可赦同一復中原也李綱張浚經制於建炎則為仗義童貫蔡攸嘗試於宣和則為啓蒙同事異形同形異情同情異計同計異機譬之水之必寒而有麗山之溫泉火之必熱而有蕭丘之寒火磁石能引鐵而不能引鉤鐵琥珀能拾芥而不能拾磨芥不可以端倪得不可以形迹拘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故有任者不知而議者知之如奕者當局而昧而傍睨者反有得也有議者不知而任者知之如溜湍之水嘗而後知甘苦而言者弗辨也任者知之則毋嫌於獨任而議者可勿更議也如越人方診脉理操鐵石以脩病者乃說說從傍撓焉不可也議者知之則毋嫌於絃議而任者即可據以為任也如乘舟遇風者百族之子皆得叫嘯以圖共濟未聞舵師以為讓也前代亡論已明興豪傑輩出濟難定傾垂竹帛而

策衡十二卷

五十二

紀圖書者代不乏人然往往議亦隨之或功未成而枝
於始或功已成而斲於終大率任無全是議無全非究
其得失可畧而言出師孟養立石金沙王驥之平定麓
川偉矣然麓川遠夷思任倔彊小醜耳非能割據荐食
爲中國害也何至傾內帑連數鎮征之十年不能殄耶
使早從劉球言寧使漏網吞舟而移其力以備西北當
時土木之變不有以待之乎夜襲木蘭威讐黑麻馬文
昇之興復哈密奇矣然哈密孤懸永樂中之封脫脫謂
能隔絕番虜耳今陝巴久不能自立何至疲中國奔命
焉我今日復之土魯番明日取之百反覆百要挾是爲

策衛十二卷

世宗憲皇帝

五十三

中國纔端也使早如世寧言閉嘉谷關不復以金印城
池爲問滿速無厭之求何至屢逞乎劉齊倡亂畿甸震
驚馬中錫欲以推誠招撫之蓋賣刀買犢意耳不知招
撫之說可行於扶傷救死之民不可行於長惡怙終之
寇向非彭澤等桑榆底績綠林之禍烈矣何怪乎謗牘
之紛紛也天成啓變大同再叛劉源清謀欲禽獮草薶
之蓋決癰疽瘞意耳不知逆卒負固詰渠魁則交自攜
誅脅從則黨盡堅向非張璠等之改絃易轍困獸之所
傷多矣何異乎言者之紛紛也也先入訐七萃蒙塵迎
復之義不可不亟矣乃于謙主社稷爲重之說故緩

策衛十二卷

五十四

於遣使虜要求無所遂未幾而夷庚反正中外晏如此
叔孫申圍許之計也議者卒以此齟齬之抑何饒人罔
極耶宸濠逆節煽動南州討賊之義不可不嚴矣乃守
仁未遽出師先致賊黨家族陽托以腹心賊果不爲忌
悉其精銳以出一鼓而南昌巢覆進退失據此鄭武公
伐胡之計也議者竟以此媒孽之彼諸人者不已太甚
耶田州思恩之夷輒征輒叛用兵二十年矣守仁乃踈
濶節目第取招降羈縻之於是皆聽受官邦相而思恩
以靖法所謂治之以不治所以深治之也議者以姑息
譬之不知異時桶岡利頭之役當事者豈煦濡含垢者
耶乍浦舟山之寇句夷引醜蔓延未易卒勝矣宗憲乃
以周周以攜其黨與俾相爲戮卒之縛徐海俘汪直
倭氛以息法所謂利而誘之亂而取之也議者以玩寇
譬之不知當時陳東蔣洲之間不行當事者豈堪以東
南再擲耶較而言之麓川之征哈密之復任者非無効
也然使早聽議者則無功之功也至思田之用糜乍浦
之用閒則任者爲濟時之苦心而議者有所弗知矣已
已迎復南昌聲罪議者非不然也然以責於任者則然
而實不然也至河北之不可撫天成之不宜剿則議者
爲對病之良藥而任者有所弗辨矣夫任有遺策則任

不可廢議也議無完謀則議不可妨任也乃後之任與
議者吾惑焉株守以爲任津津焉惟惡其議之不出於
已也井窺以爲議竊竊焉惟恐其任之不出於身也夫
人臣所事一君耳所任所議一國之事耳乃互分彼此
強立町畦任與議各自擇其便而君國之事中坐而受
其蔽甚無謂也蓋各有四蔽焉不量事勢不度可否以
用罔爲慷慨以壯厲爲揮霍經始罔求多福慮終不計
鮮禍其蔽復也中情怯懦外示老成縮朒而後時柔茹
而寡執不爲首而爲尾不處刃而處錐其蔽蕙也淺中
弱植寡謀淺見聽榮而易眩心輕而易撼隨岐路以東

策衡十二卷

五十五

五十五

西類桔槔之俛仰其蔽佻也虛張請幻瑣菟齋字拊敗
而爲功張細以爲大窮五技而營三窟食如羊而狼如
狼其蔽黠也四者任事之蔽也蔽則中閤中閤則外距
任之所以常拂議也吹毛求疵窮垢索瘢以小醜而滅
大美以細謹而責大行孟明必棄於一曹曹沫難收於
三北其蔽刻也不循本末罔睹指歸隨聲而附和依衆
而建曰若北郭之混吹效長孺之首鼠其蔽浮也恣睢
矜已媚妬害物功倖成而目攝過方銳而攘臂主父
之縱橫逞息夫之歷詆其蔽伎也揣量重輕瞰死涼燠
所嚮則躊躇生羽翼所去則史曾成痕瘡學張湯之陰

陽參夷甫之雌黃其蔽頗也四者議事之蔽也蔽則中
閤中閤則外距議之所以常拂任也昔孔明在漢鞠躬
盡瘁不計成敗可謂能任矣而其言曰開誠心布公道
集思廣益蓋其資於議者切矣彼蓋以議爲任者也以
是知真能任者不欲廢議也謹守仁蓋庶幾焉文昇與
驥猶疑其偏於任也而它又未敢知也昔敬輿在唐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可謂能議矣而其言曰謀無定主衆
無適從力分於衆多機失於遙制其責於任者殷矣彼
蓋以任爲議者也以是知真能議者不欲妨任也世寧
蓋庶幾焉球猶疑其偶合於議也而它又未敢知也抑

策衡十二卷

五十六

五十六

此就任議而言耳乃用任議者則又有道焉執事幸教
之曰事以任成亦以任敗以議集亦以議衆夫昭烈之
孔明齊桓之管仲此亦任成也如明帝之殷浩肅宗之
房琯則敗亦惟任矣宣帝之充國憲宗之裴度此以議
集也如符堅之慕容垂清泰帝之薛文遇則墮亦惟議
矣故其道莫若知人而善任廣詢而善斷善任則賢者
不患不見任而知人則任者必賢而無不賢廣詢則議
臧不患不見庸而善斷則庸者必臧而無不臧夫然故
任以一人不爲偏議以盈庭不爲搖可以任資以議
資任不爲眩可以任而不復議議而不易任不爲膠譴

守仁世寧等所以能盡其任與議者繇此今獨不得
公者而以知人善任廣詢善斷之術提衡之豈憂東倭
北虜播緬么麼之寇哉

名法

萬曆甲午江西

問其先於魯論勅法者於周易名法之關於治道
何其急也予選諸列名法於諸家以爲異端外道
而試習之世儒遂掩口不欲道此與耳食何異今
考秩文志所載名家者七載法家者十其人果有
當於名法否歟三代而下漢治爲盛當時治國爲
模範張豈以其綜核信必之故歟至標名之盛無
如晉議法之煩無如宋而治效反以陵夷又何歟
方今海內承平久人情競於春華文法密以秋
荼而識者乃有名盛不覆法煩不行之慮即欲覈
名行法例者爲難矣數名而人且以名家議之行法而
人且以法家議之又何以能必覈必行歟諸生蒿
目時事宜有權于中其試言之以觀救時之署

夫治天下者曷能一日不用名法哉今夫睢睢盱盱之
氓情欲相似形貌相肖彼命之爲上下貴賤而莫敢不

受者非名孰爲之命之下承上賤事貴而莫敢不率者

名法一

三十八

非法孰爲之而說者謂聖人貴道德賤名法不知道德
者聖人之所尚而名法者道德之所寄用名法實以寄
道德尚道德故不得獨賤名法也用而賤之必至有名
而不敢覈覈之則曰煩苛也有法而不敢行行之則曰
操切也博渾厚之虛聲甘蠱勝之實害其必繇此矣昔
者孔子論衛首先正名易言勅法取象噬嗑乃其詳則
戶官備之周官經以六官緯以三百六十屬孰非名乎
然而三物舉之六叙正之六計弊之則名之覈益審矣
六官之所統三百六十屬之所職孰非法乎然而曰

成月有要歲有會則法之行益嚴矣後世之諱名法則自遷固始也自史遷列名法於六家班固祖之復益爲九家今觀藝文志所載名家者七鄧析尹文公孫龍惠施爲最著夫鄧析操兩奇之說設無窮之辭以辨見誅子產者也尹文子會稷下作華山之冠以自表言大道又言法術權勢田巴之流也公孫龍侈白馬雕龍之辨鬪堅白異同之論孔子高所闢者也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言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覲物方死方生莊生謂之駘蕩不反者也之數子蓋不盡爲名也卽爲名亦非吾所謂名也則其餘可知也載法家者十商鞅韓非申不害慎到爲最著商鞅之畧見於開塞耕戰書其極慘刻少恩受惡名於秦有以也韓非疾治國不脩明法制著孤憤五蠹諸篇至謂人臣骨肉無可信者何礲核之甚耶申子以富強于韓昭侯著書六篇主刑名而本道德蓋老氏之吮也慎子棄智去已而緣於不得已泠汰萬物以爲道理莊生譏其蹊牾無任是也之數子蓋不盡爲法也卽爲法亦非吾所謂法也則其餘可知也而固論之曰名家出於古禮官警者爲之鈎鉞析亂而已法家出於古理官刻者爲之傷恩薄厚而已夫諸子得名法之一察以諸子蔽名法非也先王之名法

於六官無所不貫以爲出於一官又非也名法未嘗有警與刻因諸子之警刻而罪名法又非之非也夫不欲爲治則已爲治而舍名法是致遠而不用舟車也不用名法則已用名法而不漸於數與行是用舟車而耻言步驟檣楫也必不可得之數也三代而下惟西漢治最近古察其所繇無異道則惟能覈名與行法耳夫漢之稱名不過曰卑之母甚高論以霸王道雜之耳然當時無盛名亦無虛名如木彊成安劉之功蹶張著大臣之節奴虜底薄伐之勲醇謹肩受遺之任以至桑孔心計趙張吏蹟京翼術數雖踳駁不馴亦克算計見績豈非名近易覈之效乎漢之立法不過曰三章九章六條檢察三尺律令從事耳然當時有遺法而無弛法如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何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萬方輻輳歸命天子以至勸民不明則法察吏過詔條則法橋度欺罔則法不禁奸舍有罪則法務在別白黑而定一尊豈非法簡易行之效乎漢而下標名最盛莫如晉而名之不覈亦莫如晉議法最煩莫如宋而法之不行亦莫如宋晉承東漢標榜之風競談名理禮尚虛無於時溺晏衍澄之倫不曰清通簡貴則曰曠達自然然皆依阿無心闊闊世務劉頌言治道傳咸糾邪正輒

目謂庸流俗物一旦土崩惟有束手駭愕而已此名盛不覈之弊也宋以忠厚立國迨至中葉神氣浸微於時熙豐元祐諸人乍進乍退遞興遞革設制置條例司已又設講議司議論愈多聲容愈盛而治日以不振大抵上下相冒以及陵遲而已此法煩而不行之弊也我國家命名立法實取周官職掌之所分誥律之所條會典之所載聖政日曆之所紀顯號弘猷曷爽乎千載即使孔子正名姬公勅法豈能遠過乃邇者泰寧既久瑕類漸滋積習既成罅隙方大蓋有名與實相背者有名與實相涵者有名有所甚重而移於所不重者

策論上卷

六十一

有名爲美而實有不美者有法行近而不行遠行外而不行內者有法行賤而不行貴行弱而不行强者有法見爲可行而竟不能行者有法見爲已行而竟若未行者請誦言之今夫獎儒術也而西方柱下之教盛行抑浮競也而秉纊揣衡之士榮官擢薦介也而蘭絲輕肥之吏撫仕急功實也而文墨議論之途特揀此名與實相背者也露章則龔黃比肩而烹鮮寡效推轂則孫吳接踵而折衝乏材抵掌則人人賈董而實用罕收揮塵則卑卑游夏而真脩渺聞此名與實相涵者也一言誠合也而併信其素履一節誠奇也而併信其生平性命

非不當談也而令人得借以爲數恬寂非不足尚也而令人得借以爲徑此名有甚重而移於所不重者也伏蒲批鱗之氣日奮而鸞鴻之黨漸空公車噴室之章常滿而朔洛之郊漸構補牘還詔之節日競而過巷之交漸隔投簪掛冠之致相踵而奉公之義漸廢此名美而國有不美者也今夫詔蠲租而郡邑追徵自如詔核邊而奏報虛冒自如詔清甸而羽林期門占役自如詔汰冗而緹騎光祿冗員自如此法行近不行遠行外不行內者也久任及於守令而昵於尊官糾刺嚴於散冗而畧於大吏跋扈脫巾因衆而懦治市賞歲幣

策論上卷

六十二

有增而無已此法行賤不行貴行弱不行强者也落祿之可變通也邊需之可稽覈也西北水利之可開也海運海口之可復可濬也此見爲可行而不能必行者也兵之日練日弱也屯田鹽法之日飭日弛也常平社倉之日積日耗也鄉約保甲之日舉日不效也此見爲已行而竟若未行者也蓋嘗漢名之爲近而不知其浸淫於晉也嗤漢法之循簡而不知其濫觴於宋也覈而行之至急矣愚以爲欲名之覈莫若近而斷之于實是故寧取沉毅毋取辨巧寧取幹濟毋取佞詞毋以華藻標韻而信士母以借交要譽而程材建言者務便于行

而毋務便于聽立行者務便于國而毋務便于身毋使人爲無的之射毋使人爲混竿之吹毋相劔以青黃銅錫而以水刺陸斷毋相馬以形容齒吻而以過都歷塊如是而名可覈也而覈名者且曰人其以鄧析尹文惠施公孫龍之名議我乎是覈名而疑于名也吾聞忠臣能以主爲高天泰山之尊而以身爲壑谷鬴涓之卑惟當途者不難卑身以尊國也斯名必覈而無不覈矣欲法之行則莫若簡而持之以必勿以多指亂視勿以多言亂聽勿沿襲題覆以適衆勿苟且申飭以抵責利少害多勿遽興興則勿遽議革害少利多勿遽革革則勿

策備十一卷

名法六

六十三

遽議興桑雍釜鬻之私不爲掣排山倒海之勢不爲回持之如金石之堅執之如四時之信握之如太阿之鈎而責育烏獲不敢搏守之如深谿之阻而嬰兒牧豎無敢窺如是而法可行也而行法者且曰人其以商鞅韓非申不害慎到之法議我乎是行法而疑於法也吾聞蓋臣不以有所愛而爲不以有所畏而不爲惟當述者無所愛亦無所畏也斯法必行而無不行矣雖然猶未也語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故臣舉其十不如君舉其一也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也昔齊威王三年不出令一旦取阿卽墨二大夫誅賞之國以大治漢宣帝總攬萬

機綜核信必遂赫然中興而況不爲威宣者也夫惟人主覽斷躬裁於上然後大臣有所措手於下不然優游牽制未有能有爲者也卽爲之而人不信雖姬孔復生無益耳

禮樂

萬曆甲午江正

問記言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乃宋儒又謂不復古禮不復今樂不足政治豈有說哉漢而下代有制作亦可同其畧否其不能後帝王之治者故安在或謂禮樂所重在本不在文乃傳試觀載如辛有文選子貢之於禮也禮子貢焉哉常王今言之於樂或得之儀容或得之聲音而敗禍福徵應如響則文亦烏可盡忽哉我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首闢禮樂二司以與天下備頌勒成鉅冊至世宗肅皇帝而尚作益備載在掌故者其本文大旨亦有可窺測歟宋儒又有著爲儀禮經傳及律呂新書嘉靖中嘗有撫其言以進者在今日亦可稱首萬一歟抑古者禮樂之化也將極挽之則何道而可孔子有言君子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諸生行有舉措之責願以所明告我

禮樂有不可變之情而亦有不容不變之文禮一序也

策衡十二卷

卷三

三

樂一和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也然而天地之風氣日開而人之智故日益聖人因人情而制禮緣人性而作樂其度數聲容有欲一之不可得者是故洪荒之世燔黍捭豚汗尊杯飲所謂禮者如此而已已而庖羲有好會之事遂皇有尊卑之次黃帝有冕弁宮輿之制於是唐虞之五典三禮出焉夏殷周之尚忠尚質尚文出焉若責以相襲是後世必爲汗杯之禮也故曰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也然而情則本之一序也葛天氏之樂以三人參牛尾投足而歌之所謂樂者如此而

序禮樂之變不可勝紀試舉其畧以禮言之漢則有叔孫漢儀曹褒東漢儀應劭官儀故事唐則有貞觀顯慶禮開元唐禮元和曲臺新禮宋則有開寶通禮天禧祥符大禮嘉祐太常因革禮可謂不相襲矣而禮之所爲禮者槩未暇究也以樂言之漢則有房中安世樂樂府十九章大予鼓吹鏡歌樂唐則有二部十部十二部和十

策衡十二卷

卷三

三

五和宋則有建隆十二安皇祐大安崇寧大晟可謂不相沿矣而樂所爲樂者槩未暇究也夫周漢之間固禮樂升降一大機也成周以前禮樂大行上明其情至於文則宗祀瞽史能習之迫周之衰教化陵夷典籍放失

不惟情不能知且併其文而失之如武子不知敬恭孟
僖不辨相禮獻子不識問諱魯人不省尚羔而禮亡篇
什混於雅頌樂師遁於河海拊盆叩缶以爲聲雜優侏
儒以爲舞而樂亡時君世儒吹灰揚燼急起而抹之則
又有如徐生世爲禮官但能爲容而不能通其意制氏
世列樂官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蓋於本度如也嗟
乎漢唐宋之禮樂其不爲徐生制氏蓋鮮矣則其得失
亦何足深辨哉故嘗論之禮不可虛行樂不可僞爲情
深文明則弗可揜也季札觀韶箎而知舜德之至韓宣
子觀周禮在魯而知周所以王是也合情飾貌不可欺

策衡十二卷

禮樂三

六十七

也魯昭習於威儀君子不以爲禮哀帝抑黜鄭聲漢治
亡抹於表是也量已所至不可越也高帝因叔孫通請
起朝儀令度所能爲武帝因諸儒請立明堂辟雍曰漢
亦一家之事魯莊公國小鍾大曹劇譏之齊桓公謀鑄
大鍾鮑叔諫之是也越量所稱反爲咎也新莽以周官
致亂蘇威以五教害治景公享桑林之舞而恐懼著雖
平公聽清籥之樂而飄風赤地是也彼辛有占興亡於
祭祀史過論脩短於受玉劉子以敬情定命端木以俯
仰度表師曠聆南風而知楚師之不競子憲聽商亂而
識明皇之播遷萬寶常徵厲淫而悟大業之有變王令

言審安而卜官聲之無還豈徒一鏗鉤一進退之爲
兢兢哉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所觀者遠矣郊特牲曰其
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卿曰謹守其數以待王公百
司所以取祿秩者也則禮樂所重可識矣我國家功
大業備治徧禮具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首闢禮
樂二局招致天下儒碩著爲大明集禮一書及宴饗
侑食九奏樂章以潤飾太平昭宣令緒至肅皇帝當
百年之會又從而闡釋光大之一代之制益歸於
咸正罔缺焉然高皇帝嘗因進樂章諭侍臣曰禮
以宣敬樂以道和不敬不和不何以爲治其洞觀於禮樂

策衡十二卷

禮樂四

六十八

之情者何真切矣又嘗讀叔孫通傳諭侍臣曰先王
因時制宜如兩生謂禮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其會通
於禮樂之文者何豁達矣愚生跼伏草野不能盡悉掌
故如聞國家朝儀多兼採秦漢不必皆三代之遺也
燕饗樂章亦取榆揚昭代不必皆三百篇之舊也蓋
漢唐宋所以失者求其文而不深究其情我國家所
以得者得其情而不沿襲其文茲其辨也乃執事猶有
取於朱熹之儀禮經傳蔡元定之律呂新書意其可以
補苴今日萬一夫儀禮經傳謂儀禮經也戴記乃其
義疏耳自土安石黜儀禮尊禮記棄經任傳失其旨矣

嘉故欲取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家言禮者附之爲傳嘉靖中禮臣湛若水曾言之愚以爲三禮出於秦火皆非古人全書要之可互存不可偏廢誠採周禮分職大綱而訂其龐述儀禮諸儀條目而節其猥而摘禮記之粹者以錯綜經緯之槩括成書立之學官亦庸禮一盛事也律呂新書謂黃鍾聲氣之元作樂之要自晉以來多求之矩黍尺度大小長短一差而無所不差元定故欲多截竹爲管參上下聲以求中聲所在然後定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庶黃鍾諧而諸律可諧嘉靖中太常張鶚嘗言之愚以爲音律微眇可以神會難以

策衡十二卷

卷九

李九

言傳要之存乎其人耳誠得其人如伶倫州鳩者而後按元定之書以合於虞廷依咏和聲之義隸之太常諧乎神人亦正樂一令典也而猶以此爲非本也蓋古者禮樂之行至於鳳儀獸舞神格鬼饗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無不畢至況於具血氣心知而爲人者乎昔蓬伯玉欲以禮樂觀治亂愚請以和序觀禮樂執事謂今天下和序何如哉紀綱陵遲簾地罕隔人有越畔之思野無讓路之俗伉犯者謂之氣節恣睢者謂之豪舉庶官果於持大察守令敢於訐監司卒伍勇於辱主將生徒易於抗師帥惡少利於鬪巨室如此而尚可言序乎整氣

猶積離德實多邾較於椎刀怒發於睚眦機械潛於五兵雲雨變於覆手宮隣之體未一條宋之衷未協邁輻沉淪之歎未銷寒暑怨咨之聲未息蕩平正直之路未登如此而尚可言和乎以故三靈示異庶徵見咎水旱連於南北霆風擊於禁近人幸有師曠輩見之當不知何如如此卽目稱虞典誦周官奏咸雲歌韶夏尚不可言治而況宋儒之書乎哉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漢臣倪寬亦曰惟天子建中和之極是必人主端好惡平喜怒履序蹈和於上然後樹之藝極彰之物軌仁義以風之刑政以輔之則禮行樂達而大化可舉

策衡十二卷

卷十

二十

也天子明聖項背以禮經進講樂志陳箴必有獨契禮樂之原神妙感孚之本者方稱採先正之遺書補先世之缺事光祖宗軼帝王漢唐宋之制作又何足爲今日道哉

兵制

萬曆甲午江西

歐陽永叔有言三代而上興義以德其後鮮不以
兵兵之於國重矣古今談兵制必首成周非以其
寓兵於農歟後世有南北之分而兵制亦異十有十六衛
六百三十二府有禁軍兩軍將軍其於周固孰爲
近歟然皆乖乎法常卒乎法又孰爲我國家置
府立衛分戍列屯總之則變遷而代裁在會
典可考也乃邇有少謬不然者曰晉之諸鎮成習
遷鎮之周故已甚師國之制卒於晉至外不得其
一矢之用而內反應有操戈之患勇亦云極矣當
事者思有以救之則有議簽爲甸丁壯以固三輔
者誠募各邊土兵而撤客兵古器按戶編民兵而
衛固勿復請勾稽果爲長策歟抑械之別有道也
大傳記所載內改耕戶銳士武卒皆騎射教乘車
技偏霸槊等然猶能算計見數豈以今全盛
天下自創置戍於此具以石畫對

嘗觀自古有天下者其兵之振也莫不在開創經營之

金瓶十二卷

4

始而其敵也莫不在熙洽寧泰之後非制之工於始而拙於後也兵無常強有事則強亦無常弱無事則弱故欲兵之常振而無弱則亦無事而視若有事而已在昔成周以井田起軍旅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旅軍師無養兵之費籍兵之煩而威嚴出於順治訓不啻善矣然成康郅隆克詰張皇之微尚書紀之宣王中興吉日車攻之詠詩人載之當卻馬衅甲之日恒若有對壘壓境之憂此所謂無事而視若有事者也其後世無事則無事而已矣制兵振旅芟舍大閱之教不以時開也七征九伐之威寄之侯國不以時奮也至於

齊盟之主交定王室霸國之師迭戍王疆而周卒不能

以一矢相加遺故周失之弱則無事弱也三代而下兵之可紀者曰漢唐宋漢京師有南北軍外有材官騎士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衛京城中尉主之材官騎士供調發郡守尉主之觀孟堅刑法志所畧載長駕遠馭之規摹不可貶也唐京師置十六衛中外置六百三十二府兵籍於府府隸於衛有發則命將檄兵平居則分番更直徵杜牧之論居重馭輕之制度弗可易也宋懲五季之弊聚重兵於京師其最精銳者曰禁軍次曰廂軍其下者分散郡國曰鄉軍或選鎮軍以實內或輪禁

第一卷

十

旅以成邊考趙中令之言強幹弱枝之微意不可少也較而言之唐之府兵寓兵於農去周制爲近然漢禮儀志謂罷遺衛士必勸以農桑馮唐言吏士起田中從軍則漢時猶有兵農遺意焉至宋而兵農分矣兵常聚而食於農矣然食而猶可用也藉農以養兵而亦藉兵以衛農也蓋自井田廢而周制不可長用彼三氏者各因時而爲之制始未嘗不足以耀威中國鞭撻四夷逮後世因循無事乃始陵夷耳漢建武中罷都肄省尉候而兵始弱永初延熹間入錢得爲羽林緹騎而兵益弱唐天寶中李林甫請停上下魚書而兵始弱長慶中蕭俛

段文昌奏請銷兵而兵益弱宋天禧中人主厭兵而兵始弱宣和中豐亨豫大之說進而兵益弱譬之器置而不用則敝弓久而不張則解蓋其勢然矣我太祖高皇帝一統函夏垂乾坤再造之基成祖文皇帝定鼎幽燕建宗社長久之策其神武之得於天啓者深其

策衛十二卷

二二

虜謨之周於戎行者熟以是一代經武之制最爲宏廓深遠焉其大者如設京衛以固根本之威置三營以練熊羆之士九邊宿重兵則鉤陳蔽垣之形壯衛所間州縣則牙錯棋布之勢張而又掌握調發分其職優恤勸懲詳其令校閱清查嚴其條蓋法成周之意包漢唐宋之美經制備乎七德規恢鏡乎萬禩矣二百年來神器安於覆盂皇圖華於奠枕日域月嶠奉酌獻琛封豨長蛇弭喙脅息豈非憚威稜之常震惕鋒鈇之難犯哉雖然以其赫聲濯靈之日盪固得藉之以爲安而戢于橐弓之日久不無狃之以爲患至於今而弱徵乃一二見也請畧數之尺籍徒存句稽鮮效占役借工之相仍逃亡流移之莫詰則其弱在耗麗醺乏組練之容儲胥寡擔石之積或半石弓而款段馬或衣見肘而戈無刃則其弱在億六花九軍之法教者不必知鼓鐸鏡鐻之節習者不必辨無論買閑而輸月錢卽荷戈角抵

亦僅兒戲耳則其弱在媮肉食爲羣未戰而欺於敗鶴列成行見敵而莫爲堅無論老家不能受甲卽號稱挑選語合刃鮮不色動者則其弱在怯責以投石超距若不勝縮胸而至作姦打悶又不勝譟幻本敗衄也而割殘卒者有矣無得獲也而掩平民者有矣則其弱在黠惟怯選悞之狀必不能以奮於敵伉厲橫行之氣獨敢以施於國軍實少後脫巾而呼矣軍政少急攘臂而仍矣則其弱又在驕執事曰京軍情跡邊鎮凋敝郡國耗廢思以爲備慮者不獨京軍而凋敝耗廢者不獨邊鎮與郡國也當事者處京軍則有議籍畿甸丁壯以固三

策衛十二卷

七四

轉者先臣丘濬嘗言之夫京輔八郡其人古稱沉鷙勇悍藉之以張犄角是矣顧今供億百萃吐多失職一旦復發之爲兵能無重困乎能無驚擾乎且不先京兵而務固支輔是病心腹而求榮衛之疆也虞邊鎮則有議募各邊土著而撤客兵者其議祖於鼂錯夫邊民耐水土習夷情募之以代踐更是矣顧今屯鹽法廢邊地蕭條一旦鳩以乘塞能予冬夏衣廩乎能使且耕且戰乎設令烏合徒聚而訓練無素是驅羣羊以當虎狼之蹊也憂郡國則有議按圖編民兵而衛所無復句稽者其議祖王安石夫民兵不費公廩自爲防禦編之以代徭

所是矣顧今機兵保甲所在蠹壞卽盡化編戶爲民兵能使皆劔南澤潞乎主者皆德裕抱負乎假令民兵無可賴衛所不復補是棄驚馬而幾盡駿之用也夫漢之弱嘗更置西園軍矣置積射義從矣增營列塢遍天下矣而弱日甚唐之弱嘗更置神策別生矣已又更龍武神威矣塞上往往置神策行營矣而弱日甚宋之弱嘗刺義勇軍矣已又更保捷保毅矣保甲行而隸籍者七百萬餘矣而弱日甚故任其弱而不爲之救者周之季也多方以救之亦多方以弱之者漢唐宋之季也愚以爲聖祖昭德蓄威貽謀至遠今中外兵猶可百萬周

策衡十二卷

七五

漢唐宋盛時皆所不逮正不必求多要在反其所以弱者設誠振之而已其說有八夫有投醪挾纊之恩必有舉旗死綬之士故壺餐存趙羊羹禍宋今債師以誅求爲固然兵尉以脍削爲常例有利其精而虐使脫伍者有寇其助而不敢問驅劉者彼不爲我死安能與之俱生彼不爲我亡安能與之俱存振之則莫若先撫綏夫令行則市人可戰法必則女子可陣故用濟誅而臨淮整樊何殲而高平捷今大師不敢信威於偏裨偏裨不敢信威於卒伍比試亂行而鞭撻貫耳者鮮矣臨敵不用命而戮社蠹鼓者又鮮矣櫛髮耨苗之威不用而烏

驚魚爛之敗甘心振之則莫若厲威嚴夫兵法罰必上行賞必下逮故筑千喪師元戎執咎衛霍暨黜從軍剖符乃今賞罰偏枯功罪異體有功則先登陷陣者薄錄而高坐觀望者優叙有罪則啓營首難者道郵而飲血棄創者就吏然則儆訓鮮不幾幸豪傑鮮不解體矣振之則莫若均賞罰夫兵法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故子玉將楚文公爲之側席高克帥鄭春秋譏其棄師乃今推轂或以譽取校餞多以貽遷其賢者習爲唇舌筆札哆口輕裘綬帶之風不肖者竟爲乾沒恣睢罔涉尉繚穰直之籍然則平日不能布恩威臨時安能作敵愾

策衡十二卷

七六

矣振之則莫若擇將帥夫虺弗權且爲蛇穴弗室且爲河故川班妄訴全軍皆廢武雄肆掠百卒竟誅乃今臨難行指病難使自呼劉發難今又幾見告矣而尚蓄縮於彈座過憚於吹壘挾餉則增譁帥則逐高歡將無窺其蠶三鎮得無效其尤乎振之則莫若肅紀綱夫用兵多算勝少算少算勝不算故用奇用伏者鮮不勝用疑用間者鮮不勝今見軍書奏報輒曰撲砍耳湧進耳統袴肉食既難與謀而士大夫復不以兵事爲意間有豪傑喜負者又以文法繩之則周安得以征伐任卿士漢安得以文臣拜將軍乎振之則莫若廣方畧夫一瓢

不可衆輿十羊難以九牧故定遠都護殆四十年郭進
山西亦三十載乃今士無尊帥帥無專官方以一人言
而用之復以一人言而去之耳目既不肅于上心志自
難一于下雖廉頗安能用趙卒李廣安能得士力乎振
之則莫若重責成夫戶之運以樞車之行以軸故薄伐
底績本張仲之孝友上將滅駟騫楊綰之風裁乃今受
事行間輒營求三窟成功闢外必馮藉輿主將旣不能
獨庶士亦安能宿飽卽李牧何出以市租饗士李陵何
由與士卒分甘乎振之則莫若登本源八振旣脩六徵
可祛卽制不必更而京營郡國邊鎮之弱可無患也蓋

策衡十二卷

齊有內政匡合成楚有荆尸郟敖霸秦有銳士六王并
魏有武卒大梁驅趙爲胡服拓地千里吳教車戰主盟
中夏彼所謂一切權謀君子不道然惟其信必然之畫
用能陳功見効豈虛哉今以全盛天下倭虜稍得息肩
何患不振惟 廟堂之上念可振者惟此時不可不振
者亦惟此時而以有事視無事也則庶幾哉可以長享

用人 官守言責

萬曆甲午福建

兩端而能者通者治人無治法豈用人又有所
急職用人人哉曰官守言責孟氏之言曰有官
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豈
上以此責其臣而臣以此責其君乎哉
明聽罔非委而信焉則其言責而受焉稱
盛際已世之問也而信焉則其言責而受焉稱
有獨持厥職而信焉則其言責而受焉稱
廷奉爾職而信焉則其言責而受焉稱
子思子思而信焉則其言責而受焉稱
以為前而又信焉則其言責而受焉稱
太祖高皇帝信焉則其言責而受焉稱
治為聖主信焉則其言責而受焉稱
明在者學精太學下而信焉則其言責而受焉稱
呼萬而信焉則其言責而受焉稱
都哉信焉則其言責而受焉稱
府不能信焉則其言責而受焉稱
言事者大都信焉則其言責而受焉稱

策衡十三卷

新學以爲受其神 聖心默有鼓舞將伸之而
結神之與諸士行有守言責之寄其經緯言之
將以觀臣節焉

夫天下猶人一身然善養身者必宣其耳目肢體之和
而後人身安善理天下者必恢其耳目肢體之用而後
天下安天下非小物也安天下非微事也耳目肢體不
爲我用而自爲用始有工爲朋比以規榮寵者矣耳目
肢體各效其用而不使之盡其用始有巧爲偵矚以希
意指者矣規榮寵以便其私人臣之利而非人主之福
也希意指以中其上人主之害而非人臣之節也孔子
告魯君曰爲政在人言人之所繫重也曰其人存則其

政舉言任人之效闕也故儒者之言曰有治人無治法
法者治之端也人者治之原也制馬必以轡勒人則其
馭之者也濟川必以舟楫人則其操之者也三代以上
人主以法聽之於人三代以下人主強人以聽之於法
三代以上官守言責合而一三代以下官守言責分而
二虞帝臣鄰之警汝翼汝爲汝明汝聽汝汲然委而信
之矣委之以事將拜其言責之也大禹昌言之拜擊鐘
擊鼓擊磬擊鐸汲汲然訴而受之矣其所以爲言即其
所以爲事也蓋人主望治太殷而求賢太急故嘗擴茹
納涵覆之量無所撓於事亦無所拂於言賢臣自待甚

策衡十三卷

二

高而願忠甚切故嘗據肝膽肺腑之素於事無所避而
於言無所諱幸而兩相合則君享其福而臣估其麻不
幸而相違則君不得收之以爲用而臣反得植之以爲
節孟氏之言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言士不溺其
職以喪節也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言士不貶其言
以墮節也人臣自爲計則節重然忠臣忘身報主無樂
乎誅吾用而伸吾節也人君自爲計則賢重然賢者難
進易退無樂乎予臣以節而誅臣以用也汲長孺出入
禁闥斬以忠讜自效而慙直之誚妄發之歎忌之已深
李元禮獨持風裁卓以聲名自樹而誹訕之猜黨禁之

禍毒之太慘魏鄭公納牖貞觀重擬三鑑然田舍翁之憤寔以廷辱積糞非文德爲之潛救幾罹大慘矣唐子方指斥宮闈抗論不屈然宜微使之授寔以宰執發難非蔡襄爲之趨解幾蹈不測矣建和平平亡論已建元貞觀皇祐皆一代英主也而補過拾遺禁姦擿伏皆諸臣之職守也且又其所自效又皆便於國計裨於主德者也迺意見偶偏乖忤立見精神稍隔疑忌頓生徒令諸君子以完節令名垂於簡素豈非悖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授貞符肇造由夏一時盡臣詰士豈能仰贊神謨萬一廼聖祖猶然聖不自聖日簡賢

策衡十三卷

而任之事母中撓也任賢而責之言母中格也以故芻蕘得關其忠而豪俊畢展其用固宜治化之隆軼三代而上之矣聖聖相承彌弘繼述嗣我皇上含靈體睿銳意治平二十二年以來道化熙翔威靈燁赫方內外罔不搏心捐志以奉光華說者謂爲天子簡任英賢延納忠讜之效而執事顧虞於官府之釜鬲也夫執事之虞之也猶意之也愚生跼伏草野何足以知朝廷之事雖然亦嘗意之矣內閣政本而輔臣親臣也欲信羣臣必自親臣始而皇上於親臣何如也崇體優貌之文多而啓德沃心之益少親臣若此

策衡十三卷

四

而羣臣可知也臺諫耳目部寺股肱手足而輔臣腹心也欲信耳目肢體必自腹心始而皇上於腹心何如也召對賜問之典虛而論道弘化之旨闕腹心若此而耳目肢體可知也人臣當事有畏焉者有避焉者又有任焉而罔效者三者罪亡赦其能任而能效者則賢臣也未有能任能效而反據之以加辟者也人臣遇事有異縮不言者有規避不言者又有承望風旨而言者三者罪亡赦其當言而敢言者則直臣也未有當言敢言而反據之以致罰者也今諸臣以事獲譴者多矣然皆守其職掌非代庖而他有當也無端而觸震怒輕貶其秩重削其籍甚則空其署而逐之矣逐之至於空其署非政體也今諸臣以言坐謫者多矣然皆循其職任非越俎而他有覬也無端而罹霜威輕奪其祿重褫其職甚則合六垣之長而竝斥之矣斥之而盡六垣之長非政體也愚生妄意今朝廷之上有二隔又有四盤而三害且萌睹請得諛言而亡諱焉天子所與定大畫決大疑惟此二三輔弼之臣今聖躬靜攝日久朝講中輟輔臣至終歲不得一瞻旒黼所恃以聯腹心之交者獨此票擬一脉乃或擬數上而數疑揭屢進而屢寢外莫測其煬竈之繇下莫窺其旁落之

故 官府不能合爲一體 主臣不能聯爲一心則
天子與輔臣其一隔也夫人之情相接則日親相隔則
日疎大臣業與 天子隔而不親而諸上書言事者守
職而不軌於私者 上時時大怒大譴而輔臣莫能救
也輔臣居中筦而莫能救情不得盡諒於天下疑於
上將竝其中筦疑之也輔臣被疑而莫能自勢不能
不求多於天下疑於終將竝其始事疑之也愈疑則
愈激愈激則愈猜則輔臣與部寺臺諫諸臣又一隔也
今之被譴者非被之以市權則被之以賈直市權賈直
天下之最不肖也乃清議羣起而推轂之 上之所非

策衡十三卷

五

下之所是其蓋一也 聖主未嘗畢世而怒良臣昔以
市權逐者又或以守法見收矣昔以賈直逐者又或以
抒忠見收矣其所見收者卽何所指以爲最不肖者也
前之所非後之所是其蓋二也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而
天下之善爲逢迎巧爲簧鼓者非乏也 上方疑君子
爲非賢彼卽乘其疑而短長之 上方信君子爲不肖
彼又乘其信而證明之關捷目前頓忘後鑑仕路畏其
機械達人噬其冀頑羣囂之所非公論之所是其蓋三
也凡人怒甚則事未能卽解比其解也而事又無及矣
以故介士終身蒙詬而忠臣畢世銜冤雖然榮辱不可

期也而人心固常在也禍福不可度也而直道自不泯
也一時之所非萬世之所是其蓋四也人臣非性忠義
才有不豔榮利而畏罪黜今見 上之所摧折者在此
上之所登獎者在彼張鵠以待射矢必集矣垂綸以
臨淵魚必逝矣敢言者罪緘默者否何樂於不緘默也
任事者罪觀望者否何樂於不觀望也緘默不已將爲
博望觀望不已將爲彌縫此其害在人心古者功圖於
細患防於微非迂也吾謹其細與微而鉅且著者可無
失也今言者未必盡關天下之長計而長計自此微言
始也任者未必盡關天下之重事而重事自此微事始

策衡十三卷

六

也片言而干 上怒怒且震蕩不解他日設有憑城盜
柄之姦無敢復有折檻者矣小故而嬰重譴謫且株連
不已他日忽值艱大勳勲之會無敢復有荷擔者矣
明主宜爲拊髀蓋臣寧不寒心此其害在 廟謨肢體
耳目與腹心相屬則足以相使腹心與元首相應則足
以相成今 明良隔於交泰僚寀隔於茹臬人盛一心
而心不可窮也心盛一智而智不可窮也幸皮骨之未
離猶可粉飾其色澤儻精神之旣散何能管攝其形骸
天下未有肢體耳目各自爲元首腹心兩不相維而
國家能久安長治者也此其害在 國運夫三害者

有國者之大禁也而其端胎於二隔其境讓於四鄰人主欲祛國家之害而享其治亦務通其所謂隔而反其所謂盤者已矣欲通其所謂隔而反其所謂盤其操柄在 穆清其贊助在 密勿其便計有五其本計有一夫人之精神怠則易聚奮則易勵而介於將怠將奮之間則易弛今 皇上條攝已久屬精此其時已儼肯儼然臨見百僚而又時御 平臺延召二三大臣咨決政務情意相洽裨益自多膠漆既投魚水日習其便計一周禮少宰掌官刑治王官之政令糾禁而漢時丞相猶能召其主幸臣廷詔之以故事權一而政不分今自

策衡十三卷

七

禁掖以內有司莫敢究詰而 上又深居 大內勢不能不他有所信有所信則有所疑信於內則疑於外非所以防壅蔽而尊政體也是以稍倣周官之遺伴官府之體合而爲一其便計二今天下有一事端便有議論有一議論便有是非往往言事者任事者坐是而黜要之人臣立朝斬於報主苟其言非以營私其事非以封利謂宜 普賜涵容曲加弘獎合天下之是非爲是非是非自明通天下之議論爲議論議論自定其便計三諸臣之以罪去者其人品未敢遽定然而爲君子者十而九也其操行可以浣濯流俗其蘊蓄可以弘濟

時艱長檳草萊終隘 聖度儻 天子慨然下尺一之詔俾君子以次登用務收其才以爲世用無使植其節以爲名高斯延攬之要術也其便計四君子之心常爲國小人之心中常爲已君子之議論常定小人之議論常戾利在此其是非傳於此利在彼其是非依於彼以窺瞰爲機緘權利害爲趨避蓋人心之巧僞極已欲抑巧僞之萌宜伸君子之氣君子之氣伸而邪萌將自化也其便計五而本原之計又在輔弼大臣積誠抒悃感悟宸衷務令元首腹心志孚道合而又時以精神貫於肢體以脉理通於耳目則元氣充周太平融洽天下

策衡十三卷

卷八

八

國家之勢欄然安於覆孟矣虞夏之際奚足多也孟子有言人不足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大人而能格君心之非即行政用人間不問可矣

彈災

萬曆甲午福建

周易曰天垂象見吉凶災豈偶然通書言天戒公卿大夫士庶交責焉孰靈承是而回祥是周官保章氏其辨星土甚哉已孔子作春秋所書二百四十二年間不一而足而不言事理何以示戒自彈竈出而火以心味而以言衛詩而子子言人封殊重相作繁密而後有陳詩而子子言人封無妄去天長蛇亦少哀矣豈其言深於象而而發禹王安石輩至藉口諸子其言深於象而而發也頃四方多虞災靡日進一樹然亦已何以解諸路賑需數十萬已建星史學一府發恐民所為情常而為異者多也上中下御大小臣中為中其有大禍失天下事正可為當考洪武間災凡三十餘年災凡十八然幸無明聖聖二禍所為畏天者豫也皇訓具在明聖幸然所聞災其何脩何述而可諸士有門應者

策衡十三卷

九

天與人貞勝也而人卒勝為人勝云者謂夫回幹之權上與下之人共任其責也一家脩不若一國脩一國脩不若天下脩是故眾為勝又謂夫回幹之權上之人專任其責也齊民脩不若卿士脩卿士脩不若大君脩是故尊為勝何也天於人其神無不之故惟含齒戴髮之倫靡有天闕而後天可弭彼以一人謝雨三年以一人飛霜六月天固偶爾而不可責之必報天於大君其威命靈爽尤相親故惟端冕垂綃之表日有昭監而後天可格彼一言而消庭桑之拱一政而杜鼎雉之鳴亦偶爾回天而不可責之盡然解在易與書矣易曰天垂象

見吉凶書曰先王克謹天戒夫天象豈不至冥漠哉若

主兵若主刑若主饑饉若主將相若主後宮若主鄰國夷狄必然歸責人主曰天之方蹶曰天之降疾威天於人主何其赫曰上帝臨汝曰及爾出王及爾游衍天於人主何其親曰動惟影響曰責若草木天於人主何其彰明較著先王起而靈承臣有憲官師有規工有諫瞽史嗇夫庶人以奏以馳以走汨陳則殛怠棄則罰倂擾昏迷則無赦迺其克謹必歸責主身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謹霜也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謹日也曰燂燂震電不寧不令謹雷也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謹山川也

策衡十三卷

十

曰王疾敬德曰無貳爾心曰無敢戲豫無敢馳驅靡所不謹也自保章氏出以十二歲觀災祥以五雲辨水旱以十二風眡祲以十二輝之法安宅序降有巫有史有卜有類造禱榮禳磔吁雩其言天蓋詳迺孔子作春秋第謹書之書曰食書星隕書無永大水書火災地震六鵠鵠多虞有賊終二百四十二年間蠡午並興而卒不言事應若曰天無之而非象人主無之而非戒姑存以示鑒耳彼裨竈之徒愚惑焉竈始言宋衛陳鄭將同日火子產不聽火昏見已言鄭又將火子產不聽亦不復火夫竈固精於天者而疎猶若此士弱之言火也而

少祀之出納爲心味之應士文伯之言日也而以國之
大小爲魯衛之應梓慎之言彗也而以水火之交合爲
丙子壬午之應是禪竈之火也董相之徒愚又惑焉董
作繁露以縱陰閉陽雨暘爲若孝武獲而視其徒呂步
舒步舒以爲大愚已亦不驗夫董固深於春秋者而要
渺猶若此應奉陳五際也而以卯酉午戌亥爲殷洛之
應耶觀述三基也而以三百四歲爲青終之應谷永論
無妄也而以無雲而雷爲百六之應蔡邕占投蜺也而
以斗氣之精爲樞機祗席之應抑亦董相之繁露也天
以二氣五行細緼於萬靈之上或行與數會或數與感
通或聲香上聞或腥穢旁達或刻咎而形或彌歲而昭
或竟世而隱或仁愛而警或覆亡而誦焉能瑟瑟屑屑
舉某事示其應哉如諸子多言所謂日官星翁之卜不
應見謂茫昧難明能益主驕應則爲屠僂以厭勝不應
見謂幽明或爽能開主懈應則舞雩除祲以漸縫故遷
就如張禹佞言天意深遠聖人不語怪神矯誣如安石
佞言災異皆天數非必人事所致則諸子爲之口實也
而春秋之意晦矣 皇上御寓以來四海覆盂八方通
謠聲稱浹乎於茲頃者孽火飛流洪濤漂溢嘉禾殺於
水電運艦颶於颶風非盜蜚嘯於中州彗氛夜干於北

斗江淮荆豫齊魯之間屑榆草以爲糧炊幣骸以代食
而况島夷鱗介闖我藩籬北狄實有戎心滇蜀兩酋漸
成犄角蓋刺目疾首之狀未有慘於此時者 上瞿然
內顧哀憫元元 特詔寺臣輦司農水衡數十萬緡負
璽書而出已械墨吏悍帥寔之理父老子弟幸緩死
須臾文武在事駢肩脇息以奉三尺狎有非常之災宜
一洗而空之矣廼中外猶然多故天下惴惴重足而立
何也愚聞之天有戾氣潛爲伏淫爲衍元爲驕守爲彗
流爲孛此有形之病病在肌膚人有戾氣伐爲凶攻爲
疾聚爲愛損爲貧結爲惡耗爲弱此無形之病病在腠
理今天下腠理之病畧可觀已愚謹按五行占法曰貌
不肅厥咎狂惟水有沴今坤霜之履漸生解澤之流長
壅無乃沴水占法曰言不义厥咎僭惟火有沴今金門
絕庭燎之光玉關連烽燧之焰無乃沴火占法曰視不
哲厥咎舒惟木有沴今秦隴之役無寧歲杵難之斤不
以時無乃沴木占法曰聽不謀厥咎急惟金有沴今
潞工竣而雕鏤之作不停邇市開而繒帛之輸不返無
乃沴金占法曰思不聖厥咎蒙惟土有沴今甫田之詠
罔聞則壤之征無藝無乃沴土若是者各在君而不獨
君也涓滴消於隙竇江河溢於濫觴疇爲狂府掎臣有

焚林之刻倭幸有燭龜之奸疇爲僭府法引繩而批根
文破觚而削矩疇爲舒府郭穴牟於官帑鄧山富於公
家疇爲急府世途嶮巇於三峽士路奧窔於九疑疇爲
蒙府若是者外有卿士大夫而不拘卿士大夫也春鋪
不脩萑苻是疇至載胥及溺則兢於狂孽以代燃燭以
卜夜且鬱爲蒸隆則兢於僭黃冠緇衣之官屬齊賢序
則兢於舒倡優廝養之弁珍擬王侯則兢於急炙轂過
於褻勦戴刀多於畎畝沃野而旣脫則兢於蒙夫人一
身耳今舉其身膝理不仁豈朝夕之故哉雖然而脉絡
則有分而君臣佐使之方則有屬齊民四肢百骸也卿

集卷十三

十三

士夫六股肱耳目也人主則元首也元首明股肱翼爲
耳目明聽則四肢百骸敷榮而悅澤何災之能爲洪範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脩而月無易可知
月脩而日無易可知夫民猶星耳何與焉今天下見其
徵未見其成見其咎未見其著賴 上春秋鼎盛 神
聖乾剛封章之 批決不留 威福之 攬持不借則
可爲往者請 蚤建請 教諭屢請屢罷今 鶴禁居
然敞席石渠蔚起橫經則可爲魚豢承 恩而不忘小
星之傲貂璫銜 憲而猶罕見斗之疑則可爲民畏法
議上畏清議吏畏 國議 上深居淵默而外畏巷議

內畏 朝議則可爲天爲於可爲之時則易爲於不可
爲之時則難辟之人身膝理雖有不仁而方其元氣冲
盈耳可使聰目可使明股肱可使持行百骸四肢可使
鼓舞億復戕於斤斧洩於鍼芒日削月峻令倉扁望而
却走噬臍何及顧四肢百骸不能自爲理也股肱耳目
又不能自爲官也積日成月日不能爲月積月成歲月
不能爲歲筭一歲之柄經日月之軌彼繁星麗天各以
精相屬在 上心加焉愚按洪武間日食十六白虹貫
日七太白經天熒惑犯斗五星三辰並見各二客星入
太微尋入紫微入天廟各一然而 乾坤再造 鴻謨

集卷十三

十四

不遜於此也又按永樂間地震一大水一日食十有五
太白出昂一然而 日月重光 駁烈不貶於此也蓋
天以大艱投 二祖如試之峻坂如試之累丸屢譴告
而不足 二祖望大艱而畏天如朽索之馭驥如槁木
之承蜩一日二日惟萬幾之兢兢故易災而祥患至而
無恐愚請各採今曩進之 祖訓建寧二年夏天雷電
以風郎中張與請寬黨禁今迅雷間作得無之揚側之
仁乎 高皇帝雷震謹身殿大赦天下可法也元和初
南方旱饑絳居易請絕諸道橫歛克進今旱熯存至得
無長浚膏之令乎 高皇帝憫旱苦藁露坐三日雨猶

免民田租可法也紹聖初星出東壁出靈臺北星官阿
上旨謂主出使外國外國使至今星纏數見異得無有
貢勤遠之使者乎高皇帝每星變求直言革積歲爲
民害者可法也天寶初關中大饑楊國忠取禾之實穎
者以獻今歲比不登得無有雍閭不實聞者乎文皇
帝憫兵荒勿爲土木干戈第令邊將嚴爲邊備可法也
天聖初京師水平地忽數尺旨輟朝王曾附中使奏記
帝感動獨蹕今陽鱗歲爲祟得無有燮理無狀致然乎
文皇帝憂江南大水命都御史余士吉齋水利集
賜夏原吉侍郎李文郁佐度土田量免歲課可法也

策衡十三卷

卷七

一五

天聖六年夏朔日食食四分而雨羣臣請賀司馬光謂
太陽實虧雨爲之翳且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之者今
日食嘗雨得無因而泄泄輟儆於脩陽乎文皇帝元
旦日當食不食尚書呂震請賀如儀勿許可法也上
嘗齋居步禱減膳撤樂省灾肆赦夙夜恒悲於懷而愚
復惓惓以法祖進宋臣有言人主冲年當使知四方
艱難元祐朝有條上乾興四十一事者夫克艱若二
祖不啻乾興故事矣愚故倣二臣之言爲監門之獻
監門恩鄉也一圖進令天子動色咨嗟命開封體放免
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三衛具熙河用兵數諸

路上流離狀罷法不使者十八事愚言誠亡當儻可備
芻蕘萬分一乎惟執事者裁啓

史學

萬曆甲午福建

問史稱編年其昉已久自馬遷更其轍為紀傳書表而學士家多宗之今二家之體具在其得夫亦可指言之厥遷史而後代有作者然世僅推較孟堅蔚宗二氏豈其於筆墨有奇當哉遷體雖正史尊信不變而編年之類多至發佚今獨得中表東陽漢世所編年之類多至發佚今獨得中表言其詞亦有足衡者故宋陳水氏惠史籍農多無詳治同受軼遺通鑑一書治亂與之際津津乎言之矣不識較於紀傳之史孰為勝勞哉說者謂遷公之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遷言皆其小書其詞之妙者何如通鑑氏出始隱行通鑑成書其詞之妙者何如通鑑氏出始隱行通鑑成外紀無筆墨不達五季後世又有通鑑烈以前為通鑑者其詞之妙者何如通鑑氏出始隱行通鑑成古假今同於校計很云馬遷之外無史此替論也諸士沈酣前史有日矣幸折衷評之

策衡十三卷

十七

蓋聞宇中有大權二人主能以其權黜陟天下而人主重史能以其權是非天下而史重人主之黜陟僅及於一世之天下而史之是非則及於萬世之天下人主之黜陟有所及而史之是非則無所不及而且以助人主之所不及則史之權又重矣史有辭有義義有是有非予奪自是非而定者也榮辱又自是非而生者也辭以繪形肖貌良史家類能之至於嚴義法定權衡精其辨於一字之間而華袞斧鉞凜然千萬世而莫敢易則非聖人不能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文中子曰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是也謂虞夏以來典謨

訓誥之文渙而多闕故為述書以紀之謂商周以來郊

廟登歌閭闔謳詠之什散而易湮故為述詩以統之然詩書止於詮叙故典無關心法至於春秋一書則因管之舊籍時有所筆削以寓王法時有所誅賞以明天道故曰知我者惟春秋罪我者惟春秋其事則齊桓晉又其文則史其義則游夏不能贊一辭也故曰非聖人莫能作也春秋成而魯之聞人丘明者慮聖筆精嚴事蹟晦佚於是蒐羅舊史摭摭前聞作傳以翼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俾後世讀孔氏之書者核於其事而因以洞於其義可謂

策衡十三卷

十八

素王之忠臣麟經之鼓吹矣然其體表年以首事振事以繫年固史氏編年法也體之最古者也數百年而子長氏出乃始以其義更為體裁上邇軒轅下迄漢武涉獵千古勒成一家十二本紀以明治亂之統十表以明興廢之變八書以憂當世之務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以述諸侯卿相之任忠信以奉主上若卿大夫賢士以翼戴其世者創藏山之秘寶肇刊石之遐貫而後代正史遂尊之為鼻祖斯亦不朽之盛事已第其於黃老六經妄第先後游俠處士謬為進退則昔人已彈射之矣微獨此而已列項羽呂后於本紀正統之義何居躋陳勝

外戚於世家世繼之義奚取兵法國家典制何以附於律書列傳實否鑑衡何以及於龜策衛武公詩後獻聖之譽而誣其襲殺共伯周條侯力爭后兄之封而識其守節不遜以子貢而猥與計然巴婦之流並列則詮配失倫以宰我而誤與田常闕止之徒相蒙則綜覈失據諸如此類未易殫索總之輕信傳聞擅恣胸臆是非頗謬於公論予奪未準於聖人持是而欲榮辱萬世難矣且其所謂紀傳表書者特便於檢一人之善惡營一事之始終至於國運興衰世祚延促之故不免雜出散見於傳志之內未易綜驗而疵辭贅義又多重複而不可

集卷三

十九

紀文見紀傳賢於編年而輒更其體乎宜有以來蕭穎士之議也遷史以降代稟架燧班孟堅漢書旁貫洽通典重閱賸范蔚宗後漢書類次整峻體大思精並足追踪子長樹幟史苑然班氏折忠臣賤直節范氏烈蔡琰酷董宣低昂乖刺識者每寄恨焉後代諸家謬鑿彌甚獨歐陽永叔五代史守經程義頗微聊有指其他如房玄齡晉書魏徵隋書歐宋新唐書廣古書也陳壽三國志李延壽南北史裨官小說也魏收元魏書機筭也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魏思廉梁書陳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學究筆記也歐陽玄宋金遼史爛朝報

也姑亡論短見謏識不能稍窺聖人章句勸懲之深意卽史氏所稱剗精剖采會形肖貌者亦冥然莫得其萬一繁瑣靡蕭曾不足以當班馬之衙官尚可謂國有史史有人哉奈之何厚誅於編年家也嗟乎編年之史廢佚已久後世靡得而鏡照云畧舉其著者陸賈楚漢春秋習鑿齒漢晉春秋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張緬後漢畧于寶晉紀裴子野宋畧陳彭年唐紀孫冲五代紀皆鉤玄提要以一代爲始末者也馬總通曆起三皇迄隋季宋庠通譜起漢世迄五代章衡通載起唐堯迄宋治平又有蕭穎士編年傳起西漢迄隋義寧裴光庭續春秋起戰國迄隋代姚康復統史起開闢迄隋末皆品今

集卷三

二十

隲古以十載爲括會者也今世尊信史記若圖籙崇尚紀傳如今中而諸家所編勒者旣闕校讐漸就湮廢獨荀侍中袁東陽漢世二紀稍傳於世漢紀詞約事該論辨多美後漢紀刪繁剪穢甄叙有法雖雌黃軒輊不無踳駁而結構步伐頗見嚴整亦一代嘉史也其他闕章鉅典寥若晨星斷簡殘編半化烏有經生學士旣鮮邁夫遺文虎觀石渠亦罕存其舊籍徒使後代稽古之士搯擊而歎曰丘明之後無史也豈不惜哉宋治平中陳水司馬氏患簡冊汗漫撰述猥雜規春秋編年之法倣

荀悅簡要之文上聲威烈下迄五季窮搜博覽皆粹爲書當其時兩朝人主亦殷殷嚮重之假以秘藏優以清秩別歷所至聽以書局自隨又且親爲製序以華其事以故涑水得以肆力編摩殫精討索歷十九年而其書始成可謂良工獨苦奇絕罕儔者矣繇今披稽其跨絕往軌有四善焉前史補遺聞詮叙故事意非獨構理罕遐包公傷乾綱之失馭故託始三晉爲侯之事見王道未易復也慨邾王之亂正故詳著智伯才德之辨見心術未易覈也諸所寄慨皆有論評議寓箴規體兼獻納將令世主撫名器而增懷辨才品而知難意精思深

卷之三

三

一善也前史粗衷興衰罔竟體要檢閱則美鑒戒則疎公受命殺青擇人受簡戰國迄兩漢屬之劉貢父攷三國迄隋末屬之劉道原恕唐迄五代屬之范純夫祖禹檢攷既勤考覈斯確典替所始治敗所繇根極樞胎推原萌蘖其於豔嬖佞倖閹豎權貴竊命移祚之故篇中每三致意焉覽者怵心聞者喪膽理存龜鑑助並章弦二善也前史編年僅約一代間撥往古終有漏聞公殫精著作凝神竹素籍括玄始事窮遐荒自馬班范陳正史而下暨荀袁習裴司馬彪崔鴻蕭方等諸家論述又暨漢唐以來野史雜記瑣言別傳之屬罔不採摭其典

故而載咀其菁華合十六代而彙於縹緗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而通爲條貫讀之者如登崑岡玫瑰瑤錯落如入武庫戈戟森嚴宋神宗稱爲冊牘之淵林典刑之總會良非溢美三善也大都著作之家詞規簡要則罅漏必多體尚鉅麗則繁穢易起公網羅窮於載籍弋獵遍於藝文事獨謹夫機衡理惟括其倫鑒有關軍國卽幽隱而畢收無與綱維雖縹緗形而並刻詳而且整質參於文祛袁山松之五難陋荀侍中之五志信千載之刑書百代之鴻業朱紫陽氏偉其書謂自漢以來未始有也可謂極其推尊契其要旨四善也第操月旦於四善之

卷之三

三

三

外摘其寸瑕索其微垢毋以惟是帝魏冠蜀黜唐紀周似未灼然於正統之所歸故後之儒者遂指而訾之曰溫公不識王霸之辨云爾夫溫公大儒也豈其以十九年之力而闡於大較且晉紹漢運習鑿齒業有是論而公在乾侯之義范純夫亦時舉以見意公蓋已耳而目之特以魏承漢禪周易唐朝遂據事直書而不虞正統之不可一日假借如此也紫陽氏慮正統未定終無以防僭竊而植綱常於是櫟括涑水之編規纂春秋之義訂爲綱目一書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提要而筆削準乎經文分注備言而彙粹擷其芳潤溫公所長

者既裁而比之於體溫公所闕者又酌而歸之於正統系不索其防而誅賞必酌其常遂足袞鉞一時榮辱萬世紫陽之功於斯爲大而微涑水恐亦無所據以行其是非予奪之權而尼父心法終於湮晦矣竊謂涑水用春秋之法而暗得其意紫陽得春秋之意而善用其法自麟經以後僅有此編不第編年諸家遠謝後塵卽子長握管孟堅策恐亦未敢與之角上駟也涑水創意於三晉爲侯之失故洪荒以前削而不錄博綜於前代君臣之跡故有宋以來闕而未備涑水之後纂古如逸文起開闢迄威烈著通鑑外記以補涑水之闕者劉恕也恕之後輯宋代羣史起建隆迄靖康著通鑑長編以備中興之典者李燾也燾之後採三朝故事起宋世終元末著通鑑續編以補李氏之遺者陳桎也三子者皆胤涑水之遺法摘一家之新裁然疑經傳信子書君子不能無疑於恕而信傳聞畧國史說者尚未滿於燾與桎也信乎史之難也元儒金履祥本劉氏外紀申紫陽之指糾子傳之失有綱目前編而我朝成化中命儒臣本宋元正史倣春秋之法綜得失之林有通鑑續編編年之體始會大成昭黻座之箴銘標學海之纒萃而今宇內經生學士駭於閭閻憚於檢披誰抽鄴架

之燕莫睹西至之秘遂令涑水紫陽重精極思之作空資於璧府映於斗墟而所相傳爲子弟之課習者僅止於江氏通鑑節要一書江氏鄙陋紕繆曾何足齒於史氏而世顧喜其簡畧快其寂寥膠志於因循而泥情於耳目則亦弗思之甚矣夫史氏之書寧獨炫奇釣異闢靡誇多將亦國體民彝人材世務是賴茲當藏脩之日旣已歎於竄濫僅邁展布之時何能責其游刃朝廷之上宜明示忌指嚴立科條青矜之士旣占一經母惜膏燭之餘務窮古今之故其有詞採藻麗學慙博洽者不得推擇於有司庶虛憍浮豔之習稍黜而稽古適用之益日弘未必非經世之一助也愚又有說焉遷史作而編年紀傳之體業已離而爲二尊紀傳而抑編年非也治編年而畧紀傳亦非也今紀傳之史踳雜極矣子長論著已見抵牾孟堅以來更多訾議姑亡叢引卽如忠臣烈士殉國亡身乃宇宙之大綱乾坤之正氣而當世代改革之會諸仗節死義者如漢宋董承耿紀晉初諸葛母丘宋亡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遲氏輒以逆書遂使節士含冤貞臣喪氣豈稱信史何裨人倫其他王喬臯履之談左慈羊鳴之謬更僕未可縷數竊意方今史學大明前史疵類昭然在人睹記可

以肆力於刪飾而增損其事辭又值 聖主存文之時
著作承明鬱為時彥儻於 皇朝正史纂述之後不靳
再闢東觀取前代二十一史盡薈聚而商榷之衷同異
以裁其中合古今而統其會博而雅約而該俾與紫陽
涑水之籍並焜燿於天壤間亦 熙朝一鉅典也執事
其謂然否

井田

萬曆甲午福建

井田始於黃帝而備於周官孟氏始暢其說策舉
方里之制及辨引大田若曰周家農事云耳而或
謂黃帝因井可以作兵周家一代之兵自井田出
夫黃帝何所防與其詳靡得親記云而周官所載
有相有賦有戎有馬百乘千乘萬乘率取給于田豈
專為農耶至四時農隙蒐苗獮狩所為教民獵者
甚具大都兵家之事何也夫周之兵典之太公而
周公不與焉且曰秦越而後亦既偃矣而公言緩
緩豈安不為危哉抑然卒不明言其事抑逆德凶
器聖人所諱也公之書出而蒐于岐陽會于東都
獵于滎澤和于河陽代不之舉何以興替異軌齊
竊為內政正何以弼秦更為阡陌而何以亡秦而
後井田無遺意乎而治何以小康又其時獵長
武獵亦田獵遺意乎而治何以小康又其時獵長
楊講平樂禁苑有獲請付史局選德殿有鞠羣臣
悉稱賀可不謂雍熙而亂何以滋甚昔人有言不
封建不井田不可以復三代然漢魏間有微而行
之者而卒不效何也夫談井田于履畝之世見謂

策術十三卷

十六

萬于時而令聖人兵農合一之遺竟為千古廢政
有識者所特諸士其究意考焉

甚哉聖人之深於兵也兵不可玩玩則無備兵不可耀
耀則黷無備非所以為國也而託之農黷又非所以為
訓也託之農而隱其說是故聖人之教農伏至險藏不
測畏乎若四鄰而不見有兵端百姓由聖人之教安其
俗不易其業粥粥乎其望歲而不知為兵事嗟夫聖人
寓兵於農而後世徵兵於農聖人以其兵隱而後世以
之觀甚則以之戲何怪乎兵不古若也古今言兵者必
祖黃帝其次莫若太公而周公不及焉至按井田田獵
而後知周公之法與太公相表裏兵固不在黃帝下今

夫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黃帝豈能遂忘涿鹿哉驅茹飲之氓一旦而之農不習也驅巢穴之衆一旦而之兵又不習也帝嘗師風后風后嘗受圖伏羲迺象圖而井分井而牧因牧而教法文昌以命將順殺氣以作兵八其陣八家同井也圖之八卦定位也大將居中握奇井虛中也圖之五十居中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井內外聯絡也圖之起於一中於十復歸於一也一變再變井而井也圖之小衍而六十四也再變以至千萬變井而又井也圖之大衍而四千九百有奇也是故太乙一篇天乙三十五篇陰陽家十六篇黃帝以此

策衡十三卷

手七

神道設焉然猶巢之也不言稅而民足也不言賦而兵足也不言馬而戎足也不言乘而提封足也不言獵而四時之訓足也若曰天下後世而長游於標枝之鄉耕而食鑿而飲出作而入息農焉而已天下後世而粹有不虞得吾說而存之兵亦未嘗偃於天下嗟孰意涿鹿之爲牧野哉夫牧野之師太公實主之其所著八十一謀七十一言八十五兵金板玉璽之秘亦云詳矣天下既定載櫜載戰周公起而表太平若曰軍旅之事望爲政農師之事且爲政彼周禮六官夫非周公太平之書耶然而夏官所載五旅卒兩之制皆太公之兵也夫

夏官猶兵也地官所載比閭族黨州鄉以相保受皆夏官之兵也夫地官猶統也至於井田則自后稷以來世以農開國而公爲脩其政其詠於大田則以公私明分云耳其暢於孟氏則以同里之卹明詁云耳嗟嗟公豈獨農也與哉民含血氣心智之性浸淫於恣睢辟戾之習朝歌之餘風未殄頑民之移易不能以世計諸侯四夷之強凌衆暴不能以千羽馴公亦烏能遂忘牧野且夫瘡痍甫平不爲聚廬而托處則天下之爭方自此始是以懷之道亂之也而井田與假令耰鋤相狎而目不見于旌耳不聞鉦鼓則天下之弱又自此成是以安

策衡十三卷

手八

之道亂之也而井田之兵寓是故有井有通有成有終有同有封又有畿而稅賦出矣井廣而邑邑廣而丘丘廣而甸而戎馬出矣同百里提封萬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畿方千里提封百萬而百乘千乘萬乘出矣無事則大營包小營有事則小陣倏大陣數軍實則餉峙而騎簡陳軍令則萬統千而千統百彼其言兵豈不甚辨雖然此兵家之圖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推者鈍而不材憤者驕而難使與無兵同有如教之以法而不匿之以戰持不祥之器羣不逞之徒相與爲不仁之技與教盜賊同於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用

田因田以用陣悉屏其攻殺擊刺之術而詭之蒐苗獮
狩之間曰田獵是故質明仆旗後至者罰以嚴誓信也
剪蘭艾以爲防置帛旃以爲門以懼傷馬也車之入門
礙以車軸以試其御也車軌塵馬候蹄以試其馳也旌
旗金鼓以畫戰也讀書契辨號名以夜戰也面傷踐毛
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以示不戮幼穉也出
則少者在前入則少者在後以示趨敵殿師也有聞無
聲以示師克而和也以社以祔以祫以蒸以示告廟飲
至也按大司馬九伐法甚具而有章必先制地與民當
其特軍興行三司馬闕而不補示民不必補其諸邦均

策衡十三卷

二十九

邦賦邦諜邦盜則皆司馬所必誅第麗之司寇若曰兵
者五刑之屬不以毒吾民所與民慰勞而拊循惟是務
本力穡而所稱振旅蒞舍治兵大閱之法間於農隙一
舉行之夫亦示民不媮作之忠作之孝云耳而當時之
民泄泄然第相謂曰公以稼穡飽我又放我原野騁我
以能軼我以耳目勞我以奉先事上奔走不足而鼓舞
鼓舞不足而咏嘆咨嗟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言
私其穡獻豸於公至於公田則思獻豸則思而百姓之
願爲公死可知何者常人之情或反脣於室而不容不
披髮於鬪鄰或構讎於酒杯而不能不惻然匍匐於水

策衡十三卷

三十一

火之際今一井之內婦聚喪葬不出其鄉歲時則相藉
子孫則更抱人諳其名姓里居而世共其生死緩急我
疆我理不壁壘而險我廬我宮不門柝而固我介我馳
不驂阜而良我泰我殺我倉我庾不飛輓而克我索我
取我徒我留不更番謫發而勁我鼓我鐸我御我獲我
賊我諫不魚麗鸛羣而整揭耡挺爲干戈化耳目爲精
神起嬉恬爲果銳上不煩令下不煩役百姓日馴夫喬
野之心而國家陰享夫安寧之術老子曰非以明民將
以愚之嗟夫愚豈聖人之教哉兵逆德也戰凶器也民
可使由不可使知聖人不得已而用其愚民可以愚不
可以術聖人卒舉而歸之於耕稼故井田獵所謂離
之則兩傷合之則雙美公所爲神道設教上符黃帝而
下翼太公也脩其實則興襲其名則替假則霸悖則亡
小用之則小康淫用以逞則亂且滋甚成王歸自奄大
蒐於岐山之陽諸侯畢集而田東伐夷則猶有文王密
須之鼓焉宣王憑太原之威思欲復古是以有東都之
會四牡奕奕選徒囂囂要以率左右燕天子酌醴而執
賓故詩人美之然讀噫嘻之章而成王田官之戒可想
也讀雲漢之章而宣王如薰之憂可想也井田田獵合
而脩也故周以之興穆王獨於鈔山之阿獵於滂澤得

白狐玄貉已游中口取七萃所捕押之曰虎牢周流六極不啻十旬矣東遷以迄於襄天子之師不足方嚴邑裨師而有河陽之狩并法駕而幾頓焉當其時千畝之籍不耕七月之詩不省強則以八駿爲厲府弱則以六飛爲綴旒井田獵名侈而實荒也故周以之替管子佐齊作內政以寄軍令爲軌爲里爲連爲鄉則井田之遺也歿無矢服無矢戰同疆而守同固則田獵之遺也政旣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田能卻戎批楚兵車冠裳之盟甲天下然不再世而陵夷何也聖人藏其威武而彼且託其狙詐狙詐之兵假之也故僅以其國霸秦任

策衡十三卷

三十一

商君開阡陌里有魁郵有督亭有長鄉有牧聚縣有膏亭令丞尉而井田非舊矣制賞功爵十八級自公士以至駟車大庶率以戰功相君長而田獵又非舊矣積威四世六王畢四海一而族不旋踵何也兵者聖人所隱也聖人隱而易之生彼且顯而驅之死悖之也故并以其國亡秦亡井田廢田獵獨存而惟漢之祖劉唐之舊狩禮於古稍近孝文細柳之營以勞將也孝武河東之幸以述腰祭也武德之獵野告服而行也貞觀之驪山避舍而卹罰也建隆之西郊咸平之東武以校選儒以作勇厲也維時執戟之臣賦以祝詩以獻而無能登閣

道德還古周官所謂小用之也而治亦小康又其後艱難之狀罔聞而馳驟之心常不足元延間冒罪詣獸輸之長楊館令胡人手搏則湯矣中平間講武平樂擐甲下馬自稱無上將軍則襲矣大曆間敗於禁苑一發二免而令史官紀其盛則宣侈矣淳熙間選德殿擊鞠詔閣門稽典故具儀羣臣稱賀則舉朝若狂矣彼其初祗以快意車轡而覆轍相尋慶釘相踵所謂淫用以逞也而自且然其嘗試辟之井田者奕局也田獵之縱橫闔闢變化屈伸其勢也黃帝用局而不遺乎勢太公用勢而不遺乎局公布之爲局而天下共熙共穰神之爲勢

三十二

三十二

天下不識不知岐陽東都局與勢互勝也滲澤之役局方勝而以驕勢焚之也河陽之役局未敗而以怯勢扼之也內政之寄置局之正正堂堂而行勢之掩襲也阡陌之開悉反其局而以意行勢也龜劉以下所謂局殘勢敗而先著者勝也長陽平樂禁苑選德之游娛所謂局非局勢非勢棄奕於一擲也嗟夫井田之廢垂千餘年河山不移陵谷數徙局之變不直東西易嚮矣天下未有局變而能收勢於萬全者三代而下英君察相銳情爲理而罔與秦暴隆有由然哉唐太宗讀周官慨然歎曰不封建不井田不可以復三代有概乎其言之

然唐嘗傲為名田而卒格於豪強魏嘗傲於均田而不能周於子姓蘇綽用其五六而不足以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以治隋則井田之不復固時使然也今天下荷耒耜者以力耕易兵枕戈者以力戰易農其驅兵於農者獨有戍卒之屯田其驅農於兵者獨有間里之保甲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其在治人哉嗟乎以古之局按古之勢則兵農之合易以今之勢覆今之局則兵農之合難兵農之合難愚懼夫兵之為農困無已時也

事

萬曆甲午福建

問倭奴為中國患舊矣通者肆其雲烟陷我屬國然船艦險要聯結泉鏡而我乃降體與之購此與城下盟矣其幸皇上英聖赫然詔罷封倭使與遠近更始外邊戶所為戰守具者為無定畫也豈奈土偶惑之策可以若是淵淵哉今之軍東事者一難兵一難餉不得已倚重於倭豈古者禦侮克敵必部若數十萬之眾而軍興芻粟之費非敵庫難支終難從事於秦越澠水之戰沙苑之戰皆以寡勝眾官渡之戰皆以機勝飽抑又何也此其事亦可指陳之戰倭奴驟入朝鮮張皇公勢直趨鳴我耳縱煽眾以來計數亦不多今朝鮮橫道夾掠千里為墟賊食無所出恐亦窮而將退之勢也凡所傳倭奴儲糧厲兵大都傳響耳日之倭奴公賊在北則京師事體亦有汛清長略可謂謀者幸殫心陳之執事者將轉關於

策衛十三卷

卷一

三

倭奴東南隅一島夷爾往肅皇帝時介我海上茲民憫然發難浙直閩廣之間橫惟荼毒天子捷然用武驅醜類而盡殲之洋埃停烽波陸息羽迄今且三十載矣關白猥以人奴竊弄主柄扼其吭而奪之國而又以詐役屬其六十六洲之眾鯨吞豕突吞食朝鮮一旦而覆其宗社若反掌朝鮮君臣越在草莽稽首歸命一時朝議謂屬國被殘義不可不救且兇熾震鄰勢將內犯宜乘其未至而邀擊之於法便偏師一去隻輪不返天子震怒若曰蠢茲小夷罪在不赦特簡樞臣往經略而屬靈輓於大將無何而破平壤入開城軍聲且

矣矣振追碧蹄失利大將幾死於是將士噤口不復言戰而欵議始起矣諸臣莫可藉手結局而廷議洵洵俱爲國體褻且或以胎禍爭者幾遍朝署上意不能無動會軍中所條畫多背刺天子黜其說詔罷封停使與邊臣更始此今日倭事之大略也古今談兵者大都越戰守和三策而臨機決勝以善戰守和之用則審敵尚焉故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其粗既不難知彼之形其精又不難知彼之情以故揣摩工而變化神也今國家於倭連兵玄菟樂浪之間幾三年矣而我諸將中若有能悉倭之情若燭照而數計者乎亡論其情

策衡十三卷

倭事二

三

亦有能悉倭之形若別縑素而辨晨暮者乎聞白以亡命亡虜業已稱雄於海外而今所指天皇又何人也彼國源王四大族曾送主國事而今四族又何在也其可疑一也倭地形與浙閩時西犯浙南犯閩其常態也不意而入朝鮮走其名王陷其巖都頓兵全羅慶向之間徘徊不即去飛揚跋扈其志似不在朝鮮也其可疑二也倭之未發難也許儀後不曾致書疆吏耶其中語關白事甚核且云將以某時破朝鮮以某時備上國以今覆按頗有券合儀後臣隸狡夷日久我又無養加於彼間開萬里剖露肺腑此非人情不可信也彼直張

其聲以嚇我爾安知不爲倭間也其可疑三也倭之初入朝鮮也未敢顯言與我衡也我急屬國而出師特北矣已而以計覆其前軍再戰又北矣我何所德於彼彼何所畏於我而嘗切切焉求爲媾也其可疑四也自我之有事於倭也我兵虛實勇怯衆寡之形倭知之審矣碧蹄一挫僞倭長驅深入直薄郊關孰敢攫其鋒者彼顧乃降首弭志以行成業已行成而又時出其精卒屠戮我守禦之兵而我弗能禁也約退守西生浦以待命而今故揚揚盤踞朝鮮之內地而儲糧築壘鬱相望也其可疑五也夫倭有此五可疑我既一無所據以爲

策衡十三卷

倭事二

三

信而顧欲信其區區漫漶之表文冀以訂盟固非靖兇熒而息腥波是猶群虎狼而與之約曰爾必無噬人彼虎狼有不笑而反走者哉要之兵詭道也媾譎計也顧彼我之勢何如耳勢在我或有假媾以愚敵者韓信歷下之役李靖定襄之舉是也二子志在得齊擒胡利視棄鄠食其唐儉輩不啻腐鼠勢在敵反有假媾以詐我者齊晉清水之盟黏罕燕山之誓是也彼方狡焉逞其啓疆之思且以渾瑊趙良嗣輩爲奇貨而寢處之安論口血千古同轍燭鑒昭然柰之何不深長慮也幸天子明見萬里之外業已罷棄封貢謝絕夷使明詔邊

臣一意戰守積懦之氣赫然改觀矣顧大司馬所爲蓋目而憂刺心而語不憚決策以矯於倭者惟是兵餉之爲兢兢愚生則謬意 國家尺籍鱗比所不足者豈兵也哉符節一下而材官蹶張之士群集而思奮彼惴惴焉憂於無兵者豈見也 國家物力物滿所不足者豈餉也哉羽檄一飛而虞衡少府之積猝至而立辦彼皇皇焉虞於無餉者未計也且兵奚必連數十萬之衆也不有曰以寡擊衆者乎謝玄淝水之戰符堅百萬而玄八萬也宇文泰沙苑之戰高歡四十萬而泰三萬也以兵少而勝或以兵多而敗兵豈論多寡也餉亦必

策衡一三卷

三二

責盈於度支之費也不有曰因糧於敵者乎曹操官渡之戰操囊橐罄匱而袁紹則輜重鉅萬也賀若敦湘川之戰陳糧援已絕而侯瑱則饋運方富也或以食少而勝或以食多而敗餉豈論多寡也跡古制敵之奇求今禦倭之術莫要於慎簡大帥而責成之假令謝玄諸人登壇秉鉞凡此戰守兵食皆可不問而自舉而吾所謂大帥又非武弁統袴之流則今所稱經略總督其任也武弁統袴之流諸選懦縮朒者姑亡論間有以猛鷲稱者然用以陵轢縉紳則虎而翼用以誚付津要則狐而媚用以摧陷鋒刃則鼠而伏用以紛飾功伐則猴而冠

此輩安得緩急恃乎故所謂慎簡大帥者又莫要於今經略總督之柄以重責成而愚不佞亦謬有一二管蠡之見可備駕馭鼓舞之助者輒敢效其款款竊以爲節制之任宜專也古者命帥天子負扆而臨推轂而遣曰閫以外不敢中制也以故精神不亂而應變亡窮自有倭患以來在事之臣亦嘗曰寬文罔假便宜矣然陽假之而陰收之名寬之而實束之操秘畫於中樞而授成議於外閫交兵戈於原野而守方略於鈴帷張撻伐於見聞而藏奇詭於閭沕幸彼淺謀逐臭之夫任其操縱莫可長短僅雄傑任事之臣施以羈勒曷繇展布是宜

策衡十三卷

三三

三八

蕩然更始盡破拘攣俾騏驎駉之足得無所繫而致千里也又以爲軍府之體宜重也故事重臣建牙闢外自大將以下皆屏氣聽約束無敢譁者自壬辰有經略之後樞臣逡巡退却未敢專決甲冑之長輒與之抗命而雄行今之不前麾之不進甚者反視其意向以爲行止夫令不前麾不進敗道也視意向以爲行止悖道也悖亦未有不敗者也值此更新之會宜申重事權凡軍中約束奏報一一稟成笑於督臣毋令追非孰惡之夫得以爭先而主盟也又以爲廓清之策宜決也所稱專委任重事權者蓋指蓋謨竑略之臣能爲 國家除兇

暴戾禍亂尺組可以繫南越寸劔可以斬樓蘭故息壤當誓也籍令等戰守爲空談擲疆場若孤注習欺罔之故智挾徂詐之深機冀以愚衆脫禍而 朝堂之上復以便宜假之以誤成誤禍乃滋大是宜 嚴諭新簡之臣洗心濯慮易轍改絃丸泥可以塞釜山大燾可以繫夷使鼯睡盡驅於楊外烽烟漸淨於海中至於操縱緩急之間 朝廷置而不問可也又以爲觀望之隙宜杜也凡事有害機有銛有鈍名有成有敗惟上智之士不二心之臣爲能受命忘家援桴忘身盡屏利害銛鈍成毀之私而壹徇之於國自非然者利與害相權利

策衡十三卷

三十九

下勝害則觀望生銛與鈍相較銛不勝鈍則觀望生成其致相參成不勝毀則觀望生夫觀望者邪臣之便計而 明時之大僂也往督臣旋任而旋更經略條行而條止二臣未必有觀望之念而 朝廷更置非常不無示天下以可疑况今款議初解夷志方囂稍雜私營安望敵愾謂宜赫然 神斷重以責成毋令關捷之夫得窺其隙而趨避之可也又以爲首功之奏宜實也大帥專命聞外運籌決策期於滅敵而已斬獲俘馘政不必屑屑計也自西北諸邊得虜級者率差多寡褒賚之以故邊臣怯於對壘而勇於獻功世蔭可邀或侈十爲百

剖符可冀或張百爲千甚者假靈初斃之寘藉手孤行之旅冤鬼方號於月夜捷書已徹於 天閣聞者寒心見之酸鼻是宜曉示大帥務在殄蕩海氛無取恢張首虜庶幾灑然更慮而積蠹可祛也又以爲賞罰之用宜嚴也功不賞罪不罰即明主不能易天下脫使賞而未必當功罰而未必當罪其害反甚於不賞不罰也者當此置帥之時宜明布功令能擒斬關白汛清海波者朝廷且不吝通侯之賞其次戰功各以輕重受賚若當機而張皇無措者罪臨敵而畏縮不前者罪便宜假之外闔真贋參之公評稽覈嚴於惠文恩威酌於 宸扆

策衡十三卷

四十

庶幾功賞不淆而奇勲可奏也又以爲推轂之選宜精也 天子方掃境內以屬大帥簡任胡可不慎而往時號稱邊才者外示擔當中實慙怯言務夸誕機尚圓道精神不用於勦勦而用於窺瞰智巧不施於戡定而施於彌縫 國家付重柄於若人即積甲如山積粟如海無所用之矣 天子幸爲 社稷計慎之請自今日始而肩是任者亦務仰象 意指勿憑憍氣盡屏私交庶干城之託不虛而鎖鑰之望自重也又以爲求材之途宜廣也古者國家多事人主至爲築臺以招造廬而請其所屬任者或起布衣或出羈旅斬以程效暇恤其他

今朝廷猝值烽警動稱乏材而擯棄林莽抑格僚寮者故不乏憂國急公保大定傾之士也特國家蒐羅未廣不獲稍收其用耳天子方聞聲思帥幸嚴勅公卿臺省公推一二忠蓋沈毅之材以儲不時簡用毋維董舊毋遺疎逖毋盈累牘毋啓侍門他時效不效並以其罪罪舉者庶破浪之才畢收而拊髀之恩可慰也夫此八議者非能爲詭衆駭俗之譚也第念兵事得人爲重而朝廷置帥爲難誠得區區之議而存之而廟堂運之以虛心樞密持之以公心臺諫主之以平心而邊疆又任之以實心由此戰可也守亦可也兵多可也兵少亦可也餉足可也餉不足亦可也致其來而授之境上可也驅之去而殲之海外亦可也堂堂天朝何求不得乃至凜凜懼一島夷哉說者謂關白傾國北向蟻聚不下三十餘萬而築城固壘儲糗繕兵勢益猖獗此亦勦敵未可輕也愚竊以爲不然凡兵有虛有實虛實之用莫可勝窮也有形有聲形聲之變莫可勝詰也倭奴兵勢雖熾然區區島嶼爲徒幾何朝鮮赤地千里野掠無資絕海饋糧士不宿飽故凡所傳倭奴動息大都依影傳響未可盡憑獨計群醜暴露日久兵老財匱行長縱橫習戰其氣亦疲此亦窮而將遁之時

也特狡奴百戰猾賊不欲示我以實而顧嚇我以虛不但愚我以形而且詐我以聲而我諸將固嬉然燕雀下未繇盡窺其要領耳竊謂賊之衆寡強弱皆不足計主上幸憂念邊疆第慎簡大帥籌度方略先爲不可勝以待之挾輒以運其奇游環而乘其會詎惟倭奴即持此以鞭撻四夷可也

武德

萬曆甲午廣東

問君德英尚乎武則從來矣三代盛王獨商氏開經
易號用武立國強者三十世豈能問創業中成日
武正威曰武廟在廟額惟提代從事意必概創揚
萬有武之其德在特書不知其要安在又不
知宋人所為武廟之設武廟之合言至謂能強不
能達言不武之有精強武廟之有精強武廟之
延時長世武廟之有精強武廟之有精強武廟之
然則大祖高皇帝武廟之有精強武廟之有精強
武其精強武廟之有精強武廟之有精強武廟之
可待而武廟之有精強武廟之有精強武廟之
世出起正德之武廟之有精強武廟之有精強
處深宮意武廟之有精強武廟之有精強武廟之
終之武廟之有精強武廟之有精強武廟之
上之武廟之有精強武廟之有精強武廟之
可也武廟之有精強武廟之有精強武廟之
也者武廟之有精強武廟之有精強武廟之

策衛十三卷

四三

人主經緯萬端其精無所不貫是故莫武德尚焉夫武
非其逞窮黷雄鞭笞臨朝尊嚴威福已出獨運而無制
之謂夫惟其本之精神運之心術宵旰所圖時幾所勅
有千聖之所安安而操萬賢之所強勉而僅勝者而獨
能齋齋翼翼不怠不息則武之至也將疆固之勢靈長
之祚恒必繇之蓋號武莫過于天易曰天行健夫天有
至精其名乾始載而運之雲停布乎宿屯曜乎日月寢
於其所乎一晝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而無倦勤
終始則天固一息不懈故武武故天子肖天者
基祚生靈之所屬祖宗子孫之所託而可一息自輟其

武自憫其天使世有時而不照臨哉粵自武德真寢剖

於虞廷精一十六字群聖所宗衆生所統謂商尚武則
商賢聖六七作操存此心最爲長久詩書所載自成湯
聖敬日躋昧爽丕顯太甲圖維厥終中宗寅畏祗懼盤
庚欽敘鞠謀武丁恭默思道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夫敬
則心不惰懼則心不逸欽則心不縱恭則心不弛奕仍
光映得武之精蓋強者三十世焉大豈獨商強彼蒼姬
過曆夫非其始之敬止敬勝釀郁沉浸醞釀綿蔓以至
於是譬人一身其精常貫則其神常王耳目聰明手足
健利自能無疾以馴至壽考其能強不能及遠則商受

策衛十三卷

武德三

四四

顛覆厥德豈武之罪蘇子由淺陋不學猥云峻發嚴厲
簡潔明肅凡強易以折咄哉不講於用武之術是以風
俗強急言非以心精聰屬者論也三代既還天收武德
以待真王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平定寓內紀元
洪武說者謂國勢之強似商而強豈商哉其易一世推
結而冠裳乾坤再闢日月再朗倫類再生綱常再列肇
自剖判以來不能有至於勵精圖理無息以寧嘗論
侍臣曰朕每日心運天下一遍又曰朕歷年久而愈懼
恐爲治之心有懈日慎一日註洪範書無逸揭大學衍
義親勤宸翰左圖右史謂商躋敬昭假有之乎未

明求衣早朝晏退午朝夕退中宵不寐三十餘年如一日謂商祗畏自度有之乎覃精竭思上極太始下窮無際律令三易後成官制晚年始定 祖訓裁六載凡七騰稿謂商不憊不怠有之乎夫 高皇帝之武非直戡定也 高皇帝之武佑啓我後非直百世也功高千古治高千古其精神靈爽斷斷乎與天同運而其膺圖定鼎延歷卜世亦斷斷乎可迺古無匹 聖子 神孫繼繼繩繩所當兢業所當緝熙 列聖不武其號而武其治我 皇上冲聖莅祚憂勤庶政難遍枚舉大者書謹天戒十二事出入觀省旦夕孜孜即 天行健 高皇帝

策衡一三卷

卷三

四十五

帝執兢無戮奚加哉迺邇來深居 大內意欲遵養一二杞憂諸臣遂以過計於九仍設慮於十寒總總然謂武一德可爲 黼展規者夫謂諸臣過計似也夫謂黼展之不當剛健非也愚以 皇上欲爲 國家強久計則當奮厥武奮厥武則當無息此心欲無息此心則當率乃躬行者以益勵乎其初蓋見 上初年 躬祀南郊 親享 太廟神人豫飭百嘉邇遂而今二至四孟輒以勲舊閣部攝夫 昊穹之表 九廟在天之靈得無肝煩望曰歲時馨薦庶氣類乎則裡祀當奮又見上恭己 極殿 問道 經筵上下淬礪衆聽震

蟬而今 三朝日講動以寒暑調攝辭夫列職而隔經而披 祖宗設此制以何爲而真若弁髦其毋乃實有闕乎則 朝講當斷又見 御平臺 召 煖閣以咨時政及邊務得失三四年來鮮有叩 天顏而造膝者即今四輔並建而設或延見尚疎間隔猶昨甚非所以聯腹心而通喜起則 召對當亟又見減織造省磁器不憚步禱爲元元請命三數年來水旱蓋無日不奏聞者邇雖賑貸四出迺 內帑尚靳瓊林徒盈漢金之溢額者且嗷嗷望矣則大賚當勇夫當精神奮猛則日無全竟意氣稍歇則心有遺舜今無俟履堯蹈舜

策衡一三卷

卷三

四十六

蹤太古之事惟取 聖心原自有 天原自有 高皇帝者持之靡盈率之罔倦體之不息凝之有終以假皇穹以安 祖廟至孝也以懋政學以協 明良至理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衆美並濟至武也鴻懿景曜於燦哉則勢強何以不圻巖嶽摩縉何以不且天壤商宗讓烈而蒼姬且遜祚矣何者人主之行與衆異衆而振刷瞬息則瞬息已耳人主萬靈效一身故一時爲萬世誠奮 九重一瞬之精神則可培海宇億萬姓之治安屬今日一息之志意則可昌子孫千萬年之福祚其利甚博其途甚夷 皇上何憚而不爲且以高

皇帝柳風沐雨崎嶇百戰得天下猶不敢言服言逸刑

治制法垂之無疆 皇上業經成算統萬曆實其紀號

豈其 嗣世二十二年而憂勤頓釋 上英明睿聖必

不其然故咸以武望 皇上則以 皇上具神武之資

居可武之位而又有能武之日惟在加之意而已迺尤

有進者人主志誠矯矣甘嗜長夜之娛入焉而溺志誠

高矣柔曼淫冶侈麗之欲入焉而墜志誠銳矣專以天

適已堯禹為桎梏之說入焉而頽房閣之遠牀第之

靡之侍神叢之伏皆足以害武青蒲之下細旃之

史之傍疑丞之側皆足以養武祛其害完其養澄

平三卷

而而接賢士大夫之日多將清明志奮明作氣生

武而自武矣蓋乾六爻皆陽故健惟陰則不健愚

人事 君而願與光天之下長被照臨故始終以

用才

萬曆甲午河南

問古今治亂未有不需才而才之闕于國匪細故也然草昧之初士多有以自見而泰寧既久瑕類若生士往往無以聞之而上且有乏才之嘆豈治古之才可用而衰世之才不可用歟抑治古之世有才而衰世無才歟姑置已事即明興二祖宣宗聖聖相繼而中問豪杰應運而為名臣如信改元定奪門之亂茶寮思田著征蠻之功天順東收斬倭之勲其人固不乏也乃其才可得指數按今 皇上道化隆洽海內公忠才辨之士宜益翦飛雲合脫穎而出以肩王事可矣顧頃以倭虜承突緬播鴟張當事者或一歲數易懼無以稱任使臣 國家之急其故安在將才者不必用用者不必才歟抑違才戾事而任使之不得其道歟夫才而不得其所以害才之錄即咎嘆並起終不取用才之效諸士其悉意陳之俟當事者鑒而擇焉

策衡十三卷

四八

四八

蓋聞國家不患無常治之世而所特有常治之才不患無可用之才患有才而上不知知之而用不當夫有而不知是棄才也猶可言也知之而不能用與用之而不當其才是害才也其遺禍可勝道哉則何也不見夫古與今之異時治與亂之異勢而用與舍之異軌乎彼當其勢岌時危其于才也求之難而用之易故片長小技皆得以隨事奏功古之所以撥亂而反之治及夫泰寧無事其于才也得之易而用之難故偉略奇謨皆不能乘時樹勳今之所以繇治而趨于亂歟人以古之人處今之世謂其能為古之事否也以今之

其不能爲古之事亦否也且古今治亂相因不亂則不治不極亂則不極治而人心戒忽隨時不亂則不戒不大亂則亦不大戒從古草澤之際長才現抱無處無之人皆欲奮顯迹于功名圖不朽于後世非若鏞鏞與草木同腐者也顧惟衰世苟且用舍倒置若無所需才而其人豪邁跼踖往往濶略于世故以故多約結而不得伸而且出于椎埋屠販之下非真無才也世無以用之也四方多故英雄並起于時智者獻謀勇者效斷而天下又方踈節濶目不至微纏其手足然後雲蒸霧變極其才以爲世用非始有才也世有以用之也夫有以

策衡十三卷

四十九

用之則才集于上無以用之則才黜于下集于上則疏暢融洽而國家收其利黜于下則憤懣決裂而國家蒙其害此固其大較哉執事謂治古之才可用而衰世之才不可用非然也齒剛者嚙爪剛者蹶人之負才既異則其嗜欲志好亦必各殊其致而世之所以望其腹者當不宜如人而止故天下有事其摧堅跋扈之氣用之于敵愾而其赴機爭利之志用之于富貴功名迨禍亂既定兵革晏然天下皆以爲無事而才智之士無復之矣于是柄軸者乃謂大亂之本起于智勇之夫羣起而攻之抑之錮其徒而削其具使巽懦骯髒之輩得志而英

雄之氣銷鑠而無餘憤竄弛墜人事既衰國運轉否事無適今動見阽危于是始輟章奔走耳目惶惑手足舛錯相與撫膺而慨才之難矣此非其恒情哉執事謂治古之世有才而衰弱之世無才非然也三代而下稱得人之盛莫過于漢而明興豪杰輩出視漢有加無不及焉卽如信宣洪成開國靖難諸人盛哉復乎與彭韓比跡矣列聖相承泰寧滋久輻輳鱗集雲合景從未可縷數其最著者正統已巳則于謙成安攘之功元順改元則李賢定奪門之亂茶寮思田則守仁茂征蠻之烈江東浙西則世寧收斬倭之勲之數人者豈非承平

策衡三卷

五一

之哲軌迹前賢者乎假令才不代生人因世替是于李鴻猷不必成倭虜奸萌不必殄八宗之治將不得同符二祖而二百餘年太平之業竟孰爲而孰致之哉今皇上道化翔洽于二十年所海內忠公才智之士宜應時脫穎而出乃頃以倭虜緬播豕突鴟張當事者一歲數易尤懼無以稱任使佐一時之急是真無才耶抑有才而不得所以用之者耶夫才一也有常人之才不當以繩檢束之蓋硜硜之徒舍繩檢束則敗而無以自見而錚錚之士拘繩檢束則阻而亦不能有以自見今

特與常人論于繩之外是過求其所不能見也而特與非常人論于繩之內是棄其所可見也于彼則隳績于此則喪功人與國兩失之也則資格之宜議者一也有善用之爲才有不善用之爲不才善用之爲才則當取其才以爲我用而不善用之爲不才亦當收其不才使母爲彼用夫才爲我用則彼益喜其才之見知而盡銷其不才之念不才不爲彼用則彼將窮于不才之無所逞而自奮其爲才之思今特以中行取人而一切以微眚見訾勢必使逸塵泛駕之足無所短長而曲技單辭者安坐而爭先也則器使之宜議者一也一事也有當

策衡一三卷

用才四

五二

其身者有不當其身者當其身者任之而不當其身者議之則何以不使議者爲任而任者爲議也使議者爲任必強事以合議未必其所爲安于議者而使任者爲議則極議以窮事未必其所言孫于議者一言也有當其事者有不當其事者當其事者効之而不當其事者眩之則何以能使効之者圖成而眩之者毋敗也夫効者以効致眩而內挫於眩不能不予之敗眩者迹眩爲効而必諱于効不能不奪之成則浮議之當核者一也事不揆其本末而槩設之說曰爲此事者存是心者也使天下聞此言必將疑此事斯人坐此事不能辨此言

人不極其始終而先設之說曰後是人者爲是事者也使天下疑此言不敢信此人此人鑒此言不敢任此事機會未逢則淺衷者噪動而議重發者之爲迂事機已失則不肖哆口而嗤賢智者之無濟是偏伎之當黜者一也噫人才不甚相遠振作貴有微權彼江南之橘江北爲枳者地所使也鴟鳥夜攫當晝則昧者性所宜也今用人者誠端好尚慎取舍以爲人才之地而又因才授任不易務以違性則鷄喙馬渤皆可以養生而盜嫂貪金皆可以作相天下詎患無才也哉然而執事惜才無已而必欲求所以害才之故愚請略陳時弊母諱夫

策衡一三卷

用才五

五三

豫章之木干霄非旦夕之植也隋侯之珠照乘其孕毓之深也則人主之需才獨求之于豫章而寶珠于隋侯乎其愛惜宜何如者而今何屑越也蓋批鱗之對明王所樂聞也而以彰過疎之骨鯁之臣盛世所亟收也而以沽直遠之意未形而先發以杜漸也而疑之曰窺探事已出而極論以弭違也而罪之曰玩侮舛今挂于彈章則曰此夫搥國是者也高賢刻于伸救則曰此夫市私恩者也且也所惡于甲怒還于乙而併寘之法所抑在彼對此之薦而併削其職片言嚀意也舉其生平錮之一事逆指也盡其百利墜之始欲快心于莫違而憤

其惡繼乃加意于摧折以銷其氣言路塞而耳目蔽心
腹隔而股肱虛居者如贅疣去者如脫屣將使君子以
守節甘玉碎小人以逢世希瓦全在今日則上愈抑而
下愈揚雖于國家無補而正氣猶存長此不已則陽
明退藏陰邪充斥謬謬不聞于上諾諾日趨于下於人
主之縱恣甚便而天下事幾不可為矣噫當宁者即
不為人才惜獨不念一舉一措關邪正消長之機而國
勢之強弱世道之興衰係焉奈何不惕然慮而矍然返
也返之如何亦惟釋有我之心捐不化之憤黜植黨之
說祛沽名之疑纔彰過之譏杜市恩之忌則明明在
象衡一三卷 五

上休休在下將官府一體喜起成風羣賢竝進而鴻猷
日起即隆古太寧之治千載如新可也

活功

萬曆甲午陝西

問漢人有言臣勤勞以事君不求其賞若持施以牛
下而無所德不然而君臣相與以市道接耳告語
服斯官人臣所立者節于功不貴倖成而不報者
德德官功德德賞明主用人固非漠然不較者
義臣忠斯為美矣逮至親近此道不明操程功
效之志設而恩望報之弊弊有所歸良足慨也再
稽古人言論每與于此試舉一二有斥受返國之
賞而貪天功者有辨勞而進官為泰餘駁者有疏
請宰臣無受東宮恩與者有著功名論謂人臣未
嘗有功皆君之功者皆稱說甚高執斯處世而
全上下之交亦何難之有茲欲明貞忠之志光
聖哲之恩用昭古義不可不詳辭也願悉詞以對
愚觀上世君臣之相與何其盛也臣竭力以事其君
盡禮以待其臣如是止矣逮德下衰臣始有以名節稱
者必其翹然以自見也始有以功賞難者亦必交手以

象衡十三卷

五十四

相報也德又下衰于是有為其事而圖其功有其功而
無其報者矣又其甚者于是有無其事而竊其功未睹
其心而疑其迹者矣然後君臣相疑上下相弊言語相
詬病功效不大著而節義之名重于世此世道之變危
亂之階也夫天下之生久矣有君有臣此分之定于天
者也君務明其禮臣務盡其忠此義之定于人者也凡
天下事君總之臣析之君專之臣效之事得其宜之謂
義有義則相安倫序不殺之謂節有節則相為始終其
事之謂功有功則相成三者一有私焉則多所蔽而底
于亂君之用人則又有道焉德義可尊也才諂可尚也

界之以爵祿托之以事權相忘以勢相信以心相養以福事求可功求成節求當隨求隨給隨給隨忘古之盛時其道蓋出于此故臣之于君無所不順也無所不辭也何則無以有已也君之于臣有德必庸也有功必賞也何則有之利故也有德而不庸有功而不賞卽十皇九帝且不能治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蓋明言之堯舜之爲君皇極授之爲臣功亦其所不諱也春秋而下世衰道微君臣之間日以偷薄瑰意琦行之士矯枉過直舉綱之所不爲者崇尚以爲高其下者齷齪委瑣無所不有愚嘗約而論之蓋有三變要之不出于上下

策衡十三卷

卷三

五十六

事功之間而遷變糾纏未易遽睹方其始也有事則索之以奇無事則出之以隱而人遂以立事推之有功則務積其私無功則務掩其迹而人又以功信之至于節義之于人大矣而併欲自爲旣以伸其志之窮又以濟其事之弊而人更以節許之數者交出兢進莫不自致于人主之前或忠或佞或僞或真或緣佞以爲忠或先忠而後佞或沿真而參僞或僞而真且排且激且櫻且乘人主亦人耳旋而視之惘然若有餘爵攸乎若不足也必曰天下大矣吾安能一一辨之不如程之以法而齊之以物于是論功行賞求不差操燕貳之衡窮淄澠

之辨有功者用之有勞者賞之而天下之術詘此一也也變而相稱者也士之高者遂以爲恥超然遠去以爲是區區者不足以明吾節其下者不能也姑就事而立功姑就功而求賞人主視之真如獵者之養鷹犬得兔則飼之得雉則飼之高官大爵階級而取人非爵祿不芬華君與以和羹臣報以舟楫君與以草芥臣報以仇讎而草芥肯化爲和羹仇讎亦復化爲舟楫百其心于項背面貌之間而置其身于烹醢流亡之地事之烈然有足悲者此又一變也變而相縻者也節義之士益自感憤寧枯槁赴淵而不肯贏縮其心以自蠶其下者不

策衡十三卷

卷三

五十六

啗不能才拙而難庸輒不自棄也功成而難久輒不自安也臣旣料君君亦料臣臣也相率而趨于偷君也相率而趨于薄于是無其事而竊其功或有其功而附于節君益趨然也曰是穰穰爲利而來耳何得相縻而又安用此名爲無所不察無所不疑而于下之人益詘此又一變也變而相疑者也君臣相疑無所不至矣劉向有概于中故嘗稱曰臣勤勞以事君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厚之至也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君臣相與以市道接耳有味乎其言之也世之臣子自以專祿而營其私猶得飾說乎仁義庸詎知君子

從旁竊議乃與市人同類而其論之尚可爲耶其于處世亦大無術矣愚觀古人緒論如執事所稱引說雖不同樂乎于道有當足以教後世之爲人臣者茲故著其說繹其辭介子推從晉文公出奔十九年及其歸國見趙衰董受賞則其薄之曰此貪天功者耳去于綿山不返夫十九年扞圉之勞果無功者耶功之果不爲貪未易言也王通論治道曰古者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勞而進官秦之餘酷也此以較于尚書之義至爲不爽世豈有以德授官者耶報勞之果不爲酷亦未見其言也宋英宗之爲太子羣臣力爭始遂及其卽位呂誼言于上願

東衡十三卷

五十七

罷韓琦等恩典以爲人臣不當處國家之事而受其功其說甚具夫建國本者爲社稷也父不得而疑子不得而報世安有俞舊君以媚後主者此本無功而欲辭之以明志不得已之辭也司馬光著功名論謂人臣未嘗有功皆君之功譬之地之草木月之光華非有承受則不顯故君當知人而信用儒者甚稱之夫授之以事而後有功無事則無功矣此其意不在功而希人主之善任有爲之言也四君子之言雖大指不盡合兼而用之何所不善從介子則金匱豹隱者慙矣從仲淹則循資致寵者棄矣從獻可則植枿藥屬垣耳者絕矣從君實

則忌僭偏競多寡者息矣君既有崇德信賢之功臣亦有純白無求之節又何至參驗互質以此易彼紛紛足羞如子政所鄙者乎夫相安相勸以至于相成而治平因之相稱相縻以至于相疑而危亂因之若是乎關繫之重而輒自求功之一念始奈何舉天下事而自爲計也故人主當畧迹而論心人臣當忘身而立節軌迹不同期歸于一緯縉紳紛紜夙夜拮据不爲勞也時和年豐坐而運之不爲逸也代天理物風雨在手不爲專也壑谷必盈尺寸不德不爲讓也櫟麾樹羽鑄鼎勒銘不爲勲也素門平進無所短長不爲陋也苦口批鱗願赴湯

東衡一三卷

三八

火不爲奇也括囊寒蟬閉門却掃不爲庸也松栢蓬麻互相援引不爲黨也弔影孤鶩人不敢近不爲迂也折芟燔枯名並日月不爲高也車馬僮僮共此泰養不爲汗也有事卽可以爲功而無功亦不必于求事功之外有節而節之外無功臣視其君有如心腹芳膏紛吁日而灌輸而君之視臣眞若手足不異也痛癢蠅蚋分宜驅策而已矣豈有君臣動色各操一心以競于錐刀之末哉此三代之英風人臣之極軌也古昔危亂之時其君若臣未嘗不擇術于此而不肖之心相乘相剿以就于下以義始者亦抵于市道而止所謂市者又旁蹊曲

徑險危閉塞無可從出大約不過愚之所謂三變者而
奇詭牽挽莫知紀極三變之中又生五隙何謂五隙無
其事而圖其功必疎且賤也人主不得不與大臣計則
大臣與小臣隙矣大臣未必皆有功而議功所易輕也
又不得不與有功之人計則有功與無功隙矣有功者
挾功而議不可久也又不得不就親信而計則親信與
有功隙矣論事者不能無言而人主薄言者則朝廷與
言者隙矣行事者偶以其說而蹈其疑無不可以爲功
則主計與行事隙矣君既不盡信臣又不盡賢譬之野
草之滋蔓螟蛉之化生交結于心牢不可破人主視天

策衡十三卷

居功六

五十九

下無一可信之事無一可聽之人于是有獨斷有停留
有采訪細言有改易常度有不肯接見觸之則怒犯之
則危天下始無所措矣大匠辨拳曲之木良醫識疾病
之源豈朝夕之故哉有先之者矣蓋非獨君之過也臣
寔有罪焉凡此艱難險巇之事遠覽前代唯戰國時多
有之唐宋將亂亦有然者而禍不旋踵天下受其弊今
國家克懋熙平之治無論重臣卽幽遐之士小有勞苦
上輒厚遇之報功之典載在 今甲焜耀丹青廓乎
如天地之莫不覆載也高爵重任真以德授虞書所稱
無厚摩厲天下之忠孝最爲深燬執事欲求處世之術

無如 今日夫故爲人臣鵠者當以前代爲戒以 本
朝爲法庶乎危亂之隙不萌秦交之盛不絕與古比隆
不爲難也愚也反復數子之言推度今古之事弊之興
也或皆臣節不明之所致也節之時義世多忽而不察
所謂節者枝葉根莖培植以生者也柔嘉堅固雜合以
成者也始終久暫練習以定者也猶之竹然筍竹篋筭
類雖不同而節節皆竹也非竹爲枝根莖爲本也猶之
香草然迷迭旃檀類雖不同而節節皆香也非迷迭旃
檀以爲幹而猶以爲根也故有一事之節有獨成之節
有備道全美之節一事之節此然而彼不然似之而非

策衡一三卷

六十

也故未免乎弊而間或出于市獨成之節若介子推之
流是也當下窮上驚之時良藥舟車必不可缺矣故積
志成節積節成功王佐之所以光明俊偉也善則歸君
過則歸己純臣之所以迹遠心遐也備道全美何以加
此今夫日中之市河魴必甲于茹魚鳧芡不登于棗栗
此不足疑也增價則鴛鴦長鳴逐羣則騷裏垂首此亦
不足疑也故君之用人先無以市道求之而又不以市
道接之斯相與而無弊矣司馬光雅稱獻可之先見詳
究其說豈惟免于市道哉援本塞源有國之大機炳如
也使獻可而在愚雖爲之執轡所忻慕焉

用將

萬曆甲午陝西

周西陲歲苦虜矣以皇上神武武定之日茲樂
爲奈何廷臣議遂苦心籌畫者六年矣其故
顧不多見豈盡無當抑有奇策而或莫能圖也夫
三軍之命委於將帥將非其人以其卒與敵也依
議者尤責備焉任之有方御之有術豈不古若
耶國家兵制詳容項又擬用經畧而選才之選
重諸古昔之用將其同異難易或當其才抑
之爲用自有說而非世俗之說微者此也諸生家
近堂凡有便宜耳目極熱心口所嘗計其人不學
古兵法故悉置往籍不談而詰諸生諸謀之事如
其材積勢機宜俾將必可用紛紜圖外之畧有
所委矣一切虛浮之言其勿復及

關中苦虜亟矣西寧之戰洮河之戰景古之戰靈武叛
人之事所殺傷我士卒者不下數萬計而虜倔強自如
也頃又操燬書索漢物不予則爲兵端而予之則益甚

策衡十三卷

用將一

六十一

當事者彷徨恐懼求所爲羈縻保全者如揭鼓而求云
子未有得也談邊事者往往言練兵也益餉也三邊亭
障可脩者脩之浚隍而增壘也蕃旣內屬當間之無使
通虜也下至用兵行陣器械技藝皆爲畫策愚竊以爲
過矣若此者皆將之事也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斥僮僕
而問婢以耕必不可聽也庖人雖不治庖匠者不越俎
而代其事若使庖人坐視匠者操刀雖八珍五醢亦必
不可食也文吏數言戰而輕爲謀是越俎代庖之說也
進于上而上聽之是舍奴問耕之智也其言之無用也
明矣愚以爲當今之事宜無如用將而他務不與焉用

將之方其弊有十而煩苛委瑣之說不與焉十者維何

竊謂始進之難辨也凡人之才文章可見也德行可訪
也武力可試也而將不專武力也必有膽智之美必有
方畧之奇今游談不根之人恣其口說一縱一橫挾策
以鑽當世而薦紳先生不能悟薰蕕同類玉石襍糅而
索其中無有也用之則與疲瘁快懦者同敗而不同罪
也此之謂姦俠而非將材不可使也次之則儲蓄未廣
也今之用將當事者輒云若而人愚旣聞之矣西有事
則挈之而西東有事則又挈之而東而九邊良將卒不
能以鋒穎見也卒不能以楨幹拔也豈果無其人乎抑

策衡十三卷

用將二

六十二

亦求之未至乎茲數人而併於一隅他且奈之何甚而
老於邊鄙又且奈之何與僞爭能與汰爭進忠義之士
固亦耻之國器詘于泥塗咨論決于妬口又焉得才而
才豈爲用耶是之謂乏才而非將選不可久也次之則
驕悍未抑也人臣推轂而辭鑿凶而出受命則忘其家
援桴鼓則忘其身名成身貴則知恩功高不賞則知過
此職分之常天地莫逃之義也小夷小寇譬若太倉之
有鼠穴何足講張區區俘馘之勞業已獻於祖矣官
高賞厚矣而挾之以自大在樞臣則蔽樞臣在清議則
格清議在細人則菹醢細人何其快心無王之若是也

昔李晟再造唐室讜勅終身狄青威著平蠻不免計駁夫夫也功不如二子謙謹不如二子而驕橫萬倍於二子獨無裁制何以能久此之謂驕臣而非將器不可容也次之則積蠹未除也夫積蠹亦多矣舉其大者在內莫如干謁之不公而在外莫如舉劾之不明二者皆蠹之所托也橐籥得則機事宣間隙乘則賢否亂將固有資于蠹而蠹亦有資于將交相市糶交相吞齧所苦者窮乏之兵耳猾者能出貴人書又能出千金此樞密所難也辨且利者借談于郡縣交歡于藩臬而譽言日至此又舉者所眩也故遊士鴟張日甚一日吏掾乘肥衣

策術十三卷

本主

絲家積千金而士卒不厭糠覈紛綸毛瑣未易枚舉此之謂債帥而非將類不可庸也次之則好尚未核也古人有關將有騎將而又有大將太公兵法軍中技勇之士莫不備具無偏重也無偏肥也取其大者全者兼其小者偏者故猛悍鬪氣力可扛鼎此不過軍鋒之選耳而世必重之弧矢工巧鳴鏑無虛此不過技藝之雄耳而世必重之占候奇中望氣審聲此不過巫史之識耳而世必重之達心而儒口慧而踈能道古今以佐視聽此不過帷帳之助耳而世必重之又其甚者取下食糈不遺菜果而必使之曰吾能使貪姦謀射人如鬼如蟻

而必使之曰吾能使詐古之用人果如是乎聞羣才一皆得効於前矣不聞羣才之遂爲司命也聞貪詐成作使矣是爲將所使而非使之將也此之謂雜流而非將職不可信也次之則事權未一也參以藩臬伍以撫臣而又督以制府詳矣密矣西陲之事見將之捲甲而趨不聞其自爲謀也聞督臣指授方畧不聞將自爲戰也如此則督若爲將而將若爲偏裨如其有事則責將專而三尺隨其後如此則督自爲督而將自爲將是豈雄畧蘊崇臨事技癢耶抑亦將材凡庸不堪擊斷耶故將有賞罰而不敢主也吏士亦曰若毋聲雞有尸而魚有

策術十三卷

用將四

六十四

王也術同于守株膠柱之繆而勢分於圖池奔虵之權此之謂侵官而非將權不可爲也次之則任用未專也將既受命無論外不當制也於內亦然今有不得已而用者矣有且疑且信而用者矣有用不數時而譟者矣有以一人之言而用有以一人之言而不用者矣受三軍之寄筦利害之權而輕焉若此何也故才有可用則出汚下而不爲卑人有足使則距羣言而不爲愎幽僻可升則一軍皆驚不爲奇謀議可從則北面師事不爲屈眞誠可信則食以駃騠不爲寵功伐已章則縛送仇家不爲偏然後爲將者得以伸其志而奮其威奈何汗

漫于非常之事嘗試於公譽之倫乎是之謂輕用而非將任不可行也次之則功賞未協也夫將之銜殊浴鐵出萬死不顧之誼者爲爵祿也士卒冒白刃相蹈籍而死敵者謂財貨也功不亟賞賞不程功則亦已矣卒之主謀與抵問分勞竄名與力戰同格姦民與死事連肩親近與邊疆比迹則何以勸焉不惟是也廕澤先賞則名埋於草野陳書虞殞則資借于他人登派登而頽叔無一命之旌良馬授而思禮寡上賓之報南詔拒命材甫策勲合州受盟似道獻捷人之多言豈皆謬妄是之謂濫賞而非將功不可殞也次之則鎮靜未足也東征

策衛一三卷

川將三

六十五

西討亦多事矣發言盈庭各執已見此效忠之常今古不能廢也故言而適用則鹿醢可以貴芝蘭謀無可取則潢汙可以納江海義屈於儒生而說伸於辯士無以察也則糞壤可以敗纓紛理原於古昔而機謬於當時無以察也則膠舟可以喪良劍事未必然而務勝人之口則衆煦可以漂高山策未必工而務窮已之勢則機緘可以招矛戟上以是而用之將將以是而用之敵乎必無幸矣不如持之以無心而應之以明決機變在外若奕秋輪扁之神巧不參以已也采擷羣言級其等而練其要使將擇之若騁蟲之祝子不辨以已也破敵奏

凱剖茅土之封而操綿上馬陘之義不專於已也如此則可以用將由今之道而不變是之謂拂衆而非將德不可常也次之則遷才之選未確也督撫也藩臬也是雖事驂兵之權者也則胡可以不慎吾不敢謂用之非賢與賢之不必辯也平居則重流品有事則索邊才人情向背自難變更故自爲遷才而其人反適適然也是仇浪我也是旨蓄我也而用之者亦曰此爲邊才云耳夫四郊有多壘之憂曾不一慮當事者且務浮沉而困忠義道德之徒褒衣厲履而談性命節義感激輒又重高名而羞武事梗楠有限岐路無窮安得知時盡節之

策衛十三卷

川將六

六十六

士而與之論事乎有之而無援不得進也實大而聲不飛不得進也取便利取議論沉淪而樸茂卓詭而瑣奇不得進也雍容談笑燕衍十外而尺寸未酬始信其誕繼飭其功是何李元平王昭遠之多也巧言辯口窺瞰幽微而抗衡天下之正論儼然進取猶謂之才是何共工驩兜之容于堯舜也是之謂非人而非將任不可授也是數者而用之御將之方任將之術可無間矣于是數者之真才之出經緯之畧足以有托矣故征繕障隧之不脩士卒之不精而我無與也何也將自有事也屬操縵書案貢市而我不聞也犯河西恣焚掠而

我不聳也何也將自有畧也失地陷軍馳一介之使而誅元帥我不惜也何也將自有入也竊以爲古之善將將者不過如此誠得其人而用之又何虜與倭之足患也

國是

萬曆甲午陝西

問國家議事必有是非二端如詩書所稱即聖人不敢自是必議于衆尚矣後世乃有國是之說果何所起歟其稱國之有是衆人所惡抑何爲然也旁考諸家集多異說有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有謂是雖常是有時而不合王制至于咸知篡而必行者有謂是非之辨而議者往往引之以證國是何歟夫國是所係至重也豈可忽而不察漢儒相原其要由乎用賢或極斥之以爲文不載于二典事不出于三代抑又何歟辨國是之所歸陳叔暗之要術有志之士素所蓄積也宜各伸其說以究于一吾固竊聞之

國家之議事也說雖萬變而理無兩是握之於已而自

以爲是未必是也強之於衆而務信其是又未必是也

故莫若以公公則明明則無遺矣公則徧徧則有定矣

策衡十三卷

國是

本八

國何必有是而是非何由起乎黜自專之邪說極衆論之精微去偏倚之私情求仁賢之寔用如國是者不言可也愚竊睹近代往往有國是之說心輒疑之夫天下無兩道聖人無兩心是非者人人所共有也是必不可以爲非非必不可以爲是人人所共辨也有國家者以天下之人議天下之事卽云幾微與耿有難測度行事重大不當輕議至于以理斲削務合人心共此是非共此得失安可輕誓于世而自是不輟哉愚嘗究極其說蓋起于戰國之世原其始終之變爲害甚大不可不詳辨也古今大患議事常不明而主議常不公是非不能

明則不能無同異同異不能辨則不能無公私公私不能平則不能無勝負上之是非漸與下離而下亦漸與上拂離而不相合拂而不相從上必患之于是舉而明之于議論下之議論常求多而上常求合合以牽乎下多以排乎上上又患之于是舉而決之于事權權不可以徒用也當有其名下不可以苟從也當奪其志上又患之而無其術于是國是之說用上以理自附下以勢自窮上不勝而歸于私下不勝而歸于鬱天下弊于議論而主術踈于成功及其極致害有不可勝言者唐虞三代之盛又安有此詩書所稱聖人疇咨詢訪樂善忘

卷之三

國元二

六十九

已之公其義至博下逮于芻蕘之人衢巷山巖之論說極物類之細者輒皆采攬如恐不及豈肯昭昭為此不可辯詰之義以遺後世哉戰國策士務騁口舌以榮惑世主處士又敢爲邪說期于相反漢興無大聖人辭而闢之疑似不經之談入人膏肓上利其便已時時取爲證據屢出屢變漸自背馳顧未有究論之者國是之說蓋始于孫叔敖而劉向稱之楚莊王問于叔敖欲定國是叔敖曰恐王不能定也國之有是衆所惡也人主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不合其取舍者爲非君臣不合國是奚由以定也國是名義不過如此觀其大

指亦以是非生于取舍取舍生于君臣不合國不當有是耳後世襲其名而用之則又更異矣本朝皇祖以天縱之質擅制作之宗所謂神聖之君其臣莫及者然觀聖政記寶錄諸書所紀其博詢察邇之勤從諫考言之美舍已稽衆之公折衷粹美之政真足揖讓軒義辟倪虞夏矣列聖遵之未嘗少變君臣之意通是非之端絕可謂極治之世不諱之朝也戰國遊士之言宋人議論之弊不宜妄相煽惑以漬大猷而執事輒以爲言鯁鯁然辨之不少置何耶豈以國是所係至重也擅一國而自爲是至難辨也人主不能辭諂諛可借

策衡十三卷

國元三

七十

之以爲名大臣不能釋威權可引之以爲重譬之救未然之火彈未潰之癰雖蚤計何害請卽執事之所詢斟酌羣言而歸之于正可乎蓋事在天下任衆則常是任已則常非是非在人公之則易明專之則易謬上之議事未嘗無公心而常間以勝心下之議事未嘗無求合之心而常間以求是之心此人情也以不合生是非以是非生取舍以取舍益至于不合此常理也故必虛其心觀其變則足以持之無弊而往往歸之于國是苟無公私復無同異則何必援天下而入是非更有公私更有同異則國自國耳是自是耳又何可推是非而附一

國此白馬孤犢之辨去形存名去名用形之類耳在彼則甚以爲無當而笑之此則以爲至要從而重之其亦弗思甚矣至如執事所稱三家蹟駁尤甚姦人謂之是非樊然殺亂又胡可以不辨蓋設事止於一理而至理止于一是是則必是非則必非是外無是非外無非而云因是因非則模稜之意也辛鈺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以彼洗洋自恣則可耳天下安有此理故欲兩存是非而驅之于藜藿者邪說也是則當行非則當止是則常是非則常非而以爲無定是無定非則媚世之談也尹文曰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

笑術一三卷

國六

七十一

必行故有用是而失有行非而得以彼尅核舞文則可耳天下安有此理故欲顛倒是非而藉之以徑行者邪說也是當崇飾非當改革是常務得非常務去而悍然自命拒絕一切之言則拂民之爲也荀卿曰有勇非以持是謂之賊察孰非以分是謂之篡多能非以脩蕩是謂之知辨利非以言是謂之譭卿之意在于排斥羣言以合王制使王制而是也羣言又復何求使王制而非也羣言未必如是之多罪戾也而遽欲屏之以自專者亦和說也三子之說雖人人殊而有國者用之則無不弊桓譚察見此理于是爲之辨曰國之廢興在于政事

政事得失由乎輔佐君欲興化建善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譚之意在于先辨才而後持論也然猶以爲有國是也陳瓘則不然瓘之言曰朝廷之是非天下之是非也國是之說其文不見于二典其事不出于三代若取捨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卽楚莊弗取之矣瓘蓋有見于宋氏熙寧以後議論多而私意熾儉壬進而邪說行君不以理爲是非而以輔相爲是非輔相又不以是非爲取舍而以同異爲取舍藏其機織舞其智力制天下之清議構成一說置之朝廷之上冥然不顧雖然自大曰此國是也相忤者爲不肖

笑術一三卷

國六

七十二

合意者爲賢人所否者亟貶竄所與者亟升庸是可爲非非亦可以爲是白可爲黑黑亦可以爲白而天下小人如羶斯慕如的斯射羣然趨之工辭辨飾誦誑以附合其說剽竊聖賢之緒餘而顛覆恣睢亦言忠貞亦言邪正亦言救弊亦言憂危而上之人更尊信之驩呼以號于衆曰此真能辨是非者也凡尹文荀卿之說力持以爲勇脩蕩以爲能錯亂以爲可行紛紛俱出其君子苦口危言或運主上之一悟而小人也者又持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之說明飾其無傷而沮塞之朝廷似若有定而天下遂藉藉大亂若宋之宣政是已瓘之闢

國是蓋古今之至言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或者不睹始終之變未明利害之原猶以瑾爲非以楚莊爲是豈非推波助瀾抱薪救火之說哉請爲譬之隋珠和璧珍奇瑩潔一國之人共美之故曰國寶毛嬙西施城嫫靡曼一國之人共愛之故曰國色卽令真有國是必一國之人雜然相許而後可也自親自愛自言自信而遂斷然不疑所美非美所寶非寶魚目可以爲珍而嫫母敦洽可以爲麗矣豈足信哉故人君當務求賢不當言國是而言者必溺于權臣矣人臣當務盡公不當言國是而言者必迫于公議矣此古今治亂之機國家安危之本

策衡十三卷

國是六

七十三

矣暇餘事哉故國君也者拒諫之美稱而失身之左也爲臣子者不幸承天之後時事極弊而君已操白刃之疑顧爲之奈何竊願以桓子之說推之譚又稱曰善謀國者察政而立防非獨御下也事上亦有之君所者富貴也而或以不與爲高此飛遁者流耳乃若言不聽計不從割然相非而猶局趣不去甚非所以起重士之心也人言數至無啞喻之受而起斷斷之爭肺腑浮靡無所樹立甚非所以開聽納之美也回天獨坐氣無外廷而以其言爲必真旣無術以知之而又無道以禁之甚非所以務感格之本也治天下者必有所先上

策衡十三卷

國是七

七十四

不可不詳辯也嗟乎使其臣而極志盡忠長慮却顧者亦必不敢言國是矣蓋國是者君臣不合之漸也上下旣有同異而大臣不能不附上附上不能無得失而大臣又不能不求合弊以相生害以相殖上有是臣以爲是而强天下之必從猶之可也是薪火之偶相傳也上有是臣心知其非是而强天下之必從且甚難也是枘鑿之謬相合也上本無是而宦官貴戚假之以爲是下又無以脩察是且奈之何也是豺狼狐鼠之妄相乘也肉之有覆餗之慙外之有多口之謗小之有樂杯析楊之危大之有參離麥秀之禍人臣自救自計之不遑而

諱諱

萬曆甲午陝西

問禮之有諱與諱所以勸忠孝也記稱諱有公私而
重上書犯諱明著於律 會典中載諱之事宜何
其詳也顧猶古昔諱不專於 朝廷今之私諱疎
發殊甚諱自郊廟而外率有品限是果立法初意
即當考李唐諱最嚴重大儒少欲持異明為世俗
所排斥官名郡縣屬為難易如高崔之流又其甚
者也諱法主議尤苛蘇端履孤及之持論何其深
熟而文範貞曜之私諱反傳於世遺習流風宋猶
未替折衷於禮二者之在古今其得失當否概可
睹矣推情合禮規本忠孝俾足以風當世胡可少
也其為我著之

禮之在天下有似緩而實急者諱之與諱是也知有諱

不問諱之當否與無諱同知有諱不問諱之當否與無

諱同夫一虛名稱謂之間而使為人臣子油然而生忠孝

策衡一二卷

諱諱一

二十五

之心豈非至美至要者乎而世反輕之忽焉不盡其用
良亦過矣夫諱者用之于君親下之事上者也諱者用
之于賢不肖上下所共者也二者皆起於周人而其立
法深微遂心款啓之士殆難驟覩非徒好為煩禮蓋重
有裨焉後世知其用不知其所以用竊竊然襲其迹于
粗而未聞其大至于章化維風不足稱數宜也愚請原
其始末折衷於禮夫諱何為有當否也則公私之辨也
用于公不用于私則欺用乎公不用乎私則恃有諱有
不諱有不得不諱使人簡而易行久而不可潰則諱之
本義也曲禮蓋詳言之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不逮事

父母則王父母不諱君所無私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廟中不諱婦諱不出門此諱之大略也周人上下之間

遵守甚謹其遺法軼文猶有存者斟酌詳略之義未嘗

少濫昭穆不廢于燕享而康王名釗是嫌名不諱也仲

尼論杞宋曰不足徵見師冕曰某在斯而毋名徵在是

二名不偏諱也厲王名胡安王名胡齊是王父不諱也

晉楚鄢陵之戰樂緘載公出於淖斤其父名是君所不

諱也洪範云使羞其行而邦其昌邠風云二之日獻發

小雅云吉甫作誦文武成王之名皆著於篇是詩書不

諱也魯莊公名同而春秋書同盟襄公名午而書公子

策衡一二卷

諱諱二

二十六

午是臨文不諱也雖之詩曰克昌厥後噫嘻之詩曰駿
祭爾私併為周廟樂歌是廟中不諱也太任邑姜雖僂
天可擬不以名聞是婦諱不出也其他雖不盡著大較
可推已彊秦滅絕三代禮教而於諱不肯廢以正為端
以楚為荆謹嚴殊甚漢世遵而不變多所更易國家茂
才之類恒山野雉之名在在可攷浸嚴浸浸漸與古異
六代李唐之時何其甚也尊者不厭其諱卑者不厭其
繁貞臣孝子之心亦少僻矣至如高錯知制舉裴皐之
子德融登科而人以為大憾以錯姓犯其家諱也崔龜
從之子殷夢知舉歸仁浦屬其弟殷夢遂欲辭官以其

姓犯家諱也亦已駭世又如宋人劉溫叟父名岳不遊
嵩山徐積父名石不御石器二者其難人稍稍譏之矣
諱夫媚子乞墻抵痔則爲執政私諱如薛奎安惇之流
世咸僂辱先王尊上之禮舉爲蒿矢譬之明珠彈雀鳩
毒充帟良足羞也 本朝攬取前朝之令典大小咸備
于諱猶爲慎重故上書犯諱之禁著於律令可謂明切
矣顧天下承金元之敝漸染已久夷狄氏族糾紛命名
淫慝鳥語侏離莫可究詰于是門地沉淪華風殄滅天
下不復重諱今 朝廷之上公諱猶行械櫟之次什輔
臣之更名尚或戒筆牘而謹聲音其餘無復忌憚縉紳
學士雖世崇禮義而此道置之不講子斥父名溫叟不
忤孫聞祖諱閭閻自如相傳曾不爲異尚何望於草莽
之人婦孺之輩乎又其甚者賓友之交生則相諱尊官
權要動必避忌益不足論矣韓愈唐之大儒也所著諱
辨質於古義未見背馳當時深自爲紕繆劉昫本傳亦
以斥愈韓愈于諱禮極瀆之時故少釐其說而人反疑
今也于諱禮放絕之日無復究其說而人弗問俗之相
移寧有既乎諱諱之興也期于飾質以明情生則尊榮
歿則感慕生則愛戴歿則隱諱知爲尊崇不推之于
其上是卑之也知其所用而濫施是侮之也一出言而

不敢忘君父口無擇言是忘之也身處榮華而親之名
不出門是婦女其親也愚者徂于成俗賢者憚于變更
其何以望焉故唐宋以來諱失之瀆今之人諱失之疎
唯周制爲不可及也誠能酌其名物之宜采其郁郁之
美使天下曉然知有諱有不諱謹話言社摯諛開貞孝
養天明是亦法古致治之一端也夫諱何爲有當否也
則節惠之辨也用以節不用以惠則勸拙于節伸于惠
則沮見諱者無媿請諱者無私子奪其諱者無異說使
人榮於所得安於所有則諱之本義也于傳概有其說
表記曰先王諱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于行也故
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有一字之諱有數字之諱有
不美之諱有婦人從夫之諱有婦人之諱有私諱有取
長略短之說有暴貴不諱之說此諱之大略也周人上
下之間毫無假借其遺文言說亦有存者詳審沿革之
方不無可論西伯之文武王之武大行大名之諱也息
姑攝國有見美堅貞之義魯昭習儀有容儀恭美之實
小行小名之諱也五伯以前鮮有二字之諱所謂迹無
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此一字之諱也周衰
禮廢法漸墮前有貞定後有威烈七雄亦皆效之其
臣公叔成遂有貞惠文之諱濫觴極矣此數字之諱也

孝子慈孫不能改幽厲之醜衛靈無道不能違石柳之
銘此不美之謚也魯之夫人著於春秋多從夫謚此婦
人從夫之謚也伯姬殉禮特謚爲共而雄狐之刺黃裳
之狡亦不能斬一亂文穆之稱君子譏焉此婦人之謚
也黔婁衣不覆體私謚爲康展禽三黜于朝私謚曰惠
皆出于伉儷之口而門人不能易天下慕其名此私謚
也齊光內行不修屢行征伐因謚爲莊孔圉剽刃同氣
好學下問因謚爲文取片善之昭昭無責備于一人此
取長舍短之謚也武王受命有追王而無易名晉三卿
齊陳氏雖貴不及其祖此暴貴不謚之說也其他不無

策衡一三卷

論謚五

七十九

小異其大較可睹已彊秦茂視三代典章于謚尤所詆
斥以爲予不可以議父臣不可以議君等於謚漢氏
深鑒其失復遵古典議制考文之美易名崇孝之義甚
爲詳慎浸久浸訛得失各半六代李唐之際少陵夷矣
與者不靳其褒議者猶守其舊國恩清議之權互相爲
用焉如楊綰清介無私拜相之日汾陽減損驕從真可
無議而蘇端猶云友敬元載不立私廟不予文貞之謚
是綰綰之畏友也呂誼樹德荆門又有推賢任人之美
而獨孤及云奉職進賢美同溫樹舉不及知疑所當關
不半其意是亦謚之定論也然卒先格於時又如李華

謚元德秀爲文行張籍謚孟郊爲貞曜天下聞之以比
柳惠人情所嚮口吻賢於碑版多矣權右媚臣身都貴
顯則爲天子所私憐如夏竦安燾之流先王卹下之典
借爲赤幟譬之刻畫戚施薰浴馬矢何足稱也本朝崇
尚勸臣之禮纖悉不缺于謚尤爲慎重會典屢行酌
議禮臣奉行唯謹自死事而外凡有謚者取裁於宗伯
而參伍於銓樞列爲三等不限遠近采之公論不禁糾
彈視古最爲明備然格於清議者不肯予謚而不美之
謚迄無所用又恩專於尊顯義限於下僚美偏於縉紳
詞悵於國爵高門降衡尚無不燬官居史館始得稱文

策衡十三卷

論謚六

八十

布衣不能以私謚佐之尚可望於辨駁之精節惠之制
乎至其甚者匪人失身旋子旋奪獨行沉淪不聞特
賜蓋益不復辨矣鄭樵宋之聞人也新作謚法皆有考
据而或疑其不用惡謚質之周公終爲不合鄭樵探人
子之私心曲爲之辭而今也持朝廷之名器交相爲
驚禮法之失寧有極耶夫謚之興也期於緣法以貞教
生則稷契死徒丘養生則羿浞死亦丘養生平蕉萃吹
噓半片言美不得以加醜也萬世瞻仰銓定于一時私
不得以加公也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高其功以求處
情是之謂禮人子必不敢以非禮事其親子不得以加

受也愛之厚之人情也而不當實言于婚姻門生故
 更不得以加所知也不當與而與之不為恩不當有而
 有之不為美亦何益之有故唐朱以來謚常輕于上今
 之世謚常清于下唯周制為不可及也誠能辨淑慝之
 材挹褒貶之法使天下曉然知無可謚無不可謚合顯
 微肅軫恤召淵塞樹風聲是又法古致治之一端也雖
 然世之忽而不講濫而不節者不獨諱與謚也古者諸
 侯以下皆有廟廟皆有祭庶人不得與焉今王公大夫
 不立私廟四時之祭襲味雜俎而二氏之壇壝是崇是
 飾是罕融蕭衍之所尚也婚姻重禮率論財賄而宦游
 策衛十三卷
 八十二
 輕薄往往忘齊大之非偶異潘楊之敦睦宋子姬姜興
 臺是伍姦商操贏牟利索公家之急干謁苞苴貴人折
 節與交法日不行是賈誼晁錯之所傷也四民自有定
 業而農人日賤比於奴隸猶不得託足焉工技雕績日
 新月異而上弗知惡水旱不時道殣相望輒嗷嗷以請
 發有司寄生於中是管仲晏嬰之所憂也時事亟變重
 人不以為懷燕哺于母鳥具雌雄公私匱乏而錢鐸聚
 於天府是仲蔑孔斌之所懼也事固有重之使急輕
 之使緩者顧當務何如耳有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事
 當天下之寄者受天下之責儻由數者推之本微知著

發忠孝之心使人馳騁而起圖天下不難矣執事何患
 焉

宋史

萬曆甲午陝西

開國必有史載籍之至要也自古作者其體不一於論宋史有正史有實錄有綱年正史之名創見於宋其三朝國史兩朝國史四朝國史皆奉詔編次亦各有優劣歐陽文忠公神宗一書纂定再四高孝二錄議尤不滿何也綱年則出於臣下所獻耳授之紀事之體三者孰為最優其傳記紛紛難以枚舉作者不無采摭奔掌故而信釋官果何所見歟吾聞說春秋者有見聞傳聞之辨漢儒稱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過也夫生其時而紀其事秉筆之難尤信昔人有言述遠則易於誣續紀近則涉於回邪析理居正素心是艱此亦可以擇思其故歟方今議修正史有能借宋為喻究其義例良史之羽翮丹青莫切於此矣幸無薄宋事不談也

學者讀史輒薄宋事不談以為文辭不雅馴無足觀覽其說非是脫脫宋史而外宋人為書亦夥矣愚嘗博極

策衡十三卷

宋史

八十三

其義生當其時躬自論述猝不得其要領在彼制作之難自非深思好學心知其意未易以優劣言也請為執事著之宋有天下三百年載籍極盛有正史有實錄此奉詔編纂之書也有綱年此臣下著述奏御之書也有職官有故事此有司彙次事宜之書也有雜史有傳記有小說此文士各記所聞一家之書也凡此數者雖為說大小不侔莫不蒐羅一代之迹垂之後世各抒其意以自見軌於作者之塗非為無據茲欲揚攷遺編臚陳梗槩取義於百家明詔乎當世愚不敏何足以知之雖然亦嘗考究其略矣夫正史之名前此未有也宋人

始為之其意固云時異世殊文獻或不足徵故當紀述

見聞之事庶乎典章不至漏佚稱人或循其實後世考論足以辨於得失之林意甚善也自唐以來已有實錄實錄之外又出此書豈有所軒輊而然耶彼其寓意必有其故要而論之正史不可不作者也古人紀載之文莫難于志次則莫難于傳志之難者謂其年代久遠該洽討論之無從也傳之難者謂其訛謬相承品覈洗雪之無據也至于正史則異於是生當其時凡事得於目擊百官掌故朝野譚牒歷歷俱存攬要鉤玄咄嗟可辨而其君子小人即存亡不一遺事流傳昭昭耳目尋繹

策衡十三卷

宋史

八十四

決擇固不難定也以彼用力艱以此論述之易又足以信今而傳後正史之當修決矣宋人槩得此意故創為新體一時翕然宗之非徒作也第其選述優劣固自有之究論大體所歸擇於輕重得失相等較之實錄一耳愚茲推列其故宋之正史行於世者三三朝國史共百五十卷出於呂夷簡諸人自建隆迄於乾興是也兩朝國史共百二十卷出於王珪諸人自天聖迄于治平是也四朝國史共三百五十卷創於李燾而成於衆手自恩寧迄於靖康是也三書紀事視實錄不啻詳矣論者往往右三朝而薄二史右之者謂其事核文贍褒貶

得宜也薄之者謂其崇獎天聖之小人假借建中之黨也以愚觀之此其大義顯明者耳其中踈謬不情尚多有之三朝國史雖衆口所稱不無踈謬如趙普之諫伐燕京條奏星變乃其行事之大者而傳皆不載五行地理諸志煩複尤甚故曾鞏洪邁皆嘗議之兩朝作者如蒲宗孟李清臣之流本非端士是丁謂而斥寇準亦無足怪四朝之史則纂雜極矣舉其數端如劉安世稱其爲呂公著所爲而實錄以爲劉摯是不合實錄也沈括於遼史以爲從弟而王安石志文稱爲叔父是不合私牒也荆舒變法章蔡窮凶而傳猶覆匿其事是不合

策衡十三卷

宋史三

八十五

長編也凡如此類備加洽討則不可勝數就而折衷要之三朝者爲最爲韓通立傳則足糾五代史之謬削太宗控馬之言則可正實訓之謬三書之中未有精義足比也國史優劣于斯可睹矣蓋紀事之書其體莫良於史雖高言往行時時見於他說不足多采故張輔朝政之鴻休則舉目可盡模倣先民之志行則千載如新有國之鉅典不朽之盛事自有遷史以來莫能易也至於宋而編年出編年者其法蓋本於春秋取四繫之精比年代之序欲一觀諸要學者便之于是編年與史記抗衡矣實錄者不過蕪裝一時行事以備取裁何可言史

管之農事正史者五穀也經久而可用編年者桑麻蠶易績而多功實錄者田地也耘耔而如獲以此推之其嬖否可辨矣宋之二書散逸者衆據其存者而論其得失大端揆之正史亦足相較耳以實錄言太祖哲宗者凡再修神宗凡三修共二十餘部五千餘卷而論者雖推英錄爲優在神宗則始恩於姦人在高孝則未裁乎冗雜是皆然矣夫英錄之詞簡事備文古意明誠有如蘇氏之所稱者至如紀建隆者莫大於陳橋之變金匱之言而其辭不明紀乾興者芝草瑞雲天書珍怪何其多也二錄之興人已不嫌矣神宗前錄信爲悖戾而紹興重修趙鼎筆削宜可無議然呂惠卿小人之魁其叛安石而發私書最爲大惡傳軼其事鄒浩骨鯁封事僅有存者比于前錄之尊私史而壓宗廟僅一間耳此實錄之大較也以編年言作者不乏如九朝通略編年舉要諸家而論者獨推長編爲最在熊克則議其踈鄙在陳均則議其煩蕪是皆然矣夫長編之參互公私辨別邪正誠有如葉氏之所稱者至如采擷幽微雖曾布王定國之私錄皆在不遺放絕愴壬卽張商英鄧溫伯之文學不爲少貸卽詞義之間不無微憾而大義昭如也李心傳之於叢書錦繡之縕縻良材之樗散也淺聞而

策衡一三卷

宋史四

八十六

好奇疎略而輕信虞允文之經略唐鄧劄而不書而幸私記於任燮王庭珪之詔還誤爲貶死而幸辨明於岳珂比于前錄用心勤而考訂密有逕庭矣此編年之大較也宋人于此三者固嘗竭公私之力以從事而樂乎有遺議者豈獨才力不逮古人如學者所詆譏哉究其故蓋起于傳記小說之多耳傳記小說在宋者無慮千餘家其組纂芳烈高論怨誹莫不自臻于一致厭常喜新之士傾洞耳目已喜談之作三書者不皆君子後人見其有裨正史也見其與正史牴牾也故並存其說雖不疑正史而漸輕正史于是紆轡回岐問津激浦往往

策衡一三卷

宋史五

八十七

多有而小說又與三書低昂矣故嘗少爲沿究舉練要而黜虛浮括其指歸其類有四國老者英慨典章之不備慮金石之莫傳時時著書雖微言瓊語而實弘寄託此史家之象齒翠羽也正人秀碩矢志於時發舒已志足以究一世之幽微炳人倫之藻鏡雖予奪時偏而風教是繫此史家之楚弓越劍也孝子良朋感霜露之淒清鳴膠漆之素誼仰高山之聳翠推衣鉢之淵源則家傳盛行而雌黃自命愛忘其醜言踰其真此史家之塵垢秕糠也宵人諛行進則鷹擊毛摯于時及被刑章而不遑之心移於筆札以是爲非以賢爲惡善非含沙何

所不至此史家之螻蛇豺虎也古人列此類于裨官體物比類殊可尋繹良謂其出於蒼蔚榛蕪之中亦有播策禦窮之利不當輕有取舍耳詳觀于宋正史雖熒而反疎小說麇興而難擇一代之事閎然異評數畝之田美稗四出何以取信來襪而責效老農哉故正史不可以不作如宋諸書雖不作可也嗟乎史筆之難久矣而正史尤甚生于其時信之所聚也不能爲李燾之精而裁構不倫爲曾鞏熊克之疎則近而常陋生于其時才之所易辨也不能爲司馬光之確而諂君飾惡爲蔡條龔願正之姦則近而常諛生于其時亦訛言之叢也不

策衡十三卷

宋史六

八十八

能爲李大性之博而爲周密魏泰之詆誹則近而常誣生于其時又議禮考制之資也不能爲范師道之簡而爲蔡京鄭樵之踈駁則近而常繁揚盛美則不足寓微辭則不彰辨賢才則易淆考彙章則難据自非邁往不群之倫倖天地而執鑪錘孰能剪裁煩督而驅策恢奇乎以彼有宋諸人非不澹於文辭而所就僅僅如此觀其得失以義例爲統紀制作之任誠未易言也愚竊取執事之義併考古昔遺言復以三者爲斷王充之言曰古人紀主功則勒於竹帛頌上德則刻於鼎銘漢德魏於唐虞論者不德之過也充之感慨欲以空文比于藻

繪雲雨期于張大其事使光靈被之久遠亦臣子事也則正史之體少變有之不爲信無之不爲美微實揚休兩有所蔽宋人何其拓落耶彼于其世德特恣恣者耳此牽於稱述之患也董仲舒之說春秋曰有見有聞有傳聞于所見微其辭于所聞痛其隱于傳聞殺其恩以宋事而談此真可以定太平之內禪靖康之北狩矣覽其所載又或不然截雪傳疑僞楚稱號微詞不足以章變志晦不足以明尊陋亦甚矣此又詘於體要之患也劉勰之論史日記編之文同時多詭述遠既易誣矯紀近又涉回邪析理居正其唯素心夫元祐熙寧之邪正

策衡十三卷

宋史

八十九

紹興開僖之戰媾使略其偏敗稟之于素心有過無害爲君子竊名不失爲小人而輕樹藩籬以恣文飾既不清澈其然否又不拒絕乎浮虛伊川大賢折柳之諫何必削而不存張浚三戰中興之累也不當掩覆其短諸書沿而不改明善闇幽之公豈若是耶此又格於好尚之患也由前四弊非至精不能窮其微由後三患非至通不能極其變故析是非之願忘偏黨之心釋天刑人禍之私憂絕六戚五交之情好則弊可去也戒愛奇好異之癖弘驅煩就雅之資極區蓋窮壤之偏握斧藻天人之致則美可盡也是非艱難之任間出之奇乎夫宋

之史非獨宋之自爲弊也流尤止于甌史粉地光於丹牋彼爲鑑基以俟後人之刈穫也不悟元之雜糅而滅裂之也洩渤用于藥籠頑鈍鑄于大冶彼爲畎畝以俟良史之風雨也不悟元之群咻而踐踏之也先臣李夢陽以爲必修之史不亦信乎今國家二祖八宗之鴻休駿實載在訓錄諸書與日月爭光先臣依其熹微盡忠砥行翕然在干人口良足述也卽王充之須頌難比車航劉勰之素心無勞剖析瑣瑣宋事曾何足云儻有作者綜筆削於春秋斷義例於曾臆高言不怯於孤唱衆美輻輳於一家庶足以鑒宋史之煩擅千秋之

策衡十三卷

九十

業彬彬蘭室石室之流必有其人也雖有羽翮丹青之技何所用之愚蓋深有望云

異材遺書

萬曆甲午廣西

同材以立事書以載事兩者皆非經國急務哉顧人
材難稱雖知而載籍亦云極博則不當使有遺而
不舉執而不全則周官以三物教萬民而內史小史
外史以掌書志其於前者不啻詳已泰不師古無
論若漢世得人獨盛而於後文亦不足為今效其
制自舉賢良外有詔舉近世其才足用者為將相
及使絕域者有詔舉近世其才足用者為將相
也自牧園籍外有置藏書之室為書之官者有使
謂者求遺書使世之大夫校書者其職書何密也
亂是而後則又有請擇沉鬱之為人為吏者有遺使分
求遺書每卷酬絹一疋錄而歸其書者有募上亡
書及三百卷即加獎銀者其用心益密而衛益
加詳矣茲可一一指陳與國家惜才右文視益
代特隆於休哉鴻業麗色光昭宇宙有自已乃武
者謂選用之途未廣而中秘之藏方前代不無少
遜焉其說何與豈科貢未足以盡材而璧壁汲冢
間尚有當采者與今邊徼多事需材若渴史局正

策衡十三卷

九十二

問諸高士其握管從事則採擇不可不備然欲蒐
異材於巖穴遠邇書於民間操何術而能使無遺
無執哉其意慮之母略

今天下之所重者有二則人材與載籍是已懷瑾握瑜
備一時動勦之選以經國也飛文染翰極一代典章之
富以華國也顧材品不同也有得其全者有得其偏者
而才不可以偏廢則以緩急資焉爾已苟遺而不舉豈
惟卜築屠保有未試之奇久之而任使不備安所藉為
國事之緩急也而馭才者且掣肘矣載籍極博也有為
之經者有為之緯皆行書不可以緯遺則以羽翼資焉
爾已苟執而不全豈惟西巖禹穴而未發之秘久之而

策衡十三卷

異材遺書

九十三

擇不周安所籍為經典之羽翼也而操觚者且輟
矣然則蒐異材購遺書詎非熙朝盛事而及今當講之
哉粵稽洪濛之世標枝已爾野鹿已爾結繩紀事已爾
迨人文漸開書契以立而人材與載籍始重於世云乃
其法莫詳於周官在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其所謂藝則射御書數耳而得與六德六行同舉於鄉
馬在內史小史外史以掌書志其外史所掌則四方之
志及達書名耳而至於內史小史各有專官焉蓋其重
也秦不師古所為不道逐客一令而謀臣策士裹足不
敢西向燔書禍起而諸子百家悉付之烈焰之餘當斯
時也寧非人文厄哉漢興實屈群策而馬上得之不以
馬上治也故於兩者頗注意焉試歷考之其於人材也
武帝則詔舉勇猛知兵法者矣當時賢良孝廉茂才明經四
科終漢不變法非疎也彼謂世有異材故張羅網網即
一勇猛必收矣其於載籍也武帝則置藏書之室寫書
之官矣成帝則又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使光祿大夫劉
向校書矣當時圖籍遺書大略猶存於博士掌故之府
紀載非乏也彼謂世多逸書故旁搜博采即一方技必
錄已以故華名洪伐往往出芻牧賈豎奴僕降虜之中

而漢得人於斯爲盛乃天祿石渠之藏雖經王莽之亂而輦入洛陽猶至二千餘兩蓋其明驗也自漢以後其法寢散科目常操其柄彼長才負俗之士困於格不得試而始有邪心而典籍數厄於此離十遺八九無復蘭臺鴻都之秘矣當事者計之以爲當廣其意而通其法也故京東有狂謀之士富弼則請待以草澤遺逸之禮矣河北有悍勇之夫蘇軾則請推擇爲吏矣夫任才而一及於狂一及於悍不幾縱奸乎亦以是所謂跼蹐不羈之夫也籍令善馭之則足以耗其雄心而我且得收其死力此駕馭之微權要以蒐才則法如是盡耳隋遣

策衡十三卷

九十三

使求書而上一卷者文帝則酬絹一疋矣宋募上亡書而及三百卷者太宗則優加甄錄矣夫上書而小者訓齊大者獎錄無乃濫恩乎亦以圖書之佚亡久矣藉令重賞之始足以勸來者而異書畢出此鼓舞之微意要以購書則法如是盡耳由斯以談弘薪樵之路踪羅網之門匡定之遠猷也極意詩書之府游心翰墨之林太平之鴻業也蓋自古至今英君碩輔靡不重矣明興惜才右文視徃代不啻過之醞釀至今而文獻之盛煥耀千古以故名世之英川驚響臻而虞廷讓其師師周室遜其濟濟矣華國之編汗牛充棟而韓起見而駭觀倚

不聞而誦誦矣說者猶謂選用之途未廣而中秘之貯遜前代焉毋亦以邊徼迄無寧日則當蒐及異才而史局方開諸詞臣執筆從事非博極群書烏能成鉅麗乎則愚嘗得其概焉夫所謂異才者其足不涉六藝之途其名不挂孝廉之籍誠不得與飛仁揚義之士方駕齊軌而押闔之謀可用慷慨之氣可使曠達不群之材可駕馭也我用其長而棄其短謂不足以效疆圉之半臂乎故北門之約危矣乘韋一先而鄭安邯鄲旦夕矣竊符一策而趙存古之豪傑徃徃設奇取勝如此今倥偬之秋豈不有賴於茲高侯生若人乎猥以限於資格

策衡十三卷

羣書

九十四

莫能自致焉是使環才莫試將悵望於知己俠氣難除或快志於異圖恐非以張天網而佐時艱耳所謂逸書者其旨歸或闡于大道其體裁不登於作者誠不得與典謨訓誥之體楊鑣分路而據拾爲最博見聞爲最嚴語無齒馬之嫌爲最信也我櫛其英而咀其華謂不足以備文苑之鼓吹乎故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檣杙而後左傳成有世本國語國策楚漢春秋而後史記就古之哲匠徃徃采集衆書如此今鉛槧之家豈不有志於左氏史遷之業乎猥曰世無遺冊莫能購求焉第使風雲累牘供蠹陸澄之厨狼戾遺編浮沉李邕之麓恐非以

廣漁獵而重大典耳夫以是兩者言於急邊修史之秋則徵葛於夏誅裘於冬非緩圖也言於人文全盛之日則倒海吐珠傾崑取琰非難致也謂宜著為功令下諸道所司博求所部隨材疏舉諸凡為豪俠為智勇為曉暢兵機之輩自非舞文扞罔之甚者皆羅入士伍中一體敘用於載籍則多方購之諸凡為家乘為野史為稗官小說之類自非離經叛道之甚者皆蒐致之以備採擇焉則雜流未校盡為干城之選而片簡尺牘無不輪之西清之上未必非邊方史局之一大助云蓋至是而我國家人材載籍遂千古無兩彼漢以下又奚足置

策衡一三卷

四庫全書

九二五

齒頰哉愚觀祖宗立國以來自科目貢外有經明行修賢良方正之科有富戶老人入仕之例嘗遣儒士歐陽佑往北平諸處採故元實蹟又命禮部遣使購天下遺書所以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意蓋甚遠也今具不行久矣嗟夫受金非令名而底安劉之績盜馬至醜行而出陷淖之危以知雖有瑕摘毛舉未必如延攬之多效也貳負事在上古而得諸山海經屢屢近在目前而辨諸爾雅以知雖有鴻裁鉅匠未必如開卷之有益也楊雄之言曰御得其道徂詐咸作使劉歆之言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此蒐異材購遺書之說也敢以為明

問復

萬曆甲午廣西

南齊志歌永言自古重之粵詩總序力以詩鑒歌
至仲尼刪詩三百列在六經班班可考故咏於朝廷則師
習哉今可得陳其說與屈平離騷蓋詩之變也乃
有稱其義秦風雅者有病其不龍蛇怨意源江
者其說果就為當與爾是而為古體談者則尊漢
魏而卑六朝又爾是而為近體談者則進初盛唐
而退中晚似矣試以其所尊且進者方之三百篇
與離騷抑豈盡合乃所卑所退者又豈遂無一二
足采與夫稱詩於唐已不足中晚則自唐以後如
擊壤感興詩篇亦自斐然成家不知視唐又奚若
也說者謂詩有高下而詩亦因之然與否與今學
士大夫以及閭巷士庶靡不鼓掌談詩矣顧究其
登作者之遺樹枯林之幘者自一二名家而外指
詠可得數星也此其故何與夫聲音之道與政通
古者有采風之官以知政之得失不可謂無關干
世而弗為之故樂與銘繫之家鋪張今昔振舉異
同而辨其明之

策衡十三卷

九十七

夫士君子所以飛英拔藻以擅不朽之業者惟詩哉夫
詩果易言乎則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非
小技也詩果難言乎則體有正變而興同調有古今而
理一亦非絕唱也知夫此而可與論詩矣夫人靈稟二
氣德含五常緣感以生情緣情以寄咏於是乎有詩其
於人也則以照燭三才暉麗萬有攄發性靈闡揚風化
昭幽隱而動天地感鬼神也所關係豈眇小哉三五以
前玄鳥雲門尚已自是而下可得而記云耕田鑿井野
老播擊壤之詞解慍阜財元后鼓南風之操蕩蕩乎帝
世之休風也四隩既宅歌九敘以詠功九圖既式亦猗

策衡一三卷

九十八

與而頌德皞皞乎王民之景象也至我夫子合唐咀虞
枕夏漱商三百篇所為刪焉始自開雕終於殷武正變
具陳美刺兼備列在六經班班可考故咏於朝廷則師
師濟濟而不平之歎不廢也咏於室家則肅肅離離而
贈答之私不廢也咏於郊廟則天神降地祇出而怨悵
之咎不廢也至于千百世而下令人讀之油然與惕然懼
豈非千古之絕調而百王之昭鑑哉詩變而離騷出焉
離騷作於屈平遭放逐之時舒忠憤之志如稱堯舜之
耿介述湯武之祗敬非典誥之體乎譏桀紂之猖狂傷
羿澆之顛隕非規諷之旨乎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
讒邪非比興之義乎每一顧而掩涕嘆君門之九重非
忠怨之辭乎有國風之好色而不淫有小雅之怨誹而
不亂如史遷氏者知言哉豈非謂風雅寢聲莫或抽繹
唯此足以繼響乎若乃楊雄龍蛇之譏班固怨懟之議
是惡知平者又烏足以論離騷哉時運交移淳樸漸遠
騷之變也而為古體則漢魏獨擅其宗蘇李曹劉之屬
何其彬彬乎質而近古也至宋齊陳梁而下則或艷於
彌藻或托於放慢新聲代變而古體不足言矣古體之
變也而為近體則初盛唐獨標其極沈宋李杜之輩何
其濯濯乎情與景合也至大曆貞元以還而或扇手聲

調或嚴於俳儷氣味益薄而近體又不足言矣大都天下之理多由譬以趨於文本同而未必異辟之絲然質本素也入于藍則藍再入于青則青而素則變矣辟之水然崑崙一原也浸之則爲龍門積石再浸之則爲渤海尾閭而原則遠矣夫詩亦若此耳詩之有三百篇與離騷也其詩之質乎本乎乃古體之尊漢魏近體之遜初盛唐彼謂代擅偏長人操獨至耳其於三百篇與騷已不啻滴而去之而況下此乎故談者無取焉亂是而降詩格愈卑故以閣闢天倪之邵堯夫而有擊壤之集以苞絡萬古之朱考亭而有感興之篇詎不謂斐然成

策衡十三卷

詩學三

九元

一家之言哉而體格既殊戶牖自別可以爲析理之名言而不可以爲搦詞之上軌也試與操觚染翰之士欲揚鑣分路焉且不足以當唐之下駟故雖謂宋之無詩可也大抵代有升降其運之所爲乎詩有盛衰其時之所爲乎故由春秋而漢魏也由漢魏而六朝也由六朝而唐也而唐之有初盛有中晚以及宋也時也由三百篇而離騷也由離騷而古體也由古體而近體也而近體之爲初盛唐爲中晚以及宋也亦時也與運推遷莫之自覺而古今詩之大較盡於此矣然則剝者復之萌衰者盛之基也詩在 今日哉 國家文明天啓蓋淳

麗所含毓而道化所熙洽於休哉一時鴻藻縱橫紛富建茅而前如碩輔以資獻納英彥以抒俊爽豪俠以發悲壯軍旅以奏凱捷下至逸民遺老思夫怨婦靡不寓意託情微吟見志蓋論詩而至此不可謂不大暢矣顧求其登壇標幟狎主齊盟弘開創之功奮反正之力折諸體之辨昭芻蕘之途者自北地信陽諸君子而外曾不數數見也蓋大業若斯之難與愚嘗反覆思維而究詩所爲弊矣大抵弘正以前宋人之唇吻猶在胡元之陋習未除故稍涉半豹遂無全牛格不必其古而僅窺晚季思不必其深而一任拙速於是有實燕石以爲玉

策衡十三卷

詩學四

一

買鄭積而還珠者矣此以不及弊詩者也弘正以後家握靈蛇之珍人抱荆山之璧而意在超乘途窺正始務徑造而涵濡之力微工刻畫而自得之趣寡於是有學步邯鄲而失其故效嘖西子而增其醜者矣此以過弊者也不及者勿論論其過者夫博古洽聞固資證引即目賦事何在強符故思君流水高臺悲風何其顯也今或罄智囊以補衲傾書簾以蠹文繁蕪累氣天趣索然此其弊在泥古也悲歌可以當泣長嘯所以舒懷故美人琅玕秋風團扇本其情也今或心本鬱陶而謬托慨慷意纏幾務而虛述逍遙鬻世釣聲直宰弗存此其

弊在造情也才有急張如躍枯思有緩發如朱絃故子
虛百日三都十年未云遲也今或逞捷於煮豆鬪豈於
倚馬歎歎無涕愬難不庸此其弊在欲速也不睹下里
不顯陽春之奏不聽鄭衛不知古樂之美故賦讀千首
誦采片言以盡變也今或浮慕四傑之弊帚而享以千
金吹聲元和之濫觴而棄若腐鼠罅漏不全零落罔備
此其弊在偏舉也凡此皆工詩而過焉者也彼其初直
欲追踪騷雅而其窕也卒無以成一家之言就千秋之
業則不能當中晚一隊又況進此者乎夫惟反其所爲
四弊而求之則風格自上升實並茂不必強合于古而
自能登古之堂與不能盡黜乎今而自不落今之蹊徑
即以鼓吹唐音可也進之以裾襟古選可也又進之則
以箕裘騷雅亦可也詩不于茲而稱感哉夫聲音之道
與政通故由詩可以卜政之得失則亦由政而詩之盛
衰可逆睹已方今 聖天子執契於上賢公卿調元於
下人無不飲醇釀而襲和熙者將朝有卷阿之音野有
鼓腹之咏以鳴一時太平之盛又何俟懷鉛握槧之家
而後求詩哉愚固竊謂詩仕 今日矣

經史

萬曆甲午四川

問經史潤色太平之具也經翼道純史垂道法其用
二而其體一說者乃謂訓詁病經事辭病史嘆責
鄭於窮年嗟斤青之無日果真儒良史累世不一
觀抑抑操觚秉筆者相矛盾也蓋難於還左馬而
下無慮數十家稱於世或謂西晉張璠詩禮之冠
或又謂元始曉曉之學各習其師經故無高唯唯
否或謂參之得失廣之視聽或又謂東觀大集群
儒制作始亂史故無當也唯唯不夫經以訓詁表
章體貴精嚴則以放動則疑據古則辨靈臺金匱
有駁曲禮明官有議豈經亦不厭博邪史以事辭
垂體貴該洽胡以私門之刻不如出自家庭家
庭之授不如藏之名山豈史亦不嫌約邪且經以
曹牟用立議矣又胡以宋儒傳經是各自臆列而
經愈明與史以逞臆專擅議矣又胡以宋儒修史
是獨出一手而史愈備與豈諸儒皆闇於大道乃
其言抑自有不朽者在也若精忠悟主而溺鴻寶
秘書之誣文墨起家而索微賄鬻筆之誇學士大
夫尤諱言之諸士於經史得失之林計久聚於中
策衡一四卷

矣繼今脫蹄蒼鷹鴻遠而登著作之堂固必有瀟
然應上之求者試露一斑以歸占所蘊

夫經聖人之常道也史聖人之權書也道以經合以權
用聖人以經翼道以史翼經故離合異同而不詭乎常
深於經者也而穿求曲証非靈也總掣編摩而適中乎
權深於史者也而獨唱鮮和非僭也何也人心靈物也
靈異五行之鍾秀也經史心靈之造形也夫道之初萌
玄芽黃包育品類其精無日不流於寓內聖人得之官
天地治萬物燿往鏡來旌善癉惡以布帛菽粟之常吐
而爲經以華衮斧鉞之權創而爲史得非垂精游神於
道者多哉後世博士家去聖稍遠轉相摹尚溯其騰流

靡不鼻祖聖經趾武古史醞釀千襪鋒鏘一家徒以賞
好異情故意製相睽而一之於道遂令經史爲含毫弄
穎者所訶訕亦足悲矣故傳經而遺其常者玩蹟礫而
不窺玉淵未知驪龍之所睹也擬史而闇於權者浮帝
江而不聽妙靡未識流吹之所會也自有契索以來載
籍之煩浩如烟海鉛槧操其機穎裨官擗其鎖鑰於是
五經乖舛三史堙滅而表章著述迨漢儒斌斌盛焉誰
謂非藝苑之指南麟經之流派哉夫經世之謂經經久
之謂經明經者要在發明奧義符會大道不媿合異以
爲同非徒貴約也故公羊逞不經之論賈逵以爲可達
策衡一四卷

法言飾僂辭之辨桓譚以爲絕倫蓋憤世翼教君子猶
有取焉乃若服光淮南段嘉五鹿充宗之於易膠東歐

陽大小夏侯周少卿之於書申公韓生河間獻王東海
近君之於詩胡毋生瑕丘鄒夾王駿房子元之於春秋
魯高堂生徐生孟卿戴延君喬楊之於禮精廬一開羸
糧千指甚者爭辨王庭穿求岩穴以合一家之說此楊
雄所稱曉曉之學各習其師於經無當也雖劇磨寃駁
之功有足多而徒以當宗經者之弁髦耳若宋儒言易
則歸程氏易傳朱子本義矣言書則歸九峰書傳矣言
三傳則歸程氏言禮記則歸陳氏而言詩言語孟則又

歸朱子矣夫有宋諸君子之嚆咀道德翱翔仁義誠不與諸儒爭道而馳聲然漢興遺秦滅學離於全經固以遠矣士有能明一經海內不啻曠山植地精氣間之試觀馬融答劉環鄭康成答何休書據經引傳推古商今即鵝湖之辯當不是過而恨云漢儒得聖經之糟粕宋儒得聖經之精華耶夫矢筆之謂史死官之謂史擬史者要在獨秉鑑別歸之公道不嫌黜同而剽異非徒貴博也故史蘇史趙史默之屬皆以史世官晉董狐齊南史之論皆以死守職蓋孤貞立義君子猶有取焉乃若袁弘于寶之於荀悅少司馬褚少孫李延壽之於子長

策術一四卷

經史三

三

鄭泱祭劉子玄之於孟堅牛弘令狐德芬唐倫之於蘇綽柳芳之於吳兢蘭臺一聚附會若雲甚者遞相傳祖易手代口以快一己之私此唐書所稱東觀大集群儒制作始亂於史亡當也雖尊師信學之風有足錄而徒足資修史者之覆瓿耳乃宋儒五代則屬之歐陽特筆矣中宗繫年義比春秋則屬之醇夫矣資治編年繫日如指諸掌則屬之溫公而綱目一書裒集大成則又屬之諸子矣夫有宋諸君子之扶持道脉接續宗風誠不與諸儒同堂而奮筆然詩亡王迹幾熄春秋絕筆遐哉邈矣士有能鼓一喙海內不啻烽舉燧燔同聲和之試

觀楊子雲稱司馬子長後漢史論二班考覈異同評品優劣即春秋之筆當不與易猥云諸儒涉史學之藩籬宋儒闢史學之堂奧耶竊嘗思之經翼道統也統有絕而續經有晦而明必非片語單辭所能理會然章句爲奇不若以典常爲正故語錄疑放勳理屈辨靈臺伊川元城馭金騰稽古臬氏議周官吹毛索癥大抵不離於經者爲是譬之入武庫之中古器物銘森列碁布即上智能無參商而非必條貫脉絡不能如漢儒之尋章摘句也史以正道法也法有變而合史有約而詳必非武踵唾襲所能折衷矧萬世之公非一人之私故陳壽刊

策術十四卷

經史四

四

之私室不如孟堅受之家庭孟堅受之家庭不如子長藏之名山秉筆含毫大抵不膠於史者爲是譬之登文石之陞金科玉條風馳電掃雖私昵孰敢蒙覆故號爲貫穿法律竟何如宋儒之綱舉目張也蓋明常以証經則訓詁可歸於名理反經而合道則名理反詘於訓詁執權以秉公則事辭不妨於筆削濟私而屈法則筆削反愧於事辭學者固不得舍宋儒之醇而入諸子之駁亦豈得宗宋儒之正而掩諸子之長且易自商瞿子木六傳至田何始有意句歐陽歛八世傳書而尚書始立公羊高父子四傳乃著竹帛郭景純究心爾雅十八載

而始通彼其竭精殫智誠不欲以影響環說之故寢處聖賢以資後人之芻狗故小司馬以爲曲臺壞壁詩禮之冠而有宋諸君子亦未嘗不藉以啓鑰印正命之曰不雜曰近似而其意可知矣子長上下三千年事爲五千萬言而班氏猶以爲刊落孟堅世續父書若出一手而漢帝猶以爲難省范蔚宗自謂體大思精不減過秦而世以佻巧失體劉子玄三入史官自謂才學識兼長而世以舛繆不經彼其舛建編摩豈期以爲辭踏落之故僭踰聖賢以資後世之評駁故荀悅以爲叅之得失廣之視聽而有宋諸君子亦未嘗不藉以考見得失命

策衡十四卷

五

之曰良史曰實錄而其意可知矣世徒以更生忠精悟主侈口神仙孟堅父子纂修賄譏鬻筆遂謂諸儒無當於經史而專宗有宋嗟夫亦未覩於天地之大觀矣大道無名恢恢畢畢道器輾轉紛紛總總何經非史何史非經覽之六經其江海乎文鮪孕璆瓊蚌瑩珠亦東璧之靈光也春秋其泰岱乎丹砂絕熾大乙餘糧亦日觀之奇觀也先儒云君子立言非苟善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言而求以啓瞶聵而不以興蠹蛀則經可續史可擬古不愚今今不駁古周易可繼則焦氏易林太玄擬聖非妄也詩書可作則華黍補亡湯征續關其贅

也三傳不專則馬彪九州孔衍後語非煩也國書可撰則太和甘露出之江南野史非贗也御書可刪則秘閣舊藏益以先臣卒業非雜也名物可紀則逸事瑣言類以偏紀小部非蕪也國家經義取士摘辭離藝一稟於經乃今開局延儒修明史典德意所嚮甚厚愚非敢謂脫筌蹄漸鴻達而登著作之堂也竊嘗考之西漢明經策士首得一代大儒以爲自學問涵養中來揭傒斯亦云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用之則文質相稱足爲良史乃知涵養與心術又明經修史者所必藉矣敢爲明時獻

策衡十四卷

卷六

六

起廢

萬曆甲午四川

問周官以廢置取羣吏是廢錄有罪設平顧安所稱起廢者而傳相效慕歟謂察之非也昔何得有廢之名謂起之是也今何竟不得起之實人臣不幸處於此將盡上之亢乎抑下宜分任其責也改絃易轍宜何從大明良都俞尚矣後之袁守雲中復知諫院蓋兩有足多者焉其體屬賜環之速何術漢唐黨錮禍延于國說者謂諸君子亦自有以取之何錄我高皇帝嘗論吏部復用魏安仁等意指何居在易地天而為泰天地而為否其義何取或又為尊君抑臣之說至卑身賤體以其主為高天泰山者何見頃皇上垂情泰交嘉與臣工更始庶幾千載一會焉夫君有德意而臣不知宜何宣士有直氣而君不信宜何培君臣有一德而自為疑二宜何杜昔人謂上下不交在社九弊九者君臣之間孰多其弊何在願諸士悉陳之以為泰交助

天下之患莫大乎一激而君臣遂至于不相入也夫人

策衡十四卷

起廢

七

主操其不信之心而欲任人以圖治于數必不得也人臣處其不合之勢而欲進賢以事主于數必不勝也何也千里而一猶比肩也累世而一猶繼踵也才難得也下之所難也而上忽為易則激激則必厭夫是以有廢之名三獻之誠猶為則也相知之投猶為按劍也才難進也上之所難也而下執為易則激激則必忿夫是以竟不得起之實有國者將豫養天下之直氣而毋傷天下之元氣將欲共登泰和之美而毋欲遂開形迹之嫌則今諸臣之廢而起也將自上下交始矣且夫君臣之交亦未易言也堂階之隔也雷霆之威也順意者愛所

從來逆意者惡所由至也古者明良喜起都俞一堂身

名俱榮焉斯亦千載一時已其它止聲之主補闕之臣載在史冊後為美談姑舉其一二首功過差卒下吏議魏尚之所以削也一日而使使持節復拜雲中守則文帝拊髀而馮唐納牖也庭數執政天子動容唐子方之所以斥也不數月而復知諫院慶曆聲詩爛焉則路公能造膝以廣益而仁宗能虛懷以全大臣也藉使當時兩君一忤而不復諸臣一拂而曹起徒令上有棄忠直名而國家曾不得嚮其尺寸之報于事何濟焉 明興濟濟得人務為愛惜士聞以一長而見錄未聞以一眚

策衡一四卷

起廢

八

而見棄聞有三遷七登畢世而以功名終未聞有五流連竄畢世而以禁錮終者也伏觀 高皇帝之 諭吏部曰國家人才非一時所能造就曩進士魏安仁等嘗以過謫使知自新今已歷年恐為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明明睿謨揭意指而日月之又需利澤而雨露之故能萃人才而淵岳之嗣後漸鴻振鷺間臻斯術 憲宗時童懋羅倫相繼杖謫旋而補館職矣林俊張黼一事並譴俄而復其位矣 孝宗時疏舉謫籍遺賢丁璣張吉輩五人亦悉付部用矣雖一時恩威慘舒莫必顧跡其翕張駕馭之微而益信時之無

棄才也我 皇上稽察宣室揚庭設虞 臨御以來先後編徙諸臣尊顯殆盡天下無弗知諸臣奮身清夷之世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可幸無罪天下又孰弗知迺至邇年而忽有廢棄之名至今日而中外相目且以起廢爲一極重而不可返之事則亦或勢之激而至是也夫今之用人氣相高也名相標也非操其上下而以事請卽持其可否而以言請者也而是被廢諸臣也者固非有必然可置之罪大都齒及乘輿及宮闈椒房之近也及叩墀而伏青蒲也及投鼠而不忘也及志在拔茅而耻獨立仗下也非以當事去卽以言事去者也夫上之所棄衆之所取奈何憑喜怒而制也則心宜平也夫耦之所俱上之所猜奈何任意氣而挺也則道宜漸也平者何也臣惟不愛其軀刑不足以脅之去何足以極之臣唯不貪其位奪不足以爲辱予何必以示恫雖言之過激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耳者不必否毋寧舍其疾味而取其藥石雖事之涉專臣之徑遂表我之能容臣之堅決表我之能屈毋寧藏其瑕類而收其瑾瑜本惡好名也卑其身而益高與之名使天下無賢不肖莫然而附于其名也曷若用之而獨責其實本由獨斷也駭其舉而因微疑其影使天下無遠近聞然而竊于其影

也曷若用之而自見其形位或嫌于太驥明令改之可也母故匿其端而并疑此爲植私請或嫌于太靈明令遲之可也母故扼其權而追罪彼爲借交母動以黨防川致有瀆而傷人之憂母輒以怒反汗致有天子而仇匹夫之說是則君之貴平量者也所謂抑之無憎之心進之無昵之意爲惜賢也斬者何也人情當其有所往來于胸匹夫猶不可必得而況君乎解闕者助之闕解怒者甚其怒矧以用人之大者乎時或操其顛倒未必在所決棄不必逆料之而羣訟其後時或設其重輕未必不以嘗人不宜驟持之而語難于先吾謂不次而位之可以風庶官而上且曰是有市心者也則不如鱗次之爲順也吾謂一舉而盡羅之可以舒蓄結而上且曰是爲羶行者也則不如星守之爲効也上欲外有所修飾而意未能平吾暴之而使反執爲辭也則不如密勿之補牘也上或內有所感動而別見其端吾借之而使反傷于巧也則不如至誠之遇巷也明其不得已母沾沾以喜不然我專其美誰任其過是恩歸于臣而怨推于君也明其不敢知母倖倖以起不然臣行臣之意君亦行君之令是未能進一人而又且去數人也是則臣之貴漸進者也所謂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爲

情體也嗟嗟自古賢才之去其初天下不勝其惜故其勢必爭衆見以爲爭之之是相與極目而溢腕湍奔而矢往甚至驟乘呼車尸祝越俎致令人主益關鑰以待黨藉因斯而起乃今稍有其名矣此非諸君子之福也人主非不知賢之可好直以一時未能破其忿悁之私而侵入于偏士氣久而益衰乃始剗剛爲柔挫銳爲鈍無復慷慨感槩之氣此亦非國之福也且人臣廢卽廢耳君心有迷而復悟直道有詘而或伸黨之名戒則牢固而不可破關木投流可爲前車此其憂不直不用而已也夫君子疎于謀身工於謀國人主唯一朝斥去其

策衡十四卷

卷六

十一

黨之爲快卒之虛美熏心實禍蔽塞立自孤而坐自困耳此其憂不直乏人而已也蓋愚嘗憤發于漢唐之季以彼臣主異趨遂令至是而深惜夫黨錮之禍范李諸賢亦自有以取之者則太激之過也何也此有所激則必彼有所迎也人主之意旣因所激而扞格于賢士大夫人主之權必遂從所迎而旁落于宵人內豎也安所稱一體而傷夷若此奈何望交泰之盛乎在易地天而爲泰天地而爲否泰者何也地天交也否者何也天地不交也夫天盛其精而一其陽藏其形而顯其光四氣云下萬物乃化苟天氣不降則地氣不升而陰陽之用

亦幾乎壅闕然則君臣之交益可得而明已夫臣下至衆主上至少也踰險者錯輔不可以不固履危者任扶不可以不堅則君之欲得其臣較臣之欲得其君尤至亟也臣而激不過爲狂慝君而草菅其臣將何以託國蓋君居倡之位而不恃倡之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盡乎其下故能爲之上也說者猥云堂不降而爲陛斗杓不化而爲四時厚誅臣以上交而薄責君以下濟彼直以其君爲高天泰山以其身爲壑谷黼洧謂罔然耳夫無上以爲無傷無外以爲無畏無敢矯以爲無非不可以語泰也水濟水以爲和繡緣繡以爲美唯而

策衡十四卷

卷六

十二

唯諾而諾以爲恭不可以語交也斯亦與天地之指左矣頃者皇上垂情泰道斷在必行大小臣工喁喁想望舉動甚盛若將旦暮遇焉頃自數月以來其賜環而返拾級而升者幾何人其一鳴而去三至而授者又幾何人夫有所禁于人不宜以身犯之也有所勸于人不宜以身逆之也今將操柄鑿之形而聲規隨之用處水炎之勢而慕魚水之歡上操同于束濕下推難于轉石內距旣憂爲煬竈外壅漸成于覆鉢草野過計其毋廼崇虛意而鮮寔效乎語曰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動然後可以知中心之愛惡愚謂欲隆泰交又當自廢

棄諸臣始誠能水融雪釋破城府之疑捐細去苛隆肺
腑之愛一新耳目聞習畢耀天下亦既曉然知所嚮矣
如是而德意不宜吾不信也夫明主之令也如聲忠臣
之和如響曲折而從其如影故上旌鑑則下引裾上止
輦則下彈冠而又別黑白鏡妍媸批雌黃辨真贗毋令
虛僞而恃者猥與公正發憤之士同途雜糅如是而士
氣不培吾不信也 主德懋于上士氣勇于下上之若
轉圓于千仞之谿也若慕百谷而納之江海也靡勿下
也下之若强弩之射招也若尺表仰而陰陽與之期也
靡勿上也而上下之交若元首之于股肱也若手足之
策衡一四卷

起義

十三

與腹心也靡勿合也穆穆明明光曜相密職要職詳度
數相得如是而泰交不隆吾不信也書曰咸有一德又
曰同心同德夫唯一德故一心夫唯一心故一體世豈
有欲泰而反亢欲交而反疎互為疑貳而能共襄太和
者哉唐臣陸贄有言為上莫不求治為下莫不願忠而
恒苦兩情不通也下情莫不願達于上上情莫不願知
于下而恒苦九弊不祛也夫九弊也臣居三焉以今諸
臣之願忠而願達者愚不患其誦諛也畏慄也而憂其
激也夫至憂其激也則所為祛六弊以興一德者是在
今 上加之意而已矣

正論

萬曆甲午山西一

晉自文公華霸武畧張矣正論之論出而二霸行
事以分將德不逮抑所遇殊也觀其作三軍謀元
帥必說禮樂敦詩書者是用此何必盡非正數至
于料敵設謀有分田以怒之者有計復以備之者
有伐木以疑之者有設旂以誘之者則於禮樂詩
書何當哉其固不厭譎欺母以敦說之帥不在行
數即今在行而制勝之術將安出也或者稱一戰
成霸為文之教訓當日所以收功者豈專主于譎
欺夫用智去詐用仁去貪是貪詐若牛弩所時有
矣乃又謂商兵有異于仁義則未炭之較也信斯
言也將戰泓之是而存斯之非耶抑亦有不膠常
不說正而可以總萬方之畧者歟方 今事變繹
駢致用為急而未審所持諸士其以爾前聞折衷
之徒曰聖門不道耳此夫以耳食者也

夫士君子所為貴于正者凡欲有所用之也齊之為條
教運之為謀畫其上也如軫方其不說之謂也其行也
策衡一四卷

正論

十四

如戰轉其不膠之謂也渾合變化應用無倪持此以受
艱荷大排難解紛則可謂總萬方之畧矣世降風流巧
偽滋甚竟至於決裂四出不可收拾乃始張侯布鶴思
豎之乎正而嘗慮于達權制變之難嗟夫夫所謂正者
而徒為踴躍斤斤僅焉自完之具乎則堯行禹趨不如
蹇裳之為疾登也吳歛郢調不如輿譁之為適節也吾
意善為正者固不爾也以踴躍斤斤為正且毋論王道
千里得無為圖霸者所嗤笑耶執事策士於晉而以晉
之前事為微意不獨在晉也志不圖在霸也生晉人稔
知晉事姑誦其所聞而執事折衷焉周馥弛維楚氛日

穢重耳以十九年間闢之後甫得國於鄰敵之手而驟欲強其兵提數旅之師西匡王南殲楚卒能繼齊稱霸而世世爲諸侯雄何宰制天下若斯之易哉考其時行軍用師之道大率多以奇勝楚急曹衛則分其田以昇宋人激敵怒也曹衛貳楚則許以其田歸曹衛攜敵交也兵非不足而伐木以益其兵示敵威也鋒始一交而設二旆以偽遜亂敵視也要莫非奇之用也夫子論大其事而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後世遂據以爲齊晉雖黃愚以爲夫子一時之言特就用兵之迹論之耳非果以是而槩其終身之優劣也文之不爲

策衡一四卷

五篇二

十五

桓也寧德不若所遇之勢異也當桓之時楚之始盛也佐之者能靖之子文屈完之請猶隱然有尚德之思焉故桓公直以誼服其心當文之時楚之極盛也佐之者剛愎之子玉闕勃之請已侈然有競力之意焉故文公直以謀屈其力筭之不得不多也計之不得不巧也亦其勢然也蓋嘗槩晉文之始終論之始入而教其民也至于二年夫既已可用矣而猶慮夫民居之未安也則汲汲乎務正之以義夫既已懷生矣而猶慮夫民用之未宜也則汲汲乎務正之以信夫既已徵詞矣而猶慮夫民行之未共也則汲汲乎務正之以禮品式備具視

聽不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暴亂至於謀中軍帥則姑后其五才士而獨進所疏遠之卻穀曰是能說禮樂而敦詩書者也當其時上軍諸佐咸崇推讓之風下軍大夫必用敬共之士一切亦皆斌斌質有其文焉出穀皮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非虛語矣由是觀之古之爲國者急莫急於修民和要莫要於辨官材別尊卑之位習少長之節然後利用以行師而於兩軍對壘之間呼吸進退之際聚能使之散散能使之聚多能使之寡寡能使之多伸縮翕張不可方物果何妨于其正而亦何病于譎也城濮之役卻穀已不在行矣卽令尚

策衡十四卷

五篇三

十六

在吾知金滕豹韜之略當不以體樂詩書揜而體樂詩書亦安在與非料敵制勝之用哉獨擇夫世儒之爲此拘拘也佔仰以語詩書聲容以求禮樂舟木蟲魚較若聚訟楊襲進反爭若盈庭對力行之一言而反急於明堂巡狩何其末也明皇極之上旨而垂意於青紫之榮何其卑也說詩解頤政靡莫裨何其猥也曲學有戒竟以罷歸何其固也循良課最封禪是成何其伎也傳經八世多昧見譴何其鄙也若然者塗飯充庖木驢駕達推之則輒室試之則罔效干戚之舞不救平城之圍結繩之理不解虞芮之訟於是滑稽舞智翻覆開懷之雄

始出而懷臂其間以執短長之命而金勝豹韜之與詩書禮樂若見爲不可兩存之物也夫詩書禮樂之用誦至委國命于滑稽舞智之雄則國病滑稽舞智之雄出而檀短長之命則民病外詩書禮樂而談韜鈴則韜鈴病抗韜鈴之權於禮樂詩書之上則禮樂詩書病是豈正道之用使然也古之君子功求霸也卽譎也而事猶之乎正也後之君子功求王也卽正也而事竟之乎譎也蓋自春秋戰國而下者天下何其賢蠶矣是故有附而合之則爲調停之說曰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仁去其貪此言似之而非也夫人而真智也仁也豈無以

策衡十四卷

正論四

十七

完其行者而猥云貪詐目之仁智殆煦煦間間之流吾不謂之仁智已有岐而分之則爲局曲之說曰奇兵有異於仁義此言似之而非也大人而果仁也義也豈無以妙其施者而猥云無奇乎以無奇歸之仁義殆屑屑瑟瑟之流吾不謂之仁義已二說相勝而其用已窮勢不得不端有所趨而歸不得不脩有所重夫弦高之誕猶足以存鄭乃宋襄之誼無益於興商是常使夸者主權而正道奪氣也故謂正道不足以致用者不善爲正道者也謂仁義不足以應變者不善爲仁義者也謂禮樂詩書不足以戢亂者不善爲禮樂詩書者也善爲

禮樂詩書者無所詭也無所膠也其心天下之真心也而有真心者有達節者也其守天下之定守也而有定守者有通材者也故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何問難易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何問勞佚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何問險夷陰陽揣摩之智不以伺上之意旨而以料敵之情形則破的不言決矣押閣從衡之術不以防中之議論而以乘敵之瑕釁則列眉不言辨矣順詞滑澤之能不以徇下之是非而以設敵之參伍則觀火不言明矣若然者立乎大方戴乎大圓正可也奇可也仁義可也權變可也雅歌紱帶可也韎韐曼纓可也其以弘贊廟廊

策衡一四卷

正論五

十八

綏靖疆場卽未能遯與古之王佐者齒亦或得少比于趙衰狐偃先軫卻敳諸君子者庶幾乎所稱總萬方之略而爲禮樂詩書釋愁文士其差吐氣哉若乃進之而赤烏碩膚建破斧缺斨之績衮衣章甫樹退齊却萊之勛斯則文德極功而古今之魁壘三晉不得而有之而亦非天下可恒有也夫圖事欲實而程古欲高是在君子所用之而已矣

儒釋

萬曆甲午山西

問古今儒者一泉于仲尼目諸子百家無敢望而後世學者多浸淫于異學生徒以禪宗發明性理造今日而彌甚也其故何歟唐宋諸儒力誅其邪胡氏朱氏之論悉失而皆不能挽其亦有說哉魏晉以宋聖人之論而數請奇者有儒門淡薄而欣然出服者斯其人亦可托而古之說者乃宋世大儒潛心理學而或作解禪六傳或取金剛九字此豈別有所見歟夫儒者原本六經直欲尊聖人止耳而此以儒述佛彼以儒闡佛兩者常互角而不勝則聖人之道必不尊聖人之道不尊則釋氏之害必不息今欲究極是非羽翼聖學而使常尊之勢歸于儒其何道而可諸士其說今昔之變總離合之致詳而論之無勦說無雷同

夫聖人之道豈不誠廣大乎哉廣者總一百家極命萬有無弗包也大者磅礴九垓濟養六合無弗際也而世

策衡十四卷

儒釋一

十九

之學者乃或以尊之道挾之以衡之道小之于是固其滕緘嚴其封畛使天下稍有馳域外之觀者足趨趨而不敢進以成其爲敵國而吾亦卒無以收底定廓清之功則亦非聖人意矣執事本儒術而舉禪以相難欲使究極是非羽翼聖學甚盛心也愚生卽無知亦安能默然而已乎夫孔子之時已有老子老子之後復有楊墨楊墨之後始有釋氏自釋氏興而三家者遞起遞廢獨禪宗之教不爲衰止蓋濫觴于漢衍于五代熾于唐宋胡元之間非一朝一夕矣彼其初學孔子者憂之則有傅奕之斥空桑韓愈之諫佛骨時則儒與釋猶判而

爲二其漸也操戈問罪者儒醞醞揚波者亦儒于是儒之徒與釋之徒並相驚亂亦並相齟齬時則儒與釋若錯而爲三又其卒也舉天下高明賢智者稍浸溺焉撫其妙解微言附于聖經賢傳于是戎狄起門庭戈戟森堂堂吾徒攘臂自關而究使異學者流反相與揄揶嘲笑安坐而待吾之困時則儒與佛幾混而莫知所分雖有宋儒胡氏朱氏繁稱極辨終不能使灑然易慮也嗚呼夫執事者之有憂于今日者其在斯乎愚以爲聖人之道猶海也其無所不有猶國家之寶藏也海不擇洪流巨浸千溪萬澗而並以就其深國家不問異域殊方

策衡十四卷

儒釋二

二十

奉貢獻珍而並以弘其畜故天下見渾淪浩漭吞天浴日而海始爲百谷王天下見方物海錯水陸並藪亦得與于弘璧琬琰赤刀天球之列而後知上方所御不以蠻夷限也彼聖人取人之長而舍其短取人之厚而舍其薄必無棄才而禪宗者撲之而愈燃抑之而轉盛則其強項雄行或堪驅策而精言奧義疑亦有合之則是離之則非者安知聖人必不濡之溟渤之波而令洞駭于無涯之歲也且夫神聖旣逸賢人代生載藉非誣古今如鑑卽執事所詰難代不數人而上下數千載間亦畧得其梗概蓋有若張融作門律論而言道與佛之一

者若周顒作宗論而言空假中之旨者乃朱子出楞嚴首軸則杜衍絕歎以爲奇書張安道稱儒門淡薄則安石欣然爲之屈服之數公者以爲禪也而皆伏孔門之軌躅以爲儒也而並依淨梵之微言此果何者耶且寧獨此也司馬光儒者也而作解禪六偈其言大都謂仁義道德爲不壞之身言行不掩作光明之藏則既舉儒理而貫之于佛陳瓘儒者也而取金剛九字其言大都概九言而約之覺舉一覺而歸之誠一卽一以貫之一誠卽不誠無物之誠則又總禪寂而歸之于儒斯皆食果路莖披沙索寶千慮不遺一得尺朽猶顧寸株故

策衡十四卷

卷三

二十一

由前數子言之則似叛儒由後數子言之則似佞佛叛儒者或昂彼而抑此佞佛者亦大得而小兼昂彼抑此終多偏滯之心而大得小兼猶屬通方之見此執事所以疑且信于諸君子而謂其或有所見者是也然則總古昔之紛紜論今日之學術其將爲張融以下諸儒乎抑將爲司馬光以下諸儒乎其將合異爲同曉然令天下之盡爲儒不爲佛乎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無寧過而存之則愚于學禪者亦曰與其過而闢之也無寧過而收之此非愚之臆說也孔子之于老子也入有禮官之問出有猶龍之稱而天下不知有老子也孟子之于

楊墨也受其來歸之意不爲入笠之招而天下不知有楊墨也然天下見老氏微楊墨絀知聖人之道尊而不知孔子用老氏之正孟子憫二氏之窮而後異端之患息故愚謂收之非臆說也乃所以收之將奈何夫聖人之經獨六籍耳而佛氏語亦稱經蓋自蘭臺石室之藏天下學士大夫以暨山澤間井之士家寶笈而戶錦囊無弗拱而奉之矣乃譚及聖學輒動色相戒惟恐或流于佛夫使佛而不爲世信且久也則可使佛而爲世信且久也則奈何陰奉陽吐令得與吾道抗而不令稟度于聖人之門乎愚以爲今明主在上統一聖真宜畧

策衡十四卷

卷四

二十二

倣漢家廟觀故事 命儒臣取五千四十八卷採其合于經典益于身心性命者裒爲一編使得比于荀楊莊列之類而別其吊詭謬悠之語弃而不錄以稍服其心終不令夷狄之法獨行天地間是或一道也夫人心之好惟也日新而月盛今琳官梵宇盈于寰區自古今御製碑碣贊序之文有不盛稱竺乾之業者乎卽下逮縉紳士庶之家長篇短韻其有不挾精智海而取譬圓通者乎在上則倡之在下則共之在朝廷郡國高文大冊彰往示來則任之而欲使學者獨不借資于佛其勢能乎愚以爲明主表章百家折衷于聖亦宜明詔學

士顯爲採擇勿令秘帳中以爲奇標勝語以欺世而吾
儒亦稍稍得其牛溲馬渤之用是又一道也蓋上示之
軌下望而趨賢智不得汪洋以自恣而愚不肖者不得
柴柵以自錮高者不得分門以爲異而迂者不得反唇
以相稽用夏變夷殊途共貫則豈非常尊之勢歸于儒
而廣大悉有衆善咸備者哉雖然今天下事因循墮壞
者不少矣明知其非而衆習之則衆安之明知其是而
衆難之則衆委之機已不可爲則匿形以覆之而設械
以逆之我寔不敢任則多方以格之而引類以破之故
雖聖人之道如日中天而是非互起轉增晦蝕其何暇
策衡一四卷
儒釋五
二十三

時務 吏治財用此房東後

萬曆甲午雲南

門限軍之世史無他心國無耗政黨黨牧馬海無揚
波治至隆也 今天下蓋號秦寧而通者長今染
暴於脈荒度支告訕於邊實彼虞虞於邊左島
奴窺伺於金山遂至上干 聖怒下頒牽議而迄
無善後之畫其故何也說者曰課吏在明黜陟而
孩之實則實將安所核乎理財在開利孔與節商
算利孔復有可開者乎日曰官節何無一可見之
行乎不聞不節將遂已乎西此疆事惟職守和三
策將兼用之乎抑收効于一乎倭奴即不逞職之
巢穴戎之朝鮮禦之海將孰爲得乎茲欲不煩法
而吏奮不瘠民而 國裕不尤師不益餉而制倭
虜之命其何術而可尚竟言以觀用世之畧者若
塵塗之剿說非所願聞也

今天下愈飾而愈偷者吏治也愈籌而愈詘者 國計
也愈釀而愈深者虜患也愈戒而愈疎者倭防也何以
策衡十四卷
馬務一
二十四

明之寓內銅墨之長濯名砥行豈其無之而非盡然也
屬當大稔乃有扼飢草之吭而奪之精以自肥者餘何
言哉夫徵賢之書歲下不類者輒削斥甚且逮廷尉竄
尺籍可不謂綜核而吏猶若是亡亦核之未盡實耶夫
黜陟之柄舉刺實尸之今建旄持斧者人人若揭日月
詎不欲舉無留良刺無隱慝而無若所以亂之者何也
蓋我獨任則意見固亂之皮相者析駑驥於驥黃資程
者判淄澠於甲乙心信者決軒輊於異同罔拘者眩名
實於工拙甚則有單言而見孚一顧而蒙猜者乎之積
則百短餘桃也猜之積則衆長竊鈇也而媚意盲者又

羣和而遂之蔑不淆矣不然而耳目固亂之夫我不自
堅其耳必其目而他有所屬耳目者乃彼其耳目又復
有所屬於是有所非耳之耳非目之目大者審重細者醜
私而蒼素倒置矣不然而非譽固亂之夫出途者視厨
傳共事者懷頤頗有詛有祝此易窮耳聞乃編戶薦紳
奮其獨喜獨怒哆爲兩濫之言詭之以誣嘆布之以戚
昵使彼聞聞者日以其夢說轉相煽也而漂山沉羽百
撼而百中矣挾三亂以課羣吏則民舉羣舉揚民愚能
悉鋤乎又不有朝徵拜而夕挂議已就繫而尋無恙者
乎彼不肖之敢於漁獵其民固習見夫若此者之率可

策衡十四卷

時務二

三

無敗即敗而猶得抗顏富厚以指咄夫守白者之終沒
沒也則勸沮之謂何而況乎長吏已儼然民上而令之
逆塵而蒲伏揣色而唯諾小不適則譙許仍之是隸遇
之也樹尺寸則枝其議請錙銖則憂其覈問且設不必
然之疑暴之懸令是寇防之也五斗不足餬其領頰而
今日削既廩明日割供億是蚍蜉責之也惜經費以爲名
而蚤詰公美莫察私贖或復命之贖美之外是盜誨之
也夫賞罰既不足勸沮而此數者復足挫豪傑敏銳之
氣生鄙夫隳詭之心欲求循良之接踵必不幾矣故愚
以爲善課吏則莫若核實政核實政則莫若祛三亂察

民情而殿最之而又重恤其私展布其事體有不肖者
必盡出其入而後置之法則庶幾其知懲而思奮乎然
而積習固難以卒破也所謂吏治之愈飾而愈偷者此
也 國家當全盛之日豈其患貧頹邇者歲入日縮歲
出日浮持籌之臣益廩廩憂不繼議者僉曰裁靡供汰
冗胃核濫餉遑矣而不行夫大官之費即靡乎然未
有涯踰裁將安施統禡之胤冗耳而世澤曷可驟斬九
邊之餉濫耳而有爲之名者曷可卒詰彼癡升獮卒不
難於衆譟而上挾萬一襲其故智當事者誰能信眉張
膽力持成議乎不增則復耳是節難言也開又無可言

策衡十四卷

時務三

二十六

也而又何可但已也獨有 祖宗之經制若田賦若鹽
屯則足國之良畫犁然具焉而今固敝矣內供邊運累
逋倍數十百萬大司農傾左藏以爲之償此豈盡曠溢
爲之災窶細爲之梗哉彼計隴而耗數禾而轉者徵令
未下胥里已叫囂其門溢而昇之方得一夕安寢即蠲
減無聞焉其何敢爲負惟是滑胥橫里獵羣戶以自封
而其負齒固在民急之輒復爲擾不則捐一二亡賴待
命於鞭楚而玩匿如故貴姓大室廣稼膏沃不供一錢
而有司莫敢問問之而氣足相難大吏者稍法繩之而
耳食者且以繭絲議其後矣甚者上之人不欲利奸

數責積通而奸人益得借爲口實並以緩應聲之正是
這貧終無已時也愚以爲必盡蠲舊遺灑然與天下更
始而嚴督新徵非凶荒而負者罪無貲則稅賦或可清
乎開中以裕邊也驕商豪賈坐擁厚貲引而出利不
什不售令之以束芻斗粟輦輸塞下掉臂無應者安所
賴之且周計海內開口曷啻千億而歲鹽才二百餘萬
引所供幾何乃使仰食之民扞法觸禁取給於私販之
手而商復翔湧其直以爲之驅彼私者得公行而無所
忌縱之則商病禁之則民病陽禁而陰縱之鹽法之墮
何尤焉誠增其引目下其市估使民便而私無所牟利

策衡十四卷

二十七

則雖十倍其額誰能滯之而課入或日贏乎屯田以紆
運也其無論荒且逃者卽非荒乎而籍之莊田蝕之豪
右上吏據於大帥間壤割於偏裨可屯之地其幾也卽
非迤乎而守望相屬斧鑄日尋壯夫羈輿隸之役富丁
習貼納之安可屯之人其幾也而況乎司屯者目不識
疆土之縱橫而督理者又徒核之紙上招墾之牘日聞
而卒未獲其升斗之用卽歲有程校不過以空文相蒙
耳一兵以上悉仰縣官有繇然也誠清履畝之籍信起
科之令嚴開墾之限而復以重臣專任之屯政其可興
乎夫此三者皆前人已試之績一踵而行之民不知擾

策衡一四卷

三八

商不知困而國有堅蓄邊有餘餉計當無便於此者
若徒以言利爲諱而堅議不可必之節以美聽目前而
不虞異日者之有不得已也所謂財用之愈壽而愈詘
者此也虜自洮河助逆以來日有狡心屬者擁衆嚙遼
下嚴堡十餘掠數萬人貲畜亡筭屠燦七逾日咆哮震
谷烽燧絳天我環介之士稟成畫重失律莫敢一矢以
相加遺虜無亡鍊折垂之費入若蹈虛出若已市亦足
羞已夫虜一舉溢望必益輕我其謂我不可一日失款
也必將以不款要我我急而啗之而彼不能釋心於掠
必將以小入嘗我利則詳罰以謾我不利則以忿加我
我不敢觸其忿則彼且數入以肆我彼兼掠於款是再
利也而我兩受之是重困也我不堪重困而彼方未厭
不十年而款可知已說者曰不款則守耳此長計也而
今固不可夫爲外御則紫垣萬里武士絲分虜族而乘
之登埤者其幾而必可支也爲內固則彼野掠而我嬰
城曷爲者爲清野則偵人憚邇虜不可恃以外知一旦
有警安能驅數百里內錯愕盼戀之衆歛而入保卽入
保固已內敗而彼能驟來我乃不能又何以濟夫款終
不可已也而示之以不可已則敗守終必可恃也而恃
之爲可恃則危外可示虜內可自恃堅款而濟守者惟

一耳而今動曰未能也則將何時可能乎夫諸鎮按
籍而料計名而餽戎伍非虛也建鼓遶之奮擊二十萬
可計日集燕趙秦晉故多慷慨疾關之士植旌招之征
夫二十萬可計月集何患無兵移咥虜之資飽我成卒
折歲漕以餉募兵當無不馬騰士奮何患無食誠以我
四十萬衆擁車騎之利控矢石之威建數將軍分道並
出橫行燕支之北焚其王庭芟其羣醜血青土以釁鼓
尸火真以染髑髏繫檣酋之頸而笞之背以東復大寧西
收河套始閉關而絕之俟其歸命乞款而徐爲之議此
百年之利也卽不更募而悉索車賦秣馬勵兵九垂爲
一決機於長城之下使虜求必無獲入必無幸不敢仰
關而疾視關弓而報怨而款市無與絕此十年之利也
說者又曰奈何驅無辜之赤子而斃之鋒鏑則遼左所
屠掠數萬獨裔民哉又豈盡以戰也卽戰不兩利何遽
喪失至數萬卽至數萬乃必有偶虜亦大憊何遽坐遺
之禽使死者膏異域之原野生者且爲彼中行翁侯哉
而今方創體於秦皇漢武而甘宋人之愚以偷安於旦
夕所謂虜患之愈釀而愈深者此也倭奴當席捲朝鮮
殲我偏師一時重臣失計私首和議濡須鴨綠莫能應
弦至也倭得盡括俘獲移師南下遺一二散卒降人據

空城以抗我我是以有平壤之捷碧蹄失利我師裹足
不敢南嚮倭遂得連柵結竈振旅釜山捐空城以畀我
我是以有王京之入是倭非遯我也王京平壤當灰燼
之餘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其何繫而不去我固未易大
創倭又何以制其死命而使之惴惴悔禍帖耳乞封哉
彼方虎眈鯨吸橫躡全尚而我習諛者外甘而內渴特
貢道議市地啾啾無虛日若非聖天子赫然絕之
侮外夷垂誚將來殆不知所極矣說者曰宜搗巢穴而
空之夫舍中原之長技冒不測之險與之爭一旦之命
雖百萬無能爲也借令幸而勝之非武也又曰宜戍朝
鮮夫朝鮮殘破極矣不數年倭復再舉彼其收集散亡
猶足自固而我戍以兵食於我則我困食於朝鮮則朝
鮮困困必有憂非計也又曰宜守內地以禦之海上是
矣而邇者在在募浙兵曰是故能戰夫浙不被倭垂四
十年曩昔戰卒少者老壯者死矣此瓦合之徒皆市井
游食目不識旌旗耳不諳鉦鼓何以必其可戰而倚之
爲重無當於用而增擾滋費且以蓄變非計也夫南極
閩越北抵山海衛所豈曠武哉廣調而精練之有之要
害顧不足以備遮擊濱海郡邑率二十戶食一兵俾人
自爲衛而吏無煩焉邑不減千人顧不足防剽掠至若

雨汛之期嚴我偵伺飭我戎兵艤艫雲集刁斗日聞顧
不足以褫梟獍之魄靖鯨鯢之波今竟以虛文應之而
惟浙兵之恃何爲也哉絕之而不爲備備之而非所以
備一旦有急使嚙口而譚封貢者得竊指而笑曰吾謀
適不用耳所謂倭防之愈戒而愈疎者此也夫誠挽其
所以偷杜其所以詘防其所以深周其所以疎則順治
威嚴天下可幾而理乎雖然自古未有元氣不固而神
氣能張者故驅枵腹之士要平夷出塞之功危也民之
弗綏而挾倖入之術譚封殖之計舛也則理財其急哉
吏治其要哉噫是非明而事無掣肘功罪當而人無覬
策衡十四卷 三二

心則酌盈庭以定國是又要之要者也

曆書

萬曆甲午貴州

問古之帝王必以治曆明時爲首務而尚書紀先
以來命官欽定之法不啻詳矣乃其後竟不傳何
歟三代以還曆法漸失然名家者無如漢太初唐太
而太初之曆以四分爲象等曆太行之外有
五紀正元無算曆其始置法可得聞歟說者謂漢
以前未始有曆蓋又何其紛紛歟宋以後獨推授時
爲最精密故高皇帝作大統曆實一遵其法行
之百五十六年不易而嘉靖中有言自元至辛巳
迄今差三度餘者夫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
不以與曆諧或謂今日宜隨時修改以求合於
天意歟否歟頃上如意正史命儒臣先定諸
志當必有如班生考定律曆者此萬世一統也諸
生其試陳正曆之要以相與揚雄之體操擇焉

夫聖王之靈承帝命該洽羣生者莫大乎治曆故定四
時以成歲功撫五辰而凝庶績自古及今未之能易也

策衡十四卷

曆書一

三二

惟是天有不齊之運而世無一定之法方其網羅步筭
按籍而求之也似乎人可以勝天矣迨夫轉移進退氣
屢運而象屢遷則天固不盡爲人用也於是法不得不
窮而窮不得不變變而後通通而後久蓋聖王協用五
紀之微權而執事所謂隨時修改以求合於天者也請
以已事明之而後及今日可乎夫曆者歷也歷日月星
辰行歷之次而正其經紀者也容成大撓以前綿邈無
論自帝堯命羲和曆象授時乃始度周天在七政而以
暮紀歲三百六旬有六日者其常數也分氣朔置閏月
而消息之於六千九百三十有九日者其歸餘也然其

法則自考驗始蓋至於四方之異地四仲之異時上觀
星日之躔下稽民物之候而後知堯之治曆非敢以已
意參也又非察一璿窺一玉而遂以盡運旋靡定之天
數也春殷而復正之夏秋殷而復正之冬寒暑迭相揆
焉東極而更測之西南極而更測之北遠近互相考焉
藉令周天不同次千里不同晷聖人固不難朝更而夕
改之以求合矣何其慎哉史臣記堯之詞曰欽若曰允
釐言必一於順天而後曆可信也茲曆之祖也而奈何
後之治曆者徒矜測悟以與造化爭也亦舛矣漢元封
下壺遂公孫卿司馬遷之議而令鄧平唐都洛下閎輩

策術十四卷

曆書三

三十三

考定律曆自是之後歷代遽承諸家互起即執事所稱
太初太衍而下可考鏡云太初者以種律起數法以十
九年七閏爲一章凡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
凡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凡二百四十
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此楊子雲因之作太
玄也太衍者以著策起數法以至朔同日爲一章歷四
章七十六年爲一部歷五部一千五百二十年爲一紀
總三紀四千五百六十年爲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太
易也然太初之外有三統至章帝而變三統之外有四
分至靈帝而變四分之外有乾象至黃初而變則終漢

世固未有定也太衍用而不能必後之不爲五紀五紀
用而不能必後之不爲正元正元用而不能必後之不
爲觀象則終唐世亦未有定也歷選古今亦安觀百年
不易之法而可爲萬世程者哉嘗試以已意評之古之
爲歷者寬於立法而謹於伺天後之爲歷者工術彌嚴
而察天稍漏惟謹故合聖哲之所以盡其神也惟漏故
遠巧曆之所以不能極其變也微獨神聖之難蓋數亦
難齊焉夫天周有餘日周不足天有餘則常平運而舒
日不足則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故晉
虞喜覺之始立差法以追其變謂五十年退一度而何

策術十四卷

曆書三

三十四

承天以百年虞劄以百八十六年一行以八十三年要
以步天行日行之分而濟閏之所不及之數家者其超
悟精妙亦各曠絕千古而要之皆爲合以驗天非因天
以求合也又非唐鄧輩之智不及虞喜而僧一行之術
更駕前人天無定數人有遺巧巧生於數數窮而人之
巧復生也勝國郭守敬者出而作授時曆一以考爲
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以至元辛巳爲曆
元盡廢古者積年積日之法減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於
周歲加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於周天積六十六年有奇
而退一度定爲歲差考古驗今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

二百六十餘年而無不合者儻亦義和氏之遺意而足以範圍諸宗矣此夫絕異之姿神巧之士豈天定生之以開我 高皇帝萬億年無疆之曆之用哉當其時曆以大統爲名而積分仍授時之數意固曰苟法行不謬吾亦無用朔爲耳顧自至元辛巳數而至洪武之甲子蓋百四年所矣約以差法其年遠而數盈也退當倍而差是故有元統之論自洪武甲子數而至嘉靖之初年蓋又百年所矣約以差法其年愈遠而數愈盈也退當三度餘是故有華湘之疏嗟夫由今而百世之下其於以定時成歲之功何如也大率天日之差中星可驗堯

負衡一四卷

曆書四

三十五

冬至初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而日在箕三度上下四千年之間進退五十度之遠藉令起鄧平唐都洛下閎僧一行郭守敬於今必有爲刊定之說事固有待耳頃 主上加意正史命儒臣開局分纂而 國家律曆未覩弘編豈無有衆班生之筆而待重黎甘石之家考正泰稽備一代之懿制者乎則愚以爲總之不離考測者近是而先之爲考測之備次之爲考測之實不可不察也何也夫渾儀所以觀象者也沈括曰爲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轉乎器中而天不難知故漢唐名家必據器驗跡比諸家爲

多而今保章挈壺但存名號手畫墨計徒析米鹽執奎本爲天文卽室中爲景表如此則雖使隸首握筭能得其運動之的乎謂宜取銅儀畧倣簡儀仰儀之製正其行度如沈括所上十三議而後象緯可稽也備一班固作漢志云治曆當擇者三家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蓋自古未有不重得人者史遷以世家劉洪姜岌劉孝孫李淳風以數學倪寬楊雄竇儼蘇頌以儒術所從來矣 國初杜佑龔啟於儒王道亨郭伯玉起於數豈以今環海內外而謂無慧心巧思冥覽玄機者邪謂宜博求天下有深沉多智明習占候者各舉以聞使

策術一四卷

曆書四

三十六

各盡其長畢呈其技而後曆象可推也備二若乃器誠設而求察其端人誠具而求妙於用又非必盡裂先摹創鎔新範而號爲一家遡源尋委舉要該全則愚以爲定朔當立也何也春秋日食三十五書朔者二十七不書者八左氏曰不書朔官失之也官失之者由月法拘於一大一小而不能定其會朔之日也 高皇帝與元統李德芳論曆元曰二說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大哉 聖言卽放勳氏欽若心法曠古一轍焉今試有疇人子弟能登臺測影按分至而窺躔離者乎夫據日體而不爽豪釐觀交會而不移尺寸又何患

日食之先天與後天也故精考日晷而定朔立定朔立而周曆三百六十六日之數無弗齊也則愚人以爲斗分當正也何也日月五星皆起於斗宿古者由斗牛以紀星是稱星紀蓋一陽於此生萬物於此萌律曆於此始焉 高皇帝應運肇基而金陵實斗牛之分帝王之運自與天符今試有能測黃赤道度數之多少審古曆乾象之強細者乎夫減之三十度而不失之疏增之三十二度而不失之密則何論乎日躔之爲牽牛與危宿也故更定密率而斗分正斗分正而十二次二十八舍乃無或悞也此愚所謂先之爲考測之備而次之爲考

黃衡十四卷

卷六

三二

測之實者也彼夫聖王在上而三光明二氣調百工熙萬品遂久安長治施於子孫豈偶然之故哉雖然今海內多事水旱此離幾半天下而東之倭北之虜西之宣慰西南之緬酋日相怵不休也雖 天子不能不四顧咨嗟圖所以銷弭賑蠲之策而執事乃欲雍容講更元定曆之務急之不修緩於何有且夫議論多於成功虛聲浮于實事一人作之十百人擬之事未見是非利害之端而先撓其成人未見善敗功罪之倪而日欣其壤凡百興革振廢之條誰與任者嗟夫卽若是則雖使許衡郭守敬諸才臣社口可也

兵機

萬曆甲午山東武錄

問曰敵設詐其家之囑笑也強弱虛實之間變幻萬端載在往牒有以強而示之弱有以弱而示之強者故倣造房開門却遞是已有以實而示之虛有以虛而示之實者倣戈清曲唱籌量沙是已他如馬勝之虛聲示之強中甲之商矢虎口之巨筏皆設詐以欺敵如打左拳其人可猜而右拳之與頃因倣寇朝鮮來省誠嚴當事者倉皇踴應收斂黃置地雷砲以震之而竊屠小民已不勝煩費之擾矣強形巨勝在在皆然集備之策守登萊與守天津孰要練兵者必當先察其能置地雷與背火器教勝荒馬軍中參將等官以輪備之勢以遏西犯淮揚之衝僅亦嚴防容勢之智與諸材官策士追邇古人扼腕以爲難處之略

談兵于無事之時易談兵於有事之時難談兵而娓娓

黃衡一四卷

卷一

三二

傾聽易用兵而鑿鑿中竅難我一一而料敵易敵一一而不出我之料難泥古法而正用之易融古法而奇用之難何者兵變不可方物者也與飄飄而往與忽忽而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自非獨見獨聞之慮神謀鬼謀之能亦豈易窮其端倪而悉其幻化乎是以古之名將志涵中虛神溢外漠倏若地出倏若天降倏若四時之終始倏若日月之消息進退屈伸不見朕整可以強可以弱可以虛可以實可以弱示強亦可以強示弱可以虛示實亦可以實示虛以故鸞舉騏驎振鷺擊隼搏折謀堂戶之中而玩敵股掌之間也執事筴介士而詢料敵

談奇之方併及倭事豈以諸介士故習兵家言且慨然有意請纓破浪其人者乎愚不敏請先術古將略而綴及倭事夫椎牛饗士亟入收保而匈奴徒不敢近者非李牧耶此強而示之弱也法曰弱有所用強有所加牧有之大開城門掃地却灑而司馬懿疑不敢進者非諸葛武侯耶此弱而示之強也法曰不動如山難知如陰武侯有之宇文泰伏陣渭曲而卒用鐵騎破齊師其以虛虛實乎法曰置之死地而生置之亡地而存則泰之爲也檀道濟之糧歷城而卒假量沙退魏師其以實實虛乎法曰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則道濟之爲也他若馬

策衛一四卷

卷二

三十九

陵之樹逆靡涓如指掌解在乎太公曰陰其謀密其機伏其銳士敵不知所備矣澹水之囊取龍且如拾遺解在乎吳起曰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矣軍中蒿矢張睢陽所以射尹子奇也孫子曰因敵變化而取勝睢陽饒爲之焉港口木筏岳武穆所以輸易也孫子曰交軍于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樹武穆饒爲之焉夫此數將者或如處女或如脫兔或如墨計或如輪攻或如蛇蟠或如龍駭或決積水于千仞之隄或轉員石于萬丈之谿無原無名無法無象強弱虛實之權操之自俄使敵以曾不得測景而觀動并力而爭衡

即有厲威抗志而當其鋒者亦直擊之若雷炎之若火陵之若波薄之若風易爲靡耳故至今歷雲中撫新城望渭南遊歷下想馬陵澹水睢陽港口諸故蹟而諸將運籌決策之略戰勝攻取之奇談之真令人躍然色喜而慨然思見其爲人夫彼猶雲擾鼎沸之日而其人猶偏伯餘閫之佐也豈以今國家全盛之時而無數將者慰主上向風之嘆拊髀之思乎日者倭奴不道與我風馬牛不相及而敢爲封豕長蛇陷我朝鮮驚我遼陽主上至再四廢肝食于是縉紳之家扼腕而談握奇介胃之士攘臂而思登壇家家自謂精孫吳之書人

策衛一四卷

卷三

四十

人自謂工衛霍之技而登萊諸郡密邇三韓當事者不勝縮朒周章計畫無復之乃始收硝黃置地雷調客兵鯨鯢未吞而鷄犬已騷齊魯之間不勝蕭然煩費矣夫齊魯非小弱也憑山負海古稱十二非倖易攻也車轂肩摩連衽揮汗之衆其中奇材劍客亦非乏也登萊諸郡即近海然懸壁立又非倭奴所垂涎也瀕海之民便鞍馬不便舟楫非有王直徐海輩爲之嚮導也倭奴即號四五十萬然其實不過一二萬既冠朝鮮勢或不能分而寇登萊也浙兵即驍勇自負然驕悍難馴不如土著便也地雷四面受火恐倭未必中而已先及我軍

且其費比火器不啻一白也我即不能爲強奈何先示之弱我即不能爲實示何先示之虛示家于此聞盜在數百里外而先搜括隣里聚財治兵爲禦盜之具恐盜未必至而隣人已側目矣諸葛李牧諸公而在有掩口而笑耳然則山東終無患倭乎曰朝鮮之役業幾三載我師已老彼師未爲不老我財已匱彼財未爲不匱我之於彼也不過餘力而彼之於我也亦不遺餘力釜山結聚不過弱而示強虛而示實以愚我中國之疲于奔命耳愚生以爲釜山結聚不久歸矣山東可稍無患矣愚生之所患者不在二三年前之倭而在五

策衡一四先

倭

四二

六年以後之倭不在倭之利我子女玉帛而在倭之利我土地人民夫倭誠利我土地人民勢必四五年後休養訓聚乃復大舉志在北則必道天津以犯神京志在南則必道淮揚以犯陪都道天津則山東之肩背危而登萊諸郡被其蹂躪道淮揚則山東之腰脊危而濟東諸郡受其荼毒然登萊門戶也守之要而易天津堂室也守之泛而難況道天津未有不登萊入者故爲今日計天津可緩而登萊之鎖鑰不可不嚴客兵可罷而土著之操練不可不熟地雷可置而火器牌笄之教習不可不精談者又謂安東接壤淮揚倭入朝鮮則登萊

急倭聚釜山斯安東淮揚急固以安東與釜山祇隔一海倘倭奴乘汎直犯安東從沂泗以西直抵濟青則山東豈可不宜寒心至如文登即墨三面迫海尤登萊要害倘倭犯登萊則兩地首當其衝故安東即墨文登等處最爲喫緊宜添設兵馬與登萊埒共成犄角之勢誠議時審務之智矣然各衛非得萬餘人不足兵而兵不須更爲調遣也則其地下召募之令而已矣每歲非得十萬餘金不足餉而餉不須更爲轉輸也請于寬山澤之禁而已矣下召募之令則投石超乘之材多寬山澤之禁則煮海鑄山之利廣而又得真正名將如

策衡十四卷

倭

四二

李牧六七公者布置各衛時爲練習優恤且也于赤山沙門諸島倭之所泊而我之所伺者蓬頭槐口諸淺倭之所避而我之所遠者時爲熟其險夷而謹其片埃彼倭即狡悍亦何能爲獨所謂真正名將者不沉埋于草野湖海則流落于盜劫任俠用之則爲戴淵周處不用則爲張元吳昊北走胡南走越即如關白亦其一也則夫專推轂之命假便宜之權俾豪爽跼蹐之士踴躍奮迅而樂爲我用是在廟堂加之意耳雖然善禦夷者禦之罽毼而不善禦夷者始禦之尉候善用兵者必先自廟戰而不善用兵者始先自塞戰我誠不自弱何慮

外夷之強我誠不自虛何慮外夷之實試起而籌我之內治政果理與民果附與賢才果庸與蓄積果盈與愚生俱不敢知往者朝鮮之師越鴨綠而援與國不可謂非笑平壤之戰倭幾片輪不返不可謂無功圍城盡復取之虎狼之口而歸之不可謂非恩獨士馬物故太半不返倭欲請封貢而已不吝封貢我欲議戰守而已不能戰守倭之釜山群嘯如昔而我之遼左千里若掃倭務休養訓聚為五六年後可攻之計而我不務張皇儆戒為五六年後可應之計倭以三十六州之衆越五六千里之遠橫行絕域而我以堂堂中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不能批其亢而犁其庭而反狗細人之偏見屈董臣之謹論襲北虜之故事徂互市之腐談閭閻疲楚何踐秦吳關曰政用此術執事試謂如此廟戰得乎不得乎賈生見之不知當何如痛哭流涕矣昔者秦越人見桓侯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恙後三日又見曰君之病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恙後三日望之反走曰君之病在骨髓非湯液針砭之所加也噫今日之病蓋已離腸胃而入腠理矣惟當國者蚤智深計無待更人骨髓令秦越人望之而走也則幸哉則幸哉

策衡十四卷

四三

明斷

萬曆乙未會試

問易贊知臨書構果斷人主所以經世酬酢海內定僭僭則必貴明斷矣乃有謂嚴是非察邪正為明者有謂謀慮為斷之始勇敢為斷之用者有謂明成於大終則成於大暴者又有謂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聖者與同德者相與同成否哉抑不知古帝王之明斷與世主異者何遠哉洪惟我太祖皇帝聖神武天枝顯謨厥烈夏越千古具載訓錄三書可謂得屬其要矣列聖相承率遵懿範民猷聖訓三五六矣通論者猶謂公視聽以廣聰明也誠哉成德之為今日要務斯亦臣下之遺

帝王齊輯寰區經政揆物曷嘗不貴明斷乎顧明不在摘發而在竝觀必用晦守虛盡下之所隱而衆顯之然

策衡一四卷

明斷

四四

後六幽五際無偏而不及之處而明之燭始遠斷不在自用而在審持必宜壅理滯萃下之所疑而衆決之然後雷厲風行無鬱而弗達之意而斷之益始弘明而不斷是臨九達之衢而輒車不進也斷而不明是戒千里之駕而岐路莫適也明矣斷矣而小數不挾也氣決不任也少其智而智益多後其斷而斷益神則並觀審持之道也蓋易贊智臨書稱果斷後之言明斷者昉此矣司馬光以別是非察邪正之謂明田錫以堅謀慮持勇決之謂斷夫明斷非二也當其明有斷之用辟則射然度之於機注之於的省括精而發必力也當其斷有明

之體辟則權然銖定其銖兩當其兩輕重決而衡先知也而匡衡則曰聰明疏通戒於太察勇猛剛強戒於太暴夫察不似明乎而易窮者察也窮則明盡明盡而斷安施矣暴不似斷乎而易撓者暴也撓則斷盡斷盡而明安傳矣求聰明之真必朱子所云信任大臣日與圖事乎求剛德之真必袁甫所謂懲忿窒欲克己復禮乎夫衆知則智衆力則舉自見曰明自勝曰強古帝王固用之矣堯之明且武也而必曰欽必曰文是明武之真也湯之勇且智也而必曰寬必曰仁是勇智之真也漢之顯宗明矣而狹於度則害斷唐之憲宗斷矣而比於

策衡十四卷

明斷二

四二五

和則傷明是狃於太用之過也綜覈若漢宣帝機畧若唐太宗明斷殆兼之矣而或亂由以始或治罔克終是進於明斷之似而不既其真也惡足語帝王之純懿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全智淵涵神武天錫嘗伏觀訓錄所載其論皇太子有曰人君惟明則不惑於邪佞惟斷則不牽於文法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苟無權度未有不失其當者其論侍臣有曰人之不能明斷者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爲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主之明求之太過則虧君人之量煌煌聖言不獨妙弛張之宜而且極淵源之奧矣非其盛德孰能

當此者乎列聖相承率循斯軌至我皇上英明天挺雄斷夙成寵無遁徇煬竈不得蔽其前法必近行憑社無所容其側此明斷之見於官庭者也玄鑑虛凝忠壬莫逃於明照太阿獨運威福悉稟於躬裁此明斷之施於朝者也矜部屋之民艱則發帑蠲租恩有所不吝察遐荒之吏蠹則鋤殘汰墨威有所必加此明斷之運於四方者也日者西夏東夷之役羣議沸興則又聽不眩於盈庭謀不煩於借箸赫然命將電擊風馳至於尚方之劍一出而河湟之氛侵全消元戎之車一行而屬國之宗祏再祀此又明斷之誓於邊陲者也於鑠哉

策衡一四卷

明斷三

四二六

顯謨大烈真足以同符帝王媲美休聖祖矣而執事猶欲假塵露之微以爲高深之助則愚安可嘿嘿而已乎蓋人主心也臣工其手足耳目也心爲耳目之樞未聞遺耳目而自視聽也心制手足之命未聞外手足而自持行也假令以明睿而輟寬裕之容則偏矣以強毅而虧中正之體則過矣故善用明斷有六義焉曰節而不困也因而不勞也公而不暱也要而不繁也神而不測也應而不留也夫夜光之襲也虞其瑩也龍淵之削也防其折也故冕旒以養明黼黻以養聰不用之以爲用而用之神常新是謂節而不困衆智之所圖無不明也

衆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與驥並馳者一舍而罷乘驥而善御之不倦而至千里此不自用而任人之術也是謂因而不勞夫隣之照可竊也虎之威可襲也人主既不能博信人又不能專信已勢不得不偏有所信而彼且借我之明行彼之譎借我之斷行彼之專故卑聽廣采明君重之是謂公而不暱簡絲數米難以爲察疾響嚴善難以爲御得毛而失貌非善畫者也挈目而遺綱非善漁者也君人之明斷務其遠者大者而天下服矣是謂要而不繁應龍隱見而不常故人靡弗憚其靈含光觸物而不知故人莫得避其鈇時乎明時乎以不明明時乎斷時乎以不斷斷微之而適以彰縱之而適以操聖人所以鼓舞變化乎天下者是謂神而不測鏡之空也任物之妍媸衡之平也順物之輕重而皆無心焉故前無所億逆後無所固必明不必索之於無形而斷不必執之以有我斯恬愉無爲而上理臻矣是謂應而不留六者皆明之樞而斷之要不可不知也夫惟 聖天子超然遠覽憬然深思省役心之勞集大公之議總中和之極杜旁落之權聰明用之以燭民隱而不過察於承休服米之臣摯斷用之以剔官邪而不妄加於批鱗折檻之士倚鑰其神明以待機務之來齊養其威重以

適事宜之可則登三成五致此非難也夫人主之尊日月也日月以常在天故明人主之威雷霆也雷霆以時出地故震假令日月不出雷霆無聲騰騰紛紛乎天下矣今彤庭之御歲僅再三旃厦之臨功虧九仞母乃未盡日月雷霆之用歟愚以爲廣召接之典脩啓沃之規澄忿慾於淵蛸蠖淺之中謹克復於臨照化裁之始以遠繼堯湯之懿軌而近追 聖祖之心法是在今日懋圖哉

聽言用人

萬曆乙未會試

聞自古登聞鼓化理惟聽言與人為急者稱嘉言周
野無遺賢當其時建言建策誠哉必聖賢而後功
而主者少也然無乃妨達聰歟三載黜陟而達巧
有難壬去邪又較其能亦必有所稱而受達歟無論
世世代之下也或察知私得資顧入其謀或各
其自為謀顧以為忠先君武賢其為顧顧使不
就事乃又或愛其願顧不敢使治邑或自引為不
能言乃又或以正武知其為名將顧不敢令當
其言言者被其寬用人獨若斯歟屬者發言盈
庭而後雖於國才則廢棄當用矣然人品終不
貴斯何之而可

蓋天下所恃以廣聰者言也然而或以亂聽所恃以經
邦者才也然而或以妨治繁言而納之懼以繁言滋擾
繁術一因宋

聽言用人一

早九

厭其繁也而弭之又懼乎言路格槩才而登之懼以備
才消真虞其飾也而難之又懼乎才路壅則其道在有
以權之言擇其當而庸焉則游言者愧矣游言者愧且
易而以謠言効則始之慎聽者乃終於無乎不可聽才
擇其真而進焉則庸才者慙矣庸才者慙且易而以真
才効則始之慎官者乃終於無乎不可官古先聖哲能
使羣策畢陳而言各中度衆賢策征而位必稱德者蓋
得此道也請遂以唐虞證常是時稽衆舍已四聰畢達
臣鄰吁咈予違汝弼求言可謂已周然祇曰嘉言罔攸
伏而已乃無稽可聽乎譏說可納乎靜言巧言之儔可

貸乎令若言得入嘉言必弗關其忠矣雖虛受如堯舜

亦安容併采之然而堯舜弗之罪也則隱惡揚善之說

可親已疇容奮庸九德翕受百僚師師亮工熙載求才

可謂已博然低曰野無遺賢而已乃幽可無黜乎壬人

可無難乎共工驩兜之儔可無屏乎令若人得入賢才

不得展其猷矣雖舍弘如堯舜亦安容併陟之然而堯

舜弗之絕也則書識並生之說可親已此兩者咸劑量

於寬嚴之間而要之言直取其裨吾國無遽以其人廢

之人將進而托之國無徒以其言信之則明君察相又

常寬其度於言而嚴其鑑於人無論隆古即代而下已

事足徵也蓋有諍雖正其心乃他有所為然而納之者

則孟嘗君之於公孫成是也楚人獻象牀於孟嘗君鄒

之登徒直送不欲行許成以寶劍成爲言得止成心喜

孟嘗君咨得其故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

過私得實於外者疾入諫明知其心之私劍也然且欣

受之則於純忠者宜何如有止其事於君彼且身自私

之然而弗罪者則楚共王之於巫臣是也莊王嘗欲納

夏姬巫臣諫不可已乃自聘焉共王立子反請以重幣

錮之晉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先君謀也則

忠明知其給君以自爲也然且實弗問則於純忠者宜

何如有其謀雖利國乃敵寔使間我然卒用之者則秦之於鄭國是也韓欲罷秦無東伐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爲渠以溉田已覺欲殺國國曰臣始信爲間然渠成亦秦利也秦然之卒使就渠明知其爲韓間也然乃卒任之則於純忠者宜何如此以知聽言之貴寬也有愛其愿終不敢使者則鄭子皮之於尹何是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乎子皮乃止業心知其愿矣然且不敢以其邑試則夫未信者宜何如有高其才終不敢任政者則漢文帝之於賈誼是也帝嘗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然祇拜爲梁大傳帝豈不惜才者無亦以誼輕銳自喜難鎮靜故抑之使老其才耳業心知其才過我矣然且不敢以其國試則夫未信者宜何如有多其能終不敢令當虜者則漢武帝之於李廣是也左右嘗薦廣名將帝以故拔用之元狩之役且任爲前將軍矣然乃誠無令當單于帝欲得志於單于至亟也而奈何繫廣無亦謂廣輕敵難與持重故計全廣耳業心知其爲名將矣然且不敢以其卒伍試則夫未信者宜何如此以知用人之貴嚴也蓋古稱狂夫之言聖

人擇焉至進賢直謂如不得已此可以定兩者之衡矣愚竊怪今世一何遷其嚴於聽言遷其寬於用人也往者主上大度不難自屈以容骨鯁之臣噤音以言事謫者起田間立躋高爵於是朝士益發舒爭以言鳴浸淫而至橫口所發靡敢誰何曾未按事形輒覩其影而談之已又有影其影者矣曾未跡事源輒邀諸謀而號之已又有謀諸謀者矣情知其是也猥逐衆而非之衷鑒其信也故捏端而疑之忤上者見謂高節不且指爲阿工毀者見謂勁槩不且指爲比猶之一人也乍夷而乍蹠猶之一事也乍功而乍罪蓋議論之煩極矣議論煩則不能無厭於下乃至遽而摧折之一言之忤也罰且至褫職或解之且益而削籍矣一人之忤也罰且及空署或辯之且波而它譴矣言近於謚目爲沽名而屏之事涉於衆疑其固黨而禁之法如是止矣欲浮焉而反罪夫執法者賞如是足矣欲溢焉而反病夫裁賞者於彼爲格論乃或於此爲過端於昔爲忠謨乃或於今爲謗議蓋廢棄之多亦極矣廢棄多則不能無缺於上是上下相激以成此否也則奈何無轉泰之術以濟之夫議論欲省固也然而弗可弭也使天下噤口結舌則上安所聞過卽不幸國有巨奸其誰與發之語曰防

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則其法有導之而已其言當於事者吾亟行之即不當於事者務優容之借言事以爲資者其品其行付諸官評而吾終不以言故罪之此其爲導之之術也乃以廢棄諸臣請者章疊舉矣而輒報聞罷無亦謂是拂吾使不得逞耳夫遜吾志與成吾德者孰益逢吾過與逆吾意者孰損獨非其人不可使雜進則其法有核之而已其名與實稱者吾亟用之即名浮於實者務量官之乃益虛聲而無當者其品其行難逃公論而吾實不以言故錮之此其爲核之之術也夫惟言者之見斥也舉高其名而益趨其

策衡十四卷

聖人

五三

氣之鬱結而不暢也且撼人以不必然之事而不顧今嘉言悉用餘亦不至於遭禍則其氣既平而衆又見無以爲名安所冀乎故夫開言路者正所以息議論也夫惟賢者之堅棄也衆得托以爲名而自高其才之湮沒而不伸也且鼓人以不可幾之事而不顧今真才並錄餘見非以言故棄則其豪既泄而衆又無所托以爲名安所怨乎故夫進真才者乃所以杜濫冒也蓋嘗謂黨錮非能禍漢乃漢是以黨錮自禍議論非能弱宋乃宋寔以議論自弱如令漢人開黨錮拔其賢者顯之宋人采議論甄其可者行之豈遂至於亂哉則可爲炯鑒已

觀人

萬曆乙未會試

問古人觀人之法詳矣然往往有徒得前中所標約而鑑其精者此何術耶今竊一二言之簡儲尋常事也而因以微德不由徑一節也而據之爲得人墮甕倉卒耳乃就名譽落帽至微淺亦見實濟國克敵游汎非偶然乎而奚以審其真安割野任履履亦細故矣而須以必其決能立助之數者皆能項不意之遺人情所忽也其較別材品驗者將矣可謂奇矣且舜伊尹大聖人也而稱者曰風雨不逮口一介不取與是豈小物亦足以繫大聖歟乃或有魁壘之等汪洋之談顯白之譽而終無足觀者又何也夫人之不可假者神以神遇者物不泥清未可以區區名蹟辨也如古法可用尚精言之以備采焉

策衡十四卷

觀人

五四

用人之途有二曰材曰品觀人之術亦有二曰詢事曰考言品必積久然後定材必臨事然後徵而國家用人常於其無徵未定之先懸而決之故有一時賢之而平日未必賢者有一時能之而他日未必能者然且論賢以事而程能以言以一日之事而槩之爲終身之德以口吻之談而信之爲筋力之任此似賢似能者所以克初而眞賢眞能不可得也占之言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賢者世不過數人而能者比肩是故能者宜多賢者宜少自名實之淆也賢者多而能者少無事則常見賢者之多臨事則又患能者之少故或以賢者而任能者之事以無能者而益賢者之名其始也賢不賢能不能

麗雜而不可辨終且併其賢與能而沒之甚矣觀人之不可以無術也善相人者含形而觀神肅衣冠矜顏色而後觀則其神匿矣忽然相者與所相者兩不意而遭則其神畢露而貴賤壽夭之徵可逆觀也今之相士也不然舉區區之定法號於天下而令人得膏飾以眩觀固已疎矣又揭其幟而徑其途虛名之士駢迹而進前可趨而後可避進獲利而退不失其名譽之被人以阿繡寶璐而蒙首以錦孰與辨美醜哉故相士之要在神相神之法在大粹然之遭與夫介然意表之事意者神之反也動於意則覆於神而意之偽不可勝窮也人莫

策衡十四卷

卷六

五十五

不愛身重生而樂逸然意之所激有捐其身而不顧者意之所慕有苦其身而不辭者而况其他乎顧意之銳易衰盈易涸有所至必有所不至而神無不在者也有不至之意必不能盡覆其無不在之神而吾從其際觀之非未銳未盈之先則既衰既涸之後而神者已告人矣則彼之逃我也少而我之得彼也多矣昔者堯之於舜湯之於伊尹所謂與以天下而不究者也風雨之弗迷與一介之不取予亦田父庸人之細事而以之卜君與相不已迂乎豪傑之士有輕子乘而爭絲粟者彼其神不定而意又有不及圖也惟豪傑之士所不及圖而

策衡十四卷

卷三

五十六

聖人之神見矣然則顯大之迹衆人之觀聖人也而鄙細之務則聖人之觀聖人也後之用人者其詳如科目徵辟之典考功課能之法中正九品之條舉官連坐之令靡不周矣而賢不肖能否益混蓋從其所膏飾者觀之觀其麤也間亦有明哲之士闡微發幽捷得奇中操約而鑒不爽如明問所及者豈真有隱秘術哉無亦以神照之而得於其所不意乎是故觀之易意以知神之守觀之易驚以知神之定觀之易懾以知神之暇觀之易忽以知神之周冀缺之耕也其婦馱之如賓白季以爲仁而舉之澹臺子羽之居武城也行不由徑子游以爲賢而稱之夫田野道路豈爲容之地哉所謂觀之易息以知其守者冀缺子羽是也明於得喪之故者不可惕以成毀達於內外之分者不可動以貴賤彼饒陸而行不顧帽落而色不變是真能審去就齊寧遠者也所謂觀之易驚以知其定者孟敏孟嘉是也費禕對奕無倦而來敏決其辦賊謝安汎海遇風進舟不止識者審其能鎮安朝野所謂觀之易懾以知其暇者費禕謝安是也桓溫之伐蜀也議者咸謂地險難入而劉惔獨曰必克以蒲博知之也謝玄之禦秦也衆論互有異同而郝超獨曰必能立勳以任履屐知之也所謂觀之易忽

以知其周者賴溫謝玄是也凡物之情皆安其家而不
安其僑故媮者之莊也貪者之讓也懦者之武也暗者
之智也不能者之任也五者皆意之屬也屬於意者其
神不許也不待人之發其藏而彼固馳馳甚矣何也此
五者皆僑而不家故也吾乘其馳馳之所迫而察之未
有不露者也由此觀之則真賢真能者可以捷得而彼
擅魁壘之事雄汪洋之談高顯白之名以竊賢能之似
者舉不能亂也今天下賢材甚多而真似之淆雜亦不
少其最相謬者一人之身也而乍賢乍佞乍廉乍貪乍
能乍不能薦墨末燥而彈章隨入此一戾也又一人之
策衡一四卷 見人 五十七

亦難哉愚以爲今所患獨在忌諱太多拘牽太甚能分
別而不敢分別可以用舍而不敢用舍雖不用神照之
而意自不掩一詢事考言而已得之矣言而能也吾取
其言不遽與其能又以事授之當其詢事不得援言之
能以自縻也事而賢也吾取其事而不遽與其賢又以
後事徵之當其後事不得援已事之賢以自縻也使言
與事賢與能四者各歸其所相爲參驗而不相爲通假
則幾矣夫人之難得也有守者未必能爲而有爲者未
必有守以守者之行而求爲者則爲者窮以爲者之任
而任守者則守者亦窮今尚賢之風日盛而使能之道
策衡一四卷 見人 五十八

未詳故似賢者多真能者少能者既少勢不得不使賢
者故既寡能者之效而又失賢者之用謂宜盡去流俗
拘泥之論以蒐倣儻不羈之材使不賢之能與不能之
賢各歸其所而盡其用此當今之要務而明問所未及
者也執事以爲何如

理學

萬曆乙未冬

問仲尼以道授曾參而思與孟一脈相承宜無異矣胡孔子教人多在言行事爲而三賢乃論性心性與夫不言性皆至切也何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中庸不及格致似畧初學入德之門大學不及篤恭似歛聖神功化之極仁人之心也形色天性也何以有養之分又謂出入無時爲心無所加損爲性則心性固岐而二歟如世儒之論則心即性即心存即性存存養即存養無分別是不得其說爲之解耳夫道有微言有大義有下學有上達此實千古學術之辨幸制析之以垂習白紛談

夫道言體也學言功也不悟其體而貿貿爲之猶適途而莫測其向雖終日自疲而馳驚逾遠欲求歸宿得乎

策衡一四卷

理學一

五十九

是之謂冥修不勵其功而悠悠任之猶知途而不策其足雖恍然在目而彷彿無憑欲求實詣得乎是之謂虛見蓋察之弗真則爲之也弗力行之弗至則徹之也愈難二者信不可偏廢也聖人之於道體也未之詳言非難之也無乃慮人之玩焉而倦於學歟然無功非體也賢人則詳言之非易之也無亦慮後之眩焉而失其宗歟然無體非功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是直言體矣繼之曰戒懼而功在焉大學曰在止於至善是首揭功矣歸之曰自明而體存焉斯學術所由辨也昔者仲尼起洙泗與童縫士言不過曰博文約禮而已曰先行後言

而已是故文章可見而性道難聞詩書雅言而命仁罕語卽顏之卓也以四勿證也會之唯也以三省勤也曷嘗外視聽言動忠信傳習而別爲虛語以誠俗哉誠以躬行實踐至理攸存功深者自悟力到者自解也是道也孔傳參參傳伋伋傳軻各挈其授受之真以詔來禩而總之不離於日用事爲間道脉相承歷四傳如一耳迺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何耶蓋大學一書從民秉而闡明所論皆身心意知之事故專言心中庸一書從天命而推極所論多聖神位育之功故專言性由心學而入彼其修齊治平一一皆真則謂之篤恭

策衡一四卷

理學二

六十一

可也非亦盡性事乎大學不言篤恭實非歟於聖神功化之極也由性學而入彼其遠近風自一一皆審則謂之格致可也非亦立心事乎中庸不言格致要非畧於初學入德之門也至於慎獨二字本徹上徹下語而言心言性亦有辨焉大學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從心機感觸處言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從性體發見處言也是故冥無情行昭無飾節下學之所以防微也是大學之慎獨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上聖之所以存誠也是中庸之慎獨也孟軻氏云仁人心也形色天性也又云存其心養其性夫心則言人性則言天性

以心性分天人矣心則曰存性則曰養又以天分存養矣何則存者操而持之可施之心不可施之性也養者順而適之可施之性不可施之心也夫心則有人心道心矣豈性而亦有人與道之別乎心則有出有入矣豈性而亦有出與入之分乎故論心則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論性則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明心有存亡性無增減也譬諸鏡然心鏡也鏡之明則性也塵垢即鏡昏拭之而昏者明矣心有昏明謂性有昏明可乎譬諸水然心水也水之下則性也搏激即水逆導之而逆者順矣心有順逆謂性有順逆可乎是故性有善無惡而

賓衡十四卷

理學三

六十一

心則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其善也可以言性亦可以言心而其惡也但可以言習心不可以言習性有習心則必操之而後存故曰存無習性則不待操而自無不存故曰養此心性之辨存養之分也所謂微言者寓心於性寓性於心其旨隱所謂大義者指心爲心指性爲性其詞明下學者始於立心而不及玄與其功近上達者終於盡性而不涉麤淺其詣深故知及言體仁守言功擇善言體固執言功擇乎中庸言體拳拳服膺言功萬物皆備言體反身強恕言功苟不問淺深生熟而驟論也則曾不必專言心思不必專言性孟亦不必分言

心性而孔子又何必斬性道於難聞實命仁於罕語哉吾淺言之故彼思契其深苟併其深者悉發而無餘味則人誰信吾下言之故彼思契其上苟併其上者盡洩而無遺旨則人誰遵夫道若大路邦畿所止也先明嚮往竭蹶從之夢入臥遊豈云真境人生於學不啻饑渴能汲乃得飲能炊乃得食不然是指道旁之梅而談畫中之餅也奚其濟乎愚獨怪後之學者假唾圓通師心性薄視聽言動爲麤迹則曰吾見定靜之天根指忠信傳習爲下乘則曰吾還慧照之化境曾不思視聽克其

賓衡一四卷

理學四

六十二

非禮即終日親聞而悉皆不覩不聞喜怒哀斬於中節即終日思慮而疇非何思何慮夫孰知形色之爲天性也夫孰知糟粕之爲神奇也夫孰知孝弟之爲通神明也夫孰知敬信之爲無聲臭也夫孰知進修之爲乾元體也夫孰知掃灑之爲作聖基也夫孰知鳶之飛魚之躍爲兩間之昭察也夫孰知形而上形而下爲二儀之克塞也是故求道必自下學立心始夫泰華之巔基於跬步今五尺童子未涉塾敦先有焦髡之想矣何以臻實地此鹵莽宜戒也曲本之操不可爲矢今士外稍押檢窺其衷曾未有矯然端直之念者可以疑道真此回裏

宜禁也大道甚夷亡羊多岐今士舍坦途尋蹊徑心術趨嚮茫然莫詰安望其適道乎此誠險宜祛也璠璣之韞其山自輝今士鮮抱璞而落落爲名高卽藍田玄圃豈實於世乎此浮誇宜黜也然而其要在慎獨夫獨也理端旣萌欲好隨起淵默雷聲可畏孰甚唯君子獨行視影獨寢視衾獨往視鬼神獨居視師保晝驗諸妻子夜卜之夢寐一念不欺對越蒼旻一息無忤貫徹終古夫非存心養性之奧妙而內聖外王之本原乎哉故有慎獨之實功則聖真神解可以自得文字六經可以忘言矣又何必索之玄玄而辯之疊疊也

策術十四卷

六十三

均民

萬曆乙未會試

問善治天下者使其民常均而無貧則邦本固矣三輔地饒廣多可耕而人迹竟然非所以重根本也沿邊儲餉常乏而屯政不脩耕牧者稀得無蕭條薄賦乃海內仰國之民聚爭於有餘而饒壓之處無所農桑繫畜多去鄉爲流庸若是則中外不交困散乎益管深惟贊册有徒耕國豪實闔中者矣有募民徙塞下者矣有徙民寬大地者矣不可倣而行之我國家初造燕時取天下富戶實京師令諸商田遼郡至於撫安流移聽浮戶自實所生爲籍未嘗禁也乃今中外之困散易故意者答有近畿地不可闢乎其將更侵牟而民輕去乎抑歷有勞來之者乎若舍勞來而強徙其民吾恐安土重遷之俗相附人情也無故而動搖之笑其可僅又有便策長計出此外無擾吾民而大利國

蓋在易稱聚人曰財而愚以爲聚人乃所以生財也必策術十四卷

六十四

欲使邦畿鞏固塞徼寧謐編氓樂業而阜生在善操其所以聚人之術而已聚人之術在因人之所欲而致之古之善治天下者未始不得之於因聚人而不得其因之之術則雖驅之而不往招之而不來管子曰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彼其以區區之齊而能使積不涸藏不竭者蓋得此機歟今三輔地饒廣人迹竟然則邦畿虛而日夜輓輸東南以餉邦畿則郡國且以邦畿虛沿邊郡將屯不飭耕牧者稀則塞徼虛而竭內郡之膏脂以充塞徼則內郡且以塞徼虛磽陁之處無所農桑繫畜則瘠土虛而羣然流徙於沃土坐糜其廩則

涉土且以瘠土虛愚以爲中外之交敵不止如執事所云也雖然欲徙民而實之則不可夫民慮無不懷土者必迫之使徙而能謂無騷乎則未見利而先釀害也試借執事所稱古三筴而籌之漢高嘗用婁敬議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實關中固也當其時天下初寧民未有定產彼故得乘其勢而徙之迨至漢文從鼂錯言募民徙塞下則曰募民之欲往者而已漢景議徙民寬大地則曰民欲徙者聽而已文景之不敢驅民而徙也豈其威不高帝若哉則時勢異也由斯以言當今世而欲憑 文皇帝之故法以斬人聚必

策術一四卷

均民二

六十五

不得失執事試籌今天下富室有能屈首而聽遷之燕薊者乎自鹽政壞而能令諸商田邊郡乎即聽浮戶自實所在爲籍而誰其甘處於磽陁乎非獨爲 畿輔之近不可問與夫將吏之侵牟者多乃其勢固有所不行也計惟有勞來之爾矣而又非所恃以必濟何者一郡邑之長卽慈惠能招徠而所致能幾流離瑣尾之徒卽還故土所闢能幾將官爲設屋廬具田器乎而倉庾之可出以爲本業者能幾無論吏多僞占如王成者流卽令占盡數而欲倚以壯中外之勢難矣愚獨謂倣鼂錯之策而善用之則不費一縑不驚一夫能使衆從之

歸市三輔可實九邊可充而磽陁之地可易爲富饒愚請爲執事緩頰談之夫富者之驚名勝於驚利彼誠得拜爵而何靳於高貲今試下令曰能闢千畝者予秩視百戶不者秩諸郎能闢萬畝者予秩視千戶不者秩中郎而民之寒寒赴者什二三矣然此猶其小者也士人之靳急得者莫如文科次乃武科次掾吏要以狹鄉之士束於額而不得進其志常欲走寬鄉寬鄉之人慮其妨已也而以詐冒攻今試下令曰能墾田若干者許占籍長子孫得以三途入而民之寒寒赴者什七八矣今令甲嘗捐千金振業寡民者增爵一級乃今內實畿外

策術一四卷

均民三

六十六

實遷振業之功孰與多而奈何靳於一秩又嘗令民籍朝陽關充掾吏彼且無以制其去乃今墾田占永業則固與土著等也而奈何其以分土格之蓋鼂錯所計以誘民者爵愚亦曰以爵然錯使民力田以買爵而愚欲遂以力田差其爵錯獨使力田者得爵愚則借以誘力田而仍使士得爵以力田差其爵則爵當其功而非鬻爵借以誘力田而仍使士得爵又爵及於賢而不至濫爵竊謂得錯所以利而無其害計莫便於此矣或曰法方禁冒籍而衆且忌科額之侵得無病乎則在曲爲之畫而已夫所爲惡冒者謂倖得之而復颺去也今戶以

籍定而且屬其屬去之禁比迹戍法田產悉沒入之彼寔久於斯土胡云冒也乃私冒之禁固不因是弛而何病於法至於舉士必無奪其土之故額而別創一名如古之力田者通計若而戶益賢士若而人又通計賢士若而人而益解額若而人雖贏此而非縮於彼而何虞於忌或曰屯故未盡廢餘又給諸將養廉他蕪者直避徭之遺耳衆且代輸一旦覩其復闢能無爭乎則愚又不謂然邊卒非荷戈戍守則倚鋪築耳彼何暇而如農夫之勤與其曠焉而覬入於天澤曷若使人盡力焉之多穫也謂宜預下令凡棄地莫耕者亟墾三年不墾官

策術十四卷

均兵四

六十一

收之以募耕者復爭弗聽則因是驅而墾者衆其不墾者亦無所辭於奪而又何慮於爭夫使民聚於畿則畿重聚於邊則邊強不聚於實則民心不競聚於虛則可以備盜而富國此不亦宗社之長利歟今有可因人情而致之之術而久不行則何憚也然此直法耳人固急焉必擇廉能有心計絕私憂國如賁祗韓重華其人以爲管田重臣使專董其事假以便宜久任之而後成可幾也當今之大患在爲人擇官而不爲官擇人夫不度其人之足以辦斯事而授之任及任之不効且以爲法病而并廢之茲治所以敝歟執事有意乎建此長利

無其以官徇人也

兵便夜分報至虜果解圍去夫以西寧重鎮戎馬在郊孰不愕眙相顧文敏獨緩頰其間而無言不讐也若文敏真謀臣也 宣廟時漢故鵠張不啻七國當是時謀臣宿將靡不色動意恐者乃文貞獨言兵貴神速當卷甲趨之而卒賴以平使不用文貞之策以彼藩王之勢挾戰勝之威一軍趨行在一軍下徐邳大事去矣吾謂任事如文貞真謀臣也正統末羣情洶洶國步幾搖即

笑術一五卷

三

之吾謂任事如忠肅真謀臣也宸濠構逆形未露也顯備之無以爲名緩圖之則禍發而不可制故先置新建於南贛假以便宜雖難端未作而濠爲冢中之虎矣及大霧既興訛言日起論者紛紛不虞發難者而虞制難者而恭襄自若也逆瑾爲孽勢甚亟也彼憑城社之姦力足以制外而外固無如之何也乃說其同類密畫掌中雖宣力有人而永特臂上之鷹耳及內變既告元惡就殲而文襄無恙也若王楊兩公真謀臣也此六君子者運用在心經權在手其縱也如委衣其用也如脫兔見洞於重關之中謀行於九服之外卒之安國家利社

稷當年濡其澤累世席其蔭鎮靜於委裘端笏之朝而屠天下於泰山四維之固揮霍於忽然介然之頃而詒天下以百年必世之安此豈怯於當幾聞於揆筭而以冥冥決事者哉其介如石其重如山古所未有以意創之而不疑衆所不遘以身冒之而不悔豈惟忘福亦且忘禍豈惟忘身亦且忘名至於忘名則對天地而無餒肩宇宙而不懼而膽於是極矣其轉如環其應如響利多而害少則權其少無寧趣其多損小而益大則緩其小無寧受其大人覩其表我察其裏人見其形我執其幾至於知幾則原造物之始而不爲先處不爭之地而

笑術十五卷

四

不爲後而智於是徹矣譬之車然膽其轂智其輪轂有轂而後輪轉焉使有轂而無輪又安以轂爲也譬之五行然膽其土智其四氣歟有土而後四氣行焉使有土而無四氣又安以寄旺也膽之與智亦若是而已矣膽生智智亦能生膽如循環之無端也膽不可無智智亦不可無膽如輔車之相倚也何以明其然也魏公以膽自許者也而於兩朝定策時謀何深也英宗初立太后懷異意問昌邑故事琦言漢有兩昌邑未審何問也太后語塞而止此其消戈戟於片言曷不謂智也然而愈見其膽也忠定以智自用者也而於兩川坐鎮時抑何

策衡十五卷

五

雄也巴蜀初平人懷反側一日大閱衆忽嵩呼詠亦下馬嵩呼衆不敢謹此其定患難於呼吸曷不謂膽也然而彌見其智也嗟呼事機閃爍變態猝起幾偶偕於毫髮效遂決如丘山應財稽於須臾禍遂流於異世有如斤斤焉別其如何而膽如何而智吾恐以有盡之意氣投無窮之事機六君子者將救過不給於大事何賴焉抑數公往矣世方佩其組綬襲其職事則胡可無念也純鉤之始入型也擊之不能斷刺之不能入也加之砥礪磨其鋒鏑則水斷龍舟而陸剽犀甲矣明鏡之初在范也形容朦然莫之能見也粉以玄錫拭以白旃雖餐

之似者常有而歐冶猗頓不常有異惑於古今之不相及也

能時舉逸詩而傳記中稱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有詩大小序而爾雅或釋及變風則安知非子夏之書而世儒顧虛爲此紛紛也且夫詩之詞有體也比於樂之音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卽一雅可以兼風頌則爾雅爲釋詩而作明甚而若之何疑其獨名雅也夫惟爾雅明而詩教益著詩教著而後世英儒瞻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益翩翩起思以博雅自見於是乎微靈窮山則鑄鼎所不及象撫怪重淵則然犀所不及燭探奇百卉則神農所不及載獵珍林數則博望所不及致侈談溟海則齊諧所不及悉默契飛

策衡十五卷

九

鳴則葛盧所不及諳馳驅六合之外汎濫九荒之中皆以擷菁采華漱芳挹潤則有若陸佃之埤雅孔鮒之小爾雅焉埤者言卑而輔之小者言微而效之也則有若張揖之廣雅羅願之爾雅翼焉廣者言推而廣之翼者言助而暢之也此皆釋鳥獸草木而自附於爾雅者也則又有若陸機之草木蟲魚疏焉時蓋撮毛詩所載疏而明之也則又有若鄭樵之昆蟲草木畧焉時蓋法弘景之書增而益之也此皆竊比於諸雅而括鳥獸草木之名者也之數書者雖雲集鱗次不無舛雜而備宇宙洪纖之紀錯人事制度之詳則郭璞所稱九流之津涉

六稅之鈐鍵當不獨在爾雅矣執事曰發明羽翼者儻亦心然之而謂有不可弗廢者乎若乃精心內照通智外周抽緒二酉之藏稟業羣玉之府徵驗則絕代懸符應問則幽遐若剖卽自漢以下代不乏弘覽博物君子也識豹文煒煒爲鼯鼠吾得之寶攸知兩山小兒爲僕囊吾得之諸葛恪石鼓無聲謂蜀中桐樹可刻魚形而擊之聞數十里者張華也通經筵卦得老蠶枯桑自知必殄而竟以蜀守終者王長文也犧樽之辨沈約見屈於劉杳則魯郡之器齊景之樽其學固有攷也禍發必克吳仲庶得之陰符則槐枝生烟青白如焚其異不足

策衡十五卷

十

訝也蓋其博聞強記列武庫於胷中援往證來唾古今於唇吻飛潛動植毛羽介鱗雖俗視爲不足收而儒者取以爲原化極變之用鑒無滯臆識洞神情故足貴也語曰翳嘗之翔巨以論垂天之凌濔蹄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咸池之音豈伶人之所攝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匪天下之至通惡足與論諸君子之學哉夫由前而言則博雅之藉具存由後而言則博物之儒代有豈名物之足爲道累哉乃今業號爲儒非卑之溺於器數則高之耽於清虛欲策其足而涉道之津要其何以冀焉故愚嘗謂昧道者務多知道者棄多忘道者不厭多

不厭多者神識在心游觀在物物皆道無復壅闕故
遊之乎羣數之途而非數也授之乎百為之會而非為
也何者則性道名物原無二事精粗內外難以異觀也
今天下有能本聖賢六籍而窮仁義道德之指歸者乎
有能旁抽孔壁汲冢之遺而涉其堂與總其條貫者乎
其靈通虛應有能觸機而顯露迎刃而理解六通四關
於象數之繁而不為閱者乎以彼超然懸解豁然大觀
惡知夫孰為本孰為末又惡知夫多之不為一一之不
為多也至此則仁義不相反忠孝不相違剛柔不相悖
小大不相害動靜不相亂語默不相離即謂以多聞多
見而證性命亦奚不可者此執事所云母離物而言理
者也

策衡一王朱

博雅

十一

災異

萬曆丁酉應天

周易辨象書著克謹自古帝王易皆不以天成為
就就哉當其示形有憲天之道及其既顯有回天
之權可得究厥指燮三代以前尚矣後世有省費
便民勅工遵度或頌以躬當之或請禁校懷之此
其於古帝王亦有合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
大德昭升至仁翔洽然猶夙夜靡寧天命自
度其未彰而恒惕偶值而益虔具載訓錄諸書
可得揚厲其策敷我皇上敬天之誠上繩
祖武頃以玄穹示警需霽發德音與天下更始
且將化沴為和易災為瑞矣迺論者猶謂挽回之
權在脩舉實政不徒具文爾也夫敬德弭災祛蠹
與治固聖衷所獨厯而大小臣工所共亟圖者
也諸士抱忠謹久矣其極言無隱庶幾藉手為
當宁獻

夫王者履至尊而制六合豈非受命于天乎故和氣相
感而休徵應焉天所以示祐也垂氣相乘而咎徵應焉

策衡十五卷

策衡一

十二

天所以示戒也然天之眷佑不足恃恃吾孚格之本天
之震怒不可忽當運挽回之權平居無事則凝神於宥
密而兢惕于淵微乃所以憲天也一旦告警則祛積弊
以引愆脩實政以惠下乃所以回天也夫出王游衍既
能祇若于有素而恐懼脩省又能消弭於已彰夫是以
佑可常保災反為祥敦昭事之誠而極轉移之妙也夫
天人之際訓典載之詳矣易以垂象示趨書以克謹昭
誠詩以敬恭明神揭勅幾之旨春秋以震隕享豈動儆
之忱繇斯以觀天之眷顧聖人未嘗幸之以自逸也
聖人未嘗諱之而弛戒也故咨俾乂而平成

禱桑林而澍雨沴戔變而爲休禎矣而堯曰欽若昊天
湯曰顧諟明命則所爲昭格者豫也雉鼎而中興桑
大拱而順治妖孽變而爲嘉瑞矣然武丁受伊陟之戒
而格心太戊守祖己之訓以脩德則所爲靈承者素也
三代而降英君諄辟亦隆斯道漢文求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且省繇費以便民光武詔上書言事毋得稱聖且
勅所司以遵度宋祖信宿焚香願以躬當之仁宗密禱
禁掖或跪立禳之茲數君者淵衷之粹白或少遜於神
聖之懿軌治化之洋溢或未婉乎邃古之基隆然能脩
舉實政挽回天心亦有足法者洪惟我太祖高皇帝
策衡十五卷

卷二

十三

大德潛孚于帝載駿烈克配于皇穹猶且夙
夜祗畏不敢卽安其勅羣臣有曰人以一心對越
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
隙至于荷天心之仁愛妙感格之微權惟有側身脩
政不遑寧處嘗諭廷臣有曰人事邇天道遠今欲弭
災但當謹於脩己誠以愛民庶可答天之眷煌煌聖
謨章示萬禩不惟動靜食息時嚴對越之忱抑且蠲賑
拊循誕布惟新之澤夫是以休徵畢集靈孽潛消大
統昭垂而卜世無極也列聖相承率循斯軌至我
皇上躬膺聖之資撫郅隆之運頃以上蒼示警延及

官殿需發德音與天下更始爲內臣民莫不喁喁
然向風慕義罔敢有後且將化乖沴爲太和易災青爲
上瑞八荒絕氛埃之警萬國蒙樂利之休宜猷域中者
布德而綏懷揚帆海外者闢風而震懼固已憲天於
平時而回天於俄頃矣而執事猶以危激之言望之
諸生毋乃過乎雖然愚何敢無說而處於此愚聞君之
事天也猶子之事親也親心未豫而曲意承歡能回愠
怒爲訢喜天心示懲而反躬脩政亦可回警戒爲仁愛
司馬光曰人主不畏天更有何畏歐陽脩曰天意人事
相爲感通未有人心悅而天意怒者則天人之故可得
策衡十五卷

卷三

十四

而窺矣夫欲回天意莫若脩實政以收人心而欲收
人心莫若去蠹政以甦海內今天下之民亦甚困矣東
南病於轉輸西北苦於戰鬪伊洛防壙盜之患巴蜀有
採木之艱此何時也夫民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當易
德之時而忍須臾以邀一旦之惠其負痛甚深望恩甚
切而上之人不能拊摩而綏定之則有掉臂而去耳小
之有揭竿之警大之有割裂之虞輕爲召亂釀禍之謀
重爲土崩瓦解之勢此其機至可畏也則繇役宜寬也
始之議開採者不過畿輔耳畿輔不已而及中州中州
不已而及東浙今且徧天下矣旣鑿山以斷地脉復搜

枯以竭民脂怨歸于上利權歸于下武弁之私囊何厭寺人之谿壑難盈民受病矣於國何利焉夫累世之積貯四海之輸將九夷八蠻之貢獻豈遽憂不足而直爲此廩廩也則開林宜罷也天下之財皆人主之財若必歸之府庫而後爲已饒則有司之守而匹夫之藏也今權稅甚苛誅求無藝道路爲之側目商旅爲之罷市得一亡十所不忍爲也而况貂璫服用之餘上陳秘府間閭鄙瑣之物充初庭階不幾於蕪朝常而召監氣乎則橫征宜絕也三尺之法入主與天下公共者也法一搖則天下震恐今以意出入罔顧科條鷄鳩持法而棄之遐方鳴鳳何辜而錮之罔圖司寇何所憑以議獄廷尉何所執以平反此其拊標額號不足以感霜零風集之異乎則冤濫宜雪也江右之陶型多累三吳之杼軸幾空而關隴之絨今又告倦矣罄貲財以供其費絕筋骨以任其勞督之甚迫而成之極艱御之不常而貯之易浥聚數萬可緩之幣而置之虛空無用之地非計也則纖造宜減也夫積蠹既去民困稍蘇可以回天心迂帝眷矣然後聖天子穆然深思惕然內省詣郊壇而引咎親廟社以責躬弘殷薦之上儀舉冊儲之大典而又召見輔臣商確政事廣詢民瘼釐

弊劇奸日是不遑風行彌厲闕彙征之路衆正畢登振敢言之氣臺省無曠任樞臣以咨禦夷之策張皇六師出內帑以佐締構之艱奄旬萬姓如是則能紹隆三五比跡高皇六合同風雨暘時若不業光乎前代休聲洽乎來茲豈直回天之心是亦憲天之道又何災之不爲祥也然以皇上之神聖設誠而力行之致此非難也誠罷不急之需以阜民捐難得之貨以養德淵然獨運于穆清之上而一毫無所利焉則天下咸知皇上之廉奏牘之剖決如流堂陛之精神常浹勿蓄疑以致事幾之叢脞勿伺察以逆意外之遺奸獨稟全智而九垓八埏皆屬洞燭則天下咸仰皇上之明身居法官之中慮微節屋之表元元之疾痛痾癢悉達上聰而朝廷之湛恩渥澤必期下究則天下咸荷皇上之仁時御文華講求治理心清欲寡累釋理明三公論道于前六卿率屬于下而一人恭已以聽焉則天下咸頌皇上之聖如是則當時大治後世蒙業一動而衆善具皇上何憚而久不爲此夫難親而無常者天也難得而易失者時也及今不爲過此其及圖之乎草野書生安知大計乃執事論以極言無隱也則不敢不盡其愚

文章

萬曆丁酉應天

問文章關於世運衆雅言之論其世亦有不然者
漢之文最盛于建元而後乃不數傳炎燼中微唐
至元和韓愈氏崛起八代之衰而唐亦其是
振所謂開世運者安在哉亦可得而推明其故
國家文明之化至今日極盛乃世道人心識者
每有隱憂至歸咎于文章之弊欲力爲挽回其說
當歟且所謂弊言可縷陳諸書談家或言以意
爲主以文傳意或言輕心怠心昏氣浮氣皆下敗
萌于文或言忽于持操果于遠取爲文士病或言
當養其根而後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或言纖人
奉人鄙人貪人淺人說人之類皆可定其文其說
夥矣與今日有相詆歟愛世者恒曰天下之患莫
大于不知其然而然今業知其然而然則其不
得也其患毋乃滋甚歟夫文章上緒餘也乃轉移
之難若是過將安歸士幸其以對

文章之變有知其然而然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有知

策衡一五卷

十七

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者風之有淳漓也而文與之爲
淳漓文之有盛衰也而世與之爲盛衰此知其然而然
者也方其淳胡然以漓方其盛胡然以衰墨墨而來冥
冥而赴此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既漓矣欲反之淳而益
漓也既衰矣欲反之盛而益衰也上禁之下莫之或遵
下爲之上莫之能格此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者也
蘇子曰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夫不知其然
而然則其端未形其救未施苟知其然而而亟反之尚可
爲也惟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則其錮已深其習難
反非有矯世革俗振衰起敝之宏功固未易一旦而反

之正也嗟夫文章之行于世也如日月星辰之行于天

也天無日月星辰則蒙蒙耳世無文章則瞢瞢耳此其
關係何如可任其日流而下而不爲之救哉世之言曰
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漢復起漢之文至六朝而病
唐興復起夫三代漢唐之治也戰國六朝之亂也其文
章高下懸衡于世運若微影察形孰不知之顧漢自建
元而後作者日盛不數傳而炎燼中微唐文三變而後
起然及其文之起而祚已促矣是又若無關於治亂之
數者何也愚以爲方漢之盛獨其詔令制策書疏與馬
班二史之紀述簡質有古風耳若長卿賦上林子虛使

策衡十五卷

文章二

一八

人主讀之飄飄有凌雲之氣一何侈也楊雄好奇其言
輒茁高出青天深入黃泉一何詭也樂府新聲白麟朱
鴈蕩然無騷雅遺響一何淫也賓戲解嘲達旨釋誨與
七發七激七依七命七厲之類遞相祖述一何剽也說
五字之經至二三萬言一何冗也凡魏晉之後文之所
以靡靡而不止者未必不濫觴于漢故有漢而不能無
六朝也至唐之以起衰名者獨韓愈耳愈之下爲柳宗
元宗元之下爲張藉李翱皇甫湜不過數人耳制科之
詞賦如故也明經之帖括如故也錦囊之體與元和之
三十六格如故也凡愈之所爲起衰者獨愈躬爲之于

唐文不盡敎也故有唐而不能無五季也然則三代之文起于漢而亦自漢而替也何也彼雖能去戰國之倣詭而于六經之典刑固已遠矣漢之文起于唐而亦自唐而替也何也彼雖能返六朝之偶麗而于漢人之淵源抑又遠矣此豈非所謂淳而漓盛而衰冥冥墨墨不知其然而然者耶故夫漢之中微與唐之終不振也未可謂文章世運之不相符也更五季而宋而又可知矣蓋至明而文稱盛明至弘正以後而稱極盛也脩辭之子踵接肩摩不啻家崑璧而戶靈珠此非千載之曠期文明之隆際哉然而俗化日漓人心日詭或有甚

策衡十五卷

一九

於漢唐之季世者其故何歟說者謂今之文名盛也而實衰也自矜於盛而適以爲衰也愚嘗繹而思之今之文則誠衰矣彼其高標門戶凌躡前人如侏儒之矜張不自知其陋也雕文纂組疑心眩目如桃梗之衣冠不自知其僞也工爲倣辭吹簧轉轂如媒妁之行言不自知其諂也拾唾三乾輒誇三昧如巫祝之談神不自知其誕也哀歌慷慨無病呻吟如優伶之雪涕不自知其非情也凡昔之爲詭爲靡爲俳爲弱者今皆有之抑又甚焉此其始固不知其然而其後遂浸淫膠結不可卒解也豈非所謂知其然而無如之何乎愚嘗

求其故矣今夫古之爲文非矜誇見所長也情理苞塞不得已而言生言之紆徐曲折不得已而文生故曰三代無文人非無文人也有浮於文者也而今汪洋悠渺辭指乖刺范曄之所謂以意爲主以文傳意者不可得矣鑒空如此文何以不弊仲尼至聖不居作者游夏大賢莫贊一辭寧爲是謙哉言出爲經談何容易而今肝肝睢睢攘臂登壇橐鞬旗鼓唇搖舌張柳子厚之所謂輕心怠心昏氣矜氣不敢萌于文者世皆犯之驚名如此文何以不弊夫文至漢唐宋誠遞降矣然而宋之人豈不能卑嘗唐人以創爲尊懼其爲唐人之逢蒙故不

策衡十五卷

二十

爲也唐之人豈不能模擬漢人以號爲奇懼其爲漢人之優孟故不爲也以故文雖日下格則代存而今尸祝西京陳言是獵甚且紀今之事竄古之名餽釘薇襲一唱衆和顏之推所謂忽于特操果于進取一字一句志凌千載爲文士病者語不虛矣標尚如此文何以不弊昔之以文稱者類負該洽之聲如子產別臺駘敬仲對駁象卜氏辨三豕子政紀貳負終軍數鼷鼠方朔名藻廉文通識蝌蚪是以發擢胷中冷然順沛然行也而今新學小生操縵未能窺班尚媿輒嫻然自命搦管災黎韓退之所謂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者世

寧有若人乎速化如此文何以不弊自宋以前詞章人品猶相爲引重故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而今稍知雕劇不問操持放浪形骸希心曠達課以倫常茫如搏影王仲淹之所謂纖人夸人鄙人貪人淺人詭人不列于文者一切推尊居壇坫之上矣鮮脩如此文何以不弊夫此數弊皆弊在下者也乃上之所以轉移化道亦未盡其術焉姑毋論三代卽文人尊漢諸言漢漢罷黜百家推尊孔氏今離經畔道之禁得無寬乎漢詔書律令下者史稱其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如綸如絲之體得無褻乎漢制吏民上書字或不

策衡一五卷

二十一

正輒舉劾今封事奏對之辭得無冗乎漢張霸以左氏訓義解尚書百二篇覆秘書無應者吏當霸舉大不謹今支離割裂之習得無莫懲乎蓋漢當董生時已有損文用忠之說故世主猶存此意然其末流浸淫且不能不弊也況于潰防決網滔滔漫漫莫爲之障塞如今日哉則夫文章之壞庸可盡謂下之過也物窮必反其始反始之計莫如損今日之文用弘正之質又損弘正之質用國初之忠習尚欲端則天造草昧之風未可盡革也源流欲正則金華青田之業未可盡疵也格調欲醇則龍池白鳳之篇未可盡貶也經術欲正則濂洛關

閩之表章未可盡廢也要以寧僊毋侈寧樸毋雕寧率毋僞上操其術下祛其弊使淫哇之調息大雅之響臻世道人心其有瘳矣安在乎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也抑愚有說焉今天下之病可爲蒿目焦心其利害禍福庸人能知而豪傑之士逡巡却避而不能救如執事之所謂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何者蓋不在文章固知執事者夫亦借文章以策也

學術事功

萬曆丁酉應天

天下之道貞夫一而已矣乃談者率云學術事功
茲兩者可分途而趨歟後世言學術則曰儒言事
功則曰才儒與才果分屬歟吾夫子亦嘗述儒行
漢才難矣乃其指何居可舉其要歟三代而下儒
術人才則漢宋為盛其當時人品與學術事功之
分合見前史所載者可詳陳歟後世尚論似漢人
多仲宋人多抑然歟否歟明與宋士本合學術
事功為一途士亦以是應乃後稍分矣分而不已
且至于競果孰為得失歟宋人有謂請正心誠意
無關痛癢者又有謂任氣稟識見不知戰兢工夫
者然則學術事功之相持匪今斯今矣茲欲救其
弊非明學術不可顧學術如宋儒精矣乃今人彈
射不遺餘力何歟國家欲得真才之用諸生以
儒進行推擇為才者願相與究之

國家之所重于士者二曰學術也事功也語學術則曰
儒而儒非守一家之言暖暖姝姝焉已也其用可以章
策術十五卷

學術事功

三三

三光而絳萬品乃稱儒也語事功則曰才而才非抱尺
寸之長嚶嚶詡詡焉已也其原因于澤道德而聞性靈
乃稱才也世有兼才之儒亦有無才之儒而無才者恒
托焉以自述是牝儒也世有真儒之才亦有非儒之才
而非儒者恒亢焉以自張是詭才也故夫儒與才不可
分也儒與才分此學術事功之所由弊也唐虞三代之
上世無所謂儒獨八元八愷五臣十亂以才名固萬世
之儒宗也自周道衰而儒名立吾夫子之言儒也曰夙
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言才也
曰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士慤而後求智能以

是知夫子未嘗專言儒也言儒而必及儒之用故其體

該也夫子亦未嘗專言才也言才而必要才之原故其
用粹也漢武帝表章六經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于是世
競于儒其後復下詔求跡跡非常之才可為將相及使
絕國者于是世競于才然即馬班二史所紀載儒則丁
寬施讐輩之於易伏生歐陽生輩之於書申公毛公輩
之於詩高堂生魯徐生輩之於禮胡毋生輩之於春秋
皆株守遺編專門授受未免窮經經亡之誚僅一董仲
舒正誼明道復困於江都而災異之京房希青紫之夏
侯勝入圈刺豕之轅固生已稱儒者之白眉則漢之所
策術十五卷

學術事功

三四

謂儒可知已其述才也如奉使則張騫推賢則韓安國
鄭當時詞賦則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
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皆隨世立
功與時俛仰未免頑鈍無耻之習僅一汲長孺守正不
阿復老于淮陽而曲學之公孫聚斂之弘羊陰陽人主
之張湯並誇一代之鴻羽則漢之所謂才可知已蓋漢
人以通經為儒而不求儒于事功故事功卑而儒益絀
也漢人以事功為才而不求才於學術故事術湮而才
益雜也遷遂病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罔功斯固不知儒
固乃謂異人慕嚮羣士並出至推而附之版築飯牛之

朋一何其輕於論才乎至宋而儒術彬彬遠追洙泗之傳愚未暇更僕姑舉其灼然者才術通敏臨蒞皆有治聲者周茂叔也開陳詳說以誠意感悟上心者程伯淳也居諫省十九日而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者楊中立也論治人先務講求法制粲然可行者張子厚也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天文地志律曆兵機無不洞究者朱元晦也夫世以太極圖西銘定性諸書爲諸儒重也又以少事功爲諸儒病也是皆見諸儒之偏而不見其全持論者之失也乃其一代人才則又有可言矣澹然無欲如李太初直亮忠信取重天下如杜世昌正色立朝

策術十五卷

三五

自信平生所學如王孝先不欺二字終身行之如范希文謂修身誠意不可不謹如韓稚圭生平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如司馬君實此數公者其問學源流雖未能與諸儒方駕而並驅要觀其功業所就皆有本原顧繫以未聞道少之過矣然則論人於漢宋其大較可知也而執事謂漢人多伸宋人多抑豈以漢治之不如宋而爲是軒輊歟愚以爲漢之人主雖不能盡儒之用而猶知慕儒之名至宋則僞學之禁興且并其名而黜之也漢之人主雖未免用才之雜而猶能盡才之用至宋則拔茅之日少且并其才而失之也漢之才與儒分而治

隆其失在上其得亦在上也宋之儒與才合而治衰其得在下其失乃在上也明興高皇帝規天闕地獨創大猷非經術不以取士非庠序不以服官使海內奇心銳氣豪舉雄行之徒皆俯首而就于明經而其褒衣緩帶禹行舜趨之徒皆昂首而赴于功名何儒非才何才非儒故二百年來名卿碩輔揚采勒勲後先不絕卽二三君子俎豆宮牆之側亦皆卓然有所建豎而不爲清言渺論以欺世蓋明法之善而得人之盛固非近代所敢望也乃在今日則稍異矣縉紳先生席太平無事抗顏而高性命之談而負奇韞采之夫意有所約

策術十五卷

三六

結輒瞑目哆口而談經濟于是二途始分其究也不相爲用而相爲病雖相爲病而相爲藥其得失之槩可畧陳焉今夫闡扶微言原原本本使如綫之緒不絕而常新此學術之功也然而厭薄倫常希心妙悟豈不徑捷而于績荒矣筌蹄可謝赤水獨探豈不神奇而于靈塞矣當體便是動用卽垂豈不獨詣而于機玄矣互標法門爭誇證聖豈不謾聞而于教裂矣合契自然蠲除理障豈不超灑而于用迷矣此則言學術而失焉者也慷慨激昂憂時語難使坐談之士却步而不前此事功之力也然而蹈瑕違會獵取世資可與進取不可與奉公

廣樹交遊多通請謝可與收聲不可與效實捷踰炎穀
智解連環可與趨時不可與度務勃奮輕擲計不旋踵
可與勇往不可與沉幾躡脊嘗嘗害成譽敗可與談說
不可與擔當此則談事功而失焉者也故朱元晦謂任
氣稟識見不知戰兢工夫誠切中後世之膏肓矣乃陳
同父謂講正心誠意無關痛癢語雖過激亦未敢必世
儒之盡無也兩瑕則兩攻兩攻則兩敗弊且糠粃經綸
舉性命爲迂濶而諱言之嗟夫士生宇宙間共此心身
共此世界共此感遇共此綱維而高者抗之以爲名卑
者溺之以爲利非六通之途也彼一是非此一是非趣

策衡二 五卷

學術功

二十七

合則以板爲蘭見分則毀夷爲跖非準世之標也觀其
一察失其會通望東而西之迷畫方而圓之棄非昭曠
之觀也故夫今之學術事功愚未知于漢何如要以涖
于宋而精不逮也何也宋人實而今人虛也辨于宋而
用不逮也何也宋人純而今人雜也欲救今弊必先覈
事功矣欲覈事功必先正學術矣欲正學術必毋輕宋
人矣夫今之彈射宋人者必曰窮理之爲紛也躬行之
爲迹也居敬之爲拘也常惺惺之爲擾也分知行之爲
岐也而愚以爲置此數端更無學問易之言崇德廣業
也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夫天非地不成崇非卑

不積故曰禮者履也舍履則無如矣居敬躬行窮理惺
惺皆所謂履也夫惟大雅君子辨其所履以修其德業
日新富有兼資並進何精何粗何內何外何學術之非
事功何事功之非學術脉脉然載天下以驅於周行而
國家收真儒真才之用世必有若人而何履執事之
過計也

策衡二 五卷

學術功

二十八

機權

萬曆丁酉應天

問難成者事易失者機熟不嘆之乃難成易失之機
可得而言歟易云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幾與機
亦有辨歟昔人有著論謂聖人之動有經有權有
機或者以為此縱橫家言不執于正然歟否歟三
代而下豪傑之士幹大事成大功者如封什方而
彈沙中之語馳驅而而定陝流之亂與敵對壘而
飲博自如說言行狀而開門坐鎮篇主將之命而
易置偏裨遂以止變振一麾而叛卒盡擒獻錢
即返賜將士而逆藩魏沮因告凱請具粟京師今
其人自取而彼謂朝廷有人諸如此類皆人所難
辨非應之盡得其機何以隨試而效歟夫事機之
來何日無之乃如數君子者不多見于世其故何
歟抑別有幾之者歟昔人有謂處大小事皆當用
智又謂識見欲遠豈智識固所以當機歟諸士其
明著于篇以勞他日

夫成天下之事至難也事之來也紛投卒遽恍惚微眇

策衡十五卷

機權一

二十九

不可為定故慮之于歲失之晷刻慮之四方失之中央
此成事之所以難也然而成敗之勢非一朝而至也其
成也必有所由成其敗也必有所由敗投之有會應之
有機故機者萬化之候成敗之所由生也吾執其機而
周觀其變不避患不避功不輕為不重發立談袖手而
事已集矣譬之省括已精應弦而倒卻窾已得迎刃而
解耳夫機者萬事之窾括也蓋孔子繫易曰知幾其神
乎幾者動之微夫動則為機動而微則為幾故聖人慎
之而是機也又非可以揣摩想度而得安排布置而就
也其動在此其端或在彼其兆在彼其微或在此至難

測也衆是而或以為非衆非而或以為是然乎然安觀

乎不然不然乎不然安觀乎然至難定也有急而若緩
有緩而若急有重之而反以輕有輕之而反以重至難
執也俄而吉俄而凶俄而失俄而得循環糾纏莫知端
倪至難擬也先為之則恐其驟且虞泄也事至而後圖
之則又恐其晚而周章失措至難伺也故曰機者動物
也圓物也變物也隨事而遷因勢而運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不可不察也蘇洵之言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
機說者以為洵縱橫之流也夫道則經權盡矣安所得
機者而稱之斯言也似之而非也道寂然無為經權者

策衡一五卷

機權二

三十

道之用也機者所以乘乎經權之間而神其用使聖人
而無藉于機則彼東山之征夾谷之會三都兩觀之舉
豈不揣事情輕于一擲而隨時之稱害成之戒又胡若
是娓娓哉即所云聖人與世推移所推移者果何物也
三代而後豪傑之士能幹大事成大功者雖于道未必
有聞而其所為因時慮變張弛闔闢之方皆能執其機
而用之而非漫然嘗試于萬一故投之以危而不驚臨
之以急而不撓當之以變而不亂設之以詐而不窮沙
中之語人情養及矣矣子房畫雍齒之封而諸將立解
陝虜之亂關公西且相煽起也李泌朝受命而夕入其

軍抱暉遂以斂手夫勢富危疑易動也而以單辭隻騎
安漢唐之宗社非機胡以應之故夫授之危而不驚者
留侯鄒侯是已澶淵對壘戎馬在郊此何等時也寇準
方飲博自如幾收隻輪不返之功京師訛言妖起民有
駭而走耳王曾今夜開里門捕倡言者未幾遂定大事
變搶攘易擾也而杯酒坐談使上下恃以晏如非機胡
以應之故夫臨之卒而不撓者沂公萊公是已郭令公
入朝懷光狡然將為戎首非杜黃裳矯令易置諸將朔
方豈唐有乎鄜延禁卒欲相挺為亂蓄謀已深微向敏
中振袂一麾羗戎起幕下矣夫禍累勃發易逞也而權

策衡一五卷

機胡

三十一

宜秘畫從容指揮收之俄頃非機胡以應之故夫富之
變而不亂者黃裳敏中是已李正己跋扈淄青其獻錢
二十萬非恭也以覘我耳崔祐甫請就賜其將士一介
方馳而正己已心折矣趙德明囑強西夏告飢而輸之
粟衆知其非矣顧未有以塞也王旦請具粟京師使自
取之朝廷有人不旋踵悔謝矣夫逆藩悍夷情形狡譎
易惑也而譚笑解紛以空言而賢百萬之師非機胡以
應之故夫設之詐而不窮者崔祐甫王旦是已之數子
者皆有絕人之才高世之資其先機慮事如輅之占負
之相季主之卜無不中也其機至而應如射隼高牆無

不獲也其應之而適會其度如倉扁相寒暑候陰陽察
有餘不足之辨而緩急其劑無不效也假令中智之士
當之有瞑目而馳却步而走耳又況其憤憤者乎故夫
機者庸衆之所迷而豪傑之士所為謹伺而不敢失者
也而何世之昧焉者衆也蓋各有其病焉利害雜遝左
顧右盼方營其利復虞其害則其病眩也端倪初生俄
頃易向而猶豫逡巡未有所決譬之臨道躊躇坐失千
里則其病瞶也未至泄泄已至皇皇迨至皇皇遂委于
無可奈何則其病痿也信其獨智悻悻自用事成欲專
其功事敗欲逃其罪則其病懷也神不內完氣復外囂

策衡十五卷

機胡

三十二

一當禍變未免弁服嘶聲脅息喪膽則其病僂也陰陽
變幻如鬼如蜮窺矚則工握旋反拙則其病蹙也數者
之病浸淫蘊崇未易卒解此天下事所以百為百傷萬
舉而萬不當也乃其所以害機則又有可言焉夫機非
權不行也誠使人各有心衆皆為政甲之所是乙之所
非甲與乙方爭而事已去矣上之所可下之所否上與
下方爭而事已去矣盈庭莫決噴室徒煩將為百夫之
瓢寧止十羊之牧非所以當機也夫機非密不神也誠
使官府隔絕脉理不通代造膝以奏章朝徹九闕而夕
騰四裔矣委屬垣于媒近言方脫口而意已旁馳矣曲

逆六出之奇必不得施中令雪夜之謀將安所用非所以藏機也夫機非速不運也誠使計失聽榮視因指亂必然之畫可一朝而裁且以旬月淹矣不必然之慮當兩言而決復以狐疑沮矣尚書省之牘如山司馬門之使不報茹吐難明啓閉違度非所以決機也夫機非圓不流也誠使膠執成心罔稽石畫竅會未章而先爲與指阿意者爭趨矣情形倏變而堅執前圖慮難者引却矣違覆不求其中參伍靡盡其變遂使借箸之籌轉圓之美曠然不可幾于世非所以審機也夫所謂機者主于成天下事耳而成之者一撓之者百因循不察遂使

策衡十五卷

侯鑑五

三三三

豪傑非常之士蠃濩而不舒牽掣而不前雖使留侯鄴侯諸君子奮于其間不亦幾于縛孟賁之手而繫騏驥之足哉然而豪傑非常之士則不可不自盡矣其道在識微夫風雨之至也而鸛鷦操其符陰陽之變也而律呂表其應豈以成敗禍福之來而茫無早見則無爲貴豫矣夫惟微影知形見表知裏似絺疵之進規等士燮之遠慮而後機可圖也又在廣受夫蟻馬之微也而或師其智則覺之賤也而或賴其用如使以獨見獨明可衡天下事則無爲貴謀矣夫惟操契于幽合筭于明備梁公之藥籠資曲江之小友而後機可參也又在本忠

夫離朱之明也左右視則昏賁育之健也左右攬則廢人臣誠懷身家之念而能爲國慮患則無爲貴一矣夫惟守職奉公畢慮不返顧效希文之先憂同武鄉之盡瘁而後機可斷也三資者備而人主能虛衷委已使從容展布以畢其奇又何患乎事之難成而機之易失也而要之謂之曰機則識其要焉陳平周勃豈盡純臣陳蕃王允豈不忠漢乃成敗頓殊則其識懸耳故張子韶謂識見欲遠而張復之謂大小之事皆須用智非虛語也而是識也又非機智考索之謂也文子云神者識之淵張載亦云考索至者如揣料于物約見彷彿惟明睿所照如目所睹纖微盡悉嗚呼天下而無事則已天下而有事也固必明睿神識之君子而後可語機也

策衡十五卷

侯鑑五

三三四

攬權

萬曆丁酉浙江

問古帝王惟操權為兢兢乃有謂天下事正不欲自中出者有謂人主之權必任大臣委臺諫付士大夫而後重者六中出在已委任在人合彼取此胡言操也然三權輔以重豈有說歟夫權有必行而及不行亦言不必行而後可行此在明主審於操縱勞逸之族耳英庶幾以來不任三公而中興之美未盡信用此際而元和不美不終臺諫封事一刃留中明知議是故以不允為答而靖康之禍實釀此皆稱英庶幾總攬者也然卒與亂同事其故何歟我國家創守一道君臣一心綱舉維張二百餘年如一日至我皇上益弘聖照丕振乾綱憑社若誅湯電者遂即深宮靜攝而庶政親裁萬里若瞻羣下遠近皆以為神聖莫及已乃中外過計猶謂堂陛隔而情未親庖俎代而事多格竊意九重之上若操而未縱勞而未逸者母乃聖衷獨慮有不易窺測者在諸士幸深思其故僅有可佐未議者願盡述之以為今日一權之助

策衡十五卷

卷三

三五

人主所以齊一萬形劑量羣品者惟此權耳權而不自操則有倒持之虞操權而不得其要則勞精敝神究且有所遺佚而啓旁落之漸權而委之臣則有專擅之嫌操權而不委之臣則偏聽獨運究且有所隔閡而兆叢挫之階惟夫英詠之主為能晰于勞逸操縱之機是故挈而持之而已不與分而任之而綱不紊流而通之而上不壅顯而示之而下不疑夫是以端居而天下理也蓋宋仁宗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中出不如付之公議今宰相行之臺諫言之夫出之自中則私行之言之自廷則公黃履翁曰以天下之責任大臣以天下之平

委臺諫以天下之論付士大夫則人主之權重矣夫運之在獨則偏委之任之在廷則正說操權者莫辨乎此故夫人主之權不可以無心忘也亦不可有心執也以無心忘者不以天下為意腹心外託耳目旁屬肺腑怙憑股肱情勢且倒太阿而授人以柄故其權恒患在散以有心執者過以天下為意甚察生疑甚剛生忿甚疑則外讐必固甚忿則中距必堅勢且置篋筭而坐視其敵故其權又患在總權散之國威福易至下移而跋扈之臣得顯而擅之以亂天下權總之國聰明有所難周而藉叢之姦得陰而竊之以愚天下嗟夫君人者患

策衡十五卷

卷三

三五

權不在我耳乃總攬之弊至與下移者同類而共禍則可不思其故與今夫權也者所以稱物而使之平也權寄於衡而後銖兩明權寄於銖兩而後萬物平非謂執之於手而能平物者也宰相者人君之衡也列卿臺諫諸司百執事星布於衡之中者也是故權不可不歸人主而必重廟堂之柄以衡之政不可不出廟堂而必擇臺諫之臣以察之言不可不從臺諫而必簡士大夫之任以行之故宜勅勅事而不經臺閣則劉禪之不名為勅而權不行宣除中丞而不經中書則李宗閔不肯奉詔而權不行權可作福然而詔可焚麻可裂弄臣可按

而問如是者不行權可作威然而犯蹕者不必誅盜廟器者不必族長安令不必刑如是者不行行之自人主則權在必伸執之自人臣則衡在必審上持必行之心而不難降其心以聽之臣則法守在臣下持必不可行之見而不難執定見以忠於君則道揆在君權與理衡而權重矣法守與道揆合而權一矣吾以是知人主之受權與人臣同也人臣自一命而上莫不有權然可操而不可有也何者受之君也人君尊居九重何莫非權然亦可操而不可有也何者受之天下臣民之公也吾又知人主之操權與人臣異也人臣任股肱則效股肱任耳目則效耳目任其一則不得越其二也人君以臣作股肱以臣作耳目先百職乃所以成一尊也是故光武不任三公則任力而其體失憲宗委用鑄昇則任人而其綱紊神宗時臺諫封事一切留中如蘇轍所疏明知議是故以不允爲答如司馬光所請則任術而其情塞其道不光是以大臣孤靖獻之心諸臣售蠱亂之計激之構朋黨之釁曲之爲調停之工當其時君未嘗不稱明權未嘗不在朝廷而後卒基禍也豈不悲哉我國家設官分職稽古定制閣臣參機務六卿率僚屬臺諫司繩糾諸司百執事任衆職權未嘗不分也閣臣擬

之而不得行六卿行之而不得專擬有當否白簡持其衡行有功罪阜叢覈其實內外相制大小相維權未嘗不合也分之則事舉而權行合之則事當而權尊權行則一人德意通於萬國權尊則萬國心志攝于一人故二百年來曹石假之而立誅汪王奸之而就殄江劉擅之而膏斧鑕仇陸鬻之而移郊遂豈不稱極辨哉我皇上紹天闡繹獨秉乾綱臨御以來萬幾親決詢謀采諸廷議獨斷本乎宸衷憑社者誅煬竈者逐天下翕然懾如雷霆仰如日月而莫之敢干蓋體統正朝廷尊焯乎千載一時已乃者宮庭靜攝堂陛未交而裁決之間若見有操而未縱勞而未逸者閣臣擬票非不如初也然旨輒中易恩或內降或可而不可或不可而可間有獻替扞格難入矣甚且明諍密啓一切中寢矣臺諫糾彈非不如初也然逆耳易厭成心難祛或因事而追譴往事或因人而繫罪衆人間有申救即目爲黨矣甚且空其署而逐虛其位而懸矣六卿百執事分曹任職非不如初也然官多代庖事輒廢閣或委以專司而故爲掣肘或匿其端緒而故令揣摩間有報決且遲以歲月矣甚且功不厭屯膏過不難迅擊矣愚以爲聖明在宥即幽隱且旁燭焉豈其

漸鴻振鷺之朋而不及知乎 宵旰爲圖卽遐荒且歷
慮焉豈其 旒黠几席之近而不及恤乎然而 天聽
猶高泰交未洽者何也無乃慮有所假而詳於察與虞
有所嚮而叢於疑與念夫始之專擅而深於懲與計夫
後之久安而嚴於防與夫人主所與天下流貫與天下
所以象指人主者惟此心耳有如操一察心則耳目無
已時持一疑心則竊鈇無不似懲之深則或吹齋而廢
食防之嚴則或因影而索形於是造膝意爲嘗試箴闕
意爲中撓伏閣意爲植黨露章意爲詆排愈察愈疑愈
疑愈察而視在廷之臣舉無足親矣於是故中更以杜
策衡十五卷

權權五

三九

人之嘗我故亢厲以卻人之撓我故抑斥以散人之朋
比故遲留以破人之攻訐無所不懲無所不防而于盈
廷之言舉無足信矣人主不能獨立而不親亦不能盡
疑而不信其所親信者不在廷臣則在中臣不在正臣
則在左右外附之臣甘言售則苦口者批頰赭墜陳則
赤忠者捫心親其所親而疎言可入乎信其所信而疑
言可中乎雖大明當天魘魘莫售其技然窺伺者跂踵
矣是壅塞之階也人主不能自任其耳目亦不能自隱
其意嚮而彼諸臣者皆善爲逢者也寄以耳目則并耳
目竊之寄以意嚮則并意嚮竊之羊豎倡輪助之謀桑

孔深秋毫之筭雖震霆竒發狐鼠莫肆其姦然望風者
攘袂矣是熒惑之媒也人主旣以意爲好惡則必以好
惡爲刑賞折檻批鱗之士或傳重辟而陵轢之姦赦不
誅葭莩肺腑之賞或不踰時而刻印之刑忍弗予雖綱
紐在維恩威莫測然旣以已意先之則人亦得伺意中
之矣是浸假 實也嗟夫始所以察者疑者何爲所以
懲者防者又何爲而卒肇其階啓其媒開其竇則操權
有道不可不察也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彼其時戒永終恤困窮此豈無心忘天下者乎則安得
不謂之有然咨岳命官恭已無爲又豈有心執天下者
策衡一玉卷

權權六

四十

乎則安得而謂之與是故明主慎於擇人而不靳于任
人必于持權而不靳于委權我橫虛心故奏對而心術
自見何必于察我敦實心故事後而功罪自明何必于
疑我秉公心則莫敢以私應而何必懲乎其前我厲勤
心則莫敢以怠應而何必防乎其後機務託之閣臣率
屬委之六卿繩糾付之臺諫職掌歸之百執事或獨知
而衆衆論或集思而斷 宸衷可行勿難於轉圜不可
行勿悞於反汗疑則勿任毋礪大體而用鉤距任則勿
疑毋責千里而繫羈 用則舍毋使待命者致清人
之譏不舍則用毋使需次者與權與之嘆可徵則徵毋

致積新而滯之宜銓則銓毋令越俎而代之下各受其
權此不侵彼不假而事功輻輳上獨持其權我任官官
任事而綱舉維張上可望而知下可述而識則壅塞何
患君虛懷而求臣輸忠而應則焚惑何患上持柄若挈
裘領下順柄若振衣襟則浸假何患語曰勞於求賢逸
於得人又曰君職其要臣職其詳此操權之要術即舜
禹有天下而不與之道也生也愚敬爲 今日獻

五行

萬曆丁酉浙江

陶五行之說始於災眚而休徵咎徵一本之五事固
氣機之相爲感也乃孔子於春秋記災異不著事
應初又何歟自伏勝爲五行班固而下因踵其說
附以證應爲五行志大旨與災眚春秋合歟否歟
且災眚亦世所時有也而祥而未必爲祥有災而
未卽爲災有此爲祥而彼災此爲災而彼祥必一
一而求其證應果過論否歟乃昔之善言天者
若師曠申繻子產子韋士文伯晏子諸賢皆鑒鑒
有據可得而悉數之與項 皇上深居靜攝夙夜
兢兢靡有懈矣乃變異頻仍五行未盡顯軌也豈
天心之仁愛使然抑五事之脩實有闕歟夫諸儒
拘滯之譴固不足深信然天人之感應之理則焉可
誣也生其推明災眚春秋之旨有可以佐 廟堂
脩省之圖執事者固願聞之且以獻之 上也

策衡十五卷

天人之際何其微而章一定而不可測也夫精神之所
招攝非有形表也而動於此應於彼若提衡股掌之上
策衡十五卷
而不爽周天之遠是非其微而章與故善者鑒之而示
以祐與惡者怒之而示以譴謫此理之常可以類推者
也然或德本無瑕也而有所告焉以懼其怠或政本無
釁也而有所創焉以懲其荒或失本聚集也而有所警
有所否焉以微露其倪旣以露其倪而無所動于念也
則反畀之嘉祥善事以稔其惡而甚其敗蓋降祥降災
者一定之天也時而轉災爲祥亦時而轉祥爲災者不
可測之天也箕子之行疇也先五行曰水火山金土次
五事曰貌言視聽思其肅心哲謀聖也則雨暘燠寒風
之時也其狂僭豫急蒙也則雨暘燠寒風之恒也至矣

哉氣機之相爲感乎若陽燧之取火於日而方諸之取水於月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無不然者固未嘗拘拘曰其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也孔子著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五行之變不勝書也如書大水書御廩災書李梅實書日蝕山崩之類未嘗並及於事應者若曰天難諶君子睹其變則恐懼脩省而已至推求事應則有合不合必將怠焉以爲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伏勝之傳五行也益之以妖孽禍病膏祥六沴爲說既已鑿矣孟堅祖之而作五行志復參以仲舒向歆京房諸家之言其合者若射覆逢占本非君子所

策衡十五卷

五行二

四十三

道其不合者未免爲刻舟膠柱卽中壘父子已不覺相背馳之甚也而况其它乎况仰契於箕疇春秋之指乎且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有祥而未必爲祥有災而未必爲災有彼爲災而此祥彼爲祥而此災不可得而執也桓靈之閭也豈惟遜烈於重華而史稱鳳凰數集不居然來儀之盛乎乃元嘉光之和之治漢業遂以不振何也故有祥而未必爲祥者此類是也孝文之文也庶幾趾美於成康而史稱六月雨雪豈亦有誅殺過當如始皇也者乃囹圄空虛民離湯火余考其異致而無從也故有災而未必爲災者此類是也斬蛇夜哭秦不爲

祟乎而漢高祖興槩謂龍蛇之孽未可也僵樹蠱文昭不爲妖乎而孝宣以帝槩謂木不曲直未可也故有此祥而彼災此災而彼祥者此類是也必條而入之不顧於理之自然則伏氏之拘儒也必合衆說而存之不必其言之矛盾則班氏之耆儒也鄭夾漈曰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杳不可知奈何以一蠱之妖一氣之戾而一一指爲禍福之應耶雖然此猶矯枉之言也凡善言天者質之有徵則不惑揣之有端則不誣守之有經則不亂中之有機則不爽何以明其然也昔者石言於晉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

策衡十五卷

五行三

四十四

焉抑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譴動於下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若師曠之論則可謂質之有徵矣鄭內蛇與外蛇鬪內蛇死其年厲公入魯公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孽焉妖不自作若申繻之論則可謂揣之有端矣宋衛陳鄭將火禪竈言於子產曰我若用雍學玉瓚必不火子產曰天道遠人事邇非所及也終不與亦不復火若子產之論則可謂守之有經矣熒惑在心宋公憂之或請移於相於民於歲而不可子章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是夕星果徙三度也若子章之言則可謂

中之有機矣雖然未及脩政也士文伯之三務則脩政之云也未及脩德也晏嬰子之除穢則脩德之云也楊賜曰人主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之變動况精神之所感格者豫而和氣之所熏蒸者深哉今聖明在御百度具舉所以順二氣而調三光豈有闕也乃頃者變異蠱午如風霾黑雨鐘鳴鬼哭種種駭聞試卽以箕疇推之黃河南徙祖陵昏墊不爲水沴乎三殿兩宮不踰晷燬燼不爲火沴乎蜀嶺之材楮梠檀蔽瞿塘而下深山窮谷若殫矣不爲水沴乎採礦之使冠蓋四出挾地脉而興寶

策衡一五卷

五行

四十五

藏以爲瓊林大盈之積也不爲金沴乎旱則赤地千里澇則巨浸稽天生穀之田半爲荒莽甚者岱嶽巨鎮又以崩頽見告矣不爲土沴乎五行沴則五氣必乖五氣乖則六極必應卽不待牽合拘滯如醫者之診脉以爲何病之證而固已得其大都矣愚請言五事夫貌澤水也恭者貌之彝也執禮不懈目下下人水德也今貌事之脩何如也郊廟之祭罕親而遣代之命屢下大廷臨御不睹雍穆之容則法宮深居誰窺檢攝之實也恐非所以作肅也言揚火也從言之彝也言無體附物而有體火德也今言事之脩何如也苦口之

策衡十五卷

五行

四十六

詞或以爲沽直破格之議或以爲專擅批鱗伏蒲之士望賜環而無期卽建白啓事之疏槩留中而沮格恐非所以作人也視散木也明視之彝也英華外耀亭亭物表木德也今視事之脩何如也察淵之智或密於猥瑣而煬竈之奸反蔽於閹鉅利害暗矣恡小費而忘剝膚之危猶之舛也忠和晰矣信屬耳而存狐疑之心猶之惑也恐非所以作哲也聽收金也聰聽之彝也聲聞具達虛靈內鑑金德也今聽事之脩何如也倚桑孔之心計爲詩書借膽胥之耳目爲營壘伺其意以雕琢者入而必甘也投其欲而取資者爭之而愈鋤也恐非所以作謀也思通土也睿思之彝也微眇冲融黃理中通土德也今思事之脩何如也夜氣或戕於斧斤剛明易銷於柔曼金華之講席曠臨則道德仁義之熏陶非昔也便殿之召對希舉則正人君子之啓沃漸疎也恐非所以作聖也夫反之躬脩者既未能滌瑕塞蠹被除粹精而欲持此以徵泰階之靈符冀百嘉之鬯遂此猶樹曲木而求直影庸可偶乎何也父母宗子呼吸相關百見可以彌縫而獨鑒難於回護此其道貴省矣襲乘縵微縣之文者塗其耳目而爲祈禳厭勝之舉者張其餘怒此其省又貴實矣對越陟降不敢言勞晝日三

接不敢言數意有所蔽而照之以獨覺無隱衷也情有所牽而斷之以大義則無回念也事有所偶失明舉而廷皆之母忍之以為過端也言有所必用公聽而竝觀之母匿之以為疑府也如是者脩省之實也夫裴葛備則寒暑不能侵蓋藏豫則風雨不能襲有所坊之也君德懋明豈特裴葛蓋藏之具哉故經綸生心萬化在手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此其效也即不然堯之水湯之旱高宗之雉雉太戊之桑穀自可旋弭逆銷而無貶泰寧之理抑亦其脩省之得者有以坊之與合而觀之聞箕疇之訓者明敬用之為先釋春秋之旨者黜矯誣以策衛十五卷 四十七

子章之論則謂人不勝天者慙矣申文伯晏子之說則操儉狹而望歲者阻矣彼仲舒向歆諸賢非不自稱博雅乃質其所著論頗凌雜米鹽未有如數子之為近理而切於人情也故愚特表而出之以合於箕疇春秋之義惟執事財焉

邊才

萬曆丁酉浙江

同邊臣所急豈非謀猷哉觀於詩米芾所頌可徵也顧二者之用往往有敘不效豈真似固有辨歟歷選往牒李牧以收保却胡嘗平以屯田平羌汾陽免胄而回統反戈文正領鎮而西賊喪膽此皆勛成於謀而兩諸士所能述也我朝二百年來石畫之臣名世之士項背相望論其最著則有經畧略密而思慮極遠來歸者有經理榆林而虜人驚指遠避者有罪騎抵賊而感泣脅從卒平主達者有生鎮大同而貢虜聽命下馬弢弓者以視數子亦可煥烈與今夷虜交伺邊陲弗靖當宗刑罰卿大夫推較薦引之牘旁及數穴而充滿公車思得若人亟圖安攘乃竟不概見豈以今之世遂無數君子其為平抑舉與用尚有遺術也諸士抱策待試必以鴻謀碩望自命其為我著于篇俟籌邊者未焉

人臣當邊疆之寄所以坐制勝算者存乎謀猷所以逆折亂萌者存乎聞望然是二者非可襲取也必有純白不二之衷而身事視君家事視國故矢之則謀猷如省枯而射發必命中著之則聞望如金玉在珮動必有聲矣然是二者又非可僥得也必有知明用當之權而名與實附實以名彰故謀適不用而秦有無人之機則謀詘而望亦詘國望輝光而朝有謀畧之數則望隆而謀亦隆矣然則為邊擇才與以才籌邊者舍謀與望奚以哉蓋自昔邊臣之績莫茂於方叔彼其有車三千有馬四騏有衆三十萬而收執訊獲醜之功乃采芑之頌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夫兵車之盛也而猷先之所謂謀

策衛十五卷

四十八

猷非乎曰征伐儼然警荆來威夫北伐之勲也而南服
之所謂聞望非耶乃其本獨歸於顯允由詩而觀邊臣
所急可親已顧謀與望各有辨焉關氏獻而白登解圍
命曰權謀驛騎召而鮮卑授首命曰智謀馬邑紿而匈奴
啟釁命曰詐謀要之詐謀不可成矣智謀不可恃也
權謀不可常也惟夫老成持重之謀主以木雞之養運
以屠牛之技察以觀火之智鎮以如山之守慮不在一
得而在萬全計不在一時而在百世舉權詐智術悉資
其奇正之用斯所稱真謀猷乎晉人望陣而知彥章則
才望也庭光登城而拜馬燧則威望也深源一出而敗

策衡十五卷

卷三

四一九

山桑則譽望也而要之譽望空券而北耳威望力殫而
權也才望技窮而服也惟夫實大聲宏之望其貞心勁
節可泣鬼神其義膽忠肝可貫金石其精誠明信可孚
豚魚靜則如虎豹在山而藜藿不採動則如蒲苴脩綴
而鴻鴈悲鳴寓才名威武於聲色不動之中斯所稱真
聞望乎請稽往牒李牧之備鴈門也虜至急入收保怯
矣趙王召而讓讓而代而牧不顧也卒一戰而斬萬騎
匈奴遠避夫小餌則虜益驕大創則虜心服此萬全之
策也趙克國之伐先零也屯田湟中迂矣廷議以爲非
楚天子下手書請讓即其子亦且泣諫而國不恤也卒

使單于斬王以降夫以飽待饑先勝而後求戰此百世
之利也郭汾陽以單騎當三十萬衆免胄一見而回紇
倒戈殲吐蕃於靈臺傳所謂君胡胃國人見君如見父
母其汾陽謂乎范希文一知延州而夏人相戒毋以延
州爲意何武有言百萬之衆不如一賢希文以之矣此
皆以忠誠體國之念建石畫之謨以日月雷霆之聲禡
旃褭之魄故功成談笑名著春秋斯足術也向使牧而
唯諾於再召國而委蛇於衆咻平時之恩信未孚胸中
之甲兵無素卽創之已耳勝之已耳驅之出塞已耳拒
之不得闌入已耳能使十餘年不近邊乎能伸威千里

策衡十二卷

卷三

五

從枕席上過師乎能令下馬羅拜乎能使驚破膽乎故
夫數子者謀臣也亦純臣也名臣也亦忠臣也我 國
家遠跡疆場鞅譯無曠安攘之勛躡越前代鴻謀碩望
之臣乘時奮翼而著茂勛於邊陲蓋亦有可與四子爭
烈者焉馬端肅之經畧哈密也閉關謝絕以孤其勢襲
破牙蘭以剪其翼卒使黑麻悔過并陝巴金印來歸則
李牧之馘匈奴也余肅敏經理榆林與屯田教子弟移
戍守虜酋指相戒毋敢窺伺則克國之條便宜也項襄
毅討土達滿四之叛排衆議勿令濟師而獨以單騎抵
壘賊將感泣卒擒滿四以自效則汾陽之服回紇也許

義殺領鎮大同之日小王子瓦剌頻首奉貢至關無不下馬致弓戢戢聽命則文正之威元昊也其間中讒中忌屢廢屢復同此成功之難而其愈淬愈厲彌持彌堅亦同此孤貞之操後之視今且猶今之視昔寧獨漢唐宋諸君子可雄視百代已哉頃者狐塞時驚鯨波竊發天子南北顧而宵旰憂冀得謀望之臣以當鎖鑰何異饑渴故弓旌之招旁及巖薮薦引之牘日滿公車然而勒勲樹績未盡追蹤古哲繼軌先臣何也則真才少而似才者多也忠純少而比周者衆也蓋所貴謀猷者必先至定而後可以御無定耳今則悻魔亂心空華亂

黃衡一王卷

遼才四

五十一

目偵至則倭偵退則施施急則變變緩則泄泄所計者身之利害而不在國所戰者口之是非而不在敵工林甫之尾狐效長孺之首鼠設謀則管敢預謀遣使則中行持節倡謀非我斬害其成敗謀自我斬幸其中閭墻則工禦侮則拙管窟則巧對壘則疎以是而謂謀猷譬則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必靡幾矣所貴聞望者在建樹於此而聲施於彼耳今則借交而資游揚而買視時論所歸而員環以就之觀時籍所重而纖趨以附之退焉以爲進默焉以爲辨廉焉以爲市直焉以爲售聲起鉛槧而并附于韜鈴譽

表清脩而槩任乎勇畧本以節儉稱也而冒散金酬死之寄本以耿直著也而負設伏用間之能以此而謂聞望譬則腐鼠之朴而爲璞之用也豐年之玉而爲荒之暇也必無當矣夫天下大矣祖宗之所培植一聖明之所簡拔振鷺克庭白駒維谷豈其乏才之患患在舉與用者未盡其道耳愚以爲舉之道二曰覈曰廣而用之道亦二曰專曰重陸亮之墨與名士連章而薦則賢不肖混東山之望與壺山竝轂而推則名實混故舍賜帛削尸之典而希薦舉得人之效其數不得也是故評陽貴覈也準忠而欽若佞然成澶淵之功者準也黜直

策衡十五卷

遼才五

五十二

而公孫阿然寢淮南之謀者黜也故錮直言敢諫之士而求仗節死義之臣其數不得也是故蒐羅貴廣也委之便宜則謗書盈篋不爲濁臣節隆之威望則按轡徐行不爲詘帝尊故繁束縛馳驟之法而責騰驤千里之能其數不得也是故委任宜專也貂裘可解而後將士之力殫於西征寵臣可棄而後司馬之名震於鄰國故恠爵祿名譽之權而期英雄豪傑之用其數不得也是故體貌貴重也嗟夫方事之殷也上焉者拊髀而思下焉者搤腕而譚疇不曰今誠得牧克國飭邊備子儀視師仲淹領鎮獨憂胡耶愚以爲今之世界有若數子者

出焉當此議論繁興之日汾陽窮奢極欲將無掛彈章
乎希文以諫見逐薦起者將無罪乎李牧收保將無議
養亂乎後將軍違眾獨任將無守議異愼款議媚虜乎
故未傳而咻方樹而拔罪無以自明功不能自見馮唐
有言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此任邊臣者所宜念也愚
又以爲今之士果有以數子自命者焉當此震撼波蕩
之衝能初終一節如子儀乎能先憂後樂如文正乎獨
見其是衆非何恤能如李牧所謂必用臣臣如前乃奉
令乎獨見其利身害不顧能如克國所謂明主可以忠
言吾以死守乎故執一撓則玉摧目一瞬則岐多善作

策衡一五卷

遼才六

五三

不必善成中立不能無倚韓褐子有言不爲人之惡我
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此邊臣自任者所宜
念也要之任人者患不以天下憂耳憂之亟則其側席
而求也如盲問塗而他又何知自任者患不以天下荷
耳荷之力則其竭蹶而從也如行赴家而他又何惑故
用世者才也而善用用世之才者心專于主也成功者
臣也而能成成功之臣者衷協于衆也才與心畢盡入
與我相成卽余肅敏諸臣近可得之鷓鴣遠可徵之蒲
駟又何必借才異代而恨不與李郭諸君子同時哉

無逸

萬曆丁酉江西

問天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
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蓋
臣子忠愛所願望于君者無是爲大矣無逸一書
說者以爲周公晚歲所作是時成王固盛年也而
諄諄于享國脩短之說以視召公言永命者不少
局乎乃夫子論舜孝曰得志輒曰得壽古者建公
孤曰傳之德義導之教訓輒曰保其身體而宋儒
曰人主保身以保民曰君德清明君身強固止人
君子所深願則皆周公意也豈尊生之道卽帝王
不廢與三代以降其享國永年比于堯舜禹湯商
三宗周文王者何罕棚也將無逸之主固不世出
與乃若唐宋諸臣有言和氣洽則長生可得者有
言養身莫若寡慾者有言敬祖宗則壽親賢則壽
者有言脩德正事反災爲祥則永年者其說亦有
合于無逸者與周公作無逸獨詳文祖我聖祖
以愛勤開基則周之文王也諸士亦能揚厲之與
皇上若秋鼎盛將萬億年敬天之休比歲
端居拱默若有意于靜攝者而忠計之士奉奉以

策衡十五卷

無逸一

五十四

無逸 進宣以帝王尊生之道在此而不在彼與
時惟八月 皇上誕彌之辰諸士試推周公之旨
具言之將林爲千秋金鑑錄以 獻

帝王祈天永命之道有味乎洪範言之也建極之謂皇
斂福之謂王斂而能錫之之謂皇錫而能嚮之之謂皇
錫者以爲惠也嚮者以爲令也夫五福者則天之神道
也歲于無端運于象先迎之不來攬之不得在世主與
民萌共聽之悠謬忽荒之鄉而在皇者能握之以爲惠
秉之以爲令若雨露焉貸萬物而不窮若風霆焉鼓萬
物而不倦則是無逸建極之主先天而不制于天造命
而不制于命也不如是烏乎稱斂福自古蓋臣哲輔所

爲危明主懃諫論者亦多術矣入之者或苦而不甘愛之者或貌而非質至如納約甚切苞攝甚多能使入主一聽而卽悟一悟而百悟者其惟周公享國脩短之說乎今天生之有涯不必智者信也生之可樂不必貴者曉也以康寧壽考之身而長有崇高富貴之奉不必不肖者趨也至悍莫如秦皇至英莫如漢武至迂莫如方士徐福輩至誕莫如金華寶鼎文成五利之術然以至迂驅至悍便若弄丸以至英試至誕帖若吞餌夫亦重生爲之蔽也因其所信而感之以忠誠款惻之意靡弗動矣因其所曉而詔之以正大顯常之理靡弗投矣因

費衡十二卷

無逸三

五十五

其所趨而勵之以脩德弭災幹旋氣化之事靡弗格矣因其所重而引之以哲王烈祖經驗已試之方靡弗用矣夫謂納約甚切可一聽輒悟者此也岐伯曰至人之壽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不顛顛術延也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不顛顛恬養也彼所衛直藐然之軀耳宜無甚高論而散於天地列於陰陽六通四辟於皇王之塗得無大而無當哉及流覽載籍人主固有委命於天忘身殉欲者始於不自愛其生終之不復能愛天下之生何也樂不與奢期而奢至奢不與橫征期而橫征至橫征不與暴虐期而暴虐至暴虐不與姦

佞期而姦佞至酒池也禍水也迷樓也于身爲伐生之斧斤于國爲殄世之膏肓其民離其社屋其名曰萬世積毀其德曰穢聞于天矣故保身保民兩得之道也國之永命君之永年兩得之道也名配堯禹身後彭祖兩得之道也君德清明君身強固兩得之道也夫謂苞攝甚多可一悟百悟者此也乃帝王何以爲導生之經哉或曰人主者神用而不已必竭貴有以韜之此柙劍喻也形佚而太甚必淪貴有以習之此轉樞喻也于求無所弗供貴有以蓄之喻在千矢之射鵠也于意無所弗騁貴有以節之喻在萬物之酌尊也俯仰屈詘以利形

費衡十五卷

無逸三

三十六

進退步趨以實下吐故納新以練藏專意積精以寧神斯則似矣然宇宙在手萬化生身而柱體黜聰之爲務非體也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而熊經鳥伸之爲習非適也窮天之產罄地之毛而鷄居鸛飲之爲享非情也是導引之益而非無窮之門負暄之獻而非所以酬順風之請也吾以爲養莫上于養神而形爲下壽莫大于壽國而身爲小帝王者父皇天母后土萬物一體天下一身四聰爲聰四目爲目以祖宗德澤爲元氣以萬邦黎獻爲心膂以耆儒宿德爲膏粱以法家拂士爲藥石以四夷八蠻占氣候以三辰六符察脈色晏安之毒有弗

懷也美疾之傷有弗適也夫孰知尸居龍見之爲養目也夫孰知淵默雷聲之爲養耳也夫孰知和羹醢醢之爲養口也夫孰知肅雝官廟之爲養安也夫孰知戰勝而肥之爲養威也夫孰知一日萬幾之爲養性也六龍時乘何必減于遙興之快明德馨香何必減于禱時之福庶土交正何必減于丹砂之化細旃經史何必減于紫庭之書由庚之詩作而知六氣之訢暢矣由儀之歌作而知百厭之舒平矣解傭之歌作而知元神之闔懌矣八荒之內披淳風冰膏澤登春臺煦化日被天和飲地德物無疵厲民無天札油油然各其性命之情者誰

策衡十五卷

無逸四

五十一

非萬物一體天下一身者之大年與而奚謫謫焉見所爲我見所爲人見所爲生見所爲壽也卒之幸四表之歡心迓兩間之善氣除天下之害者享天下之利貽天下之安者履天下之福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于無逸之主觀矣商三宗文王弗論已古稱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恐不敢息然堯壽一百十八歲舜一百十歲禹湯皆百歲今夫憂勤惕厲世主苦之爲桎梏者也玉食威福世主乘之爲愉快者也以愉快則至後世而代增以桎梏則視前王而日薄乃三季

以後抑何耄期者之少耶惟有梁武明皇而多壽多辱矣無逸永年詎不干古龜鑑哉斯道也自周公之後輟不講矣其唐之劉知古乎曰和氣若洽神仙自至雖詭詞哉可以語大理矣其宋之王昭素乎曰養身莫若寡欲雖非閭議哉居其要矣進而求之必也貞德秀所謂敬祖宗則壽親賢則壽乎朱熹所謂脩德正事反災爲祥則永年乎二臣蓋大暢周公之旨而惜其時無訪落之主也天祚我明聖作明述二百年壹以無逸爲

策衡十五卷

無逸五

五十六

書獻者高皇帝却之曰朕將躋一世生民于壽域寧一己之長生爲蓋周有文祖近接三宗我明皇祖直接堯舜垂範遠矣皇上纘承洪緒式揚而光大之二紀以來庖社純禧與天無極通以三殿之災脩省甚設雖中宗之嚴恭武丁之正事何以加茲乃上方加意脩省卽不得復言靜攝而明問曰帝王之尊生若何其以逸勸也是不然夫脩短者福極之爲也福極者天之爲也人無法以知天以雨暘燠寒風之序知天人無法以回天以貌言視聽思之敬回天敬者逸之反也無逸者敬之異名也脩省也攝生也同

條共本合之雙美者也請以唐宋諸臣之言反覆推演
爲建極之主助可乎夫愆于念懷者匹夫皆不見之
圖溺于嗜慾者萬乘無不窮之物儻其宦官宮妾朝露
自危山澤村墟秋毫必析愁苦上薄精神亂營而欲以
全沕穆之秉養和平之福不亦難乎師古昭素之言奈
何勿念也奉先思孝神是以能有報接下思恭臣是以
能有沃乃或蕭鄉代薦萃渙何存宸禁高居晉接都廢
假廟之誠衰憑翌之士遠而欲望弗祿之爾康繁祉之
爾綏不亦難乎真德秀之言奈何弗念也今夫拱庭之
桑非吉徵也雉鼎之雉非瑞應也在高宗帝乙之世皆

策衡十五卷

無逸六

三九

不爲災非直不災或以過曆何則域中之有大力者王
耳逸有大力釀禍寔多無逸有大力禔福亦博夫天何
常之有向使二主者逆忠而不用愎過而不悛政事改
爲之機失而復失上帝譴告之意傷而重傷其能登年
載德令聞長世爲商賢君乎朱熹之言奈何弗念也昔
周公之言無逸也叢怨有戒何民之弗和正供有則何
愆之弗寡保惠教誨奉以周旋也何賢之弗親先王政
刑毋敢變亂也何享之弗誠一日耽樂曰非天攸訓也
何天之弗敬彼其老成忠愛先事預防譬則國醫也能
辨證能繫方懸俟後世使自得其證而藥之沉痾立起

崇獎譬則道家言固已洞于久視之術然非獨當年之
樂而從之何益于延促之數哉夫惟明主設誠而致
行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德也以繩祖武以答玄
貺丕基也以謠于康衢以歌于樸棫顯名也雖壽敝天
可也雖然尤在于上下之交嘗讀易至否泰剝復于君
子小人消長之際何憂之深也曰否曰泰上下之志交
與不交而已矣不交之極自否而剝世道更何可恃恃
有一陽之復可馴致泰耳故曰朋來無咎正以世道一
綫之生意在此而雖潛來君子之朋但能無咎蓋有意
君子之道長也洪範省驗卿士師尹有助焉此又錫福
之旨通于易道之生生者也

策衡十五卷

無逸七

本

災異

萬曆丁酉江西

問古今言災異自洪範始矣後之言五行者多祖之其在春秋如御廩災齊大災宋災亳社災之類誠有徵應可得而詳與漢而後所論得其性與失其性何歷歷也其說信與不信則各徵不可有也又曰賢君見變亂國無象若不可少者何與神其未甚也因夫以未得大都在知人在有禮似矣抑與洪範之說券合否與哉朝列聖徵天勤民建惟皇之極然亦間有同祥之變不知祖宗所為省躬敘倫其消何居邇來空宮之災無歲無之天心仁愛從所未有天下臣民不勝焚體薰心之痛將財幣物力是絀亦他有不勝不撲之處乎所以反道錫福何若而可卜筮卿士以及庶民皆洪範之意幸究言之以為聖修之助

災可懼不可厭也福可幸不可恃也懼災則災去而福胎之矣恃福則棄德而災隨之矣傳曰人火曰火天火

策衡十五卷

災異一

六一

曰災夫天地變異山川失常草木妖怪莫非災異而獨火以災稱以明異之大者無如天之降火字說曰災從山從火是室屋火也則知火及宮室正災之所以得名耳然而災無大儆戒則消弭災無難反之則是儆而知反未有災去而福不生是災者祥之喚也修省者福之媒也以災眚災以祥眚祥是謂常目安危利災樂禍幸得是謂矇目以災致祥保福無數是謂遠目昔唐有富人火其廬者柳子喆之曰家有積貨重失廉名火為滌盪其聲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君人者又安可以災為無益而徒苦之哉謹按洪範敘疇其一五行而

其二五事其五建用皇極其八曰念用庶徵以五事配五行蓋曰人君之五事即天之五行也以皇極歛五福蓋曰極者福之招而福則極之收也庶徵根于五行休徵咎徵各從其類而人君之舉止嘖笑上通于天天之鑒觀有赫影響相荅蓋神禹格天而萬世造化人事之秘洩于此矣然五行之中其二為火五事之中其二為言言曰從從則又從謂其無不順而又謂其無不理也又時暘借恒暘借則又之反而暘則火之類也占法曰言不又厥咎僭惟火有沴萬世自然之理疇得而更之哉厥後言災祥者盛于春秋春秋書災多矣姑就明問

策衡十五卷

災異二

六二

言之桓公十四年書御廩災說者曰公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莊公二十年書齊大災說者曰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為妻適庶數更故天降大災以悟之襄公九年三十年皆書宋災說者以為宋逐其大夫華弱聽讒譖諸世子湮應火不炎上之罰也哀公四年書亳社災說者以為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不明甚也災不同矣致災者亦不同矣而要之怠政以下不得謂從業不從矣不得謂又質之洪範若相符節耳厥後班孟堅傳五行志雜取春秋洪範之書成一家言至於論火有可

其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知人則哲能官人舉賢遠佞譖訴不行官人有敘率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如此可謂明矣則火得其性矣若乃惑耀虛僞譏夫昌邪勝正信道不篤則火失其性矣由是言之得失之際則向者春秋之旨與因其失則可以求其得無兩途也守其得則可以不至於失無兩趣也以失治失以不得求得是持潤下之水而索炎上之燄也故人君之身未必無失道之敗而上天之儆戒未必非仁愛之心有以儆之則未必不懼有以懼之則未必不改有其改之則災之未必不福故曰賢君

策衡十五卷

卷三

六三

見變非變必賢君而後有有之見天之意猶以爲可改而示之則賢之兆也亂國無象非變至亡國而盡無無之見天之意以爲無可望而棄之則亡之徵也故遇災懼遇無災亦懼總之不失爲賢無災不知懼有災又不懼懼總之日入於敗是災非福改之實福災未害幸災乃害改其無禮以就於禮改其不明以入於明如春秋所書一與更始此何異新故宮而然初火也故春秋所記多無禮不明之災固史所稱撮春秋事應之文要之不出洪範五行之旨安在其不相符合也我國家列聖重光錫福建極是宜天心降康和氣祥集然

宮庭災變時或有之噫不慮織室離宮別館猶之可也未央東闕栢梁一臺猶之可也累朝一見頻年一聞猶之可也年來中府京兆災矣園陵承天災矣西華門災矣乾清坤寧無留餘矣不可以懼乎今瓦礫猶存灰燼未冷而三殿門闕燬之一旦嗚呼異哉春秋有言王亦鑒於黎苗之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供神祇而滅棄五行是以火焚其彝器今主上素神聖豈其一且至於此天之留心於主上何若是勤也所以仁愛乎主上何若是烈也主上之所以格來乎

策衡十五卷

卷四

六四

天意何若是至無已也此累代未見曠古未聞而主上能宴然乎爲主上臣子能不疾首熱中乎嘗見祖宗朝之遇災也詔告天下求直言矣勅尚書蹇義等偕給事中十三人巡行天下振撫窮民矣以此答天心明何如也禮何如也此賢君見變之說也主上冲年踐祚銳意理道克之不已可比叙疇之禹而柰何至是是在翻然回念一意法祖而已草茅之士不知天上竊以行道所聞如財用雖乏大盈未必盡空而礦店繁興坤輿如飾黔首之魚肉何罪也羣臣雖忤忠佞未必盡一而空曹賜罷懸缺不署封事

之不報何夥也。勲璫積燄作奸，未必無聲而羅織大起。囹圄夜號，親藩之見告未雪也。東南採木四方徵兵，海寇揚波中涓爲市而深宮靜攝。郊廟禮缺，東宮之大典未舉也。聖人之明如日，卽一物未睹不可謂無蔽。聖人之禮如地，卽一息少辯不可謂無偏。以主上之素其去此而純乎天也，非難也。一反之而已。今夫九籌之數五爲皇極，以其中也。如人之有君而制外也，大內之名不取此乎。殷曰：皇極又曰：中極門曰：會極又曰：歸極皆陳謨之原語也。其乾清坤寧如五行稟命而天地加焉。主上反道，內觀策衛一五卷 六十五

顧名而思義，一言不當懼其非從一行不理懼其非又。一息有愆懼其非中。郊廟告虔，儲君早建而臨御必有常也。采辦急停，網羅盡解而淫刑不可逞也。任賢納諫，親親仁下而壅蔽不可留也。推之視聽貌思庶民，卿士罔不極焉。無偏無黨，蕩蕩平平反。聖情之出入而歸之中，由九類之敷錫而純乎天。此而炙爍之餘沃以膏露，曠焦之久澍以甘霖，則神禹可起而龜範在沼，春秋以下之君尚足稱哉。蓋人君應上天之命而爲之子，則天其父也。父之愛子不忍遽及其躬，而假怒於物，故成王有過寧捷伯禽。皇天之仁愛於

主上亦若此矣。顧今之捷亦已太甚，捷之次亦已太數。於今不懼將以何懼？於今不悔將以何悔？弗懼弗悔，天心將以何終？可不思哉。易曰：剝牀以足繼之曰剝，牀以辨又繼之曰剝。牀以膚足不已則辨，辨不已則膚。此芻蕘之卷曲豈特以木石瓦礫財用之爲兢兢哉？雖然是貴有其實也。火不熱則不謂火，水不寒則不謂水。人君之爲天下可僞而爲名乎？責躬下詔非回天之實功，素服便殿豈皇極之切務？遣告代祀總昭事之靡文，要以真心行實政以吾心體天心陟降上帝如在左右，故曰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策衛一五卷 六十六

其猶可撲滅。天威之可畏，積愆之易銷，猶是也。亦陳謨者之所當日日入告者也。

史學道學

萬曆丁酉江西

門楊子雲之言異端也曰史興而經道廢矣夫史果
爲道之異端則春秋非史乎而曰說理者莫辨于
春秋何也蓋大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而
春秋筆削亦曰游夏不能贊則安見其精而孰
粗也吾以爲史學有異端道學亦有異端史學之
異端在私史道學之異端在外道自古已然顧自
宋以後益又甚矣以史言之有爲碧雲野史者
孔氏野史者有爲建隆遺事者有爲林氏野史者
其証善蓋愈即唐以前所未有也諸士能舉其畧
與以道學言之有言先立其大者有以戒意爲宗
者有言至近而神者有言致良知者其同門異戶
即道學家無定論也諸士能破其真蓋又有爲
宋史辨疑者果足以討雜傳之失與有爲困學記
者果足以扶正學之孤與夫今之史難言之吾直
與諸子談宋事足矣若夫折道術窮以正人心而
專談宋儒何益其泰古今而折衷之無勸說

黃衡十五卷

史學道學

六二

顧丘明以來代不乏史而軻氏之後世已喪道至濂洛
關閩諸君子出而標之幟而世亦命之曰道學此史學
道學執事所以稽世次而並稱之也乃其本末亦無弗
同夫民者冥也冥然罔覺無所施教聖人者揭日月以
開其盲而道行焉範古今以爲之鏡而史作焉道者教
之本也史輔教者也其用一也仲尼述史者三詩書在
焉雅言者三詩書亦在焉春秋則史矣而儒者曰說理
莫辨于春秋又曰春秋之微又曰傳心之典吾竟不知
史之與道孰精而孰粗也其源一也夫史固須學也文
中子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辨文彼其程量萬品

榮辱百代而非道孰爲折衷之夫學固須史也易曰君
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彼其練心以事見道以文
而非讀史不能徑約矣其相通一也是兩家者莫不有
君子莫不有小人莫不爲利莫不爲害莫善于上之相
成莫病于下之相黨莫不以僭統而失權莫不以異端
而亂正何也筆有曲直則信史穢史之分也行有真偽
則醇儒霸儒之辨也史之效也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否
則以筆端殺人不可言也道之明也大夢以解焉大惑
以靈焉否則以學術殺天下不可訓也有爲法受惡者
而狐史之風凜焉其不幸也邁于國書之禍矣有罷黜

黃衡十五卷

史學道學

六八

百家者而仲舒之說伸焉其不幸也挂于僞學之網矣
黨左氏者者三長五短之論尊公羊者發墨守膏肓之
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迄無完史也主尊德性者
誦讀書之支離主道問學者嘗存養爲空慧後之視今
猶今之視昔迄無定論也夫史天子之刑書也天子之
事聖人不敢專而曰我有罪乎乃或家操斧鉞人擅雌
黃殆竊國靈者也罪將安辭夫學聖人之微言也聖人
之統聖人不敢有而曰我無知也乃或臯比自擁門戶
曹興幾代大匠斷也希不傷矣昔楊子雲之論異端也
曰史興而道廢愚以爲不然夫史果爲道之異端則春

初何書哉史自有史之異端道自有道之異端史學之異端在私史非私史之自能爲異端又非私史之卽爲異端也道學之異端在外道非外道之自能爲異端又非外道之卽爲異端也請畢其說昔者史之統嘗一矣有左右史以書君舉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庶人則至側陋矣亦且黨正月書族師歲書鄉大夫三年獻書藏於內史則是無人不史而亦無人不領于天子之史也無人不史則私史不必作無人不領于天子之史則私史不敢作也周衰盟府之權失諸侯之籍去專門主實之善多過佚而不彰于是私史興焉若師春汲冢越

明矣然且憤忘食思忘寢七十而後敢從心所欲則是無人弗學而亦無人不稟于聖人之學也無人不學則外道不得作無人不稟于聖人之學則外道不敢作也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杏壇洙泗之塗過而不問于是外道興焉若莊生之敘九家荀况之非十二子凡似是之說皆相望于子思孟軻之世然不聞爲吾道害何也彼二子者紹聞一家之遺私淑五世之內其脈真故詮言絕肖其祖其傳的故覺世不愧于師兩間位育收諸未發之中千聖淵源發以幾希之竅故能叩局啓鑰振聵鼓聾若索隱行怪孔子之所憂詖淫邪遁楊墨之所據者豈不望洋而嘆見晚日消苟其來歸卽天包而海納之矣由斯以譚道學之統惟聖人能一之無聖人而絕有賢人而接亦不患異端也愚所謂非外道之自能爲異端者此也私史之日煩也其在晉魏之後乎有家乘有郡書有偏記有小錄有逸事有瑣言有別傳皆謂之私史私史者史之惑術也其言出于朝士者也則以爲實歷而有稽其言出于野士者也則以爲虛中而無編凌許之事察士之所求也刻核之言不肖者之所索也非史家之異端可乎雖然非私中之私也未甚異也以言其厚誣則失入之科而非舞文之

其承虛則以聲之大而非各沙之魚也。以言其淺膚則
蹈井之龜而非黎丘之鬼也。至于宋而遂有不可詰者
讀碧雲殿而先憂後樂但妄語耳。讀孔氏野史而焚香
告天定欺人耳。王元之不得志于史職也。則有建隆遺
事以修怨焉。若無意于趙韓王也者。林希故黨于章惇
也。則為林氏野史以蓋愆焉。若持平于元祐諸君子也
者。其設心積慮將使矯修之士蒙疵。類于汗青黥詐之
夫掩肺肝于白日而不為異中之異哉。宋臣李天性患
之。于是取名臣之受誣而的然有據者案而斷之曰典

東坡十五卷

史學通考

七十二

辨疑誠史家之金湯乎。而執事猶若有未盡者何也。
以正史之中亦有升天按地上下其手者耶。亦有如
蕭瑄露寒煖其筆者耶。無論魏收伶玄之于班祿何為
耶。無論陳壽歐公之于錢氏何為耶。即厚誅叢史以如
鉤而薄貸蘭臺之亦黨何以服魏泰諸人之心而關其
目也。且夫熙寧之事存離之役宋之大關鍵也以實錄
不能正而遵堯錄正之以時政記不敢書而齊東塾語
書之豈得謂私史之中無如陳瓘周密其人而畧無助
其謀野之獲哉。今宋史具在謂宜倣唐書糾繆之意刊
其曲筆歸之雅馴亦千載一快也。外道之日繁也其在

東坡十五卷

史學通考

七十二

戰國之後乎。有諸子學。若管商者有註疏學。若服鄭者
有老莊學。若晉之王何者有釋典學。若唐之房融梁肅
者有禪宗學。若宋之張天覺張無垢者同謂之外道外
道者。吾道之岐路也。有聖法以為之藉。則庸聽惑有巨
子以為之驅。則風尚成遊方之外放。誕者遁也。解世之
紛高曠者趨也。不謂之異端可乎。然未異也。非同中之
異也。言乎其相畸則門外之敵而非室中之戈也。言乎
其相濫則涇渭之分而非淄澠之合也。言乎其相形則
榆枋之飛而非修明之彩也。言乎其相親則分席之交
而非攀子之似也。至於道學之中乃有不可曉者。金谿
以養性為宗也。而欲盡廢格物近于動念。即華者焉。楊
簡以滅意為宗也。而曰底用思為近于疑處。即魔者焉。
釋之所爭者神不滅也。江門則易之曰至神而把柄可
見矣。禪之所默者知之一字也。文成則易之曰良知而
面目畢露矣。此皆與濂洛君子生則同修闕里之言。沒
則共厠兩楹之奠。而何其同中之異如此哉。先臣羅欽
順憂之。于是取諸儒之逃禪而顯然近理者案而斷之。
曰。困知錄誠正學之金鑑乎。而執事猶若有未盡者何
也。豈以時雨之化亦有為上智設者耶。豈以徇象之弊
亦有與玩物同者耶。夢寐即白晝之為屋漏。即康衢之

見又何求多于子靜耶寧為真往無為真鄉愿又何苛責于伯安耶即舍其完爍之懿而惟檢其毫釐之差何以服子靜諸公之心而奪之符也且夫藏室之老西方之墨二氏之真鼻祖也猶龍之歎同世而弗攻有聖之稱先時而懸斷豈以楊陸諸子故嘗闢邪崇正者而反麾諸門牆之外哉今諸語錄具在謂宜于性理一書之外總其條貫別其門庭亦千載指南也宋之鄙人有實其剽鏡者過于肆見秦宮之鏡直洞其膽乃自失也此史學喻也有學歌者自以盡師之巧且辭去其師為送歸之曲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而後終身不敢言去此道

東坡先生集

史學道學七

七十三

將畧

萬曆丁酉江西

問論將者稱將畧則知所貴於將非謂其術戈而利耳亦豈其易窮之變一足當之也故在昔有稱神八師我而卒師其誑我者有縱城而矢而又縱其不信以而敵者兩軍示強旋又小矢以示弱者用間以殲野利而又用野利以謀天都者有見敵則止當止則突旋又遇止而即止者有自弱以殲勝忽自強以怒勇時張時罷而使敵卒自疲者可謂不窮之變無方之畧也顧皆試之三方及中土耳不知以當東事亦可倣其意而施之將方四機局終無策而將於兵食了無濟與我國家從事島奴就為得志是刺之已耳亦其畧有之諸士各以意對以觀弘濟之才

東坡先生集

將畧一

七十四

事有以無事集者有以權力運者當坐鎮誠投而紛機入焉則狙詐而不近情當應劇臨卒而束手授焉則木而不不知變以詐御平情則機惡以平御險端則無機總以平御平時則道善以變御變事則其道充善兵事也將機身也其始毫末其究尋丈機也中則衆生則衆敗機之嚴也將者引也三軍尾之前有險而不如榜有弭而不顧則引之何所一一兩兩賈兒牧豎能之何必將將也者患其無畧不患其無實患其不知變不患其多用詐聖人不能易也吾觀五兵制於黃帝黃帝非聖人乎其本木其兌刃本向主兌向客盾以為蔽而戈以為伺指其腹中其胃不有機焉授人其柄可矣鵠呼此始機也始畧也推而廣之易有窮已執事曰所

實於將者非謂其荷戈而刺耳生以爲今之將未講於戈與刺也以戈視戈以刺眎刺而未觀於其外也推之則九天之上九地之下無非戈與刺者而將之畧具是矣昔者田單以兩城當全燕每食祭其先祖於庭飛鳥下食則說曰神來下教我當有神人爲我師也有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引還卒曰臣欺君實無能也單曰子勿言也卒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竟破燕是以後計而終前計也張巡守睢陽困無矢夜衣草爲人緹城而鼓之敵恐悉力射之得失無筭已而復夜緹人賊笑不設備乃縋死士五百夜斫賊營殺傷追奔是以前

黃衡十五卷

卷二

七十五

策而生後策也虞詡赴武都令吏士作兩竈日增倍之示強也羌不敢追既到郡匿強弩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弱不能至并兵急攻乃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無不立斃是顛倒不測之神也神世衡知元昊勝官軍謀出野利天都以疑書付養僧而之野利饒之東一甌龜一幅元昊果疑而殺之又爲文於版祭之境上語牽天都伺虜至急燒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併害天都是得隴致蜀之計也狄青素能以少擊衆虜軍中鉦一聲則止再則嚴陣而陽卻虜笑其怯鉦止則忽突之虜亂大勝追奔虜忽止青知其趨險也遽以鉦

止之諸將惜其不擊則曰寧悔不追不可悔不止是奇正相生之用也劉錡守順昌以謀詐虜曰逸樂邊帥子也兀朮曰易破耳棄其利攻具不用比臨城則請設橋濟師以怒之毒其上流虜飲輒大困虜困則擊之虜甲則息之虜息則鼓之敵不勝德因大勝而全其城是張弛不窮之妙也夫不難於用正而難於用奇不難於偶發而難於繼出是數者因敵制勝有風雲變化之奇就機生機有疊嶂層波之運豈與執常習故一夫之用同乎哉今天下需將急而東夷又急說者以他方將所熟而海汛中國所未諳熟者機易當未諳者局難料噫四

黃衡二十二卷

卷三

三六

海一局耳敵天下一手耳假使奕秋之指長於西偏而短於東隅乎巧於局南而拙於北鄙乎料局非手其用在心心察無形其局在裏政不必熟其地而後決也今之制帥豈不曾經播今之元戎固亦嘗勝虜以西北眎東國未見其異也以播虜眎關酋未見其不跳梁也以國家之靈士大夫之力當機握筭臨難設奇則飲馬滄海挂弓扶桑何難者而慮兵慮食至於已甚少府金錢無餘畜矣而登萊海漕晚艤未卜緩則如枵腹何諸塞選鋒無留行矣而浙直水軍蔓延川苗不則如戎行何良由此一局也爲先手所亂幾覆矣繼者驟任奚怪

舍卒行之要當改步於後可乎他姑無論卽前數子中
有可言焉中丞食少坐困乃衛校出偏師而奪敵入米
鹽千斛武都陳兵誇敵出東入北門而使敵人莫測端
倪然猶曰偶爲之非必勝之策也种大理在青澗大起
營田歲收其利募商通貨先貸資本轉運神速歲息十
倍至於芻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不假外計一請自給
儻亦可倣而用之乎一切吏民莫不習射僧道婦人亦
令習之銀爲射的中者自取爭競過失一斷於射由是
人人能射皆爲精兵至於胡奴部落之屬撫恤爲用得
其死力儻亦可倣而施之乎今薊遼良家子弟數百萬

策術一五卷

將軍四

七十七

擇而習之授以方畧專責諸監司偏裨而以爲殿最焉
有虐用者法無赦則間左莫不勝兵是免且干城矣彌
望不耕之田所在而是履畝屯之著爲功今責諸卒旅
夫長而以爲賞罰焉有算數者法無赦則田野莫非軍
實是阡陌陸海矣此非可以常譚樂也倭於薊遼近在
門庭以薊遼之人爲兵入自衛其卒也食於諸軍固其
性命以屯種之利自食入自治其生也無事則布野而
耕有事則繕器械而戰兵不須調食不煩徵以全力制倭
以餘勇備虜而制帥提衡於上軍若民聽之操其奇贏
以興餘利出入無問而椎牛享士自擅養兵有不廣而

餉慮絀乎是有將則不患無食坐食之將非畧將也有
將則不患無兵簿兵之將非畧將也今之倭與鄉時異
矣以釜山爲巢穴似朝鮮爲魚餌戍兵壯則馴謹爲名
徹旅歸則漁獵肆起力微則患止屬國勢盛則漫無底
極舍之則前掠何名赴之則奔命已後我至則復成霧
散我解則又已梟張劉太尉之所以坐困兀術者不可
不念也且調不可常而調之處安知無變漕不能裕而
漕之路安知能通遠攬夷情洞爲規恢非期家樂浪而
戶歲貊如後將軍之於金城非計也卽起諸將於九京
策恐不出此矣又何他方不可東乎雖然吾觀胡宗憲
策術十五卷

將軍五

三八

之平汪直許其降而實殲之厚其利而實賈之戚繼光
揚言赴廣東乃夜趣而之浙明示以陷淖中乃東茅而
暗渡功若丘山方之諸人亦其流亞矣乃侍郎持盈費
以鉅萬今者發纔二十五萬耳久乃得請非大資給
於始而遽責大展措於後是淳于髡豚蹏滿車之說也
卽欲教射孰的之則有荷戈而一刺耳

奇士

萬曆丁酉江西

唐有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而劉邵復推本觀奇之繆乃士亦何必奇虞周之才盛矣無奇也甦豈其詩鄭氏以為野人美閭天散宜生而作不然豈其于城腹心而遺之野乎乃叔世戰爭之秋天下果有奇士若商人也而存鄭九土人也而力能出秦叔以存魏處士也而滅烏九土人也而止王宗侃使不復洵虜布衣也而起義以抗金亮下第進士也而以空頭勸徵兵五千解體鼎諸州之危此其人皆偶儻負才萬不試而出一焉猶足以修國家之急又往往能逃之爵賞之外或物色之不可得何奇也諸士試按次其事而評之可乎宋范仲淹蘇洵蘇軾秦觀之建議皆急奇士不難越拘舉以披嚴穴然觀古將相大臣如裴度烏重胤則既試之效矣而識者猶有李元平劉秋之懼豈知人善其有未易言者與今方內久安人才廢於養謂宜有不測之役布衣輕俠稍一嘗指乃天下之士而樂浪之役布衣輕俠稍一嘗指乃天下之責四向至矣明詔方逮治之以正欺紿之罪

策衡一五卷

奇士一

二九

豈不當哉雖然然於若輩而謂仲淹蘇洵諸子之論亦可一切廢者否也茲欲使真偽區分羣策畢舉操何術而可

自昔謀國者曷嘗不與豪雋共功烈乎張百目以為羅是恢弘之遠畧也乘衆尤以為翼是忠篤之長慮也得一士而制千里之難舉一人而開彙征之門莊尊俎之折衝洗山川之闕滯顧不遑哉雖然事有同指而異歸同情而異效者何也人固不易知用人亦不易也與之為有方豪傑之士或逸而出焉與之為無方巷譎之士或質而入焉是敗道也敗生懲懲生疑遂曰下果無奇士夫使賢知長往而姦雄竊笑者必錄此入此之不

可不辨也蓋劉邵有用奇之論而世多非之曰士要於適用已耳常人吉士自古所須絕智異能世不多得用人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非儀的也吁此豈以常人吉士者處於才不才之間固機緘謹營壘立於不敗巧於用短者乎又豈以絕智異能者

閑爍不測詭故不情吐霧五里揮日三舍蹈險若鷺與沒俱出以人國僥倖者乎非也制治未亂謂之常人邁相國家謂之吉士吉士非奇士弗勝而能為常人者能為非常人者也今夫解臚理腦剝腹滌藏醫之奇者也未若肌膚之治之尤奇也動於九天藏於九地戰之奇

策衡一五卷

奇士二

八

者也未若上兵伐謀之尤奇也不講於用奇之說而但以溫平無毒之劑為善醫堅壁清野之師為良將吾不知其能終無患乎且夫人固有一不為少萬不為多者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倍萬曰傑萬傑曰聖此皆絕智異能之別名也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州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聖人在上百里而有賢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千里而有一賢則猶比肩也故曰亂國之廷無人焉無人者非無人也查負山鼎折足視其印固已疊疊而綬固已若若矣邵之言用奇

得無意乎昔者堯舜之世比屋可封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以官不勝少以賢不勝多以十六族則不能舉以萬邦黎獻則不盡臣以嚴居穴處許由巢父州伯石戶之徒則不能致然而謂之野無遺賢何則彼其五臣九官皆萬傑之聖也一殘衡而測天地之度一干羽而動頑苗之格一手一足之烈而偃四海之洪波一奇一偶之跡而發九疇之秘藏以非常之人致非常之績雖有遺賢焉猶之乎無遺也蓋其所謂無奇若此公旦以碩膚之度弘吐握之勤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得三士焉以定天下所寵致若彼所推擇若此無亦惟是天下之選是崇是急豈其薄收白屋之譽爲今觀其布月令則仲春聘名士季夏贊傑儒不問時矣訓商奄則曰迪簡在王廷有服在大僚不問仇矣繫九兩則曰友以任得民數以富得民不問官矣麗八議則曰議賢曰議能不問疵矣士生是時苟有絕智異能無不承迎仰流赴尊帝之求而與賓正之列能眇天下而不稱奇節焉數眇天下而不稱奇功焉非無奇也然則粵鍾夫人而能爲也雄駿不創壽於旅幢豪傑不勒名

於盤盂無事而表異也烏乎奇焉乎不奇奇士之有聞也多於三季之衰戰伐之世矣封畧之內莫非君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計過憂天義不逃雨如此者奇天下盡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完耶於巢解醉以酒如此者則又奇鶴實乘軒景何能戰驚有餘食士飢欲死急而不之應是果知我也出而圖吾君是使失士者愧也如此者則又奇生厚則安存之慮深事苦則矜全之情薄以金注者昏也以瓦注者巧也彼飽而不飛此困而思鬪如此者則又奇屠龍之術當年莫試失矢之壺千金可享技癢而不禁貨畸而欲售如此者則又奇名未聞於人建鼓而行之能已見於世善刀而藏之不爲爵勉不爲祿勸以憂社稷者貞士之槩也排難解紛而輒取者商賈之行而義之所不敢出也如此者則又奇蓋執事所問弦高諸人大都近是矣方秦之襲鄭也弦高取於周以乘韋先十二牛犒之孟明曰鄭有備矣卷甲而還語曰智貴卒力貴矣弦高有焉方楚之攻魏也魏使求救於秦秦救不出於是唐且九十餘矣而說秦至秦王爲之濟師而魏故得無患也詩曰解之解矣民之莫矣唐且以之烏尤數擾北邊田疇躬耕徐無山中耆耳不數年威信大行鮮卑致貢烏尤竟授首

焉王宗侃海虞彭州王先成與衆同患者耳一出奇而
流亡盡出宗侃意消百姓得復業焉此二子者無半通
之綸一尺之銅而屹然以其身捍大患庶幾哉社稷之
德矣當宋紹興時有以忠義三百人復沂海諸州而金
主亮環攻之不得志者魏勝也當宋開慶時有以不知
誰何之卒五千人保豐鼎諸州而制使物色之不能得
者張惟孝也此二子者不費一斗粟不挂一領甲而毅
然以其身敵王愾卽庶幾哉尊懷之義矣不得爲奇士
乎哉雖然却敵者奇矣而寄斥堠於塗之人何其危也
請援者奇矣而制國命於辯士之舌何其無策也田疇

策術一五朱

奇士五

八十三

先成之計奇矣而當時之牧民禦衆者何如也魏勝惟
孝之兵奇矣而當時之橫門專閫者何如也爲國家計
與其養食者之善謀不如肉食者之無償也爲諸子計
與其生而爲亂世之奇士孰若用而爲治世之能臣也
且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無權
藉其時勢萬不試而出一焉猶尚如是況於順風而招
登高而驟騁逸足於康莊縱遊麟於大域所成就不
老其稱哉故權藉信義可彊而豪傑不
有請兩制案臨審舉忠義有謀之人邊
勇出羣之士者楚仲淹也有謂成材不

臣陰求壯

付而奇才最

可惜者秦觀也有謂破庸人之論關功名之門者蘇軾
也言人人殊皆欲使國家收奇士之用而已矣乃執事
顧患其若房琯之於劉秩關播之於李元平者何哉善
乎劉邵推言之也曰用奇有二尤之失尤妙與尤虛者
也夫尤妙之人被褐懷玉者也吾愛吾吾者也若滅若
沒者也不飛不鳴者也耽耽逐逐者也望之似木雞者
也不爲鼯鼠發機者也尤虛者不然乘人闕捷者也喙
長三尺者也羊質虎皮者也鴟義矯虔者也借叢憑社
者也鮒入鯢居者也不畫狗馬者也故曰尤妙之人多
含精尤虛之人多瑰姿彼含精而我皮相則失之彼瑰

策術十五朱

奇士六

八十四

姿而我舉肥則又失之而且曰使貪邪是相於賄也使
詐耶是相於姦也舉盜而盜耳舉虜而虜耳不亦輕朝
廷薄巖穴之士耶是故莫急於知人莫要於善用夫知
人難也造事者能知人虛懷者能知人廣詢者能知人
去讒者能知人善任難也禮士者能用人因應者能用
人推誠者能用人一權者能用人今夫以愚欺智罔弗
察也以私投私罔弗受也兼聽之言罔弗公也偏聽之
言罔弗私也造事則權度精虛懷則藩籬撤廣詢則以
耳正目去讒則以心正耳皆知人之術也士故有志不
可參也材各有宜不可枉也信而見疑不可任賢也能

而復御不可用將也禮士則士殉知因應則官任器推
誠則心胥輸一權則手足展皆用人之道也斯以萬舉
而萬當也不然慎勿言用奇哉方東事之興也蓋亦有
布衣輕俠深入虎穴者矣過而信之則遂以爲陸賈爲
酈生過而疑之則遂以爲巫臣爲趙信今其言多鑿空
效如捉影曾不得鷄鳴狗盜之用而顧有剖胎焚天之
名世有奸雄必以覘 朝廷之深淺矣要以 國家賞
太輕罰太重資格太拘文法太刻自勞臣力吏終身自
墮者何限而况草澤之士乎其爲沉淪可勝道哉夫豪
傑猶龍也寸雲尺霧澍雨百里則執事所稱者是已元
策衛十五卷 八五

矣

平劉秩其土龍乎益又有毒龍焉其怒而飛白日晦而
海水立高歡李密輩非與好龍不得真則毒龍端可慮

國運

萬曆丁酉福建

周文武張弛之說勒于仲尼雖以觀端發然古今與
衰之變與其所以制變者道固具已所謂不爲不
能者將張弛盡于二言與抑其指固自有在也夫
秦隋晉宋張弛各偏其危無怪然西漢弛于元成
外形猶固東漢弛于和順野議猶昌而皆亡故何
異迫有唐之世治亂相尋矣然屢危復振豈其張
弛者固有當也我 朝得國之正功於千古無兩
所爲總挈化源燦然具備然中間張弛而復
張亦云屢變其故安在 今天下不可謂不淫於
弛矣將其始末嘗不張而後稍弛與抑亦張之者
非其道與云張同即弛亦固其所也今欲明賞罰
權利害以張救弛即弛爲張而妙於張與弛之機
者若何而可諸士幸相與策之

宇宙之變不可勝原吾觀其氣之弛張而世可知也非

謂弛一于弛張一于張也氣回于張即其弛亦無所不

策衛十五卷

國運一

六

張氣向於弛即其張亦無所不弛又非弛自爲弛張自
爲張也張其所弛即弛有張之機弛其所張即張有弛
之機故盛世之氣上與下爲一形不必盈而常暢於無
所乏無所乏之謂盈矣衰世之氣上與下爲二勢若未
散而已鬱於有所聚有所聚之謂散矣夫暢于一鬱于
二者氣也奚故而暢孰實一之奚故而鬱孰實二之機
也善爲機者未嘗不弛其所弛而以張之道弛之乏能
使之盈歟能使之聚一人執樞萬物法焉不善爲機者
未嘗不張弛所張而以弛之道張之盈耶適所以爲之
聚耶適所以爲散利所獨舉害亦隨之嗚呼此古今治

龍之迹所以歲寒而無端不幸弗濟則委于時勢之無
可奈何焉知夫氣之有可振而機之不可失是固存乎
其人也哉執事發策首以文武張弛之說爲問其旨遠
矣請以臆對夫張弛之說倣于仲尼才兩言耳何其約
也則又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弛而不張文武不能亦
不言所張所弛者之何狀也然使識治之君子審于爲
與能之間以不爲爲以不能能氣孰能禦之以其不爲
易物之所爲以其不能易物之所能機孰能測之今夫
穀弓礮弩有往無復氣之決也牙刀附筭之間差以米
則不發毫末于此則尋丈于此彼機之微也弦之未引非

策衡十五卷

國世二

八七

弛無張機之既中非弛無張善而藏之無用之爲用也
非謂其一于弛而不復用也張之太過必來摧折弛之
太甚必尋排樂何也氣有時弛機有能弛弛之者非自
弛謂也叔世之主其欲治與盛王同惟其闇於機而各
以所利爲之是故不能張者固以弛爲弛而不能弛者
亦以張爲弛夫爲國而至於氣之自弛也殆已雖然當
其弛也未極也機猶可爲也氣猶可振也患乎營之不
基而圖之無術徒設于時勢之無可奈何也夫入之氣
衰而節老衰朝銳而暮懈誰不自固然然苟得其機而
及韓之且不知其胡爲爾強何暇老且不知其胡爲而

銳何暇懈是惟及其未窮而圖之令不至于無及而已
請以往事明之張而不弛氣窮則折必有窺其欲折而
予之以弛者秦隋是也弛而不張氣窮則廢必有乘其
將廢而陵之以張者晉宋是也西漢之弛也元成釀之
或曰內治雖耗而外形猶固也夫惟內治耗而外形固
乃所謂弛也東漢之弛也和順基之或曰朝章雖瀆而
野議固昌也夫唯朝章瀆而野議昌乃所謂弛已若夫
國屢虧而號成政屢弛而復張者惟唐爲然至于不能
張也乃卒以弛夫惟屢弛而有張之迹即既虧而蒙成
之號不偶然也我 國家得國之正功邁百王養民之

策衡十五卷

國世三

八八

周澤同三代元氣內益神氣外充雖有倉卒之變而不
爲震搖景泰間嘗一弛矣 英廟振之則復張成化末
又一弛矣 孝廟振之則復張正德間又一弛矣 世
廟振之則復張二百餘年于茲即詩書無前比何論後
世第就 今日論之十年以前氣較爲張十年以後氣
較爲弛將身自張之不嫌爲弛與將其張也適以爲弛
也者倭虜交訌奔命罷勞肩不可息勝復難保則疑
于秦隋之不能弛也者公私兩困兵衛咸虛有識寒心
在事慮額則又疑乎晉宋之不能張也者金甌無恙也
而誅求已甚怨讟煩興天降奇災久希固志則疑于西

漢之外形強而內治耗也者宮府無體也而尤聞萬里
十奏五留心各爲心口復生口則又疑于東漢之朝章
漬而野議昌也者其爲氣也蒙蒙然蕭蕭然羣則若墟
渙則若江愾乎其如迫鬱乎其不舒瞿瞿乎其瞻顧而
莫之適止抑何爲至于此弛耶夫前者之張胡爲而遂
至于弛今日之弛胡爲而可復乎張此不可不思其故
也昔之爲張也其機非不暢以流問其所以爲張者法
則以浚下爲功財則以上行爲益彼其管之以不制而
開之以先入者皆是物也根蒂既深枝葉日蔓此聚而
益盈彼散而日益乏卽張之日爲弛之機卽弛之成

策衡十三卷

國運

八元

爲張之極微乎微乎非深思達變之士孰從而知之由
此觀之昔固未嘗張也惟其以弛之道張之也今業成
爲弛矣而欲以張之道挽之若何而可夫氣運于機機
生于心收其心故機可握也握其機故氣可振也今天
下弛故多矣其尤不厭人意者惡在曰無賞罰其所以
不能賞罰者惡在曰賈利害故莫若卽其賞罰之所鬱
而逆以管之則又因其利害之所明而順以開之夫官
何以半廢也功何以不早錄也勞何以不覈而輕爲予
也徒以灰豪傑之心而解忠義之體奈何乎忽之姦胡
不盡法爲也以偏護故法胡爲及無辜人也以淫怒故

明明知其欺罔胡明明舍之也以謬巧故徒使市魁橫
臂其間而姦雄竊笑于外奈何乎忽之若是者誠幡然
有所改玉卽天下既弛之氣猶可一逆振也今夫倦者
之欲寢也而喜能奪之勞者之欲息也而懼能奪之逆
故也夫賞罰之所逆管其爲喜怒也大矣猶之賞也人
不中利而天下不與我同利賞于何爲孰若賞以天下
俾各趨之以爲利而所利者固吾之天下耶猶之罰也
人不中害而天下不與我同害罰于何爲孰若罰以天
下俾各避之以爲利而所利者固吾之天下耶若是者
誠介然有所牖納卽既弛之機猶可一順張也今夫疾

策衡十五卷

國運

乙二

之難伏者莫如火以火從之則折物之難治者莫如水
以水導之則平順故也夫利害之所順開其爲水火也
亦式矣如是乎營之如是乎開之天下猶庶乎可張也
雖然未盡也所爲開之營之者非爲上之氣與下二耶
計莫若先不自爲二苟先自爲二則氣不振矣非冀上
之機與下一耶計莫若先相與爲一苟不相與爲一則
機不密矣必欲一之請毋一其迹期其一心營者周之
開者入之氣若主而心一也順者主之逆者輔之機若
二而心一也心一也曷爲不順之而已乎曰機之忒也
不患其不能悔而患其不能怒怒之弛也必悔今或威

之以勿激而遂至于不敢使怒怒機一窒而悔愈不可
幾矣機之觸也不見其不能怒而患其不能恥恥之張
也必奮今或一風之以諱言而遂至于惟恐使恥恥之
機一窒而奮愈不可幾矣逆猶難之順何容易益氣之
中復有氣焉機之前復有機焉時弛時張無弛無張其
行如風其至如神獨爲獨能而不可以告人嗚呼昔之
人非無意于張也其効旣如彼矣而天下之變至于此
而未知其窮司世道者慎毋使之遂至于窮而不可復
張也哉

狂狷

萬曆丁酉福建

同孔子思狂狷而惡鄉原孟子言之謂未有直指其
所錄者狂者以高志大矯然引繩墨範馳驅
狷亦何遜而顧後於狂也竊意聖人必不以空志
取人儒者牽制文字或不深味於進取之義而失
其傳心之旨其有可以釋思者與名者累之所與
實者名之所歸即所謂似忠信似廉潔蓋無實
與此於世俗不相入明甚過彼得並用之以籠絡
一世抑有術與操三尺以法盜賊而失其情形恐
彼亦未肯俯首聽吾法也後世有北肩新莽失身
四朝迺猶以經術飾行高濁世者斯亦鄉原之術
乎若江都河汾假令游洙泗之門視狂狷固當過
之跡其平生有可尚論者與語曰君子依乎中庸
遁世不見知而不悔說者以爲聖人傳心此其直
指狂狷幸依聖人庶幾統緒鄉原非族也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諸士毋辭好辨執事者願安承焉

蓋觀孔子之言曰知我者其天乎未嘗不悚然深省也

策衡十五卷

狂狷一

九七

曰聖人有不傳之傳其信心之謂哉奈何欺世好名者
之壞之而世莫察也夫吾心之初皎如白日無所以入
之而虛無所以翳之而明虛明之中真是立焉信之而
皆真故無庸疑行之而皆是故無庸遜皆是而皆真故
無庸襲披之而即見故無庸諱世有守道之士列尊卑
分界限者其爲中行乎吾不知之然而其心可知也與
之以游大道引之以言同體而蕩蕩平平之境昭然目
前何者以其無掩襲也故是則與天下公之不是則與
天下公之初無深痼難除之病掩襲之道陰道也君子
之所必禁而好名者所由也蓋惟襲故其掠美也多惟

掩故其護短也密惟護密而掠多故其成行也完卽凌厲絕世之資離羣矯俗之行且難與語純疵而其心已逃諸不可知之鄉于是以世緣爲正鵠吾心爲羽石毀譽爲賞觶如建鼓而逐亡子亡者東亦隨之東彼亦自不可蹤跡矣夫人實自有心堯舜之傳固曰精一柰何其決之至此哉而世亦甘受其所欺彼且乘之以揭幟吾道之內孟子狂狷鄉原之辨所爲惓惓也他日又曰我欲正人心息邪說予豈好辨哉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夫大道無域聖人無名從其類焉日趨則狂名所謂抗而尊之者從其靡焉皆混則狷名所謂界而限之者從

策衡十五卷

狂狷二

九三

其立於俯仰之間則鄉原名所謂陰取而陰守之者蓋聖人之于狂狷其亦若慈父之于子乎將畀之以瓚鬯而明習之以威儀卽世世蒸嘗可幸不絕固不知秦楚之間業有倡雄心而移之祀者夫鄉原之陰取而陰守亦秦楚之賈人也蓋其平夷和同之說于聖道近似故嘗乘狂狷之小隙而攻其瑕規中行之無人而攝其位因天下之不見而矐其目因天下之無聽而壅其聰故聖人之道尺璧也狂狷輪而瑕也鄉原非真無瑕而善匿之本之則燕石也世不少宋人之徒則燕石寶而玉且棄可畏也哉儒者之言曰狂狷之思其在顏曾之間

乎真知言矣迺其先狂于狷固自有說而孔子亦明言之其曰狂者進取而世未達于取之義昔人謂取天下與守天下異道非識通天下者固不能取至如推吾道以象曆數借聖人以明發心卽湯取堯于商文取湯于周孔子取文于東遷其所取者謂何善乎宋儒之言曰東海西海之內有聖人焉此心同也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焉此心同也世之取物于人非直窺其室物無由得卽力有至有不至而其意想神馳已不在堂階戶席之間狂者之進取蓋已洞見古今之一心從心而取固無堂室宋有善醫者安時世父業棄所傳局

策衡十五卷

狂狷三

九四

方不治曰是不足爲也世所謂醫書吾見之矣惟扁鵲之言深至而不詳意使後人自取之乎予之術出于此嗟乎斯亦可謂知所取者劉子謂道有通途狷介之人道狹津隘功在墨守此亦足爲狷者案已夫二子者極之皆能至委之皆無成迺其初之所開以從入者已自迥異如徒以尚論盡進取之指聖人視吾道不啻九鼎豈虛願之人所能肩承引繩墨範馳驅狷亦何可次也且夫夫一息之間通天地游古今實惟此心心在而道固在何階級焉信至而心卽至何漸次焉心至而前聖卽後聖何授受焉故曰聖人之思狂者其皇皇乎謂其

開門也廣大而無所阻其取道也徑直而無所紆其入室也力省而無所待如負百鍾之重游萬里之途一負之而趨一守之而俟此其最彰明較著者儻以論于鄉原則判然蒼素也鄉原者世之怪異人也而巧于為說廣于設羅既自以所居所行之似包絡賢豪而以其同流合污者收其愚不肖盡當時之人入其中不覺也廼論者或疑其不能兩存此則有說蓋後世陰陽長短之宗閭闢之祖鄉原善用之而無其名也世有仰日而瞬者矣未聞有望月而瞬也者固有樹的而矢集者矣未聞有圓空而射也者長者陽之施短者陰之藏闔闢者

策衡十五卷

狂狷四

九七五

陰陽長短之門鄉原以其不欲者不取者不欺者示之為陽為闔而不敢顯然以是非程天下且旁引曲證牽合附會齊其不一而歸之一蓋兼陰陽混長短齊闔闢是並用之術而鬼神之秘也故天下既愧于其行誼之高而無以窺其瑕又便于其形跡之匿而無以容其忌又困于其說之洗洋而無以得其端一唱羣和無足怪者竊鉤之不足而竊國焉廼又借其道之似詭為之說甚且欲窺素王而代之曰天下之所貴于聖人者以其離毀譽融圭角而絕同異也固不知聖人無毀譽不無是非無圭角不無規矩無同異不無從違特不以形跡

策衡十五卷

狂狷五

九二六

於焉形跡者趨避之門心之翳也如以跡求則堯舜之極跡而與禹不遠於人情乎禹之傳湯之征不嫌疑乎周公之東山不犯義乎孔子之應公山赴中牟不淄涅乎然聖人不顧而為之姑暴其心于天日之間迹之所近而吾心在迹之所不近而吾心亦在彼且晦此心以成其名其見賢也如發覆其匿瑕也如墮戶其趨譽也如發機其避毀也如逃谷如瓶之受濁水也不務澄汰而惟蓋藏即投之清者亦濁矣如病之中于膏肓也不務道洩而惟忍禁即藥之聖者勿施矣至于形神不暇相守涕笑不可自由且莫之間千態萬狀蓋亦勞且險焉而世惜然以為賢也少正卯之誅雖子貢猶疑之矣當兩觀未行仲尼之徒蓋三盈三虛而魯國之人可知也聖不孔子知不顏淵其孰從而先之從鄉原之道其不夷中國化人類者蓋亦鮮也雖然論人三代之下即彷彿狂狷不失真心如董仲舒王通者宜無負許可仲舒之進退可程疆諫無撓狷之迹爾至其論王伯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硃硯美玉之喻其董子之所自擇者乎通之講易正禮續經素策狂之概爾至其釋微言而母眈然小乎所以屬於大曠哉太平獨能成其天誠願得皇極之主而與之敘九疇非神而明

之不及此也蓋三子不失闇然之修不與世俯仰當其
世亦無有知三子者通既龍隱董亦少試顧終不以彼
易此置之洙泗固當列閔冉于廣川後曾點于龍門藉
令班之孔光馮道之時又安知不笑以爲嘍嘍踽踽也
光與道始終具在畧攷其平生光明經而表世道孝廉
以起家其學同道負薪而席芻光蓬戶以攻苦其潔同
光耻推薦以受恩道慚代耕以任德其讓同道承雅拜
以憚周光抑母后以隆漢其忠同向微見肘同列失身
四朝卽大賢君子安得議之而當時宗以爲宿儒天下
至比于孔子蓋至于載而後光所傳博士業流傳不絕
策衡十五卷

二七

儼然經師王介甫睥睨古今于道獨超固曰大直若融
至仁遺身則信乎其移人心而惑後世堅固不破之術
也然多不獲生于清盛之朝而常困之于進退難逃之
境則造物忌之人無力矣夫粟蠱而脫固存木蛀而標
且堅掩在外也鄉原之所以自賊者也稼秀而蟲賊入
虎踞而毛蝟宅賊在內也鄉原之所以賊人者也居盜
賊爭重門積霜雪于巖谷攻之視之蓋亦難爲力矣世
之學者固顧窮比中行而不知狂狷之未易及也排鄉
原而西顧迷而不知其行之爲難攻也其幾微又易漏
也其誰之比周平津之曲學其不爲狂無難知然亦有

剿襲往跡虛論高議言稱臯契實漸管商談井田陳周
禮後陶匏言車戰而可以爲進取乎吾不得而知之胡
廣之中庸南陽之畫諾其不爲狷無難知然亦有違衆
獨是跡寂心喧當感而歌御風而締棲終南羞北山死
生象罔蒼生而可謂之獨行乎吾不得而知之流俗世
之所共避也故避者不必賢不避者不必不賢洛蜀之
異幟左右之互袒夫非避之而非者乎至如寄委蛇于
張讓微不撓于左原吾又安得以迹而疑之同之則爲
王衍之龍門不同則爲皇甫縛之市嗤其同與不同皆
非也忠信廉潔世之所共趨也故不似者不必賢而似
策衡十五卷

九八

者亦不必賢理絲竹于戴崇標大言于李訓夫非違之
而非者乎至如崔胤之愼嘿持重盧杞之惡衣朴躬吾
又安得以其似而不疑之不似則爲范蔚宗之侈靡王
欽若之句校似之則爲於陵之織屨爲譙周之推誠是
似與不似皆非也故世之立于鄉原之先後者大畧有
主彼其矯之于萬鍾見之於簞豆矜之于賓客疑之于
婁子者固不宜奉面目自齒于前假令真有人乎既不
愧于衆數亦不親于手馴既不顧于天下之非亦不顧
于鄉曲之譽詈鳴鼓而攻竊國之罪彼亦安能用其陰
陽長短圖朋之宗以彘道統也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

遜世不見知而不悔是故聖人能便已之獨知天者可
知而不必于人之皆知蓋有當時不知後世知之者焉
有終古而終不知者焉至于終不必知而後聖人之心
無一物以翳之而明無一絲以芥之而虛睹白日而觀
青天至矣哉自大道既隱士鮮完行世固不皆孔子而
詩書所載畧可觀省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語
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是故上士之心獨
往獨來中士之心衣錦尚褻賢者求心不肖者求名毫
釐之差天地之隔乎士惟不甘欺世藉令力不至問休
舍行不至聖人其庶幾狂狷柰何失足鄉原坐鑠三光
策衡十二卷
卷八
乙九

名臣

萬曆丁酉福建

問春秋人物不乏矣通鑑稱齊武惠不可及何與夫
平成承賴萬世言智者必曰禹子與氏謂其行所
無事豈愚者顧循所有事與且禹之行水則誠智
矣而排決疏濬崩賦甚勞得無智巧者所謂愚乎
後世去古滋遠為愚益難然其間傑士有鞠躬盡
瘁不計成敗者有自任社稷身決存亡者有曲盡
鴻朝參身巧發以濟所欲為者有時下播越屢處
人父子之間而孤忠取悟卒能調護者可得悉數
之與近世若于肅愍之定傾王文成之制變皆身
犯利害智巧非為亦有以異乎古之愚否大人情
莫不自智而遜辭以愚愚與智宜無以相懸然不
能愚者皆是不能智者實鮮焉豈真愚真智匪絲
其時固自存乎其人也願悉言之以觀所謂不可
及者

天下有名相角而實疑相反者智愚是也所謂愚者不
能智之目也而當其須愚則無所用智所謂智者惟恐
策衡十五卷
卷一
二

愚之目也而當其無所事智又惟恐弗愚是則何也治
亂之形二而可亂可治之實一愚與智非兩人也前智
而後愚非二心也二心之臣無治無亂其智畢用之于
身不二心之臣無治無亂其智畢用之于主故曰愚曰
智世所命也無愚無智心所盟也當其平居亦必有義
無擇事者矣顧駛迹匿光無以甚異彼且不欲有智名
何樂乎有愚功也然而不能無愚功則是不得常與眾
智也世之平也眾皆欲智智可為也何者人修其職天
下固已治矣彼且智吾亦與之為智亂之殷也眾又皆
欲智智不可為也何者人咸營避人主誰與共濟矣彼

且謂吾愚吾亦安之以爲愚故去治亂與遭臣主無二
義愚智殊用靖共惟一心蓋有智而不能愚者矣未有
能愚而不智者也彼夫容與徘徊詎弗忍去而艱屯險
阻百折不挫以遂初心其瀕乎危亡者屢矣然鈞旋轂
轉龍興鸞集卒能臣主兼濟聲靈塞乎天淵非完才亮
節關氣運之隆污者惡足語此乎故大寒至霜雪降然
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於前然後知愚臣
之不失道也斯亦上哲之退軌已夫股肱心膂自古記
之然未有以愚名者有之則自夫子稱甯武始夫遭歷
多故臣之難也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得已以愚濟夫

策衡十五卷

名臣三

二百一

子奚取焉取夫忠貞不二可通於神明而隨勢耦變周
於數而合於時匪獨以功而已如以功則管鮑狐原嬰
僑成友之徒寧獨乏人顧愚一甯武以爲不可及而畧
其智弗稱則臣矩亦可知也乃愚與智有辯矣捷舉
中事曰智機宜闇昧曰愚智猶不足若何其以愚濟
也是衆人所謂愚也趨利避害曰智見害弗避曰愚智
必避事若之何弗以大智若愚者濟也是社稷臣所爲
愚也愚之名起於智世有愚臣則是智巧者衆也衆皆
欲智則是願忠者少也願忠者少則是分義弗明而具
臣以安危異心也烏知夫專卑冠履肇自天地君之有

臣如人之有手足也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煖寒熱不
得不救鎮鄧傳體不得不搏羊之用非救寒煖謂智而
搏鎮鄧之爲愚也緩則步急則趨夷履乎康莊險歷乎
羊腸足之用非履康莊謂智而歷羊腸之爲愚也奔走
御侮疏附後先平居不愛其力有急弗逝其難臣之職
非平居盡力謂智而有急蹈難之爲愚也自分義不明
以遭難爲愚死節爲難而後節有所獨完是故智巧之
夫其不能愚久矣當其治必有自便身圖者矣而衆不
知也世運寥廓若竿竿而吹之然後無所售其巧耳何
則彼非惟不能愚並其智而亦竊之者也忠貞之士其

策衡一五卷

名臣三

二百二

爲愚久矣當其治亦必有太息發憤者矣而世不知也
時勢艱危如器將傾徐起而振之然後無所辭其名耳
何則彼非獨愚爲竭智并其智而亦畢愚者也昔者禹
之治水也關伊闕鑿龍門修彭蠡之防挽懷襄之勢功
如彼其難也東履青兗北窮夏海南極交趾西抵三危
經歷如彼其遠也冰霍雨櫛扶風冠挂弗取履遺弗索
胼胝黎黑九載於外勤瘁勞瘁如彼其久也禹不能拂
適理之數詭譎然之性而行所無事謂之智可也雖然
當其極之末歲亦莫不有潰冒橫溢衝突可畏之患而
過門不入即謂之愚亦可也且夫行無所事豈難艱貞

晦明則智何必於治能智者何必不愚也過門不入豈難豪死紆難則愚何必於亂能愚者又何必不智也要之智以審幾其沉潛若拙而愚有所不避即愚同出異名總之乎一智而獨稱愚者何也語其難也夫氣機嘿運卽繽紛龍從無弗潛也而潛於復者爲尤真則貞元斷續有必不容已於生者矣非必剥之極而後潛也智士用晦卽細務纖營無弗秘也而秘於愚者爲尤苦則獨知獨契有必不容差以髮者矣非必亂之日而後愚也不然衛成之亂士榮鍼莊蓋亦相與周旋而周及晉人獨忠甯俞而免之何耶彼所爲扶國步於夷庚者必

策衡二十五卷

卷五

二百三

非衛諸臣所及亦可知也悲夫當其孤若晨星危同履虎是齟齬自全之人所屏氣跼蹐無敢嚮還者也乃因機變化一龍一蛇竟與其主俱濟則又結纓授命之士所不能兩得者也武子真人傑也哉易曰含章可貞語愚臣之爲也狐突有言有死無二語愚臣之心也嗟乎盤錯芬結必藉忠猷臭味風雲于載無爽三代以還身係宗社之安危若甯武其人蓋有可數者矣荆襄之役劉豫州窘甚亮曰事急矣請東倚權權可爲援也昭烈從之卒以吳人敗魏師用能孤窮分鼎蓋瘁冲人故危急存亡斷于必濟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諸葛亮

之愚也桓溫初赴山林視廷臣祖上肉耳人情洵洵安石弗爲動曰晉室安危在此舉矣遂會溫于新亭從容談笑折姦人而奪之氣譬若決賭然不難身爲孤注以憂社稷者謝安之愚也武化之亂庾熲燔蒼穹卽梁公幾弗免賴后保持之耳當是時陰陽上下至與巽豎陸博也廬陵之反正豈必吉瑱昭德之廷爭無亦人心天意勢而禁之祔廟數語情而動之用振其兩翼乎故溷迹穢朝大直若曲以憂社稷者狄仁傑之愚也天弗靖唐叛臣接踵良姊輔國間離天性建寧之禍冤乎慘矣重之以延賞至建中而儲累未息也帷幄微鄴侯孰靖

策衡二十五卷

卷五

二百四

逆亂使慈孝如初者嗟乎黃臺瓜辭寧忍數聞乎然泌所躬罹鑊鋒者亦屢也故志在箕頴道庇生民事闇主伍宵人委曲納牖以憂社稷者李泌之愚也土木失利戎馬闖郊關藉令用徐垕言不尋南渡轍耶乃有躬擐甲胄力排羣議如于肅愍者于是喜寧誅也先挫社稷爲重之說一定而華夏用寧妻非亦以興矣故忠念忘身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憂社稷者于謙之愚也宸濠稱兵東南大震守仕聚兵且討之宣言曰寧王成敗未可知吾安得遂加兵乎賊以爲然進攻南康乃覆其巢穴一戰擒之顧所爲故約賊黨縱反間者而諸人且爲曰

實至今疑未息也夫人臣奮不顧身弭倫頽禍斯已難矣奈何影響疑之乎故形迹弗忌毀譽弗搖以憂社稷者王守仁之愚也之數君子者忠貫金石志厲秋霜雖憤氣雲踊而神情玄定且自忘其爲愚獨見之鑒與衆絕慮卽崎嶇交錯而陰規厥成且莫測其所以愚迫而後應難而後起必如此而後濟則亦不得不如此而爲愚乃其整轡高衢驤首天路易傾及以夷軌蕩狂波使安流抑何奇也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夫非常之原固非可常情測也要以思通于玄解不鏡而自融慮發於圓機無較而善運固自有劉覽獨照默往默來之奇

策衡十五卷

卷六

一百五

矣夫事移于勢勢因於時時制於道昧時勢以從事先或太過後或不逮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唯澄神淵識者能順應而無所前却不然變故紛錯趨舍徬徨耳目外搖志意中沮一身之內神之分離剖析若天壤不相屬一患之臨搖搖如寢關曝曬須臾不得寧而况成敗大計何暇及睹乎夫没人視淵若陵未嘗見舟而設操之忘於水也庖丁批却導竅刃若新發於硎遊於虛也儻神識靡定嘗試以御變是族庖索無易刃而不善游者揚舡乎龍門必無幸矣然則數君子大智若愚其素所蓄積也視甯武何愧哉乃上下古今抑

何寥寥也前懼首議之說後避憤事之誅託爲諄以處後臨岐路而躊躇無幸有肘腋叢發之戎疆場倖起之患愀然秦越視掉臂去者皆是也語曰首反顧而足却心有慮而目眊君臣一體有臣如此國家何賴焉然固自墮其節於世未害也唯是天下有不能愚者宜抑其疆陽以觀變庶可圖成而彼且以愚爲智將無壯趾觸藩速大厦之傾者乎則李膺范滂之徒可鑒也天下有不能智者宜極其愚惛以匡救猶可輸忠而彼且以智爲愚將無毀方瓦合決名教之防者乎則胡廣馮道之徒可鑒也天下有不能智又不能愚似大智而實真愚

策衡十五卷

卷六

二百六

者顧虛聲藉甚而彼亦自以爲真能智也揮塵清談輒落而無所用將無簧鼓煽惑貽社稷生民之蠹者乎則王衍殷浩之徒可鑒也雖然猶可知也何則瑕類已見謬詬紛紜而彼亦無以辭其責也則又有甚於此者實言實行偽意偽聞組綬可榮復虞及難全身是覲復欲全名事勢尚緩姑且浮沈而實已釀乎釁端事機漸去陰圖嫁禍而迹復託於讓能人爲之而同已則爲之勢以倖之意在分功人爲之而異已則巧設端以持之意在害成故見譚贊復似愚見謂愚復似智閃倏變幻兩似之而卒無一實也彌縫工巧兩無其實而非之卒無

舉也以似亂真為世大蠹而彼且弗任其責嗚呼可畏哉雖然有愚者有議愚者有任愚者今任事之臣畏文網甚于畏事端畏議論甚于畏國法是繁驥足而責其千里也夫胡未受兵其思先戮七國甫變晁錯遽刑深計之臣寒心矣長城可恃道濟糧竭擊楫誠壯士雅兵微慷慨之士飲泣矣即近之任事如肅愍能不以重法繩乎當文成之際逆黨族屬猶有以觀望議其後者其濟則國之福也夫欲使才誠合如甯子者得畢愚乎前姑稍寬假之而責其成可也

後房

萬曆丁酉福建

天下息事養優久矣須後孽朝鮮後兵再出諸言南集後意未有獨中者今遠方苦勞復罷遠輸且衆胃暑濕遠走玄苑樂浪之固大抵此兵也將無幼于禦勇與夫誠心巨洲款實難恃近擺舊又見有所說海島甚應勢難聚衆必將有所廢然後可事方皆都國中故我國家定鼎無雲蜀遠宜大賞稱肩背此獨以房論耳黎侯房之情形較兵衝于四鎮孰為尤重若乃京營耗缺邊備弛緩振刷修明抑有可言者與夫兵無常形應無定局古有以和為守者有以和為戰者有以戰為守以守為戰者有以合從而兩國利害互異者有一事而戰守也固故中後而薦紳所搢擊言者無若房願開便

善馭夷狄者若奕棋然比耦慮勝隱情觀隙何常之有

拙耦爭於一耦或食兩而負何則小獲大遺失其全勢是知爭之爭未知不爭之爭也則奕秋之數必不然明矣夫聲東擊西攻左備右提數十萬之師角勝負于疆場將之任也爭於一隅者也喜如春怒如秋柔服駕馭容其蹄鬣角觸而風霆霜雪震擊摧剝于枯株猛獸之羣帝王之事也以全爭於天下者也夫惟有所緩於此然後可盡銳於彼容其所未大害然後可快心於所甚害蓋古善謀之士審勢應敵若升高四望而神秘鬼藏靜能守其所動動能成其所欲其道常出於此而昧者失之往往首尾狼奄以至於敗悲夫計不先定而力有

時窮故無所不爭亦無所不失彼未嘗以天下爲局而徐觀其勢也蓋嘗觀於往代禍亂同歸軌轍非一漢以權閹秦隋以畔民周唐以藩鎮而氏羌索頭有晉鮮卑匈奴拓跋亦有晉契丹有宋女直蒙古之屬亦有宋豈必盡起於中國哉譬如人身腹心有恙憔悴痿弱其形固見於外而忽患瘡瘍呻吟叫號其痛苦亦未嘗不在內所患庸醫弗審宜攻反調宜調反攻積漸而至於不可爲則亦已矣夫禍生有胎亂萌有漸富其勢未及而握機以應卽中材可濟及勢既去而機不及圖雖豪傑無以善其後則今之倭虜奈何不度彼緩急先定吾規

策衛十五卷

倭虜一

百七

模而漫然嘗試以應也夫天下患苦倭虜久矣蓋臣策士所爲遊談聚議而更政易令以求逞者不可勝數矣然其說大要有三務休息者見邊境晏閑民父子之無膏鋒刃也遂議堅虜市之利而并欲廢倭疎於計已而務伸威者則曰馭平酋若猛獸然不死將噬人母寧濟師滅此朝食而徒見單弱令狡奴有輕漢心將無疆吏過計且虜市何爲者胡馬如龍漢兵如泥安取虺類幾斃煩苦我戰士夫金錢日增長此安窮靈武之役不耶我而斯叛人惡用信犬羊爲故決戰便也而深計者則曰有備無患在我而已夫匈奴漢一大縣耳最爾島夷

氣力爪牙非虜敵也永樂中以三千衆犯遼左乘風破浪勢甚鷗張而將軍劉榮一戰敗之斬馘無唯類廣寧帶礪之封至今烏奕則備先豫也故有備則遼塞偏師克捷而有餘無備則江左島寇轉戰數年而後定奈何舍內計弗修遠爭於玄菟樂浪間乎竊恐虜之議其隙也故守備便夫是三者非必盡可用非必盡不可用要以衡挈於倭虜審時度勢先定其規模而爲之制則亦各有所用夫其所謂和者吾欲權以廢虜得專力於倭其所謂戰者吾欲盡銳於倭陰防其合於虜而其所謂備者吾欲用以自治然不得置夷狄度外而徒曰備之

策衛一五卷

倭虜二

百一

云爾則胡不以天下大勢及倭虜情形觀之也蓋論形勝者首京師都關中則延寧諸鎮重都幽燕則薊遼宜大重此獨以虜論耳漢唐未聞虞倭也合倭虜論諸鎮則遼左獨重何者秦晉燕代之版常中虜然非若遼之兼苦倭也吳越閩廣齊魯濱海之地常中倭然非若遼之兼苦虜也各邊芻茭枝擊墜障牆垣其勢可以獨禦遼左健羽數動飛輓困罷其力難於兼支况北地精強半走全慶扯酋三衛窺伺鄰壤則天下大勢緩急可見而應敵規模安可不先定乎且夫合衆虜以論倭則倭不强於虜因平酋以較虜則虜不黠於倭韃靼東胡種

類非一呼韓鄧支五單于兩突厥之屬分部擁衆勢不相下而倭臂指相使一檄而數十萬衆雲集則離合之勢不相及者一也虜小入小利大入大利大都貪漢財物非有遠志而平首狡焉啓疆豈其屬厭日中必焚操刀必割震鄰之弗懼而戈將尋於堂奧是緩急之勢不相及者二也虜安羶酪逐水草遷徙視入內地若魚龍之處陸而倭俗與我同故虔劉剽掠一慘於正統再盛於嘉靖彼其志止鹵獲又去我萬里而害如此矣若得朝鮮與遼同壤患之至也何日之有是俗習之勢不相及者三也板升雜胡故我降人中行翁侯餘孽倘有南

策衛十五卷

倭情

百一

冠越吟者乎土木之役大寧福餘實嚮導也先而朵顏扼險拒之雖匪族類猶懷參養若分別順逆撫諭有術將諸夷情形反爲我得而倭窮兇極詐終不可舞羽格是向背之勢不相及者四也虜大舉深入必以利啗諸部我得以其間爲備若其小寇閉門而拒之而虜以解矣何則彼客我主其勢然耳今遠救朝鮮索戰而得則致人之術也我進彼退則迭出之謀也是遠近之勢不相及者五也虜言掠則掠言款則款非有不可測之深情而倭難知如陰倭言戰倭復言和自用兵以來有能得其要領者乎夫虜無豪傑倭有謀臣則用兵之畧不

相及者六也虜庚戌歲蹂三韓門閭勤王兵五合六聚無敢一矢抗此其時勢蓋亦甚危而天下無變者則倭患止結東南未與虜合也今抽北兵以禦倭政爲虜方款市耳若小過弗忍大寇將至夫驚獸弭耳柰何橫挑之虜復一虜倭復一倭卽穰苴登壇懼不能無生失得是動靜之勢不相及者七也愚故曰權以糜虜得專力於倭便也乃所爲糜虜者豈恃其信若尾生奉若驕子哉虜陽挾撫賞陰實觀釁顧我禦倭勝負謂何耳我勝則邀索歲例猶然故態不勝將乘虛趨利若逐野獸而皆有分肉之心頃擺酋又見告矣故先幾不可不審

策衛十五卷

倭情

百二

也用莫大於玄嘿謀莫大於不識夫兵陰道若之何其陽用之也吾見情示弱惟恐不和則權制於虜邀之而反騎厲兵繕守若不得已而和則權制於我聽之而反堅故已廢者無務啓釁未廢者亦相機徐圖樞密帷幄陰蓄其意以待卒而偏裨士卒勿令知其謀以驕虜則計不可不密也虜雖與我出入唯利是視而倭奴窮詐多用間金啗海上諸酋給取洲島此其故智必將復用於虜夫虜豈其懷我恩信棄倭利若遺也宋遣胡蠡使高麗恐其通金比至則金使玉樞先在焉蓋亦恐其爲宋用皆勢所必至者倭欲通虜必揚帆出遼左則備不

可不周也愚故曰盡銳於倭陰防其合於虜便也乃所
爲自治者其大端莫如重遼左重遼左必先重京營夫
京營耗脆極矣顧議分議合議增議減紛然求之于制
亡當也夫有于肅愍之振刷卽團營可以濟變如債帥
之庸懦卽祖制亦至於廢弛謂宜內邊帥嚴練習汰
老弱廣召募陽有所勵其材武而陰有所消其悍氣則
精神足以行法而能將聚於京師亦可備緩急用說在
孫武之馭宮嬪朔方軍之獨稱忠義也遼左自劉榮克
捷倭寇屏跡無亦犁庭之威餘勇可賈而今不其然夫
以孤鎮當倭虜衝若累卵何謂宜捐遼地屬兩將軍委
策衛十五卷

卷十五

三十三

之而督臣握重兵其間開元廣寧專以禦虜金復海蓋
兼之禦倭解以南兵備援屬國畧倣藩鎮意聽其生殺
辟置自戰其地使聲勢聯絡急足以相救權位均埒畔
足以相圖況督府脅其外京營制其內慎擇其人而無
用降虜何變之敢生說在韋臯之鎮蜀吐蕃回紇之不
敢侵河北諸鎮也若乃推轂旣遣干城是藉則將權當
假也說在文帝之勞細柳馮唐之論魏尚也南北殊技
瑜瑜掩則用人宜器也說在廉頗之忌趙卒漢武之
厭李陵也武勇一人爲三軍雄則選鋒宜嚴也說在吳
起之論死士夫若之二公三桀也復開中實塞上母以

目前小細忽百世之常盈定勾戍便南北何新增條律
例實士伍之耗虧速置郵則克國屯田之疏六月戊申
奏七月甲寅聖書報可者宜倣也別功罪則驃騎增戶
大將軍不得益封何徽樊愛能之必誅者可法也修登
萊之守嚴天津永平之防腹心肩背內外相維彼卽襲
巫臣之餘謀而金復海蓋一軍自足往援亦何至罷于
奔命乎然非糜虜則亦無以養全力矣愚故曰所爲自
治者不得置夷狄度外而徒曰備之則今之遼非昔之
遼昔專禦虜而今兼患倭也嗟夫兵蓋難言矣強弱異
形緩急異勢呼吸異變戰守和何常之有魏絳之策五
策行一五卷

卷十五

三十三

利則以和爲守子儀之盟回紇則以和爲戰劉鍋之捷
順昌吳璘之敗撤離喝則以戰爲守李武安之破林胡
趙管平之服先零則以守爲戰魏求從於趙虞卿曰魏
過趙王曰寡人固未許也虞卿曰王過此一事而兩國
利害異者也齊索地于楚子良欲與昭常欲勿與景鯉
欲索救於秦而慎子皆用之卒以五百里全此一事而
戰守和各有當也故聖人舉事必因於時藉於勢而用
其權夫糜虜禦倭陰防其合而密修其備此亦度於今
之時勢以制權者也宋人之歲幣兼以待元昊用其宜
戰者於和而國弱其後約金伐遼復約蒙古伐金用其



ZW

21181888814947

21181
20181

宜和者於戰而國危是拙矣之數食兩而道窮者也兵
豈易言哉雖然此亦守在四夷耳古今危亂之故外憂
內患恒相倚伏今師勞乎外民窮乎內遊俠之徒習騎
射陸博報讐者不可勝紀也其沉雄驚悍若劇孟朱克
融者不可謂無人也乃曠徒蟻聚黔首啓啓安保無戎
首乎故夫東倭北狄未必爲中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
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
必將待外之變則所謂戰守和者夫亦先和吾民可也

長行上二五八

後房八

二二二